

麻国钧主编

历代狐仙传奇全书



农村读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 郭雪波
封面设计 宁成春

书号：ISBN7-5048-1297-8/I·203

定价：15元

麻国钧主编

历代狐仙传奇全书

农村读物出版社

历代狐仙传奇全书

主编：麻国钧

责任编辑：郭雪波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衡水市红旗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发行

850×1168毫米1/32 36.75印张 920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衡水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

书号：ISBN 7-5048-1297-8/I·203 定价：15元

前 言

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上所作的《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繁荣文化必须注意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要求文化艺术工作者“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该民族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前提与根基，若失去了这一前提与根基，文化的现代化便没有着落，本书正是在这一感召之下编撰而成的。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她的无比丰富性。在这个姹紫嫣红的百花园中，有一朵虽为人知却不被人认识的小花——狐文化。狐文化一直徘徊于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交叉点上。它发端于古代的民间俗信，生长在民间文化的丰沃泥土中，知识分子在创作上的积极参与，终而使它跻身于华夏文学中，成为那滔滔大河中的一支涓涓细流。

狐仙故事虽然发轫于公元前十世纪前后，但是真正构成故事并见诸于古籍，则远在一千余年后的晋代。六朝志怪小说勃兴时，狐仙故事也开始发展起来。晋人干宝《搜神记》已有《宋大贤》、《伯夷》等狐仙故事，在六朝志怪小说“讲说鬼神怪异的故事”一类中占据一席之地。风气既开且张，便一发而不可收。至唐代，狐仙故事就更多了。张荐的《灵怪集》、牛肃的《纪闻》、皇甫枚的《三水小牍》、戴孚的《广异记》等均涉此类故事。这些书籍有的虽已散失，但在宋人李昉等《太平广记》中，则尚可见到80余篇，遗憾中不无小补。明清两代是狐仙故事的全盛时期，大量的狐仙、狐怪、狐妖故事不断涌出。蒲松龄《聊

斋志异》一出，遂使狐仙故事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蒲氏之后，此风非但未见消歇，反而益胜，袁枚的《子不语》、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尹似村的《茧窗异草》、闲斋氏《夜谭随录》等笔记小说中也收入大量的狐仙故事。时至今日，人们仍在用电视等新的文艺形式述说着狐仙故事，至于民间，特别是在农村，狐仙、狐怪的传说故事更加流行。

狐仙故事从其发端至今，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已构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化系列。狐俗信产生于北方黄河流域，也以这一地域为主要流行区，以其独特的文化性汇入黄河文化圈。狐文化，就整体而言，是一种民俗文化。狐俗信由来已久。约于公元十世纪成书的《易经》中已出现，该书“解”卦云：“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以猎得狐为吉卜。不过，其文化性尚隐晦不明。《山海经·大荒东经》也说：“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晋·郭璞注云：“太平则出而为瑞也。”为什么猎得狐狸就是吉卦，九尾狐出便显示祥瑞呢？汉代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在述禹的神话时有所解释，云：“禹三十未娶，恐时之暮，失其制度，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九尾白狐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者之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厖厖。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缘乎此，汉代的雕砖画中，常见九尾狐立于西王母侧，以示祥瑞。如洛阳出土的西汉卜千秋墓壁画，河南新野出土的汉砖，四川新繁清白乡出土之画像砖以及云南昭通出土的汉画像石棺等都有狐或九尾之狐的形象，而且大都伴随着那位赫赫有名的西王母。

与此同时，九尾狐“食人”之说也出现了。同样是《山海经》，在《南山经》中又说：“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郭璞注：“即九尾

狐。”又说：“噉其肉令人不逢妖邪之气。”则九尾狐又是一种吃人的妖兽。这种妖兽又偏偏大有灵气，人若吃了它的肉，就可以避邪除妖。对狐狸褒贬并举、仙妖同体、说它既助人而又妖于人的现象并不奇怪，这是民间俗信中常见的现象。比如瘟神，本来是恶疫厉鬼，老百姓对他害怕得要命，由害怕转为对他的祭祀，祭祀尚嫌不够，又假托玉帝旨意封这个恶鬼为瘟都正神，以求其在行瘟时选择一下对象，不要乱行瘟疫，甚至求他以神的身分赶走为非作歹的疫厉恶鬼，保佑人民。这与狐狸俗信中仙怪同体为同一类文化现象，反映出同样的文化心理。后代继承了狐仙文化发生时期的这种双重性特征，才出现了狐仙故事中仙、怪并见的现象。本书收入的故事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特征，比如《聊斋志异》既有吸人精的妖狐，也有与人和睦善处的仙狐。这里顺便说一下，古人认为，狐要么是仙，要么是妖，而决不是鬼。狐清修苦练，经多年可转化为人形，再经若干年的不懈努力，炼得形神合一，长生不死，便可成仙，而直登大罗天。鬼则形神分离，人死后魂灵离开躯壳便为鬼。古人还认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有所谓“狐鬼”，即狐经多年修炼变为人形，尔后又死去，变为鬼。今天，有些研究文化的书籍将狐、鬼混同，是不大妥当的。

在狐仙故事中，包含着多种形态的文化现象，尤与道教似有不解之缘。就以狐炼丹、炼珠来说，恐怕与道教炼丹之术有关。清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写一只数百年老狐，内丹已炼成，不幸被同类所杀害并夺丹而去。老狐有这样几句话：“凡丹由吐纳导引而成者，如血气附形，融合为一，不自外来，人勿能盗也。其由采补而成者，如劫夺之财，本非己物，故人可杀而吸取之。吾媚人取精，所伤害多矣。杀人者死，死当其罪。”这种内丹，可吐可吞，有些狐狸竟以丹为取精之具（清·乐钧《耳食录》卷三《胡夫人墓》）。母狐取男子之精气，在故事中最为常

见，亦为道家“补阴必用阳”思想的形象体现。一旦丹成，狐狸便可成仙，此正是道家炼丹的目的。

降狐制狐的几乎全部是道士或道教的神祇而很少和尚、佛教之神祇。上从吕祖、天师，下至无名道士，都出来降狐。城隍、关圣帝君也时而出面。综合起来看，狐狸最怕者有三，一为道士，二为雷，三为镜。降狐的道士如果法术不高，反被狐狸奚落，弄得狼狈不堪地退场，这样的情节在本书中为数不少。可见，崇道与斥道的思想又同时并见于狐狸故事当中。雷神源于古代民间的自然崇拜，雷的巨声轰响以及对树、房屋等摧枯拉朽的劈焚力量，使先民自然地产生了对它的恐惧，由恐惧而至崇拜。雷作为一个神祇，早在《山海经·海内东经》中就已出现，历代不衰，日渐丰富。自春秋战国以后，雷神的社会职能不断扩大，他代天执行刑罚，击杀罪大恶极的人与妖。后来，道教把他吸收，而成为道教神系中的一位天神，名为“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于是，五雷轰顶蔡伯喈，雷打妖狐等故事便广泛流行开来。这一情形，反映了人们在恶势力面前的无能为力，乞求天庭神灵主持公道，为民除害的社会心理。狐畏镜，来自民间对铜镜灵性的俗信。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记秦代宫中事，云：“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无限夸大，将其神化。后代人又进一步夸饰，则照妖镜、照胆镜、锁魔镜等常在小说、戏曲中出现。镜子可照出人妖的本像，人在照镜时也最能反映他的性格、心理，因为人可以欺骗别人但决不自欺，人在人前的种种娇柔造作，种种掩饰，在此时都大可不必。狐也一样，它虽已幻化为人，但其本相却瞒不过镜鉴。

如前所述，到了清代，狐仙故事的文学性大大提高，已为前

代所不及。有些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有些故事，虽然篇幅不长，但饶有兴味，或为绝妙的讽刺小品，或为令人捧腹的滑稽短篇。《履园丛话》中的《高伯林》说高伯林为了修庙，在民间摊派银两，百姓无力承受而议论纷纷，巡抚察访属实，上奏朝廷。一只老狐代其求情而获免。《南皋笔记》中的《城狐记》共有两条，其一讲为官者竟不如狐狸能够尽职，其二写朝廷命官们平时食俸禄，遇事则逃之夭夭。《聊斋志异》中有《潍水狐》一篇，写一只老狐居于李氏宅，他博古通今，学富五车，县里人都来与老狐交友，老狐皆欣然接待，唯县官不可，虽百般乞求，老狐终是不见。有人问其故，老狐说：“他前生是驴，今虽俨然在百姓之上，但是只要多给钱，即便让他吃粉饵也无酒自醉。我虽为异类，也羞与其为伍。”这类例子举不胜举，揭发官场的丑恶，讽刺当官者之醒盹，真是淋漓尽致，语虽不多，往往一言中的，剜痛处，捅疮疤，总能令读者回味，使人畅快。

有些故事，感慨世态炎凉，借狐狸之口，揭发世人种种卑劣行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有《少年与狐女》一篇，写一少年被一狐女所媚，日渐羸困，狐女见少年精膏已尽，弃之而去，少年哭泣挽留，骂狐无情，狐女斥道：“与君本无夫妻义，时为采补来耳，汝膏髓已竭，吾何所取而不去？此如以势交者，势败则离；以财交者，财尽则散。当其委曲相媚，本为势与财，非有情于其人也。”少年无言以对，因为他之为人就是这样。同书《天狐》篇讲过一个人欲淫其友人之妻妾，被狐以游戏方式足足地戏弄一番。末了，点题说：“狐有人性，而人只有狐心。”还有的故事，撷取民间生活中一个小小的镜头，移接在狐狸身上，敷衍成篇，或令人莞尔，或使人捧腹。《子不语》有《狐惧内》一篇，写一楼上住了一家子狐狸，一天，诟谇鞭笞之声自楼上传来，许多人围在楼下听动静。忽听一

男狐高叫：“楼下诸公，皆当明理，世有婆娘打老公的吗？”人群中正巧有一人刚刚被老婆打过，脸上尚有抓痕，众人听了狐狸的话，不禁哄然而笑，高声答曰：“这里就有啊，不足为怪。”又，《还汝一惊》讲到：一人见狐睡树下，便以瓦石投掷，狐惊吓而走。该人回到家中，一进大门，见自己的妻子吊死在树上。他大惊之下，号啕大哭。其妻从屋内奔出，二人见面，双双木然。此时树上的尸体也已不见，俄尔听屋檐处大笑，说：“还汝一惊。”凡此种种，均不失为幽默短篇。

明人汤显祖《点校虞初志序》中说：“《虞初》……以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虽雄高不如《史》、《汉》，简淡不如《世说》，而婉孌流丽，询小说家之珍珠船也。”这段评说也可移来论说狐仙故事。狐仙故事写的或者是仙，或者是妖，因此，作者不必顾及实际生活的逻辑而让思路任意驰骋，从而写出诡异荒诞的、富于浪漫色彩的作品。大量作品一看而知，是作者故作曲笔，以狐讽世，以狐斥人。从表面上看，行文铺述，言必狐；而读者看得出，字里行间总有人影流出。中国百姓本来好说神鬼，喜言精怪，这些故事经文人加工之后，又具另一番风采。

狐仙故事也同一切传统文化一样，良莠混杂，好坏参半。借狐狸故事，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封建统治思想帮忙的作品也不少。《履园丛话》中的《管库狐仙》说有一群狐，乾隆南巡时，护驾来到南方并定居于杭州。喜读书，有人拿《金瓶梅》让他们看，狐女们略翻一下，道：“此为淫书，不值一看。”居然一副道学家口吻。有的作品，借狐的言行故事，宣扬忠君思想（《北守宫老狐》）。也有的为八股文唱赞（《古雏鸾》）。至于故事中常常可见的轮回思想，因果报应观念等等，则相信读者自可明辨，不受其害。一些篇章有涉淫之嫌，有的在选目之初便已汰去，有的则作了一些文字上的删削。

本书所收故事，从几十种古代小说笔记中选出，凡构成故事规模的都在采录范围之内。不过，所见有限，遗漏难免。这些故事，大体分为三类：一为短篇翻译，一般来说狐仙故事的篇幅都不太长，本着信、达、雅的精神，用现代汉语直译，不增饰、不铺张，以保持原作风貌；二为长篇缩写，对于长篇故事，在不伤其基本情节及人物性格的前提下，重新剪裁，汰去不必要的琐碎情节，以及全部的诗、词、曲等，如《狐狸缘全传》，原作约九万字，缩为二万字；三为长篇提纯。把长篇小说中的狐狸情节、人物提取出来，重新编撰成文。如《狐狸的报复》、《姐己的传说》等，分别出自《醒世姻缘传》、《封神演义》。本书基本上囊括了古代全部狐狸故事。每篇故事末尾，标明出处，以便于读者查找原书；标明编写者姓名，这样不致埋没每位编写者的成绩。

时间仓促，罅漏难免，还望读者批评斧政。

麻国钧

1990年4月6日

于京师惜宝刀斋

目 录

前言.....	I		
陈羨.....	1	徐安.....	37
陈斐.....	2	袁嘉祚.....	38
张华.....	4	任氏.....	39
宋大贤.....	6	李茂.....	48
志元和尚.....	7	王黯.....	50
孙巖.....	9	孙甌生.....	52
王度.....	10	李自良.....	53
长孙无忌.....	12	裴少尹.....	55
张简.....	14	张简栖.....	57
上官翼.....	15	计真.....	59
何让之.....	17	张立本.....	63
大安和尚.....	20	姚坤.....	64
杨伯成.....	21	尹璠.....	67
叶法善.....	23	韦氏子.....	69
刘甲.....	25	张直方.....	70
焦练师.....	26	李参军.....	75
李氏.....	27	郑宏之.....	78
韦明府.....	29	林景玄.....	81
汧阳令.....	31	唐参军.....	82
谢混之.....	34	田氏子.....	84
王苞.....	36	靳守贞.....	86

严谏	87
韦参军	88
杨氏女	90
长孙甲	91
刘众爱	92
李麝	94
李元恭	96
李令绪	98
张谨	103
管规	105
崔昌	107
王道珂	108
曹昊	110
衢州少妇	111
叶氏七狐	113
张三店女子	114
黄陂红衣妇	116
绍兴府	117
小莲记	118
侯生春游遇狐怪	122
董遵夜行山寺闻狐精	132
张华相公用华表验狐精	133
狐锯树	134
胡公去狐	135
甬经御狐	136
狐精嫁女	137
狐狸自称“鬼公”	138
狐恋亡人	139

狐精媚人	140
剥皮狐狸	141
妖狐告状	142
天狐诒书	143
狐媒	148
贾儿	156
捉狐	161
焦螟	162
狐入瓶	164
狐嫁女	165
青凤	169
玉兰	175
娇娜	179
王成	186
董生	192
婴宁	196
胡四姐	205
狐联	209
侠女	210
酒友	216
莲香	218
九山王	228
遵化署狐	231
汾州狐	232
巧娘	233
潍水狐	240
红玉	242
胡氏	247

黄九郎	250
小誓	256
刘海石	257
狐妾	260
犬灯	264
毛狐	266
青梅	269
狐谐	276
辛十四娘	279
双灯	287
胡相公	289
念秧	292
雨钱	296
捉鬼射狐	297
秦生	299
鸦头	300
封三娘	305
狐梦	311
农人	315
荷花三娘子	317
上仙	321
郭生	323
胡大姑	325
狐惩淫	327
甄后	328
阿绣	331
小翠	337
杨疤眼	344

嫦娥	345
盗户	353
丑狐	354
凤仙	357
小梅	364
绩女	370
张鸿渐	373
王子安	380
金陵乙	382
陵县狐	384
真生	385
彭二挣	388
长亭	389
恒娘	396
狐女	400
褚遂良	402
姬生	404
浙东生	407
古冢狐	409
银针	411
缝囊女	415
狐姬	417
弱翠	419
谈易狐	425
沈阳女子	427
温玉	431
黄颢	442
于成璧	448

绿绮	456
苏珥	461
宜织	467
狐判官	477
窥井	480
戏言	482
梁少梅	485
崔秀才	491
碧碧	497
香云	502
红姑娘	512
阿凤	515
梁生	520
段公子	527
褚十二	531
丁孝廉	534
某教授	537
嵩梁篙	539
阿穉	540
戴监生	548
邱生	552
陆水部	565
庄副松	570
王侃	573
董如彪	579
某太守	586
玉公子	588
吴喆	596

铁公鸡	599
尤大鼻	602
狐生员劝人修仙	607
狐撞钟	609
严秉玠	611
猎户除狐	612
斧断狐尾	614
喀雄	617
陈圣涛遇狐	619
狐仙冒充观音三年	622
狐仙亲嘴	624
狐仙开帐	625
驱狐四字	626
狐仙正论	627
狐仙俱内	629
李生遇狐	630
安庆府学狐	632
兰潜山北来穴仙	634
狐祖师	636
向狐仙学道	638
吴子云	639
狐仙知科举	641
狐读时文	642
狐诗	643
张光熊	644
狐鬼入腹	646
狐仙自缢	648
王都司	649

狐丹	651
吴二姑娘	652
朱法师	654
广信狐仙	655
扫螺蛳	656
狐学道	657
周虎	658
吴生	659
唐生	661
驿使	662
狐怪	663
照镜	664
狐贞于人	665
陈双	666
狐纵火	668
空宅狐	669
明季书生	670
魏藻	672
藏经阁	674
狐报恩	675
村南狐女	676
董曲江	677
女巫郝媪	678
孀妇	679
孙天球	680
老学究	681
夙因	682
聂松岩	684

毕四	685
化形	686
狐树上人	687
某佃户	688
徐编修	689
京师某观	690
饮卤汁者	691
王五贤	692
农家子	693
骂狐遭报	694
绳还绳	695
牧童	696
江西孝廉	697
王玉	699
小女奴	700
狐女哭夫	701
田白岩	702
不俗之狐	703
红鞋狐	704
某甲与某乙	705
南皮赵氏子	706
赵横山	707
刘太史	708
邵氏子	709
林中夜宿者	710
济宁童子	711
翰林某公	712
腹负将军	713

张完质舍人	714
东光某宅	715
田氏媼	716
刘子明	717
聪明狐	718
蔡某	719
二塾师	720
老儒	721
布商韩某	722
狐论	723
交河老儒	726
刘景雨	727
范鸿禧	728
琴师钱生	729
逆子	730
纨绔儿	731
申诩	732
世家子	733
秦陇二人	734
少年与狐女	736
淮镇人家	737
山东民家	738
狐女看道士	739
宁逊公	740
张四喜	741
纪生	742
恶少	743
某继室	744

朱某一婢	745
书生	748
邯郸狐	747
善禁咒之僧	748
柳某	749
同类相凌	750
选人某	751
一士人	752
狐报怨	753
喜涎者	754
东昌一书生	755
交河二妓	755
薰狐者	757
好讲学的儒生	758
葫芦女	759
奴家女	760
商人与狐	761
刘哲	762
程老	763
南皮某甲	765
观剧	766
畏狐之狐	767
灶丁	768
紫桃	770
屯弁	772
奴子李荣	773
山行少年	774
狐中习儒者	775

还汝一惊·····	776
避雷劫之狐·····	777
村女·····	778
滦州民家·····	779
海淀守墓人·····	780
狐教人子·····	781
郭生·····	782
恶作剧·····	784
觅子记·····	785
佃户周甲·····	787
绿云·····	788
张铉耳先生·····	789
罗生·····	790
甲与乙·····	792
一宦家·····	793
失策之狐·····	794
孝廉妾·····	795
太学生·····	797
驴·····	799
王飞腿·····	801
阜城人·····	802
月作人·····	803
胡家子·····	804
狐行贿·····	805
二姑娘·····	806
士人与狐女·····	807
杜翁·····	808
财自何来·····	810

董天士·····	811
无赖·····	813
以狐召狐·····	814
安生·····	816
天狐·····	817
赏花之狐·····	819
萧得禄·····	820
善画之狐·····	821
江南举子·····	823
幻形·····	825
何蕙仙·····	826
郑芷仙·····	831
萧补烟·····	836
剑仙聂碧云·····	841
徐仲瑛·····	846
王莲舫·····	851
杨秋舫·····	856
烈狐传·····	861
狐仙驱贼·····	863
狐媚·····	864
狐妖·····	867
狐知医·····	871
狐女望月·····	873
狐女迷人·····	874
狐入皇宫·····	875
阜城狐·····	876
涿州狐·····	878
元妙观狐·····	880

汪一元	882
仙怪缘	884
狐媚惑人	888
卖鱼阿土	894
武林黄生	897
邬生艳遇	899
狐荐馆	903
狐仙	904
湘潭狐	905
狐仙能画	908
桥击狐	909
狐	912
治狐	915
卜疑轩	920
胡好好	922
胡夫人墓	925
北齐守宫老狐	927
遇狐	931
狐报恩	932
新市狐仙	934
狐老先生	939
管库狐仙	940
狐报仇	942
借寓	943
采莲朱桂	944
放火	945
匿狐	946
朱方旦	947

狐媚	956
黄牛先生	951
王二	952
狐崇	954
狐避文襄公	954
狐赠牛	956
狐通翰墨	958
狐扮亡妇	960
李噎	962
狐怕龙灯	964
狐仙	966
张七遇狐	967
盐商负狐	969
狐吐莲花	970
武举人刺狐	972
狐棒子	973
狐母	974
周封翁救狐	975
老狐报仇	976
狐办闹差	978
狐送礼	979
狐崇赵星彬	980
狐崇顾晴谷	981
倪幼蓉	982
古雄鸾	990
城狐记(一)	995
城狐记(二)	996
黎仲仙	997

狐女.....	999
狐仙.....	1001
胡丽姑.....	1003
张子和.....	1006
盗酒狐.....	1007
刘伯夷.....	1008
狐医.....	1010
白老长.....	1012

铁簪子.....	1016
玉桂.....	1026
素娥.....	1031
白狐圣姑姑成仙记.....	1035
姐己的传说.....	1067
救包拯狐仙三报恩.....	1102
狐精的报复.....	1119
狐狸缘全传.....	1131

陈 美

后汉建安年间，沛国郡人陈美在西海作都尉，他手下有个人叫做灵孝，忽然毫无缘故地逃走了。陈美把灵孝抓回来以后曾想杀了他。但没过几天，灵孝又失踪了。由于很长时间抓不到灵孝，就把他妻子抓来审问。审问以后，陈美说：“灵孝肯定是被怪物弄走了，我们得把他找回来。”于是陈美率领数十个骑兵和步兵，带着猎狗，到城外四处转悠搜寻，果然在一座空坟莹内发现了灵孝，而怪物听到人声和狗叫已经逃走了。陈美命令手下人扶起灵孝，把他带回城里。这时候的灵孝模样变得很像一只狐狸，也不跟人们搭话，只是叫着要“阿紫”，阿紫就是一只母狐狸的名字。过了十几天，灵孝渐渐缓醒明白过来，自己述说道：

“狐狸第一次来的时候，在房屋拐角鸡窝那儿，变作一个美丽的女人，说她叫阿紫，叫我跟她走。叫了几次之后，我就不知不觉地跟她去了，从此和她结为夫妇。每当傍晚时分我都和她一同回到她的家里。哎，那段日子可真是无比美妙啊！”

有个道士听说了这件事，解释说：“这是山里的鬼魅。古代时候有一个淫妇，名字叫阿紫，后来她变成了狐狸。所以这类鬼魅常常自称为‘阿紫’。”

出《搜神记》 据《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七卷郭绛编写

陈 斐

到酒泉郡当太守的官员，常常到任不久就死掉了。有一次，一个叫陈斐的渤海人被选派到这里担任太守。陈斐接到命令，很是忧愁，终日闷闷不乐。临到出发上任那一天，陈斐找了个算卦的占卜吉凶。算卦的说：“远诸侯，放伯裘，能解此，则无忧。”陈斐不知道这些话是什么意思，算卦的说：“大人只管赴任，到时候就明白了。”

陈斐到达任所，查验名册，发现有两个医官，一个叫张侯，一个叫王侯，还有两名吏卒分别叫史侯和董侯的。陈斐猛然醒悟道：“这就是所谓‘诸侯’吧。”于是便辞退了这几个人。到了晚上，陈斐躺在床上难以入睡，反复琢磨着“放伯裘”是个什么意思，百思不得其解。到了半夜时分，陈斐觉得有个东西爬到他的被子上来，便掀起被子把那个东西捂在底下。这个东西在被子里拼命挣扎，并发出了“匍匐”的声音，外边的人听到声音都举着灯火进来，要把那个东西杀掉。忽然那个东西说道：“我并没有恶意，如果大人能放了我，我会好好报答你的。”陈斐问道：

“你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来侵害太守？”那个东西说：“我是一只千年的老狐狸，取名伯裘，已经有好多年了。今后大人有什么急难之事，只要呼唤我的名字，马上就可以解脱。”陈斐听了很是高兴，心想：这就应了“放伯裘”那句话了，于是便打开被子，只见一道红光从窗户里飞了出去。

第二天半夜，陈斐听到有人在敲窗户，便问道：“是谁？”窗外答道：“我是伯裘。”陈斐说：“你来干什么？”伯裘答道：“我向你报告一件事，北边来了强盗。”陈斐赶忙起来命人查看，果然抓住了强盗。

此后，伯裘常常向陈斐预报一些将发生的事情，每报必准，从无差错。由于伯裘的帮助，陈斐的政绩显著，被人称之为冲明的太守。

一个多月以后，有个叫李音的主簿与陈斐的贴身侍女私通，因为害怕被伯裘知觉告诉陈斐，便与张侯、王侯等几人密谋策划要杀害陈斐。一次，他们趁着陈斐身边无人之际，各持棍棒冲进屋里，企图把陈斐打死。陈斐吓得手足无措，慌忙大叫：“伯裘，救救我！”只听“嚓”地一声巨响，仿佛扯裂一匹布一样。声音过后，只见李音和张、王诸侯都失魂落魄地趴在了地上。陈斐当即命人把他们绑了起来，严加审问。几个人供认说：“陈斐还差有到任的时候，李音就怕自己掌握的权力被新太守剥夺，准备和张、王诸侯共谋暗害陈斐。不料陈斐一到任便把诸侯赶走，使得他们的计划失败了。陈斐得到他们的供状之后，就把他们通通处死。伯裘向陈斐道歉说：“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大人通报李音的奸情，就得到了大人呼救的召唤。虽然侥幸除掉了祸害，我仍然觉得自己失职，望大人恕罪。”

又过了一个多月，伯裘来向陈斐辞行，说道：“从今以后，我要上升天界，不能再和大人相聚了。”说罢就不见了，此后也再无信息。

出《搜神记》 据《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七卷郭涤编写

张 华

张华字茂先，在晋惠帝的朝廷里做司空。当时有一只花狐狸生活在燕昭王的墓旁，这只狐狸修炼多年，具有变化的本领。一次，狐狸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书生，他打算去求见张华，就去问墓前的华表：“以我的这般才貌，可以去见张司空了吧？”华表说：“像你这样聪明，什么事都能干成。但是张司空智慧过人，怕是难以蒙骗过去。你要去见他，一定会碰壁，弄不好还可能把命搭上。那样一来，不但你的千年修炼之功毁于一旦，连我老表都得跟着遭殃。”书生不肯听从华表的劝告，仍去拜见张华。张华见这个书生年纪轻轻，一表人材，面白如玉，举动得体，非常喜欢。便和书生谈论文章辞句，书生口若悬河，三史百家，老庄诗赋，无不精通，张华应对不暇，便叹息了一声，说道：“人世間哪能有这样年轻而又如此富于才学的人呢？你不是鬼怪，也一定是狐狸之类。”书生答道：“大人理应尊重贤能，宽容后辈，褒奖学问，鼓励浅薄的人才对，怎么能够一见人有才学就心生憎恨之意呢？墨子主张‘兼爱’，大人这样做恐怕不合圣贤之意吧。”说完之后，便要告辞。张华这时已经命人关上了门，书生出不去，又对张华说：“大人在门口派兵拦挡，显然是对我有怀疑。大人这样做，只怕今后天下能人都会闭口不言，而有智有谋之士，到了你的门口也会避而不进，学生真是为大人感到深深的惋惜啊。”张华对书生的话置之不理，仍然命人严加看守，禁止书生出去。

当时，丰城县令雷焕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他对张华说：“我听说凡是鬼怪之类都怕狗，但是狗只能辨认出几百年的鬼怪。一旦鬼怪修炼千年以上而成精，狗也认不出它来。只有把千年以上

的枯木点燃来照它，才能令它现出原形。”张华打听到燕昭王墓前的华表已经过了一千年，便派人去砍伐。华表见到有人来砍伐它，叹息着说：“这个老狐狸没有自知之明，果然也害了我。”华表被砍倒之后，张华的手下从朽空了的华表内找到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小人，身長不过二尺多，便拿着它回去复命。快要回到洛阳时，小人变成了一根枯木。张华点燃这根枯木去照书生，书生立刻显出花狐狸的本相。张华长叹一声，说道：“这两个东西不应当碰到我手里。这一下千年的修炼都成了一场空。”

出《集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二卷。郭沫若编写

宋大贤

隋朝南阳西郊有一座亭楼，不能住人，因为人一住进去就会遇到灾祸。当地有一个人叫做宋大贤，为人正直，胆子很大。他得知这座亭中闹鬼，偏不信邪，搬到亭中住宿下来。到了夜里，宋大贤独自一人坐在楼上弹琴，忽然一个青面獠牙的鬼怪踩着楼梯来到楼上，跟宋大贤说话。宋大贤也不理它，仍然弹琴如故。鬼怪觉得没趣，就走开了。不一会儿，鬼怪拿着一个死人的脑袋又来了，并且对宋大贤说：“你不睡一会儿觉吗？”说着把死人脑袋扔到宋大贤身旁。宋大贤说：“很好，我正发愁睡觉没有枕头呢。”鬼怪只好又走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鬼怪又回来对宋大贤说：“咱们俩掰腕子玩儿吧。”宋大贤答道：“好啊。”话音未落，宋大贤冲过去一把掐住鬼怪的腰，鬼怪忙叫认输，大贤不听，一直把鬼怪扼死为止。天亮以后一看，鬼怪原来是一只老狐狸。从此以后，这座亭中再也没出过妖怪。

出《法苑珠林》，据《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七卷。

郭涤编写

志元和尚

从前，有一个法名志元的和尚，是河朔地方的人。志元法力很高，为人持正，严格遵守戒律，平素从来不穿纱绌，总是一身布衣。志元和尚出外云游，一向不住在城内的寺院，而是到郊区山林野地里露宿。

有一回，志元来到绛州，晚上在城东十里的一片墓地中住宿。当天夜里月光很亮，照得墓地如同白天一样。志元忽然看到，月光下有一只野狐狸正拣起地上的骷髅套在头上，然后不住摇头，摇掉的骷髅就被狐狸丢开，另找一个骷髅。这样换了几次之后，终于有一个骷髅能够戴牢在狐狸头上，摇也摇不下来了。接着，狐狸又揪了些地上的杂草树叶贴在身上，然后摇身一变，竟然化成一个女子，秀丽的美貌世上少有。这个女子穿着一身白衣服站在路旁。不一会儿，东北方向忽然传来了马蹄声，女子立刻悲悲切切地哭了起来。等到马蹄声临近，只见一个军人骑着马走到近前，他见有女子在这里哭泣，便跳下马说：“这位娘子，深更半夜在这里做什么，你有什么心事，可以告诉我。”女子抽抽答答地回答道：“妾身本是易州人氏，前年被父母嫁到了这里北门张家为妻。不幸我的夫婿去年又亡故了，家事沦落，我如今无处投奔，父母住在那么远的地方，怎么知道我的孤苦无依。我思念父母心切，想回娘家，可是无奈我不识路途，故此心里难过。你问这些干什么呢！”骑马的军人说道：“刚才小人以为娘子为了什么难事而哭泣，因此没敢多言。如果娘子只是要回娘家，倒是一件小事。小人正是在易州供职，昨天奉上司之命来这里出差，今日就要返回易州。要是娘子不嫌弃鞍马粗陋，小人愿意效劳，顺便送娘子回家，请娘子上马，一同前行吧。”女子听了这话，

顿时止住哭声，拜谢道：“要是果真能够回家，小女子感激军爷，永记不忘。”说罢便上了马。

志元看到此处，立刻从墓地里走出来，对军人说：“这女子并不是人，乃是一只妖狐变化的，军爷不要上当。”军人说：

“你这和尚，不要胡说八道诬蔑这位娘子。”志元说：“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请少等片刻，我让她现出原形来你看看。”军人半信半疑地说：“难道真有这种事？”志元也不答话，当即口念真言，猛然间摇动手中的锡杖，大喝一声：“还不快现原形！”只见女子两眼一翻，昏晕过去，从马上摔了下来，变成了一只老狐狸，口鼻流血而死。骷髅和树叶还挂在它身上。军人一见之下，才相信真有其事，连忙向志远行礼拜谢，然后叹息不止，上马离开了。

据《古今图书集成》第五百二十册《博物汇编·禽虫典》第七十一卷。 郭涤编写

孙 巖

在洛阳大市北边有一片地方叫做慈孝奉终二里，住在这儿的居民专门开办棺材铺，并且出租丧车，以给人办丧事为业。其中有一个专门唱挽歌的人名叫孙巖，他娶了一房妻子，这个妻子有个怪毛病，结婚三年以来，晚上睡觉从来不脱衣服。有一回，孙巖等妻子睡着了，悄悄地脱下她的衣服，发现她竟然长着一条三尺长的大尾巴，毛茸茸的，活像狐狸尾巴。孙巖吓坏了，便和妻子离了婚。妻子临走以前，突然拔出刀截下了孙巖的头发，转身就跑。邻居们知道了这事，纷纷出来追赶她，只见她变成一只狐狸，飞快地跑掉了，哪里追赶得上？

从那以后，京城里的人先后被截去头发的人达到一百三十多个。据说狐狸先变成一个美丽女人在路上行走，有人看到她并接近她时，便被截去头发。这件事轰动京城，以至于只要看到一个穿漂亮衣服的妇女走在路上，人们便纷纷说她是狐魅。此事发生在四月份，直到当年秋天以后才不再出现了。

出《洛阳伽蓝记》，据《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第七十一卷。 郭涤编写

王 度

隋朝大业七年五月，待御史王度罢官以后回到河东，正赶上给他快要死去的老师侯生送终。侯生临死以前，送给王度一面古镜，传说是黄帝所铸，王度很是珍视它。六月份，王度又回到长安，途经长乐坡时住宿在一个叫程雄的人家里。程雄新近收养了别人寄放在他家的一名婢女，名叫鹦鹉，长得非常端庄秀丽。

王度准备休息时，照着那面古镜整理了一下衣服，被鹦鹉远远看见了。鹦鹉忽然趴在地下使劲磕起头来，头上都碰出了血，说道：“不敢请您住在这里。”王度感到奇怪，便把程雄叫来询问。程雄说：“两个月以前，有位客人带着这个婢女从东边来到我家，那时这个婢女病得很厉害，客人便把她寄放在这里，说是回来的时候再带走她。可是那位客人至今也没再来，我也弄不清这个婢女的来由。”

王度听到这里，怀疑这个婢女是个妖怪，便拿着那面古镜逼近鹦鹉。鹦鹉大叫：“饶我一命，我就变回原形！”王度遮住古镜，对她说：“你先说清楚你自己的来龙去脉，然后变回原形，我就饶你一命。”

鹦鹉重新磕了头，说道：“我本是华山府君庙前一株松树下的千年老狐狸，由于我干了许多迷惑人的坏事，该当死罪，华山府君要捉拿我，只好逃到黄河与渭水之间躲避。在下卦时被陈思恭收为义女，陈对我养育之恩很深，并把我嫁给同乡人紫华。我和紫华感情不合，又向东逃到韩城县，被一个路人名叫李无傲的拐带。李无傲情性粗暴，挟持着我过了几年。前些日子他带我到这里，便把我留下了。没想到如今遇到大人这面天镜，再也掩藏不住形迹了。”王度说：“你本是一只老狐狸，变形成人，难道

对人无害吗？”鸛鵒说：“我变形成人，和人一同生活，对人并无伤害之处。可是我变幻躲藏，为神明所不能容忍，仍然难逃死路一条。”王度又说：“我想放你逃命，能办到吗？”鸛鵒说：

“大人宽容慈善，此恩岂能忘却？但是我被天镜一照之后，无法逃脱回复本相的命运了。然而我做人已久，实在不愿意再变成狐狸。请大人把天镜放回匣子里，容许我大醉一场之后死去。”王度说：“我把镜子藏起，你不会逃走吗？”鸛鵒笑一笑，说道：“大人刚才还答应放我逃走，如今藏起镜子，让我走掉，不是施恩到底，有始有终吗？不过我经天镜一照，想逃也无处可走了，只希望能再容我活上一会儿，临死以前尽情快乐一番，也就罢了。”

王度听罢，立刻把镜子收了起来，然后，王度把程雄的邻居们都请来，举办了一个宴会。席间人们频频向鸛鵒敬酒，鸛鵒喝得大醉，奋然起身，边舞边歌：“宝镜啊宝镜，可惜呀我的命运。自从我变成人类，到如今也换了几个家庭。生活虽然是美好的，死亡想必也没什么哀痛。有什么必要眷恋人世，一定要活着呢？”

鸛鵒唱完，向王度和宾客们拜谢了一回，便变成一只老狐狸，死去了。在座的人们无不惊叹不已。

出《异闻集》，据《太平广记》第二百三十卷。 郭沫若编写

长孙无忌

唐太宗赐给赵国公长孙无忌一位美人，长孙无忌对她十分宠爱。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位美人忽然被一只狐狸给迷住了。这只狐狸自称叫王八，身高八尺开外，占据着美人的住处。自此以后，这位美人一见到长孙无忌就拿着一把长刀又砍又刺的。

唐太宗听说了这件事，下诏书召集术士们前来驱除，先后派了四位术士，都赶不走这只狐狸。后来，其中一位术士说：“只有相州人崔参军能够治好美人的病。”太宗便下诏去召崔参军来。

且说这位崔参军，这几日常对同事们说：“皇上有诏书叫我，很快就要来了。”不几天，果然诏书递到。崔参军接到诏旨，马上整装上路。

而这一边的狐狸王八也对美人哭泣着说道：“崔参军过几天就要来了，怎么办呢？”狐狸每天都把崔参军出发后已经到达和住宿的地点告诉美人。当狐狸得知崔参军快要到达时，便先行逃走了，

崔参军到后，接到皇帝的命令，前往长孙无忌家。唐太宗亲自前往观看。崔参军摆下桌案，坐在案前画了一道符，这时唐太宗和长孙无忌就站在他身后，不一会儿，这座房子里的井神、灶王爷，门神爷，厕神等等好几十个神道都来到庭前拜见，这些神长得高高矮矮，形象奇奇怪怪。崔参军喝道：“诸位既然身为贵官家神，你们的官级与责任重大，为什么允许迷人的狐狸到宅院中来？”众神听了，忙上前答话：“这只狐狸乃是天狐，小神们法力有限，无法制止。”并非小神们受贿营私之故。”崔参军命令

诸神去把狐狸捉来。众神走了不一会儿又返回来，只见他们各各身带刀箭，上前复命说：“刚才小神们和狐狸苦战一场，大家都被狐狸打伤了，还是抓不住它。”说完众神散去。

崔参军又画了一道符，只见忽然天地昏暗，吓得皇帝和长孙无忌慌忙钻入内室。一会儿，只听到天空中有马蹄和兵器碰撞的声音，接着，人们只看到有五个身高好几丈的巨人来到崔参军面前，排成一行向崔参军行礼致敬。崔参军也走下台阶，微屈膝盖以示答礼。然后崔参军又呼唤皇帝和长孙无忌出来拜见五个巨人，而巨人们只是站着接受行礼而已。崔参军说：“相公家里出了一只迷人的狐狸，想劳诸位大驾帮助擒拿。”巨人们很恭敬地答应了这个要求，然后便走掉了。皇帝问崔参军这些是何方神圣，崔参军说道：“他们是五岳的山神。”

这时，空中又传来了兵马的声音，接着一只被捆绑着的狐狸从空中坠落在石阶下。长孙无忌一见狐狸，怒不可遏，拔出长剑上前乱砍。狐狸毫不畏惧，剑砍不伤。崔参军说：“这只狐狸已经通神了，剑砍是无用的，白白累坏了相公。”说罢宣布判决道：“坏事干尽，神明不容，应给予鞭打五下的惩罚。”狐狸一听，马上告求饶命。崔参军折了一根伸向东方的桃树枝条，打了狐狸五下，只见血流满地。长孙无忌很不高兴，他觉得打得太少，判的太轻了，崔参军对他说：“这五下等于人世间的五百下，而不是轻的刑罚了。因为这个家伙是天曹的仆役，是不可以杀掉的。打这几下，就是告诉它以后不能再到相公家来。”

狐狸受刑以后，飞上天去不见了，而美人的病也就随之而痊愈。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七卷 郭涤编写

张 简

唐朝国子监有一位助教姓张名简，是河南缙氏人。在老家时，他曾经为乡里学堂的学生们讲授过《文选》。有一回，一只狐狸变成张简的样子，在课堂上讲了一页书，然后就离去了。过一会张简本人来了，张简的学生们感到很奇怪，便问老师为什么刚才讲一页书就走了。张简听说以后，诧异地说：“刚才来讲课的准是一只狐狸来作怪。”

张简讲完课，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的妹妹坐在那里缠蚕丝。妹妹见哥哥回来，对张简说：“妹子刚才做好的饭菜，现在已经凉了。哥哥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张简进屋坐下，等了很久，还不见饭菜端上来，便去责问妹妹。妹妹说：“我没有见哥哥回来呀！”张简醒悟出刚才缠丝的一定是狐狸变的，发誓说再见到这狐狸一定要宰了它。

第二天，张简又从课堂回家来，见到妹妹仍坐在那里缠蚕丝。妹妹一见张简就说：“鬼魅刚到房子后边去了。”张简便抄起一根棒子，见又一个妹妹从厕所里走出来，上前抡棒便打。这个妹妹抱头号叫道：“哥哥！是我！是你妹妹！”张简不相信，一顿乱棒把妹妹打死在地，才发现打错了，忙转身去问缠丝的妹妹，她却化成一只野狐狸逃走了。

出《朝野僉载》 据《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七卷郭涤编写

上官翼

唐朝麟德年间，上官翼在绛州做司马，他有个儿子，年纪在二十岁左右。一天早上，上官翼这个儿子一个人站在门外，看见一位十三、四岁的少女从门前经过，这位少女长得花容月貌，美丽超群。上官翼的儿子喜欢上了这位少女，便上前搭话调戏，问她家住何方，想去拜访她。少女说：“我是郎州佐的女儿，虽然门第不高，也是知名家族。这种事不能张扬，如果真的有心，等到方便的时候，我会来找你。”

上官公子听罢很高兴，便约她明日晚间来会。少女开始坚决推辞，上官公子就不放她走，少女只得答应了。

第二天黄昏以后，上官公子就等在约会地点，一直焦急地在原地来回转悠。到了约好的时间，少女果然来了，成其欢好。

从此后，少女每天夜里都来与公子相会。几天以后，上官家的一位老年女佣人发现了这事，她明白这少女是个妖怪，便告诉了上官翼。上官翼得知以后，用了许多办法企图赶走妖怪，都没有成功，妖怪来的时间反而更加频繁了，甚至昼夜不走。每当上官公子吃饭时，妖怪便来抢夺饭碗，她吃饱了，公子只好饿肚子。上官翼常亲手做好饭菜，要递到儿子手里时，就被妖怪抢走了。

上官翼这个人很机智，他想了一个办法，悄悄地准备了一些毒药。当时正值晚秋，地里收上来了刚熟的油麻，上官翼命人熬好了两份，把毒药暗暗放在其中的一份里。然后，他先用无毒的油麻做了一顿饭，全家大小吃了一顿，最后递给儿子，又被妖怪抢走。接着又用有毒的油麻做了饭，又递给儿子，妖怪也抢去了。如此这般连着给儿子送了几次，都被妖怪拿走。忽然间，妖

怪现形，变成一只老狐狸在地下翻滚，上官翼立刻叫人把它抓住，用火烧成了灰。妖怪一除，全家都高兴地互相祝贺。

当天晚上，只听见远远传来几个人的哭声，越来越近，最后竟到屋里来。这些哭声十分凄惨，有的顿足捶胸，喊冤不止。其中有一个老头子的声音哭诉道：“可怜你这老狐狸，就为了几口饭便让人给平白杀害了！”

这样，经过了几十天，上官翼家天天都有哭声，时不时还隐约看到一些穿丧服的人。上官翼为此很发愁。后来，哭丧的声音渐渐稀少了，很久以后才算绝迹，也没有发生别的什么危害之处。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七卷。郭沫若编写

何让之

唐朝神龙年间，庐江人何让之到洛阳，正赶上阳春三月上巳时令，何让之便想到老君庙去看看洛中地区之人游春的盛景。何让之来到老君庙东北二百多步远的地方，看到三四个大土堆，据当地人传说这是后汉时期的几座皇陵。只见有一座陵上孤独地生长着三、四棵枯朽的柏树，树下有一块可容得几十个人坐着的大盘石，石头上坐着一个老头儿，容貌姿态很不寻常，一头银发，双眉似雪，头戴乌纱做的头巾，身穿宗布缝的短袄长裤，抱着膝盖望着南方，嘴里吟念着诗歌。

何让之觉得老头儿的诗歌奇怪，正在这时旁边过来一辆很讲究的马车，上边坐着一位贵族，马车前后簇拥着花枝招展的婢女有好几十个，笑声不断，出了徽安门，直抵榆材店。又看到中桥南北，杨柳垂荫，繁花似锦，一派奢华热闹景象。何让之觉得自己累了，正想歇息片刻，忽听老头儿又吟起诗来。何让之猛然悟出，老头一定不是人类，便想上前把老头儿抓住，老头儿却一下子钻到土丘里不见了。何让之跟着老头儿钻进土丘，开始只觉得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而那老头却已经变成一只狐狸跳了出来，尾巴上冒着火焰，宛若流星。何让之走进陵墓，只见门东侧摆着一桌筵席，食物俱已不见。何让之再一看，旁边还有一张桌案，上面排好了笔墨纸砚之类，还有一帖文书，上面写了一些文字，何让之也看不懂，只见文书的纸色惨灰，定是珍奇之物，便将文书揣进怀里，又从坟里跳了出来。

过了几天，水北同德寺的一个法名志静的和尚来访问何让之，对他说，“前几天你从坟里拿出来的文书你自己是用不着的，留着它也不吉祥。文书的主人最近可能会在天上得中科举考

试，他能使中国生灾祸，也可以给中国造福。先生如能把文书还给他，他也会重重酬谢先生。这位文书主人对小僧说过，他愿意出三百匹细绢赎回文书。先生以为如何？”何让之答应了。

第二天，志静和尚拿了三百匹细绢来，何让之接受了，然后骗志静说文书被朋友借走，过一两天要回来，就可以还给主人。志静只得回去了。

又有朋友知道了此事，对何让之说：“恐怕这个志静和尚也是个妖魅，你干什么要把文书还他？他给你的细绢，索兴收藏起来，等他再来讨要文书时，干脆什么都不承认，岂不更好？”

何让之听了朋友的话，等志静再来讨文书，便对他说：“什么细绢？我不记得你给我什么东西。你说的什么文书也是无中生有。”志静和尚听罢，一言不发地走了。

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一天，何让之几年没见的兄弟从东吴来看他，兄弟二人见面，分外高兴，聊起家常有很多话要说，夜里便床挨床睡下。过了几天，何让之的兄弟忽然问他：“我听说这里经常有狐狸作怪，真的有这事吗？”何让之便把文书的事情告诉了兄弟，夸口道：“我曾在一个月前夺到狐狸的文书一帖，现在还藏在家里。”让之的兄弟表示不相信说：“哪能有这样的事，你别骗我了。”等到傍晚时分，何让之打开箱子，把文书拿出来让兄弟看。兄弟捧着文书看了一会儿，惊叹一番，把文书向地上一扔，自己变成了一只狐狸。不一会儿，又见一个骑着白马的少年，身上穿的官服很新，斥责何让之欺骗了他，然后向南方疾驰而去。又见一个西域来的和尚赞叹道：“这就好了，从此可以在天帝左右伺候了。”

何让之感到一切事情都很奇怪，诧异不止。过不多久，官方出了一纸捕文，说是内库被人盗走了三百匹绢，在这一带发现了踪迹。接着来了一群吏卒，直闯入何让之家里搜查，结果搜出了志静拿来的那些细绢，已经用去了几十匹。何让之当即被逮捕到

官，在被审讯的时候，何让之无论怎么解释，也无法说清细绢的来由，最后终于死在刑具之下。

出《乾臙子》，据《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八卷。郭涤编写

大安和尚

唐朝武则天在位的时候，有一个女人自称为“圣菩萨”，她能够通晓人们心中所想的事情。武则天听说以后便把这女人召入皇宫里查问，结果证明她所预言的都被证实了，皇宫里的人们很敬佩她，把她当做真的菩萨一样恭敬地奉养着。几个月以后，大安和尚来到皇宫，武则天问他：“你瞧见真的菩萨了吗？”大安和尚说：“这位真菩萨现在何处，小僧希望能见她一面。”

于是太后令人把这女人叫来与和尚相见。大安和尚风采飘逸，二人对视良久。和尚问道：“听说你善于观人心意，可知道我的心意现在何处吗？”女人说：“师傅心意在塔头相轮的边铃之中。”和尚又问：“那么现在呢？”女人答：“师傅心意现在兜率天弥勒宫中听法。”和尚沉了片刻又问：“现在呢？”女人说：“现在在非非想天。”武则天问大安和尚女人答得对不对，大安和尚承认所言皆是，武则天非常高兴。大安和尚又把心意置于四果阿罗汉地，再问女人。女人这一回便答不上来了。大安和尚大声斥责她说：“我的心意置于阿罗汉之地，你便知道了，如果我把心意置于菩萨诸佛之地，你还能通晓吗？”女人张口结舌，无话可说，立刻变成了一只母狐狸，窜下台阶逃走了，转眼不见。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七卷。 郭涤编写

杨伯成

唐朝开元初年，杨伯成做京兆少尹。一天，有人来见他，自报姓吴名南鹤。杨伯成出来见客，只见吴南鹤大约三十来岁，身高有七尺，生得仪表堂堂。杨伯成请客人坐下，谈起话来，发现吴南鹤才学惊人，自己觉得相形见绌。

谈了一会儿，客人请杨伯成让仆人们离开，说是有密事相商。接着，客人说：“我听说大人姨太太生了一位女儿，我愿意娶她做妻子。”杨伯成感到很惊愕，便拒绝道：“婚嫁要派媒人说和。而且你我一面之交，怎么张口就要我把女儿嫁给你呢？”

吴南鹤一听，当时大怒，骂道：“老奴才！我要你的女儿，你还敢不给吗？”接着便又说了许多傲慢无礼的话，搞得杨伯成莫名其妙，不知如何对答。吴南鹤说着说着，脱下衣服就闯进内室，一直走进杨伯成女儿的房间，坐在纸榻子内。

过了很久，吴南鹤跟杨伯成的女儿一齐出来，女儿说：“我今天已经嫁给吴家做妻子了，父亲为什么生气责问？”杨伯成明白了，吴南鹤一定是狐狸，迷住了女儿，便命令家人上前去打吴南鹤，但是反而被吴一一打败，个个满脸是泥，狼狈不堪。

为了此事，杨伯成不得不请假二十多天，没有上任所。皇帝知道以后，询问杨伯成为什么不上班，大臣们纷纷回奏说他家出了狐狸，正因此而烦恼。皇帝命令学法术的术士去杨家帮助驱赶狐狸，结果先后十几个术士都遭失败，而且一个个被涂上两耳朵的泥，。捆成一团，无法降伏狐狸。为此杨伯成感到愧疚和耻辱，就告老还乡了。

杨伯成回到自己的庄院以后，在庄院里设下了一所吴郎院，专门给狐狸居住。杨手下的家人只要有背地里骂狐的，就被狐狸

狸惩罚一番。从此，再也无人敢于说狐狸一句坏话。

杨伯成没事可干，有一天到麦田里去看农民们割麦子，坐在一棵树下休息。忽然有一位干瘦憔悴的道士来到伯成面前，求他给点汤水喝，伯成为道士备下了一些饭食。道士吃完饭，问杨伯成：“先生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杨伯成怕吴南鹤知觉，就悄悄地趴在道士耳朵边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道士听罢笑着说：

“我是天仙，奉上帝命令下界降妖，已经捉住四五个像这样的妖怪了。”说完道士便要纸笔。杨伯成让家人回家去取，但还怕被吴南鹤知道，嘱咐家人偷偷取来。纸笔取到之后，道士在纸上书写了三个字，字形古怪，有点儿像古代的篆字。然后道士命令杨的家人拿着这张纸去到吴南鹤住所对他说尊师叫他前去就行了。家人拿着那张纸走到吴南鹤住处，见吴正与一个婢女调情，就把那张纸交给了吴。吴南鹤一见纸上的字，登时趴在地上，一直爬到田间道士所在的树下。道士斥责吴道：“你这只老狐狸，竟敢变作人形？”吴南鹤听了这话，登时就地变成一只浑身长满疥疮的狐狸。

道士对杨伯成说：“这家伙是天曹的奴隶，不能随便杀掉。但是因为它给先生造成这么多麻烦，不能轻松地饶了它。”道士取了一根木棍，打了狐狸一百下，打得狐狸血流满地。杨伯成要取珍宝赠给道士以表谢意，道士拒绝不收，只是驱赶着狐狸往前走，自己跟在后边。走了一百余步，到达一片柳树林边的时候，道士和狐狸冉冉地升上了天，越升越高，渐渐看不见了。

驱走妖魔，杨伯成非常高兴，以至于全家欢庆。杨伯成的女儿则睡在床上，过了一顿饭的时间方才醒来，马上惊讶地问道：“我记得本在城里房内纸桶子里，怎么到这儿来了？”由此，人们才知道她被狐狸所迷，一直好像睡梦中一样人事不知了。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八卷 郭涤编写

叶法善

叶法善是一位道士，本贯括苍人氏。他很有道术，能用符咒禁制鬼神，很受唐中宗皇帝的重视。

到了开元初年，叶法善被召进宫中侍奉皇帝，封了他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这样一个官衔。

当时，有一个贵族被授与地方官职，准备坐船前去赴任，亲戚朋友在东门外为他设宴送行。这位新官让妻子和亲戚们乘车先去胥溪水边，自己一会儿再去。

黄昏时分，新官到了要出发乘坐的船旁，只见宴席已经摆好，而自己的妻子却还没到。新官又回到自己家里去寻找，家里人说是早就走了。新官很惊诧，不知道竟是怎么回事，又跑出城外，向过路的行人打听。有人说，大约在吃饭的时间，曾经见到一位婆罗门僧人举着幡花，在前面引路，后边跟着几辆车。他们一出城门，车里的妇女便从车里下来，一齐口念佛号，跟着婆罗门僧人往北边走了。

新官得到这个消息，就寻找出城的车轮痕迹，一直跟着来到北邙墟墓门口，只见那些车辆都停在一座大坟旁边，自己的妻子和其他二十多名亲戚家的妇女一起跟着一个和尚，合掌绕着坟转圈，嘴里不住念佛。新官叫她们，她们都向新官怒目而视。新官上前抓她们，她们就开口骂新官道：“我们正在跟着圣者，现在已经到了天堂，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挡路？”

再看那些跟随的奴仆们，也在一起围着坟乱转，新官喊他们也不答话。新官冲上去抓那个和尚，和尚一晃就不见了。于是新官只得把妻子和其他妇女都捆了起来，这些女人则不住地乱嚷着胡话。回到家里，妇女们仍然日夜呼号，没法子和她们讲话。

第二天，新官求见叶法善。叫叶法善对他说：“这个做怪的是天狐，能有通天的本领。把它赶走是可以的，不能杀掉。它专门会在斋饭的时候前来，到时候你带它来见我。”新官道：“谨听法师之命。”叶法善又画了一道符，让新官贴在家门上。这道符一贴上，那些妇女都明白过来了，对新官说：“我们昨天看见佛领着许多圣者来到，把我们带到天堂，那里真是极乐之地，佛手执花朵在前，我们跟着佛，正作法事。忽然瞧见你来，我们就骂你了，可不知道是被狐狸所迷。”

到了斋饭的日子，那个婆罗门僧人果然又来了，在门口乞求斋饭。新官的妻子和妇女们登时争着出门，嚷嚷着佛又来了，新官拦也拦不住。新官抓住僧人用鞭子乱抽，抽得身上见血，并把僧人捆起来带往叶法善的住所。不料半路上碰到了洛阳县令，僧人大叫冤枉。洛阳县令责问新官是怎么回事，新官把事情前后说明，并请求县令也一同去见叶法善。洛阳县令还不相信他的话，被他强拉着一起走了。

一行人渐渐走近叶法善居住的圣真观，只见和尚脸色越来越凄惨沮丧。到了门口，众人请见叶法善，被让入院内。叶法善命令人给僧人解去绑缚的绳索，对他说：“快快还复你的本相吧。”僧人哀求法师宽恕，叶法善说：“不行，一定要现出原形来。”僧人只得将身披的袈裟扔在地上，顿时自己也变成了一只老狐狸。叫法善又命人抽了老狐一百鞭子，然后把袈裟依旧还给它。老狐狸又变成一个婆罗门僧人。叶法善与僧人约定，将他驱逐到离此地千里以外的地方去。僧人向叶法善行了礼，出了观门便不见了。

出《纪闻》据《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八卷 郭涤编写

刘 甲

唐朝开元中期，彭城人刘甲得授河北某县县令之官。刘甲携带家眷前去赴任，路上经过一家野店，在店内住宿下来。店里有的客人看见刘甲的妻子长得很美丽，就对刘甲说：“这里附近出了一个神道，专门好偷美丽的女人。以前经过这里的客人就碰上好几次，女人被偷走也找不回来了。你得多加点小心呢。”

刘甲听了这话，便与手下的家人坐成一圈把妻子围在中间，并且互相提醒，一夜不敢睡，还拿一些面粉抹在妻子脸上和身上。

等到五更时分，刘甲松了一口气，暗想，鬼神做事情都是在夜里，现在天都快要亮了，想来没什么问题了。”于是他们便打了一个盹。谁料到就那么一会儿功夫，妻子就不见了。刘甲拿出钱财雇了一些农村中的人们，各各手持棍棒，跟着地上洒下的面粉的痕迹寻找。只见面粉开始是从窗户出去的，渐渐翻过东墙，再往前走，见到一座古坟，坟上长着一株大桑树，树下有一个小洞，面粉痕迹一直进入洞中。刘甲和村民们一起动手发掘，掘下去一丈多深后，遇到大树根部，仿佛一座大房子。一只老狐狸正坐在一条玉石桌案后，面前有两排手持乐器的十余个美女，都是狐狸过去偷来的良家妇女。旁边还有几百只小狐狸。刘甲同村民们把它们全都杀了。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八卷 郭涤编写

焦练师

唐朝开元中期，有一位修道的人名叫焦练师，手下徒弟很多，其中有一个穿着黄裙子的妇女也跟着学道术，人们都管她叫“阿胡。”

阿胡学了三年以后，把焦练师的道术都学到了手，就坚决要辞别焦练师。焦练师苦苦留她，阿胡便对焦说：“我本是一只狐狸，到这里是来学道术的。现在我已经把你的道术都学到手，再没有什么可学的了。所以我也该走了。”焦练师见她执意要走，就想用法术拘留住她。但是阿胡招架自如，焦练师无计可施，只得在嵩山顶上设下一个祭坛，拜伏在地，请求老君帮助。焦练师自己承认不才，但仍是道家弟子，现在被妖狐侮辱，恐怕于道家名声有损，说得言意恳切。

这时，坛四角忽然升起香烟，不一会儿化成紫色的云彩，在数十丈高天上浮着，紫云中可以看到老君坐在上边。焦练师又拜倒在地，说道：“弟子所学的正派法术已经尽被妖狐学会了，只能求老君另降法术降伏于它。”

老君听罢，便在云彩中间作法。只见一个神王在云彩里挥刀砍断狐狸的腰。焦练师一见之下，大喜过望，正待欢庆，忽然又见老君从云中跳下来，落在地上变成一个穿着黄色裙子的女人走开了。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九卷

郭涤编写

李 氏

唐朝开元中期，有一个孤女李氏，她自幼父母双亡，跟随舅舅生活。李氏十二岁那年，有一只狐狸要来迷她。这只狐狸无影无踪，肉眼看不见，但它说话的声音人们都能听见。过了一个月，狐狸又来了，但这一回说话声音有些不同，家里人笑着说它：“这回是另一只野狐狸了。”狸狸也笑着说：“你怎么知道的？上回来的是我十四哥，我是它兄弟。我曾经要娶一家姓韦的人的女儿，为她做了一件红罗的短袖衣服，被十四哥毫无理由地偷走了，弄得这头亲事告吹。为这件事我一直想要报复它，所以才到你家来的。”李氏听罢，就求这狐狸帮助自己摆脱先来的狐狸纠缠。这狐狸说：“明天是我十四哥的吉日，它一定会来这里捣乱。你可以用手掐无名指的第一个关节，它就没办法了。”说完狐狸便走了。

第二天，大狐狸来了，李氏正在吃饭，她就按照小狐狸的嘱咐掐手指。大狐狸用六七个像菩提子那么大的药丸往李氏碗里扔，总是扔不进去。大狐不住地叹息惊讶，夸口说：“等我到嵩山上去学了道术，再来吧。”当时有一个老太太拿了那几颗药丸，又害怕地扔掉了。别人问她怎么回事，她说：“野狐狸要迷我！”大狐听了，骂道：“简直胡说八道！这样的糟老太太谁会要你啊！”

大狐走后，小狐狸又来问道：“事情怎么样了？我的办法灵不灵？”李氏和家人们都向小狐表示感谢。小狐又说：“过十几天，我哥哥还会来。千万小心。它已经通了天曹，任何符禁的办法都奈何不了它，只有我能制服它。等它再要到这里来时，我会再来的。”

过了些天，小狐狸又来了，它交给李氏一包药，对她说：“我哥哥明天一定会来。明天一早，你坐上马车，往东北方向走，如果有骑马的人追你，就把药往车子后边撒，免得遭到他们欺侮。”

第二天，李氏照着小狐传授的办法坐马车出门，走了五、六里地，后边来了好多追兵。快要赶上的时候，李氏就把药撒在车后。追兵见了药就停下脚步不敢再追了。

当天傍晚，小狐又来到，笑着问道：“我的办法好吗？”如今我还有一个法术，可以保证永久不受骚扰，我也就用不着再来了。”李氏向小狐求告，让它赐给这法术。小狐命令人取来向东长着的桃树枝，用红色在木板上写上“齐州县乡里胡绰、胡邈，”连上一道符一起钉在中门外和大门外。钉完后小狐说：“这回再也没有事了。”说罢便走掉，再也不来了。

当时李氏年纪还小，没有嫁人，几年以后她竟然失踪了。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九卷 郭涤编写

韦明府

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个自称崔参军的人来见韦明府，请求娶他女儿为妻。韦明府很惊讶，明白一定是妖狐，但是仍然按照礼节送他出去。那知道这只狐狸却直接进入后房，自称女婿。韦氏女儿从此便日夜哭泣，乱说胡话。韦明府屡次延请术士驱狐，狐狸倒更加猖狂，赶它不走。

韦明府听说峨嵋山有一位道士能治妖邪，就请求朝廷派他到四川去当官，希图借这道士之力除掉狐狸。

到了四川以后，请道士在院内设下坛台，要治狐狸。不一会儿，狐狸走上了坛台，把道士拴缚起来挂在了树上。韦明府进院一见，问道：“师傅挂在树上是为什么？”只听狸狐在空中说道：“这个道士胆敢向我施禁术，且把他拴起来再说。”

这一下把韦明府吓坏了，从此甘愿献出自己的女儿给狐狸，不再期望赶走它了。

于是家里人对狐狸说：“你要当女婿，得下上两千贯钱的聘礼。”这个自称崔参军的狐狸命家人们在房檐下铺上席，准备绳子穿钱。只见钱币从房檐上纷纷落下，丫环们赶紧把它们穿上，正好两千贯钱。

韦明府没法子，只好许下婚事。结婚那天，韦明府依照崔狐狸的要求，请假送礼，遍请亲朋。崔狐狸到韦家之时，只见车马华丽，宾客豪奢，共有三十多人，送来各色彩缎五十匹，红罗五十匹，其他各种彩礼样样不缺。韦明府便把女儿交给了崔狐狸。

这样过了一年以后，韦明府的儿子病了。夫妇俩个很着急，跟崔狐狸打听原因。崔狐狸说：“我八叔父有个女儿，已经长大

了，叔父让她嫁给高门之子。你们儿子的病，就是我这位小妹已经入室了的征兆。”韦明府的妻子一听这话，气极大骂道：

“你们这群死野狐狸，公然迷惑我的女儿还嫌不够，还要害我的儿子。我们老两口就指望这一个儿子接续香火，要是他也成了你们野狐狸的女婿，我们就要绝后了！”崔狐狸也不答腔，只是欢笑而已。韦氏夫妇只好一天到晚求它想办法，并骗它说：“只要你能治好我儿子的病，女儿的事情我们就不管了。”请求了许多次后，崔狐狸才说：“你们儿子的病倒也容易好，不过只怕你们后来负心。”韦母一再向崔狐狸赌咒发誓决不负心。

过了几天，崔狐狸从怀里掏出一张纸，让韦母照着纸上的文字抄一份，并且去掏一个喜鹊窝，在儿子房屋前面烧掉。然后让病人手里拿着一个喜鹊脑袋自卫，病就能好了。

韦氏照着崔狐狸的话办了，不几天儿子的病便好了。韦母就让女儿也照此办理，崔狐狸果然也近不得身。崔狐狸骂道：“丈母娘果然说话不算话。早知今日，真不该教给你！如今只好走了。”

崔狐狸走后第五天，韦明府正在廊前坐着，鼻子里忽然闻到一股臭气，无法忍奈。又见天上一股旋风转下，崔狐狸也在旋风中，它衣服破烂，遍体是伤，对韦明府说：“大人的夫人不讲义气，作事情太狠了。现在天曹知道此事，差点把我打死。现在我被流放到沙漠，再也回不来了。”韦明府厉声喝斥它道：“老穷鬼，还不快滚，在这儿逗留小心吃罪！”崔狐狸说：“你就不念我给你那么多的财物，那么多好处吗？我因为偷了天府库中的钱财，现在无法归还，才受到这样的惩罚，你也太无情义了！”

韦明府听了，也觉得内疚，又忙向崔狐狸道谢。崔狐狸徘徊了一阵，化成一团旋风不见了。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九卷 郭涤编写

汧阳令

唐朝有一个汧阳县令，正在任上，有一天忽然说要出家作和尚，从此整天念经，十分虔诚。一个多月以后，他居住的房子上方聚集了五色云彩，云彩上一尊菩萨坐在狮子身上，对县令说：

“你发愿心弘大，肯定能得到好的果报。你一定要更加坚定信念，不要中途放弃，坏了修行。”说完菩萨便飞走了。

县令从此开始闭门参禅打坐，六七天不吃东西，家里人很为他担忧害怕，担心这样苦修会损害他的身体，减损寿命。

此时恰好碰上著名的罗公远道士从四川进京经过陇上，县令的儿子就去找他，问他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罗公远笑着说：“这是天狐作怪，容易驱赶的。”我给你画几道符，就会好的。”

县令的儿子把罗公远给的符按照要求扔到井里，然后打开房门，只见父亲已经饿得不像人样，又逼着父亲吞了符。过了一会儿，汧阳县令清醒了过，从此也就不再谈论修道的事。

过了几年，县令卸职罢官，回到了乡下的老家。有一天，他闲居无事，拄着一支手杖走出院门，眺望着一望无际的平原。忽然远远看见桑树林内有十几个衣着华丽的贵人自南往北骑马过来，一个个神态如同王侯。县令转身回家躲避，然而骑马的人们却一直来到他的门前下了马。接着，家人前来通报说：“外边有位叫刘成的人求见老爷。”县令闻言十分惊讶，心想：我和此人素不相识，他来找我做什么呢？

县令请刘成进来坐下，刘成说：“蒙县令大人恩准将女儿赐嫁给我，特来拜谢。”原来县令在任时有个女儿年方十岁，现在已长成十六岁的大姑娘了。

县令闻言更是不解：“老朽与阁下素不相识，什么时候我答应把女儿嫁给阁下了？”

刘成说：“你要是不许我跟你女儿结婚的话，就让你先知道我的厉害。”说罢抬起右手放在嘴边，站起身来。

不一会儿，县令的宅院开始摇动，厕所的粪尿和井里的水都涌出来到处溢流，所有的家俱器皿也飘荡在空中。县令见刘成行凶，吓得只好答应了婚事。婚期就定在第二天。

成亲以后，刘成就住在县令的宅院内，他送的彩礼非常丰厚，出手大方，县令的家业也顿时扩充了许多，所以家里的人们对刘成也不那么反感了。

有一次，县令的儿子到京城里去，拜见了罗公远，把家里发生的事告诉罗，请他设法。罗公远说：“这只狐狸当年没什么能耐，如今它已经学了不少本事，我也斗不过它，怎么办呢？”县令的儿子再三恳求，罗公远只得奏明了朝廷，得到允许前去除妖。

罗公远到了县令宅院，在院外十几步的地方设下坛台。刘成听说后，提着一枝手杖来到坛下，骂道：“老道士，你来干什么？”样子肆无忌惮。

公远作法完成，与刘成约定交战。刘成坐在县令门口，罗公远坐在坛上，抓起一个东西向刘成扔去。刘成被击中，摔倒在地，过了很长时间才爬起来，然后也抓起一样东西来打公远，公远也被击中倒地，并且和刘成一样很长时间才能爬起来。两个人彼此互相击打，如此这般往返几十次，不分胜败。

罗公远悄悄嘱咐自己的弟子说：“它再把我打倒，你们就装出悲伤的样子，我自会设法捆住它。”待到刘成打来时，公远趴在地上不起，众弟子大哭起来。刘成一见，以为公远已死，喜出望外，不加防备，而公远则趁此机会派遣神灵前去打击刘成。刘成吓得浑身颤抖，喊道：“我没有力气了。”接着就变成了一

只老狐狸。罗公远抓住时机抢上前去用身下的坐具击打狐狸，然后用一条大口袋把狐狸装了进去。

罗公远带着捕获的狐狸坐驿车回到京城，唐玄宗看到狐狸非常高兴，拿这狐狸作为玩乐之物。罗公远对皇帝说：“这是一只天狐，不能杀死，还是把它流放到东边的远方去吧。”于是画了一道符，说明流放到朝鲜。狐狸就带着这道符飞走了。

时到如今，朝鲜还有所谓“刘成神”，当地土著百姓对之十分敬奉。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九卷 郭洙编写

谢混之

在唐朝开元中期，河南东光县的县令谢混之，为人残暴，施政严酷，是河南有名的酷吏。他喜欢狩猎，曾在县城东郊举行大规模围猎，杀死了许多狼和狐狸。当年冬天，有两个人到御史台告状，说是谢混之杀了他们的父亲和弟兄，还告谢混之贪赃枉法。

中书令张九龄接到状纸，便派御史张晓到东光县去调查，同时也把告状的人带上。谁知张晓和谢混之一向关系不错，所以未到东光县就先把状纸送交给了谢混之，让他想办法结案。谢混之问了所有的里正，都说不认识告状的人。谢混之认为告状者可能是诈欺，便分别准备了理由驳回状纸上所列的罪名。

张晓一行眼看到了沧州，先发牒文通知把谢混之关起来。这一边谢混之却命令手下吏卒们收拾铺设好宾馆，准备接待张晓。

一天，有一位里正从一座寺院门口经过，听到门前金刚塑像之下有人说话的声音。里正觉得很奇怪，因为寺门外的金刚是用木栅栏住，并上了锁的，旁人没有办法到金刚像前去。于是这位里正就凑到木栅栏跟前，听里面在说些什么。只听见有人声在内祝告道：“县官无道，杀我父兄。今日我两个兄弟到御史台前去诉冤，前来调查的使臣快要到了。希望大神保佑，让这案子得到公正处理。”

过了一会儿，里正见到一个孝服在身的人从木栅栏缝里钻了出来，知道这并非人类，上前追拿。那人见到里正很害怕，慌忙跑进寺院内，进了厕所之后就不见了。

里正回到官府把这件事告诉了谢混之。谢混之感到很诧异，

良久方说道：“我春天曾经杀过许多狐狸和狼，莫非是它们的族类？”

张晓到达东光县后，把告状者带上堂，县里的人都不认识他们。告状人理直气壮，言辞激烈，难以驳倒。谢混之手足无措，有人给他出主意，让他找猎狗来。结果猎狗牵来以后一见告状人即扑上前去。告状人跳上屋顶，变成两只狐狸逃走了。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九卷 郭涤编写

王 苞

唐朝有个吴郡人叫王苞，小的时候曾拜道士叶静能为师，学艺未竟，中途离去考入太学，做了一名太学生。

王苞在太学一学几年过去了。有一次，太学里来了一名寄宿的妇女，王苞便同这名妇女勾搭上了，两人同居同行，感情很好。

这一天，叶静能道士来到京城，王苞闻信便前去拜见恩师。叶静能见到王苞，对他说：“我看你一身野狐气，是怎么回事。”王苞矢口否认有什么事。叶静能说：“你一定有事，不要瞒我了。”王苞没办法，只好把太学里那个妇女的事儿说了。叶静能说：“这个女的正是老野狐狸。”王苞辞别叶静能出来，临分手时叶静能画了一道符交给王苞，让他含在嘴里，叮嘱他说：

“回到住处，把这道符吐在那狐狸精的嘴里，它就会自己到我这里来，那时我自会替你把它赶走，你用不着害怕。”

王苞回到住处，依照叶静能的话做了。那妇人符一到口，立即变成一只狐狸，叼着符来到叶静能的居所，向叶静能拜谢。叶静能说：“我且放你一条生路，不许你再到王苞那里去。”从此，这狐狸就不见了。

出《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第七十二卷

郭涤编写

徐 安

徐安是下邳人，平常喜欢打渔和狩猎。徐安的妻子王氏长得很漂亮，远近闻名。唐朝开元五年的秋天，徐安到海州游历，王氏独自住在下邳家中。忽然有一天，徐家来了一个身体健壮的小伙子，他对王氏说：“你长得这么漂亮，可惜跟了徐安，虚度年华。”王氏很喜欢这位少年，两个人便好了起来。从此少年经常来往于徐家，出入毫不避讳。

徐安回到家以后，发在妻子对他很冷淡，与以前夫妻恩爱全不相同。徐安觉得很奇怪。每当天色将晚的时候，王氏就梳妆打扮好，一个人独自等待。到了二更天，王氏就不见了，第二天一早才重新回到家里，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走出走进的。

有一天，徐安悄悄躲在暗处观察，发现妻子原来是骑着一只旧竹箱从窗户里飞出去的，天亮时又骑着它从窗户里返回。

第二天，徐安将妻子转移到另一间屋内锁了起来。然后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女子模样，袖子里面藏了一柄短剑，也骑在那只旧竹箱上等着。天到二更时分，徐安忽然从窗户里飞了出去，一直飞到一座山岭里，到了妻子与少年相会的地点。徐安只见这里有华丽的床帐，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席上坐着三个小伙子。徐安还没来得及下去，只听见其中一个小伙子说：“王氏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啊？”徐安抽出短剑刺去，当即把三个少年杀死。然后徐安又骑上那只旧箱子，然而箱子却不再能飞起来。徐安只好等到天亮再回家。天明以后，徐安再看那三个被杀的少年，原来是三只老狐狸。徐安回到家以后，一切如故，他的妻子到了晚上也不再梳妆打扮了。

出《集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卷 郭涤编写

袁嘉祚

唐朝宁王的师傅袁嘉祚在他五十岁时，被授与垣县的县丞之职，这个官职很不吉利，所有当过此官的人都死掉了。袁嘉祚到达任所时，县丞的宅院已经空了好些年，有几任县丞都没在这儿住过。院内房子朽损败坏，生满荆棘杂草。袁嘉祚修剪了杂草，整理好院墙，然后坐到官厅上理事。当地的老吏卒很害怕，都劝袁嘉祚离开这里，袁嘉祚不答应。

到了夜里，院里的鬼魅开始出来捣乱作怪，袁嘉祚置之不理，却把它们出入的地方看在眼里。等到第二天，袁嘉祚挖掘鬼魅出入之口，挖出了一只衰老的狐狸，还有几十只大小狐狸。袁嘉祚先把别的狐狸都用开水烫死了，然后来对付老狐狸。老狐口吐人言，说：“我有通天的本领，能够预知未来吉凶。望大人放了我，我会为人类做好事的。而且如今这座宅院已经平安无事了，放掉我又于你有什么害处呢？”

袁嘉祚便问狐狸自己将来的运气，狐狸把他将要担任的官职一一预先说明了，又说：“我愿意做你的耳目，帮你打听消息，不离开你。”袁嘉祚就放了狐狸。

后来，袁嘉祚的经历果然跟狐狸说的一样，几年以后，官升为御史，狐狸就此辞别了他走掉了。

出《纪闻》，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一卷 郭涤编写

任 氏

任氏是一个女妖精。信安王韦有一个外孙 子 名叫 韦 崧，排行第九，人称韦使君，为人落拓不羁，喜欢喝酒，韦崧的一个叔伯妹妹嫁给一家姓郑的，这位夫婿叫郑六，会武艺，也和韦崧一样好色贪杯。郑六家里很穷，无处安家，只好住在妻子家，就这样他和韦崧一见如故，成了莫逆之交的好朋友。

唐朝天宝九年夏天，正是六月里，一天韦崧和郑六二人一块在长安城里街道上闲逛，准备到新昌里赴约饮酒。到了宣平南边，郑六推辞说有事，先要离开一会儿，然后再去。于是韦崧骑着一匹白马向东去，郑六则骑着驴往南走。

郑六骑驴进升平北门时，偶然看到三个女子在路上行走，其中有一位穿白衣服，容貌十分艳丽。郑六一见，又惊又喜，于是赶着胯下的驴，一会儿走在前，一会儿走在后，不离女人们左右，只是一时还不敢公然上前调戏。而穿白衣的女子也时时顾盼郑六，神态之间也像是对郑六有意的样子。郑六壮着胆子对她开玩笑道：“这么漂亮的美人儿，怎么能够徒步行路呢？”白衣女子笑着答道：“别人有牲口，可是不肯借，不徒步走又有什么办法。”郑六又说：“只是在下的牲口太低劣，真不好意思拿它代替美人儿的纤足。如蒙不弃在下愿意请美人儿乘坐牲口，在下徒步跟着，也就心满意足了。”说完彼此互相看看，一起大笑起来。和白衣女子同行的伴儿也相继与郑六开玩笑，而且开始动手动脚起来。

郑六跟着三个女子向东走到了乐游园，这时天色已晚。只见眼前有一座宅院，围着土墙开有车门，房屋整齐。白衣女子进院前回头对郑六说：“请你等一会儿再进去。”白衣女子进去以

，她留下的一个婢女在门内影壁前向郑六打听姓氏门第，郑六一一实告。说完自己身世，郑六又问婢女这白衣女子的家世。婢女说道：“她姓任，排行二十。”

不一会儿，里边有请客人进去。郑六把驴拴在门上，摘下帽子放在驴背上的鞍子里。郑六一进门，先是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来接待他，这女人就是任氏的姐姐。到了屋里以后，只见烛光明亮，饭菜摆齐。郑六喝了几杯酒，任氏才重整妆饰出来见面，郑六十分高兴，三人举杯祝酒，酣饮一番，直喝到夜深人静，方才收拾就寝。郑六与任氏同床，只见任氏如花似月的美貌，不论歌唱还是欢笑，甚至举手投足，简直没一个地方不美丽，的确是人间没见过的仙女一般。

一觉醒来，天色微明，任氏催促郑六起身，说道：“我们家属南衙管理的教坊子弟，不能白天留客人的。”郑六与她约好再会日期之后别去。

郑六走到里门，门尚未开，旁边有一个阿拉伯人开的烧饼铺，却已经点起灯，升上了火炉。郑六便在烧饼店门口坐下等着开里门。闲坐无事，郑六便同店老板聊起天儿来，郑六问老板说：“从这儿往东拐弯有一户人家是谁家的宅院？”老板说：

“这儿是荒地，没有什么宅院。”郑六说：“我刚才打那儿经过看见的，怎么会没有宅院呢？”两人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竟然争执起来。店老板猛然间醒悟道：“噢，对了，我明白了。这一带有一只狐狸，经常引诱男人和它睡觉，我已经碰见过三回了。如今怕是你也中了圈套吧。”郑六脸上发热，忙否认道：“我没有碰见这种事。”

天亮以后，郑六又回到夜里与任氏相好的地方去查看，只见土墙和车门都还在，往门内看，只见荒草萋萋，真是一片废地。

郑六回家以后，遇到韦崑，韦崑责备他失约无信，郑六不想

泄露真情，只是胡乱说了一件事搪塞过去。此后郑六常常想起任氏的美貌丽质，念念不忘，内心总盼望能再见到她。

过了十来天，郑六又上街游逛。当他来到西市一溜卖衣服的商店前之时，偶然一眼又看见了任氏，身边跟着的还是上回见过的女仆。郑六连忙向她们打招呼，任氏却往人群中躲，挤向人少的地方避着他。郑六一边连声呼叫，一边挤向她们。任氏见郑六挤到身旁，便转过身去，用手中的扇子遮住身后，说道：“郎君既然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还要跟我接近呢？”郑六说：“我虽然知道了，又有什么关系？”任氏说：“这事情令我感到羞愧和耻辱，实在没脸见你。”郑六说：“我想你想得厉害，你就真的忍心抛弃我不成？”任氏答道：“我哪里敢抛弃你，我是怕你看我会讨厌我的。”郑六对天发誓，言辞非常恳切。这时，任氏才拿开扇，转过脸来，回眸顾盼，只见她还是那么光彩艳丽。任氏对郑六说：“人世间像我一样的女子还有不少，只是郎君自己认不出她们罢了。请千万不要只怪罪我一人。”

郑六请求任氏同他重叙欢好之情，任氏答道：“人们之所以讨厌我们，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我们伤害人类，但是我不一样，我是不伤害人的。郎君如果不讨厌我，我愿意一辈子伺候郎君，做郎君的妾侍。”郑六高兴地答应了，并且同任氏商量要找个住处。任氏说：“从这里往东边去，有一座房子，房梁之间长着一棵大树，是个好地方，而且幽静，可以租来居住。前些天在宣平南边我看见那位骑白马往东去的人，不是你的妻舅吗？他们家有很多闲置的家什器皿，你可以向他借来使用。”原来韦崱的叔叔大爷们都在外省做官，有三座宅院里的家什器皿正贮藏着用不着。二人商量妥当之后，郑六便去访查租赁了那间房子，又到韦崱那里去借家什。韦崱问郑六借家什干什么，郑六说：“小弟最近得了一位美貌女子，如今已经租下房屋，缺少些家什器具，想到兄长这里借一些以备使用。”韦崱笑了，说道：“我看冲着

你这副尊容，至多能够得到一位丑妇而已，何必夸口说什么美貌呢！”韦崧挑选了各类家具，床帐席榻样样齐全，尽数借给郑六，同时又派了一名机灵的家童，跟着郑六瞧瞧新妇。

不一会儿，这个家童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韦崧迎上前去问他：“有那么个女人吗？”家童说道：“有。”韦崧又问：“长得怎么样？”家童说：“实在是太奇怪了，普天之下实在没见过这么美貌的。”韦崧家里亲族繁茂，而且他一向喜欢游历玩耍，见过的美人多得不可胜数。韦崧问家童说那女人长得比某某女子美不美，家童说某某女子远远比不上。韦崧想出四、五个美人来问家童可否与之比美，家童都说差得远。当时吴王的六女儿，韦崧的表妹长得美如天仙，中表亲戚中一向推为第一美人。韦崧问家童道：“那女子长得比吴王家六小姐如何？”家童仍然说：“六小姐也比不上她。”韦崧惊得拍手叫道：“世上哪里有这样的女子呢？”说罢急忙命人打水洗脖子，扎上斗巾，抹上口红，前往郑六新居。

韦崧到郑六处，正好郑六不在家。韦崧进门后见有一小家童抱着笤帚扫院子，又见一婢女在门口站立，没看见新妇。韦崧便向小家童打听，小家童笑着说：“没有这么个女子。”

韦崧四处打量，忽然看到门后现出一个红色的衣裳角。他推门进去寻找，只见任氏缩着身子躲在隔扇之间。韦崧把任氏拉出来，借着光亮一看，的确是美貌无双，比家童传说的还要漂亮。韦崧一见之下，魂飞魄散，简直爱得发狂，一把搂住任氏，就要求欢。任氏百般撑拒不服从，韦崧使用强力逼迫任氏就范。任氏觉得无法抗拒了，就说：“我顺从你。可你得容我喘口气。”韦崧听了这话，便放开手，任氏少歇片刻，又不肯顺从了。如此这般一连骗了韦崧四次。最后韦崧使出全力，任氏无力反抗，浑身大汗，自己估计没法子逃脱了，便放松身体不再抵挡，只是顿时脸色苍白。韦崧问她：“你为什么这样不高兴？”任氏长叹一声

道：“可怜郑六啊。”韦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任氏道：“郑六堂堂六尺高的身驱，不能保护一个女人，算什么男子汉！公子出身富豪，不知搞到过多少美貌的女人，像我这样的也有不少。而郑生却很贫贱，能够使他快乐的，也只有我这么一个人。难道公子就忍心以你的有余还要掠夺别人的不足吗？我觉得可怜，是可怜郑六穷苦不能自主，寄人篱下，穿公子给的衣服，吃公子赠的饭食，故此他才不能不依仗着公子。假使他能吃饱饭，哪怕是吃糠咽菜，也不至于这样任人欺侮啊！”

韦崑为人也是很讲义气的，他听了任氏这一席话，立刻放了手，并向任氏施礼道欠说，“在下不敢欺人。”

不一会儿，郑六回来了，见到韦崑，高兴得有说有笑。

从此以后，凡是任氏日常生活所需的柴米油盐，都由韦崑供给。任氏与韦崑也经常往来，彼此交往很快乐，有时也调情打趣，只是绝无私情。韦崑很爱任氏，也很尊重她，从不吝惜钱财，一顿饭一杯酒，都忘不了给任氏送到。任氏也知道韦崑爱自己，便找个机会向他道谢说：“公子厚爱，妾十分感激惭愧。像妾这般丑陋，实在不足以之报答公子，而且妾也不愿意辜负和欺骗郑六。故此妾一直不能顺遂公子的愿望使公子快乐。我是秦人，在秦城市长大，家里是出身于梨园行，我们家很多亲戚女子都是给人家做外室的。因为这个缘故，她们跟长安城里各种门户的人都熟悉。公子如果看上哪家漂亮的女子，喜欢她又弄不到手的话，尽管跟我说，‘会助公子一臂之力，以此来报答公子的恩德。’”韦崑说，“那太谢谢你了。”

有一个卖衣服的妇女叫张十五娘，生得肌肤白皙，韦崑常看到她，很喜欢，便问任氏认识不认识。任氏说：“她是我表妹，搞到她很容易。”结果不出十天，韦崑便得到了这女子。过了几个月，韦崑玩腻了，就跟她断了关系。任氏说：“街上的女子容易弄到，显不出本领，没什么意趣。要是公子看好了哪家深闺女

子，难于见到的，可以告诉我，我会尽力想办法。”韦崑说：

“昨天是清明节，我和几个朋友去逛千福寺，看到将军刁缙在殿堂里举办音乐会。有一个吹笙的女子，年纪在十六岁上下，还没上头，真是个娇嫩艳丽的姑娘。不知你认识不认识？”任氏说：

“她叫宠奴，是我表姐的女儿，你想要她，得向我央求。”韦崑当时就趴下向任氏磕头，任氏答应了。

任氏从此常到刁家去拜访，约有一个多月，韦崑开始催促任氏，问她该怎么下手。任氏要韦崑拿出两匹绢做为贿赂，韦崑便给了她。

两天以后，韦崑和任氏正在一起吃饭，外面来了一个家人，是刁缙派来的，他还拉着一匹黑马，说是请任氏去刁家。任氏一听，就笑着对韦崑说：“事要成了。”

原来，任氏到刁家先想法使宠奴得了病，扎针吃药全不管用。眼看病一天天重了，刁缙和宠奴的母亲忧心如焚，准备找巫师来驱邪。任氏暗暗贿赂了巫师，让巫师去说只有到任氏的住所才能逢凶化吉。

巫师来到刁家，看了宠奴的病后说道：“这病不利于在家里养着，应当让病人出外居住在东南方一间房内，以便取得生气。”刁缙和宠奴的母亲按照巫师的指点去寻找，一找就找到了任氏的家。刁缙向任氏提出借住的请求，任氏开始还找了许多借口不肯答应。后来在刁缙反复的请求之下，方才允许了。刁缙就用车拉着一应所需的什物，把宠奴和她母亲都送到任氏家。

宠奴一到任氏家，病很快就好了。不过几天，任氏悄悄地把韦崑叫来，让他与宠奴私通了。过了一个月以后，宠奴的母亲发现宠奴身怀有孕了，非常害怕，连忙带着女儿回到刁缙的家，从此两家绝不往来。

有一天，任氏对郑六说：“你能不能弄到五六千钱？我要为你赚点利息。”郑六说：“行啊。”于是郑六便去找朋友借钱，

一共借了六千个钱。任氏对他说：“你到马市上去看，见到马腿上有疤的，可以买来养着。”

郑六来到马市，果然看到一个人牵着一匹左腿上有块疤痕的马在那里出卖。郑六便把这匹马买下牵回了家。郑六的妻舅们一见这匹马，都嗤笑他说：“这种别人不要的废物，买回来做什么呢？”

没过几天，任氏对郑六说：“这匹马可以牵去卖了，可以卖得三万钱。”郑六依言牵马去卖，有一个人出两万钱要买这匹马，郑六不卖。马市上的人都说：“这人真怪，何苦出这么多钱买这匹马，你这卖主也是，两万钱不卖，还想要多少？”郑六不听，骑着回家，那买主竟一直跟着他到了家门口，一边走一边往上加价钱，一直加到两万五千钱，郑六仍然不卖，只会说：“不给三万钱不卖。”这时郑六的妻舅们都出来了，一见郑六坚持不卖，都觉得太傻，围看他骂他蠢货。郑六不得已只好卖了，到底没卖得三万钱。

后来，郑六又去秘密打听买马的人，想知道他为什么出这么多钱买这匹马。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昭应县有一匹御马，也是腿上有块疤痕的，已经死了三年了。这匹马价值六万钱，如果花一半价钱补上一匹，则县里可以得到另外三万钱的拨款，而御马死去这三年里，可以虚报它吃苜草料钱，这笔钱就归养马人所得了。所以，昭应县肯花那么多钱买这匹马。

任氏的衣服旧了，就找韦崑去要，韦崑准备买整匹的绸缎送给她，她不同意，却说：“我想要现成的衣服。”韦崑把市场上卖成衣的商人张大叫来，让他去见任氏，问任氏要什么样的衣服，好为她购买。张大见了任氏以后，回来对韦崑说：“这个女人一定是天上神仙家里的妻妾，被公子偷来住在这儿，怕是不吉利，而且这种人也不适宜在人世生活，还是快点把她送回去好，免得招来灾祸！”可见任氏的美貌是何等令人惊讶。任氏最后买

了一些成衣，而不亲自缝制。韦崧也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一年多以后，郑六以武艺超众得到了一个职位，官封槐里果毅尉，任所在金城县。郑六是有妻室的人，虽然白天在外边游逛，夜晚却必须回家去睡觉，为此常常因为不能和任氏共度良宵感到不满足。这一回出外做官，郑六便让任氏跟他一起去赴任。任氏不愿意去，说道：“不过是十天半月的同路而去，也没什么快乐。请郎君给我留下些钱物，我在家里守候，等待郎君回来。”郑六再三央告，任氏只是不同意。郑六便去找韦崧帮忙说合，韦崧便也来劝说任氏，并且问任氏究竟为什么不肯同行。任氏沉吟良久，说道：“算命的巫师曾跟我说，今年不宜西行，所以我不想去。”郑六觉得很迷惑不解，也没有想到其它缘故，就和韦崧一起笑着说：“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居然听信巫师的妖言哄骗，真是不可思议啊。”二人仍然坚持要任氏与郑六同行。任氏说：“如果巫师的话立验，我白白地为郎君去送掉性命，又有什么好处呢？”韦崧和郑六说：“岂有此理，不要听巫师的胡言乱语。”

在韦、郑二人的恳请下，任氏不得已随着郑六出发了。韦崧借给任氏一匹马，送他们到了临皋，挥手别去。

第二天，郑六和任氏来到马嵬，任氏的马在前，郑六骑驴在后，女仆在最后边另外坐着车。当时，西门的养狗人正在洛川地方训练猎犬，已经有十来天了。这一天他们正带着猎狗来到路边，猎狗一见任氏，立刻从草中窜出扑上去。郑六只看见任氏一下子从马上摔下来，回复本相向南跑，猎狗立刻围追上去。郑六跟在后边，大声呼叫，但是止不住猎狗。大约跑出一里地左右，任氏被猎狗捉住咬死了。郑六哭著拿钱赎回尸体，挖坑掩埋起来，并在坟前插了一块木牌以为标记。再转过脸去看任氏所骑的马，却还在路旁吃草，任氏的衣服都还挂在马鞍上，鞋袜也在马镫里插着，好像蝉蛻一般。只有头上带的首饰落在了地上，别的

什么痕迹都没有了，那个女仆也不见了。

十几天后，郑六回到京城，韦釜见了他很高兴，忙迎上去问道：“任姑娘没事吧？”郑六含着眼泪说：“她去世了。”韦釜一听这话，也顿时痛哭起来，二人抱头大哭一场。哭罢之后，韦釜问郑六任氏是怎么死的，郑六说：“被狗咬死。”韦釜奇怪地问：“狗虽然凶猛，怎么会能咬死人呢？”郑六说：“她不是人。”韦釜一听大惊失色道：“她不是人是什么？”到了这时，郑六才把与任氏交往的前前后后都告诉了韦釜。韦釜闻言，连声叹息，惊讶不已。

第二天，韦釜带着人马与郑六一同前往马嵬，挖开掩埋在任氏的坟，看过之后，又长久地大哭了一场。

回到家后，韦、郑二人追忆往事，想起来任氏不自己裁缝衣服，与常人确是不同，但此外也没什么差异之处。

后来，郑六做官做到总监使，家里十分富足，槽头拴了十几匹高大的骏马。郑六活到六十五岁才死去。韦釜做到殿中侍御史，兼做了陇州刺史，就死在任上。

出《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二卷 郭涤编写

李 莪

唐朝天宝中叶，李莪在绛州作司士，兼任司户。传说司户这个官职不吉利，如果在办事的时候有小孔子出来的话，司户必定会死掉，故此都管司户叫“司户孔子。”李莪自从任职以后，一直在这个官厅里办事。十几天后，李莪十几岁的儿子去上厕所，忽然被一个穿白色衣裙的妇女抓住他的脑袋往墙上拉，结果被人发现后把他救了下来，而那个妇人也不见了。李莪气得大声怒骂，天上却飞下一块瓦，砸在李莪手上。

那一天，正好李莪的表弟，在本州担任参军的崔民来到李莪家，他对李莪说：“这不过是野狐狸在作怪罢了。曲沃那地方有很多人养着鹰犬，去弄一些来就行了。”正说着，天上又扔下粪便，掉在崔参军的酒杯中。

几天以后，李莪找来了一些猎犬，于是大肆围猎，抓住好几头狐狸，都杀死了挂在房檐上。半夜里，听到房檐上有人叫李司士的名字说：“这是狐狸婆子作祟，你为什么误杀我娘。我想和司士一块儿喝几杯酒，明天你可以准备好酒具等着。”李莪应声答道：“我这里正好有酒，明天早上你来吧。”

第二天早上，李莪把酒摆好，狐狸也来了，只是见不到它的形影，但能听到它说话。李莪和狐狸举杯共饮，轮到该狐狸喝的时候，只见杯里的酒转眼就没了。狐狸一共喝了有三斗酒，而李莪只喝了两升。忽然听到狐狸说：“今天我喝醉了，恐怕会有失礼仪，司士住了手罢，无须担忧狐狸婆子，我明天给你送来驱赶她的办法。”

第二天，李莪正要进衙门办公，忽然听到房檐上有人说话：“给你法术。”然后空中落下一个纸团，李莪拣起纸团打开一

看，里面包着一张贴，上面写明让李茺在坐席上点上灯，坐席后画上符，画符的方法也说明得很详细。李茺照着方法办了，这官厅里的怪事从此也就绝迹。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二卷 郭涤编写

王 黼

王黼和崔氏女子结了婚。唐朝天宝中期，王黼的岳父崔士同被授与沔州刺史之职。王黼跟着岳父全家到沔州上任，到了江夏，王黼被狐狸迷住了，不愿意过江，并且发狂，大笑，还总想往江水里跳。王黼的妻子和亲戚们很害怕，把他捆在床栏杆上。船到江心，王黼忽然快乐地笑了，等到船到岸边，王黼益发大喜，说道：“原来以为各位女郎不跟着过江呢。如今她们既然都在州城之上，我还有什么担心顾虑？”

崔士同—接任，便到处访求制狐的术士。他身边的人对他说本州就有一个人善于射狐狸。崔士同把那人请来，那人进屋看了看便令人在屋里铺满了床席，让王黼呆在屋内西北角上，身旁安排了几十个家人，互相替换着守夜，而自己则在屋外另铺了一张床，手持着弓箭等着狐狸来。

这样地等到第三天晚上，射狐人忽然说道：“大家可以安睡了。刚才已经射中狐狸，明天把它找回来就行了。”众人不相信，以为他是口出狂言。等到天明以后，人们发现窗台上血迹，跟着血迹寻找，进了一个大土坑，发现草里有一只母狐狸，身上带着箭，已经垂死了。王黼的妻子把狐狸烧成灰，给王黼吃了下去，从此他的病也就好了。

后来，王黼在武原县做县丞，一天正在官厅办事，忽然见到一只奴婢模样的老狐狸在面前向他跪拜，口称：“我是贵人家中的奶妈。当年我家娘子被崔家杀害，我家主人和主母至今想念她，一直挂在嘴边。如今想把我家小女儿嫁给王郎，接续婚姻，特意命我前来报信。此外，我家主人让我同王郎议定吉日，以便纳采礼成亲。”王黼听罢之后，吓得要死，连忙答应送给这老狐狸

一份厚礼，求它代为说合，取消这门亲事。跟着王黠命人取出十几匹绫罗绸缎，在大路上一把火烧掉。只听见老狐狸对小母狐狸说：“天下漂亮小伙子有的是，何必非要姓王的这个老头子当女婿。”说完老狐狸便不见了。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一卷 郭涤编写

孙甌生

唐朝有个道士叫孙甌生，平素以养鹰为职业。有一次他放鹰出去，来到一个洞窟，见到数十只狐狸在读书，中间还坐着一只老狐狸给它们一一讲授。孙甌生闯进去，抱书在手后回到家中。第二天，孙甌生家来了十几个人，拿着钱要把书赎回。孙甌生不肯把书还给他们，其中一人说：“你拿着这书也看不懂，没有用处。如果肯抄一本还给我们，我们就把秘诀传给你。”孙甌生答应了，从此就学到了这门法术，当起术士来。狐狸曾与甌生有约在先，这书不能让别人看到，如果违约，一定不得好死。天宝末年，唐玄宗听说了这件事，坚决要求孙甌生把书交出来，孙甌生不给，唐玄宗就找个缘由把他杀了。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一卷 郭涤编写

李自良

唐朝的李自良，年轻时候不务正业，却喜养鹰捉鸟，把家里的钱都拿来买捕鸟的器具绳网用。马燧在太原坐镇时，招募会养鹰犬的人，李自良就去报名。由于他生得十分矫健，马燧一见之下很是喜欢，就把他留在身边。李自良对于驯鹰围猎的事十分在行，很得马燧的欢心，没过几年，他的官职就升到了牙门大將。

有一回，李自良随队围猎，放了一只鹰去捉狐狸。那狐狸钻进一座古墓，李自良也下了马，跳进墓里。只见这古墓有三丈来深，里面很宽敞明亮。在砖砌的棺床上一具朽坏的棺材。棺材上还站着一个一尺多长的小道士，手持两张文书。李自良把文书抢过来，看看没什么别的东西，就架着鹰出了古墓，只听到道士在身后叫道：“请把文书留下，你会得到丰厚的报答。”李自良不理睬，看那文书，上面写的都是古代的篆字，没人认识。

第二天早晨，一个仪表风雅的道士来见李自良。李自良说：“仙师从什么地方来？”道士答道：“我不是人世间的道士。将军昨天所抢的，乃是一张天符，这不是将军应当拿的东西。如果将军肯把它还给我，我会重重报答将军。”李自良仍然不肯归还文书。道士让左右的人们退下去，对李自良说：“将军目前只是一员裨将，然而我可以在三年之内使你官居一方镇守，这算不算足遂你最高的心愿呢？”

李自良说：“我的确盼着有那么一天，不过你这么一说，我怎能就此相信？”道士闻言，一纵身跳到空中，只见天上立刻来了仙人和仙鹤，徘徊飞翔迎接道士。过了一会儿，道士又跳下地说：“你看见了没有？我是骗你吗？”

李自良忙向道士行礼，把文书交还给道士。道士高兴地说：“将军果然是个有福之人。到后年九月，我一定履行诺言。”当时正是贞元二年秋天。

到了贞元四年秋天，马燧进京朝见皇帝，跟随他进京的太原大将，其中功勋昭著，官位很高的有十几名，而李自良的官职是最低的。皇帝问马燧：“太原是北门重镇，谁可以替你去镇守？”马燧忽然迷迷胡胡，只记得一个李自良的名字，就奏道：

“李自良可以替臣。”皇帝说：“太原的将校之中肯定有些屡立大功的老将，像李自良这样的小辈，从没有人提起过他，你还是再想想别的人选吧。”马燧仓卒之间，不知道如何答对，又说：

“据臣所见，只有李自良能担此任。”皇帝几次询问，马燧都是这样回答。皇帝也没有答应。

马燧出来以后，只觉得愧对诸将，身上汗流夹背，私下发誓说下次一定要推举诸将中最为德高望重的人。可是第二天皇帝再次提起此事时，问他：“究竟是谁可以代你镇守太原？”马燧又像上次一样胡涂起来，只记得推举李自良。皇帝说：“等和宰相商量之后再定吧。”

过了两天，宰相上朝，皇帝问他马燧手下的大将谁最是贤能可靠，宰相愕然不知其他人，也只记得一个李自良，便推举了他。

于是，皇帝便拜李自良为工部尚书，兼太原节度使，

出《河东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三卷 郭沫若编写

裴少尹

唐朝贞元中叶，江陵少尹是个姓裴的，他有个十几岁的儿子，非常聪明，有文才，长得也很秀气，裴少尹很是钟爱他。

后来，裴少尹的儿子得了病，不出十天就很严重了，请医吃药都不见效，裴少尹只得请道士来行法术驱邪，结果病反而日益加重。

这一天，裴家来了一位自称姓高的客人，他专以符录法术为业。裴少尹请他进来看儿子的病，这位高先生说：“这孩子没什么别的病，都是妖狐害得他。不过我有办法将他治好。”裴少尹连忙求他帮助，高先生便行起法术来。

大约过了一顿饭时间，裴少尹的儿子忽然坐起来说：“我的病好了。”裴少尹很高兴，把高先生认成是真正的术士，请他吃了饭，还送给他许多钱财以答谢他的帮助，然后送他出了门。高先生临走说：“此后我会天天来看你们。”说完便离去了。

裴少尹的儿子病虽然是好了，但是神经还不太正常，常常说胡话，有时还又哭又笑的。高先生一来，裴少尹就把儿子的情况对他说，请他医治。高先生说：“这孩子的魂儿已经被妖怪勾走了，如今还没有回来。出不了十天他的魂魄就会返回，不用担心。”裴少尹相信了他的话。

过了几天，裴家又来了一个人，自称姓王，说他善除妖邪，会神符术，前来拜谒少尹。王生对裴少尹说：“我听说你的爱子得了病，至今未曾痊愈，可以让我看看吗？”裴少尹让王生去看了儿子，王生大惊失色，说：“这位郎君是遭了狐魅，再不快快医治，病就会愈来愈厉害了。”裴少尹又把高先生说的一番话告诉王生笑着说：“你怎么知道高先生就不是狐狸呢？”

王生坐下准备驱邪，高先生忽然来到，他一见王生，便大声骂道：“这孩子病刚好一点，怎么就让一只狐狸进屋来了？这家伙就是害他得病的呀！”王生见了高先生，也骂道：“姓高的果然是狐狸，如今真的来了。这到用不着我用法术拘捕你去了。”两个人互相咒骂，没完没了。裴家上下又惊又怕，不知所措。

正在这时，门外又来了一个道士，悄悄地向家童打听道：“听说裴家儿子让狐狸缠住了，我会识别鬼怪。你去告诉主人，说我要见他。”

家童跑进去禀告了裴少尹。裴少尹出来对道士说了家里发生的事。道士说：“这事好办。”他也进了裴家。王、高二人一见道士，齐声骂道：“这只妖狐，为什么装成道士前来哄人？”道士也骂道：“你们两只野狐狸该回到荒郊野墓中去，干什么来打挠人家？”骂着骂着，三个人关起门互相厮打起来。

裴少尹见此光景，心里愈发害怕，他的家童也觉得莫名其妙，惶惑不安。大家都想不出什么办法，到了傍晚时分，听见屋内厮打的声音渐渐平息，打开屋门一看，只见三只狐狸正趴在地上喘息，已经累得跑不动了。裴少尹取来鞭子，把三只狐狸都抽死了。他儿子的病也在个把月后完全好了。

出《宣室志》，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三卷郭绛编写

张简栖

唐朝贞元末年，南阳有个人叫张简栖，专门在徐、泗一带放鹰捕猎。有一天，雨后初晴，鹰没抓住猎物，飞远了。张简栖寻找鹰的踪迹，与徒弟和从人们分头寻觅，一直找到晚上还没找到。大约一更天时分，不知不觉地，张简栖摸到了一片古坟地中。忽然，他发现前面有烛光一闪，走近一看，光亮是从一座古墓穴里放出来的。张简栖再凑近跟前往里面观望，只见烛光下有一只狐狸坐在桌旁看书，旁边有许多老鼠，来来往往给狐狸送茶水，送水果和栗子之类食品。张简栖大喝一声，狐狸吓得收拾起书册藏在墓穴中便逃走了。张简栖把鹰竿伸进墓穴，挑出其中一册书，带回了家。

到了四更天，张简栖听得屋外有人喊叫讨要书册。出去一看，却什么人也沒有。这声音一直叫到天明方散，而且从此夜夜来讨书册，张简栖很觉奇怪，便带着书册进城，打算拿给别人看看。

张简栖走到离城三四里地远的地方，路上忽然碰到一个老朋友，彼此忙行礼问候。老朋友问张简栖到哪儿去，张简栖就把书册取出来给老朋友看，并且把狐狸的事情对他说了。这位朋友听了张简栖说的事，也觉得又惊奇又好笑，顺手接过书册，却挥鞭催马飞跑开了。跑了不远，回头望着张简栖说：“多谢你把书册还给了我。”张简栖一听急了，也催动马车紧追不舍。只见那人变成了一只狐狸，坐下的马也变成一只獐子，飞奔而去，张简栖眼看追不上，只好转回车头进了城。进城以后，张简栖直接去找那位老朋友，得知老朋友一直在家里根本没有出门，才明白文书是狐狸变成老朋友的样子夺回去了。那册文书的装订法和平常书

册没什么不同，所用的纸和墨也一样，只是文字都是狐狸所写，无法看懂罢了。

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四卷 郭涤编写

计 真

唐朝元和年间，有个名叫计真的人，家住在山东青州齐州一带。有一次，计真到长安去，途中要经过陕州。计真与陕州从事的关系不错，因此在这里逗留了数日。这一天，计真打算告辞出发，却被这位从事留住喝酒，一直盘桓到晚上才得以起身。

计真走了不到十里路，因为喝醉了酒，稀里糊涂地从马上摔了下来，而他的两个仆人却不知道，带着他的行囊在前面走远了。

等到计真酒醒后，发现天已完全黑下来，他的马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计真看到道路左边有一条小路，路上有马尿的痕迹，便顺着小路去寻找马匹。找了一阵，不知不觉已经走出了几里地远。忽然，他看到眼前有一座大宅院，朱红色的大门非常高大，周围有很多粗大的槐树和柳树。计真眼下与仆人失去联系，又找不着坐骑，正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上前叩门。

计真敲了几下门，只听院内有人下了门闩，不一会儿走出一个小孩。计真上前问道：“请问这是谁家的院落？”小孩说：“这是李外郎的家。”计真请求进去拜见主人，小孩便回去报信。过了一会，里面有人说：“让客人进来，先住在宾馆内。”

计真被领进门去，只见左首有一座客房，十分清静宽敞，房内所设的屏风和多宝格上，不是画着古代山水名画便是摆满经籍图书和画轴之类。室内的床榻坐席，都非常清洁而不奢华。

计真在屋内等了很久，才见到那个小孩又从里边出来，对他说：“我家主人马上就来。”

不一会儿，来了一位男子，年纪在五十岁上下，身上佩带着

银徽章，挂着红丝印带，身材高大粗壮，此人就是这家的主人李外郎。李外郎与计真彼此行礼相见后，坐下叙话。计真就把自己如何同老朋友一起喝酒，如何因为醉酒半路上掉下马来，如何仆人和马匹都找不到等经历都同主人说了，并且请求主人允许他在宅上休息一夜。

李外郎说：“这绝没问题，只是敝处条件太差，慢待贵客了。”计真连忙起身称谢。李外郎又说：“我曾经在四川做过官，后来因为有病退了职，现在我也就是在这里养老罢了。”

计真同李外郎叙谈一番，发现他博学机智，使计真很是钦佩。李外郎又命令家人去寻找计真的仆人和马匹，不一会儿都找来了，也都安顿在李外郎的家里。

接着，李外郎又安排了一桌酒食与计真一起吃了饭，计真又喝了几杯酒就睡下了。

第二天，计真清早起来，向李外郎辞行。李说：“希望你能再住上一天。”计真见盛情难却，便又住了一天，才辞别主人离去。

计真到京城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有一天外边有人求见，自称是位进士，名叫独孤沼。计真把这位独孤沼请进来谈了一会儿，发现他很聪明而富于口才。独孤沼又说：“我家住在陕州，昨天进京前我曾去拜访过李外郎，李外郎对先生钦慕得很，而且他愿与先生结婚姻之好，故此交代我专门拜见您，把他的这个意思带给您。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计真闻言大喜，立刻答应了。独孤沼又说道：“我今天便回陕州。先生东归之时，请不要忘了去见李外郎，把先生的心意对外郎讲明。”说完之后，独孤沼就离去了。

又过了十几天，计真再次去到李外郎的那座别墅，李外郎一见计真，顿时喜上眉梢。计真把独孤沼与自己会面一事备说一番，并对李外郎的许婚表示了谢意。李外郎就把计真留下，并且

占卜了吉日，给计真举行了婚礼。

结婚以后，计真见妻子容貌美丽，性情温柔而且十分聪明，很是高兴，住了个把月以后，计真便带着新妇回转山东老家。从这时起他和岳父李外郎一直没断过书信往来。

计真这个人很好道家学问，每天早晨一起床，就要阅读道家的典籍《黄庭内景经》。他的妻子李氏见了，常常劝告他说：

“郎君好道家之学，能够比得上秦始皇，汉武帝他们吗？你想当神仙，你有秦始皇、汉武帝他们那样的条件吗？他们两个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把世界上的财富都搜括来用以学当神仙，可结果呢，一个死在沙丘，一个埋在茂陵。像郎君你，不过是个普通百姓，却迷上了学道成仙，岂不是异想天开吗？”

计真听了很不高兴，便呵斥妻子走开，然后独自把书读完。计真心里以为妻子也是懂得道家学问的，却没有对她有别的怀疑。

又过了一年多，计真获得调选的机会，带上全家赴京。路过陕州郊区的时候去见岳父，李外郎把女儿留下了，让计真一个人进京候选。

第二年秋天，计真得授兖州参军的官职，妻子李氏随同他一起赴任。当了几年官之后，计真罢职还乡。

十几年以后，这时候李氏已经为计真生了七个儿子，两个女儿，一个个才质超群，品貌非凡。而李氏的容貌仍然和年轻时一样端庄秀丽，计真对妻子的爱日益深厚。不久，李氏得了重病，计真四处奔走，寻医请巫，千方百计，但都不见效。

一天，李氏令家人退开，与计真独自相对，握着计真的手，哭泣着说：“我知道自己不行了现在我要忍着羞耻把一件心事对你说清，希望郎君能宽宥我的罪孽，容我把话说完。”说着，李氏已经泣不成声。计真见此光景，也忍不住哭了，一再安慰她，李氏又说：“我说出心事，明知道会受到郎君的责备，但是看到

现在的九个子女将要成为郎君的累赘，不说出来对不起你。我不是人世凡人，只因为天命所使，才同郎君结成夫妇。我身体为一只狐狸，以不配于郎君的禽兽之身，和你共同生活了二十年，所幸我没有做过不合人道的事，未曾因为我是一个异类而使你为之烦恼忧愁。做为一个女子，扪心自问，我也算尽到自己的全付心力。如今我要去了，并不敢以一个妖怪的余骸托付郎君，只望郎君能念在孩子们的份上，他们都是世上常人的血脉。我死以后，望你替孩子们的心情着想，不要因为我是狐狸就痛恨于我，能够保全我的身体，埋在土内，对我也就是最大的恩赐了。”说完这番话，李氏又哭起来，泪流满面。计真到这时候，又惊诧，又恍惚，非常伤感，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二人相对，痛哭了很久。

后来，李氏用被子蒙上头，转身脸朝着墙躺下。约过了一顿饭时间，听不到李氏的声音了。计真掀开被子一看，只见里面躺着一只死去的狐狸。

计真非常伤心，哀悼妻子，为狐狸安排了敛葬，一切礼仪都如常人。然后，计真直接奔往陕州去访求李外郎的家，到了地方，只见满眼荆棘，一片坟墓，别的什么也没有，计真感到十分惆怅，又回到老家。

过了一年多，计真的七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也都相继死去了，他们的尸体都是人的形状，计真对他们也始终没有厌恶之心。

出《宣室志》，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四卷 郭绛编写

张立本

唐朝有个草场官叫张立本，他有个女儿被妖怪迷住了。这个妖怪来的时候，张立本的女儿就浓妆艳抹，穿上好衣服，在房内坐着，大声说笑，仿佛有人在身旁一般。等妖怪一走，这女子便狂呼乱叫，大哭大闹不止。时间一长了，她经常自称为“高侍郎。”有一天，她忽然吟了一首诗。张立本边听她念着，边随手把诗抄录下来。张立本与一个名叫法舟的和尚很要好，他拿着这首诗去给法舟看，并且说：“我女儿从来没读过书，不知道她怎么会做诗的。”法舟拿出两颗药丹，让张立本拿回去给女儿服下。不出十天，张立本女儿的病好了，她跟张立本说道：“咱们家房子后边有一片竹林，挨着高锴侍郎的墓不远。竹林里有一个狐狸洞，我就是被那洞里的狐狸给迷住的。”自从吃了药以后，就没听说她再犯过病。

出《会昌解颐录》，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四卷

郭涤编写

姚 坤

太和中叶，有一位名叫姚坤的处士不追求荣华富贵，成天钓鱼来消遣。姚坤家住在东洛万安山南侧，平日无事，他还很喜欢弹琴。

姚坤有一家邻居是以打猎为生的，经常捕到些活的狐狸、兔子之类野兽，姚坤情性仁慈，总是用钱从猎人手中将这些野兽赎出来再放掉，在他的解救下得以逃生的狐兔有好几百只。

姚坤原来有一片田庄，曾经典当给嵩山菩提寺。后来，姚坤凑了一笔钱去赎回这座田庄。

被派到这座田庄管事的和尚法名惠沼，是个专门行凶作恶的坏蛋，他在僻静的地方挖掘了一口深达数丈的井，往里边投上几百斤黄精药，然后找个人放入井内，让他专吃黄精，并观察这人此后有什么变化。

这一回姚坤来赎田庄，惠沼便假意设宴招待姚坤，把他用酒灌醉，扔到井里，而且用大石头掘井口填塞住。

姚坤醒来以后，没有办法从井里出来，只好每天靠黄精来填饱肚子。过了几天几夜，姚坤忽然听到有人在井口叫他的名字，对他说：“我是一只狐狸，因为感激先生救活了我的许多子孙，特地前来教给先生逃脱的办法，我能通天，原来我也不过是在坟地里筑巢穴。有一天我从巢穴顶上的孔隙遥望天上的星辰，心里十分羡慕天界生活，只恨自己不能腾身飞上天去。我一边这样想，一边凝神望着天空，忽然之间不知不觉地就飞起来了。我踩着云彩，一直到了天上，并且见到仙官，同他们见过礼，先生如果能清心净气，排除杂念和忧虑，全神贯注地盯着空中，只要用心坚持，用不了一个月就能自动地飞出来了。即使井口的缝隙很小，

石

也决不会挡住先生。”

姚坤说：“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呢？”

狐狸说：“先生难道没听说过《西升经》上说：‘精神能够使形体飞升，也能够使山岳移动’吗？先生务必努力奋斗呀。”说完，狐狸便走掉了。

姚坤相信了狐狸所说的话，并且照它所教的办法实行起来。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姚坤果真从井口的石头缝里飞出来了。

于是，姚坤去找惠沼，惠沼一见姚坤，登时吓坏了，赶忙去看井口，井口却仍然堵着石头。和尚忙向姚坤施礼，问他是怎么会从井里出来的。姚坤对和尚说：“只要在井里吃一个月的黄精，立刻会身轻如神，自然能够飞出来，有一点缝隙就可以了。”

惠沼相信了姚坤的话，找了一名弟子用绳系着自己坠入那个井里，还跟弟子约好一个月以后再来看他。等到过了一个月这弟子再去井口看时，惠沼早就死在井里了。

姚坤回到家以后，过了十来天，突然有一个女子来找姚坤。女子自称名叫夭桃，说她本是富家女儿，不幸被坏人诱拐出来，如今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愿意自荐做姚坤的妻子。姚坤见这位女子长得艳丽无比，而且知书达礼，也很喜欢，便留下了她。

后来，姚坤应考入京，也带上了夭桃。夫妻到了盘豆馆，夭桃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取出笔在竹筒上题了一首诗，诗意非常感伤。她反复地吟诵这首诗，姚坤听着心里觉得很惊惶。

这时，忽然有一只犬从这里经过，进入盘豆馆中，恶犬一见夭桃，立刻瞪着凶狠的眼睛，挣断主人牵着的锁链，伏着身子逼上来。夭桃也于瞬间变成一只狐狸，一跃跳上犬背，随即用利爪抠犬的眼珠。那犬又痛又惊，狂吠着奔出馆外，向荆山方向奔窜而去。姚坤见状也吓坏了，忙追了上去。追出数里之后，姚坤找

到了恶犬死去的尸体，却没有见到狐狸的踪迹。姚坤觉得十分悲伤惆怅，无法继续赶路，就宿在盘豆馆内。

当天夜晚，有一个老人带着一瓶好酒来到馆内找姚坤，自称是他的老朋友，两个对坐饮酒，姚坤却始终弄不清楚和老人什么时候认识的。酒喝完以后，老人向着姚坤长长地作了一个揖说道：“我报答先生的恩德也算够了。我孙女也平安无恙。”说罢便不见了踪影。姚坤这时才明白，老人就是那只曾救他出井的狐狸。

从此以后，姚坤再也没有见到这只狐狸。

出《传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四卷 郭涤编写

尹 瑗

尹瑗这个人，曾经去考过进士，没有及格，只在太原晋阳作了一个小小的县尉。任职期满以后，他回到乡下居住，平常就吟诗写字，以此自娱。

忽然有一天，一位身穿白色衣服的男子前来拜访尹瑗。来人自称姓朱，家在吴兴，年少时喜欢读书。他对尹瑗说：“听说大人素常以文才自负，特来请教先生，希望不要拒绝才好。”

尹瑗请他进屋叙谈，并且问及他的家世。朱氏说他原本侨居岚川，早年曾同王御史一起做过北门学士，如今住在王御史的别墅里。

从此以后，朱氏每隔四天就要到尹瑗这里来，他口才敏捷，说话有风度，尹瑗对他很是喜欢，曾对他说：“先生如此富于才智，完全可以到各地去寻找一些机会，至少可以成为公侯家里的上等客人。如今先生却呆在穷乡僻壤，无声无息，是为什么呢？”朱生说：“我并非不愿意去拜访公侯贵戚，只是害怕早晚会遇到不幸的灾祸。”尹瑗说：“先生为什么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朱生说：“我从今年以来，常常做梦，圆梦的人说这是运气穷尽的征兆。”

尹瑗继续劝说朱生，朱生也觉得面有愧色。

后来，到了重阳节，有人送给尹瑗一瓶好酒。正好朱生也在。尹瑗请朱生喝酒，朱生开始以有病为辞推拒不喝。过了一会又说：“正逢佳节，岂敢不同主人一起尽欢？”于是二人开怀畅饮。酒食已罢，朱生已经喝得大醉，便告辞离去。没走出十几步，朱生忽然扑倒在地，变成了一只老狐狸，只是已经酒醉，不能走动了。尹瑗一见，立刻把它杀了。

后来尹瑗又去访求王御史别墅。一个老农民对尹瑗说：“王御史和他的裨将，当年曾在岚川执勤，因为被狐狸迷住都已死掉好几年了，他们的坟墓就在村子北边几十步远的地方。”尹瑗找到王御史的墓，果然发现有一个狐狸洞。

尹瑗后来未成为御史，据他私下说，这事发生在太和初年。

出《宣室志》，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四卷 郭绛编写

韦氏子

杜陵韦氏子，家住在韩城县，在城北十里远的地方还有一所别墅。开成十年秋天，韦氏子从城里到别墅去游玩。将近黄昏时分，他看见一个妇女，身穿白衣，手拿一个瓢，从北边走来。妇女见到韦氏子，对他说：“我在城北的村庄里住了很多年了，因为家里很穷，受到里胥的欺负，现在要进城去告状，想借先生的纸笔帮我写张状子，好拿到官府去。”韦氏子答应了妇女，妇女就向他作揖致谢，并请他坐在田地里。妇女从衣内掏出一个酒杯说：“我的瓢里头有酒，很愿意敬先生一杯。”说完倒了满满一杯酒给韦氏子。韦氏子举杯刚要喝，忽然看到几个猎人骑着马带着猎狗从西边过来。妇女一见，立刻向东边跑了十几步，变成一只狐狸，韦氏子吓坏了，再看手里的酒杯，原来是一个骷髅头，里面的酒像是牛尿的样子。

这一番经历使韦氏子发了一场烧，躺了一个多月才算好了。

出《宣室志》，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四卷 郭绛编写

张直方

唐朝咸通庚寅年，官拜卢龙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的张直方写表奏告朝廷，请求允许他朝见天子。皇帝下诏准奏。

张家世代代镇守幽燕一带，当地的百姓对张家的恩德仁政很顺服。张家在燕地招贤纳士，练兵屯田，朝廷也一直姑息不问。到了张直方这一代，由于他本人出身豪富权要，又独镇一方，非常骄恣，不理民间疾苦，而是整天饮酒作乐，不然就是到处打猎。他亲近小人，对亲信侍从们赏赐丰厚。等到他年纪渐老的时候，他的军队中开始滋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张直方也感到地位不稳。他的左右亲信给他出主意把全家搬到京城。唐懿宗封他为左武卫大将军。

张直方到了京城，仍然天天打猎，不管公事，疏忽职守。他常常在大道上安置捕兽的工具，连老百姓家里跑出来的猪和狗都被当作野兽捕走。家里的奴仆，稍有不合他心意的举动做事，便立即被他杀掉。有人曾劝说他，在京城里，不能随便杀人，张直方的母亲说：“谁还能管得着我儿子吗？”由此可知，张家人狂妄任性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的谏官们纷纷上表参奏张直方，请求皇上将他抓起来问罪。皇帝不忍心逮捕他，只是把他贬职为燕王府司马，让他到洛阳去做官。

张直方来到东都洛阳，不但不知改过自新，反而变本加厉，行为更加放肆。由于他天天出外打猎，洛阳四周郊区的飞鸟和走兽都认识他了，远远看见他来，必定会嚎叫着逃走。

有一名叫王知古的贡士，平常读过几本书，多次考试应举都没有得中，便放弃希望，到山川民间四处游荡，平日里混迹于球

场和酒馆之中，或者就是去逛那些秦楼楚馆。这时，有人把王知古介绍给张直方，张直方一见之下，对他的夸夸其谈很是欣赏。从此二人一见如故，天天在一块儿玩乐。

壬辰年冬天的一个早晨，王知古起床以后，去找张直方，正碰上张直方急着要出门去打猎。张直方问王知古说：“你能跟我一起去吗？”王知古看看天气，瞧瞧自己单薄寒酸的衣着，面有难色。张直方立刻明白了，命令家童取来短皂袍给王知古穿上，于是二人并驾骑马出了门。

张王二人出了洛阳城长夏门，渡过城南的伊水，来到东南方的万安山北麓。这时候下起了大雪，他们猎获了许多野兽，就地烧烤兽肉，饮酒作乐，一点也不觉得冬日的寒冷。天色将晚的时候，雪也停了。突然一只大狐狸从王知古马前跳起，王知古乘着酒意，纵马直追。追了好几里地，仍然没有追到狐狸。这时王知古四下一看，出来打猎的那些同伴一个也没有了。过了一会儿，天色渐渐昏暗，王知古迷了路径，只能隐隐约约听到洛阳城里晚钟的声音。王知古骑马在山里乱走，怎么也找不到回去的路。转眼之间天就黑了下來。大约在一更天，王知古忽然看到一点明亮的火光，于是连忙借着雪地反射的余光摸索着向火光走去，又走了约有十几里地，只见一片高大的树林中出现了一座气势宏大的宅院，中间是红色的大门，两边伸展开长长的白色墙壁。王知古到了门口跳下马，准备在这里歇息一下等待天明。

过了一会儿，王知古的马打响鼻被院内看门的人听到了，隔着门问外边是什么人。王知古答道：“敝人是东都贡士，太原人王知古。今天上午，敝人一位旧友回返崆峒山归隐，我在伊水岸边为他饯行，喝得多了一点。结果马自己乱跑，迷了路，所以到了这里，希望主人原谅。”

看门人说：“这里是南海副使崔中丞的庄院。主人父子都有事去京城了，家里只有妇女。你最好别在这里久停。你能不能在

这儿呆着，我也决定不了，你等我进去禀报一声吧。”

王知古一听不让久呆，可是眼下已是半夜，离了这里到哪儿去呢？只好老老实实地站在原地等候。功夫不大，里边出来一个举着烛火的人，然后听见下门开门声，从门里出来一位保母。王知古一见有人出来，连忙上前拜揖，仍把刚才所说的缘由重复一遍。保母说：“夫人传下话来，主人父子均不在家，从礼节上讲不能请客人进去。不过我们这里挨着山，常能听见狼嗥声，如果坚决拒绝客人入内，倒像是见人落水而不救援了。所以，请客人到外厅歇息一下，明天再走吧。”王知古忙辞谢一番，然后随着保母进了院子。

经过几道门后，王知古被引入侧厅，只见房屋外观宏伟宽敞，里边也装饰豪华，灯光明亮，坐席洁净。王知古坐下以后，连饮了三杯酒，这时主人又摆上一桌饭菜，都是精美的食物。那个保母也时不时来挟菜劝酒，安慰王知古。

酒足饭饱之余，保母又问起王知古的家族身世以及亲戚等等。王知古一一回答。保母听完，说道：“秀才你家世显赫，又是正在壮年，而且操行端正，真可以说是一位贤淑女子的优秀丈夫啊！我家夫人有一位爱女，正在婚嫁的年龄。夫人为了她常常请托媒人，想寻找一头门当户对的亲事。今天太巧了。能碰上你，与我家小姐真是天生一对，地上一双。但不知秀才你意下如何？”

王知古收敛笑容，严肃地说：“敝人没什么大才学，并不敢期望成家，而且常常为衣食忧虑。没想到今日迷了路，却蒙府上错爱，真是三生有幸。倘若能够与小姐成婚，得此嘉偶，那么小生平生之志也就满足了。”

保母很高兴，进去报告了主人，又出来对王知古说：“我家夫人说了，小姐是她心肝宝贝，如今君子愿意娶小姐为妻，实在令人欣慰。”王知古又谦虚了一番，保母说：“相公可以休

息了。”王知古脱下外边的麻衣，露出张直方借给他的皂袍。保母说：“相公怎么穿这样的短衣呢？”王知古说：“这是我跟一个朋友借的，不是我自己的衣服。”保母又问王知古跟什么人借来，王知古说：“借我衣服的人就是卢龙张直方张仆射。”保母一听这话，登时惊叫一声，倒在地上，面如死灰颜色。她爬起来，一直跑入后宅。王知古只听到里面叫道：“夫人，不好了，客人是和张直方一伙的！”又听到夫人斥责的声音说：“赶快轰出去，不要结下冤仇。”于是一群奴婢家童，举着火把，提着木棒直奔侧厅。王知古不知所以，忙着四面作揖，在一片骂赶声中狼狈退出门，朱红大门跟着就紧紧关上了。王知古还能听到门内喧哗声不止。

王知古愕然站在道旁，正准备找段破墙好躲避寒风，无意中却发现了自己的马匹，连忙骑上马跑掉。王知古跑着跑着，远远看见一片火光，知古策马来到了跟前，原来是运粮的车夫正在喂牛烤火。知古向车夫打听，才知道这里是在伊水东侧，草店南边。

到了这时，王知古从震惊中缓醒过来，枕着马鞍子休息了一会儿，心情稍稍平定。然后顺着大道疾驰而去。快到城门口时，已经看到张直方手下人马蹄的印子，一直通向他家。

王知古见了张直方，心里又气又急，说不出话。张直方安慰了他一会儿，方才坐定，详细说了夜里发生的怪事。张直方拍着大腿，站起来说：“山里的鬼魅，也知道人间有一个张直方吗？”张直方把王知古留下，又找了十几个打猎的好手，先一起大吃大喝一通，然后让王知古带路直奔万安山北麓。王知古在雪地上还看得到昨夜马蹄的痕迹，一直通向一片柏树林，林中有许多断碑荒坟，中间有十几个大坟冢，都是狐兔之类的巢穴，地上可以看出它们出入踩成的道路。

张直方立刻命令人在四面布下罗网，准备窝弓。然后带着铁

镐铁锹，一边挖一边用烟熏。不一会儿，一群狐狸窜了出来，有的被火烧得焦头烂额，有的被网捕住，有的被箭射死，大大小小的有一百多头。

出《三水小牍》，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五卷

郭涤编写

李 参 军

唐朝兖州有位李参军，他赴任途中经过新郑，在此住宿时遇到一位正在读《汉书》的老人，就同老人聊起来。谈到婚事，老人问他和谁家结婚，李参军说自己未婚。老人说：“先生是名家后代，应当选好妻子才是。如今听说兖州都督是陶贞益，如果你到任以后，陶贞益逼着你娶他的女儿，你打算以什么借口推辞呢？陶氏要与李氏通婚，让人家听起来实在是不可思议。老朽虽然不通世事，也为你感到羞耻啊！现在离这里不过几里地的地方，有一位萧公，是吏部官长萧睿同族的人，门第很高。他家里有好几个女儿，长得都很漂亮。”

李参军听了，很高兴，便请求老人为他向萧家介绍，老人答应了。

老人走后，过了很久一段时间才又回来，对李参军说萧公对这事很赞成，正准备欢迎李参军前去。

李参军带着仆人来到了萧家，只见萧家宅院清静肃穆，房屋高大讲究，院内外有槐树和竹林，连绵不断，真是世上少有的绝好环境。李参军一到，里面先出来两个仆人，抬着一张金倚床，请李参军坐下。不一会儿，萧公出来接待客人，只见他身穿紫色蜀衫，拄着拐杖，由两名家童扶着，长长的胡子雪白如银，样子非常庄严慈和。李参军一望之下，即生敬意，再三向萧公表示谢意。

萧公说：“老朽足不出户，家居僻壤，真没想到先生能大驾光临，不胜荣幸。”说着萧公请李参军进入客厅，只见客厅内摆设都是奇珍异宝，世上罕见之物。

不久，主人摆下了宴席，饭菜丰盛，也都是山珍海味，有许

多菜是李参军叫不出名字的东西。吃完饭又摆上了酒，这时老人插话道：“李参军愿与萧公结亲，已经蒙萧公许诺了。”萧公便同李参军谈了一会儿，他的谈吐非常合于文士之风。同时，萧公还写了一封信给县官，请算卦的给算算吉日。不久，算卦的人来到，说：“今日正是吉日。”萧公又写了一封信，到别人家去借一些首饰和人力等等，不久也都到齐。

当天晚上，萧家为李参军完婚，本县的县官也来充任宾相，婚事办得十分热闹。入了洞房，见新娘子长得很美，李参军愈发乐不可支。

第二天早晨，萧公对李参军说：“李先生赴任的期限快到了，老朽不敢久留。”便让女儿与李参军一同上任，随身陪嫁甚多，装了五辆牛车，各种衣服器皿数不胜数，另外还有奴婢仆人及三十匹马。一路上有人见到这个队伍，还以为是王妃，公主之类贵人出行，没有不表示羡慕的。

李参军在任上做了两年官，奉命入洛阳东都办事，妻子留在任上。不料家中的一些婢女很是风骚妖媚，经常引诱一些男子调情，往往站在门外招摇。有一天，一个叫王颀的参军带着猎狗出去打猎，正好路过李参军家门口。李家的婢女们一见到狗都吓得要命，纷纷奔入门里。王颀平素对这些妖艳的婢女就心存疑惑，今日一见这个情形，心里一动，便牵着狗直接进入李家宅院。

李家人全家紧闭屋门，不敢出声，猎狗则在门外号叫跳跃。只听见李参军的妻子在门内叫道：“我家婢女刚被你的狗咬了，现在还在害怕，你姓王的为什么牵着狗进入别人家里。你和李参军同为僚属，难道你就不为李参军留个余地吗？”

王颀这时已经猜到门内都是狐狸，于是下定决心，砸开窗户把狗放了进去。结果李家的人都被狗咬死，婢女们变成死狐狸，只有李妻是人的形状，但是身后也拖着一条尾巴。

王颺把这件事告诉了都督陶贞益。陶贞益亲自到李宅验看，只见满地死狐狸，叹息一番，命人把它们埋了起来。

过了十几天，萧公来了，一进门就哭。李家人见了他都又惊又怕。几天后，萧公来见陶贞益，诉说冤枉，言词有据，本人容貌和衣服又很高贵，陶贞益一见之下非常尊敬他，招待得也很周到。陶还接受了萧公的诉状，把王颺逮捕下狱。王颺不服，坚持说李家的奴婢都是狐狸，并且叫人把上次带到李家去的猎犬带来，让它去咬萧公。猎犬带到时，萧公正与陶贞益一块吃饭，萧公便逗弄那猎犬把头放在自己膝盖上，用手抚摸它，并且给它食物吃。猎犬很听话，毫无扑咬萧公之意。

过了几天，李参军也办完事回来了，听到噩耗，痛哭号啕了好几天。哭急了，竟然发狂去咬关在狱里的王颺，把王颺混身上下都咬肿了。

萧公对李参军说：“你们家仆人说被害死的都是狐狸，令我非常痛苦。当天我就想挖开坟墓，只因怕李先生被人欺哄，不相信我的话。如今可以去验看了，以便辨明是非曲直。”于是命人挖开坟墓，只见里面埋的都是人的尸首。李参军一见之下，更加悲痛。

陶都督因为王颺犯了杀人大罪，把他禁锢起来，严加审问。王颺私下对陶说，已经派人带着十万钱去东都洛阳找专门猎狐狸的狗去了，大约十几天后就能来到。陶贞益相信了他的话，又用公家的钱给他补充了一些。

等到猎狐犬带到，陶贞益派人请萧公来公堂对案，自己在正厅站着等待。萧公进门以后，脸色十分沮丧，行动失措异常。不久，猎狐犬从外边被带进来，萧公立刻变成了一只老狐狸，刚逃下台阶不几步，就被猎犬咬死。陶贞益再派人去验看死者，都是死狐狸。王颺这才幸免于难。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八卷。郭涤编写

郑 宏 之

郑宏之是唐朝的定州刺史，当初他当过县尉。在那个县尉的官宅里，因为很久没有人居住，房子已经快要坍塌了，院内长满荒草，一派颓败景象。郑宏之到任后，斩除杂草，修好房屋，在这里住了下来。当地的吏卒们为郑宏之担心，一再请求他不要住在这里。郑宏之说：“为人只要行为正直，何惧妖魔鬼怪。我这个人性子倔，不信邪。”终于没有能够劝动他。一天半夜，郑宏之一个人睡在前厅里，厅前点着火把。忽然，只见一个贵人模样的人，带着一百多个骑马的随从，一直来到庭前。那贵人生气地说：“什么人如此大胆，敢在这里居住？”当即命人把郑宏之拽走。郑宏之不答理，那个要拽他的人走到堂下，不敢再向前靠近。郑宏之坐了起来。那贵人又叫一个个子很高的人来抓郑宏之。这个高个子上了台阶，贴着墙来回走动，把所有的灯一一吹灭，只剩下郑宏之跟前有一盏灯亮着。高个子凑上前来要将这盏灯吹灭，被郑宏之挥剑砍去，高个子顿时血流满地，逃到一边。

这时那贵人逼上前来，郑宏之整整衣冠，请贵人前来一起坐下，彼此叙谈。二人很谈得来，一直说了一宵。郑宏之知道对方已经丧失警惕，突然拔出宝剑砍去，贵人当即负伤，左右随从上前将他扶起说：“王爷如今受伤了，怎么办？”一轰而去。

接着郑宏之命令仆役人等百余人循着血迹寻找，直到北墙根下，见到一寸见方的一个窟窿，血迹便一直进入这小孔之中。郑宏之命人就地挖掘，挖进一丈来深，抓到了大小狐狸几十头。然后又继续下挖。又挖了一丈多深，发现一个大洞，里边有一只毛都掉光了的老狐狸坐在一张土床上，旁边有十几只狐狸伺候着

它。郑宏之把它们一起抓住。老狐狸说道：“你不要伤害我，我会保佑你的。”郑宏之命人在堂前堆起木柴，点着了火，把狐狸们一个个扔进大堆，烧成了灰烬。轮到老狐狸时，它抱头请求说：“我已经一千岁了，能够通天。你要是杀了我，对你不会有什么好处。你如果放了我，又有什么害处呢？”

郑宏之没有杀掉老狐狸，暂时把它拴在庭前的槐树上。当天夜里，来了许多鬼神，自称是山神河神等各种神灵，上前拜见老狐狸说：“不知道大王遭到这样的灾祸，我等虽然想要拯救大王，只是无计可施。”老狸狐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第二天夜里，又来了各地的土地爷等神鬼，说的话同山神们说的一样。

第三天夜里，来了一位神道，自称“黄馫”，带着许多随从。黄馫来到老狐狸跟前说：“大哥怎么忽然成了这样子？”说罢用手抓住锁链一拽，登时拉断。老狐狸也变为人形，同黄馫一起走了。郑宏之连忙追赶，已经来不及。

郑宏之想：“黄馫，像是狗的名字，莫非附近有叫做‘黄馫’的狗吗？”

天亮了郑宏之把手下的吏卒叫来询问，一个小吏说：“县仓库有一条老狗，已经没用了。这条狗没有尾巴，人们管它叫‘黄馫’。别是这条犬成了妖精吧？”

郑宏之命令人把黄馫牵来。牵到以后，把它拴起来，准备杀它。这条狗忽然口吐人言道：“我其实是黄馫神。大人别害死我，我可以跟着大人，大人有什么吉凶之事，我可以向大人预报，这样不是更好吗？”

郑宏之屏退手下，单独同黄馫谈了一会儿，就把它放了。黄馫变为人形，与郑宏之谈了很久，深夜以后才离去。

郑宏之掌管抓捕盗贼的事务。有一次，有几十名盗贼进入他管辖的地界，住在客店里。黄馫神就来告诉郑宏之说：“某某地

方有人要去抢劫。大人要是把盗贼抓住，可以升官。”郑宏之带人去抓，果然捕得盗贼，并且此立功升了官。

后来郑宏之每次要升官前，黄馼神都来预告；如果有灾祸，也事先来通知他回避，没有一次不准确。郑宏之得到黄馼神预告，获得极大的好处。

当郑宏之从宁州刺史改授定州刺史时，黄馼神同他告别而去。有人说，郑宏之这次恐怕是官运到头了。果然，郑宏之到定州两年后，因为得了一场重病辞掉了官职。

出《纪闻》，据《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九卷 郭涤编写

林景玄

唐朝有个人叫林景玄，本是京兆府人，侨居在雁门。他平常爱好骑射打猎，雁门郡守爱他的才能，招募他做了一个衙门将。林景玄常和他的十几个同伙骑着快马，带着弓箭兵器，牵着猎犬，架着猎鹰到田野里奔驰打猎，捕杀了许多麋鹿狐兔之类野兽。郡守也任其随便，并不要求他管理职责内的事务。

有一天，林景玄在郡城里的高岗上打猎，忽然从灌木丛中窜起一只兔子，林景玄催马去追，追了十几里地，兔子钻进一处墓穴，林景玄下了马，命令两个兵卒在墓穴旁守候着，他自己就地歇息。突然，他听到坟墓中有人说话：“我是土命，木剋土乙后是日，居辰卯，二木俱王。我要死了。”接着那声音叹息良久，又说道：“有从东边来的，我就逃不掉了。”

林景玄听了这些话，很觉诧异。于是往墓穴里窥探，见到里面有个穿白色衣服的老头儿，手里拿着一轴书，白色的胡子拖得很长很长，面前地上有许多死去的鸟鹊。林景玄就向那老头儿问话，老头儿一听大惊道：“果然给我带来灾祸的人来了！”边说边骂。林景玄沉思半晌，想道：“这个墓穴那么小，而老头儿在中间坐着，岂不是个鬼吗？要不然就是个藏在此处的强盗之辈。

于是林景玄拆毁了这个墓穴，老头儿立刻变成一只老狐狸，卧到地上不敢动弹，林景玄一箭射死了它。再看老头儿拿着的那轴书，笔画很奇异，像梵文而又不是梵字，质地是白色的细绢，只有几尺长。林景玄将它一把火给烧掉了。

出《宣室志》，据《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九卷 郭涤编写

唐 参 军

唐朝洛阳市思恭里住着一位唐参军，为人专事修身立性，不愿与人交往。

一次，有自称赵门福和康三两个人前来拜访，唐参军不出来接待他们，只是派人问他们的来意。赵门福说：“我们只是来蹭顿饭吃。”唐参军令看门的推辞掉，就说自己不在家。两人不顾挡驾，直接进入屋内。赵门福说：“唐都官为什么说不在家？不过是舍不得请我们吃一顿饭罢了。”唐参军只得借口说看门的人没有向自己通报，把他们引入了外厅。然后，唐参军命令人准备饮食，并私下嘱咐家奴在盘子里悄悄藏一把剑，到时候刺杀二人。家奴端上盘子，唐参军抓起剑向赵门福刺去，没有刺中，转而去砍康三，这回砍中了。赵门福骂道：“我们俩虽然是狐狸，可是我现在已经修炼了一千年了。你没听说过，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之狐，姓白姓康！为什么你如此没有道理，杀了我们康三，我一定要报复你，总不能让小康白白死掉！”唐参军听罢，连忙一再道欠，并且请赵门福召唤康三。赵门福到水池边叫康三，听到有人答道：“在。”只是不见身形，只能闻见它留下的臭气。

赵门福走掉以后，唐参军用桃树枝熬成的水泼洒门口，并且悬挂起禁制的符咒。从此后，没再见狐狸前来，唐参军以为这方法见效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一天，唐参军家花园里的樱桃熟了。唐氏夫妻俩没事到园中去查看，忽然看到赵门福坐在树上摘樱桃吃。唐参军惊讶地说：“赵门福，你还敢来我家！”赵门福笑着答道：“大人想用桃枝水之类的玩意压迫我，我到来吃吃桃看看，大人吃不吃？”说着摘下樱桃扔向唐参军。

唐参军更加恐慌，连忙叫了许多和尚，在家内筑起坛台，持起法咒，赵门福又好几天不来了。和尚念咒念得很认真，以为赵门福不来是咒语的力量，自己的功劳。后来有一天，天色已晚，和尚坐在廊下，忽然看到从西边飘来一片五色云朵，一直到了唐家房前。云内有一尊佛，容貌端庄严肃，他对和尚说：“你为唐家驱逐狐狸吗？”和尚稽首施礼，唐家一门老少也非常虔诚地参拜，为他们能亲眼看到真正的佛而高兴，一再拜请佛降下来。佛终于降到院内，坐在坛台上。唐家殷勤备至地侍奉着降临的真佛，而佛对和尚说：“你是修道出家人，须要懂得什么是通达。没有必要持斋吃素。做为学习法术的人能不能吃肉呢？关键是看你心念能否坚持。如果能坚持心念，即便吃肉也无妨的。”接着佛又命令唐家人去买肉，佛亲自安排调味，然后分给和尚和唐家人。大家都把肉吃了，吃完后，忽然看到坛台上坐着的却正是赵门福。全家叹息。愤恨自己被赵所误。赵门福笑着说：“你们也不必讨厌我，我从此也不来了。”从那以后，赵门福再也没有到唐家来。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卷 郭漆编写

田氏子

唐朝人牛肃有一个从舅，他有一次去浞池，到离浞池西北三十里远的地方去拜访田氏子。

在离田家庄园约十几里地之处，有一段路比较陡险，路旁又有很多栎树林。据说，这片林子里有狐狸精做祟，故此往来的过客都要结伴而行才能走这条路。

牛肃这位从舅到了田家庄园，田氏子就派一个老家人到浞池去买酒买菜。老家人天不亮就起身，到天黑还没回来。田氏子觉得很奇怪。等到老家人回到家，又跛着一条腿。田氏子问他是怎么回事，老家人说：“刚才我经过那片栎树林，被一只狐狸精绊倒了，而且摔伤了一条腿。”田氏子又问他怎么知道碰到的是狐狸精。老家人说：“当时我正在下坡，只见一个狐狸变成的妇人来追我，我害怕了，赶紧走，那狐狸精跑得更快，到底被它追上，我就摔倒了。我怕这狐狸精伤害我，就挣扎着爬起来揍它。那妇人却哀求于我，反而说我是狐狸。她一直不断地说：‘给狐狸磕头，给狐狸磕头。’我想，你居然还敢叫我给你磕头，于是更加使劲地揍她。这样我才逃出了这场灾祸”。

田氏子听罢忙问：“你别是打了人，却胡说是狐狸吧？”老家人答道：“我虽然狠狠打了她，可她始终不变妇人的模样。”田氏子听到这儿就说：“你一定是误打了别人了。先进屋去吧。”

天黑以后，田氏子门口来了一位妇人，浑身是伤，头发蓬乱，她来讨水喝。她对田氏子说：“我刚才经过栎树林，碰到一个变成人形的老狐狸。我不知道他是狐狸，想紧赶几步追上他与他结伴走过这段路，没想到老狐狸把我打成这个样子。幸亏老狐

狸走了，我才保住这条性命。我是北村人，走到这里实在口渴了，想要点水喝。”

田氏子怕她见到老家人，忙给她喝了水，就让她走掉了。

出《纪闻》，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卷 郭涤编写

靳守贞

霍县就是古代的吕州，城墙十分坚固。在县官宅院东北方向有一座城池，有百步见方，城墙高达三丈，厚有七、八尺，名叫“囚周厉王城”。这就是《左传》上所说的“万人不忍，流王于彘城”，也就是现在的霍县。厉王驾崩后，被埋葬在城池北边。

由于城池古老久远，便出现了狐狸精。或则官吏家，或则百姓家，只要有儿女姿色稍好的，都在夜里被狐狸把头发截去，断口像刀裁的一样齐。这种事经常发生。

唐朝有个本县人叫靳守贞的，素来善于画符念咒。他被县里送到赵城去服徭役，回来时路过金狗鼻这个地方，看见汾河西岸水边上，有一个穿着红衣裳的女子在洗衣服。靳守贞不由得多看了她几眼，不料那女子忽然飞过河来，然后登山踩岭，一直来到靳守贞面前，手抓他的斗笠，脚踩他的腰带，就要把他头发截走。

靳守贞手里正拿着一把干活儿用的利斧，随手砍翻了女子，再一斧砍到，女子死了，变成一只母狐狸。

靳守贞带着死狐狸回到县里报告事情经过，县令不相信他说的话。靳守贞回到家以后，每天夜里都有一对老夫妇绕着他的屋子哭泣，要他还女儿。靳守贞也不怕他们。过了一个多月，老夫妇叫骂着说：“你毫无道理就杀了我的女儿，我还有三个女儿，总有一天找你算帐！”说完一去不返。

从此，这县里人被截去头发的事情再没有发生过。

出《纪闻》，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卷 郭涤编写

严 谏

唐朝有个洛阳县尉叫严谏。一次他的从叔死了，严谏前去吊唁。后来过了十几天，从叔家里人都脱去了丧服。严谏叫他们前来，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家里人说：“死者不让穿丧服。”接着便讲述死者说的话等等，跟他活着时候完全一样。

严谏怀疑这件事是狐狸从中捣鬼，一直想进行驱除。后来严谏到了从叔家，从叔的灵便发怒，并且要求家里人从此不准他的侄子再来。因为这个侄子对家里没有好处，只会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并且还对严谏说：“小五你好像是公事很忙，不用总来我家了。”

后来有一天，严谏集中了一百多个手下人，带着几十只苍鹰、双鹊、皂雕和猎犬等等，拿着各种器械把从叔的宅院团团围住。然后进入灵堂。突然间，他看到一只红色没毛的狐狸倒着攀援在屋梁上，忙令人用箭射，却没有射中。狐狸从门口跳了出去，从此便不见了。闹灵的事情也就不再发生。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卷 郭涤编写

韦参军

唐朝润州有一位韦参军，从小便具有不容易为人所发现的德行，即便是兄弟之间也看不出来。故此他的亲戚们常常说他迟钝，很轻视他。

有一次，韦参军忽然对哥哥们说：“要想发财应当凭借道德，而不能靠蛮力。”几个哥哥听了这话都很奇怪，问他：“你怎么忽然间这么长进起来？”韦参军说：“现在昆明池里有很多珍宝，咱们大家一起去拿吧。”于是哥哥们便同他一道前去。

到了昆明池，他用手舀水，池水立即都干涸了，只见池里有许多金银财宝。韦参军对哥哥们说：“你们去拿吧。”哥哥们进入池中，愈走水愈深，还是拿不到珍宝。韦参军说：“这些珍宝都是可望不可及的东西，这是命中注定的。”

哥哥们对韦参军的手段见识很钦佩赞叹，问道：“你平常又不出门，从哪里学到的这套神妙的法术？”

韦参军笑着，只不说话。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说：“明年我可以得到一个官职，无须担忧贫困了。”

第二年，韦参军被推选当了润州书佐，前去赴任的半路上经过开封县，正值开封县令的母亲被狐狸迷住，前后找来许多术士都无法治疗。这时，有一位善于捉鬼，道上对县令说：“最近有一队人马过境，里面有一位异人。如果能找到这个人，太夫人的病自然能够治好了。”于是县令便派人在路上守候着。

过了几天，道士对县令说：“如今这人已经来到本县，正住在客店里，须要大人亲自前去拜访。”县令来到客店，求见住在店里的韦参军。

县令见到韦参军后，说了家里发生的事，并请求他前往帮

助。韦参军笑着说：“这一定是道士教你来找我的。不过由于太夫人的病而屈身于人，也够可怜的。幸而你我相会，太夫人的病就会好的。明天，从县桥到贵宅，不要驱赶百姓，我要让人们亲眼看着我驱除狐媚。此外，大人回去应当洒扫庭院，焚香等待。”

县令一一照着韦参军的嘱咐办了。

第二天，韦参军到了县令家，见过太夫人，问她怎么不好受。然后用柳枝蘸水洒在她身上。过了一会儿，一只白老狐狸从床上下来，慢慢地一直走到县桥，然后便不见了。县令赠送给韦参军一些礼物以表谢意，他一概不接受。

到了润州任上一年后，韦参军对妻子说：“下个月我会死去。我死后，你再嫁给本州的判司，而且将会同他生三个儿子。”

以后的事实和他所说的分毫不差。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卷

郭涤编写

杨氏女

唐朝有家姓杨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姓胡的。小女婿特别受到丈母娘的宠爱。大女婿有一次对一个婢女说：“小胡郎是一只狐狸，丈母娘不喜欢我，反而喜欢狐狸。”

婢女回来告诉了杨家主母。杨氏问婢女怎么才能知道小胡郎是狐狸呢？婢女答：“据说要弄一只鹊头挂在门上。小胡郎来时，让小女儿喊‘伊祈熟肉’喊三次，小胡郎一定会跑掉。”

杨氏按照这法子做了，小胡郎果然逃走了。

所以，至今人们传说：“伊祈熟肉辟狐魅”，很有效验。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卷

郭涤编写

长孙甲

唐朝坊州中部县有个县令叫长孙甲，全家笃信佛道。有一天吃斋后，忽然全家看到文殊菩萨坐在五色云里从太阳旁边降下来，转眼就降到斋所的房檐上，停住不动了。全家人施礼敬拜十分恳切。

过了一段时间，菩萨降到院内，全家人从此供奉着他，有几十天之久，毫不怀疑。但是只有长孙甲的儿子内心不太相信这事，进京城去请来道士，设下祭坛，果然消灭了假扮菩萨的狐狸。道士向长孙甲索取了一匹马和五十千钱的报酬。

过了几十天，又有菩萨乘云下降，全家人仍像上次一样敬奉如故。长孙甲的儿子又把道士请来。道士设坛禁咒，变换法术有十几天。菩萨问道士说：“你的法术怎样了？”道士答道：“法术已经用尽了。”菩萨说：“应受惩罚。”又问道士说：“你读道家经典，知道有个‘狐刚子’吗？”道士说：“知道。”菩萨说：“我就是狐刚子。我从得道成仙以来，至今已经三万岁了。你身为道士，理应清静修行，为什么专做杀生的事情？况且我的子孙，被你所杀，岂能让你活着？”

说罢，打了道士一百杖。又对长孙甲说：“我的子孙不肖，骚扰了你，我很抱欠。从此我会让你永无灾祸，以此来补偿你的损失。”又对道士说：“你快把要来的马和钱还给县令。”说完便飞走了。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一卷

郭涤编写

刘众爱

据唐朝一个叫刘全白的人说，他的奶妈有个儿子叫刘众爱，专门喜欢半夜里在野兽行走的路上布置网罗，捕捉野猪和狐狸等物。

刘全白的庄院在歧下。一天晚上，刘众爱在庄西几里地下了网，他自己埋伏在网内，准备捕捉落网的野兽。黑暗中，刘众爱听到有东西走路的声音，又看见一个家伙趴在地上窥探网内。然后，这家伙立起，变成穿着粉红裙子的女子，绕着网行走，到了刘众爱面前，忽然提起一只老鼠来吃下去。刘众爱当即大声吆喝，女子慌忙之间落入网内，刘众爱挥起棍棒将其打死，然而她仍然是个人的形状。这时，刘众爱反而害怕起来，担心万一打死的是个人可麻烦了，于是把她连人带网沉入了一座沤麻用的池子里。

刘众爱回到家里，对父母说了这件事，全家商量一番，准备天亮后逃走。天亮以后，刘众爱又一想：哪里有吃生老鼠的女子呢？这一定是只狐狸。于是他又到沤麻池去看，看到那个女子又醒了过来，便举起一把大斧头从腰后砍下去，女子当即变成了一只老狐狸。刘众爱很高兴，要回村里去。这时有一名老和尚路过，看到狐狸还没有死，就劝刘众爱把它养活起来，并且对刘众爱说：“狐狸嘴里有一种媚珠，要是能得到它，天下人都会爱你。”

刘众爱听了老和尚的话，用绳子拴住狐狸的脚，又用大网把它罩住，养了几天，狐狸能够吃东西了。和尚拿了一个窄口的小瓶子埋在地里，瓶口齐着平地。然后弄了两块烤猪肉放在瓶子里。狐狸想吃猪肉但又够不着，只能用嘴去对着瓶子口。等到猪

肉凉了，又烤了两块塞进瓶里。狐狸馋得一个劲流口水。等到猪肉塞满瓶子，狐狸口水流尽，已经死了。狐狸死时，还吐出一颗像棋子一样的珠子，又圆又亮。刘众爱把珠子给了母亲，母亲带着这颗珠子，她丈夫从此便发狂地爱着她。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一卷

郭沫编写

李 磨

东平县尉李磨刚刚得到任命，从东京出发前去上任。当夜，来到故城住宿。店里有个卖烧饼的当地人，他的妻子郑氏长得很漂亮，李磨非常爱她，便睡到她屋里，一住就是好几天。后来李磨出了十五千钱把这女人弄到手，并且带到东平的任所，对她十分宠爱。

郑氏情性温柔，聪明妩媚，善于风流。只是对于针指女工不大在心。她还很会唱歌弹琴。

在东平住了三年，郑氏生了一个儿子。后来，李磨进京办事，与郑氏一同回家。到了故城，召来乡里人大会饮宴，一直闹了十几天。李磨催着出发，郑氏又说有病不能行路。李磨也不便勉强她。又过了十几天，郑氏仍然没有痊愈，但是不能不动身了。走到京城门口的时候，郑氏忽然说肚子痛，下马就走，步履迅疾如风。李磨和几个仆人骑着马拼命追赶也没追上。

李磨跟着郑氏重新回到了故城，又转入了易水邨。这时马也走累了，歇了一会儿。李磨不肯放弃，继续追赶，眼看就要赶上，郑氏忽然钻进一个小窟窿，不管怎样叫喊，里面也寂静无声。李磨这时想起恩爱之情，一边叫，一边哭，非常凄怆。这时，天色将晚，村里人来到，用草堵住那个穴口，李磨才回到店里住宿。

第二天天亮以后，李磨又到那个窟穴处呼唤郑氏，仍然没有回应。不得已用火熏，又向里挖掘。掘了几丈深之后，才见到一只母狐狸已经在穴中死掉了，身上衣服像蝉蛻一样脱下，脚上还穿着锦袜。李磨叹息了很久，才又把狐狸埋了，回到店内。李磨又找来猎犬去咬郑氏生的那个儿子，他却一点也不害怕。李磨便

带着儿子一起进了京城，把他寄放在亲戚家里。

办完事后，李磨又回到东京，娶了一位姓萧的妻子。萧氏经常管李磨叫“野狐婿”，李磨也无可答对。一天夜晚，李磨和萧氏手拉着手回到房中调情，萧氏又提起这件事，忽然听见屋前有人声。李磨问道：“是谁半夜到这里来？”那个人声答道：“郎君难道不认识郑四娘了么？”李磨一直挂念着郑氏，一听此言，高兴地跳起来，问道：“你是鬼，还是人？”那声音答道：“我已成鬼。”李磨想接近四娘，却无法捉摸。四娘又说道：“人和神鬼本来已经是互不相干了，为什么贤夫人几次要谩骂我呢？而且我生下的孩子被你寄住在远方别人家里，人们都说他是狐狸生的，不给他吃的和穿的，使他忍饥挨冻。难道你就不挂念他么？你应当早早把他接来好好抚育，那么我在九泉之下也就无怨无恨了。如果贤夫人继续辱骂，你又不管儿子，我就一定会给你带来祸患。”说完，郑四娘便不见了。

从此以后，萧氏再也不敢提起狐狸女婿的话。到了唐朝天宝末年，李磨与郑四娘生的孩子已经十好几岁了。长得十分健壮。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一卷

郭涤编写

李元恭

唐朝吏部侍郎李元恭有个外孙女崔氏，容貌美丽出奇，十五、六岁时忽然被狐狸迷住了。时间一长，狐狸便以一个少年的形像现了形，并且自称为“胡郎”。家里人几次找术士来驱赶都无法把它赶走。

李元恭的儿子是个很博学而且聪明的人，他常常问胡郎有什么学问没有。这个狐狸便大谈起学问来，几乎没有它不懂的。李元恭的儿子有了什么疑难问题就去问狐狸，彼此十分合得来。

后来，狐狸对崔氏说：“人生不能够不好好学习。”它找来一位老人教崔氏学习经史，一连三年，崔氏对于各家见解的大义均有所知。狐狸又找来一个人教崔氏书法，崔氏学习了一年，又以书法工整而闻名。狐狸又说：“妇女怎么能不懂得音乐呢？像笙篴琵琶这样的一般乐器没什么意思，不如学习弹琴。”于是又找了一个人来，他自称善于弹琴，本是隋朝时候阳翟县的博士，姓胡。这位胡博士教崔氏学会弹许多乐曲，崔氏能够把一些著名的曲调弹得很精妙。胡博士说他会弹《广陵散》这首曲子，但是稽康几次见他都不准他传授给别人。然而像《乌夜啼》这首曲子他却弹得尽善尽美。

李元恭的儿子有一次问胡郎为什么不将妻子迎娶回家去，狐狸闻言大喜，连忙向他拜谢道：“我也一直想这样办，不过因为我出身寒微，不敢提出来罢了。”当天，狐狸向李家的人一一拜谢，高兴得手舞足蹈。李氏又问：“胡郎既然打算把妻子迎娶回家，敢问贵宅是在什么地方？”狐狸说：“我家门口有两棵大竹子。”

李氏家里有一片竹园，李氏到竹园内寻找，发现有两棵大竹

子中间有一个小穴孔，估计是狐狸的巢穴所在，便弄来许多水往洞里灌。开始，灌出来几十只貉及各种狐狸，最后出来一只老狐狸，穿着绿色的衣衫，家里人一看，正是胡郎平日常穿的衣衫，高兴地叫道：“胡郎出来了！”一齐动手杀掉了它。

从此妖怪再没有出现。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四十九卷

郭涤编写

李 令 绪

李令绪就是兵部侍郎李纾的堂兄，他的叔叔在江夏县做县丞。

有一次，李令绪到江夏去见叔叔。到家以后，坐了很久，才听到看门人报告道：“某小娘子命令家人传下话来，请进。”李令绪进门以后，见到一个长得很标致的婢女在说：“娘子参拜哥哥嫂子，又听说令绪从远道而来。”县丞的妻子也传话说：“娘子能不能来看侄儿？”又说：“妹妹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可以拿来。”李令绪听得莫名其妙。

等那婢女走以后，县丞对李令绪说：“你不知道吧？我跟一个狐狸已经交往了有半年了。”

不一会儿，几个穿着黄衣服的奴仆捧着大食盒与刚才传话的婢女一同到来。婢女说：“娘子马上就来。”又过了一会儿，一辆装金饰彩的辇车在二十多名仆从的簇拥下来到门口。县丞的妻子迎出门外，只见下车的人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云髻高耸，光彩照人，跟随她的婢女们身上都穿着名贵的罗绮做的衣服，一时间满屋子都是一股奇异的香味。

李令绪避入屋后。那位妇女在堂上坐下，对县丞的妻子说：“令绪既然是子侄辈，为什么不出来见见面？”李令绪听了这话，就出来拜见了那妇女。妇女说：“我的侄子真有士人君子的风度呀。”

坐了一会儿，妇女对李令绪说：“我看你长相忠厚，而且有济人困难之心。”李令绪也知道她说话的意思，共坐叙谈了一天，妇女方才离去。

此后，妇女又来了几次，每次必要携带美食。过了半年以

后，李令绪准备回东洛去，婢娘说：“现在阿姑已经明白你的心思了。阿姑目下有些难处，想随你到东洛去，行吗？”

李令绪说：“小侄一向贫穷，怕没有钱雇车辆。”婢娘说：“你答应下来就是了。阿姑家里自然备好车辆，只要你带上两个女子和那个名叫金花的婢女一同去就行了。阿姑的事，你应当是知道的，也不必再多说。你只要准备一个空衣箱，告诉赶牲口的家人每到关口、渡口或是客店的时候把箱子打开一点。阿姑暂时进去歇息一下，到打开箱子时就自然会出来。这不是很容易办到事吗？”

李令绪答应了。出发的时候打开箱子，只见有三四条黑影钻了进去。从此一路前行都按约好的办法行事。

到了东都洛阳，快到家时，李令绪问道：“什么地方可以安置下阿姑？”金花说：“娘子在仓库里就很方便。”李令绪便命人打扫了仓库，秘密地把阿姑安置下来。这事除了赶牲口的家仆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每当阿姑需要什么东西，金花便亲自来取走。阿姑也有时出来与李令绪见一见面。

过了几个月，阿姑说：“我的灾难已经渡过，如今要走了。”李令绪问道：“阿姑要到什么地方去？”阿姑说：“胡璇要当豫州刺史，他的俩个女儿已经长大了，我要帮他处理女儿的事去。”

第二年，李令绪合乎选官的规格。快到选官时，因为家里穷，无法料理，只好到豫州去找胡璇。

到了豫州李令绪看到刺史出的榜文上写着：“我是独生子，没有任何亲戚。如果有人擅自妄称是我的亲朋故友而索求贿赂，立即向我报告，我当加以处理。”这里过往的客商，都在称赞胡使君为官清正，拉关系走后门的人一个也没有。李令绪见此情景，很是害怕，心里犹豫不决。实在没办法，偷偷进了豫州。他看到有些人去走胡刺史的门路，结果都一无所获。李令绪硬着

头皮把名片递进去，不料胡使君马上请他进府，而且一见到他就显得非常高兴，仿佛是多年老友一般。胡使君说：“你我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已经知道你现在有难处。因此一直在等着你来找我。你怎么这么晚才到呢？”

胡使君立刻给了李令绪一个职位，报酬还十分丰厚。全豫州的人知道了这件事都说：“从胡使君到本州那天直到如今，从来没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情。”

李令绪每天都在胡使君家里聚会饮宴，彼此只谈时事，不提别的。过了一个多月，李令绪提出告辞。胡璇说：“我给你准备钱粮，用作你应选的盘缠。”胡璇把各县的县令们都召集到一处，对他们说：“胡璇自从来到豫州，从来没有亲戚朋友打扰过诸位。李令绪是天下少有的人才，我平生十分倾慕他。不久前我与他见了一面，知道他是真正的大丈夫，所以很器重他，你们也都看见了。如今李令绪要去赴选，诸位应当为他筹集一些盘缠用度，不要弄得太穷酸了。”这些官吏平常一向畏惧胡璇的威信，所以从县令以下的各级官吏们，每个人都赠给李令绪好几十匹细绢。

李令绪得到千余匹绢，开始准备行装。胡璇君又为他举行饯别宴会。宴会以后，李令绪出了大门，见金花从旁边一个门走出来对他说：“娘子请你到山亭院去见他。”

李令绪进了门，见阿姑已经走出来，喜形于色地说：“你就不能等到我把那两个女儿嫁出去吗？”又说：“你买了柑子，也不给阿姑吃，真吝啬呀！”李令绪慌忙说：“小侄确实买了柑子，只是没敢专门给阿姑送去。”阿姑笑着说：“我逗你玩儿呢。你买的柑子不好，阿姑自己有上品柑子，给你拿一些去。”说罢命人取来一些柑子，个个都比拳头还大。

李令绪告辞之后刚要走，又被阿姑叫回去。阿姑说：“如今世道不太平，你带着这么多绢匹，路上要碰到盗贼怎么办？”又

说：“我把金花借给你吧。要是遇到急难之事，只要一 想到金花，就会平安无事了。”

李令绪赶了几天路，果然遇到五十多个盗贼来抢劫，吓得李令绪从马上摔了下来。这时李令绪忽然想到金花，马上便看到三百多个军容整齐刀枪闪亮的骑兵从山上向这里冲过来，转眼之间把盗贼杀得几乎一个不剩。然后金花又命令骑兵们退去了。

快到京城时，李令绪住在一家店里，见到店主人的女儿正在患病。李令绪问店主人是什么病，店主人说：“好像是妖怪弄的。已经找过很多大夫，都治不好。”李令绪问道：“我给她治好了怎么样？”店主人一听，立刻道谢，请求他帮忙治病，并答应李令绪只要治好女儿的病，一定重重答谢。李令绪便想金花，金花立刻到了跟前。李令绪对金花说了事情始末，金花略略看了看店主人的女儿，说道：“这病好治。”金花搭了个坛台，焚香念咒。不久，一只浑身疥疮的狐狸便被捆绑在坛内。金花打了狐狸一百下，打得它血流满地。然后金花便赶走了狐狸，店主人的女儿的病也立刻痊愈。

李令绪到京城以后，金花向他告辞。李令绪说：“麻烦你远道相送，也没什么可以赠送给你做为纪念的。”李令绪安排了酒食与金花共饮，饮到酣处，李令绪说：“既然你来去无踪，我只有一件事想问问你，能否告诉我呢？”金花说：“有什么事你尽管说。”李令绪说：“我想知道阿姑家里的事情。”金花答道：

“娘子原本是某位太守的女儿，和你是不太远的亲戚。后来娘子嫁到姓苏的人家，得病死了。我是娘子从嫁的婢子，娘子死后过了几个月，我也死了。所以一直能在娘子身边伺候她。天帝把娘子配给天狼将军作夫人，所以娘子有神通，我也学会了一些。胡使君是天狼将军的亲侄子，昨日在客店里被我惩治的那只狐狸乃是天狼将军家看旁门的，像它这样的狐狸那里还有很多，我能够制服它们。至于那天杀盗救难的骑兵也都是天兵天将。只要我叫

他们，要多少来多少。”李令绪又问：“此次一别，何时再得重逢呢？”金花道：“你我姻缘命中注定只到今天，从此就永远断绝了。”

李令绪听罢此言，惆怅良久，又托金花带话给阿姑，让她珍重。另外，李令绪送给金花很多礼物，金花都不接受，告辞离去了。

胡璇后来又做了好几个州的刺史之后才死去。

出《腾听异志录》，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三卷

郭涤编写

张 瑾

张瑾是一名道士，他爱好符法之学，学习起来很刻苦，但却没有什么成就。

有一次，张瑾到华阴市集上去。他看到一个卖瓜的，便买了几个瓜吃。卖瓜的旁边蹲着一个老人，眼巴巴地望着他，显出很饥饿的样子。张瑾就给老人买瓜吃，结果老人一口气吃了一百多个瓜。张瑾一见，知道老人非同寻常，对老人愈发尊敬。老人吃完瓜，临走时对张瑾说：“我是土地神，你对我的敬奉我将要报答。”老人拿出一册书，对张瑾说：“这是一册禁制狐狸鬼祟的书，你拿回去好好学吧。”张瑾接过书，老人就不见了。

当天，张瑾睡在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听到主人家有个女子哭叫的声音，好像是个疯子，就问主人是怎么回事。主人答道：“我有个女儿，最近得了一种疯病，每到太阳落山时，她就浓妆艳抹，穿上漂亮衣服，嘴里叫着：‘召胡郎来’。我虽然一再请人医治，病总是不见好。”

张瑾为主人画了符，挂在房檐和门窗上。当天晚上，只听到房檐上有人哭，而且骂着：“哪儿来的道士，管别人的闲事。快滚蛋。”张瑾大怒，呵斥那个声音。过了很久，只听到那个声音说：“我先给人当奴仆去。”然后便没有下文了。张瑾又画了几道符，店主人女儿的病也就好了。

主人赠给张瑾几十匹绢，以表谢意。张瑾得到厚礼，需要多卖些力气，就在主人家又住了几天。一天，忽然有两个状似奴仆的人来找张瑾。二人自称一个叫德儿，一个叫归宝，曾经给一个姓崔的当仆人。姓崔的罢了官，就把两人丢弃了，现在无处可投，所以想来给张瑾做奴仆。张瑾收下了他们，发现两人非常精

明小心，办事也很可靠。

张瑾出发后，所有的符法、书册和包裹行李都交给归宝背着。快到关口时，归宝忽然大声骂道：“拿我当奴仆使，像拿爸爸当奴仆使一样。”说完便跑。张瑾大怒，急忙追赶，而归宝跑得飞快，转眼就不见了。再一回头，德儿也没有了。张瑾随身携带的一切东西也全部丢失。

当时秦陇一带正在打仗，关口禁令十分严格，凡是行路经过的人，只要没有身份证明，抓住之后一概杀掉。张瑾不敢继续往前走，只好又回到原来住的那家，把一切经过告诉了主人。主人听罢，反而生气地说：“哪里有这样的事情？一定是你贪得无厌，想再来欺诈我的钱财！”把张瑾推给一个农夫，什么东西也不供给他。农夫让张瑾跟他一起下地干活，起早贪黑，十分辛苦。

有一天，张瑾在地头大树下歇息，仰起头忽然看到两个小人在大树上对他说：“我们便是德儿和归宝。你给人做奴才，辛苦不辛苦？”又说：“这个符法书本是我们的，丢失很久了。今日我们能重得此书，十分高兴。我们也不能对你太不讲情义了！”二人把行李给张瑾扔了下来，又说：“快回去吧，那些乡下人等着你给他们画符呢！”说罢大笑着不见了。

张瑾得到行李，又去看那个店主人，店主人这回觉得他很有神异法力，又给了他几匹绢。

张瑾拿了东西回家，从此再也不画符了。

出《稽神录》，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五卷

郭涤编写

咎 规

唐朝长安有个人叫咎规。他的母亲死了，家里又遭了一场火灾，财产都被烧光了，从此一贫如洗。咎规有六个年幼的儿女，实在没法子抚养他们，咎规的妻子就对他说：“眼下咱们家穷成了这个样子，大家在一块忍冻受饿，到底也是活不下去。我打算卖掉我自己，换点钱来帮助你养活儿女，你看怎么样？”

咎规说：“我命不济，丧尽家产，如今全家生活无着，让你这样做，我实在是不忍心。”妻子说：“如果不这样做，咱们一家人必然会全都冻饿而死。”咎规没办法，只好答允了妻子的要求。

过了几天，有一个老人来找咎规。咎规请他进来，说起儿女们忍饥挨饿，妻子打算自卖自身的想法。老人伤感了很久，对咎规说：“我家几代巨富，住在兰田下，听说先生的妻子有自卖的意思，如今先生又亲口说起，我想买下先生的妻子，出十万钱，你看如何？”咎规和妻子都同意了这个条件。

第二天，老人拿了十万钱交给咎规，就带着咎规的妻子走了。临走时老人对咎规说：“儿女要是想念母亲，可以带他们到兰田山下来找我，我会让他们母子相见的。”

三年以后，咎规的儿女都一个个死去了。咎规仍然贫困，落鬼到长安乞讨为生。有一天，咎规忽然想起那个老人的话，就到兰田山下去访求。只见那里有一座寺院，外表十分壮观华丽，有如贵族的宅院。看门人盘问了咎规之后，那个老人便请咎规进去。老人给咎规摆下了饭食，又让他的妻子出来与咎规相见。咎规的妻子听说儿女们都死了，大哭起来，一口气没上来，当时就死了。老人一见，大怒，打算谋害咎规。咎规也害怕了，从门里跑

了出来，再一回头，宅院忽然不见，只见他的妻子死在一座古冢前边，古冢旁边有一个窟穴。规管挖开古冢，从里边跑出来一只老狐狸。管规这才知道妻子是被狐狸买去了。

出《奇事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五卷

郭涤编写

崔 昌

唐朝有个人叫崔昌。有一天，崔昌在东京庄上读书，见到一个长得十分漂亮的小孩儿来到院子里。过了一会儿，小孩儿上了台阶，慢慢地接近他，坐在崔昌的床头。崔昌不理他，小孩儿就用手把崔昌的书卷了起来。崔昌问道：“你是谁？来干什么？”小孩儿说：“我喜欢读书，到这儿来因为钦佩先生的学问。”崔昌也不赶他走。小孩儿有时对书中文章的大义提出问题，言谈显得很有条理。

过了几个月，一天傍晚，小孩儿扶着一个喝醉酒的老人来到崔昌家。小孩儿把老人放下后就出去了，老人酒醉呕吐，吐出来的净是人的指甲，头发等物。崔昌一见，非常厌恶，抽出宝剑砍下老人的头，老人立刻变成一只老狐狸。

过了一会儿，小孩儿来了，一见老人被杀，大怒问道：“先生为什么无缘无故杀我的长辈？我不是不能杀掉先生，不过因为看在往日的情义份上不愿下手罢了。”

说完，这小孩儿一边骂着一边走掉，从此再也不来了。

出《广异记》，据《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十一卷

郭涤编写

王道珂

王道珂住在成都双流县南笆这个地方。唐僖宗到四川时，王道珂常靠着算卦画符之类的法术为生，平时没事就口诵《天篷咒》。每当他到双流县的市集上，给人画符或算命赚来些钱就都买了酒喝，一直到喝醉才回家去。

双流县城门外有一座白马将军庙，香火很盛。庙内总是垂挂着帘子，帘内往往闪着光，还有吹哨的声音。这种怪异现象使人们更加相信庙神是有灵性的，而供奉的酒食等物又常常不知不觉地便不见了，愚蠢的百姓为此更加畏惧，没有人敢于正视庙神。

一次，王道珂喝醉了酒来到庙里，他大声朗诵神咒，庙里寂然无声。旁边的人看了，都觉得非常害怕。过了两天，王道珂早起跟着村里人挑着大蒜到市集上去卖。黎明时分来到庙前，王道珂突然倒在地上。人们忙乱之中，只见几条双眼放光的狐狸，把王道珂拉拽进庙里，又听到庙堂上有人斥责道：“你为什么乘着酒醉进入我的庙念咒语，以致惊动了我家眷属？”王道珂心中默默念起《天篷咒》，渐渐缓醒过来。原来，当狐狸拉他入庙时，神兵因躲避大蒜的臭气而不愿前来保护他，所以被狐狸擒住。此刻担蒜的人已经走开，神兵到来，狐狸便近不得王道珂的身了。

王道珂醒来后，回到家里把身上清洗干净，又来到庙里，大声骂道：“我是太上老君的弟子，不光是只懂得持《天篷咒》。我曾诵读《道德经》，经上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你要是神，只应当帮助道来化人，为什么怕听神的咒语？我知道你不是什么白马神，乃是狐狸精怪，妄附神祠，迷惑百

姓。今天我决定在这里住下，要持咒语，为民除害！”

王道珂大声念动神咒，从白天一直念到夜里，不停地念诵。庙堂上一直没有声音，帘内也再没有出现什么神光。却听到里面有翻动和呻吟的声音。

天亮以后，王道珂叫来附近居住的人们进庙观看，只见五只老狐狸，一个个头破血流，都已经死掉了。

从此以后，庙里再也没有出现妖异的事情，但从此人们也不来祭祀，庙宇就荒废了。

出《云笈七签》，据《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第七十二卷》
郭涤编写

曹 昊

曹昊喜欢种菊花，一到秋天，家里各种各样的菊花一齐盛开。一天早晨，曹昊看到一棵大黄菊花中心长了一个红子。红子越长越大，到第三天就像樱桃那么大了。人们看了都不知道红子是什么东西。

曹昊的邻居有个十六岁的女孩名叫周少夫。一天夜里，周少夫同女伴一起来看这株菊花，周竟然把红子摘下吃了，接着她忽然飞上天去，曹昊大惊，忙报告了周家的父母姊妹们。姊妹们一听连忙向天上哭叫召唤，但周少夫头也不回地飞上去，渐渐没入青天之中。

过了一会儿，周少夫的父亲来了，他看着被摘去红子的菊花叹了口气说：“我真没有缘份，怎么就来晚了一步呢？”曹昊正要向他询问是什么缘故，老人却忽然变成一只狐狸，疾驰而去。

出《柳塘记》，据《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禽虫典第七编十二卷》
郭涤编写

衢州少妇

衢州人李五七，住在衢州城中，他本是大家子弟，后来生活没法维持，就替人家照看门户。宋代绍兴戊辰年三月的夜间，天气清朗湿润，几片浮云遮着月亮，五七独自卧在轩之中，觉得好像有人抚摸自己的脸，他一惊而起，以为天快亮了恰巧要到府衙呈递诉状，就穿戴整齐，快步走到鼓楼听听有几更，原来刚打过三更。五七觉得心神不安，彷徨不定没地方去，就在班春堂前徘徊。突然闻到奇香扑鼻，就俯身往里看，看见堂内隐约有灯光，心中益发觉得奇怪，这里半夜怎么会有灯光呢？登上台阶就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少妇，年纪约有十八、九岁，自己提着小灯笼，倚着柱子站着，姿态极其艳丽，含笑作揖迎接说：“郎君万福。”五七谦逊地辞谢应合。少妇问道：“今天知府衙门接受诉状吗？”五七回答：“接受。不知娘子是谁家人，为何到这里来？”少妇说：“我就是城东邱秘校的妻子，出嫁才几个月，不幸丈夫死去，有住房一所，遭到邻居的欺凌浸暴，他们欺负我是寡妇不便申诉，所以不能不告官。倘若不在夜里前来，必然被他们拦劫阻挡，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如此。”五七正喜欢少妇的美貌，又加言语凄苦值得倾听，四顾没有别人，感情不能抑制，试着用隐晦含蓄的言词来挑逗她，她高兴地表示接受，两人携手入室，情意缠绵，难舍难分。一会儿，东方就亮了，府衙已经开始接受诉状。两人等判决完毕，分手告别时，少妇相约夜里还在此时来，届时二人又相会。光阴荏苒，已过一月。五七看门的那家惊讶五七总是半夜出去，怀疑必有奸淫的过失，就把这件事告诉一带无赖，让他们抓住五七。五七和少妇共寝时，让无赖在班春堂后抓获，无赖们喊叫喧闹，少妇掣出双臂，哭声呦呦，变成一

只青狐，飞奔而去。大家十分惊骇，急忙追赶，已不知去向。

出《夷坚志》卷七 杨育棠编写

叶氏七狐

德兴县外五里，有一个村子，名叫朱家关，姓叶的在这里聚居。一人叫叶子长，以恩科被取为贡生，官至县令而去世。他的第四个儿子七七是秀才，庆元三年正月，七七白天正读书时，见一群七个狐狸，相接而入，穿绕屋门飞跑而过。七七急忙呼喊奴婢追打，因为事情太仓促，马上去寻找器械棍棒，等找到时，都已经逃去。群狐又经过邻居朝奉的宅院，这家素常养育着几条猎狗，十分凶恶，见狐狸一到，就迎上扑咬，咬死两只狐狸，其余都飞奔而逃，不知去向。七七秀才收藏两个鸡蛋，想孵小鸡。一个小妾偷去，在锅里煮，还没来得及吃被主人发觉，逼她用手从开水中捞出来，手上的肉马上烫烂了，到晚上就死去了。里正把此事告到官府，验尸属实，小妾未被垂打，身上没有其他伤痕。七七得免罪责，但也花费成百上千两银子，真是一场祸啊！

出《夷坚志》卷三十

杨育棠编写

张三店女子

建昌南城坊羊马城下百姓李七，舍弃了原来住的房子，迁居函厅后，在张三的旅店楼上居住。庆元三年六月十日夜，李七回来见房门半掩，看见一个女子穿着单衣，穿鞋却没穿袜子。李七正惊疑的时候，女子恼怒说：“你如果不容纳我，我就喊巡逻的厢兵证明你有勾引我的罪。”李七畏惧地说：“我敢不从命吗？”过了很久，女子有说有笑，好像没一点隔阂，才说：“我只是邻舍家的女子，今年二十九岁，丈夫在外游荡不回来，听说已经死在隆兴。父母亲知道这事，也不放在心上，不免要自己出门寻找夫君，尽力前去细心寻访，因为不惯于认路，回来迟了，到此夜色已深，不能还家，在此借宿可以吗？”李七同意，就上床共寝。过了五更，女子穿窗而去。明天夜里又从屋上跳下，却没踏坏屋瓦，李七很奇怪，问道：“这种技艺难道是妇女能掌握的吗？”女子说：“我家家产本来很微薄，曾经跟着跑江湖的学过踏索的技艺，所以很熟悉，对你难道应该害羞吗？”夜里，带来七十个铜钱给李七，第三夜又给一匹绢，李七很感激女子的恩惠。第四夜又带来一坛酒和干肉、腊肉，让李七喝酒自己却不沾嘴唇。李七勉强让她喝，说：“有幸两人能对饮，不应我一人独醉。”女子勉强喝了一杯，并且说：“这酒极不易得。”让李七买菱角一块吃，就都喝得大醉。因酒后困乏，睡到上午才醒，女子惶惑无措，忽然由窗缝中飞出，声音像撕裂绸缎一样，李七大惊，才知道女子是鬼怪。很快告诉主人，主人说：“我正惊疑今天夜里楼上为何有妇人切切私语的声音，正准备奉告，又怕您把我当成官方，不料遇到这种怪物，你走吧，不要弄脏了我的好店房。”李七告辞，到住处去取女子留下的绢偿还店钱，原来却

是芭蕉叶。李七梦见女子用中指指着他叱骂道：“你真是个负心汉，与我亲近交接，又把这些情况全都告诉别人，这是为什么呢？我将要惩治你。”睡醒后觉得神思昏乱，不能吃喝。寄居景德寺的赵十二官怜悯他被鬼迷乱，恰巧同寺住着一个姓叶的人，叶生曾遇一高僧，传授消随法录，救助的人很多，赵十二官带着李七去见叶生，见礼下拜，表示诚心，叶生令李七口述过去的情状，以符为饵，李七便能吃能喝。叶生给城隍发公文让他拘捕妖孽。于是在夜里四更时，李七梦见穿黄衣的吏员领着刽子手十人押着带枷的女子，也驱赶李七同去。看到女子的容貌衣服和从前一样，而后面有尾巴，尚且指着李七大骂道：“你的心多么狠毒啊！”刽子用手用铁椎打她。大约走二十里到了城隍庙，大家快步进入，到了台阶下，上面传呼道：“李七狐娘分左右站立。”有刀斧手夹立殿下，还有黄巾力士、紫夜功曹等，人物很齐盛。一会儿，穿紫袍金带的人上殿落坐，蓬头开道的四个人两旁侍立，李七像从前一样径直陈诉，坐着的那个人厉声说：“李七是活人，先放回。野狐狸应当处死，先送到监狱审问。”就把女子和李七押出。李七正行走时，落在一大石之下，因吃惊而梦醒，梦境十分清晰，能记起并说出来。从此渐渐复苏，过了十天才平复。

出《夷坚志》卷四十二

杨育棠编写

黄陂红衣妇

黄州黄陂县太公村百姓李家，门外有一棵大栗子树。初夏的时候，家中成年男女和男孩子都下田种稻，只留一两个女孩看家做饭。中午时分，女孩听到外面有呼叫声，说：“宜哥在吗？”不觉答应说：“也在地里干活。”宜哥是李家十二岁的儿子。女孩出门看望，见两个很美的妇人，全身穿红衣裳，坐在栗树枝上，女孩知道不是人，就用棍棒瓦石击打。妇人从高处跳入附近的水池中。女孩跑到田间，告诉父亲哥哥，一块追赶。妇人脱去衣服，用盖头遮住身体，游水到了对岸，快步登山，变成两只狐狸逃去。以上记的事情，是同乡程濂游黄陂时，从一个读书人程思那里听到的。

出《夷坚志》卷四十三 杨育棠编写

绍兴府

绍兴府知府官衙所在的县临山，山上林深树茂，经常有精怪出没。

淳熙年间辛丑年，有几个兵卒当值巡夜，住在了蓬莱阁。盛夏的夜晚，闷热难当，兵卒们就分散着睡在各处。到了夜半时分，一个叫张富的兵卒看见一个红衣女子飘然而至，径直朝张富走来，并且坐在张富的肚子上。张富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打算一把揪住她，可是，那女子忽然不见了。张富的手里只留下两把狐狸毛。

出《睽车志》，据《笔记小说大观》第七册 赵文编写

小莲记

宋朝京城里有个姓李的官员，出身名门，做过几任郡守的官职，人们称他李郎中。此人长相魁武奇特，吃穿都很讲究。嘉佑年间买了一个丫头，名叫小莲，十三岁。教她乐器，怎么也学不会；教她作针线活，却又笨手笨脚。李郎中很不满意，要把她退还卖主，小莲哭着对他说：“如果大人收养我，今后我一定会报答大人的恩情”。李郎中听她说的话颇不一般，就把她留了下来。过了些日子，小莲到也多少学会了一些歌舞，尤其是容貌日益艳丽，就象一朵初放的鲜花。李郎中想将她收为小妾，小莲却百般回避。有时李郎中把她一人叫到卧室说话，小莲就变得十分严肃，现出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愈是这样李郎中想占有她的心反而愈加急切，有一夜乘小莲侍候饮酒，设计将她灌醉，终于占有了她。第二天早上小莲醒来，知道事情已不可挽回，就抱欠地对主人说：“妾自觉低贱，所以不敢高攀大人，并非自视清高，还求大人宽恕！”说完又跪下叩头。从此李郎中对小莲十分宠爱。

有个月最后的一天晚上，小莲侍候主人睡觉，李郎中半夜醒来，发现小莲不见了，不由一惊，忙点上蜡烛四处找寻，找遍各处都见不到小莲的影子，便怀疑她与别的男人幽会去了，十分愤怒。等到天明，才见小莲由外面回来，李郎中气咻咻地叫她跪下，责问她夜里到哪里去了？小莲望了望屋里的其它人，为难地说：“请等一会儿，妾一定把情况全都禀明大人。”李郎中把她带到内室，要她把实情统统说出来。小莲说道：“没想到会被大人看出破绽，我也不敢再隐瞒。现在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实说吧。妾不是人，但也不是鬼，请听我把话讲完。我自觉不配侍候

大人，本应自己离去，如果大人可怜我，不加深究，那么我愿永久侍候大人，以报答你对我的恩德。”李郎中说：“别的还可以原谅，令我难以容忍的是你为什么不说清楚你究竟去哪儿了？”小莲流泪回答：“妾并不敢随便出去，但每月最后一天的夜里，必须前去参见主管我们的天神，假如不去，就会招来祸害，这就像人间种田人都入农籍，不能混乱的。”尽管作了这些解释，李郎中始终心存怀疑。

又到了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李郎中故意在晚间宴饮，对小莲殷勤劝酒，将她灌醉，并在满室点上明晃晃的蜡烛，自己亲自守在她的身边。天快亮时，小莲猛然惊醒，说：“大人如此厚待妾，使妾不得前去应卯，我必将受到责罚。”第二天夜里果然又突然不见，仍是天亮才回来。李郎中追问她，小莲并不说话，把上衣脱下，转过背给李郎中看，只见背上鞭痕累累。李郎中很后悔，忙向她道欠，并用好言抚慰。从此每月最后一天晚上小莲就要离开，李郎中再也不感到奇怪了。

有一次李郎中生病，小莲对他说：“大人不必求医，这病是因为你平日爱吃辛辣的东西，肺里有痰引起，用犀角、人参、膩粉、白矾一起煎汤喝病就会好的。”李郎中照这个药方一试，果然灵验。李家其它人生病，只要按小莲说的药方服用，全部能治愈。有时她谈起某人将要遇见的祸福，也从来没有不应验的，李郎中特别信服她。有时谈及李家的亲戚，说某人某日要死，到那天果然就有人前来报丧。一天小莲对李郎中说：“某日大人将到某州当太守，到时果然接到朝廷调动的文书，与她说的完全相符。

李郎中要去上任，小莲流泪对他说：“妾身有管束，不能随行侍候大人，但深深感念大人的恩德和情意，这只怨妾命薄无福。大人如果不忘旧人，愿心中常常想到妾就好了。”李郎中坚持要带她一起去赶任，小莲说：“上次我一夜没去应卯，就遭到

那样严厉的责罚，如果成年累月不去，那就罪不容诛了。”李郎中知道不能勉强，也就不再坚持。到了即将出发的日子，小莲悄悄对李郎中说：“大太太一年寿阳寿便尽，应预作准备，大人将与都漕发生矛盾，最后大人会失意归田，那时妾又将与大人相见。但这些事千万不能说给别人听。”

李郎中赶任后整一年，妻子果然病死。漕运官到任，与李郎中发生争执、指责李郎中“截留钱粮，阻难漕运”，任凭他怎么分辩，上司仍旧撤了他的职务。李郎中连遇丧妻，罢官等晦事，心情郁闷，精神沮丧，对于作官已看得淡。他到京城闲居，终日在家里闷坐。有一天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小莲，李郎中大喜，忙请她坐下，感地慨说：“分别以后发生的事情与你说的模一样。”于是摆酒为她接风，又叫她跳舞，十分快乐。小莲与他住了一个多月又要告辞，辞别时泪流满面，跪下向李郎中磕头说：“妾有一事要求大人帮助，如蒙恩准，愿以死相报。”李郎中大惊，问：“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小莲说：“妾的确不是人，而是城墙上的狐狸。前生曾作过人家的二房，在丈夫跟前巧嘴利舌，经常造谣中伤大太太。骗得了丈夫的专宠。大太太为此忧愤而死，到阴间控告了我，于是罚我今生为狐。如今遭报应的日子快满了，照例要死在鹰犬爪下。如果再被人拿去烹煮吃肉，就又不能再去投生。某日请大人从都门出去，遇见有人打了狐狸拿进城卖，请多给他钱买下来，就说要买去做药。被射死的狐狸的耳朵里长有几寸长的紫色花毛的就是贱妾。如果大人用北方产的纸为妾做衣服，用树木的皮做棺材，把妾埋在高坡之上，妾将感恩不尽。”说完又哭着不住磕头，拿出一两黄金交给李郎中，叮嘱说：“这点钱姑且作为丧葬之费，切不要因妾是异类就没有感情。”李郎中十分感动，一一点头许诺。当天晚上，李郎中要留小莲住下，小莲不肯，说：“丑形已经暴露，你会感到厌恶的。”但李郎中还是把她留住了。第二天小莲拜辞，说：“阴

期有限，投生也有规定的日期，不能再多留了，万望大人不忘平日的情意。”说完大哭而去。

到小莲说的日子，李郎中出了京城，向北走了几里路，果然见有人背着几只打到的狐狸。李郎中找到耳朵里有紫毛的那只买了带回城里按小莲临别嘱咐的那样装殓好，选择一个吉日将它埋葬了，还写了一篇祭文祭奠。这座坟在京城坊店南边，后人都称它为狐坟。

出《青琐高议》后集卷三 仇学渊编写

侯生春游遇狐怪

谭州有个叫侯诚叔的书生，旅居京城，以卖文为生。幸亏有个官员与他先辈是世交，给他 在 官府里找了个事做。后来随一员大官去镇守一方，在军中获得一个职位，被派到 临 江 军中任职。这时他已二十八岁，尚未结婚，虽然已有媒人提亲，却还没有定下来。

一天，朋友约他去西池游玩。刚下过一点小雨，空气清新透明，水波泛着日光，枝头鲜花盛开，春光融融，令人流连。侯诚叔和朋友肩并肩走在长桥上，远远望见一个女郎带着个小丫环在池水西岸徘徊。侯诚叔用手挡住阳光仔细眺望，觉得这个女郎十分漂亮。第二天侯诚叔又同友人去西池游玩，当他 走到长桥上时，又见昨天那个女郎在池西出现。侯诚叔心想，游人一般都不去池西玩，只有这个女郎独自在那里徘徊，真是奇怪。想到池西去仔细观察，友人又不同意。等到日头偏西，他们快要走出西池大门时，那个女人的小丫环跑过来叫住他，手里拿着一封信，说：“我家女主人给公子的书信！”诚叔急忙把信揣在怀里，回家一看，乃是一首诗：

“人间春色多三月，池上风光值万金。幸有桃园归去路，如何才子不相思”？

诗后另有一小行字说：“后天在原处相见。”

诚叔爱这首诗，但诗的字体显得雅拙无骨力，就象小孩子写的。第二天如约去到池西，果然女人已在那里等候。近处观瞻，只觉女郎艳丽无比，想必西施赵飞燕的美貌也不过如此。尤其是女郎谈笑时，莺声燕语，沁人心脾。诚叔问 她 贵 姓，女人说：“妾姓独孤，家住城北，等哪天邀请公子前去作客。”说着相随

走了几步，女人又递一封信给他，说：“今天我与表妹约好在池上相会，不便请君，其它等今后再说吧。诚叔回家看信，还是一首诗，诗中写道：

“几回独步碧波西，自是寻君去路迷。妾已有情君有意，相携同步入挑蹊。”

信上又约侯诚叔第二天相会。

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雨。雨刚停，侯诚叔便骑马赶往西池。一路上泥泞难行，西池大门紧闭，一个人也见不到。侯诚叔大失所望，呆了一会儿，正想回去，听见有人叫他，回头一看，乃是那个小丫环。丫环对他说：“今日道路难行，路远，又没有车马，主人不能前来，让我向公子致欠。这里有一信给公子。”侯诚叔展开一看，仍是一首诗，只见上面写道：

“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随人是处同。不得殷勤频问妾，吾家只住杏园东。”

小丫环走了，也没说何日再相见，侯诚叔心中十分惆怅。

过两天侯诚叔又去西池游玩，然而再不见女郎踪影。直等到天色已晚，暮云四合，他才恋恋不舍准备回去，想见女郎的愿望愈发强烈。刚出西池大门，又见小丫环送来女郎的书信，信上写道：“妾住在桃溪杏圃之间，这里鲜花常开，风光尚可，每当天气晴和的月夜，和弟妹们聚在一起宴饮游戏，就会通宵思念郎君。想约郎君来相会，又碍于父母邻居的眼目，难得如意。等哪天郎君从城里出来，妾当对你倾诉衷肠，暂时由丫环向君略说一二。”信看完，丫环对侯诚叔说：“某日请公子从酸枣门出城，往西北方向走，看见有一个大花园，景物奇特，就是我家。到时候我在柳树下等候。”

侯诚叔按丫环所说的日子出了城，走了几里路，就看见小丫环正在路边守候。二人又一同走了十多里，小丫环指着一处花木繁茂的地方，然后带他走进去，原来是个酒店，两人坐下吃了点

东西，饮了几杯酒。丫环说：“请公子在此稍候。娘子不愿让父母兄弟见到。我家隔壁又是朱官家，因此白天不能去，须等到夜间才行。”说完又与侯诚叔慢慢饮酒，等待天黑。

太阳终于落山了，街上的人家也都关上了门窗，丫环起身带侯诚叔去见女郎。走进一座高大的门楼，只见回廊迤迤，像是座王公府第。侯诚叔被带进一间深邃的密室中，只见红烛高烧，照得满室通明。屋里珠帘低垂，红光满屋。桌上已摆下丰盛的酒菜，金银器皿烨烨生辉。侯诚叔如在梦中一般，与女郎举杯对饮，女郎说：“荒郊野窟，想不到公子竟然光临。妾平日侍奉双亲膝下，兄弟众多，因而始终没有机会与君欢聚。今天父母到外地去了，兄弟们都去亲戚家吃喜酒去了。今天的相会，乃是天赐良机。”说着叫小僮跳舞以助酒兴。

不一会儿，丫环通报说：“王夫人来了。”女郎忙起身笑着迎接说：“我们虽是邻居，但已有很久不相见了。”王夫人说：“听说今夜是姑娘的花烛之夜，特来贺喜。”侯诚叔忙起身致礼。夫人也含笑还礼，三人围坐在一起，桌上摆满山珍海味。欢聚到半夜，王夫人说：“你们聚会难得，况且良宵苦短，我们以后再长谈吧。”说完告辞离去。侯诚叔与女郎相拥就寝。室内烛光辉煌，陈设华丽，映照着女郎的花容玉肌，更显得像月中嫦娥一般美丽。侯诚叔喜不自禁，怀疑自己是在做梦。谈话中，问：“王夫人是谁？长得如此雍容华贵？”女郎说：“她是帝王家中人。”侯诚叔惊问：“那为何住在这里？”女郎说：“现在还不便告诉你，今后你自会知道的。”这天夜里，两人畅叙情怀，恩爱无比。不久远处传来晨钟的鸣声，四处雄鸡也开始啼叫。女郎忙起身对侯诚叔说：“公子快先回去，恐怕我兄弟回来，邻里起床就来不及了。如被别人看见，不仅辱没公子名声，对妾也不好。如果公子不嫌妾鄙陋，改日还将与郎相聚。”侯诚叔问：“下次何日相见？”女郎说：“我会叫丫环去告诉你。”于是将

他送出大门。侯诚叔回头看时，只见女郎倚门目送。她身上的衣裳被晨风吹动，飘飘然如同下凡的仙女，更觉情意缠绵，不由频频回首，难舍难分。回去几天，始终心神不宁，苦思女郎。有时心中怀疑：“莫非遇见了妖怪？”但见自己臂上还粘染着女郎脸上的脂粉，怀中也留有女郎身上的余香，便又打消了疑虑。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再未得到女郎的一点消息。忍不住，又独自出城去寻找上次与女郎相聚的地方，谁知竟找不到原路。只见园林相连，浓荫环绕，不见屋舍，只好逢人便打听独狐氏家住在何处？结果谁也不知道有这家人。后来见一位老人坐在柳荫下乘凉，便上前向他询问，并把以前与女郎结识的经过告诉了他。老人说：“这是精怪。”侯诚叔大惊。老人又说：“事情虽然令人惊异，但也不至于会害人，请坐。我慢慢告诉你。”侯诚叔坐在地上，听老人说道：“这里有隋朝大将独孤将军的坟墓，不知是不是那个地方？墓里聚居着许多狐狸。墓西百步外还有一座王夫人墓，埋的是后梁高祖朱温的儿媳妇。”侯诚叔问：“你怎么知道她们是精怪呢？”老人说：“我不是说她们是独孤将军的鬼魂，因为独孤将军已去世几百年了。这不过是一群狐狸精。我活了九十多年，看见狐狸精为怪已不止一次了。现在这个狐狸精能幻化美女迷惑年轻人。过去附近有个青年农民，长得很漂亮，这个狐狸精与他成了夫妻。一年后生下一个孩子，孩子养在农民家中。每天晚上狐狸精就去哺乳婴儿，白天她就隐去形迹。这家人很讨厌她，有一回乘她不防，用刀刺伤了她的脚，从此这个狐狸精就不再出现了。”讲到这里，老人用手拍拍侯诚叔的背说：“听着，你如果不能忘情，那么就和她长期相好。如果中途变卦，恐怕就会有灾祸临头，虽然不见得会要你的命，就怕要后患无穷了。”侯诚叔道：“她是狐仙，有情才爱人，怎么反而会害人呢？”老人说：“这个狐狸精我见过，不知它有几百岁了，聪明智慧要比人强得多，还能预知未来的事。有一次有人耕地犁开一个坏了的墓穴，发

现它正靠着一具已经腐朽的棺材看书。耕田人把它赶走并夺下那本书，见书上的文字很古怪，一个也不认识，一天后这本书又不翼而飞了。这个狐狸精善于吟诗唱曲，能唱一般歌女不会唱的曲子。你这人很忠厚，狐狸精害不害人也因人而异。我见她为怪已有七、八十年，在这之前作不作怪我就知道了。”说到这里老人起身拄着拐杖回家去了，侯诚叔也回到城里。但他日夜思念女郎，如饥似渴般想再见到她。天气已经很热，侯诚叔有时夜间就睡在走廊上。一天晚上，忽然丫环拿着一封信来，他忙起身接过拆开，见写的还是一首诗：

“睽违经月音书断，君问田翁尽得因。沽酒暗思前古事，郑生的是有情人。”

侯诚叔读完，感情激荡。抬头见丫环含笑侍立，模样也十分美丽，不由心动，便对她说：“跟我到里屋去。”意思好象是要进屋写诗回赠女郎。丫环随他进屋，侯诚叔转身一把将丫环搂住就要求欢。丫环拒绝说：“奴仆不敢有非分之想。娘子性子不可惹，如知道此事奴才必死无疑，怎能为了满足你一时的快意而引起麻烦呢？”侯诚叔不听，强行将丫环抱到床上。丫环力弱，终究只能顺从。两人亲热了很久丫环才离去，临行对侯诚叔说：

“多谢公子爱意，并非奴才自尊，恐怕今后再不会与郎君相见了。”说完洒泪而去。走出几步，又回头说：“郎君某天到某园中去，北面有一个高坡，上面有许多坟墓，在那里能见到我的女主人。”

到了约定的日子，侯诚叔依照丫环所说的话赶到那里，只见四周阒寂无声，不见一个人影。这时正当盛夏，天气酷热，他便躺在一棵大树下面，一会儿就睡着了。等醒来时，太阳早已落下，暮色苍茫，飞鸟纷纷鸣噪着返回树林。侯诚叔有些害怕，想转回城去，又怕城门已关。正在犹豫，忽见一人从树后转出来，仔细一瞧，正是他日夜思念的女郎，不由又惊又喜，问道：“君

为何与我分别这么长时间？”女郎不答，带他走到一个地方，说：“这是我的别墅”，说着牵着他的手进屋，拖欠地对他说：“妾的丑形君都知道了，我也不敢再瞒，希望还能与你相聚。”说话时低头含羞，脸泛红晕，显得无比的娇柔可怜。侯诚叔不由为之心酸，慨然说道：“大丈夫活着就该眠烟卧月，占柳怜花，只要眼前长有奇花，手中又有美酒可饮，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女郎一听大喜，忙叫人高烧红烛，上菜斟酒，二人对饮，说不尽恩恩爱爱、山盟海誓的话，亲热异常。从此二人白天宴饮，晚上双栖，一晃就是十天。这天女郎对侯诚叔说：“君暂且回去几天，我也与君同去。你替我选择一处清洁宁静的深院，周围不要有其它妖邪存在。”这天晚上又摆酒饯行。不久仆人通报：“夫人到。”侯诚叔更加高兴。三人围坐饮酒，侯诚叔问夫人为何住在这里？”只见夫人满脸愁云，长吁短叹，许久才答道：“妾不是今世的人，乃是后梁高祖的儿媳。高祖打仗时见到妾，便将我赐给他的儿子。”侯诚叔说：“我曾读过五代史，高祖做事很不光彩，史书上对此有疑问，是不是真有其事？”夫人满面愧色，就象无地可容一般，沉默许久才回答说：“高祖丑名传千古，妾一人怎能替他隐讳？妾自从到宫中，最受他的宠爱，妾曾拼死抗拒，想全自己的名节。但他性如虎狼，顺之者生，逆之者死。他自己曾说：‘我一天不杀几个人就会目昏想睡，全身就象生病那样无力’。有一次他生病，我在一旁侍候，他指着玉玺对妾说：‘等我咽气，你快把它拿走交给你丈夫，不能给别人。友生是不孝之子，决不许给他。’这时友生的妻子正在屏风后偷听，赶快出去告诉她丈夫说：‘皇上把传国玉玺交给了五媳妇，我们倒霉的日子就要到了，第二天早晨，朱友生带刀上殿。当时皇帝正闭目躺着，妾赶忙叫他：‘友生要害皇上！’皇帝听见，猛地坐了起来。平时皇帝的刀都挂在床头，这时却不知道哪里去了？皇帝急切中抓起银瓶向友生砸过去，没有打中。骂友生

道：‘我是你父，你竟敢作此大逆不道的事！我死，你也活不了。’又说：‘我没有早些杀掉你这贼子，才有今天这事。’朱友生的母亲对儿子喊道：‘我儿为什么动作如此迟缓！’朱友生加快脚步追皇上，皇上大声呼救，绕着殿上的柱子奔跑，被朱友生刺中腹部，肠子流在地上。皇上口喷鲜血，正好迎面吐在朱友生的脸上，朱友生退了几步。皇上用手把肠子塞进肚子里，许久才倒在地上。朱友生被鲜血喷个满脸，神色沮丧，就下殿去叫他手下的兵将，宫中于是大乱。象友生这样弑君杀父，天地不容。不过皇上一生作恶不少，今天想来也是报应。妾曾见他逼迫唐昭宗迁都，当时皇后生子才几天，昭宗亲自请求他宽延些日子他都不许。做其它事也象这样无情。”这时侍儿进来说：“谈起过去的事情令人忿恨。”说完为大家斟酒劝饮，到半夜，王夫人起身告辞。天明后，侯诚叔也返回城都。临走，女郎对他说：“你回去后赶快看好房子，我很快就到。”不几天，女郎果然带着许多财物来到城里。从此侯诚叔在官场中的所有花销都出自女郎。女郎治家很严，等级分明，对奴仆有威有恩，对亲族有情有义。平时谈论什么事情，侯诚叔如有想不清楚的，女郎便替他剖析。凡侯诚叔发表什么观点，这些观点必定出自女郎之口，就是芝麻粒儿大的事情也要先向女郎讨教。女郎的所作所为也与常人无异，只是人们从未见她梳理过头发和缝制过衣裳。其实每天天不亮女郎就起床梳洗，因此别人见不到罢了。吃东西也没什么特别的，荤素都吃，但不吃野味。饮酒不多，每次也就几杯。怀过几次孕，但每次生下后不几天孩子就死去，一个也没养活。

侯诚叔七年后才在都城得到一个候补的官职。有一次他有事去相国寺，遇到一个姓孙的道士，道士望着他吃惊地说：“你的脸色不正。侯诚叔问：“怎么不正？”道士说：“凡是人的模样，都禀赋有阴阳二仪的正气，天庭地角应该饱满方圆，而现在你这模样，正气被邪气取代，阴气受阴气压迫，体质虚弱，唇色

发黑，脸发青毫无生气，一定被什么妖邪缠身。如果你还沉溺不拔，死期不远了。人之所以不同于物，就在于人能爱惜性命，尊崇礼仪。现今你迷恋妖邪，乃是不懂得爱惜生命，不尊崇礼义，我将会看见你尸横荒郊。”侯诚叔听他这一说十分恐惧，但仍不愿对他说实话，就把话岔开了。

回到家中，女郎见侯诚叔神气沮丧，追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侯诚叔难以隐瞒，把道上的话告诉了她。女郎笑道：“妖道的话，怎么值得相信呢？我因为郎君对我情爱深厚，不忍拒绝你，所以你过于疲惫了。”说完取出药让侯诚叔服下。过了一个多月，侯诚叔又碰见孙道士。孙道士吃惊地说：“君今天显得气清形峻，真是奇怪。侯诚叔把服药的事告诉了他，孙道士叹息说：“这是妖物骗你的，你偏一点都不知道！”

有一天侯诚叔对女郎说：“我想收一个妾，好分担你的劳苦。”女郎不答应，侯诚叔坚持要收，女郎说：“原先我那个丫环你就对她不规矩，我已把她赶到海外去了。你如果买妾，到时候别怪我没打招呼。”听了这话，侯诚叔只得丢开买妾的念头。

侯诚叔舅舅家在南阳，很有钱，十多年没通音讯了，侯诚叔想去探望他，临走，对女郎说：“我在那里最多不超过一个月，你在家中哪里也不要去了。”女郎流泪说：“只希望你不要见新就忘故、重利而轻义。”侯诚叔到了南阳，舅父十分高兴。他去拜见南阳太守，太守对他说：“君在京城已久而未得正式职务，我这里正好有个职务空缺，你可以担当。”于是写了奏章派人飞奏朝廷请求批准。有一天舅舅问侯诚叔结婚没有，侯诚叔回答已经结婚。舅舅又问女方是什么人家，侯诚叔一时间不知该作何回答，只好顾左右而言他，舅舅不由心中起疑。过两天舅母又问这事，侯诚叔有些醉意，便把女郎的真实情况说了出来。舅舅责备他说：“你是人，怎么能和野兽生活？”于是作主替侯诚叔说了一门亲事。女家姓郝，是当地有名的大家族，婚后侯诚叔很满

意。

不久，朝廷文书下来，侯诚叔正式补了南阳的官，他悄悄派人捎信给女郎表示歉意。女郎给他回了一信，信中说：“读书人去作官，不可以忘义，没有见过象你这样反复无常的人。恩虽然被你忘掉，但人心不可欺。你把盟誓看的一钱不值，眼里没有鬼神。想当初你穷愁潦倒，是我给你温暖和帮助，让你吃得好穿得好，我没有一样对不起你，你为什么抛弃我？今后就是见你饿倒在沟壑之中，我也再不会伸手援助你。虽然我是个妇道人家，为了申张正义，也要向你算清这笔帐。”

后来侯诚叔在南阳的任期满后，带着妻子到汝海安家，他一人又去京城，被派往广州征兵。离开几天后，郝氏收到由仆人送来的一封信，打开看是侯诚叔的亲笔，上面写道：“我已蒙广州刺史举荐为该州军官，你尽快前来。”郝氏问仆人怎么走？仆人说：“主人叫夫人从东边的洪州那条路南下。”于是郝氏赶紧买东西购马匹向广州而去。同时，侯诚叔在广州也接到郝氏的亲笔信，信上写道：“我卧病在床上很久，看来活不长了。如果君马上起身前来，我们夫妻还可以见上一面，不然就永别了。我已叫哥哥去荆州等候你，你必须从荆州这条路过来。”侯诚叔急忙从广州起程北上，等赶到京城，却没有郝氏；郝氏赶到广州也见不到丈夫，互相往返徒劳，折腾了两年夫妻才在京城相遇，为此将家产完全荡尽，夫妻俩相抱痛哭。一天，夫妻二人正相对闷坐，忽然有人扔进一封信来，侯诚叔拿起来一看，上面写道：“暂施小计，让你俩吃点苦头。现今你与妻子感情很好，只可惜家道衰落了。”署名为无名氏。侯诚叔知道是女郎写的。

又过了一年，郝氏死亡，侯诚叔也丢了官职，潦倒不堪，衣冠襤褸，风尘满面。有一次出城去，看见一头花牛拉着一辆轻车在路在行走，车走过侯诚叔身旁时，车上有人揭开帘子问他：“这不是侯郎吗？”侯诚叔答道：“是我。”原来车上坐的正是女

郎。女郎说：“我已嫁人了。看你又穷又病实在可怜，想想你以前所做的事，可知做人不能绝情。”说着给了他五吊钱，又轻声说：“我不敢多说话，同车还有婆家的人。千万珍重吧！”侯诚叔呆立路旁，手拿着女郎赠送的钱，目送牛车“吱吱”远去，不由百感交集，真想放开嗓子大哭一场。

出《青琐高议》别集卷一。 仇学渊编写

董遘夜行山寺闻狐精

有个读书人姓董名遘，字济道，西洛人，又有才又好学。有一次有事到沂州去，晚上住在沂州境内山上的一个寺庙里，这个庙里只有一个和尚。那天夜里天阴，屋里显得格外幽暗。董遘点亮蜡烛坐着休息，忽听得窗外传来笑声，好象有一些人在窗外过道上走动，有人在说话，还有人打架，挨打的在哭泣。一会儿又见有胳膊从窗户中伸进来，还听见有人扔石头砸门。厨房里传来鬼怪争抢东西的吵闹声，寺外树上猫头鹰发出令人心悸的啼叫，直闹到天亮才停息，董遘一整夜都不能安眠。第二天他向庙里那个和尚谈了夜里的事，并询问是什么怪物捣乱？和尚说：“这里的妖鬼物怪很多，凡是来过这里的和尚都很恐惧，不敢在庙里住宿，还有被吓死的，只有老僧一人住下来了。开始时我也很恐惧，大着胆住下来，倒也没有出事。不过最近有个客人住过这里，夜里出去上厕所，结果被怪物抓走了。”董遘说：“老师父你一人能在这里长住，想必定有法术。”和尚说：“那倒没有。不过我每天都会念几卷《金刚经》罢了。只要心里不生恐惧，妖怪也奈何不得。”董遘于是在墙壁上题诗一首，描述那天晚上的所见所闻：

寺中荆棘老侵云，	恶木狰狞野外村。
原上狐狸走白日，	水边魑魅立黄昏。
山鬼相呼夜月黑，	怪禽恶语向风喧。
挑灯待晓安能寐？	一夜惊忧紧闭门。

据《青琐高议》别集卷五 仇学渊编写

张华相公用华表验狐精

晋朝时，有个旅客入京，船停靠在御河岸边，半夜时听见有人悄声说话。抬头看去，原来是一只狐狸坐在华表下面，说：“我已有百岁了，平生的见闻相当多，将去拜访张丞相，向他讨教。”华表忽然发出声音道：“丞相张华相公通今博古，无所不知，我劝你小心点，最好别去”。狐狸说：“我的主意已经定了。”华表说：“你非要去，今后可别连累老兄我啊！”狐狸起身走了。这个旅客恰好正是张丞相的表亲，心想，不知他会不会识破狐狸的乔妆打扮？

一天，这人看见有个读书人模样的去丞相府求见张华相公，便跟着也进去在一旁观看。只见张华相公给他让坐之后，两人便谈古道今说了起来，论辩十分激烈，这个读书人的议论往往出人意外，持论新奇，妙语连珠。谈了许久，张华忽然传手下差人来，命令他带人去把御河渡口东南角上立的那根华表枯木烧毁。读书人此时忽然脸色骤变，显得局促不安起来，张华则微笑注视着他。一会儿，读书人突然站起来，满脸惶愧的神色，转身出门，急冲冲走下石阶，倒地变成一只老狐狸鼠窜而去。

张华的这个亲戚这时进屋对张华说：“前几天我在桥边停船，就亲耳听见这个狐狸精说过要来拜见你。可是为什么你说要火烧华表他就现原形逃走呢？”张华答道：“我见他才学如此出众，但却从来未听说过他的名字，便猜想不是人而是精怪，果然没有料错。至于烧华表使它害怕，是因为只有精怪才了解精怪的底细。这个狐狸精已有一百多岁，我叫人焚烧华表，他想起华表精警告过他的话，所以就赶忙逃走了。”

据《青琐高议》别集卷五 仇学渊编写

狐 锯 树

社铁李是阳曲北郑村人，以捕狐为业。有一天，他在沟北古墓下张网，系下一只鸽子作诱饵，自己爬在大树上等待。夜里二更天，一群狐狸来到树下，作人语说：“铁李，铁李，你想用鸽子引诱我们吗？你家父子像驴子一般，不肯种庄稼，只学杀生，俺们的内外六亲，都是你这个贼害死的。今日你的天数到了，好好的下树来，不然，锯倒树咱们再说话。”随即传来拉锯声，并且大呼：“烧热油锅，烹了这个贼？”火光也随之烧了起来，铁李在树上十分恐惧，不知该如何是好，腰间惟有一把斧头，准备树被锯倒后用斧乱砍一阵。天亮了，狐狸才离去，铁李见大树上并无锯痕，旁边丢有牛肋数枝。铁李知道是狐狸变幻所为，并无实事。第二天夜里铁李又来到古墓边，爬到树上。狐狸又来了，又哭又骂，铁李腰悬火罐，取火药点燃，掷到树下，火药爆炸，声音大作，群狐乱窜，为网网所罩住，一个个闭目等死，不发一语，铁李便用斧头杀死了它们。

出《续夷坚志》卷二 杨健编写

胡公去狐

明昌二年，胡彦高以廉洁被提举为即墨县令。县府在古城的一角，为妖狐占据了，白日隐伏其中，夜间就出来活动，变化莫测，狡猾异常。或变为狱卒放走囚徒，或变为官妓，盗走驿站被褥。并且媚惑男女，有人被狐狸迷惑至死。城中人拿它们毫无办法，香火供奉已有五十余年。胡彦高到任后，对同僚们讲：“官舍是居住贤人的地方，难道能让鬼物占据吗？”当时府内长久无人居住，颓败严重，胡下令进行修理。第二天，他就在大厅里办理公务。到了晚上，便点燃了火烛坐在其中。半夜，狐狸在后园圃中鸣叫，一唱百和，聚集围拢在庭院内，其中一只大白狐狸，伏地吼叫，象要搏斗吞食。士卒们纷纷逃散，唯有胡彦高端坐不动，群狐也不敢向前，许久才慢慢退去。如此这般地闹了三个晚上。此后，狐狸不再来了。又过了十几天，一个女奴忽然狂笑不止，蹦跳歌舞，如在梦呓之中。胡彦高用朱笔画符录置于女奴的钗环间，逼逐狐魅，当天女奴即恢复了知觉。第二天清晨，有县尉在巡逻中看到数百只狐狸由县东南逃走了。即墨父老乡亲为胡彦高立了一个石碑，上刻“胡公去狐碑”五个大字。

出《续夷坚志》卷二 杨健编写

诵经御狐

元和年间，有个婺陵人叫李回。他参加科举考试，不幸名落孙山。归途中，一天夜里。梦见一个和尚对他讲：“你明年春天定会考取，现在为何不念念《金刚经》呢？”梦醒之后，想到和尚的话，他心中非常高兴，抽空便把《金刚经》取出来诵读。有一天夜里，因为找不到客店，他便宿在桥下。忽然，有一女子出现了，把李回领进一个村宅里。宅中又出来两个女子，李回心中纳闷，怀疑她们是妖怪，于是便念起《金刚经》来。只见一道奇异的光从他口中吐出，再看那三个女子，已显出狐狸原形，纷纷逃窜而去。

出《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二《佛教门》

杨健编写

狐精嫁女

蒲城县横历村有一家人，这一天忽然有个白衣道人登门拜访。他自称有官司追逼，想带领全家到此投奔，避难。白衣道人听说主人有三个儿子未曾婚娶，便说，我有三个女儿也未曾许配，正巧可以作你家的儿媳，主人听了很高兴，便答应收纳道士一家人。很快，道士偕妻室和三个女儿一同来到主人家，后面还有数人担着麦担。主人用鸡、鱼款待他们，邻居也送来了庆贺的酒礼。这样，一连住了四个晚上。一天，主人请阴阳师为新婚指点婚床搁置的位置，阴阳师来了，白衣道士却未出来，主人便同妻子到屋中去呼唤。进屋一看，室内空无一人，方才还看见五个人坐在床上，现在却仅有五个担子放置在上面。请阴阳进来查看，阴阳师看出这些担子都是竹篾、树叶捆绑而成的，雨伞则是荷叶。主人才知道道士是个狐狸精。邻居们牵来了狗一同追逐。狗发现一只老狐狸正在睡觉，便纷纷扑上去把它咬死了。不久，这家的主人就死了，家道也从此衰落下去。

出《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二《精怪门》

杨健编写

狐狸自称“鬼公”

浦城县西乡有神灵，自称“鬼公”，烧香求占很灵验。数十年间，远近四乡争着供奉西乡的这个“鬼公”。有个以杀猪为业的屠户叫万屠，一天他肩背兽网从一个山坳经过，有一只狐狸落入他的网中。狐狸忽然开口说：“我是西乡的鬼公，你能保全我的性命，我会重重报答你！”万屠便放走了这只狐狸。第二天，掌灯时分，狐狸将两只鸡及官会上供奉的五百千钱抛入万屠家中。不过数日，这只狐狸又落入一个姓虞的人手中。狐狸又一次哀求说：“我曾经被一个叫万屠的人捉获，他很快放了我，我也重重的答谢了他。你若不杀我，我一定会给你厚重的答谢。”姓虞的不相信，把狐狸杀死了。数日后，有一群狐狸绕着姓虞的家寻索，有一只狐狸点火焚烧了虞家的房子，群狐才离去。

出《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二《精怪门》

杨健编写

狐恋亡人

陈承务家贫没有资产，又无人接济。单独住在一间小室里。他曾见过一个有姿色的村妇，心中念念不忘。一天晚上，村妇忽然来到他床前说：“我的心早已与你在一起了，无奈家中人多，不能出来，今天他们都外出了，所以特地来拜访你。”陈承务十分欢喜，与其同房，情意密切。从此，村妇朝暮往来，陈承务渐渐面色黄瘁，感染疾病，不久便死了。人们为他办理丧事时，看到一只老狐狸扶头坐在陈承务的棺边，呜呜地哭，大有悲哀之状。人们把棺材火化了，狐狸亦随之投入火中。火熄灭时，已看不见狐狸的踪影。

出《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二《精怪门》

杨健编写

狐精媚人

宋朝咸淳年间，有个温州人叫季公喜在胡家当仆人，一天，他为主人到宏山庵办事，半路上遇见一个女子，模样妖娆，不断向他顾盼，不由动了心。季公喜夜间住宿在门房里，这个女子突然出现，他非常欢喜，当夜两人便住在一起。从此，女人朝去暮来，一天也不曾空闲。还时常给他带来鸡肉，并取出钗梳首饰，用紫帕包裹起来，放置在他的床头。季公喜渐渐形体黄瘦，却不知道自己被妖魅所惑，反而自夸有了奇遇。胡家很奇怪，便追问他。他不能隐瞒，便出示手帕、包袱、首饰等物。胡家人看见的只是些紫色笊杆包着野菊花和枯枝败叶，而季公喜却把它们当成首饰珍藏着。胡家将此事投告了法官，官府四处追捕这只作祟的狐狸。但是，这只狐狸精再也没有出现。

出《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二《精怪门》

杨健编写

剥皮狐狸

成都市有一个万景楼，是士大夫经常饮酒聚会的场所。画楼上有鬼作祟，夜宿在这里的人常常死亡。一天，三四个少年在楼下赌博游戏。一个少年笑道：“谁敢在楼上过夜，第二天我们就把自己的钱送给他。”其中一个贫穷的少年说：“我敢！”天将晚，众人散了，贫穷的少年独自登楼，爬到梁上。到了夜间二更时，一阵风刮来，将窗子刮开，少年心想：“一定是鬼来了！”不一会儿，见一只大狐狸走进来，坐在椅子上，左拔一毛，便出现一盏灯，一个丫环，右拔一毛，又出现一盏灯，一个丫环。狐狸向尾巴拔一毛，竟变成一个美妇人。自己脱去狐狸皮，穿上衣裙，由两个丫环执灯伴着走下楼去，到城中去迷惑男子。贫穷的少年乘狐狸去了，从梁上爬下来拿了狐狸皮重新爬到梁上，静静地坐在上面等待。四更天，只有妇人回来，四处寻找自己的皮，却找不见。上窜下跳，哭声哀痛。画楼很大，狐狸看不见梁上藏着的人，钟声响了。妇人哭着说：“这是天要杀我！”便跳楼而死。天亮后，众人来了，少年将此事告诉大家。众人在楼下寻找，发现了一只剥了皮的狐狸。事情传开，郡太守因为这个贫穷少年能为民除害，赏给他绸缎，并任命他充当官府의巡捕。

出《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二《精怪门》

杨健编写

妖狐告状

安成少年周居安，科举中试，被任命为江陵松滋簿尉。到任数月，他的父亲周洪伯夜里梦见圣真武告诉他：“你的儿子初次出来做官，又是少年人，来日将有妖狐化作七个妇人前来告状，以迷惑你的儿子，要设法治住它们。”第二天早上，周洪伯便将梦见的事告诉给儿子。周居安便事先安排了兵丁守卫在衙门内，正在办事判案时，果然有妇女七人来告状投诉。周居安镇定自若，妇人们大声喧哗，他便命令士兵将她们捆绑起来，锁枷入狱。可是转眼间已有两个失踪，余下五人都变化为狐狸。狐狸们对周居安说：“不许杀我们，不然小心大祸临头！”周居安不理睬它们，下令用杖刑将这些狐狸打杀。事后，他将此事申报给府上。当时，有个参政官到江陵来，见到申报很高兴，下令召见。参政见到周居安说：“你少年登科，与我当年登科的年龄相仿。我当初任官时，也有狐狸化作妇人而来，被我当即杀了。这些狐狸你杀得很对。”参政决定把周居安调作他的下属，临行时，周居安到家庙辞行，忽然见逃走的老狐狸蹲坐在公厅之上，对他厉声说：“你杀了我五人，我也一定取你家中五条性命。”周居安大怒，用所执手版，当场将老狐击毙。这件事发生后的两年之内，周居安的二弟、二妹和他的父亲都死了。有人说，是妖狐的报复。死生由天，岂是妖狐所能夺取？后来，周居安连缓七次升职，在南雄寿终正寝。

出《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二《精怪门》

杨健编写

天狐诒书

唐玄宗时，长安有一个人叫王臣，此人粗通文墨，爱好饮酒击剑，特别擅长于骑马打弹弓。王臣自幼丧父，家里有一个母亲，还有个妻子于氏。他有个弟弟名叫王宰，因武艺出众，膂力过人，在皇家禁卫当亲卫。王家很富，有许多童仆。

安禄山兵乱以后，潼关失守，王宰随着皇帝到四川避难。王臣也扔下房产，带着细软家财和一家人到江南杭州逃难，在一个名叫小水湾的地方买了些田产。后来，兵乱平复了，王臣想回长安，便辞别了母亲，带上家人王福顺水路走扬州码头，弃船登岸，又改行陆路。

一天，王臣来到樊川，一路缓行，不觉天色将晚。当王臣路过一片树林时，忽然听到林中有人说话，仔细一看，原来是两只狐狸正靠在一株古树上，手拿一册文书诵读谈笑。王臣掏出弹弓，一弹打去，正中拿书的狐狸左眼之上。这狐狸一声痛叫，丢下文书便逃。另外一只狐狸正待拾起文书，王臣早又一弹打去，打中左腮，也逃走了。王臣纵马上前，命王福拾起书来看，只见上面的文字古怪，一个不识。王臣想：不知书上说些什么？且拿回去访求博古者问问。王臣藏起文书，拨马出林，向都城而去。

到了城下，因为已是黄昏，城门紧闭，只好先找旅店宿歇。到了一家店内，店主人为王臣打扫了一间干净客房住下了。王臣到店房中吃饭，一边同店主人聊天，这时忽听有人来找空房。店主人见来人单身一个，便不肯留他。那人说自己是郭令公家的家丁，名叫胡二，店主信以为真，请他入店来。胡二坐在王臣对面，叫来酒菜。王臣抬头一看，这胡二用手遮着左眼，店主人问他怎

么了，胡二说：“我今日从樊川经过，遇到两只狐狸正在地下打滚，我正要上前捉它们，不料跌了一跤，把眼睛也碰伤了。”王臣听到这里也说：“我今天也在樊川碰上两只狐狸它们正在林子里看书，被我用弹弓打伤，狐狸跑了，书却被我拾得。”胡二和店主都说：“狐狸也会看书，的确奇怪！”胡二道：“那书上说些什么，能让我看看么？”王臣说：“都是异样篆字，却看不懂。”说着放下酒杯要从怀里掏那册文书。不料这时店主的小孙子出来，看着胡二说：“怎么这里坐着个大野猫？”王臣听罢，立刻悟出胡二便是被打坏眼的狐狸，拔剑便砍，胡二就地打了一个滚，现出本相逃了出去。王臣追了一回，也没追到。回到店里，店主人说：“这狐狸真是奸巧，想用手段赚走文书。”王臣说：“今后只要有人说文书的事来引诱我，必是狐狸，我先给他一剑再说。”

王臣睡到半夜，只听外边有人打门说：“快还我！我会酬答你的，如若不然，将来可别懊悔！”王臣气得拔剑起身，出门去找，哪里有狐狸的影子？狐狸叫了半夜才离去。王臣却愈发觉得文书珍贵，更不打算还了。

第二天，店里住宿的人们都知道了此事，一齐来劝王臣把书还给狐狸，免生祸端，王臣一概不听。

王臣进得京城，寻访了亲戚，开始重整家业。过了两个月，只见一个人从东而来，身穿麻衣。近前一看，却是家人王留儿。王臣叫住王留儿，才知道原来母亲已经亡故，王留儿是来送母亲遗书的。王臣当下打点家当变卖，准备回杭州为母亲送葬。王留儿说：“官人快些处置，小人先行一步报信。”王臣答应了，写了回信让王留儿带走。

王臣的亲戚都劝他不要急急变卖田产，王臣因为这是母亲的意思，执意要卖，结果损失很大。田产卖掉，坟墓修好，王臣急急忙忙赴回杭州去迎接母亲灵柩。

再说杭州，自从王臣走后，母亲和妻子听说兵乱又起，十分懊悔放王臣出门。这一天，只见跟随王臣的家丁王福回来了，高兴异常，也没有注意到王福的左眼有伤。王福呈上王臣书信，见信上说叫家里把杭州田产卖掉，前往京城。母亲和妻子也很着急，就随便地卖了产业，不顾损失多大，只带些细软，离了杭州。

一家人到了扬州码头，却碰上从京城返回奔丧的王臣。王臣一见母亲尚在，连忙脱下麻衣孝服，前来拜见母亲。见过母亲，王臣一眼看到家丁王留儿就在身边，问情由，揪住便打。王母连忙问王臣为何打王留儿，王臣便把王留儿误传凶信至京，自己卖田奔丧的事说了。王母大惊，一家人都说：“王留儿天天在家，哪里有什么送书信的事？”王臣取出母亲书信一看，原是一张白纸，十分惊讶。王母对王臣说：“你让家丁王福前来送信让我们去京城找你，你怎么又回来了？”王臣一听更是惊讶，说道：“王福一直跟着我，方才来到这里，怎么会送信来家呢？”全家找出王福带来的书信一看，并无只字，只一张白纸。再让王福过来，只见他眼睛并无损伤。王臣到了这时才明白，原来两边送信的王留儿和王福都是狐狸做装的。

经过这番受骗，王家在长安和杭州两地的宅院田产全被卖掉，财产损失过半，全家人无处安身。家里人都劝王臣把文书还给狐狸，免得再受灾祸。王臣却咬着牙说：“狐狸这样捣蛋，更不能还给它们，惹恼我，一把火把文书烧掉算了！”

王臣带着全家又回到杭州，重新租了一间房屋，安顿下来。有一天，王臣的兄弟王宰忽然回到家里。原来他也得到母亲病死的凶耗，特别回来奔丧的。见过母亲和一家人以后，王宰问起家里的变故，王臣就把樊川打狐得奇书及后来狐狸行骗之事一一讲过。王宰说：“哥哥，这就是你的不是了。那狐狸自己在林中看书，又没有碍着你什么事，为什么去打它？而且你夺了它的书，

它忍着眼痛来店里骗过文书时，你又拔剑砍它追它，它夜里来求告你，你又执意不还，如今弄得吃尽它的苦头，都是你自取祸端。”王母听了，也说王臣的不是。王宰又问：“这书是什么样子，里边写些什么？”王臣说：“也不知写的什么。”王宰说：“你把文书给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奇珍异宝，值得如此费心。”王臣从怀中掏出文书递给王宰，王宰看了一遍，嘴里说：“的确是少见的文书。”边说边走到屋子中间，对王臣说：“告诉你，那天送信的王留儿也是我。如今既然天书到手，从此也不再来纠缠你了。”边说边跑。王臣大怒，知道这个兄弟又是狐狸变的，上前就追，一把抓住衣裳。狐狸索性一抖身现出本相，一溜烟儿地跑了，王臣抓到的衣服，也变成了一堆树叶。

王臣追到街上，看到对面房檐下站着一个瞎了一只眼的道士，忙问道：“你看见一只狐狸吗？它往哪个方向跑了？”道士往东一指，众人急忙追去。追了不过几十步远，又听到瞎道士在背后喊道：“王臣，那天送信的王福就是我，你兄弟也在这儿。”王臣回头一看，只见两只狐狸拿着文书在那里跳跃玩耍。回身再追时，狐狸早又跑没影儿了。

经过这件事，王臣气得生了一场大病，卧床不起。过了几天，家人又见王宰从外边走进来，衣着打扮同那天狐狸变的一模一样。众家人不辨真假，上去便打，还喊着：“狐狸又来了！”王宰大怒，夺过棍棒，把众人打散，进屋又见母亲。王母一见王宰，也是一呆，问道：“你真的是我儿子，还是假的？”王宰听得莫名奇妙，忙说自己是真。这时外边几个家人扛进王宰的行李来，众人才相信这是真王宰。

王母把狐狸捣乱的事情告诉王宰，又问王宰因为何事回家。王宰说：“前些日子王福带着哥哥的书信来，说母亲有变，召我回来，我才辞去它职，日夜兼程回来的。”说罢拿出那封书信一看，却也是一张白纸。全家人都明白了，这也是狐狸做的手脚。

王宰进去见了王臣，把事情一讲，又把王臣气个半死。

王臣得罪狐狸被骗的事情传遍了江南，直到如今，吴越一带都管骗子叫做野狐狸精，典故就是从这件事来的。

出冯梦龙《小水湾天狐诒书》，见《醒世恒言》第六卷

郭涤编写

狐 媒

明朝天顺年间，浙江有一个姓蒋的人，是个专门在湖广、江西一带做生意的客商。蒋生年方二十多岁，长得清秀俊美。同伴见他生得漂亮，说他凭模样是可以选做驸马的材料，所以给他起个外号叫蒋驸马。蒋生对自己的条件也很自负，所以在选择配偶时要求非常高，非得绝色女子才肯娶为妻子。这样，虽然在江湖上也逛了几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可心的人。

有一次，蒋生到汉口这地方办货，住在一家客店里。店主人名叫马月溪，是当地一个官宦马少卿的家人，用主人的本钱开了这家店。

马少卿的家离这家店不远，他家小姐住的绣楼与客店遥遥相望。马少卿的女儿叫做马云容，她常常在绣楼上隔窗向街上看望玩耍。有一天，马小姐正在窗前坐着，被店里的蒋生看到了。蒋生见小姐生得极其美丽，真是生平未见的绝色，不由自主便向马少卿家踱过去，一直走到马小姐的楼下还仰着脸呆看。马云容也发现了蒋生，她遮住半边脸，也不住地端详蒋生。蒋生以为小姐也有意，愈发赖着不走，直到马小姐下楼去方才作罢。

蒋生回到店里，问起店家，才知道马小姐家是有钱有势的官宦家，庭暗想自己不过是个外乡的商人，门不当户不对，只怕好事难成。但蒋生愈这样想，愈觉得马小姐貌似天仙，愈迫切要去接近她。于是，他找了一个店小二，求他引路，带着一箱丝绸之类货物去马家上门推销，指望借机看看马小姐。果然，马家女眷们来看货时，马小姐也在其中，而且有时与蒋生四目相视，甚似有情。从此后，蒋生对马小姐更是放不下了，日思夜想，无可奈何。

一天晚上，蒋生关了房门，正要睡觉，忽然听到屋外有人走路脚步声，接着便有人敲门。蒋生开门一看，只见一个女子闪身进了屋。蒋生定睛一瞧，正是马云容。蒋生吃了一惊，还以为在梦里。马云容见蒋生那惶惑不定的样子，就先开口说道：“郎君不必疑惑，我就是马云容。承蒙郎君的顾盼，我也很喜欢郎君，所以今夜才乘着家里人不注意，偷偷溜出来与你相会。希望郎君不要笑话我自荐枕席。如能不嫌弃我长得丑陋，我愿意陪伴郎君，慰藉你客居的寂寞。”

蒋生到了这时，只觉得喜从天降，连忙关好门，与马云容携手上床，共谐欢好。云雨既罢，马小姐对蒋生说：“我喜爱你年轻俊秀，一时难以自持，做下今日的事情。但是我父亲对我管教很严，此事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故此郎君以后不要到我家门口闲逛，免得引起人们怀疑，被人看破。郎君只管每天夜里虚掩房门等待，到时我自然会来。”蒋生说：“我是外乡孤单的客人，见到小姐之后一直想往不已。如今能够蒙小姐不弃鄙陋，共枕同衾，享尽人间极乐之事，小生死也瞑目了。小姐的嘱咐，小生定牢记在心，从此小生足不出户，专门夜晚等待小姐便是。”

不等天明，马小姐就起身别去。从此小姐夜来明去，蒋生也严守秘密，不肯向任何人漏泄此事。

过了些日子，蒋生渐渐觉得精神倦怠，脸庞也消瘦了许多。与蒋生一同做生意的伙伴见他白天总是闭门昏睡，偶尔出来也是呵欠连天，又没有见到他在哪里醉酒宿娼，都有些奇怪。有时同伴拉他出去喝酒寻妓，也绝不肯在外过夜，每到天晚蒋生一定要回客店。伙伴们有的起了些疑心，暗中商量道：“这小子必是背着人干些什么不正经的勾当，咱们今晚必要探听个明白。”

当天晚上，马小姐又来了。蒋生让她藏在屋里，自己却故意先出来和伙伴们谈笑一阵，吃点酒，以免伙伴们生疑。然后回来关上房门与小姐上床欢会。外边伙伴们在窗下窃听了一会儿，众

人都说：“不知蒋驸马哪里搞了个女人来，在房中快乐呢。”大家站累了，各自回房歇息。

第二天，伙伴们一早起来去蒋生这里探看，只见房门虚掩，推门进去，只有蒋生一人睡在床上，并无别人。众人问蒋生：“昨夜与你干好事的那个人哪里去了？”蒋生说：“哪儿有这么个人？”伙伴们道：“你休要骗人，我们昨夜里都听了个饱。”蒋生道：“你们一定是见鬼了。”伙伴们说：“我们到没见鬼，怕是你见鬼了。”蒋生说：“我怎么见鬼？”伙伴们说：“夜里你与那个人做那事，早起又不见人，岂不是鬼吗？”

蒋生知道众人已经听了他的房，幸亏小姐起身早走，不然如被他们看到，大大不妥。这时为守秘密，蒋生便说了一些谎话支吾搪塞。伙伴们说：“你如果是弄了个把女人，倒也不要紧，大家都不管你的闲事。只怕你年纪轻轻，不要着了什么妖邪才好。”蒋生一个劲儿地说：“并无此事。”伙伴们半信半疑，也就不去理他了。

但是，蒋生自己也觉得渐渐支持不过去，一天疲倦似一天，有点着慌。伙伴们中有一个人名叫夏良策，平常同蒋生最要好，他看蒋生精神日渐恍惚，面黄肌瘦，说话也前言不搭后语，心里很替他担忧。一天夏良策来对蒋生说：“你和我出外谋生，都不容易。我们凡事要求个稳当，但得平安为幸。如今我看仁兄这付模样，必有什么怪事临身。仁兄不肯明说，将来可一有个三长两短，可是性命交关的事情，我们也不忍心看你年纪轻轻就身家不保。仁兄同小弟一向交情深厚，何不把你的事情对小弟说说，也好帮你斟酌商量一下，小弟发誓决不对别人提起便是了。”

蒋生见夏良策说的言辞恳切，就把马小姐幽会一事说了，又嘱咐夏良策万勿泄漏此事。不料夏良策却大笑道：“蒋兄差矣！你想马家是个乡宦人家，高门深户，岂能有女子夜夜出入不被察觉之事？再说，客店也是人来人往，那女子纵是深夜出入，也难

保不被人撞见一两次，可是又从未听谁谈起过她。我看，这个马小姐必是假的了。”蒋生一再赌咒说他曾见过马小姐，确是夜间所来女子。夏良策百般解说，蒋生只是不听。夏良策见劝他不动，只得回去。因为心里惦着蒋生，夏良策一夜没有合眼，却想出了一条计策。

第二天，夏良策又来找蒋生，对他说：“小弟有个东西，能辨出正邪之物，而且也不会妨碍仁兄的事情。今天夜里那人来时，仁兄只把这个东西赠给她就行。如果真是马小姐，也没有害处。如果不是，则明白自可寻找她的踪迹了。”蒋生半信半疑地把那东西接过来，只见是个粗麻布袋，里面不知包了些什么。又想既然夏良策这样说，不妨试试也罢。

当夜马小姐又来会蒋生，将到天明临走时，蒋生照着夏良策的计策，把那麻布袋交给马小姐，并交代她定要回闺阁内再打开详看。”马小姐也没有问这东西是什么，高高兴兴地拿着走了。

蒋生睡到中午方才起身，只见床前都是些碎芝麻粒儿，一路出去，洒到外边。蒋生恍然大悟，原来夏良策用粗麻布袋装了碎芝麻给他交给马小姐，是特地要芝麻粒儿从麻布缝中漏出，留下一路踪迹，好去辨她的真伪。如今蒋生也决定索性循着芝麻粒找去，好歹弄清下落再说。

蒋生也不告诉别人，自己仔细看地上有芝麻处走去，只见一路洒落，却不是到马家去的，蒋生跟着踪迹，曲曲折折穿林过野，一直找到了大别山下，只见芝麻从山上一个洞口直洒进去。蒋生看到此处，心中也明白了一大半儿，身上冒出了冷汗。他揪着心走进洞口，只见洞内一个母狐狸正睡在那里，麻布袋搁在一旁。

蒋生大惊，失口叫道：“原来是你这个妖精来害我呀！”那狐狸极为警醒，睡卧中听得人声立时又变为人形。蒋生道：“我已经识破你了，变化又有什么用？”狐狸走到面前，拉着蒋生的

手说道：“郎君不要责怪我。既然你已看破我的面目，瞒你无用，怕是你我缘分也尽了。”这时蒋生见狐狸仍然变成妖娆美女的形像，心里觉得又依依不舍起来。狐狸又说：“我在这山中修道已有千年。曾见郎君年轻俊美，又正钟情于马家女子，故此变化为马小姐形状与郎君欢好。如今是不能再陪郎君了，从此你我亦当永别。但我和郎君往来日久，不能无情。郎君为我得了病，我要为你治好。郎君既然喜爱马小姐，我也当为郎君谋取她为妻，以足你的心愿，作为我对你恩爱之情的报答。”说罢，狐狸从洞里摘出一些少见的草，捆成三个小捆，交给蒋生，说道：“你将第一束草煎了水洗浴一下，包你壮健如故。再把第二束草偷偷散在马家门口，马小姐即刻会生起癩疮。然后你再用第三束草煎水给她洗涤，给她治好癩疮，这女子也就归了你了。只是新人相好之时，不要忘了我这做媒的情义。”

说完之后，她又变为狐狸，纵跳而去。

蒋生藏好三束草，回到店里，先请店家烧了一锅热水，悄悄放下一束草，煎成药汤，然后洗浴一番。第二天起床，果然神清气爽，身体康健如初。这时夏良策来问他昨天之事，蒋生支吾着说：“我找到河边，便不见了踪迹。想来一定是个怪物。如今我已经看破它的底细，决心不与它往来了。”夏良策看他气色变好，也说：“我看仁兄立心一正，妖气便退，可见是个妖物。如今既然不被他迷惑，也就好了，我们大家也放心了。”蒋生连连致谢，却谨守秘密，不说狐狸赠草之事。

当天晚间，蒋生看人迹已静，悄悄带上一束草，暗暗来到马家门前，将草前后后撒在地上。

没过几天，蒋生便听人们纷纷传说马家的云容小姐生了癩疮。他见狐狸的话又灵验了，心中暗喜，表面上却不露半点声色。

却说那马家小姐的癩疮病，日重一日，请了多少大夫也没治

好，弄得全家无计可施，小姐也是求生不成，求死不得，慢慢地眼看全身恶臭，只等咽气了。马少卿夫妻俩见女儿病得沉重，商量一回，贴出了一张告示，上写如果有人能够治好小姐的病，赠银百两。很多医生贪得赏银，前来施治，却统统无功而返。

马少卿对夫人说：“女儿害着不治之症，现在已成废人。如今悬了重赏，还是没人能医。不如只当没有这女儿，拼着她一身，如果有人能医好她的病，情愿倒贴妆奁，把女儿嫁与那人为妻便了。女儿平素因美貌而出名，说不准有人慕她的声名，献出奇方来救她，也许是个侥幸的事。虽然难保门不当户不对，也是没有法子。不然眼下女儿的病，看着就要害死了她。”于是，马家又出了告示道：“小女云容，染患癩病。如有人能以奇方治好，不论门第高下，家居远近，都以带女嫁之，赘入为婿。”

蒋生在客店中得知此信，心中大喜，立刻便去揭了告示。门人见蒋生自称能医小姐的病，飞跑进去通报主人。

马少卿见了蒋生，看他一表非凡，心里很高兴，问道：“先生有什么妙方，能治小女的病症？”蒋生说：“小生并不是医生。只是曾经遇到一位异人，赠给小生一些仙草，说是专治癩病，手到病除。小生并不想要金银财宝，只希望先生能够遵守榜上的许诺，便当效力。”马少卿道：“下官只有这一个爱女，如今不幸得了这个病，如果先生能够妙手回春，自当不爽前约，将小女奉嫁先生。”蒋生还怕允诺不实，又说：“小生原籍浙江，离此很远，又是经商为生，不习儒业。只恐小生与先生门户不当，今日小姐病重，先生舍得轻许，怕只怕他日病愈复初，万一先生后悔，小生的愿望岂不落空了？”马少卿道：“江浙是好地方，经商也是好职业，而且，下官看足下亦并非俗流。况且已经有言在先，不论远近高下，只要医好小女病症，定不失信。再说下官也是一方绅士名流，岂能为了一个有病的女儿做那种背盟毁约的事呢？请先生但放宽心用药医治吧。”

蒋生见他说得有理，便取出那第三束草来，煎了药汤给小姐洗澡。说也奇怪，洗了一次，小姐的癩疮顿时见好，不出三天，便完全恢复了旧日美貌。

马少卿依了前言，到蒋生住处亲自拜谢，又选好吉日，与二人成婚。婚后蒋生就住在马家。马小姐见蒋生就是曾来家里卖绸缎的年轻客商，原来早就有意于他，也非常喜欢。夫妻二人很合得来。

一天，马小姐问蒋生道：“你我原本天隔地远，不知如何你来到此处，偏赶上我生了那场恶病，你又有仙方奇药给我医好，成就了姻缘。可以说给你仙方的人是咱们的大媒，他到底是哪个？咱们不能忘记了他呀。”蒋生笑道：“到是有个媒人，只是如今无处寻找了。”小姐追问道：“你到说说，究竟是谁？”蒋生不好说是狐狸精，便编了个谎话道：“只因为小生曾见到小姐芳容，日思夜想，弄得寝食俱废。后来只因小生的心念志诚，感动了一位仙女，做扮小姐的容貌与小生往来多时。小生识破了她，她才说不是真小姐，又说小姐目下有难在身，交给小生一束药草，让小生来救小姐，而且说我你有姻缘之分。如今果然都应验了，她岂不是媒人么？”小姐又说：“难怪你一见我就不像个生人的样子，原来有人冒我的名与你会过。如今她又到哪里去了？”蒋生道：“她是仙家，一被识破便再也不来了。”小姐道：“这位仙家可几乎坏了我的名声。不过亏得她救了我一命，又成就了你我的姻缘，按理应当算是个恩人了。”蒋生道：“他们仙家对恩怨之事也不放在心上。只是你我命中注定该做夫妻，姻缘美满。只是小生不才，有屈了小姐，到是惭愧得很。”小姐忙说：“你我夫妻，不要说这样的话。再说我本是垂死之人，你起死回生，是我的恩人，我终身侍奉郎君，心甘情愿。”从此夫妻二人如鱼似水，十分和睦。

再说蒋生那一群伙伴，听说他入赘马家为婿，却不知什么缘

故。只有夏良策对此事颇有疑惑。一日乘着大家给蒋生道喜时，夏良策私下盘问蒋生，蒋生便把狐狸被识破真相，赠他药草给马小姐治病的经过略讲一遍，只是撒草使小姐生癩疮的一节瞒过未提。众人听罢，各各称奇道：“我们一向叫你做蒋驸马，现在仁兄在马口作客，住在马月溪店，赘到马少卿家，竟不脱一个马字。可见狐狸精也是天意所生，专教它成就这一段姻缘。至于驸马的外号到像是预言了。”

后来蒋生也不再思量还乡之事，就住在马家，夫妻偕老。

据明代凌蒙初著短篇小说集《二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九卷《赠芝麻识破假形，撒草药巧谐真偶》改编。 郭沫编写

贾 儿

湖北省有一老头，出外做买卖，他的妻子独自居住，做梦时梦见有人和她同床，醒来用手去摸，竟是一个小青年。她揣摩这种情境，觉得这个小青年与人不一样，知道他是个狐狸变的。不一会儿，见他下得床来，门没打开却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到了晚间，她邀来做饭的老婆婆伴她同住。她还有一个十岁的儿子，平常在别的屋子里住，现也找来，合住在这间屋子里。到了夜静更深时，老厨娘、孩子都已睡觉了。这只狐狸又来了，这位主妇却像做梦一样地小声不断地说起话来，老厨娘没觉后大喊她，这只狐狸才跑了。从那以后，主妇精神恍惚，好像丢失了什么东西似的。每到晚上，不敢灭蜡烛，告戒儿子不要睡得太死，警觉着。等到天快亮时，儿子与老厨娘靠着墙壁打了一个盹，等醒了发觉主妇不见了。估计她可能是出去小便，又等了很久，也没见她回来，这时老厨娘才起了疑心，但又害怕，不敢出去找她。她和儿子手持蜡烛各处照遍。在另外的一间屋子里，发现她的母亲一丝不挂地睡在那里。男儿走近扶起母亲，她也没有害羞、畏缩的意思，打那以后，她就发狂了，又唱又哭又叫又骂，喜怒无常。一日万变。

到了晚上不喜欢与别人住在一起，把儿子支到别的屋子里去住，又把老厨娘也赶走了。这个孩子时常听见母亲的笑谈话语，马上起来点灯照看，母亲反而发火申斥儿子，男儿也不当回事，她认为儿子胆量很大。然而，她成天没有节制地玩闹，每天学着泥瓦匠，用砖块和石头堵在窗户上。叫她不要堵，不听。谁要是搬走了一块石头，她就撒泼打滚，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啼哭不休，人们没有一个敢惹她发火。过了几天，两个窗户全堵上了，屋里

不透一点亮光。这事干完了，又和泥涂抹砖石间的缝隙。每天忙忙碌碌，不怕劳苦。涂完以后，没有什么事做了，就把厨房的菜刀拿来不断地磨。凡是看见她的人都憎恶她糊涂顽固，不拿她当人看待。

她的儿子等到半夜的时候，就把菜刀藏在怀里，用葫芦瓢遮盖在灯上。当听见母亲又说胡话时，就急忙打开灯瓢，关紧了门大喊，但过了很久没有发现异常的现象。于是就离开屋门大声喊话，装出要搜捕的样子。忽然发现有一个东西像是狐狸窜了出来，跳跃着奔跑，要从门缝中挤出去，男儿急忙打下去，仅仅打断了它的尾巴，约有二寸多长，还滴着湿血。开始挑开灯起来看，母亲就骂得很难听，儿子也装作听不见。因为打狐狸没打中，只好心里懊恼悔恨地睡下。自己寻思，虽然没有一下子打死，但也可能打得他不敢来了。等到天明，看见狐狸的血迹翻墙而去，他跟着血迹查看，这狐狸进入一个姓何的园子里，到了晚上，果然狐狸不来了，儿子心里暗暗地欢喜，但他母亲则傻呆呆地躺着像死了一样。

没有几天，老头子从外面做完买卖回家了，走近床边问候老婆子，她反倒辱骂了一顿，拿他当仇人一样。这时，儿子过来告诉他父亲这些天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这可把老头子吓坏了，忙请医生给她治病吃药，她把药全泼掉了，又大骂一场。家人只好在汤里面掺进药物，让她混杂地喝下去。过了几天，渐渐平静下来，父亲、儿子都很高兴，某天夜里，家人醒来，发现主妇又丢失了，父子又在别的屋子里找到了她。从那以后又疯颠了，不愿同丈夫住在一起，傍晚，竟跑向别的屋子里去。谁要拉住她，骂得就更利害，老头子没有办法，只好把所有的屋子门都锁起来。可是当妇人奔过去时，锁上的门自己就打开了，老头子也以为这是个大麻烦，很伤脑筋，用尽了打鬼驱妖的法子，一点儿也不灵验。

这时，她的儿子在一个黄昏的时候，偷偷地进入了何家的园子里。匍伏躲藏在荒草之中，将要探寻狐狸到底躲在什么地方。月牙刚刚升上天空，开始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他就暗暗地扒开荒草堆，看见月下有两个人在饮酒，另外一个长胡须的仆人捧着酒壶，穿着很深的黄黑色的衣服，说话的声音很细小，隐隐约约地听不清楚，过了一会儿，听见一个人说：“明天可以打一壶白酒来。”又过了一会儿，他俩就全走了，只有长胡须的仆人独自留在这里。把衣服脱下来，躺在庭院的大石头上。仔细打量他，四肢都和人一样，但后面垂着一个尾巴。男孩这时打算回家去，又怕狐狸警觉，于是在荒草中埋伏了一夜。天还没亮，听见方才离去的两个人陆续转来，嘟嘟囔囔地小声说话进入竹林去了，这时男孩才回家。他的老父亲问他这一宿上哪儿去了？他说：“住在伯父家了。”

这时正好男孩有个机会跟着老父亲到集市上去，他看见帽店中挂着狐狸尾巴，求他的父亲给他买一个，老父亲不答应，男孩拉着父亲的衣服撒娇吵闹没完，老父见他非要不可，不忍心让孩子过分扫兴，就给他买了。老父亲在集市上做买卖，孩子在身旁玩耍，乘老父亲不留神的时候，偷钱跑了，买了几瓶白酒存在商店里。

他还有一个舅舅在城里住，一向以打猎为生，男孩奔往他家，舅舅不在，舅母问候他母亲的病怎么样了？他回答说：“近几天稍微好些，又因耗子咬了衣服，生气哭泣没完，所以叫我来找您要些耗子药来。”舅母翻箱倒柜，拿点儿钱，放在钱包里给他，他嫌少，舅母要留他吃顿汤面，这时他偷看着屋子里没人，就剩机把药包自己打开了，偷了一大把药揣入怀中，于是就跑去告诉舅母说：“你不必烧火做饭了，我父亲在集市上等着我呢！没功夫再吃饭了。”说着就自己走了，他暗地里把药放在酒里，在市集上漫游，直到黄昏才回家。父亲问他上哪儿去了，托词说

在舅舅家玩。

打这以后，他天天上街市上游逛。有一天，又碰见那个长须人也夹杂混在人群当中，他仔细地看准了，就偷偷用线缝在他的衣服上，把他拴住，免得他走失，又慢慢地靠近他和他搭话，询问他家住哪里？答道：“在北村”。他又问男孩：“你呢？”男孩假说：“我住山洞。”这个长须人奇怪他怎么在山洞里住，男孩笑着说：“我们家世代都住在山洞里，难道你不是这样吗？”听他这么一说，这长须人更吃惊，马上又接着问他尊姓大名，男孩回答：“我姓胡，好像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还有两个年青人，难道你全忘了吗？”长须人仔细地看看他，半信半疑。这时男孩略微撩起一点下衣，稍稍露出他的假狐狸尾巴，说：“我们这些人混杂在人群当中，但就这个狐狸尾巴也去不掉，真是太可恨了！”长须人问：“你到市集上来想干点什么呢？”男孩说：“我的父亲让我来做买卖。”长须人说：“我也是来做生意的。”男孩问：“东西买了没有？”他答：“我们这一帮子太穷，所以偷东西的时候多。”男孩说：“干这种差事也很苦，耽惊受怕。”他说：“我受主人派遣，不得不干这一行。”男孩追问：“你的主人是谁？”他说：“就是你从前看见过的那两个青年兄弟。一个与北城王氏妇女私通，另一个住在东村某老头家里。这老头的儿子太凶了，被他打断了尾巴，过了十天才养好，现在又往来上了。”说完这番话，打算告辞，说：“不要耽误了我的正事。”男孩说：“偷盗很困难，做点买卖还是比较容易的。我已买好了酒寄放在店铺里，以此相赠，聊表敬意。我兜里还有闲钱，拿去足可以做点生意啊！”长须人接受之后，惭愧感激得不知如何报答他才好。男孩说：“我们本是同类，何必在乎这么一点钱财，不必计较。日后有空常来，我还希望能同你痛饮几杯呢！”于是，他同男孩一齐来到先前寄存酒的商店中，男孩取出酒来送给长须人，就自己回家了。

到了晚上，他的母亲居然睡得很安稳，不乱跑了。男孩心中知道这种现象有些异常，就告诉父亲亲自一同去看验一下。果然发现两只狐狸死在亭子上边，一只狐狸倒毙在荒草中，嘴里还在流着血水，酒瓶仍在，拿过来摇晃，里面还剩有没喝完的酒。老父吃惊地问：“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男孩说：“狐狸最灵敏，如果早告诉你，他们马上就会全知道我的计谋了。”老父高兴地说：“我的好儿子，你真是个战胜狐狸的军师呵！”于是父子两人背着狐狸回家了。发现一只狐狸尾巴秃了，上次刀砍的伤痕犹在。从此家里才安静下来。母亲瘦了许多，心里却渐渐明白了。但又添了咳嗽的重症，吐了数升痰，不久就去世了。北城王氏妇女，一向被狐狸所迷，这时再去打听，则狐狸再也不来了，病也好了，老父亲从此以后另眼看待这个孩子了，教给他骑马射箭，后来果有出息，一直做到总戎这样的高级军官。

出《聊斋志异》卷一

蔡芝琼编写

捉 狐

有位姓孤的老头，是我的亲家，也是清服的大哥。一向胆子很大。有一天白天躺在床上，仿佛有一个什么东西上了床，于是感到身体在不断地摇晃，好像腾云驾雾一般。他心里暗想：这恐怕是狐狸迷人来了。

他从眼缝里偷偷一瞧，这东西像猫那么大，深红色的嘴，黄尾巴，是从脚边过来的，一点一点地往前伏行，好像怕老头醒来。这样，逐渐靠近了人体，碰着脚，脚就无力量了，挨着大腿，腿就软了，等上了腹部，老头突然爬了起来，一下子把它按住了，抓住它的脖子，这个东西叫了起来，着急而又跑不了。

老头赶紧叫夫人来，用带子捆住它的腰，两手拉紧带子的两头，笑着说：‘听说你善于变化，现在我两个眼盯着你，看你用什么法子变化逃跑？’

说完以后，狐狸忽然把肚子缩小，细得像管子那样，差一点儿要脱逃而去，老头大惊，赶忙用力去拉紧绳子捆它。它又鼓起肚子粗得像碗一样，坚硬得拉不动，老头儿的力气稍微松懈一下，它的肚子又缩了回去，老头儿怕它逃脱，命夫人赶紧杀死它。夫人惊慌得四面瞧看，不知道刀放在什么地方，老头用目向左边暗示：“刀在那儿。”可是当他回头的一刹那，带子在手就好像一个圈儿一样，狐狸已经渺然不知去向了。

出《聊斋志异》卷一 蔡芝琼编写

焦 螟

从前有一位叫董默庵的官员，他的家被狐狸打扰，砖头瓦块像冰雹一样往下落，家里的人相继躲藏，只有等间歇的时候，才敢出来干活，他很为此发愁。只好借孙祚庭司马的房子，搬家躲避，但是狐狸的扰乱依然如故。

有一天，一位在朝庭里管报时辰的官员，恰好也谈及闹狐狸的怪事，一位大臣介绍说：‘辽宁关东县有个道士名焦螟住在内城，他掌握画符念咒的法术，很灵验。于是这位董大人亲自到他家邀请他来镇狐。’

焦螟道士先用朱砂画了一道符，叫他拿回家贴在墙壁上，狐狸竟然不害怕，抛砖扔瓦更加劲儿了。董大人又跑去告诉焦道士，焦螟发怒了，亲自来到董大人家里，建筑高台作法术。一会儿，看见一个大狐狸伏拜于坛下。董家的人受害已久，早已恨之入骨。一个丫环走过去用力打这狐狸，不料这丫环竟忽然倒在地上没气了。焦道士说：“这狐狸非常猖獗，我还不能马上降服它，这女孩子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去动它呢？”

随后他说：“也好，可以借丫环之尸，讯问出狐狸的来历，”他用二个手指头指着丫环念咒语多时，这丫环忽然起来，长跪于地。焦螟道士盘问它从何而来？丫环代说狐狸的话：“我是西域所产，进入京都已经有十八代了。”道士说：“京师重地，怎么能容得你们这一帮狐狸久住？可以快点走！”狐狸不回答，道士拍着桌子大怒道：“你们打算违反我的命令吗？假若你再拖延，我的法术可不饶恕你。”狐狸这才吓得变了脸色，表示愿意敬谨地听从教导。道士又催它们快点走。这时，丫环又仆地而死。过了很久才苏醒过来。

一会儿，看见一个白色的块状东西，滚滚如球，附于房檐边
际往前走，一个紧挨着一个地追赶。顷刻之间全走光了，从那以
后，董家才安定了。

出《聊斋志异》卷一 蔡芝琼编写

狐 入 瓶

万村有一妇女，她的丈夫姓石，这个妇女被狐狸精缠住了，她很忧虑，但又没有办法把这个狐狸精赶走。

在她门后面放着一个大瓶，每当她的公公进来时，这个狐狸精就躲在大瓶里。这位妇女已经看惯了，于是心里暗暗地有了计谋，但嘴里却一声不响。

有一天，当狐狸又窜进了大瓶子的时候，她急忙用棉花塞紧瓶口，再把瓶子放进锅里，烧开了水煮它，瓶子越来越热，狐狸在里面大叫：“太热了！你不要折腾我？”妇人不答茬，叫唤得更急迫。这样过了很久，渐渐没有声音了，拔开瓶塞看看它到底怎么样了，只见一堆毛，几点血而已。

出《聊斋志异》卷一 蔡芝琼编写

狐嫁女

山东历城县，有一姓殷的吏部尚书，小时很贫穷，但有胆有识。县城内有一世家的房子，其大占地几十亩。楼阁连绵不断，因常发生怪异所以荒废得没有人居住。过了很久，蓬蒿都长满了，白天也没有人敢进去。

某次当他同许多年青秀才们在一齐喝酒时，有人开玩笑地说：“你们有谁敢在这所房子里住一夜，我们凑钱请一桌酒席。”殷尚书出来说：“这有什么为难？”他就带着一床席子去了，大伙儿送他到宅院的大门口，开玩笑地说：“我们暂时就在这里等候，如果你看见什么异样，你就大声喊我们。”殷尚书笑着说：

“如果有鬼或狐狸，我一定捉来当作凭证给你们看。”于是，他自己进去了，看到院里长得很高的莎草遮盖住道路，蒿草，艾草长得像乱麻，那正是阴历初八、九的时候，月缺不明，又值昏黄，但院内的房屋门户还可以辨认，他用手扒开杂草，走了几层院落，才走到后面的楼房旁边，登上了观月台，见月台明净可爱，于是就不走了。远望西边的月亮，只是从山窝里透出一线明亮，这样坐了很久，更没有什么奇异的现象发生。他心里暗笑，谣传错误不可信，就直接躺在地上，枕着石头，仰看牛郎织女星。

这时，忽然听到楼下有脚步声很清楚地在上楼，殷尚书假装睡着，斜着眼睛偷看。看见一个穿着青色衣服的人，挑亮了灯笼，猛然见到殷尚书，惊慌地要退回去，又对后面的人说：“有生人在这儿。”下面的人问：“他是谁啊？”回答说：“不认识。”一会儿，一个老头上来，仔细察看说：“他是殷尚书，他已经睡着了，咱们还是办咱们的事。这位相公很洒脱，不拘束，

或者不会责怪我们。于是带着青衣人一齐进入楼房，楼房的门全开了，不一会儿，进进出出的人越来越多了。楼上的灯亮得如同白天一样。殷尚书稍微翻转一下身体，故做喷鼻声。

老头儿听见殷尚书醒了，于是走出，跪着说：“在下有干粗活的闺女，今天晚上出嫁，没想到触犯了贵人，望您不要深深怪罪。”殷尚书站起，又拉他起来说：“我不知道今儿晚上你家办喜事，我很惭愧，没带什么礼物来祝贺。”老头说：“有贵人光临，压除凶神，太幸运了；就烦您陪着坐一会儿，这是给我五倍的体面光荣。”殷尚书十分高兴，答应来参加婚礼。进入楼内，所有陈设芬芳美丽，马上有个妇人出来拜见，年龄大约有四十多岁。老头儿说：“这是我的内人。”殷尚书给她施礼，一会儿，听见笙乐齐鸣，声声入耳，有人跑上来禀报说：“来了！”老头儿忙跑去迎接，殷尚书也站了起来等着，稍停一会儿，许多提灯笼的人引导新郎入内，大约有十七、八岁，丰韵秀美，老头儿嘱咐他先与贵客见礼，少年看了殷尚书一眼，殷尚书好像也在接待宾客，一半是替主人主持婚礼的样子，然后又给老头儿行礼，大家互相交拜完毕，方才入席就坐。

稍停一会儿，大厅里，浓装艳抹的女客云集，桌子上摆满了酒肉菜肴，玉碗金杯，光亮夺目映照席间。刚敬了几次酒，老头儿就叫丫环去请小姐出来。丫环答应着走入内房。过了很久，没出来，老头儿自己站起来，撩开帘幕催促。转眼之间，丫环婆子许多人簇拥着新娘子出来，伴着金银玉佩的声响，以及兰麝散发的香气，这时，老头儿吩咐她向席间的上坐行礼，礼毕，就坐在她母亲的旁边。殷尚书微微看她一眼，只见她头上带着翠绿的风冠，明亮的珍珠耳环，美貌绝世，既而用金杯盛酒，此杯很大可以装得下几斗酒。殷尚书思谋这杯子可以用来作证，让同人看看，于是暗自把它藏在袖里，装假酒醉身伏几案，很疲劳地睡了。众人都说：“相公已经喝醉了。”停了一会儿，听说新郎告辞

要走，立刻笙乐大作，人们也纷纷下楼而散。

等到主人收拾酒具时，发现少了一个金杯，不作声地满处寻找，哪儿也找不到。有人在偷偷地议论，是不是这睡着了的客人偷走了，老头儿急忙地告戒他们不要说话，惟恐殷尚书听见。又过了一会儿，楼内外全都寂静无声了。殷尚书才开始起来，黑得一点灯火也没有，唯留化装品的香味和酒气，充满全屋。看东方已然发白，于是很从容地走了出去，一摸自己袖中的金杯还在。到了门口，那些秀才们早就等候在那里了。有人怀疑殷尚书晚上外出而早上才进院，一宿没在园内，殷尚书拿出金杯给他们看，大家惊奇地问他，殷尚书把这一宿的见闻告诉他们。大家都想：殷尚书年青很穷，这金杯不是穷人所有，所以才相信了他的话。

后来，殷尚书考中中了进士，在山东肥城做官。有一姓朱的世家，请他吃饭，命人取大杯来。过了很久，不来，有接近主人的仆役，捂着嘴与主人小声说了几句，主人脸上露出生气的样子，一会儿捧来金杯与客同饮。看他的杯子，款式及雕刻的文字，竟和狐狸用的金杯没什么两样。殷尚书大为怀疑，问这姓朱的主人，这金杯是在那里制作而成的？回答说：“这金杯一共有八只，我的父亲在京做官时，找上好的工匠监制而成，这是我家世传的宝物，珍藏已久。今天，您这位长官驾临我家，刚刚从箱笼里取来，发现只存了七只金杯，怀疑家里人偷了，但是十年封存布满尘土，没人动过，这很令人不解。”殷尚书笑着说：“金杯飞升成仙了，然而世代保存的珍宝，不可失去。在下我有一只酒杯，很近似你的，当以赠送”。吃罢筵席回到衙门里，挑拣出金杯飞快送还。主人仔细察看，感到惊奇极了，亲自前来感谢殷尚书，询问他这金杯从何处得来，殷尚书这才告诉他得来此物的前后经过。这时大家开始明白，千里之外的东西，狐狸都有本领取来，但不敢永远据为私有。

出《聊斋志异》卷一 蔡芝琼编写

青 风

山西太原府内一大户耿氏，家业殷实，日后凋零，但楼阁宽敞，连垣一片，大半都空闲起来，日久生怪异，堂屋的房门自己开关，家里人经常半夜惊吓叫嚷，耿氏也担惊害怕，迁移到别处去了。只留老家人看守家院，这就更加荒落，有时听到谈笑歌奏的声音。

耿氏族中有个侄儿名叫去病，性情豪爽，胆子很大。他嘱咐老仆人半夜如再有所见闻，立刻来禀报我。当天夜晚，又看见楼上灯光闪闪，他就赶紧报告去病。侄少爷马上要进里面去看看这怪异现象，老人家不让他进去，他不听。好在这里的门户他素来熟悉，竟拨开蒿蓬野草，曲曲折折地走了进去，从楼梯上了楼，一点儿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又刚穿过一间楼房，忽听见有人轻声细语，喋喋不休。耿公子偷偷地从窗外往里看望，见一对红烛高烧，亮得像白天一样。

南面坐着一个戴着书生帽子的老头，对面相陪着一个老太太，都是四十多岁的样子。东首是一个少年，大约二十多岁。下首右边是一妙龄女郎，约模有十五、六岁，满桌的美味珍羞，围坐笑语。耿公子突然走了进来，笑着说：“我这个没经邀请的客人独自来了！”众人惊散，跑开躲藏。唯独这老头子火了，出来责问道：“你是那里来的？竟这样闯入我们的闺房？”耿公子答道：“这里是我们家的房子，被你占用了。自己摆席喝酒，也不邀请主人，岂不是太吝啬了吗？”老头子瞪着眼细瞧说：“阁下并非主人哪”耿公子说，“我是狂徒名耿去病，是此房主人的一位侄男。”老头子马上客气起来说：“久仰大名，高如山斗。”于是，鞠躬作揖地请他入坐，一边传呼家人重摆筵席，耿公子连忙

劝止。于是，老头子用酒招待。耿公子说：“我们彼此是世交，你们不必见外，座上之客不必回避，还恳求你招他们前来同饮。这时，老头子呼唤：“孝儿！”一会儿，少年自外而入，老头子介绍说：“这就是豚子。”见礼而坐，略略了解一下老头子的家世，他自称：“老夫姓胡，名义君。”耿公子生性豪爽，谈笑风生；孝儿也高雅洒脱，落落大方。谈吐之间甚是投缘，顿生爱慕。耿公子年二十一岁，比孝儿大二岁，就拿他当亲弟弟看待。胡老头又说“听说耿公子祖上曾编写过一本书，叫《涂山外传》，不知你是否了然？”答：“知道。”胡老头说：“我胡门乃是涂山氏的后代呵！唐朝以后，老夫尚能记得起家谱世袭，到了（梁、陈、齐、周、隋）五代以上，就失传了。所幸承蒙耿公子赐教。耿公子略为讲述神话传说中所述大禹在涂山娶狐女为妻，名涂山女，她辅助大禹立功的故事，又添油加醋，精彩的情节有如泉涌。胡老头大喜，对孝儿说：“今天幸得听到公子的议论，闻所未闻，耿公子又不是外人，可请你母和青凤一起来听听，也让她们知道我们家的祖德呵。”孝儿乃进入帟帘之中。片刻，阿母带着女郎出来了。定睛一看，柔弱的姿态十分娇美，漂亮的眼睛流露出聪慧伶俐的样子，人间没有比她再漂亮的了。胡老头指着老太太说：“这是我的老伴。”又指着女郎说：“这是青凤，在下的侄女儿。人很聪明，凡所见闻，就能牢记不忘，所以我特意叫她来领教。”耿公子谈论完毕，又自饮酒，不时地看着女郎，连眼珠子都停住转悠不动了，青凤有所觉察，于是渐渐地低下了头。耿公子暗地踩了一下她的金莲，青凤急忙把脚一卷，但也并没有恼怒的神情，耿公子魂飞天外，六神无主，拍着桌子说：“要是我得到了这样的佳人，给我帝王的权位我也不换了！”老太太看见耿公子渐渐喝醉了，更加胡言乱语，连忙同青凤一起站起身来，突然撩开帟帘，匆匆而去。耿公子大失所望，无可奈何，只好告辞胡老头出去。而被青凤的神韵缠住了心扉，不

能忘记。到了深夜，又找回来了，依然存留兰麝香味，他凝神等待，直至天光，可是寂静得连咳嗽的声音都听不见。

回到家中，和老婆商量，打算把家搬到宅门里去住，希望总有一天会见佳人。他老婆不乐意。于是耿公子独自前往，装模作样地在胡家楼下攻读。夜里，刚刚靠着书桌，一个鬼披散着头发走了进来，满脸漆黑，睁着两眼盯着耿公子。耿公子笑了起来，手指蘸着砚台里的墨，自己也涂了个大黑脸，与鬼怒目相看，眼睛一闪一闪地发着光亮。结果鬼反到自惭而去。

第二天晚上，更深夜静，耿公子正要吹灭蜡烛安息的时候，听见楼后有人拉开门闩，打开门的声音嘭嘭作响。也急忙起身暗自察看，这时房门已经半开，一会儿，又听见有细碎的脚步声。有蜡烛的光亮从房中出来，仔细一看原来是青凤呵！突然看见耿生，吓得她退了回去，急忙关上了两扇门。

耿公子长跪于门外，把话递过去说：“小生我不怕危险、凶恶，完全是为了寻找你。幸而这儿没有别人看见，我恳求握着你的手一笑，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呵！”青凤远远地对他说：“耿公子你一片深情依恋于我，我怎么能不知道。但是，家叔管教得很严厉，不敢听你的话。”耿公子坚决哀求她说：“我也不敢奢望和你同眠，但是只要能看你一眼就满足了。”青凤好像默允，拨了门闩出来，抓住耿公子的胳膊，拉他起来。耿公子欣喜若狂，两人一起下楼，把她拥抱在腿上。

青凤说：“幸而咱俩有缘分，过了今儿晚上，即使再相思，也没用了。耿公子问：“为什么？”答：“我阿叔怕你狂妄，所以变做凶恶的鬼来吓唬你，而你没有被唬住。现在他已搬到别处去了，一家子连同行李物件，以及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搬到新居去了，而我留下来看守，明天就要上路。”说完这话马上要走，说：“我怕阿叔还会回来。”

耿公子用力不放她走，强行求欢，正在两人相持争论的时

候，胡老头不声不响地进来了。青凤既害羞又惧怕，无处藏身，只是低着头倚靠在床上，握弄着衣带不说话。胡老头大怒高声地喊：“你这死丫头！丢尽了咱家的脸！还不快点滚！你等着我要拿鞭子揍你！”青凤低着头飞快地跑了。胡老头亦追了出去。耿公子跟在他们后面听着，臭骂得不堪入耳，又听见青凤轻微的哭声。耿公子心中如刀割，大声喊：“有罪全在小生身上，关青凤什么事！倘若能原谅青凤，你就是动用兵器来杀我，小生也愿意身受！”过了很久，果然寂静无声了，耿公子才回书房去安歇，从此以后这所房子里面就再也没有声响了。

耿公子的叔父得知这段奇闻，愿意把这老房子卖给他住，多少钱不计较。耿公子非常高兴，马上带着老婆全搬进了大院。在里面过了一整年，很是安适，而未尝不是时时刻刻想着青凤。

有一天，正碰上清明节，上坟归来的路上，看见一只狗追着两只小狐狸。一只窜往荒郊而去，其中另一只在路上恐慌着急，看见耿公子，恋恋不舍地悲哀啼哭，垂耳缩头，好像在乞求他的帮助。耿公子非常怜悯，打开衣裳的大襟，提着它，抱在怀里带回家了。刚关上门，放在床上，竟变成青凤了。耿公子喜出望外，尽力安慰她。青凤说：“正当我和丫环戏耍，却遇到这场大难，倘若不是郎君你来解脱，势必要被狗吃了。希望你不要憎恶我是异类。”耿公子说：“我日日夜夜地想念你，神魂颠倒，连做梦都梦见你。现在真的相见了，好像获得了奇异的珍宝一样，怎么谈得到厌恶呢！”青凤说：“这是天命注定呵！如果不是因为这场大难，怎么能重新相认，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丫环一定以为我已经死了，现在我可以和你永不分离了。”耿公子特别高兴，另找了新房安置她住下。

整整过了二年多。一天，耿公子正在书房夜读，孝儿突然进来了，耿公子放下书卷，惊讶地问他为什么找来？孝儿给他磕头，悲伤地说：“家父遭到飞来横祸，除了你，谁也救不了他。

本来老人家要求亲自拜托，又怕你不接见，所以先叫我来一趟”耿公子问：“到底为什么事情呢？”孝儿说：“你结识莫三郎吗？”耿公子说：“相识，他是我同年（同科中举）的后辈——年家子。”孝儿说：“他明天将过你家门，倘若他带着猎来的狐狸，希望你一定着意留下来。”耿公子说：“老头子曾经在楼下给我的羞辱，我的心里是耿耿不忘的。他的事我不愿参预，如果一定要我为他出微薄之力的话，那非得有青凤前来不可！”孝儿流泪满面地说：“青凤妹妹早已葬身荒郊三年了！”耿公子一甩袖子说：“既然是这样，仇恨就更深了！”拿起书本高声吟诵，连看都不看孝儿一眼。孝儿站起身来，大声地哭泣，捂着脸出去了。

耿公子奔向青凤住处，告诉她这一切。青凤听了吓得脸都白了，说：“郎君决定来搭救他吗？”耿公子说：“救当然是要救他的，刚才没有一口答应帮他的忙，不过是要以此报复老头子以前的蛮横无礼罢了。”青凤这才高兴起来，说：“奴小时候很早失去父亲，依靠阿叔养大成人。以往我虽然曾遭到过他的打骂，那纯粹是按照家规应该如此。”耿公子说：“话固然是这么说，但总使人怀恨在心，不能宽恕。如果那天你果真被他打死了，我是绝对不会去救他的。”青凤笑着说：“你心肠真硬啊！”

第二天，莫三郎果然来了，金质的马腹勒带，虎皮作的弓匣子，很有声势的仆从，气派很大，公子迎了上去。又见猎获的禽兽很多，里面有一只黑狐狸，毛皮都被殷红的血染湿了，用手去抚摸，皮肉还是温热的。耿公子装假说自己的皮衣服坏了，正缺这种皮子打补丁，请求赐与，莫三郎慷慨地答应了，马上从中解下来相送，耿公子立刻把这只黑狐交给青凤，一边招待贵客畅饮。送走客人之后，只见青凤抱狐于怀中，过了三天，此狐才渐渐地苏醒，屈伸转动地挣扎着，又变成了老头子，一眼瞧见了青

风，自己都不相信又回到了人间。

青凤详细地叙诉耿公子搭救的经过，老头子竟下拜赔礼，既感激又惭愧，后悔自己以往的过错。他高兴地看着青凤说：“本来，我早就说过你死不了，现在果然是命大，”青凤对耿公子说：“郎君如果还怀念着我，还恳求你把楼上的故居借给我们住，使我得报养育之恩。”耿公子答应了她的要求，老头子含愧地千恩万谢地出去了。当天夜里，果然带着全家搬上了楼。从今往后，耿家和他们相处得如家人父子一样的亲热，不再疑神疑鬼了，耿公子仍然住在他的书房里，孝儿不时地前来和他闲谈饮酒。后来，耿公子原来的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渐渐长大成人。耿公子请孝儿作他的老师，教他读书识字，循循善诱，教导有方，很有老师的风范。

出《聊斋志异》卷一 蔡芝琼编写

王 兰

山东利津县有一人名王兰，突然得了暴病死去，阎王再次审查案件，原来他不该死，他的死乃是鬼勾错了，误入阴间，阎王责备鬼卒，叫它送人还阳。但死尸已腐烂了，鬼卒惧怕获罪，对王兰说：“活着的人实际是鬼。那很苦；看来是鬼，但实际是仙，却很乐。如果能得到快乐，那又何必复活呢？”王兰认为他说的也对，鬼说：“这儿有一只狐狸，金丹炼成了，偷它的金丹吃下去，则魂魄不散，可以长存，任凭你想到那里去，没有不如意的，你愿意吗？”王兰同意，鬼卒就带领他走了，进入一所大宅院，看见楼阁宏大，而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有一只狐狸在月亮下面，抬起头来远望天空，气一呼出，有一小丸从嘴中吐出来，直上进入月亮里面，一吸气，则小丸又落下来，用嘴接住它，于是又呼出去，这样不停地呼吸着，鬼偷偷地靠近狐的旁边，等它吐出时，急忙把小丸夺取在手里，交给王兰吞下去。狐狸吃了一惊，发怒地对着鬼，看二人在一起，恐怕打不过他们，愤恨而去。王兰同鬼告别，回到自己家中，他的妻子看见他，都害怕得往后退走，王兰告诉她到阴间又回人间的缘故，家人才渐渐地集聚在一起，从这以后，王兰在家中住宿，生活得像平常一样。

他有一个姓张的朋友，听说他复活了，前来看望他，见面后问寒问暖。于是，他对张某说：“我与你家一向贫困，现在有办法可以发财，你能和我一起外出旅游吗？”张某答应着，王兰说：“我能不吃药就治好病，不用算卦就知道凶吉。我要现我的形，恐怕认识我的人，看见了害怕惊怪，我想附在你的身上外出，可以吗？”张某又答应着。于是当天就准备行装，至山西地界。

当地一富翁之女，突然得了暴病头晕眼花，前前后后多次吃药求神，办法都想尽了。于是张某亲自到他家去，自己吹嘘自己的医术。这家富翁就只这么一个女儿，一直珍爱她，能有人治好的病，愿用千金来作报酬。张某要求看看这个姑娘，跟着富翁进了屋子，看见她的女儿闭着眼在床上躺着，揭开她的被子，用手抚摩她的身体，她昏迷得没有知觉。王兰这时私自告诉张某说：

“这是她的魂灵丢失了，应当为她找回来。”张某于是告诉富翁：这病虽然很危险，但可以救活。富翁问他需要什么药？他说什么药都不必，你的女儿魂灵丢失到别处去了，我已派神仙去寻找了。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王兰忽然回来了，他说：“女儿的魂灵已经找到了”。张某于是请富翁再进屋去看视，又抚摸她，呆了一会儿，打呵欠，伸懒腰，眼睛忽然张开了。富翁大为欢喜，爱抚地问候，他的女儿说：“我刚才在花园中玩耍，看见一少年郎，挟着弹弓打鸟，有几个人牵着骏马，跟在他的后面，我着急地想跑开避开他们，却被他们挡住不让我跑，少年送给我弹弓，教我弹，我正在害羞地申斥他时，他便带着我上了马，两人共骑前行，他笑着说：“我非常乐意和你玩，不用害羞了。”走了几里路进入山中，我在马上一边叫喊，一边责骂，少年生气了，把我从马上推下来，跌在路边，想回家也找不着道路，正在这时，恰好有一个人来了，拉住我的胳膊飞快地跑，转眼之间就回到家里了，我好像做一个梦醒来一样。”富翁感到很神奇，果然送给张某一千两银子。

王兰夜里和张某商量，留二百两银子作路费，其余的银子你全带到我家，交给我的儿子，又吩咐其中抽出三百两银子赠给张某的老婆，办妥后再回来。第二天，他们与富翁告别，富翁发现他们带这么多的银子，却不知藏在那里？这就更加感到奇怪，富翁又以厚礼送别他们。

过了几天，张某在郊处遇到一同乡名叫贺才，他是个喝酒赌钱不从事生产的家伙，穷得出奇就像乞丐一样。他听说张某得到奇术，发了大财，就跑着来找他。王兰劝张某给他一点儿银子叫他回去。贺才仍然不改他的老毛病，不到半月全花光了，准备再来找张某。王兰已经知道了，说：“贺才这家伙非常狂妄无理，不能和他交往，最妥善的办法是用钱拢络他，让他走，这样即使遭祸，但也不会陷得太深。”过了一天，贺才果然又来了，强迫他要同张某合伙，张某说：“我原本就知道你一定会来，你每天喝酒赌钱，一千两银子怎么能填满你那无底洞呢？你如真正改变你的作为，我情愿赠送你一百两银子。”贺才满口答应。张某一下就把钱又给了他。

贺才走了，由于有一百两银子压兜，赌得更欢了，又加上嫖妓，挥金如土，县城里的捉盗贼的公差，因怀疑而把他捉起来了，押在官府，严刑拷打，贺才只好如实地告诉县官，他的银钱是怎么来的，于是官就派衙役押着贺才同去捉拿张某。过了几天，贺才因伤势太重死在路上。他的魂灵仍不忘张某，再去依附于张，因此与王兰见面了。

有一天，三人在古代瞭望烽火的高台建筑上聚会饮酒，贺才喝得大醉，发狂似地呼喊，王兰叫他不要叫，不听。恰好巡方御史从这儿经过，听见叫声，便来搜查，捉住了张某，张某非常害怕，以事实相告于官，御使听了非常震怒，打了张某一顿，并行文书于神。到了晚上梦见穿金甲的人告诉他说：“查王兰是无辜错判已死，现在成为鬼仙。他从事的医道，也是一个慈悲的职业，不可拿他当妖魔鬼怪法办。现在奉了上帝的命令，封他为“清道使”冥官称号。贺才歪门邪道，不务正业，已经把他发配流放到阴间铁围山受罪去了。张某无罪，应当饶恕他。”御史醒来感到非常奇怪，于是释放了张某。张某治备了衣物回到故乡，兜里还存着数百两银子，恭敬地送还王兰家一半，王兰家里的子

孙后代，也因此发了财。

出《聊斋志异》卷一 蔡兰球编写

娇 娜

有一年青人姓孔名雪笠，是孔夫子的后代。为人很有涵养，擅长诗歌。他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被任命为天台知县 来了封信招呼他前往。孔公子应招而来，恰恰在这个时候，这位新知县去世了，弄得这位孔公子穷愁潦倒，回也回不去。只好暂时住在普陀寺，庙里的和尚顾用他来抄写经书糊口。距离大庙西边百余步的地方，有个单先生的公馆，据说单先生原来也是个少爷，只因为打了一场大官司，以致家境冷落，人口又少，搬到乡下去了，这所讲究的房子就空闲了。

有一天，大雪飞扬，路上寂静得一个行人也没有。孔公子偶然走过单家的大门口，看见一个少爷正走出来，风韵很美。他看见孔公子忙迎上来行礼，略微问候几句，就邀请他上家去玩。孔公子很喜他，欣然同他一起进了大宅门。

屋子都不甚宽敞，处处全挂着织锦的幕帐，墙上悬挂着许多古人的书画，书案上放着一本书，标签写着：“璇环琐记”，拿起来翻阅过目，都是从前没有见过的，孔公子揣想，既然他住在单先生宅，那一定是房子的主人了，也就不询问少爷的家世处境。可这少爷却细细地问明孔公子的身份来历，对他很表示同情，劝他在这儿教书带徒弟。孔公子感叹地说：“我飘游在外作客 到那里去找推荐我的人！”少爷说：“倘若你不以为我低能见怪，我愿意拜在你的门墙之下，作为门徒。”孔公子很高兴，忙说：“不敢为师，作个学友吧！”又顺便问了一句：“这些房子为什么老锁着？回答说：“这儿是单先生的房子，从前他家少爷至乡下住，所以空闲很久了。我姓皇甫，祖上住在陕西，因我家被一场野火烧光了，暂时借住这里 安顿下来。”孔公子这才

知道他不是单家的少爷。当天晚上，有说有笑，十分投缘，自然留就下来共榻而眠了。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就有书僮前来生炭火盆。皇甫少年先起来进了里屋，孔公子还围着被子坐在床上。只见书僮来说：“老太爷来了！”孔公子慌忙起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已入内，向孔公子深深地表示谢意，说：“承蒙先生不嫌弃我这不争气的顽童，居然答应赐教于他。我这孩子刚刚学做文章，水平低劣，请不要以为是朋友，就拿他作平辈看待。”说罢，又赠送了一套织锦的冬衣，一顶貂皮的帽子，一双袜子，一双鞋。看着孔公子梳洗完毕之后，才传呼上酒菜饭肴。屋子里的摆式、桌子、床铺及裙子、衣服等，都十分讲究，不知是什么做的，光彩耀眼。斟过几遍酒以后，老人高兴地告辞，拖着拐杖走了。

吃完早餐，皇甫公子把功课拿出来，几乎全是古文、诗词，并没有考科举应试的八股文。孔公子问他原因，他笑着说：“学生我不求上进，没打算去赶考。”一直学到晚间才结束。接着，又更杯换盏，重摆酒宴，皇甫公子说：“今儿晚上尽情欢乐，明天便不行了。”又叫书僮说：“你去看看老太爷安睡了没有？如果已经睡了，就暗暗地把香奴叫来。”书僮去了，先拿来一个用绣花口袋装着的琵琶，过一会儿，一个丫环进来，浓装艳抹的。皇甫公子点名弹一古曲湘妃怨，她用象牙拨弹挑，声音激昂，悲壮，其节奏不同以往。皇甫公子又吩咐用火杯敬酒，一直喝到三更才结束。第二天，早起共读。皇甫公子聪明绝顶，过目成诵。两三个月以后，做的文章十分惊人，精彩绝伦。以后又相约隔五天喝一次酒，每次开宴都招唤香奴来。

一天晚上，孔公子喝得十分酣畅，热气腾腾地，目不转睛地看着香奴。皇甫公子已明白他的用意，说：“这个丫环是家父所养育的。兄长只身在外，远离家乡，我日夜为您筹划很久了，不久一定要为您物色一位理想的对象。孔公子说：“如果承蒙关

照，一定要像香奴那样才行。皇甫公子笑着说：“先生您真正是少见多怪的人了。要香奴这模样的，您这标准也太容易满足。”

孔公子住了半年，有一次打算到外面去郊游散散心，走至大门，两扇门却从外面反锁着。问他们这是为什么？皇甫公子说：“家父怕我出外交游分心打扰，所以谢绝客人来访。”孔公子也就安于此处，不再外出了。

当时正是盛夏，热得受不了，就搬到花园去住。孔公子忽然发觉胸前长起了一个桃子大的肿物，过了一夜长得竟像碗口那么大，疼得不住口地哼哼。皇甫公子早晚不离左右地看望，不得吃、不得睡，日夜辛劳。又过了几天，此疮发展严重，更加饮食难下，连老太爷也赶来了，相对长叹而已。

皇甫公子说：“儿前天晚上琢磨先生的病，娇娜妹子能治愈，已经派人到外祖母处叫她回来，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到呢？”一会儿，书僮进来说：“娜姑娘已经来了，姨妈和松姑娘也一同到达。”父子二人飞快奔向屋里会见，稍停一会儿，皇甫公子便带着妹子来看望孔公子。年龄大约十三、四岁，美丽流动的眼睛里，透着聪明的神情，身长秀美，像细柳一样摇曳生姿。孔公子望见这绝美的容貌，精神为之一爽，连呻吟、皱眉都突然忘记了。只听皇甫公子说：“这是我的好朋友，胜过同胞兄弟，妹子，你要下心地医好他的病。”娇娜才收敛了害羞的神情，拂起长袖，靠着床边诊断治疗。号脉之间，感觉一股香气胜过兰花的幽香。娇娜笑着说：“您所以得这个病，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您为心脉动啦！然而，此症虽然危险，却可以治好。但是皮肤结的硬块已凝固，非割皮削肉不可。”于是脱下自己手臂上的金镯子，安放在疮上，慢慢地往下按，疮突起一寸多高，高出镯子外面，这样疮根的余肿，全束在镯子里面，不像以前那样如碗口那么宽了，于是一手撩开衣裳的前襟，解开一把身上佩戴着的刀子

——刀刃薄于纸，一手把着金钏子，一手握着手术刀，轻轻地沿着疮根把肿物割下，紫血直淌。床席上都沾染了。孔公子因为贪心地靠近娇娜，不但不觉得痛苦，而且耽心手术太快地做完，不能长时间地依偎其身旁，没有多久，腐烂的肉全都割断，一团团地脱落，有如树上削下的瘤子。又招呼拿水来，冲洗创口，从口中吐出一个如弹子大小的红丸，放在疮口上，按着红丸让它在肉上旋转，刚转一圈，就觉着发热，像火样地向外冲冒。再转一圈，轻微地作痒。转到第三圈，遍体感到清凉，浸入骨髓。这时，娇娜收回红丸，纳入口中咽下，说：“已经治好了！”说着很快地出去了。公子急忙跳跃起来，追上去道谢。这日久难治的病好像全然丢失了。而她那美丽的光辉却浮现在眼前，相思之苦不能自拔，自此书读不进去，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无聊得无以复加。

皇甫公子看出了他的心思，说：“弟为兄已经物色好了一位中意的佳人。”公子问：“是哪一个？”皇甫公子说：“也是弟的亲戚。”公子出神地思考半天，只是说：“不用！转脸面壁吟读元稹的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皇甫公子领会了他的所指，娇娜妹子像沧海的水，巫山的云，其他都不是水和云了。说：“家父钦佩您的天才，经常要为您保媒。但只一小妹年龄太小，另有姨妈的女儿阿松，年满十八了，很不粗俗如果您不相信，阿松每天都在园亭中游玩，您在前面的厢房等待，可以望见她。”公子听从他的安排，果然看见娇娜偕带一位美女前来，画着弯弯的浓绿色的眉毛，瘦曲的脚上穿着一双凤头鞋，模样和娇娜不相上下。公子大为高兴，请皇甫公子作媒，皇甫公子第二天从屋里出来，祝贺他说：“大事告成了！”于是扫除别院作新房，为公子大办喜事。当晚，鼓声乐曲齐鸣，震得屋上尘土飞扬。新娘子如同仙人下凡，忽然同眠共枕，怀疑这是广寒宫殿，落入人间。按照古代的婚礼，新郎新娘喝过交杯酒后，

更是开心惬意，一夜之后，皇甫公子前来对公子说：“承蒙先生教我读书，使我终身难忘，近日单公子打完官司回来，急着要这房子。我想离开这儿搬往西方去，看样子很难再相聚在一起了，因此我心中充满了离愁别绪。”公子表示愿意同他一起去。皇甫公子劝他暂归乡里，公子好像不太乐意。皇甫公子说：“不必顾虑，我可送先生一行。”没有多久，老太爷带着阿松来了，赠给先生黄金一百两。皇甫公子用左右手紧握着公子夫妇二人，叮嘱他们闭着眼不要看外面，竟飘飘然在天空中飞行，只感觉耳边的风声很大。过了很久，说：“到了。”睁开两眼一看，果然来到自己的家乡。这才知道皇甫公子并不是人。他很高兴地敲自己家的门，母亲意想不到她儿子回来了，又看见带来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儿媳妇，真是喜出望外，刚刚共聚欢乐，回来一看，皇甫公子已经没有了。松娘对老婆婆很孝顺，他的美丽，贤惠远近闻名。后来公子考中了进士，授官延安司李（法官），携带家口去延安赴任。他的母亲因嫌道太远，没有跟去。松娘生了一个男儿，名叫小宦。但公子上任不久，因得罪了高级大官，被罢了职，又因某案件被牵连，被留在原地听候命令不能回家。

有一天，公子偶然到郊外打猎，遇到一位美少年，骑着好马，不时地打量着他。仔细一看，就是皇甫公子。他带住缰绳停住马，久别相逢，悲喜交织。邀请公子与他同行，来到一个村庄，树木葱茏，遮天蔽日。进入他的家中，俨然是贵族世家，就连大门上都装饰着金色的像水泡一样的浮钉。问候娇娜妹子，答：“已出嫁。”又问候岳母大人，答：“已去世了。”彼此深深地感叹，悼念着，住了一夜，告别而去。又带着他的妻子松娘返回皇甫家，这时，娇娜妹妹也来到了，抱起松娘的小孩子，又拉着他的小手，逗着玩。娇娜说：“姐姐把我们家的种族都变乱了！”公子上前拜谢她昔日治病的大德，娇娜笑着说：“姊夫当官了！创口已长好了，还没忘记疼痛呀？”妹夫吴郎，也前来拜

见，住了两夜才走。

有一天，皇甫公子脸色很忧伤，对公子说：“大难将要从天而降，您能相救吗？”公子不知指的什么事，但马上一口答应下来。皇甫公子很快地走出去，招来了一家人，全都排成行向公子跪拜，公子大吃一惊，急切地问到底为什么？皇甫公子说：“我们都不是人类，全是狐仙，将要遭遇天打雷霹的大难，先生您表示愿意以身与共，我们这一家子才可能得救保命，否则，请抱着您的儿子先逃，我们决不连累你。”公子发誓愿共生死。于是让公子拿着宝剑立在门口，并嘱咐他说：“天上雷电相加，决不要动呵！”公子按照他所教导地等待着。

果然看见阴云飞旋，白日里天色昏暗，黑鸦鸦地像石头一般。回头看望原来的房屋，再也看不见街面、大门。只看见一座高大的坟墓，耸起直立，下面有个巨大的洞穴，深得没有底。正猛吃一惊的时刻，一声霹雳震得山岳摇晃不止，暴雨直泻，狂风大作，古老的大树都被连根拔起。公子眼花耳聋，站在那儿挺然不动。忽然在乱烟浓云之中，看见了一个鬼物，锋利的嘴，长长的爪，从深洞里捉住一个人出来，腾着黑色烟云上。公子一眼看见这人的穿着打扮，很像娇娜妹妹。于是他急促地也跳跃蹦起，用剑去击这个鬼物，一剑砍去，随手落地，忽然间，一个大霹雷像爆炸一样，公子仆倒在地，就不省人事了。过了一会儿，天气晴朗，烟消云散，娇娜才慢慢地苏醒过来，她看见公子死在身旁，大哭说：“孔先生是为我而死的，叫我怎么活下去呵！”松娘也出来，和她一起抬着公子回家去。娇娜让松娘捧着公子的头，皇甫兄用金簪拨动他的牙齿，她自己用手指捏着先生的面颊，用舌头送一粒红丸药入口，又口对口地呵气入内。红丸药随气吹入喉中，格格地发出声响。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醒悟过来，看见狐仙一家都健在眼前，好像做梦一样。于是，一家围圆，惊魂稍定，随之大喜。公子认为幽暗的坟墓之中，不能久住，与大

家商议最好一起回老家去住，（单先生故居），大伙都赞成这个主意。惟独娇娜闷闷不乐。公子请娇娜和吴郎一起搬去。又考虑，到吴家的老头、老太太不肯离开儿子。商量了一整天，也决定不下来。

忽然吴家来了一个僮子，跑得出汗，气喘而入，众人吃惊地追问他，才知道吴郎家中今天也遭了同样劫难，一家子全死了，娇娜跺着脚地大哭不止，大家一齐劝解慰问。这样，全家一齐搬走的计划就算决定下来了。公子进城收拾，料理了几天，于是连夜赶忙收拾行李上路。等回到单先生故居，给了一处闲置的亭园让皇甫公子住，却经常倒锁着门，只有公子、松娘到来，才打开门锁。日后，公子与皇甫公子、娇娜妹妹等经常在一起喝酒下棋，相处得亲如一家。小宦已长大成人，既聪明又漂亮，具有一些狐狸的风味，到城里去游玩，大家都知道他是狐狸的儿子。

出《聊斋志异》卷一 蔡芝琼编写

王 成

王成，平原一个老世家的后人，性情懒惰，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只剩下几间破房子，同老婆盖着稻草和麻袋片之类的东西度日，夫妻间互相埋怨，穷得经常吵嘴，过不下去。

正值夏天，盛暑蒸热，村子外面原有姓周的一个园子，墙壁房屋都倒塌了，只留下一个凉亭，热极了，村里的人就搬到亭子里去住，王成也去了。天亮时，睡在里面的人全回家了，红日三竿，大约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光景，王成才睡醒爬起来，转悠了一会儿，溜踏着要回家去，忽然瞧见草坪中有一只金钗，拾起来一看，上面刻着细字“仪宾府造”，“仪宾”是明代对亲王女婿的称呼，这是王府里的东西！王成的祖先也曾经是衡王府的仪宾，家中的旧物，款式和这金钗上的字迹也差不多，因而拿在手中端详着，犹豫不决。忽见一位老太太前来找寻失物——金钗，王成虽然一向贫困，但他为人有志气，从不贪心。很快地就把金钗送还老妇人。物归原主，这老太太高兴得了不得，一再赞扬他有德行。说：“这只金钗能值几个钱，只因这是我已故丈夫留下的纪念品呵！”王成问：“您的丈夫是那一位？”回答说：“就是过去的仪宾王柬之呵！”王成惊奇地说：“王柬之是我的祖先，怎么这么巧，会在这儿相遇？”这老太太也惊讶地说：“你就是王柬之的孙子吗？我是狐仙，一百年前，曾与你祖上要好，有过一段姻缘，后来你祖先下世，老身我也就隐居了。我路过此处又丢失金钗，恰巧被你拣着，这难道不是天命注定呀！”王成也曾经听说过，他的祖父有一个狐狸妻子，所以就相信了她的话。于是邀请她来家里看看，老太太就跟着到了家中。

王成喊他的老婆出来相见，她穿着破棉袄，面有菜色，灰不

溜湫的样子。老太太叹了一口气说：“王東之的孙子竟然一贫如洗，怎么穷到这种程度呀！”又见到破炉灶没冒烟，老太太说：

“家里的生活穷到这步田地，你们靠什么活命呢？”王成的老婆才仔细地告诉老太太家里穷得一筹莫展，说着眼泪流到嘴边。老太太把这只金钗交给王成的老婆，暂且拿去当点钱来买米，三天以后她再来见面，王成挽留老太太，不让她走。老太太说：“你一个老婆都养不起，我留下，抬头看着屋顶发呆，这对你们有什么帮助呢？”说着，就毫不犹豫地走了，

王成告诉他老婆这老太太的来历，他老婆吓坏了。王成又称赞她的道义，确实为人善良，要她把老太太当祖婆婆一样地服侍，他老婆答应了。过了三天，果然老太太又回来了，拿出一些钱来，让他老婆去买小米、麦面各一担。这天晚上，就和王成的老婆一起住在一张短小的床铺上。王成的老婆开始很害怕她，然而发现她的好意非常诚恳，于是也就不再疑神疑鬼了。

第二天，老太太对王成说：“我的孙子，你不能再懒惰，拿点本钱去做个小买卖，光坐着吃，怎么是个长久之计呢？”王成告诉他我没有本钱。老太太说：“你的祖先活着的时候，钱财有的是，随便拿。我是尘世之外的人，也用不着这些财物，所以没有多取。存了一点买化装品的钱共四十两，到今天还存着没动。久放着也没有什么用处，你可以拿去用，全部用做夏布生意。当天到达都城，就可以得到一些利息。”王成依她的主意办，买到了五十多匹回家。老太太接着又吩咐给王成制备外出的衣服，估计要走六、七天即可到达京城，又嘱咐道：“这次出门最好勤快，不要懒惰，最好是抓紧快一点卖，不要拖拉，迟了一天，就后悔也晚了！”王成恭敬地答应着，把货物装在袋里就上路了。

不料半路遇雨，衣服鞋子渐渐地全湿透了。王成平生没有经历过风霜雨露，疲困得不像样子，因此，暂时找了个旅店歇息，没想到雨下个不停，整夜屋檐流下的雨水像绳子一样扯不断。又

过了一天，地上泥泞得更厉害了，看见往来的行人，走在烂泥地里，把脚脖子、小腿都陷下去了，心里一个劲叫苦。等到中午，地上刚刚开始干燥，谁知阴云往复又聚集起来，下着瓢泼大雨，只好又住了一宿才赶路。

快到京城时，听人说城里夏布的价钱腾贵，他心中暗自喜欢。等进了城住店卸货，店主人深深埋怨他来晚了。早些时候，南方的道路刚刚通行，来的夏布极少。王爷府中购买很急，布价一时很贵，比平时涨了三倍。前一天才买够足了数，后来卖夏布的人全没赶上这好价钱，失望得很。店主人告诉了王成这行市，王成心里也很郁闷不得志。隔天，南方来的夏布越来越多，价更低落。王成结算了一下，无利可图，不肯卖去，又延迟了十多天，加上食宿的挑费很多，心里更加忧闷。店主人劝他贱卖，改做别的生意，他听从了店主人的话，把夏布全都脱手卖出，赔了十几两银子。

早晨起来，将打算作回家的安排，翻翻自己的钱袋，钱全丢失了。他着急地告诉店主人，店主人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人劝他上告官府，逼着店主人赔偿。王成叹了口气说：“这是我失了钱，和店主人有什么相干？”店主人听了这话，感激他的大德，没有坑他一下。自己掏出五两银子送给王成，安慰并帮助他回家去。而王成自己寻思着没有脸面去见祖母，焦虑不安地出来进去，进退两难。

就在这个时候，正巧他看见斗鹌鹑的人，一赌就是几千两银子，每卖一只鹌鹑，经常不止一百两，可就动了心了，算计了一下口袋的钱，仅够贩卖鹌鹑，就和店主人去商量，店主人极力鼓励他去干，而且保证借给住处，连吃饭都不收钱。王成很高兴，于是就走了，买来满满一担鹌鹑，又进了北京城，店主人也很高兴，祝贺他很快地卖出去。

没想到当天晚上，大雨一直下到天亮，天明，街市上的水像

河一样，雨还在的的嗒嗒的下个不停，只好呆在店里等晴天。一连下了几天，更是没完没了，起来看，笼中的鹌鹑，渐渐地有死去的，王成害怕得要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又过了一天，越死越多。再看看，只剩下几只了，就把两笼并一笼养着。又过了一夜，往笼里一看，只剩下一只鹌鹑了。他又把这情况告诉店主人，不由自主地哭起来了。店主人自己一只手抓住另一只手，也感到没办法。王成自己揣摩，这下子钱也完了，回也回不去了，只有寻死而已。店主人劝慰他，不要往绝路上想，他们一同来看看这只鹌鹑，仔细地端详一番，店主人说：“这只鹌鹑好像很杰出，所有的鹌鹑全死了，未必不是被这一只格斗败杀的结果。你现在又有时间，又没有什么事，请你捉住它，如果它很是个材料，用它赌钱也可以谋生计。”王成听了他的话，就驯服这只鹌鹑，店主人叫他带到街头去赌酒饭。这只鹌鹑很强健，每斗必胜。店主人很高兴，给了王成一点银子，叫他再与街面上的阔家子弟赌斗，三战三胜，过了半年多，王成积赚了二十两银子，心里甚感安慰，把这只鹌鹑当命一样宝贝它。

过去，大亲王喜爱斗鹌鹑，每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时，就把民间斗鹌鹑的人放进府门来斗着玩。店主人对王成说：“现今有个机会马上能发大财，不能判断的是看你有没有造化，这可就看你的命运了。随即把王府斗鹌鹑的事告诉给王成，要带着他一同进府去斗一场。又嘱咐王成说：“即使打败了，就认倒霉出来算了。倘若有万分之一的希望，这只鹌鹑斗赢了，大亲王一定要买下这只鹌鹑的，你先不要答应，如果他一定非要买不可，你一定要看我的态度行事，等我点了头，你再答应他。”王成说：“行！就这般的！”

进了王府，斗鹌鹑的人很多，肩靠肩地互相挨着挤在宫殿石阶前平台下，过了一会儿，大亲王走出大殿，左右侍从大声地说：“有愿斗鹌鹑的上殿来！”马上有一个人把住鹌鹑，快步进

来，大亲王命令手下人放出自己的鹤鹑，又让客方也放出一只鹤鹑，略微一个跳跃，客人的鹤鹑就被打败了，亲王大笑，一会儿功夫，上殿去斗鹤鹑的几个人全都败下阵来。这时，店主人对王成说：“行了！可以开斗了”，于是两人一同登上了殿堂，大亲王亲自端详了他们的鹤鹑，说：“眼睛里有怒脉，这是一只强健的鹤鹑，不可轻敌。”命令拿出那只叫铁嘴啄的鹤鹑来和它开斗。两只斗鹤，一再跳腾，结果，大亲王的铁嘴啄掉了毛，输了，大亲王又选更好的鹤鹑同它斗，一再地换也打不赢，全输了。大亲王急了，命令把宫中的玉鹑拿来斗。片刻，举了出来，王成一看这只玉鹑白色的羽毛像鹭鸶一样，精神挺拔，非同一般。王成有点泄气了，跪下来求亲王不再斗了，说：“大亲王的鹤鹑，是神物，太厉害了，恐怕伤害了我的鹤鹑，我就失了业，没饭吃了。”大亲王笑着说：“放开它！就是斗死了，自当重重地赔偿你！”王成只好放出鹤鹑。玉鹑直奔过来，当玉鹑刚要来的时候，王成的鹤鹑则伏在地上好像发怒的公鸡一样等待着迎敌，玉鹑擅长啄，像飞翔的仙鹤一样进攻；两只鹤鹑上下跳跃，进退飞翔，斗得十分激烈，相持大约有一个小时。玉鹑逐渐敌不住了，而王成的鹤鹑更加激怒，斗得更凶，没有多久，就见玉鹑雪白的羽毛纷纷洒落，垂着翅膀逃跑了。观望的有上千人，没有一个不惊叹羡慕的。这时，大亲王让人把这只鹤鹑给他拿过来，亲手接过，从嘴到爪子，仔细地全看了一遍，问王成说：“你这只鹤鹑可以卖吗？王成答：“小人我没有家业，与它相依为命，以此为生，小人不愿卖”，大亲王说：“我赐给你大价钱，我可以给你中等人家的财产，你愿意吗？”王成低头想了很久，说：“本来小人不愿意放弃这只鹤鹑，看来大亲王您既然这么宠爱它，倘若能使小人得到衣食，我又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大亲王让王成出个价，答：“要一千两银子。”大亲王笑道：“傻瓜！这是什么珍宝，能值一千两银子呵！”王成说：“大亲王，

您不以为它是个宝，在下我可以为它是个无价之宝，就像秦王愿意以十五个城市换取赵国的玉璧一样贵重呵！”大亲王说：“你的意思怎样？卖吗？”王成说：“小人我把它带到城市繁华的地区去，每天都可以得几两银子，换来一升一斗的米西，一家十多口人没有冻饿之忧，有什么宝贝能有它这么好呢？”大亲王说：“我不亏你，给你二百两银子。”王成摇摇头，又增加了一百两，王成用眼看着店主人，店主人不动声色，于是王成对亲王说：“您要买，就别提这个百字。”大亲王说：“算了，到那儿去找肯用九百两银子去换一只鹌鹑的人！王成把鹌鹑放在怀里要走。大亲王喊道：“买鹌鹑的人你回来，你快回来，实在地说我给六百两，你愿卖就卖，不卖就算了。”王成又看了店主人一眼，店主人还是没有表示，态度如常。可是王成已经心满意足了，惟恐失去机会，说：“卖这个数，心里实在不满意，但是这买卖如果做不成，就得罪您太苦了，没法子，就照您的旨意办吧。”大亲王很高兴，马上秤银子给他。王成口袋里装满了银子，拜谢大亲王的赏赐而出。店主人埋怨地说：“我对你是怎么讲的？你是急着自己卖出去，再拿他一下，八百两银子就到手了”。王成回到客店中，把银子往条桌上一扔，请店主人随便拿，店主人不要，又非要让他拿不可，于是就计算了一下王成花费的饭钱收下了。

王成整理行装，回到了家中，把这次做生意的艰难曲折经过说了一遍，拿出银子来庆贺。狐狸老太太吩咐购买良田三百亩，兴建了房屋，置办了家具，俨然如殷实大户。老太太每天早起，让王成督促田地耕种，媳妇督促织布，稍微有点懒惰，就申斥他们。夫妻二人过得很安好，不敢有抱怨的话说。过了三年，家业更加发达，老太太告辞要走了，夫妻二人一齐挽留她，舍不得分别而哭泣泪下，老太太也就不走了。当第二天早晨，前去伺候她的时候，人已不见了。

出《聊斋志异》卷一 蔡芝群编写

董 生

董生，字遐思，青州西鄙人。冬天某日傍晚，他铺好被子，把炭盆烧旺，刚要点灯，朋友邀去喝酒。董生把门闩好走了。到达朋友住处，客人中有一位医生，擅长“太素脉”，正在逐个给客人号脉，最后对王九思和董生说：“我替人号脉多了，还没碰到过象二位这样奇异的脉象：一个是贵脉，却有苦贱之兆；另一个是长寿脉，又有短命的征候。何以如此，我不敢随意诊断，而且董君的情况更其严重。”二人惊问是怎么回事，医生说：“到这地步我也没有办法了，实在不敢妄下推测，请二位自己小心。”二人乍听说，十分害怕，后来觉得医生的话含糊其辞，也就不在意了。

半夜，董生回家，见门虚掩着，大为疑惑。他醉熏熏地回忆，以为走得匆忙，忘了闩门。进到屋里，来不及把炭盆拨旺，先用手探探被窝暖不暖。手刚伸进去，觉着有个滑腻的人体躺在里面。董生大吃一惊，赶紧把手缩回，急忙点灯照看，竟是一个美丽的佳人，只见她面如朝霞，牙齿如孩子般齐整晶莹。董生狂喜，顺手往下探去，摸到一根毛茸茸的长尾巴，吓得想逃。女子醒了，伸手抓住董生胳膊，问道：“你哪去呀？”董生更加害怕，全身发抖，苦苦哀求饶恕。女子笑道：“到底看见什么啦，这么怕我？”董生说：“我不怕脑袋却怕尾巴。”女子又笑道：“你弄错了，哪有尾巴？”拉过董生的手，硬是要他再摸摸。董生再摸，只觉得女子臀部肌肤腻如凝脂，尾骨尽处十分光滑。女子笑道：“怎么样！自己醉态蒙眬，不知其所以然，竟这般胡说八道。”董生本来就喜欢这女子的美貌，这时更加迷惑了，责备自己刚才弄错了。但还是对她的到来有所疑问。女子便道：“您

想不起老家东邻那个黄发小姑娘了吗？也难怪，算来您搬到这里已经十年了，那会儿我还没象大人那样梳拢头发，别上簪子，您也没把头发绾起来，我们还都小哪！”董生恍然大悟：“姑娘是周家的阿琐吗？”女子说：“是啊。”董生说：“听你这么一说，我仿佛想起来了。十年不见，你长成苗条的大姑娘了。您怎么能突然到这儿来呢？”女子说：“我嫁了一个痴呆丈夫，过了四五年，公公婆婆相继去世，不幸而成新寡，剩我一人，孤立无依。回想起儿时认识的人中只有您一个，所以来投靠您。到您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碰巧请您喝酒的人也刚到，我就躲起来，等您回家。等了很久，脚冻得冰凉，身上起鸡皮疙瘩，故而盖上您的被子，暖暖身体而已，请勿见疑。”董生喜出望外，脱衣共寝，非常得意。

过了一个多月，董生日渐瘦弱，家里的人觉着奇怪，问怎么回事，他总说自己也不知道。日子一长，面目瘦得不像样子了，董生害怕，再到擅长号脉的医生那里去看病。医生说：“这是妖脉，不久前我对您说过脉象里有死的征兆，而今应验了。这病已经没治了。”董生大哭，不肯离去。医生不得已而为之，替他手上扎针，脐上烧灸，还送了些内服药，嘱咐董生：“如果有什么艳遇，当极力拒绝。”

董生知道自己危险了，回到家里，女人又来与他调笑，邀他共欢，董生不高兴地说：“别再来纠缠我了，我都快要死了。”不加理睬而去。女子十分羞惭，也生气说：“你难道还想活吗！”到了夜里，董生服药独寝，刚睡去，做梦与女子交合，醒来已经梦泄了。他非常恐慌，移到内室去睡，妻子把他夹在床里，守护着他。但是他一睡去，依然做与女子交合的梦，醒来，偷偷看那女子，已经不知到哪儿去了。

过了几天，董生吐血斗余而死。

王九思在书斋中，见一女子相就，他贪恋美色，便与女子

私通。问她从哪里来，她说：“我是遐思的邻居。他早先与我挺熟，想不到被狐媚惑死了。这些狐狸精可怕得很，读书人要小心防卫才是。”王九思对她愈加感佩，更加悉心欢待。

过了几天，王九思病得昏昏迷迷，梦见董生对他说：“与你相好的是狐。她已经把我害死了，又要来害死我的朋友。我已经在阴曹地府告她，以泄我一腔幽愤。七日晚上，你一定要把香点着插在房间外面，千万别忘记。”王九思醒来，感到异常，便对女子说：“我病得厉害，恐怕快到了埋在山沟沟里的时候了，劝你别到我房间里来了。”女子说：“命里当长寿，我来也死不了；命当短寿，不来也得死。”说完，坐怀调笑。王九思不能自持，又跟她乱搞；搞完又悔，但一直没有同她断绝。

到了晚上，他把香插在家里。女子来后，统统拔出扔弃。夜里，王九思又梦见董生来，要他别忘了他的嘱咐。第二天夜里，王九思暗暗嘱咐家人，等他睡下后悄悄在室外把香点上。女子在榻上，忽然惊起：“又点香了？”王九思说不知道。女子急忙起身把香折断踩灭。进房责问：“谁教你这么干的？”王九思说：“恐怕是家里人担心我的病，听了巫家的话，为祈福避灾才这么做的吧！”女子彷徨不乐。家里的人悄悄窥探，看见香灭了，重新点着。女子叹息说：“您福气真大，我误害了董遐思，又奔您这儿来，实在是我的不对。我将与董生到冥曹地府对质。您如果不忘旧好，别把我的肉体躯壳损坏了。”说完，磨磨蹭蹭下榻，倒地死去。王九思急忙拿灯来照，原来是狐。唯恐它又还魂复活，叫家人把狐皮剥下挂起来。

王九思的病依然沉重，梦见狐对他说：“我在阴曹地府打官司，判官说董生贪色，是他自己主动，死当其罪，但我犯了感人的过失，把我的金丹收走了，让我还生，当一只普通的狐狸。我的肉身在哪儿？”王九思说：“家人不知道，已经把皮剥了。”狐凄惨地说：“被我害死的人太多了，今日落这个下场为时已

晚。不过您也真忍心做得出来！”说完狠狠而去。王九思病得要死要活，半年之后才痊愈。

出《聊斋志异》第二卷 黄维钧编写

（前文略）

（前文略）

（前文略）

（前文略）

（前文略）

（前文略）

（前文略）

（前文略）

（前文略）

（前文略）

（前文略）

（前文略）

（前文略）

（前文略）

（前文略）

（前文略）

（前文略）

（前文略）

（前文略）

（前文略）

（前文略）

（前文略）

（前文略）

婴 宁

王子服，莒县罗店人，早年丧父，绝顶聪明，十四岁就中了秀才。母亲最爱他，平日不让他去郊野游玩。曾经给他订过一门亲，女方姓萧，还没嫁过来就夭亡了，真可谓凤欲就凰而未得。

这年元宵节，王子服舅舅的儿子吴生来邀他一同去赏景观灯。刚走到村外，舅舅家的仆人把吴生叫回去了。王子服见游女如云，乘兴独自游玩。见一个女郎，带着婢女，拿着一枝梅花，美艳无比，笑容可掬。王子服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女郎，忘乎所以，一点顾忌都没有。女郎走过几步，笑着对婢女说：“这个小伙子，贼眉贼眼的，瞧得眼睛都快冒火了。”她把梅花扔在地上，说笑着走了。王子服拾起梅花，心中怅然若失，丧神落魄，怏怏不乐而归。

回到家里，他把花藏在枕头底下，垂头丧气地睡了，既不说话，也不吃饭。母亲忧虑，加紧请神问医，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日益消瘦。请医生诊治，服了几帖发表之药，王子服依然迷迷糊糊。母亲抚慰他，问他到底为什么弄成这付模样，王子服不回答。正好吴生来了，母亲悄悄嘱咐他去问。吴生到病榻前，王子服见了流下泪来。吴生坐在榻边宽慰劝解，慢慢问他到底为什么。王子服把一切都告诉了，并请他出谋划策。吴生笑着说：“你太痴情了，这点事有什么难办的呢？我代你去访问。一个姑娘家在野外游走，必定不是世家闺阁千金。如果她还没有订亲嫁人，你的事就好办，如果她已经订亲，拼着化一笔大钱，没有不答应的。等你康复了，这事包在我身上。”王子服听了转忧为喜。

吴生出来，告诉王母，并去打听女郎的住址，然而访遍附近

一带，并无女郎踪迹。王母十分忧虑，但别无良策。倒是王子服自从吴生走后，心情顿时好转，也能略为进食了。

过了几天，吴生又来。王子服问他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吴生骗他说：“已找到了。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我姑妈的女儿，也就是你的姨表妹。她还没有订亲，虽然你们是内亲，本当违避婚姻的事，但如果你把实情相告，一定会使事情美满解决的。”王子服欣喜之情溢于眉宇，问道：“女郎住在哪里？”吴生又编瞎话：“在西南山中，离这儿有三十多里地。”王子服又再三再四托咐吴生，吴生答应，赶紧脱身而去。从此，王子服饮食渐增，身体也一天天好了。他翻开枕头，看着梅花虽然枯萎了，但还没有凋落，于是凝思把玩，见花如见女郎其人。

几天过去了，音讯全无。王子服怪吴生一去不返，便写信召他来，吴生借故推托，不肯应召。王子服十分生气，郁郁不欢。母亲怕他又发病，急于为他议婚。但是一与他商议婚事，他便摇头表示不愿意。老太太只好天天盼吴生的回音。

吴生杳无音讯，王子服更加怨恨他，转念一想，过三十里路不算远，何必一定要仰仗别人呢？于是把梅花拢在袖中，赌气自己去了，连家里人也没说一声。他单身独行，连个问路的地方都没有，只顾向着南山走去。走了约三十多里，只见乱山叠嶂，满眼青绿，空气清新，爽气宜人，四周寂无行人，只有曲折的羊肠小道。遥望谷底，丛花乱树之中，若有小村落隐约可见。他下山入林，见房舍屋室并不多，且都是茅屋，但是意趣优雅，向北的一家人家，门前垂柳如丝，墙内桃花杏花盛开，间有修竹如簪，鸟儿跳跃欢叫。王子服意识到这是人家的庭园，不敢贸然入内。他回头看看对门那户人家，有一块光滑清洁的巨石，便坐在石上小憩，忽而听到墙内有一女子在呼唤“小荣”，声音娇细。正在凝神谛听时，见一女郎由东向西而行，手里拿着一朵杏花，低下头去想把花簪在头上。抬头见王子服，不好意思再簪，含着

笑意拿着花朵进院中去了。王子服仔细一看，便是元宵节路上遇到的那个漂亮姑娘。他心中大喜，想上前打招呼，苦于找不到借口；想着喊一声姨妈在不在，又顾虑从无往来，万一弄错，反为所误。但是此处别无他人可问，他一会儿坐，一会儿卧，转辗徘徊，从早晨一直折腾到午后，仍然眼巴巴地望着女郎进去的地方，连饥渴都忘了。不时见女郎露出半个面孔向外窥视，好象为他还不离去而感到惊讶。一会儿，一位老太太扶着拐杖出来，对王子服说：“您是哪里来的小伙子，听说一早就来了，一直耽到现在，想做什么呢？饿不饿呀？”王子服立即起身作揖，答道：

“我是来探望亲戚的。”老太太耳背，没听见，王子服又大声说了一遍。老太太便问道：“贵亲戚姓什么呀？”王子服答不上来。老太太笑了：“奇怪呀，连姓名都不知道，还探个什么亲戚呢？我看您这小伙子呀，也是个书呆子。得啦，不如跟我来，吃点粗粮淡饭，家里是还有一张短榻可卧，您明天回家，问明了亲戚的姓名，再来探访吧。”经老太太这么一说，王子服这才觉着腹中饥饿，想吃东西了，又想到从此能渐渐接近丽人，不禁大喜。跟从老人进了院门，只见门内白石砌路，红花夹道，花瓣落在石阶上；向西拐了一个弯，又打开一扇门，只见庭院中满是豆棚花架。老太太恭请王子服进屋，只见粉墙明光光，窗外的海棠花枝一直伸进屋中；再看榻上的被褥铺盖，无不整洁光鲜。刚刚坐定，窗外隐约有人往里窥探。老太太喊了声：“小荣！快点做饭。”外面的婢子马上答应。坐了一会儿，双方谈起各自的家族，老太太问道：“郎君的外祖父，莫非是姓吴的吗？”王子服答道：“是啊。”老太太惊喜地说：“你是我的外甥啊！你的母亲，便是我的妹子。近年来由于家境贫困，家中又连个男子汉都没有，以至于不通音讯了，外甥长这么大了，我还不认识呢。”王子服说：“我这次就是为来探望姨妈的，匆匆忙忙的忘了姨家姓氏。”老太太便道：“老身姓秦，并无生养。家中这个姑娘乃是

庶出，她妈改嫁了，把她留给我抚养。人倒不笨，但是管教不严，只晓得嘻嘻哈哈，不知忧愁，等一会儿我让她来拜见你。”

过不多久，婢子送来饭菜，有鸡有鱼，相当丰盛。老太太直劝王子服多吃点。等他吃完，婢子把碗筷收拾了。老太太对婢子说：“去唤宁姑来！”婢子应声而去。等了好一会儿，只听得门外隐隐有笑声，老太太叫唤道：“婴宁，你姨表哥在这儿。”婴宁在门外嗤嗤笑个不停，婢子把她推了进来，她还掩着口笑不可遏。老太太瞪着她说：“有客人在，咤咤叱叱笑个没完，象什么样子！”姑娘这才忍住笑，立在一旁。王子服起身作揖。老太太说：“这位王郎，是你姨妈的儿子。一家人不相识，真是好笑呀！”王子服问：“妹子多大了？”老太太一时没听清，王子服又说一遍。姑娘见此情景，笑得直不起腰来。老太太对王子服说：“我说她少家教，这会儿你可看见了。都十六岁了，痴得象个小孩。”王子服说：“表妹比我小一岁。”老太太说：“外甥已经十七岁了，是属马的吗？”王子服点头称是。老太太又问：“外甥媳妇是谁啊？”王子服说：“还没有呢。”老太太说：“象外甥这样的才貌，怎么十七岁还没聘亲？婴宁也还没找婆家，跟你挺匹配，可惜有内亲不能成婚之嫌。”王子服没有说话，只顾注视着婴宁，目不斜视。婢子对姑娘小声说：“瞧他眼睛火辣辣的，还是不改那副贼眉贼眼的样子。”姑娘又大笑起来，对婢子说：“去看看碧桃花开了没有。”说罢起身，以袖掩口，走着小碎步出去了，到了门外，纵声大笑。老太太也站了起来，叫婢子铺被，安顿王子服就寝，并说：“外甥来一趟不容易，多住三五日，到时候送你回去。要是感到幽闷，屋子后面有个小园子，可以去消遣；要想读书，这儿也有。”

第二天，王子服来到屋后，果然有半亩园地，只见细草如茵，象绿毡一样铺在地上，杨花密密地撒落在小径上；另有草含

三间，四周被花木所围。王子服在花丛中漫步，忽听树上簌簌有声，仰头看去，原来是婴宁在树上。见王子服来，大笑得差点儿跌下来。王子服赶紧说：“别这样，要摔下来了！”姑娘一面下树，一面还笑个不停，快下地的时候，果然失手摔倒，这才停住笑。王子服上前搀扶，并在暗中捏了捏她的手腕。姑娘的笑又发作了，直笑得靠在树上走都走不动，过了好一会儿才忍住笑。王子服等她笑停了，从袖子里取出梅枝给她看。姑娘接过梅花，说：“枯了，怎么还留着？”王子服说：“这是元宵节那天妹子掉在地上的，所以我一直保存着。”姑娘问：“留那有啥用？”王子服说：“表示我对你的爱恋之情永不相忘呀！自从元宵那天相遇，我相思成病，自以为要死，想不到能重新见到你，望你垂爱怜悯。”姑娘说：“这小事一桩，都是自家亲戚，有什么舍不得的呢？等表哥回去的时候，我叫老奴来，把园中的花摘一大捆送到你家。”王子服说：“妹子傻了？”姑娘说：“我怎么傻了？”王子服说：“我不是爱花，而是爱当初拿这枝梅花的人啊！”姑娘说：“我们是挺近的亲戚，当然是应该互相爱的，这就更不必说了。”王子服说：“我所说的爱，非一般的爱，而是指夫妻之爱。”姑娘说：“这有什么不同吗？”王子服说：“夫妻是要同枕共席一起睡觉的呀！”姑娘低头考虑了好一会儿，说：“我不习惯与生人一起睡觉。”话还没说完，婢子悄悄过来了。王子服惶恐，赶紧走开。

过了一会儿，王子服与婴宁又都在她母亲那里相会了。老太太问：“到哪里去了？”婴宁说在花园里与表哥聊天。老太太说：“饭早就熟了，哪有那么多话好说，耽搁那么长的时间。”姑娘说：“大哥要跟我一起睡觉。”话还没说完，王子服窘得没法形容，急忙用眼瞪婴宁，她才微微一笑没继续说下去。幸而老太太耳背没听见，还在絮絮叨叨地问婴宁。王子服赶紧把话题岔开，并且小声责备婴宁。婴宁说：“刚才讲的话不该说吗？”王

子服说：“这是背着人说的悄悄话。”婴宁说：“可以背着别人，岂能背自己的老母。再说睡觉也是平常的事情，何必避讳呢？”王子服被她这个傻样弄得哭笑不得，但也没有什么办法能使她省悟。

刚吃完饭，王子服家人牵着两头毛驴来找他了。原来，王子服他妈久等王子服不归，心中生疑，先在村中搜寻个遍，并无踪迹，便去找吴生。吴生回忆当初对王子服讲过的话，便教他们到西南山村去寻觅。找了好几个山村，才寻到这个地方。正好王子服走出大门，与家人碰见了，便进去告诉老太太，并邀请她带表妹一起回去。老太太高兴地说：“我有这个念头，可不是一朝一夕了，但是年老体衰不能走远道，还是外甥带你表妹一起去吧，认识认识姨妈，真是太好了！”她叫婴宁，姑娘笑着来了。老太太说：“表哥要同你一起回家，你去打扮打扮吧。”又用酒食招待王子服的家人，然后送他们出来，并嘱咐婴宁：“姨妈家里田产丰裕，不怕多添口吃闲饭，你到那里不必匆匆回来，学点诗书礼仪，将来也好服侍公婆。再烦姨妈给你找一门好亲事。”二人便出发回家，走到山坳处，回头望去，还依稀可见老太太倚门北望。

回到家里，母亲见这么个漂亮的姑娘，惊问是谁。王子服告诉她是姨表妹。母亲说：“从前吴生对你说的话，是骗你的。我没有姐姐，哪里会有外甥女呢？”她又问婴宁，婴宁说：“我不是我现在的妈生的，父亲姓秦，去世的时候，我还在襁褓之中，不能记忆。”王子服妈说：“我有个姐姐嫁给秦家，倒是确有其事，但是她去世已久，哪里还会有这样的事呢？”她细细察看婴宁的面庞长相，还真像死去的姐夫与姐姐，便将信将疑地说：“看来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可是他们已经亡故多年了呀。”正在疑虑间，吴生来了，婴宁赶紧避入内室。吴生问明事情的原由，惘惘然沉思好久，忽然问道：“这姑娘名字叫婴宁吗？”王子服

说是。吴生连称怪事。问他知道些什么，吴生说：“秦家姑姑去世后，姑夫鳏居，后被狐精作祟，得病而死。狐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婴宁，当时包得好好儿的放在床上，家里人都见过。姑夫去世后，狐还常常来，后来求天师画符贴在墙壁上，狐才带着女儿走了。是不是就是这个婴宁呀？”众人纷纷猜疑，只听得室内婴宁嗤嗤发笑，王子服母亲说：“这姑娘也未免太憨了。”吴生请与婴宁见面，王子服母亲走进内室，姑娘依然畅笑不顾，母亲要她出来，她才极力忍笑，对着墙壁忍了好一阵子，才出来与众人见面。刚见过礼，立马跑进内室，又放声大笑开了。满屋妇女都被逗乐了。

吴生要到婴宁家中看看有什么异常之处，顺便替王子服做媒。他寻到那儿，茅庐草舍全无，只见满目山花零落而已。吴生回忆姑妈下葬处，仿佛离此不远，然而坟头已被淹没，无法辨认，只得惊异叹息而归。

王子服的母亲怀疑婴宁是鬼，进入内室把吴生所言告诉婴宁。她一点惊骇的意思都没有；又把她的家已经不在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她，她也没有一点悲伤的意思，只是一个劲儿憨笑不止。大家都捉摸不透这是怎么回事儿。

王子服母亲让小女儿与婴宁同住同睡，婴宁一大老早就来给老人家请安问好，做针线活儿也精巧绝伦；就是爱笑，禁都禁不住。但是她笑起来嫣然可爱，虽然有些失礼，但并不有损于她的娇媚，所以大家都挺喜欢她。周围邻家的姑娘、媳妇们都热情地与她往来。

王子服母亲想挑个吉日良辰为他们完婚，又怕她是个鬼，所以便在暗中看她在太阳下面的情景，只见她有形有影，与常人没什么异样。

到了举行婚礼的那天，原本要让婴宁穿起华美的服装举行结婚仪式，可是她笑得前俯后仰，只好把仪式免了。

结婚后，王子服怕婴宁憨傻，把房中的隐秘泄露出去，谁知婴宁一句也没说过。每当婆婆有什么忧愁和发怒的时候，婴宁一来，哈哈一笑，婆婆马上愁散气平。奴婢们小有过失，恐怕遭受鞭打，常求婴宁到婆婆那里说情；等她说过，再去见老太太，常常免于惩罚。

婴宁爱花成癖，求遍了亲朋好友，甚至暗暗典当金钗，购买上好花种。几个月以后，台阶、墙上、篱笆乃至茅厕，到处是花。庭院后面有一架木香，紧挨西邻院墙，婴宁常攀到架上，摘花或簪或玩。婆婆遇见，常常责备，婴宁还是不改。有一天，西边邻居家的儿子见了婴宁，久久凝视，被她的美貌所倾倒。婴宁笑而不避，西邻家的儿子以为婴宁对他有意思，不觉心旌摇荡。婴宁指指墙根，笑着下去了。那小子以为这是婴宁向他指示约会的地点，大为高兴。天近黄昏，他往墙根奔去，果然看见婴宁在那儿。这小子淫心大发，谁知下身像锥扎般地痛彻心肺，大叫一声，滚倒在地。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段枯木横放在墙根，与之交合的地方乃是一个被雨水浸蚀的树洞。这小子的父亲听到儿子的嚎叫，急忙奔来查问原因，这小子只顾呻吟，没敢说出实情。等他妻子赶来，细问之下，才如实以告。点火察看，树洞里有一只巨蝎，竟然有小蟹那么大。小子的父亲劈碎木头，把蝎子弄死，背着儿子回屋，到半夜便死了。

西邻到公堂投诉，告婴宁是个妖怪。县官平时敬仰王子服的才学，素知他是个诚实的君子，判西邻诬告，要受责打。倒是王子服请求赦免，县官才把他放了。事后，婆婆对婴宁说：“你老是那副憨傻的模样，我早料到你要乐极生悲。这次幸亏县官高明，没让你受到牢累，如果是个糊涂莽撞的官儿，必定把你抓到公堂对质，那时你还有何面目见乡里亲戚？”婴宁神情严肃，发誓不再笑。婆婆说：“人没有不笑的，但要分什么时候。”从此婴宁不再笑，即便故意逗她乐，她亦不笑，但终日并无忧戚的

样子。

有一天晚上，她对着王子服涕泪交流，王子服奇怪，她说：“过去因为跟你的日子还不多，怕说了吓着你。现在看婆婆和你都十子爱惜我，没有疑异之心，我把实情告诉你也无妨了。我本是狐所生，母亲临去的时候，把我托给鬼母；相依十几年，才有今日。我没有兄弟，可依靠的只有你一人。老母在寂静的山野里，没有人可怜，没把她与老爸合葬在一起，她在九泉之下常常为此而遗憾。希望郎君不惜化费，把老母与老爸合葬在一起，使她九泉之下消除怨恨，也能让世人知道女儿也会报答养育之恩，不再生了女孩就溺死或者扔掉。”王子服答应了，只怕坟墓被荒草所淹没，寻找不着。婴宁说不必过虑。

夫妇俩择定吉日，载着棺材到山中。婴宁于荒草错杂之中，指出墓在何处。果然寻得老太太的尸体，肌肤犹存。婴宁抚尸哀哭。他们先把老太太的遗体抬回来，找到秦氏坟墓，合葬在一处。

当天晚上，王子服梦见老太太来道谢，醒来告诉妻子。婴宁说：“我昨夜也见到了，嘱她不要惊扰郎君。”王子服怪婴宁没邀请她留下。婴宁说：“她是鬼，这里生人多，阳气重，她怎么能久留呢？”王子服又问起女婢小荣，婴宁说：“她也是狐，最是聪明了。我的生母留下她照顾我，她常常寻找食物来哺育我，所以我很感激她，久久怀念于心。昨天问老妈，她说小荣已出嫁了。”

从此每年清明节，夫妇俩扫祭秦氏墓，从不忘怀。

过了一年，婴宁生了一个儿子。小婴儿在怀抱之中，一点不怕生人，见人就笑，大有他妈妈当年的风度。

出《聊斋志异》第二卷 黄维钧编写

胡四姐

有一位姓尚的书生，泰山人，一个人住在书斋里。秋天的一个晚上，银河闪烁，明月高悬，尚生徘徊于花影之间，颇有些想入非非。忽然一女子跳墙过来，笑着说：“秀才在想什么呀，都想得出神了。”尚生一看，这女子的容貌美若天仙。惊喜之下，拥入怀中，亲热得不得了。女子自我介绍说“姓胡，名三姐。”问她住在哪儿，女子笑而不说，尚生也就不再问了，只想与她永远相好下去。

从此以后，胡三姐天天晚上都来。一天晚上，她与尚生在灯下促膝交谈，尚生越看越欢喜，瞅着她眼珠子转都不转。三姐笑道：“直劲盯着我看干吗？”尚生说：“我看你象红叶碧桃般美丽，就是整晚这么看着，也没个够。”三姐说：“我长得这么丑，就蒙你如此高看，如果你见我家四妹，还不知怎么个神魂颠倒呢！”尚生便坐立不安，恨不得马上亲眼目睹四姐的容颜，于是跪坐在地，请三姐把四姐带来。

过了一晚，三姐果然把四姐带来了。四姐不过十五、六岁，粉颈好象含露的莲花，肌肤却似烟雾迷蒙中的杏花般滋润。她妩媚地微笑着，美丽无比。尚生狂喜，连忙让坐。坐定以后，三姐与书生连说带笑，四姐只顾用手拽着绣带，低头不语。过了不多一会儿，三姐起身告别，妹妹也准备跟她一起回去。尚生拉住不放，对三姐说：“请你给说一声嘛。”三姐这才笑着说：“狂郎情急了！妹妹你就再耽会儿吧。”四姐没有吭声，三姐便一个人回去了。

三姐走后，二人尽情欢娱。尚生让四姐枕在自己的胳膊上，倾诉生平，赤诚相见，毫无隐晦。四姐说自己是狐，尚生依恋她

的美貌，并不怪她。四姐便说：“阿姐狠毒，已经害死三个人了；凡是被她迷惑的人，没有不死的。我承蒙您的深爱，不忍心见您被害死，应当早点与她断绝关系。”尚生害怕，求四姐告诉他怎么办才好。四姐说：“我虽然是狐，但已得仙人传授的正法。我画一道符贴在房门上，就可以把她赶跑了。”她就这么做了。天亮时，三姐来了，见符，就退却，说：“这婊子变心了，只向着你的新郎，不管为你牵线搭桥的人了。你们二人前生有缘，我也不与你们为仇，但你这么做又何必呢！”她唠叨着走了。

几天以后，四姐要到别的地方去，与尚生相约隔天再来。就在当天，尚生出门眺望。山下原有一片榭树林，只见苍苍莽莽之中，有一个少妇，长得相当漂亮。她走近尚生说：“秀才何必天天恋着胡家姐妹呢？她们连一个钱都没送给你。”她拿出一贯钱给尚生，并说：“你先把钱拿回去，买一坛好酒，我马上带些好吃的小菜来，与你欢饮。”尚生拿着钱回来了，按着少妇的话一一照办。过一会儿，少妇果然来了，把一只烧鸡和一只腌蹄膀放在桌上，拔出刀子细细切好，然后与尚生饮酒调笑，情意融融，接着灭烛上床，男欢女爱。到天亮，少妇刚坐在床头，往脚上穿鞋子的时候，听见有人声，再仔细听时，人已经进入帐帏，原来是胡家两姐妹。少妇一看，仓惶逃遁，把鞋都忘在床上了。胡家姐妹骂道：“骚狐，怎么敢跟人睡觉！”接着追去，过了一会儿才返回。四姐埋怨尚生说：“你真不长进，跟骚狐也成双配对，你这人不能更接近了！”她老大不高兴地准备离去，尚生惶恐，立马跪下，情词哀切地恳求她别这样。三姐从旁劝解，要四姐免他这一回，四姐才慢慢息怒。二人相好如初。

有一天，有陕西客人骑驴到尚生家门前说：“我寻找妖怪，已经不是一朝一夕了，今天总算找着了。”尚生的父亲听他这话说得奇怪，问他来干什么。那人说：“我每天飘泊江湖，游走四方，一年十多个月，总有八、九个月远离家乡，所以被妖怪把我

的弟弟媚惑死了。回家后得知此事十分悲悼痛恨，发誓要寻到妖怪，把它消灭。谁知奔波数千里，一点妖怪的踪迹都没找到。今天终于发现妖怪在你府上，如果不消灭，必然有人会像我弟弟那样被害死。”当时正是尚生与胡家姐妹打得火热的时候，尚生的父母已有所察觉，听客人这么一说，十分害怕，忙把客人请进家中，求他作法拿妖。

陕西客人拿出两个瓶子，并放在地上。他画符念咒，弄了很长时间，只见有四团黑雾，分别投入瓶中。客人高兴地说：“全家都到了。”马上用猪尿泡裹住瓶口，捆扎粘封得十分牢固。尚生父亲也很高兴，一定要留客人吃饭。尚生心里不忍，贴近瓶子听动静，听见四姐在瓶里说：“坐视不救，你怎么那么快就空心了呀？”尚生被感动，急忙想打开封口，可是解不开结子。四姐说：“不必这样，只要放倒法坛上的旗，用针把猪尿泡刺破，我就能出来了。”尚生按她所说的做了，果然见一丝白气，从孔中窜出来，飞向天空。客人吃完饭出来，见旗倒在地上，大惊说：“逃跑了！这一定是公子干的。”他摇晃瓶子，低下头去听了听动静，说：“幸而只跑掉一个。不过这个妖物合当不死，可以救免。”陕西客人带着瓶子告别而去。

很久以后，尚生在地里督促雇工们割麦，远远看见四姐坐在树下。尚生赶紧过去，拉着她的手慰问。四姐说：“分别已经十年了，而今我的金丹已经炼成，但对你的思念之情不忘，所以再来拜望你一次。”尚生想与四姐一起回家。四姐说：“我现在不能跟过去相比了，不许再染尘世儿女之情。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说完，她就不见了。

又二十多年过去了，尚生正好一个人在家里，见四姐从外面进来。尚生高兴地同她聊了起来，四姐说：“我已经成仙了，原不应该再到尘世来，但感念你的一片深情，今天特意来告诉你的死期。你还是早点把后事安排好，也不必悲伤忧愁。我会度你成

鬼仙，你也就不会吃苦了。”说完告别而去。第二天，尚生果然死了。

出《聊斋志异》第二卷 黄维钧编写

狐 联

焦生是章丘石虹先生的叔弟。一天，他在园中读书，到半夜时分，来了两个美人，都很漂亮：一个将近十七、八岁，一个大约十四、五岁，她们手抚书案，对着他笑。焦生知道这是狐，严肃地拒绝了她们。年纪大的女郎说：“瞧您胡须长得跟戟似的又长又硬，怎么一点男子汉的气魄都没有呢？”焦生说：“我生平不敢同时与两个女子相好。”那女郎说：“多迂呀！你到现在还抱这种陈腐守旧的态度吗？下界鬼神，凡事都以黑为白，何况床第间的琐事呢！”焦生依然斥责她们。女郎知道他不为所动，便说：“您是一位名士，我有一句上联，请你续下联，续对了我们自动离开。上联是：戊戌同体，腹中止欠一点，”意思是“戊”“戌”这两个字字体很相近，只不过“戊”字只比“戌”字在当间少一点而已。焦生凝思默然，对不出下联。女郎笑道：“名士就这个水平吗？我来代你对下联算了：己巳连踪，足下何不双挑。”这是说：“己”“巳”这两个字象两个脚印那么相似，你干吗不一起都收下呢！这是对焦生刚才说不敢同时与两个女子相好的揶揄。女郎说完，一笑而去。

出《聊斋志异》第二卷 黄维钧编写

侠女

顾生，金陵人，具有广博的艺术才能，但是家境贫穷，由于母亲年老，不忍远离，只靠每天为人写字作画，收些酬劳以维持生活。他已经二十五岁了，还没有结婚。她家对门原来有一所空屋，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年轻女郎租住在这所房屋里。因为这家没有男子，顾生不便去问他们是谁。有一天，他偶然从外面回来，见对门那位姑娘从自己的母亲房中出来，看上去年纪不过十八、九岁，长得秀雅而苗条，举世无双。她看见顾生，并无过于躲闪之状，但是神情十分严肃。顾生进房间问母亲，母亲说：“是对门那位姑娘，来向我借刀尺，刚才她说家中只有一个母亲，我看这姑娘不像出身于贫寒之家，问她为什么还不嫁人，他说母亲老了无人奉养。明天我想去拜望她的母亲，顺便探探她老人家的意思；如果她的要求不太高，你来养活她妈算了。”

第二天，顾生的母亲便到她家去，这才知道她妈是个聋老太太；再看她们家中，穷得连隔宿粮都没有。问她们靠什么为生，全仗姑娘替人缝衣服过日子。顾生的母亲慢慢把两家合在一起过的想法说了出来，老太太好象有接受的意思，转而与女儿商量，姑娘默然不语，好象十分不高兴的样子。顾生母亲就回来了，仔细捉摸姑娘的神情，心里生疑说：“姑娘莫非嫌我们家穷么？她为人不说不笑，艳如桃李，冷若霜雪，真是个奇人。”母子俩又是猜测又是叹息，就此作罢。

有一天，顾生坐在书斋案头前，有一个少年来求他作画。那少年姿容很美，神态轻挑。问他从哪里来，说就住在“邻村”。从此以后，少年隔三两日便来，顾生与他混熟了，渐渐对他挑逗戏弄起来，甚至把他狎抱在怀里，少年也不怎么拒绝，二人便搞

起同性恋来。从此以后，往来更加亲密。有一次正好姑娘从顾生家出来，少年眼睛一直盯着她看，问她是谁，顾生说是邻家的姑娘。少年说：“长得这么艳丽，神情怎么那样可怕？”

一会儿，顾生到母亲的房中，母亲说：“刚才姑娘来借米，说她家已经一天揭不开锅了。这姑娘孝顺之极，但是也真穷得让人同情，咱们多少应该周济她们一些。”顾生听从母亲的话，背了一斗米送到对门，并表达母亲的意思。姑娘把米收下了，也不说声感谢的话。平日到顾生家来，见顾生母亲在作衣裳、鞋子，她便接过来缝纫，又在屋里进进出出做家务事，如同他家的媳妇一般。顾生对她更加感激和敬重，只要得了馈赠的食物，便送一些到姑娘的老母那里，姑娘也不在言谈或表情上有表示感激的意思。

顾生母亲下身长了一个大毒疮，痛得白天黑夜地又哭又叫。姑娘常到榻前探望，并且给她洗脓上药，一天总得干三、四回。顾母心里很不安，可是姑娘一点也不厌污秽。顾母说：“唉！要是我有一个象你那样的媳妇儿，能服侍我到死就好了。”说完，悲伤得声音都哽咽了。姑娘安慰她说：“你儿子是个大孝子，比我家寡母孤女要强百倍了。”顾母说：“像这种床头间罗里罗索的杂事，难道也是孝子所能干的吗？而且我已经老了，说不定早晚就有好歹，深为香火难续担忧。”说话间，顾生进来了。母亲流泪说：“多亏姑娘良心好，你可别忘报答人家的恩德。”顾生向姑娘拜谢，姑娘说：“你敬重照顾我的母亲，我没有谢你，你何必谢我呢！”顾生更加敬爱姑娘，然而姑娘举止仍然生硬冷淡，一点不容亲近。

一日，姑娘从顾家出门时，顾生一直看着她，姑娘忽然回过头来，嫣然而笑。顾生喜出望外，跟着到她家去了。对她挑逗，也不拒绝，欣然与他发生了关系。事情过后，姑娘告诫顾生说：“咱俩这种事情只能干一次，不许再有了。”顾生不同意，便回

家了。第二天，他又与姑娘约会，姑娘严厉拒绝而去。此后，虽然姑娘还常到顾生家来，与顾生也经常碰面，但从不对他有亲近的表示；顾生稍为对她有点不严肃，便被冷言冰语顶回来。有一次，她于四下无人处问顾生：“经常到你这儿来的少年是谁？”顾生便告诉她。姑娘说：“他的举止、态度，经常对我无礼，因为你与他很亲密，我没追究。请把我的话转给他：再敢对我这样，那他是不想活了。”晚上，顾生把姑娘的话告诉少年，并且关照说：“你可得小心，她是不可冒犯的。”少年说：“既然不可冒犯，你怎么与她幽会呢？”顾生否认。少年说：“如果没有，那么这些姑娘难以出口的话，怎么能说给你听呢？”顾生无言以对。少年又说：也请你传个话，叫她别假惺惺故作姿态，不然，我把你们俩的事儿到处传扬。”顾生非常生气，怒形于色，少年就走了。

一天晚上，顾生一个人坐在家中，姑娘忽然来了，笑着说：“我与你情缘未断，这是天意啊。”顾生狂喜，忙把姑娘抱在怀中。猛然间听到有脚步声，两人惊起，只见少年推开门而入。顾生吃惊地问：“你想干什么？”少年笑着说：“我来看贞洁人啊。”转而对姑娘说：“今天可怪不得我了吧？”姑娘柳眉倒竖，脸颊绯红，一声不吭，飞快翻开上衣，露出一个皮革刀囊，一柄尺把来长、晶莹的匕首应手而出。少年见了，吓得赶紧逃跑。姑娘追到屋外，少年已不见踪影。她把匕首向空中抛去，只听发出呼啸，飞出一道灿烂长虹，一会儿便见一个东西呼的一声，跌落在地。顾生急忙点烛照看，原来是一只白狐，已经身首分离。顾生害怕。姑娘说：“这就是你的那个男相好。我一直饶恕它，谁知这家伙非找死不可！”她把匕首收入革囊。顾生还要拉她进屋，姑娘说：“已经被这妖物败了兴，等明天晚上吧。”说完出门而去；

第二天晚上，姑娘果然来了。顾生与她再次幽欢。顾生问她

怎么会剑术，姑娘说：“这不是你该知道的。这事要十分小心保密，一旦泄露你就要惹祸了。”顾生又跟她商量结婚的事情，她说：“我与你已经同枕共席，提水做饭的家务事也一直在做，这不是你的媳妇又是什么呢？既然事实上已经作了夫妻，何必一定要说嫁呀娶呀呢？”顾生说：“莫非你是嫌我贫穷吗？”姑娘说：“你固然是穷，难道我富吗？今天晚上与你欢聚，正是为了对你的贫穷表示同情！”临别嘱咐说：“这样私下的幽会，不可以经常发生。当来我自会来，不当来你勉强我也没用。”以后顾生每与姑娘相逢，想说几句亲热话，姑娘就急忙避开。但是对顾家的缝衣做饭等家务事，她依然精心料理，简直比媳妇还媳妇。

过了几个月，姑娘的母亲去世，顾生尽全力安葬。姑娘从此就一个人过日子了。顾生以为她孤身寂寞，可以随意亲近了，便跳墙而入，隔着窗子一再唤她，听不到一点回应，再到门前察看，原来门闭着，屋中无人。他怀疑姑娘赴别的约会去了。到了夜里，顾生又去姑娘家，见仍然这般光景，便把自己所佩的一块玉留在姑娘的窗上，然后迳自走了。过了一天，在母亲房中碰见了姑娘，他出来的时候。姑娘跟在后面说：“你对我起疑心了吗？每人都有不可告诉别人的心事，现在要使你不对我怀疑，做得到吗？但是有一件事急于与你商量。”问是什么事，姑娘说：

“我已经怀孕八个月了，恐怕早晚就要临盆分娩。但是我的身份不明，能为你生孩子，但不能替你哺育孩子。可悄悄告诉你母亲，找一个奶妈，对外只说领了一个义子，别说是我生的。”顾生答应了，便去告诉母亲。老太太笑道：“这姑娘真特别，正式下聘她不肯，却私下与我儿子相好。”她高高兴兴地听从了姑娘的谋画，作好一切准备。

又一个多月以后，姑娘几天不到顾家来了。顾生的母亲担心出什么事，过对门去探望，只见门户关闭，十分寂静。她敲了好

一阵子门，姑娘才蓬头垢面地从里面出来。她开门请顾母进去后，随即又把门关上了。顾母到她房里，只见一个小婴儿在床上。顾母吃惊地问：“几时生的呀？”答道：“三天了。”顾母打开襁褓来看，见是个小脸蛋儿胖胖、额角宽广的男孩儿，高兴地说：“媳妇儿已为我生了一个孙子，你自己孤另另一人，将依靠谁呢？”姑娘说：“我有些隐衷，不便告诉老妈妈。等晚间没人的时候，来把婴儿抱过去吧。”顾母回家告诉儿子，母子俩都十分惊异。到了晚上便把小婴儿抱了回来。

数天以后，快近夜半了，姑娘叩门进屋，手提一个皮囊，笑着说：“我的大事已经完成，从此就与你们分别了。”急问原故，她说：“你扶养我母亲的恩德，我时刻铭记在心中。我过去对你说的‘可一而不可再’，那是因为我对你报答，并不在于床第之间的男欢女爱，而是考虑到你穷得不能成婚，我给你生个儿子传宗接代。本想有一次也许就怀孕了，后来月经又来，知道没怀上，所以破戒又与你相爱一次。现在你的恩德已报，我的愿望也实现了，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顾生问：“皮囊中是什么东西？”姑娘说：“是我仇人的脑袋！”顾生打开一看，只见那头颅须发纠结在一起，血肉模糊，差点吓个半死。他一再问姑娘是怎么回事，姑娘说：“过去我不对你说，怕保不住密，把事情泄露出去。现在办成了，告诉你就不妨了。我是浙江人，父亲官至司马，被仇人陷害，抄了我们家。我背着老母逃出来，隐姓低头过日子，已经三年了。之所以不立即报仇，是因为老母还在世；老母去世后，又为你怀孕在身，所以耽搁了那么久。我夜里出去，不为别的，是因为对仇人家的道路、门户还不熟，恐怕行动时出错，便趁黑夜出去察看。”说完，姑娘便要出门，临行又嘱咐顾生：“所生的儿子，望好好抚养。你自己福薄命短，这个儿子可以为你光耀门庭。夜深了，不要惊动老妈，我去了！”顾生心中凄楚，想问她到哪里去，姑娘像电闪一般，眨眼便不见

了。顾生哀惋叹息，木然呆立，好象丧魂落魄一样。天亮以后，把夜间所发生的一切告诉母亲，两人叹息诧异不止。

三年以后，顾生果然去世。他的儿子十八岁便中举为进士，一直侍奉祖母，养老送终。

出《聊斋志异》第二卷 黄维钧编写

酒 友

车生这个人，家里并不怎么有钱，却特别好酒贪杯，夜里不满饮三大杯就睡不着，所以他床头的酒瓶常满不空。一夜，车生睡醒，翻身的时候，感到仿佛有人跟他同床共眠。他以为盖在被子上的衣服落下来了，用手去摸，感到有只毛茸茸的家伙，比猫要大。他点烛照看，原来是只狐，喝得大醉，睡得正香。车生再看酒瓶，已经空了。他笑着说：“这是我的酒友。”不忍惊醒睡狐，还把衣服给它盖上，友好地把手搭在它身上，一道睡去；但是蜡烛仍点着，以便察看狐有什么变化。半夜，狐又打呵欠，又伸懒腰。车生笑道：“睡得多痛快呀！”他掀起盖在它身上的衣服一看，成了个俊美的书生。狐在榻前拜谢车生，感谢不杀之恩。车生说：“我喝酒成癖，人家都说我成酒痴了。你是我喝酒的知交，如不见疑，咱俩就成为至好的酒友吧。”说完，把狐拉起，一同再睡。他还对狐说：“你可以经常来，不要有什么猜疑。”狐连连答应。车生醒时，狐已去了。

车生把好酒装得满满的，专门等狐的到来。到了晚上，果然来了。车生与它促膝欢饮。狐不仅酒量大，而且爱说笑话，车生真得相见恨晚。狐说：“屡次叨扰，喝你的好酒，我拿什么报答你呀？”车生说：“喝斗把酒，高兴一下，何必说谢呢！”狐说：“话是这么说，可是老兄是个贫寒之士，这酒钱来得不易。我没法替你少为弄些酒钱来。”

第二天晚上，狐来对车生说：“从这里向东南走七里，路旁有人家失落的银子，你早点去把它取来。”次日一大早，车生就去了，果然拾着二两银子，便去买美食佳肴，准备晚上就酒喝。狐又告诉说：“院子后面地窖里有钱，你去发掘吧。”车生照它

的话做了，果然得了一百多贯钱。车生高兴地说：“口袋里已经有钱了，就不用老是为没钱买酒发愁了。”狐道：“还不能那么说，这点钱好比车轮压出的沟里存了那么一点点水，能老掏不干吗？咱们还得想办法。”

另一天，狐对车生说：“现在市面上荞麦很便宜，将来这东西奇货可居，能卖大价钱。”车生听了它的话，购进四十余石荞麦。大家都笑他不识时务。没多久，天大旱，稻子豆子都枯死，只有荞麦可种。车生便把荞麦当种子卖出，获得十倍的利润。从此车生更富了，买了二百亩肥沃良田。种什么庄稼都去问狐，它说多种麦，果然麦子丰收；它说多种玉米，玉米就大丰收；而且种植的时间也都听狐的。

就这样，狐与车生越来越密切，干脆叫车生的妻子为嫂子，把车生的儿子也看成自己的儿子一样。后来车生去世，狐就不到车家来了。

出《聊斋志异》第二卷 黄维钧编写

莲 香

一个姓桑的书生，单名晓，字子明，沂州人。自小父母双亡，寄寓在红花埠学馆里读书。桑生喜欢安静独处，每天到搭伙的东邻家吃饭时才出门，其余时间只一个人坐在屋里。东邻小伙子对他开玩笑说：“你一个人住着，不怕鬼怪狐精吗？”桑生笑着说：“大丈夫怕什么鬼狐？，男的来我有利剑对付，女的来就开门请她进来。”小伙子回家，与朋友策画，把一个妓女送上梯子，让她翻墙到桑生的住处，轻轻弹敲房门。桑生悄悄往外看，问她是谁，妓女说是鬼。桑生十分恐慌，抖得牙齿格格作响。妓女来回走了几趟便去了。东邻小伙子一早来到桑生的书斋，桑生便把见到的对他说了，并说不敢再住了，要回老家去。小伙子鼓掌说：“你干吗不开门请她进来？”桑生才醒悟到这是假的，就象过去一样，安心居住。

过了半年，一女子夜来叩门，桑生以为又是朋友来戏弄他，便开门请进，只见是个倾国倾城的美女。惊问从哪来，女说：“我是莲香，是西边一个妓女。”当地原有好多青楼妓馆，所以桑生也就信而不疑。他们息烛上床，十分融洽。从此以后，女的隔三五夜便来一次。

有一天晚上，桑生独坐凝思，一个女子翩然进屋，桑生以为又是莲香来了，迎上前去说话，见了面才知不是莲香。这个女子只有十五、六岁，轻袖飘垂，秀发披落，风流秀美，走起路来，悠悠忽忽。桑生大为惊愕，怀疑是狐。女子说：“我是好人家的女子，姓李。仰慕您为人高雅，希望能得您的垂爱。”桑生欣喜，握她的手，觉得冰冷，便问：“手怎么这么凉？”李女说：“自小体质单薄怕冷，又加晚上受了霜露之寒，哪能不凉

呢。”便解衣共寝，李女还是一个姑娘呢。李女说：“我为了却情缘，使如花似玉般的身体为你失去贞操。你如不嫌鄙陋，我愿与你一起生活。你房中没有外人吧？”桑生说：“没别的人，只有附近一个妓女，但是她不常来。”李女说：“那我得小心避开她，我与青楼中的妓女可不一样，你要替我保密。她来我走，她走我来就可以了。”天明鸡叫，李女要走，送给桑生一只小巧的绣鞋，并说：“这是我脚上穿着的，你相念我的时候就玩玩这只鞋，然而有旁人在小心别玩！”桑生接过鞋一看，小巧玲珑，鞋头尖得跟锥子似的，心里非常喜爱。

第二天，桑生见四周无人，便拿出鞋来赏玩，李女立即飘然而至，二人又一番亲热。从此以后，只要桑生拿出鞋来，想念李女，李女马上就到。桑生奇怪，问是怎么回事，李女笑道：“碰巧呗。”

有一天晚上莲香来，惊问：“你怎么神气枯瘦憔悴？”桑生说：“我自己没感觉到。”莲香便告别而去，约好十天以后再来。莲香去后，李女天天晚上来。她问桑生：“你的情人怎么好久不来了？”桑生告诉她约好十天以后再来。李女笑道：“你看我和莲香哪个美？”桑生说：“可说两个都绝色美人，只不过莲香的肌肤温暖。李女变脸说：“你当着我的面说我们俩一样美，想必她是月宫仙子，我一定不如她。”为此，很不高兴。她掰着指头一算，十天已满，要桑生不要泄露，莲香来的时候，她要偷看一番。

第二天晚上，莲香果然来了，与桑生欢声笑语，很是融洽。待到就寝的时候，莲香大为吃惊地说：“要死啦！十天不见，怎么更加衰弱虚空，保证没有外遇吗？”桑生问原因，她说：“我从你的骨节颜色上能看出来，再说脉细，如乱丝，这是被鬼侵害的症状。”

第二天晚，李女来，桑生问：“你偷看莲香，觉得她怎么

样？”李女说：“真漂亮！我原说世上没那么漂亮的佳人，果然是狐。她去的时候，我尾随在她身后，她就住在南山的穴洞里。”桑生怀疑她是出于嫉妒，随口应付了她几句。

第二天，桑生逗莲香说：“我原本不信说你是狐。”莲香追问：“是谁说的？”笑道：“我自己跟你闹着玩的。”莲香说：

“狐跟人有什么不同？”桑生说：“受狐媚惑就要得病，甚至会死，所以可怕。”莲香说：“不对。象你这年龄，同房后三天，精气就可恢复，即便是狐又有什么害呢？如果天天纵欲，人的为害却比狐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天下因病死和得癆症者难道都是狐蛊惑的吗？看起来，必定有人在背后议论我。”桑生竭力辩白说没有，莲香更加追问得紧。桑生不得已，便把李女的事说了出来，莲香说：“我一直奇怪你怎么那样空乏疲惫。不过，何至于虚弱得那么快呢？难道她不是人吗？你别声张，明天夜里，我要像她偷看我那样看看她。”这夜，李女来了，刚说了三两句话，听到窗外有咳嗽声，急忙溜了。莲香进屋说：“你死到临头了！她真是个鬼，你若再贪恋美色，不赶快与她断绝，死期不远了！”桑生以为她也是出于嫉妒，默然不语。莲香说：“我知道你不忘情于她，然而我不忍心看着你死。明天，我带些药物来，为你消除阴毒。幸亏你病根还浅，过十天就会好的。我要与你同榻而眠，一直监护到你病好。”

第二天夜里，莲香果然带来一调羹药让桑生服下。不一会儿，桑生就泻肚，顿时感到脏腑轻松舒畅，精神爽快。他心里虽然感念莲香的好处，但终不信李女是鬼。莲香夜夜和桑生共盖一床被子，依偎着睡觉，桑生想与她亲热，都被她阻止。几天以后，桑生肌肤又丰满起来了。莲香与他告别的时候，殷殷嘱咐与李女断绝，桑生假意答应。晚上，他关门，挑灯，~~更~~拿出绣鞋思念李女。李女立即出现。因为好几天断了往来，李女~~好~~一通埋怨。桑生说：“莲香连着几个晚上替我医病，请你不要怨恨她，”

我对你仍然一往情深。”李女这才稍稍息怒。桑生在枕边对李女说：我十分爱你，可是有人说你是鬼。”李女好一阵答不上话来，骂道：“一定是淫狐说了什么把你迷住了！你如果不与她断绝，我就不来了！”说完，呜呜饮泣。桑生说了许多好话，她才作罢。

隔夜，莲香来，知道李女又过来了，发怒道：“你是一定要找死啊！”桑生笑道：“你何必嫉妒心那么重呢？”莲香更加生气：“你种下了要死的病根，是我替你治好了，没有嫉妒心的人又做了什么呢？”桑生只好嬉皮笑脸地托词说：“她说我前几天的病，是狐作祟的缘故。”莲香叹气说：“真如你所说的那样，你仍执迷不悟，万一不测，我就百口难辩。请允许我从此与你分手，百日以后，我再来看卧在病榻中的你。”桑生挽留她，莲香愤然而去。

从此李女每夜必来。大约两个月后，桑生觉得非常困乏劳顿。起初他还自我安慰，日子一长，瘦弱得不成样子，只能喝一碗稀粥。他想回老家将息休养，又对李女恋恋不舍，不忍离别。这样又耽误了几日，就沉重得再也起不了床了。

邻居小伙子见桑生病得厉害，每天派学馆里的书僮给他送点饮食。桑生到这时候才疑心是李女害了他，因而对李女说：“我悔不听信莲香的话，所以才有今天！”说完，他便昏过去了。过了一阵子，又苏醒过来，睁开眼睛四下里看看，李女已经去了，从此以后没再来过。

桑生虚弱地病卧在空空的书斋里，思念莲香之心象农民盼望丰收之年一样急切。一天，正在凝思默念，忽然有人撩开门帘进来，正是莲香。她到床边不无讥笑地说：“乡巴佬，我当初没瞎说吧！”桑生哽咽流泪了好一阵子，向莲香表示已经知罪，求她拯救。莲香说：“病入膏肓，实在没有救的办法了。我来与你诀别，也表明我不是嫉妒。”桑生大为悲伤说：“枕下有一样东

西，烦你代我把它扯碎。”莲香找出绣鞋，拿到灯前，反复赏玩。李女忽然闪身进来，看见莲香，返身就想逃走。莲香用身体堵住门。李女又窘又急，不知怎么才能脱身。桑生责备、数落李女，她无言答对。莲香笑道：“我今天始能与阿姨当面对质，以前你说郎君的老毛病，未必不是我造成的，今天你看到底是谁？”李女低头谢罪。莲香说：“你那么一个美丽的佳人，怎么会出于爱而仇害郎君呢？”李女俯伏在地，啼哭不止，乞求莲香原谅自己，救治桑生。

莲香把李女扶起，细问生平。李女说：“我是李通判的女儿，自幼夭亡，葬在这里的墙外。但是象已死的春蚕那样，丝没有吐尽。与郎君相爱，是我的愿望；致郎君于死地，实在不是我的本心。”莲香说：“听说鬼由于爱而致人于死地，是为了所爱的人死后能与自己在地下团聚，是这样吗？李女说：“不是的：两个鬼相聚，并无乐趣；如果有乐趣，九泉之下少年郎还少吗！”莲香说：“你真痴！夜夜淫乐，即使你是人他也受不了，何况是鬼呢！”李女问：“狐也能害死人，你却不会，有什么法术吗？”莲香说：“那些致人于死地的狐都是为了采男子的精血以滋补自己，我跟那些家伙不一样。所以说世界上有不害人的狐，却没有不害人的鬼，因为鬼女阴气太盛。”

桑生听她们说话，方知她们真的一个是狐一个是鬼。幸而日常见惯，才不那么害怕；但想到自己奄奄一息，呼吸如丝一般细弱，不觉失声大哭。莲香问李女道：“怎么处理郎君呢？”李女一脸惭愧之色，谢罪推诿。莲香笑着说：“只怕郎君一旦强健起来，你又要醋娘子吃杨梅，酸上加酸了。”李女整整衣襟，严肃而诚恳地说：“如有全国最好的医生能治好郎君，使我不再感到对不起他，我从此埋头于地下，哪敢再厚着脸皮出现在人世！”莲香解开药囊拿出药来，说道：“我早知会有这一天，所以与他分别后便到方丈、蓬莱、瀛洲三座神山采药，历经三个来月，

才把药料备齐，凡是受蛊感得痼病而死的人，服用后没有不康复的。然而，病从哪里来，仍得从哪里取药引，不得不请你为郎君效力。”李女问：“要什么？”莲香说：“要你樱桃小口中一点香喷喷的口水呀！我把一颗药丸送进他的嘴里，烦你口对口地送口水给他吞药。”李女羞红了脸，低头转身，看着自己的鞋子。莲香逗她说：“妹妹，你就得意你的鞋子！”李女越加惭愧，一会儿抬头一会儿低头，不知怎么办才好。莲香说：“这是你们平时玩熟了的一手，今天有什么舍不得的？”她把药丸塞到桑生嘴里，催促李女赶紧送口水。李女到这时也顾不得了，把口水布给书生。莲香说：“再来一点。”又送了一次。这样送了三、四次口水，药丸已经咽下。只过了一会儿，桑生腹中响起雷鸣般的声音。莲香又在他嘴里塞了一丸药，自己嘴对嘴地布气。桑生觉得丹田里火热，立时精神焕发。莲香说：“病好了！”李女听到鸡啼，天快亮了，一阵彷徨，不得不离去。

莲香因桑生大病刚好，还需休养调理，老在邻居家搭伙不是久常之计。便将门户反锁，假装桑生已经回去，断绝了与外人的交往，日日夜夜守护着他。李女也每夜必来，殷勤侍奉，对待莲香也像对自己的亲姐姐。莲香对她也很爱怜。

过了三个月，桑生健康如初。李女便几夜不来，偶而来了，看望一下就走，有时与桑生、莲香相对而坐，也抑郁不乐。莲香常留她过夜，李女一定不肯。桑生追出去，抱她回来，只觉她身子轻得象草人。李女走不脱，便和衣躺卧，蹣着身体看上去不到二尺。莲香更加怜惜她，悄悄叫桑生与她亲热拥抱，谁知推都推不醒。桑生睡着了，醒来找她，已不见了。又过了十几日，李女不再来。桑生殷切地怀念她，常拿出绣鞋与莲香一起赏玩。莲香说：“这样玲珑小巧，我见了都爱怜，何况男人。”桑生说：“过去一弄绣鞋她就出现，我心里有过怀疑，但终料不到她是鬼。现在对着绣鞋，想念她的容貌，实在感到悲怆凄惻。”不禁

流下泪来。

早先，一家姓张的富户，有个女儿名叫燕儿，年仅十五岁，得了不出汗的病而被闷死。死的那天夜里，复苏回生，起身就往外奔。张家把门闩上，她出不去。燕儿说：“我是通判女儿的鬼魂。感念桑郎的眷恋关注，我留下的鞋还存在他那儿。我真是鬼呀，把我关起来有什么好处呢？”张家人听她话出有因，问她到这里来的原由。姑娘徘徊四顾，自己也不能解释。有人说桑生已经因病回老家了，姑娘就扯住那人说他瞎说，张家人大为疑惑。桑生东邻那个小伙子听说此事，翻过墙来窥探桑生的动静，见他正与美人对坐谈心，小伙子闯了进去，慌张问女子不知到哪儿去了。邻生惊问桑生，桑生笑着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女的就请她进来吗。”小伙子讲了张家燕姑娘说的话，桑生打开大门，要去探个究竟，苦于找不出理由。燕儿的母亲听说桑生果然还没回老家，更加感到奇怪，便让家里的老女佣去要绣鞋，桑生就拿出来给她。燕儿得到绣鞋，十分高兴，试着一穿，鞋子比脚小一寸多，大为惊吓。拿过镜一照，恍然大悟自己是借别人的身躯投生。她把自己的来由对张家的人说了，张母便相信了。姑娘用镜照面大哭道：“当初的相貌，颇足自信，每见莲香姐，我还感到惭愧。现在反而成为这样子，虽然做了人还不如当初做鬼的时候！”拿着绣鞋号啕大哭，大家劝解也不顶用。姑娘蒙着被子，一动不动躺着；叫她吃饭也不吃，身体都浮肿了。七天不吃，也没饿死，而浮肿渐消；觉得饥饿难忍，便恢复进食。几天之后，燕儿感到浑身搔痒，全身皮肤脱落。早晨起身，睡鞋落在地上她要来穿上，鞋子大了许多，再试从桑生那里拿来的绣鞋，肥瘦大小正合适，十分欣喜。再照镜子，看到眉目面颊，活脱脱跟过去的李女一样，更加高兴。她盥洗梳理去见张母，看见她的人都发愣了。

莲香听到燕儿奇异的行为，劝桑生请人到张家说媒。桑生觉得自家与张家贫富相差悬殊，不敢冒失行事。正逢张家老太太生

日，桑生跟着张母的儿子、女婿一起到张家，为老太太祝寿。老太太看见桑生的名帖，故意让燕儿隔着门帘窥视认客。桑生最后一个进来，燕儿立即迎出，拉住他的袖子，要跟他一起回去。张母把她喝住了，才不好意思地回到房中。桑生细看燕儿与李女一模一样，不觉涕泪交流，拜伏在地，久久不起。老太太把他扶了起来，并不因为他这般举止而感到受了侮辱。

桑生从张家回来，央求舅舅做媒。老太太商议选定吉日招桑生做入赘女婿。桑生回来告诉莲香，并商量莲香的去处。莲香怅然若失了好一阵子，想与桑生分别而去。桑生大惊，流下了眼泪。莲香：“你到人家家里结婚，我跟着去，还有什么颜面？”桑生跟她商量，让她先回他的老家，然后他再迎娶燕儿，莲香同意了。桑生把实情告诉了张家，张家听说他已有家室，怒加谴责。燕儿努力替他辩白，张家才答应桑生的请求。

到了结婚那天，桑生到张家迎亲。自己家中的陈设用具，本来相当简陋，等他回来，只见从门口到厅堂，都铺上了地毯，千百盏灯烛灿烂如锦。

莲香扶着新娘进洞房，揭去盖头，二人相见，欢若老友重逢。莲香陪着新郎新娘饮交杯酒，并且细细地问燕儿还魂的经过。燕儿说：“那时抑郁无聊，总觉自己身为异物，自惭形秽。与你们分别后，发愤不再回坟墓，附风飘泊。每见活人而羡慕。我白天依凭草木，夜里信步游荡。偶然来到张家，见少女僵卧床上，就走近附魂在她身上，谁知醒过来了。”

莲香听了，默默地好象在思考什么。过了两个月，莲香生了一个儿子。生后突然得病，病势日渐沉重。莲香握着燕儿的路膊说：“不得不让你受累，把儿子托付给你。从此以后我的儿子便是你的儿子。”燕儿流下了眼泪，只好对她进行安慰，想请巫医来给她治病，被莲香拒绝。莲香病情越来越沉重，已到弥留之际，只剩一口气像游丝似的吊着。桑生和燕儿都哭了。莲香忽

然又睁开眼睛说：“不要哭！郎君乐于活着，我却乐于死去；如果有缘，十年后还会见面。”说完就死了。

桑生掀开被子，要收敛莲香的遗体，尸首已化为狐身。桑生不忍当作异类对待，很隆重地把它埋葬了。

莲香所生的儿子名狐儿。燕儿如同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抚养。每到清明，必抱狐儿到莲香墓前哭祭。

后来桑生考试中举，家境渐渐富裕，燕儿苦于自己没有生育，狐儿虽然聪明，然而身体单薄多病。她多次劝桑生娶妾。

一天，婢女忽然来告诉：“门外有个老婆婆，带着一个姑娘要卖。”燕儿把她们叫进来，一见那个姑娘，大吃一惊道：“莲香姐又出现了！”桑生一看，还真象莲香，也吓了一跳。他问：“年纪多大了？”姑娘答：“十四岁。”又问老婆婆：“要多少聘金？”回答道：“我老婆子只有这一个亲骨肉，只要她能得到安身之处，我有吃饭的地方，日后不至于老骨头扔在山沟里，就心满意足了。”桑生多给她钱，把姑娘留下了。

燕儿握着姑娘的手，到了内室里，捏着她的下巴笑道：“你认识我们吗？”姑娘说：“不认识。”问她姓名，她说：“我姓韦。父亲在徐城卖浆，已经去世三年了。”燕儿屈指算来，莲香死去正好有十四年了。再细看姑娘，仪容态度，没有一处不像莲香，便拍拍姑娘脑袋叫道：“莲姐，莲姐！当初约好十年之后再相见，该不是骗我的吧！”姑娘忽然如梦中醒来，顿时明白了似的说：“咦！”好象跟燕儿挺熟似的看着她。

桑生笑着说：“这真叫‘似曾相识燕归来’呀！”姑娘热泪盈眶地说：“是啊。听母亲说，我一生下来便能说话，以为是不祥之兆，让我喝狗血，从此我对自己的宿缘由来便糊涂了。今天才象梦中醒来一般。娘子可是以做鬼为耻的李妹？”她俩一起回忆前生的经历，真是悲喜交集。

一日，正是寒食节，燕儿说：“每年这天是我与郎君哭莲姐

的日子。”便与姑娘一起来到莲香的墓前，只见荒草丛生，坟上的树都长得可以两手合抱了。姑娘不禁叹息。燕儿对桑生说：

“我与莲姐，两世情谊深厚，不忍分离，应该把两个人前生的遗骨合葬在一个墓穴里。”桑生听从了她的话，挖开李女的墓，取出骸骨，把它与莲香合葬在一起。

亲戚朋友听说这样奇异的事，都穿戴齐整，来到墓穴旁，不期而聚竟有数百人之多。

出《聊斋志异》第二卷 黄维钧编写

九 山 王

曹州有个姓李的人，家境富饶，因为养了不少门生，住宅显得不甚宽敞。屋后有座几亩大的园子，一直荒废着。一日，有个老汉来租房子，愿出年租百两银子。李说无屋可租，老汉说：“请把钱收下，不必顾虑。”李不明白什么意思，姑且把钱收下，看他出什么花样。

过了一天，村里人见有不少眷口纷纷坐轿骑马进了李家，都怀疑无安顿的处所，便去问李。李自己却不知道，回家察看，并未发现行迹与动静。过了几天，老汉来拜会，对李说：“在你家已几天了。刚来，事事都从头做起，起炉砌灶，没空与您见礼。今天让小女们酿了些黍酒，请您光临。”李答应了。

来到园中，忽见房舍华美，焕然一新。入室一看，陈设漂亮。烫酒的水鼎在廊下沸腾，厨中刚沏上的茶水雾气袅绕。一会儿喝酒布菜，味道都极甘美。不时可见庭下许多年轻人来来往往，又听见帘幕中儿女们轻轻的笑语相和之声。家人婢女奴仆，仿佛有一百几十口之多。李知道他们都是狐，喝完酒回家，心里暗怀杀狐之心。

从此，李每次赶集，都买硝石硫磺，积了数百斤，暗暗在园中遍地埋设。突然点着，满天焰火，黑烟升腾，焦尸恶臭和灰土弥漫，使人不敢走近；只听见烈火中哀鸣、啼哭、嗥叫、窜动之声嘈杂。耳聒等烧完一看，死狐满地，焦头烂额，难以数清。李正在巡视，老汉从外面回来，脸色凄惨悲恻，责备李道：“与你素来没有夙怨仇隙，为租这座荒园一年给百金，也不算少了，你怎么忍心灭我族类？这样奇惨之仇，我不能不报！”说罢忿然而去。李直担心遭狐投掷砖头石块之灾，过了一年多也不见有什么异常的

到顺治初年，山中群盗兴起，啸聚万余人，官兵无力缉捕。李生因为家中人口多，每天为离乱而担忧。正巧村中来了一个星相家，自号“南山翁”，说人的美善与过失，好象亲眼目睹一样，所以名声大振。李把星相请到家中，求他推算甲子。老翁算后愕然起敬，对李说：“你乃是真龙天子！”李听后害怕，以为他是胡说。老翁一副严肃的样子，坚持自己的说法。李半信半疑，说：“哪有普通老百姓当皇帝的呀？”老翁说：“不对。自古帝王有好多起于平凡的百姓，谁生下来就是天子？”李听信了，前庭设席款待老翁。

老翁从此自比诸葛亮，当起了李的军师。他请李先准备盔甲、弓箭各数千。李担心人家不跟从他。老翁说：“我请求为大王联络各山头好汉，订立盟约，叫那些嘴快的人传播大王是真天子，山中的士兵，一定会相应。”李十分高兴，使命老翁去了。同时他把藏着的钱取出来，用以制造盔甲。

老翁数日以后才回，对李说：“借大王的威势与福气，加上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各个山头没有不愿执鞭相从、归顺在您的大旗之下。”十到十五天之间，果然有数千人来归顺。

李拜翁为军师，建大纛旗，彩帜林立，据山筑栅，声势震天。县令率兵讨伐，被老翁指挥山寇打得大败。县令惧怕，向兖州府告急。兖州兵远道赶来，翁又指挥山寇伏击。兖军溃败，将士被杀伤许多。

从此李兵势力更加令人望而生畏，同党多以万计，便自立为“九山王”。翁顾虑军马太少，正好京都押解马匹到江南去，便派一支军队在紧要路段把马抢走，从此“九山王”名声大振。李加封老翁为“护国大将军”。从此李高卧于山寨之中，自负之愿毫不隐晦，以为黄袍加身，登基称帝，指日可待。山东安抚使因马匹被夺之故，刚想进剿，又得到朝廷的军报，便发精兵数千，天

两恢恢地合围而进。见满山满谷都是进剿的队伍和旗帜，“九山王”大为害怕，召老翁商量对策，老翁已不知哪儿去了。“九山王”窘急万状，无计可施，登山观望大军进剿，说：“今天才知道朝廷势立之大！”

山寨攻破，“九山王”被擒，妻儿都被杀戳。此时他才悟到老翁就是当年租他后园的老狐，因为灭了它的全族而来报复他的。

出《聊斋志异》第二卷 黄维钧编写

遵化署狐

诸城的邱公在遵化道台当官。道台官署中一向多狐。最后一座楼里，成双搭对地聚居着狐的族类，它们把这里当成家了。狐常常出来祸害人家，要是赶它们，越发闹得厉害。以往在这里当官的只得杀牲为祭，祈求祷祝，没有敢惹它们的。

邱公到任，听后大怒。狐也畏惧邱公的刚烈，便化做一个老婆婆告诉邱家人说：“请告诉大人，不要与我们为仇。容我三日，便带着老小避开这里。”邱公听了，默然无言。

第二天，阅兵完毕，邱公下令士卒不准散去，要他们快把各军营中的巨炮扛来，布置在楼的四周。届时千炮齐射，几丈高的楼，顷刻夷为平地；狐的皮肉毛血，自空雨一般落下。只见浓烈的烟尘毒雾之中，有一缕白气，冒着烟尘凌空而去。大家望着说，“逃走一只狐了！”道台府衙中从此平安。

二年后，邱公派遣干练的仆役带着银两奔赴京都，谋求升官。因为事还没有办妥，仆人就吧银两藏在值班衙役家的地窖里。

忽有一老汉向皇帝喊冤，说他的妻儿被横加杀戳，还告发邱公克扣军粮，贿赂当朝权贵，现在某家安顿，可以去当场验证。差人奉旨押着老汉去查验，到值班衙役家里，遍搜不获。老汉以一足点地，差人领会了他的意思，打开地窖，果然获得藏银，银上还刻着“某郡解”字样，说明的确是库银。差人把事情办完，再找老汉，已不知去向；拉着乡里百姓打听老汉，都说没这个人。邱公由此蒙难，方知老汉就是以前逃走的那只狐。

出《聊斋志异》第二卷 黄维钧编写

汾 州 狐

汾州的州判朱公，居所多狐。朱公夜坐，有女子在灯下往来。朱公开始以为是家人的眷属，没留心去看；偶而抬眼望去，并不相识，但见女子容光艳丽之极。他心里知是狐，顿生爱意，就叫她过来。女子停步笑道：“这样严厉地叫人，谁是你的婢女佣人呀？”朱公笑着起身，拉她就座，并表示歉意。从此朱公与此女十分亲密，久而久之如夫妻一样恩爱。

女子忽然对朱公说：“你的官职要变迁了，我们将要分别。”朱问：“什么时候？”女答：“就在目前。不过贺你升官的人到了门口，来吊丧的人也就在胡同里等着，你不能再当官了。”

过了三日，要朱公调任的通报果然到了；第二天，便得到太夫人逝世的消息。朱公只好卸任归里，想与女子一起回家。狐表示不可以。临行时她到河边送别，朱公一定要她登船。女说：“你不知道，狐是不能过河的。”朱公不忍离别，恋恋在河边不走。女子忽然又出现，说要去拜访一个老朋友。

过了一会儿，即有客人来回访。女到另一个房间与客人说话。待客人走了她才回到朱公这里，对他说：“请马上登舟，我送你渡河。”朱说：“刚才说狐不能渡河，现在又怎么能渡了？”女说：“刚才来拜会的并非别人，是河神。我为你的缘故，特意去求他，他限我十天回来，所以暂时可以依你，与你一起回去。”

两人一同渡河。到了第十天，女果然告别而去。

出《聊斋志异》第二卷 黄维钧编写

巧 娘

广东傅氏，是个有爵位的绅士，六十余岁。只有一子，名廉，人挺聪明，但是先天性无能，十七岁了，阳物短小如蚕。远近都知道，没有一家愿把女儿嫁他。傅氏自度香火要绝，日夜担忧，但也无可奈何。

廉随塾师就读，老师偶而外出，门外正要猴戏，廉去看，把功课耽误了。他估计老师快回来，心里害怕，便逃走了。

走到离家数里处，一个素衣女郎同一个小婢女出现在他前面。女郎偶一回头，方见她长得妖丽无比。她莲步迟缓，廉便超前而去。女回头对小婢说：“去问问郎君，是不是到琼州去？”小婢果然来问，廉问要做什么。女子说：“倘然是到琼州去，有一封信烦请带给家里。家中老母一定会作东款待你的。”廉本没有目标，到哪儿去都无所谓，便答应了。女把信交给小婢，婢又传给廉。廉问她姓名及家庭住址，答道：“姓华，住在秦女村，离北城三、四里。”廉便搭船去了。

到了琼州北城，天已傍晚，打听秦女村，没人知道。他向北走了三、四里，已是星月灿烂。只见芳草迷离，旷野无一人。廉十分慌急，见路旁有座坟墓，想靠在坟边宿夜，又怕有虎狼，便像猴儿似的攀树而上，蹲在上面。只听见松涛阵阵，夜虫哀鸣，廉心中大为不安，悔不当初，忧心如焚。

他忽然听见树下有人声，低头一看：庭院宛在眼前，一丽人坐在石上，两个丫环秉烛侍立左右。丽人左右旁顾说：“今夜月明星稀，把华娃送的团茶，砌上一盏，赏此良夜。”廉意会她们是鬼魅，吓得毛发直竖，大气都不敢出。

忽然丫环往上一看说：“树上有人！”丽人惊起，说：“哪

里来的大胆小子，敢在暗中偷看！”廉生十分恐惧，无处逃避，只得盘旋而下，拜伏在地乞求原谅。丽人到他跟前一看，反怒为喜，拉他并坐。廉看她年近十七、八，姿态美艳之极，听她说话，也是本地土音。丽人说：“你要到哪儿去？”廉生答：“替人家送信的。”丽人说：“旷野多暴徒，露宿太不安全。如不嫌草舍简陋，请在这里暂息。”说罢，邀廉进屋。

屋内只有一张床，丽人命婢女铺好两床被。廉生自惭形秽，愿睡在下床。丽人笑道：“佳客幸会，我可不敢象魏朝的陈元龙，不分主客，来了客人只顾自己独上大床高卧。”廉不得已，只好与她同榻而眠，惶恐得身体都不敢舒展。

没过多久，丽人把手伸进廉生的被窝，轻捏他的胫股。廉生假装睡着，只当不知道。

又过了一会儿，丽人钻进廉生的被窝，摇他，他也不为所动。丽人往下探身，便怅然停手，悄悄钻出被窝。随即听到丽人哭声，廉生惶恐惭愧，无以自容，只恨老天爷给他生就先天的缺陷。

丽人叫婢女点灯。婢女见丽人有泪痕，惊问为什么痛苦。丽人摇头说：“我叹我的命苦啊！”婢女站在床前，观察动静。丽人说：“把他叫醒，放他回去。”廉生听了，更加惭愧；同时又怕正当半夜，自己茫茫然无处可去。

廉正在犹豫之际，一妇人推门进来。婢女说：“华姑来了。”廉悄悄看去，妇人年约五十多岁，风韵犹存。她见丽人未睡，便问为什么。女未答。她看见有人睡在床上，便问：“共榻的是什么人？”婢女代丽人答道：“夜里一少年郎寄宿在这里。”妇人笑道：“不知巧娘今日有洞房花烛之好。”见丽人泪痕未干，惊问道：“合欢之夜，悲悲啼啼的不吉祥，可不是郎君对你很粗暴吧？”丽人不说话，愈加悲伤。

妇人捋起衣服想看看廉生，一抖衣服，信落在床上。妇人看

见，惊咳地说：“这是我女儿的笔迹啊！”拆读来信，连连叹息。丽人问她，她说：“是三姐的家信，说吴郎已死，她茕茕孤立，没有依靠，这怎么办呢？”丽人说：“他本来就是替别人送信来的，幸而没把他打发走。”

妇人把廉生叫起，细问他信是怎么来的。廉生详细诉说。妇人说：“麻烦远道带信来，我怎么报答呀？”又细细看他，笑问：“干么惹恼巧娘？”廉生说：“我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又问丽人，女叹息道：“可怜我活着的时候嫁给一个‘阔’人，死了以后又碰着一个同样的人，所以悲伤。”妇人看着廉生对巧娘说：“鬼机灵，原来他看上去是男人，实际上是女人啊？不过，他是我的客人，不可过于打击人家。”

妇人把廉生带到东厢房，伸手检验，笑道：“难怪巧娘掉眼泪。幸而尚有根蒂，还能治好。”她挑亮灯，翻遍箱笼竹筐，寻出一粒黑丸给廉生，要他马上吞下，并悄悄嘱他躺着别动。说完，她便走了。

将到五更天，廉生刚醒来，觉得脐下一缕热气直往下冲，似有东西在蠕动，垂于两股之间；自己一摸，已经是一个伟男子了。他心中惊喜，好象封了九锡大官。

窗格初见曙色，妇人就来了。她把炊饼放在房里，嘱廉生耐心坐着，然后便把门反锁上了。她出来对巧娘说：“廉郎送信有功，将留他到把三娘叫来，让他们认个兄妹。且把他关在屋里，免得人家厌烦。”说完便出门去了。

廉生关在屋里无聊得直转圈子，不时走近门缝，象鸟一般从笼中往外窥探。他望见巧娘，想与她打招呼，告诉自己身上的变化，又羞于启齿。

等到夜里，妇人才携女同归。她打开房门，对廉生说：“闷煞你了！三娘快来拜谢。”廉生路上所遇的女子迟疑着进来，向他致见面礼。妇人要他们以兄妹相称。巧娘开玩笑说：“叫姐妹

也行。”

他们一起来到客堂，围坐喝酒。喝了一会儿，巧娘戏问廉生：“和尚也对佳人丽色动心吗？”廉生说：“跛脚不会忘了穿鞋，瞎子不会忘记看东西。”说得他们相对而笑。

巧娘因三娘一路劳顿，下令安置就寝。妇人关照三娘，让她跟廉生同睡。三娘羞得脸通红，不肯。妇人说：“这个男人其实跟女人一样，怕什么呀？”敦促三娘跟廉生同去。她悄悄嘱咐廉生：“你私下是我女婿，公开是我儿子，这就可以了。”

廉生大喜，拉着三娘上床；如新刀开刃，其快适可想而知。他在枕上问三娘：“巧娘是什么人？”三娘说：“是鬼。才色无与伦比，但是命不好。嫁了毛家小儿子，却有病，十八岁还不能尽男人之道，因而郁郁不欢，怀恨而死。”廉生吃惊，怀疑三娘也是鬼。三娘说：“老实告诉你，我不是鬼，是狐。巧娘独居无伴，我母子无家可归，借她的茅庐栖身。”廉生大为惊愕，三娘道：“不用怕，我们虽然或鬼或狐，但都不祸害人。”

从此日日欢谈宴饮，廉生虽已知巧娘不是人，仍爱她美貌，只恨没有自我贡献的机会。廉生温文秀雅，善于说笑，颇得巧娘爱怜。一日华氏母女到外地去，又将廉生关在屋里。廉生闷气，隔着门喊巧娘，巧娘让婢女试了好几把钥匙，才把房门打开。廉生附耳巧娘请她进去。巧娘把婢女打发走了。廉生挽着巧娘上床，紧相依偎。巧娘开玩笑揪他的脐下说：“可惜这孩子此处缺点儿什么。”话未说完，只觉得满把满握，吃惊地问：“怎么以前那么渺小，现在突然有变！”廉生笑道：“以前羞于见客，所以那样；实在不堪忍受讥讽毁谤，所以如此。”两人便绸缪相好。完事后巧娘气愤地说：“今天才知道把你关起来的原因。过去她们母女俩流落，没有住处，我借屋子给她们住。三娘跟我学刺绣，我也一点不保留。为什么对我如此妒忌！”廉生劝慰她，告以实情。巧娘仍遗憾不止。廉生说：“要保密，华姑嘱我嘴要

严实。”话没说完，华姑闯入。

廉生、巧娘慌张起身。华姑瞪起眼睛便问：“谁开的门？”巧娘笑着迎上去，承认是自己干的。华姑越加生气，唠叨个没完。巧娘讥讽说：“老太太也真好笑，他是男人样的女人，又能怎么样呢？”三娘见母亲与巧娘各不相让，颇为不安，就居中调停，二人才转怒为喜。

巧娘说话虽然激烈，却从此对三娘特别好。但是华姑昼夜防备，她与廉生两情不得施展，只能眉目相对而已。

一天，华姑对廉生说：“我的女儿姐妹俩都已是你的了，久居这里不是长远之计，你该回去告诉父母，早订婚约。”立即替廉生整理行装，催他上路。二女相对，容颜悲切凄恻，尤其是巧娘，眼泪如断线的珠子滚滚而下，怎么也止不住。华姑排开她们，把廉生拉出门外。到了门外，院落房屋荡然无存，只有荒冢可见。华姑送廉生到船上，说：“你走后，我带着两姑娘到你们城里租房住。你若不忘旧好，我们在李家废园中，等待你来迎亲。”廉生便回老家。

廉生的父亲自儿子失踪后一直没寻着，正在焦急，见儿子归来，喜出望外。廉生把经过约略说了，并讲到与华家女子订立婚约的事情。父说：“妖言怎么能听信呢？你能活着回来就因为你男性机能不健全，不然，早死了！”廉生说：“她虽不是人类，但情深如人，况且又聪明美丽，娶她们不会被亲朋笑话的。”父亲不说话，嗤之以鼻。

廉生从父亲那里退出以后，独身难耐，便不安分守己，常与婢女私通。甚至白天也乱搞，用意在让父母知其所为而吃惊。一天，被一个小丫头偷看到了，跑去告诉他母亲。母亲不信，自己去看，吃了一惊。就把与廉生私通的婢女叫来，细问其详，才知道他儿子的一切行状。她高兴极了，逢人便宣传，表示他儿子不是个“阉人”，将在世族中为儿子议婚。

廉生私下对母亲说：“非华氏不娶。”母说：“世上有的是美丽女子，何必一定娶鬼物？”廉生说：“我要不是华姑，便不会有今天，背弃她们不会有好结果。”傅父听从廉生，差一男仆一老太太去看。出了东城四、五里，寻到李家废园。只见断墙竹树中，升起缕缕炊烟。老太太下了车子，直奔其门，只见华家母女擦桌洗涮，似乎正在准备待客。老太太上前拜见，并传达主人的意思。看见三娘，老太太吃惊道：“这就是我家小主妇吗？我见了都爱，难怪公子魂思梦绕。”再问巧娘，华姑叹道：“她是我的义女，三天前，忽然死去。”华姑以酒食招待老太太及仆人。

老太太回来，详细介绍三娘容貌行止，廉生父母都很喜欢。最后讲到巧娘的死讯，廉生凄恻泪下。

到了迎亲之夜，廉生问华姑巧娘的情况，华姑说：“她已投生到北边去了。”廉生歔歔良久。虽然已把三娘迎回家中，廉生始终不能忘情于巧娘，凡有从琼州来的人，必召见询问。有人说起秦女墓夜里哭声可闻，廉生诧异，告诉三娘。三娘沉吟好久，哭道：“我对不起姐姐呀！”细问之下，她才说：“我们母女来的时候，实在没让巧娘知道。秦墓中有怨哭声，不正是姐姐吗？过去我曾想告诉你，又怕暴露母亲的过失。”廉生听了，悲尽喜来。马上下令备车，日夜兼程，赶往秦墓。到达以后，叩着墓旁的树叫道：“巧娘，巧娘，我在这里！”

一会儿，便见巧娘抱着婴儿，自墓穴中出来，酸楚不已，仰头而泣，怨屈地望着廉生。廉生也落泪，探怀问巧娘是谁的儿子，巧娘说：“是你留下的孽子，生下刚三个月。”廉生叹息道：“误听信华姑的话，使你们母子在地下备受忧苦，我不能不承认自己的罪过。”他同华姑母子同车而行，又转乘海船回家。

回到家里，廉生抱着儿子告诉母亲。母亲一看，婴儿体貌丰

伟，与鬼物不是一类，越加欢喜。

三娘与巧娘相处和谐，孝顺婆婆。后来傅父病了，请医生来诊治，巧娘说：“这病没治了，魂已离体。”督促置办棺木，刚做好，便逝世了。

出《聊斋志异》第二卷 黄维钧编写

潍水狐

潍县李氏有一所别墅。有老翁来租屋，愿出年租五十两，李答应了。老翁一去无消息，李嘱咐家人另租别人。

第二天，老翁来了，说：“租屋事已经说好了，怎么又打算租给别人？”李将自己的怀疑告诉他。老翁说：“我将长久住下去，之所以迟迟没来，因为择定搬迁的吉日在十天之后。”老翁先交了一年租金，说：“即使终年空着，你也别管。”李送出，问搬来日期，老翁告诉了他。

过了搬家日期，仍杳然没有消息，李氏亲往察看，只见两扇门关闭着，里面炊烟升起，人声嘈杂。李氏惊讶，投递名帖前去拜谒。

老翁赶紧出来，迎进屋内，笑语欢颜，十分亲切。李氏归来，差人送礼物给老翁；老翁对差人的犒劳和赏赐十分丰厚隆重。

又过数日，李设筵邀请老翁，洽谈甚欢。问起老翁老家何处，答在秦中。李惊讶，竟然如此远道而来。老翁说：“贵乡是福地。秦中不可居，将有大难发生。”当时天下太平，李氏听了这话也没深问。

过了一天，老翁安顿已毕，送请柬来请李氏共祝乔迁之喜。只见摆设、帐幔、饮食都十分奢华，李更加吃惊，疑老翁为达官贵人。翁因为与李交情颇好，实不相瞒，说明自己是狐。

李怕极，逢人便说。县里的贵人绅士听说后也颇诧异，每天有人骑马求见，都愿与翁结交。老翁无不躬身接待。渐渐连郡里的官员也不时往返。唯独县令欲求见通好，老翁一直借口推辞。县令托房东李氏通融，老翁仍推辞。李追问原因，老翁离席，来到李氏近旁悄悄说：“你不知道，他前生是驴，今虽俨然在百姓

之上，但是只要多给钱，即使让他吃粉糊，他也无酒自醉。我虽是异类，羞于与他为伍。”

李氏便托词告诉县令，说狐怕你的神明，所以不敢相见。县令相信，不再求见。

出《聊斋志异》第二卷 黄维钧编写

红 玉

广平冯翁有一个儿子，字相如。父子都是秀才。翁年近六十，生性方正耿直，家贫如洗，几年里，老妻及媳妇相继去世，洗衣做饭都得自己动手。

一夜，相如坐在月下，忽见东邻女子从墙头探首相望。相如看去，女子很美，他走到跟前，女子报以微笑；招手邀她，女子不来也不去；一再相邀，才登梯越墙而过。他们一起安寝，问她姓名，答道：“我是邻居的女儿红玉。”相如非常爱她，要与她永订百年之好，女子也允诺了。从此夜夜往来，过了半年多。

有一天翁半夜起身，听到女子的笑语声，便去窥视，发现了红玉。翁大怒，把儿子叫出来，骂道：“畜生你干的是什么事！家道如此衰落，不思刻苦努力，就学这般浮浪放荡吗？人知道了，败坏你的德行；人不知道，折了你的寿命！”相如跪地叩罪，声泪俱下表示悔改。翁又叱责红玉：“女子不守闺阁戒规，既玷污自己，又玷污别人。倘然事情败露，可不仅仅使我家蒙羞辱！”骂完，老翁愤然回去睡觉了。女流泪道：“长辈怪罪，深感愧疚。我二人缘分已尽了！”相如道：“父亲在，我不能自作主张。你如有情，还是含辱忍垢为好。”红玉态度决绝，相如涕泣泪下。红玉劝止说：“你没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只靠翻墙钻孔子，哪能白头到老？此地有个很好的配偶，你可以聘为妻子。”相如说自家清贫，女说：“来日晚上你等着，我给你想办法。”次日夜，女果然来到，拿出白银四十两赠相如，说道：“离这里六十里的吴村，有个姓卫的女子，年方十八，因聘金太高，故而还未出嫁。你许以重金，必定应允。”说罢，告别而去。

相如找机会告诉父亲，要去相亲，只把聘金的事隐瞒了，不敢告诉。翁自知没钱娶亲，所以拒绝了。相如婉言争取说：“去试试总可以的。”翁点头同意。

相如借了仆人和马，来到卫家。卫家务农，相如叫出卫家翁，说明来意。卫以为相如出身望族，又见他仪表风采轩昂豁达，心里是同意了，又怕他不肯多出聘金。相如听卫翁说话吞吞吐吐，知道他的心思，把袋中的银两都倒在桌上。卫翁心喜，请邻居一个书生当中间人，写红帖，立婚约。

相如进去拜见老太太，只见卫家居室狭窄，卫女躲在母亲身后，相如偷眼看去，虽然荆钗布衣，但神情光艳，心中暗喜。卫翁借别人家的屋子款待相如，并说：“公子不必来迎亲，等我们稍为准备些衣装，便把姑娘送去。”相如与卫翁约了个日期便回来了。

他回家后，对父亲诡称卫家爱书香门第，不要彩礼。他父亲听了，也很高兴。到了约定的日期，卫家果然把女儿送来了。

卫女勤俭温顺，夫妻俩感情深笃。过了二年，生了个男孩，取名福儿。

清明节夫妻俩抱着儿子去扫墓，遇到县里的绅士宋氏。宋氏曾官至御史，因贪赃枉法而被免职，在乡间闲居，仍然肆虐逞威。他这天扫墓回来，见卫女美艳，问村里人，才知道她是相如的妻子。他料想冯家贫寒，如果以重金诱惑，有希望把卫女弄到手，便差家人把这意思告诉冯家。

相如乍一听说，怒形于色，想到宋家势不可敌，便强颜为笑，回家告诉父亲。冯翁大怒，奔出门去，对着宋家人，指天划地，好一通怒骂。宋家人鼠窜而去。宋氏大光其火，竟派几个人到冯家，殴打冯氏父子，气势汹汹象开了锅一般。卫女听见，把孩子往床上一扔，披头散发，呼号求救。这群打手竟把卫女哄抬而

去。

冯家父子俩被殴受伤致残，倒在地上呻吟，小婴儿呱呱在屋里啼哭，邻人都很同情，把父子俩扶到榻上。过了一些日子，相如能拄着拐杖起来了，冯翁气得不进饮食，吐血而死。

相如大哭，抱着儿子打官司，一直告到总督、巡抚，打了几次官司，没有一个主持公正的，后来又听说妻子不屈而死，更加悲伤。相如冤恨填胸，无处可伸，几次想在路上刺杀宋劣绅，但顾虑他随从众多，难达目的，小儿也无处可托。他日夜哀思，片刻未眠。

某天，忽然一大汉来到冯家，此人络腮胡，大脸盘，相如素不相识。请他坐下，欲问姓名，大汉直接了当地说：“你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你忘记报仇了吗？”相如怀疑他是宋家派来打探动静的，假意应付他。大汉发怒，瞪大眼睛，拔腿要走，他说：“我把你看成君子了，现在才知道是不足挂齿之辈！”相如看他不同一般，跪下挽留，道：“实在是怕宋家的人来逼我。现在把心里话告诉你：我卧薪尝胆，已经有日子了，只是可怜襁褓中的孩子，怕他不保，断了宗嗣。义士您能为我照顾孩子吗？”大汉说：“这是姑娘、媳妇做的事情，我可干不了。你要托我办的事情，你自己干吧；你自己想去干的事情，我愿替你去干。”相如听了，叩跪于地。大汉掉头不顾而去。相如追问他的姓名，大汉说：“事情办不成，你不必怨我；事成了，也不用感谢我。”说罢便去。

相如怕祸及自身，抱着孩子逃亡。到晚上，宋氏全家安睡，有人越过几重围墙，杀了宋御史父子三人及一媳一婢。宋家向官衙报案，县官大惊。宋家一口咬定是相如干的，官方便差衙役搜捕。发现相如逃走，便更加相信是他干的。

宋家仆人与衙役到各处暗中搜索，夜至南山，听到小孩哭，便跟踪而至，抓获相如，绑了就走。小孩哭得更凶，仆役们夺

过孩子，抛弃在地。相如怨愤欲绝。

见官以后，县官问相如：“为何杀人？”相如说：“冤枉，宋氏晚上被杀，我当日白天就出走了，而且抱着个婴儿，如何能跳墙进去杀人？”县官说：“你没杀人，干吗要逃？”相如无话可说，没法分辩，便被关进狱中。相如哭诉：“我死不足惜，孤儿有什么罪？”县令说：“你杀人家儿子何止一个，杀你儿子，有什么可怨的？”相如被革去秀才功名，拷打受刑，始终没有招供。

县官夜里刚躺下，听到有东西打在床上，震震有声，他害怕得大叫起来。全家惊起，举烛围观，乃是一把短刀，锋利无比，刺进木床有一寸多深，拔都拔不出来。县令看了，丧魂落魄，抗枪搜索凶手，毫无踪影。县官心里暗怕，反正宋御史已死，无可畏惧，便向上司报告，为相如开脱。相如便被释放了。

相如回家，米缸空空，面对四壁，幸而邻人送些饮食，苟且度日。想到大仇已报，便喜上眉梢；念及横遭惨祸，几乎全家灭门，便潜然泪下；再想到半生赤贫，断种绝代，便到没人的地方大哭失声。

这样过了半年，官司更不吃紧了，便向县官哀告，要求把妻子的骨殖判还给他。得到批准，安葬完毕，回到家里，悲恸欲绝，在空床上翻来覆去，不想再活下去了。忽听有人叩门，凝神细听，似有一人在门外，隐约跟一个小孩儿在说话。相如急忙起身窥看，好象是一个女子。门刚打开，来人便问：“大冤昭雪，庆幸你平安无恙！”相如一听，声音好熟悉，但一时又想不起来；持烛一照，原来是红玉。她挽着一个小家伙，在跨下嬉笑玩耍。相如也顾不得问，抱住红玉就哭。红玉神色凄惨，马上推小孩儿说：“你忘爸爸了吗？”小家伙牵着红玉的衣襟，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相如。相如仔细相看，原来是福儿。他大惊，流着泪问：“儿子从哪里得来的？”红玉说：“老实告诉你，过去我说是东邻女，那

是假的。我是狐。有一次晚上出来，见孩子在谷口啼哭，我抱回秦中喂养。知道大难已过，所以带来与你团聚。”相如挥泪拜谢。小儿在红玉怀里，如同依偎着自己的母亲，他已经不认识父亲了。

天没亮，红玉就起身了。问她干吗起那么早，她说：“我要去了。”相如跪在床上，哭得抬不起头来。红玉笑道：“我骗你的。现在要重新创家立业，非早起晚睡地干不可。”于是除草扫地，干起活来象男人一样。相如担心太穷，难以自给自足，红玉说：“你放下帐幔，安心读书，不用管够不够开销，不会饿死当路倒的。”她出钱置办织布器具，又租田数十亩，雇人耕作，荷锄除草，上房补屋，都是她的家常活。乡亲们看她贤惠，都乐于资助她。

过了半年，相如家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好象一直是殷实之家似的。相如说：“冷灰复燃，都是你白手起家干出来的，然而还有一事没办妥，怎么办？”问什么事，他说：“考试日期快到了，但是被革除的秀才资格尚未恢复。”红玉笑道：“我早已寄了四锭银子给学官，已经替你恢复资格，登记在案。等到你想起，不知耽误多久了。”相如简直当她神仙下凡了。

相如乡试得中。这年他三十六岁，家中良田一大片，楼房屋宇望不尽。红玉轻盈袅娜，好象要随风飘去一般，干起活来却比农家妇还能耐，虽然严冬苦寒，而她的手仍腻滑如脂。她自己说已经二十八岁了，但看上去不过二十上下。

出《聊斋志异》第二卷 黄维钧编写

胡 氏

河北省某大户人家，想请一个塾师。有位秀才，登门自荐，主人允聘；同他谈起来，但见开朗爽快，便一见如故，相处甚欢。秀才自称姓胡，接受酬金后，便办起了学馆。

胡氏教学勤快，与他相知的也不是下等人士，但他时常出游，直到黄昏傍黑才回来；虽然门户关得严实，从不听见开门声，就见他屋里了。主人知他是狐，不免暗中吃惊，然而看胡氏并无恶意，依然对他优待、重视，不因他是异类而不讲礼仪。

胡氏知道主人有个女儿，便想求亲；屡次流露这个意思，主人假装不理睬。一天，胡氏请假回去。第二天，有客来拜会主人，把骑来的一头黑驴拴在门外。主人迎进家中，只见来客五十多岁，衣服鞋袜光泽整洁，意态也颇恬淡高雅。坐定之后，才知道是为胡氏做媒而来，主人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我与胡先生已成莫逆之交，何必一定要通姻呢？而且小女已许配人家，烦请代向胡先生谢辞。”来客说：“确实知道令爱待聘未嫁，何必一定要拒绝呢？”再三要求通婚，主人坚决不干。客人面有惭色，道：“胡家也是世族大户，哪一点不如先生？”主人直言相告道：“实在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讨厌他不与我们同类。”客人听了怒从心头起，主人也光火，两人便动起手来。客人起身要抓主人，主人命家人用棍子把他赶走。客便逃遁而去，连毛驴也忘记了。大家看这条驴，毛为黑色，大耳长尾，好大的个子，牵它它不动，驱赶它，手到则倒，不过一草虫，嚅嚅而鸣。

主人见对方骂骂咧咧而去，知道必然结仇相报，便有所戒备。第二天，果然大队狐兵开来：有的骑马，有的步行，有的扛枪，有的持弓，马叫人喊，声势浩大。主人不敢出来。狐扬言要

烧屋，主人更加害怕。主人家里健壮的家丁率人呐喊迎战，双方掷石块、放弓箭，互相冲击，各有死伤。狐兵渐渐不支，纷纷败退。有的狐兵把刀扔在地上，看上去雪亮，拾起来一看，原来是高粱叶。众人笑道：“就这点本事啊！”

主人恐怕狐兵再来，更加戒备。第二天，大家刚要聚在一起谈论，忽然一巨人自天而降，身高丈余，横阔数尺，挥着一把门扇似的大刀，追人便杀。大伙操起石头弓箭一通乱打，巨人倒地而死，原来是个草人。众人更觉得狐兵好对付了。

狐兵有三天没有再来，大众稍有松懈。正当主人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发现狐兵张弓搭箭而来，一阵乱射，射中主人的屁股。主人大为害怕，急忙喊众人跑来与狐兵打斗，狐才退去。拔出箭来看，却是草梗。

如此经过一个多月，狐兵来去无常，虽然不是十分厉害，但是天天戒备森严，主人也叫苦连天。一日，胡先生率众狐兵又来，主人出来，胡看见了，避在众兵身后。主人叫他，胡不得已，只好出来。主人说：“我自以为没有失礼于先生，何故要兴兵动刀？”狐兵们要放箭，胡制止。主人走近，握住胡手，请进胡氏原来的书斋，摆酒款待。主人从容地说：“先生是放达之人，应当鉴谅。以我们俩交情之好，哪有不乐于结婚通好的呢？但先生车马、屋宇多不与人类相同，要弱女跟从你，先生自己也知道是不可能的。谚语说：‘瓜果不熟，生而摘取，不适于口。’先生准备怎么办呢？”胡氏大为惭愧。主人说：“没关系，我们的老交情依然如故。如不以尘世浊辈见笑，在门墙那边站着我的小儿子，年已十五岁，愿悉听尊便，不知有没有合适的人选？”胡氏喜道：“我有一个妹妹，比公子小一岁，颇为姣好，嫁与公子，如何？”主人起身拜揖，胡氏回拜。于是互相敬酒，相处欢洽，以前的不愉快都忘却了。主人下令准备酒食浆水，犒劳胡氏的随从，上上下下一片欢慰。主人详细询问胡氏居

所，以便前去迎亲，胡氏谢绝了。从日暮一直宴饮到点烛的时候，胡醺醺然而去。从此就平安无事了。

一年多，胡氏还不来，有人怀疑他的约定是假的，主人却坚持等待。又过了半年，胡氏忽然来了，寒暄之后，胡道：“妹子长成了，清算好吉日良辰，送她来侍奉公公婆婆。”主人大喜，二人一起定好日子，胡氏便走了。约定日期那天夜里，果然有车马送新娘子来。随带嫁妆极为丰盛，屋里都快摆满了。新娘子拜见公婆，显得十分温柔美丽。主人大喜。胡氏与一个弟弟一起送新娘来，兄弟俩谈吐都很风雅，而且颇能饮酒，直到天明才走。新娘子还能预知年岁的好坏，所以谋画生计方面的事情，都听取她的意见。胡氏兄弟以及胡家老母，时常来看望女儿。这些都是人人亲眼所见。

出《聊斋志异》第三卷 黄维钧编写

黄九郎

何师参，字子萧，住在茗溪之东的学斋里，门外便是旷野。天近黄昏，他步出家门，见一个妇人骑驴走来，有个少年跟在后面。妇女约五十来岁，意态清瘦。再看少年，约十五、六岁，丰采比漂亮姑娘还动人。何素有同性恋的毛病，盯看少年，灵魂都出窍了；他踮起脚来，目送少年走远，直到看不见才回家。

第二天，他一早便去等候。直到日落西山，天色蒙胧，少年才走过。何曲意奉承，迎上前去，笑问少年从何而来。少年答道：“外祖父家。”何请他进屋少事休息，少年以没空为辞推脱；何一定要拽他进去，少年只得进屋，略坐片刻，便要告辞，怎么挽留也不行。何挽着他的手出来，殷殷嘱咐下次顺便走过时再来，少年答应而去。何从此想入非非，思慕如渴，来来回回地向远处眺望，脚都没停过。

一天，日落黄昏，少年不期而来。何大喜，邀请入内，命学馆里的童子摆酒，问少年姓字，少年答道：“姓黄，排行第九，年纪尚小还没字号。”又问：“过往为什么那样频繁？”答道：“母亲住在外祖父家，因有病，所以常去探望。”酒饮数巡，九郎辞行。何伸臂阻挡，并把门锁上。九郎没法，只好脸有羞色地坐下。天色已晚，点灯谈话，九郎温柔得象个姑娘，何若轻薄戏语，他便含羞面壁。没多久，何引他同睡，九郎不同意，以睡相不好为理由，坚决谢绝。何再三勉强他，九郎只脱去上下外衣，穿着裤子躺在床上。何吹灭蜡烛，只过片刻，便移来与九郎同枕，弯肘抚他的腰胯并欲拥抱，苦苦哀求与他亲热。九郎怒道：“我以为你是风雅之士，所以跟你往来，干这种事情，是禽兽的行为！”不多久，晨星闪烁，九郎径自去了。

何恐九郎从此绝迹，常常等待，注目徘徊，望眼欲穿。过了几天，九郎又来了，何欣喜地迎上前去，表示歉意，又硬拉他到学馆中，促膝笑谈，暗暗庆幸九郎不念旧恶。没多久，又脱鞋上床，抚爱哀求。九郎说：“缠绵相爱之意，我已铭刻在心，然而又何必一定如此呢？”何仍然甜言蜜语地纠缠九郎，表示只要依偎着他睡即可，九郎答应了。何俟着他睡，又悄悄轻薄起来。九郎醒来，披衣起身，乘着夜色离去。

何从此郁郁不欢，怅然若失，废寝忘餐，日渐萎靡憔悴，但仍然每天支使书童去巡视侦察，看九郎有没有过来。

一天，九郎从门口经过，径直走去，书童拉着他的衣服进了学馆。九郎见何十分清瘦，大吃一惊，表示慰问。何据实相告，声泪俱下。九郎轻声说：“我那点意思，无非是这般相爱无益于我而有害于你，所以不干。你既乐于此道，我又何足惜呢？”何大为高兴。九郎去后，病情顿减，几天就好了。

九郎果然又来，何便与他缠绵相爱。九郎说：“今日勉强接受了你的要求，希望不要经常这样。”后来他又对何说：“我想求你帮忙，你肯为我出力吗？”问什么事，他说：“我母亲患心痛病，只有太医齐野王先天丹能治这病。他跟你是好朋友，请你向他求药。”何答应了。九郎临去，又嘱咐了一遍。何便进城求药，天黑便拿来给九郎。九郎欣喜，拉着何的手向他道谢。何又硬要与他相爱，九郎说：“别再纠缠了。我为你物色一个美丽女郎，可胜过我千百倍。”何问是谁。九郎说：“我有个表妹，漂亮得没人可比。你倘然有垂爱之意，我愿当媒人。”何微笑不答。九郎拿着药去了。

过了三日，九郎又来求药。何生怪他来晚了，话中带着讥讽。九郎说：“我本不想给你造成祸害，所以有意与你疏远一些。既然不能得到你的谅解，你可不要懊悔。”从此便天天与何幽会。

何每过三天必向齐太医求药，齐怪他要得太多了，说：“这药没有吃三帖病不好的，怎么过了那么久还不痊愈？”便又撮了三剂药，一齐给何，他看着何说：“你神色暗淡，病了吗？”何说：“没有。”齐给他搭脉，吃惊道：“你有鬼脉，病在缺阴，再不小心自重就完了。”

何回来对九郎说了，九郎叹气道：“真是良医呀！我实在是狐，我们常此以往对你恐怕不是一桩好事。”何怀疑是九郎骗他，把药藏起来，不一齐给他，怕都给了他就不再来。

过不了多久，何果然病倒，请齐太医来诊治。齐说：“当初你不对我说实话，今日魂魄已游于废墟莽林之间，恐不久于人世啰。我已无能为力。”九郎每天来看望、侍候，说：“不肯听我的话，果然到了这地步。”

何不久便死，九郎痛哭而去。

先前，县里有个太史，从小与何同学，十七岁升到翰林。当时秦中的藩王贪婪凶暴，行贿卖通朝廷官员，没有人敢揭发。太史在朝弹劾其恶行，因他越级上告并没有降罪于藩王。藩王反而升官，当了这个省的中丞，时时要抓太史的把柄进行报复。

太史年轻时因英勇而闻名，曾得到叛王的看重，藩王收买了过去叛王与太史往来的信件，用以威胁太史。太史害怕，上吊自杀，他的夫人也吊死了。太史过了一宿忽然醒来说：“我是何子萧。”细细问他，所说的都是何家的事情，大家方省悟是何子萧借屍还魂。太史家人想留住他也不行，直奔何旧日学馆而去。藩王怀疑其中有诈，一定要陷害太史，派人向他勒索一千两银子。

太史假装答应，心里却郁闷得要死。忽然通报九郎来了，喜与共话，悲欢交集，并且又想与他亲热。九郎说：“你有三条命吗？”太史说：“我正悔活得太累，不如死了安逸。”就把自己的冤苦对九郎说了。九郎苦思了一神，说：“幸而与你又活着相

聚了，你旷夫无配偶，以前对你说过我有个表妹，聪明美丽多智谋，她必定能与你分忧。”太史要亲眼看一看，九郎说：“这不难，明天我将与她一道陪伴老母，从这里经过，你假装是我的兄长，我装作渴了向你求茶水喝。你如果说‘驴子逃走了’就表示同意。”二人计谋好了，九郎便告别而去。

第二天中午，九郎果然与女郎经过学馆门外。太史拱手相迎，热情与九郎说话，斜看了女郎一眼，果然娥眉秀曼，象天仙一般。九郎要喝茶，太史请入馆中侍茶。九郎对女子说：“三妹不要惊讶，这是我的结拜兄长，在这里稍为休息一下没有关系的。”他扶她下来，把驴系在门口便一起进去了。太史亲自沏水泡茶，看着九郎说：“你以前说的还不彻底，今天我要得到，死了也罢！”女郎似乎悟到这话是冲她说的，离座而起，细声细气地说：“咱们走吧！”太史急忙向外看，说：“驴子逃走了！”九郎火急跑出，太史抱住女郎求欢。女郎羞得脸色发紫，窘得缩成一团，大叫九郎哥快来！九郎毫无声响。女郎说：“你自有妻子，为何要丧人廉耻？”太史说自己没有家室。女道：“你能对着山河发誓，决不中途变心，保证婚姻美满，我就唯命是听。”太史对天发誓。女子不再拒绝。等到好事完毕，九郎才来。女郎怒形于色责备他，九郎说：“这位何子萧，是过去的名士，今日之太史，与我最要好，这个人可以依靠。我马上去告诉你的姑姑，一定不会见罪的。”

天色将晚，太史挡着不让他们走，女郎恐怕姑母受惊和责备，九郎说由他去解释，独自骑驴去了。

住了几天，有妇人带着婢女经过此地，年纪四十上下，神情意态极似三娘。太史叫女郎出来看，果然是她母亲。母看见女儿，奇怪地问道：“你如何在这里？”女惭愧得无言以对。太史邀母入内，拜过之后，把经过一一告诉。母笑着说：“九郎这孩子，怎么不来跟我商量？”女郎亲自下厨，做饭给母亲吃。母亲

吃完便走了。

太史喜得佳丽为妻，快慰于心，然而一旦恶劣的情绪涌上胸怀，又常常蹙然不快，面有忧色。女问他，太史把始末说了一遍。女笑道：“这事九郎哥一个人便能解决，你还愁什么？”太史细问何故。女说：“闻藩王象个顽皮的孩子一样沉溺于声色歌舞，这正是九哥最擅长的。你投其所好，把九郎哥献给他，怨可消，仇也可报了。”太史怕九郎不肯。女说：“你就苦苦哀求他。”

过了一天，太史见九郎来了，俯伏在地，以肘代步，前去迎接。九郎吃惊道：“你我两世之交，有什么事自当效力，顶踵相接这样的大礼可不能随便用，你为何向我作这姿态？”太史就把原先商量好的计谋对他说了，九郎面有难色。女郎道：“让我失身于郎君，是谁干的？如果你不救他，让他中途沦丧，又置我于何地呢？”九郎不得已，只好答应。

太史私下与九郎谋画后，写信给一向与自己友善的王太史，并托九郎送过去。

王太史明白他的用意，大设筵席，请藩王宴饮。席间命九郎饰女子，表演天魔舞。九郎看上去美若佳丽，藩王果然被迷住，极力向王太史表示，要以重金购买九郎，唯恐得不到。王太史故意沉思不答，颇为为难之意，迟疑好久，才把太史要求和解的意图说出来。藩王很高兴，与太史前嫌顿释。

藩王自得了九郎，时刻不离，把十名美妾，视同尘土。九郎的饮食用品都讲究得似王侯一般，藩王赐给他的银子得以万两计。

只过半年，藩王便折腾病了。九郎知道他死将临头，便用车载了金帛绸缎，告假回到太史家。

不久藩王死去，九郎出钱建造房屋，置办用具，雇用婢仆，把母亲、姑姑都接到家中居住。他每出门，随从者众，车马也

多，人们都不知道他是狐。

出《聊斋志异》第三卷 黄维钧编写

小 髻

住在长山的某人，闲居在家，常有身材矮小的客人来访，攀谈起来久坐不走。某一直不知其生平，颇生疑心。有一次，客说：“过三、四日，就要搬家，来与你做邻居了。”过了四、五日，又来说：“现在已与你同在乡里，早晚可以过来向你讨教了。”某问他：“搬到哪处居所？”客不肯详细告诉，只是用手往北一指而已。

从此，每天都来，不时向人借用器具；如有人舍不得借给，他要借的用具就自动不见了。大伙疑心他是狐。

村北有一古墓，墓穴深不可测，估计狐就住在这里，大家一起操起兵器棍棒而去。先扒在古墓上听里面的动静，听了好长时间未见异常。夜间一更刚过，听到墓穴里似乎聚集着百把人，互作耳语。大家静待不动，一会儿一尺来高的小人接连而出，不可胜数。大伙齐声发喊，刀杖同击，一打一篷火，瞬间四散，只留下一个小小的发髻，只有胡桃壳那么大，用金色纱线装饰着，闻起来狐骚冲鼻，臭不可言。

出《聊斋志异》第三卷 黄维钧编写

刘 海 石

刘海石，蒲台人，到滨州来避战乱。他当时十四岁，与滨州刘沧客同学，相与颇善，结为盟兄弟。不幸，海石父母去世，奔丧回家，从此音讯便绝。

沧客家境颇富，年至四十，生有二子：长子名吉，十七岁，是县里的名士；次子也挺聪慧。沧客又纳县里倪氏女为妾，十分宠爱。

半年后，长子患脑痛病而死，沧客夫妻惨痛之极。没多久，妻子又病死，过了几月，长媳也死；至于婢女仆人的丧亡，简直是一个接一个。沧客之哀痛悲悼，实在是不堪想象。

一日，他正坐着发愁，忽然看门人通报海石来了。沧客大喜，急急出门迎接。刚要互问冷暖，海石忽然惊问：“兄有灭门之祸，你不知道吗？”沧客愕然，不知他的话从何说起。海石说：“久失音讯，我就怀疑你近况未必很好。”沧客凄然欲泪，把家中不幸对他说了。海石也歔歔叹息，既而笑道：“你的祸殃还没完，我初以为你也完了，幸亏遇到了我，那就要为你祝贺了。”沧客说：“好久不见面了，难道近来精通什么度人之术吗？”海石说：“那倒不是我的所长。对于阴阳风水之道，我却熟悉。”沧客甚喜，求他相看自己的住宅。

海石把住宅里里外外看了个遍，然后要求看看每个眷属。沧客按照他的教导，让子、媳、婢、妾都叫到厅堂里来，沧客指指点点，一一看去；看到倪氏女，海石仰天大笑。众人方觉惊疑，只见倪女脸无血色，战栗不已，身体突然缩短，只剩二尺来长。海石以惩戒学生用的界方打她的脑袋，发出打在石臼上的声音。海石揪住她的头发，检查脑后，见有白发数根，正欲拔去。倪女

缩着脖子，跪地哭啼，说立即就走，但求不要拔去白发，海石怒道：“你内心还没死吗？”就在后脖子拔去白毛。女随即变色，黑色如狸。众人十分害怕。

海石把狸纳于袖中，对沧客的媳妇说：“你受毒已深，背上必有异样，让我验看。”媳害羞，不肯露背。沧客儿子强迫妻子露背，见背上的白毛已长达四指。海石用针挑去，说：“此毛已老，再过七日便不可救。”又看沧客的次子，也有毛，才二指长，说：“象这样长再过一个多月便死。”沧客及婢女仆人都有白毛，海石一一挑去，说道：“若不是我正巧来这里，你家一门无活口了。”问：“这是什么东西？”海石答道：“也是狐的一类，吸人的神气而增其灵性，害人最凶。”沧客问：“久不见君，怎么能有如此神通！难道你已成仙了吗？”海石笑道：“我不过从师学习小技而已，何言成仙。”问他师父是谁，答道：“山石道人。刚才这狸，我不能置它于死地，将回去献给我的师父。”说吧，便要告别而去，但觉袖中空空，吃惊道：“逃走了！尾巴末后有白毛没拔掉，现在被它逃走了。”大家都十分惊骇。海石说：“它颈项上的白毛已拔尽，不能再做人了，只能化作兽类，逃遁不会太远。

于是，海石进屋看猫，出门喊狗，看完都说没有狸所化之物。待到他打开猪圈，笑道：“在这里呢！”沧客一看，多了一只猪。那猪听到海石笑，便伏在地上，一动不动。海石提着猪耳，把它捉出，见尾上有一根白毛，其硬如针；刚要拔去，那猪扭摆哀叫，不让拔去。海石说：“你造孽太多了，拔一根毛还不肯吗？”就按住猪把白毛拔去，猪随手又化为狸。海石重新把它纳入袖中要走。沧客苦苦挽留，他只吃了一顿饭，问他后会有期否，他说：“这难以预定。我师立下宏愿，常常派我等遨游于世，拯救众生，虽然无期，倒也未必没有再见的时候。”

分别以后，沧客细细思量海石师父的名字，方始省悟：“海

石大概是仙人啊！‘山石’合成一个‘岩’字，就是八仙之一吕洞宾祖师的名讳呀！”

出《聊斋志异》第三卷 黄维钧编写

狐 妾

莱芜刘洞九，在汾州做官。他独坐署中，听到亭外笑语渐近，到房中一看，则见四个女子，一个四十几岁，一个大约三十，另一个二十四、五已在房中，末尾还有一个垂着头发的小姑娘。她们并立案前，相视而笑。刘素来知道官署多狐，对她们置之不理。

少待片刻，垂着头发的小姑娘拿出一块红手巾，戏耍地抛到刘的脸上，刘把手巾扔到窗台上，仍然不予理睬。四个女子一笑而去。

一天，年长的女人来，对刘说：“我的妹妹与君有缘，愿勿相弃。”刘随便答应了。女便走去，一会儿带着一个婢女，搂着垂发的小姑娘，一起来到刘家。她让小姑娘与刘并肩而坐，说：

“一对好伴侣，今夜谐花烛。你要努力侍候刘郎，我去了。”刘留神看去，只见姑娘光艳无比，便与她成其好事。刘问姑娘的行踪，女说：“我不是人，又是人。我是你前任官的女儿，被狐蛊惑而死，埋在园内。众狐以仙术使我复活，才飘飘然似狐一般。”刘用手探她尾骨处，女发觉了，笑着说：“你不是以为狐有尾巴吧？”转身道：“请摸仔细吧！”从此以后，便留下不走了。

她或走或坐，都与小婢在一起，刘家的人都有礼貌地把她作为刘的妻子来对待。婢女、婆子来问候请安，她所给的赏赐也很丰厚。

刘寿辰那天，来的宾客很多，共摆了三十多桌筵席，需要许多厨子，虽然早就下帖去请了，但只到了一、二个，刘非常生气。女知道了，便说：“不要发愁，厨子既然不多用，不如把已经

来的几位也送回去。我虽不才，然而三十桌筵席也不难办。”刘很高兴，命令把鱼、肉、姜、椒，都搬到内署。家中人但闻刀剁案板之声不绝于耳。门内设有几案，端菜的人刚把盘子放在几上，转身一看，菜肴已满；刚拿走又来取，十几个人络绎不绝地奔忙，也取之不绝。末后，端菜的来要汤饼，只听里面说：“主人没有嘱咐要做汤饼，吆喝有什么用呢？”后来又说：“这儿没有，去借去。”过了一会儿，便叫人来取汤饼。只见三十余碗汤饼，热气腾腾地放在桌上。客人一走，女对刘说：“拿银子去付人家汤饼钱。”刘派人直奔某家。那家失了汤饼，正在惊疑之时；来人付钱，才解除疑惑。

一天晚上，刘饮酒时想喝山东老家一种带着苦味的美酒。女便去取，出门不久即还，说：“门外有一瓮，可供你喝几天。”刘去看，果然得酒，真是老家的瓮头春好酒。

过了几天，夫人差二个仆人到汾州去，归路上一个仆人说：“听说狐夫人犒赏优厚，这次回去所得赏金，可以买一件裘皮衣服了。”女在署中已知道他们所说，对刘说：“家人快回来了，可恨这奴才无礼，我必报复。”仆人刚入城，头就大痛，到了署里，抱着脑袋号叫。众人商量给他们吃药，刘笑说：“不必治，到时候自会好的。”众人怀疑他们得罪了女主人。仆人想：刚进门，行装还未解，罪从何来？实在不知说什么好，便跪地膝行，向女哀求赦免。女在帘中说：“既然想得裘，怎么又无礼呢？”又说：“你的病好了。”说完，仆人马上跟没病似的。仆人拜谢而出，忽然从帘中蹿出一个包袱，女说：“这是一件羔羊裘，可拿去。”仆打开来一看，得了五两银子。

刘问仆人家中消息，仆人说一切都好，只在某夜里失去藏酒一瓮，计算日子。正是自己喝酒的那天夜里。大伙儿都把女当神了，叫她“圣仙”。刘还为她绘制了一幅小像，

当时身为提学使的张道一，听说女不同寻常，便以同乡之谊

拜访刘氏，要求见女一面。女拒不相见，刘把她的画像拿给张看，张硬是把画像要走了，回去之后挂在座位的右边，早晚祝祷说：“以你这样美丽的姿质，想做什么不可以呢？托身于一个老头儿，下官我不比洞九差，你为何不惠顾于我呢？”女在署，对刘说：“张公无礼，我要给他个小小的惩罚。”

一日，张又要祝祷，似有人以戒尺打他的额头，崩然有声，甚为痛楚。张十分害怕，赶紧把画卷起差人送回。刘向差人诘问，差人瞒住原故，说了假话。刘笑道：“你家主人额上还痛吗？”差人知道不能再骗他，便据实以告。

曾几何时，刘的女婿其生来，要求会见女。女也坚决拒绝。其生坚持要见，刘对女说：“女婿不是外人，何必坚决拒绝呢？”女说：“与婿相见，必定得送点见面礼。他对我的期望很高，我自己估计不能满足他，所以不想见他。”婿仍然坚持，女答应十天以后再见。

十天已到，其生便进来，隔着帘子对女作揖，女略作酬对。因为有帘子，女的仪容只能隐约可见，婿不敢仔细观察，退出几步还在回眸注盼。只听女道：“阿婿回头了！”说罢大笑，声如夜猫子叫。其生听得腿脚都软了，摇摇晃晃如丧魂魄一般。出来之后，坐了一阵，才稍稍安定下来，说道：“刚才听这笑声，好象听到霹雳，竟不知道这身体还是我自己的了。”过了片刻，婢子说奉了女的使命，赠其生二十两银子。其生接受了银子，对婢女说：“‘圣仙’每天与我丈人同居，难道不知我生性挥霍，不惯使这点小钱吗？”女听了说：“我就知道他是这付样子。我袋底刚好空了。以前与人结伴到汴梁，城市被水所淹，库中藏金都没在水中，入水取回不多，哪里能满足他贪得无厌的要求呢？况且我纵然能给他优厚的馈赠，怕他福薄不能消受。”

女能先知先觉，遇着疑难之事与她商议，她无不剖视明白。一天，女忽仰天大惊道：“大劫将要临头，如何得了！”刘惊问

家口是否平安，女说：“其余人都安然无恙，唯独二公子让人担心。此地不久将成为战场，你应当谋求一个远离此地的差事，才能幸免于难。”刘听从了她的话，请求上级调动工作，得了个派他押解粮饷到云南贵州一带的差使。此去道路遥远，听说此讯的人都对他表示同情，只有女向他祝贺。

不久，大同总兵姜环叛乱，汾州沦为贼窟。刘的二子从山东来，正好碰到这次事变，被贼兵杀死。

城陷之后，汾州官员都罹难而死，唯刘因公出差而得免祸。盗贼平息之后，刘才回来。后来受大案的牵连，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而又屡受当道为官者的勒索，更加窘急忧虑得要死。女说：“不要发愁，床下有三千两银子，可派用场。”刘大喜，问：“从哪里窃来的？”女说：“天下无主的东西，取之不尽，何用去窃呢。”

后来刘设法脱身，回归老家，女也相随。过了数年，女忽然离去，用纸裹好几件东西留赠给刘，其中有办丧事人家挂在门上的小幡，约有二寸来长，大家以为是不祥之物。刘不久便死了。

出《聊斋志异》第三卷 黄维钧编写

犬 灯

韩光禄大千的仆人 晚上住在楼里，见楼上有灯，好似灿烂的明星。不一会儿，有物荧荧发光，飘落于地，化作一只狗。仆人看着它转到屋后。他急忙起身，尾随其后，只见它到了后院，化为一女子。仆心知她是狐，赶紧回来躺卧在原处。

不久，女子来，仆人假装睡着，以观其变。女子俯身摇他，仆好象被摇醒似的，问她是谁。女不回答。仆人说：“楼上的灯光，是你的吗？”女说：“既然知道，还问什么？”便一同睡觉。

从此他们白天分别，晚上相会，习以为常。主人知道了，指使二人把仆人夹在当间睡。那二人醒来，发现自己睡在床下，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跌到床下的。主人更加愤怒，对仆人说：“女子来的时候，把她捉住。不然，你就要受鞭打之苦。”仆人不敢说什么，连连答应而退。他想：要捉她可难，不捉就要受惩罚。展转想不出对策，忽然想起女子穿一件小红衫，紧紧裹着身体，从来不肯脱去。这必定是她的要害，拿到小红衣就可威胁她了。

晚上女子又来，问仆道：“主人嘱咐你捉我了吗？”仆答：“确有其事，但我们两人感情那么好，我哪肯干这事呢？”睡觉的时候，他悄悄脱女子的小红衫。女子急叫起来，努力挣脱而去，从此便不再来。

后来，仆人从别的地方归来，遥遥看见女子坐在路旁，等他走到跟前，女子用袖子挡住面孔。仆人下了坐骑喊道：“干吗作这样的姿态？”女子起身，与仆握手道：“我说你已忘却旧情了呢，既然还恋恋有老交情的意思，那还情有可原。过去的事出于

主人的命令，我也不怪你。但我俩缘分已尽，今天特备小酌，请进来喝二杯，咱们再分别。”

当时正值初秋，高粱茂密。女子拉着仆人的手一同进了高粱地，只见有座大房子。仆把马系好，厅堂里已摆好美酒佳肴。刚坐定，众婢子就端上盘子。喝到天色将晚，仆人有事急于回去向主人复命，便告别而归。出了高粱地，只见依然只有田埂地垄而已。

出《聊斋志异》第三卷 黄维钧编写

毛 狐

农夫马天荣，二十多岁。妻子死后，家贫不能再娶。一天，他正在耘田，见一少妇穿着讲究，踩稻禾、跨田埂而过，脸色绯红，长得也算风流。马以为她迷了路，看看四周无人，便调戏她。少妇也不十分拒绝。马要与她野合，妇笑道：“青天白日之下，怎么可以做这种事。你回去，虚掩着门等我。天黑以后我会来的。”马不信，少妇发誓，决不食言。马就把门户冲哪边都细细告诉她，少妇便去了。

夜里，少妇果然来了，两人便欢会在一起。马觉得少妇肌肤很嫩，点灯照看，只见她的皮肤象婴儿似的又红又薄，遍身有细毛，颇觉奇怪。寻思她来去无踪迹可寻，不是狐又是什么？少妇也自认不讳。马说：“你既是狐仙，当然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既蒙你同我恩爱一番，何不弄点钱来救救我的穷呢？”少妇答应了。

第二天夜里来时，马向她要银子。妇故作愕然说：“忘记了。”再分别时，马又嘱咐她别忘了银子。

第三天夜里，马又问：“求你的事没忘吧？”妇笑了，请他再等几天。过了几天，马又向她要银子，少妇坐着从袖中摸出白银两锭，约有五、六两；银锭翘边细纹，十分精致好玩。马高兴了，深藏在柜中。过半年，偶而要用钱，他把银锭拿出来给人，人家说：“这是锡”，用牙一咬，应口咬一下角。马大为惊恐，把锡收藏回家。夜里，少妇来的时候，他气愤地讥骂她。少妇笑道：“你命薄，给你真银子你也无福消受。”一笑而罢。马说：“听说狐仙都是天姿国色，看来也不见得。”妇说：“我们都随着对方而变幻相应的化身，你连一两银子的福气都没有，给你个

沉鱼落雁的美人，你哪能消受。我这样不算很漂亮的人，固然不足以侍奉上流人士；然而对你来说，比之那些大脚驼背的丑妇，就是国色了。”

过了数月，妇忽然赠马三两银子，并说：“你屡次问我要钱，因你命里不应收藏银子，所以没给你。现在你快要说媒娶妻了，我以娶一个女人的钱送给你，并借此向你赠别。”马解释自己并无娶妻之说，妇道：“一、二日之后，自然会有媒人来的。”马问道：“你说的那个女人相貌姿容如何？”妇说：“你想要国色，自然是国色！”马说：“这我可不敢奢望，但是三两银子怎么够聘一个女子？”妇道：“这是月下老人所注定的，非人力所能改变的。”马又问：“那你怎么说要与我分别？”妇说：“我们这样披星戴月地私通，终不是结局。你既娶了妻子，何必还为此而去搪塞她呢？”天亮后，她便去了，临别给他一些黄色药末，嘱咐道：“分别后恐怕你要生病，吃这药能治好。”

第二天，果然有媒人来，马问女的长得怎样，媒人答道：“在美女的行列之中。”又问：“聘金多少？”答道：“约四、五两。”马并不因这点钱而为难媒人，但一定要亲自见一次女子。媒人怕良家女子不肯抛头露面，最后约定马跟媒人同去，相机行事。

到了女方的村子，媒人先去，让马等在村外。过了好久，媒人来说：“妥当了，我表亲与女家同院居住，我刚才去，见女子坐在屋里。我们假装看望表亲走过她家门口，那时离她很近，你便可以相看了。”马听从了。果然见女子在屋里，身体伏在床上，女仆在替她搔背。马走过，很快地看了她一眼，面貌正如媒人说的那样。在商量聘金的时候，女家并不争多少，只要一、二两银子就行了；并说略作装扮后，便送她出阁了。马更加以为得了便宜，付了聘金以及酬谢媒人和写婚约的人等开销。正好三两银子用光，不多也不少。

马天荣择定吉日，迎娶了新娘子，进门一看，原来鸡胸兼驼背，脖子跟乌龟似的缩着，再看下面，脚有一尺多长。他这才省悟当初狐女言出有因。

出《聊斋志异》第三卷 黄维钧编写

青 梅

南京白下姓程的书生，胸怀磊落，从不与人斤斤计较。一天，自外归来，宽衣解带，觉得衣带沉甸甸的，象坠着什么东西，可是又看不见什么。正转展查看间，有女子从身后出来，以手掠发微笑，长得十分美丽。程生疑是鬼，女说：“我不是鬼，是狐。”程说：“倘然得到佳人，是鬼也不怕，何况是狐呢？”便与女欢合。

过了二年，生了一个女儿，取小名叫青梅。狐女常对程说：“不要娶妻，我再给你生个儿子。”程便不娶。亲友们都讥笑讽刺他，程终于动摇，聘湖东王氏为妻。狐女闻之大怒，给女儿喂饱了奶，塞给程生说：“这是你家的赔钱货，要养要杀，都凭你。我何必代人作奶妈呀！”说完出门径去。

青梅长大，聪慧娟秀，长得跟她妈一样。不久，程生病死，妻子王氏改嫁而去。

青梅寄养在堂叔家里，堂叔浪荡无德行，想卖掉青梅捞一大笔钱，正好有个王进士，在家等待选授官职，听说青梅聪明，以重金买来，让她当使女服侍自己的女儿阿喜。

阿喜年十四，容貌美丽无比，见了青梅十分欣喜，与她同住同睡。青梅也善于伺候，能从眉目表情了解人的心意，因而得到全家的怜爱。

县里有个张生，字介受，家贫穷，没有产业，租王进士家的屋居住。张生极为孝顺，行为一丝不苟，学习也很勤奋。青梅偶而到他家，见张生坐在石头上吃糠粥，她进屋与他妈谈话，见桌上放着蹄膀。当时他父亲瘫痪在床，张生进去抱他父亲小便，便溺弄脏了衣服，老人家恨自己这个样子，张生怕他爸难过，连忙

掩住，急急出去，自己动手洗干净。

青梅觉得张生实在太不同寻常了，回来对小姐阿喜说：“我们家的房客，可不是一般人。小姐你不嫁好丈夫也罢，要想找好丈夫，张生这个人就是。”阿喜怕父亲厌张家穷。青梅说：“不对，关键看你自己。你如认为可以，我悄悄去对张家说，要他们请媒人来。夫人必定与你商量，你表示同意，事情就妥啦！”阿喜恐怕从此一生贫苦，为天下人耻笑。青梅说：“我自以为能识天下之士，从来没错误。张生不会一辈子受穷的。”

第二天，青梅去告诉张家老太太，张老太太甚为惊讶，认为青梅所说的话为不祥之兆。青梅说：“小姐了解公子，钦佩他的贤德。我看出了她的意思才来说这番话的。媒人一去，我俩相帮着，估计我家主人会同意的。即便不同意，对公子难道有什么可耻的吗？”张老太答应了，托卖花的侯氏云作媒。

夫人听了媒人之言便笑，去对王进士说，王也大笑，把女儿叫来，告诉她媒人侯氏的意思。女未及回答，青梅极赞扬张生的贤德，认为他必有达贵之日。夫人又问阿喜道：“这是你的百年大事，要是你能喝糠粥，我们就答应了。”阿喜低头不语一阵之后，看着墙壁答道：“贫富都是命中注定，倘命好，贫也不会久长，富却是无穷期的；如果命不好，即便锦绣王孙，后来穷到无立锥之地的还少吗？这事情还是由父母决定吧。”王进士与女儿商量婚事的初衷是要博她一笑，听到女儿这样说，心中不乐道：“你是要嫁张家吗？”女儿不回答，再问，还不回答，便怒道：“贱骨头不长进！想拿讨饭篮当乞丐老婆，岂不羞煞人！”女脸红气噎，含泪而退。媒人也吓跑了。青梅见阿喜的事情不妥，便想自己嫁给张生。

过了几天，青梅夜里去见张生，生正在读书，惊问她来干什么。青梅说话吞吞吐吐。生严肃拒绝。青梅哭着说：“我是好人家的女儿，不是淫奔之人；认为你贤德，所以才自愿把终身托付

给你。”张生说：“你爱我，说我贤德，但你黑夜来此，自爱的人做不出来，而你所谓的贤人又难道能干这样的事吗？即使始乱而最后成功，君子也以为不可；如果不能成，我们彼此又怎么办呢？”青梅说：“万一能成，你肯帮一把吗？”张生说：“我能得到你，还有什么可求的？但有三种情况不允许，所以不敢轻易答应。”青梅问：“哪三种情况？”张生说：“我不能自己作主，这就不好办；即使能自己作主，我父母不乐意，也不好办；即便他们乐意，你的身价一定很贵，我穷得筹措不到那么多钱，这更不好办，所以你还是赶快回去，瓜田李下之嫌可怕得很哪！”青梅临走，又嘱咐道：“倘你有意，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张生答应了。

青梅回来，阿喜问她到哪儿去了。青梅跪地坦白。阿喜怒其淫奔，要责打她。青梅哭诉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据实相告。阿喜赞叹张生道：“不苟合淫乱，这是知礼，婚姻大事一定要告诉父母，这是行孝；不轻易许诺，这是讲信用。有这三重德行，天必保佑，他不用怕永远受穷。”接着又问青梅：“你将怎么办呢？”青梅说：“嫁给他。”阿喜笑道：“傻丫头，你能自作主张吗？”答道：“不行，我就去死。”阿喜说：“我一定帮助你实现愿望。”青梅叩首拜谢。

又过几天，青梅对阿喜说：“前几天我讲的是戏言，你当真要发慈悲吗？如果真的，我尚有些心里话要说，祈望得到小姐的垂怜。”阿喜问什么事，青梅说：“张生拿不出聘金，婢子我无力自赎，如果一定要我原价赎身，同意我嫁人等于不让我嫁。”阿喜沉吟道：“这可不是我能力所及的事情。我说同意你嫁，尚且怕不得当，如果说不必偿还身价，大人一定不会允许，这事我连讲都不敢讲。”青梅听了，流下泪来，只求小姐可怜自己，设法拯救。阿喜想了好久，说：“没办法，我有些私房钱，全部给你吧。”青梅拜谢小姐，并悄悄去告诉张家。张母大喜，多方借贷，凑齐了赎身钱，把钱藏好，等候佳音。

适逢王进士授了山西曲沃县令职。阿喜趁机告诉母亲说：“青梅年纪不小了，父亲即将赴任，不如打发她嫁人算了。”夫人一向认为青梅狡黠，恐怕把女儿带坏，几次想把她嫁了，唯恐女儿不高兴，所以作罢。现在听女儿自己这么说，十分高兴。

过两天，有女佣人来说张家想娶青梅的意思。王进士笑道：“他们只配讨婢子做妻子，以前的念头多么狂妄啊！然而到我们这样高贵人家买丫环为妾，应该出比当初买来时加倍的价钱。”阿喜连忙说：“青梅服侍我很久了，卖她为妾，实在不忍心。”王进士便传话给张家，仍以原价把青梅嫁给张生为妾。

青梅进门以后，孝顺公婆，百般侍奉，比张生有过之而无不及；且操作勤快，吃糠咽菜不以为苦，所以张家无不喜爱和敬重青梅。梅又善于做刺绣活，卖得很快，商人等在门口，惟恐买不着。这样便能得些钱帮助过日子。她一直劝张生不要因顾念家庭而耽误读书，安排生活的事情她都承担了。

王进士要上任去了，青梅去向阿喜告别。阿喜见她，流泪道：“你已得其所，我不如你啊。”青梅说：“我有现在是谁赐给的，我会忘记吗？然而说小姐不如婢子，这可要折我的寿了。”两人洒泪而别。

王进士到了山西，只过半年，夫人去世，灵柩停在寺庙里。又过二年，王进士因行贿而被免职，赎罪的罚款以万两计，从此穷得不能自给，跟随的人都逃散了。当时疫病流行，王染病而死。只有一个老太太跟随阿喜。不久，老太太也死了。阿喜更加孤苦伶仃。邻居老婆婆劝阿喜嫁人，阿喜说：“谁能为我安葬双亲，我就嫁给谁。”老婆婆可怜她，送她一斗米。半月后又来，说：“我为娘子作了最大的努力，事情难办呀：穷人家无钱安葬，富人家又嫌你是获罪而衰落家庭的女儿。没办法呀！只有一个办法，又怕你不同意。”阿喜说：“什么办法？”老婆婆说：“此地有个李郎，要讨偏房，倘然见你这般姿容，立即要他厚葬

你父母，他也在所不惜。”阿喜大哭道：“我官宦绅士人家的后代要做人家的小老婆呀！”老婆婆无话可说，便走了。

从此阿喜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勉强活着，等待有人买她。半年以后，日子更过不下去了。一日，老婆婆又来，阿喜哭诉说：“穷苦困顿到这地步，常常想自杀；之所以还恋恋不舍地苟且活着，因为有两口灵柩在。如果我死，哪怕骸骨扔到山沟里也无所谓，但是谁能收敛我双亲的遗骨呢？所以想来想去不如依你说。”老婆婆即把李郎领来，李一见阿喜，大为高兴，马上出钱安葬，把两口棺材都抬走了。

办完丧事，李便把阿喜载回家，先拜见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凶悍善妒，李当初不敢说要纳妾，只说托人买婢女。悍妻见阿喜美貌，勃然大怒，用棍子把她赶走，不准进门。

阿喜散发痛哭，流离失所，正巧有老尼姑经过，邀她入庵居住，阿喜跟从而去。到了庵中，阿喜拜求落发为尼。尼劝阻说：

“我看娘子不是久在风尘之人，庵中有炊具、粟米，尚可维持生活，你且寄住在这里，时机一到，你自己会去的。”

阿喜便留了下来。市井中的无赖们见阿喜美貌，经常来敲门，说下流话，尼姑阻而不止。阿喜哭号，想要自尽，尼姑求吏部某官员告示严禁，这些恶棍稍加收敛。后来有人夜间在庵墙上凿洞，尼姑惊呼才走。尼姑又到吏部控告，捉住首恶分子，送到郡府衙门打了一顿，才渐趋平安。

又过了一年多，有位贵公子路过，见阿喜，惊为绝代美人，强使尼姑替他向阿喜通殷勤，又用重金贿赂尼姑。尼姑婉转劝道：“人家是官宦人家的女儿，不甘心做小老婆。公子且回去吧，以后有机会再报效你。”公子去了，阿喜又要服毒自杀。夜里梦到父亲，痛心疾首地说：“我没有按你的意志办，使你落到今天这地步，我悔恨也晚了，但你先不要自杀，你的宿愿还能实现。”阿喜颇为惊异。

天亮以后，阿喜盥洗完毕，尼姑望着她说：“瞧你的脸面，浊气消尽，再有什么不得意的事和捣乱分子也不用再担忧，福气来了，别忘了我老身。”话没说完，就听见叩门声。阿喜吓得脸无人色，以为又是有钱人家的奴才追上门来。尼姑打开门，果然如此，奴才来问上次公子提的要求怎么样了，尼姑笑语应付，要他过三天再来。奴才传达主子的意思，如果办不成事，叫尼姑自己去向主人交待。尼姑唯唯答应，请他先回去。阿喜见状大悲，又欲自尽。尼姑阻止，阿喜怕他三日后又来，无法支应。尼姑说：“有老身在，要斩要杀由我担当。”

第二天，方到中午，突然暴雨倾盆，忽闻数人敲门喊叫。阿喜以为又有什么变故，吓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尼姑冒雨打开庵门，见有轿子停在门口；几个女奴，扶着一位丽人出轿；只见仆人显赫，穿戴讲究。尼姑惊问何事，回答说：“是司礼老爷的内眷，到此暂避风雨。”尼姑把她们引入殿中，搬来坐椅，肃然请坐。其他家人、妇女奔向禅房，各自寻找休息的地方。有人来到阿喜的屋里，见到这么一位漂亮的女子，便去告诉夫人。

没多久，雨停了，夫人起身，要到禅房看看。尼姑把她引进阿喜房内，夫人看阿喜漂亮无比，一直盯着看，眼睛都不瞬；阿喜也注视着夫人看了好久。夫人不是别人，原来是青梅。两人都失声痛哭，各说自己分别后的行踪。原来张生父亲病故，张生考场得意，每科连中，授了司礼官职。张生先把母亲接到任上，然后再来搬家眷。阿喜叹道：“今日看来，你我的差别何止天上地下。”青梅笑道：“幸而娘子受挫折没有嫁人，天赐我二人能有团聚之日。倘若不是被这雨困住，我们何能在此不期而遇呢？这里面都有鬼神相助，非人力所能办到。”便取来珠冠锦衣，催阿喜换装。阿喜低头徘徊，尼姑在旁鼓励。阿喜顾虑与青梅一起生活名不正言不顺。青梅说：“以前你我的地位就有定分，婢子不忘大德。再想张郎，岂是个负义之人？”一定要阿喜改妆。改完

妆，告别尼姑而去。

到了张生的任所，他母子见了都很欢欣。阿喜拜张母道：“无颜见母亲。”母含笑安慰她，跟她商量选个好日子与张生完婚。阿喜说：“在庵里但有一丝生路，我也不会跟夫人青梅到这里来的。倘然大家看在我过去的面子上，给我一间草屋，只要容得我坐在蒲团上念佛颂经就很满足了。”青梅只笑不说话。

到了选定的日子，婢子等抱着艳丽的服装来，阿喜换也不是，不换也不是，真是左右为难。俄而，听见乐鼓声大作，还没拿定主意。青梅带领婢女婆子硬给阿喜换装，并挽她出房；见了张生穿着朝服向她下拜，阿喜此时也不由自主地款款回拜。青梅把她拉进洞房，说：“这个当娘子的位置一直空着等你好久了。”又对张生说：“今夜该好好报答小姐的恩德，好自为之吧。”说完返身而去。阿喜拉着她的衣摆不让她去，青梅说：“别留我，洞房花烛可不能让我代替你呵。”解开她的手指，脱身而去。

青梅服侍阿喜始终很谨慎，也不与张生一起过夜，阿喜一直为此惭愧不安。张母便让叫阿喜为夫人，青梅一直以婢妾之礼相待阿喜，没有任何懈怠。

三年后，张生要入都当京官，过尼庵时，赠五百两银子为尼做寿。尼不肯接受，张生坚请收受，尼只取了二百两，盖了个观音大士祠，还立了块王夫人碑。

后来张生官做到侍郎，程夫人青梅生了二子一女，王夫人阿喜生了四子一女。张生上书向皇上陈述她二人的经历与贤德，二人都被封为夫人。

出《聊斋志异》第四卷 黄维钧编写

狐 谐

万福，字子祥，博兴人，小时候读过书，家贫，而且命不好，年纪二十出头，依然一事无成。乡里有个习俗，官差劳役多派给有钱人家，老实人家往往被弄得倾家荡产。万福也被通知服役，因害怕而逃跑，到了济南，租屋居住。

某天夜里，有女投奔，长得相当漂亮。万福很喜欢，便与她相好，问她姓名，女子说：“说实话，我是狐，但不会对你作祟。”万福很高兴，并不怀疑。女嘱咐他不要与别的客人同住，她每天都来与他睡觉。从此，万福日用所需开销，都仰仗狐供给。

过了些日子，万的二、三个朋友常来，而且整夜不走。万虽讨厌，又不好意思拒绝，实在不得已，只好把实情告诉他们。来人都要求一睹狐的仙容，万告诉了狐。狐说：“见我干什么？我也跟人一样。”可是但闻其声，不见其人。客人中有个叫孙得言的，善于说笑，一定要请狐现形相见。他说：“光听到你娇滴滴的声音，我已经魂飞魄散；何必吝惜你的容貌，徒然使人闻声相思？”狐笑道：

“乖孙子，难道要跟你高祖母演行乐图吗？”众人士笑。狐说：“我是狐，我来跟客人们说说狐的典故，愿意听吗？”众人都说愿听。狐说：“过去某村旅店一向多狐，常对客人作祟。客人知道了，互相告诫不住这家旅店。半年以来，旅店门庭冷落，店主很忧虑，非常忌讳谈狐。忽然有一个远方来客，自称是外国人，想要住店休息。店主大为高兴，刚想邀他进门，路人悄悄告诉来客：‘这家旅店有狐。’客人害怕，对店主说明要到别处住店。主人极力解释这是别人瞎说，客人才住下。刚进房要睡，见一群老鼠从床下出来，客人大为惊吓，立即出房急叫：‘有狐。’主人惊问出

什么事了，客人怒道：‘狐都在这里作祟了，你为什么骗我说没有？’主人问：‘你见是啥样子的？’客人说：‘我所见细小，不是狐儿子必是狐孙子！’”说罢，在座客人都笑得开心。孙得言说：“既然你不肯露面，我们留下不走，阻止你与万福相爱。”狐笑道：“寄宿没关系，倘有小小冒犯，希望不要在意。”客人恐狐恶作剧，便一同散去。然而过几天必来，引狐女跟他们笑骂。狐非常诙谐，每句话都让宾客笑倒，连最擅长滑稽的人也说不过她，大家戏称她为“狐娘子”。

一天，万福清酒，高明满座，他坐在主人位上，孙得言与另二位客人分别在他左右，还设了上席给狐坐。狐以不善饮酒为辞谢绝。大家请她坐着跟大伙儿聊天，她同意了。酒过数巡，众人掷骰子玩一种叫“瓜蔓令”的酒令。一个客人犯令，受罚饮酒，他把酒杯移到上座，开玩笑说：“狐娘子太清醒，代饮一杯吧。”狐笑道：“我一向不喝酒，愿说个典故，为各位助兴。”孙得是捂住耳朵不听，客人都说：“骂人要罚。”狐笑道：“我骂狐怎么样？”大伙说：“行。”于是倾耳共听。狐说：“过去有个大臣，出使红毛国，戴着一顶用狐腋裘做的帽子，去见国王。国王见帽子挺希奇，问道：‘什么皮毛，这么温暖厚软？’使臣说是狐皮，王说：‘这东西我生平没听说过，狐字怎么写？’使臣凭空用手比划着启奏道：‘右边是一个大爪，左边是一小犬。’”主客们哄堂大笑。万福旁边的二位客人是陈氏兄弟，一个名叫臣见，另一个叫所闻，见孙得言很窘，便说：“雄狐在哪里，何以放纵雌狐到这地步？”狐说：“刚才我的典故还没讲完，被一群狗叫搅乱了，请让我讲完。国王见使臣骑的骡，也很诧异。使臣告诉他说：‘这是马生的。’王又大为惊异。使臣说：‘中国，马生骡，骡生驹驹。’王细问驹驹什么样子，使臣说：‘马生骡是‘臣（陈的谐音）所见’，而骡生驹驹是‘臣（陈）所闻’。’举座又大笑。众人知道说不过狐，便约定：以后谁开头

笑谑，罚作东道主请客。过了一会，酒兴正酣，孙得言开玩笑对万福说：“有一联请你对。”万说：“什么？”孙说：“上联为：妓女出门访情人，来时‘万福’，去时‘万福’。”大家都对不上来，狐笑着说：“我有下联了：龙王下诏求直谏，鳖也‘得言’，龟也‘得言’。”众人笑得绝倒。孙得言大为生气说：“刚才与你约定，为什么犯戒？”狐笑道：“罪过在我，但不这样，不能对得十分确切呀。明天我设席请客，来赎我的罪过。”大家相笑而罢。

狐的诙谐，真是说不完。

住了几个月，狐跟万福一起回家。到了博兴地界，狐对万说：“我在这里有门远亲，久不往来，今日经过这里不能不去问讯。天已经黑了，我与你一起在亲戚家投宿，等天明再上路吧。”万问在哪里，她用手指道：“不远。”万直犯疑，前次过这里并没见有村落，但还是依从了狐的意思。走了二里辛路，果见一庄园，万福从来没有经过。狐去叩门，老仆出来开门，进去一看，门套门，楼叠楼，完全是世族大家的气派，拜见主人，为一老翁与一老太太。礼毕落座，摆出丰盛的筵席，接待万福跟新姑爷一般，他们便在这里宿了一夜，狐早晨对万说：“我突然与你一起回家，恐怕吓着家里人，还是你先回去，我随后再来。”万福听从了，他先到家告诉家里人狐要来，没多久，狐到了，跟万有说有笑，大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过了一年，万福又到济南做事，狐也同去。忽然有几个人同来，狐跟他们寒暄，十分殷勤。她对万说：“我本是陕中人，跟你有夙缘，所以跟随你那么些时日。现在我兄弟来了，我将跟他们回去，不能侍候你到底了。”万想挽留而不可，狐径自去了。

出《聊斋志异》第四卷 黄维钧编写

辛十四娘

河北广平有个姓冯的书生，少年轻浮，纵酒贪杯。一早在路上走，遇见一少女，披着红斗篷，容貌美丽。她后面跟着个小僮，踩着露水奔波于途，鞋袜都打湿了。冯生心生爱慕。天将黑，冯生喝醉回家，路旁原有一座庙，荒废已久，见有女子从里面出来，就是早晨所见的美丽女子。她见冯生来，立即转身入内。冯生暗想：丽人怎么会在庙里？便把驴子系在门口，进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进庙但见断墙零落，石阶上细草长得如铺着地毯。他正徬徨间，一斑白发的老人出来，他衣帽整洁，问冯生：“客人从哪里来？”冯说：“偶而路过古刹，进来瞻仰。”反问道：“老翁为何在这里？”老人说：“老夫流动在外，没有居所，暂借这里安顿家小。承蒙光临，请以山茶当酒。”便庄重地请客人入内。只见殿后有一院子，石砌的路面整齐光洁，并无荆棘芳草；进屋里，窗帘床帐等香气扑鼻。主宾坐下，互通姓名，老人说：“老身姓辛。”冯生乘醉冒失地问：“听说有女公子未择佳婿，我不揣冒昧，愿为自己献上结婚用的礼品。”老人笑道：“容我与老伴商量。”冯生要来笔墨，借典故做了一首求婚诗。老人接过，笑着交给左右的家人。片刻，婢子与辛老人耳语。老人请客人坐一会儿，自己撩开门帘进去了。隐约听到他与人讲了几句，便出来了。冯生以为一定有消息，谁知老人只与他作一般的谈笑，没有说其他的话。冯生忍不住，问道：“不明白到底怎么个意思，希望能解开我心中的疑团。”辛老人说：“你不是寻常之辈，我久已闻名，但我有私衷，不敢说明。”冯生一再请他说，老人才说：“我有十九个女儿，已经出嫁十二人。女儿婚事都由老伴作主，老夫并不参与。”冯说：

“我只要今朝领着小僮在晨露中行路的那个。”老人不作声，两人相对默然。冯生听到房里有嚶嚶细语的声音，乘着酒兴拉着门帘说：“夫妻既然做不成，也得让我见一面，以消我心中的遗憾”。里面的人听到帘钩响动，纷纷站起，惊慌地互相看着，其中果然有穿红披风的女子，云鬓斜坠，亭亭玉立，只见她正在振袖理带，看见冯生闯入，室内女眷都很张皇，辛老人生怒，命几个人把冯生拽出门外。冯生酒涌将上来，倒卧在荆棘荒芜中。瓦片石块雨般落下，幸而都没砸着冯生。

冯生卧了一阵，听到驴子在路边吃草，便起身骑驴赶路。夜色迷惘，冯生误入谷底山涧，听到狼奔夜猫子叫，吓得毛发直竖，胆战心惊地看看四周，不知身在何处。遥望树林深处，灯火忽明忽暗，心想必是村落，便加鞭驰往。见有高大门楼，用鞭敲门，里面问：“何人半夜来这里？”冯生说自己迷路了，里面答道：“等着，我去通报主人。”冯生翘首站等，忽听开锁拉门的声音，一个健壮的仆人出来，帮客人把驴牵走。冯生入内，见房屋华丽，堂上点着灯火。少坐片刻，有妇人出来，问客人姓氏，冯生告知；又过片刻，数名黑衣女子扶着一老太太出来，通报说：“郡老夫人到。”冯生起立要拜，老太太忙止住，让坐，对生说：“你莫不是冯云子的孙子？”冯答是，老太太又说：“那你就是我的外甥。老身这辈子时间快过完了，残年不多，骨肉之间也疏远了。”冯说：“儿少小失去父母，跟着祖父过，亲戚中十个不认识一个，素未拜见老人家，请予指示。”老夫人说：“你自己会知道的。”冯便不敢再问，坐在那里猜想。老夫人问：“外甥深夜怎么来到这里？”冯生一向自夸胆力过人，便把夜间经历都说了。老夫人笑道：“这是大好事，外甥是名士，结这门亲事并没有玷辱他们，野狐精怎敢自视清高？外甥不必多虑，我能替你办到。”黑衣人说：“他有十九个女儿，都风度翩翩，不知官人所聘的是第几个女儿？”冯生说：“十五岁多的那一

个。”黑衣人说：“这是十四娘。三月间，曾跟她母来为老夫人拜寿，忘了吗？”老夫人笑道：“是不是鞋上绣着莲花瓣，里面装着香粉，蒙着纱巾的那个？”黑衣人说：“是啊。”老夫人说：“这丫头最会摆弄意趣，装媚作巧，果然窈窕可人，外甥看人的眼力真不错。”便对黑衣人说：“派小狸奴把她叫来。”黑衣人答应而去。过不多时，进来回报：“辛十四娘叫来了。”随即见那红衣女子对着老夫人俯身下拜，老夫人说：“以后你便是我家外甥媳妇，不用行奴婢的礼节了。”女子起来，娉娉站立，红袖低垂。老夫人理着她的鬓发，摸摸她的耳环，说：“十四娘近来在闺中干什么活儿？”女子低声应道：“闲着的时候挑丝绣花。”回头看见冯生，羞涩不安。老夫人说：“这是我的外甥，盛情要与你成婚配，怎么教他迷路，终夜在溪谷里瞎窜？”女子俯首无语。老夫人说：“我叫你来没别的，要为我外甥做媒人罢了。”女依然默不作声。老夫人命人扫榻铺被，要给他们合房。女子难为情地说：“让我回去告诉父母。”老夫人说：“我为你做媒人，还会有错？”女说：“那老夫人之命，父母当然不敢违抗，然而如此草草成婚，婢子就是死也不从命。”老夫人笑道：“小女子志不可夺，真是我的外甥媳妇！”她拔了女子头上的一朵金花，交给冯生收好，要他回家翻黄历，选准吉日良辰，便差黑衣人送女子去。此时，已闻远处鸡啼，便派人牵驴送冯生出来。走出数步，回头一看，村舍已失，但见松楸浓黑，乱蓬覆盖着一座坟。冯生定下心来想了一会儿，才悟到这是薛尚书的坟墓。薛是冯生已故祖母的弟弟，故老夫人叫他为外甥。冯生心知遇鬼，然而仍不知道十四娘是什么人。

冯生感叹着回到家里，翻检黄历，选定吉日，等待迎亲，但心里恐怕鬼的约定难以算数。他又到庙里，只见殿宇荒凉，问居住在附近的人，说寺里常见狐狸。冯生暗想，只要能得到丽人，就是狐也很好。到了迎亲之日，整理房间，打扫径路，要仆人轮换

着眺望远处。到了夜半，依然没有动静，冯生以为没希望了。只过片刻，门外人声喧哗，他趿着鞋就跑出来看，见彩车已停在庭院，两个丫鬟扶着女子坐在婚车里；嫁妆也没有多少，只有两个长胡子奴仆扛着一个瓮那么大的扑满，放在堂屋的角落里。

冯生喜得佳丽，并不因她是异类而见疑。曾问女道：“薛家是死鬼，你们家为何那么服贴？”女说：“薛尚书，现在做着五都巡环使，几里内的鬼狐都得服从他，所以他回家的时候很少。”冯生不忘媒人，第二天，特意去祭扫薛墓，回来见二黑衣人，送来钱币锦匹为贺礼，放在桌上便去。冯生告诉十四娘，女说：“这是郡老夫人送的东西。”

县里有个楚银台的公子，小时候与冯生同学，颇为亲近。他听说冯生得了狐妻，带了许多礼品，来喝喜酒。过了几天，又送信邀冯生去喝酒。十四娘知道了，对冯生说：“当初公子来的时候，我从壁洞里窥视过，这个人猴眼鹰勾鼻，不可多与往来，最好别去。”冯生同意。第二天，公子登门，向冯问失约之罪。并且把新写的文章请他看。冯生评论文章时颇有嘲笑之意，公子十分惭愧，二人不欢而散。冯生回到房里，笑说文章的事情，十四娘脸色惨戚地说：“公子是豺狼，不可接近。你不听我的话，将要受难！”冯生笑谢她的劝告。后来他仍与公子经常说笑，以前的隔阂慢慢忘却。

不久，提学大人来本地会试，公子考了第一，冯生第二。公子沾沾自喜，差人来请冯生去饮酒，冯生推辞；公子频频邀请。冯生便去了。到后才知道庆贺公子生日，宾客仆从满堂，筵席丰盛。公子出示试卷给冯生看，亲友们叠肩争阅，节节赏叹。酒过数巡，堂上奏乐，鼓吹虽然粗重，宾主仍然十分欢乐。公子忽对冯生说：“谚语说：‘场中莫论文’。这话现在知道说得不对。小生我之所以名列你之上，就因为文章开头那几句略比你高出一头。”公子说完，举座赞赏。冯生已有醉意，再也忍不住，大笑

道：“你到如今，还以为你的文章使你名列榜首啊！”冯生说罢，举座失色。公子惭愧气忿得差点背过气去。待客人渐渐散去，冯生也溜回家来。冯醒以后，告诉十四娘，十四娘不高兴地说：“你真是乡下的笨汉！轻薄之态，施于君子，则丧自己的美德；施之小人，则为自己招杀身之祸。你的祸不远了，我不忍见你流落，就此与你告别吧。”冯生恐惧而泪下，表示忏悔。十四娘说：“如果要我留下，我与你订个协定，从今以后闭门不出，与朋友断绝交游，不再酗酒滥饮。”冯生谨受十四娘教诲。

十四娘为人勤俭洒脱，每天纺纱织布，有时回娘家，也从不过夜；常常拿出自己的钱帛补助家用；如果有了余钱，便投进扑满里。每天杜绝门户，若有人拜访，便叫老仆去谢辞。一天，楚公子送信来，十四娘把信烧掉，不让冯生知道。第二天，冯生到城里吊丧，在举丧人家碰到了公子，公子拉住他的胳膊，苦苦要冯生到他家里去。冯生托故推辞，公子让马伕拉住冯生坐骑的辔头，又推又拥地把冯生拉走了。到家后，立即下令准备酒宴，冯生继续推辞，公子再三阻拦，要家中的乐伎弹筝作乐。冯生素来放荡不羁，近来关在家里，颇觉闷气，适逢这样痛快的宴饮，顿时豪兴勃发，没有一点顾忌了。终于酣然而醉，颓然躺卧在席间。公子妻阮氏，最为凶悍嫉妒，婢妾都不敢往脸上擦点香脂。头天，婢子到公子书斋中去，被阮氏抓住，用杖打裂她的脑袋而死。公子因为生日那天受冯生嘲弄轻慢，恨在心头，每天想着报复，便设计把冯生灌醉进行陷害。他乘冯生醉时，把丫环尸体扛到床边，把门关上而去。冯生五更酒醒，发觉自己扒在桌上睡着了，便起身寻找枕头卧榻，发觉脚下腻然有物，衣带绊着他的脚，用手一摸，原来是个人；开始以为主人派书僮伴他睡觉，用脚踢踢，不动，用手去拉，发现是僵硬了的尸体。冯生大为骇怕，出门亟喊。差役仆人都起来了，举火一照，见是尸体，便拉着冯生怒闹。公子这才出来验看，诬冯生逼奸杀死婢女，绑送广平府

衙。

隔了一天，十四娘才知道，潜然泪下道：“早料到 有 今天了！”每日送钱给冯生。冯生见了知府，无理可讲，早晚受刑，皮肉尽脱。十四娘亲自去探询，冯生见了，悲愤堵塞心胸，话都说不出来。十四娘知道陷阱很深，劝他承认所诬陷之罪，以免再受刑，冯生流泪听劝。十四娘往还狱中，别人近在咫尺，却看不到她。回家之后，她惋惜痛心，把婢子打发走了。一个人过了几天，又托媒婆买了一个良家女子，名禄儿，年约十五、六岁，容貌颇为动人。十四娘与她同吃同睡，抚爱备至，不像对待小丫头那样。冯生承认误杀后，被判绞刑。老仆得到此讯，向十四娘悲恸陈述，泣不成声。十四娘听了，坦然若不介意。决定秋天行刑以后，十四娘才紧张地进行活动，昼去夜归，足不停步。每于僻静之处，悲从中来，睡眠饮食大减。一天早晨，狐婢忽然回来。十四娘立即起身，与她单独交谈，之后满脸笑容，象平日一样料理家务。第二天，老仆到狱中，冯生托他带话给十四娘，要与她诀别。老仆回来向十四娘覆命，她随口应对，并不悲怆，漠然置之。家里人窃窃私语十四娘好忍心。忽然路上纷纷传言，楚银台被革职了，平阳观察奉皇上特旨重新处理冯生案子。苍头听见，喜告主母。十四娘听了，也很喜欢，立即派人到府衙探视，冯生已经出狱，见了家人，悲喜交集。一会儿官府把公子抓来，一过堂，便尽情招供。冯生立刻释放回家。见了十四娘，泣然流泪，十四娘也相对凄楚，悲尽而喜。冯生终不知道如何能让皇帝知道他的冤狱。十四娘笑着指狐婢道：“她是你的大功臣。”生惊愕地问原因。原来先前十四娘差婢子到燕都，欲进宫闱，为冯生陈诉冤情。婢子到达后，因宫中有神守旧，她徘徊于旧城河间，几个月都进不了皇宫。婢子怕误事，刚想回来跟十四娘商量，听说皇上要到大同去，婢子便先到那里，假作流落当地的妓女。皇上到勾栏去，极为宠爱婢子，疑她不是风尘中人，婢子流下泪来。

皇上问：“有什么冤苦？”婢子说：“我原籍河北广平，是生员冯某之女。父将以冤狱被处死，便把我卖到勾栏为妓。”皇上也觉得悲惨，赐婢百两银子。皇上去的时候，细问始末，用纸把姓名都记走了，还说要与婢女共富贵。婢说：“只要父子能团聚，不愿荣华富贵。”皇上点点头，便去了。婢子把上述情况告诉冯生，冯生急忙起身拜谢，双目莹莹泪下。

过没多久，十四娘忽然对冯生说：“我若不为与你有情有缘，哪会有许多烦恼？你被抓时，我奔走于亲戚之间，并没有一个人替我想一点办法；当时内心的酸楚，实在没法对人说。现在我看尘世更加感到厌倦和痛苦。我已为你培养了一个很好的配偶，可以从此与你分别了。”冯生一听，泣伏于地，不肯起来。十四娘这才不走，夜里要禄儿陪冯生睡，冯生拒不接纳。第二天早晨看十四娘，只见容光顿时大减；又过一个多月，渐渐衰老；半年后，黑瘦无光，象农村的老太婆一样。冯生敬重她，始终没有变心。十四娘忽然又说要分别，并且说：“你已有好伴侣，要我这丑老婆子有何用？”冯生象以前一样泣求她不要离去。又过一月多，十四娘得暴病，不进饮食，极衰弱地躺在闺房中。冯生侍奉汤药，象对待父母一样。巫医无效，十四娘溘然而逝。冯生悲痛欲绝，即用婢子给他的皇银，为十四娘安葬。数日后，婢子也走了，冯生便以禄儿为妻。

过了一年，生了一个儿子，然而这年歉收，冯生家道更加衰落。夫妻为生计对影长愁。忽然想到堂屋角落里有个扑满，常见十四娘往里投钱，不知还在不在。走过去一看，见酱缸盐钵，摆得满地，把这些家什一一挪开，用筷子探扑满，里面装得满满的，筷子搥不进去；打碎扑满，金钱象水一样流出，从此冯生经济充裕。

后来老仆到陕西太华山时，遇到十四娘。她乘着青骡，婢子骑着毛驴跟随。见了老仆，十四娘问：“冯郎平安吗？”又说：

“致意你家主人，我已名列仙籍了。”说完便不见。

出《聊斋志异》第四卷 黄维钧编写

双 灯

魏运旺，益都盆泉人，原是世族大家，后衰微，无力供他读书。二十多岁时，停了学业，跟着岳父干卖酒的营生。一天晚上，独卧酒楼上，忽听到楼下踢踏之声。魏惊起，战战兢兢地听是什么人来，声音越来越近，顺着楼梯上来，脚步声越来越密、越来越响。不久，两个丫环拿着灯已到床前，后面一少年书生，引导一个女郎，来到床前，冲他微笑。魏大为惊愕，转念一想，知道他们是狐，不由得毛发竖立，低下头不敢看。书生笑道：“你不要见疑，舍妹与你前姻，该当来侍奉你。”魏看书生，身上的锦衣照得人眼花，不觉自惭形秽，不知怎么说才好。书生率领婢女们留下灯去了。魏仔细看女郎，楚楚动人，好比仙女，心里欢悦，然而惭愧得说不出狎戏的话来。女对他笑道：“你又没抱着大木头，为何出大气？”她走近枕席，拉魏的手暖于怀中。魏方始破颜为笑，与之亲热。报晓的钟还未敲响，双婢就来把女领走。魏与她相约夜间再来。到晚上，女果然来了，笑着说：“痴郎多么有福气，不费一分钱，得到如此美丽的佳人，还夜夜自动到来。”魏见四周无人，与女饮酒，赌猜藏铜钱的游戏。女子十猜九赢，便笑道：“不如我握铜钱，你来猜，猜中为胜，猜错为输。要是老让我猜，你便没有赢的时候了。”魏便依她所说，通宵玩乐。将睡的时候，女说：“昨晚被褥又潮又凉，让人无法忍耐。”唤婢子抱被褥来，铺展在卧榻上，细柔香软，随即就寝，不胜温柔。从此，女便常来。

半年后，魏回家。月夜与妻在窗前说话，忽见女郎穿着华丽，坐在墙头上，向他招手。魏走近她，女郎拉他越墙而出，握着他的手说：“今夜要与你分别了，请送我几步，以表半年来的绸

繆相爰。”魏惊问原故，女郎说：“姻缘自有定数，何必说明。”说话间，已到村外，婢子拿着双灯等着。女郎往南山走去，登到高处，便与魏话别。魏留她不住，女郎径自去了。魏站立山头，遥见双灯似明若灭，渐渐远去，直到看不见，才怏怏而返。这夜山头的灯火，村里人都望见了。

出《聊斋志异》第四卷

黄维钧编写

胡相公

莱芜张虚一是学使张道一的二哥，生性豪爽奔放，听说城里某座宅院住着狐狸，他严肃地揣着名帖去拜访，希望能与狐狸见面。到达后，他从门缝里投进名帖，不一会，门自动打开。他的仆人大吃一惊，溜之乎也。张整肃衣服，庄敬入内，见厅堂中椅桌整齐，但是寂无一人。他作揖祝祷说：“小生诚心诚意而来，仙人既不拒于门外，何不显露尊容赐见？”忽听空中有说：“劳您大驾光临，使我闻足音而喜，请坐赐教。”立见两把椅子自动相对移近。刚坐定，就有金饕朱漆托盘放着两盏香茶，悬浮到眼前。双方取茶对饮，啜吸有声，但是不见其人。喝完茶，又喝酒，细问姓名，对方说：“弟姓胡，排行第四，跟随我的人都叫我相公。”两人喝酒议论，意气相投，颇为融洽，吃的东西有团鱼鹿脯，还有蔬菜，斟酒递盘子的，好象是狐族中的小辈，且人数很多。张公酒后又想喝茶，刚生意念，香茶已放在桌上了。只要想到什么，什么东西就应念而至。张大为高兴，尽兴酣醉而回。从此以后，三几天便去一次，狐也常到张家，好象平常人家的主客往来一样。

一天，张问狐：“南城中有个巫婆，每天靠狐狸显灵捞钱，不知是哪家的狐狸，你认识吗？”狐说：“那是假装的，其实并没有狐狸。”一会儿，张出来小便，听到耳旁小声说：“刚才你说的南城有狐帮巫婆，不知是那家狐，小人想跟先生去看，烦您对我家主人说一声。”张知道这是狐家小辈求他，便答应了。当即在席上对狐说：“我想要您手下的一、二人跟我到狐巫那里看看，敬请允准。”狐说不必，张再三要求，便允许了。张告辞出门，马就自动到跟前，好象有人牵着似的。张骑马而行，狐在途

中跟他聊天，告张说：“今后先生在途中，觉得有细沙落在衣襟上，便是我狐辈跟着。”

说话间便进城到了巫家。巫见张来，笑迎道：“贵人怎么忽然光临？”张道：“听说你家狐子十分灵验，是真的吗？”巫一本正经地说：“这样闲言碎语，不该出于贵人之口，怎么能说有狐子？恐怕我家花姐听了不高兴！”还没说完，空中飞来半块砖头，打中巫婆手臂，她踉踉跄跄差点跌倒，吃惊地对张说：“官人你为何抛砖打我？”张笑道：“婆子你瞎了，几曾看见自己额头碰破了，冤枉人家袖手旁观的人？”巫婆惊愕，不知怎么回事。正在迷惑间，又一石子打得巫婆跌了一跤。接着污泥乱下，涂得巫婆的面孔象个鬼脸似的。巫婆号叫饶命。张请狐饶恕她，狐才住手。巫婆急忙逃进房中，关上门不敢出来。张隔着房门喊问：“你的狐能跟我的狐相比吗？”巫只得认错。张招巫出来，并仰头望空，告诫不要伤害巫婆，巫才小小心心地出来。张笑着劝诫了她一通，便回来了。从此，他只要一个人在路上走，觉得有尘沙淅淅沥沥而下，便喊狐来聊天，狐每次都应声而至，没有不成的。所以他有恃无恐，不怕虎狼凶徒的侵害。

这样过了一年，张与狐成为莫逆之交，曾问狐多大年纪，狐自己也记不清，只说：“见黄巢造反，好象是昨天发生似的。”一天晚上，正在与狐谈话，忽听墙头上有动静，声音挺问，张颇诧异。狐说：“这一定是家兄。”张说：“何不邀来一起坐坐聊聊？”狐说：“他道行很浅，只能捉两只鸡吃，也就满足了。”张对狐说：“若论交情之好，象我们两人，可说没什么遗憾的了。但始终没见你的尊容，是我一大恨事。”狐说：“只要交情好便够了，一定要见面作什么呢？”

一日，狐备酒请张，以示告别。张问：“将到哪儿去？”狐说：“弟是陕中人，要回去了。你每以与我对面而看不见为憾事，今天请你一识我这个数年相交的朋友，以后遇着也可相

认。”张朝四下里看，没见什么。狐说：“你推开寝室门，我在这儿呢。”张推门一看，见里面有一个美少年，看着他笑。那少年衣冠楚楚，眉目如画，转瞬之间就不见了。张转身出房，只听后面有脚步声相随，狐说：“今天消除你的遗憾了吧！”张依恋狐友，不忍离别。狐说：“离合是有定数的，何必梗梗于怀。”便以大杯劝张喝酒，饮到半夜，才以纱灯引导张生回家。第二天再去探望，但见空屋冷落而已。

后来道一先生当了西州学使，张也想沾光高升，怀着很高的期望去探视弟弟，但是大违初衷，回来的时候，骑在马上，垂头丧气，连连叹息。忽有一少年骑着黑驴，跟在他后面，张回头一看，见少年裘衣坐骑都很华丽，意态也颇风雅，便同他闲聊起来。少年看张神色不悦，问为什么。张把原故告诉，少年便安慰他。一起走了一里多路，到了岔路口，少年拱手道别，并且说：“前面有一个人，捎来你老朋友一样东西，望笑纳。”张想再问，少年已驰马而去。张不知他话从何来，又走了二、三里路，见一老仆，拿着一个小竹箱，献于张的马前，说：“胡四相公敬送先生。”张豁然顿悟，打开一看，里面满是白银。再看老仆，已不知到哪儿去了。

出《聊斋志异》第四卷 黄维钧编写

念 秧

一个姓吴的书生，字安仁，三十岁丧妻，一个人住在书斋里。有一天，一个秀才来与他交谈，两人颇为投机，便成至交。秀才有一个小奴，名叫鬼头，与吴生的书僮报儿也挺要好。时间一久，吴生知道秀才与他的小奴都是狐。吴出远门，都与秀才同往，但同房间的人都看不见狐秀才。

吴作客于都中，将要回家，听说一个姓王的书生遭了“念秧”之祸。原来北方人称专事诈骗之人为“念秧”，吴生就告诫书僮分外警惕戒备。狐笑道：“不必，这次旅行没有什么不利。”来到涿州，有一人系着马，坐在烟铺里，穿得裘服齐整，衣冠楚楚。见吴生过来，他便起身，快马追上，渐渐与吴搭讪，自称：山东人，姓黄，是户部传递文书的提堂，将东行回家，喜与吴生同途而归，路上便不寂寞了。于是吴停他也停，每次吃饭，必替吴付帐。吴表面上感激，暗地里却怀疑他，私下问狐，狐说：“不妨。”吴便不再在意。

晚上，一齐到旅店投宿，已有一个美少年先坐在客房中了。黄进去后，与他拱手为礼，喜问他：“何时离郢？”少年答：“昨日。”黄便拉他共住一寓，并向吴介绍说：“这是史郎，我的表弟，也是个文人，可与君子谈文论诗，夜里说话便不冷落了。”他又拿出钱来，请大家喝酒。史郎风流蕴藉，与吴生十分亲密。喝酒的时候，常用眼睛向吴生打暗号，要小动作罚黄喝酒，每次得逞，鼓掌作笑。吴更加感到他可爱，一会儿，史与黄商量赌博，一起拉吴参加，每人都拿出银子作押金。狐叫保儿把板门暗暗锁上，嘱咐吴生说：“倘使听到人声喧哗，你就假装睡

觉，别出声。”吴答应了。吴每次掷色子，下小注则输，下大注便赢，赌了一更多时辰，共赢了二百多两。史、黄二人输得囊中空空，商量把马押上。忽然听得敲门声急，吴急忙把色子扔到火里，蒙上被子假装睡觉。过了好久，听得店主找不着钥匙，来人破门而入，气势汹汹，说是来搜赌。史、黄齐说设赌，来人把被子掀开，指吴生为赌徒。吴生叱责那人，几个人强搜吴的行囊，吴生将抗拒不住时，忽听门外官兵净道的吆喝，吴生急忙出来呼救，众人害怕，把他拽了回来，求他不要出声。吴生从从容容地给了店主一些礼物。皇家的仪仗队走远了，闯入的那些人便出门而去，黄与史共作惊喜状，先后就寝。黄要史与吴生同榻，吴生把腰袋放在枕头下面，方铺被而睡。不久，史郎掀开吴生被子，裸体而入，小声对吴说：“爱兄磊落，愿与交好。”吴生心知其诈，将计就计，便与偃抱。不料吴生是个伟男子，史苦苦求免，吴生不予置理，致使史受伤不轻。天明之后，史不能上路，吴、黄先出发，临别之时，吴生留了些医药费给史。

路上，吴生与狐谈起，才知道昨夜所谓皇家仪仗队原来是狐弄出来的。黄在路途中，更加奉承侍候吴生。晚上，依然同住一处，但是房间狭小，只放得下一张床，倒还暖和清洁。吴生总觉得太小，黄说：“睡两个人太狭，你一个人睡就宽了，有什么关系呢？”吃完饭，他径直去了。吴正喜欢独宿，以便接待狐友。坐了好久，狐还不来。忽听得墙上那扇小门有弹门的声音，吴拔门探视，一个艳妆少女遽然进来，自己把门闩好，向吴媚笑，美若天仙。吴生喜孜孜地问她何许人，原来是店主的姘妇，便与她大相欢爱。女子忽而潜然而泣。吴惊问何故，女说：“不敢隐瞒，我实在是主人派来当诱饵的。以前只要我进房间，他们就闯进来抓人，不知今宵怎么了，那么久还不来？”又呜咽道：“我是良家女儿，干这种事是不甘愿的，今已倾心于你，乞怜拯救。”吴生听了害怕，想不出计策，只要她快走。女子只顾低头哭泣。忽听得黄

与主人把房门捶得山响，还听见黄说：“我一路象神似的侍奉你，以为你是个人物，为何引诱我的弟媳妇。”吴生恐惧，逼女快走。又听得壁门外也有敲击的声音，吴更慌急得汗流如雨，女子也伏身哭泣。又闻有人在劝阻主人，主人不听，推门愈急。劝者道：“请问主人，你想那样？如想杀人，有我们好几个客人在，一定不会坐视你逞凶。如果两人中有一个逃掉，抵罪的时候会怎么说？要想到公堂上打官司，传将出去，你自取其辱。且你招宿旅客，明明陷人诈财，你能保证女子不说实话吗？”主人张口结舌，无话可说。吴生听了，暗暗感佩，但不知说话的是什么人。原来店门将关的时候，就有一个秀才同一个仆人来，在外面的房间宿夜。他们带着美酒，殷勤地劝黄及店主共饮，两人欲辞，秀才拉着他们的衣服，苦苦留饮不让走。黄与店主找个机会溜了，拿着刀棍奔吴的房间来，秀才听到喧哗，便来劝解。吴生伏在窗上窥看，秀才正是狐友，心中暗喜。秀才见主人意志有些动摇，更说大话吓唬他，又对女子说：“你干吗一句话也不说？”女哭道：“恨自己不是东西，被人家驱使干这样下贱的事情！”主人听了，面如死灰。狐秀才叱骂道：“你们禽兽之心，已经毕露。这是所有旅客最痛恨的事情！”黄及主人扔掉刀棍，长跪求饶。吴生也开门而出，一顿怒骂。秀才又劝吴，双方和解。女子仍哭，宁死不归。里面奔出婢女、婆子，要把女子拽进去。女子躺在地上，哭声哀切。秀才劝店主把女子重价卖给吴生。店主低头说：“作老娘三十年，今日倒抱孩子，我也无话可说了。”便依秀才之言。吴生不肯出大价钱，秀才居中调停，议定给五十两银子。人钱交付以后，晨钟已响，便整顿行装，载着女子上路。

女子未受鞍马之苦，经不住驰驱劳顿，到午间，便少事休息。重新上路的时候，叫报儿，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天将晚，尚不见他踪影，吴生颇为怀疑、惊讶，便去问狐秀才。狐说：“别

担心，一会儿他自己会回来的。”直到星月当空，报儿才回来。吴追问他，报儿笑道：“公子给他五十两银子，肥了这帮奸人，我心中不平，便与鬼头合计，回去把钱讨回来。”说着便把银子放在桌上。吴生惊问其故。原来鬼头知道女子只有一个哥，出远门十几年没回来，便幻化作他哥哥模样，让报儿冒充弟弟，向店主讨还姐妹。店主惶恐，诡称女子病故。二人要拉他见官，店主更害怕，便送他们银子，渐渐增加到四十两，二童子才回来。报儿把一切经过都详细形容了一遍，吴生把银子都赐给他。

吴生归家，与女子琴瑟相和，感情很深，家道也越来越富。后来细问女子，当初那个美少年原来就是她的丈夫。他们的党羽很多，旅店主人也是他们一伙，想不到他们也有这一天，不亦快哉！正合了一句古话：“越是会骑马的人，越是跌得凶。”

出《聊斋志异》第四卷 黄维钧编写

雨 钱

滨州一秀才，读书于斋中，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见一老翁，形貌古拙。请进以后，互通姓氏，老翁说：“名养真，姓胡，是狐仙。钦慕君之高雅，愿早晚相处。”秀才一向旷达，不以为怪。与老人说今道古，觉得他知识广博，每谈必有精论妙语出于齿间，若论经典，则学问精深，所论出人意外。秀才惊奇信服，留老人住了很久。

一天，秀才私下请求老翁说：“你对我情深谊厚，看我这么贫穷，你只用举手之劳，金钱便立刻到手，何不对我小有周济呢？”老翁默然，片刻之后，他笑道：“这太容易了，但要用十几枚作母钱。”秀才给了他十几枚钱，翁便与他一起到一间密室里，一面踱步一面念咒，转眼间，数十百万钱从屋顶铿锵落下，势如骤雨，转瞬就没过膝头；再拔起脚来，立于钱上，又落得没过脚踝。一丈见方的屋子，竟落了有三四尺厚的铜钱。老翁问秀才：“能满足你的意愿了吗？”秀才说：“足够了！”老翁一挥手，钱雨戛然而止。

秀才陪老翁走出房间，把门闩好，暗喜从此暴富了。过一会儿，他进去取钱用，谁知钱都化为乌有，只有十几枚母钱还在那儿。秀才大失所望，生气地向着老翁，对他诓骗自己十分愤怒。翁怒道：“我本与你作文学之交，不想与你共谋作贼！要按你的意思弄钱，只合与梁上君子交好朋友，老夫不能从命！”便拂衣而去。

出《聊斋志异》第四卷 黄维钧编写

捉鬼射狐

李公，名著明，是睢宁县令襟卓先生的公子，为人豪爽，从不气馁、怯懦。他是新城王季良的内弟。季良家多楼阁，常常发生惊异的事情。李公常在夏天到这里寄宿，爱阁上晚间凉快。有人告诉他楼上有异常，公笑而不听，依然要求在楼阁设置卧榻。主人便依他所言，嘱咐仆人伴李公住在楼阁，公谢辞说：“生平爱独宿，从不知恐怖。”主人便在楼阁点香，插于炉内，请问李公按什么方向放榻，然后息烛关门而去。

李公刚就枕不久，便在月色中见桌上的茶碗倾侧旋转，既不翻倒也不停转。李公呵叱，茶怀铿然停住。又仿佛有人拔香，在空中摇动，还纵横晃出花样来，公起身叱责道：“什么鬼魅敢这样？”他赤身露体下床，要想去捉，用脚探床下，只有一只鞋，便顾不得摸黑找鞋，赤着脚跨到摇香的地方，香炷马上插进香炉，四周寂静无踪。公俯下身子摸遍每一个角落，忽然一个东西飞过来打在他脸上，好象是只鞋子；再找，还是找不着。李公便开门下楼，叫仆人点烛照着，但见空无一物，仍然就寝。

到天明，叫几个人搜鞋，翻席搬榻，不知鞋在哪儿。主人为李公换了一双鞋。隔了一天，偶一仰头，见一只鞋塞在楼顶橡子间，拨下一看，就是李公的鞋。

李公是益都人，有一次，客居于淄川孙氏府第内，府第宽阔，好多房子空着，李公只住了其中的一半。南院临高阁，只隔一堵墙，时常见阁门自动开闭，李公也不放在心上。偶而与家里人在庭院说话，阁门开处，见一个小人面北而坐，身长不满三尺，穿绿袍白袜。众人指指点点，他也不动。李公说：“这是狐。”急忙取来弓箭，对阁欲射，小人见了，哑哑而笑，似有挪

偷之意，从此就不见了。李公拿刀登阁，一边骂一边搜，什么也没见着，只得回来。从此楼阁上的异常现象便没有了。李公居了几年，平安无恙。

出《聊斋志异》第四卷 黄维钧编写

秦 生

莱州秦生，在制药酒时误把毒药放了进去，舍不得倒掉，封住瓶口存放起来。一年以后，他夜里想饮，但是没有酒了，想起还藏着这瓶酒，启封一闻，浓香扑鼻，不禁肠子发痒，口流涎水，不能自控，取盏将尝，妻子苦苦劝谏，生笑道：“痛痛快快喝死，比无酒馋渴而死强多啦！”一盏下肚，把瓶再斟。妻子把瓶打翻在地，满屋流酒，秦生扒在地上象牛饮似的喝了个痛快。不大会儿，腹痛口噤，半夜便死。他的妻子一面号哭，一面替他准备棺木，行将入殓。第二天夜里，有美人进来，身长不满三尺，径自走向寻枢，以钵中的水罐入秦生口中。秦生顿时豁然苏醒。他向美人叩谢。妻问她怎么回事。美人说：“我是狐仙，适才丈夫到陈家偷酒喝，醉死了，我刚去救他，回来时路过你家，他可怜你家君子与他同样毛病，便叫我用多余的药来救他。”说完，便不见了。

出《聊斋志异》第五卷 黄维钧编写

鸦 头

书生王文，东昌人，从小厚道诚实。他到湖北去游玩，过六河时，暂住于旅舍，信步走出门外，遇见同乡亲戚赵东楼。他是个大商人，数年不曾回乡，见到王文，欢喜得握住他的手，邀请他到自己临时落脚的地方。到了他的居所，见有美人坐在室内，王文惊愕止步。赵拉着他，隔窗叫妮子离开，王文才敢进去。赵摆上酒菜，两人边喝边寒暄。王问：“这是什么处所？”赵答：“这里是小妓院，我因长久客居此地，暂时就在这里住着。”说话间，妮子频频出入，王文局促不安，离席告别，赵硬拉他坐下。偶而见一少女经过门外，望见王文，频送秋波，眉目含情，仪容美好，真如神仙一般。王文虽然一向正派，到这时也偶然若失，便问：“这美丽的女郎是何人？”赵说：“此处老婆子的二女儿，小名鸦头，年十四了。嫖客们屡次用重金买通老婆子，姑娘执意不肯，屡受她妈鞭打之苦。女总以年纪还小，苦苦哀求才免于接客。现在还没聘人呢！”王文听说，低头无语呆坐着，与赵应酬时都语无伦次了。赵逗他说：“你倘有意，我当媒人。”王文茫然地说：“我哪敢有这念头。”然而夕阳西下，王文不说一个去字。赵又戏他，要给他作媒。王说：“你的好意我极感佩，但囊中羞涩又怎么办！”赵知鸦头生性刚烈，必定不会同意，所以答应出十两银子帮助王文。王拜谢而出，从旅舍中把所有的钱都拿了来，凑齐五十两，一定要赵向老婆子去通融。老婆子果然嫌钱少，鸦头说：“母亲平日责备我不肯做摇钱树，今天我要满足母亲的愿望。我初次接客，以后报答母亲的日子长着呢，不要为计较区区小钱而把财神放走。”老婆子一向责怪鸦头生性执拗，见她今天允从，很是欢喜，便答应了她的要求，让婢

女把王郎请来。赵到这时候也不好中途反悔，只得给老婆子多加些钱。

王文与鸡头欢爱之极。鸡头对王文说：“我是烟花女子，不堪与你匹配，蒙你爱怜，恩义深厚，但是你为了一宵之欢已经尽囊相倾，明天你又怎么办呢？”王文流泪悲哽。女说：“不要悲伤，我委身风尘，实在不是自己所愿。一直没有遇到像你这样敦厚老实的人可以托付终身，咱们晚上逃走吧。”王文高兴，马上起身，女也起来了。听晚上报时的鼓已敲三下，鸡头急换男装，二人草草而出，叫旅馆老板开门。王文原来就有两头毛驴，借口有急事，让仆人赶紧出发。鸡头将符咒系在仆人后腰和驴耳朵上，纵辔飞奔，快得眼睛都睁不开，只听得耳后风声呼呼，天亮就到汉口，租了房子住下。王文惊奇那么神速，鸡头说：“我对你说了，你会害怕吗？我不是人，是狐。母亲贪婪，每天受她虐待，我心里充满了愤恨，今天幸运脱离苦海。百里以外，母亲就不知道了，可以安然无恙。”王文一点疑心也没有，从容道：家里有像你这样芙蓉般的美女，可是清贫如洗，实在于心不安，恐怕终究被你离弃。”女说：“何必有这个顾虑。做点小买卖就能生活。三几口人，日子虽清苦一点，但可以自给。把驴卖掉作资本吧。”王文按她所说，在门口开了个小店，王与仆人亲自卖酒贩浆，共同操作。鸡头则做披肩，绣荷包，每天也能挣些钱。家里日子过得蛮舒坦。一年以后，渐渐有能力雇婢子和佣人了。王文从此不亲自劳作，只管监工和管理。

鸡头一天忽然悲哀地对王文说：“今夜有难，怎么办呀！”王问她，又说：“母亲已知我的消息，一定会来逼迫我回去，如果派姐姐来，我倒不怕，就怕母亲自己来。”到了半夜，她庆幸说：“没关系，是阿姐来。”过不多久，妮子推门而入。鸡头笑迎，妮子骂道：“婢子好不识羞，跟人逃跑。老母要我把你缚回去。”随即拿出绳子系住鸡头脖子。鸡头怒道：“我跟一个人有

什么罪？”妮子更加气愤，把鸦头衣襟都扯破了。家里婢子婆子都集合起来了，妮子害怕，奔出门去。鸦头说：“姐姐回去，母亲必定自己来，大祸不远了，快想办法。”便急急整理行装，想要搬迁。老婆子忽然进来，一脸怒容，说：“我就知道婢子会无礼，必须亲自来！”鸦头跪下迎接，哀哀啼哭。老婆子一言不发，揪住鸦头的头发就把她提走了。⁷¹

王文悲怆凄惻，辗转徘徊，寝食俱废。他重返六河，想给鸦头赎身，谁知门庭如故，人物昨非。问这里的居民，都不知道她们搬到哪里去了。王文悲痛地返回汉口，遣散佣人、伙计，拿着钱回山东老家。数年以后，王文偶然来到京都，路过育婴堂，有个七、八岁的孩儿，仆人觉得他非常象王文，反复细看。王文问：“看这孩子干吗？仆人笑着说明原委。王文听了也笑，看那孩子磊落大方，想到自己没有后代，看这孩子很像自己，便把他赎了出来。问他姓名，孩子说叫王孜。王文说：“你被遗弃的时候还在襁褓之中，如何知道姓名？”孩子说：“老师说拣到我的时候，胸前有字条，写着山东王文之子”。王文大惊道：“我就是王文，哪来儿子？”想着大概是与自己同姓名，心中暗喜，很爱这孩子。回到家里，看见的人不用问便知道是王文的儿子。

王孜逐渐长大，威武有力，喜欢打猎，不肯干活，却好勇斗狠，王文也不能阻止他。王孜还自称能看见鬼狐，大家不信。正巧乡里中有人被狐迷住了，请孜去看视。王孜一到便指出狐藏在哪儿，叫几个人按他所指的地方打去，立即听到狐的痛叫，落下毛血，从此安宁。人家越觉他不同寻常。

有一天，王文游逛市场，遇到赵东楼，只见他衣衫不整，神色枯暗，惊问其故。赵惨然，请王找个地方谈谈，王便把他带到家中，摆酒相待。赵说：“老婆子抓回鸦头以后，横暴责打。搬到北边以后，又要她改嫁，鸦头死也不答应，便把她囚禁起来。鸦头生了一个男孩，被扔在小巷子里，后来听说被育婴堂收养

了，想来现在已经长大成人。那可是你的骨肉呀！”王文流涕道：“幸天相助，孽子已经归我了。”把如何收留王孜的经过讲了一遍，又问赵：“你何以落拓到这步田地？”赵叹道：“今天才知青楼虽好玩，却不可过于认真，还说它做什么呢？”

原来是：老婆子迁到北方以后，赵东楼想贩货相随。货物太重，不好搬迁，便全部贱价卖掉，又加途中旅费及其他开销，因而大为亏损。妮子要钱越来越多。几年以后，万金耗尽。老婆子见他床头金尽，便早晚给他白眼看。妮子也渐渐到富贵人家过夜，常几宵不归。赵愤激得不能再忍，但亦无可奈何。有一天，正巧老婆子外出，鸦头从窗里喊赵，说：“妓院中原本没有情义，所亲热缠绵的，是钱！你再依恋妮子不去，将要奇祸临头。”赵害怕，方始如梦初醒。临行时，悄悄看望鸦头，她给赵一封信，要他转给王文，赵便回家了。赵东楼把上述情况对王文说了，并拿鸦头的信给王，信上说：“知孜儿已在膝下。我之危难厄运，东楼先生自会面叙。前世之孽，已没有什么可说。我在囚室之中，暗无天日，鞭子打得我皮开肉绽，饥饿之火煎熬于心。每过一天，如历一年。君如不忘汉口时雪夜单衾，寒气袭人，相互拥护以取暖的日子，便与儿子商量，必能使我脱离危难。母亲姐姐虽残忍，终是骨肉至亲，囑儿勿致她们于伤残，这是我的愿望。”王文读了，泪下不能自禁，送了些钱给赵，让他走了。

这时王孜已十八岁，王文把前前后后对他讲了，并且让他看母亲的信。孜怒目环顾，当天赶到京都，查询并找到了老婆子的居所，只见车马盈门。孜直入其内，妮子正与客人饮酒，望见王孜，惊愕得变脸变色。王孜骤然而进，杀死妮子，宾客大为惊骇，以为来了强盗；再看妮子，已化为狐身。孜又持刀径入，见老婆子在督促婢子做羹。孜奔近厨房门，老婆子忽然不见。孜四下看望，急抽弓箭，望屋梁射去；一狐被箭穿心而死，跌落在地，孜割下了狐的脑袋。王孜寻到囚禁母亲的地方，用石砸破房

门，母子相逢，失声而哭。母亲问老婆子在哪里，孜答：“已杀了！”母亲怨他说：“儿子为何不听我的话！”命孜把狐尸葬到郊外野地里。孜假装答应，暗地里剥下狐皮藏起来。他检查老婆子的箱柜，拿了所有的钱，侍候母亲回家。

王文夫妻重逢，悲喜交集。问孜怎么安葬老婆子，孜道：“在我布袋中。”母亲大惊而问，孜献上两张狐皮。母亲怒骂道：“忤逆不孝之子，怎么这样干！”她哀痛哭号，自己打自己，恨不得去死。王文极力抚慰，叱令儿子快把狐革埋葬掉。孜忿然说：“刚刚得到个安乐处所，便把当初受鞭打之苦忘掉了么？”母亲更加生气，啼哭不止。孜葬皮回来，向母亲覆命，她才稍稍气平。

王文自妻子回来后，家道更加兴盛；感念赵东楼的恩德，赠他很多钱作为报答。赵才知她母子都是狐。

孜侍奉父母很孝顺，然而不小心，稍为触犯他，便恶声大叫。女对王文说：“儿身上有根拗筋，不挑去，终有杀身倾家荡产之祸。”晚上等孜睡着，暗暗把他手足捆上。孜醒来说：“我没犯什么罪。”母说：“我要医治你的暴虐，你别怕痛。”孜大叫，极力挣扎，未能解脱。母以大针刺他脚踝骨旁三四分的地方，用力挑断拗筋，“瞋”然有声；在肘弯和脑后同样刺挑，挑完，便给他解开，抚慰他安然睡去。天亮以后，孜奔来问候父母，哭泣道：“儿昨夜回忆自己过去的行为，都不是人类所应该做的。”父母听了大喜。从此王孜温和得如姑娘似的，乡里邻居都称赞他为贤德之人。

出《聊斋志异》第四卷 黄维钧编写

封三娘

范十一娘，鹿城祭酒官的女儿，年轻美貌，风雅无比。父母钟爱他，连婚配都让她自己选择，但很少有被她看中的。适逢七月十五日那天，水月寺中的尼姑们作“盂兰盆会”，游人如云，十一娘也去了。她正跟人们一起高高兴兴的时候，一女子亦步亦趋地跟着她，不时看她的脸，好象要跟她说话似的。仔细看，是个十六岁的绝色美人。十一娘也很喜欢她，频频盼注。女子微笑道：“姐姐是范十一娘吗？”十一娘答：“是。”女子又道：“久闻芳名，人家说你如何美貌，果然不假。”十一娘也问她住在哪里。女笑道：“我姓封，排行第三，住在邻村。”十一娘与她把臂欢笑，言谈温柔，互相爱悦，依恋难舍。十一娘问：“怎么没同伴一起来？”三娘答：“父母早逝，家中只有一个老太太留守门户，所以来不了。”十一娘将回家了，封三娘定定地看着她，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十一娘也惘然若失，邀请三娘到家里玩。三娘说：“你家朱门绣户，我家与你们连一点远亲都不沾，我去怕人讥讽。”十一娘一定邀请她去，三娘说：“改日吧！”十一娘脱下一股金钗赠她，她亦摘下发髻上的绿簪回赠。十一娘回家后，思念封三娘十分殷切，常拿出三娘所赠绿簪。这东西既不是金又不是玉，家人不识，颇觉奇异。

十一娘时时盼望三娘来，以至怅然得病。父母问明原故后，派人到附近村庄查询，都不知道三娘其人。时值重阳节，十一娘羸弱无聊，要侍儿勉强扶着到花园里看看，并在东篱下铺了一张席子。忽见一女子攀墙往园里探视，十一娘见是封三娘。三娘喊道：“用力接我一下！”侍儿答应了，她便很快跳下。十一娘惊喜，顿时站起，拉过三娘同坐褥间，责备她负约，又问她从哪里

来。三娘答道：“我家离这里很远，但常到舅舅家来玩耍。前次说家离这儿很近，说的是舅舅家。别后也苦苦思念，然而贫贱者与贵人交往，脚还没踏进贵家之门，心里已怀着惭愧，恐怕婢女仆人瞧不上眼，所以没有来。刚才从墙外经过，听到女子谈话声，便攀墙而望，希望是小姐，谁知果然如愿了。”十一娘把自己思念得病对她说了，三娘泪下如雨，对十一娘说：“我来需要保守秘密，被造谣生事的人知道，飞短流长，不堪忍受。”十一娘都答应了，与三娘一起回屋，同榻而眠，倾怀相叙，快慰平生。十一娘的病就此好了。二人订为姐妹，衣服鞋子，互相换穿；见有人来，便把三娘藏匿于夹幕间。

这样过了五、六个月，范老爷及夫人颇有所闻，一日，十一娘与三娘正在下棋，夫人忽然进来，仔细看三娘，吃惊地说：

“真称得上是我儿的朋友！”便对十一娘说：“你闺房中的好朋友，也是我与你父亲所欢迎的，为何不早说明呢？”十一娘便把封三娘的意思说了，夫人对三娘说：“你陪伴我儿，我非常欣慰，何必瞒着？”封三娘羞得满脸通红，默然捻着衣带。夫人走后，三娘便告别，十一娘苦苦留她，她才不走。

一天晚上，三娘自门外匆忙奔入，哭着说：“我一直说不留在这儿，今天果然蒙受大辱！”十一娘惊问，三娘说：“适才出去上便所，一少年男子横来干涉，幸而被我逃脱。既然这样，我还有何面目见人。”十一娘细问此人形貌后，道歉说：“不必怪罪，这是我痴呆的哥哥。待会儿告诉夫人，用棍子打他。”封三娘坚辞要去，十一娘要她天亮再走。三娘说：“舅舅家近在咫尺，只要架一把梯子我就翻墙过去了。”十一娘知道不可再留，叫两婢女翻过墙送三娘。走了约半里路，三娘就告别而去。婢子回来，十一娘扶床悲切，如同失去郎君一般。

数月以后，婢有事到东村，傍晚回来，遇见封三娘跟随一个老太太走来。婢子心喜，向前拜问，封亦凄凄惻惻，讯问十一娘

起居安好。婢子拉住她的衣袖说：“三姑到我家来吧，我家姑娘盼望得要死了。”三娘说：“我也思念她，但不高兴让你们家人知道。你回去后把园门打开，我自己会来的。”婢子回来告诉十一娘，十一娘大喜，听从了婢子的话，正要去开园门，三娘已在园中了。二人相见，各道阔别之情，相谈绵长，连觉都不想睡了。三娘见婢睡熟了，便移来跟十一娘同枕而卧，说悄悄话道：

“我知道你还没嫁人，以你的才色门第，不怕没有贵婿，然而纨绔儿不值一提，要想得到佳偶，就不要以贫富取人。”十一娘以为说得很对。三娘说：“旧年我们不期而遇的地方，现在正在作道场，明天再烦你跟我走一趟，我让你见一个如意郎君。我年轻时读过相书，看人相当准。”天亮，三娘就走了，相约庙会时再见。

庙会那天，十一娘果然去了，封三娘比她先到。她们饱览一周以后，十一娘便邀三娘一同上车。到某地，她俩携手步下车门，看见一个秀才，年约十七、八岁，虽身穿布袍，不加修饰，然而容貌仪态俊逸伟岸。三娘悄悄指着他对十一娘说：“这是翰林苑中的人才。”十一娘略略看过后，封三娘便与她告别道：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

到晚上，三娘果然来了，对十一娘说：“我刚才查访得很详细，那个人是与我们同乡的孟安仁。”十一娘知道他家贫困，认为不能跟他成婚。三娘说：“你怎么也堕入世俗之地。这个人如果老是贫贱下去，我就把眼珠子挖出来，不再相看天下之士了。”十一娘说：“那怎么办呢？”三娘说：“希望你给一样信物，我拿去订亲。”十一娘说：“姐姐为什么这样草率？父母在不同意怎么必？”三娘说：“我这样做，正是为了怕他们不同意啊。如果你自己坚定，生死哪能动摇你的意志呢？”十一娘依然不同意。三娘又说：“你姻缘已动，但是魔劫未消。我这样做，是为了报答你以前对我的友好。我这就告别，拿你以前送我

女子进来，年约十八、九岁，笑向女道：“妹子已破瓜了，新郎的金凤钗，假装奉你之命赠与孟安仁，以此为信物。”十一娘刚要跟她们商量别的办法，三娘已出门而去。

当时的孟安仁贫穷而多才，想自己选择佳偶，所以十八岁还没聘娶。自从目睹十一娘、三娘这两个绝色女郎后，回家来便想入非非。这天一更快完，封三娘推门而入。孟生烛下一看，就是白天所见女郎之一，高兴地问三娘。三娘说：“我姓封，是范十一娘的女伴。”孟生大喜，不及细看，便上去拥抱。三娘把他推开，说：“我不是来毛遂自荐的，十一娘愿与你永结百年之好，我是来做媒人的。”孟生惊愕得不敢相信。三娘把金钗拿给他看。孟生喜不自胜，发誓说：“有劳如此眷恋、关注，我若得不到十一娘，宁可一生打光棍。”三娘便回去了。

孟生等到天亮，请邻居老妈妈到范夫人那里提亲，夫人嫌他穷，不跟女儿商量，就立加拒绝，打发老妈走了。十一娘知道后，心里失望，深深抱怨三娘误了自己，而今金钗不能再回来，只有以死来表示自己信守诺言。又过几天。某乡绅为自己的儿子到范家求婚，怕事情办不好，特请县官当媒人。当时县官是居于一方的权贵要人，范公心里畏惧此人，问十一娘的意见，十一娘不高兴；母亲追问什么原因，十一娘默默不语，只流眼泪。十一娘差人悄悄告诉夫人：非孟生不嫁。范公听了，更加恼怒，竟把十一娘许给乡绅家了。他怀疑十一娘已经私下与孟生有约，准备选个吉日赶快举行婚礼。十一娘气得不吃东西，每天躺在床上。迎亲的前夕，她忽然起身，自己动手，揽镜化妆。夫人暗喜。一会儿，侍女跑来报告：“小姐上吊死了！”全家惊讶落泪，痛悔已来不及了。过三日，便下葬了。

孟生自从邻居老妈回来覆命后，知道范家嫌贫拒婚，愤恨欲绝。但是仍远远地探访范家，希望能挽回婚事。得知十一娘已经有主，怒火中烧，万念俱灰。没过多久，得知十一娘已死，他悲丧欲绝，恨不得跟她一起死去。傍晚时出门，原想乘天黑到十一娘墓前

哭祭，忽见有人来，等走近一看，原来是封三娘。他向孟生道喜说：“你的好姻缘快要成了！”孟生泪汪汪地说：“你不知道十一娘已经死了吗？”三娘说：“我说快成了，正是因为她已经死了之故。快去叫家人把十一娘坟墓挖开，我有奇药，能让她起死回生。”孟生听从了她的话，挖墓破棺之后，又把坟垫好。孟生背着尸体，与三娘一起回来，把十一娘安放在榻上。给她服药以后，过一会儿就苏醒了。十一娘见了三娘，问：“这是哪儿？”三娘指着孟生说：“这是孟安仁。”把经过情况一说，十一娘才知道自己死而复生。三娘怕事情泄露，要他们搬到五十里以外的山村中躲避。事情办定，三娘要告别，十一娘请求她留下来作伴，另外安排一个院子让她住。十一娘把陪葬的首饰卖掉，用这笔钱来过日子，也算得上是小康之家了。

三娘每逢遇到孟生就避开。十一娘从容地对她说：“我俩比姐妹还亲，但终不能这样长远聚在一起，所以我想不如效法古代的女英与娥皇，一同嫁给舜为妻。”三娘说：“我从小得到异人传授的秘诀，修炼吐纳之功以求长生不老，所以不愿嫁人。”十一娘笑道：“世上传说的养生之术，多得简直汗牛充栋，谁真的学了以后收到那样的奇效呢？”三娘说：“我所得秘诀不为世人所知，世上流传的不是真诀，无非是华陀五禽图那一类。一般学习修炼的人，无非图个血气畅通，比方得了厄逆症，作虎形戏立刻就好，这不是也有效验吗？”

十一娘暗中与孟生谋划，要孟生假装有事出门，她自己入夜以后，强劝三娘喝酒，等她醉了以后，孟生悄悄进来，与她发生肉体关系。等三娘醒来，说道：“妹子你可害了我。如果色戒不破，修炼成道以后可以升到第一天。现在我堕入你们的阴谋，这也是命啊！”便起身告辞。十一娘告诉她，自己是出于诚意而想感谢她。三娘说：“实话相告，我是狐，只因为看你美貌，忽生爱慕之心。这是作茧自缚，才有今日下场。此乃情魔之劫，不是人力所为。我若再留在这里，情缘还会产生，这就没个完了。你

福泽绵长，请多珍重自爱。”说完她就不见了。十一娘夫妻俩惊叹了很久。

过了一年，孟生乡试、会考连连得中，官至翰林。殷名帖拜谒十一娘之父范公，范公又愧又悔，不肯相见。孟生一再求见，他才出来。孟生对他行女婿之礼，跪拜恭敬。范公更加羞愧和愤怒，以为孟生有意嘲弄她。孟生把他请到一边，把与十一娘的事情细说一遍。范公开始不信，派人到孟家探询，得到证实，才惊喜万分；悄悄告戒所差之人不要泄露，怕生变故及祸端。过了二年以后，当初来提亲的某乡绅因犯赌罪被上司察觉，父子俩充军到辽阳、海城一带。十一娘才归宁回娘家。

出《聊斋志异》第五卷 黄维钧编写

狐 梦

我的朋友毕怡庵，风流倜傥，超然不群，为人乐天豪放，长得身材肥壮，一脸胡髭，在文人圈子里颇有名气。他曾经有事到叔叔刺史公的别墅里去，在楼上暂住。传说楼中以前多狐，毕每读写狐的《青凤传》，心向往之，恨不得也遇到这么个狐女。他一个人在楼上凝思默想，等到回书斋的时候，天已快黑了。当时夏日酷热，他当户而寝。睡着后有人摇他，醒来一看，见一妇人，年过四十，风韵犹存。毕惊异而起，问她是谁。妇人笑道：“我是狐，蒙你挂念，心中感谢。”毕听了高兴，与她调笑。妇人笑道：“我年纪大了，纵然人家不讨厌我，自己先感到惭愧了。我有小女刚成年，可以侍奉先生。明天晚上，别让人在这儿留宿，她就会来的。”说完便去。

第二天夜里，毕氏焚香坐等，妇人果然带着女儿来了。女郎态度娴静温柔，世上少有。妇人对女说：“毕郎跟你前世有缘，你就留在这儿，明天早早归来，不要贪睡。”毕握女手，双双入帐，殷勤备至。事后，女笑道：“胖子郎君真笨重。使人不堪忍受。”天尚未明，她就去了。第二晚，她自个儿来，说：“姐妹们要为我贺新郎，明天劳驾屈尊跟我一同去。”问：“在哪儿？”答：“大姐作东设筵席，离这儿不远。”毕等候好久，女还不来，渐渐困倦，伏案假寐。女忽进来说：“有劳你等久了。”便握住他的手，一同前去。

来到某处，有一座大院落，便径直走进中堂，见灯烛荧荧，灿若明星。一会儿，主人到。大姐年近二十，虽淡妆而绝美，向毕氏俩行礼称赞。将要入席，有婢子来报：“二娘子到。”见一

如意吗？”女用扇在她背了打了一下，白了她一眼。二姑娘说：

“记得小时候与妹妹打闹着玩儿，妹妹怕人呵痒，我老远呵手指头，她就笑不可耐，便生我的气，说我将来要嫁给小人国的小王子。我就说丫头你以后嫁个络腮胡郎君，刺破你的小嘴唇。现在果然如此！”大姑娘笑道：“难怪三姑娘要生你那张嘴的气！新郎在旁边，你还那样捣乱！”一会儿，大家围坐饮酒，有说有笑，十分高兴。忽见一少女，抱着一只猫来，年纪不过十二、三岁，虽然乳臭未干，可是艳媚入骨。大姑娘说：“四妹也要见见姐夫吗？可没你的座儿呀。”便把她抱坐在膝头，挟菜拿果给她吃。过了一会儿，又把四妹转到二姑娘怀中，说：“压得我腿都酸痛了！”二姑娘说：“这丫头这么点儿大，身子象有几百斤重似的。我身子骨脆弱，受不了，既然来见姐夫，姐夫多健壮，膝头也肥厚耐坐。”说着把四妹抱到毕氏怀里。毕氏觉得四妹入怀香软，轻巧跟没分量似的。毕抱着她同杯饮酒。大姑娘说：“小丫头别喝得太多，醉后失态，要被姐夫笑话的。”四妹喜孜孜地笑着，用手弄猫，猫轻轻叫唤。大姑娘说：“还不把猫放下，再抱着当心跳蚤虱子。”二姑娘说：“咱们以猫作酒令，传递筷子，传到谁哪里猫叫了谁就喝酒。”大家同意。每次传到毕氏那里猫就叫，好在他酒量大，连饮了数杯。后来才知道是小姑娘故意惹猫叫的，大家哄笑起来。二姑娘说：“小妹子该回去了，压煞郎君，三姐要怨你了。”小姑娘才抱着猫去了。

大姐见毕喝酒，便摘下发套盛酒，向毕氏劝饮，毕看发套不过盛一升酒模样，可是喝的时候，觉得有几斗那么多。等到酒乾了一看，发套竟有荷叶盖那么大。二姑娘也要请毕饮酒，毕以不胜酒量辞谢，二姑娘拿出一个装口红胭脂的盒子，只有弹丸那么大，斟了酒说：“既然已经不能再饮，就喝这么一点意思意思吧。”毕一看，一口就能喝干，可是接连喝了百余口，依然没有喝尽。女在旁用小莲杯把盒子换掉，说：“别让奸人给算计了。”盒子

放到桌上，原来是个巨大的钵盆。二姑娘说：“管你什么事！才三天的郎君，就那么亲热呀！”毕拿过莲杯一饮而尽，捏着莲杯觉得又腻又软，仔细一看，不是杯子，原来是一只绣鞋，花饰做工都极精致。二姑娘夺过绣鞋骂道：“狡猾的婢子，什么时候偷了人家的鞋子，难怪我的脚觉得冰冷！”便起身到房间里去换鞋。女约毕离席告别。女一直送出村子，让毕自己回来。

毕猛然醒来，原来刚才一切都是梦里的情景，但是鼻口醺醺然酒气犹浓。他十分惊异。到晚上，女来了，说道：“昨夜没醉死啊？”毕说：“我正在疑惑是做了一个梦。”女说：“姐妹们怕你狂噪，所以托在梦中，实在不是梦。”

女每次与毕下棋，都是毕输。女笑道：“你下棋有瘾，我以为必是高手，现在看来，也不过平平。”毕求她指导棋术，女说：“下棋的技术，在于自己去悟其中的奥妙，我怎么能帮助你呢？朝朝晚晚多下，渐渐就无师自通，就有长进了。”过了几个月，毕自己觉得棋艺稍有进步，女试了一下，笑着说：“还没有，还没有。”与毕平常一起下棋的朋友看了几盘，朋友觉着他棋艺大有变化，都感到奇怪。毕为人坦直，胸中不隐瞒什么，稍为把狐女的事情泄露了一些，女子知道了，责备他说：“别以为你的同道里没有狂生，屡次嘱你保密，为何不当一回事！”她拂然要去。毕来不及地向她谢罪，女才稍稍平息了一些，然而从此渐渐来得疏了。

过了一年多，有一夜女来，与毕相对而坐，毕要与她下棋，不下，与他同睡，不睡。女怅然若失好一阵，说道：“你看我与书上写的青凤相比如何？”毕说：“超过她。”女说：“我自愧不如，然写聊斋的那位作家与你文字之交，请烦他为我作个小传，未必没有人千载之后想念我如同你之思念青凤那样。”毕说：“一直有这个志愿，因为遵守你过去的嘱咐，所以密而不写。”女说：“过去是那么嘱咐的，现在将要分别，还有什么可

忌讳的呢？”毕问：“到哪里去？”女说：“我与四妹妹被西王母娘娘征去做花鸟使者，不能再到你这儿来了。过去姐妹里，有与家叔兄往来，分别时候已有了两个女儿，现在还没出嫁；我与你幸亏没有孩子的拖累。”毕求女临别赠言，女说：“气盛的时候力和平抑，过失自然就少了。”说罢起身，拉着毕的身道：“你给我送行。”走了一里多路，二人洒泪而别。女说：“彼此有共同的志向，未必无后会之期。”女便去了。康熙二十一年腊月十九日，毕先生详细说了他的奇异的经历，便写了这篇笔记。

出《聊斋志异》第五卷 黄维钧编写

农 人

有个农人在山下耕作，他的妻子用陶器做饭。农夫吃完，把陶器放在田垄旁边。傍晚的时候一看，陶器中吃剩的粥全没有了。老是发生这种情况，农夫犯疑，就注意观察。见有狐来，把头伸进器中吃粥。农人扛着锄头悄悄走近，用力打去，狐惊窜逃跑，但是陶器套住它的头，苦苦不能挣脱。狐跌跌撞撞地逃跑，把陶器撞破了，狐头露了出来，看见农人，逃得更快，越过山头而去。

数年以后，山南有个富贵人家的女子，苦于被狐缠住作祟，画符念咒这一套都不灵。狐对女说：“纸上符咒，能把我怎么样？”女骗它说：“你道术很深，我有幸能与你永远相好，但不知你生平也有畏惧的东西吗？”狐说：“我没什么可怕的。但十年前在北山时，曾在田间窃食，几乎被一个戴着宽阔的笠帽，举着一个弯脖子兵器的人所杀，至今还心有余悸。”女把这告诉父亲。父想如何把它畏惧的人叫来对付它，但不知其人姓名、住址，也无从打听。

他家的仆人有事路过山村，偶而向人说起这件事。旁边一人惊道：“这与我早年所碰到的事完全一样。难道过去我所赶跑的狐，今天能成妖怪吗？”仆人听了也很诧异，回来告诉主人。主人欣喜，马上命仆人备马把农人招来，很尊敬地向他说明自己的请求。农人笑道：“过去的确有这么回事，但未必就是这个狐作怪，如果是，它既能变怪作祟，岂能怕我一个农人？”富贵人家一定请他驱狐，让他披戴得跟当年一样，进房以后用锄头杵他，叱责道：“我天天寻你不着，原来你逃到这里藏起来了！今儿碰着了，格杀不饶！”说罢，当即听见狐在房里叫，农人越加作出

威怒之状，狐哀告饶命，农人喝道：“快出去，我便放你。”女子见狐捧头鼠窜而去。从此就平安了。

出《聊斋志异》第五卷 黄维钧编写

荷花三娘子

湖州宗湘若，是个读书人。秋天，在田间巡视，见一处茂密的庄稼摇晃得挺厉害。他心中疑惑，便穿过田间小路去看，原来是一对男女在苟合。他付之一笑。那男子面有羞色，草草穿上衣服，匆忙走了。女子也起来了，宗生细看，长得颇为姣好。他不由得心生爱意，想跟她亲热一番，但又讨厌她鄙俗不堪。他走过去，拂拭她身上的尘土说：“桑野幽会挺有乐趣吧？”女子笑而不语。宗拉开她的衣服，只见肌肤细腻如脂，于是上下反复按摩。女笑道：“酸秀才，要干啥就干啥，瞎摸个什么劲儿？”问她姓名，女说：“欢会一时，就要分别，问这些干什么？想留我的名字做贞节牌坊吗？”宗说：“田野草丛露水中干这种事，是山村放猪的奴才的行为，我不习惯。以你这样美丽的姿质，即便暗地里幽会也应当自重一些，何至于这样随便呢？”女子听了，深以为他说的对，欣然采纳。宗说：“寒舍就在附近，请过去稍待一会儿。”女说：“我出来好久了，恐家人疑心，夜里我再来。”她仔细地询问了宗家门口及物件的设置，便从一条斜径小路，飞快地走了。”

暮色初降，她果然来到宗家。二人翻云覆雨，亲爱之极。过了快一个月，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私情。

有一个西域来的和尚住在村子的寺庙里，见了宗，吃惊道：“先生身上有邪气，你碰到过什么？”宗答：“没有啊。”又过了几天，他就病倒了。女每天晚上带来极好的水果给他吃，殷勤慰问，象恩爱夫妻一样，然而就寝的时候必强求宗与她欢合。宗因为抱病在身，很不耐烦，怀疑她不是人类，但是也没有法术让她暂时离开，便对她说：“前些时和尚说我受了妖惑，现在果然

病了，他的话应验了。明日请他屈尊前来，求他符咒相救。”女闻言惨然变色。宗更加怀疑她了。

第二天，宗派人把实情告诉和尚，和尚说：“这是狐，她的道行还浅，要抓住她很容易。”便写了二道符，嘱咐道：“回去洗净一个坛子，放在床前，把一张符贴在坛口。等狐窜进坛中，马上用盆扣上，把另一道符贴在盆上，放在汤锅里用烈火煮开，过一会狐就死了。”家人回去，按和尚所教办了。

夜深时，女才来，拿出袖子里藏着的金橘，刚要到床前慰问宗，忽然坛口嗤溜一声，把女吸入。家人立即跳起，用盆覆坛口，贴上符咒，就要拿去煮。宗见金橘撒了一地，追念狐女对自己感情很好，不禁怆然动心，命家人把她放走。家人揭符去盆，女子从坛中出来，狼狽不堪，向宗生叩头说：“我修炼的大道将要成功，差一点化为灰土。你是仁人君子，我发誓要报答你！”说罢便去。

几天以后，宗的病更加沉重，眼看就要不行了。家人到集市上采购棺木，途中遇到一女子，问他：“你是宗湘若的家眷吗？”答：“是。”女又说：“宗郎是我表兄，听说病情沉重，想去探望，正巧有事走不开。现有灵药一付，劳你带给他。”家人拿了药回来。宗想自己并无表姐妹，一定是狐女。吃了她给的药，果然病情大为好转，过了十来天便痊愈了。他很感谢狐女，向空祈祷，希望再见一见她。

一夜，宗闭门独自饮酒，忽听有弹指敲窗的声音。他开门出来看，原来是狐女，便大为高兴，握住她的手连连称谢，请她一起喝酒。女说：“别后一直思念，想如何报答你对我的深情高谊。现在我为你找到一个佳偶，不知能算尽到我的责任与否？”宗问：“是谁啊？”狐女说：“你是不知道的。明天辰时，你早点到南湖去，如果看见采菱女中有穿白色细纱披风的，马上赶过去；如果不知道她藏到哪里去了，就到堤边寻找隐藏在荷叶下的

短干莲花；找着了便采回来，用蜡烛火烤莲蒂，就能得到美女，还能长寿。”宗认真地听取了她的教导。狐女说完就要走，宗一再挽留她。女说：“自从遭受上次劫难，我顿悟仙家大道。何必以床第的欢爱，让人仇视与怨恨呢？”她态度严峻，说完便辞去。

宗按狐女所言，来到南湖。见荷塘里美丽女郎很多，中间有一个披着秀发、穿白色细纱披风的姑娘，长得如绝代美人一般。宗催船夫逼近过去，忽然不知女郎到哪里去了。他拨开荷丛寻找，果然见有红莲一枝，杵长不到一尺，便折莲而归。

进了家门，把莲放在几案上，并且准备蜡烛，将要烤炙莲底；一回头，红莲已化为非常漂亮的姑娘。宗惊喜异常，伏地而拜，女说：“傻秀才，我是狐妖，要给你作祟的！”宗不听。女又说：“谁教你的？”宗答：“小生自己能识你，何必人教？”伸臂拉女郎，已化为怪石，一尺来高，面面玲珑。宗便供在书案上，焚香拜祝。到夜里，关门堵洞，唯恐女郎走了。待天亮时一看，已不再是原来的石头了，披着一件纱披风，老远就闻到香气袭人，再看领子衣襟，还有丽人的余泽。宗把它盖上被子拥抱而眠。晚上起来挑灯，回床的时候，已见那个披着秀发的女郎在枕上。宗郎喜极，怕她又化为石头，哀哀苦求，她便答应了。女郎笑道：“真是孽障呀！不知哪个人多嘴，教你这个疯狂儿噜嗦死了！”便不再拒绝。但是欢合之际，她似弱不经风，要求休止。宗不听，女便说：“再这样，我就化石而去了。”宗因害怕而作罢。从此两情和谐，金钱布匹满箱，也不知哪里来的。女郎唯唯喏喏，好象不大能说话，宗生也从来不说她的怪异之处。

女怀孕十月，计算临盆的日子已到。嘱咐宗关好房门，不准别人进来，自己用刀割脐下，取出儿子，然后叫宗撕布捆住伤口，过一夜就愈合了。

又过六、七年，女对宗说：“夙缘已尽，我要与你告别

了。”宗闻听泪下，说：“你到我这里时，我贫苦得不能自立，全靠你才成小康，你怎么忍心马上远离我呢？而且你并无家族，以后儿子不知母亲是谁，也是一大恨事呀。”女也难过地说：“有聚必有散，这是常规。儿子福相，你也百年长寿，还求什么？我本姓何，如蒙思念眷恋，便抱着我用过的东西喊：‘荷花三娘子！’便可相见了！”说罢，解脱开宗的手，说一声：“我去了！”宗惊起回顾，她已飞过屋顶。宗跳起来，想拉她，只扯住了一只鞋。鞋掉到地上，化为石燕，色比朱砂还红，里外晶莹透彻，象水晶一般。宗拾燕珍藏，再翻检箱子，何女初来时所穿白细纱披风还在。每当想念的时候，抱衣叫“三娘子”，女郎宛然出现，欢容笑貌，与她平生一样，但不会说话。

出《聊斋志异》第五卷 黄维钧编写

上 仙

癸亥三月，我与高季文到稷下去，在旅途上同吃同住。季文忽然病了，正好高振美也随念东先生到州府来，便一同商量为季文求药。听袁鳞公说，城南梁家有狐仙，擅长仙术，便同去梁家。梁氏，是个四十来岁女子，盈盈若有狐的意态神貌。走进她的屋里，只见里间挂着红幕。撩幕一看，壁上挂着观音像，还有二、三幅立轴，都是跨马操戈、骑士随从纷至沓来一类的人物故事画。北面墙下有几案，案头设一小座，高不到一尺，还铺着小锦垫，说是仙人来了，便坐在这小椅上。

众人焚香祝祷，站成一排作揖。妇人击磬三下，口中念念有词。祝祷毕，肃然请客人到外室榻上就座。妇人立在帘下，整发托腮与客人谈话，说的都是仙人怎么灵验。等了好久，天渐渐黑下来，众人怕黑夜回家不好走道，烦妇人再祝请仙人快来。妇人便击磬重新祈祷，祝完又转身站着与大家谈话，说：“上仙最爱夜谈，别的时候还往往遇不着他。昨夜有等候考试的秀才，带着酒菜来与上仙饮酒，上仙也拿出好酒请客，大家赋诗欢笑，散的时候，更残漏尽，天都快亮了。”

她的话还没说完，忽然好象有巨石砸在桌子上，声音好响，妇人转身道：“差点把我吓死！”听到桌上有叹气和惊诧之声，乃是一个健壮的小老头。妇人用芭蕉扇隔着小座，小老头在座上大声说：“有缘啊！有缘啊！”大声请客人们坐，又仿佛拱手为礼，问大家道：“诸位有何赐教？”高振美尊重念东先生的意思，先问道：“见过菩萨吗？”老头答：“南海我熟门熟路，怎么会不见呢？”又问：“阴间阎罗王也换代吗？”答道：“与人世阴间一样。”再问：“阎罗姓什么？”答道：“姓曹。”然后

为季文求药。小老头说：“回去当夜祀以茶水，我到观音大土处讨药奉赠，什么病都能治好！”同去的人，各有所问，小老头都一一剖析、决断。大家辞别回旅馆。过了一宿，季文病就好多了，我因与振美要整理行装先回家，便没有空再去拜访了。

出《聊斋志异》第五卷 黄维钧编写

郭 生

郭生，本县东山人，从小爱读书，但山村里无人指导，年已二十多岁，还常写错字。他家中狐捣乱，衣服、食物、器具、用品常常丢失，郭生深受其苦。有天夜读之后，书卷放在案头，被狐涂得乱七八糟，卷面狼藉，字迹都看不清了。只好选择稍为干净点的诗篇辑集而读，加起来只剩六七十首了。郭生虽愤怒但也拿狐没有办法。他又把自己作的文章二十几篇收集起来，准备向名流请教。早晨起来，见这些文章翻摊在桌上，被狐用浓墨汁差不多涂光了。他恨之入骨。

正好有位王生，有事到东山来，平日与郭友善，便登门来拜访。见到被涂脏的书卷，问怎么回事，郭生把为狐所苦的事情都告诉了他，并且把涂剩的书本拿给他看。王生先是看着玩儿，慢慢意会狐所涂所留，似有含而不露的深意；再看郭生的作业，所涂的也都是芜杂冗繁的可删之处。他惊讶地说：“狐涂得颇有讲究，不仅不用怕，而且应当以他为师。”

过了几个月，郭生再看自己的旧作，顿觉狐的确涂得很对，于是又做了两篇文章，放在书桌上，看有什么变化。待天明，狐又涂过。如此过了一年多，狐不再涂，而在郭生所作文章上以浓墨洒作圆圈，弄得满纸淋漓。郭又觉得怪异，拿去告诉王，王看后说：“狐真是你的好老师，你的好文章拿得出手了。”这一年郭生果然县试得中。

郭从此感谢狐，常准备好鸡和粮食，给狐饮食。每每要买书籍和有名的文章，自己不敢选择，都取决于狐。后来乡试、会考两试都名列前茅，中了副榜贡生。当时叶、缪诸公的文章，风雅漂亮，家家传颂。郭生也有他们文章的抄本，珍爱得不得了。也被

狐倒浓墨于抄本上，墨迹竟有碗大，所没剩几个字了；郭生自己拟题佳构的文章，写得颇为得意，也被狐涂了许多。郭生渐渐不再信狐。没多久，叶公的文章在整顿文风时被没收了，郭生才又稍为信服狐的先见之明。然而，自己每作一文，虽惨淡经营，仍常被狐涂污。他自以为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所以心气颇高，怀疑狐太狂妄。便抄录以前狐加过许多圈点、认为写得好的文章来试探狐，也被狐涂了。他笑道：“是真的胡来了。怎么它以前认为很好而现在又否定了呢？”便不再为狐准备吃的东西，把书本也锁进箱柜里。第二天早晨，见箱柜依然锁得严严实实，打开一看，只见文章卷面上又被涂了四道杠，有手指那么粗；里面第一章画了五道，第二章也五道，后面的倒没有画。

从此以后，狐寂然不再来。后来几次考试，郭生一次列四等，两次列五等，这才明白这个兆头早已寓意在狐画的杠杠里了。

出《聊斋志异》第五卷 黄维钧编写

胡大姑

益都岳于九，家有狐作祟，布匹器具，常被抛掷在邻家墙头上。岳妻存了一些细麻布，想取来做衣服，见捆卷得跟往常一样，打开一看，两头实而中间空，中间的麻布都被剪去了。诸如此类的事情使他们不胜其苦。岳妻乱骂一通，岳解劝道：“怕被狐听见。”狐在梁上说：“我已听见了。”便作祟得更凶。

一天，夫妻俩卧床未起，狐把被子、衣服都掇去了。他俩光着身子蹲在床上，望空哀求祝祷。忽见一个长得姣好的女子，从窗上进来，把衣服掷在床头。看她，个子不高，穿绛红衣服，外面套件雪花马甲。岳穿好衣服，对她作揖道：“上仙有意光临，但求不要扰乱。请你当我的女儿，怎么样？”狐说：“我年纪比你还大，为何妄自尊大？”岳改请当自己的姐妹，她同意了。于是命全家人叫她胡大姑。

当时颜镇张八公子家里，也有狐住在楼上，常与人通话。岳问胡大姑：“认识吗？”胡答道：“是我家喜姨，哪能不认识？”岳说：“她喜姨可不扰人，你何不学她？”狐不听，依然骚扰。狐不甚作祟岳家的其他人，而专门跟他的儿媳捣乱：把她的鞋袜、簪子、耳环丢到路上；每次吃饭，常在她粥碗中埋死老鼠或者粪便污物。媳妇常扔碗骂骚狐，并不祝祷告饶。岳祝祷说：儿女辈都叫你为姑，为何一点没有尊长的样子呢？”狐说：“教你儿子把媳妇休了，让我做他的媳妇，便从此安生了。”媳妇骂道：“淫妇好不要脸，想跟人争汉子吗？”当时媳妇正坐在衣箱上，忽然浓烟从尿股下冒出来，熏烤如坐在蒸笼一般。开箱一看，媳妇所藏衣服已烧成灰烬，剩一、二件，也是姑子的衣服。

狐又叫岳的儿子与媳妇离婚，儿子不答应。过几天，狐又来催，还是不答应。狐怒而用石头打岳子，子头破血流，差点被打死。岳更加害怕。

西山李成文，善于符咒及拔污水之术，岳家用钱聘他来捉狐。李用泥金在红绢上画符，画了三天才成，又把镜子缚在棍子上，当作柄子拿着，照遍全宅。并叫童子随同看视，如有所见，马上告诉他。到一处，童子说：“墙那边好象有狗一样的东西趴着。”李便以他写的符为戟向童子所指处戳去，完了又在庭院中踱步，念了一会咒，家中狗猪都贴耳垂尾乖乖地来了，好象要听李什么教诲似的，李挥手道：“去！”狗猪们纷然鱼贯而出。又念咒，鸭子们来了，又挥之而去；最后是鸡来，李指着一只鸡，大声叱责，别的鸡都去了，只有这只鸡伏在地上，交翼长鸣道：“我不敢了！”李说：“捣乱的是你家中所作的紫姑。”家里人说没做这玩意儿，李说：“紫姑现在还在呢！”家人才想起三年前曾作紫姑为戏，家中的怪事就从那一天开始的。遍搜全宅，见草扎纸糊的偶像即紫姑放在屋梁上。李取来扔在火里，并拿出一个酒瓶，咒三次，叱三次，鸡便起来走了。听到瓶口有说话声：“姓岳的你好狠啊！几年之后，我还会来的。”岳乞求把瓶子放到汤锅里或扔到火里，李不同意，随身带走了。有人见他家墙上挂着十个这样的瓶子，塞着瓶口的都是有狐的。传说他挨着个儿把狐放出去，到人家里作祟，以此获得聘金，所以他以狐为奇货可居。

出《聊斋志异》第六卷 黄维钧编写

狐 慝 淫

某书生买了一座新房子，常有狐作祟，衣服物件，多为狐所毁，而且时常把尘土撒在汤饼中。一日，有友来访，碰巧书生外出，天黑还不回来。书生的妻子准备好饮食待客，客人吃后，她同婢子把多余食物吃了。书生素来放荡不羁，存了不少性药。不知什么时候狐把性药放到粥里，书生妻吃粥，觉着有股异香，问婢，婢说不知道。吃完，但觉欲火中烧，一刻都忍不住，强自抑止，更加感到燥渴难耐。想想家中无男子可投奔，只有客人在，便去叩客人住房的门。客人问是谁，她据实以告，又问她有什么事，妇不答。客人拒绝说：“我与你丈夫是道义之交，不敢做这般禽兽的行为。”妇还流连不肯离去，客人叱骂道：“某兄文章品行都被你丧尽了！”隔窗唾弃。妇人大为惭愧，便退走了。她自己想：“我怎么会这个样子？”忽然想起碗中的异香，难道是性药吗？便检查包中药，果见此药满桌狼藉，茶盅盘盏中到处都得。幸而她熟知冰水可解，立即喝下。顷刻就清醒了，愧悔羞耻得无地自容。转辗好久，已到更残漏尽，唯恐天亮后难以见人，便解带上吊。婢子发觉去救的时候，眼看快要气绝身亡了。直到过了辰时，才有微弱的呼吸。客人已在夜间不辞而别。书生黄昏后才回来，见妻卧床不起，问她，不说，只顾流眼泪。婢子把上吊的事情相告，书生大惊，一再追问。妻把婢子支使开，才把实情告诉他。书生叹道：“这是我贪淫的报应，你有什么过错？幸亏是个好朋友，不然，还怎么做人呢！”从此痛改以往的行径，狐从此也绝迹了。

出《聊斋志异》第六卷 黄维钧编写

甄 后

洛阳城有个刘仲堪，小时候很笨，但酷爱典籍古文，常常关门苦读，不与世人多往。一天，刚要读书，忽闻满屋奇香，不一会儿，又连连听到佩玉相碰的声音。他吃惊地看去，见有个美女进来了，簪子、耳环光采夺目，随从都是宫女打扮。刘惊恐地伏在地上。美女扶起说：“你怎么傲慢在先而谦恭于后呢？”刘愈加惶恐，曰：“何处天仙，未曾拜识，以前什么时候有过轻侮？”美人笑道：“相别才多久，就这么朦睡！正襟危坐磨砖头的，不就是你吗？”说罢展开锦垫，摆设美酒，促膝对饮，谈古论今，非常广博，刘竟茫茫然不知如何应对。美人说：“我只到瑶池王母娘娘那里赴了一次宴，你转过几生了，聪敏劲儿都转没了。”便命侍从用汤冲水晶膏给刘吃，刘喝完，顿觉心神清彻。天很快就黑了，宫女侍从尽去，二人便息烛解衣，尽情欢爱。

天还没亮，宫女们又都来了。美人起身，妆饰打扮一如昨日，且鬓发整齐不必重新梳理。刘依依不舍，苦苦询问美人姓名，美人答道：“告诉你倒不妨事，只恐怕增加你的疑虑。我姓甄，你是后汉刘干于刘桢的后身。当年你因看我而得罪于曹操，我心中不忍，今天来会你，聊以报答你的痴情。”刘问：“魏文帝在哪里？”美女说：“曹丕，不过是其贼父曹操的庸子，我跟这些富贵之辈游戏了数年，事情已过，不再放在心里了。他们当初因曹操的缘故，滞留在阴间好久，现在不知在哪里。倒是陈思王曹植，在为上帝管理典籍图书，时常见到。”随即见龙车停在庭中，美女以白脂玉制成的小盆赠于刘郎，登车告别，驾云而去。

刘仲堪从此文思大有进步，然而时常怀念美人，发傻般出

神凝思。过了几月，身体已十分羸弱。母亲不知什么原因，常常担忧。家里一个老婆子忽对刘说：“郎君心里是不是在想什么？”刘把内心隐情对老婆子说了。老婆子说：“刘郎不妨写封信，我能给你邮到。”刘便写了信函，交付于她。老婆子半夜回来说：“幸而没误事。我刚到她门口，看门人以我为妖，要把我捆起来。我拿出郎君书信，他们就拿走了。不一会儿，把我叫进去，夫人也歔歔叹息，说不能再与你相会。她正要写回信，我说道：‘郎君衰弱不堪，不是写几个字所能医好。’夫人沉思好久，便把笔放下说：‘烦你先报告刘郎，立即送一个美丽的佳人去。’临行的时候，又嘱咐我：‘刚才所讲的，乃是百年之计，只要不泄露消息，便可永远在一起了。’”刘郎大喜，一直等待着。

第二天，果然一个老太太领着一个女郎，到刘郎母亲那里。姑娘容貌美好，绝世少有，老太太自称：“姓陈，女儿是她生的，名叫司香，愿作刘郎媳妇。”母亲很爱姑娘，商议聘金多少，老太太不要聘金，等到举行过婚礼便去了。唯独刘郎心知有异，私下问女郎：“你是夫人的什么人？”答道：“我本是铜雀台的歌伎。”刘疑她是鬼，女说：“不是。我与夫人俱登仙籍，偶犯过错，被谪人间。夫人已复归仙位，我滴期未滿，夫人请求曹暂时让我当她的使唤丫头，去留全由夫人作主，所以我能长久在床边侍候你。”

一天，有个瞎眼老婆子牵着只黄狗到刘家乞食，拍板唱起乡曲民歌。司香出来看。司还没站定，狗挣断绳索要咬司香。司香惊骇而走。狗把她的衣襟都咬断了。刘郎用棍子打狗，狗更加凶，把衣襟都咬得跟碎麻似的，并且吞吃了。瞎眼老婆捉住狗颈项上的毛，把它缚走了。”刘进屋看视司香，见她惊魂未定，说：“你是仙人，为何怕狗？”女说：“你不知道：“这狗是阿瞞曹操所化，它是怒我不守当年铜雀台焚香盟誓之戒约。”刘要

把狗买来打死。女说不可，道：“上帝所罚，怎么能随便杀它？”

过了二年，见司香的人都惊异她的妖艳，细问她的来历，听说得恍惚，都怀疑她是妖。母亲追问刘郎，刘稍稍说了一点她的不同寻常，母亲大为惧怕，告诫刘郎与她断绝。刘不听，母亲暗暗寻来术士，在庭院里作法，刚要划地筑坛，女惨然说：“本来想白头到老，现在老母见疑，看来恩义已绝了。要我走，倒也不难，但恐怕不是什么咒语可以打发我的。”便捆了一束柴，点着火，扔到阶下，瞬息浓烟满屋，对面不见人。忽然声震如雷。少过片刻，火灭烟散，术士已七窍流血而死。进屋一看，女已无踪影。想叫老婆子来问，她也不知去向了。刘仲堪这才告诉母亲：“老婆子是狐！”

出《聊斋志异》第七卷 杨 筠编写

阿 绣

海州刘子固，十五岁时，到盖州探望舅父。看见杂货店中有一女子，姣丽无双，心里非常喜欢她。悄悄地跑到这家店里，假装说要买扇子。女子便叫她父亲。父亲出来，刘很失望，故意讨价还价，没买成就走了。远远看她父亲到别处去了，便又回到店里来。姑娘要去找父亲。刘阻止说：“不必。只要讲个价钱，我不会计较的。”姑娘顺着他的话，故意要了个大价钱。刘不忍心和她争，付了款就走了。

第二天又来了，还是这样。他刚走了几步远，姑娘追出来喊他：“回来！刚才说的话是假的，价格贵得太过分了。”于是退给他一半钱。刘越发感激她的诚实，趁空就去店里。由此两人一天比一天熟悉起来。姑娘问：“郎君住在哪里？”刘实话告诉她，反过来询问她，姑娘自我介绍说：“姓姚。”临走，她把买的東西，用纸包裹好，最后用舌头舐湿粘住。刘揣着回来，不敢再动，惟恐弄坏了她的舌痕。

过了半个月，刘的行动被仆人看见了，暗中告诉他舅舅，舅舅硬要他回家去。他在家裏，懒洋洋地很不自在，把买来的香帕、脂粉等东西，秘密地放在一个竹箱子里，没有人时，就关起门来一件一件地检看，触物相思。

第二年又到盖州，行装刚解下来，立刻赶到姑娘店里，只见店门紧关。他失望而归。心想可能是偶然出去还没回来，第二天早起又去了，门照样紧闭着。问各位邻居，才知姚家原是广宁人，因为生意利薄，所以暂时回老家去了，不清楚什么时候再来。他神志沮丧，住了几天，没精打采地回家了。

母亲与他商议婚事，他一次次地不依从。母亲又奇怪又生

气。仆人私底下把他从前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越发严加防范、看管。他去盖州的路由此就断绝了。

刘子固精神恍惚，吃饭、睡眠都逐渐减少。母亲忧心忡忡，想不出办法，心想不如依从他的心愿，于是定好日子，为他准备行装，让他到盖州，并转告舅舅，请他去做媒提亲。舅舅受托到姚家。过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对刘说：“事情办不成。阿绣已经许配给广宁的人了。”刘垂头丧气，心灰意绝。回家以后，捧着竹箱子哭泣，思念之情萦绕在心头，总希望天下有象阿绣这样的女子。

正巧，有媒人来，说复州黄家的姑娘长得如何艳丽。刘怕不确实，便命令仆人驾车亲自到复州。进西门，见一户座南朝北的人家，两扇门半开着，里面有一女郎，长得与阿绣出奇的相象。再定睛细看，只见她边走边回头看地进去了。真是阿绣，一点不错。刘心里动念，便借了她家东邻的房子住下，细细打听，才知她家姓李。他反复猜想：天下哪会有如此相似的人呀？住了几天，找不到接近她的机缘，只得两眼直直地候在她家的门前，希望那姑娘再出来。

一天，太阳刚刚西下，姑娘果然出来了。忽然看见刘子固，即转身走了，她用手指指身后，又用手按在额头上，进屋里了。刘高兴极了，但不明白她的意思。他凝神想了一会，信步走到屋后，只见一个宽阔的荒园，西边有矮墙，大约齐肩高。这才恍然大悟，便蹲伏在草丛中。过了很久，有人从墙上露出头来，小声问道：“来了吗？”刘答应着站起身来。仔细看，真的是阿绣。刘子固大动感情，眼泪象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女子隔墙探过身子，用手绢为他擦眼泪，深情地安慰他。刘说：“千方百计也不能如愿，自认为今生已经完了，谁想到还会有今天！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呢？”女子说：“李家，是我表叔。”刘要翻墙进去。女子说：“你先回去，把仆人打发到别处去睡，我会自己来的。”

刘子固照她的话做了，坐在房里等她。过了一会儿，女子悄悄地进来了。她的妆饰不太华丽耀眼，袍裤跟当年一样。刘拉她坐下，详细诉说分别后的苦苦思念。然后问她：“听说你已经许配给人家了，为什么还不出嫁？”女子说：“说我受了人家的聘礼，那是假的。我父亲因为你家离我们道路遥远，所以不愿和你成婚，或许是逼过你舅父故意这么说，以断绝你的希望”。两人同床共寝，万般风姿，极相欢悦，不可言喻。四更天，女郎马上起身，翻墙而去。刘子固自此再无意黄氏女了。他旅居忘返，过了一个多月还不回家。

一天夜里，仆人起来喂马，看见屋里灯还亮着；偷偷一看，见是阿绣，大吃一惊。他不敢问主人，清早起来，到市面上查访，回来问刘：“昨夜与少爷往来者，是什么人？”刘起初隐瞒。仆人说：“这座宅第很寂静，正是狐鬼藏身的好地方，公子应该自爱。他桃家姑娘，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刘这才不好意思地说：“西边邻居是她表叔，有什么好怀疑的？”仆人说：“我已经打听清楚了：东邻家只有一个孤老太太，西邻家一个儿子还小，没有别的近亲。你所遇见的一定是鬼怪；不然，哪有穿了几年的衣服还不换的？而且她的面色过于苍白，两颊稍瘦，笑的地方没有酒窝，不如阿绣美丽。”刘反复回想，大为害怕，说：“那怎么办呢？”仆人想了一个计谋：等她来的时候，拿刀冲进去一起打她。夜间，女子又来，对刘说：“我知道你起疑心了。然而我也别无他意，不过了却前世缘分罢了。她话没说完，仆人推门闯入。女子呵叱说：“兵器放下！快拿酒来，我要与你家主人告别。”仆人立即把刀扔下，好象被人夺了似的。刘越加害怕，勉强摆上酒食。女子谈笑如常。举手向刘说：“我知道你的心事，刚要为你救绵薄之力，为何竟埋伏着武力？我虽然不是阿绣，自以为不次于她，你看我比你昔日的情人差吗？”刘吓得毛发直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女子听更漏三下，拿起酒杯呷了

一口，站起身说：“我现在走了，等花烛之后，再与你的新娘比较优劣吧。”转身就无影踪了。

刘子固相信狐的话，径直到了盖州。埋怨舅父骗自己，不到他家落脚，却住在姚家附近，自己托媒人去沟通，许以重金为聘。姚妻说：“小叔为阿绣在广宁寻了女婿，她父亲就为这事去的。亲事妥没妥还不知道。须等他回来，方可商议。”刘听了，徬徨不安，六神无主，只好下决心守候，等候他们回来。

过了十多天，忽然传闻要打仗了。开始他怀疑是讹传，过了好几天，风声越加紧急，只好收拾行装回家。中途遇到战乱，主仆冲散了，刘被巡逻兵抓住了。因他长得文弱，看守不严，他偷了马逃跑了。

到了海州地界，见一女子，蓬头垢面，一瘸一拐地走着，已经支持不住了。刘子固驰马经过时，女子骤然喊道：“马上的人不是刘郎吗？”刘停鞭审视，原来是阿绣。心里仍然怀疑她是狐，说：“你是阿绣吗？”女子问：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刘讲了自己的遭遇。女子说：“我真的是阿绣。父亲带我 from 广宁回家，遇到兵被俘虏了，让我骑马，屡次掉下来。忽然有一女子，拉住我的手腕飞快地逃跑，在兵荒马乱之中奔窜，也没人追问。那女子健步象飞鸟，我苦于赶不上她，走了百十来步鞋子掉了好几次。过了好久，听得人喊马叫声渐渐远了她才放开我的手说：“分别了。前面都是坦途了，可以慢慢走。爱你的人将要到了，你正好与他一道回去。”刘知道那女子是狐，心里很感激她。他对阿绣讲述了自己留在盖州的原故。阿绣说叔叔为她择婿方家，没等下聘礼就打仗了。刘子固才知道舅父的话不是瞎说。他把阿绣拉上马，两人同骑马回家。进家门，老母亲安然无恙，见他们来非常高兴。刘系好马，进家门，详细诉说了经过。母亲也很喜欢，给阿绣洗脸、梳妆、打扮完了，阿绣容光焕发。母亲拍掌说：“难怪痴情儿子魂里梦里都放不下你！”于是，铺好

了被褥，让阿绣与自己同睡。又派人到盖州，给姚家送信。过不几天，姚家夫妇都来了，选好吉日，办完了婚事，老俩口才回家去。

刘子固拿出珍藏着的竹箱子，封条原封不动，内有一个粉盒，打开一看，全变成红土了。刘很惊异。阿绣掩嘴说：“好几年的贼赃，今天才发觉。那时候见你任凭我包裹，根本不看真假，故意拿红土当脂粉跟你开玩笑的。”夫妻正在嬉笑间，一个人掀起帘子走进来说：“如此快乐，应该感谢媒人吧？”刘一看，又一个阿绣。急忙喊母亲。母亲及家人都集合起来，没有人能辨别开来。刘眼睛转来转去，也迷惑了。定睛看了多时，才对假阿绣作揖道谢。假阿绣要过镜子自己照了一会儿，羞红了脸跑出去，找她已杳无踪影了。

刘子固夫妇感激狐精的义气，做了一个牌位供在屋里祭祀。有一天夜里，刘喝醉酒回家，屋里漆黑无人。他刚要点灯，阿绣来了。刘挽着她问：“到哪里去了？”她笑着说：“酒臭薰人，使人受不了。如此盘问，难道谁会和野汉子私奔吗？”刘笑着捧住她的脸蛋。女子说：“你看我与狐姐哪个更漂亮？”刘说：“你更漂亮。然而只看外表的人是分辨不出来的。”接着，关上了门，两人就亲热起来。一会儿，有人敲门，女子起身笑着说：“你也是只看外表的人啊！”刘不明白。过去开门，阿绣进来了。刘大吃一惊，方才悟到刚刚跟他说话的人，原来是狐。暗中又听到笑声，夫妻俩望空祝祷，祈求现形。狐说：“我不愿见阿绣。”刘问：“为什么不另外变个模样？”狐说：“我不能。”刘问：“为什么不能？”狐说：“阿绣是我妹妹呀，前世不幸夭亡。活着的时候，与我跟着母亲去天宫，见西王母，心里暗自爱慕，回来后，我俩用心效仿西王母。妹妹比我聪慧，一个月就神似，我学三个月后才成，但终不及妹妹。今已隔世，自认为可以超过她了，不料还象过去那样。我感激你们两人的诚意，所以有

时前来，现在走了。”便不再说话了。

从此以后，三、五天来一次，一切疑难之事都能解决。碰到阿绣回娘家时，狐常来几日，家人因害怕，都躲着她。若有东西丢失了，她华妆端坐，头发上插一支玳瑁簪子，有几寸长，朝着家人严肃地训话：“谁偷东西，夜里应当送到某个地方，不然，头痛大作，后悔不及！”天亮以后，果然在某个地方找到丢失的东西。三年以后，她再也不来了。偶然丢失了金银布匹，阿绣也仿效她的装束，吓唬家人，每次也都有效。

出《聊斋志异》第七卷 杨筠编写

小 翠

太常侍王某，浙江人。幼年时，有一日白天躺在床上，忽然天气阴晦，霹雳炸响，一只比猫大的东西，跑来趴在他身下，辗转不离。少时天晴，那东西才出来。他一看，不是猫，才害怕起来，隔着房间喊他哥哥。他哥听说，高兴地说：“弟弟将来必做大官，这只狐狸是来避雷劫的。”后来，他果然少年就考中进士，当了县令，又升任侍御。

王某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元丰，特别痴呆，十六岁了，还分不清男女，因而乡亲中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王某很是忧愁。一天，有个妇人领着一个少女来到王家，主动要求把女儿给他当儿媳。王某看那姑娘，笑容嫣然，真象个仙女。他高兴地问妇人姓氏，她说：“姓虞，女儿叫小翠，十六岁了。”与她商议聘金，她说：“孩子跟着我，粗粮还吃不饱，一旦住进高楼大厦，有丫环仆人使唤，吃的是山珍海味，只要她满意，我就放心了，哪能象卖菜似的讨价还价呀！”王夫人非常高兴，殷勤地款待她们，妇人让女儿拜见王太常及夫人，嘱咐说：“这是你公公婆婆，你要谨慎侍奉。我很忙，先回去，三几天后会再来的。”王命令仆人备马送她。妇人说：家离这里不远，不必麻烦了。”说完，出门去了。小翠也不伤心留恋，立即在梳妆匣中翻找绣花的样子。夫人也很喜欢她。

几天过去了，妇人还不来。问小翠家住哪里？她也傻乎乎地说不清道路。于是收拾了另外一个院，让小夫妻成婚。亲戚们听说拣了一个贫家女作新媳妇，都讥笑了一番；当看见小翠以后，都大吃一惊，也就不再议论了。小翠又很贤慧，能观察出公公婆婆的喜怒。王太常夫妇，宠爱她超过常情，但常常担心媳妇嫌儿

子俊，小翠却有说有笑，并不嫌弃。她很爱玩笑，用布缝制成球，踢着玩乐。穿着小皮靴，踢出去几十步，逗弄元丰去拾，元丰与丫头常常累得汗流夹背。

有一天，王太常偶然经过，圆球突然飞来，正好打在他的脸上。小翠与丫头都溜了，只有元丰还在踊跃追逐。王生气了，拣了块石头扔向元丰，元丰趴在地上哭了。王太常告诉夫人，夫人前去责备小翠，小翠低头微笑，用手抠床沿。夫人一走，她照旧蹦蹦跳跳，用脂粉把公子涂成大花脸，弄得象鬼似的。夫人见了，生气极了，把小翠叫来大骂一顿。小翠靠在几案上抚弄衣带，并不惧怕，也不说话。夫人无奈，只好打儿子。元丰大哭大叫，小翠才变了脸色，跪地求饶。夫人怒气立消，扔下棍子走去了。小翠笑着拉起公子到房间里，替他掸掉衣服上的尘土，擦走眼泪，用手抚摸伤痕，拿枣儿、栗子给他吃，于是公子破涕为笑。小翠关上院门，又把公子扮成西楚霸王，装作匈奴人，自己穿上漂亮衣服，束细腰，装作虞姬在帐中翩翩起舞，或者在发髻上插上雉尾，装王昭君拨弄琵琶，丁丁咚咚地响，满室喧笑，习以为常。王公因为儿子傻，不忍心过分责怪媳妇，即使耳有所闻，也不去过问了。

与王太常同一条巷子里有位王给谏，两家相隔十多户，但素来相和睦，那时正逢三年举行一次官员政绩考试，王给谏怕王太常做了河南道监察御史，算计中伤他。王太常知道他的阴谋，很是忧虑，但又无计可施。

有天晚上，王太常早早睡下了。小翠冠带整齐，装扮成吏部尚书的模样，剪了一缕白丝作胡须，又让两个丫环穿上黑衣装成虞侯，偷偷到马棚里牵马骑了出去，开玩笑说：“我这就去拜访王先生。”骑到王给谏家门口，她鞭打随从，大声说：“我是去拜见王侍御的，谁说要见王给谏呀！”便掉转马头回去了。到了家门口，看门的误以为真，跑去报告王太常，王公急忙起身出来

迎接，才知是儿媳妇的游戏。他生气极了，对夫人说：“有人正在找我的毛病，反倒把闺房里的丑事送上门去告诉人家，我的大祸不远了！”夫人生气，奔到小翠房里，骂了一顿。小翠只是傻笑，一句话也不分辩。打她，又不忍心；休她，又无家可归，夫妻俩很懊恼，彻夜不眠。

当时吏部尚书某公非常显赫，他的仪表、服装和随从，与小翠伪装的没有一点区别，王给谏也误以为真。屡次侦察王公家门口，到了半夜，客人还未出来，他怀疑吏部尚书与王公有阴谋。第二天早朝，见面就问：“昨夜吏尚书到你家去了吗？”王太常怀疑他有意讥讽，不好意思地哼了两声，不敢响答。王给谏愈发怀疑，于是打消了暗算他的计划，从此反而讨好王太常。王公知道了这件事的内情，暗自高兴，暗中嘱咐夫人，劝小翠改正行为，小翠笑着答应了。

过了一年多，吏部尚书被罢官了，正巧有私信给王太常，误投给了王给谏。给谏大喜，先托一个同王太常要好的人去向他借一万两银子，被王拒绝了。给谏亲自来到王府，王公找官帽、衣袍，一时找不着，给谏等待了很久，以为王公故意怠慢，愤而将走时，忽见公子元丰身穿龙袍，头戴皇冠，有一女人从门里把他推出来，王给谏大为惊吓，接着假意笑着安慰他，脱去龙袍、皇冠，拿了就走。王公急忙出来，客人已去远了。听说事情的原委，吓得面如土色，大哭着说：“这女人是祸水啊！不久就要灭我九族了！”便与夫人操起棍仗去找小翠。小翠已经知道，关紧了房门，任凭狠骂。王公大怒，用斧子砍门。小翠在里面含笑对他们说：“公公不用烦恼、生气。有媳妇在，刀锯斧剁，儿媳自己承当，一定不会连累双亲。公公要是打进来，是想杀媳妇以灭口吗？”王公只好作罢。

王给谏回去，果然写了奏章，揭发王太常图谋不轨，有龙袍、皇冠为证。皇帝惊讶，着拿来验看，原来皇冠穗子是用高粱杆

的心子做的，龙袍只是一块破的黄包袱布。皇帝大怒，指责王给谏诬陷好人。又把元丰召来，见他憨态可掬，皇帝笑着说：“这样子可以做皇帝吗？”便把元丰交给法司去审。王给谏又诉讼王太常家有妖人，法司严加审问、查找，都说没有妖人，只有疯媳妇和傻儿子，成天闹着玩儿，邻居也都这样讲。案子审定，判王给谏诬告，充军云南。

从此以后，王太常觉得小翠是奇女子，又因她母亲久不来，意识到她不是凡人。让夫人去探问，小翠只笑不讲。一再追问，她捂着嘴说：“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儿，婆母知道吗？”

不久，王太常升任京卿。这时他已五十多岁，常常发愁没有孙子。小翠结婚三年，夜夜与元丰分开睡，好象未曾有过夫妻关系。夫人抬走一张床，嘱咐元丰与媳妇同睡。过了几天，元丰告诉母亲说：“你借走了床，怎么硬不还！小翠天天夜里腿放在我肚子上，我喘不过气来；她还总掐我大腿里子。”丫环、老妈子听了无不大笑，夫人拍桌把儿子喝走了。

一天，小翠在房里洗澡，公子看见了，要和她同浴，小翠笑着制止，叫他暂且等待。她洗出来，换过热水，解开公子的袍裤，与丫头一起扶他进去。公子觉得蒸闷，大喊着要出来，小翠不听，用被子把他蒙住。过一会儿，没声音了，打开一看，已经死了。小翠坦然地笑着，一点也不惊惶，把他拖到床上，擦干净身体，盖上被子，夫人听说，哭着进来，骂道：“疯丫头为什么杀死我儿子”小翠微笑着说：“这么傻的儿子，不如没有。”夫人愈加恼恨，用头去撞小翠，被丫环们争着拉开了。正在吵吵闹闹之时，一个丫环报告说：“公子哼啦？”夫人收住眼泪，抚摸儿子，元丰气息咻咻，大汗满身，被褥全部湿透了。一顿饭的功夫，汗出完了，忽然睁开眼睛看着四周，挨个看家中的人，好象不认识似的，说：“我现在回忆过去，都象在梦里一样，为什么？”夫人听他讲的话不傻了，非常惊异。拉着他去拜见父亲，

试验了几次，确实不傻。俩老大喜，如获至宝。到了晚上，把另一张床抬回原处，铺上枕头被褥，暗中观察。公子进房间，把丫环们都打发走了。早晨去一看，那床空放着。从此以后，痴颠都不再发作，小夫妻感情很好，形影不离。

过了一年多，王太常因小有失误，被王给谏的党羽奏本弹劾，罢了官。家里原有广西巡抚送的一只玉瓶，价值千金，本来打算拿出去贿赂当权者的。小翠很喜欢这玉瓶，拿在手着把玩，失手打碎了，惭愧得自己去向公婆报告。王公夫妇正因被罢官而心中不快，听到此事，大怒，两人交口责骂。小翠气愤而出，对元丰说：“我在你家，所保全的何止一只玉瓶，为什么这样不给我留点面子？实话对你讲：‘我不是凡人。因为母亲遭雷劫，曾受过你父亲的庇护，又因为我俩前世有五年的姻缘，所以我是来回报以前的恩情、了却夙愿的。我在你家身受唾骂，多得象头发那样没法数了，我之所以不马上走，是因为五年的夫妻恩爱还未满期。今天这样怎么还住得下去啊！’”说完，怒气冲冲走了，元丰追出去已无踪影了。王公也茫然无主见了，追悔莫及。公子进了房间，看见小翠用过的脂粉、穿过的鞋，痛哭欲死，他睡不安眠，食不甘味，日渐衰弱。王公十分担忧，急忙想替他续娶，但元丰不感兴趣。只求一位名画师，替小翠画了一张肖象，日夜用酒供奉祈祷。这样几乎有两年时间。

有一天，元丰偶然有事从别处回来，明月皎皎，村外有他家一座亭园，骑马从围墙外面过，听到笑语声，他停住了马，让马伏牵住马缰，自己蹬在马鞍子上往里一望，看见两个女子在里面玩耍。月色昏暗，分辨不清楚，只听得一个穿绿衣服的说：“丫头应当逐出门去！”一个穿红衣服的说：“你在我家亭园里，反来逐谁啊，”绿衣人说：“丫头不害羞，没当好媳妇，被人赶出来，还来冒认产业吗？”红衣人说：“到底也比老大丫头还没有主顾强呀！”元丰听她声音，酷似小翠，赶快叫她。绿衣人边走

边说：“我暂且不与你争，你男人来了。”接着，红衣人来，果然是小翠，他高兴极了。小翠叫他登上墙头，并用手接他下来，说：“两年不见，竟瘦成一把骨头了！”元丰握着她的手哭了，详细诉说相思之苦。小翠说：“我也知道，但没有脸面再见家人。今天与大姐玩耍，偶然又见到你，可见前世姻缘是逃不掉的。”元丰请她一起回家，她不肯；请她留在园里，她答应了。公子派仆人跑回去告诉夫人。夫人很惊异，便起身坐着轿子赶来，开了锁，进了亭园。小翠急忙跑上来迎拜，夫人握住她胳膊直哭，竭力表白以前自己的过错，几乎无地自容，说：“如果你不心存芥蒂的话，请随我回去，让我们晚年得到安慰。”小翠坚决推辞。夫人考虑这花园筑在荒野之地，打算多派些人服侍。小翠说：“我什么人都不愿见，只有从前两个丫环朝夕相从，不能没有眷恋之情。外面只要一个老仆看门，其余的都不需要了。”夫人都照她讲的做了。对外只说公子在花园里养病，每天给他们送些吃的、用的东西。

小翠常劝元丰另外娶亲，公子不答应。又过了一年多，小翠的容貌声音，渐与从前不一样了，拿出画像来对照，判若两人。公子很奇怪。小翠说：“看我今日哪有从前美呀？”公子说：“二十多岁的人，怎么老得这么快。”小翠笑着把图烧了，元丰去抢，已成灰烬。

一天，小翠对元丰说：“从前在家时，父亲说我到老也不会养孩子。现在双亲年老，你也孤单，我实在不能生孩子，恐怕要耽误你家子嗣。请你另娶媳妇，早晚侍奉公婆。你来往于两边，也没什么不方便。”元丰答应了，向钟太史家下了聘礼。婚期将近，小翠为新媳妇做好衣服、鞋子，送到婆母那里。等到新娘子进门，声音、容貌、举止，都与小翠不差一丝一毫，元丰十分惊奇。来到亭园，小翠已经不知去向了。问丫环，丫环拿出红绸巾说：“夫人暂时回娘家去了，留下这个给公子。”展开绸巾，上

面系着一枚玉佩，心里明白她不会再回来了，便带着丫环回家。虽然他时刻不忘记小翠，幸而面对新娘又如见到了小翠，才悟到与钟家的婚姻，小翠早就预知了，所以先化作钟女的容貌，以安慰他日后对她的思念。

出《聊斋志异》第七卷 杨筠编写

杨 疤 眼

有一个猎人，夜里蹲伏在山中，看见一个小矮人，身長二尺，慢慢地独行于山谷底。过了一小会儿，又有一个走来，身高也只有二尺。两人相逢，互相询问到什么地方去。前头来的人说：

“我要去看望杨疤眼。前几天我见他气色晦黯，多半要遭到不吉利的事情。”后头来的人说：“我也为此事而来，你讲的话没有错。”猎人心知他们不是人类，便厉声叱喊，两人都不见了。

夜里，猎人捉到一只狐狸，左眼上有块瘢痕，象铜钱那么大。

出《聊斋志异》第七卷 杨筠编写

嫦娥

山西太原人宗子美，跟随父亲游学，客居在扬州。父亲与红桥下的林妈妈早有交往。有一天，父子俩经过红桥，遇到了她，再三邀请到她家，沏上香茶叙谈。林妈妈有个女儿也在旁边，容貌出众。宗老爹极为称赞。林妈妈对他说：“大公子温文尔雅象个姑娘，是有福之相。倘若你不鄙弃，把我女儿给他作媳妇如何？”宗老爹赶快叫儿子站起来叩拜林妈妈说：“你这一言值千金啊！”

原先，林妈妈独居，一女子忽然自己来了，说她孤苦伶仃。问她小名，名叫嫦娥。林妈妈很喜爱她，把她留下了，其实是觉得她奇货可居。

宗子美才十四岁，一见嫦娥，心中暗喜，心想父亲一定会派媒人去订亲。可是宗父回家后好象忘了似的。子美内心急得火燒火燎，悄悄告诉母亲。宗老爹笑着说：“前些时我不过与贪心婆子开玩笑而已。她不知要将姑娘卖多少黄金呢，这件事谈何容易！”

过了一年，宗子美的父母双双去世，子美对嫦娥仍不忘情。服孝将要期满时，他托人找林妈妈求婚。老太太开始不承认，子美气愤地说：“我生平不肯轻易向人低头，为什么林妈妈把我看得不值一钱？你若背弃原先的婚约，必须把我一腔诚意还给我！”林妈妈说：“从前和你父亲是开玩笑定的婚约。这事儿或许有，但没有正式订亲，大家也就忘记了。今天既然又提起，我难道要把女儿留着嫁给天王吗？我天天给她打扮，实指望能换来千金。今天请你给一半，可以吗？”宗子美自己掂量难以办到，只好作罢。

正巧有个寡妇，租屋住在宗家的西邻。这寡妇有个女儿刚成年，小名叫颠当。子美偶然看见她，秀美不亚于嫦娥。子美很爱慕她，常常送些东西作为进见的阶梯，久而渐熟。两人经常以眉目传情，想谈一谈却没有机会。

一天晚上，颠当越墙过来借火。子美欣喜地拉住她，二人成其好事。相约嫁娶之事，颠当推说她哥哥外出经商还没有回来。从此，两人乘没人发觉的时候来来往往，形踪很周密。

有一天，宗子美偶然经过红桥，看见嫦娥正巧在门内，便快步走过。嫦娥看见他，向他招手，子美停住了脚步。嫦娥又招了招手，他就进去了。嫦娥责备他背弃婚约，子美说了事情的原委。嫦娥进内室，取黄金一铤给子美。子美不接受，推辞说：“我自度与你的缘份已绝，因而才与他人有了婚约。如果接受黄金而与你结婚，就辜负了别人；如果我接受黄金而不与你结婚，又辜负了你。我实在不敢辜负任何人。”嫦娥沉默了很久，说：“你所订的婚约，我很了解。这件事肯定不能成功。即使成功了，我也不会怨你负心。你赶快走吧，老太太就要回来了。”子美仓促间拿不定主意，接受了嫦娥的赠金回家了。

第二天，子美将此事告诉了颠当。颠当非常赞成他的话，却劝子美专心去爱嫦娥。子美不说话。颠当表示自己愿意居于嫦娥之下，宗子美这才高兴了。他马上派遣媒人把黄金交给林妈，林妈并不推辞，就把嫦娥嫁给了子美。

过门以后，子美详细叙述了颠当的意见。嫦娥微笑，当面怂恿子美纳颠当为妾。子美非常高兴，急于告诉颠当，但颠当早就不见踪影了。嫦娥知道她是为自己，因此暂时回娘家，故意创造让颠当来的机会，并嘱咐子美要偷偷取下颠当佩带的荷包。

嫦娥走后，颠当果然来了。子美与她商量纳妾的计划，她表示不用着急。然后，款衣解带，和他亲热调笑。她的腰间挂有一个紫荷包，子美刚要摘取，颠当变色说：“你与别人一条心，而

与我两条心。负心郎！我从此与你绝交了。”子美千方百计地挽留、解释，她都不听，顾自走了。

有一天，子美经过她家门口。进去打听，已另有苏州来的客人借住在她家。据说，颠当母女已搬走很久，无影无踪，没法打听。

宗子美自从娶了嫦娥以后，家里暴富起来，楼阁长廊遍列街巷。嫦娥善于开玩笑，一次，二人看见一幅美人画卷，子美说：

“我自己常说，象你这样美貌，天下无双，不过我不曾见过赵飞燕、杨贵妃。”嫦娥笑着说：“你要想见她们也没什么难的。”说罢，拿起画卷仔细看了一番，便走进内室对镜化妆。她一会儿仿效赵飞燕的舞姿，一会儿又学杨贵妃的醉态。长短肥瘦，随时变幻。风情神态，和画卷上的美人一模一样。正在对镜作态，有一丫环从外面进来，竟然认不出她是谁。这丫头惊奇地问别的丫头，再仔细地观察，才恍然大悟。宗子美高兴地说：“我得到你这样独特的美人，如同千古之美人都在我闺房之中！”

有天夜里，刚刚熟睡，几个人撬门而入，火光照射四壁。嫦娥急忙起床，惊慌地说：“强盗进来了！”子美被惊醒，刚要呼喊，一个人用钢刀架在他脖子上，吓得他连气都不敢喘。又一人抢了嫦娥，背在背上，一哄而去。宗子美大声呼号，家丁仆役都集合起来。检查了一番，房间里的珍宝古玩一件也没有丢失。嫦娥被抢，子美十分悲伤，又惊恐万分，什么情绪都没有了。他告到官府要求追捕强盗，但是毫无音讯。

三、四年过去了，子美郁闷无聊，借着应试来到京都，一住半年。他占卜算卦，打听嫦娥的消息，什么办法都用了。有一天，偶然经过一条小巷，见一女子，破衣垢面，匆促不安，如同乞丐。子美停步细看，原来是颠当。他吃惊地问：“你怎么会憔悴到这副模样了。”颠当回答说：“和你分别以后，我搬到了南边。老母去世以后，我被坏人掠去卖到旗人官府。挨打受辱，饥

寒交加的事就不用说了。”子美凄然泪下，问：“可以把你赎出来吗？”颠当说：“难啊，耗费的钱太多，你帮不上这个忙。”子美说：“实话告诉你：近年来我算得上小有家产，可惜客居在外，所带钱财有限。你这事，哪怕卖尽衣物车马，也在所不惜。如所需的钱太多，我回家给你筹措去。”颠当约他明天出西城，在柳丛下相会，还嘱咐他一个人去，不要带随从。子美答应说：“是。”第二天，子美早早前去，颠当已经先到了。但见她衣着光鲜，与昨天判若两人。子美惊讶地问，颠当怎么回事，颠当笑着说：“昨天是试试你的心。所幸你还没有忘记旧情。请光临寒舍，我一定要报答你。”二人往北走了几步，即到她家。颠当摆出酒菜，与子美边吃边谈。子美约她一起回家，颠当说：“我的家务俗事很多，不能跟你走。嫦娥的消息，我倒听到一些。”子美急忙询问。颠当说：“她的行踪缥缈，我也知道得不细。西山有个老尼姑，瞎一只眼，你去问她，她一定知道的。”子美当晚就住在颠当家里。天亮后，颠当指给他一条小路。子美沿路前往西山，见到一座古寺，围墙都已坍塌。但见竹丛里有半间草房，老尼姑在里面缝补衣服。她见有客人来，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子美上前作揖，老尼才抬头问话。子美报了姓名，说明自己的要求，老尼说：“八十岁的瞎子，与世隔绝，从哪儿知道嫦娥的消息？”子美一再恳求，她才说：“我实在不知道。有两、三个亲戚，明天晚上来我这儿，或者姑娘之间有认识嫦娥的，也未可知。你明天晚上再来吧。”子美告辞出来。

第二天子美再去，老尼外出，破门上了锁。他等了很久。夜已很深了。明月高悬，他走来走去没法可想。忽然，远远望见两、三个女郎从外面走来，其中一个就是嫦娥。子美高兴极了，急忙上前拉住她的衣襟。嫦娥说：“鲁莽郎君！吓死我了！可恨颠当多嘴多舌，教你用儿女之情来缠我。”子美拉她坐下，握着她的手倾吐衷肠，历诉自己的艰难，不觉凄楚悱恻。嫦娥说：

“实话告诉你吧：我实在是月宫里的嫦娥，因被贬谪，才浮沉在尘世间。只因期限已满，便假托强盗抢劫，为的是断绝你的希望。老尼姑是王母娘娘的看门人，我刚被贬时，蒙她收留体恤，所以时常抽空来看望她。你如果放了我，我一定让颠当来替代于我。”子美不听，低头痛哭。嫦娥往远处看了一眼说：“姐妹们来了。”趁子美往四面观望的工夫，嫦娥已经不见了。子美失声大哭，不想再活，解下腰带上吊。恍惚间，他觉得魂出窍，怅然无所适从。忽见嫦娥过来，抓住他往上一提，他双脚离地，被带进了寺里。嫦娥取下树上的尸体又推又挤，叫着：“痴郎，痴郎！嫦娥在此。”子美好象从梦中醒来。稍稍安定后，嫦娥气愤地说：“颠当贱婢！害了我又杀了你，我不能饶恕她！”二人下山雇了轿子回到旅店。子美令家人准备行装，自己返身出西城，面谢颠当。到颠当家一看，房舍全变了，只好惊讶、叹息而归。他暗自庆幸嫦娥不知道。一进门，嫦娥笑迎说：“你见到颠当了吗？”子美惊愕得不能回答。嫦娥说：“你背着嫦娥，怎么能得到颠当呢？请坐着等待，她自己会来。”不一会儿，颠当果然来了，仓皇跪在床前。嫦娥叠起手指头弹她，说：“小鬼头，害人不浅！”颠当叩头，但求免死。嫦娥说：“你把人推到坑里，自己想脱身到天外吗？广寒宫里十一姑近日要出嫁，须要绣枕头一百个，绣鞋一百双，你可以跟我去，一起劳作。”颠当恭敬地说：“但求分工，按时送交。”嫦娥不答应，对子美说：“你若讲情，我就放了她。”颠当用眼向子美示意，子美笑而不语。颠当气得瞪他，又恳求嫦娥让她回家告诉家里人一声。嫦娥允许，颠当便走了。子美向嫦娥问起颠当的生平，才知道她是西山的狐。第二天，子美买好轿子等颠当，颠当果然来了，于是三人一起回了家。

嫦娥这次回来后，一直庄重不苟言笑。子美强求与她亲热嬉耍，她总是暗地里教颠当去做。颠当聪慧绝顶，善作媚态。嫦娥

愿意一个人睡，每天晚上推辞子美。一天夜里，到了三更时分，还听到颠当房中笑声吃吃不断，嫦娥就派丫环去偷听。丫环回来，什么也没说，只请夫人自己去看。嫦娥趴在窗上往里一看，只见颠当正化妆成自己的模样，子美拥抱着她，喊着嫦娥。嫦娥笑着退回。过了一会儿，颠当心口暴痛，急急忙忙披上衣服，拉着子美到嫦娥房中。一进门，颠当就跪下了。嫦娥说：“我难道比巫医还强吗？是你自己要摔心效仿西施的呀。”颠当磕头，只说知罪。嫦娥说：“好了。”颠当这才起来，失笑而去。颠当私下对子美讲：“我能让夫人学观音。”子美不信，开玩笑要与她打赌。嫦娥常常盘腿打坐，双目若闭。颠当悄悄在玉瓶里插上柳枝，放在案几上；自己披发合掌，侍立在旁边，嘴唇半张开，微微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目不转睛。子美笑了。嫦娥睁开眼睛问颠当干嘛这样，颠当说：“我学龙女侍奉观音呢。”嫦娥笑骂她，罚她学童子叩拜。颠当束起头发，朝四面参拜，伏地翻转，变出各种姿态，左右弯腰踢腿，脚尖能碰到自己的耳朵。嫦娥乐了，坐着踢了她一脚。颠当仰起头，用嘴咬住她的脚尖，用牙齿轻轻地咬。嫦娥正在嬉笑间，忽然觉得一缕春情从脚趾直达心窝，情意摇荡，欲火如炽，不能自主。她急忙收神，呵叱道：“狐奴该死！诱惑人也不挑选是谁吗？”颠当害怕了，松口伏在地上。嫦娥又严厉斥责。众人都不明白。嫦娥对子美说：“颠当狐性不改，刚才差点被她作弄了。要不是我道行根基深厚，堕落很容易！”

从此，她看见颠当总是严加防范。颠当羞惭惶恐，告诉子美说：“我对夫人的一肢一体，无不觉得可爱。爱到极点，不知不觉过于媚惑了。说我没安好心，不但不敢，而且也不忍心。”子美把这话告诉嫦娥，嫦娥待她又如当初。不过因子美和颠当狎戏没有节制，嫦娥曾多次劝诫子美。子美不听，大小丫环、妇人争相与子美狎戏。

有一天，两个人扶着一个丫环，仿效杨贵妃。两人互使眼神，骗那丫环松懈骨节作醉态。突然放手，丫环猛然跌倒阶下，声响如墙塌。众人大声惊叫，近前一摸，那假杨贵妃已经死在“马嵬坡”了。大家害怕，急忙告诉主人。嫦娥惊叫：“闯大祸啦！我说的怎么样啊！”前去验看，已经救不活了，只好派人告诉丫环的父亲。丫环的父亲某甲，素来品行不端，哭喊着奔到宗家，把尸体背到厅堂，百般叫骂。子美吓得关上房门，不知所措。嫦娥亲自出来，责备某甲说：“即使主子虐待丫头至死，按律也不偿命，何况是偶然暴死，怎么知道她不能再活？”某甲吵吵说：“四肢已冰凉，哪里还能复活？”嫦娥说：“不要乱吵。纵然不能活，自有官府在。”她走进正厅，一摸尸体，丫环苏醒，再一摸，随手站了起来。嫦娥转身怒斥某甲道：“丫头幸亏没死，贼奴才怎能这么猖狂！快拿草绳捆起来送交官府！”某甲无话可讲，长跪求免。嫦娥说：“你既已知罪，姑且免于追究。但你这无赖小人反复无常，留下你女儿终究是个祸胎，你赶快领她走。原来的卖身价快筹措，如数退回。”派人把某甲押送出去，请来两、三位村里的长者，在文书上签字作证。完毕，叫丫环到面前，让某甲自己问她：“没有毛病了吗？”回答说：“没病。”这才让他领走。事情办完，嫦娥召集所有的丫头，严加鞭责。又叫来颠当，严禁她再戏闹，并对子美说：“今天应当知道，居人之上者，一笑一言都不轻忽。戏谑之事，是妾开的头，流弊才不可收拾。凡哀伤之事都属阴，欢乐之事都属阳，阳极阴生，这是阴阳循环的定数。这丫头之祸，是鬼神给予的警告，再执迷不悟，那么塌天的大祸就会来了！”子美恭恭敬敬地听着，颠当哭着求她挽救。嫦娥掐她的耳朵，过了一刻时辰才松手。颠当惊愕片刻，忽如梦醒，伏地磕头，欢喜得要跳起舞来。

从此以后，闺房里面清静安生，没人敢大声喧哗。那个丫头到了自己家里，无病暴死。某甲要求不偿还赎金，请村里的长者

代求开恩，嫦娥答应了。又念丫头侍候主人的情谊，送了一口棺材。

宗子美常因没有儿子而发愁。一天，忽然听到嫦娥腹中有婴儿的哭声。她用利刃划破左胁取出，是个男孩。不久又有身孕，又划破右胁取出一女孩。男孩很象父亲，女孩很象母亲。长大后都与世家女成婚。

出《聊斋志异》第八卷 杨筠编写

盗 户

清朝顺治年间，山东滕县、峄县（今枣庄市）地区，十个人中有七个人当盗贼，连官府衙门也不敢捉。后来受到朝廷的安抚，县令给他们一个别名，为“盗户”。凡是“盗户”与老百姓发生争执，官府总是千方百计地袒护他们，就怕他们又去当盗贼。

后来，打官司的人都冒称自己是“盗户”，他的对头则竭力攻击他是假的；每每双方陈诉时，是非曲直不辨，先去争“盗户”的真伪。如此互相指控，使得管事的人，为查找他们的家谱而不胜其烦。

正巧官府衙门里多狐精作祟，县令有个女儿被狐精缠住了。县令请了一个术士，用符咒把狐精捉入瓶里，准备用火烧。狐精在瓶里大声呼叫说：“我是‘盗户’啊！”听到的人无不暗暗发笑。

出《聊斋志异》第八卷 杨 筠编写

丑 狐

长沙有位姓穆的书生，家中清贫，冬天连件棉衣都没有。

一天晚上，他呆呆地坐着，有一女子走了进来。这女子衣着华丽，脸面黑丑，笑着问穆生：“不觉得冷吗？”穆生吃了一惊，反问她是什么人。她说：“我是狐仙。怜你寂寞，只是想与你在冷被窝里一起暖和暖和。”穆生惧怕她是狐狸，又讨厌她长得丑，于是大喊大叫。女子把一只元宝放在桌上，说：“假如你与我相好，这元宝便送给你。”穆生高兴地答应了。

床上没有被褥，女子用衣袍代替。天快亮时，她起身嘱咐他说：“我送给你的钱，你赶快到市场上去买点棉花来做被褥。剩下的钱做棉衣、买粮菜，足够了。假如我们能永远相好，你就不用担忧贫穷啦。”说完，就去了。

穆生把这件事告诉妻子，妻子也很高兴，马上到集市上去买布做被子、做衣服。女子夜里来了，见被褥一新，高兴地说：“你家娘子太辛苦了！”便留下些银子酬谢她。从此以后，每天晚上都来。每次临走，总留下些银子。

一年多后，穆生家的房屋修建得很整洁，里外的衣着考究华丽，居然成了富户。女子的馈赠逐渐少，穆生因此而心里厌弃。他请来一个术士，在门上画了道符。女子来到，用牙把符咬下来，扔掉，走进屋里，指着穆生说：“忘恩负义，你可算已经到极点了！这又能把我怎么样！如果你讨厌我，我自己会走。但既然情义已绝，拿我的东西须要偿还！”她气愤地走了。

穆生害怕，把前后经过原原本本告诉了术士。术士搭坛准备作法，还没布置完，那术士忽然跌倒在地，血流满脸。一看，被

割去了一只耳朵，大家都非常恐惧，纷纷逃散。术士也捂着耳朵逃跑了。接着，有一些盆儿大小的石块扔进屋来，门窗锅碗被砸了稀巴烂。穆生趴在床下，缩成一团，吓得直出冷汗。

一会儿，看见女子抱着一样猫头狗尾的东西进来，放在床前，呼唤它说：“嘻嘻！去咬这坏蛋的脚。”那东西一口咬住穆生的鞋，牙齿比刀刃还锋利。穆生害怕极了，想把脚缩进去藏起来，四肢却不能动。那怪物嚼着他的脚指头，发出爽脆的声音。穆生疼极了，哀声求饶。女子说：“所有的金银珠宝统统交出来，不准隐瞒。”穆生赶紧答应。女子喊了声：“呵呵！”那怪物立即停咬。穆生站不起来，只好告诉她藏东西的地方。女子自己去搜寻，珠宝首饰衣服之外，只有二百多两银子。女子认为太少，又喊：“嘻嘻！”怪物又咬，穆生哀求饶恕。女子限十日之内，赔偿六百两银子。穆生连连答应，女子才抱着那怪物走了。

过了好久，家里人才渐渐聚拢，从床下把穆生拉出来。只见他脚上鲜血淋漓，已经失去了两个脚趾。再看屋里，财物已尽，只有当年的那床破被还在。家人把它盖在穆生身上，让他躺下。穆生怕她十天之后再来的，只好卖掉丫环和衣服，凑足了数目。

到了期限，女子果然来了，穆生急忙把六百两银子给她，她什么话也没说，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露面。穆生的脚伤医治了半年才好，家里清贫如初。

后来，丑狐又到邻村的于家。姓于的是个农民，家里连中产都够不上。但是三年之间，除了按数交纳粮税外，家中的房屋连片，穿着华丽，多半是原先穆生家的东西。穆生看见了，也不敢问。

有一次，穆生偶然到野外，在路上碰见丑狐。他吓得长跪在路边。女子没有说话，用白手巾裹了五、六两银子远远地扔给他，转身自顾自走了。

后来，那姓于的人死得早，丑狐还常常去他家。家中的金银

绸缎经常丢失。于家的儿子看见她来，磕头参拜，远远地祝祷：

“父亲虽然去世，但是我们都是您的儿子，纵然您不再抚恤我们，难道您就忍心让我们受穷吗？”丑狐这才走了。从此不再来。

出《聊斋志异》第八卷 杨筠编写

凤 仙

刘赤水，广西平乐县人，从小聪明隽秀。十五岁出入郡县学馆读书。由于父母双亡，随处游荡，学业荒废。家产不甚丰，但性好修饰，被褥床榻都很精美。

一天晚上，他被朋友请去喝酒，忘记吹灭蜡烛便走了。喝了几杯酒后，才想起此事，急忙返回。听见房里有人小声说话，他趴在门上偷偷往里看，只见一个少年抱着个漂亮姑娘睡在他的床上。他的住宅，靠近一家已经荒废了的富贵人家的宅第，时常闹神闹鬼，他心中明白他们是狐狸，所以也不怕，闯进房里叱骂说：“我的床上，岂容他人鼾睡！”二人便惊慌失措，抱起衣服，光着身子逃跑了。丢下了一条紫色的裤子，裤带上系着一个针线包。刘赤水很高兴，怕他们偷去，就把它藏在被窝里，抱在身上。

一会儿，一个蓬头散发的丫环，从门缝里进来，向刘索要丢下的东西。刘赤水笑着要报酬。丫环答应送给他酒，他不答应；丫环又说送给他银子，他又不答应。丫环笑着走了，过了一会儿，又返回来说：“我家大姑娘说：如果你肯把东西还给她，她送给你一个佳偶作报答。”刘问：“是谁？”丫环说：“我家姓皮，大姑娘小名叫八仙，和她睡觉的人是胡郎；二姑娘水仙，嫁给了富川丁官人；三姑娘凤仙，比她两个姐姐更美，没有人看见不中意的。”刘恐丫环不守信用，坐在家里等候佳音。丫环去了又回来说：“大姑娘让我带话给先生：‘婚姻大事怎么能仓促凑合？’刚才我把这事情对她一说，反而挨了她一顿臭骂；但缓几天再说，我家不是说话不算数的失信之人。”刘赤水就把拣到的东西还给了她。

几天过去了，杳无音讯。

一天傍晚，刘赤水从外面回来，关上门刚坐下，突然，两扇门自动打开了，只见两人用被子抬着一位女郎，用手捉住被子的四只角进来了，对刘说：“送新娘子来啦！”笑着把女郎放在床上就走了。刘走近一看，女郎酣睡未醒，酒气芳香，⁵⁹双颊通红，醉态迷朦，真是倾国倾城的美貌。刘赤水高兴极了，为她抬脚脱袜，抱体脱衣。女郎微醒，睁开眼睛看见刘赤水，但四肢不听使唤，恨声说：“八仙这个坏丫头把我卖了！”刘抱住亲热，女子嫌他皮肤太凉，微笑着说：“今晚是什么日子，遇上你这样一位冰凉的人！”刘说：“你呀你呀，你就对我这么凉啊！”于是，两个人就男欢女爱了。她又说：“八仙这丫头无耻，玷污了人家的床铺，拿我来换回她的套裤！我一定要小小报复她一下！”从此，凤仙每天晚上都来，两人十分相爱。

一天，凤仙从袖筒中拿出一枚金钏，说：“这是八仙的东西。”又过了几天，她怀着一双绣花鞋来，这双鞋子珠嵌金绣，做工绝为精巧。凤仙嘱咐刘赤水到处张扬。刘拿着在亲朋好友中夸耀，许多人为求一看，情愿以请刘喝酒为礼，由此，这东西就奇货可居了。

这天晚上，凤仙来与刘赤水告别。刘很奇怪地问，她答道：“姐姐因绣鞋之事恨我，所以要带着全家远去，以隔绝我们。”刘听了害怕，愿意把鞋子还给她。凤仙说：“不必。她用这个来挟我，如还给她，就中了她的计了。”刘说：“那你为什么不单独留下来？”凤仙说：“父母远去，一家十多口子，都依靠胡郎照顾，若不跟着去，恐怕八仙这个长舌妇要造谣生事，颠倒黑白。”从此，凤仙不再来。

两年过去了，刘赤水思念凤仙十分心切。一天，他偶然在路上，遇到一位女郎骑马款款而行，老仆人在拉着马缰绳，和他擦肩而过；女郎回头掀起面纱看他，长得美丽绝顶。不一会儿，从

后面走来一个年轻男子，对刘赤水说：“这姑娘是什么人？好象长得很漂亮。”刘竭力称赞。少年拱手笑着说：“你太过奖了！她是我的老婆。”刘惶恐惭愧，表示歉意。少年说：“没有关系。但是三个姐妹中，你已得到了其中最漂亮的，其它的也就区区不足道了！”刘怀疑他的话。少年说：“你难道不认识偷睡在你床上的人了吗？”刘这才想起他就是胡郎。两人认了连襟，并亲热地笑谈起来。少年说：“岳父岳母刚回来，我们要去探望，你是不是一起去？”刘欣然跟着他们一起进入紫山。

山上原有一座城里人避难用的住宅，女郎下马走了进去。过了一会儿，有几个人出来观望，说刘官人也来啦。”刘赤水进门拜见了岳父岳母。还有一个少年先在屋里，靴子、衣袍都很华美。岳父说：“这位是富川的丁姑爷。”他们互相作揖入座。一会儿，酒菜纷纷摆上，大家谈笑融洽。岳父说：“今日三个女婿一起光临，称得上是好日子，没有外人，可以把女儿们都叫出来，作一次合家团圆的聚会。一会儿，三姐妹全出来了。老头儿叫仆人设座，并让女儿坐在各自丈夫的身旁。八仙看见刘赤水，拖着嘴笑；凤仙不断地逗弄他；水仙容貌稍差些，但沉静温和，满座畅谈，只有她握着酒杯微笑而已。于是觥筹交错，香气袭人，开怀畅饮。刘赤水看见床头各种乐器齐备，他拿过一支玉笛，请为岳父祝寿。老头儿很高兴，让会吹弹的人各拿一样乐器，在座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拿，只有丁郎和凤仙不取。八仙说：“丁郎不会，可以不取，你难道屈指难伸吗？”说完，就把拍板扔在凤仙怀里，各种乐器便演奏起来。老头儿高兴地说：“天伦之乐好极了！你们都能歌善舞，为什么不各尽所长呢？”八仙站起，抓住水仙说：“凤仙从来是金玉之声，不敢劳动人家；我们二人唱一曲‘洛妃’。”二人且歌且舞方罢，丫环用金盘献上水果，大家都不知道水果的名称。老头儿说：“这是从真腊国带来的，叫做‘田婆罗’。”他拿了几个送到丁郎面前。凤

仙不高兴地说：“对女婿怎么能以贫富来分爱憎呀？”老头儿微笑不答话。八仙说：“阿爹因丁郎是外县人，所以当客人。若论长幼，难道只有凤妹妹有个拳头大的穷酸女婿吗？”凤仙还是不高兴，卸下华丽的妆饰，把鼓拍交给丫环，唱了一折“破窑”，声泪俱下；一曲唱罢，拂袖而去，满座弄得很不愉快。八仙说：“这丫头娇惯任性和过去一模一样。”说完，就去追她，但已不知去向了。

刘赤水觉得很丢脸，也告辞回家。走到半路，看见凤仙坐在路旁，叫他坐在身边，对他说：“你也是个男子汉，难道就不能为老婆扬眉吐气吗？书中自有黄金屋，愿你好自为之。”又抬起脚说：“出门太匆忙，棘刺扎破了鞋。我送给你的东西，带在身边吗？”刘拿出绣鞋给她。凤仙接过来换上。刘要她换下的旧鞋，她笑着说：“君也是个大无赖啊！几曾见过自己老婆用过的东西，也要藏在怀里？如果你真的爱我，有一样东西可以赠送给你。”说着，拿出一面镜子交给他说：“想要见我，那就到书卷中寻找；不然，我们相见就没有日期了。”说完，就不见了。

刘赤水怅然若失地回到家中。一看镜子，凤仙竟背着他站在镜中，看上去象在百步之外。因而想到她的嘱咐，于是闭门谢客，专心读书。

一天，见镜中人忽然正面对他，盈盈欲笑，刘更加珍重爱惜。没人时，就对着镜子看她。

一个多月后，他发奋读书的志向逐渐试衰退，外出游玩，常常忘了回家。回来看见镜中之人，惨然欲哭；隔日再看，又如当初一样背对着他。刘赤水才觉悟到，这是因为自己荒废了学业的缘故。于是，便闭门研读，日夜不停。过了一个多月，镜中人又面向外了。从此十分灵验：每当他荒废学业，则镜中人的面容就悲伤；他苦读几天书，则镜中人的面容就高兴。于是，他把镜子从

早到晚一直悬挂着，如同对老师一样。

如此过了两年，他便一次就考中了。他高兴地说：“今天可以面对我的风仙了！”拿过镜子来看，只见风仙画眉弯而长，微微露出洁白整齐牙齿，笑容可掬，好象就站在眼前。刘赤水爱得目不转睛地盯看个没够。忽然，镜中人笑着说：“‘影里情郎，画中爱宠’，就是今天所说的情景吧！”刘惊喜地四周一瞧，风仙已经坐在右边了。刘握着她的手，问候岳父岳母的情况。风仙说：“我自分别后，不曾回过家，自己住在岩洞里，借此来与你分担清苦。”

有一天，刘赤水到郡里赴宴。风仙要求一起去；两人一起骑马前往，人们对面却看不到她。将要回家的时候，风仙偷偷与刘赤水商量，假称她是刘从郡里要来的媳妇。风仙回家后，才开始出来见客人，管理家务。人们都惊羡她的美丽，但没有人知道她是狐。

刘赤水原先是富川县令的学生，有一次，他去拜见县令。在途中遇见丁郎，丁殷切邀请刘到他家去，款待得特别周到，丁说：“岳父、母最近又搬到别处去了。我妻子回娘家，快回来了。我一定寄信去，把你中举的喜讯告诉他们，让他们来庆贺。”刘起初怀疑丁也是狐，等仔细了解他的家族后，才知道丁郎乃是富川大商人的儿子。

当初，丁郎夜里从别墅回家，遇见水仙独自走路，看她长得美丽，就偷偷斜眼瞅她。水仙请求带她一起走。丁很高兴，把她带到自己书斋，并与她同居了。水仙可以从窗格子的缝隙里进来，才知她是狐。水仙说：“丁郎不要怀疑，我因郎君的真诚，故而情愿以身相托。”丁非常宠爱她，竟不再娶妻。

刘赤水回到家中，借了富贵人家的大宅院，准备客人来食宿，把宅院打扫得干干净净，但是苦于没有可用的帐幔；过了一夜再看，屋里的陈设已焕然一新了。过了几天，果然有三十多

人，抬着礼品而来，车马络绎不绝，挤满了街巷。刘赤水恭请岳父及丁郎、胡郎进入客房，凤仙还接母亲及两个姐姐进内室。八仙说：“丫头今天富贵了，不埋怨我这个媒人了吧。金钏、绣鞋还得存着吗？”凤仙把东西找出来，交给了八仙，说：“绣鞋倒还是绣鞋，只是被千人看破了。”八仙用绣鞋打凤仙的背说：

“打你，记在刘郎身上。”便把鞋投入火中，祝愿说：“新时如花开，旧时如花谢；珍重不曾着，姐妹来相偕。”水仙也代为祝愿说：“曾经笼五笋，着出万人称；若使姐妹见，应怜太瘦生。”凤仙拨火说：“夜夜上青天，一朝去所欢；留得纤纤影，遍与世人看。”于是，凤仙将灰烬捻在盘中，堆作十多份，看见刘赤水来，便托起盘子赠送给他。只见绣鞋满盘，都和原先的那只一样。八仙急忙出来，把盘子推落在地上；地上还有一、两只鞋在，她又趴在地上吹，绣鞋的踪迹才没有了。

第二天，丁郎因道远，夫妇先回去了。八仙贪图与妹妹玩耍，老头儿与胡郎屡屡催促她，中午才出来，与大家一起走了。

客人初来时，气派过分的大，观看的人如同市场一般。有两个强盗偷偷看见了美人，便丢魂落魄，商量在途中抢劫她们，一待她们离村后，尾随而去。相距不满一尺，马拼命奔跑，终也追不上。到一处，两边山崖夹道，车子走得稍慢；强盗追了上来，持刀吼叫，众人都跑了。强盗下马打开轿帘，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里面。他们怀疑误抢了美女的母亲；刚朝别处看，就被砍伤了右臂，立刻又被绑住了。定睛看去，崖并非崖，而是平乐县的城门；轿子里坐着的是李进士的母亲，从乡下回来。另一强盗后赶到，也被砍断马腿而绑了起来。守城兵丁把他们押送太守，一审讯，便伏法了。当时，有一个大强盗没有被抓获，一讯问，就是这个人。

第二年的春天，刘赤水考中了进士。凤仙生怕招祸，所以推

辞了亲戚、朋友的祝贺。刘赤水从此没有再娶。一直到他高升为郎官后，才纳了一房妾，生了两个儿子。

出《聊斋志异》第九卷 杨 筠编写

小 梅

山东蒙阴县有个世家子弟王慕贞，到浙江一带游历，看见路边有个老太太在哭，问她原因。老太太说：“死去的丈夫只留下一个儿子，现在犯了死罪，有谁能把他救出来啊？”王慕贞为人一向慷慨，他问清了儿子的姓名，从口袋里拿出一笔钱，替老太太在衙门里活动，结果竟把他免罪释放。

那人出狱后，才知道是王慕贞救了他，却茫然不解其原因。便亲自到客店拜访，一面来感谢，一面询问其原委。王说：“没有别的，我可怜你母亲老了。”这人听罢大吃一惊说：“我母亲去世已经很久了。”王慕贞听罢，大为惊诧。

到了晚上，老太太来谢他，王怪她胡说八道。她说：“我把实情告诉你：我是东山的老狐。二十年前，曾与这孩子的父亲有过一夜的夫妻之情，所以不忍心让他父亲断绝子嗣。”王听后，肃然起敬，再想问她什么，早已无影无踪了。

原先，王慕贞的妻子很贤慧，又信佛，不动荤酒；收拾好一间干净的屋子，悬挂起观音菩萨的像，因为她没有生儿子，所以天天焚香祈祷。而神又很灵，常托梦给她，教人如何趋吉避邪，所以家里的事情都由她来决断。后来她有了病，越来越重，她把床也搬到这间屋里；又在里面套间内设一张绣花被褥的床位，插上房门，好象等待什么人来。王慕贞以为她中了魔，但看到妻子病势昏沉，所以不忍心伤害她的心，一切都顺她意思去做。

她卧床两年，讨厌嘈杂吵闹的声音，常常把人赶走，一人独睡。王有时去偷听，好象她在与人说话；开门一看，没人也没声音。她在病中没有别的忧虑，只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儿，她天天催着准备嫁妆，要把她嫁出去。女儿的喜事一办完， she 就把丈夫叫

到床前，握着他的手说：“今天要永别啦！刚得病时，菩萨告诉我，命中注定我很快就要死，所以不放心的是幼女未嫁，因此菩萨赐给我一点药，让我拖延些日子等待女儿的出嫁。去年，观音菩萨回南海，留下案前侍女小梅来服侍我。如今我要死了，我这薄命人没有生儿子。保儿是我所疼爱的，只怕你再娶一个凶悍的女人来，使他们母子无所依靠。小梅姿容秀美，性情又温和贤淑，你可以把她娶过来做填房。”

原来，王慕贞有个小老婆，生了个儿子名叫保儿。王听他妻子说的话荒唐，便说：“你一向敬重菩萨，今天说这样的话，不是有点儿冒犯神灵吗？”妻回答说：“小梅服侍我一年多，我们相处得不分彼此，我已经恳求她答应此事了。”王问：“小梅在何处？”妻说：“屋里的不是吗？”王还想问，她已闭目而逝。

王慕贞夜里守灵，听见室内隐隐有哭泣声，大吃一惊，怀疑是闹鬼。把众多丫环、小妾叫来，打开门一看，只见一位十五、六岁的美丽姑娘，穿着孝服坐在里面。众人以为是神，一齐围着她叩拜。姑娘抹掉眼泪把大家扶起来。王慕贞两眼呆呆地看住她，她只是低头而已。王说：“如果亡妻之言不是假的，那么请你到正厅去，受儿女们拜谒；如果你认为不可，我也不敢妄想，以免自取罪过。”姑娘腼腆地出来，竟自登上正厅。王让丫环为她设了个坐北朝南的座位，他率先叩拜，姑娘也回拜；以下按长幼卑贱，依次叩拜。姑娘端庄地坐着接受众人的拜见；只有王的小老婆出来拜见时，她才起身扶她起来。

自从王慕贞的妻子卧病在床以后，丫环偷懒，仆人偷盗，家里的事情久已无人管理。家人参见完毕，恭恭敬敬地肃立两旁侍候。那女子说：“我为感谢夫人的盛意，暂时留在人间，夫人又把大事委托给我，你等应该革面洗心，为主人效力，以前的过错，一律不与计较。不然的话，不要以为这个家里没人管啊！”

大家抬头往座位上一看，那女子真象墙上挂着的观音菩萨像，时时被微风吹动着。听完她的话，大家心里都很畏惧，一起答应称是。小梅开始安排、料理丧事，一切都井井有条。从此以后，家里大小奴仆，没有人再敢偷奸耍滑。

小梅一天到夜忙着管理家里的内外各种事项，王慕贞想干什么事情，也先要禀告她而再去做；虽然两人每天晚上都要见几次面，但并不谈一句私房话。

妻子殡葬完毕，王慕贞很想履行以前的约定，但不敢当面去说，便嘱咐小老婆去向她稍微透露这种意思。小梅说：“我接受了夫人的真诚嘱托，理应义不容辞，是婚姻大事，不可草率从事。长辈黄先生，位尊德重，求他出来主持婚礼，那我一定唯命是听。”

那时，沂水的黄太仆，已辞官回家闲居，他是王慕贞父亲的好友，两家关系很密切。王亲自前去拜访，并以实情相告。黄太仆很奇怪，便与王一起来了。小梅得知后，立刻出来拜见。黄一见，惊讶得以为是天仙下凡，谦辞不敢受拜，接着送了一份丰厚的嫁妆，等婚礼结束后，才回去。临走时，小梅赠送他枕头、鞋子，象孝敬姑舅一样，从此两家关系更加亲密了。

结婚以后，王慕贞因为总把她当作神女，所以即使两人在亲热时他也显得拘谨，还时常研究、询问菩萨的起居。小梅笑着说：“你也太愚了，哪里有真正的神仙肯来尘世间跟一个凡夫俗子结婚的？”王一个劲儿追问她是从什么地方来。她说：“不必追根问底了，既然认为我是神仙，那你就朝夕供奉着，自会消灾免祸的。”

小梅对待下人很宽厚，说话时总带着笑容；然而丫环、仆人嬉笑、调情时，远远看见她，马上就默不作声了。小梅笑着告诉大家说：“你们还真的认为我是神仙呀？我哪里是什么神啊！其实，我是夫人的姨妹，我们从小感情就很要好；姐姐病中很想

我，暗中拜托南村的王姥姥把我叫来。但因天天接近姐夫，有男女之嫌，故而假托是神仙，关在内室里，其实哪是神仙。”大家听了仍然不信。然而天天在她身边侍候，见她的举动与平常人没有什么异样，流言蜚语渐渐平息了。

那些调皮捣蛋的仆人和最愚笨的丫环，王慕贞一向打也打不好，小梅只要说一句话就没有一个不乐于听命的。都说：“自己也不明白，其实并非怕她，但一看见她的面貌，心就自然而然地软了，因而不忍心违背她的意愿。”从此，家中百废俱兴。几年里，王家田地连成片，仓库里囤万石粮。

又过了几年，王慕贞的小老婆生一女孩儿。小梅生一儿子，儿子一生下来，因左臂上有一颗红痣，因而取名叫小红。满月那天，小梅让王慕贞设盛宴招待黄太仆。黄的贺礼丰厚，但说他年事已高，不能出远门了。小梅派了两个老妈子硬邀他，他才来了。小梅抱着儿子出来迎接，把小孩儿的左臂袒露着，表示请黄太仆给取名的意思。又再三问这红痣是凶是吉。黄笑笑说：“这是喜红，可以一个字，名字就叫喜红。”小梅听了非常高兴，又出来叩谢。这一天，鼓乐声充满庭院，贵客、亲戚川流不息，门庭若市。黄太仆住了三天才回去。

忽然门外来了车马，说是要接小梅回娘家去。她在王家十多年，与娘家人从无瓜葛，大家议论纷纷，而她好象没听见一样。梳洗打扮完毕，她把儿子抱在怀里，要王慕贞为她送行，王答应了。走了大约二、三十里地，路上静悄悄的没有行人，小梅把车停下，招呼丈夫下马，支开仆人对他说：“王郎王郎，我们相聚苦短，离别太长，你说可悲吗？”王吃惊地问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小梅说：“你说我是什么人？”王答：“不知道。”她说：“你在江南曾救过一个被判了死罪的人，有这回事吗？”王答：“有。”她又说：“在路旁哭泣的那个老太太就是我的母亲，因感激您的恩义，总想法回报，正巧夫人好佛，便假托为神仙，

其实是用我来回报你啊！如今庆幸生下这个孩子，我的心愿已经了结了。我看你恶运就要来临。这孩子在家，恐怕不能养大，所以借口回娘家，解儿危难。你记着，家里有人死的时候，便在黎明第一声鸡叫时，赶快到西河柳堤上，看见有一个挑着葵花灯的人走来，你就拦住他苦苦哀求，可免除灾难。”王说：“记住了。”问她归期，小梅说：“不好预定。你只要牢记我说的话，后会的日子大概不会太远。”临别。两人手拉着手凄然泪下。然后她登上车，象风一般地驰去。王一直等到看不见了，才回家。

六、七个年头过去了，小梅杳无音讯。忽然四乡瘟疫流行，死的人很多，王家的一个丫环病三天后死了。王慕贞想起以前小梅的嘱咐，非常关心这件事。那天与客人喝酒，大醉而睡。一觉醒来，听见鸡叫，急忙起床跑到堤上，看见灯光闪烁，刚刚过去，他急忙追上去，只隔百步远，但越追越远，渐渐地灯光不见了，他只得懊丧而返。几天后，王慕贞暴病而死。

王氏家族里多无赖，他们乘机欺负孤儿寡母，庄稼、树木，公然掠取。王家一天比一天衰败。过了一年，保儿又死去，王家更没有主持人了。族人愈发横行霸道，分割田产，厩中的牛马也抢空了，又想瓜分房屋。因为王慕贞的小老婆住在家里，于是便找了几个人来，要强行把她卖掉。她舍不得幼女，母女抱着哭泣，这凄惨的场面惊动了邻里。

正在危难之际。突然听到大门外有一顶轿子抬进来，大家一看，原来是小梅拉着儿子从车里出来。她四下一看，家里乱哄哄象集市一般，就问：“这是些什么人？”小老婆向她哭诉发生的这一切。小梅听了，脸色惨变，便叫跟她来的仆人，关门上锁。众族人无赖想要反抗，但手脚却软绵绵地不听使唤。小梅命令把他们一个个捆绑起来，系在廊柱上，一天只给他们吃三罐薄粥。小梅派老仆赶快去告诉黄太仆，然后进到里屋痛哭，哭罢，对

小老婆说：“这都是天数。本来定的是上个月来，恰巧因为我母亲生病而耽误了时间，直到今天才来。不想转眼之间，这里已经是人去楼空。一片荒芜了啊！”她问到过去的丫环、老妈子，都被族人抢去了，又伤心起来。过了一天，丫环、仆人听说女主人回来了，都各自偷着跑回来，大家一见面，又不免哭泣一番。被捆绑起来的族人，一起叫唤说，小梅带来的孩子不是王慕贞的亲骨肉，她也不加辩解。不多久，黄太仆到，小梅带着儿子出来迎接。太仆握着孩子的左胳膊，捋起袖子来看，那颗红痣清清楚楚，于是祖示众人，以证明这孩子确实是王家的骨肉。接着又仔细地审查丢失的东西，登记注册，黄太仆亲自跑到县衙门里告状。县官下令把众无赖拘捕，每人鞭打四十大板，上了枷锁，严加追查；没几天，田地马牛，都归还原主。黄太仆要回家了，小梅带着儿子哭着叩头拜谢说：“我不是世间的人，叔叔您是知道的。我今天把这孩子托付给叔父了。”黄说：“只要老夫一息尚存，我不会不为他安排好的。”

黄太仆走后，小梅把家产盘查清楚，把儿子托付给小老婆照管，预备了酒菜供品，到丈夫的坟上祭扫一番。她去了半天不来。派人前去一看，杯盘、酒菜、供品都还摆在那里，人却不知去向了。

出《聊斋志异》第九卷 杨筠编写

绩 女

浙江绍兴有个守寡的老太太，夜里纺麻线。忽然一少女推门而入，笑着说：“老妈妈不累吗？”老太太看她，年纪十八、九岁，仪容秀美，衣服华丽。老人惊讶地问道：“你从何处来？”女子说：“我可怜老妈妈独居，来与你作伴。”老太太怀疑她是做官人家家里逃出来的人，一再盘问她。姑娘说：“老妈妈不必害怕，我和你一样孤身一人。我喜欢你爱洁净，所以来和你同住，这样两人都可免去寂寞，这难道不好吗？”老太太又怀疑她是狐，她便沉默犹豫。姑娘自己坐到床上纺起线来，说：“老妈妈不要担忧，纺麻线这生活，我干得特别好，决不会给你增添经济负担。”老太太见她温柔可爱，就留下她了。

深夜，姑娘对老太太说：“我带来的被褥枕头，还在门外，你出去上厕所时，顺便把它提进来。”老太太出去，果然取回一个包裹。姑娘打开铺在床上，不知是什么质地的锦绣，香滑无比。老太太也铺好自己的布被褥，与她同床而眠。姑娘刚解开衣裙，立刻满室奇香。睡下后，老太太心想遇到这样的美人，可惜自己不是个男子。女子在她枕边笑着说：“姥姥七十岁了，还有非分之想啊？”老太太说：“没有。”女子说：“既然没有非分之想，为什么要作男人啊？”老太太越加知道她是狐，非常害怕。女子又笑说：“愿意作男子，何必心里又怕我啊？”老太太越加恐惧，浑身颤抖得床都摇晃。女子说：“唉！胆就这么点大，还想作男子！实话告诉你：我是真的仙人，然而不会加害你的。但须言语谨慎，你穿衣、吃饭就都有了。”

老太太早晨起来，拜倒在床下。女子伸出手臂来拉她，手臂细腻如脂，体内喷发出香气来；皮肤一碰着人体，就觉得皮肤松

快。老太太心动，又胡思乱想开了。女子讥笑她说：“婆婆战栗才止，心又去什么地方了！假如作丈夫，理当为情而死。”老太太说：“假如是丈夫，今晚哪能不死！”从此以后，两人相处融洽，每天一起纺线织布。看女子纺的线，匀细生光；织出的布，晶莹象锦缎，价格比平常高三倍。

老太太出门，都把门插上，有来找老太太的，都在别的房间应酬。住了半年，没有人知道。后来，老太太渐渐泄露给亲戚朋友，街坊中的姐妹都托老太太来求见。女子埋怨说：“你言语不谨慎，我将不能在此久住了。”老太太后悔自己失言，深深地自责；而求见的人每天增多，以至有的人以势逼迫老太太。老太太哭着向女子诉说。女子说：“假如是姐妹们，见也无妨；只怕有轻薄的男子，难免受到戏弄、侮辱。”老太太又恳求她留下，她答应了。

过了一天，老太太、小媳妇、姑娘们，拿着香烛来拜见，络绎不绝。女子厌烦，不分贵贱，一概不与交谈；只是默默地端坐着，听任她们朝拜而已。乡里年轻小伙子听说他美，神魂颠倒，老太太一概拒绝。

有个姓费的书生，是城里的名士，变卖了全部家产，以重金贿赂了老太太。老太太答应了，为费生请求。女子已经知道此事，责备说：“你卖我吗？”老太太跪倒在地。女子说：“你贪图他的钱，我被他的痴情所感动，可以一见。然而我们之间的缘分已尽了。”老太太又伏地叩拜。女子约费生明天相见。费生听了，非常高兴，拿着香烛前往，进门就行大礼。女子在帘子里和他说话，问道：“你不惜破产来见我，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费生说：“我确实不敢有非分之想，象王蔷、西施，徒有传闻，如果你不因为我的愚昧而嫌弃的话，使我一开眼界，心愿也就足了。若吉凶祸福自有定数，我并不想知道。”忽然他看见布幕之中，姑娘容光焕发，漆黑的眉毛，红红的嘴唇，显露的清清楚楚

楚，好象没有布帘隔着似的。费生心旌摇荡，不知不觉地跪下叩拜。拜完起立，只见布帘沉沉，只听见声音，而见不到人了。他很惆怅，暗自悔恨没有能看见她的下肢；突然看见布帘下面一双绣鞋翘着，小巧得不到一指。费生又叩拜。布帘中女子说：“你回去吧！我疲乏了！”老太太领费生到另一间屋去，泡茶给他喝。费生题《南乡子》一首词在墙上：“隐约画帘前，三寸凌波玉笋尖；点地分明，莲瓣落纤纤，再着重台更可怜。花衬凤头弯，入握应知软似绵，但愿化为蝴蝶去裙边，一嗅余香死亦甘。”题完而去。女子看完题诗很不高兴，对老太太说：“我说缘分已尽，今天看来，果然没错。”老太太跪地请罪。女子说：“罪不完全在你。我偶然堕落情网，把自己的身体容貌让人看了，才被淫词所污辱，这都是自找的，于你有什么关系。假如不赶快离开，恐怕会陷入情网，在劫难逃了。”说罢，她整理好行装走了。老太太追出去拉她，转眼间已无踪影了。

出《聊斋志异》第九卷 杨筠编写

张鸿渐

张鸿渐，河北永平府人，十八岁，是郡里的一位名士。当时，卢龙县的知县赵某，既贪婪又残暴，老百姓深受其苦。

卢龙县有个姓范的书生被赵某毒刑拷打身亡，范生的同学们愤愤不平，要到巡抚衙门去鸣冤告状，求张鸿渐写一张状子，并约他共商控告赵知县的事，张鸿渐答应了。

张的妻子方氏，美丽而贤慧，她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劝告丈夫说：“大凡秀才们做事情，可以共胜利而不可共失败；胜利了，人人贪天之功为己功，失败了，则纷然瓦解，再也团结不起来。如今是强权的世道，是非曲直难以用公理来论定。你又势孤力单，倘若出了意外，有谁肯来为你解救急难呀！”张鸿渐很佩服妻子，觉得她的话很有道理，心里后悔，就婉言谢绝了，只替他们草拟了一个状子以后就回家了。

状子递上去，审了一次，不置可否。赵知县用巨额重金贿赂了大官，秀才们反而被定了一个结党谋反的罪名而坐牢。巡抚衙门还要追捕代写状子的人。张鸿渐很害怕，赶快离家逃命去了。

当他逃到陕西凤翔县时，身边带的钱已经花光。天已黄昏，他还在荒郊野地里走来晃去，没有地方可以住宿。突然看见一个小村子，便急忙赶去。有个老太太正好出来关门，发现了他，问他要干什么？张鸿渐就把实情告诉了她，老太太说：“饮食床铺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但家里没有男人，不便留客。”张说：“我不敢有过分的奢望，只求您能允许我在家门里住一宿，能避避虎狼就心满意足了。”老太太就让他进屋，把门关上，给他一条草垫子，嘱咐他说：“我是可怜你没有地方住宿，才私下让你进屋

来过一夜，天不亮你就得离开。这事如让我家小娘子知道了，便要怪罪。”老太太走后，张鸿渐靠在墙上打盹儿。忽然有灯笼闪耀，老太太引着一位女子走了出来。张急忙避到暗处，微微看那姑娘是个二十来岁的美人儿。她走到门口，瞥见草垫子，就质问老太太。老人只得如实相告。她生气地说：“我们一家都是纤弱女子，怎么能随便接纳来历不明的男人住宿！”随即又问：

“那个人哪里去了？”张鸿渐慌了，从暗处出来跪在台阶下面。姑娘仔细地盘问了他的姓名、家族，脸色变得温和了一点，说道：“幸亏是个文雅的读书人，不妨留住。然而这老太婆竟不来告诉我一声，哪能这样草率地接待客人。”让老太婆引客人到房间里。过了一会儿，设酒款待，饮食精致而干净；吃完把锦缎被褥，铺在床上。张鸿渐非常感激，私下里询问主人的姓名。老太太说：“我家主人姓施，老爷和太太都已去世，只留下了三个女儿。你刚才见到的是大小姐舜华。”说完就走了。

张鸿渐发现桌子上有一部已经注释好的《南华经》，随手取过来，躺在床上翻看。忽然，舜华推门进来了。张鸿渐放下手经卷，寻找鞋帽，准备起身迎接。姑娘走到床边拦住他说：“不必，不必！”说着，靠床边坐下，羞羞答答地说：“因为我爱慕你是个风流才子，想以终身相托，所以才不避‘瓜田李下’之嫌，你不会因此而相弃呢？”张鸿渐张惶失措：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只好说：“我不欺骗你，我家里已有妻室。”姑娘笑笑说：“由此可见你为人非常坦荡、诚实，你有妻子也不妨碍。既然你不嫌弃我，明天就请媒人来提亲。”说罢，起身欲去。张探起身来把她拉住，姑娘也就留下了。天没亮就起床，姑娘送银子给张说：“你拿去作游玩费用。晚上回来得晚一点，免得被别人看见。”张听她的话，早出晚归，半年来都是这样。

一天，他回来颇早，到了住处，一看，村庄、房子都没有，非常惊讶。正在徘徊，听见老太太说：“来得那么早啊，”一转

眼间，院落如故，身子已在房间里了，他越发奇怪。舜华从内室出来，笑着说：“你怀疑我呀？实话对你说：我是狐仙，因为与你前世有缘。如一定要见怪，请你马上离开我。”张恋其美貌，就留下了。夜里，张对舜华说：“你既是仙人，千里之遥，应当一会儿就能到。我离家三年，心里老想着妻子、儿女，你能带我回去一趟吗？”女子不高兴地说：“若论夫妻之情，我是真心诚意地爱你；你却守着我想她，可见你对我的恩爱，全是假的。”张劝她说：“你何出此言。俗话讲：‘一日夫妻，百日恩义。’日后回去想念你时，也象今天想念她一样。假如我得新忘旧，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女子笑说：“我有偏心，对我，希望你永远不忘记；对别人，希望你忘了她。你想暂时回去，这有何难处：你家近在咫尺呀。”于是，拉着他的袖子出门，见道路昏暗，张摸索着不敢向前。女子拉着他走，不多时，说：“到了。你回家吧，我先走了。”张停步仔细辨认，果然是自己家门。他从倒塌的墙壁处跨了进去，见室门还亮着灯光。走近用两指弹门。里面问是谁，张鸿渐说明了回来的经过。屋内的人举着蜡烛开门，果真是妻子方氏。两人惊喜万分，手拉手地进了帐帷，见儿子睡在床上，张感慨地说：“我走的时候儿子才到膝盖，现在已经长得这么高了！”夫妻依偎，恍如梦中。张诉说了自己的遭遇。问及当年打官司一事，才知道众秀才有的病死在牢里，有的被充军了，于是他更加佩服妻子的远见。方氏扑进丈夫怀抱里说：“你有了佳偶，想必不会想起空床独守的妻子正在哭泣吧！”张说：“要是不想念你，我为什么回来？我与她虽然感情很好，但终非同类；惟独她的恩情难忘。”方氏说：“你看我是什么人？”张仔细看去，竟不是方氏，而是舜华。用手摸摸儿子，原来是一个“竹夫人”。他羞惭不语。女子说：“你的心我明白了！按理说我们之间的缘分从此绝了，幸亏你还没有忘记我的恩情，勉强还可以原谅你的过失。”

过了两、三天，女子突然说：“我想痴情恋你，但单面走终无味道。你天天埋怨我不送你回家，今天正巧我要去京都，顺便可以带你一起去。”于是从床头拿过“竹夫人”，两人一同骑上，让张闭上两眼。张只觉得离开地不远，风声飕飕。不一会儿就落地了。女子说：“从此分手了。”张刚想和她订日后会面之约，但她已不见了。

张鸿渐惆怅地站了一会儿，听到了村子里的狗叫声，暮色苍茫中见树木房舍，都是故乡的景物，便沿路回家。翻墙叩门，跟上次的情形完全一样。方氏惊起，不相信是丈夫回来了；盘问清楚后，才点灯哭着出来开门。一见面，方氏哭得抬不起头来。张鸿渐还在怀疑是舜华变幻身影捉弄他；又看见床上睡着的儿子，象昨晚一样，便笑道：“‘竹夫人’又带来了？”方氏听不明白，生气地说：“我盼望你归来，度日如年，枕头上的泪痕还在。刚能相见，你却一点没有悲伤怜爱之情，你是什么心肠！”张看出她情真，相信这回是真的了，这才拉着她的手臂，歔歔叹息，把经过详细地告诉了她。张问起官司的情况，同舜华讲的完全一样。

夫妻正在感慨之际，听见门外有脚步声，一问又没人答应。原来村里有一恶少，早就看中了方氏的美貌，当夜他从别村游逛回来，远远看见一人翻墙进了方氏家中，认为一定是与她幽会的，所以跟在后面进来了。他过去不认识张鸿渐，于是趴在门外偷听。方氏一个劲儿问外面什么人，他反间说：“屋里什么人？”方氏不承认：“没人。”恶少说：“我偷听已久，我要来捉奸了。”方氏没办法，只得告诉他丈夫回来了。恶少说：“张鸿渐的大案没消，即使回家来，也当绑送官府。”方氏苦苦哀求，他却愈加威逼，调戏。张鸿渐怒火中烧，举刀冲出，一刀砍中恶少头部。恶少倒地直嚎，张又连砍几刀，把他砍死。方氏说：“事已至此，你的罪更加重了。你赶快逃命，由我一人承担罪名。”

张说：“大丈夫死就死了，哪能为了自己苟活而牵连妻儿受侮辱呢！你不要顾虑，但求你教育儿子，不要断了张家书香门第的香火，我死而瞑目了。”

天亮以后，张鸿渐到县衙门自首去了。赵县令因张是朝廷追查的钦犯，所以只用了一点点刑罚。过不久，就由巡府押送到京城，一路上重枷禁固，把他折磨得好苦。

一日，途中碰到一女子骑马而过，一老太太牵着缰绳，原来是舜华。张招呼老太太想说几句话，但已泣不成声。舜华掉转马头，掀开面纱，惊讶地说：“原来是表兄啊，为什么弄到这地步？”张简略地说了。舜华说：“依表兄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可以掉头不顾，然而我不忍心这样做。我家离这儿不远，请两位差官一道去休息片刻，我可以多少资助些路费。”

这一行人跟她走了二、三里地，见一山村，有一幢高大整齐的楼房。女下马进去，让老太太打开大门，请客人进屋。一会儿，就摆出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好象早就准备好了似的。又叫老太太出来说：“家中正巧没有男人，请张先生劝两位差官多喝几杯酒，一路上要请他们多加照顾。我正派人筹措几十两银子，为张先生作路费，并酬谢两位差官，筹钱的人尚未回来，请稍候。”二公差暗喜，开怀畅饮，不再催着走了。

喝到近黄昏时，二公差酩酊大醉。舜华走了出来，用手一指枷锁镣铐，立即脱开；她拽着张鸿渐，两人共骑一匹马，象龙一样腾空而去。过了一会儿，催张下马，说：“你就留在这里。我与妹妹约好在青海相会，又为你的事耽搁了半天，恐怕她们已经等急了。”张问：“后会何时？”舜华不回答，他再问时，她一把把他推落马下而去。

第二天清晨，张鸿渐问别人这是什么地方，原来已到太原府了。他进了城，租了一间房屋，收学生教书，化名叫宫子迁。这样住了十年，慢慢打听到追捕逃犯之事已经放松下来了，他才走

走停停，逐渐东移，直向家乡靠近。走到村口，不敢贸然进入，挨到夜深人静时才悄悄潜入。到自家门外，见围墙高固，爬不进去了，只得用马鞭子敲门。半天，妻子才出来问话。张低声通报了姓名。妻子高兴极了，连忙把他接到里面，故意大声喝叱道：“少爷在京都没银两花了，应当早点回来，为什么要派你半夜回来？”

到了内室，夫妻各自诉说分别后的事，张才知道二公差因丢了朝廷钦犯，逃亡在外一直未归。他们谈话之间，帘子外面有一少妇，频频张望。张鸿渐问妻子她是谁？妻说：“是咱们的儿媳啊。”张又问：“儿子在什么地方？”妻答：“到省城赶考还没回来。”张心酸泪下地说：“我流离失所多年，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想不到还能继承书香门第，你的心血已经费尽了！”话没说完，儿媳已经温酒做饭，摆了满满一桌。张鸿渐欣慰过望。住了几天，一直隐藏在卧室，惟恐外人知道。

一天夜里，刚睡下，忽听人声沸腾，敲门声很急。夫妇惊恐万分，马上起床。听见门外有人说：“有后门吗？”夫妇愈发恐惧，急忙用门板代梯，送张鸿渐连夜越墙而逃；然后方氏开门问有什么事，原来是来报告儿子考中喜讯的。方氏大喜，深悔让丈夫逃跑，已经追不回来了。

当夜，张鸿渐走过荒草地，穿越丛林，慌不择路；到天亮，困乏已极。最初的本意是往西跑，但一问路人，却是离京都大道已经不远了。走进一个村庄，想把衣服卖了买点吃的。见一高门，有一张报条贴在墙上；走近一看，知道这家姓许，是新中的举人。过了一会儿，一位老人从屋里出来，张鸿渐迎上去作揖，并说明来意。老人见他仪表儒雅，知道他不是骗饭吃的无赖，因此请他进屋并款待他。问他去什么地方？张托词说：“我在京城里教书，回家路上遇到了强盗。”老人留他当他小儿子的老师。张鸿渐问起老人的家世，原来他是京城里的大官，现在已告老还

乡；新中的举人，是他的侄儿。

一个多月后，新科举人与一个同榜考中的朋友回家来。那朋友说是永平人，姓张，是位十八、九岁的少年。张鸿渐听他的姓氏、籍贯都与自己相同，心中怀疑他是自己的儿子；然而县里姓张的很多，姑且默而不语。到了晚上，那少年打开行李，拿出“齿目”（记载同科举人简历、家谱的《同年录》），张急忙借来一看，真的是自己的儿子，不觉泪下。在场的人惊讶地问他，他指着“齿录”上的名字说：“张鸿渐，就是我呀！”当场就把自己的遭遇说了一遍。张举人抱着父亲大哭。许家叔侄力劝慰，方始收悲为喜。许老翁立即备了厚礼、书信，疏通负责办理张鸿渐案子的官员，张父子二人便一同归故里。

方氏自得到儿子考中举人的喜报后，每每想起丈夫逃亡在外，就十分悲伤；忽然听说举人儿子要回来了，愈加感到伤心。过了一会儿，父子二人一同进了家门，她大吃一惊，好象丈夫突然从天而降似的，问清原因之后，全家人又悲又喜。

那个被杀的恶少的父亲，看见张鸿渐儿子中了举人，成了新贵，就不敢再存报复之心了。张鸿渐也更加厚待他，并讲述了自己当年杀他儿子的情况，那老头儿又是感激，又是惭愧，从此两家结成了好友。

出《聊斋志异》第九卷

杨筠编写

王子安

王子安，是东昌地方的名士，但是在科场上却一直很失意，屡试不中。有一次乡试以后，迫切希望能考中。临近发榜的时候，他开怀畅饮，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卧室里就躺下了。忽然听见有人道：“报喜讯的人来了。”王子安跌跌撞撞的起来说：“快给报喜的人十吊赏钱！”家里人因为他喝醉了，骗他睡觉说：“你请睡吧，已经赏过了。”王便继续睡觉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人进来对他说：“你中进士了！”王自言自语地说：“尚未到京都去考试，怎么就会考中进士了呢？”那人说：“你忘记了吗？三场已考完了。”王子安大喜过望，又起床叫道：“赏钱十吊！”家里的人又象上次一样骗他。又过了一会儿，一个人急急进来对他说：“你殿试以后被点中翰林了，衙役们在这儿等着伺候你呢。”果然见两个人拜倒在床下，穿戴得衣帽整洁。王子安喊家里人赶快摆酒宴，家里人又骗他，暗笑他醉成这样。

过了好久，王子安心里暗想，我得出去向乡里人炫耀一番，于是大声呼喊衙役侍候；叫了几十声，没有人答应。家里人笑道：“你先安心睡着，我们找他们去。”又过了很长时间，衙役果然来了。王子安捶床顿足大骂：“你这个蠢奴才，到哪儿去了？！”衙役怒道：“你这个穷酸无赖，刚才是与你开玩笑，你倒当真骂人啊？”王子安大怒，突然站起来向他扑去，把衙役的帽子打掉了，自己也摔倒。他妻子进来，把他扶起来说：“何至于醉成这个样子！”王说：“衙役太可恶了，所以我惩罚他，我哪里是醉了？”妻子笑着说：“家里只有我这个老太婆，白天为你做饭，夜里为你暖脚，哪里来的什么衙役跟班，来伺候你这副

穷骨头？”他的子女们听得都笑了。这时，王子安酒醉也稍为缓解了，忽然象做了梦初醒一般，才知道这之前发生的一切原来都是假的。然而他还记得跟班衙役的帽子被打落，他寻到门后，果然拣到一顶象酒杯大小、有缨穗的帽子，大家都疑惑不解。王子安自己也笑了，说：“从前有人被鬼戏弄，如今我却被狐狸奚落了一番。”

出《聊斋志异》第九卷 杨筠编写

金陵乙

南京有个卖酒的商人某乙，每次把酒酿好以后，兑水的时候都要放一点毒药；即使很会喝酒的人，喝不过几杯，便烂醉如泥。因此他家就得了一个酒之正宗的美名，生意兴隆，成为巨富。

一天早起，某乙看见有一只狐醉倒在酒槽旁边，就把它的四只脚捆住。刚想要找刀子杀它，狐醒了，哀求说：“不要害我，你需要什么，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某乙便把它放了，转眼狐就化为人。那时，与某乙同一巷子里的孙家，大媳妇被狐狸精迷住了，某乙便以此事问狐。狐说：“就是我干的。”某乙曾经偷看过孙家的小媳妇，比大媳妇更加漂亮，求狐带他去。狐狸开始觉得为难，某乙坚决要求，狐狸只好答应邀他去了。到了一个洞里，狐狸拿出一件褐色的衣服给他，对他说：“这是我死去的哥哥留下来的衣服，你穿上它就可以去了。”

某乙穿上这件衣服回家，家里的人都看不见他，换上平时穿的衣服出来，大家才又看见他。某乙高兴极了，便和狐狸一道前往孙家。见墙上贴着一道大符，符上画得弯弯曲曲地象条龙，狐狸恐惧地说：“这个和尚太厉害，我不进去了！”说完就跑了。某乙迟疑不决地走近去看，一条龙盘在墙上，昂头要腾飞的样子，某乙也惊恐地逃了出来。原来是孙家请了一个远方来的高僧，为他家降妖驱邪，和尚先让人带回来一道符，他本人还没有到。第二天，高僧来到，设坛作法。邻人都来观看，某乙也夹杂在人群之中。突然，他的脸色大变，急忙奔逃，好象有人在追捉他；逃到大门外，跌倒在地，变成一只狐狸，身上还穿着人的衣服。人们要杀掉他，他的老婆、孩子叩头恳求别杀他。和尚才

答应他的家人把他牵去，每天喂水喂食，过了几个月后就死了。

出《聊斋志异》第九卷 杨钧编写

陵县狐

陵县李太史的家里，每见瓷瓶、香炉、古玩等物件，被移到几案的边，一碰就掉，十分危险。李太史怀疑这是仆人们干的，常常生气、责骂他们。仆人们声称冤枉，但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便把书房的门关锁得严严实实，可是到了天亮一看，又是这般模样。李太史心知异常，偷偷观察动静。一天夜里，书房里满屋光明，以为盗贼来了。两个仆人走近书房偷看，见一只狐狸躺在木柜上，光是从它的两只眼睛里放出来的，晶莹四射。仆人怕它逃跑，急忙进屋去捉。狐狸咬住仆人手腕想逃脱，仆人把它按得更牢，二人一起把它捆住了。把它举起来看，四只脚都没有骨头，随手摇摆，象带子般飘垂下来。李太史念这狐狸通灵性，不忍杀它；让仆人用一只柳条筐子把它盖住，狐狸出不去。李太史列数了它的罪状以后把它放了，从此，狐狸再也不来作怪了。

出《聊斋志异》第九卷 杨筠编写

真 生

长安人士贾子龙，偶然路过邻近的一条巷子，看见一位男子，长得风度潇洒。问他才知道是姓真的书生，咸阳人氏，租屋客居在此地。贾子龙非常爱慕。第二天，他去递名帖，正赶上真生外出，去拜访三次，都未遇见。于是贾生暗地派人守在真生的住宅附近，看见他在家，然后再去求见。真生避而不见，贾生寻找，他才不得不出来相见。两人促膝畅谈，彼此都感到非常理解对方。贾生来到一家旅店，差遣僮子买酒来喝。真生很能喝酒，为人风雅有趣，两人非常愉快。酒快喝完时，真生从竹匣子里找出一个酒器，是一只白玉的酒杯，没有酒底，往里倒一杯酒，立刻就盛满了；再用小盞舀杯里的酒往壶里倒，那玉杯里的酒却一点不少。贾生惊异，坚决要求教给他这一法术。真生说：“我之所以不愿意与你相见，你没有其他的短处，就是贪心未净。我这是仙家的秘术，怎么能传授给你呢！”贾生说：“冤枉啊！我哪里是贪心，偶然萌生奢望，那也是因为我穷吧了。”二人一笑而散。

从此，两人亲密无间，忘乎所以。每当没有银钱花的时候，真生便掏出一块黑色的石头，往上面吹气念咒，然后用石头在瓦砾上磨，立刻化为白银。真生就把这些银子送给贾生，但每次只够贾生所用，没有什么赢余。贾生每次要求多给，真生就说：“我说你贪心，怎么样，怎么样！”贾生想，我明着央求他，一定得不到，不如乘他喝醉睡着的时候，我把石头偷到手以后再要挟他。

有一天，两人喝完了酒以后睡了，贾生偷偷起身，搜摸真生的衣服，真生发觉了说：“你真丧尽良心，不可相处！”便告别

而去，搬到新的地方。

过了一年多，贾生在河岸上游玩，看见一块晶莹洁净的石头，非常像真生的那块石头。他把它拾起来，视宝贝一样的珍藏着。

过了几天，真生忽然来了，只见他精神恍惚，若有所失的样子。贾生上前慰问，真生说：“你以前看见过的，是仙人的点金石。我从前随从抱真子云游，他很喜欢我性格耿直，所以把它送给我。我醉后把点金石丢失了，暗中卜卦，应当是在你这儿。如果你肯把它归还给我，我不会忘记报答你的。”贾生笑笑说：

“平生不敢欺骗朋友，真如你所占卜的那样。但了解管仲之穷困的人，莫过于鲍叔，你打算怎么办啊？”真生答应送给他一百两银子。贾生说：“一百两银不算少，但你若能教给我口诀，让我亲自试一试，那我就没有遗憾了。”真生恐怕他失信。贾生说：

“你本是仙人，难道不了解我贾某是那种失信于朋友的人吗？！”真生便教给他口诀。贾生看见附近垒起的石堆上有一块大石头，就要试点这块大石头。真生急忙拉住他的胳膊，不让他上前。贾生俯身拾起半截砖，就在砧石上说：“象这么大一块，不算多了吧？”真生这才同意。不料贾生不磨半截砖而磨那块砧石，真生气得脸色都变了，想要夺下那块石头，可砧石已经化为赤金了。贾生把点金石头还给真生。真生叹道：“已经如此，还有什么话可讲。然而胡乱将福祿给人，必定要遭上天的惩罚。如果要逃避治我的罪，你必须得替我布施棺材一百口，棉衣一百件，你肯答应吗？”贾生说：“我想要钱，原本不是要把它藏在地窖里的。你难道把我看成是个守财奴吗？”真生高兴而去。

贾生得了金子，一面布施棺木和棉衣，一面做生意；不到三年，真生所要布施的已经够数了。有一天，真生忽然来了，握着贾生的手说：“你真是个讲信义的人呀！分别后我被福神奏本到

玉帝那里，被削去了仙籍；多亏你广为布施，而今有幸以功德抵罪。希望你继续自勉自戒，不要脱离正道。”贾问真生：“你是天上的什么神仙？”真生说：“我乃是得道的狐仙。因为出身低微，经不起罪孽的牵连，所以生平自爱，一点坏事也不敢做。”贾生摆酒，与他开怀畅饮；象当初一样。贾生九十多岁时，狐仙还经常到他家里来。

出《聊斋志异》第十卷 杨筠编写

彭二挣

禹城韩公甫曾说：“我与同乡彭二挣两人一起走在路上，忽然回头就不见他了，只有没人骑的马跟着走。只听见后面呼救的声音喊得很急，仔细一听，声音来自马背上的被囊之中。我走近一看，被囊里面沉甸甸的，虽然偏在马的一侧，却不掉下来。我想把它弄出来，但是那囊口用线缝得很密；用刀割断线，才看见彭二挣象狗一怎蹉卧在里面。把他拉出来以后问他，他说他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钻到被囊里面去的。这都是因为他家里有狐精作怪，这就是狐狸干的恶作剧。”

出《聊斋志异》第十卷

杨筠编写

长 亭

泰山地方有个叫石太璞的人，喜好符画念咒，求神驱鬼之术。有个道士遇见了他，欣赏他的聪慧，收他作了徒弟。道士打开书套，取出两卷书，上卷是讲驱狐，下卷则为驱鬼。道士把下卷授给他，并说：“你只要虔诚奉读这本书，今后衣、食、美女都有了。”石太璞问他的姓名，道士说：“我是开封城北村玄帝观的王赤城。”石太璞挽留道士住了几天，道士把这本书里的法术、口诀都传授给了他。从此，石太璞精通符咒和道教的秘文秘录，带着财礼来请他去捉鬼的人接连不断地求上门来。

某天，有个自称姓翁的老头儿，带了很多银两及绸缎等礼品，说他的女儿被鬼缠住，病得快死了，求石太璞一定亲自去他家一趟。石太璞听说病危，不肯接受礼物，但同意跟老头儿一起去一趟。

走了十多里路，进入一个山村，到了翁家，只见房屋华丽讲究。进了寝室，见一个少女躺卧在纱帐中，丫头用帐钩把纱帐挂起来。石太璞看这位姑娘年龄只有十四、五岁，四肢瘫软地躺在床上，形容枯槁。石太璞走近床边，姑娘睁开眼睛说：“良医来了。”全家高兴得不得了，说她已经有几天不说话了。

石太璞出了房门，询问姑娘的病状。老人说：“白天看见有个少年来跟她睡觉，去捉他时就不见了，过一会儿又来，我们想一定是个鬼。”

石太璞说：“如果是鬼，赶走他不难，恐怕他是狐，那我就没有办法了。”老儿说：“一定不是，一定不是。”石太璞就画了一张符交给了老人，当天晚上住在这家。

半夜时分，有少年进来，衣帽整洁。石太璞以为是这家主人

的亲属，就站起来问他。少年说：“我是鬼。翁家都是狐。我一时喜欢他的女儿红亭，所以姑且住在这里。鬼跟狐作祟，不伤什么阴德，先生何必帮他的忙，而拆散我的姻缘呢？红亭有个姐姐叫长亭，更加光彩照人，我特地留下她清白之体，孝敬先生。翁家如果答应把长亭许配给您，您才可为红亭治病，到时候我会自己离开他家的。”石太璞答应了。当天夜里，少年不再来，红亭顿时清醒过来。天亮以后，老头儿大喜，告诉石太璞，请石到女儿闺房里去看看。石便将昨天那张符烧了，给红亭看病。石太璞发现绣幔后面站着一位女子，美似天仙，他心里明白，这就是长亭。

看完病，石太璞要水洒于绣幃的周围。那女子急忙端来一碗清水，递给石太璞。只见她轻盈举步之间，意态动人，神采如流。石太璞此时此刻心思早就不在捉鬼上了。

石太璞起身出门，告别了老头儿，推托说要回家去制药，数日不返。

石太璞走后，鬼闹得更加猖獗了。除长亭外，翁家的儿媳、婢女全部被鬼诱惑奸淫了。老头儿又让仆人骑马去请石太璞，石推托自己有病不肯去。

第二天，老头儿亲自来了。石太璞假装脚有病，扶杖而出来。老头儿拜见后，问怎么回事儿。石说：“这是单身汉的难处啊！夜里婢女登床铺被吾汤婆子，不留神跌了一跤，把汤婆子摔碎了，开水烫坏了我的两只脚。”老头儿问道：“为什么这么久你不续娶？”石太璞回答说：“找不到象翁家这么清高的门第。”老头儿一声不响地退了出来。石太璞送他的时候说：“等我病痊愈以后，我自己会来的，不用再麻烦您自己一趟一趟地跑了。”

又过了几天，老头儿又来了，石太璞仍然跛着腿出来见他。老头儿慰问了他几句，对他说：“我跟老伴儿说了，先生假如能把鬼赶走，能使我合家安宁，女儿长亭，今年十七岁，愿意许配

先生。”石太璞大喜，当即跪地磕头，对老人说：“如此厚爱，我哪敢再顾惜自己的病体呢。”说完，立刻出门，与老头儿一起骑马而去。

到了翁家，进屋看视了病人以后，石太璞惟恐翁老头背约，一定要与翁老太太议定婚事。老太太赶忙出来说：“先生何必见疑呢？”随即取长亭头上插的金簪给石太璞作为定亲的信物，石拜受了。翁把家人召集起来，石太璞一一为她们拂除身上的邪气。只有长亭躲藏起来，石太璞便写了一道随身佩带的符咒，让人送给长亭。

当天晚上，翁家寂静无声，鬼影灭绝。只有红亭还在呻吟，石太璞给她身上洒了法水，她的病也立刻好了。

石太璞想要告辞，翁老头殷勤恳切地挽留他。到了晚上，美味佳肴摆了一桌子，劝酒布菜，招待十分周到。酒喝到了二更时分，老头儿起身告辞。石太璞刚刚躺下，只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赶忙起来开门，长亭一闪身就进来了，她气急慌忙地说：

“我们家里的人要用刀子杀你，你赶快离开！”说完，转身就走了。石太璞大惊失色，吓得浑身颤抖，翻墙而逃。看见远处有火光闪烁，他赶紧朝着火光方向跑去，原来是乡里夜里去打猎的人。他等他们打完猎，跟他们一起回来。

回家以后，他心怀越怨恨，无处可伸，想到开封找师父王赤城，无奈家有生病瘫痪在床上的老父，他日夜苦思，进退难决。

有一天，家门口停了两顶小轿，原来是翁老太太把长亭送来了。老太太对石太璞说：“夜里回家，怎么再也不商量婚姻之事了？”

石太璞一见长亭，怨恨都消，因此就把怨恨忍住不说了。翁老太催促他们两个人就在院子里跪拜成亲。石太璞打算设宴款待老岳母，老太太说：“我不是个闲着的人，没有福气坐下来享

用甘美的吃食。我家那个老头子年老昏愦，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姑爷肯为长亭着想，也给我老太婆一个面子，我就非常幸运了。”老太太交待完毕，登车回家去了。

原来，要谋杀女婿的事情，老太太并不知道，一直等到老头儿去追石太璞没有追上，回来说起这件事，老太太才知道。她气愤不平，跟老头子天天吵架。长亭也天天哭泣，不肯吃饭。老太太硬把女儿送来，并不是老头儿的本意。这是长亭过门以后，石太璞问她，才明白了事情的原故。

过了两、三个月，翁家要接女儿回娘家。石太璞料到她不会回来了，就不让妻子回去。从此以后，长亭时常哭哭啼啼。

又过了一年多，长亭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慧儿，雇了一个奶妈喂奶。慧儿好哭，到了晚上非要母亲带着睡觉不可。

有一天，翁家又派轿子来接长亭，并说老太太思念女儿心切。长亭越发悲伤。石太璞不忍再勉强留她。长亭想抱着儿子一起回去，石太璞不同意，长亭只好一个人回去。

临别的时候，相约一个月为期，可是一去半年，消息全无。石太璞派人去探望，翁家原先住的房子早就搬空了。

又过了二年多，一切希望都断绝了；而慧儿终夜啼哭。石太璞心如刀割。接着，他老父亲又病故，石太璞愈加哀伤；自己也过于疲惫而病倒了，躺在草席上等死。也不能接待来吊唁的亲戚朋友。他正在昏昏沉沉之际，忽然听到一个女人哭着进来了，一看，原来是浑身穿着丧服的长亭回来了。石太璞过于悲伤，便昏了过去。丫环吓得大声呼喊，长亭才停止哭泣赶忙用两手抚摩丈夫，抚了很久，石太璞才逐渐苏醒过来。他觉着自己快死了，便说只能与她相聚在九泉之下。妻子说：“别这么说，是我不孝，不能博得老父亲的欢心。回娘家三年没有回来，有负你对我的一片真心。这次正巧全家由东流经此地，得知老公公仙逝的噩耗。我虽然遵守父亲的严格训令而不惜断绝夫妻之情，却不敢再

按照父亲不讲道理的命令，而违背公媳之间应有的伦理。我来这里，母亲知道却瞒着父亲。”

长亭正说着，慧儿扑进了母亲的怀里。她说完，才抚慰儿子，哭着说：“我有父亲，儿却没有母亲呀！”慧儿也号啕大哭，满屋子的人都掩面啜泣。长亭起身，开始料理家务，把公公灵柩前供奉的牲品供具打点得整齐干净，石太璞心中快慰了许多。然而病得太久，一时间起不来。长亭请来了石的表兄，请他接待前来吊唁的宾客。丧事办完，石太璞才拄着拐能起来走动了，他与妻子商量安葬父亲的事宜。

安葬完毕，长亭要告别丈夫回娘家，以接受违背父亲意志的谴责。但见丈夫挽留，儿子哭叫，只得忍住内心的隐痛，暂时不走了。

过不了多久，有人来报讯，说她母亲病了，长亭对石太璞说：“我为你父亲而来，难道你就不为我母亲着想而放我回去吗？”石太璞只好同意。长亭让奶妈把慧儿抱到别处，然后才眼泪汪汪地出门走了。

长亭这一走，又是几年没有回来。石太璞和儿子慢慢地也就把她忘了。有一天，天刚亮，石太璞打开门，长亭突然飘然而入。石太璞非常惊讶，连忙问她从哪儿来？只见长亭满面愁容坐在床上，叹了口气说：“我从小生长在闺房之中，看一里地就很遥远，现在一天一夜就跑了千里路，都快把我累死了！”石太璞详细地询问她，她想讲又不讲。石一再追问她，她才哭着说：“今天我对你讲的话，恐怕是我所悲伤的事情，而恰恰是你所高兴的事。近几年我娘家搬到了山西境内，租赁赵缙绅的房子居住。我家和房东家关系很好，父母亲把红亭许配给他家公子为妻。不想公子浪荡成性，家庭很不和睦。妹妹回家告诉了父亲，父亲留她在家里住，半年不让她回去。公子恼怒了，不知从什么地方请来了一个恶人，用法术差遣神将，把我父亲锁绑走了。全

家吓坏了，顷刻之间，四处逃散。”石太璞听了后，禁不住哈哈大笑。长亭气愤地说：“他虽不仁，总是我的父亲。我和你夫妻多年，只有相爱而从来没有互相埋怨过。今天我家败人亡，百口子人，流离失所，你就是不为我父亲悲伤，难道不对我表示一点哀伤吗？！你听了以后，高兴得手舞足蹈，更没有对我片言只语的安慰，多么无情无义啊！”她拂袖而去。石太璞连忙追出去赔礼道歉，却已经不见踪影了。他又失望又后悔，下决心夫妻断绝算了。谁知过了两、三天，翁老太太陪着女儿一起来了，石太璞一见大喜，赶紧上前慰问。母女二人跪伏在地，石惊讶地问她们为什么，母女俱哭。长亭说：“我那天赌气走了，现在自己不能坚持到底，又来要求别人，还有什么脸面！”石太璞说：“岳父固然不象个人样，但是岳母对我的恩惠，你对我的情义，我是不敢忘记的。那天我听说岳父遭祸而感到高兴，那也是人之常情，你为什么不能暂时忍耐一下呢？”长亭说：“刚才在途中遇见母亲，才知道捆走我父亲的人，原来是你的师父。”石太璞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倒很好办。假如你父亲不放回来，那么你们父女就要离散，恐怕你父亲一放回来，那你的丈夫、儿子又要哭泣悲伤了。”老太太听了女婿这番话，便真心实意的表明了自己的心迹，长亭也发誓一定要回报丈夫的大恩。于是石太璞立刻整理行装，赶到开封府，打听到了玄帝观，正巧师父王赤诚才回来不久。石太璞到屋里参拜了师父，师父问他：“为什么来我这儿啊？”石看见了在厨房的地上有一只老狐狸，前腿牢牢的缚着。他笑着说：“弟子之所以到这里来，是为了这个老妖精。”王赤诚询问，石太璞说：“它是我的岳父。”于是把实情告诉了师父。道士说这老东西太狡诈，不肯轻易释放它。石一再请求，师父才答应放它。石太璞对师父详细讲述了它如何狡诈，狐狸听见了，把身子缩进灶膛里，好象也表示出一点惭愧的样子。道士笑笑说：“它羞耻之心还没有完全丧失。”石太璞站起身来，把它

牵了出来，用刀割断绳套，拿绳子抽打它。狐狸疼得呲牙咧嘴。于是石太璞不再紧抽它，而是停停抽抽，抽抽停停，他笑着问狐狸：“老丈人疼了不抽可以了吗？”狐狸眼睛闪着光，似有恼怒的神色。石把它放了，它就摇着尾巴出观而去。石太璞也拜别师父回去了。

三天前，已经有人报告了老头儿被放回来的消息，老太太就先走了，留下长亭等候石太璞回来。石刚一到家，长亭就迎出去跪在地上。石把她扶起来，对她说：“你如果真能不忘记夫妻之情，那倒不在乎感激与否了。”长亭说：“现在我娘家已搬回故居了，那个村与这个村很邻近，音讯不会梗塞了。我想回娘家看一看，三天就可以回来，你能信得过我吗？”石太璞说：“儿子生下来就没有母亲，也并没有夭折，我天天一个人独居，早已习惯了。我不象赵公子那样，以德报怨，我对你可是尽到夫妻的情义了。如果你不回来，那是你忘恩负义了，路虽然离得很近，但我也不会再去过问，有什么相信不相信呢？”

长亭第二天回娘家，才过了两天就回来了。丈夫问她：“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妻子回答说：“父亲因为你在开封曾戏弄过他，他一直耿耿于怀，成天对我絮絮叨叨，我不愿意再听他的，所以早早地回来了。”

从此以后，两家女眷之间十分亲密，经常往来，但丈人和女婿之间还是互不来往，不问不闻。

出《聊斋志异》

杨筠编写

恒 娘

京都有个洪大业，娶妻朱氏，姿韵颇佳，夫妻俩相亲相爱。后来，洪大业纳婢女宝带为妾。宝带的容貌远比朱氏差，然而洪大业却很宠爱她。朱氏不平，夫妻常为此反目。洪大业虽然不敢公开睡在宝带的房间里，但对她愈加宠爱而疏远妻子。

后来洪家搬家了，与姓狄的丝绸商作邻居。姓狄的妻子叫恒娘，她先过院来看望朱氏。恒娘有三十来岁，姿色中等，但谈吐轻柔动人，朱氏很喜欢她。

第二天，朱氏回拜恒娘，见她家里也有小妾，年纪只有二十来岁，而且长得好看。

两家作邻半年，从没有听见他们吵骂过一句。狄氏独独钟爱恒娘，小妾形同虚设而已。

有一天，朱氏问恒娘：“我一向认为丈夫之所以爱妾，因为她是妾，我常想干脆放弃妻子的名份而称作妾。现在才知道不完全是这样的。夫人有什么好办法？如果你肯教我，我情愿面朝北拜你为师。”恒娘说：“嘻！你自己有失误，反而归罪于男人吗？你早早晚晚絮絮叨叨地聒噪，这是把鸟雀赶出丛林，夫妻之间的距离当然越来越远喽！他回家，你不要去管他，他主动来找你，也不要接纳他。一个月后，我再为你想办法。”

朱氏听从了恒娘。她竭力打扮宝带，让她跟丈夫睡。他饮酒吃饭，也让宝带陪着。洪大业有时来跟朱氏周旋，朱氏坚决拒绝，于是大家都称赞朱氏贤慧。

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朱氏来见恒娘。恒娘高兴地说：“这就对了！他回来你就不要梳妆打扮，别穿华丽的衣服，不要擦脂抹粉，蓬头垢面，穿着破鞋，跟佣人一起干活。再过一个月，你再

来找我。”朱氏听了她的话，回家后穿上打补丁的衣服，故意把自己弄得不干不净，除了纺纱织布外其它什么也不过问。洪大业很怜惜她，让宝带分劳，一起干活，朱氏不同意，把她呵叱走了。

这样做了一个月，朱氏又去见恒娘。恒娘说：“你真是个能教诲的人！后天是三月三节，你请丈夫一起去踏青游春。这时你应该脱掉破旧的衣服，袍裤袜鞋，焕然一新。那天早晨，你过来找我。”朱氏答应：“是。”

到了三月三节那天，朱氏对镜，一一按照恒娘教的办法，仔细擦粉装扮。化妆完毕，便到恒娘那边。恒娘喜道：“可以啦！”她又替她把头发挽成凤髻，梳得能照出人影；看到朱氏的袍袖不大时髦，拆了重新做过；又说她的鞋子样式笨拙，从自己的竹箱里找出尚未做好的新鞋，两人急忙做完，替她换上。临别时，让朱氏喝了一点酒，嘱咐说：“回去一看见你丈夫，就早早地关上房门睡觉，他来叩门，你假装没听见。他来叫三次门，只可以接纳他一次。他要亲吻，要摸你的脚，你都不要痛快地给他。半个月后，你再到我这儿来。”

朱氏回到家里，华妆去见洪大业。洪上下盯着她看，高兴得非比寻常。游玩的时候，朱氏很少说话，玩了一会儿，她便用手支着下巴装出十分疲乏的样子，太阳还没有落山，她就回房间，插上房门睡了。过不一会儿，洪大业果然来叩门，朱氏躺着就是不起来，洪大业只好走了。第二天晚上还是这样。第三天，丈夫责备她了。朱氏说：“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睡觉了，不愿意人来打扰我。”待到太阳西下，洪大业早早地在她闺房里守着了。两人熄灯上床，丈夫对她象新婚的妻子一样，如胶似漆，十分欢愉。约好第二天晚上再来。朱氏以为不可长久这样，与丈夫相约，以三日为期。

半个多月后，朱氏又去恒娘家。恒娘关上房门对她讲：“从

“此你可以独占丈夫了。你长得虽然很美，但不够妩媚。按你的姿色，如能再媚一点儿，可以把西施比下去了，何况不如西施的人！”于是让朱氏试着用眼睛斜着看人，恒娘说：“不对！你的毛病在外面的眼眶。”让朱氏试着笑，她又说：“不对！毛病在左下巴上。”又教她如何频送秋波，笑的时候，要牙齿微露。一一让朱氏效仿她做。朱氏反复做了几十次，才学了个大概其。恒娘说：“你回家后，对着镜子反复练习直到娴熟为止，没有别的办法。至于床上功夫，则随机应变，投丈夫之所好，这些是不可言传的。”

朱氏回家，完全按照恒娘教的去做。丈夫大喜，妻子的形神都使他着迷，惟恐被她拒绝。天将黄昏，就与她相对调笑，寸步不离房门，天天都是这样，竟然推都推不走了。

朱氏待宝带也愈发地好，每次房中小宴，都叫她一起坐在榻上，而洪大业越看宝带越丑，还没有吃完，就支使她走了。朱氏把丈夫骗进宝带房里，从外面把门扣上，洪大业一夜没碰宝带。于是宝带就怨恨洪，常对人发怨气，讲洪的坏话。洪愈加讨厌她，渐至鞭打。宝带气忿，便不修饰自己，拖着破鞋，头发象一堆蓬草，这样人就更没法再提了。

有一天，恒娘问朱氏：“我的本事如何？”朱说：“道法极妙。然而弟子只能照着去做，却始终不知其奥秘之所在。你说的不要去约束他，为什么？”恒娘说：“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人之常情是厌旧喜新，看重难以得到的而轻视容易的？丈夫之所以爱小妾，并不一定她长得美，是因为刚刚得到而觉得特别美好，难以相遇而特别宠爱。你不去约束他，让他吃饱了，就是珍肴美食也会厌足，何况野菜汤呢！”朱氏又问：“先毁容而后又炫耀自己，这是为什么？”恒娘说：“放在那儿不去留心看，就好似久别，突然看见艳妆，就好象来了一个新人：譬如穷人忽然吃到大鱼大肉，就觉得粟米没有味儿了。又想法不让他容易得到，那么

她就成了旧的而我就成了新的，她变成易得而我为难求，这就是你变妻为妾的奥秘之所在。”朱氏大为高兴，两人成为闺房中的密友。

几年以后，恒娘忽然对朱氏说：“我两人感情好得象一个人，自然不应当向你隐瞒生平。几次想告诉你而又怕你怀疑，现在就要分别了，才敢实话告诉你：我是狐。幼小的时候遭到继母的虐待，把我卖到京都。丈夫一直待我很好，所以我不忍心遽然离开他，恋恋不舍一直到今天。明天老父要仙逝，我要回去看望父亲，不再回来了。”朱氏拉着她的手，唏嘘不忍离。

第二天清早到她家探视，狄氏全家一片惊慌失色，恒娘已无影踪了。

出《聊斋志异》第十卷 杨筠编写

狐 女

伊充，九江人。晚上，有个姑娘来与他睡觉。书生心知是狐，但爱她美貌，所以秘不告人，连他的父母也不知道。日子一久，身体越来越消瘦，父母追问其原因，他才如实相告。父母忧心如焚，请人轮流陪他睡觉，并且命令儿子不准再与狐女来往，但都禁止不了。他的父亲亲自与儿子同睡，狐就不来了；如果换了别人，狐便又来。伊充问为什么，狐女说：“人间的符咒、如何能制服我；然而，伦理道德，人狐皆有，我怎么能当着公公的面与你淫乱呢！”父亲听说后，愈发的陪着儿子不离了，从此，狐就不来了。

后来，叛寇横行，村里人都逃跑了，伊充一家也逃散了。他逃到昆仑山，四周一片荒凉。这时，已近黄昏，伊充心里十分恐惧。忽然见有一女子走来，待她走近一看，原来正是狐女。

离乱之中，重新相聚，格外欣慰。女说：“太阳已经西下，你就暂时住在这儿吧。我去找块好地方，临时造一间屋，以避虎狼。”她朝北走了几步，蹲在茅草之中，不知在做什么。过了一会回来，拉着伊充朝南走了大约十几步，又把他拽回来。忽然，看见数千根大木桩，围成一个很高的亭子，铜墙铁柱，金箔作顶，走近看，墙与肩膀一般高，没有门户，而墙上密密麻麻地排着凹坑，狐女脚踏而过，伊充也跟从她过去了。进了亭子，简直怀疑这金屋不是人工所能造得出来，问是从哪里来的？女笑着说：“你今晚住了，明天我就送给你。金、铁各千万，你半生吃穿不完啊。”说完，就告别走了，伊充苦苦哀求她留下，狐女才不走了，说：“既然我已被厌弃了，那就缘份永绝，今天你又不可能坚持自守了！”待伊充醒来，狐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天

亮以后，他越墙而出。回头再看住的地方，并没有什么亭屋，只见指环内四周插着针，脂油覆盖在上面，所谓大树，只不过是丛荆老棘吧了。

出《聊斋志异》第十一卷

杨筠编写

褚遂良

长山有个姓赵的，租赁有钱人家的屋子居住。他孤身一人，穷困潦倒，又得了重病，奄奄待毙。有一天，他病得快死了，被人抬到了房檐底下。他苏醒时，见一位绝色美人坐在身旁。他奇怪地问她为什么到这儿来。那女子说：“我是特意来作你媳妇的。”赵某大惊说：“我这穷苦之人不敢存此妄想，况且我已奄奄一息，要媳妇干什么呢？！”女子说：“我能治你的病。”赵某说：“我的病不是一朝一夕能治好的，纵然你有良方，无奈我没有钱去买药又有什么用呢？”女子说：“我医病不用药的。”说罢，就用手去按赵的腹部。她用力按摩，赵某觉得她的手掌炽热如火。过了一会儿，赵某肚子里的肿块，隐隐发出破碎的声音。又过了一小会儿，赵某想上茅厕，急忙起身，走出几步，脱裤大泻，胶粘污液，连同肿块一起泄了个干干净净，立刻感觉通体爽快。回来又躺在原处，问美女道：“娘子是什么人？请求告诉我姓名，好让我为你祝祷。”女子答道：“我是狐仙。你是唐朝的褚遂良再世，曾有恩于我一家，我常常刻骨铭心地想回报你。天天寻你，今得见，夙愿可以实现了。”赵某自惭形秽，又顾虑茅屋柴灶，弄脏了美人华丽的衣服。那女子请他带路，赵某把她领进家里，只见破旧的土炕上连领凉席都没有，冷锅冷灶没有炊烟。赵某说：“我的光景如此狼狽，实在不敢委屈了你，即使你能忍受，请看瓮底空空，我拿什么养活妻子呢？”那女子说：“无须多虑。”她说完，赵某一回头，只见炕上已铺好了毛毯和被褥；他刚想询问，转眼之间，又见满屋皆用银光闪闪的纸裱得如镜，各种物件都已变换了，几案精巧洁净，桌上已放好了酒和美味佳肴。两人相对欢饮。到了晚上，又一起安寝，如同夫

妻。

这家房屋的主人听说这事，觉得奇异，请求见一见那位女子。女子立即出来相见，大大方方，并无难色。由此，四方传播，登门拜访的人成群搭伙。那女子一概不拒。如果有人设筵招待，女人必与丈夫一起出席。有一天，客人中有一举人，暗中萌发了邪念。女人心里已经明白，忽加谴责。立即用手推举人的头，把他的头推出窗外，而身体仍在屋里，出入转动，都不能行。客人一起恳求女主人赦免了他，才把举人的脑袋拽了出来。

过了一年多，登门求见的人越来越多，女主人颇为厌烦。被拒绝的人就骂姓赵的。端午节那天，朋友盛会，饮酒作乐。忽然，一只白兔跳进屋来。女主人站起身来说：“春药的老人来召我了！”又对白兔说：“请先走。”白兔疾步出屋，迳自走了。女人让赵某拿梯子来。赵某从房后扛来了长梯，有几丈高。庭院里有一棵大树，便把梯子靠在树上，梯子高过于树梢。女子先登上梯子，赵某跟随其后。女子回头说：“亲朋嘉宾中有愿意跟随的，请快跟上。”众人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敢登。只有屋主人家的一个书僮，踊跃跟在后面。他们越上越高，梯子的尽头与云相接，远不可见；再看那梯子，原来是用了多年的一扇破门，去掉门板所剩的框架。众人进入屋子，颓壁败灶依然如故，物件家什一无所有。想着等那个书僮回来可以问问，谁知他竟一去不复返了。

出《聊斋志异》第十二卷 杨筠编写

姬 生

南阳有户姓鄂的人家，家里闹狐灾。金银财物，经常被狐精偷走。它还稍不遂意，就捣乱得愈发厉害。

鄂家有个外甥姓姬，是个秀才，生性放荡不羁。他替舅舅焚香祝祷，求狐别再去骚扰，但毫无结果；他又祈求狐精离开外祖父家，到自己家里去，狐精也不理会他。街坊邻里都笑姬秀才傻，他却说道：“狐精能这样变幻莫测，一定有人性，所以我要将它引入正道。”以后，他每隔几天就去焚香祈祷一次。虽然仍不见灵验，但只要姬秀才一到，狐精就不再骚扰了。所以，鄂家常常挽留姬生在家住宿。到了晚上，姬生抬头望天，祈求狐精出来与他相见，态度十分诚恳而坚定。有一天，姬秀才回到自己家里，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忽然，书房门慢慢自动打开。秀才站起，恭恭敬敬地问道：“狐兄来了吗？”却寂静无声。又有一天晚上，房门又自动开了。秀才说：“假如是狐兄降临寒舍，那是因为秀才我祝祷上苍而求来的，您能不露一露尊容让我看一看吗？”仍然寂静无声，但是姬秀才放在书桌上的二百铜钱，天亮就没有了。到了晚上，姬秀才又增加了几百钱。半夜里，听到房门的布帘儿发出响声，秀才道：“来了吗？我已经准备了几百铜钱放在那里供您使用。我虽然并不富裕，但决不是吝啬的人。假如您以后有急需用钱的时候，尽可以直说，何必要偷盗呢？”过了一会儿，看见桌上那钱少去了二百。秀才仍然把钱放在原来的地方，几夜都没有丢失。又有一次，秀才要招待客人，放了只熟鸡在桌上，一会儿就不见了。到了晚上，秀才又煮了一只鸡，还增添了一壶酒，供在桌上。从此以后，狐精就再也不来了。

狐精照旧在鄂家作祟。姬秀才又到鄂家去祝祷说：“我在家

里放了钱而你不拿，放了酒而你不喝；我外祖父年迈体弱，不要老来跟他捣乱。今天我备了一些小礼物，晚上任凭你自己来取吧。”姬秀才把十吊钱、一坛酒，两只切好了的鸡，都放在桌上。晚上，秀才睡在桌旁，但是整晚没有声响，钱和东西都没有动。狐精从此也不再来鄂家闹了。

有一天，姬秀才很晚才回家。打开书房门，看见桌上放着一壶酒，满满一盘熟鸡，还有几百铜钱用一根红绳子串着，那就是前几天丢失的东西。秀才知道这是狐精对自己的回报。闻闻酒很香，舀一勺起来看看，酒色碧绿，喝一口，酒味十分醇厚。秀才把一壶酒全喝光，已半醉了，心中顿生一种贪婪之念，立时三刻就想去作贼。他便打开大门走了出去，算计着村里的一个大户人家，便去攀越围墙。虽然围墙很高，但他一跃而上，一跳而下，好象长了两只翅膀。进了这家，偷了些毛皮衣服及金银酒器。回到自己家里，把它放在床头，就心满意足地睡着了。天亮以后，他把偷来的东西拿进内室，妻子惊讶地问他这些东西从哪来的。他吞吞吐吐地说出了来由，脸上呈显得意之色。妻子大惊，说：“你一向刚直不阿，为什么突然作起贼来！”秀才反而心安理得，一点也不以为怪，他对妻子讲述狐精如何有情有义。妻子恍然大悟地说：“一定是酒里有狐毒。”她想起朱砂可以驱邪，就碾成粉末，倒入酒中，让秀才喝下去。过了一会儿，秀才突然大声嚷嚷：“我怎么做贼啊！”妻子把他喝了狐精的酒，迷住心窍的经过讲了一遍。秀才这才明白，感到十分惭愧。又听得那家富户被盗的消息已传遍乡里。姬秀才便终日不思茶饭，不知怎么办才好。妻子为他想了个办法，让他趁黑夜把偷来的东西扔回失主家的墙院内。秀才依照妻子说的办法做了。那富户失而复得，也就不再追究。

那年乡试，姬秀才得了第一名，又被评为品行优秀，应受到加倍的奖赏。待到张榜的那一天，学道衙门的屋梁上贴了一张帖

子，上面写道：“姬某人作过贼，偷过某家的裘皮衣服、酒器，怎么能称得上品行优秀呢？”学道衙门的屋梁很高，站在地上是无法贴上去的。学道大人觉得很奇怪，拿着帖子来询问姬秀才。姬秀才被问呆了，心想此事除了妻子外，再没有别人知道了；况且学道衙门是深宅大院，戒备森严，这帖子是从哪里来的呢？他领悟到：“这一定是狐精干的。”于是他事情的经过毫无隐讳地陈述了一遍，学道听后，并没有怪罪他，仍然加倍地奖赏了他。

姬秀才常常自省：我并没有得罪过狐精，而它却屡屡陷害，这是因为小人不甘心独自承担恶名而要拖人下水吧！

出《聊斋志异》第十二卷 杨筠编写

浙东生

浙江东部有个姓房的书生，客居陕西，以收徒教书为生。他常常吹嘘自己的胆子如何大。

一天晚上，他光身躺在床上，突然，有一个毛茸茸的东西从空中落下，“啪”的一声，掉在他的胸脯上。他感觉到这个东西象狗那么大，“呼哧呼哧”地喘气，四只脚还在那儿乱动。房某十分害怕，想起来；那家伙用两只脚把他扑倒，他吓得晕了过去。

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他感觉有人在用尖的东西捅他的鼻孔，打了一个大喷嚏，便苏醒了。只见室内灯火荧荧，床边坐着一位美人，笑着说：“好男子！胆子不过如此呀！”

房某知道这是狐，越发害怕。那女子慢慢和他狎戏，他的胆子才开始大起来，便一起亲昵调情。

这样过了半年，两个人相亲相爱地象夫妻一样。一日，女子在床上睡熟了，房某暗暗用猎网将女子网住。女子惊醒，不敢动弹，只是苦苦地哀求。房某只顾发笑，却不往前。女子忽然化作一团白气，从床下钻出，怒道：“你终究不是好相识！送我出去。”说着，便用手去拉他，房某身不由己地被她拽走了。出了门，便飘飘然腾空飞起来。

约飞了一顿饭的功夫，女子一撒手，房某晕晕乎乎地坠落了下来。一个大户人家园子里设有捕虎的陷井，用粗木头围成圈，用绳子结成网，蒙在井口上。房某掉在网上，网便倾侧，他的肚子被网勾住，半截身子倒挂在那里。往下一看，老虎正蹲在陷井里，仰头耽视挂在网上的人。它纵身一跃，离他不到一尺。房某心胆都吓破了。园丁来喂虎，看见网上挂着个人，觉得奇怪。

园丁把他扶上来时，他已经昏死过去了。过了好长时间，才慢慢苏醒，向园丁诉说了自己掉在这儿的经过。这里已是浙江地界，离他家有四百多里。

这家主人赠送旅费，让他回乡。

房某回到家乡，告诉别人说：“狐虽然吓死我两次，但如果没有她，我还不能回家乡。”

出《聊斋志异》第十二卷 杨筠编写

古冢狐

在易州的西边，有座古坟，不知有几千百年了。坟旁没有残碑断碣，无从考证墓主的姓名。老百姓都说是荆柯之墓，极有可能是荆柯的衣冠冢。

一天，有庄户人家送妻子回娘家，夫妇二人各骑一头驴。大路正从古坟旁经过。走到这儿妻子想解小便，就下驴直奔草丛中。走在前面的丈夫竟然没有查觉，过了半里多路，才知道老婆落在后边，停下驴等候。许久还不见到来，丈夫心生疑虑，赶回头寻找，只见妻子骑的驴悠闲地在路边啃吃青草，而人却渺然不见踪迹。丈夫惊恐起来，搜遍了古坟两侧，只是在草棵里、蓬蒿上找到妻子的衣裤。当时左近一带正闹狼，丈夫以为她已葬身狼腹，不得已收拾起遗物，痛哭而归。

其实，这妇人并没有死。她小解完毕刚站起身，忽然听见人语喧哗，有两个差役打扮的人，由古坟中走出，这二人相貌凶恶，连鬓胡须硬厥厥的如同刺猬。走上前要捉拿妇人。骂道：“什么地方来的臭丫头，竟敢弄脏我家主人的门庭！抓走，狠狠敲打！”妇人吓得拔脚就跑，可是身上的衣服如蝉蜕一般转瞬间自己脱了下来。妇人羞涩地缩作一团，而后边追赶得更急，没办法，只好爬在草丛中，希图幸免。过了片刻，她听见那两个差役笑着说：“行啦，这惩罚对她已足够了，不必再抓她。”说罢再也听不到一点动静。

妇人藏在草丛中还是不敢出来，皮肤被败草干枝割得尽是一道道血痕。这样过了一夜，天亮，她打算回家，赤身裸体如何能上路呢？返回去找寻自己的衣服，可连一条布丝都找不到。妇人又羞又急，又惊又怕，走投无路，想找个地方自杀算了。

这时恰好有几个骑驴的人路过，见妇人赤条条的，披头散发状似疯狂。惊问为何如此，妇人忍着羞辱，遮遮掩掩低着头详细地说明了经过，众人听她说罢，内中一人惊叫起来：“这不是我妹子吗！”急忙解下衣裳给妇人穿上。妇人这时才敢抬头观望，原来她哥哥奉父命前来迎接，没想到在这儿相遇，妇人禁不住委屈地大哭起来。她哥哥把自己的驴让她骑上，载着她急急地赶回家里。

后来人们时常见到有两只狐狸在古坟上玩耍，毛色黑黄。等人去捉，立刻就不见形影。妇人所遇到就是这两只狐狸。可叹的是狐狸竟然会羡慕荆柯的好友高渐离的义气，象当年在易水之畔慷慨悲歌为荆柯送行一般，依依不舍地保护荆柯的坟穴。这也是件奇异的事呀！

出《萤窗异草》二编，卷一 耳东改编

银 针

明朝天启年中，安徽桐城的孙大廉在乡里中了举人，即将去南京应试，因病未能成行。试榜发表，听说某某人等都中了进士，心里郁郁不平，因为这些人都是他平日看不起的。于是病势益重。老母深感忧虑延请医生诊视，医生说：“旧病已愈。这次得病的原因，是心绪不佳郁积所致。必须敞开胸怀胜游一番，也许不用什么药物，病反倒好了。”孙大廉将医生的话告诉老母，老母觉得很有道理，便准备行装，让他到二水三山之中去遨游。

这一日，孙大廉辞别母亲启程，同行的有一个老仆和一个僮儿，以备路上担书负重。将要开船时有一老翁一再要求搭船，看上去，这老翁年约六十，长得矍铄消瘦，孙大廉见他老态龙钟十分可怜就答应了。老翁到船舱里向大廉行礼，自称胡悦庵，北方人，要去金陵找点事情做做。大廉问他从事什么行业。老翁只是笑着并不回答，停了半晌才说：“这不是读书人乐意听的，我所做的不过是房中秘戏而已。”大廉听他如此说也就不再追问。

第二天，大廉因病睡卧在船的蓬窗下，被一阵欢笑声惊醒，仔细一听好象是自己的僮仆，不知为什么笑得不可遏止。他悄悄爬起走出船舱观望，只见老翁蹲在矮凳上，袒胸露臂，用笔在自己身体上画了一个人形，随即人形飘然自起，真和一个赤身露体的人一样，并且还能发出小鸟啼唱般的嚶嚶声。大廉知道老翁是个奇人，没有打搅他，自己屏声退回舱内。

又过了一天的早晨，孙大廉治备酒菜，邀请老翁，想让他传授一点秘诀。老翁早已猜到他的心思对大廉说：“您没有多久就

要飞黄腾达，何必学这些走江湖混饭吃的玩艺儿。当然，您让我搭船的恩情一定要报答，不过今天还不是时候，等五天之后分别时，我会拿出来赠给您。”大廉也不再坚持，两个人欢饮而散。

船将要到达南京的前一夜，老翁来见大廉：“明天就要分别了，前几天所许诺的，我不敢食言，今晚特来拜纳。”大廉连忙道谢。问所赠的东西在什么地方。老翁说：“在我腹中。”大廉笑起来：“老头，你骗我！‘披肝沥胆’不过是句形容词，谁真得拿自己的五脏六腑送给人？”老翁只是笑并不辩解，敞开自己的衣服，露出肚腹，向大廉说：“您试着喊喊，里头自会有人答应。”大廉笑着不肯呼喊。老翁于是自己拍着肚皮呼道：“银针，快出来见客！干么象三家村的乡姑那样扭捏作态。”大廉益发笑得不开可交。一会儿老翁腹中传出一个女子娇懒的声音：

“我从来讨厌见生人，何苦如此相逼？”那声音细如箫管婉转清丽。大廉愕然，紧盯着老翁袒露的肚腹。老翁又喊道：“我已经把你许配给孙先生，非陌生人可比。妮子，你不必怕羞。”腹内没有答应。老翁又催促再三，那女声才说道：“您可真够絮烦的，婆婆妈妈的，足见您是个老头！得，您打开半扇门，我出来！”大廉此时已目不转睛呆若木鸡。老翁使劲拍了一下腹部，一掌下去，肚皮裂开寸长的口子，但是并没有一滴血流出来。大廉大惊失色，忽然一股异香扑鼻，只听见裂帛般的一声响动，没等他错过眼神，就看见一位丽人红衣白裙掠着头发微笑着立在灯烛下，而老翁却渺无踪迹。

孙大廉吓得胆战心惊，以为是什么妖怪，可是又见她容貌实在美丽动人，还真有些舍不得。自己壮了壮胆，战战兢兢地说：“你到底是什么怪物？竟敢乔妆打扮来迷惑人！明告诉你，我可和宋玉一样，从来不为色动。你赶快走，不然，我的刀可是不留情！”女子一点也不害怕，敛起衣裳向前拜了一拜：“小女子实是

狐仙。父亲被上帝派往长陵，为高皇守墓，怕我一人无依无靠，就带我同行。不料走到江边，被水神窥见，贪恋我的姿色，定要强娶。父亲以为和鱼鳖为伍有辱门弟，于是就把我藏在腹中，并且仰仗着先生的福荫渡过长江。为报答先生的恩德，许配我给先生做妻室。我绝不会祸害先生，请先生不要怀疑。”大廉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心中已有三分相信，但又掩饰地说：“我久病在身，一半时难痊愈，那里有娶妻的心思。”女子微微一笑：“这事容易，请先生上床安卧，我先给先生驱逐病魔，藉以证明我不是害人的妖怪。”孙大廉一听十分高兴，追问道：“你也知道医书？果真能去掉这沉疾，即便为情而死，我也在所不惜。”女子并不答话。大廉刚卧定，倏忽之间女子已不见踪影，只觉得一股如火的热气由脐中进入腹内，上达肝膈，下行脏腑。顿时，如入蒸笼汗似雨下，神思立觉清爽，浑身舒泰，好象解除了沉重的负担，鼾然熟睡，竟不知那女子的去向。

清晨大廉醒来时，船已泊岸，僮儿进来告诉大廉，老翁已告辞离去，临行留下一封书信。大廉展开一看，老翁在信中恳切地要求大廉好好对待他的女儿。因为那女子究竟在何处，大廉不得而知，也就将信将疑。

弃船登岸坐轿进城后，大廉住在朋友家中，言谈宴饮绝无病态，知道他曾生过病的人，都为他庆贺，大廉自己心中也高兴。

促谈到深夜大廉才去就寝。他还是很惦念那女子，盼望着她再出现，于是把僮仆都打发到别处睡觉。辗转反侧许久，并不见有什么动静，大廉甚感失望。忽听到耳畔那女子悄悄说：“我来伴你，竟然没有一点感觉，真是铁石心肠！”脂粉的香味近在咫尺，伸手一摸那女子已在被中。

早晨醒来，大廉很有些发愁不知把她藏在何处。女子一再说：“没关系，我自有办法。”果然，一整天不见她的身影。晚

上临睡前大廉对女子说，他游览已遍，实在有些想家了。而且正赶上新帝登基，大开科举，他还想再去求取功名。于是就决定返乡。

离开南京的时候，女子送他到江边，流着泪对大廉说：“老父在这儿，我不能随郎君同去，”两个人恋恋不舍。大廉强拉她登船，女子执意不从。

第二年，孙大廉科举没有考中，再次来到金陵，希望能遇到银针，以续旧情，可叹的是竟然得不到她的一点消息。

出《荣富异草》卷三 耳东编写

缝裳女

北京有缝衣裳的职业，一般都是背城而住的贫苦人家所从事的。他们每天到市中为人补衲，因为做的活计多是给旧衣破裤打补钉，所以又叫“缝穷”。

东直门外有母女二人即以此为生。女孩年约十六、七岁，相貌颇为娇好，虽然穿着朴素不加修饰，但依然很吸引人。女孩性格恬静自爱，每日只是低头做活，轻易不说一句话，所以人们也不敢冒犯她。

一日，她母亲患病，有一个月不能上市揽活。女孩不得已，只好一个人去谋生计，早去夜归终日缝纫挣钱养家。这一天，太阳落山她才干完活，急赶着出了城。她随身携带着一只小竹篮，里头放的不外乎剪刀针线之类。她的家离城较远，走到荒野上，乱坟杂树杳无人迹，在暮色里更显得苍凉，女孩心里更加慌乱，只得加快步伐。

忽然她听见路边小树林中有人招呼：“你要回家吗？我这儿有几件脏衣服，你带回去给我洗一洗吧。”平素她们母女也为人洗衣，女孩以为是熟识的顾主。待走进树林一看，原来是一个不认识年轻人，盘腿坐在一株枝叶繁茂的树下，袒胸露臂膀大腰园，长相十分凶恶。女孩心里一惊，返身欲走，那年轻人耸身跳起，一把抓住她的衣领如同捉小鸡一般将她拉了回来。到了这个地步女孩已无法脱身，只好涨红了脸喃喃地说：“要有洗的衣物，你赶快给我，我还要回家呢。”年轻人轻薄地笑着说：“我给你。可衣服在我身上穿着哪，你怎么拿去呀？”女孩说：“既然没事，你就放开我，天已经快黑了。”年轻人说：“实话告诉你，我喜欢你已经不是一天了，今天邂逅相遇正称我心。我要和

你相好，干什么急着回家呢？”女孩听他这话，吓得面色如土，一时又无计脱身，只得骗他说：“我还是个女孩子，从来没有和男子亲近过，谁知道你是否真正的男子汉？我怎么敢答应。”年轻人大喜，说：“这你不用担心。”说着放开女孩，就要解自己的裤子。女孩忙挥着手说：“停下，停下。这事怪让人羞答答的……”沉吟了一会又说：“这么办吧，你先躺在树底下，让我慢慢和你亲近，也许就不怕了。”年轻人以为女孩已经是釜中之鱼，谅她也逃不掉，很高兴地答应了她的要求，顺从地躺在地上。女孩见他上了钩，乘机想逃走，又怕他发觉追赶，就把竹篮放在身边，侧身坐着，假装要抚摸他。年轻人此时早已情欲如火，无暇他顾。女孩乘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从篮中取去剪刀，她受了半天欺辱，胸中积郁着一腔怒气，用力向年轻人的阴部剪去，如同剪布断帛一般，齐根剪掉了他的生殖器。年轻人大嚎一声，顿时化做一条狐狸鼠窜而去。因为这场惊吓，女孩也昏死过去，两个时辰才苏醒过来，回到家中衣襟和袖口上仍旧鲜血淋漓。

出《萤窗异草》卷三 耳东改编

狐 姬

乐部是负责祭祀的机关，赶上皇帝外出巡视狩猎，他们也是要随从前往，因为一路上经过的名山大泽，以及古代帝王圣贤的陵墓旧居，需要乐部一一拜祭。旗员某先生，在乐部任太常这样的职务，号称：“赞礼郎”，官居六品。

辛未这一年，正逢皇帝大驾南巡，某先生和同僚三人都被选中随圣驾出行。到达济南，晚上借宿老百姓家中，他居住的是当地一个巨族的宅第，但是有一溜五间高大宽敞的客厅，却门窗紧闭，不接待客人。某先生很好奇问是什么原因，主人回答：“有仙在厅中居住，不敢打扰。不过，从踪迹来看实际上是狐狸。”听到这样的回答，他们都大笑起来。

时令正值农历四月下旬，天气燥热，让人难于忍耐。他们觉得那五间客厅宽大凉爽，就不听主人的话，破门竟自入内。厅内虽然没有床铺帐幔，但收拾得很干净，很合他们的心意。主人闻讯赶来，极力劝阻，这四位朋友就是不听。无奈，主人只好让仆人临时搭了几张卧榻，并排摆在厅内。这四人又猜拳行令，直喝到个个酩酊大醉，才准备就寝。

其中有两人胆子比较小，不敢睡在厅内，藉口怕热，把铺盖搬到廊下，唯有某先生和另一同僚安然就枕，一个睡在客厅的中间，一个睡在西侧，这房子其实是外五内三的结构。

某先生睡至半夜时分，酒力稍退，迷迷糊糊地觉得卧榻在震动，身体也随着摇摆。开始他不以为意，过了一会儿，床忽然自己升了起来，这时他才感到害怕。偷偷一看，有四个穿黑衣的侏儒，各抬着床的一脚，正用力向高举，渐举渐高，几乎与屋梁相平。某先生恐惧至极，可又不敢声张。到后来，快达到屋顶，屋

顶是用木板铺就，从缝隙间投射进来的几缕月光很刺眼。他打量了一下，相距屋顶还不到寸余。某先生很怕抬床的侏儒们这时撒开手，这房屋有数丈高，真要摔下来谁也受不了。果然，细语嘈嘈，侏儒们正在商量怎样来摔他。

正仓惶四顾，突然屋顶上有一扇小门打开了，一个年约六十余岁的老姬露出半个身子，老姬满头白发，梳着高高的发髻，穿着件褐色的衫褂，胸前挂着念珠。老姬看着某先生笑着骂道：“孩子们不要恶作剧！诸位先生都是随着皇帝到这儿来的，一路上风尘劳累，快把他放回原处去！难道一个晚上你们都不能忍耐吗？”四个侏儒听她这样说，都不敢违拗。床渐渐低下来，半天才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某先生觉得床已着地，顾不住寻找衣衫，只穿着一条短裤，赤脚跑到室外大喊起来。两位朋友及仆人都被惊醒，某先生叙述了他的遭遇，依然惊魂未定汗流夹背，众人则大笑不已。

没过多久，睡在西侧的那一位也狂奔出屋大声呼喊。大家一看，他面涂浓墨形同厉鬼，更是笑得肚子疼。让他说说经过，原来也是被老姬劝止，但是老姬身边一个少女却忿忿不平，拿一种象浆汁一样的东西拍在他的脸上。他自己还不知道是墨，用衣服一擦，这才明白。

他们连忙叫仆人点上灯火把床移到外边，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天就放亮，收拾好行装也没有向主人告辞，就悄悄离去。

某先生回来后对许多人都讲过这桩奇遇，并且说：“如果没有皇帝的威灵，非跌得头破血流不可。”

出《萤窗异草》卷四 耳东改编

弱 翠

固安的王立猷，科举场上屡遭不幸，年已三十，还没有功名，终日郁郁不乐。

庚午年又去应试，因为母亲有病，没等发榜。就急急赶回家侍候母亲。可是对应试的结果还是念念不忘。

一夕，母亲已经睡下，妻子劳累了一天也躺在一边打瞌睡。唯独他还坐在那儿背诵自己头场的作文，摇头晃脑十分得意，感慨地说：

“这样好的文章，真是掷地有声！我就不相信那些穿红袍的官僚们不点头称赞！”

忽然，听见墙角似乎有人在吃吃窃笑。他吓了一跳，以为是小偷，再一听声音娇细，不似那窃墙破户的莽汉。他急忙过去观察，原来是一个二八女郎，眉目如画，绿衣红袄，手拈一枝菊花，冉冉而去。

王立猷认为碰见妖怪，不敢再背诵，草草吹灯上床。

过了两天，他的老毛病又犯了。深更半夜睡不着觉，索兴爬起来点上灯，打开自己的文章刺刺不休大声朗读。

突然，一朵菊花遮住他的文章，一个女声讥笑着说：

“象先生这样的文字，只配拿去苦陶盆瓦罐。絮絮叨叨，也不嫌扰人好梦！”

王立猷大惊，一看依然是那女郎，就着灯光更见她容光满月，发髻如云，实在是一个绝代佳人。他心里虽然恐惧，但是平素总以名士自负，如今竟被妇人女子嗤笑，很是愤愤不平。

“小姐也是知文的，这样的文章，恐怕不是轻易用来苦蹇的吧！”王立猷站起身拱着手说。

女郎一撇嘴：

“我听着没什么不同？”

王立猷禁不住气愤，登时脸涨得通红，也不顾什么“男女之大防”竟拉着女郎的衣襟说明：

“你坐下好好读读我的文章，如此奇文，如果够不上新科状元，月里嫦娥也瞎了眼！”

女郎坦然就坐，仍笑着说：

“不是嫦娥眼瞎，是你心眼不通。”

拿起桌上的朱笔在王立猷的文章上，勾勾勒勒，删删改改，不一会儿全都阅改完毕，最后写了八个字的批语：

“桂枝半枝，摄取为幸”。

王立猷取过一看，勾改之处无不切中要害真是大开心窍。自己也不得不心悦诚服。连忙低声下气的请教女郎的名姓。

“若要诚心当个弟子，用得着问人姓名吗？”后来实在拗不过王立猷，女郎才告诉他姓成，小字弱翠，就住在王家的附近。

两个人谈古论今，从文到艺女郎知识的渊博，看法的高深，都让王立猷佩服得五体投地。王立猷请她以手中的菊花为题吟诗一首，弱翠拿起笔不假思索一挥而就：

采菊东篱学隐论，指尖尤带露华新；

奇擎掌上聘黄谈，笑数风前风嘴匀。

摘去秋光寒翠袖，分来佳色艳罗巾；

不因把玩香盈手，错认金钗欲赠人。

王立猷连声叫绝：

“真是清新秀艳，《香奁集》中都不曾有！”

“这诗和你的文章堪称哥儿俩，不相上下，居然得到你的谬赏！”弱翠哈哈笑起来，王立猷也觉得不好意思。

弱翠告辞，王立猷极力挽留，她打趣地说：

“咱们是文字交。论及其它，你家床头自有人在，谁敢保醋娘子不皱眉头呢！”

言罢径去，一连几天形迹杳然。

数日后，县里传说试榜已发，固安只有一名备取，仔细一打听，就是王立猷，更使他由衷地钦佩弱翠慧眼识文。

晚上，他背着老婆置办了酒果，一个人躲在屋里悄声念叨：

“翠娘子请来惠顾吧。”

刚说完，就听见身后有人咯咯的笑，回头一看，弱翠已在房中。

“法眼通神，您可真是我的老师！”王立猷打拱作揖的说。

弱翠连连摆手：

“侥幸言中，哪里有什么先见之明。”

弱翠本来就是爽朗性格，喝了几杯酒之后话更多了，渐渐有些忘形，三星偏斜，还没有离去的意思，后来干脆留宿在王立猷的房中。她自己不禁叹道：

“本来只图和你做些文字上的推敲，没想到竟和你成了夫妇。看来笔墨中也免不了有魔障。‘女子不应多事’这话有道理。”

自此无夕不至，踪迹诡秘，王家的人毫无知觉。

一天，弱翠对王立猷说：

“我家离这儿只数步之遥，你也不去拜见老丈人，不觉得遗憾吗？”

“对、对，有道理。”王立猷拉着弱翠就走。

“你也太着急，就这样去呀？”弱翠娇嗔地说“明天早晨你穿戴整齐，就说去访友，到村东口等着我来接你。”

第二天，王立猷一副新女婿打扮来到村外，弱翠早已等候。她从袖中取出一幅红巾，盖在王立猷的脸上。笑着说：

“请郎君移步。”

王立猷迈开脚步，可是没有踩在实地上，好象踏在棉絮上一般，软软踏踏，心里很怕，但又不敢声张，只好勉强跟着弱翠走。

“到家了。”弱翠揭去红巾。呈现在王立猷面前的是一幢茅舍，四周竹篱环绕。门外站着一扶杖老者。

“长途跋涉辛苦了。”老者拱手说。

弱翠介绍说：

“这就是我的父亲。”

老者面庞瘦削，目光深奥，非常有精神。王立猷走上前以女婿礼见。

草屋数间，收拾得十分整洁。寒暄间即有一女童送上茶。

“小女子从小丧母，缺少调教，今天拖累先生，惭愧之至。”老者客气的说。

王立猷唯唯喏喏不知如何回答。

不一会儿，弱翠麻利地拾掇好一桌酒菜。王立猷赶快借花献佛，举杯为老者祝寿。

“请你姐姐来，王先生也不是外人。”老者吩咐女童，弱翠这才走出，陪着饮酒。

老者问起王立猷试场中文章，王立猷一边看着弱翠吱吱吾吾什么也没说出来。

“爹别问他了，反正是孙山之外。”弱翠笑着。

老者生气的瞪了弱翠一眼：

“这是对待丈夫的礼节？”

弱翠低下头，半晌没再开腔。

喝了一阵酒，老者指庭院里的芭蕉，让王立猷作诗。酒能助胆，王立猷此时已忘了弱翠在旁。顺口诌道：

“清阴如柳碧如苔，”

弱翠皱着眉头说：

“比拟的不伦不类！”

王立猷只当没有听见。继续道：

“伴尽纱窗翠色裁；”

“前句是阴沟让泥堵了，这句可真是往水里扔石头！”弱翠捂着嘴笑起来。意思是说他欠通不通。

王立猷紧张的额角都沁出汗珠，实在接不下去。老者一再请他续完这首诗。冥思苦想了良久，才迸出一句：

“剪剪春衣秋雨里，”

当他抓耳挠腮寻思最后一句时，弱翠笑着说：

“我已经替你想好了‘绿毛狮子到阶来。’”说罢扶着桌子哈哈大笑，连老者也不由自主地随笑起来。

王立猷“啪”的一拍桌子，站起身哆嗦着声音说：

“你不以我为夫，我怎么能在这儿待下去！”

老者忙起来谢罪，王立猷不听，怒气冲冲拂衣出门。

走到外面一看，四周都是青山，根本没有一条人行的道路，也不清楚自己是从何处来的。正惶惶无所适从时，一个牧童斜骑牛背吹着横笛过来。王立猷就向他问路，牧童惊讶地说：

“这不是我家新姑爷吗？急惶惶要去哪儿呀！”

王立猷愤愤地诉说了原委。牧童说：

“这着什么急。来、来，骑到我的牛背上，送你回去。”

牧童让他紧闭双目，只觉得腾云驾雾一般，不一刻睁开眼已到他家村外。王立猷问他走了多少里路，牧童说：

“先生去的地方是四川峨嵋山。”并且送他川连一包。转瞬，人和牛都不见了。

对于这次奇异的经历，王立猷对人讳莫如深，可是所受的羞辱总令他耿耿于怀，常常自责：

“男子不如人，村妇都以为羞，何况女子中的神仙！”暗下决心磨砺自己。

果然学业大有长进，再看自己以前的文章也觉得可笑。以后榜榜皆中，居然混了一个京官。

一天，王立猷正百无聊赖，弱翠忽然掀帘进来。王立猷赶紧站起来迎接。

弱翠检着衣裙庄重地说：

“我以为咱们是夫妻，偶然说了几句笑话，没想到触怒了您，自知得罪非浅，不敢再见。今天听说您连战连捷，喜不自胜，所以腆脸前来相贺。”她顿了一顿“不过，就此一别，我就遁迹故园，没脸面和您白头偕老了。”

王立猷应着她，笑着说：

“你就别装样子了！梦想眠思，谁还记你那点小事！”

不记我那点小事，你还能榜榜高中？”弱翠说毕忍俊不住笑开了。

王立猷觉得很奇怪。弱翠说：

“我每天都在你的左右，只不过你没有查觉到而已。”

于是告诉他，因为上次那事，如何受到父亲的责骂；又如何化成牧童，用红巾化做牛，送他回家。从此一直陪伴着他，只不过不敢现形罢了。

王立猷不相信，弱翠又历数他某日作某文某日作某艺，丝毫不错。

“没有你的嘲讽，就没有我的今日。飞黄腾达，都靠你一激之力呀！”王立猷感动地说：

弱翠口占一绝祝贺王立猷的成功：

“一声庐唱展峨眉，忘却临歧双泪垂；

今日与君重举案，御香好向鬓边明。

他们相处的几年，弱翠说思念父亲，从此一去不复返。

出《萤窗异草》二编卷一 代郡改编

谈易狐

天下的孔庙，一般来说都比较宽敞，那是因为要安放众多的圣人先师的牌位。

陕西省某县的庙，较之其它尤为宏广，后边还盖有数层楼房，栋梁迭架，屋脊相连，非常壮丽。据说有狐居住在那儿，时常在大殿和配殿中游玩。初一、十五到孔庙洒扫的人，总是在殿堂间，廊庑下发现它的鞋印，全都觉得奇怪。

那个地方最初没有书院。太守某公让那些生员、秀才在演习圣人礼仪的余暇，就在孔庙开设讲堂，辩论学向。还从自己的年俸中捐出一些钱，修盖了几间房，使他们居住在孔庙的棂星门外，以便加强自身的修养。这也是崇尚儒学的雅意。

一天，生员们列坐在奎星楼下，会讲经义，互相辩解难题。讲到《易经》，道理过于深奥，大家皱着眉头，一时难于弄通。

忽听有人鼓掌大笑，回头一看，背后站着一个拄着拐杖，短衣草鞋的老头。老头说：

“诸位的才能素质都不错，可惜处在这偏僻地方，缺乏师傅。要想弄明白《周易》，何妨访问我这老朽。”

众生员如同久旱逢甘雨，连忙请他坐在中间；老头也不推辞，针对着生员们的疑难问题一一剖析，并且列举名家诸说，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大家听得目瞪口呆，都感到很开窍，打心眼里佩服。也有不服气的，故意拿一些从古到今存有疑义难题，质问老头。老头应答如流，从容对付，这些人也不得不肃然起敬，都表示愿意做他的学生。老头略带讽刺地说：

“你们回去找吧，老师有的是！”

从此数月以来，众生员们谦恭日胜一日，老头也非常得意。后来，干脆和他们朝夕共处悉心指教，一年有余，《六爻》、《十篆》、生员们无不通晓。不过，向他请教别的经典，就有些结结巴巴，语言不畅。遇到生员们请他喝酒，有请必到，不喝醉绝不离席。

一天晚上，月色清凉，众生员邀请他月下共饮，明月中天，赏心悦目，老头开怀畅饮。已经喝得差不多了，生员们又搬出一坛酒，极力请他再喝几杯。直喝到老头东倒西歪，方才罢休。老头依里歪斜地往大殿里面走去。清彻的月光，照见老头身后拖着一条粗大的尾巴。这些生员都吃惊非小，方悟到老头不是人类，而是狐狸。老头并不知道自已已现了原形。

翌日，老头又来到生员中间，有一个尖嘴刻薄的向他提问，

“请问‘小狐汽济’此话怎讲？”

老头面红耳赤，掸掸自己的衣裳，站起来，使劲顿着拐杖。说：

“猫头鹰是不可养育的，养大了就要叼他母亲的眼睛，这个比喻对诸君非常合适！”

倏忽之间就不见老头的踪影，以后再也没有出现。然而，这个县不论城里还是乡间的生员，每每轮到学使前来考查，《易经》这一门艰深的功课，在关中诸县，成绩还是名列前茅。

出《萤窗异草》三编卷一

代郡改编

沈阳女子

沈阳有一女子，长得很美，刚刚到了绾发戴簪的年龄，却被狐狸精迷上，身体日渐虚弱。父母十分忧愁。

有一位赵三爷，也是沈阳人，精通驱邪的法术，自称是神仙传给他的。只用银针五枚，依次刺进病人的手指，直到姆指，妖怪就哀号求生；赵三爷约法三章之后放它一条活路，从此不敢再犯，病也就痊愈。赵出身于书香门第，很乐意为人治疗，而且绝不收取分文。他干这行有些年头，人们都敬重他。女孩的父亲听说了赵三爷的名字，备下厚礼恭恭敬敬地把他请到家中。

赵三爷还没走进女孩的居室，妖怪已经附在女孩身上，谈笑自若地说：

“早就听说赵三爷，咱今天当面试试他的能耐！”

赵三爷在门外听见，一脚把门踢开，喝道：

“该死的老怪物，既然知道赵某人，还不快滚开！”

“特地来看先生的绝技，为什么叫滚开呢？”女孩替狐狸回答。

赵三爷更为生气，他已向家人打听过，知道怪物和女孩以姐妹相称，算来这是一只雌狐。于是拿出银针，刺女孩的手，先贯通一指，流出的黑血象墨一样浓。女孩虽然呻吟，但还笑着说，

“就这么点本事呀，我一点也不在乎！”

赵三爷有些愕然，看来这家伙非比平常。又用针扎透了第二指，女孩脸上变了颜色，似乎已不能忍耐，不过，依然盛气凌人。赵三爷取出第三根针，要刺第三指。女孩大号起来，

“我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

赵三爷笑着说：

“你既然惜命，为什么要祸害人！”

不顾女孩的号叫，扎进第三指，

“我不敢啦！”女孩婉转哀鸣。

“不敢，就马上走！”赵三爷命令。

女孩驯从地连连点头。赵三爷又让她发誓绝不再来，才取下银针。

“可惜呀，可惜。”屋里听见狐狸说，女孩也仆倒在床，人事不知。赵三爷让她父亲继续请医生诊脉吃药，一年的功夫，女孩的病也就好了。

赵三爷有个儿子还没有婚娶，看遍了全城的姑娘没有一个中意的。因为在病室中见过女孩，认为是不错的人选，就请媒人说合。女孩的父亲感激他救命的恩德，欣然应允。很快就成了亲。小俩口挺融洽。老俩口也十分满意。

过门还不到一个月，女孩的病又犯了比以前还厉害好几倍，发狂地撕咬赵的儿子，几乎体无完肤。正赶上三爷外出，家里人毫无办法，只好把她反锁在自己的房中。

赵三爷回来，得知此事，笑着说：

“天天为别人赶贼，现在可好，贼反倒进家了！”

急忙去察诊病情，那女孩见了赵三爷，怒目而视，高声谩骂：

“死老畜牲，你把我赶走，却把女孩娶到你家。我实在不甘心，就是死，也不让你得到儿媳妇！”

赵三爷心里也是有点惭愧，缓和语气说：

“你有誓在，口血未干。怎么能自己背弃呢？！”

女孩不理这套，疯跳疯叫，说了许多难听的话：

“你想爬灰呀？不然天底下那么多女子，为何单单看中她？”

赵三爷被她骂得怒火中烧，用银针连刺女孩三指，尽管鲜血淋漓，还是叫骂不休。赵三爷又狠狠地向她的无名指扎了一针。女孩开始求饶：

“我知道你的厉害了，饶了我吧！”

三爷心想，这妖怪颇为凶悍，又在自己家中胡闹，必须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就毫不留情的呵叱道：

“你反复无信，今天非要你的性命，绝不宽恕。”

女孩恨不得长了一百张嘴，苦苦哀求，留她一条活路：

“赵三爷，我就是长三个脑袋，也不敢再来啦！”

赵三爷决然不顾，又用针扎透她的第五个手指。女孩的头发象针一样，根根象上直竖，眼睛瞪的溜圆，泼口大骂：

“五百年的基业，坏在今天早晨。赵三你真狠心，我就是做鬼，也绝不放过你！”

接着跳了三跳，猝然倒地。赵三爷命家人赶快到院内寻找，在柴禾堆找到一只母狐的尸体，个头象初生的牛犊，毛色已是黑里发灰，一根针扎在它的右爪，口吻都是酱紫色。赵三爷让家人剥了它的皮，女孩经过医药治疗，渐渐康复。

自从干这抓妖拿怪的经营以来，赵三爷没杀过一个东西。这次为儿媳妇，弄死这条母狐，心中总是怏怏不乐。没过多久，由于心情积郁，赵三爷卧病不起，而那只狐狸又不时站在窗外边哭边骂，鬼声啾啾要赵三爷偿命。一家人吓得晚上不敢出门。

赵三爷的病越来越沉重，狐鬼却越来越放肆，家里的钱财会无缘无故地丢失，箱内的衣裳会莫名其妙自燃；以至于收藏的地契债券一下子都化成灰烬。狐鬼俨然是一家的主宰。

狐狸成为鬼，鬼又是狐狸，赵三爷的法术对它也无可奈何。不久，赵三爷死了，狐又找他儿子的麻烦，他儿子经不住折腾，也一命呜呼。最后只剩下婆媳二人，一贫如洗，没有立锥之地。

出《萤窗异草》三编卷一 代郡政編

温 玉

陈凤梧为人性格风流潇洒又偏于内向，年纪不到二十就中了举人，大家都认为他是“神童”。

他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因为父亲在京城做官，很早就寄寓北京，家住甘水桥一带。他家的后院有一座三层小楼，本来是陈凤梧的父亲休息读书的处所，以前陈凤梧还经常登临眺望三海风光，西山晴雪，吟诗歌赋颇有兴致。待他父亲病故之后，实在不忍心再目睹那些依然存留着父亲温馨的旧物，勾起那难于排遣的思念之情，于是就把它锁闭了，屈指算来已有数年。

一天晚上陈凤梧去拜访朋友，归家很迟。只见一轮满月斜挂中天，万顷银光洒彻大地，四周万籁俱静。月光下，树影婆娑，亭舍宛然，景物都笼罩着一种朦胧的神秘色彩。陈凤梧踏月归来已经很兴奋，此时面对中天明月一股莫名的幽情更使他留连不已，难于就寝。他叫来侍应的童儿，让他洗净茶具，自己在树下拣来一些松枝，打算煎一壶好茶，再相伴月华一程。

这时候，簌楞楞吹来一阵清风，随风飞来几声玉笛。笛声若明若暗，若隐若显，悠悠地在夜空中飘荡，呜呜咽咽令人不忍卒听，真是如暮如怨，如泣如诉，充满了酸楚。仔细听去笛声好象来自后院的楼上。可是那座小楼已关闭多年，有谁会深夜垂楼吹这样悲音？一想到这儿，陈凤梧不觉汗毛孔都竖了起来，周身发冷，什么清风明月都失去雅兴，急忙草草睡去。

这一宿陈凤梧睡得实在不踏实，天刚放亮就起了床，吩咐家人开启后楼，家人知道了原委极力劝阻，说要是被什么邪物冲撞了可不是要命的。陈凤梧说明昨夜他明明听到有人吹笛，所以一定要去看一个究竟。

陈凤梧登上楼来，满目萧条景象，窗棂栏杆上积着厚厚的灰尘，角落里张着蜘蛛网，小虫在墙上爬来爬去。刚打开房门，没等他定住眼神，只听见“嗖”的一声，一个黑呼呼的东西，个头相当大，迎面扑来，夺门凌空而去。陈凤梧吓的打了一个寒噤，仰头一看原来是一只大雕。他想：父亲已去世五年，这楼一直没有住人，所以雕就筑巢其中。奇怪的是门窗紧闭，真不知道它是从什么地方进去的。

呆了半天，陈凤梧才回过神来，走进屋内。父亲平日喜爱的书籍依然整整齐齐摆放在桌上，并不见有什么人翻阅过。察看四周平平常常，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现象，唯一引起的，倒是已经淡忘的对父亲的怀念之情，不觉洒下几滴热泪。

不过，那叫人惊诧的笛声，还是搅得陈凤梧心神不定。当夜，他又迟迟不寐，希望再能听到些什么。

当报时的鼓声将敲过三下，后楼又传来音乐的声音，屏气细听，乐声大不似昨夜，而是十分欢快，流畅，仿佛高天流云，泉水淙淙，透着春天的气息。

这真是件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看来非神即鬼，第二天，陈凤梧换了一身整齐的衣冠，置下了香烛，来到楼下焚香默祝。

“是遨游的仙人，还是飘流的孤魂？倘若有美妙的音律，敬请当面赐教，不要过份吝啬吧。何苦夤夜吹奏，未免令人胆战心惊呀！”

祝祷毕返回书房，看见案头上放着两封信柬，打开一瞧字迹很秀丽，一封署名温玉，一封署名柔娘，显然这都是闺中女子的名字。陈凤梧自娶了妻室之后从来没有和女子交往，如今这样两封书信堂而皇之摆在桌上，自是吓了一跳，再一细读，原来是两封请柬，约陈凤梧黄昏后到后楼小坐。陈凤梧连忙喊事家人，问是何人送来来的，家人个个瞠目结舌，都不知是从何处来的。一连两夜的吹笛弄箫，已经搅得举家心神不定，这莫名其妙的请柬

更使全家惴惴不安。

到了黄昏，陈凤梧要去赴约，家人忙禀报太夫人，太夫人一听也不顾什么礼仪，惶惶地赶到书房连哭带劝总算阻止了陈凤梧，太夫人眼看着他解衣上床，这才离开。

其实陈凤梧不过是假睡而已，他等到家人都已就寝，合宅安静下来以后，悄悄地穿好衣裳来到后楼。刚跨进后院的小门，早有一穿青衣的丫头，长得十分妖艳，在门口等候，见到陈凤梧笑着说：

“知音人胆可够大的呀！两位小姐已经恭候多时了。”

她在前边为陈凤梧领路，走到楼下，一股幽兰的香气沁入肺腑，仿佛是半天中飘洒下来的。抬头一看，两个女子正斜倚楼头凭栏张望，一付百无聊赖的样子，在月光的映照下，香雾云鬓，清辉玉臂显得楚楚可怜，谁见了都不能不动心。

陈凤梧三步并做两步登上楼，忙不迭地走到两位女子面前深深地作了一个揖。

“庸耳俗肠，不通音律，应召赴此雅会真是惭愧之致。”

其中一个女子微微一笑，嘲讽地说：

“既然不是顾曲周郎，为什么白天那样张致，说什么谆清妙音。酸文假醋的谁能信呀！”

陈凤梧仔细端详两个女子，一个长得比较丰满，长圆脸，丹凤眼；另一个则显得清瘦病恹恹地，好象弱不经风。两个都衣着华贵，环佩叮咚，而且都出奇的美丽，宛如下凡的天女。

陈凤梧暗中诧异：“这真是奇遇呀，”

“前两夕吹奏的曲子，我远处听着好象是出自两个人。”陈凤梧搭讪着“现在就请二位赐教，一饱耳福，是否可以？”

其中那个一直没有开口的女子，听他如此说，就有点不太高兴，嘲讽地说：

“不知你为什么如此着急，是不是床头上有什么人让你难丢

舍。”

说罢从袖中拿出玉笛放在唇上，她吹的曲子正是陈凤梧两夜前听到的。但此刻再欣赏，呜呜咽咽地如晴空飞鹤的长唳，秋晚孤雁的哀鸣，倍感凄清，催人泪下。

“妹子，别再吹这种断肠的曲调。你看，我的佳宾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没等曲终，就被另一女子挥袖打断。她让使女去取笙来，倚着栏杆和奏一曲。与前者相比，情调大不相同，欢快的象百鸟争喧，舒展的如鸾凤和鸣；听了之后，真可以让伤心者忘掉悲哀，忧怨者丢却烦恼。这曲子也是陈凤梧听过的。

经过自我介绍，陈凤梧这才晓得吹笙的名叫温玉，唤作柔娘的则是那吹笛的女子。

温玉是很懂音乐的，古今乐谱只要提及立刻就能演奏。她和陈凤梧两人谈得很投机。唯独柔娘低眉掩袖对月无言。

“柔娘，你好像有什么忧愁？”陈凤梧悄声问到。

温玉抢着回答：

“痴妮子常常是这个样子，先生不必奇怪。”

夜越来越深，使女催促她们早点归去。

“清风明月，有客无酒，令人遗憾。”温玉笑着说“先生如能作东道主，我们一定到府上拜访。”

陈凤梧连忙答应，约定明夜。他看着她们走下扶梯，飘然消逝在楼东，不知往何处去了。

藉口要写一篇与朋友酬答的文字，陈凤梧在书房里关了一整天；晚上又托言文章没有写完，要独宿书房，暗地里他已备下佳饌美酒。此时，高烧红烛静等佳客，唯恐她们爽约，直到漏下二鼓，两个美才人来，谈笑风生，完全不象前晚那样扭扭捏捏。

陈凤梧殷勤备至。亲自端烛暖酒。温玉笑着说：

“哪能有劳主人！”

连忙让随行使女接了过去。

喝了一会子酒，陈凤梧雅兴又起，请她们再奏几曲。

“半夜三更一闹腾，还不把你们家里人惊醒。咱们还是悄悄地猜枚行令吧。”温玉推辞着说。

射复藏钩，欢饮对酌，看看红烛将尽。温玉站起身笑着推了柔娘一下。

“妹妹你留下吧，我可要回去了。”

“我不习惯和生人睡，论这事我可不如姐姐。”柔娘掩着脸害羞地说。

“你先吹笛以邀风月，谁敢抢在你前头！”温玉一边打趣地说，一边扶着使女的肩头，脚步踉跄而去。

鸡啼三遍，柔娘即起，笑着对陈凤梧说：

“先生今夜还有新人相伴，我明日再来。”说毕珊珊而去。

碰到这样的好事，陈凤梧十分得意，为了不误佳期，他就托病卧在书房，不回内宅。母亲妻子都来看他，他不耐烦地埋怨她们搅扰了他的休养，令他心神不爽。

将晚，他仍然紧闭门户，置酒以待。

月上柳梢，温玉果然来到。这次她没有贴身使女随行。两个人促膝相谈，觥筹交错，比起柔娘来，温玉更是显得潇洒倜傥，落落大方。

曙色微明，温玉沉吟地说：

“你知道吗？我们这样等于两柄利斧砍伐一株树木。我去妹妹来，妹妹去我又至，你受得了吗！今晚上你还是回内宅去睡，我们五夜和你相会一次，你也可以调养身体，恢复精力，咱们才能长时间的相好下去。”

一席话流露出深深的爱意，使陈凤梧大为感动。

温玉离开后，陈凤梧准备回到内宅，但是心里总觉的空落落

的，若有所失。好半天，仿佛有人提醒似的：

“柔娘约好今晚上来，我怎么能辜负她的绵绵情意？”

母亲和妻子又来看望，他还是称病不起。因为他已被酒色迷惑，神情疲惫，饮食锐减，大家也就相信他真有病了。

晚夕，柔娘又到，温柔娇媚，缱绻备至。临别时，柔娘悄声问：

“玉姐来吗？”

陈凤梧摇摇头，柔娘笑嘻嘻的，显得很高兴。

至晚，珠帘轻扬，飘然进来的还是柔娘，她笑着说：

“今晚上我代替她来了。”

陈凤梧告诉她温玉曾有五夕一会的约定。

听他如此说法，柔娘别转头没作声。片刻，扭过脸双眉微攒，娇嗔道：

“奴婢假做什么殷勤！我实话告诉你，她可不是我们神仙队伍里的，其实是个狐狸精。一定还有什么相好的，拿什么五夕一会稳住你，不然，既说相爱可又这么狠心！”

只要有一个相伴，陈凤梧倒不过于计较，两个人分外亲近。柔娘临走时甩了一句话：

“你可别把我的话告诉温玉，要不显得我这个人嫉妒。”

一连几天柔娘夜无虚夕，温玉却形迹杳然，陈凤梧也不免相信柔娘的话了。

直到五天头上，温玉才来。一进屋门就惊讶地说：

“怎么，这张卧榻难道你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要不，为什么形神疲惫，无精打彩？”

陈凤梧吱唔其词，不愿实说，温玉总觉得他不似往常，一个幼儿的盘问。陈凤梧躲闪不过，只好嗫嚅地和盘托出。

“我瞎了眼，竟然和这鬼丫头搅在一块，差点替他背了杀人的黑锅！”温玉没等他说完，就气的喊起来“她是什么？死了多少年

的女鬼。明朝末年李闯王进京时上吊死的，当时草草埋在你家的后楼下，我和他音律相知，所以时常往来。”

温玉沉默了一会儿，自己又“扑哧”一声笑出声：

“她也是过于衷情。可你快成骷髅了，等明儿晚上我好好劝劝她。”

雄鸡报晓，温玉走了之后，陈凤梧明白了二女确实是狐鬼，真正害怕起来，可这样的事如何对人启齿，又不能搬回内宅。一整天心神不宁。

晚夕温玉果然和柔娘静悄悄地来了。刚一落座，温玉就快嘴快舌的盯着柔娘问：

“妹妹说我是狐，妹妹难道不是鬼吗？为什么只会用色来迷人。而没有一丝爱惜人家的德行呢？”

柔娘红胀着脸不说一句话。温玉依然刺刺不休，越是这样柔娘越是紧锁眉头，默然相对，一个劲的弄着衣带。

陈凤梧看着她那柔弱的样儿，十分可怜，解嘲地说：

“她实在是爱我，温玉，你何必埋怨起来没个完呀。”

一听这话，温玉“唰”地一下，脸立刻红了，站起来说：

“先生既然袒护，我可不敢为别人分担这份不是！”

说毕一甩袖子走了。

过了一天，陈凤梧真的病了。形色支离，神气困惫，温玉、柔娘再也没有露面。

病势日见沉重，延医吃药都不见好转，全家上下束手无策。陈凤梧浑浑噩噩，似生非生，似死非死，忽然梦见温玉，流着泪对他说：

“先生不听我的话，以致病入膏肓。我为先生采药嵩山，触怒岳神，堕崖而死。现在和柔娘一样，同为游魂。”

语气的哀怨凄惨，让陈凤梧也随着大哭起来。温玉又

说：

“有位医生医道精明，快去请来，病魔也许能驱走。”

说到这儿，陈凤梧猛地惊醒，连忙按温玉指教请来医生，果然，经过诊治病势和缓，渐渐痊愈。可是排遣不掉对温玉的怀念感她救命之德，悲她下场之惨，柔娘的形影也时时萦绕心头。几次独居外室，希望她们再来，但是形迹杳然。

过了两年，陈凤梧的妻子因难产而死。鰥居寂寞，陈凤梧对她们的思念之情比往日更甚。

一夕，长夜漫漫面对孤灯，倍感凄清。突然，帘子一掀，温玉的使女走了进来。

“玉娘子传语郎君：三天后请郎君在门外等候，看见有为女儿出殡的，只须如此，如此，则姻缘可续，红线再接。”

过了三天，陈凤梧真的守在门外，果然有出殡的队伍过来，棺柩上盖着红毡，送葬的人都穿着黑色，一看就是安葬女儿。

陈凤梧迎着队伍走上前对主家说：

“人并没有死，为什么要埋葬？！”

没等主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棺材却沉重的抬不动了。只听见棺中呜呜咽咽地喊：

“我已经活了，又快闷死了！”

众人大惊失色。主家是一个部郎，就这么一个女儿，刚到盘鬓及笄的年纪，因病夭亡，心痛之极，见如此情景，喜出望外，反而不觉奇怪。只是在大街上无法开棺。而棺中的呼声更为急迫。

正仓皇四顾，陈凤梧走过去：

“这是件大好事，我可以供你们歇肩。”

部郎大喜，深为感动。

把棺材抬到自己的家中，陈凤梧的家人却老大不高兴，他一

再坚持，众人也无法。

棺材刚一打开，女郎早已急不可待，瞿然站起。陈凤梧偷偷地看了几眼，女郎面貌较好，和温玉不相上下，只是有些怯弱。

陈凤梧又打开书斋，让女郎休息。女郎的父亲更是感激的及近涕零。言谈间知道他是世家公子，就有心把女儿许给他。悄悄向陈家的僮仆询问，又知道陈凤梧刚死妻子，益发高兴，就老着脸向陈凤梧提亲，此事正中下怀。陈凤梧当然一口答应。马上摆筵相待，部郎带着女儿欢欢喜喜回到家中。

择吉成婚，迎亲之日陈凤梧为女郎揭去盖头，女郎凝睇看着他，好象旧日相识，有千言万语要说似的。

酒阑客散，在花烛的映照下，女郎握着陈凤梧的手不胜歎歎：

“我为你两夜的欢会，不避艰险堕崖夭亡。你可怜我吗？”

“此情藏在寸心，无时敢忘。你的灵魂，大约象明镜一般知道的。”陈凤梧极力地表白着。

温玉莞而一笑：

“如果让柔娘再生，你一定爱她胜过我十倍！”

“你还没有忘情过去的事！”陈凤梧也打趣地说。

天亮即起。温玉说：

“以前我身份不明，真可谓‘妾身未分明、何以见姑嫜’今天我可以光明正大的拜见婆母了。”

收拾打扮好，去到后宅对陈母插烛般的拜了数拜，老太太见这样伶俐秀丽的儿媳，自然很喜爱。

久别重逢，两人柔情似水，难舍难离。

一日晚下，温玉说：

“我昨天梦见柔娘来诀别。她羞于见你，让我转告：她已托

生某家，十五年后请你到广陵相访。”

“自杀死的人还能转轮托生？”陈凤梧不太相信。

温玉正色道：

“她有德无罪，何况沉幽已久，未来可以托生男身，因为不忘你的旧情，仍旧转世为女。”

陈凤梧以为温玉嘲弄他，加之有温玉在身旁，他也没有得陇望蜀的妄想，也就姑妄听之。

后来，陈凤梧虽然屡次仕途不济，终究还是得了个官职。开始任新蔡县令，政绩颇佳，一下子升任秦州的地方官，但是十年没有升迁。总算因他政声卓著委派他去安徽。

赴任途中，渡淮河过邗沟，到达广陵。

“西施的苧萝村就在此，你难道已忘记十五年前的扬州梦约？”温玉提醒他。

果然，屈指一算来十有五年。温玉这时已有两个男孩，陈凤梧也过了少年的颠狂的时候，甚不以为然。可是温玉一再要求他去找寻柔娘。陈凤梧只得听从。找遍了扬州（即广陵）的柳陌花荫也不见形似柔娘的女子。这样过了十天，后来连温玉也不抱什么希望。

正当他们决定离开扬州时，忽然有一穷老婆子领着一个小女孩到驿站乞讨，当时正逢温玉陪着婆母游平山堂回来，她一见女孩立即认出就是柔娘。让陈凤梧藉口要买使女，留下了这个女孩。

温玉把她领到房中，眼泪夺眶，说：

“妹妹，为什么苦到如此程度。”

女孩并不明白她说的意思，但也目光炯炯审视着温玉。

温玉亲自为她梳洗妆扮，眉目焕然一新，问她年龄果然十五岁。为了不忘其旧，仍然唤她柔娘。陈凤梧也以往事挑逗她，虽然浑然不觉，但一颦一笑，活脱脱的一个柔娘。

出《螢窗異草》卷二 代郡改編

黄 灏

太学生黄灏，是苏州、无锡一带有数的财主。他经常依仗县官的势力横行乡里，因此，总想报答，可又不知怎样投其所好，一直是块心病。

县官喜欢女人，家中养了好几房妻妾，犹不满足。黄灏得知多方罗致，打算送一个漂亮的女子给县官，让他知道黄灏是结草啣环般的回报他的知遇之恩。可是始终没有物色到满意的角色。

盛夏的一天，黄灏在自家的田间巡视。在垄头上迎面遇见一个妇人，穿着极轻薄的罗衣，在阳光的映照下，都可以看见她洁白如玉的皮肤。黄灏拦住她的去路，挑逗地问：

“看你的穿着，绝非贫家小户，为什么一个人在田野行走，不怕别人笑话你抛头露面？”

妇人听了，面有愠色，狠狠地瞪了黄灏一眼，说：

“哪儿来的流氓，没事找事！我干什么去，用不着你来问。说着越过水渠，头也不回地走了。

讨了个没趣，黄灏也不好意思。他暗自想真要 有这样的妇人送给长官，不等于献给他一个天仙？可惜的是不知道她是哪村哪镇的。

没想到第二天，黄灏又在田间遇见她，然而远不似昨天那样矜持骄傲，而是神色仓皇，脸上还挂着泪珠。黄灏忍不住作了一揖，又向她原故。

“我的事非贵人不能解决。看下去先生在官府一定有朋友，如果能帮个忙，我就厚着脸皮给您说一说。”妇人低着头，摆弄着衣角。

“请说，痛快说，如能助你一臂之力，绝不吝嗇。”黄灏连连催问，一副慷慨大度。

“我家距这儿五里，丈夫早已去世，只有公爹一人在堂。我的父母住在东乡，很可怜我年轻就守寡，想让我再嫁。昨天从娘家回来，把这意思告诉了公爹，不料，公爹竟悍然不许，并且让我转告父母，如果能嫁给县官，他只好听我任我，若是嫁给其它人，那就要和我家打官司。我想父母不过是小小百姓，怎么能认识县官老爷？先生如果和他相识，千万为我说合一二，这辈子我也不敢忘记您的恩德。”妇人一边说，一边涕泪交流。一席话正中黄灏的下怀，不免有些手足舞蹈。毅然地说：“县官，那是我的老师！这件事交给我好了，保险没问题，谅那庄稼佬没办法难为你。但是，县官很尊贵，你虽然长得美，恐怕也当不上正房。怎么办？”“潇柳之姿，能插金带银就心满意足，还敢有其它奢望！”妇人立刻破涕为笑，毫不犹豫的回答。妇人如此干脆，当然更令黄灏喜不自胜，拍着胸脯要包揽这件事。妇人和他约定，俩人就分手了。

黄灏连夜赶回县城，向县官面陈了这件美事。县官听说了也挺兴奋，尽管他在渔猎美色上贪得无厌，可是身为父母官，娶县民的寡妻，到底有碍他的名声，他不能不有所顾虑。

黄灏思忖了一会儿，一拍额头，说：

“有办法了。门生借老师的名字去吓唬那乡间愚民：老师用门生的名字成全好事。对她父母说，是门生自娶；对她公爹说，是嫁给老师。即便事情有些闪失，咱们有文书凭证，怕什么！”

“如此最好，如此最好！”听了黄灏的谋划，县官从心里往外乐。

黄灏前脚刚进家门，妇人后脚跟着来探问结果。妇人完全同意黄灏的安排。第二天就领着她的父母来到黄家，黄灏给称了一

百两银子，见了银子，那对老夫妻二话没说也在文书上按了印画了押。

黄昏，妇人独自一人来到黄家，只带了一个锁得很严实的小箱子。从始至终也没有见到她的公爹，黄灏仗着县官的势力，对此也不在意。他又化了不少钱为妇人置办了衣服首饰，选好吉日良辰，把妇人送到县署。

县官一见妇人，果然颜色非常，十分感激黄灏的深情厚谊。这一夜当然欢爱备至。

清晨，县官醒来再看新人，身旁竟然是另外一个女人，姿色毫不出众。县官吓了一跳，忙问她是何人，女人哭着说她是黄灏的小老婆，昨天在家看新娘子上轿，被她强拉着一起来了。到入洞房时，新娘子乘机溜掉，她只得陪县官同宿一夜。现在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县官目瞪口呆，踌躇半天，赶快派人用轿子把她送回黄家。骗黄灏说，昨夜他身子不舒服，并没有进洞房，今天早晨才发现弄错了。完璧归赵，请他查收。

黄灏也大吃一惊，撂下小老婆就去找那妇人。妇人果然仍在家里，刚晓妆完毕，正对镜簪花。

“你用什么鬼法子捉住我心爱的小老婆，几乎让我没脸见人。你去把我的银子要回来，爱去哪儿我都不管。”黄灏止不住地喊起来，气得声音都哆嗦。

妇人从镜子里看了黄灏一眼，继续朝鬓角插着花，慢条斯理地说：

“生什么气嘛，不过和你开了个小玩笑。县官老爷的轿子还在，我现在就走。”

黄灏看着她摇摇摆摆走出房门，登上轿子。他怕她再捣鬼，把自己的大、小老婆数了好几遍，清点无误之后，都结结实实地在各自的房间里。以为这一下再不会有什么差错。

紧张的一夜刚刚过去，黄灏端了一杯清茶坐在方凳上喘了一

口气。偏偏传来一阵急促的打门声，跟着气势凶凶地走进一个人。黄灏定睛一看是自己的叔父。没等他回过神，叔父就象头发怒的公牛一般，一头撞在黄灏的怀里。

“你害了我！今儿我非和你死在一块不可！”叔父瞪着眼大声叫嚷。

黄灏糊里糊涂的被撞了一个大跟头，他爬起来就势跪在地上请叔父说明缘由。

叔父见他谦恭的样子，气头稍许平和，长叹了一口气，说：

“你知道我已年过半百，膝下就那么一个女儿，还等着她招上门女婿，养老送终呢，谁知道你用什么妖术，把她弄进县衙，现而今妇人不是妇人，女子不是女子，谁还会娶她？你这不是害我吗！”

黄灏心里不住叫苦，知道又是那位妇人耍的花招，忙磕了一个头，叫屈道：

“叔父，我那里会什么妖术，这事委实不是我干的！”

叔父禁不住又怒火涌上心头，喊道：

“让你一家大小都听听，是不是你干的：我是上了年纪的人起的本来就晚。想到镇上串串。刚出门，看见一顶轿子抬过来，停在家门口。轿子上下来的竟是我女儿。我说：你好端端的，坐轿子去什么地方了？”女儿哭着说：她昨天正对着镜子簪花，你这个丧天良的东西闯了进来，把她强架到轿子里，抬到一个不知名的所在，吃美食，喝御酒，晚上陪着一位官人睡觉，听她说那官人的模样，就是县太爷。今天早晨，官人醒来一看我女儿就喊：“哎呀，又是怪事！”赶快用轿子把我女儿送回家来。言之凿凿，你能抵赖吗！”

说着一头又撞将来，黄灏连忙扶住叔父，向他解释这一切都是那个妖怪女人所为；黄家上下人等七嘴八舌一齐证明确有其事。

叔父将信将疑，又无计可施，只好坐在一旁老泪纵横，黄颢柔声软语劝慰了一阵，老头子才悻悻离去。

刚把叔父打发走，黄颢额头上的汗水还来不及擦，就听见一阵“咯咯”的笑声，那妇人走进房来。

“黄官人，您的爱妾真是无瑕的碧玉？”说罢大笑不止。

黄颢这才明白自己的小老婆已经当过县官的玩物，他咬牙切齿，恨不得冲上去一把掐死面前的这个女人。

妇人若无其事地走进她住的房中，取出她带来的小箱子，交给黄颢，

“你拿着这个到县里，一切都会真相大白，我没功夫多费口舌。”妇人傲慢地说，然后转身径自出门而去；大门外早有一乘小轿等候，转眼之间就无影无踪。

黄颢不敢不承认，这是他平生遇到的怪事。访遍东村，并没有那个妇人所谓的父母。

过了两天黄颢带着小箱子上县，想和县官一块儿看看里面究竟装些什么。进了县衙门，就听见人们都在说县太爷病了，不能办事了，黄颢问了好几个差役，才弄清楚病因，不过让他吃惊非浅。

原来，县官上了两次当，已经查觉那个妇女是个妖怪，就让人从外边锁上新房。晚上他偶然路过新房，看见那妇人装扮得花枝招展，斜靠门冲他打招呼：

“哟，刚相会了两夜，就把我当成破抹布似的扔了。什么秋风、团扇，那是更没什么指望啦！”

边说边走上前往县官身上贴；两句酸话已经让县太爷心里发颤，一副媚态更使他骨节发酥，什么妖啦怪啦，早就忘到爪哇国。不由自主的随着妇人走进屋内，携手上床。天色发白，还兀自抱着妇人拥被大睡。直到胳膊一阵刀割般的巨痛，把他惊醒。睁开眼睛一看，自己搂的竟是一条大嘴利齿、怪毛横目的猛

犬。县官整点背过气去，“蹭”地一下，赤条条的跳下床，拔腿就跑。可是门却被外面反锁着，怎么也拉不开。猛犬追得他在屋里东躲西藏，周身上下被咬得鲜血淋漓。女仆们听到声嘶力竭的号叫，才打开房门把他救出来。有人认识这条狗，说它是掌管监狱的典史家的猎犬。

黄灏说他有要紧事，坚持请见县官，仆役将他领到病榻前，县官强忍住呻吟，挤出一张笑脸，黄灏也十分惭愧。他当着县官的面打开箱，里面并没有其它，只有短笺一幅，上面写着：

“我本南山狐，	偶来尘世内。
蓦遇胁肩徒，	强入参帛队。
赚尔资百金，	劳我神三昧。
一污画屏姬，	再戏金闺女；
受者尚无伤，	令与眠狎配。
以色悦长官，	应得风流秽。
居位思邪行，	当遇韩卢吠。
劝君各洗心，	良言莫子慰。
长歌归去来，	不复语汝辈。”

后来，黄灏只好把自己的叔妹给县官。县官不久罢官而去。黄灏本人也中年谢世。看来狐狸的当头棒唱也是有灵验的。

出《萤窗异草》二编卷三

何人改编

于成璧

于成璧是沈阳人，从小跟着兄长在外地经商。二十岁时，家里催着他返乡成亲。

临行，兄长给了他千两纹银，嘱咐他：

“这一路上花街柳巷多的是，你可别把钱糟踏在那些地方。快些回家，娶了媳妇比什么都强。”

成璧虽然嘴里答应，心里却想经见经见风流场面。启行没几天，化费已经无法计算。

将要到达蓟州前，暂停在一个小镇上喂饮牲口。于成璧想找个地方方便一下，就信步走到镇外；时值夏季，田野一片葱绿，处长满庄稼，简直没有空地，他只好在陇沟里屙了一泡尿。正当他站起身系裤子的时候，突然有个东西窜到他面前，形状如同小猪，但是长着长毛。成璧从来未见过这样的动物，觉得奇怪，就追过去。这个小东西在田埂上头也不回，跑得飞快。成璧追了半里路，实在跑不动了，小动物也失其所在。

这时传来一阵说话声，他看见小道上走来两个女郎，一个穿着茜红色的衣裳，绿色的衫子，翠钿金翘格外妖艳；另一个则是荆钗布裙衣着淡雅整洁，但是容光照人，两个人踩着碎步边走边聊。

于成璧暗里端详，以为她们是主婢二人。他向来是见了漂亮的女人就走不动路，此刻故意放慢了脚步，在田边踟蹰。

两个人走到于成璧初发现小动物的地方，穿着朴素的女郎环顾了一下四周，说：

“姐姐昨天和那个人幽会的地方就是这儿，今天怎么不见那人儿？看起来他可没法和古书里说的那个坚守信约的尾生相比，

没等发大水他早就没影儿啦。”

打扮华丽的女郎微笑不答，停了一会儿，慢慢地说：

“你别嚼舌根儿。刚才从远处看，好象是那小没出息的撒丫子颠了，大概又是让过路人撵的。唉，真够丢人的！我都替他害臊。”

穿着朴素的女郎大笑起来，一个劲地摆着手腕示意：

“别说啦，追赶他的人还在这儿呢，让他听见，姐姐更没脸见人！”

说着渐渐走到于成璧的跟前，两个人都冲着他横波顾盼了一会儿，才慢慢地从于成璧 脸前走过去。田间小道本来就窄，于成璧侧着身子和她们擦肩而过，女郎身上的香味，直钻鼻孔，即便不是浪荡后生，也禁不住要动情的。女郎走过去，又回过头看了他好几眼，两个人还抿着嘴吃吃的笑，一点也不羞涩。这样一来，更令于成璧勾魂摄魄，人家走远了，他还象一根木头般的戳在当地动弹不得。

替于成璧赶车的人，久候不至，寻了过来，见他象个呆鸟，忍不住偷偷发笑。催他快些回去继续赶路。于成璧说他身子不舒服，就在这儿歇了，明天再走也不误事。赶车人认为天时尚早还可再赶一程。于成璧费了不少口舌，赶车人才勉强同意，在附近找了个鸡毛小店安顿下来。

于成璧既不张罗吃喝，只是一个人徘徊在垄畔，希望再遇到那两女郎。太阳快下山的时候，看见那打扮华丽的女郎独自走来。于成璧暗自惊喜。忽然他听见麦杆簌簌作响，从庄稼地里走出一个穿黑衣的，身材矮小的男子，奔上前去拥抱那女郎。说：

“约好是中午，可现在天都快黑了，你不会怨我负约吧？”

女郎满脸不高兴，用袖子挡住那男子的嘴说：

“你要是不想我，我也不是没有别人。没功夫计较你的薄

情，”

男子嘻皮笑脸地说：

“你别说大话吹牛，眼面前你还找不着替代我的人呢！”

女郎看着于成璧对男子说：

“这个人就可以，他比你还疯狂！”

那男子掉头一看于成璧，慌张地说：

“唉呀！为什么咄咄逼人到如此地步。”仓皇地躲入麦田。

女郎一言不发，笑着向于成璧招招手，摆着腰肢走进庄稼地。于成璧赶忙紧随其后。没想到却是别有天地，眼前是重楼复阁，画栋雕檐，哪里有什么绿黄争茂的麦菽稻粱。

成璧奇怪的问女郎。女郎笑了笑说：

“你呀，能得佳处栖身，何必问这楼阁厅堂是怎么修的！”

于成璧从未见过这样一个媚态十足的女人，自是格外消魂，女郎斜倚枕上，盯着于成璧问道：

“你是干什么事到这儿的？我看你的长相，绝不是推车挑担做小买卖的。”

于成璧如实告诉她，自己是回乡娶亲。

女郎又问：

“媒聘有人了吗？还是回去之后选定再娶？”

于成璧脸涨得通红，说还没有聘定，回家之后再找。

女郎忍不住笑起来。说：

“你就是找得再好，也不过是蓬头黑脸的丑丫头，哪儿配得上你这一表人材。你若能给我一千两银子，我一定为你找一个漂亮媳妇。你身边够这个数吗？”

这话说得于成璧喜不自胜，一个劲地追问那个人是谁。

女郎回答：

“就是你见过的我那个女伴。她很早就成了寡妇，村里的恶少老欺侮她。如果能去侍奉你，不但她衣食有靠，连我也去了块心病。”

于成璧已经忘乎所以，此时也不计较要价高低。只是默默计算自己带的钱虽然不够，不过卖掉衣装，还能凑足数目。就伸手搂着她说：

“咱们俩刚刚相好，你不为自己打算，替别人拉什么纤？你可别拿这些话来骗我！”

女郎正色说：

“我这人性格浮荡，不会老老实实给你守在家里，爱招野汉子，你要我有什么用？她如果愿意跟你，我也能够以亲戚往来。有这一根线，只要你不喜新厌旧，我就知足。”

两个人絮絮叨叨了好一阵子，女郎说：

“你快起来吧，有人看见咱们俩可不高兴。你先回去，容我两天的功夫，保你好事成功。”

于成璧起来穿好衣裳，举目四望，哪儿还有什么屋宇楼房，鸳枕绣榻，依然是垄沟田畦而已。女郎早已不知消失在何处。

他明知女郎是妖异，心里很害怕，但一想到那漂亮的脸蛋，又觉得没什么关系。他往回走时，天色已经暗下来，远处传来一阵人喊狗吠，他看见一帮当地人张弓持械，纵狗在追赶什么东西，再一细瞧，是一只毛色深黑的雌狐，在草棵子里东躲西窜。那群猎狗已经围了上来，雌狐的处境十分危急。于成璧很可怜它，乘众人还没有赶来，拣来一块石头向狗打去。猎狗楞怔了一下，雌狐乘机溜掉。他听见那帮猎户说：

“这畜生原来挺老实，这次快抓住了，又让它跑掉了。”

于成璧暗自好笑，也不以为意。第二天，他仍推托有病不能上路，吃罢饭，又到老地方等候，打扮华丽的女郎已经先到。高兴地说：

“你真守信用，一往情深，还毫不怀疑。我妹妹算是找着个好人。得啦，聘金少要你二百，给八百就行。”

于成璧笑得合不拢嘴，约好次日交纳。他还想和女郎亲热一番，女郎推开他。说：

“你先留着精神吧，别叫人家说我太狂荡！”

回到了鸡毛小店，于成璧倾其所有只得大半；他已经消耗了所带钱财的十之三四。不得又贱价出售携带的货物，好在是通衢大道，一售而空，依然不够。又典当了衣物，好不容易凑足了所需数目，他已是囊空如洗。

那么多银子，于成璧当然没办法拿，他只好空手按约前往。等了有三刻的功夫，打扮华丽的女郎果然陪着穿着朴素的女郎来到。她仍然是荆钗布裙，见到于成璧羞答答的，好象有些惭愧，于成璧觉得她大概有些不好意思。

华丽的女郎便让他们相互交拜，并且戏谑地说：

“佳儿佳妇，回家好好侍候爹娘。我老了，可不能替你们挨骂啦！”

三个人都大笑不止。华丽的女郎捂着嘴吃吃笑着，径自离去。于成璧突然想起聘金还没交给，刚要喊住她，朴素的女郎开口说：

“你还怕那些浪子不长翅膀？回去瞧吧，床头上早就一干二净了！”

于成璧将信将疑，随着女郎一起往村里走。女郎笑着说：

“今天真可以说‘叔兮伯兮，驾予与行’了。”

回到店里，天还未黑，可是其他人却看不见女郎。成璧打开锁得很紧的银箱其中已空空如也，这才相信女郎的话。

于成璧打了点酒，和女郎共饮合欢酒。女郎很爱说笑话，每一句话，都让于成璧笑得前仰后合。店里的客人都以为他得了疯病。

那点酒一直喝到二更天，于成璧悄悄问女郎为什么那样幽默。女郎啾啾地不肯说，只是笑道：

“你把客人请来，又不准备菜肴，以为我不知人间烟火食。告诉你吧，我们这类，不是鬼子母，就是鸩盘茶，能吃能喝。你要害怕，就别跟我们打交道！”说罢鼓掌大笑，于成璧也忍不住笑得不可开交。

清晨，女郎一边梳妆一边对于成璧说：

“你口袋里肯定没有多少钱了，从这儿到你家还有千百里，长途跋涉怎么能成？何况我身单体弱也受不了颠簸。不如我自己先回去，省的拖累你。行不行？”

成璧以为她还在开玩笑，随口答应了。女郎站起身掀起帘子走出房门，随即就再也听不见什么响动。于成璧这才着急，再到初次见面的地方等候，除了风吹禾动，那儿还有女郎的影子。他懊丧至极，赶车的因为闲了数日，催他马上启程。在以后的十多日行程里，于成璧囊涩手空，不得不省吃俭用，星夜兼程赶到家中。

刚一进门，母亲就告诉他，已经给他订下了媳妇。是他哥哥捎信来说妥的。女的是由关里来的，模样好，陪嫁多，主婚的是她的叔伯姐姐。于成璧自然高兴，及至听说他把许多银钱都打了水漂儿，母亲，嫂子老大的不乐意，也不赶着他张罗婚事。

直到秋凉，哥哥又捎信来，并且寄来了百两纹银，家里才给他操办终身大事。洞房花烛夜，于成璧看着新媳妇面熟，仔细一瞅，就是那女郎。于成璧吃惊非小，忙问她是怎么回事。女郎说：

“我们姐儿俩都是狐狸，她住在河北，我家在陕西，偶然到姐家串门，和你邂逅在田间，一见钟情，可又不好启齿，所以让姐姐替我说合。你可别认为我是异类，就拒绝我的一片痴心。”

于成璧这才恍然大悟以前遇到的种种怪事，都是狐狸干的，自己中了它们的圈套，不免有点生气。又问：

“既然当时咱们永结同心，你为什么还偷偷溜走呢？”

女郎低下头小声说：

“还不是怕吓着你的家人，象今天这样的明媒正娶，谁也不会怀疑。咱们不就可以安安稳稳、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吗。”

于成璧一想，此说也在理，琢磨了一会儿又问：

“为什么头一回见你时，弄得那么朴素，现在又显得那么有钱？”

女郎说：

“凡是狐狸使的用的穿的戴的，都是用法术从人那儿拿的。丰富、俭朴要看在哪儿。我住的终南山尽是荒野，怎么能不寒酸。现在还不是靠你的力量，才拿金裹银。不过你放心用的不多剩下的都在箱中，我姐连一个子儿，都没拿。”

于成璧笑着摇摇头。见他不相信，女郎走过去打开她的箱子满箱都是白银，上面都有于成璧的印记。女郎扶着箱笼，叹了一口气。说：

“为了这几百两银子，好事耽误了半年。我一见你，就知道你是个重色轻财的人，一路上花消无度，回家总定没有好脸子瞅，将来也无法谋生。就和姐姐合谋，把你的钱诓出来，暂时存在我这儿。”说着把钥匙递给了于成璧，“完璧归赵，拿去经营个买卖，依靠哥嫂养活也不是长事。”

于成璧惊喜非常，真觉得这媳妇比他娘还亲。

后来，女郎给他连生了两个男孩。一天她提出要回陕西。于成璧把着门不让她走。女郎认真地说：

“实话告诉你，我们和人相处，不过是采人的精华、窃人的财货，满足自己的需要。本来，我姐姐也是以我为钓饵对你如法炮制。后来，是你把我从猎犬爪下救出，这样的恩德永世难忘。

如今该报的都已报了，必须重返终南继续修炼，否则前功尽弃。”

说话间，衣着华丽的女郎已经来到门前迎接，于成璧知道无法留住，只好眼泪巴巴，望着她们携手远去。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女郎的踪迹。

出《萤窗异草》二编·卷三 何人改编

绿 绮

高邮地方的李生，风流雅儒无人相比，年纪二十，还没有婚娶。他私下里订的标准是，要娶，除非是绝代的美女。知道他心愿的朋友都劝他：

“佳人未必真有，一心只待西施，恐怕婚姻未结，鬓发已衰，九十春光不就大半虚掷了？”

李生笑而不答。对于媒人说客依然拒之门外，表示不屑母鸡乌鸦之类为偶。过了数年还是没有有一个可心的人。

一年的清明，他去给父亲扫墓。归途中遇见仆人李忠，这个仆人在李生童年时就已去世，依稀还记得模样。恍惚中忘了他已是死人。喊道：

“是老夫人让你来接我的吗？家里也没有什么事，干吗这么着急！”

李忠说：

“是老主人要见公子。”

李生甚感惊愕，但重于父命，只好随同前往。

他们走到一座巨宅门前，只见院墙高大，房屋连亘。李生正要进去，被老仆拦住。李忠说：

“主人很生公子的气，家法早已准备好了。这儿可没人劝解。如果新姨说说情，也许能平息主人的雷霆。我先进去求求她，她若答应，公子再进去。”

李生茫然，不知所措，小心地问：

“这新姨是谁呀？”

李忠说是主人先纳的小妾。李忠进去有一顿饭的功夫才出来，对李生说：

“新姨答应了。”

于是领着李生过院落 绕回廊，所见的屋宇都很华美，类似公侯的宅第。李生不知父亲如何对待他，心里忐忑不安，在后面故意拖着脚步。

李忠把他领进一堂，匾额上大书“鹤栖”二字。堂内铺陈摆设华贵至极，阒无一人。一会儿，他父亲出来了，后面跟着两三个小丫环，父亲的衣冠穿戴和在世时没有什么区别。他父亲一边走着一边喊：

“你过来！你是人的后代，不以传宗续嗣为念，一心只求漂亮的女人，居心何在？”

说着怒气冲冲坐下，一迭声的让李忠家法伺候。

李生爬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连声说：

“儿子不肖，辜负了父亲的教诲。但我想娶妻成家，是人生一辈子的大事；勉强曲就，就好比骨头上长了一个痘疮。望父亲宽恕，如果满足我的心愿，您的恩德如同再造天地！”

李生额头碰得鲜血直流，父亲反而火气更盛：

“李忠，拿棍子给我狠敲这个畜牲！”

正当这时，屏风后走出一个盛妆打扮的丽人。笑着说：

“刚才听公子的说法，也是年轻人的情理，您也不必过于责备他。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家，我们家那些侄甥女中，倒有不少美人。我来作媒，公子的愿望不就满足了吗？”

李生的父亲怒气仍未消，李忠也在旁边直劲地劝解。老头子才说：

“随你的便吧，我终旧不喜欢有这样的儿子！”堵气的拂衣而去。

老仆引着李生拜谒丽人，他行了对庶母的礼，丽人让他坐下对婢女说：

“你去把娘子们叫来，让公子选择，若有中意的，我力保大

媒。”

有顷，院内传来一阵轻盈^{纷纷}的脚步，伴送着习习香风，有十几个美丽的女孩子，或穿着鲛绡，或披着翠氅，淡妆艳抹立在阶前。看去年令皆是十六、七岁。丽人一个个喊着名字，让李生遴选。李生此时已眼光迷乱，无所适从。当指到一个额发齐眉的垂髫小女面前时，丽人说：

“这是绿绮，我的侄女。公子认为怎么样？”

李生盯着看了她半天。女孩单独穿了件翠绿色的绉纱衣服，光艳照人，在李生的注视下含羞举袂，仪态更为动人。李生一个劲儿地点头。丽人看着李忠，大笑的说：

“公子的眼光真不差！”

她让其余的女孩退下，唯独留下绿绮，陪着李生坐。
说：

“你今天是我家的新媳妇了。好好理家，别让父母为你丢脸。”

绿绮羞涩地低下头，频频地用眼角扫视着李生，几乎无地自容，但竟似许可。

丽人站起来，喜滋滋地走进内堂，去告诉李生的父亲，过了一会儿出来说：

“痴老头子气还没消呀！咱们不管他，李忠，你快准备洞房去。”

接着又让人抬出一竹盒新衣裳，给李生和绿绮换上。事情办的周到严密，和亲母没有两样。

将近傍晚，堂中点燃巨烛，李生的父亲方出来接受新婚夫妇的行礼。父亲对李生说：

“这都是她好事，我对这套根本不耐烦。”

礼毕，新人被送到后院的一间装饰华丽的屋子，锦被鸳帐，灿烂辉煌，都是丽人安排好的，这时李生方问绿绮乡里的宗

族。

绿绮说：

“我和姑妈都姓胡，父母远在四川做官。我们姊妹都寄养姑家，所以婚配都听她的，父母不过问。”

东方欲晓，早有小丫环在窗下相唤。李生看着绿绮将女孩的垂髻梳成妇人的发髻。双双去谒见父母。父亲对李生说：

你已经有了妻室，应该回去了。恐怕你亲母已经倚门望断肝肠。”

李生跪在地上，涕泪交流不愿离去。

父亲说：

“痴儿子，这里岂是你久居的地方！”

父亲拿出白金两条，让李生带回去赡养老母与妻子。丽人也嘱咐绿绮许多话，并赠首饰一盒，衣服数十件。

李生和绿绮泣不成声。李忠进来说：

“车马已备好，小主人夫妇可以启程了！”

李生依旧恋恋不舍，父亲脸色一沉。骂道：

“小畜牲，全不顾念你的母亲！”

不得已，李生只好哭着拜别。丽人亲自送到门外。绿绮乘着油壁小车，李生骑着一匹骏马，走出半里地，回头相望，丽人和李忠仍旧在那座宅弟的门前频频招手。

回到家中，母亲果然思念甚苦。李生和绿绮登堂拜见。母亲十分惊讶，忙问媳妇娶之何方。李生如实禀告。母亲恍然大悟的说：

“媳妇的姑妈是狐狸呀。那是你父亲中年的时候，在书房夜读，每晚就有美女来相伴，说古论今，评诗论文，很是意气相投渐渐有了感情，女的说，‘使君自有妇’，我不忍自己成双，而让别人孤单，和你父亲约定十年后再聚。后来你父亲重病在床，忽然对我说：“有人来接我了，我死得其所。我问是谁，他说就

是十年前灯下共语的那个人。说罢就咽气了。当时你还小，所以没有告诉你。看来这个新姨，肯定就是她了。”

李生怕母亲不高兴，极力夸奖新姨照顾的周详。母亲说：

“她把我的儿子当儿子，我当然也会把她的侄女当侄女。”

从此婆媳二人形同母女。

李生的朋友听说他娶了妻室，都暗地笑话他：

“这小子真是饥不择食了。”

传到李生耳中，他心里有些不痛快，于是设筵款待这帮朋友，让绿绮盛妆出来拜见。大家见到绿绮，众口一辞夸赞她美如天仙，打这儿起，再没人议论李生。

第二年绿绮生了一个男孩。有一次李生又在郊外遇见李忠，这位老仆人说，老主人和新姨知道他抱了儿子，都很欣慰，让他好好抚育，这孩子长大了有出息，必能光大门楣。

出《萤窗异草》二编·卷三 何人改编

苏 瑁

同乡苏瑁，放弃了读书升官这条仕途，专门去行医。他的医道颇为高明，请他诊脉看病的人，可以说是接踵而来。他家住在城郭附近。天晚了不能赶回家，就借宿在城内，这已经是常事。他暂住的地方，多是上元观，因为他和观内修行的道士是莫逆之交。

一个夜晚，苏瑁又到上元观下榻。道士买了酒款待他，青灯泥火，两个人谈得很高兴。道士告诉他，最近，观内发现不少怪事：东殿供奉的某真人的座位下，泥塑的执拂侍女，经常出来迷惑人；阎君殿里，那些披甲戴锁长跪不起的赤身女囚，也一反常态，半夜三更嘻嘻哈哈，谈话的愉快气氛，被道士深深的忧虑所冲淡，

“你出去撒尿时，千万要注意！”道士告诫苏瑁。

“法师的符不灵光，怎么也没福份？这不是送上门来的艳遇吗！”苏瑁说着哈哈大笑。

苏瑁每次来都是单独住在一间房子里。他刚挨着枕头，就听见窗纸“剥剥”响，显然有人用手指在弹。

“谁？”想起方才道士的话，苏瑁声音有些发抖。

“我。”一个声音娇声软气地回答。

苏瑁“腾”的一下，披衣起坐，“淫婢”、“荡妇”、“死不要脸”连声叱骂了半天；窗外寂然无声，没有一点反响。

苏瑁一宿没睡，早晨起来觉得这是件不光彩的事，也就不提了，只是向道士表示了留宿的谢意，匆匆离去。至此，再也不敢到上元观借宿。他还是奔走诊视，但已是履无定踪了。

大约过了几天，又赶上城门关闭，苏瑁不得已住在病人家中。

夜晚寂寞，甚感无聊，突然想起自己以前相好的，就住在附近，决定前去探望。为了不打扰主人，他悄悄地出了门，主人也没有查觉。但是苏珥竟然忘了他那相好的就住在上元观的隔壁。

旧好相见，说不完的绵绵情话，直到鼓打二更，苏珥才起身离开。相好的让使唤小子送他回去，苏珥极力推辞，自己提着一盏碗灯，沿着石板路走去。

走到上元观前，苏珥想起前几天的事，心里难免有些忐忑不安。路过观门，他紧张的斜视了一眼，瞥见一个雪白的东西站在房檐下，他吃惊细看，好象是一个人；再往前走那个人的形状也渐渐分明。苏珥这时候两腿悚悚打战，再也挪不动脚步，勉强地提起灯照照，想看清楚到底是个干什么的。

“痴男子！胆既然只有芥菜籽大，为什么还一个劲地瞧我？不怕吓死你。”那个人笑着说。

苏珥立即象钉子一样呆立在地。那个人一步一步相逼过来，竟然是一个披发垂手一丝不挂的妇人。苏珥恐怖到了极点，大叫一声丢下提灯掉头狂奔。那妇人紧追在后。苏珥吓得三魂出窍，失声号叫，整条街道都能听到，杂乱的脚步，恐怖的哀号，惊动了一些还没有睡觉的人，其中有许多认识苏珥的，看见他疯颠般的奔跑，就上前拦住他。苏珥还直劲地瞅着身后，确信没有鬼影，才稍稍平静。众人也听说上元观闹鬼，得知苏珥惊心动魄的遭遇后，都目瞪口呆。有的人说：“先生既然知道上元观不清静，就不该一个人夜行。”他们一直把苏珥陪送到借宿的那家才回去。主人闻知苏珥遇鬼，也过来慰问，见他惊魂已定，稍许安慰了几句即离去。

经过这场惊吓，苏珥又困又乏，想快些安睡。当他熄了灯，脱去衣服，掀开被窝时，发现早已有人脸贴枕头卧在被中，原来，鬼已先据床头。苏珥返身就跑，打算拉开门栓出屋求救。可是胳膊却被鬼抓住，死命挣扎也不能脱身。无可奈何，他只好求鬼饶

命。

“哎呀，咱们怎么没一点香火的交情。”女鬼笑着说，“实话说，我是爱慕先生的高雅，所以才不顾羞耻来陪伴先生。哪里会害你？看，把你的胆都吓破了。”

苏瑁仍然哭着求饶。那个女鬼嗤笑着说：“先生你弄错了。你想想看，阎王老爷在那儿守着，怎么可能有鬼从他的眼皮底下溜出来？我是仙人，时常出来游玩，那个执拂侍女就是我。人们老是用楚楚衣冠判断一个人，脱了衣服就认不出，其实是一个。”

苏瑁觉得她的话有点道理，但也不敢完全相信。可是手指接触的是滑润的肌肤，耳边听的是绵软的媚语，鼻子里闻到的是女人的香气。渐渐疑虑顿消，居然上床和她同衾共枕，一时忘乎所以反而觉得相见恨晚。

天色大白，他们才醒。苏瑁反复叮咛妇人一定再来，妇人笑着连连点头，依旧光着身子堂而皇之地走了，这时已红日当空，苏瑁更加确信她不是鬼。

又过了两天，苏瑁的老婆带着孩子回娘家，他一个人拥被独眠，禁不住胡思乱想。忽然房门自己打开，有人蹑着脚走进来。开始苏瑁以为是贼，急忙爬起来看。只觉得一股兰花的香味直扑鼻息。那个人已站在床前，苏瑁又以为是前次的妇人。借着半盏残灯，细细观察，则是一垂髫少女，穿着绡金衣，戴着翡翠冠，容貌倾城，正对他嫣然微笑，明显的不是那个妇人。又见她轻轻挥动手中的拂尘，衣服上的香气也随着飘荡。苏瑁记起道士所说的，某真人位下的执拂侍女，大约就是她了。

苏瑁有了前次的经验，已是见怪不怪，一个趺子，赤身裸体的从床上跳下地。少女急忙用袖子遮住脸，娇声说：“羞死阿奴了。耳朵可以洗，眼睛却不能洗，真后悔多此一举！”说着返身要走。

苏瑁一把抓住她衣服上的绣带，使劲将少女揽在怀中，问她从哪儿来的。

少女低着头，皱着眉，羞得无地容身。小声说：“已经丑态百出，还有什么话可说。只有委身于你了。”

和少女相比，苏瑁觉得上次那淫荡的妇人简直是一堆臭狗屎，温柔了半天，少女才向他说明来意：“听说那骚狐冒名顶替，说。我和她是一个人。她那样晚上光着身子四处奔走是为了败坏我的名誉，让先生觉着，我们和那些只顾挣钱，不计廉耻的窑姐儿没有两样。所以，老着脸皮深夜来向先生说清真伪，……没想到我竟和她一个样了……”

苏瑁这才悟到，前次怀疑是鬼的妇人，其实并非鬼，而是狐，而这个少女，说别人是狐，她极有可能是鬼。他正在迟疑，少女有些查觉，笑着说：“先生也不相信我。我辈多是鬼仙，而她实在是狐中的丑类。我把拂尘留在这儿，先生不妨到上元观去找我，就可以证明我说的不是慌话。”说着起身穿好衣裳：“先生的心还不诚，三天后我再来看望。哎，我也现在不由自主了！”

倏忽之间，不见了少女的踪迹，而余香未散，被褥上还留着她的芬芳。苏瑁又确信她是真仙了。

第二天，苏瑁把拂尘藏在袖中，来到上元观。多日不见，道士倍感亲切。苏瑁表示他想查究一下前此发生的两件怪事，道士欣然同意。

道士先领他逛阎王十殿，在阴森可怖的氛围中，果然塑有一无衣裤的赤身女囚，俯身跪在地上，旁边立着一蓝眼红发的厉鬼，对准她举着钢叉，准备把她挑入油锅。苏瑁注视了一会儿，觉得很象他遇到的那个妇人。

“在路上紧追先生的就是她吧？”道士也听说苏瑁遇鬼，有意打趣地说：“不过泥胎木偶没这么大的本事，也不是阎王爷一时疏忽，叫她溜出了上元观。”道士于是告诉他另一件异事：某月

有一天他打扫殿堂，发现了狐狸的足迹，又有一次深夜他追赶一只白狐，追到十阁殿就不见了。

道士嘻笑着说：“所以，一向装鬼弄祟的，实际上都是狐干的，倒把鬼给冤枉了。”苏瑁心里想：“这有一半证明少女说的是实话。”

道士又引他进入一殿。殿内的神龛上是一个真人高高的踞坐在狮子背，下面侍立着两个少女，塑得十分美丽。苏瑁凝目细看站在左边的，面容衣饰，与那个俏佳人，几乎没有区别，他暗自吃惊。

“喂、执拂侍女的拂尘，怎么不见了？”道士诧异地说。

苏瑁悄悄地从袖中拿出拂尘，放在少女手中，竟宛然如其人。

“我是完璧归赵，但可惜这位真人缺少怜花惜玉的雅量。”苏瑁笑着拍手说。

道士感到莫名其妙，极力追问拂尘的奥秘。苏瑁笑而不答，也不辞别道士径自回家。

刚进家门，看见妻子正在拆洗被褥。瞥见苏瑁一步三摇地进来，妻子生气地把脸扭到一边。

“才走了两天，这就回来了？”苏瑁问。

妻子只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哭泣，嘟嘟囔囔地说：“你把我休了吧，你把我休了吧！”

说来也有意思，他妻子回到娘家，喘息未定，突然有一个穿着白衣披着黑巾的女人，走进来对她说：“你家男人不自重，引诱良家处女，你回去看吧，被褥上留有痕迹。”听到这个消息，妻子慌忙返家，摊开被褥一看，还真是那么回事，气愤羞辱，犹如倒了五味瓶，撕破棉被，就扔进洗衣盆里。

妻子讪讪地说，苏瑁急急地辩，并且着力渲染他的奇遇，妻子根本不信，反而臭骂他一番，过了半个多月，一切平静如常，

两个人总算和解。

一个多月后，苏瑁诊病到迟暮时分方往家走。在一条小巷子遇见少女。少女埋怨地说：“骚狐挑拨是非，坏了咱们的好事。你家老婆也真正是醋葫芦，何必如此悻悻然！”苏瑁想拉住她说几句亲热话，可是转眼之间，已不知少女的所在。

打那以后，老婆管教甚严，每晚必须归家报到，取消了苏瑁留宿城中的自由。当然他再也没有遇见什么少女或妇人。

这是苏瑁壮年时的事。现在上元观久已坍塌，蔓草荒烟，残垣断壁，不知到何处去寻找狐鬼的行迹。而苏瑁的重孙，却常在茶楼酒馆乐而不疲对人们大谈他曾祖父的艳遇。

出《萤窗异草》三编·卷四高 高芮森改编

宜 织

柳家宝，浙江绍兴人。祖父母因老年得孙，对他爱惜如珍宝所以起了这个名字。

到了少年时期，柳家宝已经长得十分俊秀，在人堆里数得着的，而且很小年纪即已入学，爹娘自谓他是神童。城里那些望族巨家都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可是他家的条件忒严，他的父母仰着脖子说：“我们家的宝好人里头 的凤凰，怎么可能和鸡鹅相配。”尽管媒人踢破门，柳家宝的婚姻，将近二十岁时还是没有着落，他心中也不是滋味。

一天，父亲让他到乡下看他姑妈。正逢姑妈要带着表弟去订亲，叫他稍等半日，回来还有话说。

看到表弟比他年幼，即已议成婚事，柳家宝未免有些怅然，独自站在门外东张西望。在他的西南方向，山林树木郁郁苍苍，似乎是很可以去散散心。于是不顾看门人的劝阻，径自前往。

走了一半，一条小溪清彻见底，哗哗流淌，柳家宝也感到疲累，就势坐在溪边小憩。

“这样漂亮的长相，肯定会叫不少男儿相思到死！”对岸传来一个女子的说话声。

家宝抬头一看，是个十六七岁的女孩蹲在溪边漂洗一片大红色的纱，清清的溪水映照着她们妩媚的脸庞。女孩顾影自怜，不觉说出声来。

面对这幅天真自然的情景，柳家宝有些发痴。

“偷看我干什么？苧萝村的西施，恐怕也没有碰见过你这种人！”女孩撩了撩水，嘻笑着对他说。

柳家宝不好意思的低下眼睛，心里却暗自高兴。女孩招招手：“你过来，我和你说话！”家宝摇摇头，表示无法渡溪。

“傻瓜，你没有看见西边有一座红桥吗？”顺着女孩手指的方向，不远处，果然一座红栏杆的小桥横在溪上。

过了小溪，女孩已洗罢，立在柳荫下弄着柳枝等候他。见了柳家宝，她大大方方的迎上前拉住他的手，坐在草地上。

“我成天关在家里，很少见到男孩，今天碰见你，不知为什么总想和你一块儿说说话，大概这是天意吧。”女孩笑着盯住家宝。“你姓什么？家住哪儿？”

柳家宝天生有口吃的毛病，这时更是说不出话来，只是拨弄着茸茸的绿草。

“亏你还是个男子汉，还不如我们女孩家！请回吧，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女孩有些不高兴了，别过脸去。

柳家宝忙拉住她的衣襟，结结巴巴的说出了自己的姓氏。看着他急头白脸的样子，女孩鼓掌笑起来。

“艾艾艾艾，能有多少艾？”女孩模仿他“我家就住在附近，父亲姓令狐，有个女儿名叫宜织，那就是我。你要不嫌弃，来我家坐坐。垂扬小巷，竹篱笆墙，好找的哪！”

女孩把自己浣洗的红纱送给柳家宝。这时小溪上流传来了阵阵笑声。女孩赶忙站起身，说：“女伴要来了，你可记住来呀，别让人家把眼睛望穿！”

女孩一步三回头，慢慢沿着溪边走去。柳家宝心里空落落的若有所失，直到望不见女孩的背影，才踏过小桥，返回姑家，时辰已是夕阳尽散，新月如钩。

姑妈全家正如热锅上的蚂蚁，乱哄哄的四处寻他。见了他才放下心来，免不了数落他半天。翌日，连忙打发他进城。

回到自己房中，柳家宝从袖笼中取出女孩相赠的红纱，细细把玩。红纱宽约数寸，长约尺余，两端缀着金纽扣，好象妇人家

的腰带；用鼻子嗅嗅，虽然浣洗，余香犹在，他不禁想到，女孩真可称细如蛮腰。他怕人发现，将红纱秘藏箱中。夜深人静时，则搂着红纱睡，浮想翩翩，意态难免颠狂。

以后每到姑家，柳家宝就去寻觅那女孩的踪迹；往往是溪水泛滥，可也不见有什么小桥横渡。他着实惊讶，也增添了无数的愁闷。

数月后，父母给他说定了城里陆把总的女儿，据说是绍兴有数的美女，家宝也多少安定了一些。一天，他偶然路过陆家，适逢陆把总的女儿外出游玩；陆是一介武官，屋低院浅，上下轿只好在门外，所以，柳家宝得已窥见这美女。她长得虽然较小，但是小骨架贴了不少肥肉，再加上浓涂艳抹，和溪边女孩的天然秀色相比，真可说黑白分明。柳家宝打心里有些不愿意，向爹妈嘟囔了几句。招来的是一通教训。

他越想越生气，忿然出城，信步走到溪边。尽管溪上无桥可渡，但是溪水清浅，柳家宝脱掉鞋袜，挽起裤腿，涉过小溪。溪水冰凉，扎得他直打哆嗦，踉踉跄跄登上对岸，衣裤也都沾湿。走了里把路，还真有一座小小的村庄，房舍整齐，屋前植桑，舍后种麻，别是一番田园景物。鸡犬相闻，大约不止一、两户人家。

村东有一条小巷，绿杨蔽地，叶叶垂荫，很象女孩说的地方。柳家宝试着走进去。又见一带竹篱，爬满了牵牛花，拈惹得黄蝶纷飞。他待要寻问，看见一位年近古稀寿眉凹目的老者，坐在篱边的竹椅上，扶着拐杖打瞌睡。他想这可能是女孩的父亲，就走上前行了个礼。老者被脚步声惊醒，微睁双目，十分傲慢地上下打量着柳家宝，问他有何贵干。柳家宝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呆了一会儿，呐呐地告诉老者他的姓名。

“这不是我的妻侄儿吗！几年不见，长成大人了。”老者惊奇的说“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柳家宝正找不到台阶，听老者称他为侄，也就将错就错，胡乱回答：“父亲很思念，派侄子来省视。”

“你父亲能认识我？”老者哈哈大笑“这可不是实话，既然老远来到，况且又是亲戚，当然不能说是突如其来。快请进。”

谎话被揭穿，柳家宝未免难为情，只得硬着头皮，随着走进屋内。

屋子的摆设颇幽雅，木桌竹椅，既有村舍的简朴，案置琴书又流露着别种风韵。

老者毫不客气地接受了柳家宝的子侄礼数。才坐下来，缓缓地说：“山妻是令尊的远房姐姐。去世已经很久，留下一个女儿，我带着她村居长大，从来没到城里去过，至今还不认识外祖家。你既然来了，可以见上一面，让她知道母舅家的人不是卑琐之辈，小丫头也就不感到遗憾了。”

家宝唯唯喏喏。

说着话，两个小丫环送茶，老者让她们把女儿叫出来。老者端着茶杯，注视着家宝，问道：“我到过你家，曾见过你父亲，可是从来没有握过手。实话告诉我，到底为什么来这儿呢？”

“父亲实际上并没有让我来。侄儿听人说令狐老人是当今的伟人，隐居在此，侄儿特来求教。”柳家宝不得已，只好站起来解释。

一阵环佩叮当，女孩盛妆打扮出现在屋内。较之在溪边那身朴素的衣衫，今天她可装饰得份外华美。再拿陆女一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女孩低头停立默默无言。

“你的大哥从城里来，也就是你舅舅的孩子。你既是妹妹，应当行礼。”老者说。

女孩向家宝敛袂拜了两拜，家宝赶紧还了一揖，两个人一照脸，女孩脸色一沉。若羞若恨，如忿如怒，好似埋怨他来迟

了。

“宜织和你哥长得挺象，有如兄妹俩，男从姑，女似舅。”老者反复看了他们几遍。尤其对家宝颇有深意地点了点头。

柳家宝不敢说明来意，又留恋女孩，同时又无话可说，走不舍走，留又无由，正尴尬之时，忽阴霾四起，大雨滂沱。

老者说：“侄儿不必多虑，自家亲戚留宿理所当然。”家宝喜出望外，再看女孩静静地坐在父亲身旁，一手拨弄着衣带，脸色平和了许多。

“妹妹有多大年纪？”家宝有意发问。

老者答：“十七岁了。”

“只少侄儿两岁。”老者似乎明白他的话音，并不接茬。

不一会，丫环端来饭食，不过是菜蔬野味。吃饭时，家宝东拉西扯，谈笑生风，不自觉地语言顺畅多了。

“对长辈说话倒不结巴，口舌也因人而异？”女孩瞪了他一眼，低声说。

天将黑，雨仍未停。老者让人在东堂屋为家宝设下卧榻，说自己年老不能陪，请家宝安歇，不要想家。径自带着女孩离去。

“设榻东堂，不就意味着我将是乘龙快婿？”柳家宝自鸣得意地想。这时丫环送来蜡烛小声说：“阿姑告诉你，等父亲睡上她要来有话对你说。”家宝更为兴奋，拿了本书翻阅着，静等玉人。

将近夜半，女孩果然来到，残妆半卸，粉面不匀，自有动人的风致。一进门，二话没说就指责柳家宝：“我们偶然邂逅，因为柔情所致，我不怕别人笑骂，把我最亲近的东西送给你。而你竟一点也不看重，三个月没有音讯，我真是后悔死了。没想到，象你这样的君子，居然如此不守信用。我来没有别的话说。只求你把东西

还给我！”说着珠泪盈眶潜然欲滴。

这一通批头盖脸的责备，柳家宝委实慌了神，极力为自己辩白，还说此次来看她，赤脚涉渡如何受苦。

“不信，你看看水渍还在嘛。”他摊开衣襟。女孩口气缓和了一些，可依然絮絮不休索要她的红纱。

柳家宝笑着从怀中掏出红纱，在女孩脸前晃了一下：“红纱还是那红纱，可它挨过我的肌肤，你恐怕不能再束了。”女孩脸羞得飞红，站起身就走，家宝想拉没拉住。转过画屏，女孩才半怨半嗔地说：“你也太无赖，叫人无地容身。”

这一夜并不清静，他睡下没有多久，屋后就传来嘈杂的人语声，有愤怒的叱骂，有嚤嚤的哀泣，也有细声的劝解。

早晨，家宝打算辞别老者归去。忽然宜织急匆匆走进来，她面容憔悴，神色凄惶，哭着对家宝说：“我把事情告诉父亲，想求得他的谅解，不料父亲大发雷霆，要置我于死地，多亏丫环在旁边劝说，现在父亲限你十天，必须来提亲，否则你不来之日，就是我离世之期！”

一听这话，家宝大吃一惊，本来他心目中只有宜织，这时，更把陆把总女儿的婚约丢在阴山背后，一连串的点头，一迭声的答应，犹恐宜织不信，又指天矢地，设誓赌咒。

“只要你守信用，我就是你的人。”宜织把他送到门外，才挥泪相别。

家宝来到溪边，溪水又平添数尺，犹豫之间，远远地看见红桥如一道彩虹，曲架两岸。家宝心想：只听说有无定河，没想到还有无定桥。

陆把总女儿的婚约在先，宜织议亲在后，明摆着不能两全齐美，很让柳家宝百费踌躇。又听说父母不日要给他完婚。抓耳挠腮之余，突然思谋出一个办法：就说陆女和自己的八字不合，迎娶过来不利于双亲，为了孝义我坚决不要，大概父母和亲友也不

会有什么异议。想定之后，他事先用重金买通了几个测字算命的先生。等他父亲要给他择吉完婚那天，连找了几家八卦摊，都皱眉摇头，说法一致：“媳妇进门，公婆寿尽。”他父亲也有些迟疑，可是聘礼已订，复水难收，只好勉强定了个日子。

晚上，家宝跪在母亲面前，涕泪交加：“生儿娶亲，目的是尽奉养父母的孝道。现在新妇有碍于父母，娶过来就是不孝，这个罪过太大，就算拆八字的说得不灵验，儿子也不安心。假若真的应验，我不成了千古的罪人！”母亲经他一说，也惊慌失措，忙和父亲商量，谁知父亲是个认死理的人。

“那都是荒诞之言。怎么能把双方订的婚约当成儿戏？这有关我的名誉。而且陆把总也不会善罢甘休。何况咱们都已垂垂老矣，能得个好媳妇配咱儿子，死又有什么遗憾！”

家宝又对父亲如法泡制，表示自己去找陆把总，一切后果自己负责。父亲终究溺爱儿子，也就默许。

柳家宝在学堂找了几位密友，对陆把总以孝义纲常的大道理胡侃一气。陆把总毕竟是行伍出身，明知悔婚等于坑了女儿，可又强辩不过这起书生，也怕自己承担不孝不义的责任。只得唤来说聘的媒人，退还聘礼。绍兴人哪知柳家宝葫芦里卖的药，反而夸赞他有贤德。

看看将近十天，柳家宝怕宜织有什么闪失，决定先去迎婚，再归告父母，他来到溪边，幸亏红桥还在，很容易地过了河。走到村中，就遇见老者，见了家宝十分高兴，牵着手领回家中。

“侄儿来的正是时候，我有一事相求。”刚落座，老者就开门见山地说，“我本来在河北做官，在这儿退隐多少年。昨天接到圣旨，皇上命我再次出山，去治理幽燕等地的违法案件。千里迢迢，小女不宜随行。侄儿既然来了，我就托付给你。婚嫁全凭侄儿，我就不过问了。”

家宝又惊又喜，慷慨接受。老者走进内堂即刻为女儿准备行

装，只听见宜织呜咽的声音叫人心碎。有顷，老者领着宜织出来，她的眼泪还没有擦干，对家宝拜了又拜。

“妹妹今后只有表哥可以依靠了。”宜织说着又凄惨地流下泪水。

老者说房子已经卖给别人，不能再留，让柳家宝带宜织马上起程。门外这时已有好几乘轿子，几十人等候送亲。家宝弄不明白，这老头怎么这么快筹备齐全。上轿的时候，宜织痛哭得声音都变了。

“女儿不要太苦，父亲虽然官职在身，万里之遥相见都不是难事，何况只有数千里。”老者安慰着宜织。家宝难于解释他这情理不通的话语。

家宝头一乘轿子先导，后边是宜织，两个随嫁的丫环，再加上几十个箱笼、器具、书籍、古玩，浩浩荡荡络绎于途。村里人翘首相望，感叹的说：“令狐老头可真有钱，住了许多年，竟然不知道。”

柳家宝决定先把宜织送到姑妈家，请姑妈出谋画策，最后得以明媒正娶。

姑妈正在和姑父闲谈，对于柳家宝为孝辞婚，啧啧称赞不已。突然院子里涌进一大帮人，门外还停了几十辆车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看见柳家宝和一个天仙般的女郎走进，愣怔了半天。家宝委婉地向姑妈说清了事实经过。

姑妈注目看着宜织，一拍腿，说：“这个女孩的确是我姐生养的，可是她的父亲是狐，不是人啊！”姑父赶忙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姑妈说：“我有一堂姐，没有出嫁就去世，她的病是被狐狸迷上的。直到病危才说出真情：她十五岁时，每天晚上都有一个俊美的男子来找她，喝醉后就现出原形，是一支狐狸。而这时她已经怀孕，快要临产。堂姐嘱咐家人，死后不要殓，恐怕狐会来

寻它的孩子，否则全家都不安宁，说完就死了。当天晚上，风雨大作，家人中有胆大的，偷偷看见狐乘风雨而来，如同给生人接生一般，从母腹中取出婴儿抱着走了。随着风雨也停了。我这个姐姐是十七岁上死的，今又是十七年，算来这孩子还不到十八岁。”

姑妈来龙去脉的讲述，让在座的都有些毛骨悚然，唯独宜织对于母亲惨死的经过，悲伤得象泪人儿。

“你长得真象你妈。”姑妈握着宜织的手端详着“外甥女，别哭了，我就是你姨，见了我就和见你妈一样！”

转过脸用手点点家宝，又笑着说：“我一向以为家宝朴实，今天才知道他的滑头。陆把总的闺女可比不上我这外甥女，难怪家宝要换亲。”姑父也随着大笑起来，柳家宝惭愧的脸色通红。

安顿好宜织以后，姑妈走过来对家宝说：“你这件美事还得靠我成全，不然你的心愿达不到，你的罪名可逃不脱。”悄悄地给家宝说了个计谋。

第二天，柳家宝赶回城里，对他父亲说：“我去看望姑妈，姑妈十分想念母亲。”父亲不知是计，就让妻子去看望。

柳母到了姑家，姑妈让宜织出来相见。说是邻家寄养的，父亲外出做官，不能带走，只要有中意的，聘嫁都由她做主。

宜织很吸引人，柳母目不转睛地上下审视觉得比陆把总的女儿强百倍，让姑妈作主，把这女孩说给他家。

“你们家那小子，二三其德，又让人家吃个空心汤团呀！”姑妈故意笑着推脱。

柳母舍不得宜织，再三请求姑妈，又问女孩的生辰八字。

姑妈方才认真地说：“不劳嫂子多虑，我早已合过了，不会妨你们夫妇。”

婚事就此议定，柳母欢欢喜喜，急急忙忙返家，将这种意外

的收获说给丈夫，柳父也满心乐意。说媒下聘，不到半个月即迎娶至家。姑妈又贴补了不少陪送，妆奁的丰富，比较权贵人家有过之无不及。

洞房花烛夜，柳家宝才把红纱还给宜织，非叫她立刻扎上。宜织束在腰上还宽出数寸。

“我为你瘦损了多少肌肤！”宜织低声笑着，然而又分明有着苦涩滋味。

时间长了，宜织才告诉他孀嫠之后的经历：她在山中长到数岁，父亲把她带到那座小村，针指诗书一一教授，象老师一样严厉，他们家不耕不织，衣食有余。闭门独居不和村里人交往，人只知道父亲姓令狐而已。今年春天，父亲却叫她每天都到溪边洗衣，每次都给她一支红色的筷子，嘱咐她：“有少年郎来，就用它作桥请他过溪来。”

柳家宝对这些奇事感叹不已，这才悟到：人情有定，桥无定，都是令狐老翁的法术。

宜织时时想念父亲，晚上睡觉后经常和她父亲相聚，千里之路，对令狐老翁来说，只须一日之功。

陆把总听说柳家宝另聘，以为绍兴城内他女儿是第一美人，娶的一定不漂亮。一次偶然见到宜织，他也不得不心服口服。可恶的是那些摆八卦摊的人，日久天长把柳家宝所作所为泄漏出来。人们才知道他的本意，孝不过是托辞而已。柳家宝的名气当然大受影响，功名仕途相当不顺利。但是他和宜织却过着富裕和美的生活。

出《萤窗异草》三编·卷二 高芮森改编

狐判官

新城县的杜梧，年轻时是衙门里办理文书的小官吏。他就宿在办公的地方，，每当雨夜，即有美女来同他同榻共寝，赶也赶不走。久而久之，瘦弱得和鬼没有两样。

一天，他昏昏然熟睡不醒，如同死去一般。梦见自己来到一座衙署，颇似县府，仔细一瞧，原来是城里的城隍庙。里面出出进进的都是差衙，其中有许多熟识的，但是一时想不起他们的姓名。继而，他看见一个身材十分矮小，头发胡须皆白的老者，竟是他同一张桌子办公的某人，几天前刚刚因老病去世的，所以，一眼就认出来了。

老者吓了一跳，惊恐地说：

“你正少壮，因为什么到这儿来啦？”

杜梧把来因告诉他。老者说：

“这是狐判官的衙门，咱们一块去见他。”

老者急急地领着杜梧来到东殿。里边坐着一个胡须蜷曲形如刺猬，长得极为丑恶的人。老者替梧杜说明他来这儿的原因，请他代为打通关节，缓解一二。这个丑人即狐判官，听完老者罗哩罗嗦的告白，半天没言语，似乎面有难色。老者凑过去低声下气地说：

“人鬼虽然两个世界，实际上都是老乡，何况他也在衙门里当差，彼此也都是官面上的，您可不能不关照。”

判官寻思着没有回答，把杜梧领到一室内，亲自打开登记簿查了一天，感慨地说：

“你呀，少年色狂，想占一个寡妇的便宜。狐狸这次是借机找你的麻烦。你的病还有法子治，可是狐狸，我是没有能力赶走

的。怎么办？”

杜梧琢磨自己并没有这类事，极力辩解。判官取出一册递给他：

“你自己看嘛。”

果然，册上清楚写着：

“某年某月某日，杜梧看见邻居王氏，心里想：‘他丈夫刚死，倘若跳墙过去搂着她，大概是不会拒绝的’。”

杜梧无言答对，紧张的额头泌出汗珠。

“当时幸亏你奉命出差，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不然还要倒大霉。我今天既然受某兄重托，更念咱们是同行，一定把狐狸召来，晓之以礼，也许能为你解除。”狐判官说。

他取过一张纸，写了几个字，对室内一人说：

“速召东城破庙狐来。”

有顷，一条比狗大的狐，慢慢走来，判官把它领到一边，和它说着什么。狐好象老大不愿意，又是扭头，又是张牙。判官挥手让它退下。走过来对杜梧说：

“狐狸固然无礼，可以用法来惩治。可是妖孽却是由人闹起来的，所谓‘妖由人兴’就是这个意思。多亏你的寿数还长，回去之后要去邪心归正心，这样才能避免诱惑。而且要请医治疗药到即病除。意念之恶千万不能有，这一点你要谨慎。”

老者也用同样的道理，一再叮嘱他。将他送出署门。

杜梧醒过来时，家人以为他已死去，正打算为他筹画丧事。

自此之后，杜梧谨守义理，又请名医诊治，病也就好了。不过有一次又逢独宿，狐狸叩门而入，和他调情逗乐，嘻皮笑脸，最后干脆脱光衣裳要和他同睡。杜梧目不斜视，口中只念着：

“妖从人兴”这句话。丝毫不理会狐狸的挑逗。几夜过去，狐狸也觉得没有意思自言自语地说：

“三天不见，学乖了。真应了‘非复吴下阿蒙’，这句典故。”

狐狸一去就再也不来了。

出《萤窗异草》三编·卷四 耳东改编

窥井

京西易州有一座古刹，名叫兴国寺，是元代修建的。供奉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高约两丈，因此，殿宇巍峨。圯废以后，再也无力修复。每年的重阳节，这个地方的百姓在节前十天，就开始携带香烛，前来奉佛。届时，商贾云集，百货杂陈，还是热闹非常。

盛夏的一天，几个老农和寺里的和尚一起在大殿里乘凉。忽然听见有人呼喊，四处张望，不见一个人的身影。他们害怕极了，拔腿就跑；呼声更加急迫，其中一人胆子稍大，抬头一看：天花板本来是外方内圆的藻井，此时却脱落一边，有如黑洞洞的深井。有人爬在边上，探着头在喊：

“渴病难治呀，井里头的大哥，给我一勺水吧，解解渴急哪！”

这几人见此光景，更是魂飞胆破，那个人的声音和相貌又很熟悉，借着亮光仔细一瞧，原来是附近的佃农某甲。于是，他们一块儿找到了地方官，揭发了这件事。

地方官派了差衙，绑了好几架梯子，费了半天劲，才登上殿顶，拆掉瓦块，钻进去把这人接了出来，其人已呆若木鸡。地方官让他静养了一昼夜，然后讯问他。

据某甲供称：有一天，他在寺院内遇见一个美丽的妇人，把他邀到楼上，妇人的居室装饰极其华贵。每天供他丰盛的饮食，夜晚和他一起睡。妇人外出时总是告诫他：院子里有井，千万别去看，一看就会有灾祸。昨天因为口太渴，又没水喝，决定冒险到井边看看，没想到没有见到水，反而见到人。自己也闹不清怎么跑到天花板上去的。

地方官知道他是被狐狸迷住了，让他找来了保人，赶出了衙门。至今当地人还把它当作一件怪事，四处传说。

出《萤窗异草》三编卷二 代郡改编

戏 言

京都某公的家宅里有狐，能摄取人的东西。这位大人先生并不查觉这件事，仆人婢女则全知晓他的奇异。一旦丢了物品，就向它祝祷，第二天准定物归原处。大家也习以为常。

但是，有一个狡猾奸诈的仆人，却不太相信。开玩笑地说：

“你们别絮絮叨叨，狐狸所以拿东西，那都是为了供我喝酒赌博。你们求它也没用！”

一个仆人的妻子的簪子和耳环不见了，他又嘻笑地说：

“嫂子肚量大些，狐狸知道我没老婆，借这点东西给我当聘礼，等新媳妇进门，我一定替狐狸还给你。”

开始，众人对他的玩笑还觉得好笑，可是，自此以后，不论丢了什么东西，再祝祷也不见归还。大家觉得他的玩笑有些过火。有的人老实不客气的当面斥责他故弄玄虚。可是他的笑话却越说越玄。时常说：狐狸领我到它家，吃美食，喝好酒，还跟我睡觉，感情好极了。并且用不堪入耳的语言描述情状，听的人招耳朵，狐狸的寒心也就可想而知。

渐渐秋雨刚住，闲来无事，他和一个仆人瞎聊天，远远看见这个仆人的新婚妻子，坐在捣衣石上和女伴谈话；他灵机一动，立刻编出一套谎话：

狐狸待我情谊深厚，让我和新嫂子欢会了一次。可惜天气凉了，我的两条大腿直到现在还寒冷如冰，恐怕嫂子也没暖过来吧。”

说着自己大笑不已。

这个仆人一向心眼小，听了他的谎话已是坐立不安，找了个

理由起身回家，他笑着朝那个仆人的背影喊道：

“你回去摸摸，要是她的腰以下部分，不象泡在冷水里一样，你就吐我一脸唾沫！”

这个仆人进家，他的妻子已经回来。他顾不上详细询问，就往她裤子里伸手，妻子不明就里，害羞地往后退避。丈夫更加怀疑，结果正如那小子说的一样，肌肤虽非冰雪，却犹如冰雪般的凉冷。他的疑团越结越紧，不由分说，使劲搥打妻子的脸颊，一定要她招认奸情。那个妇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无法辩解。

这边搅成一团，另一边那闯祸的由头，和那仆人分手之后，即被主人派出公干，过了一天，他返回府中，那妇人早已含羞悬梁自缢。

某公问明了情况，也知道他是开玩笑，但是不得不让他去见官。家下其余的仆人，顿时回忆起他以前说过的话，私下里打开包袱和衣箱，发现里面装的的全是他们所丢失的东西，其中还有主人的器具。某公这才大怒，补了一封信给公庭。这个仆人虽然狡诈，此时也哑口无言，无法洗刷自己。公庭判他“诬良窃盗”的罪名，虽不至处死，毕竟远远的发配到黑龙江。没过几天就差差解了。

上路走了不到两天，见有一妇人浓妆艳抹等在路边，对他说：

“我给你端茶倒水、铺被叠床这么多年，你就忍心抛弃我呀？为什么不要求让我和你一块发配，你叫为妻怎么活呀！”

押解的差役以为是他的家室，而那个仆人早就知道她是狐狸精笑着回答：

“辛苦了，多谢你的扶持。如今我披枷带锁远戍边疆，可真舍不得离开你。如果你跟我一起走，我实在没有办法养活。你要是能成为一棵摇钱树，那敢情好，否则就请您转回吧！”

狐狸脸涨的通红，唾了他一口，骂道：

“这小子嘴欠，臭毛病至死不改！”

走上前用手搥他的嘴，打得他鲜血淋淋。两个差役也慌了神待要劝解，一错眼，已不见妇人的影子；再看那仆人，上下嘴唇象刀割的一般，裂开半寸多长的口子，形同画了一个十字，差役又是害怕又是好笑。

差役回京后向某公的家人提起这件事，人们这才明白前后那些事，都是狐狸对他恶意玩笑的报复。

过了几年，那个仆人被大赦，仍然回到某公府上家服役，但绝口不敢再说一个狐字。某公家的狐，已不知搬往何处。

出《萤窗异草》三编卷三 耳东改编

梁 少 梅

我的同乡梁少梅，年仅二十四五，英俊倜傥，很善于谈吐，颇有风雅味道。

七月十五中元节，他随人到城外法觉寺看盂兰会。当时主持法事的是寂禅法师。寂禅严守戒律、秉教虔诚、功法高深，他的祭坛前经常有些怪异的事情发生。好事的人都乐意看他的法事，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少梅与同伴们到达寺中，已是月照东墙。寺里热闹非常，小孩子有的提着荷花灯，有的点着青蒿杆，戴着奇形怪状的面具跳跃着。很是好玩。一阵箫管齐鸣，幡幢招展，众和尚簇拥着法师登上祭坛。诵经说法，散撒天花。围观的人熙熙攘攘，如同赶集一般，不过，似乎都没看见什么怪事。

少梅素来胆大。心想，挤了这么多的活人，鬼还敢来？就是来了，我也看着。不如找个僻静的地方等着，法师是否真有法力立刻就能验证。他这么想，也就这么做，悄悄地离开伙伴，出了寺门在墙边的小路旁，暗处静候。

没过多久，他看见有数百团斗大的黑气，滚滚而来。都从他面前经过，隐约还有声音。真是天下奇观。他又登上高处，只见这些黑气飘到祭坛前，团团消失的无影无踪。前仆后继，数不清到底有多少。

梁少梅在那儿站了一个时辰，露水湿透了衣衫，凌晨的寒气也难忍耐。寻思着回到寺前喊喊同伴，找个地方胡乱的度过一宵。忽然他听见笑语喧哗，如同花间黄雀吱喳叫个不休，于是停下脚步。语音渐近，先过来的是两个举着龙烛的小丫环。后边走着十几个妇女，有的妆扮华贵，有的穿戴素雅，但个个皆是颜色妖

艳。最后的是一个少女，容貌尤为姣好，单独提一盏荷灯，踩着碎步，扭动腰肢，她瞥见梁少梅，向他挥动着手帕，俨然早已相识。见此光景，梁少梅神魂颠倒，不能自持，竟尾随这队妇人而去。

妇人们脚底生风，走得极快，梁少梅大步流星才能跟上。来到一处，雕墙兽脊，房屋十分高大，巍峨犹如神庙。这群妇人尽入其中。梁少梅腿酸足软，气喘吁吁只能找个墙角倚在那儿休息。

良久，有人拿着蜡烛由门内走出，自言自语地说：

“刚才有一个疯狂儿，一直追着姐姐，怎么不见了？”举起蜡烛四处照。

照见了蜷缩墙根的梁少梅，那人喜滋滋地说：

“你还在这儿，谁说回去了！请立刻随我进去。”梁少梅一看，是那挑灯的丫环。

经过了好几道门，门里好象塑着神像，梁少梅来不及细看都是什么神道。又走进一座小小的院落。竹林萧萧，花香怡人，别是一番境界。他见过的那位少女，立在廊下，问领路的丫环：

“逐臭郎找到了吗？”

丫环举烛照照少梅。说：

“找到了！”

少女笑着走下廊檐把他迎入中庭。

这中庭铺设陈列的更为华丽，多是梁少梅没有见过的东西。在灯光下再看这少女，年纪约有十八九岁，花容月貌，姿态万方。少梅眼都发直了，忙上前致词：

“仓卒相遇，躲避不及，不加呵叱已是万幸，还领入闺房，更感到惶恐不安。”

少女启齿一笑说：

“方才看见先生踽踽草露间，想必是暗夜迷路，找不到地方

投宿。因此，不揣冒昧邀请，茅舍草榻暂度一宵。简慢至极，为什么反而如此谦逊。”

梁少梅赶紧打拱作揖地逊谢了一番。少女请他坐下。转过脸对丫环使了个眼色，说：

“好事别让人知道，我怕她们瞎起哄。”

丫环笑着点了点头。

少女又让丫环摆上碗筷，一时珍馐罗到，多是梁少梅没有吃过的，他正饥渴，狼吞虎咽饱餐一顿。这时才想起展问少女姓氏。少女拿手帕捂着嘴偷笑，并不回答。问了几遍，才说：

“谁知道你靠得住不？那儿敢说呀。过两天再告诉你。”

丫环打起帘子说：

“鸡都快打鸣了，请睡觉吧。”俩人这才走进卧室。

梁少梅被一阵娇滴滴、嘈杂的女声吵醒。

“臊丫头不害羞，偷汉子。咱们都‘鸣鼓而攻之’。”

他惊惶地睁眼一看，少女还躺在自己的怀抱中。她毫不羞涩只是笑着说：

“知情人，理当连坐。”

那群妇女都吵着说：

“这丫头要无赖，还拉人下水哪！”个个都拍掌大笑开了。

梁少梅这才安下心，他瞟了一眼，见有四五个妇女围在床前，都是昨晚上遇到的。梁少梅和少女紧忙着起了床。一个妇女用手拢拢少女的头发，说：

“头发乱蓬蓬的，你太疯狂了！”

少女笑着回敬：

“你们想狂还不能呢。”她一个个的领着梁少梅拜见“这些都是我的姑妈和堂姐，媒妁之言，足可担当。”

这些人一时都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又欢笑起来，拉着梁

少梅和少女并肩坐下，逗乐的话说个没完没了。接着又摆下酒宴为他俩庆贺。

几杯酒过后，一个穿绿纱的，年令较大，少女喊她姑妈的女人，忽然问少女：

“能给他说明吗？”

少女低着头小声回答：

“邂逅相遇，不知深浅。”

姑妈笑着说：

“先生是个豪爽的人，不要有什么顾虑。”她把视线移到梁少梅身上“我说的话可别吓着您。我们不是人，实在的都是狐。您的新娘是明朝御史中丞毛一鹭的宠姬。毛一鹭因为得罪朝廷被流放边疆，她随行到半途因病夭亡，死的时候是十九岁，当时草草埋葬在这儿。这个地方是圣母的行宫，我们时常前来服役，看见她很可怜，就教给她炼形术。现在虽然是鬼，可是和人没有什么两样。今天既然侍奉了先生，请立即带她回去，不要玷污了娘娘的圣境，我们也善始善终。先生不知意下如何？”

梁少梅初听此言，当然惶恐不安，继而环顾左右皆是天仙般的美人，就鼓起勇气，摆出一副赴汤蹈火的神气，爽快的说：

“恭敬不如从命！”

这些妇人相视而笑：

“这小子胆儿够粗的！”

“我知道他的为人，所以才敢道出真情。”姑妈说。

事已至此，梁少梅才得知少女姓王，小字阿怜。

大家为阿怜置办嫁妆，弹指之间，锦绣珠玉俱已齐备；每个人又封了黄金一锭，做为贺礼。

“白天咱们别闹腾，惹得左近疑怪。等晚上再说。”姑妈吩咐道，这些人一哄而散。阿怜让少梅陪到门外，称姑道姐的一一送别。

梁少梅回到屋里，阿怜冲他直笑。说：

“要不我让你一一拜见，你的性命就悬了。”

少梅问她为什么，阿怜说：

“这些臊狐都浪得很哪。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个个都打你的主意。我是用辈的礼教把她们捆住了；再加上姑妈又可怜我让我捷足先登。不然的话，你和一个人乐，还将就；你和她们^个个乐，你不就成了药渣啦！”

这话说得梁少梅也忍不住捧腹大笑。

少梅问阿怜怎么不见丫环侍候？阿怜说：

“她们都是有钱人家的婢女，埋葬在这儿。只能黄昏时分以后来服侍我，白天不能出现。”

阿怜引着少梅看她居住的环境，四周草木笼葱，花卉茂盛，不象是坟墓莹地，阿怜告诉他这些都是狐狸们营造的。

“我自从和她们交游，吃食衣服都依靠她们供给。”阿怜絮絮不休“几天前姑忽然对我说，我眉间有喜色，定有奇遇，不要再穿旧衣。我现在里外三新，都是姑妈送给的。唉，假若我的棺材还在，早已腐朽了，往事不堪回首呀。”

黄昏，众人又来为他们摆设送行的酒筵。前面见过的那两个丫环也来到，戚戚不忍分别。

酒过数巡，姑妈拔下鬓边的金钗，敲着桌子打着节拍，唱起来：

“有女婉婉兮，共我翱翔；

今兹别去兮，我心忧伤。

愿你唱随兮，如凤凰；

何处再见兮，在仙乡。”

曲调很古，而且凄婉。阿怜再一次向大家行礼，也答唱道：

“一抔久弃兮，冥然可知；

肉我白骨兮，匪夷所思。

今夕别离兮，乌夜啼，

深恩未酬兮，步迟迟。

聊祝眉寿兮，与天齐。”

大家又合唱，

“女萝附木兮，得所依，

留君不住兮，心伤悲。

我兮我兮，无久违。”

歌毕，在座的人都流下泪来。酒筵进行到东方放白，姑妈说：

“城门要开了，可以启行啦。”

把众人赠送的东西，分别放在两人的衣袖中，并不觉重累。这才送他们出门。阿怜和她们互道珍重，洒泪而别。梁少梅端详了一下，这个地方果然是县城附近的碧霞祠，离城不到一里路。

梁少梅家中没有父母，只有一个老妇替他看门，看见他领回阿怜，甚感惊讶，但也不敢问其究竟。梁少梅和阿怜终究在城里不能安居，第二天，就搬到乡下，过起了官宦人家一样的日子。阿怜再生十多年，娇艳如初。

他们多次设筵邀请众狐聚会，但她们一次也没有出现。

出《萤窗异草》二编卷三 何人改编

崔 秀 才

奉天刘公原为世家子弟，在入仕途之前，年少好客，风流倜傥，毫不吝惜钱财。每日门庭若市，路人无不投以欣羡之光。就是古时好客者如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也不过如此。

一日，有位崔元素前来谒见，刘公问其籍贯，崔元素说：“我本是山东临朐秀才，游于都门已有二十年。听说您喜欢接纳宾客，便投往门下，作一食客。”刘公十分高兴，不仅盛情款待，而且常常以钱物周济。崔秀才十余日登门一次，每到必有所借，家人无不厌恶蔑视他。只有刘公仍敬之如宾，必如其愿，从不拒绝，也毫无不快之意。

两年后，刘公家中连遭大事，财物耗尽。又过三年，家中已一贫如洗。且刘公屡试不第，亲戚朋友全都白眼相加，开始时还劝导指责几句，后来便视若路人。婢仆们也相继逃走，家中只剩下一位老仆和自己的一妻一子一女。

这年，年关已近，刘公全家尚无添衣之资，而且釜中生尘，无以卒岁。其女能诗，戏吟道：“闷杀连朝雨雪天，教人何处觅黄绵。岁除不比逢寒食，底事厨中也禁烟？”刘公听罢，心中十分惭愧，强打精神和道：“今年犹戴昔年天，昔日轻裘今破绵。寄语东风休报信，春来无力出厨烟。”妻子听父女一唱一和，不由怒目相视：往日良朋密友，云集家中，又吃又喝，有求必应。如今年关逼近，全家吃穿尚无着落，你不筹划如何过年，倒有心思和女儿一唱一和闹着玩。看你这副丑样，是想饿死了，所以先作好挽歌。”“难道你想让我去作贼？”妻子说：“作贼也行，只怕你连作贼的本事都没有。顺城门外的朱知县落拓时，与你为莫逆之交。一日不见，便心中不畅。现在听说他丁艰在家，宦囊颇

厚，为何不先作一书，以解燃眉之急？”刘公大喜，你若不提醒，我几乎忘了他。”说着即坐下休书一封，遣老仆送往朱府。

老仆直到夕阳西沉方赤手归来，进门便破口大骂：“朱知县良心丧尽，不必再与他往来。我刚去时，守门人说他有事外出，不与通报。我心中狐疑，便候于近处相等。顷刻，朱知县送客到大门口，我即向前呈书。他持书入内，半日不见动静。我再三催促，他开始时托以事忙，无暇修书，而后又使仆人传言，说现在主人百事需钱，囊无一文，正愁无处借贷，故而实在不能如命，此人如此丧心，如果再与之交往，名节都会扫地一尽。”

刘公翘首一日，满心以为必会如愿。听了老仆之语，不禁沮丧之至。妻子嘲笑说：“莫逆之交不足恃，总角之交，总不会象朱知县那样寡情。城北杨君，不是与你自幼相好吗？”刘公便又作书相求。不料杨君以生意淡泊、本利亏损推辞，说无钱可奉。刘公拊腿长叹：“酒肉朋友如是行事，本来就不足为怪。若想在钱财上往来，非深明大义之友不可。”于是又挑灯作书，肺腑之言，翌日一早便使老仆送给城南靳公子。

靳公子出身豪门，家世显赫，田园遍及畿辅，与刘公不仅为世交，而且还是至戚。每当二人抵掌而谈，往往夜以继日，所谈非忠义大节，即出世大道，亲胜同胞，世间无有可比者，真所谓“立脚不随流俗，留心学作古人。”靳公子接信阅毕，即刻挥毫作答：“你我知己，本当遵命奉上，无奈我心与力违，束手无策。君当勉力，万万不可自暴自弃。大丈夫处世，何忧贫贱！天生刘君，一定不是碌碌无为之辈，君暂且忍耐等待，定有大富贵之日。你我亲如兄弟，值此危急之时，坐视好友之困，弟竟无力伸手援助，实是惭愧。想来只有知己者能够谅解。”

刘公急急读罢靳公子信，愤慨之极，掷信于地上道：“靳公子平日与我大谈道德，披肝沥胆，说来其情不亚于羊佐任黎。他每为子女作寿，我必奉上百金。而今我急急相求，他竟然不愿破

舍一文，反而以此迁词打发。唉，所谓道义之交，原来也不过如此。”老仆安慰道：“主人大概不曾交得一个真正的朋友，故急难时无人相救。但亲戚不乏富贵之人，何不拼着脸面，与之通融？”刘公长叹说：“朋友是五伦之一，三次求救都无一人肯应，那些亲戚，还能有什么指望！”

忽然，刘公听得有“笃笃”叩门之声，老仆转回禀告说崔秀才来访。刘妻“吓”了一声：“人家潦倒如此，他还想在于腿上刮肉？岂知今日连干腿也没得一根，就是来到，恐怕也没有下刀处。”刘公道：“不要如此说。崔秀才此时来，不亚于空谷之音，请进来吧。”

两人拜见之后，崔秀才开门见山说道：“刘君为何很快贫寒至此？往日之繁华，是真邪？幻邪？今日之落魄寂寞，是幻邪？真邪？晤技易穷，青松落色，樵心朝在，夕已不存。而今是否还有一人象崔元素这样杖策登门的？”刘公长叹一声：“以往自以为盟车笠，订金兰，得一、二位知己以至友，成为终身可倚之交。不意世道险恶，竟反复如此。从今之后，再不敢复言交游了。”“不然，廉将军免官后，门客纷纷而去，翟廷尉复职后门庭又若朝市。人情本来便是如此，只是君未早识此理耳，又有什么怨恨忿怼的？智者以当务之事为急，你眼上有何打算？”刘公道：“别无他法，只有束手待毙罢了。”崔秀才笑了：“此话由你口中说出，当罚白银六两。我听说负重涉远，不择地而歌，累重家贫，不择禄而出仕。你为何不投笔从戎？投笔从戎，也能得斗升之米，以养家糊口，强似向人开口，非但得不到一分一毫反受守财奴的轻薄、奚落？”刘公曰：“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这并不是我所能作之事。”崔秀才又说：“外以笔耕，内以针耨，合家亦可免去冻馁之苦。”“如此犹如猿上之驹，日日催促，实是我夙日感到羞辱之事。”崔秀才又道：“奇货可居，垄断可登。鸟兽羽毛能够织布而衣，此事盈利之遗粒也足够合家之

用了，你何不经商为贾？”刘公还是摇摇头：“商贾终日眼睛盯着分毫，一锱一铢格外计较，我一生所鄙夷的就是这种人，这种事，根本不屑为商贾。”“如此看来，你心里想的仍是重新汤眉吐气，但此举不做官就不能办到。为官必须考试登第。欲登第，必须重理旧业，用心读书。欲读书，必须题膏火之责。此项责用，依君眼下状况，也并非易事。我现在有钱八十千，可用车运来供君之用。”刘公曰：“你我同患贫病，又怎能忍心拖累你？”崔秀才笑道：“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又有什么可推辞！”崔秀才话毕，便起身告辞离去。

时过不久，崔秀才便以车运钱八十千来到刘家。刘公十分感谢，备下一餐欲款待崔秀才。可他坚辞不肯，放下钱便出门而去。过了几天，崔秀才又提一袋来到刘家，问道：“不知君是否开始修习学业？”刘公曰：“新年已近，若马上操持学业，不免过于匆忙。”崔秀才道：“我想那八十千钱，不够你全家过年责用。我以往还存有一袋黄金，现在送给你，以后你也能有个小康生活，安心读书了。”说罢，将一袋黄金放在炕上，便起身告辞。刘公挽留再三，崔秀才还是执意不坐，出门归家去了。

刘公打开口袋，袋内全是足够成色的黄金，全家大吃一惊，用秤一秤，不多不少整整三百两。崔秀才自从送过黄金后，再没有登门，刘公也不知崔秀才家居何处，无法登门道谢，只能作文以记大恩。

刘公用崔秀才送来的钱财，购买房屋，赎回抵押出去的产业。一日，又在新居无意中挖出两瓮金子，因而刘公很快又成为巨富。原来纷纷逃离的奴婢僮仆，如今又都一个个回来，千方百计托门子，以求刘公收留。亲戚朋友也渐渐登门，庆贺拜访。一年之内，刘家的繁华又与往日一般无二了。但是，光公却不再象以前那样好客，而是每日闭户，昼夜读书，当年便进士及第，官居清要之位，前来庆贺、干谒的人，也一日多似一日。

一天，刘公派人向亲戒朋友中贫寒落魄的、或家无隔夜之粮的人发放请柬，请他们在自己生日时到家中一坐。到了寿日，那些有钱的亲戒朋友也无人不来，争相为刘公祝寿，送上的金玉锦绣等贵重物品，摆满了屋子。刘公设筵款待客人。酒过两巡，乐声停止，刘公起坐离席，举杯劝酒后，命仆人把今日所得钱物，分送那些贫寒之人面前，让他们收起。众人无不惊愕，猜不出刘公为何这样做，纷纷说道：“这些东西虽说很不值钱，也是我们用来为您祝福的。纵然不足贵，也是诸亲友的一片献芹之心，为何把它们分散给别人呢？”刘公长叹一声说：“诸公今日前来，实为有幸，使我又有不少朋友。但所恨的是座中惟少崔秀才一人。崔秀才此时若在座，一定明白其中的原因。”说罢，刘公从袖中掏出五言古诗一首，命童子当众宣念。这首诗将刘公由富而贫，又由贫而富遭遇以及在座众人趋炎附势与冷若冰霜的面孔揭示得淋漓尽致。诸人听罢，各个如芒刺在背，汗如雨下，许多人奈不住逃席而去，刘公看见，拈须微微一笑，并不使人上前挽留。

俄而，仆人来报崔先生到。刘公一听，来不及穿好鞋子，整好衣帽，便急急往外迎迓。崔秀才握着刘公的手笑着说：“你怎么学杜子春弄起口舌来了？人世间的繁华寂寞，又有什么可值得一说？如果不赶快就此止住，魔障就会顿时生起。古时接舆髡首，桑扈赢行，也不过是忽来忽去，匆匆而已，何必汲汲于人情冷暖？领略了人情世态，只可藏于胸中，点头都已经属于多事了。”刘公再拜后说道：“真正是至理之言，我怎敢不以之为弦韦自警？！”

当天晚上，众宾客散去，刘公留崔秀才住于家中，刘妻也出来拜见。刘公说：“崔先生近日乔迁何处？为什么久久不来？以致我连酬报的机会都没有。”崔秀才说：“以前我屡屡向你借索钱物，是否你也希望有朝一日得到报答？”刘公说：“当时确无此心。”崔秀才说：“难道惟我独有此心？你为何如此不宽恕别

人？”刘公听罢大笑，问崔秀才道：“你家中共有些什么人？”崔秀才回答道：“家中人委实不少，儿子、女儿、孙子、曾孙，大大小小有好几十人。”刘公心中甚喜，说：“小女尚待字闺中，窃意与你结秦晋之好，不知可否？”崔秀才吃惊道：“此事万万行不得。”刘公追问再三，崔秀才支支吾吾良久，方才说出原委：“刘君是位厚道人，告诉你也没有什么坏处。之所以不敢与你结为姻亲，是我自愧非人，实为父山一老狐。由于你抱奇气，所以不远千里前来结纳。你贫而再富，也是命中注定，并非我的力量。比如盖房，屋脊都已搭好，还往上加些什么呢？我不过是因为人成事而已。现在你我俗缘已了，即刻就要长辞故人了。”

刘公至此方知事情原委，不觉潸然落泪，说道：“先生去后固然自得其乐，却使我成为得鱼忘筌、得兔忘蹄的负心人了。”崔秀才笑道：“我并非贪天之功为己有者，你又为何发此感慨？从此以后，你的前途十分顺利。虽然你作官高不过三品，但富却超过十万。尽管如此，我岂能无一言作为留别之赠？我听说，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橡樟二木，七年方知。知人之心，是难以做到的事。甘以坏何如淡以成？何必放弃与人相交的至理而以钱财勉强维持交情？这些与人相处的道理，请您记住，不要再被鸡犬之辈所嘲笑奚落了。”说罢，崔秀才告别刘公，径直而去。自此以后，刘公终生未曾见过崔秀才。

刘公后来官至臬司，因老告归。为感谢崔秀才的恩德，每月初一、十五必定烧香祭祀，终身不曾有丝毫懈怠。

《夜谭随录》卷一 林 先

碧 碧

盩厔县诸生孙克复，流寓阶州后，十分喜爱当地的土肥水美，便在山上盖起小屋，边耕边读，乐趣自在其中。房屋左边依山临壑，孙生搭起了草阁。草阁颇为宽敞豁亮，可以供人登高远眺。草阁下是茂盛的树木，细密的竹林。其间虽有一条小路，却人迹罕至，仅有樵夫或放牧人偶尔一过。

一天，孙生独倚阁上，忽然远远看见一人沿着小路走来，戴草笠，穿布衫，看上去似乎很美。待走近后细看眉目，果真漂亮异常，丹唇皓齿，素面美发，是一位少见的七八岁的婴童。孙生大吃一惊：“世上果真有如此姣媚的男子？”于是匆匆下阁，拦住其人很有礼貌地说：“这里山深路僻，到处是豺狼。你小小年纪，独自一人傍晚行走，要到何地？不如今晚暂住此处，明天一早赶路，也不至于使旁观者为你担心。”少年曰：“你我从无交往，又非亲戚，互不相识。在你这儿吃顿饭还说得过去，倘若住宿，断断不可。”孙生平素就有龙阳之好，断袖之癖，一见这位美少年，情欲如火烧火燎，一时按捺不住，上前便要拥抱。少年大惊：“你我邂逅相遇，为何如此无礼？”孙生嬉笑道：“你既为慧人，又何待解人？”少年十分惊恐，拼命推挡，孙生猝不及防，失足坠落岩下。少年转身便逃之夭夭了。

孙生落下岩去，被一根树枝夹住，虽幸免于粉身碎骨，却欲上不能，欲下不得，尽力呼叫，直到声音嘶哑，也无一人听见。他想，无论如何，自己今日必死无疑了。正在这时，一位女子由此路过，见状大为惊讶，说道：“你贪图什么乐事闹到如此危险的地步？”孙生说：“我被人暗算了，你能救我吗？”“救你也不难，只是不知你用什么报答我的救命之恩？”孙生说：“除去象此

刻夹住我的树枝外，其余惟你是听。”女子一边“吃吃”笑着，一边解下缠脚布，抛下一端，用力将孙生拉上岩来。

时过良久，孙生才惊魂稍定，略略整理一下零乱的衣服，上前致谢。女子慢慢裹足，一言不发。孙生好分奇怪，细细端详，不觉缩颈吐舌，又惊又喜，眼前这位女子非同一般，真正绝代佳丽！孙生心中暗暗想道：“今日为何这多奇遇？”此时，已是日薄西山，四山渐渐昏暗。孙生再拜而请：“再生之恩，仓促不易报答，倘能小住几日，实是大幸。”女子斜视孙生笑道：“你心底太不善良，刚刚得到活命之机，接着又造起了死业。”孙生听了戏谑之语，又察颜观色，觉得她甚是有意，并不象美少年那样冷漠，于是便携女子进入草阁，是夜缱绻备至。

大约三更天时，女子起身穿衣说：“今夕我已与人有约，不能失信，明日再会。”孙生千阻万拦，女子说：“卜夜未卜昼，再留下来就会出事。”孙生问道：“你是个弱女子，既便乘车坐轿，在山路上都不胜劳累，何事使你单形只身，在空山中跋涉？令人越想越怕，你难道就丝毫不惧？”女子说道：“我姓宓，名叫碧碧，今年十八岁。嫁给前村方家儿子，半年后丈夫便一命归天，我守寡至今。今天为母亲祝寿还家，图此捷径，不想遇到了你，又不能自贞，这大概也是前世缘份。但愿能与你白头偕老，使我寡妇老有依靠。总不会有朝一日被你抛弃吧？”孙生慨然而道：

“能得你为妻，真是前世造化。只是我有高堂老母，治家严厉，性格刚直。我若出门在外时间稍长，便要告知她老人家。不告而娶，我实在不敢作主。不过，父母爱子，未必万事苛求。她若见你如此美貌，定会答应。请你让我慢慢办这件事。”碧碧听罢说：“我对你将大有益处。如果你真能诚心娶我为妻，始终不生二心，我就能让你永绝生死之患。若你心底纯净，既便死了，旦夕之间我也可使你复生，脱去皮囊，化腐草为夜光，同游仙境，不再为形骸滞留，听从阎王爷的摆布。”

孙生喜出望外，惟恨相见太晚。天刚刚亮，便将此事告诉了老母，孙母叫碧碧上前，反复端详询问。打发她出去后，回头对孙生说：“儿不能草草了结婚事。我听说脸泛红光，眼珠带绿者是害人的尤物，倾万乘之国都易如反掌，何况祸害区区匹夫之身。我年已七十，见过的闺秀何止千万，但象她这样穷妖极艳，一见便能炫人心目者，也实在是始见乍睹，其实，这样女人是真正的祸水。再说，你又有何才德能使她永远跟着你？况且她刚使方氏之子丧命，太不吉利，赶快打发她走吧，不要找死。”

孙生默默站立一边，面如死灰。碧碧进来说：“婆婆之言差之远矣，并非自我夸耀，我诚以萑苦不如荠甘，所以腆脸自荐为媳，我既不嫌郎贫，婆婆为何怕我害他呢？”孙母说：“并非如你所言。小娘子恋新欢忘旧好，多情固然如此。而老妇一生为小儿做牛做马，不得不为小儿计。”碧碧勃然发怒：“老太婆，你是什么东西，竟然狠毒如此。我离开此处，难道就再没有吃住之地？”回头又斥责孙生道：“木头人，不值得与你多说，不听我好言相劝，不久即死。就你这副穷相，死后定为地下鬼。到时我袖手坐于刀山剑树旁，看你在其中受苦。”说罢，愤愤出门，不知所去。

孙生涕泪纵横，脸上颇暴怨忿之色。母亲安慰他说：“天下美女到处都有，何必对她恋恋不舍。况且这深山穷谷之中，忽然冒出个丽人，不是草木之妖，便是狐鬼之怪。如果儿还迷恋不悟，苦思冥想招了邪魔，那我这老太太还有什么依靠？”母亲再三开导，孙生胸中稍稍舒畅了一些。

不久，忽然有老翁老嫗率领六、七位男男女女，气势汹汹，闯入草堂，开口便骂。孙生出门想问清缘故，话尚未出口，便被来人扭住，老翁挥杖便打，说：“你跌落深涧，已经与死为邻。如果不是我女儿伸手相救，山中鸟鹊野鸟早已啄尽你肉，现在你竟抛弃我女儿，为何如此忘恩负义？”孙生顿时色变气丧，一句

话也说不出。孙母闻声扶杖而出，说道：“不必大声喧哗，有事不妨好好商议。”老嫗斥退众人，说：“孙生的母亲出来了。”又忿忿对孙母道：“作为母亲，你说话太没有分寸，以致使我女儿愤愤归去，无心饮食。倘有不测，你老太婆身上的肉，还够吃吗？”孙母方知两位是碧碧的父母，心下暗想，这伙人来势凶猛，不如暂时以婉转之语相劝。孙母刚刚开口，老嫗便挡回了她的话：“你不必多说，立刻洒扫庭除，涂墙抹泥，收拾屋子，明日即送到你门口。”说罢，放了孙生，纷纷而去。

孙母回屋对儿子说：“看这些人的行径，可知他们必是妖物。从来邪不压正，你若心正守一，这些妖物不难驱除。”母子商议已定，严阵以待。

翌日，刚刚黎明，碧碧父母已得女儿送到，敲锣打鼓的热闹场面，在这儿还从来没人见过。陪嫁的妆奁，摆满了院子里里外外。孙生心中颇为欣羨。孙母将门拴好，由门缝仄声说道：“我家门庭，素来清肃。你们无故侵扰，难道心中毫无羞愧？赶快离开，不要自找耻辱。”碧碧的父母不由大怒：“我们可怜你家中杂乱，没有能干之人，所以才不惜把爱女送来，不知你为何不强自强，不高自高。大概你看我们胆小，缩颈曲背，不敢把刀插进老虔婆的肚子里？”说罢，众人抛石扔砖，对着孙生家门砸了良久，孙母始终置若罔闻，碧碧父母亦觉索然无味，但却发狠说道：“我们走，我们走！整治你们的日子还在后面。而后，率众人纷纷离去。

村里人得知此事，都深以为怪。一日，村中有二、三位德高望众的老者来劝孙母说：“我们村地僻人稀，难以相互守望瞭望。你们孤儿寡母，常有异类前来侵扰，如果执着迂见，定会与他们结下怨仇，这恐怕不是万全之计。这里以前有狐仙村，常常能够见到狐仙，却从来未给人添过麻烦。而今到你这儿骚扰的，一定是狐仙无疑了。侍奉狐仙的人，有的与之交游，有的与之结

为姻亲，这都自古有之，不足为怪。令郎气度不凡，即便娶孤为妻，也不致于招来祸害。不如姑且按照他们说的去办，以解眼下之害，也不失为良策。如果怨仇结得太深，以后必然会有大祟。那时，恐怕你们母子就难以高枕安卧了。”孙生也屡劝其母，孙母不得已，才听从了众人之说。

当天晚上，碧碧的父母就将碧碧送到孙家，其愉悦之色溢于言表，笑容可掬，好象事先就知道孙母就有俯就之意。办完婚事碧碧父母又率仆从欢欣而去。

婚后，孙生与碧碧感情深厚融洽，碧碧对婆婆也极尽孝顺。每日所需之物，随念而至，一家人大享坐食之福。一日，碧碧对孙生说：“今日内侄来访，你要多加检点约束，不要自找后悔。孙生道：“内侄即你兄弟之子，长幼之间自有名分，又有什么需要检点约束的。”

碧碧的侄子并非他人，就是当日将孙生挤下岩石的姣童。这日一见，孙生大吃一惊，回想往事，不觉十分局促。但碧碧侄子谈笑自若，毫不介意。孙生刚刚安下心来，俄而便与之十分亲昵，不久又渐生狎褻之心。乘着空间，孙生猛然抱住内侄亲吻。碧碧的侄子大惊，发怒道：“狂奴往日旧态，一毫未改，岂有作人尊长而不自重到这般田地！”遂用力推挤孙生，孙生摔倒于桌下，碧碧侄子拂袖而去。碧碧进屋一见此状，忿恨良久，稍顷，长叹道：“枉费许多周折，这个酸丁，那儿还能与他谈论性命之事？”于是不辞而别，家中所有器物，不见有人搬动，一瞬间全部化为乌有。

当孙生与碧碧侄子接吻时，感觉有股异香直入脏腑，衣上亦有香气，几日不散，后来香气日趋向两腋，遂患狐臭，终身不愈。

出《夜谭随录》卷一 林 先

香 云

零陵乔生，自幼家境贫寒。少年时父母即双双撒手西去，自己并无一技可供糊口，只好与舅父一起行舟操桨，送客运物，往来于襄汉之间。一次，几位行商雇船下荆门，途经黄金峡时，滩险水恶，又赶上夕阳西沉，舅甥不敢发舟冒险，便将船泊在古戍前，打算翌日一早上路。船靠了岸，舅父让乔生上山去砍伐几根竹子扛回，以供明日之用。

乔生上岸入山，天暮林暗，很快便不知东西南北。一时徘徊，不得归路。突然，乔生看见一位年约七旬的老媪，杖藜跋行，沿着山径匆匆向西赶路。乔生急急上前问道：“老人家，此为何处？能否到达江边？”老媪笑曰：“江在东面，郎向西行，弯路也走得太远了。我看你是个年轻孩子，日暮途穷，虎狼将出，你又如何走得回去？不如暂宿我家，明日一早上路。”

乔生惊悸已久，听了老媪之言，心中窃喜。佯装以不便造次为由推托。老媪挽住乔生的胳膊：“言不由衷，使人真不爱听。于是二人相携步入深山，又在蜿蜒山路上行约十余公里，方才远远看见老媪家。

老媪家倚山凿窟为室，旁临深涧。来到门前，老媪边叩门边呼“香云”。俄而，听到一女子的应答声和脚步声。门开了，原来是一位二八佳丽，在乔生眼中，其姿容胜于莲花，肌香超过散麝。香云见有客人，十分羞涩，旋即避去。老媪上前曰：“儿又扭捏了。这位小郎迷路至此，如不作一盆胡麻饭，那也有失地主之谊。而且儿也常为你留心的嘱托，既答应了你，又怎能吝惜心力？正巧今日物色到这位风流蕴藉少年郎，老身亦可卸去担子了。”香云更为羞涩，躲在屋里，再不出来。老媪回身对乔生

笑道：“女儿娇生惯养，一见陌生客人，不免羞羞答答，望你不必介意。”乔生略表谢意，仍站在门外，不敢造次入室。

三间屋子虽然全都穴山为室，却非常精致清洁。中间一间为会客室，西边一间挂着墨花软帘，是香云闺房，东边一间是厨房，刀砧炊具无不齐备。老嫗请乔生入室坐定，自己便入厨烧饭炒菜作羹，二人很快便谈得十分融洽。乔生问老嫗贵姓，老嫗答道：“老身姓古，霜居已十六年，家中只有一个小女，唤作香云，尚未嫁人，祖祖辈辈住在这儿。从日与你相会，也是缘分。晚上先暂时委屈你住在厨房了。”乔生道：“有一席卧身之地已是十分幸运，何敢占居一室。”二人一直聊到夜半方才各自入室歇息。

翌日一早，乔生起了床，便准备告辞归船，站在帘外向老嫗高声致词，无奈有应答声却总不见人出来。乔生又高声道别，方才听香云说道：“我娘有事早出，想必很快归来，请稍候片刻。”其音清丽悦耳，婉如黄莺啼转，令人顿生爱慕之心。乔生听罢，默默归坐，却神情摇荡。

时不多久，乔生忽见古嫗与一嫗一女来到院中。古嫗高声叫道：“香云儿，你杜姨同八妹来了。”乔生急忙避席拱立，不敢仰视。杜姨久久佇立，细细端详乔生，向八妹笑道：“真正一位俊俏郎君，你古姨可真长了一双慧眼。”八妹也上下打量了乔生一番，含笑入室，对香云戏谑道：“姐姐太缺礼貌。一大早娘为谁来？何不出门迎迓？”乔生不闻香云作答，只听得一阵轻轻笑声。俄而，杜姨亦入香云室中，笑道：“为了外甥女儿，我披星戴月摸黑赶路，心急步迟，途经山岩仄径时，失足跌倒，险些坠落在上宅牛家布下的围猎圈里。若非你八妹手疾眼快，拉我一把，我早已粉身碎骨了。你用什么谢我呢？”乔生这才听到香云带笑轻声说：“侍候起居。”

杜姨很快由香云的闺房中出来，问乔生道：“少年郎尊姓，

妙龄几何？”乔生答曰：“后生年已十九。”杜姨曰：“比我外甥女长二岁，正好相当。不知你父母兄弟现在何处？”乔生道：

“都已故去。”杜姨又问：“可曾娶妻？”乔生回答道：“尚未婚娶。”“以何为业？”乔生道：“为舅父操桨行舟。”杜姨点点头：“你年少身孤，可以留在这儿，以此处为家。操舟食力，终日奔波，那行当不值得留恋。这家主人古媼，是我姐姐，女儿香云，是我外甥。香云的淑姿丽质，少年郎想是已经目睹，不必多说。古姐请老身作冰人，打算赘郎为半子，不知你肯屈尊相从否？”乔生猛然听到这几句话，欣喜过望，却一时口呐，说不出话来。杜姨笑道：“看来你非常愿意了。”杜姨即请古媼上座，令乔生拜后说：“这就是聘礼，山家没有什么讲究，等把嫁衣作完，便可成婚。”当晚众人欢饮至深夜，方才歇息。

次日，杜姨独自还家，留下女儿陪伴香云，并为她赶制嫁妆。香云屋中，裁剪之声终宵不绝，不过几日，所有东西全都备齐。杜姨前来张筵设宴，大会亲朋。赴席者接踵而至，络绎不绝。但来宾全都为红粉黛绿，少妇老姬，却没有一个男子。这些人欢笑喧闹，争相与香云玩笑戏谑。最令乔生奇异的是，原来不大的屋子里，摆了十多桌酒席，仍不觉得拥挤。饮过交杯酒，八妹为香云把盏：“杯儿双双，今夜作个新娘。”又为乔生把盏：“杯儿对对，今夜莫须死睡。”乔生香云禁不住大笑。壶中酒尚未尽，八妹说：“剩酒如何发付？”边说边将酒一饮而尽，笑着走出门去。大约三更时分，众客渐渐告辞回家，八妹又掀帘对香云说：“姐姐好自为之，过三日饂女时，再为我说项。”言讫出门，“吃吃”笑声逐渐远去。

乔生婚后，与香云如胶似漆，鱼水其乐，打算终老是乡。过了一个多月，古媼卧病在床，杜姨领着八妹前来探望，还未坐稳，忽有人传报，小娘子亲来问候“古姆”。杜姨与八妹颇为惶恐，急急出门迎迓。香云将乔生藏于厨房，也整理衣裳，急趋出

门。乔生不知是何贵客来到，悄悄从窗户窥视，只见前面有一辆极其华贵的小车，十几名丫环簇拥着从车中出来一位女子。这位女子素面画衣，艳丽异常，酷似画工精心绘出的仙女，大约有十五六岁。杜姨与八妹、香云全都跪在路侧，女子扶起杜姨道：

“杜姆也在此？”杜姨道：“知道主姑眷念老乳姬，听说她有病，定会亲劳玉趾前来探视，故而率翠翠事先在此等候。”乔生至此方知八妹名叫翠翠。

翠翠与香云再拜，问候了起居大安，主姑命起身，二人方才站起。香云在左侧行引路，主姑入室，握着古姆手问道：“病情如何？”“老婢迫于岁暮，年老体衰，卧病两旬，不能前去问候，反为主姑添忧，即使身死，也当衔结图报。”主姑曰：“自我晓事以来，往日抚育我的人，皆已故去，只剩下您与杜姆。我听说，命运不能改变。而喜怒哀乐不能没有，却可以节制。您好好治病，不要过于伤神。”说罢，起身坐于明间，命杜姨侍坐，众丫环侍立两侧，无人敢发一点儿声音。

香云脆献香茗，执礼极其恭敬。主姑曰：“香云越发出色了，杜姆当为香云觅一佳偶，也可了却古姆后半世的心事。”杜姨闻言，立刻站起来：“主姑即便不说，我也要请罪，香云已经有夫婿了。”主姑问：“婚礼定在何时？”杜姨道：“罪不可免者也正在此，他们成婚已有月余。”主姑颇为惊讶，忙问：“婿在何处？”香云大惊失色，频频以目视杜姨，意欲勿言。杜姨却说：“甥女即刻唤夫婿前来拜见主姑。”

香云未及作声，翠翠已催促乔生出房，伏地叩头。主姑以袖遮面，命乔生起身，斜睨良久后，令其退下，旋即作色道：“杜姆与古姆固然已老糊涂，不足责备。可香云婢子，为何胆大如此，不仅不告而嫁，且嫁已月余，也不见我，大概欺我深居幽闺，年幼孱弱，不足作你主姑？”遂命侍女杖责香云。杜姨大惊，忙与翠翠伏地叩头，连连请罪。主姑愠色方才稍解。香云叩头不

停，血流不止，声声泣涕，请求宽恕。

主姑并不理睬香云，径自带着侍女出门，又使人呼出乔生，挟持而去。来到一片茂密树林，乔生见此处也倚山凿穴为室，连绵数十间，间间朱户绮窗，以大厦般宽阔。几棚全用白石制成，各种珍玩奇宝，摆设精致高雅，名花异卉种满庭院，真是上天造就的洞天福地。百十个侍女个个披锦着绮，无不妖冶妩媚，楚楚动人。乔生被主姑禁锢起来，日日供其役使。主姑性情严厉，其间诸人，稍不如意，便以鞭相加。

乔生在主姑处度日如年，心情郁闷，日日思念香云却又无法与之相见。他悄悄问侍女，香云与主姑是何辈分，众侍女皆笑而不答，乔生心中越加疑惑。

一天，正值主姑生日，乔生见前来祝寿的姻亲，全都向主姑行婢妾之礼，杜姨与翠翠亦在其中，不敢与乔生说话。稍顷，古嫗与香云也到了。她们只敢悄悄去看望乔生，三人一见，皆凄然泪下。不料，主姑正巧出室撞见，心中大怒，骂道：“淫婢又要献媚，还恋着往日旧情？”她命侍女剥去香云衣服，绑在树上，然后说：“今天是喜庆之日，不便向你施刑。等到明日，定让你死。”亲戚们各个战战兢兢，无人敢出来为香云求情。

乔生悲痛欲绝，偷偷去看香云。香云流泪道：“郎君难道不能舍身相救？”乔生更加悲痛，解开捆绑香云的绳索，悄悄取来香云的衣服，为她穿上。此时，正好林外有人奉主姑之命呼叫乔生，香云遂得潜逃。

主姑很快得知香云逃走之事，命人狠狠抽打乔生。数十鞭下去，血顺着乔生的腿不停地往下淌，染红了土地。突然，古嫗大哭道：“主姑是在诛杀老身呀！老身不知何事有负主姑。从小乳你，养你，纵不念此情分，难道也不想扈十郎当年的凶狠恶毒么？老身以身遮蔽主姑，头撞十郎腹，夺取玉如意，使主姑脱离窘境，免于受辱。此事都已忘却？为何不赦免老身一次小过，硬使

人骨肉生离？香云身体纤弱，此去不饱虎狼之腹，亦被强暴所辱，痛杀我也。”主姑发怒道：“老妖婆，你知晓什么？再闹就处死你。”古嫗又哭又叫，声声责骂主姑，并不退让一步。主姑盛怒，命人赶走乔生，乔生伏地不起，主姑又生怜爱之心，怒气稍稍平缓，问乔生道：“能知过必改么？”乔生答道：“能。”主姑又问：“还恋香云否？”乔生道：“虽死九泉，终不忘香云。”

主姑不想乔生此时此地还如此说，不免咋舌良久，长叹道：“痴儿郎真是知情知义人。”遂起身再三安慰古嫗，向她道歉，又派人四处寻找香云，以赐赏法术一种为奖。众侍女无不欢欣争往，古嫗这才停止了哭泣。

第二天，一位侍女前来报告，香云在山中迷路，被扈十郎抓获，屡向香云施暴，香云宁死不从，现被关押于石室之中，滴水不给，而今已整整一夜。古嫗听言，流泪道：“我儿性情贞烈，定不辱身。无奈时乖运蹇，为何碰上如许多沙吒利。”

扈十郎是主姑表兄。主姑听说香云为其所获，便遣杜姨前去索要。十郎答：“放香云不难，但须你们主姑以自己交换。”杜姨大怒，归来将十郎之语诉说一遍。主姑怒火中烧，手中仗剑，跨上坐骑白鹿，命乔生与翠翠伏于林内作疑兵，然后率身着短衣，手执兵器的部下向十郎营地开进，亲自前往索要香云。

扈十郎知道主姑定会亲往，早已腰挎弓箭，手挺方天画戟，严加守护。两军兵刃相接，战斗十分激烈。十郎勇猛强悍，主姑抵之不过，众女兵也个个不是对手，很快便作鸟兽散。主姑仓促后退，坐骑白鹿被流矢射中，倒地毙命，情急中只好披发奔逃，身上几处受伤，双履亦跑丢，主姑一跤摔倒，再也爬不起来了。恰逢乔生前来迎救，才将主姑背回家中。众侍女也都相继归来，无不心惊胆战。

主姑大哭良久，为谢乔生救命之恩，从此拜乔生为兄，饮食

器用，都与自己一般无二。过了几日，主姑又招集众人商议如何报仇雪耻，救回香云。众人都说劲敌不可挡，只有翠翠进言道：

“彼强我弱，没有救助难以取胜。若想救回香云，非太君前来不可。”当晚，主姑即遣翠翠去请太君。夜未央，翠翠归来复命，报告太君已到。

主姑即率众人出门跪迎，乔生跪在众人以后偷偷一瞧，原来太君是一个曲背老奴。主姑迎进太君，流着泪将受辱之事诉说一遍。太君道：“有太婆为你作主，你可不必生气。”说罢，从袖中取出一囊，对翠翠说：“拿它去装十郎，救出香云，速去速来。”翠翠应声即往。

须臾之间，翠翠与香云一起归来，手提大囊，打开后，其中装着的黑狐猴触而出，伏在太君脚前，一拱一拱似乎求饶，一副可怜相。太君斥责道：“孽子，你尚未脱胎换骨，就行坠落之事！不看你祖上之面，当即处以极刑。”黑狐连连叩首谢罪。

主姑走上前，以鞭狠抽黑狐道：“放荡凶狠的奴才，往日显赫威风，霸怒之态都到哪里去了？”太君止住主姑：“不必动手，老身定当严厉惩罚。”又说：“你居于此处，终非长远之计。何不举族全迁与我同去？香云与乔郎前世有缘，非强力所能分离，且听其去。古媪暂留我处，三十年后便会团聚。”香云顿首聆听太君教诲。太君又为乔生取名“復”，遂即起轿归家。

主姑赠给乔生香云的礼品十分丰厚，又命侍女打点行装，将财产送往太君处。她与古媪、杜姨、翠翠同送乔生香云出山。分手时，众人洒泪而别，直到看不见乔生、香云的身影，主姑几人才追赶远行的队伍。

乔生与香云来到襄阳，出资造船，取名为“满江红”，专载游宦，往来于江黄吴楚一带。一日，船上载着某太守公子及眷属，将到江南。停船汉口时，香云偶出汲水，公子一见，顿时丧魂落魄，乘乔生不在船上，悄悄使两位婢女携带吴绫越缟，对香

云说：“公子年少多情，富贵权势无所不有，可谓炙手能热，今日见你十分艳丽，顿生爱慕之心，降心俯就，不惜珍宝，真乃千载难逢之良机，万万不可错过。你若不答应，祸将深不可测。你若顺从，珠环翠绕，锦绣纷披，饱粱肉，厌珍饈，一生受用不尽，强比你作船夫之妻，终日粗衣淡饭，舱中受苦。倘你如此行事，何止是明珠暗投。你难道不曾听说，守经者立身之要，通权者处世之方。再如，风马牛原本不相及，但一旦络马口，穿牛鼻，人人都能左右。现今以势而论，乔生是牛马，公子是人，若不服于公子的役使，岂可得乎？我们爱你，怜你，所以才晓以利害关系，你当三思。”香云嫣然一笑：“二位姐姐所言极是。公子风韵甚美，我也向往已久，此日贤姐带来羔雁，实是有幸。今晚夜深人静后，我以叩船舷为号，以赶约会。”二位婢女大喜，回去向公子极力渲染。公子欣喜若狂，重重赏赐了二位婢女。

是夜三更时分，众人皆已熟睡，惟有公子起卧不定，胸中犹如小鹿猛撞。侧耳静听多时，果闻叩舷之声，稍停又响。公子急急打开窗户，定睛一看，来人真是香云，且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公子面对佳丽，犹如梦幻，顾不得开口，扑上前去搂住求欢。忽听香云大声惊叫：“你是什么人？”公子兴味方浓，俯身向下，置若罔闻。香云又大声惊呼，惊醒了家人。家人认为公子舱中有盗贼，便燃烛由窗而入，只见地上卧有二人，细细一瞧，却原来是公子与其妻赤裸裸地搂在一起，众人急忙避去。夫妻相对，赧然良久。公子问妻为何赤身由窗外进来，妻子道：“我在后舱早已熟睡，实在不知如何赤身裸体来到这里。”

公子又羞又恼，第二天一大早便捆起乔生送往太守衙门治罪，告乔生以妖术惑人。太守不明其中原委，便将乔生关押狱中。乔生在狱深为沉冤难白而烦恼，不料半夜三更，香云忽而出现于面前，手拂枷锁，枷锁自开。香云携乔生出狱，竟无一人看

见。出狱后，二人流寓南昌，仍为当地大富户。二年间便有二十余艘巨舟往来运输，江楚一带操舟者，无不羡慕之至。

香云嫁给乔生三十年，常如十七、八岁处子，姿色不改。三十年间，生有二子一女。女儿天生丽质，颇有母风。一次，乔生问起香云来历，香云说：“当初未曾实说，是担心郭君以异物见弃。现在已有儿女，即便告诉你，似乎也无危害。”于是香云告诉乔生自己原为狐女，所谓“主姑”，是一山之主，亦未脱狐籍。杜姨、翠翠及乔生所见诸女，无不由狐幻化而成。其中唯有太君是夭狐。乔生这才恍然大悟。

后来，这些秘密又由乔生之口渐渐泄露出去，不少人欲求见香云一面。香云有的见，有的不见。见到香云的人总为其姿色神魂颠倒。香云厌恶这些人到处聒舌，又迁于夔州住下。

一晚，香云与乔生刚刚坐下，翠翠忽然自外而入，香云乔生惊喜异常。降席而拜道：“翠姨别来无恙？”翠翠回拜道：“离别才几载，乔郎已发须似戟，两鬓斑白了，旧时风采能否再现？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转瞬之间便似痴猿觑镜，不能自视其面。比如以水和土，日晒便会干燥，重为泥土，但却已非原物……”翠翠喋喋不休，千比万喻地说了半天，然后对香云说：“你与乔郎生活几十年，难道就没有机会点化痴迷？”香云道：“乔郎五内俱浊，我实在无能为力。”翠翠道：“不然。金注瓦注固然不同，但于注来说则相同。”香云叹息道：“庄则不亲，狎则相简。虽有巧匠如工倕，也只能缩手袖间而已。”翠翠听罢，惨然为之泪下。乔生也心情郁郁。

当晚，香云陪翠翠宿于内室。翌日中午，乔生尚不见有动静，叫过数声无人应答，推门入室，那里还有二人的踪影？全家人皆惊慌忧虑。乔生失声痛哭，无日不思念香云。

乔生八十余岁时尚健在，二子生孙，孙又生子。女儿嫁与一位诸生，也已生子生孙。每隔五、六年，香云必回来探望一次，

但容色始终不改。初次见面的亲戚，甚至辨不出谁是母，谁是女，常常误将母当女，将女当母。

康熙庚午年，我随祖父自三秦入七闽，路经武昌，月夜沽酒，与舟人同饮，他们各叙见闻，真正离奇怪诞。舟子无人不谈此事，且争说纷纭，还指着江上的某湘船说：“这就是乔家之物。”

出《夜谭随录》卷一 林 先

红 姑 娘

京城敌楼，内外凡五十座，高大深邃。往往为狐鼠所栖。内城东北隅角楼里，住有一狐，常常幻为十六、七岁的女子，着红衫翠袖，艳丽绝伦。守城士卒不时能够见到她，虽知非人，却无不为其姿容所迷，丧魂失魄。因其常穿红衣，众人便以“红姑娘”称之。间或有些浪荡少年，乘着良宵薄醉，动了色心，到楼下以轻薄之言挑逗，随即就会听到女子之声：“尔等不要痴心妄想，由此归去便会头痛难忍，嘴肿如桃。除非苦苦哀求，诚心悔过，方能痊愈。”因而无人不怕，很少有人前去戏言。

老兵校赫色，已年过六十。一晚，他值宿城楼时，独坐床头，想饮酒而不得。三更时分，忽听有叩门之声，一再询问，只是不闻回答。校赫色起身开门探视，原来是一位二八佳人，一时五色无主，十分惊骇。稍稍定神，又仔细端详：女子光彩夺人，身后还跟着两位婢女，捧着酒盒，立于月下。校赫色素来胆大，惊悸过后，即明白来者是狐精，问道：“夜半三更到此高城之上有何贵干？”答曰：“我是洪氏，排行第三。知您想饮酒，谨以家中所酿美酒送上。”校赫色闻言大喜，即请入室，用其所携酒食，款待不速之客。

酒过三巡，校赫色兴致颇高，问道：“三姐夜半送酒，定当有事。”红姑娘道：“狐媚惑人，必有所求。但您既贫且病，年已高，我又有何相求呢？之所以与您亲近，是因为您对我曾有大恩。”校赫色闻言茫然不解。红姑娘又道：“您已忘松亭赎我之事？”校赫色方才大悟，叹息良久，遂认红姑娘为义女。

自此，每当校赫色值宿，总以各种理由支开其他士卒，独自一

人拄杖至楼下，轻声道：“致语三姑娘，我今夜值宿。”到了晚上，红姑娘就会带着二位婢女送上美酒及各种珍肴，使之酒足饭饱。校赫色心中每有所想，尚未出口，红姑娘便已知道，无不顷刻办妥。为酬谢红姑娘，他送给红姑娘一枚玉环，红姑娘再拜收下，便郑重珍藏起来。一次，校赫色正与红姑娘闲谈，忽而心中想到，自己已是幡然一翁，寿命只在旦夕之间，不禁掉下几滴老泪。红姑娘随即说道：“不必悲伤，依我看来，爹爹尚可活三十年。”遂教与他养生导引之术。校赫色每日按术去作，颇见功效。红姑娘与常人相比，并无其他异之处，唯喜洗面，一夜常常四、五次。

校赫色小儿子将要娶妻，但家中杯盘不足，准备到市上去借。红姑娘道：“不用爹爹烦忙，此事我来料理。”届时，果有各种金银器皿罗列房中。众人不知来自何方，极其惊异。校赫色以实情相告。众人十分欣喜。婚事已毕，杯盘无人挪动，却又不知去向。

校赫色次子为护军，听说红姑娘天生丽质，一夜潜至城上值宿处，隔窗窃去，只见其父一人自言自笑自饮，并无他人。一次校赫色酒后偶然藏起一只玉杯，但归家不久便不见了踪影。可是，果真急需，红姑娘必以巨金周济。

十多年过去了，一晚，红姑娘忽而凄然下泪说：“你我缘份已尽，今晚即将永别。”校赫色大为吃惊，急急追问，红姑娘唯有流泪，并不作答。五更天后，红姑娘哽咽而去，校赫色心中十分酸楚，但终究不明白其中原因。

翌日，执金吾请于朝廷，以校赫色年高令其离职。至此，校赫色方才明白红姑娘所说永别的意思。

校赫色与红姑娘究竟有何缘份？原来，在校赫色壮年时，身居骁骑校尉，跟随队伍征讨葛尔丹。凯旋归来到松亭时，同僚捕得一只黑狐，意欲杀其取皮。黑狐向校赫色屡屡哀鸣，校赫色为

之心动，便出二金使之逃脱。三十年后，没想到在城楼上获得了报答。

后来，校赫色九十余岁无疾而终，而红姑娘此后也不知去向。

出《夜谭随录》卷一 林 先

阿 凤

有位致仕宗伯，用数千金买下一所大宅院，合家居于其间。宅院后有一所九间房屋的小楼，平日无人居住，仅仅存放杂物，大门常锁。久而久之，便成了狐狸活动的场所。

宗伯共有四子三女，女儿皆嫁与巨室，三个儿子也都聘名门闺秀为妻。只有四子年方十六，未曾婚娶，房中有位名叫海棠的侍女，刚满十五，聪慧美丽。是年，宗伯出门游赏名山。一晚，海棠睡至夜半，忽然被人扛到楼上。只见那儿锦屏绣帐，画烛高照，华筵初开，坐着十余位男女客人，鞋子纵横交错，他们又吃又喝，要让海棠跳舞助兴。海棠涨红了脸，以不会为由加以拒绝，一位年少女子，丰姿妖冶，鬓发如云，身穿宽袖衣，手执有花纹的犀角杯，笑对海棠说：“你是否为四郎房中侍婢？我与四郎有缘，不久将要成婚。你我一家人，不必腼腆。”海棠倚住低头，一声不吭。又一位妆饰华丽、更年轻的女子开口骂道：“真是不识抬举的奴婢种子，闭口不语，满脸不高兴，让谁看你的眉眼？你这种人，只配端茶倒水梳头扫地，那儿能懂得歌舞？就是能唱会舞，也不过‘哞哞’象牛叫，‘得得’象驴跳。三姐何必与她说话？”一位少年说：“我说不必叫她，三妹执意不听。而今如何？还弄坏我一双新绫袜，印了十个黑印。”一屋人哄堂大笑。那位三姐颇有几分羞愧之色，对少年道：“四哥过于小家子气，此时也学九妹嘲笑我。海棠虽贱，可颜色姿态，却远胜四嫂。今日当着稠人广众，她不肯效倡优伎俩，正可看出她的尊贵，又何必强迫她？一双袜能值几文？也还挂在嘴上。海棠方睡我不忍她赤脚上楼，故而才向你借袜。若有污痕，即刻赔你八双。”少年一时语塞，忙站起身道歉说：“三妹娇生惯养，性情

丝毫未改，我不过玩笑而已，何必当真。”言毕，又使人送海棠下楼，放回原处。

海棠躺在床上，又惊又怕，汗如雨下。她推醒同宿的两位婢女，诉说刚才所遇之事，两位婢女大惧。第二天，海棠又将夜中之事告诉四郎，四郎又告诉了母亲。母亲惊惧道：“定是狐精作祟，千万不可再到后院。”

回到房中，四郎暗问海棠详细经过，闻得女子甚美，又与自己有缘，便频频到后院窥探等待。一次，四郎正在徘徊，面前忽然坠下一物，拣起一看，原是一只镂金玉镯。四郎揣在怀中，归来出示海棠。海棠道：“狐精之物，不可取。”四郎不听，海棠担心祸将牵及自己，急急告诉老夫人。老夫人一向严厉，发怒道：“真是不肖之子。岂不闻‘不听老人言，凄惶在眼前’。”立刻遣人叫来四郎，拿出手镯一看，却是柳枝圈儿。老夫人严加斥责，命人行杖。兄嫂闻讯赶来，跪作一圈为四弟求情。正吵吵嚷嚷间，忽听窗外一女子厉声道：“他是你家骨肉，为何这般行杖凌辱？所谓慈母，固当如此？”老夫人知是狐精，迁怒道：“人家教诲儿子，与你狐精何干？”女子道：“呸！与我何干？只是念四郎年少，不忍看他挨打。否则，即使打死，又有何妨？”

大郎大怒，要去杀了狐精，大声嚷着找刀。二郎、三郎极力劝阻，不让大郎出门。众狐闻讯，亦纷纷赶来，高声呐喊，且向屋里抛砖掷瓦。器皿物件多被砸坏。老夫人大怖，不敢再出一声。狐折腾了一个多时辰，方才离去。

自此，不论白天黑夜，宗伯家万事不顺，妖异之事接连出现。二郎骑马上衙门，途中屡屡丢失马镫，海棠上厕所，忽有紫衣少年上前搂住接吻，她拼命抵抗，可转瞬又不见了其踪影。其他侍女所遇强暴更胜于海棠。大郎晋升中书会人，同僚登门庆贺，门庭苦市，席上山珍海味，无所不有。宾客们举酒相庆，杯中美酒

瞬时变为马尿：挟上来的菜，还未入口竟都成了粪蛆。宾客大哗，认为大郎以脏物戏弄人。大郎心知为狐精作祟，极力说明原委。众人觉得实在恶心，不欢而散。大郎送罢客人后愤恨之极，到后院楼下跳骂了一个多时辰，才被二郎劝回。大郎腹内饥饿，妻子道：“厨中珍馐佳肴甚多，何不取些暂作填补？”便命侍女端来点心。点心入口滋味甚美，但到喉咙时却似有物蠕动，还发出咕噜噜的声音。大郎竭力吐出一看，尽是长满疥癩的小蛤蟆，于是大吐不止，不敢再吃。亲戚朋友们也相互告诫勿上宗伯家饮酒吃饭。

大郎内弟是皇宫侍卫。一日，来探望姐姐，大郎言及狐精作祟。侍卫少年好事，大笑道：“百鸟不如一鹰。府上缺少有胆有勇之人，又怎能镇住妖魅？我今夜住于此，必获狐精。即使不获，也当成为劲敌。”大郎道：“你貌如妇人女子，只虑狐精见了另有异图。倘若如此，又怎能镇住狐精？”侍卫忿忿道：“今晚便见功效。”正值侍卫夫人归家省亲，大郎便留下内弟。晚上，侍卫欣然携被褥，到楼下独宿。其姐及诸人屡劝不听。入夜，开初并无动静，侍卫更加自信。但时过不久，便感到浑身倦怠，只得上床睡觉。四更天时，大郎一觉醒来，拥被吸烟，忽听床下似有鼾声，非常奇怪，摇醒妻子，点灯一看，只见一人卧于床下，浑身一丝不挂，即大叫有贼。侍女老姬全部赶来，抓住一顿鞭打。那人醒来，众人才发现正是大郎的内弟，都十分惊恐。侍卫惭愧之极，无地自容。大郎帮他穿上衣服，询问缘故。侍卫也不知为何能到了床下。天还未亮，侍卫便策马归去。白天，仆人们在园中发现了侍卫的衣服鞋袜，早已污秽不堪。

又一次，三娘昼寝，衣服忽然着火，越拍打火越旺，仓皇脱下扔在地上，不料却一点儿没破，三娘怒骂不已。自此，邪事一次胜似一日，闺中秽物摊于大门上，下体亵衣抛在当路，新衣尚未缝完就已破烂不堪，镜子刚磨便昏暗不明。

几句后，宗伯游山归来，夫人备述家中发生各种怪事，提议迁居避祸。宗伯道：“妇人信邪，疑虑太多。再勿吵嚷，家中自会安宁。”半个多月，果然上下无事，都以为是宗伯福佑，宗伯也常常自夸：“可见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又过了几日，守门人禀告说方大人来拜。方大人即少宗伯方公，他不仅颇负文名，还是宗伯乡试座师，今日大驾光临，合家倍感欣喜。宗伯急忙穿戴整齐出门迎接，请上高座，再拜后方才起身，不敢随意乱动。方公久坐不去，说话语无伦次，又深怪宗伯太懒，不常问候。宗伯汗流浹背，谢罪不迭。方公未刻入门，酉时进餐，从日暮到午夜，还喋喋不休。宗伯头昏眼花，极为疲倦，但只能拼命支撑，强作笑颜。过了许久，不再听到方公说话声，好象他变得又聋又哑。宗伯不解其故，命大郎侍于右侧，悄悄窥视。大郎见方公脸上一片茸毛，不知何物，便附于宗伯耳上，诉说所见。宗伯大疑，上~~前~~细辨，坐于右席者并非方公，而是草人！父子惊骇异常，但随即便知为狐精作祟。宗伯大笑道：“骗得好！骗得好！”当时上下无不捧腹大笑。

天亮后，宗伯拄杖来到楼下，说道：“主人致语阿紫。我听说社鼠不灌，屋鼠不熏，是其所居有凭。狐狸为物，年久能成仙，又何必于人为祟呢？若是炫耀幻术，幻术足以服人；若用幻术唬人、愚弄人，于你又有何益？真乃下策，并非上乘。今日我与你们画地为界，后楼任你所为，粉墙以南则主人居住，我们两不侵害，言归于好。倘若再来侵扰，我就背城借一了。”楼上无人应对。宗伯立即命人刷粉墙。粉墙横亘东西，长约十丈。

一天晚上，宗伯夜深独坐，忽见相貌奇异的一翁一妪，带着五、七个男女，同时拜倒在地，谢曰：“公真乃豁达大度之人。以前所说，敢不从命。只是你家四公子将有大难，愿以三女阿凤为公子侍妾，旦夕庇护，聊以报德。望公万勿拒绝。”宗伯问道：“阿凤现在何处？”老翁将阿凤指与宗伯，宗伯见阿凤胖瘦

正中，修短适度，国色无双，为平生未曾目睹之美人，遂喜而允之，又问：“何日亲迎？”老翁老嫗道：“旗人没有亲迎风俗，既然你已应允，就让她过来侍奉公婆，还讲什么礼仪？我们不久就会离去，永不为祟了。

过了三天，宗伯与夫人刚刚坐下，猛见一女掀帘进来，粉面锦衣，跪拜宗伯夫妇，自称名叫阿凤，奉父母之命前来侍候四郎。夫人见她聪慧美丽，不仅马上安下心来，而且还颇为高兴。阿凤侍奉公婆极其婉顺，妯娌之间，甚为和善，夫妇亦异常缱绻。阿凤精于女红，勤快能干，与海棠相处尤好。

夏日的一天，雷声轰鸣，大雨倾注，阿凤突然惊慌失措，抱住四郎卧于床上，变成了一只黑色牡狐。四郎不知如何是好，心中忐忑不安。霹雳之声绕屋整整一个时辰才渐渐远去，黑狐又化成了阿凤，连连向四郎跪谢。可是夜半时分，阿凤忽又不知去向，从此再未回来。四郎仍一直挂念着她。

后来，四郎很年轻就作了高官，位至内阁学士。

出《夜谭随录》卷一 林 先

梁 生

汴州梁生，少年时父母就双双故去，留下他一人无倚无靠，终年过着清贫的生活。父母在世时，曾为他聘下妻子，但还未成婚，妻子就命归九泉。此后，他再无力续娶。朋友们戏谑他为“梁无告”。

梁生虽贫，为人处事却温义尔雅，善于饮酒奕棋，颇为酒徒棋迷喜欢，其中尤与同学汪、刘二生为莫逆之交。刘父是刺史，汪生也家有钜万，都可称得上当地的富豪。由于梁生以寒士往来周旋于他们之间，人们常常讥笑他是“以贫伴富”，衣履破弊还不自量力，梁生听后总是淡淡一笑：“我两肩扛着一张口，即便他们富如陶朱、猗顿，于我又有何干？”人们听到此话更笑他没有品行，于是又改“梁无告”之号为“梁希谢”，大概以《金瓶梅》中的谢希大来嘲讽他。

与梁生交往密切的刘生有一妻五妾，汪生也有一妻四妾。除此之外，他们又各有不少美婢变童。每到举行宴会时，汪、刘一定使娇妾、美婢、变童出来劝酒，以此相互炫耀。一日，汪生以千金由江南买来两位丽人，其苗条婉媚，诸妾无人可比。汪生遂以为天下尤物尽在于此，于是发请柬，张筵席，大会宾客。席上酒过两巡，汪生即请丽人出来见客。屏开幔卷，顿时异香满室，二位丽人冉冉而至，见客后，不吐一语，再拜而入。座上高朋个个呆若木鸡，一时杯箸俱停，神摇魂荡。

汪生见此，颇志得意满，连饮数杯，说道：“诸君有何福份，今日得遇仙子？”众客无一人开口，唯有梁生含笑独立，品酒挟菜，犹如未见两位丽人一般。刘生痴坐良久，才极其失意地对梁生说：“众人皆为二位丽人迷醉，唯你独醒，倘若不是无目，

就是无情。”梁生徐徐道：“已经一目了然了。二人虽能入我目，却不能动我情。”汪生大不高兴，说道：“何人方可称为仙子？”梁生道：“二兄平素所宠之女，与其他女子相比，确有天渊之别。但若以为他们就是西施、夷光，则差之远矣。想来二兄所见不多，一定认为我所说的十分迂阔，不切实际，不知是否可以让我细细说来？”众人道：“快讲，快讲！”梁生说：“这些女子，发为头饰所掩，足为裙裳所遮，此姑且不论。就那些众人可见的指摘一二，妍强自可论断。”汪生道：“愿听高论。”梁生道：“其眉修长，是为烟煤所画，其眼虽媚，黑白却不甚分明；其唇如樱桃，是用胭脂所点；其肩削腰细，是拔颈扭肘所致；其用力姿态，俨然在目，抹胸束肚，也痕迹甚重。这些都属于残害身体所得之美。我听说古代美人，面如朝霞映雪，光艳照人。而这几人的四体五官，皆有粉饰。若使他们乱头粗服，不施粉黛，窃以为即使笑破两腮，想倾国倾城也不可能。”

座上众客听此尖刻之论，正合嫉妒之心，皆哄堂大笑。汪生面红耳赤，仓促之中难以应答。刘生不以为然，讥讽道：“梁兄眼大如豆，只不过能摇唇鼓舌，吹毛求疵而已，那里就能品评人物？请问西子、夷光是何形象？光艳照人，莫非照坏人眼？温柔乡中事，只有身处富贵之境者，方知珠围翠绕的乐趣。那些穷措大读了几行书，总说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且将其据为己有。等见到真正美人站立眼前时，反而一时把捉不定。明知此人断断没有这等乐事，故而不得不目空一切，以谬论解嘲。独不念自己连一位糟糠之妇都消受不起，至今尚且裸居，欲求一赤脚婢皆不可得，夜夜不知如何度过，还有什么资格开口说美人不美。”

众人听此话十分轻薄，不再大笑，唯有汪生转怒为喜，忿恨一时全消。梁生深知与之相争徒劳无益，不待终席即起身离去。从此与汪、刘二生交情一日疏似一日。同学之间无不传说此事，共同联句戏谑道：“年少生成老面皮，那知谢大甚难希。而今一

发穷无告，不久西山唱采薇。”

梁生闻得此诗，十分恼怒，暗想汪、刘二人以富贵骄人，喜欢阿谀，厌恶直言，我怎么就不能以贫贱骄人，尽力争气，也觅得一妾，聊以自娱！无奈，囊中羞涩，只有空想一日胜似一日，世间又无侠烈女子如红拂、红绡，即便有佳人，又怎能自己找上门来！因而心情格外忧郁。

一日，梁生闲步来到市肆，偶见一位老人在路口摆摊卖旧书，便从中翻检。忽然发现一书纸色甚旧，装饰却极其雅致，翻开一看，是手录陶诗全集，小楷妩媚，不知为谁所写，急急在卷末寻找书款，方知是赵文敏的真迹。梁生心中狂喜，一如掘到藏金，忙问价钱几何，老人答道：“非百文不卖。”梁生担心还会有识货之人，当即脱下衣服典当，买下此书，带回家待价而沽，正好郡中有位大绅士，有书画之癖，见到好书画必定搜罗手中。梁生托人转示所得之书，绅士一见，如获至宝，来回商议价钱，最后以千金成交。

梁生得到巨款，始终密而不宣，暗中嘱托媒妁，要寻求一位绝代佳人为妻。但他看过几十人后，竟无一人中意。一日，忽然有位驼背老姬带了个女子来到。女子大约十六、七岁，发如乌云，齿如碎玉，肌理细腻，真正天然丽质。梁生平素从未见过这样艳丽的女子，一时竟为之丧魂落魄，把握不定，急急请二位入室坐下。梁生得知此女为老姬女儿，不禁问道：“有如此艳丽之女，为何不嫁给五侯？”老姬道：“侯门深似海，一入其中便终生不能相见。我年事已高，家中亦贫，想将女儿嫁与读书人，只要有衣穿，有饭吃，不致冻饿而死就知足了，而且还能有亲戚走动。我最大的愿望不过如此，别无非分之想。”梁生道：“倘若如此，足可看出您见识高明。只是寒士聘金微薄，仅能奉上百金为您养老，不知是否答应？”老姬笑道：“真是书痴之语，因你为人忠厚，所以才将女儿托于你。我并不想把她当作摇钱树，怎

能忍心居为奇货？快快住口，倘若再提起一文钱，老身就将女儿嫁与他人了。”梁生闻老姬之语，便不再勉强，仅仅以普通酒食款待。老姬酒足饭饱之后，嘱咐女儿：“好生侍奉丈夫，不要思念母亲，过几天我便来顾女。”

老姬说完，起身出门去了。女儿也很坦然，不甚怀念母亲。梁生为她置办了服饰，皆尽华贵精美。女子国色天成，用不着丝毫粉饰，浓妆淡抹，无不相宜。梁生不费一文，猛然间得到一位天仙般的妻子，真是梦想不到，绸缪缱绻，异乎寻常。

时过不久，同学之间就将梁生娶妻之事当作奇闻广泛传播。汪生找到刘生说：“听说梁无告也纳姬了。”刘生笑道：“汴城大如海，哪儿还找不到个被弃之女？为齐人之妾者，即使有一、二分姿色，终日在家操劳，朝食秕糠，晚吃菜粥，只消一个多月，不用想也必定会成为鹄面鸠形，望之令人作呕。”汪生道：“我想也是如此。但以前曾受过他的侮辱，至今心中犹忿忿不平。今日假托庆贺，前去拜访，当面揶揄一番，堵住他的口，岂不是一件快事！”刘生笑着答应了，二人各备五星银子，标明贺仪，穿华服乘高车前往梁家。

梁生听报后笑谓妻子道：“二人此行是想当面辱我，以报昔日之仇。”便将当初之事细细说了一番。梁妻微微一笑：“郎君不必多虑，任其所为，我自会为郎君设计整治他们，以发泄多日怨恨。”梁生嘱咐妻子准备酒食。

汪、刘二生一到，先说了一些契阔之情，然后送上贺仪。梁生客气地谢过二位。酒过数巡，汪、刘请求拜见嫂夫人。梁生以粗使小婢推辞，说道：“不过用来做做饭，分担家中杂事，怎敢玷污贵客之目。”二人一再要求，梁生方才应诺，叫出妻子。

梁妻刚刚出户，汪、刘二人就不知东西南北，若失魂魄。梁

妻款步向前，敛衽而拜。汪、刘二人身不由己，连连折腰还礼。梁生道：“汪、刘二公与我为世交，不必回避。今日屈驾登门，当敬一杯。”梁妻捧杯进酒，手指纤纤如玉，二人竟不知所措，随着梁妻的手指乱转，犹如提线木偶。梁生见此情景哈哈大笑。当日三人尽醉而散。

汪、刘二生又是羡慕，又是嫉妒，归家途中，大谈天下女子自此大为失色，倘能一亲玉体，即使身死，也毫不遗憾。刘生忽然想出一计，对汪生说：“这也不难。梁无告嗜酒如命，后日是他生日，你我设一席到他家祝寿，酒中事先下了迷药，等他酣睡后，你我就为所欲为，他又能怎样？梁无告与你我交往多年，得益不少，谅他没有话说。即便告到衙门，不过破费几百两银子，何事不了？”汪生闻语大喜。

这一日，汪、刘二生果然带着美酒佳肴来到梁家。妻子对梁生说：“今日二人来意不善，郎君尽管坐视不理，我自有办法捉弄他们。”梁生原本酒徒，贪杯忘死，又素信妻子贤慧聪颖，深知二生所为不足虑，故而天尚未晚，梁生便已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犹如一具僵尸，仰卧床上。汪、刘二人插门秉烛，欲向梁妻施暴。梁妻嫣然一笑道：“二君既富贵又年轻貌美，我非木石，岂能不生二心？只是此处不是行乐之地，房后有座小楼，幽僻爽净，何不到那儿叙谈叙谈？”二人听后，欣喜若狂，左右各挽一臂，急急就走。绕过正屋，果然有一高耸小楼。汪生道：“屡屡从你家走过，从未见有这座小楼。”梁妻曰：“此楼刚刚建起，尚不足一月。”三人边说边走上楼去。

楼分内外两间，外间三面有窗，可以远眺。屋内早已设下一席，酒菜俱全，银烛闪耀。刘生拍拍梁妻肩膀道：“你真是个人。”梁妻微笑不语。当时正值盛夏，汪、刘二人脱下衣帽挂在柱子上，然后开怀畅饮。梁妻忽然说：“几乎忘了，还有些下酒菜肴，我去取来佐酒。”说罢进入内间，很久不见出来。刘生离

席去找；汪生也接踵而入，两人在内间来回搜寻，梁妻竟毫无踪迹。汪生转到阁子前，忽然听到其中有簌簌之声，走近一看，只见梁妻卧在地上正仓惶起伏。汪生惊喜道：“你为何藏在这里？”急忙也挤入阁内。梁妻夺门而出，一路小跑下楼。汪生追至楼下，见梁妻藏在花底，即扑上去拥抱。梁妻拼命抵抗，汪生紧紧搂住。正在这时，巡更士卒敲着梆子来到眼前，听有扭打之声，一边奋力擒捉，一边大骂贼人。汪生放开梁妻分辩道：“我是秀才，为何把我看作贼人？而且还肆意污辱？”众人借着月色一看也大吃一惊：“确实是汪三爷，怎么在这里？”汪生无言以对，再看地上躺着的人，竟然是刘公子而非梁妻！众人急忙扶起二人，请求原谅孟浪之罪。

汪、刘二人素以富豪知名，所以汴州城内大半人都认识他们。刘生责备汪生：“汪生酒狂太过，如此逼迫，出于何心？”汪生此时方知自己搂抱、追赶的是刘生，不胜惊骇。巡更士卒道：“夜已很深，你们回府也甚为不便。我们留下二人陪伴，待天亮后回府，不知可否？”汪、刘二人答应了。

刚刚坐定，汪、刘二人彼此相看，才发现各人都仅穿了件汗衫，极不雅观。想到衣服还挂在楼上，就请二位士卒代劳寻找。士卒曰：“这里非常荒僻，何处有楼？”汪、刘二人四处环顾，的确并不见楼，只是在断墙之内有棵大树，高数十尺而已，愈加惊骇，难以解开心中疑惑。二人问：“梁相公家在何处？”士卒道：“与梁相公素不相识，又怎知其家在何处？这里是孙布政家废弃的花园，人迹罕至。即使有很少几户人家，也住得很远。只有火药局离这儿甚近。难道你们没有听说，孙家花园中常有狐鬼出没，人家谁敢住在附近。”

汪、刘二人闻听大惊失色，竟不敢稍动一下。俄而，东方渐渐发白，斜月在西，忽然，四人看见地上树影中有一大块很浓的

影子，随风摇摆，不象是粗枝密叶，也不是鸟鹊之巢，不知是何物。抬头向树上望去，隐隐约约象是人。四人惊慌失措，站起身拼命奔跑，跑出一箭地方才停下。远远望着树上的黑影互相猜测，还是分辨不清。待天大亮，可树上的人仍附在枝上一动不动。四人慢慢走进一看，原来是汪、刘二人的衣帽悬挂在树上，这才开怀大笑。一个士卒爬上树取下衣帽，请二人穿上，分手各自还家。

汪、刘二人之遇，一时成为口实，无人不传其奇，二人不甘所受之辱，借口梁生凭借幻术戏弄人，纠集恶仆重到其家，兴兵闹罪。但到梁家时，只见门庭寂静，屋内空无一人。梁生夫妇也不知逃往何处去了。

几年后，梁生的一位同学乘官车进京，在磁州道上遇见梁生。梁生轻裘肥马，侍从相貌出众。二人相见，各叙契阔之情。梁生邀其到家小住，他们从一条僻静小路上行约数里，来到小山下密林中的一所宽大豪华的宅院中，友人问道：“梁兄何时发迹，竟然这般富贵？”梁生笑道：“仁兄当时附合汪、刘二生，将贫友作为了笑柄。今日你再看我，是否还是希谢面孔？”友人十分惭愧。第二日，友人登堂拜访梁妻，确实为仙女下凡。友人退下后对梁生说：“嫂夫人有何法术，竟能大行恶作剧？”梁生道：“汪、刘二人实是无行，难道不该如此？”

友人住了三日，便整装辞行。临别梁生赠以百金，并送诗一首，其中有“阿紫相依千载期”之句，始知梁生原为狐媚。后来此友人归家，将这一切告诉汪、刘二生。汪、刘二生顿生羡慕之心，于是又乘高车大马，强迫友人引路，一同前去寻找。到了梁生住的地方，只有青山绿水依然如故，而宅院与梁生夫妇，却全都化为乌有，不知所在。汪、刘二生十分惆怅，若有所失地返回家中。

出《夜谭随录》卷一 林 先

段公子

在帝尧故都平阳，人们崇尚勤俭。家家都以窑洞作为居室，有钱人家也是如此。新安给事中赵吉士所作《竹枝词》说：“三月山田长麦苗，村庄生计日萧条。羡他豪富城中客，住得砖窑胜土窑。”大概是纪实之辞。平阳镇署三堂之后有五座窑，窑上盖有五座楼，四周以女墙，以往是狐狸出没的地方。

乾隆初年，总兵段公出巡防地未归，其子年方弱冠，在夏日的一个月夜，带着书童住于花厅西轩。二更后，月明如昼，砌下的小虫唧唧不停，十分凉爽。卧床的段公子忽听院内有杂乱的脚步声，起身扒在窗户上往外看，隐隐见一少男与一少女，对坐在花台旁，共看明月，丰姿甚美。女子说：“不料今晚月色皎洁如此。三哥可否记得去年中元节在姑射山石室中，与无一师共饮般若汤，同食穿篱菜，唱和柳梢青，言笑晏晏的情景？”少男道：“瞬息之间的事，那能忘了。只是当时我很不高兴，非常厌恶那位髡奴。他酒醉后得意忘形，竟斥鹤笑鹏。你也饮酒过多，事事无所谓，我在一旁为妹误入歧途大生悲凉之心。昨日途经李生新坟，墓上已经长草，我尚且睹物伤情，涕泪满面。可你却淡然处之，漠不关心。今晚又另有所图，真是歧路中之歧路。你这样做终究不为宗族所效法。”女子道：“‘少年不努力，老大徒悲伤’。人生天地之间，不过如轻尘落于小草上，瞬息即亡。妹虽形秽，难道不知自爱？岂因李生之亡，就甘心一生载载独守？而且我已报答过李生了。我初到李家时，他不仅没有担石储蓄，甚至没有可供生鱼之釜，可供生尘之甌，卧于牛衣中，终日求食，不亚于乞丐。我为他盖起新房，供给饭食，送上衣帽鞋袜。二年之内，百废俱兴。人说菖蒲不能转生，必托于乔木。而李生

则是乔木附莖萝。假设当初我即有二心，也不负于他了。何况如今他已身死骨枯。李生虽有才艺，却无一能精，百事不达人意，与我面朋面友，不时生谗毁之辞，轻鸡爱雉，唐突西施。开始时他还相貌娟秀，半年后便一日丑似一日，形将就木。我实在难以理解，当初为何对他那样痴情。他想吃鱼婢羹，我都想方设法的为他烹调，三哥难道不知道？”少男道：“我不过说说而已，又怎能使你一定听从。只是担心夙冤积得太深，就会获罪于天。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兄妹骨肉，怎能坐视不管，不来劝劝？我还是劝你及早归去，不要招惹恶客。终然被爱，也不会为宗族添光。”女子一脸的不高兴：“被爱虽然不能光宗耀祖，但被厌恶也不致于诛灭三族。三哥不要干预小妹的事了。即便有祸，也决不牵连你们。”少男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到院门口时，又回身对女子道：“望你珍重，受挫时不要后悔。”女子眼望着别处并不作答。

少男走后，女子边嘲笑边自言自语道：“为何作出这副姿态，难道忘带了兔园册子？自己终日也想贪便宜，还能让人见到熊掌不食？前几天得到腊鹿肉，怎么就爬在桌子上独享，不分给别人一块？”说着，缓缓步入花荫，再未出来。

段公子虽知女子为狐狸精，却又羡慕她的美色，爱她的聪颖，因而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顷刻，忽听有叩门之声，便问：“是谁？”门外女子声音：“开门便知，何必多问。”声音婉转动听，犹如黄莺。段公子知道是刚才见到的女子，心中大喜，忙开门请进，顿时异香满室。段公子细细端详，此女果然美丽绝伦，真如天仙一般。两人拉着手格外亲昵，犹如久别情侣。段公子怕书童醒后看见，女子知其心事，走到床前，以袖押在童子面上拂了三下，回身道：“不妨事了。”段公子问她何方人氏，女子自称姓萧，与公子夙有缘份，所以前来相就。段公子神已迷，意已夺，无暇顾得多问，便与之绸缪，两人相得无间，直到黎明女

子方才离去。

自此以后，女子无夜不来，每来必饮，且十分健谈，所说多为神怪之事。枕席之间，更是狂荡无节。半月后，公子渐渐精神恍惚，食欲不振，骨瘦如柴。老夫人颇为奇怪，屡屡询问又得不到实情，遂严辞追问书童。书童道：“没有见到什么奇事，只是半月前的一夜，睡下便如着魔，手脚麻痹，不能转动。至今无夜不是如此，直到鸡鸣方能醒来。”老夫人心中大疑，不再让公子宿于轩中，让他与自己同宿一室。到了三更天，老夫人诸婢女，亦如着魔一般，但又无可奈何。以后唯有与众婢女老嫗，轮环斗叶子，坐守天明。

不久，段公归来，老夫人告诉他家中发生的怪事。段公道：“不必大声喧哗，今夜使儿与我同宿。”公子当晚与父亲同居一室。段公十分劳累，上床即酣睡。公子躺在床上，瞬息之间万虑不安。俄而，听院中有人说：“妹妹不要鲁莽行事，今晚断断不可再去。”又听女子答道：“以前已说过多次，此刻不必多言。公子辨出是女子声音，急急拥衾而坐。女子弹窗棂曰：“何不开门？”公子潜伏窗下，低声道：“今夜家父在此，暂且回避，他日再作商议。”女子笑道：“今夜带来妙药，为何反倒分离。且令尊又怎能干预儿媳之事。”公子被女子迷惑已久，听后，不再犹豫，忙打开了门。

段公此时已醒，隔着帷帐看去，知道是狐精，乃假作熟睡之状。接着就听女子道：“令尊果真在此处？”公子让女子禁声，女子噗嗤一笑，缓缓来到床前，掀开帷帐，正准备以袖拂段公的脸，段公猛然坐起，一把抓住。女子大惊，挣扎想逃。段公从枕边抽出宝剑刺去，女子迎刃而倒，化作一只黑狐。死于床下，衣服尚在段公手中，段公移灯看剑，剑上不留一丝血痕。

公子跪在床前泣不成声，请求父亲埋了黑狐。段公笑道：“真是痴孩儿，知道她是狐狸还恋恋不舍。”但终因公子情切，

便将黑狐交给了他。公子为黑狐准备了棺木，埋于后园。入夜，忽听后园哭声甚众，一个多时辰方才不闻声息。第二天到后园巡视，尸体也已不见了。自此，官署中狐祟遂绝。

段公子后来出仕，官至司马，因事正法，段公也因过于忿忿而亡，人们都以为这是杀狐所遭到的报应。

出《夜谭随录》卷一 林 先

褚十二

褚十二少时跟随外祖父顾明经游于巴蜀，借馆在临邛罗家。罗家是当地大族，祖祖辈辈都为显宦。后世虽然逐渐衰落，但宅院仍然宏深，园亭幽胜，在乡里屈指第一。

罗氏有二子一侄一甥，都在顾明经门下受业。褚十二也附学其间，不久便与罗家外甥秦生成为莫逆之交，一起住在花园中的西轩。半年以后，正值秋日，罗家次子完婚，顾明生连日醉酒，秦生也里里外外奔忙，褚十二独居轩中，深苦寂寞。一晚，他正在翻书解闷，漏刻二时，秦生带着酒食菜肴来与褚十二小酌，说：“几日来忙忙碌碌，无暇与你相对。今夜稍有空闲，聊备杯酒，与你谈心。”

二人屏退童仆，锁上园门，挑灯细酌，颇为欢畅。褚十二满饮一大杯道：“人生行乐若待富贵，那又在何时！”秦生笑道：

“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而已。今宵徒饮，又怎能成乐事？我有一位妙人，兄若见到他，定会思老于此乡。”褚十二问是何人，秦生又支支吾吾不说实话。再三追问，秦生小声说：“我下榻此园已两年有余，曾与一位年方十七的丽人相交。兄到后，往来稍疏，但每到花前月下，或值兄醉梦之时，未尝不缠绵悱恻。因兄待我甚厚，所以敢泄露隐密之言，愿兄勿再泄于他人。”褚十二道：

“想来弟之所说不过是戏言而已。倘若果真如此，那人非狐即是鬼，怎能和她亲近？”秦生道：“实是狐精，不是鬼。其姿容可比宓妃，才华可匹谢女，为何不可与她亲近？”褚十二终属少年，血气未定，乘着酒兴，力求一见。秦生面有难色，褚十二再三软语相求，直至屈膝下跪，秦生方莞尔道：“见她也没有什么不

可，只是不知丽人是否愿意。姑且试试，这就看你有无缘份了。秦生起身出门，绕过迴廊到湖山下轻声叫了三声“怜姐”，女子从花中踏着月色，冉冉而至，丰姿绰约，美丽异常。褚十二平生从未目睹过如此俏丽的女子，只见她上着碧罗画衣，下拖丝练长裙，秋波流慧，莲颊生潮，含羞斜视褚十二，责备秦生道：

“小酸子，谁说我不敢见这位书痴？”褚十二面红耳赤，竟说不出一句话，勉强作了一揖。秦生道：“褚十二兄面嫩，怜姐不要取笑。”怜姐道：“此非面嫩，而是良心再现。那星象你天良丧尽，丝毫不知羞耻。”

三人见过后相继入轩。怜姐看见酒菜，笑道：“二位酸子，人家儿子娶媳妇，此时正在忙乱，你们却收取人家剩余食物，滋润馋嘴。恭喜今夜得到了二位饱嗝子。”秦生道：“既不能作东道主，又为何嘲讽？”怜姐道：“你们真是旅店中的肥虱，欲谋食客。我刚在六姐处吃羊桃，留下几枚，送与你们，不知可否？”秦生道：“甚妙。”怜姐伸手从袖中掏出一个镶金椰瓢，盛着五枚羊桃，犹如刚刚摘下的一般新鲜。蜀中本无羊桃，不知这羊桃来自何处。秦褚二人分而食之，味道甚美。稍停片刻，各种美味佳肴，竟都从瓢中涌了出来，摆满一桌子。酣饮时，怜姐忽而看着褚十二曰：“看你芳姿淑质，遇到机会需及时行乐，何必一定守株待兔。”言笑之间，二人逐渐融洽，嬉戏之语越来越多。褚十二有些飘飘然，不能自主。秦生在旁，脸上颇露出妒嫉之色，怜姐看着他笑道：“小酸子是醋葫芦。但凡人们萍水相逢，不过场作戏而已，何必介意。若少时新妇所遇之事，罗家二郎又将何以为情？”秦生问：“少时新妇遇有何事，”怜姐道：“很快便会知道。”

不久，忽听人声鼎沸，花园中的树木全被映得通红。三人出门一看，原来是庖人失火，延及洞房。家中几十口人幸而尚未睡觉，街坊官兵皆来救火，只有新妇与罗氏子，浑身上下一丝不

挂，站在院中发抖，映着火光，两人通身纤毫毕现，秦、褚二人不敢正视。怜姐忙走上前去，解下罗衣为新妇披上，扶她进入其它房间。各位姑伯姐妹，接踵而来安慰新妇。说话间，已不知怜姐去向，众人都以为她是邻女，已回闺中，惟有秦、褚二人知晓端里，只是闭口不言。

自此以后，褚十二与怜姐夜夜相会，相得甚欢，但终归也没有非礼举动。大概褚十二腴腆，怜姐亦有贞操，二人交往，一如韦崙与任氏。后来，秦生随其父归还成都，怜姐与之相见泣别，再不复至。又二年，顾明经故去，褚十二扶棺归乡，没有参加当年的科举考试。其后还是一举登第，官工部观政。后来未娶而卒，卒时年方二十四岁。

出《夜谭随录》卷二《杂记》之二 林 先

丁孝廉

丁孝廉年近四十，曾三次娶妻，三次断弦。几个子女还小，终日缠在他的身边啼哭不止。天长日久，丁孝廉耐不住独居，仍想续弦，但无奈屡屡不能如愿。

丁孝廉平日对神仙之事颇为用心，尤精于导引之术。每当澄心枯坐，吐故纳新之时，总能看见一只黑狐对面蹲坐，瞠目相向。丁孝廉大声叱责，黑狐即刻奔走，不知去向。这样多次以后，丁孝廉也就见怪不怪了。

一夜，丁孝廉刚在床头上坐定，忽觉有人上床，与自己并肩而坐，衣香袭人。丁孝廉以为是妄想所致，心不动则魔由何生？于是任其所为，仍然垂目息心，凝然不动。接着那人又以香腮依偎在丁孝廉脸上，顷刻又亲吻其唇，粉香袭人，肌理凝滑如脂。丁孝廉忍耐不住，睁眼一看，原来是位二八佳丽，光彩耀目，含情睨视而笑。丁孝廉说：“我知道你是往日黑狐，为何要扰乱我的功课？赶快离开，否则就要老拳相加，我并非善知识。”女子掩口而笑，拖延不走。丁孝廉烦燥不堪，一脚踹去，女子跌于床下，旋即起身，边整衣服边忿忿道：“如此鲁莽行事，还算是读书人行径？我走后不会再来，你莫要后悔。”丁孝廉拱手谢道：“深感厚意尚惟恐不及，怎能还生后悔？”女子说：“从此即便你焚香叩头，求我再来，恐怕也不能够了。”丁孝廉嘲笑道：“永远不敢起动大驾。”女子理也不理径自而去。

几日后，丁孝廉在房中晚浴，又见女子掀帘而入，笑道：“我来看你赤身沐浴。”丁孝廉并不作声。女子蹲在身旁，用手抚摸着丁孝廉的身体：“背上的污垢已积有二寸之厚。不知是否可以为你搓洗？”丁孝廉一时欲心大动，女子“格格格格”笑声

不绝，拍着丁孝廉戏谑道：“那儿来的书痴，竟如此轻薄，不怕玷污人家女儿眼目？”丁孝廉暗想，学道之人，岂可逞欲！况且明知眼前是妖狐，又何故动心？遂瞋目大怒，一拳打在女子鼻上。女子负痛在地上打滚，声声哀鸣，掀开帘子，闪身跑掉了。此后，女子再未登门。

丁孝廉虽无官爵在身，家产却颇为丰厚。儿女各有保姆，只是穿衣、吃饭、合家费用等等杂事，终苦无一得力内助，屡屡嘱托媒人，四方寻觅佳偶。一日，有位媒婆登门说：“卞大户家有百万财产，女儿年方十八，聪颖贤惠，姿色艳丽，世上无二。读书人常常少信多疑，总以为媒妁的不说实话，但请家中一位女眷前去相看，也可知我所说的丝毫不假。”丁孝廉以为甚是，便央及姑母及寡嫂同到卞宅，细细探视女子举止相貌，果如仙人一般。二人归来后，极夸女子之美，都说见过女子无数，却从未见过如此艳丽者。不仅在乡里，即便全天下，也可称独步。丁孝廉极为高兴，当日纳聘，定下婚期。

成婚时，满屋亲朋好友都希望能见女子一面，丁孝廉入室与其喝过交杯酒，乍睹女子，的确是艳丽无比。但仔细一看，此女并非他人，就是前日狐女。丁孝廉大惧，询问原委。女子道：“我将对你大有益处。你道念已坚，成仙有望。然而还有要诀不甚明白。我来此处目的就在于循循诱导，然后与你共登仙籍，岂不大美？”媒婆也在旁边说道：“姻缘自有天定，新郎不要拘泥。”

丁孝廉大怒，抄起门栓便打。女子与媒婆破窗而走。丁孝廉出门追赶。二人已不知逃往何处，急忙使人点燃火把四处搜寻，最后发现竟藏在厕所里。众人大哗，奋力痛打。厕所中二人提起裤子连连惊呼，跌仆在地。众人用火把一照，原来是丁孝廉的侄媳与寡嫂，满身污秽，伤痕遍体。众人抬着二人回到房中，方才离去。

第二天，大家一同到卞家，却不见了宅院，只有几棵楸树、梧桐树、几座古坟而已。但自此以后，这儿再也没有闹过狐祟。

出《夜谭随录》卷二《杂记》之三 林 先

某教授

某县学官素来多狐，某教授到任几日，即有名片投在门下，署名胡万龄。等相见时，某教授方知此人是一位三尺多高的老翁，神气清爽，飘然若仙。他自称原本晋人，流离此地，已近百年。现在有事将游楚地，因知某教授为人厚道，所以将家中老小托付于他。某教授虽知其为狐精，但仍然答应了。老翁拜谢而去。黄昏时，全族皆到，大约有二十多人。某教授请众人进入内室，款待甚周。老翁对其友谊深表感谢，举杯相嘱道：“老老小小几十口，全都仰仗霁云之庇。他日归来，定有厚报。”某教授平素为人豪爽，捋髯笑曰：“胡翁但行无忧，宝眷必定不会失去依靠。”胡翁感激之色溢于言表。次日，胡翁便整装上了路。

某教授本来就俸禄微薄，有此义举后，生计更为艰难，但虽然所得薪水不足全家饮食开支，他却毫不介意。胡翁有二子三女，都妖艳绝伦，不时来某教授内室，亲昵如父子。某教授眷属全都不在公署内，只有次子跟随身边。次子年方弱冠，相貌足过中等。他每次见到胡翁三女，总是急急避开，从不与之立谈片时。一次，其中一女靠近某教授，话中时时夹有嬉戏之言，立遭某教授正色责备，女子羞愧谢罪而去，几日不敢再来。一日，某教授次子偶然经过内宅，遇见胡翁小女在阶下便溺，笑着挑逗他。公子急忙低头避开，佯作不见不闻。如此者一年有余，某教授父子待胡翁家眷始终如一。

一天，胡翁归来了，对某教授再拜后谢道：“你们父子真是奇异之人。我无可酬报，仅奉上一轴画为公养寿。”某教授欣然受之。过了几天，胡翁率其家族辞别而去，自此再未相见。某教授展开胡翁所赠之画一看，画极其平常，只有一翁一姬，正面并

坐，酷似人之肖像，没有什么鉴赏价值，于是扔在一旁再未打开。

到三年考察官吏时，学使以某教授年事已高，令其还乡。某教授宦囊羞涩，只能滞留异地。一日，他正坐在香室闲话，无意中瞥见一人停车入市，身体甚胖，有双重下巴，衣冠楚楚，仆从如云。市主接待甚为恭敬。某教授想避去，其人再四挽留，坐下各道姓名。其人施礼道：“弟为张太学，世代作盐商，小儿在学宫读书，不知先生可曾认识？”某教授答道：“认识。”张太学大喜，请某教授至家，登堂拜见老父。某教授仔细一看，其父相貌与自己所得画中老翁几无二致。心中虽然奇怪，但也不甚为意。

过有十多日，张父突然去世，张太学求画师描绘真容，屡次换人都没能画出。某教授拿出画来，张太学打开一看大吃一惊，边拜边哭，告诉某教授道：“不仅亡父之像传神酷肖。先母弃世已二十年，见画犹如见到她生前模样。请问此画得自何处？”某教授备述得画经过，张太学叹道：“这是狐精借我以厚赠公，用来报德。狐精施于我的太多太重，怎能不体察其意以报长者？”于是收下画以千金作为报答。

某教授得千金后，方才携子归还乡里，至今犹为乡中大富。

出《夜谭随录》卷二《杂记》之五 林 先

嵩梁篙

嵩梁篙因为身材瘦高而得名，他在朝廷里某部当官，他有一个亲戚苦于妖狐作祟而又没有办法。一天，嵩梁篙偶然去那亲戚家，正碰上飞石破窗而入，全家人脸都变了色，嵩梁篙问明情况，十分生气，摘掉帽子扔在床上，指着帽子上的金顶大声说：

“哪里来的妖狐敢这么放肆，难道不认识床上这是什么东西吗？这虽是金顶，但不能小看，它表明了朝廷的制度和法律！你如果真能侮辱人，为什么不去我家捣乱，这总比在这里欺负人家孤儿寡母要好吧！这已是我老嵩最为生气的事！”妖狐果然被嵩梁篙的话震住了，再也没有什么动静。这户人家对嵩梁篙十分敬佩，摆上酒宴表示感谢。越这样，嵩梁篙的声音越高，他一个劲儿吹嘘自己的帽顶，大骂妖狐无礼。正吃着饭，忽然家里的老仆人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老爷，你还在这里饮酒呢，不知什么原因，家里门窗和屋里的东西，全被飞砖打碎了，老太太惊吓得要死了，老爷还不快些回去。”开始，嵩梁篙根本不信老仆人的话，可是过了一会儿，又有几个包着伤口的家人先后跑来求他快回家，这才使嵩梁篙焦急起来。他一时愣在那里，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两个仆人一左一右扶着他急忙离开了这个亲戚家，帽子也忘了拿，丢在了床上。亲戚派人追上他，要把帽子还给他，嵩梁篙却说：“这就不必了，这是暂时留下它威震你家的狐怪吧！”

出《夜谭随录》卷二

南书编写

阿 稗

柳沟村有一户人家，家里有老夫妻俩和两个儿子，这家人靠在苏于山砍柴采药为生。一天，老二上山久久未归，老大去寻找，怎么也找不到弟弟，回来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父亲。老汉开始很吃惊，继而发怒道：“你明明知道弟弟年纪小，却不想着保护他，让他自己上山，就是不被豺狼老虎吃掉，也会摔下山崖。你担心我死后那几亩山田不能独自继承，所以幸灾乐祸，不用心去找你弟弟！”老大没办法向父亲说明白，只是一边哭泣一边发誓说自己绝不象父亲说的那样坏。父子两人又一同到山里去寻找，找遍了山上山下，也没有找到老二，只得作罢。

两年过去了，转眼又到了秋收时节。这天，老汉正在田间观看快要成熟的庄稼，心里十分高兴。这时，有一个猎人路过这里，他左手提着一只野兔，右手牵着一只黑狐。这只黑狐，毛色纯净，光润如漆，两只眼睛很亮，不停地看老汉，不肯继续向前走。老汉心里一动，便用二千钱买下这只黑狐，刚想放它走，猎人说：“老翁，你不能放它走，它是玃狐，能兴妖作怪呢！”老汉说：“如果真是那样，它一定会报答我的恩德，你也算做了一件好事。”老汉给黑狐解开了绳索，黑狐低着头跑走了，一会儿便没了踪影。老汉看着黑狐笑道：“看它动作那样蠢笨，本事还能有多大，哪象个能兴妖作怪的狐呢？恐怕不象你说的那样吧！”猎人笑笑，走了。

很久以后的一天，老汉有事到京城去，在路上正赶上下雪，山路崎岖很不好走。老汉正蹒跚而行，忽见一个老妇人从小路上走过来，到了跟前，老妇人对老汉说：“老翁，你太辛苦了，雪这么大，天也快黑了，离前面人家还有很远的路，我可怜你年纪

老了，就到我这里住一晚上吧。老汉为她的热情所感动，便答应了，老妇人转身为老汉引路：过了一条山沟便到了她家。

老妇人一敲门，便有一个女仆应声出来，她不仅长得特别美丽，而且服饰也特别华美，她开开门，见了老妇人，叫了声“太太”。老妇人说：“客人来了，快准备酒饭。另外，叫三姐来！”女仆点点头出去了。老妇人请老汉入屋，分宾主坐下。老汉打量了一下屋子，见房子高大宽敞，十分明亮，屋子里陈设的全是奇珍异宝，他都叫不上名字来，一看便知道这是个富贵人家，同山民百姓家完全不同。老汉感到自己是个山野之人，颇不好意思，动作便有些局促。过了一会儿，突听屏风后头有笑语声，四五个丫环簇拥着一个美女走了出来。这女郎大约十七、八岁年纪，美貌出众，光彩照人，一身绣衣画裙，真象画中的仙女。老汉感到很不自在，手都觉得没地方放了。女郎一见老汉又惊又喜，她凑到老妇人耳边说了几句话，老妇人拍着手笑了起来，说：“真是太巧了，既然是恩人，你还不赶快道谢！听了这话，女郎便跪下行礼，好象对神明行礼那样虔诚。老汉刚想还礼，却被两个丫环按住了，他想作个揖也不行。女郎行礼后，老妇人接着又向老汉行礼，说：“老天有眼，使我们有缘在这里相见，你的大恩大德不是行一个礼就能报答的，请允许我以后用别的办法来报答你吧！”老汉不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只是说：“老汉我没做什么好事，是不是你们弄错了？”老妇人说：“你年高健忘，已经记不起来了，以后我慢慢对你说。”说完，叫人摆上酒宴，老汉独自在上席，老妇人和那女郎两人在下席，桌子上摆满了山珍海味，老汉吃了只觉得都很好吃，却一样也叫不上名字来。他只是细嚼慢咽，细细地品尝。吃了一阵儿，女郎跪在地上，亲自向老汉敬上一杯酒，老汉离开座位，连连推辞，一个劲儿说：“不敢，不敢！”老妇人说：“这是她表表心意，请你不必客气！”老汉点点头，连饮三杯，又重新入席。

过了一会儿，老妇人询问老汉家住哪里？姓什么？老汉一一作了回答。老妇人对那女郎说：“与你表妹夫同乡，而且同姓，莫不是你表妹夫同族的叔伯吗？”老妇人又问老汉年纪多大？有几个儿女？”老汉说：“我没有女儿，老妻还健在，我五十二岁了，有两个儿子，长子二十，在家务农，幼子如果还活着，今年也十七岁了。两年前，他上山采药，就再也没有回来，现在想来他肯定已经死了！”老妇人听了，吃惊地问道：“你幼子是不是长得很清瘦，眉毛很长，而眉间还有一颗痣？”老汉吃惊地说：“对呀，和你说得一点儿也不差，你怎么知道的呢？”老妇人对女郎笑道：真怪了，这不正是阿癯吗？说不定他正是老翁的儿子呢！”女郎说：“阿癯说话时有些结巴，而且他爱吃未熟的山桃，娘为何不问问老翁他幼子有这些特点呢，如果这也符合，那就不会错了。”老汉听了，眼泪流了下来，激动地说：“我幼子确实有说话结巴的毛病，你们说得一定就是他！”老妇人笑道：“正发愁没有办法报答你的恩德呢，今天应该让你们父子团圆，那一定是一件使人高兴的事！”她急忙叫过来一个丫环，对她说了几句悄悄话，丫环点点头走了。

过了一会儿，丫环进来报告道：“太太，来了。”，话音未落，一个少年走了进来，他穿着一身十分华贵的服装，和他一起来的是一位美丽超群的女子。老妇人指着老汉对那少年说：“你认识这位老翁吗？”少年一见老汉，大声哭了起来，他紧走几步，跪倒在老汉的膝下。老汉不解地望着老妇人。老妇人说：

“恩人不要惊疑，你仔细看看，两年前失踪的幼子和这个少年象不象？”老汉举起蜡烛，仔细审看，确认眼前这个少年正是自己的小儿子，不禁老泪纵横，哭了起来。老妇人和众女子在旁边一个劲儿地劝慰他，这才使他渐渐平静下来。与少年一起进来的女子向老汉跪拜行礼，老汉问道：“这位是谁，为什么向我行礼？”老妇人答道：“她是我外甥女，名叫阿雏，早就是你的儿媳妇

了！”老妇人停了一下，又说：“过去，令郎在山上采药，不小心掉下悬崖，正好碰上我外甥女路过那里，便救了他。那时，因为阿雏年纪还小，尚未许嫁别人，我便自作主张，将令郎招为上门女婿了。没想到他就是恩人的儿子，如果知道，我早就把他送回去了！今天在这里相会，真是命中注定的，我要叫阿雏回去侍奉你们公婆二人。”老汉感谢道：“这真是我们家的一件大幸事，我十分感谢，只是老汉我家贫如洗，实在不敢叫令外甥女到我们山野人家去受苦，何况我还有事要去京城，这件事以后再说吧！”老妇人说：“恩人不必多说了，阿雏既然已经嫁给令郎了，与你们一道过苦日子也是她的本分。你去京城，无非是为了钱财之事，我给阿雏一些陪嫁，虽然不多，但说得过去，保证恩人下半世不用求人。”老汉听了这话，自然十分高兴。

这天晚上，欢饮至深夜才散席。老二陪伴老汉住在厅西，老汉一边躺着，一边细细地询问老二，父子俩说了一夜的话，到鸡叫头遍才睡着。第二天，老妇人叫阿雏穿戴整齐准备同老汉一道回桐沟村。将走的那一天，老妇人摆了丰盛的酒宴为老汉他们送行，酒过二巡，老妇人站起身说：“相处了几天，恩人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吧？”老汉感到惭愧，心里说：我真是老糊涂了，这么多天竟忘了问一声，便自责道：“老汉我只知道爱子心切，其他的事都没顾上，也忘了问问您的情况。”老妇人说：“老身姓姚，本来是秦地的人，外甥女葛氏与我同乡，老身孀居了许多年，没有儿子，只有这个女儿，排行老三，名叫阿释，曾被恩人救过一命，她每天都想着报答您老，总是没有机会。我听说你家大郎还未婚娶，想叫小女嫁给他，不知老翁是否答应？”老汉推辞道：“您把外甥女下嫁给幼子，已经是我們想都不敢想的事，岂敢再让令爱也到我家去吃苦呢！”老妇人说：“老身不是斯文之人，只知道话一出口，便不能收回，请你先回去，我准备些嫁妆，过些日子亲自把小女送到你家去，恩人不必前来迎亲了。老汉看看没办

法推辞，便向老二要了一个镂玉香球，递给老妇人作为信物，老妇人亲自把它结在阿穉胸前的罗带上。阿穉低着头，脸都羞红了。

又说了一阵儿话，老汉带着儿子和阿雏就要走了。门前停着三辆牛车，老汉父子乘坐一辆，阿雏带两个丫环乘坐一辆，第三辆车装满了各种物品。与老妇人等人告别后，牛车辘辘上路了。山路崎岖，看着好象根本不能走牛车，可是车行之处却很宽畅，一点儿也不觉得狭窄，老汉为人朴实，不知道琢磨其中的原因，只是不停地赞扬车子造得精巧，赞扬黄牛健壮。太阳还没有落山，车子便停下不走了，仔细一看，已经到了家门口，老汉十分吃惊，真弄不明白牛车怎么会走得这么快。

老大听到门外有动静，忙迎了出来，见了老汉便急切地问道：“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还带来这么多东西？”正问着，他一眼看见了弟弟和三个美丽的女子，一下子目瞪口呆，一时说不出话来。老汉什么也没有说，他先让老二带媳妇去见婆婆，又让老大帮助卸车，然后他叫人赶快去准备，要好好招待一下赶车人并留他们住一宿。赶车人表示感谢，但还是执意要走，老汉挽留道：“现在天已晚了，路又那么远，何必赶夜路呢，明天再走吧！”可是赶车人已经赶着牛车走了，老汉着急地大声挽留，忽见数十步外，一辆牛车被树根绊着，翻入田里。老汉急忙前去相救，到了跟前，他却只看到草车草马和草人。老汉吓了一跳，赶快回家把这情况告诉了两个儿子，阿雏听说了，只是笑笑：“我舅妈有时这样开开玩笑，不必在意。”她又叫老二快去把草车草马草人找回来，藏在箱子里。老汉与妻子相见，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把阿穉要下嫁给老大的事也对妻子说了，妻子十分惊喜，乡村们听说这个消息，都来祝贺。凡是见到阿雏的人，男的都着了迷，女的都羡慕得要死，一时议论纷纷。

过了不久，阿雏对丈夫说：“你去对两位老人说，快办宴

席，舅妈要送三姐到了！”老二忙去告诉老汉，老汉不信，说阿雏是白日做梦，并责怪儿子不该轻信媳妇的话，老二羞愧地退了出去。一顿饭的功夫，突听门外大声喧嚷，好象有很多人，老汉忙迎出去，见老妇人已下车，六七个丫环扶着阿穉。阿穉用红布盖着头，一身锦衣绣裳，完全是新娘子的打扮。老妇人她们一拥而入，跟在她们后面的是一群仆人，抬着嫁妆；嫁妆一件件光彩耀眼，使人惊奇。嫁妆抬完了，老妇人一挥手，仆人和车马一下子不见了。老妇人对老汉说：“亲家翁，不必惊慌，凡是需要，我想阿雏已经都准备好了。我看也不必再挑了，今天就是一个大吉的日子，请把大郎叫出来拜堂吧！”老大走了出来，心慌意乱，连行礼都不会了，众丫环见了都笑了起来。新人入洞房以后，阿雏叫人摆开酒宴，一摆就是十几桌，全是山珍海味，也不知谁在什么时候准备的。老汉和妻子都十分惊喜，便坐下饮酒吃菜。老汉见嫁妆丰盛，感到房子太窄小了，几乎摆不开，老妇人知道他的心思，笑笑说：“不必多虑，再多一些东西，也装得下！”说着便叫丫环们往来搬运，把院子里的嫁妆全部运入洞房。结果房子没有加大，因为摆放东西很有办法，所以还有空隙之地。老汉心里说：“富贵人家，干什么事都很得法，真是随地设巧呀！而我们山野之人，多收了一些麦子，多藏了一缸蔬菜，就把屋子塞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了坐卧之处，真是太缺少心思才力了！”

三天后，老妇人告辞要回去了，她留下了两个丫环作为陪嫁。老妇人要走的时候，老汉悄悄对妻子说：“我第一次见到亲家母时，她说我对她女儿有救命之恩，所以叫她女儿嫁给咱们家老大，那时也没来得及琢磨，你悄悄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闷在鼓里，真让人难受！”妻子按老汉的话，询问老妇人，老妇人回答道：“人在你家，慢慢问她就知道了，”说完她急急上车离开了。老汉又让老大去问阿穉，阿穉说：“公公自己做的

事，公公自己知道，不必再来问我。”老大把妻子的话告诉了老汉，老汉茫然，怎么也不明白。时间长了，他也就不太在意打听这件事了。

两个新媳妇自入门后，对公公婆婆都很孝顺，对丈夫也很体贴，什么闲话也没有。从此，家里丰衣足食，需要什么东西，就到箱子里去取，箱子里什么都有。外表看还是农家，其实早已是富贵人家了。村里人都很羡慕老汉，说他两个儿媳妇都美丽孝顺，家境丰足富裕，真是交了好运。也有人产生了坏心思，他们趁夜间悄悄潜入老汉家偷盗，幸亏两个媳妇早已觉察，常常戏弄偷盗之人，使他们不能得手，而老汉为这件事十分忧虑。

一天，老汉在田间漫步，又见到了以前那个猎人，猎人坐在田头，正逗一只大狗玩。老汉走近一看，这只狗垂毛绿眼，外形十分凶猛。老汉连声夸赞道：“这狗看来很厉害，莫不是别人说得那种狮子狗吗？”猎人说：“不是，它叫狍虎，可吓退老虎，我只养了一只，无论什么样的盗贼，即使手段再高明，见了它也得害怕。我用八千钱从一个贩羊的回民手里买来的，它确实是一只凶狠的狗！”老汉心想：八千钱，这个数目不大，如果有了这只狗，就不怕再有盗贼来骚扰了，便拿出十千钱，想买这只狗。猎人说：“不行，这只狗太厉害，一吓人人就死了。”老汉说：

“我正想让他吓死人呢！”说着，便交了钱，牵着狗回去了。回到家，老汉将狗放在前院，正巧，两个儿媳妇一边走一边说着话从后院走来。她们抬头看见这只恶狗，都不说话了，脸也变了颜色，转身就跑。恶狗大声叫着冲上前去，咬住了阿穉。老汉惊叫着跑去抢救，阿穉已被咬断了脖子，趴在地上不能动了。恶狗丢下阿穉去追赶阿雏，咬住了阿雏的脚，阿雏仆倒在地，爬行了十几步。老二也听到了动静，跑了出来，同老汉一道极力打那只恶狗，虽然把阿雏救了下来，可她已没气了。突然，他们愣住了，只见眼前有两只黑狐卧在地上，衣服鞋袜，就象蝉的壳一样丢在地

上。老二号啕大哭，老汉愣在那里半天也缓不过气来。过了一会儿，老汉猛然想到以前买狐放生之事，这才明白老妇人说的“救命之恩”是怎么一回事。想到这，老汉又悲伤又后悔，对黑狐有恩必报的义气十分钦佩。老汉马上将家人叫到一起，商量治办棺木的事，他决定要厚葬两只黑狐。正商量着，忽听外边有人边哭边走了进来，大家一看正是老妇人。老妇人抱起两只黑狐，哭着说：“真没想到你们落得这样可怜的下场！你们技艺短浅，怎能抵御这只恶狗呢！天哪，人们说：“大恩难报，看来这话不错呀！老汉同家人也围着黑狐哭了起来，声音凄惨。老妇人用手拍拍黑狐的胸口说：“幸亏还能救，回去以后我再用药就行了！”老汉一招手，两个儿子都拿起棍棒，一阵乱打，把恶狗打死了。老妇人对此表示感谢，她对老汉说：“亲家翁这个行动，足以说明你的心意了。”说着，从腰间解下一个白布口袋，把两只黑狐装了进去，转身出了大门。老汉一家急忙送出来，老妇人早就走远了。

出《夜谭随录》卷二

南书编写

戴 监 生

沈阳有一个监生叫戴懋真，一次他到京城应试，却没有考中，心情很不愉快，只得起程回家。出了永平县城，他在一个荒凉偏远的地方找了一家旧旅店住了下来。这家旅店的西边是一堵土墙，只有人的肩膀那么高，墙外有三间草屋，草屋的门常年锁着，到处都是秋天的衰草，落叶堆在一起，埋住了台阶。屋子的四周有三、四棵老槐树和六、七个古坟。草屋的西边，是一片山林，那里根本找不到人的踪迹。

戴监生心中烦闷，睡不着觉，已经二更时分，他还在院子里散步，这时月光皎洁，洒满了庭院；山林寂静，偶尔有一阵儿风吹树枝的声音。忽然，戴监生好象听到土屋里有人说话，便靠在土墙上仔细倾听，听得不很真切，象是有一个老人一边咳嗽一边笑道：“我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呢？但我头发都白了，早已心灰意冷。比如，水中的鱼逃离了鱼网，自然很高兴在水中悠然畅游，但如果它不忘情于饵，总有一天还会上钩；鸟儿摆脱了罗网，当然愿意在天空飞翔，但是如果不能时时提防猎人的机关，还是会遭遇到灾难。你的技艺并不很高，却不一心努力，反而如此放肆，我担心时间如飞一般过去，你的身体终是臭皮囊，怎能比上金刚石呢？”一个少年的声音笑着说：“我从一开始，便找到了美女，以后更美女满屋，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但我两腮仍然光洁红润，何况我有特殊的法术，这种法术对我干这种事很有帮助。我能让真精永不离身，因此即使多近女色也不会有什么麻烦。你年纪大了，路都走不动，精神也不行了，只能偷偷找小户人家的丑老太婆胡混，怎么能与绣房中的千金小姐相交呢？就如象旅店里的臭虫，只能夜里出来偷咬汉子的臭脚，反而笑话

香闺里的小脚和美女的玉肌没有正经味道。这不是说你没有见过世面，只是因为你嫉妒心太强了。何况，人的寿命自有天定，即使是金刚石，其寿数也有大小之别。”老人嘲笑他道：“我年已过五十了，没想到今天听到这种奇谈怪论，真是荒唐透顶。有一个要饭的小孩，在百尺竹竿上翻转，十分得意，自以为已经出人头地了，可是，殊不知，那地下的折臂翁就是当年竹竿上那个小孩。由此可见，人生充满了各种艰难和危险。天能给人以寿数，但是不能禁止人采取节欲的方法，比如这里有两个入，共得寿钱一千，各分得五百，他们手里的钱数是相同的，但他们怎样用这些钱却各有不同。一个人每天用一钱或几天用一钱，渐渐地几天也花不了一文，那么，这五百钱，他一辈子也用不完。另一个人，开始也是一天用一钱或一天用四、五钱、六、七钱，渐渐地，一天竟用一百文，这样，他的五百钱，很快就会用完。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反而说：“我的命是天定的，我无能为力。这正象‘乞乌撞’花，知道炎热的夏天，却没见过寒冷的水。这实在太可笑了！”

过了很久，也没有听到少年答话，只听到老人不停地叹气，戴监生正想回去睡觉，忽然又听到老人说：“这也不用多辩论了，你只要想一想秦州田大郎，也会流下冷汗的。他也自命得了仙，其实不过是一段朽木而已！由此可见，早上生的菌不能活到晚上，螭蛄生命很短，不能度过春秋两季，都是命中注定的。正象那人，五百钱用完了，就变成了骷髅，这我见得多了。你难道还没有见过吗？”少年笑道：“你说得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我自有妙方，这与那种不懂装懂的小人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我修身养性，已经除尽了丹田里的杂质，因为身体内精神强健，便不必在意它的发泻，正如一颗明珠放在水晶柜子里，本不想外露于人，但它里外都很晶莹，人人可见，不象腐坏的石子那样经不住切磋。”老人说：“既然如此，难道没有腐坏的那一天吗？”少年

说：“玉石晶莹，怎么会腐坏呢？”老人叹息道：“见了鸟蛋就想找到‘时夜’鸟，见了弹弓就想抓住老鹰，这真是痴心妄想。这正和荒庙那里木偶相似，庙里的木偶不害怕风雨，但是房梁被虫子咬坏了，房子就会倒塌。本来房子是保护木偶的，可是它一塌，却毁坏了木偶，难道毁坏它还一定是外来的风雨吗？何况，正是因为不用刀斧，樗木才能生长得长久；正因为身上有花纹，凤凰才能找地方隐藏。你一心想成仙，却总是做这些鬼事，我担心你的心愿实现不了，反而会早早丧生。还是现实一点儿吧，不然可就危险了。正如那边住的戴监生，本来不是能够中举的人，却一心要从科甲中求取功名，这不是和自己过不去吗？他同你一样，识见短浅，怎么能与我这种明白事理的人相比呢？”

听了这话，戴监生感到毛发悚然，正惊疑间，又听那少年说道：“算了吧，我听说为人的最高境界是忘情、最下的境界是没有情，情只集中在我这样的人身上，我所以敢放纵自己，是因为有所依靠，因而才毫不害怕，你不要再罗嗦了！”听了这话，老人发怒道：“小子，你怎么敢这么不尊敬先辈，你公母不辨、香臭不分，有什么本事！你有什么依靠，不就是你母亲给你的护符吗？她这老鬼实在太无耻了，总是幻化惑人，现在早被我们赶跑了，老天一定会打雷震死她。你忘了二十年前，你跪在我面前，牵着我的衣襟，苦苦求我教给你采药之术，你母亲也跪着向我献上了两双鞋和一捧松子。我把采药之术全都教给了你，你怎么学了本事就忘了老师，竟敢欺负到我的头上来了！”那少年也不相让，一会儿便传来一阵撕打之声。

过了一会儿，老人和少年移到屋子外边，借着月光，戴监生看见一个老人，弯着腰背，和一个少年扭打在一起。那少年相貌英俊，面色如玉。两人互相拉扯着，一直打到大树下面。戴监生知道他们不是人，便抓起墙上的砖头扔了过去，砖头正落在二人脚下，两人吃了一惊，一起爬在地上，化为狐，它们看了戴监

生一眼，转头猛窜进屋后的古坟中去了。戴监生回到屋里，一夜也没有睡着。

第二天，戴监生向旅店主人说明了情况，大家一起去挖那座古坟，有十几只黑狐从古坟里冲出来跑了，人们追了一阵儿，也没有追上。

后来，戴监生又应试了一次，还是没有中举，他想起那天深夜幻化成老人的妖狐的话，便放弃了读书的念头，开始经商，不久便发了家，有财产十万，再也不去想读书求官的事了。

出《夜谭随录》卷三 南书编写

邱 生

连城邱贡生出身于富贵之家，年龄刚满二十，他的身姿风韵，都绝非常人可比。雍正年间，他自闽入都，准备在京城官办学校修习学业，以图进取，却未考中，只得暂时寄寓在左安门外的一座寺院之中。

寺院与某公废弃的花园相距不远，地方极为荒僻。邱生自幼喜动，耐不住寂寞，晚饭后，便带着书童出去散步消食。开始他并不知道前方有花园，当远远看见郁郁葱葱的树林，高低参差的楼阁，向那些耕地的农民询问后，方知其详。邱生急忙前去，以一游为快。但书童却不愿走路，或皱眉瞪眼，或口出怨言。邱生讨厌书童聒噪，索性让他独自先回寺院，书童高高兴兴跳跃而去。邱生边走边笑道：“小奴才另有一副肠肺。想来苍天生人，本无雅俗之分，他受其父母精血之浊而生，所以才如此，比如犬吃秽食，由其种类所定”。

邱生到了花园，太阳已经西下，荒树挡道，丰草上阶，门上大锁赫然在目。他撩起衣裳，拨开莽草，从断墙跳入园中。园中古松高槐生于道旁，浓荫遮路。邱生沿路迂回向前行走，来到一座桥旁，桥上朱栏已断，红板也已朽残，桥下芦荻丛生，青蛙在积水中“呱呱”乱鸣。过了桥，走到一所小屋前，只见绣户绿窗已挂满蛛网。邱生移步靠在栏杆上，徘徊忘返，不觉已是月上古墙，虫鸣苔砌时分。晚风吹入树林中，如闻吟啸。邱生本想穷尽园中幽邃，但不知为何心中突然升起恐惧。他折了屋前一支凤仙花，打算返回寺院。刚刚转身，就听回廊下传来清锐的叱责声：“那儿来的小蛮奴，擅自闯入人家偷看。贵人的眷属住在这儿，怎能容你折一根草，踩一块砖？”

邱生吃惊之间循声望去，原来是两位十六、七岁的丫环，一穿绿衣，一穿碧衣，眉目如画，虽然声音听起来很恶，但脸上却毫无怒色。邱生自知冒昧，急忙扔掉花，整整衣服，小步向前做揖道：“我本异乡少年，孤身一人到此，卤莽染花，罪不容赦。倘若承蒙宽恕，大德终身不忘。”绿衣女子道：“宽宥你也不过是小事一桩，但如何就是大德，如何就能不忘？书呆子在骗人，你想骗谁？”碧衣女子道：“今日倘不严加惩罚，他就会认为我们软弱，日后定会不断前来骚扰。”话音刚落，又有几位女子从房后出来，问道：“何事吵吵嚷嚷，没完没了？娘子在等回话。”二女笑道：“能回什么话。谁知是那儿来的书生，南蛮驮舌，让人一句都听不懂。”几位女子互相看看：“蛮子还不丑，何不捉去听娘子发落？”众人齐声道：“有理。”

邱生大惧，伏在地上请求开释，众人置若罔闻，有人揪耳朵，有人揪头发，前边拉，后边推。邱生本来就手无缚鸡之力，遇到众人推拉，只能束手就擒。须臾，来到大厅，众女子才各自松手。邱生喘息稍定，又听传话道：“捉上楼去。”众人又推推搡搡，来到楼下。身着绿衣、碧衣的两位女子上楼，众人站于檐下，屏气息声。

一会儿，二女各抱一绣花包袱，含笑出门道：“几乎误了大事。众姐妹各自还家，今日无事。”众人默默四散而去。二女挽住邱生胳膊进入左边房间，室内一切设施都极为精致清洁。室中有一大池，池中热水发出浓浓的香气，邱生方知这是浴室。二女侍候邱生洗浴后，通身换上新衣，长短十分合适，鲜丽照人。二女口中啧啧称美。

稍刻，有位二八侍女提灯来迎邱生，邱生跟随其后进入房中，坐在客位上，一女侍立身旁。绿衣、碧衣女子也相继进入寝室。邱生偷偷望去，屋内物品精奇，摆设高雅，从来未曾见过，心中不免忐忑不安，难测吉凶祸福。良久，邱生忽觉异香扑鼻，

笑语声声，虾须帘被掀开后，二女随着一位女郎走了出来。

女郎亭亭玉立，光彩照人，真可谓旷世无匹。她大约十八、九岁，上穿藕色彩衣，下拖墨色花裙，含羞向邱生侧身敛衽。邱生退后几步，不觉弯了双膝。女郎挽着邱生胳膊请他入座，问道：“你是鄞江邱贡生吗？”邱生答曰：“是。”女郎道：“你与我早有婚约。我是卫氏，名素娟，世袭陇西。令尊为秦州参戎时，与先父结为耐久交，曾定下婚约。那时你我还在襁褓之中，自然难以记得这些往事。而今屈指算来，已有十七年之久了。今日邂逅相遇，也是月老红线系足，看来并非偶然。昨夜梦见神人相告，所以能事先知道你的姓名里居，希望你再不要猜疑。”

邱生虽然少失父母，但对父亲曾作过秦州参戎事，却烂熟于心。适才听得女郎言之有据，心中并未产生怀疑，加上面对如此艳丽之女，一时丢魂落魄，那里还能顾上详细询问，只是再拜道：“但恐濒海鳀生，有辱门第。如果不是如此，淮王之鸡犬，未曾遇有不欲上大罗天者。”素娟笑对二女道：“你们刚才说郎君之语难以听懂，为何现在一字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二女笑道：“才见郎君时，惟听辘辘声，如鸟鸣一般，虽然悦耳，只是令人可笑。现在与娘子应答，又非常清晰，字字可辨，想来适才所用为土语，现在所用是官话。”素娟听罢，不觉抿嘴一笑。邱生也笑着说：“真是可人。请问芳名？”素娟道：“穿绿衣者名翹翹，穿碧衣者名楚楚。”邱生道：“谨记不忘。”二女道：“我二人本来就于你有德，又怎能一时忘却？”邱生复又大笑。笑声刚停，便听到城内钟声犹如海鲸之鸣，方知已到漏下时分。

素娟命侍女端上酒菜，顷刻之间，美味佳肴摆满桌子，非山珍即海异，尚有许多从未见过、不可名状的菜肴，也许，这些美味本来就非人间所有。邱生饮酒间问素娟道：“父母兄弟姐妹都

在何方？”素娟道：“父母皆已下世，虽有姊妹，也各在一方，不过日后总能相见。”邱生又问：“卿富贵之极，为何圆亭如此荒芜？”素娟道：“这是宗室贵公的旧花园，借来暂时居住，与郎君完毕婚姻，就返回故宅。”邱生又回：“卿先世居何官位？”素娟笑道：“你不过年方二十，如何句句呕呕如老嫗一般？此刻夜已深了，若无事则不必多问。”邱生面红耳赤，举杯自罚。

三更时分，二人上床就寝，象床雕几，绣枕锦衾，红烛高照，金炉香绕。邱生恍恍惚惚，如在天上，又如在梦中。自此以后，两人朝夕不离半步。素娟身有异术，能够收取各种花子，一念咒语，就能化为异香，含入口中，齿舌俱能生出香气。她又能摄取各种东西，从心所欲，顷刻之间，所需之物便到眼前。就是荔枝、杨梅这些北方罕见的东西，也无不应念而至。

一日，素娟对邱生道：“可整理行装准备归家。”邱生笑着说：“以我车来，以尔贿迁。”素娟说：“无需你亲自动手，只是劳你一行。白日行走或有不便，晚间比较合适。”当晚，众多男男女女齐聚门口，一见素娟与邱生，无不恭恭敬敬行礼下拜。人人争抢搬运几榻笼箱。

须臾之间，室内物品已被众人搬运一空，素娟手携邱生，带着翘翘、楚楚，缓步走在后面。行不过一里，便来到一所大宅院前。大宅院中雕梁画栋，榱桷相连，五步一轩，十步一阁，回廊曲槛，花木幽深。邱生目不暇接，暗自忖度，若不是今生有仙缘，又怎能顷刻之间得到这一切！此时即便南面百城尊位，也决不与之交换。当进入室内后，其陈设之华美，更是世间所无。邱生自此食厌甘肥，衣厌细软，再也没有功名与乡国之思了。

转瞬时光已逾二月，素娟不时外出，每行必与楚楚俱往，几日后方才回来。归来后一定居于别屋，独宿一夜，然后才与邱生同寝同食。每每如此，邱生不免询问此中缘故，素娟总是微微一

笑，并不正面作答。一次，还口诵了一首梁武帝的诗：“满塘莲花开，红光照碧水。色同心复同，藕异心无异。”邱生不解其意，但也不再寻根究底。

几天后，素娟又一次外出，带走翘翘，留下楚楚陪伴邱生。邱生乘便问楚楚道：“娘子每每外出数日，究竟去往何处？”楚楚道：“诗中之意，你难道还未领会？”邱生道：“虽然几经寻味，但总不得其解。”楚楚掩口笑道：“措大心思如此，犹如奕棋低手，即便穷思极算，又怎能手出高招？”邱生一时语塞，即以戏谑解嘲道：“我并非不解诗意，而是见你狡黠，欲以此发付你。”楚楚听邱生如此说，便嘲笑道：“听你饰词，更加可笑。不过，我先问你如何发付我？凉君只是口同百舌，可胆却小如鼷鼠，又怎敢做犯法之事？也不过是一言半语间讨人便宜而已，真是笑煞人了”。

楚楚话也尖酸，人也妩媚，邱生一时不能忍耐，一把捉住楚楚胳膊，捺倒在床，伸手作出准备打的姿势，说：“小婢子，你敢再嘲笑，就受此一掌。”楚楚仰天斜卧床上，并不转动，只是瞑目娇声说道：“一掌又能怎样？你想打谁？”邱生乘势接吻道：“又怎能忍心打你，不过戏言而已。”话音刚落，楚楚亵衣已被脱去，二人渐入佳境。自此，邱生与楚楚绸缪臻至，唯恐素娟归来太速。

未过几日，素娟归来，熟视楚楚，脸上顿时变了颜色。邱生心怀鬼胎，在一旁又愧又怕，翘翘低声对素娟说：“娘子不除害虫，终会洩露秘密。”素娟只是摇摇头，不让翘翘多说。稍稍停了一会儿才说道：“算了吧。木有瘰，犀有通，石有晕，万物皆因有疵而被谴责者多矣，何必又怪一个小女子？烟囱直而不从柴草，出现此事也就不足为怪。而且，我既不能雌伏，又怎能禁人不雄飞？这里原本就非乐土，如今又成秽墟，正好径直回到老家，以求安宁。”楚楚以目示意邱生，邱生会意，遂下席长跪谢

罪道：“承蒙你不弃寒微，选我入室，岂敢再恋春色，逞其豕心？”素娟拉起邱生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偏不倚，可否之间，本来就是处世之珍宝，而非用情之所贵。”邱生顿首听从教诲，遂和好如初。”

素娟再迁之意已定，决计舍弃家中所有物件，即日起身。邱生大为奇怪，不解是何缘故，素娟道：“这些东西得来十分容易，没有什么可值得留恋。”邱生心中大疑，又实在不愿舍弃那么多珍宝，走了一里多地，托言内通，悄悄回到故宅探寻。但见那儿树木依旧，宅第却荡然无存，荒草中只有几间破旧草房和颓壁残垣，似乎很久以来就无人住过。邱生四顾茫茫，惊骇万分。正在徘徊时，翘翘、楚楚接踵而至，呼道：“郎有何事留恋不返？”邱生道：“适才想起诗稿不曾携带，打算归来取走，不想迷路走到这里。”楚楚说：“此处离故宅已有一百余里，你又怎能归去？”邱生道：“行走不足一里，那能就相隔一百余里？”翘翘笑道：“与仙人同行，怎能与凡俗一样？郎君不必昏昏噩噩。”遂牵着邱生急急往回赶路，未行几步，就见素娟正坐在路旁等候。

素娟看见邱生来到，埋怨道：“为何突然离去如此之久？再晚一刻，就不得相见了。”邱生不敢争辩，遂一起前行。又步行几里，进入林中，树高千丈，遮天蔽日。穿过树林，到达一个洞穴，放眼望去，黑黝黝一片什么也看不清。素娟先走了进去，邱生退后不敢向前，翘翘、楚楚从后猛地一推，邱生失足跌倒，起来一看，身已处于洞穴之中。穴旁另有一门，翘翘、楚楚接踵而至，一起开门进去，原来是一间巨室，其华丽虽然不如故宅，但雅静却远远超过，恍若别有洞天。邱生又惊又喜，说道：“今夕何夕，入此洞穴。素娟笑道：“昼则异室，寝则同穴。”二人相互拍着手，兴高采烈。

素娟呼唤婢女端上酒菜，与邱生共享美味佳肴。邱生问道：

“抛弃故居犹如敝履，而且还要散去仆婢，是何缘故？”素娟道：“天地都是幻影，故居更是幻中之幻。奴婢各有住处，有事则聚，无事则散。郎君只管吃好穿好，共图长生，若再有过分之求，便是自找苦吃。这里是洞天福地，有入尘出世之妙，而无生死之虞，即便是紫府蓉城，也不过如此。尘世幻境，又有何值得留恋？”

顷刻，楚楚来报道：“莘姨听说娘子与郎君归还，携带酒食前来祝贺。”素娟嘱咐邱生：“莘妹与我是故交，郎君见后，称她为姨便可。”俄而，莘妹入室，邱生一看，莘妹年纪约十七、八岁，也异常漂亮，与邱生相见时一脸高兴相，只是又流露出几分羞涩，不象与素娟初会那样载笑载言，有司空见惯的样儿。莘妹敛衽拜贺道：“与三妹分离时间甚久，无日不思。那里想到刚去两月，就带郎君归来，老母听说，甚为高兴，先命我奉上薄礼以表心意，不久她还亲自前来祝贺。姐夫如玉山光彩照人，可称佳偶，不是三姐福大，真是难以消受。”素娟笑着说：“妹子溢美太过。岂不知称颂过度，会惹人笑破大牙？”素娟遂呼翘翘耳语，翘翘应诺而去。

好大一会儿，翘翘携一老嫗前来，素娟上前迎拜，称为婶子，大概是莘女之母。邱生也急忙下拜，老嫗一一回礼，高兴地说：“这就是新郎君？是谁家千里驹乘风至此？老身在世六十年，见过的人何止千万，所见英武漂亮的，只有西城某侯之子、某银局祝六官与郎君，而今，你们真正可以鼎足为三了。然而那两人如暮春桃花，天吝其年，早早便故去，令人痛惜。唯有郎君与三姐遇合，何愁不长寿？与那二子相比，真有天渊之别，怎不令人庆贺？”于是命莘女执壶，自己把盏，先给邱生斟酒，又给素娟斟酒，最后为莘女酌酒道：“你也应该饮一杯庆贺，三姐已得佳婿，下次就轮到你了。不到一半年，你就会有伉俪之望。莘女低头含羞，红潮涌上两颊，缩手不取酒杯。素娟接过酒便让

莘女喝下，说：“亲娘赐酒，怎能不饮？老人家所说之语，岂有一字不实？”邱生与翘翘、楚楚也在一旁连声应和。当晚众人畅饮尽欢，才各自还家。

翌日，素娟对邱生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请与郎君同去拜望莘姨。”邱生跟着素娟，从洞穴旁的小门进去，在土窟中行走约有一箭地，来到一所土屋，莘氏母女就住在这儿。她们见素娟与邱生双双来访，招待殷切，一定要留二人一同饮酒。邱生环视屋中，甚是洁净，却只有一榻一几，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十分简陋。回到家，邱生问素娟：“莘家为何那样贫穷，除一身之外，几无长物。”素娟笑道：“郎君见她家唯有几榻，殊不知几榻也借自我处。莘家虽贫寒，幸而与我邻，所以不仅能免于乞食，而且生活尚有富裕。”邱生道：“此事足能见出你的侠义心肠了。”

时过不久，莘女拿着一幅锦笺，请邱生书写《玉台新咏序》，邱生遂仿《洛神赋》小楷书就。莘女拿着写好的锦笺，珍贵犹如拱璧，她说：“序与字与写字之人，真可称三绝。”一日，正值素娟带着翘翘、楚楚外出，邱生一人在家独坐，莘女又携聚骨小扇一柄，请邱生书写汉《杂事秘辛》。邱生戏谑道：“几曾见过人家处子向外人索写秽亵之语，不避嫌疑？”莘女道：“娟姐不在，翘翘、楚楚与她同去，此事除你我之外，又有谁知道？”邱生道：“倘若确实如你所说，那么，女荃之事为何至今广为流传？”莘女道：“此乃好事者为之。想当年窥见至隐者，只有吴姁一人。如果秘而不宣，又怎能泄露于外？”邱生道：“今日也只有你我二人，能否容我为吴姁？”莘女面红耳赤，双手拈带不语。邱生知道莘女已经动情，就向前拥抱求欢。莘女丝毫未作抗拒。两人相与绸缪，如胶似漆。既而莘女流泪对邱生道：“当初以为郎君不过是轻薄子弟，时间稍久，方知郎君是位朴实厚道人。我生不逢辰，死仍抱恨。一旦委身于你，也可

说是奇遇。郎君大祸就在眼前，怎能坐视不救？想明明白白告诉你，又担心新不间旧，徒取厌烦。”邱生道：“你多虑了。我不过是少年孤客，漂泊无依。天赐良机，使我得遇娟姐。此遇何止裴航之泛鄂渚，阮肇之入天台？如今又与你意气相投，正在自庆多福。所以遭祸之说，真是突如其来，确实不知从何而起。”

莘女闻言，沮丧失望至极，过了很久才叹口气说：“我本来就知病入膏肓，药石不能入于其中。郎君为其日日吸髓，餐餐连盘毒药，自己只觉得快心悦口，殊不知通心钻、彻骨髓，虽然包在多层东西之中，终究能露出锋芒。娟姐原本非人，乃天坛中一只老狐，被其迷媚而死之人，数不胜数。她广采元精，以恣大欲，那里有丝毫仁义之心？人之常情，本来就好色。似乎你不当以有限之精神，填无穷之沟壑。”

邱生听罢，又惊又怕，浑身发抖，张口结舌，半天竟说不出一句话来。莘女道：“郎君三思。如果贪恋美色，贪恋缠绵，虽死不悔，那么我的话确实多余。若还有恋世之心，怕死之念，当考虑早早离开危险之地，奔往平坦大道，我会为你从中筹划的。转祸为福，起死回生，也是容易办到的事。”邱生大惧，长跪在地，请莘女快出良策！“听你之言，犹如大梦方醒。倘能伸手相助，敢不刻骨镂心，永记大德。”

莘女扶起邱生，使之归座，从袖中掏出一张符箓，交给邱生道：“不必惶惶。先把这张符贴在门上，老妖归来后便不能入内，而后再想办法也不晚。”邱生贴符归来，泣涕求救。莘女出计道：“素娟荒淫狠毒，又通灵有术，能够变化，如果藏身之地不严，她终能找到踪迹。倘为万全起见，没有黄道士的符箓不行。黄道士有太乙秘笈，持五雷正法，住于五岳观。郎君屈节相求，即可得到符箓。此事不可拖延，三日内得不到符箓，则大事去矣。素娟每出不返，是因为又有人被她迷惑。此时她一定幻化园

林别墅，与被迷之人缠绵留恋。如果郎君早上死，晚上就有他人入室以补空缺。这里是狐狸的巢穴，素娟就是离此千里之遥。过几年，终会回到这里。如今她已出去两日，再过三、五天就会回来。现在郎君想逃，正是时候。”邱生又喜又悲，再拜后说：

“你使我起死回生，希望我如何报答你？”莘女流泪道：“宁生离，勿死别。快走吧，记住别忘了我，你我的缘份亦就此而尽了。”邱生道：“连累了你怎么办？”莘女道：“我听说贤能之人急人之病，让安于人。何况我也有法术，能对付老妖精，你不必多虑。”

莘女再三催促，邱生不得已握手辞行，痛哭失声。莘女忙止住他，送到门口，忽而一惊，道：“几乎误了郎君大事。”又携邱生入室，急急解开衣服，取出一个紫罗囊，由囊中掏出一枚方寸大小的白玉小印，上为螭纽，刻有“异地同符”文字，赠给邱生：“东西虽小，却是宝物。凭它足可致富。他日遇到买此印之人：问起从何而来，只说从广渠门外城隍间得到，其他不必多说。我之所以厚赠，一是报答一夜枕席之爱，另外还有一事相求。”邱生道：“我的性命都由你赐予，还有何事不能尽心尽力呢。”莘女再拜而谢，泣涕道：“郎君不必惊骇，我亦非人，实是鬼。我出生于河南，因年荒乞讨来到京都，随老母在崇文门内王氏家做奴婢。王家巨富，天下无处不有他家货栈，所凭藉的符节就是这枚玉章。玉章是闽中江皓臣所刻，他人不能借用。凡有王氏玉章印记之人，无论远在江楚，还是川广，就是片纸只字，也能立时支出千万贯钱。从王氏丢失玉印后，十余年来再没有那么大的声势。当时，王氏终日抱恨，恹恹不欢。有人诬赖我们母女盗去此印，因而母亲被王氏鞭撻至死，我也自缢而死。王氏将我们草草埋在此处。这里左边是狐穴，右边是獾窝。母女抱恨九泉之下，愁魂千载。郎君若能买得高原一寸土，改葬我们母女，则大恩大德，永世不忘。”邱生道：“若挟泰山以超北海，我本

来就不行。象这种琐细之事，不必挂怀。”说罢，二人分手，莘女指着墓前的枯槐树说：“记住这棵树，不要忘了。”邱生久久看着莘女，不忍心就此分别。莘女转身跳入穴中，他才大哭而去。

此时，晨星映野，斜月入林，邱生一路蹒跚，行约十余里，才望见楼堞。他逢人便问，找到五岳观，观中果然有位黄道士。黄道士童颜玉色，须眉似金，相貌怪伟。邱生顿首求符，黄道士细细看了看他讥笑道：“妖气濡染尚不深，这样早就伤弓惊饵了？看来你也是个机警人。”黄道士画了三道符交给邱生，嘱咐说：“终生佩带着它。”

邱生承受了道士教诲后，径直奔往昔日所居寺院。寺僧见到邱生不禁大惊：“先生一向何处去了？使老僧疑惑至今。”邱生以假话骗过和尚，又问僮仆现在何处。老僧道：“回南方已经一月有余。”邱生问：“行李尚在否？”答道：“僮仆已全然带走。”

邱生闻言一时垂头丧气，无所措手足。老僧道：“先生难道没有亲戚在京城作官？何不求教于他们？”邱生道：“有位亲戚原在部里作郎官，去年已经左迁外补，现在再无他人了。”老僧道：“那朋友也可以帮忙。”邱生道：“即使朋友生怜悯之心照顾我，我又有何面目见他们？何况任黎之交，世上能有几人？彼此地位高低悬殊，脸上又怎能忍受？”老僧道：“先生才貌兼善，怀策以谒时贤，投刺以干当道，最终必为天子所赏识，又何愁衣食？”邱生潸然下泪：“一身落拓如此，谁又能从中为我斡旋？自媒倘不成功，则身辱名裂。宁愿冻饿而死以填沟壑，也不可摇尾向人乞怜。”老僧喟然长叹曰：“往者我不及，来者我不闻，老僧眼中所见，惟先生一人而已。你孑身在外，无依无靠，而不屑于谒，糊口有地，而深耻托钵乞讨，爱惜品节，重视礼仪，先生以志为尚，定非长久贫贱之人。今日我在寺中为你设置一榻，屈尊先生卖赋长安，等得时机，也不失为良策。”邱生感谢

涕零，遂栖于寺中，为人代书。

一日，老僧买回一幅五色绢笺，请邱生作书，曰：“为一位老檀那作寿轴。”邱生一挥而就，却苦于没有图章印于落款处，便取那方白玉章印在笺上。老僧又买面桃素汤饼，换上新衣，驾着骡车进城去了。邱生目送老僧远去，笑曰：“玉章今日出脱，守钱虏未必能辨出是否为写字人的印章。即以护封作押角，也无不可。只是恐怕识货人看见会捧腹大笑。”

黄昏时分，老僧回到寺院，看来特别高兴，入门就问：“先生写作俱佳，自然不必多说。只是不知所用图章从何处得来？”邱生曰：“偶然得之，大概是我家乡江晴臣所刻。”老僧曰：“真是件大奇事。城中王翁，是敝寺大施主，见到图章，把玩良久，看他的意思，似乎又喜又惊。再三询问老僧，老僧便告诉了他本末来去。王翁嘱我带话，明天一定请先生进城，带着玉章。王翁素来浑朴，不说废话，他说如此，则一定如此，望先生不必拘执，明晨同老僧一起前往，自有车马代步，不会让你徒步奔波。”邱生暗暗称奇，莘女所说又有应验，便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邱生与老僧同到王府，王翁接待十分恭敬有礼。酒过三巡，王翁便索观图章。邱生由怀中取出，王翁一见十分惊奇，仔细辨认后，问邱生道：“此物仁兄得自何处？望不要隐讳。”邱生曰：“玉章本非我原有之物。一天晚上，我偶然沿护城河散步，将到广渠门时，坐在石上小憩，见城隍雉缺处有玉闪闪发亮，便拾得此物，没想到玉章竟为您赏识，我就越发当宝物看了。”王翁道：“老夫不说，兄也不知，此印实是老夫故物，已丢失十余年了。刚才听说你在城湾捡到，追忆往日，想起一晚从郊外归来，在城下解小手，怕掉在地上摔坏，便将它暂时放在城墙缝隙之中，后来竟然遗忘了。仁兄所说不假。此物虽然微小，却是先世所留，不想到我这一代竟失了它。仁兄忠厚，如果肯把它还给我，当以千金酬谢。邱生曰：“物归原主，理当如

此，又怎能得您酬谢？”王翁听了大喜：“老夫有言，驷马难追，兄勿推却。”急急收了玉章，进入内室，半晌方才出来，送给邱生万金，又谢老僧五十金，众人尽欢而散。

邱生回到寺中，拿出百金送给老僧，以示感谢，这时，他才告诉老僧真情，并商议改葬莘氏母女的事。老僧道：“先生不肯负恩于鬼，老僧又怎能绝义于人！蕤莘不能同长，请早些完结此事。”邱生遂出资买了双棺，找来土工，与老僧一起到枯槐下，挖出二具骸骨。邱生见骨大恸，先以香汤沐浴，又用锦褥裹起，才置入棺中，又在柏树林找了块安静幽雅的地方，安葬了莘氏母女，祭奠后归还寺里。

当晚，邱生梦见莘氏母女来谢，诉说狐精痛恨莘女，发誓要加祸于她们，请求邱生将所得的三张符，在墓旁烧两张，永绝祸患，并说以后永难相见了。告辞之际，母女二人哭哭啼啼离开了邱生。邱生心中格外悲伤，正要大哭，猛然惊醒，月亮正在中天，还隐隐听到墙外似有哭声。这一夜他辗转反侧，再不能入睡。

次日，邱生将梦告诉了老僧，老僧说道：“莘女有灵，她说的话又怎能不信？”邱生马上取符到墓前烧化，顷刻之间，纸灰飞起，旋转着绕墓三匝，林中本无风，但纸灰却直出树梢。邱生知道这是符箓神气所致。

后来，邱生在学校修习学业，第二年进士及第，屡任清要之职。不到四十岁，便以病告归，终身不娶，以一侄为养子，教二弟成材，日常生活皆交与小妾、老妯管理，自己坐享晚年之福。

出《夜谭随录》卷三 林先

陆水部

水部主事陆公荣，由于言语不慎而获罪，被谪往察哈尔。他单骑行到归化城时，向赵某租赁了两头骆驼，一头供骑，一头驮行李。赵某说：“您没有仆从相随，不如给我三头骆驼的价钱，我作您的仆人同行，不知可否？”陆水部欣然同意，当即立下契据，外付银两。出发时，赵某却用一匹马换下一头骆驼，说：“骆驼上下费力，不如骑马方便。”陆水部知道赵某在骗自己，当时骆驼的价钱是马的四倍，又想到他虽贪利，但自己无非是要赶路，不必计较马与骆驼的区别。于是，二人即日起程。

刚走了一天，赵某就说：“一人难兼二役，赶牲口与作饭两事中，君也当担当一项。”陆水部选了赶牲口。又过几日，赵某声称自己身体不适，陆水部只得将二事全部承担起来，赵某反倒坐享其成。一日吃饭时，有前日的剩饭与刚作的新饭各一碗，赵某上来先端走了新饭，还说：“我不惯吃冷食。”陆水部只是笑笑，就把剩饭自己吃了。行有二月，某日一餐无肉，赵某开始谩骂起来，陆水部佯装不闻，岂知赵某越发上脸，竟辱骂起陆之父母，陆水部这才正色道：“我纵然不才，也曾入朝为官，何况从年龄上说也是你的长辈，何以如此蛮横放肆！”“放屁！罢了官就是百姓，到你死的时候，只怕蝼蚁也比你强，还敢轻慢我！”以后，赵某愈骂愈不堪入耳，气得陆水部顶风冒雪掩耳跑了出去。

跑到马厩，陆水部坐在草堆上，不禁回忆起当年歌《尘鸣》，登玉阶，在家妻孥相守，出门僮仆相随的情景，再看今日落魄潦倒，衣衫褴褛，白日赶路，晚上还要喂牲口，饮兽蹄坑中水，吃牛马食，身体消瘦，手脚冻伤，又不幸遭鼠辈之欺，不由

涕泪满面，仰天大哭：“天哪！不想我陆某竟落到如此地步！”遂拔出佩刀欲自刎。手刚举起，转念又想，我奉命从军，此地并非死所。正自思忖，忽见一七旬老翁，穿方袍，戴古冠，扶杖而至，先向陆水部作了一揖，近前一步道：贵人失路至此，可叹！可叹！寒舍距此不远，粗茶淡饭，足够你享受。”陆水部很是感动，又不免对老翁的装束略有几分奇怪，显得有些犹豫。老翁看出他的心思，笑道：“在北方寸草不生之地，遇到我这样的人才算是你的运气，何必因衣着生疑？”陆水部这才放心，随老翁同行。路上问得老翁姓黎，自称黎公。

二人前行数里，来至一座大宅院。宅院四面围以粉墙，青松遮蔽，雅洁清幽，与塞外景致大不相同。刚一入门，就有十来位俊仆传呼：“陆水部到！”即刻有二位少年华服出迎，施礼极为恭敬。进入中堂，陆水部与黎公相互行礼，接着，那二位少年也向陆水部行礼，陆水部正待还礼，黎公拉住他道：“这是小儿，不必客气。”

俄而，屋中张灯设筵，水陆珍肴，无所不有。酒过两巡，陆水部准备告辞，黎公曰：“君莫非还想听赶驼人之余骂？老夫家中虽然简陋，还养有几十匹马，足以能代君行路，但此事不必过早考虑。”陆水部默然相许。黎公曰：“老夫家本沈阳，流寓此地已近五十年，幸而能与老妻终日相守，生有四子三女。长子名青，入秦探亲尚未归来。少子名碧，还在襁褓之中，次子名苍，三子名白，刚才你已见过。长女阿红，嫁在大同，次女阿黄，嫁在杭州。只有三女阿紫，还待字闺中。”黎公回头对二子曰：“告诉阿母，与阿紫一同出来拜见客人。”陆水部推辞不敢当。黎公曰：“本是通家，不必回避。”二子入室，良久出来道：

“母亲已在内室设好酒席，说中堂寒冷，要父亲请客人入内，亲自敬酒，以表心意。”黎公笑曰：“老奴如此费心，君当以得贤内助谢我才是。”说罢，拉着陆水部就进了内室。

内室画烛高照，锦屏生辉，门上钩蒜垂帘，地上铺着毛织地毯，几十位美婢簇拥着一位老嫗。老嫗穿着华丽，年龄与黎翁相仿。陆水部行礼后，老嫗还礼，黎公问道：“为何不见阿紫？”老嫗曰：“想是羞涩，不肯出来拜见客人。”黎公笑曰：“儿女态每每如此。倘若出嫁半年，就会像两个姐姐一样，面皮厚如城墙了。闻听此话，满屋人无不捧腹大笑。

老嫗又使人催促阿紫，良久，一位双鬟丫环掀开帘子回报：“紫姐已到。”然后看了一眼陆水部，含笑而去。稍顿，阿紫冉冉而至，只见她鬓发如云，粉面含春，年约二九，光艳绝伦。她侧身位于筵席前，低头搓弄着衣袖。黎公老嫗同声说道：“女儿不必如此，陆君不是外人。”强使阿紫行礼后，才人人就座。席上酒肉并列，笙箫吹奏。饮至夜半，陆水部诗兴大发曰：且休饮酒。今宵之会，实为雅集，何不赋诗记之？倘若可行，又要用弦管？”黎公遂命撤乐，侍儿捧砚展纸，将笔饱蘸浓墨后交给陆水部。

陆水部乘着酒兴，赋七言近体诗一首，诗中有“碧血丹青迁客恨，云鬟玉臂故园情”之句。黎公看罢笑道：“读君此诗，谓能忘情于小女，老夫不信。”陆水部惶恐避席请罪道：“鄙人岂敢怀有异心，不过卿以自我感慨，所以才有此语，还望黎公见谅。”黎公曰：“这也是天命。小女与你实有缘份，此番相见并非偶然。今朝既然相会，就当选择吉日，以成婚姻。”当晚，众人尽欢而散。陆水部目光恍惚，醉不能语，黎公二子陪他宿于书房。

第二日，陆水部起身告辞，黎公二子却留鞭截镫，不许他离去。出于无奈，陆水部又住了数日。一天，黎公外甥胡秀才前来拜访：“舅舅仰慕你是名士，想把小女嫁与你，请勿见弃。”陆水部推辞道：“我是西粤人，行年五十，而今身负重罪，落拓到这般地步，自保尚且不能，怎敢连累他人爱女？还望致语令舅，

代我婉言回绝。”胡秀才道：“此说欠妥。我相君面隐隐有死气，最远不过两年就会出事。舅舅得道多年，你答应此事就可以免祸。何况表妹心地善良，贞静幽娴。古人斗酒博梁州，君不破费一文，就成此奇缘，以后还可以享受不尽之福。否则你将孤立无偶。窃以为待大祸临头之日，再想求一人伸手援救都不行了。”陆水部为胡秀才一番话所动，遂拿出一枚玉蟾蜍作为聘礼；又给胡秀才二束交桂作为谢资，曰：“感谢你进药石之言，所以以药报答。”胡秀才施礼收下，而后离去。

婚前二日，胡秀才与黎氏二子携酒来到书斋，与陆水部小酌。酒至半酣时，又说到赘婿之事，胡秀才极称阿紫美貌贤惠。陆水部也颇为得意，借着半醉大声说道：“阿紫的丰姿，我已于初到之日细细端详过了。只是笑黎公不学无术，为女儿取名阿紫。阿紫者，狐狸之称，淫妇所之化也，为何以阿紫为女儿取名？”话未说完，胡秀才已愕然失色，黎氏二子也涨红了脖子，拂袖而去。胡秀才顿足道：“君失言矣。我的执柯之功至此也可休矣，可惜，可惜！”陆水部茫然不解其意。俄而，黎公与二子一起来到书斋，站在帘下，用手杖指着陆水部道：“那儿来的书痴，竟敢如此轻薄，辜负老夫不足为恨，可恨的是你将害得小女儿日不食。你没有福气，于我又有何过失？君行矣，从此勿复相见。”说罢，从袖中掏出白银一锭，掷地有声，便转身离去，再未回头一顾。胡秀才亦太息而去。

陆水部又愧又悔，一时酒力尽消，不觉隐几而卧，黎明时方才醒来，睁眼一看，发现自己正坐在一大石旁，四周砂碛茫茫，不见宅第踪迹，顿时惊诧不已。再看地上，只有那点银子实实在在地扔在那里。陆水部徘徊惆怅良久，不觉潸然泪下。

待陆水部回到住所，赵某早不知去向。再到马厩一看，骆驼与马也都不见踪影。陆水部荏苒终日，不知所措，幸遇周南溪先生有一驼两马随行，才得以与周先生搭伴一同赶路。一路上，陆

水部备述所遇之事，周先生惊讶道：“你肯定遇上了狐精。”又说：“昨日我见一人在路旁大哭，问其缘由，自称姓赵，有一驼一马为强人抢去，想必那就是与你为仇的赵某了。”陆水部问其年龄相貌，果然不错。想来苍天对人恩怨分明，就是冥冥之中也纤毫不差。

到了军营，陆水部已是囊中空空，只得寄食军中，但他固执、任性的脾气依旧不改，终因讪谤罪伏法。周南溪收其尸骨火化时，才明白胡秀才所说陆公面有死气之语，确实不假。

出《夜谭随录》卷三 林先

庄 副 松

吉州庄寿年，号副松。乾隆初年，以贡生入国学修业，在城北租赁了一所废园居住。初到时，园内茅草茂盛，青苔没阶，满目荒芜。庄副松剪荆辟径，收拾出一室居住。不久，考试之日临近，庄副松满心以为这次可一举中第，弄个一官半职，考场下来，张榜时才知自己又名落孙山，由此郁愤成疾，直到春日仍卧病在床。幸而有好友兼同学邱生，也是科场失意，可怜庄副松年老多病，遂携书童、行装，特前来陪伴。二人朝暮相对，同命相怜，甚能慰藉彼此寂寞之心。

邱生正当青春年少，每夜拥衾独宿，不免颇多遐想。此时正值仲春，池中草色青青，园内百花待放。一日薄暮，邱生独于轩东漫步，无意中瞥见一位身着翠裙红袖的二八女子，艳丽夺目，无人可比。邱生佇立而视，见那女子嫣然一笑，百媚俱生。邱生一时神魂颠倒，心醉神迷，呆若木鸡，心中只想是邻家之女，不意竟有如此丽质，但又不敢造次上前挑逗。女子即刻踰过断墙，不见踪迹，邱生回到房中，对石副松道：“人说京师妇女，妆束又丑又怪，既无旗人的大方风度，又无南国少女的袅娜身姿。今日弟之所遇，可证京中实有仙女，其妆束也使人意想不到。从今之后，方知人言不足信。”庄副道：“君言差矣，君所见佳人，并非土生土长。比如今科顺天府试榜下，能够将第一名卷子念诵一遍的人却甚少，若再细加追问，其中顺天籍贯的又有几位？”邱生闻言大笑。

入夜，邱生卧于床上，时睡时醒，辗转反侧，正朦胧间，傍晚所见女子倏然而至。邱生神志恍惚不清，遂与之交媾。庄副松猛然惊醒，侧耳细听，稍顷，不觉也精遗满席。翌日，庄副松失

晓。邱生起床尤晚，早饭顿减，举止不似往日轻捷。庄副松追问夜间竟究发生何事，邱生秘而不宣，令庄副松心中大疑。是夜，庄副松假寐等待，二更天时，枕畔又传来呻吟声，丧语不时入耳，庄副松竟精又大洩。邱生的疲惫也一日胜似一日。庄副松一再追问，邱生仍然不吐实情，庄副松遂正色道：“你我二人作客异乡，家人日夜挂念，其情殷切，为何要将千里外之身给予狐鬼？你正值年少，也许没有忧虑。我已年老，又怎能以将要干涸之精，陪你夜夜遗洩？”邱生十分惭愧，才将经过诉说一遍，请罪道：“你刚刚所说，皆为药石之言，我怎能不拜受馈赠？如果她再来，当与之痛绝。”

当夜，女子未到，邱生遂向庄副松夸口，庄副松也暗自高兴。正巧同学涪州刘生，偶然拜访庄副松，相见后吃惊道：“你患何重病？”遂为之诊脉，错愕良久，曰：“你年近六十，如何患有遗精病？难道为狐鬼所蛀噬？”庄副松以之为神，便将邱生所遇之事一一告知。俄而，邱生前来，刘生亦为之诊脉，茫然自失道：“此为狐祟，不是鬼，无药可医。城南有位萨满，可以请来为你们驱走狐精。”庄副松问：“萨满何许人也？”刘生曰：“蒙古人，属厢白旗，为羽林乞萨满，译作汉语则为巫覡。”庄副松恭恭敬敬答应，并请邱生书童前去邀请。无奈萨满为官差所迫，约定三日后再来降妖狐，庄副松只得引颈翘望。

当夜，漏下三刻时分，女子又至，责备邱生道：“君为何相信刘监生之语？”邱生道：“我已使人召请萨满，庄副松可以为证，再不与你往来。”女子忿恨之极，双手捧着邱生双颊接吻，曰：“我死，岂能让你独活？”言罢，用舌尖顶开邱生嘴唇吸气，只听飕飕之声，邱生气出如绠，心茫茫无所凭藉。女子更用力啜吸，邱生顿觉丹田痛如刀割，五脏欲裂。庄副松听到邱生帐内有摇撼之声，急忙叫起二位书童，点烛看时，邱生已经昏绝，赤身僵卧于床上。三人大声呼救，邱生半晌方才醒来，拉着庄副

松的手边哭边说：“我死后要在异乡做饿鬼了。”庄副松大怒，对空肆意辱骂，然后与邱生同榻而卧。

三日后，庄副松又派书童去请萨满。萨满来到后，邻人围成厚厚的人墙观看。只见萨满头戴兜鍪，腰悬金铃，擂鼓咚咚，口诵神咒，遶园而走。绕到园后废楼前，他突然举目仰视，旋即弃鼓，手提铁叉，快步登上楼去，似乎在追赶什么，直逼到墙角，才猛力一叉，人们只听到“哐”的叫声，很象狗被打后发出的声音。萨满设起鼎镬，提叉烹煮，见一只大如獾的黑狐，开膛而死。萨满用火烤其肉，烧其皮，又取其心脏烧干后研成碎末，让邱生与庄副松服下。自此，这一带狐怪遂绝。

不久，庄副松、邱生二人大病痊愈，各自携带礼品登门拜谢萨满，萨满固辞不受，三人遂结交为友。

丁丑岁，邱生科场得意，带帽离身，授职柘城县尹。庄副松为教司，任满后，以教职归乡。

出《夜谭随录》卷三

林先

王 侃

王侃排行老三，是房山农家子弟。一天，他正在田里耕作，忽然狂风骤起，一时飞砂走石，正想找个地方躲避，猛然瞥见一位身穿画衣的女子，披发赤足，顶风而来，连连大呼：“三郎救我！三郎救我！”仓促间，王侃无暇详细询问事情的原委，只是急问：“我如何救你？”女子说：“把我藏在芦棚下，少有旋风袭来，就是追赶我的人，你只说我已经西去就行了。”说罢，她已急忙钻进芦棚。

俄而，果然从东北方有旋风刮来，旋风大如寺塔，急如奔马。绕田旋转了几圈，刹时，将树叶全部卷落。王侃按女子所教，对旋风指着西方，旋风即如雷鸣一般往西逝去。好象真懂了王侃的意思一样。王侃不由惊惧万分。

旋风过后，王侃打开芦棚门，那女子已端坐棚中，喘息未定。刚刚用撕下的裙裳裹完足，正含笑挽发。王侃细细端详，见这女子蛾眉曼睩，美目生光，的确妖艳天比。不由砰然心动：“追你之人已去，不知你用什么来报答我？”女子起身施礼道：“深恩大德，永志不忘”。王侃说：“虽然如此，你到底用什么来报答我呢？”女子说：“金帛珠玉，任君自挑。”王侃笑了：“我对金帛珠玉素不贪求，只是想求大欲。”女子说：“不知是否可闻郎君之大欲？”王侃笑而不答，女子却渐渐敛笑怒视，稍顷，又笑道：“郎君心底太不善良，我不得不作负心人了。”说罢，动身欲走，王侃一把将她拉住，女子又从他腋下冲过，动作轻便敏捷，王侃牵挽不及，等他转过身，女子已倏忽不见。王侃大失所望，心中颇有怨恨。

天已近暮，王侃悒悒不乐地扛着锄头回家，正准备过小桥，

忽见那女子正坐在溪畔石上。她笑对王侃道：“你不会把我看作中山狼吧？”王侃猛然见到那女子，顿时转忧为喜，却故作愠色道：“你已免祸，还呆在这儿干嘛？”女子上前拉住王侃的手：

“刚才不过开个玩笑，何必生气，如果以为我是负心人，那可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了。请与你一同回去。”王侃喜出望外，惊喜若狂，拉起女子就走。

王侃年二十一，父母都已故去，家中唯有一妹，王妹见哥哥突然携一丽人归家，吃了一惊，忙问由来。王侃如实说了，王妹细细打量了一番，笑道：“我见嫂子都爱，何况三哥。”王侃说：“人言可畏，还请妹妹筹划一计。”王妹说：“其余人不足为虑，所可虑者，惟有东邻钟八。钟八平日最好诋毁别人，在乡里常散布流言蜚语。听说此人如今已远走他乡，如黄鹤一去不返，三哥还有什么顾虑？看三嫂媚曼婉妙，秀于外必慧于心，正好相伴度日，只恐三哥福薄，不能消受。”女子衿衽谢道：“三郎对我有大恩，委身侍奉，本是情理中事。所担心的是小姑不容。如小姑能可怜我，诸事多多包涵，就可和气致祥，家中安如盘石，人言不足为虑。”王妹听女子如此说，心中大喜，遂杀鸡煮饭，让哥嫂二人当晚喝交杯酒成婚。王侃与女子情感甚笃，女子也觉的与小姑十分融洽。

翌日，王侃问女子是何方人氏。答曰：“良乡白氏，年已十九，幼年失去父母，孑然一身，昨日偶出春游，不意为妖风所逼，倘若没有三郎相救，我定为阎摩罗天尊招去了。”王侃问：

“你往日单身一人，寄居何处？”白女道：“无枝可栖，终旧如萍梗一般，四方漂泊。幸而藏身之地甚为坚固，所以未遭强暴欺凌。”王侃又问：“你以何为生？”白女道：“以针织度日。”王妹道：“心中倘无瑕疵，无家可有何忧虑？从此三哥耕种，嫂子作饭，我送饭，不愁不作个好人家。三哥明天去办几匹布，为嫂子制作衣裳，几曾见农家女子，身穿如此艳丽衣服。”

王侃面露难色，告诉妹妹实在无钱买布。白女道：“不用作难。我积下十匹布，收藏在溪畔土地庙内香案下，劳你去取。”王侃开始不信，白女再四催促，王侃勉强而去，竟真的得布十匹。归来告诉妹妹，王妹曰：“古庙荒凉，何时放有布匹？”白女随意回答了她。白女极为聪颖，女红针黹，无所不能，无所不精，王妹百事不如，于是更加敬爱嫂嫂。

是年，旱、蝗二灾交相侵袭，王家几十亩地，仅收获十之二三。兄妹二人日夜焦虑发愁，直说：“不虑受冻挨饿，所虑无粮输官。”全家只有白女怡然自乐，不把这一切放在心上。王侃与妹妹商议，向同村牛大户借债。白女阻止道：“你大可不必如此。牛大户是守钱虏，别有一副肺腑，倘若没有足够势力压他，就是至亲好友，稍稍有求于他，还好象睫毛长了一寸长，瞪着眼睛装看不见，何况你是位与他关系甚远的穷人，年少面薄。若去只是空招其辱，那能得到济助？不如听天顺命，事到危急时，自有解救之法。郎君姑且等着吧。”

王侃不听劝告，整理衣帽前去借贷，果然被牛大户一口回绝。王侃不胜忧悒，回到家里，催税吏卒已等在门口，一见王侃，立刻紧紧扭住他的胳膊不松手。王侃极力挣扎辩解，请吏卒暂坐草堂，自己逡巡入室，商议当如何是好。白女问：“应交官府多少银子？”王侃道：“加上旧债共欠七两多。”白女嗤嗤笑道：“我以为欠了盈千累万，如果这样，还需要费几天踌躇。仅仅这么一点，有何大不了？土地庙西北角地砖下，有白金一坛，取来偿完债，还会余下很多，足够日后生活之用。”王侃初闻大喜，既而又疑其内戏言。王妹从旁催促曰：“据前日取回十匹布来看，此说应当不假，快去，快去，不要滞留。”王侃翻过屋后短墙，急急到土地庙内挖掘，果然有一黑瓷坛，打开一看，满满一坛白银。王侃的狂喜不亚于多年寒儒一时登第，忙脱去上衣，赤身背着银子归来，如数交纳了税款，吏卒吃饱喝足后离去

王侃当下与妹妹秤银，恰好五百两。其后买田买宅院，一日富似一日。凡有营运，只要按白女之言去作，无不获利数倍。不过两年光景，王家便成为乡里首富。王侃一下子由贫而富，日子越过越红火，唯一的遗憾，就是无后了，他不时为此念叨几句。一次，白女作色道：“郎君刚得温饱，就想纳妾，为何薄情至此！”王侃道：“并非我薄情负义，只是担心无后，自我断绝香火。”白女道：“既然如此，就不必再絮絮叨叨，很快便会为你生下一子。”王侃听罢并未介意，只是笑她戏谑太过。

当晚，二人同坐房中，白女告诫王侃先别睡觉，独自一人上床下帷，帷内发出“轧轧”之声，不知白女作何事宜。大约一顿饭功夫，忽闻床上小儿“呱呱”啼哭。白女换衣出帷曰：“何不快去看看儿子？”王侃大骇，掀帷一看，床上一躺着一个裹好了的小儿，眉目如画。王侃又惊又喜忙去告诉妹妹。王妹过来探视，大喜过望，就在屋内设筵庆贺。白女举杯畅饮，又说又笑，与平日毫无两样。王侃兄妹心中十分疑惑，因而为小儿取名“异生”。

同邑富户刘翁，家还万贯资产，其子名璇，时为国学生，年已二十。尚未婚娶。听说王侃之妹姣好漂亮，便请媒人到王家议婚。王侃认为此门亲事甚好，白女却极力劝阻，认为不可行。王侃曰：“刘家既富又知书识礼，刘璇也年少诚实，将妹妹嫁与他，也是得其所。不知你为何从中作梗？”遂不听白女之言，订下这门婚事。白女叹曰：“姻缘确为天定，违天不祥。只是我与刘家子有仇，虽为亲戚，仍要避开她。成婚时，切勿使他与相见。如果勉强，则大祸生矣。请郎君千万记住，不要忘却。”王侃随口答应了。

到了出嫁那天，琴瑟甚和。只是刘璇素闻白女貌美，特别想见见她，屡屡向王侃请求，王侃就是不答应。

几日后，刘璇在家设宴召王侃饮酒，酒席间乘便偷偷来到王家，正值白女在院中给小儿喂奶。刘璇突然走到面前作了一揖，白女仓促间来不及回避，只好以袖遮面，站立不敢少动。刘璇把白女仔细一看，大吃一惊，转身踉踉跄跄撒腿便跑。跑到家中，面色仍然灰白。王侃兄妹惊问何故，刘璇喘息良久，方才稍稍平定，问王侃道：“尊嫂是谁家女子？伉俪几年？其中大有奇异，望能明示，千万不要隐讳。”王侃开始尚支支吾吾，不讲实话。刘璇正色道：“至亲骨肉，休要说假话。我之所以淳淳再三追问，自有深意，兄为何如此见外？”王妹心中疑惑已久，听刘璇所说似乎事出有因，也从旁劝导。王侃不得已，才说出实话。刘璇大骇曰：“兄所遇者为妖孽。”“你说她是妖孽，有何凭据？”刘璇道：“实在不敢相欺。弟之慕嫂子贤淑，深以不见一面为憾事。刚才留兄饮酒，我抽身到府上拜见，不想正遇于院中。弟极其惊叹嫂子的艳丽，但仔细一看，此人并非旁人，实乃当年祸害愚弟之人。三年前，弟到野外省视坟墓，在途中遇见此女，为其艳丽所倾倒，回到家中，不想此女已在室内，自称是白氏女，与弟有夙缘。当时我神魂丧失，无所顾藉，遂与之欢好。两个多月后，我的身体一日瘦似一日，父母知为邪祟所弄，千方百计驱逐不去。正好有位姜道士，其神术在山东颇为有名，父母施礼相请，求姜道士作法。姜道士只画了二符，让在中堂焚去一符，另一符命重重包起藏好，数年后还有用处。父母按照姜道士之言，当日焚烧其一。弟于焚符时看见一位神人，形状如庙中所塑灵官像，入房来捉女。白女在仓惶之间，披发赤足御风而逃，神人追逐出去后再没有回来，弟之病也日渐痊愈。今闻兄得嫂之日，正是神人追妖之时。兄溺爱枕席，一定不以弟之所言为是。朱符在此，不足为凭。倘若其为妖女，身上自有异香，又常常护其尻骨，不让人抚摸。倘若尊嫂亦如此，那确实为妖无疑。只是不知尊嫂是否有这些怪异之处。”

王侃听罢，瞪目结舌，欲言不能。王妹曰：“尻骨我不知，体有异香不假。三哥应该早早决计，不要留下后患。”王侃长长叹口气道：“据妹夫所说，其为妖女无疑。但自与她结合以来，穷家靠她富裕，小儿靠她养育，妹子靠她而嫁。她为我王氏门下造福非浅。只听说以德报怨，未曾听说以怨报德。何况内人贤淑，一定不会酖毒。虽说她是异类，又怎能忍心抛弃。算了吧，愚兄不再听你说了。”刘璇道：“蜂蝎有毒，假若不听良言，不久就会于枯鱼之肆找兄去了。”这一日，几人不欢而散。

王侃去后，其妹终不放心，悄悄拿着朱符回到家，在卧室门口点燃，顿时，只见狂风大作，白女从房中奔出，没走几步，就跌倒在地，化为一只黑狐，冲开院门而去。有一旋风随在其后，急如飞电，顷刻不知去向。王侃惊定之后失声恸哭，几日不食而死。

以后，白女再未光顾王家。王家唯存一小儿异生，满室萧然，渐渐凄凉冷落。

出《夜谭随录》卷四

林先

董如彪

蒿阳董恒，字建威，以参将解职家居。年约四十岁，称雄一乡。其性爱好勇武，所结交往来者，皆为射皮饮胃之辈，飞苍走黄之人。他有艳妾六、七人，彼此日日争妍斗媚，取悦董恒。董家宅第十分雄宏壮观，园亭之胜，甲于一邑。园中有一池，大小可供行舟往来。绕池有绿树千棵。董恒在园中建轩五所，题匾额为“万绿”，颇为宽敞豁亮。时值夏日，董恒与其朋友在轩内讲武，董父屡屡劝阻，董恒仍丝毫不改。其父不久故去，董恒更加肆无忌惮。

董恒生有二子，长子如彪，年方十八；次子如虎，年已十六，二人都出于侧室。如彪禀赋与父大异，秀气生于外，聪慧发于内，尤喜诗文，而对驰马试剑却毫无兴趣，因而不为父亲所喜，两胁不免常遭老拳。

董家有位老仆葛封，质朴憨直，常常强谏，使董恒才稍稍有所收敛。葛封有子名印儿，也年方十八，为如彪、如虎学馆书童，韶秀慧黠，全家上下无人不喜，无人不爱。

一日，正值秋高马壮，董恒率领二子及童仆三十余人，背弓提枪，呼鹰嗽犬入山中围猎。自辰至申时，居然一无所获。董恒兴致大减，正准备率众人归还，忽而一只大黑狐从草中窜出。董恒抽箭便射，但连发数矢不中。黑狐突然跑至如彪马前，逡巡欲遁。董恒急呼如彪射狐，如彪只是束手而笑，黑狐很快便逃之夭夭。董恒叱骂道：“懦弱小子，为何颜厚如此？不怕众人讥笑？”如彪曰：“家中猪羊甚多，何必一定要猎兽而食？”董恒大怒：“小子生为男儿，竟丝毫没有丈夫气概，岂配做我董建威之子？你想食羊猪，我偏将你喂虎狼。”遂喝令如彪下马，夺去

弓箭，只给他一把火枪道：“留你于此地，打不到黑狐，休要回来见我。”说罢回马，准备下山。

葛封弃枪投鞭，泣涕叩马而谏：“大郎所言，并非无理，主人为何逞一时之怒，把他扔在万山之中，不顾其死活？况且为人之父者，当向子孙教授道义之方，不当引他们走入邪路。大凡邪僻之事，不能使子孙效法。主人自己这样作则罢了，何必残害大郎，逼他与你一起作恶，却不听他纠正父过？”董恒大怒道：“你病昏了头？胆敢悖逆至此！”葛封回道：“老夫并不悖理，是主人自己不知是非。人之所以修身齐家者，不过仁、孝、慈、悌。现在主人日日以杀兽猎禽为乐事，不体察上天爱惜生灵之心，能说是‘仁’吗？父死未葬，就外出游猎，能说是‘孝’吗？将弱子丢弃于荒山之中喂野兽，能说是‘慈’吗？二郎旁观，不发一言劝阻，这是教给他‘悌’吗？即使大郎有罪，主人也当分担责任，何况他还无罪。将他弃于山中，又有何罪名？”董恒怒吼如雷，马鞭如雨点般落下，葛封头脸皆伤痕累累，浑身是血，这才松开马嚼，退在了一旁。

董恒纵马出山，扬长而去，众人全都紧紧跟随。葛封大骂众人助桀为虐，丧尽天良。叫来印儿，嘱咐他说：“你跟着大郎，生死与他同在。我已经老了，无能为力，不能侍奉他。假使大郎得狐而返，不会发生其他意外，那你就象汉帝列侯得功之犬。否则，就从此永诀了。”葛封欷歔上马，连连催促印儿快去找大郎。

印儿奋起前往，在一块大岩石下找到如彪。如彪见到印儿，方倚枪而泣。印儿安慰他不要着急。如彪有印儿为伴，得到极大安慰。两人起身四处寻找狐狸，但狐狸却无影无踪。转眼暮色苍茫，一无所见，四面山峰一片寂静，渐渐露出满天繁星。二人听到风吹树响，水击石鸣，豺狼奔跑，鸱鸢嚎叫。悄悄蹲伏在大石旁，惊恐万状。

不知过了多久，月亮从山峰升起，淡淡烟雾轻笼沟壑。如彪、印儿依稀看见有几人沿着溪岸小路走来，相去有一箭地时，才发现他们原来是夜叉，燎牙伸出唇外，鹑行鸢顾，目光闪烁，气喘咻咻。如彪战栗不止，伏在地上，极力屏住呼吸。印儿低声说：“怪物并非一个，这里不是藏身之处，不如爬到树上，或许能够免祸。”如彪说：“我从来没有学过爬树，此刻又怎能上得去？你赶快上树，明早收我骨骸。你若稍稍慢一点，两人就都会毙于此地，这不是你父亲所托之意。”

印儿不得已悄悄爬上树，从松枝浓密处垂头往下看，看得格外分明。一位夜叉走到大石旁，猛然见到如彪，就地打起滚来，象旋风旋转一样，良久方停，只见它拊胸跳跃，似乎也很惊惧，发出“呜呜”之声。其余夜叉闻声也都聚拢在石旁。一夜叉蹲下，耸起脊背，另一夜叉提着如彪腰胯，放在蹲倒在地的夜叉背上，背着他走了。

印儿心胆堕地，也下树悄悄跟随其后。经过几处险要高峻地段，最后来到一座破庙前。庙前有许多夜叉，一个个拱手立于两侧。庙后有几棵参天大树，印儿爬在树上窥视，隐隐约约见到庙中有二人，一左一右正面而坐，又有数人列坐于两侧，衣冠奇古，身体十分伟岸。而后，又有数十人步履整齐地来到座下，这些人都是夜叉形状。印儿又看见许多野兽，如虎豹、如熊黑、如豺狼獾鹿狐兔，纷纷集于庙外，有千百之数。

夜叉将如彪置于阶前，匍匐而出，似乎为座上人威力所震慑。坐在右边的人说：“董恒恣意为虐，残暴不仁，冥报已近，今又忍心弃子于荒山之中。今日应该先将董恒之子杀了，以抑制众怒。”列坐一人说：“不可。董恒虽然可恶，其子却无罪，而且他直言劝父，有止杀之心。罪人不捉，不肖子尚且冤宥，何况如彪这样的贤人。”坐在右边的人说：“好吧。那么怎样处置他？”列坐众人都说：“不如放了他。这样，上可体现上帝好生

之仁心，下可行施明公恤刑之惠。至于报德报怨，自有主掌者，不是我辈所管的事。”坐在右边的人说：“参军之言极对。”遂命夜叉仍然将如彪背出去，放在原来的地方。夜叉刚准备动身，又有一位老人跪在阶下请求：“适承明谕，报德报怨，自有主者。董如彪对我有恩，我请求报德。”坐在右方的人说：“可以。”老人叩头谢过之后，便背如彪出门，蹒跚东去。

印儿又下树悄悄跟随，走过几里险恶山路，来到一个洞口前。老人正准备入内，忽然回首见到印儿，惊讶道：“你是干什么的？”印儿道：“偶尔迷路，想找地方借宿一夜。”老人道：“这里不是你该到的地方，住宿更加不行。印儿道：“主人被背在这里，我怎能忍心独自归去。”老人仔细审视后说：“你莫不是在撒谎？”印儿道：“如果不是主人，我纵然好事，也不该半夜进入深山，冒着生命危险骗人。”老人点点头：“此话大有道理，不再多疑，你跟着我走，保你主仆有吃饭住宿之处。”

印儿随老人进入洞中，洞中幽暗，路面坎坷难行。拐过几道弯后，才豁然开朗，有一大块地方，平衍广阔，虽然戴石履土，但回廊曲石，无所不备。男男女女几十人，都在院中等待，见老人背着如彪归来，莫不感到欣慰，争相前来扶掖，将如彪安顿在床上，喂过朱沙汤后，如彪神气才开始恢复，双眼微微睁开。印儿上前将如彪靠在自己身上流泪道：“大郎醒了，不必害怕。”

如彪看见印儿，猛然坐起，问道：“此为何地，难道是在梦中？”印儿哽咽着告诉如彪自己所见到的一切。老人说：“这儿是洞天，与人世隔绝。距你家路程甚远，一时难以归去，在这儿不必徒自悲伤。”如彪施礼问老人姓名，老人自称胡叟，说道：“儿女顽劣不计利害，不是仁义之人开一面之罗，此时早已肝脑涂地了。”如彪原本聪颖，闻语便知为日间所纵之狐。心中想

道：我即有恩于他，住在这儿几日也不妨，便悄悄告诉了印儿，印儿恍然大悟，遂安下心来，不再当作异事。

时间一天天过去，如彪、印儿与胡叟家人逐渐熟悉起来，就是闺中之人也不互相避忌。胡叟有二女，长女名阿笋，身材矮小，却洁白如玉，媚曼双绝，为亲友所重。次女名阿嫩，修眉细目，脸上微微有几个麻点，极为婉妙。胡叟想将一女嫁于如彪，但嫁那位，却一时拿不定主意。胡嫗说：“何不效法古人，以红丝系于女儿腕上，弄乱头绪，令董郎随意牵其一，作为宝窗之选。”胡叟道：“这也不失为一种方法。”阿笋阻止说：“董郎对妹妹有大恩，将妹妹嫁于他，情理兼尽，谁说不适宜？”胡叟拊髀曰：“这真正是不易之论，还有什么犹豫。象你这样能让，我何必还要多虑。阿笋含羞而退，于是胡叟将阿嫩嫁于如彪，对于这桩婚事，全家人人羡慕，都以为是玉蕊瑤英，天然嘉偶。

阿笋酷好吟咏诗词，时时到如彪夫妇室中相互谈论，或分笺拈韵，共相唱和。一次，如彪与婢女偷情，被阿嫩抓住，戏令长跪，手批其颊，被婢女们传为笑谈。阿笋戏之以诗曰：“鹑鹑比翼鸟，一夕忽分单。夜静更深后，鹤行鹭伏前。雪肤依草荐，玉掌示蒲鞭。俛首无生气，郎当鞍鼻边。”如彪见诗笑道：“阿姨可谓揣摩到家。然而尚有不尽处，试为你补足。”乃和诗送与阿笋。阿笋展示诵过一遍，衔袖而笑。阿嫩却怒目而视道：“你没有偷香伎俩，为何拿我解嘲”如彪道：“句句实，字字真，岂有虚假？”阿嫩道：“字经三写，鸟焉成马、如今事情已经隔日，而且诗人又喜好附会，往往诬陷好人，不足为凭。心正何怕眼斜，一任你们喋喋不休。”阿笋曰：“妹妹以威风自鸣得意，妹夫又口有雌黄，这些是非我说不清。只是借此作一诗题，卿以解闷。”阿嫩戏拍其肩说：“姐姐发奇想，便强使他人削足适履。独不念隔膜之词，传之悠久，徒使其为乱真之贗品。此事应该自己

忏悔，不要洩露于人。”阿笋笑道：“妮子包羞了。既然口出软语，姑且置之不论。”遂将诗稿撕破在烛上烧了。大家欢喜而散。自此，阿笋日日与如彪相狎，无所不至，但却不乱。

一日，姐妹同住舅舅家，胡叟请印儿驾车。阿笋在碧沙中，见印儿眉目清秀，归来便作了一阙思恋印儿的《如梦令》词，一时疏于防检，放在桌上出门，正好阿嫩与如彪前来，发现词后争相宣读。阿嫩笑曰：“我今日又得诗题了。”遂拿诗笺和了一首。如彪方欲提笔和词，阿笋已经归来。她从窗下经过，听到屋内有折纸、磨墨声，猛然想起诗笺未收，急急入室一看，阿嫩已经拿着诗笺正对着自己笑。阿笋十分羞涩，几乎无地自容。阿嫩道：“得知姐姐又得一诗题，故来相贺。”说罢便将和词递与阿笋。阿笋大惭愧，二人戏谑玩笑，良久方去。胡叟听后笑道：“婢子下流，竟然悦及车夫。我可不学王、郑所作所为，使子女憔悴而死。”马上择日，将印儿入赘为阿笋之夫。

不知过了多久，一日，胡叟对如彪说：“你们二人可以回家乡了。”如彪担心回去后为父不容，胡叟道：“虽然他不想容你，也不能办到。”二女你们可以带去。我也无物可赠，实在惭愧。”当日即设宴饯行。

翌日清晨，胡叟命人驾好一辆小巾车，使四人上车。巾车行走甚速，转瞬之间已不见洞在何方。车上没有执轡之人，小马也用不着鞭策，沿路拐来拐去，直达家门，宛如熟路一般。

下车后，小马转身自己返回。四人进门后，全家上下都以为是鬼魂。又见二女艳丽，更加诧异。印儿备述事情始末，全家人又才定下心来，争相泣告说，大郎在外两年多，岂知家中一败涂地。主人自弃大郎后，归来三天便命归九泉。二郎得了癲病，不几日也死了。惟有葛封在一月前，自称帝命他为某山之神，当夜无病而逝。房中诸姨，都已改嫁。奴婢之所以还不致于星散四方，是因为还有大郎生母在室。

如彪听罢大哭，登堂拜母，引罪自伤。母曰：“你被父亲所弃，罪在不即刻归来。现在你得妇而返，也可安慰老身了。”董母又念葛封之忠，印儿之义，遂将印儿养为义子，更名如麟。

此后，二女侍奉婆婆极有孝道。家中资产也很快就超过以往十倍。二女又各生一子一女，亲戚朋友知道这几个孩子为狐所生，不肯与之通婚，男娶女嫁，都在远方。

后十余年，董母死后，如彪、如麟按殡葬之礼，哀祭皆尽。服孝期满，如彪将田产分给二子，同如麟与二女入山，自此再未返回。其亲戚朋友多说狐女与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常穿之衣不更新，也不破旧，面貌常如十八、九岁，喜欢吃鸡肉，喝火酒，这几点与人稍异。又说狐女极其娇媚，见者无不狂感失态。生下的子女虽然都很漂亮，但与其母相比，却没有一样能赶得上。

出《夜谭随录》卷四 林先

某太守

京城某大官僚位至宰相，甲第连云，富比卓、邾。每日门庭若市，干谒之人往往十天半月不得一见，名片常常积如山堆。有位太守，已失其名，很早就与宰相家奴季某友善。每次入京，都住于季某家。

季某家中甚富，资产过百万，他喜欢与仕宦交往，认为这样能光宗耀祖，常自誉家中往来无白丁。太守称季某之父为叔父，季某之父倘若出入，太守每每行子侄之礼，并为他执鞭捉銜。此举为不少人所羡慕，但同时也为正人君子所轻视，认为他为人卑鄙，耻于与他为伍。而太守却自以为得计，怡然自乐。

一日，正值宰相寿辰，季氏父子都入相府尽奴仆之责，惟有太守一人在书斋闲坐。夜半时分，忽听有叩门之声，太守开门一看，原来是位二八佳人。佳人胖瘦合度，浑身上下无处不恰到好处，皓齿明眸、雪肤花貌。太守大为惊异，询问女子从何而来。女子自称为家人之女，怜公一人寂寞，过来叙谈一番。太守神思恍惚，不能自制，遂与之缱绻。自此之后，夜夜如此。

女子每次来到，总带着佳肴美酒，罗列满桌，供太守享用。但这些东西得自何处，太守却丝毫不知。女子才华过人，世上几乎没有她不会做之事，而且所作诸事又无不大妙，其中尤精于李虚中秘传之术。

某一夜，太守问女子自己日后功名如何。女子推算后曰：“八字入格，自是二品贵人。所可惜的是，君官品高而人品低，人爵进而天爵退。”太守道：“愿闻其详。”

女子曰：“人生富贵贫贱，都是命中注定，并非人力所可迁

就。只是世人往往不安于命运，不明其中道理，以为经过攀附，便可达到目的，于是甘心奴颜婢膝，倚靠冰山，千方百计，投机钻营，以求攀附权贵。这些人就是今日宰相门庭奔兢之人。⁴宰相势位一日高似一日，门下阿谀奉承之人便一日多似一日。这儿有人以千金为寿，那儿就有人会以一倍、五倍的礼物献上。这儿有人送上万金，那儿就会有人以十倍、百倍与之相比。宰相纵想市恩，已不得不营私舞弊，何况那些趋炎附势者如苍蝇逐臭，如蚊之慕羶，数不胜数。你想叨淑世之荣，却已先得失身之辱。况且又等而下之，媚及奴才。这连巾帼女子都以为羞耻，难道须眉丈夫就不以愧？以后莫说二品官，就是位极人臣，那些功名难道还值得一说吗？”

太守听罢，惭愧之极，汗如雨下，连连作揖感谢道：“我按照你所说的去做，明日即搬往别处居住。”女子曰：“仅仅搬走，那还似是而非。不过，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你以后尚须痛改前非，不要再重蹈覆辙还自为得计。”太守曰：“虽然如此，但舍你而去，又何以情？”女子曰：“我从此也与你永诀了。”太守惊愕道：“为何忽发此语？”女子曰：“我实非人，乃日坛一老狐。与公稍有夙缘，故来了之。了却了夙缘，即便相聚一夜，也不可能。你前程远大，要千万慎重。”说罢遂去，不复再至，太守不胜感喟。

翌日，太守托故搬往他处。不到一年，宰相以罪罢官，季氏父子也遭法办。太守自己深深悔过，磨琢自新，后来果然官至某省巡抚，晋升兵部侍郎，一如狐女所说。

出《夜谭随录》卷四

林先

玉公子

天津有一个高官的后代叫郁公子，家里十分富有，据说有金数十万，在天津一带很有名气。郁公子年纪刚刚二十岁，人长得很英俊，很有风度，人们都叫他“玉公子”。他的妻子章氏，也是大户人家的女儿，美丽而且贤惠。他们二人恩恩爱爱，是一对和美的夫妻。

玉公子家的宅院占地方圆有半里多，一巷之中没有其他人居住。他家东边，是刚买下的李总兵的宅院，这宅院虽然已荒废了多年，但里面却很宽阔。玉公子总是想将这宅院修整一番，可又总是被其他事务耽搁了下来。

一天，门人进来报告说：“苏州韦秀才前来相访。”玉公子为人十分好客，听说有人来访，急忙迎了出来，与客人相见。这韦秀才不过十八、九岁，长得十分漂亮，真是眉清目秀，风度翩翩，好象仙人一般，玉公子一见便很欢迎他。韦秀才行礼道：

“久闻公子大名，早想前来拜见，只是没有机会，今天与公子相见，实在太令人高兴了。听说公子买下了李总兵的废宅院，还空在那里没有人住，我想以每年百千钱为租金，租它暂时安排一家老小，不知公子是否肯答应？”玉公子说：“你如果肯到这里来住，是我的荣幸，我怎么会不欢迎呢？”韦秀才高兴得笑了起来，又向玉公子行了个礼，表示感谢。两人谈了一会儿话，韦秀才告辞回去了，并说当天就要与家人一起搬入李总兵的宅院。玉公子只是连连点头，把韦秀才送到了门外。

玉公子进到内室，把这件事告诉了章氏。章氏说：“一年收租金百千钱来出租一个废旧的宅院，当然是件好事，可是我怕韦秀才不过只是说说而已。”玉公子说：“象韦秀才那么温文尔雅

的人，怎么会说话不算话呢？我来往的朋友很多，还没有一个人能赶上他呢！如果他真移居东院，我不仅有了一个好邻居，而且还会多一个好朋友呢！”晚饭时，韦秀才带着两个小僮子来到玉公子家，他先交了百千钱，作为一年的租金。公子极力推辞，韦秀才却坚持要给，把钱放下就走了。公子一边往外送韦秀才一边问道：“家属什么时候搬来呢？”韦秀才说：“一会儿就搬来了。”公子把钱交给章氏，自己站在门外等着，一会儿，他看见许多人抬着箱子、案几、床等物品一趟一趟向东院搬去，最后有十几辆香车，辘辘而至。这时已是黄昏时候了，玉公子看得不甚清楚，只听到许多女眷说说笑笑，象一群燕子似的，相携着走进院子。看样子，这一家十分排场、豪华，即使有百万家财也不过如此。玉公子十分惊奇，回到家里和章氏一起猜测这到底是什么人家。章氏说：“明天你总要去拜见韦秀才，见了面，你详细问一问，什么都知道了，何必现在一个劲儿胡乱猜疑呢？”玉公子点点头，觉得此话有理。

第二天一早，玉公子穿戴整齐，来到韦秀才家。一会儿，韦秀才迎了出来，握着公子的手，两人十分亲近。公子打量一遍大厅，见铺陈摆设十分华丽，房子刚粉刷过，好象是新的样子，相当吃惊。韦秀才笑道：“你是不是奇怪本来废旧的房子怎么一下变得和新的一样了？是这样的：我知道你今天一定会来相访，觉得房子破旧是对贵人不礼貌，所以昨天夜间带领仆从们稍加修饰，便成了这个样子。”玉公子心中的疑问这才解开，他更相信韦家是个富贵人家了。玉公子问起韦秀才的父母，韦秀才说：“二老与几个弟弟，正住在关中一带，还有一个姑姑嫁给了一个姓殷的商人，已经两年没有音讯了。这里和我住在一起的，只有新娶的媳妇和三个小妹。”玉公子回家后对章氏说：“韦秀才有妻子和三个妹妹，应该为他家准备一些米面、鱼肉和柴草，以尽主人的义务。”章氏点头答应了。玉公子叫人准备了米面等东西，叫章

氏亲自给韦家送去。韦秀才的妻子秦氏，年纪很小，只有十八岁，长得非常美丽。在本地，章氏是首屈一指的美人，方圆几十里还没有人能超过她，可是与秦氏和韦秀才的三个妹妹相比，便显得相貌太一般了。秦氏比章氏年轻，便与韦秀才的妹妹一起叫她“嫂嫂”，并留她一道饮酒吃饭，大家初次见面就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几天以后，章氏设宴请秦氏及韦家三妹，也尽欢而散。从此，两家常来常往，好象是亲戚似的。

章氏有一个儿子，还很小，秦氏这时也怀孕了。有一次，秦氏对章氏说：“如果我生个男孩就算了，如果生的是女孩，真想让她成为嫂嫂的儿媳妇！”章氏笑道：“就怕你是开玩笑，说话不算数，如果真象你说的那样，可就太合我的意了！”韦家三妹又从旁边劝章氏放心，说秦氏绝不会说话不算数。数日以后，秦氏果然生下一个女孩，章氏知道了，十分高兴，送给秦氏许多吃的东西，叫她补养身体。女孩刚满月，韦秀才请玉公子道：“明天就要给孩子过满月，诸位亲戚都会来，所请的贵客，只有你一个人。”公子答应了，还准备了一些珍奇的礼物。

第二天，玉公子来到韦家，因为常来常往，他也没叫人通报，自己径直走了进去，见许多丫环、仆人拿着各种器皿，来来去去，一片混乱。屋子里没有人说话的声音，只有一片喝水吃饭的响声，显得很乱。玉公子掀开门帘，座位上一个少年瞥见他，把筷子放下站起身，叫韦秀才道：“舅舅快来，客人到了！”诸位女眷急忙起身回避，都退到屏风后边去了。韦秀才出来，见是玉公子，说道：“正奇怪是什么地方来的恶客，不打招呼便闯入人家内室，原来是房东主人呀！”转身把众女眷叫来与玉公子相见，并介绍说：“这位是西院的郁公子，是我家的朋友，不必回避。”众女眷都羞红了脸，低着头，向玉公子行礼，公子也答了礼，他偷偷抬眼看了看，眼前女眷，个个都是绝色的美人，其中秦氏最为美丽动人，玉公子不由地着了迷，有些恍惚了。众位

男客也作了自我介绍，全是年少而又富贵之人，其中有韦秀才的小姨夫，姓白，他与玉公子一见如故，两人均相见恨晚，他们手挽手入席痛饮，一直到晚上才散。

玉公子回到家里，总是想念着秦氏，他把自己的心思透露给了章氏，章氏笑道：“哪有人忠厚的君子，还打亲家母的主意的！”公子说：“即使名分已经定了，都没有什么关系，何况现在名分还没有定呢！你还是帮我想想办法吧，如果事情成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好处！”章氏笑着答应了。过了几天，章氏请秦氏和韦家三妹来赴宴，她悄悄在给秦氏的酒杯里放了麻醉药，秦氏喝了，说自己头晕，浑身无力。章氏叫人把她扶入自己的卧室，一放上床，秦氏就睡熟了。章氏笑道：“秦妹今天不知怎么了，刚喝几杯酒就醉了，我看一定是装出来的。”韦家三妹说：“她本来就不能多喝，看来是真醉了，不要紧，休息休息就会好的。”章氏叫丫环将秦氏反锁在屋里，吩咐不要进去惊扰秦氏，又回到席上，继续与三妹饮酒。

这卧室的床后有一条暗道，玉公子早在暗道里等着了，他见屋门反锁上了，便悄悄走了出来。这时，秦氏睡得很香甜，推她都不会醒。喝了酒，她面色粉红，更加妩媚动人。玉公子先吻了她几下，直感到柔香入怀，顿时欲火猛烧。他正想动手，突然生出后悔之念，想到自己与韦秀才是好朋友，今天贪色，竟想有辱于朋友之妻，这和禽兽又有什么两样？如果现在不忍一忍，那么一生的阴德就丧尽了。想到这，他的欲火熄灭了，急忙忙给秦氏盖好被子，悄悄地回到暗道里。一会儿，韦家三妹走进屋子，推着秦氏说：“天已晚了，快回去休息吧。”秦氏慢慢起来，整整头发，面有羞愧之色，叫人送来茶水喝了几口，就告辞要走。章氏说：“你还没有吃饭呢，怎么能让你空着肚子走呢，如果你回家还开火做饭，韦秀才一定会笑话我太小气了！”秦氏笑道：“你不是好人，我不和你再说什么了，明天自然有人会来找

你。”说完就走了。章氏心中有鬼，听了这话，顿时面红耳赤，什么也说不出。待客人走后，她忙找到玉公子，悄声问道：“你怎么把事情败露了？”公子吃惊地说：“她一直睡得很熟，怎么会暴露呢？”接着，他把具体情况向章氏讲了一遍，并指着灯发誓说自己讲的全是实话。章氏听了笑道：“这秦氏故弄玄虚，话中有话，真叫人下不来台，明天怕是还有什么话呢，你可要预先做好准备。”公子什么也没有说，心里却有些忐忑不安。

第二天，韦秀才果然来了，只说要见公子，公子没办法，只得出来相见。韦秀才一见公子便笑道：“郁兄连日不出门，在家里干什么呢？听说你很喜欢读《诗经》，一定有新的收获，为什么不给我讲解一、两首，也让我长些学问呢？”玉公子见韦秀才脸上没有怒色，心里悄悄安定了一些，笑着说：“这话是从何说起，我怎么会讲《诗经》呢？”韦秀才说：“郁兄不读《诗经》，为什么能好色而不淫呢？”听了这话，玉公子心里一震，羞愧得说不出话来。韦秀才说：“没关系，从今以后，我更相信你的为人了。昨天你做的事，真和禽兽差不多，而一念之转，大祸便没有降临。郁兄真是有福的人，我可以告诉你，昨天有妙手空空在你的卧室里偷看了好长时间，如果郁兄不毅然改过为善，怕早就不在人世了。床下有件东西，公子可以进去看看。”玉公子愣在那里，不知韦秀才讲的是什么意思，待韦秀才告辞走了，他急忙到床下去寻找，果然看见一件东西，光白如雪，这使他吃了一惊，取出来一看，是一把十分锋利的匕首，不觉吓得毛发竖了起来，大汗流了下来。章氏见了，也吓得直哆嗦，两人商量了一下，便一起到韦秀才家赔礼道歉。秦氏毫不介意，把章氏扶入内室，笑着说道：“嫂嫂何必这样呢？我与公子本有一宿之缘，昨晚已勾掉一半儿了。嫂嫂为公主出主意，不能说没有罪过，现在既然已经改了，便不再是过错了，也就不必太在意了。不过，

此事还请注意保密，如果别人知道了，我会羞死的。另外，我还有一个请求，请允许我以后再说吧。”章氏为她的诚意所感动，更加觉得羞愧难当，从此她们仍象以前一样经常来往，友好相处。

过了一段时间，韦秀才的小姨夫白生忽然衣装整齐地来到玉公子家。见了公子，他认真地行了一个礼。公子说：“平时都很随便，你今天怎么这么拘束自己呢？”白生说：“平日也没有婚丧祭之事，不过在一起饮酒谈天，自然不必太拘束，可是今天有大庆之事，怎能不讲礼节呢？”公子问道：“什么大庆之事？”白生说：“韦秀才有三个妹妹，尚未许嫁他人，因为看你有才气，有名望，人品也好，想把她们全许配给你作妾，你会不答应吧？”公子一听，吓了一跳，继而又是一喜，惊喜过后，又生出了疑虑，便说道：“白兄可别和我开玩笑，世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白生说：“这又有什么稀奇的，为什么天下就没有这种事？何况，其他的事我可能和你开开玩笑，这种事我怎么敢随便乱说呢？”玉公子说：“韦秀才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妹妹就同我的妹妹一样，怎么能这么办事呢？”白生说：“正因为是好朋友，所以韦秀才会有这个想法，不然的话，即使用万金作为聘礼，怕是连一个女子也要不走，何况三个呢？”公子忙进里屋与章氏相商，章氏比公子还惊喜，极力赞成此事。公子出来拜见白生说：“如果真能象你说的那样，我一辈子都会记着你的大恩大德。”白生笑着走了。

数日以后，韦秀才先送过来许多嫁妆，大约有一百多箱，每一件物品都很精致华美，至少值一万金。公子向韦秀才道谢，韦秀才说：“见郁兄勇于改过，便知你人品出众，三妹所嫁正得其人，把她们托付给你，我感到十分放心！”公子少不得也谦虚了一番。

成婚以后，苏家三妹各尽所能，与玉公子关系很融洽，与章

氏也十分友好。公子常常暗自琢磨，不知自己为什么能有这种福气。一天，秦氏对章氏说：“小女孩已经可以离开母亲了，她命中注定是你郁家的好媳妇，应当留在你家，请你与三妹一起抚养她吧，我要出趟远门。”章氏一听这话，十分吃惊，问道：“你要到哪里去呢？”秦氏说：“我要回关中，去找公公婆婆。”章氏把这消息告诉了公子，公子很难受，忙去见韦秀才，正巧韦秀才前来相访，两人在门口碰上了，韦秀才说：“我归心迫切，急于上路，今天我们分别，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呢！想起来心里就感到无比惆怅。”公子凄然伤心道：“我们相处得很好，你怎么忍心说走就走呢？你虽然这么说，可我真舍不得叫你们走呀！”韦秀才说：“三妹一女，就托付给你这个我们信得过的朋友了，这一次东游，结识了你，真是不虚此行，可是一想到父母，就产生了归思，真是刻不容缓。十年后，我们还会再见，请不要太伤心了。”公子十分难过，流下了眼泪，韦秀才安慰了他一阵儿，便告辞走了。玉公子和章氏商议，想摆盛宴为韦秀才夫妻送行，三妾制止他们说：“不必了，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公子不听，还是准备了丰盛的酒席，亲自去东院请韦秀才夫妻，到了韦秀才家，只见里面什么也没有了，不知什么时候，韦秀才夫妻及族人已经走了。公子哭着回到家里，章氏问明情况也哭了起来。三妾听了，却毫不介意。

又三年过去了。这天，三妾惊慌失措，对公子说：“听说你家存有《贝叶梵字金刚经》，不知还在不在？”公子说：“这是祖传的镇家之宝，现在还供奉在佛堂里呢，怎么会不在了呢？”三妾听了，高兴地跳了起来说：“既然如此，我们就得救了！”公子追问她们这是怎么一回事，三妾沉默了一会儿，便把实话告诉了他：“我们不是人，是狐，因为有大难临头，所以父母叫兄嫂带着我们东游到此，知道你家供奉着佛经，便与你相邻而居。后来见你勇于改过，家里又充满了祥和之气，知道灾祸是不敢来

侵犯的，所以将我们托付给你。现在大灾难又要降临了，今天午后雷雨大作时，请你看在我们与你的情谊的份上，把我们三个和小侄女藏在佛座下，你打开经书，虔诚地跪诵佛经，那样，我们就可以安然度过这场灾难了。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探讨生命的道理，讲求修身养性之道，将来就可以成仙了。”公子听了这番话，先是一惊，继而点了点头。午后，只见西北方向浓云如墨，雷鸣阵阵，三妾急忙伏在佛座下，一下子变成了狐，公子很可怜它们，又把那女孩放在案几下，用佛旗盖上。然后与章氏一道，打开经书，向着佛像，虔诚地跪诵起来。一会儿，雷电大作，天地震动，公子和章氏趴在地上，嘴里诵经之声却更急切了。又过了一会，忽听有人说道：“怎么样了？”另一人回答道：“算了吧，已接到佛的旨意，饶了它们吧！”很快，一切都寂静下来，雷声渐渐地停了。三妾抱着小侄女，站在公子面前，脸上都带着笑意，一个劲儿地向玉公子和章氏行礼致谢。

从此以后，玉公子世念俱灰，每天与三妾研究成仙之道，章氏也用心钻研玄学，十年来毫不松懈，后来竟把家搬到关中去。不知最后结果如何，想来是和韦秀才他们会合了吧？章氏有一个侍女，叫青苹，以后嫁给了一个盐商的侄子，玉公子的事情她全知道，后来她把这些奇事告诉了她的亲戚，说得有根有据，不由人不信。

出《夜谭随录》卷四

南书编写

吴 喆

吴喆是宜兴人，他少年气盛，胆大过人。因为犯了罪，被流放到偏僻的五凉，做了当地豪绅张氏的书记官。张家三代全当过总兵的高官，在这一带很有势力。

吴家的别墅在凉州城南，每到夏天的时候，吴氏都要到那里去避暑。城南别墅十分幽静，占地数亩，有亭台楼阁、池塘、小桥。桥的对面是一个小亭子，亭子周围有曲折的长廊。在亭子后面，有一座五层高楼，周围树木茂密，把楼的窗户都遮住了。张氏的次女就住在这里。

张氏次女还未成年，长得十分美丽，本来已经许嫁给当地豪绅周方伯的小儿子，还未成婚，周家公子就死了。她又许嫁给五凉镇马总兵的孙子，马总兵是回纥人，信奉回教。张氏次女心情很不愉快，积忧成病，常常口吐狂言，不停地胡说，有时又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巫人和医生都没办法救治。张氏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只是叫人仔细守护而已。

一天，天刚刚黑下来，吴喆独自坐在藤花下，偏东有一堵墙，墙那边有几间房子，因为长久无人居住，早就荒废了。忽然，吴喆听到旧房子里有人在说话，他仔细听了一阵儿，却听得不很清楚，心中十分疑惑，便悄悄走到墙跟前，猛得一跳翻过了墙，从窗口往里看，只见有两个少年相对坐在地上，正在谈话。两个少年长得都很英俊，都戴着方巾，穿着肥大的衣服，与流行的服饰很不一样。他们一个穿紫色衣服，另一个穿绿色衣服。吴喆知道他们不是人，并不害怕，只是屏住呼吸，看他们到底在这里要干什么。

穿紫色衣服的那个少年，手里玩弄着一只玉指环，一边玩弄

一边叹道：“这东西本身没什么可珍视的，我之所以看重它，只是因为它是美人给我的。想当年在酒泉游玩，顺便去云中、晋阳住了些日子，又在抱罕住了三年，从临洮到皋兰又到了这里。一路上碰到了许多奇特的事，真是说也说不完。象今天这样与一个女子亲近是很平常的事。当年我正走在临洮的路上，和你叔叔刚震公偶然相遇，我们坐在河边，谈了很长时间，他说：‘阿威在凉州，一定会遇到一些奇人奇事，可惜他道术浅薄，恐怕不会太顺利，我常常为此忧虑’。当时，我安慰他说：‘阿威虽然久未出门，但道术还是有的，只要运用得当，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是三年前的事了。今天和你重聚，才知道你的道术并没有长进，真是使人失望”。绿衣少年笑道：“白天我与你相伴而行，你对我的道术并不了解。你当年遇到柳姑的时候，因为她防范甚严，你无隙可乘，即使向她炫耀重金和美色，也不能使她心动，最后向她用了道术才得到了她，但你也想尽了办法，花了一年时间才成功，这是因为她太坚持操守了。这张氏女子却不同，她见了我便控制不住了，虽然我有奇术，可是根本就来不及用。是呀，用锋利的宝剑来补鞋，还不如小小的锥子更好用，这意思是说要物尽其用。而你前天晚上却那么窘迫，试了三次都没有成功，真是太可笑了，这一只手指环又有什么可珍贵的？”紫衣少年很羞愧，勉强笑道：“我刚想从头学，你为什么要取笑我呢？”绿衣少年说：“只要你愿意学，其实这事很简单，只是要注意保密，小心墙外有人听到！”

听了这些对话，吴喆这才明白，屋里的这两个少年正是迷惑了张氏次女的妖狐幻化成的，十分生气。他急忙返回自己的屋子，取下腰刀和一把弹弓，又悄悄来到旧房的窗下，他从窗口偷偷弹出一弹，正中绿衣少年的眼睛，他疼得绕地乱叫。紫衣少年吃了一惊，刚想逃跑，吴喆又射出一弹，打中了他的鼻子。吴喆丢下弹弓，抽出腰刀，冲进屋子，两只妖狐早已不知跑到哪里去

了，它们刚才穿的衣服和鞋袜，就象蝉脱掉的壳一样乱丢在地上，一只玉指环也丢在一边。吴喆把玉指环拣起来交给了主人，张氏认出这是他女儿的东西。

张氏十分痛恨这些作祟的妖狐，等了好几天，也不见它们再来，这才放了心。张氏次女的病渐渐好了，后来嫁给了马家。几年后，因为家里的关系，她丈夫也当了总兵。张氏次女现在还活着，年纪大约四十多岁，我在凉州居住的时候，常常见到她。吴喆后来写了一首《逸狐歌》，周南溪先生曾经有唱和之作。

出《夜谭随录》卷五 南书编写

铁公鸡

济南有一个富翁，家里有资产数十万，可是他为人却十分小气，总是穿着旧衣服，戴着破帽子，给亲戚和朋友一个贫穷的印象。他家老小有十几口人，每天却只到市场上买半斤肉，几斤菜，他家的早饭、午饭和晚饭是相同的，从来不改样。他不饮茶，不喝酒，终年也不设酒席招待客人，虽然是他的至亲骨肉，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家的餐刀和筷子。这富翁也不知道该怎样待客、怎样与客人周旋，但是他却常常应邀到别人家里去赴宴，在朋友家里，他饮酒吃菜，观赏歌舞，十分高兴。

这个富翁除了积聚财产，好象根本不懂生活的乐趣，乡亲们背后都叫他“铁公鸡”，意思是说他一毛不拔，十分小气。他年纪已近五十岁了，可还没有一个儿子，因此考虑着要找一个老婆。他的条件简单明了：“价钱要极低廉而人要特别美丽才行。媒人笑道：“你这正是人常说的，‘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可不好找，你可不能着急。”富翁却很心急，嘱咐媒婆按他的条件快去寻找。

不久，有一个陕西人带着一个女子来了，陕西人说：“这女子不要卖身钱，只要能管她吃饱穿暖，不被冻死饿死就行了。”这女子年纪不大，才十八岁，十分美丽，富翁十分高兴，留下她做了偏房，并赠送给那个陕西人一些钱，那人也不讨价，告辞走了。

富翁得到这个女子，十分喜爱她，千方百计讨好她，但小气的毛病却更严重了。一天，那女子劝他说：“古代有些富人很会使用自己的财富，他们都获得了好名声，而你呢，虽然已经是个大富翁了，却不仅不能获得好的声誉，甚至还赶不上一般人，我

真为你感到羞愧和痛苦”！富翁听了这话，很吃惊，他愣了一会儿才说道：“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这些话，听起来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你说得太过分了！钱这个东西，难聚而易散。我小的时候，就买了好几个存钱罐，每天存几个钱，存了十二年共存满了二百二十多个存钱罐，取出后计算，共有三十余千钱，我又把这些钱借贷给别人，收取利息，三十年下来积钱也不过刚刚过兆，这中间我还曾设过各种赌局，如一切呼卢、压宝、樗蒲、琐琐、罗丹、拍格等，从头至尾又有十几年，这样，一共经营了五十多年才有今天，而积聚钱财的艰辛，我全尝到了。”停了一会儿，这富翁又说：“我平生所见那些富贵人家，或用尽钱财来修建房屋宅院，或倾其所有帮助亲友，更有些老糊涂，根本不为子孙后代着想，只顾自己快乐，用那白如雪、圆如月的宝物买酒买肉，每天招一些宾客欢宴，真好象和银子与钱财这两样东西有深仇大恨似的，必须把它全部花完才算安心。我总是用他们为例来告诫自己，还怕时间长了不能坚持下去，你想叫我学他们的样子吗？这真是不知道积聚钱财的艰难呀！所以才会说出这些话。你小小年纪，有多大的福气，还要说这些大话！千万不要再有这种念头，不然就是罪过了。”女子笑笑说：“我只是说来试试你，何必惊讶呢？我难道不知道你的志向是牢不可破的吗？你现在厚积多藏，还不知将来给谁呢！”老翁听了这话，眨了眨眼，不明白这女子的意思是什么。

这富翁对女子虽然十分喜爱，对她却又加倍提防，就象提防盗贼一样。他的密室里，有十几个存放银子的铁柜，封得很严实，按惯例，每月他都要打开检查一次。不久，又到了检查的日子，富翁把丫环、仆人全赶到大门外头，自己和那女子关上门窗，一起走进密室。一进密室，富翁便发现铁柜都打开了，里面的银子全都没有了，他十分吃惊，好象丢了左右手似的。他瞪着那女子，问她这是怎么一回事，女子笑而不答。富翁大怒，便抽

刀逼近她，女子笑道：“你以为我是人吗？”富翁说：“你不是人，难道是鬼吗？”女子说：“我不是人，也不是鬼，我其实是狐，因为你太小气，所以我把你的财宝偷走给了别人！”富翁大怒道：“这是我平生的血汗钱，你偷到哪里去了？”女子说：

“钱是用来流通的，我可以让她在许多地方帮助人，为什么要让它们紧紧地藏在你这个老秃翁的手里呢？”说完，走入内室，一下子便没有了踪迹。富翁这才相信确实是狐在作祟，便大哭起来，一会儿竟倒在地上死了。家里人草草地为他办了后事，把他剩下的一些东西抢劫一空，他的宅院也荒废成了菜园。

从前，这富翁家后院有一座楼，为众狐所居，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从他祖父开始便在每月二十六日准备一些鸡和白酒在这里祭祀，不敢松懈。后来，这富翁继承了家业，认为这样做太浪费了，便停止了这项祭祀，又把这楼房出租给别人。他的行动惹恼了住在这里的众狐，它们经常出来骚扰，因而这里妖异不断，富翁的妻子劝他注意，凡事要留后路，他不仅不听，反而破口大骂。一天，群狐来向富翁告辞，它们说：“你是全福之人，我们不敢再提什么要求，也不敢再在这里居住了，我们一走以后就再也不来了！”富翁十分得意，以为自己的对策是正确的，却没有想到最后他还是被妖狐给愚弄了！

出《夜谭随录》卷四

南书编写

尤大鼻

咸宁人尤大鼻在天津一带贩卖皮货，他与布商董九是亲戚，两人关系极好。董九有一个儿子叫董韶，只有十九岁，长得很英俊，为人也很聪明，不象是商人的后代。

这一年端午节，尤大鼻带董韶到河边去玩，路过闹市的时候，因为车马太多，两人不慎走散了。董韶很着急，到处找尤大鼻，也没有找到，便坐在河边树下休息，忽见一个卖白酒的人从这里走过，董韶把他叫过来买了碗酒饮了。这酒很甜，又很凉爽，董韶觉得很解渴，便又连喝了几碗，顿时感到周身凉爽，十分痛快。董韶年小体弱，过去从没有饮过酒，白酒虽然酒味不浓，但他连喝几杯也受不了，他忽然感到头昏眼花，倒在树下，什么都不知道了。

过了很久，董韶醒过来，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纱帐之中，床上有被子和枕头，他十分吃惊，爬起来就想走。这时，有一个人推开门，手里举着蜡烛走了进来，董韶一看，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她眉毛很长，脸很白，笑得十分好看。少女把蜡烛放在案儿上，低着头说：“我叫春翠，白天我从外婆家回来，见你醉了，睡在草地上，怕你受了风寒，所以把你接到这里来了，请你不必多疑”。听了这些话，董韶才明白过来，他表示了谢意，便准备告辞。春翠劝阻道：“现在已经是深夜了，这里离城里又很远，你离开这里又到哪里去呢？还是住在这里吧。”董韶说：

“我和你本不相识，怎么好说住就住下呢？”春翠说：“姻缘都是早就定下的，今天我与你在这里相见也不是偶然的，请你不必把自己当作客人。”董韶说：“你肯留我，对我太照顾了，我真心表示感谢。可是我生长在市井里，没有上过什么学，也不会说

话，实在不好意思。”春翠笑道：“我听说白璧虽然没有什么装饰，仍然十分珍贵，只要本质好，又何必太在意言谈话语呢？何况你的言谈举止，表现出你很有礼貌，很懂道理，就是我也得向你学习。对我来说，能有一晚上陪伴着你，就是死了，也不为憾事！”接着青翠又问董韶的姓名和字号是什么，董韶回答道：

“我太小，还没有字，我的名字叫董韶。”两人絮絮叨叨地谈了起来，话语间夹杂着一些妖言和隐语，青翠有时装作什么也没有听到，有时又偶然回答一声，话语尖锐，使人震惊。董韶为其话语所动，神魂俱荡，如在醉中。

这间屋子的墙上挂着乐器，那样式十分古雅，董韶根本叫不上名来。春翠说：“这叫参差，又叫洞箫”。董韶问道：“既然这样，你一定懂音乐了？”春翠说：“有孔则吹，有弦就弹，只要顺其自然，便能符合乐调，如果胶柱鼓瑟，即使有音乐天才，又怎么表现出来呢？所以，真懂音乐是很困难的。”董韶又问：“你会唱歌吗？”春翠说：“那些‘懊依’之曲、‘子夜’之声，虽然传唱一时，但毕竟不是什么高雅的歌曲。现在夜已深了，还是不唱了吧。我看还不如咱们共入佳梦，以求欢爱呢！”董韶脸羞红了，微微点了点头。两人入睡，极尽欢爱。就这样，董韶在这里又住了好几天，一点儿也没去想回去的事。

不久，青翠把同伴小兰、小蕙、小寿、秋红介绍与董韶相识，这几个全是美丽出众的少女，各有所长。而其中尤以春翠色艺最为出众，其他四个少女都自知不如她，所以很听她的话。当时，正是酷热的盛夏，她们邀请董韶一起在莲花池中洗澡，玩得正高兴，春翠抬头向远处一看，大惊道：“这妖道太狠毒了，怎么一直追到这里来了！”来不及穿衣服，便光着身子跑走了，其他四个少女惊慌失措，手里提着裤子和裙子，一个个吓得手忙脚乱，只知低头乱跑。

一会儿，一个人骑着马跑了过来，只见他穿绣衣，披青巾，

身材高大，相貌不凡。他问董韶道：“那几个女子到哪儿去了？”董韶只知道在水里一个劲儿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手却到处乱指。那人按董韶手指的方向，沿着池边驱马而去，最后什么也没有找到，十分生气，只是一个劲儿乱打他的马，那马抖抖鬃毛，一声长嘶，驾着风腾空而起，速度很快，就象闪电似的，转眼便没踪没影了。董韶看到这情景，目瞪口呆，几乎晕过去。正这时，忽然听到人声喧嚷，好象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十分吃惊，回头一看，见父亲和尤大鼻及认识的朋友正向自己走来。他们来到莲花池边，把董韶扶出水，给他穿上衣服。过了好一会儿，董韶才缓过神来，他定睛一看，四周根本没有什么亭台楼阁，更没有什么莲花池，只有几棵大槐树和几个荒坏的古坟，坟地前积了一片雨水，水中长满了芦苇。董韶感到若有所失，想到那几个女子，不觉眼泪流了下来。

大家用车把董韶推回家，待众人走后，父亲和尤大鼻问董韶这么长时间他在哪里吃饭，在哪里住，为什么在古坟前的积水中独自洗澡，董韶看看不能隐瞒，便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二人听了十分吃惊。尤大鼻叹道：“自那天与你失散，我们到处找你，你父亲为你忘了吃饭和睡觉，悲伤得要死。都怪我太不谨慎了，所以我更不能安心。我也曾想过你是不是遇到了狐狸，越想越怕，早就听说南庙李道士有奇术，便去求他，他交给我一个画符，叫我去郊外烧掉，他告诉我，烧了这个画符以后，一定会有狂风大作，只要跟着风向前走，一定会看出个究竟。没想到听了他的话，果然找到了你。李道士真是神仙呀！可恨的是这几个女子，不知道是鬼还是狐？它们真够狡猾的，一定要报复它们，以平我心中之气！”董韶说：“只要能找到我就行了，不必再做其他的事了，它们既然能幻化感人，难道没有自卫之术吗？如果真得罪了它们，一定会带来大灾祸。”董韶一个劲儿地劝解，又说：“咱们何必要和这些狐狸生气呢？”尤大鼻却只是摇头，一

心要找狐狸报复。

第二天，城门刚开，尤大鼻便提着一根短棍，来到坟前的积水边上，他四处寻找，可什么也没有发现。最后他又来到古坟旁，见密密的草丛中，有一个洞穴，洞口有碗口那么大，看样子很深，不知道到哪儿才是底。尤大鼻笑道：“总算找到它们的洞穴了！”可是看看又没有什么办法，想了一会儿，他想出一个主意。尤大鼻起身去砍了一些树枝，拣了一些枯草，填塞在洞口，然后点燃它们，让浓烟使劲儿往洞里灌。一顿饭的功夫，突然有一只动物冲开烟火向远处逃去，尤大鼻一看，是一只黑狐，只见它跑得飞快，象一股风似的，根本追不上。尤大鼻刚回过头来，又见有四只狐从洞口冲出来，它们一白三黑，仓皇地向四处跑去，跑得也很快，同样追不上。尤大鼻等了一会儿，见再也没有狐从洞口出来了，便笑道：“这就是董韶所说的那几个女郎，现在全都离开了洞穴，它们活不长了！”尤大鼻高高兴兴地回来，把这件事告诉了董九，董九十分吃惊，问道：“你为什么不同我商量一下再去呢？那些妖狐是要害人的，既然已经都跑了，它们一定会再来向你报复，老兄千万不可大意，为兄考虑，不如先回老家以躲避妖狐作祟。”尤大鼻笑笑说：“我正希望它们来呢，岂能因为怕它们而逃走呢？”董九知道他听不进劝告，便当面表示很钦佩他的勇敢，而私下却悄悄布置了保护措施。

一天，尤大鼻要出城办事，董氏父子提出要和他一起去，他答应了。刚出城门，尤大鼻说要上厕所，董氏父子便在厕所外等他。过了一会儿，听到厕所里有骂人的声音，董氏父子正在猜疑，忽然割然一声，骂声一下子停止了。董氏父子急忙走进厕所，见尤大鼻已经倒在粪池里，两只脚还一伸一缩地在动。董氏父子四处打量，厕所里一个人也没有。他们急忙救起尤大鼻，幸亏他还没死，粪蛆爬了尤大鼻一身，也沾了董氏父子一身。董氏父子扶着尤大鼻一道到附近的河里去清洗，好一会儿，才算洗干

净。董九问尤大鼻在厕所里和谁争吵，被谁推入粪池，尤大鼻笑着说道：“不听好人话，便受倒霉气。我刚入厕所，就看到一只黑狐象人一样立在墙角，一个劲儿向我咬牙齿，我刚骂了它几句，它便突然冲到我面前，使劲儿推我，我控制不住，仰面倒在粪池里。唉，平日英雄之气，此刻全都没有了！”听了这话，董氏父子也都笑了起来。

到了旅店，董九和尤大鼻商量回老家的事，董九怕董韶招邪，便叫他同自己一起回家去成亲。挑选了一个吉日，他们收拾好行装就上了路，走了一天，晚上住在一个小旅店里。到了半夜，春翠忽然前来与董韶同床共寝。尤大鼻听到董韶的床上有人小声说话，便侧耳偷听，知道董韶又被妖狐迷惑了，尤大鼻突然大喊起来，董韶惊觉，春翠早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尤大鼻问明情况，又大骂了几句。过了一会儿，大家看看没什么动静，又重新上床睡觉。忽然，董九发现尤大鼻不见了，忙起身点起蜡烛到处寻找，只听到一个米瓮里传出打鼾之声，瓮上有一个瓦盆，米瓮封得很严实。董九急忙把店主叫来，请他赶快打开米瓮，店主说：“这里的菜还没有腌好呢，为什么要打开呢？”董韶说：

“里边有人，快打开吧！”店主很吃惊，急忙打开米瓮，见尤大鼻正蹲在瓮里，周围全是腌的菜，尤大鼻只有头露在外头，董九摇晃他一阵儿，他才醒过来，边问道：“我怎么到这里来了呢？”大家猜了半天，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过了好一会儿，尤大鼻明白了：“这一定是那个妖狐作怪，请我入瓮！”店主问他其中原因，尤大鼻笑而不答，更认定准是妖狐捣乱无疑。

在回乡的路上，尤大鼻受尽了妖狐的戏弄，而妖狐戏弄他的方法也越来越奇特。一直到了河南界他才摆脱了作怪的妖狐。

出《夜谭随录》卷四

南书编写

狐生员劝人修仙

赵大将军的儿子叫赵襄敏，在保定当总督。一天深夜，他在官署院内的西楼读书。屋门紧闭，四周一片沉寂。忽然，见一个人侧着身子从窗户缝里挤出来。这人形状十分奇特，身子极扁，仿佛是纸剪的模型。只见他走到屋子当中，不停地用两手浑身上下地搓揉，揉到哪里，那里就膨胀起来，不一会，就变得和平常人一般模样，赵襄敏这时才看清来人头戴方巾，脚穿红鞋，就象一个读书人。这人向赵襄敏长长地作了一个揖，又拱拱手，说：生员我是狐仙，蒙历届大人允许，在这个楼上已经住了百年。今天大人来这楼上读书。生员我不敢违抗天子派来的大臣，特来请示，如果大人一定要在此楼读书，我自然应该搬走，但希望大人宽限我三天的时间。如果能获恩准，让我继续在这里住下去，那么还请你象过去一样把这楼锁起来。”赵襄敏本来被吓得魂飞魄散，听了狐仙的话心里才略为镇静。笑了笑，说：“你是狐仙，怎么竟自称生员？”狐仙说：“每年泰山娘娘都要考我们一次，凡能精通文章的，就都被封为生员，差的就只能继续当野狐狸。做了生员的就可以修仙，做野狐的就不能修。”接着就劝赵襄敏说，你们这些贵人不修仙实在太可惜了。我们学仙最是困难，得先学修炼人形，再学会人语。而要学会人语，又必须先学会鸟语，还不只是学会一种鸟语，要学会九洲四海所有的鸟语，然后才能发出人声，再等到修成人形，共要五百年的功夫。而人学修仙就容易得多，比起我们这些异类至少可以少用五百年的苦功，假若是贵人和文人类学仙，又比一般凡人修仙可少三百年的苦功。大概学仙的人要用一千年的功夫才能成功，这是不能变通的。陈襄

敏听了这席话很高兴，第二天就又把西楼重新锁上让给了狐仙。

出《子不语》第一卷，据《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十册

仇学渊编写

狐撞钟

这件事发生在清代，陈树著任福建汀漳道道台的时候。有一天，大海上飘来一口钟，钟十分大，可以装下上百担的粮食。人们都认为这是件吉祥的事，便向官府报告。于是在漳州城西修建了一座高楼，把这口大钟悬挂在上面。每当撞钟时，宏亮的钟声响彻四方，十里之外的人都能听见。官府从当地百姓中选了一个姓李的老头专门看管这个钟楼。此后不久，这里海啸频繁，陈树著认为这是由于五行中金水相应的结果，海啸乃是这个大钟的声音引起的，便下令将这座楼封闭起来，并贴上盖有官府大印的封条，同时严令守钟楼的李老头，今后不得准许人们再去撞钟。此后，常有一个仪表堂堂的青年人来到这座钟楼与李老头闲谈。有时谈到该吃饭的时间，他俩面前会突然出现一桌美酒佳肴。李老头知道这都是青年人搞来的，想必他定是个狐仙，既如此，何不向他求点帮助呢？于是“扑通”一声跪在青年面前，一面叩头一面祈求说：“先生是狐仙，何不赏给我一些金银财物？不要只带点酒肉来，虽能暂时解解馋。却解不了我的穷。”青年人见他如此贪心，摇摇头，开导他说：“财物该谁得到是有一定的，你福薄命穷，不应发财，如果硬要发财，必然会带来祸害，到时就后悔莫及了。”可是李老头听不进去，仍不住地叩头苦求不止。青年人见他财迷心窍，笑了笑答应了。一眨眼的功夫，只见桌子上已放着一锭大银元宝，李老头不由喜出望外，忙把银子藏进箱子锁了起来。但从这之后，再也不见青年人到钟楼来了。一天，县官路过钟楼，听见楼上响起了撞钟声，便认为李老头看守不严，不由大怒，把他传到县衙里责骂了的顿，还打了他五十大板。李老头十分委曲，却又无言申辩，回来后忍痛去钟楼察看，只见楼

门紧闭，大门上盖着官府红印的封条仍然完好无损地贴在两扇门上，丝毫没有有人进出过的痕迹，心里十分纳闷。过了几天，县官又路过钟楼，忽然又听见楼上钟声乱响，不由大怒，马上派手下人前去查询，却又看不见人影，楼门封锁如故。县官说：“莫非楼上出了妖怪不成？”李老头害怕再受责罚，便把自己从前与狐仙交往，向狐仙求钱以及狐仙对他说过的话一五一十说了出来。县官叫他把那锭大元宝拿出来看，见上面有府库的印记。原来是官府的银子，便将这锭银子收回归库，从此钟楼上的钟再也不会无故自响了。

出《子不语》卷三 仇学渊编写

严秉玠

严秉玠曾当过云南省禄劝县县官。县衙内东边有三间屋子，一向封闭很严，相传里面有狐仙居住，凡新官上任都要祭祀，严秉玠上任时也自然遵循这一惯例。他妻子听说东屋里有狐仙，很想亲眼见见，便常带人去附近窥探，总见不到。有一天又去，忽然看见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在窗口边梳头。这个官太太性格十分泼悍，又好妒嫉，她怕狐仙诱惑她的丈夫，便率领一群丫环仆人拿着棍棒冲进楼去，围着那个漂亮的女人一顿乱打，这个美女忽然变成一只白鹅，在乱如雨下的棍棒打击下绕地奔逃，叫声悲哀。严秉玠听说抓住了精怪，便取出官印在白鹅的背上打一个印记，白鹅忽然又变成一只母狐狸，并产下一胎，然后倒地死去。胎里包有两只小狐狸，严秉玠又用红笔在两只小狐狸的额头上各点上一点，这两只小狐狸也相继死去。他又叫手下人将这一大两小三只狐狸扔进火里烧化。从此以后，县衙里再也没有一个人见过狐狸的踪迹。平平安安过了一年，人们便把狐仙的事情渐渐忘记了。一年后严秉玠的妻子怀了孕，临产，一胎生下两个小孩，奇怪的是，两个孩子的额头正中都有一点红色的印记，就象用红笔点的一般。严秉玠的妻子一见，猛想一年前打死狐仙的事情，不由大惊死去。严秉玠悲痛妻子的不幸，茶饭不思，不久也相继病亡。生下的两个孩子终究也没养活。

出《子不语》四 仇学渊编写

猎户除狐

海昌县元化镇有一家富户，其住房的楼上有一间卧室。白天一家人多半在楼下干活，晚上才上楼睡觉。有一个白天，女主人上楼取衣服，发觉门从里面被关上了，心然现在全家人都在楼下，是谁在会卧室里呢？心中觉得奇怪，便从门缝往卧室里看，见一个男人坐在床上。女主人以为小偷进了屋，于是把家里人全叫上楼来捉贼。就听那个男人在里面大声说：“我要搬到这楼上来住，我先来，家眷一会儿也就都到了。借你家床一用，其它东西还给你们。”说完，只见卧室里的箱子和其它东西被从窗子里扔到了楼下。不一会，就听见楼上人声嘈杂，男女老幼的声音都有，又听见他们敲着盘子唱还：“主人翁，主人翁，千里客来，酒无一盅。”这家人见此情形，心中害怕，赶忙准备了四桌酒席放在院子里，刚摆好，就见桌子升空而起，一会儿吃完，又从空中落下。此后倒也不太捣乱。这家人商量要请道士来驱邪，刚议论完，就听楼上的人唱道：“狗道狗道，何人敢到？”第二天请来个道士，刚开始布置法坛，道士忽然象是遭到别人殴打，踉踉跄跄地往门外跑掉了，他所带来的神像法器全被扔到了大门外。从此更加闹得日夜不宁。这家人无法，专程去江西求有名的张天师来除妖，张天师派了他手下的一个法官来，又听楼上齐声唱道：“天师天师，无法可施；法官法官，来亦枉然。”一会法官来到，还没有行法，就象被人抓着脖子一样扔到了地上，脸摔破了，衣服也被扯破。法官十分羞臊，红着脸说：“这个妖怪的本领太大，必须请长安镇的谢法官来才能除去。”这家人又忙去长安镇请来谢法官，在院中修起一座法坛行法。这次没有再听见楼上妖怪的说唱，这家人心中暗喜，猜想这回必然能把楼上的妖怪

除去了。忽然，天空中出现一道红光，红光中有一个长白胡子的人飞进楼内，只听他大声说：“不必怕谢道士，我能破他的法。”这时，谢法官正坐在院中法坛上念咒语，只见他念着念着，猛地将钵往地下一摔，只见那钵在地上飞快地转动，绕着大厅盘旋飞舞，几次要飞上楼去，但仿佛被什么东西拦住，始终飞不上去。不一会楼上摇响铜铃，只听一阵“叮叮咚咚”的铃声响过，谢法官飞舞的那个钵忽然落到地下，再也不会转动。谢法官大惊，说：“我的法力除不掉楼上的妖怪。”说完，拾起地上的钵快步走了，楼上却传来胜利的欢呼声。从此后，妖怪变本加利，无所不为。这样又过了半年，便到了冬天，天上下起大雪，四处白茫茫一片。一天傍晚这家人正在发愁，门外来了十几个猎人，想在他家借宿一夜，以避风雪。主人对这些猎人说，借宿到没什么，就怕妖怪和客人捣乱。猎人听了主人的叙述，便说：“这是些狐狸精，我们正是猎取狐狸的，哪里怕它？只希望主人让我们一醉，必定好好报答。”这家人便为猎人们买了酒，准备下饭菜，屋内屋外点上明晃晃的蜡烛。猎人们猜拳行令，个个喝得大醉，各人拿出鸟枪，装上火药，向空中“乒乒叭叭”放起来。只见硝烟迷漫，整夜轰鸣声不绝于耳，直到天亮猎人才告别而去。这家人在猎人放枪时，担心妖怪会加倍报复，谁知整个通宵楼上竟是静悄悄的。又过了几天，还是没有一点声息。悄悄上楼去查看，只见满地都是狐狸毛，楼上所有的窗户都大打开，原来狐狸精都跑掉了。

出《子不语》 仇学渊编写

斧断狐尾

河北省河间县有个游手好闲之徒，姓丁，成天不干正经事，专在赌场妓院这类地方鬼混。有一次，他听人说某某地方正闹狐仙，不由心中一动，一个人寻去。到了那个地方，只见一片寂静，没有狐仙的踪迹。丁某就从怀里掏出名片，恭恭敬敬举在头上，向狐仙祷告说：“丁某久慕狐仙大名，今日特意从外地赶来，希望能目睹仙人仪容。如蒙不弃，愿与仙人结为兄弟，甘愿一辈子侍候兄长。”祷告完毕，还向空中拜了几拜，就在当天夜里，狐仙果然现形出现在丁某面前，对他说：“愚兄名叫吴清，今年五十岁，感君仰慕之情，特前来相见。你我一见投缘，今后贤弟不论有什么事要为兄帮忙，一定尽力效劳。”丁某惊喜异常，从此和狐仙成了莫逆之交。并常常以此向别人炫耀，还说与人交友不如与狐交友。一天，丁某对狐仙说：“我想去扬州看灯，不知兄能送我去不能？”狐仙说：“这有何难？请贤弟穿上我的衣服，闭上眼睛，便能与我同行。一会儿就到。”丁某依言穿上狐仙的衣服，刚把眼睛闭上，便觉身子凌空而起向前飞行，只听耳边风声呼呼，飞得特别快。不一会，听见狐仙说：“扬州到了，贤弟可睁眼观看。”丁某把眼睁开，果然见自己与狐仙凌空而立，脚下是一个大城市，只见屋瓦相压，街道纵横，车水马龙，十分繁华。正在观看，忽听得锣鼓铿锵，歌声悦耳，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户有钱人家正在请客唱戏，戏台上是一个红脸长髯的绿袍将军，手舞一把大刀，原来演的是关公戏。狐仙一看大惊，也顾不得丁某，独个儿悄悄飞走了。丁某正看得出神，忽觉身子一沉，往下坠落，刚喊得一声“哎呀！”已重重跌落在戏台前，把台上台下的人吓了一跳。这家人见空中跌落一人，认为是

妖怪，把丁某五花大绑捆个结实，送到县衙门。审了几次，挨了不少板子，最后又被押解返回河间县。丁某九死一生，十分懊恼，当他再次见到狐仙时，不由将狐仙数落了一顿。狐仙听后倒也不生气，对他解释说：“愚兄一向胆子最小，一见关帝爷出来，想不起那是假的，便吓跑了，情急之中竟忘了贤弟，实在对不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当时忽然想去会你嫂嫂，所以走得急了些。”丁某听狐仙这么一解释，气也消了一些，又听狐仙说起“嫂嫂”，不由动了好奇之心，便问：“狐嫂在哪里？”狐仙说：“我是狐，哪能象人类一样婚娶？不过是魔迷良家妇女为妻罢了。现在你嫂子就是你的邻居李氏。”丁某一听，色心大动，求狐仙带他拜见李氏。”狐仙说：“见见当然可以。但你是人，无法进入她的内室。我有一件小袄，你穿上，便能自由出入窗户，如入无人之境地。”丁某大喜，向狐仙要过小袄穿上，果然毫无阻碍地进入了李家内室。李氏自被狐魔迷以后，神志昏迷，就象白痴一样。丁某上了她的床，她也区分不出是谁。从此丁某瞒着狐兄常去李家。李氏自从丁某常去，狐仙少到，病情日渐减轻，后来几乎就好了。丁某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她一说，李氏才恍然大悟，从此便喜欢上了丁某，而厌弃了狐仙。狐仙感觉到了这点，对丁某说：“开门揖盗这句话应在我身上了。但要不是因为我，李氏也不会喜欢上你。”由于被丁某夺了所爱，狐仙心里十分妒恨，一天，趁丁某正与李氏亲热的时候，悄悄拿走了那件小袄。天快亮时，丁某象以往那样穿窗欲出，窗户已不会自开，他的头撞在窗棂上，重重地摔到地下，惊动了李氏父母，都当他是妖怪，把他捆个结实，先用狗血喷头，又用粪便浇身，外加针刺火燎，把丁某整治得死去活来，只好说出实情，然而李家人根本不信。幸而李氏已经爱上了丁某，私下里为他辩解，对父母道：他也是被狐仙迷惑，糊里糊涂到了我家，自己并不知道，何必委屈他？不如让他回去吧。”丁某才带着一身伤痕和臭哄哄的

污血粪便回到家里，心中恨极狐仙，想找它算帐，谁知狐仙避面不见。第二天丁某起来，见门上贴有一个纸条，上面写有十六个字：“陈平盗嫂，宜有此报，从此拆开，兄弟分灶。”心知是狐仙写的。丁某吃了这次大亏，害怕再遭狐仙报复，从此再不敢去找李氏，狐仙却仍旧去魔迷李氏。李家虽然请道士设坛驱邪，却始终无奈他何。后来李氏居然怀了孕，一胎生了四个孩子，样样都与正常人相同，只是屁股后面长着一尾巴。一生下来就能行走，稍大懂事就很孝顺，常随狐仙出去采摘果蔬回来奉养母亲。一天，狐仙来会李氏，流泪说：“我与你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昨日泰山娘娘听说我蛊惑妇女，罚我在泰山给进香的人修路，永远不许离山，我要将这四个孩子带走。”说到这里，拿出一柄小斧子对李氏说：“四个孩子身后的尾巴如不截断，永远不可能修成人。你是人，请你替他们把尾巴截断吧。”李氏接过斧头，依言将四个孩子的尾巴一一截掉，狐仙带领他们向李氏深深一拜，转眼间便没了踪迹。

出《子不语》卷五 仇学渊编写

喀 雄

杨喀雄的父亲原来当过守备，但死得早。那时他还小，幸而有个姓周的表叔可怜他，便把他领回家中抚养。他这表叔也作武官，职务是付将镇守河州，也养有一个女儿，年龄和杨喀雄差不多。周小姐见喀雄长得俊秀，人又聪明，很喜欢他，常常给他好东西吃。周家管教子女很严，二人虽然亲密，到也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周家还住着一个叫务子的亲戚，平日里住在书房。一个夏天的晚上，喀雄热得睡不着，便起身去院子里乘凉。只见月光似水，花影摇曳。喀雄正赏玩月色，忽然看见周小姐薄袖单衫，从后院飘然而至。只见她沐着轻纱般的月色，恍如月中嫦娥下凡，美丽已枉。二人一同赏月，互吐衷肠，深深相爱，终于成了鸳鸯。第二天早上喀雄到后院，见周小姐正在梳妝，想起头一晚上的好事，便向她投以深情的一笑，周小姐也报以甜蜜的一笑。从此以后，二人天天都在喀雄屋里幽会，过得十分甜美。不久，务子听见喀雄屋时有笑声透出，心中怀疑，便偷偷前去窥探，正瞧见二人亲热的情景，不由醋意大发，将此事告诉了周小姐的父母。周父大怒，私下里责备周夫人管教女儿不严，以致闹出羞辱门庭的丑事来。夫人听了好不惊讶，回答说：“女儿天天与我同床睡觉，哪里会有这种事情？”周父见夫人说得如此认真，也不得不相信，但心中仍旧怀疑，于是找借口将喀雄打了一顿板子后赶出门去。喀雄没有地方可去，流落到兰州，栖身古庙之中。一天，忽然见周小姐带着许多行李到来。喀雄又惊又喜，忙问小姐从哪里来？小姐说：“我与叔叔一齐来的，他刚刚升了官，到兰州上任来了。”原来小姐的叔叔叫周铎，也是一名武官，新近升了兰州守备。喀雄一听大喜，二人尽情倾诉离别相思之苦，并买

了房子住在一起，吃喝用度都象有钱人。半月以后，喀雄在街上遇见周锬，周锬十分高兴，便到喀雄家中拜访，一进门，见出来迎接他的竟是他的亲侄女感到十分意外。喀雄便把他与妻子如何重逢的经过兴高采烈地告诉了周锬。周锬听后沉吟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我来州兰时没听大哥说起女儿离家的事呢？莫非不便说，有意瞒着我？”过了几天，周锬借办公务的机会去河州，专门去见大哥，详细告诉自己在兰州遇见侄女和侄女婿的事。周父听了大惊，说：“我女儿一直在家中，刚才都同我们一道吃饭，怎么会有你说的那些事？莫不是狐仙冒充我的女儿不成？”周母一说：“与其让仙冒充女儿与那小子结婚，坏了我女儿的名声，还不如干脆就把女儿许配给他，看他怎么说？”周锬兄弟听了，异口同声地说：“好主意！”立即派人去兰州把喀雄叫来与女儿结婚。新婚之夜，喀雄走进新房，见那个假小姐已先坐在那里了，于是茫然不知所措，愣在那里。假小姐见他那样，“扑哧”一笑说：“郎君怎么那样发呆？实不相瞒，奴家本是狐仙，特为报达你家的恩德而来。当年你爷爷当将军的时候，曾在土门关围猎。我中箭被捉住，他老人家替我把箭拔出后将我放走。这个救命之恩我早就想报达，一直没有机会。前不久知道郎君爱上了周小姐，但又不能得到她，所以前来当媒人，以满足你的愿望。当然这也是因为你与周小姐有夫妻的缘分，否则，我也无能为力。现媒已作成，妾去了。”说完，突然没了踪影。

出《子不语》卷六 仇学渊编写

陈圣涛遇狐

绍兴有一个穷书生叫陈圣涛，妻子死了，一时无力再娶。有一次他去扬州，在天宁寺旁边的一座庙里租了一间小屋住下。因为穷，庙里的和尚对他很冷淡。陈圣涛发现庙中有座小楼经常上锁，便问和尚什么缘因？和尚说楼上有妖怪。陈圣涛不信，一定要上去瞧瞧，和尚就开了锁让他进去。上楼后，陈圣涛见屋子打扫得十分干净，桌子上没有一点尘土，还放有妇女梳妆用的镜子，木梳这类东西，不由十分怀疑，以为和尚在小楼藏有妇女，但也不便说破，从此对小楼便多留了一分心。有一天，他望见小楼窗户大开，窗户里现出一个美丽的女子，正倚楼向下张望。陈圣涛不由心荡神驰，目不转睛地向上望着这个女人，正好与女人的目光相遇。双方对视许久，眉来眼去，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出无限的爱慕之意来。一会儿，楼上女人竟踊身一跃，从楼上跳下，直往陈圣涛的那间小屋而来，这时陈圣涛才知道她并不是人，心中未免有些恐惧。女人对他说：“你别害怕，我是仙人，与你有夫妻的缘份。”两人又谈了一会，十分投机，互相都十分爱慕，于是成了夫妇。每月初，女人都要离开七天，说是要去泰山娘娘那里当差。有一次陈圣涛乘女的不在，打开她的箱子查看，只见装满了金银珠宝，十分富有。看过，仍旧将箱子锁好，不取分文。等女人回来，陈圣涛悄悄对她说：“我很穷，而娘子颇为富有，何不借我一些钱作个小生意，今后也可有一个维持生活的路子。”女人说：“我看你的貌像，命中不能发财，就是经商也无用。但你这人品行不错，虽然开了我的箱子，却分文不取，足以让人佩服，请从今后让我负担你的生活吧”。从此陈圣涛的吃穿用度都由女的管，他再也不必操心了。这样过了一年多，女人

对他说：“我积蓄的金银珠宝，已用来为你捐了一个官职，你只要去到京城。就可以上任。妾先去那里预先代君购置房屋”。陈圣涛一听大喜，问道：“娘子先去，我到京后该如何才能找到你呢？”女人说：“等你进了京城，可去彰义门，我自会派人迎接你。”于是夫妻作别。陈圣涛谨照妻子的嘱咐，晚两个月才起身去京城。找到彰义门，果然见有一个老仆人向他下跪，说：主人来得晚了，娘娘早就在等候你。”说完带路来到米市胡同，只见一座大宅院十分宏丽。进了大门，又见几十个男女仆人全部跪下向他叩头迎接，就象以前就服侍过他的一样，陈圣涛感到奇怪。走进大厅，只见妻子穿着华丽的衣服迎了出来。两人携手进了寝室，互相倾吐了思念之情后，陈圣涛问妻子：“手下人好象早就认识我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女人“扑哧”一笑，用手轻轻挡住陈圣涛的嘴说：“别声张！我到京城后，一直化妆成你的模样，代你去捐官，购置宅院。奴仆们见我时，看到的也是你的模样，所以都认识你。”接着又一一告诉陈圣涛每个仆人的姓名，嘱咐他使唤仆人时，务必照她所教的办，以免引起猜疑。陈圣涛大喜，给老家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在京城作官的消息。第二年，他的大儿子从老家到来，恭恭敬敬拜见了继母。女人很是高兴，对陈圣涛的大儿子也十分慈祥关怀，就象她亲生的一样。并问道：“听说儿子已结婚，为什么不把儿媳一齐带来？明年好同我们一起到你爹爹上任的地方。”大儿一一答应，女人又给他一些钱，让他把妻子接来。一天，门外有一个少年求见，陈圣涛问是什么人？少年说：“我妈妈在这里。”陈圣涛进屋问妻子，女人说：“确是我儿，妾与前夫生的。”于是叫他向陈圣涛跪拜，叫他“爸爸”，又叫他拜见陈圣涛的大儿子，称呼“大哥”。过了不久，又到女人去给泰山娘娘当差的日子，陈圣涛大儿子有事外出。一天，大儿媳王氏正在梳妆，少年偷偷窥视，见大嫂长得很美，色心大动，便跳窗进去搂着王氏求爱。王氏拒绝，并大声呼

叫，少年害怕逃走，但王氏的裙子已被撕破。丈夫晚上回来，见妻子神色不对，问出了什么事？王氏便把白天发生的事情统统告诉了他。陈圣涛大儿子不由大怒，乘着酒性，抓起一把刀就去找少年，去时少年已经睡下，一刀砍下去，耳听叫声奇特，点着烛蜡一照，只见床上横着一只死狐狸，头已被砍下，鲜血淋漓。陈圣涛得知此事，大惊，怕女人回来索讨她儿子的命，便带着儿子儿媳连夜逃回绍兴。官没当成，也没有钱财，依旧一贫如洗。

出《子不语》 仇学渊编写

狐仙冒充观音三年

杭州有个姓周的读书人，曾经随同张天师四处云游。有一次路过保定，住在旅店里，看见一个十分美丽的妇女跪在他们所住房屋的石阶台下，好象在祈祷。张天师是当时举世闻名的有道行的道士，周生就问他这个妇女在做什么？张天师说，“这是狐精，她向我请求享受人间的香火供奉。”周生说：“那你就同意她算了。”天师说：“她修炼已有多多年，很有些灵气，如果再让她享用人世香火，恐怕她更会作威作福，为害人间。”周生很爱狐精的美貌，再次替她向天师请求。天师说：“看在你的份上，可让她享受三年香火，但不许超过期限！”于是手下的法官取一张黄纸批了几个字交给狐精，将她打发走了。三年以后，周生考试落榜，离京来到苏州，听说上方山有个庵的观音十分灵异，便想去庵里祈祷，求菩萨保佑他来年考中进士。来到山下，其它去拜观音的人告诉他上山必须步行，说是这个山的观音菩萨很灵验，凡是坐轿子上山的，一定会在半路上摔跤。周生不信，叫了乘轿子抬着他往山上去，只走了十多步，抬轿的杠子果然“咔嚓”一声折断，把他摔到地下，幸好没有负伤，只好还是步行上山。进到庵中，见里面香火格外兴盛。举目观看，只见帷幔低垂，把观音菩萨的神象遮得严严实实，好像有意不让人看。周生问庵中和尚为什么要这样做，和尚说：“塑像太美，恐怕见到的人产生邪念。”周生坚持一定要看，和尚只好替他掀开华丽的帷幔，只见那观音像果然艳丽非凡，不象在其它地方见到的观音那样平易朴素。再仔细一看，觉得面孔很熟，好象在哪里见过。凝视了许久，猛然想起她就是三年前在保定旅店中向张天师祈求香火的狐精，不由大怒，指着神象责骂道：“你当年求我说情，才得享用人间香

火，不但不感戴我的恩德，反而弄坏我的乘轿，怎么这般没有良心？况且天师只许诺让你享用三年，现在已经过期，仍旧贪恋不走，莫非忘记了当年商定的事？”话还没说完，龕里的观音像忽然倒坍摔碎。和尚大吃一惊，但也无可奈何。等周生走后，他们又化缘重塑了一个观音像，但从此再也不显灵异了。

出《子不语》 仇学渊编写

狐仙亲嘴

隐仙庵出了狐仙，时常出来迷人。这个庵的老仆人王某对此十分生气，便咒骂她。这天晚上王某正躺在床上休息，忽见一个美貌的女人在灯光中飘然而至，抱着他就亲嘴，王某正半推半就之间，忽然美妇变成了男人，嘴边腮上都长满又黑又短的胡子，胡子尖硬如针，扎得他大喊大叫起来，狐仙便嘻笑着走了。第二天王某在镜子里发现自己嘴巴周围密密麻麻全是小孔，如同刺猬一样。

出《子不语》卷二十三 仇学渊编写

狐仙开帐

和州有个人姓张，到扬州去，借住在兴教寺里。这个寺里一向传说有狐仙出没，因此旅客无人敢在里面居住。张某性格豪放不羁，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径直就在寺里住下了。不出三天，果然有个老头上门拜访，自称姓吴。张某请他进屋谈话，觉得老头谈吐不凡，还能知过去和未来的事情。张某问他：“君是仙人吗？老头谦虚地说：“在下不敢称仙。”张某本是一个穷书生，想巴结狐仙以求富贵，便买酒买菜款待老头，老头也设宴答谢他。这样礼尚往来不到半个月，张某身边带的钱就全花光了。老头招待他的酒席依旧十分丰盛，张某于是起了贪心，天天设法骗老头宴请他，老头毫不吝啬，就这样他又白吃了一个多月。有一天老头忽然不露面了，这时正是梅雨时节，赶上出太阳，张某想起应该翻晒一下衣服，谁知打开衣箱一看，不由惊得目瞪口呆，原来箱子里的衣物全都不翼而飞了，却放着一个帐单和几张当票。帐单上清清楚楚开到哪天买鸡鱼花去多少，哪天买蔬菜水果花去多少，全都从典当衣物得来的钱中开销，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

出《子不语》卷二十四 仇学渊编写

驱狐四字

周世僊在虞城县做官时，这个县耿家庄刘化民家闹狐狸精，用尽各种办法都不能驱除，便到县衙门投诉，请周世僊出个公文送去城隍庙求城隍菩萨驱遣。周世僊刚答应，就听见狐仙在空中大声说道：“你求城隍，城隍也奈何我不得。”从此闹得更加厉害。周世僊说：“连神都制服不了狐仙，我是爱莫能助了。”周世僊的朋友沈松涛说：“息县某大户家有个儿子新婚，父亲怕他贪恋妻子耽误学业，就送他去外地读书，还责令他不得无故回家。儿子新婚燕尔就与妻子分开，不由时常想念。有一天独坐书房，忽然看见墙上露出一个美女的上半身来，含笑望着他，眼波流转，眉目传情，然后要从墙上下来。他忙搬起一个茶几想去墙边迎接，忽然又见墙头出现一个金甲神人，手执两面红旗，一面写着“右户”二字，一面写着“右夜”二字，只见他用旗向美女一挥，那美女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何不也把这四个字写在纸上试一试呢，”于是裁了两张黄纸，分别用红笔在上面写了“右户”、“右夜”四字给刘化民带回家去，贴在门和窗上。当天夜里狐狸精又来到刘家，到了门口果然停步不前，说：“户夜神在这里，现姑且让你，三年后我还要来。”从此不见踪迹。不久周世僊升官离开了虞城。他的幕僚蒋某知道这件事情的始末。他听说绍兴桂林庵有三个尼姑也被妖邪纠缠，就教她们用朱砂在纸上写“右户”“右夜”四个字贴在所住楼房的窗上，当夜窗户无风自开，听见楼上狐狸奔跑翻腾的声音，就象铁甲抖动一般，通宵不停，直到天亮才静下来，狐狸精全部逃走了。不知这四个字出自什么经典，降伏狐狸精竟能有这么大的威力。

出《续子不语》卷二 仇学渊编写

狐仙正论

河北献县曾有个叫明晟的县令，审理一个冤案，想为被冤枉的人申雪，又怕上司不同意，犹豫不决。想起衙役中有个外号叫王半仙的与狐仙有交情，因此他平时为别人预言祸福往往很灵，就派他去向狐仙请教。狐仙严肃回答说：“明大人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应当只问那个人冤不冤，而不应该考虑上级会不会批准！”衙役回来对明晟将狐仙的话一一转达，明晟听后不由得心中凛然，说起这样一件事情：

从前制台李卫还没当官时，曾与一个道士一起渡江，碰见船上有一人为船钱多少与船夫争吵，道士自言自语叹息说：“性命在顷刻之间就要完了，还计较这几文钱有何意义！”不一会儿这个人果然被船上的帆脚扫了一下，落在江里淹死了。李卫不由对道士感到惊异。行到江心，忽然刮起大风，船摇摇晃晃眼看就要倾复，只见道士行法念咒，顿时间风平浪静，船只终于平安过了江。李卫向道士再三拜谢救命之恩，道士说：“刚才掉江的人是命中该死，我不能救他。先生是贵人，遇难得救，也是命中注定，我不能不救，何必道谢？李卫又向他下拜，说：“听到老师这个教导，我今后就抱定听天由命的宗旨了。”道士说：“事情也并不是这个理。一个人是该发迹还是该倒霉，这应该乐天知命，否则就会陷入你争我夺，互相倾轧的战场，无所不为。象李林甫秦桧那些人就是不陷害好人，也同样会作宰相，陷害好人不过增加了他们的罪过而已。但是谈到与国计民生利害攸关的事情，就不能完全委之于命。上天之所以降生人材，朝廷之所以设置各级官吏，就是为补救气数的。一个人手握权柄，却什么事都不干，一切都委之于命，那么上天何必降此人才，朝廷又何必设此官位

呢？古代有个看守城门的人说：‘这就叫知其不可为而为’。诸葛孔明也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圣贤修身的学说，先生是了解的。”李卫恭谨地听完后，拜问道士的姓名。道士说：“我说出来恐怕先生会受惊的。”说完下船，走出不过几十步路，忽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出《续子不语》卷五 仇学渊编写

狐仙惧内

纪仪庵有个当铺开在西城，其中有幢小楼被狐狸精占据了，夜里人们经常听见楼上有说话的声音，但是它们也不扰害附近的居民，时间一长，人们也都习惯了。一天夜里，楼上传出严厉的辱骂声和鞭子的抽打声，住在附近的人都到楼下去倾听。忽然听见楼上有一人边呻吟边问：“楼下各位先生都是明理的人，人世间哪有老婆殴打丈夫的？”恰巧楼下这群人中有一人刚挨妻子打过，脸上还留有指甲抓破的伤痕，大家一听不由哄然大笑说：“这种事的确有，不足为怪。”楼上的狐狸精听了也全部大笑起来，打架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

出《续子不语》卷五，据《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十册。

仇学渊编写

李生遇狐

安徽歙县有个叫李圣修的少年，长得很帅。十四岁的时候，在二十里外巖修镇的别墅读书。一天晚上的二更时分，李圣修已经躺下，忽然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美丽姑娘坐在床上，看着他嫣然微笑，不由心神摇曳起来，伸出手去摸她，姑娘也不躲避，于是两人就相好了。每天晚上姑娘都飘然而至，时常教李圣修作诗填词，还帮助他修改。李圣修有时与她谈论八股文的作法，姑娘就显得不高兴，说，八股不是学问。况且君在功名场中没有福份，何必去白吃那个辛苦？”于是两人经常在一起吟诗作赋，一点不觉寂寞，这样连续好几年都没有人知道。

李圣修有个表亲姓杨，也住在这个别墅里读书，就住在李圣修的隔壁。每天到傍晚就见李圣修紧闭门户，心中觉得奇怪。一天夜里，月光皎洁，杨生偷偷从墙壁缝里向李圣修屋里观看，见李圣修怀里坐着一个美人，二人正在谈笑，便急忙去敲门，等李圣修开了门放他进去后，屋里却不见美女的影子。杨生问李圣修刚才屋里那个女人哪里去了？李圣修矢口否认，二人不欢而散。第二天夜里杨生又从墙缝里偷看，仍然又见李圣修搂抱美女坐着，情境与头天夜里一样，并且清楚听见二人的笑语声，心想这个女人必是狐狸精，于是赶忙跑到城里去告诉了李圣修的父亲。李父听后忙把李圣修叫回家里，谁知狐狸精也跟着来到李家，但是除李圣修外，别人都看不见她，全家人都担心李圣修会被狐狸精害了。一天，李圣修的嫂子来到他的卧室，大声责骂道：“妖狐难道一点都不懂得羞耻，偏要强夺人家的丈夫么？我家小叔子从小就与别人订了婚，今后新媳妇过门，你和她哪个算正房哪个算偏室？”那天夜里狐狸精哭着对李圣修说：“嫂子骂我，她说的

话却很在理，我不能不离开你，我们从比当永别了。”李圣修也哭了起来，央求对方继续留下，但狐狸精不肯答应，两人相抱痛哭。忽听得雄鸡啼叫，知道天色将晓，美女立时下床，转眼不见踪影。李圣修精于填词，又会武术，都是狐狸精教的。听说狐狸精赠给他的诗词风格极其清丽，可惜没有传抄下来。

出《续子不语》卷八 仇学渊编写

安庆府学狐

清朝乾隆五十六年，眼看快到举行秋祭的日子，安庆府学堂照例忙碌起来：洗濯器皿，预备好祭品，统统陈列在孔庙大殿明伦堂中，晚上派专人看守。学堂有个姓田的轿夫，素来有勇力，有胆量，就由他一个担当这个看守东西的任务。这天晚上，天上露出一弯月牙，田某睡到三更时分就醒了，听见有人说话，睁眼一看，见两个人正顺着大殿的石阶走上来，当他们快走到床边时，田某猛地大喝一声跳将起来，这两个人也扑过来与他撕打。田某奋力抓住某中一人，把他扔下台阶，就听得一声啼叫，这人变成一只狐狸窜出门去。另一人继续与田某格斗，又被他抓起扔下台阶，仍然哀嚎着变成狐狸跑了。田某心想它们必然不敢再来，就又躺下睡觉。不料还没入睡，忽然听见人声嘈杂，不少人来到跟前。急忙翻身起来，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弯腰驼背，带着十几个年青人到来。见到田某，老头喊一声“打”！众人便蜂拥而上。田某大怒，挥拳奋勇迎击，把来人打得落花流水，没有一个能够抵挡。老头大怒，说一声：“这么可恶！”忽然跳起来，一头撞到田某的左肋上。田某顿时觉得象被巨石打中，痛不可忍，倒在地上爬不起来。老头于是指挥手下人把他拖到堂屋后面的柴房去。田某心想这一去肯定活不了，当他被拉过西边放置大钟的木架时，便一只手猛地拉住钟架，另一只手挥拳还击。老头见此情况，怒不可遏，用手抓住田某的手肘使劲拉扯，田某心中害怕，也用两只手紧紧拉住老头，两人的力气都很猛，把钟架连同大钟一起拖出好几尺远去，钟也因此发出宏亮的响声。老头听见钟响，浑身打了一个冷颤，忙停下来，喝令手下的狐狸精猛揍田某，把他打得体无完肤，大口大口吐血，只打到天色将明才

一哄而散，这时田某早已昏死过去了。天亮后，负责祭祀的人到来，见田某昏倒在地，遍体鳞伤，大惊，忙用热水喂他，很长时间田某才苏醒过来，向大家说了事情的经过，才知道是狐狸精捣的乱。第二天晚上派了十几个人看守祭品，大家夜里都不敢睡，一直坐到四更天，都十分困倦。刚躺下，忽听见许多人奔跑来到。大家睁眼观看，什么都没看见，但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问：“那个人还在这里不在？”接着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头被人拨弄，好象有人在一个个检查，然后听见有人回答说：“不在”。又听那个苍老的声音说：“必是逃走了，算他命大。走吧！”顿时堂屋里没有了声息。田某在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才复原。伤好后带着刀子到明伦堂睡觉，想寻狐狸精报仇。经他妻子百般劝阻，才放弃了复仇的念头。

出《续子不语》卷九 仇学渊编写

兰诸山北来大仙

会稽的兰渚山上，有一座叫“兰亭”的道观，是北来六仙显灵的地方，北来大仙是一个狐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从前，会稽有个姓陈的商人，年轻的时候到两湖去经商，亏了本，身无分文，又染上病，只好暂时在一个破庙中栖身。一天夜里，庙里忽然来了一个绝美的女郎，衣著十分华丽，上面缀满了珍珠。陈某大惊，忙带病起身迎接。女郎从胳膊上褪下一付金钏来送给他，说：“妾知道郎君现在遭难，特来相助。”说完转身走了。第二天晚上女郎又来相会，从此一连几个月天天不断，二人的感情也与日俱增。陈某变卖了金钏作为资本，重新做起生意来。女郎又替他买了一处住房，帮助他料理家务。每次女郎到来，都要带一些金银珠宝之类的东西送他，陈某于是很快成为巨富。这样住了几年，陈某家中忽然请人捎信来，希望他回家去。陈某十分高兴，心想自己已经发了大财，正该回去炫耀一番，光彩光彩。但他也猜想女郎必是妖邪之类，绝对不能带她回去。一天，陈某乘女郎不在家中，雇了几百人，连同仆人一起，把家中资财全部都装载起来带回乡去。女郎回来时，见只剩空屋一座，不由又惊又怒。等她追到江边渡口时，只见陈某的船已经扬帆远去。女郎伤心已极，对着滔滔江水痛哭失声。陈某回到会稽，果然成了远近闻名的富人。

十年后，女郎忽然来到会稽，把陈某叫出来对他说：“我本是狐神，修炼千年，积了无数阴功，已经成了仙人。你对我如此负心，我已向天帝控告了你，你的死期就要到了。”从此，陈家不是无故起火，就是凭空刀斧乱飞，日夜不得安宁。陈某想尽各种办法，请了不少和尚道士前来驱邪除妖，但没有丝毫用处。一

天，陈某忽然听见女郎在空中叹息道：“我因与你往日感情深厚，才这样痛恨你的负心。如果让你死，又恐怕天下那些有情之人笑话我。如果你家为我大做道场，选择一座名山为我修庙宇，塑金身，使我的神灵有个栖息之地，我就原谅你过去的罪过。”当时兰渚山住着一个有道行的道士，陈某便请他为女郎设坛祭祀，念了四十九日的经。道士对女郎说：“何不就住在我这兰渚山上？”女郎说：“很好！但我必须住五百年才离去。”从此再不到陈某家扰闹。后来兰亭道院属一姓罗的人家所有，罗家为女郎塑的神象十分美丽生动。据说她常在夜间出来与人们交谈。

出《续子不语》卷九 仇学渊编写

狐 祖 师

盐城村戴家有个闺女中了邪，家里人请道士来画符念咒，但毫无效果。后来到村北的关帝庙去叩头烧香，请求保佑，闺女的病于是就好了。接着她家的人梦见一个金甲神人说：“我是关圣帝麾下的邹将军，前些日祸害你家的妖怪是个狐狸精，已被我杀了。但它的同党约好明天来为他报仇，你们可来庙里为我擂鼓助阵。”第二天，戴家约了众乡邻去到关帝庙中，忽听见空中响起金戈铁马奔驰厮杀的声音，便一齐用力敲锣打鼓为神人助威。一会儿，果然看见一股黑气由天上落到庭院内，村子前后掉下许多被砍下的狐狸头。过了几天，戴家人又梦见邹将军来说：“我因为杀死的狐狸太多，得罪了狐祖师，他去天上大帝跟前告我的状。过两天大帝要到庙里来审理此案，请各位父老到时候替我说几句话吧。”

金甲神人说的审案的日子到了，众人一齐来到关帝庙，在走廊里踱好。天到半夜时分，只听空中仙乐齐奏。大家举头偷看，只见一个穿着象帝王的人乘车从空中冉冉而下，周围还有许多随从拥戴着。在他身后，紧紧跟随着一个道人，只见他眉毛头发皆已花白，身边有两人各举一面金牌，牌上写着“狐祖师”三字。这时又见关圣帝出来迎接他们，态度十分恭敬。只听狐祖师开口说：“小狐扰乱人世，罪该处死，但圣君命令部下杀死我们族类那么多，太残忍了，罪不可恕。”关圣帝听了并不分辩，口里连声称是。村里的人这时纷纷从藏身处走出来，跪在地上为邹将军辩护。村中一个秀才大声骂道：“老狐狸这么大年纪了，还纵容子孙奸淫人家妇女，不加管教，反而替他们说话。你狐祖师是什么东西？罪该万死！”狐祖师听了也不生气，反笑着问秀才：

“人间犯通奸罪的该如何处罚？”周秀才说：“该打！”狐祖师说：“可见通奸并非死罪。就算我的子孙是异类犯法罪加一等，那也不过是判充军流放，怎么也不能算死罪。何况邹将军不止斩我有罪的一个儿子，同时还杀了我好几十个儿孙哩！”周秀才一时答不上来。这时就听庙里有人大声说：“大帝有旨：邹将军嫉恶太严，杀戮过重，姑念他是出以公心，为民除害，可从轻发落，罚免去他一年的俸禄，调去管理海州地方。”村里人听完，纵声欢呼起来，合掌向天上齐声念佛。

出《子不语》卷七 仇学渊编写

向狐仙学道

云南有个监生叫俞寿宁，平日里未学道士画符念咒的本领，常仗一柄宝剑，替别人驱妖，还颇为灵验。一天，他的朋友张某下乡收租子，路过他门口，正赶上天降大雨，想在他家借住一晚，不料俞寿宁竟不答应，张某很生气地走了，心中猜想这里面说不定有什么蹊跷，于是，走着走着又返身回到俞寿宁住处，从墙上挖了一个洞，偷偷看他究竟在干什么？只见屋里摆了两桌酒席，周围挤满了男男女女，边吃边喝，边唱边笑。张某大怒，抓起斧头几下把门砸破，闯进去一看，只见酒席仍在，却一个客人都不见了。这时只见俞寿宁满面惊惶跑了出来，连连跺脚说：

“你害了我了！你害了我了！我想学仙，但找不到真仙人传道，不得已才多请狐仙指教。这半年来遇到不少狐仙，有的与我结为兄弟，有的与我结为夫妻，有的与我以兄妹相称。今日众狐仙集会，商量要传授我长生秘诀。所以我恭恭敬敬备下丰盛酒席请他们来。正要谈到最关键的地方，却被你冲散了，众仙见天机已被泄漏，便都散去。这莫不是天意吗？前几天紫文真人本来说过今天是破日，必然会被凡人冲破，必须改期，不巧瑶仙三妹明天又要出嫁，错不开，便勉强订为今日，果然不利，也是命该如此。我明天只好走了，另外去找一个清静地方，重新聚会众狐仙，不再让人知道。”从此俞寿宁到各地去云游，再也没有回来。

出《子不语》卷八 仇学渊编写

吴子云

清朝康熙初年，桐城有个秀才叫吴子云。有一年春夜他正在赏月，听见半空中有人说话，大意是说今年省里考试，吴子云该考中第四十九名。说完便朗声读起吴子云将会中举的那篇文章来，文章的题目叫“君子之于天下也。”吴子云虽然记不下文章全文，但觉写得不错，于是便用这个题目精心作好一篇文章，准备考试时用。不久参加考试，题目果然是“君子之于天下也。”吴子云不由大喜，便按平时所构思的写了交卷，等到放榜，果然中了第四十九名。不几年又考中进士，作了翰林院的官，后来被派到湖南去当督学，发了财，满载而归。途中有一次住在旅舍，半夜起来小便，正要寻找尿盆，忽然有一人端盆送上。吴子云见端盆的手十指纤纤，惊问：“是谁”？回答说：“我是狐仙，与公有些缘份，特来侍候。”点燃蜡烛一照，竟是一个漂亮非凡的女子，于是两人便结成夫妻。女子对吴子云说道：“我以前曾有遭到雷击的灾难，偷偷藏在你的车中才得幸免，所以今天特来报恩。现在你也将有祸降临，不可不防”。吴子云问有什么祸？女子说：“你继续往前走，必要住在一家姓吕的客店里，店主人有个九岁的爱女，你见到后要表示特别喜欢她，抱他玩耍，认她为干女儿，多送她珍宝，就可以免去此难。”吴子云继续赶路，有一天果然住进了吕家客店，店主人确实只有一个九岁的爱女，于是吴子云便照狐仙所教的行事，对小姑娘表现出格外喜爱。当天深夜，店主人拉着吴子云的手笑着说：“不瞞你说，我是强盗头子。你离开官署上路时，带的东西很贵重，我手下人早已垂涎。现在我了解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长者，不忍加害于你。说着从墙上取下一根铃鞭敲打墙壁三下，其它强盗全部进来。店主人

对众强盗说：“这位吴学院是我的干亲家，各位不得对他无礼，赶快替我护送他回家！”吴子云终于免了这场大难。

后来吴子云没有儿子，同族中许多人家争相要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他。吴子云私下里问狐仙应过继谁为好？狐仙说：“过继放牛娃最好。”第二天果然有一个牧童从门口过，一问也姓吴，吴子云就把他叫进屋，认他作儿子，同族无不耻笑他。吴子云死后，继子为人谦恭勤谨，不仅能保住祖传的产业，而且使其逐步增加，人们都叫他“吴牛”。他曾经请处士方贞观写对联，方贞观开他的玩笑，写道：“对窗常玩月，独坐自弹琴。”对联含有“对牛弹琴”的意思，他却看不出其中的讥讽之意，反而十分高兴。

出《子不语》卷八 仇学渊编写

狐仙知科举

钱琦和蔡应彪没有中进士以前。有一天应邀到一个姓吴的朋友家中饮酒。吴家向来信奉狐仙。这两人和其它应邀赴宴的客人等到太阳西下，大家肚子都饿得“咕咕”直叫，却不见主人摆席，都很奇怪。一会儿，主人出来，满面惭愧地对大家说：“今天宴请诸公，酒菜本来早就准备好了，不料忽然被狐仙摄走，实在抱歉！”大家怀疑主人吝啬，还用狐仙为借口开脱责任。蔡应彪说：“主人如果真准备了酒席，厨痕必有各种痕迹，我们何不去察看察看？”大家跟着这人到厨房一看，见灶洞里做饭的余火未熄，盘、碗、葱、姜之类的东西也都完好，才知主人刚才说的并非谎言。大家正想回家，蔡应彪大声说道：“如果真有狐仙在这里，我有一事请教，今年正好是大比之年，我们这些都是应考的举子。假如我们中有一个要考中，狐仙应将酒席归还。如果一个考中的都没有，就请狐仙尽情享受，我们也没兴致在这里饮酒了”说完，大家便相继离去。刚走不久，只见主人赶上来，笑容满面地说：“恭喜诸位，酒席全还回家了，今年我们中必有考中之人。”于是大家又回到吴家欢饮，尽性而归。当年钱琦果然中举。蔡应彪紧接着在下次考中。

出《子不语》卷九 仇学渊编写

狐读时文

四川省临邛县有个姓李的书生，从小家境贫寒。有一天正在闲坐，忽然来了一个老头，向他作了一个揖，说：“我女儿与君有缘分。知君尚未娶妻，愿把她许配给你。”书生说：“我穷，拿不出聘礼。”老人说：“只要你答应，结婚的费用不用你发愁。”书生正在惊疑不定，又见一辆香车来到门口，车上坐着一个美丽的女郎，只有十七、八岁年纪，所带的嫁妆十分丰厚，连桌椅板凳衣架之类全都齐备。老人点燃花烛，叫书生和少女行礼成亲，然后说：“婚礼已经举行完，我走了。”说完离去。入洞房后，李要替妻子解衣，少女却说：“现在不行。我家从不招白衣女婿，必须等你取得功名，我才能与你同床。”李生说：“现在离试期还远得很，你怎么等？”少女说：“不是那样。只须让我看看你写的文章，如能达到录取的水平，我们就可以成婚。”李生大喜，将自己平时时准备考试所写的文章统统拿出来给少女看。少女仔细看了许久，问：“郎君平时读的是袁太史的文稿吧？”李生说：“是的。”少女说：“袁太史的文章雄奇，原本适合考科举的人学习。但他天分很高，这是郎君你学不到的。”说着拿笔在李生的文章上改了几句，说：“象我改的这篇文章象袁太史写的吗？”李生说：“很象。”少女说：“你以后写文章，先向我问立意，然后再落笔写，不要草率。”从此李生文思大进。壬午年终于考中了举人。妻子在家中孝顺公婆，料理家务，人们也就渐渐就忘记她是狐狸精了。

出《子不语》卷九 仇学渊编写

狐 诗

汝宁府官署狐狸很多，每年修理房舍时，狐狸就四处骚扰老百姓，直到停工后方才罢休。学使到此，大多被狐狸骚扰过。卢旺措在任的时候，专门去祭祀狐仙，才得安宁，从此成为惯例。每任学使上任，都要祭官署后面的小阁楼，相传那是狐狸居住的地方。后来有一位学使到任，他的两个仆人不知道此事，便去小阁楼住宿。早晨人们起来听见有人喊“救命！”前去一看，只见这两个仆人被赤裸裸缚在小阁楼上，臂上各写有诗二句。一条臂上写道：“主人祭我你安床，汝试思量妨不妨。”另一条胳膊上写上写的是：“前日享依空酒果，今朝借尔代猪羊。”

出《子不语》卷十一 仇学渊编写

张光熊

直隶人张光熊，从小就长得聪明俊秀。他家很有钱，使唤着不少的丫环。但父母对他管得很严，不许丫环接近他。十八岁那年，他住在西楼读书。阴历七月七是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张光熊眼望天上耿耿银河，心想：不知今晚是否有女仆来偷看我读书？刚一动念，就看门帘外站着一个女郎，十分美丽，叫她也不答应。一会儿，却又轻盈盈走到张光熊跟前。问她家住哪里？回答说：“妾就住在君家西边，早晚都能见郎君出入，爱君美貌，所以前来相会。”张光熊一听大喜，一伸手将女郎搂在怀中……从此女郎每晚都来。屋里原有一个书僮伴宿，女郎对张光熊说：“仆人在这里不方便，叫他去别屋居住，需要时再叫他来。”张光熊一听很同意，谁知书童偏不肯走，反而说：“奴仆每天晚上都听见公子在床上与人轻声软语地谈话，恐怕有什么事情。老主人要奴才细心照看公子，故此不敢远离。”张光熊一听无言可答，便把书童的话说给女郎听。女郎说：“没关系，他自找倒霉。”就在那天晚上，书童正在熟睡，忽然被一个怪物抓去捆挂在西园的树上，吓得他哭爹喊娘直叫主人救命。正喊着，耳听一个女声笑着说：“你如果知罪，躲我远点就饶你。如敢让老主人知道一丁半点这里的事，就要你加倍受苦。”书童连声答应“不敢”。忽觉身上一轻绳子已经解开，而自己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地上了。这样又过了一年多，张光熊越来越瘦。他父亲问书僮发生了什么事？书僮口里说什么事都没有，神色却很不自然，更引起了张父的怀疑，亲自悄悄到张光熊的书房察看，果然听见帐子里有女人的嘻笑声。张父大怒，踢开窗户进去，掀开帐子一看，只有儿子一个人躺在床上，可是见枕头边有枚金簪和一

朵山茶花。张父心想北方并不产山茶，这必定是妖怪带来的，怒冲冲要责打张光熊。张光熊见不能再瞒，只好把实情说了出来。张父于是请来著名的和尚设坛念咒除妖。夜里女郎又到张光熊书房，哭着对他说：“天机已经泄漏，从此我与你永诀了。”张光熊也痛哭失声，临别问女郎：“我们还有相聚的机会吗？”女郎说：“二十年后在华州相见。”说完不见，从此音讯杳无。不久，张光熊娶妻陈氏，后来中了进士，先到吴江当知县，后来升任华州知府。不料陈氏去世，张父又在家乡替他续聘一个姓王的女子为妻，送到华州知府官署内成亲。合卺之夜，张光熊挑去新人蒙头的红巾，不由又惊又喜，只见新人的容貌竟与当年与她在书房幽会的女郎一模一样。问她的年龄，才刚满二十岁。有人说，这是那位狐仙托生的。张光熊问她从前的事，然而旧梦依稀，女郎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出《子不语》卷十三 仇学渊编写

狐鬼入腹

翰林李子鹄，字医山，是侍郎李鹤峰的儿子，能诗善文，还喜欢宋代儒家的理学。有一夜在灯下读书，忽然进来两个绝色美女勾引他，李翰林正襟危坐，毫不动心。一会儿，他吃完晚饭，忽听得肚子里有人大声说：“我把魂附在茄子上，你吃茄子也就吃了我，我现在已在你肚子里，看你还往哪里逃？”声音正和先前来的女子一模一样。从此李翰林就象傻了一般，两眼直楞楞的，有时候自己打自己耳光。有一次下大雨，他头顶一块石头跪在院中，衣服全被淋湿，却不敢进屋。有时候见人就跪下膜拜，怎么也拉不起来。面色又黄又瘦，眼看就快不行了。他的同事蒋士铨去看他，问妖怪道：“你的模样很美，为什么不来迷我，却非迷李君呢？”李翰林便用手写了“无缘”二字回答。蒋士铨又问道：“你是个绝代佳人，为什么非要住在肚腹之中这种污秽的地方？”李翰林的手又写了“下作”二字骂蒋士铨。当时任江西巡抚的吴公子与李翰林父亲关系很好，把李翰林接去，请有名道士张天师在滕王阁设法坛，斋戒三日，又念咒三日，他手下法官挂出法牌，上面写道：“三月十五日捉妖。”到了那天，前来观看捉妖的人象潮水一般。只见张天师坐在法坛上，叫李翰林跪下，对法师张着口，法师伸出两个手指放进他嘴里，撮住什么东西往地下一扔，只见一只象猫大的小狐狸从口中跳出，狐狸一出来便大声说起人话来：“我替姐姐前来探信，不料被捉住，姐姐千万小心，别出来。”又听李翰林肚子里有人应声说：“知道了。”这时大家才知道他肚子里还藏着一个妖怪。张天师把小狐狸装进坛子里，用符封上扔进了大江。李翰林才稍微觉得头脑清醒了一些，但这时众人听见他肚子里连连传出来叹息之声，有人在里面

说：“我同你有隔世的冤仇，由于找不到你，才把仙姑拉来，想不到反而害了她，让我心中不安。我更加不能饶恕你了。”话音刚落，李翰林忽然腹痛不止。张天师问法官：“这人还可以救吗？”法官取出一面镜子照了照李翰林的肚子，说：“这是翰林前生的冤鬼，不是妖怪，法箓治不了。”张天师于是把情况告诉吴公，吴公也没办法，仍然把李翰林送回家去养病，不久便死了。

出《子不语》卷十四 仇学渊编写

狐仙自缢

金陵有家姓张的住在评事街，宅西有三间书楼，相传里面有吊死鬼出没，谁也不敢去那里居住，平时锁得严严实实的。一天，有个穿着华丽的青年书生到他家借房子住。张家推辞说没有空屋子。书生生气说：“你不借我，我就自己来住。”张家听他这样的口气，知道他是狐仙，不敢惹，心生一计，便说：“西边有三间书房，可以借君。”希望借狐仙之力赶走吊死鬼。书生听了很高兴，拜谢而去。第二天张家听见西楼里有笑语声传出来，连日不断，知道狐仙已经住下，每天都供上鸡、酒给狐仙享用。这样过了不到半个月，西楼上笑语忽然消失，一片寂然。张家以为狐仙已离去，便想去把楼上门窗重新锁好，上楼一看，发现有一只黄毛狐狸吊死在梁上了。

出《子不语》卷十四 仇学渊编写

王都司

山东有个姓王的，曾在济宁任都司一职，有一天忽然梦见南门外关帝庙的周仓来对他说，如果你肯修关帝庙，便可以得到五千两银子。王都司不信。第二天夜里又梦见关平来对他说：“我家周仓将军最诚实，从不骗人。他许给你的五千两银子现在帝君香案脚下，但你必须在夜里点燃蜡烛来，就可以得到这笔银子。”王都司醒来又惊又喜，心想香案下藏的银子，大约是命中注定归我所有的。于是带儿子拿着皮口袋去关帝庙，以便装银子。父子俩到达关帝庙时，天已破晓。只见香案下睡着一只狐狸，毛又黑又长，两只眼睛金光闪闪。王都司猛然醒悟道：“莫非关帝是要我驱逐这狐妖吧。”于是立刻同儿子用绳子把狐狸捆绑起来，放进皮口袋，负回家中。忽听见口袋里有人说道：“我是狐仙，昨天偶然喝醉，把关帝庙地下吐脏，触犯了神明，所以托梦给你们，叫来收拾我。固然我是有罪，但请君念在我已修炼千年，相比之下错还不算大。君还不如将我放出袋来，彼此都有好处。”王都司用开玩笑的口气问狐仙用什么谢？狐仙说：“以五千两银子报答。”王都司心想梦中周仓、关平的话应验了。于是把狐仙放了出来，顷刻间已变成一个白发老人，头系唐巾，说话温文尔雅，和蔼可亲。都司备下酒席款待狐仙，席间问他以前和将来的事。又问道：“我当都司的俸禄很少，如何才能得五千两银子呢？”狐仙说：“济宁的有钱人很多，但并不都行仁义。我选其中最不仁的富户家抛砖打瓦，使他头疼脑热，心惊胆颤，他必须要请道士，求符咒。这时君可上门去说能够驱邪，到时候你只要随便画个花押向空焚烧，我就自会离开，再去另一家闹腾。这样搞上一个月，你就可以得到五千两银子了，但君的官运

最高也就是都司，财量也总共只有五千两银子。到此限数就不必想再增加。我报达了君的恩惠后，也将从此远去。”过了不久，济宁市内外不少有钱人家闹鬼害病，搞得鸡犬不宁。但只要王都司一去，就一切都好了，于是王都司共得这些富户的酬谢五千两银。他施舍二百两修整关帝庙，又祭奠了周仓和关平，就辞去官职回到故乡，过上不愁吃喝的小康生活。

出《子不语》卷十五 仇学渊编写

狐 丹

常州武进县有一个姓吕的男人，他的妻子被狐仙附身，变成美男子，头带书生帽。替人预言祸福，有的灵验，有的不灵验。有时别人来问卜，碰巧狐仙不在家时，就叫来人把要问的事写在纸上烧化，把纸灰放在坛子里，狐仙回来时，从口里吐出一样东西，红颜色，象面小镜子，一寸左右大小，拿它照坛中纸灰，便能读出纸上写的话。照完，仍旧吞进腹中，有人说这是狐的内丹。狐仙如有答复，就通过吕妻的口说出。怕她遗忘，就掐一下吕妻手指的中间关节，便能记住。即使是长篇韵文，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过后吕妻仍是个一字不识的妇女。有一个秀才，是吕妻的表亲，想和狐仙作诗友，请吕妻向狐仙致意。狐仙说：

“我有一个对联，秀才如果能对上，我可以与他以诗唱和。上联是：红白桃花映纸窗，花无二色。”吕妻把狐仙出的对联告诉秀才，秀才却怎么也对不上来，十分惭愧，再也不提想与狐仙作诗友的话了。

出《子不语》卷十八 仇学渊编写

吴二姑娘

安徽全椒县有个进士叫金棕亭，曾寄居在扬州马氏的玲珑山馆。他有个十七岁的孙子，文学不错，跟随他在山馆读书，祖孙俩在里外屋居住。有一天夜里，金棕亭听见孙子在嚷嚷什么，以为梦魇，便起身出去把他唤醒。回来刚躺下，孙子又嚷嚷起来，只好重新来到孙子屋里，见他已经坐在床上，对金棕亭把双手向上举起，说：“请弯下一个指头。”说着把一个手指弯起来。又说：“请弯五个手指头。”于是又把五个手指弯下。接着一会儿叉手，一会儿拱手，变出种种花样。金棕亭见他如此胡闹，便大声呵斥。孙子就哭了起来，说要回家找妈妈去。金棕亭便派人叫来轿子，准备送他走。孙子自己把衣服鞋袜一一穿好，请祖父祖母坐在屋子正中，恭恭敬敬一拜，说：“儿要登仙去了。”闹得金棕亭两老夫妻又愁又急，不知如何是好。中午孙子稍微安静了一些，屋里无人时在金棕亭耳边悄声说：“爷爷，没什么，是只小狐狸捣的鬼。”说完，又疯疯颠颠折腾起来。口中自称是吴二姑娘，与他前世有缘。一会儿又说吴三姑娘也来了，两姊妹都要嫁给他。紧接着说出许多不堪入耳的话来，正说着，忽然一把拉着金棕亭，迎面呼出一口气来，金棕亭只觉得一股冷风扑面而来，浑身上下就如同掉在冰窖里一般，冷透骨髓，毛发全部倒立起来。有朋友得知这种情况，送给金棕亭一张张天师赐给的驱邪符。金棕亭正要把符张挂起来，孙子突然冲过来抢夺。幸好符画在绫子上，没被撕破。金棕亭忙把符展开向他一照，又被对方一口气吹过来，符顿时脱手飞出窗外，裂成碎片散落。金棕亭百般无奈，只好到城隍庙和关帝庙去祷告，求神保佑。过了几天，孙子忽然大喊：“接驾！接驾！伏魔大帝到了。”金棕亭一听，不

由内心肃穆起来，忙带着全家人跪在地上。孙子骂道：“金棕亭你身为进士，竟然不穿官服来迎接我，脱帽露顶，成何体统？”金棕亭连忙叩头请罪。一会儿，孙子又嚷嚷说：“孔圣人到，接驾！接驾！”金棕亭于是又叩头迎接。就见孙子一会儿说山东话，一会儿又说山西话，好象是孔子关公两个人在交谈的样子，从中午直说到下午，金棕亭全家人一直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不敢站起来，腿脚都肿了。孙子又厉声说道：“妖魔已斩。封你的孙子为上真诸侯，我要去了。”金棕亭忙叩头送神。然后端粥喂孙子，孙子向空中招手说：“吃粥吃粥。”又说起胡话来了。这时金棕亭忽然明白，下凡的关公孔子都是妖怪冒充的，心里很生气，责备孙子说：“我活了六十多岁，从来无人敢欺哄我，想不到今天被你戏弄。”只见孙子低头掩口而笑，似乎十分得意。就这样疯疯颠颠闹了一个多月。来了一个姓林的道士，说行法可以驱妖。金棕亭于是请他筑坛打醮，连念了七天的经，孙子的神志渐渐清醒过来，于是急忙替他说了一门亲事，让他到女家入赘，从此妖怪果然没有再来。

出《子不语》卷十八 仇学渊编写

朱 法 师

翰林朱沄的父亲朱朴庵先生，陕西人。青年时以教书为生。有一次偶然路过一个村子，村里的人纷纷传说“朱法师来了。”家家都用酒宴款待他，求他在纸上写下自己姓名，说是可以驱妖镇邪。朱朴庵听了大笑，说：“我是教孩子读书的老师，不是驱妖的法师。从来就不会什么法术，哪能驱除妖邪？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大家告诉他说，这个村子闹狐仙已有三年，昨天众人听见空中有人说：“明天朱法师要来，我要回避。”果然今天他到村里，又是姓朱，所以认为他是法师。朱朴庵见这样说，便给大家写了自己的姓名，不料这个村里从此果然不再闹狐仙了。不久朱朴庵又经过另一个村子，这里的人又象前一个村子那样欢迎他，还说：“狐仙说过，二十年后要在太学的同志堂与朱法师相遇。”明清时称太学为“国子监”，是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而这时的朱朴庵还是一个穷书生，谁知后来也果然中了举人，被任命为国子监助教。当时国子监里祭祀用的器皿早被狐仙盗去，管理器皿的人很害怕，四处搜寻也找不到，正在议论要出钱赔偿，朱朴庵忽然记起以前村民说过的话，于是写了一篇文章祭祀狐仙。一天晚上，原来丢失的那些祭器忽然全部陈列在崇志堂中，全都完好无损。朱朴庵屈指一算，离当年到那个村子时正好二十年整。

出《子不语》卷十九 仇学渊编写

广信狐仙

徐芷亭原先在广信作知府时，官署里的西厢房已锁闭多年，人们说因为里面有狐仙。徐夫人不相信，亲自前去察看，听见里面鼾声呼呼。开门一看，又没有人，鼾声发自一个空床上。夫人用棍子敲床，忽听空中有人说：“夫人莫打，我是吴子刚，住在这里有百多年了，早就想离开。几次搬家，都被门神拦阻。请夫人祭祀门神，代向他求情，我就可以让出这官府的房舍了。”夫人很害怕，忙备下酒菜摆在狐仙睡的床前，既祭狐仙，也祭门神，并将事情的原委向门神暗中祷告。这时，又听空中有人说：

“我受夫人恩惠，惭愧没什么可以报答，谨来贺喜。府上老爷很快就要高升。另外有一事要记住，七月初七那天千万不要带孩子到梅园玩耍，恐怕有恶鬼在园中作祟。”说完便再也没有声音。到七月初七那天，徐芷亭的表兄从红梅园经过，看见树上有两个穿红衣服的小孩向他招手，不由走近去观看，小孩忽然不见，只听“轰隆”一声巨响，身前不远处一座假山突然崩坍，几乎把他压在碎石之下。到了九月，徐芷亭果然升任了赣南道长官。

出《子不语》卷十九 仇学渊编写

扫螺蛳

徐浩在山西任观察一职时，有一个老狐狸精变成道士到官署里同他说话。当时他听信了流言蜚语，想罢免某县王县令的官职，狐狸替王县令说好话，说王县令祖宗积有很大功德，儿孙必然分享福泽。后来徐浩了解到王县令原是被诬陷，就没罢他的官。王县令听说后来拜见徐浩，问自己的祖先作过什么好事？徐浩就把狐狸精说的事告诉了他。原来王县令的前五代祖宗在海滨务农，每当涨潮时，许多青螺从大海冲到沙滩上，退潮后，青螺回不了大海，常被人拾去卖掉。王县令的祖宗带着妻子每天三更起来到海边将青螺扫回大海，直扫到天明才完。这样连续干了六十年。徐浩家中有个奴婢女名叫彩云，狐狸精对徐浩说不能把她当仆人使唤，因为彩云有根基，将由观音菩萨作媒嫁给洞庭君。”此后不几天，徐浩见彩云拿着一柄扇子，细看扇面上她父亲题写的字。便询问她的身世，得知她父亲原是读书人，爷爷还做过翰林，想起狐狸精说过的话，就认彩云为自己孙女，排行第三，于是远近都知道了徐家这个三姑娘。过了半年，一个名人给徐浩寄来一封信，并赠送一轴画。信上说：“听说三姑娘尚未许配人家，可把她许给太守申大年的儿子。赠送你的观音大士像很灵验，把它悬挂书房里，有事向它叩头祷告，必然应验。申太守是湖北人，徐浩这才悟出“洞庭君”指的就是他家。观音大士像又与狐精说的彩礼同时送来，于是便同意了这门婚事。

出《子不语》卷二十 仇学渊编写

狐 学 道

法某奶奶孙氏娘家有个孙子，很有钱。清朝初年，沿海一带很不安宁，举家搬到江苏金坛县。一天，有个姓胡的带着子孙仆奴几十人和许多行李到他家拜访，说本是山西人，因为碰上打仗不能再往前走，希望借他家几间屋子暂住几天。主人观其言貌举止，知道不是一般人，便分出一处房子借他居住。有一天主人前去胡家拜访，见屋里陈列着琴棋书剑，而书笈又都是《黄庭经》、《道德经》这类道家典籍。交谈起来，说的也多是《心性语录》中的格言。对待子孙仆人态度很严肃，从来不苟言笑。后来主人家许多人都称呼他“胡道学”。

主人家有个小丫环，模样俏丽，一天在巷子里遇见胡道学的小孙子，被对方抱住求欢，丫环不从，告到胡道学那里，胡道学安慰她说：“你不要生气，我一定处罚他！”第二天中午，主人见胡道学家还不开门，几次敲门也没有人答应，只好派人从墙上翻进去把门打开，进屋一看，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只有书屋里的茶几上放着三十几两银子，银子下有张纸，写着“租金”两个字。再四下察看，发现石阶下有一只被掐死的小狐狸。

法某听了这个故事后评论说：“这个狐狸是真理学。世上那些口中大谈理学。而行事只会钻营谋私的官吏，比起狐狸来可差得远了。

出《子不语》卷二十二 仇学渊编写

周 虎

献县周家有仆名周虎，为狐所媚。二十余年与狐相处犹如伉俪。狐曾告诉周虎说：“我修身炼形已有四百余年，因前世与你因缘未了，需在此生修补，一日不修满，就一日不得升天，一旦你我因缘了尽，我也就该离你而去了。”

一日，狐忽嬉笑自喜起来，转眼又流泪悲泣。她对周虎说：“此月十九日，是你我缘尽别离之时。我已为你相中一位妇人，你可下聘礼与之定亲。”说着，她从袖中取出几两白金交予周虎，让他去筹办彩礼。自此，周虎与狐狎昵亲热，你恩我爱，远胜于平日，终日形影不离。

到了十五日那天，狐一早起来忽向周虎道别。周虎责怪她不该提前离去。狐悲泣道：“你我缘份一日不可减少，也一日不能增加，但或迟或早却可由我随机而定。故诚心留下这三天的缘份，为的是日后再有相聚之日。”过了许多年，狐果真如约而至，与周虎极为欢快地度过了三日，才又告别。临行前，她呜咽着说：

“从今以后，你我再无相见之缘了。此一别即为永诀。”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一，《滦阳消夏录一》

王景琳编写

吴 生

宁波地方有位吴生，专好在青楼妓院狎游。后来，又宠爱上了一位狐女，两人常常在一起幽会。可吴生旧习不改，还是不时出入于青楼妓院间。一天，狐女请求道：“我会幻化，凡你所眷恋之人，我一见你心动，就可以变得和她容貌一般无二。今后只要你心中一存此想，那女子马上就能应念而至了，这不远胜于你千金买笑！”吴生同意试试。果然狐女顷刻间变幻形貌，酷似吴生心中所想之女，如真的一样，从此吴生便不再外出。

一天，吴生对狐女说：“我能日日眠花卧柳，心中十分惬意。唯一的遗憾，就是这一切都是幻化的，不免总有终隔一层之感。”狐女道：“此言差矣。声色之欢娱，本如闪电之光，击石之火。岂止我模仿某人为幻化，就是那被模仿之人也是幻化的呀！又岂止那被模仿之人为幻化，就是妾身自己不也是幻化的吗？千百年来，名姬美女，哪一个不为幻化呢？你再看那白杨绿草之地，黄土青山之间，哪一处不是古来的歌舞繁华之场？从握雨携云到埋香葬玉，别鹤离鸾，不过是瞬息间的事。其间男欢女爱，两美结合的好景，或以时刻计，或以日计，或以月计，或以年计，终有诀别之时。到了诀别之时，就是相处数十年的夫妻，也不过是一散。这与片刻间相遇而离散的，同样都是悬崖撒手，转瞬成空。可见你倚翠也罢，偎红也罢，不皆恍如春日一梦！即便两人夙有缘份，能够终身相聚，白头偕老，然而朱颜已改，白发滋生，就是一人之身，也再不是年轻时的体态容貌。由此看来，当初的黛眉粉颊，也可以说是幻化呀！为什么只认为我模仿别人是幻化呢！”

吴生闻听，顿时肃然变色，若有所悟。此后数年，狐女辞别

而去。吴生竟绝迹于狎游，再未出入青妓楼院。

出《闻微草堂笔记》卷一《滦阳消夏录一》

王景珠编写

唐 生

河间有位好戏弄欺侮别人的人叫唐生，人称唐啸子，当地人至今还能说出许多有关他的故事。

一位私塾先生喜欢宣扬天下无鬼，曾说：“哪有什么阮瞻遇鬼？岂有此等事情！这全是僧徒们妄说乱造出来的！”一天深更半夜，唐生悄悄跑到私塾先生住的学馆门口，一会儿往窗上洒土，一会儿又“笃笃”地敲门。私塾先生大骇，忙问是谁。唐生答道：“我是阎王派来的鬼！”私塾先生听了惊恐万状，一头钻进被窝，浑身上下不住战栗，又叫醒两个徒弟，一直守候到天亮。

第二天，私塾先生只觉得疲惫不堪，竟卧床不起，有朋友前来探望，只是呻吟着说：“有鬼，有鬼。”后来私塾先生得知这都是唐生所为。听说此事的人，没有不拍手大笑的。可自此之后，学馆真的狐魅大作；或往院里抛砖瓦，掷石块，或摇撼窗户，没有一晚上安生过。起初，私塾先生还以为又是唐生在捣鬼，可是仔细视察了一番，才发现是真的狐魅。

后来，私塾先生不堪其滋扰戏弄，最终竟抛弃学馆逃走了。大概他在受了惊吓之后，益发觉得惭愧，先已气馁，狐则乘虚而入。所谓“妖由人兴，”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一《滦阳消夏录一》

王景琳编写

驿使

一位台湾来的驿使投宿客店后，看见一位浓妆艳抹的女子登上墙头向下窥视，便大声呵斥她，一转眼那女子就不见了。到了夜半更深时，驿使听得耳边“咣啷”一声，定睛一瞧，原来是一块瓦片扔在枕旁。驿使喝道：“你是何处狐魅，竟敢欺侮皇帝派来的使者？”窗外有人高声应答：“你享有高官厚禄之命，我躲避您稍微慢了一点儿就遭到您的呵斥，我惟恐因此而受到神的惩罚，心里一直惴惴不安。不料今日您睡梦中萌生邪念，与驿卒之女产生私情，企图日后将她纳为妾。只要人心一动，鬼神就会知道。现在我们是邪召邪，神不会再处罚我了，所以扔块瓦片来回报您。您还有什么可发怒的呢？”驿使羞愧万分，十分沮丧，没等到天际发亮，便匆匆打点行装上路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一《滦阳消夏录一》

王景琳编写

狐 怪

叶旅亭御史宅里，忽然闹开了狐怪。狐怪大白天就敢出来和主人对话，逼迫主人把住宅让给它，终日吵闹侵扰，戏侮捉弄，以致于家中杯子盘子叮咣作响，茶几床榻遍地行走。叶旅亭只得将此事转告了张真人。

张真人委派法官前来制怪。法官先画了一道符，符纸刚刚铺开便“嘶啦”一声裂作两半。接着，法官又向城隍庙发牒，仍然毫无灵验。法官说：“这必是天狐，只有拜章才能奏效。”于是建七日道场。到了第三天，狐怪还是叫骂不休。直到第四天，狐怪终于口气缓和下来，向法官求和。叶旅亭原不打算和狐怪过分为难，此刻他甚至祈求法官不要再降狐了。真人说：“降狐的章表已拜，拜则不可追回。”

到了第七天，忽然传来激烈格斗发出的砰匍之声，只见门窗堕毁，一直闹到薄暮时候也不曾停歇。法官又发出檄文，邀请其他神灵相助，狐怪这才束手就擒，被贮进大瓮，埋在了广渠门外。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一《滦阳消夏录一》

王景琳编写

照 镜

张雪峰先生，素性高洁，书房中桌几笔砚精美端整，图书史籍摆放得井井有条。书房的门上总是挂着一把大锁，他要不亲自来，谁也别想把门打开。院子里花木茂盛，遍地长着绿茵茵的莓苔，就连僮仆婢女没有他的使令，也不敢轻易往院子里迈进一步。

张雪峰先生之子建亭公，这年有十一、二岁。一天，他乘父亲外出之机，私自溜进院中树下乘凉，只听见屋里似乎有人行走的声音，他以为是父亲归来了，便屏息敛气地扒着窗缝往里看，却瞧见竹椅上坐着一位女子，靓妆如画，美貌动人。椅子对面摆着一面大方镜，足足有五尺高。镜中照出的影子，却是一只狐精，他吓得简直不敢动弹，可又好奇地悄悄观着那位女子。女子忽然从镜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忙急急起身，绕着镜子往四角上呵气。顿时镜子变得昏暗不明，好象蒙上了一层水雾。过了好久，狐精才又回到自己座位上，镜子的呵气也渐渐消散，再看镜中之影，也变成了一位美貌的女子。建亭公惟恐被狐精发现，蹑手蹑脚地回自己房去了。后来，他将此事悄悄告诉了姚安公。姚安公曾为诸生讲解《大学·修身章》，讲的时候便举此事为例说：“明镜空空，任何事物在镜子面前都不可能掩饰自己，遮盖自己，但一旦镜子为妖气所蒙，镜中之影同样也会失去真形。何况人们的私情总是有偏有倚的，先就存在着障碍。”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二《滦阳消夏录二》

王景琳编写

狐贞于人

京师有一座宅院因靠近一片荒芜了的苗圃，常常闹狐狸精。有位姿色艳丽的女子经常深夜越过矮墙与邻家少年狎昵，起初，那女子惧怕事情败露，诡称自己姓某名某。时间一长，两人欢情日洽，亲昵愈深。那女子揣度自己不会被抛弃了，于是冒名说自己是苗圃中的狐女。少年陶醉于她的美色，丝毫没有产生一点儿疑心。

许久以后，忽然那女子家有人从房上掷下瓦片来，并厉声骂道：“我住在苗圃已为时不短，我的孩子们有时与人开玩笑，往人家扔砖掷瓦，惊动了邻里的事可能会有，可从不干放荡淫逸、蛊惑人心的事。你为何竟冒充狐女之名，败坏我的名誉？”这下，那女子与少年偷情的事才泄露了。真是怪呵。狐狸精往往托名于女子取悦于人，此女子却托名于狐，可见善取悦于人的女子可比之于狐，而这狐女反倒比人更讲贞节。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二《滦阳消夏录二》

王景琳编写

陈 双

隋代刘炫是景城人，《一统志》上说他的墓在献县东八十里的地方，而景城距县城有八十七里，他的墓曾是狐精居住的地方。

狐精喜欢戏谑，捉弄喝醉酒的人。村里有位酒徒名陈双，听说狐精有此癖好，不禁愤愤道：“妖兽竟敢如此猖獗！”说着便直奔墓地。陈双一边列数狐精的罪状，一边破口大骂。当时田野里有不少耕地的乡亲，他们分明看见是陈双的父亲怒冲冲地坐在墓旁，陈双竟对着他父亲跳着脚叫骂。乡亲们实在看不下去，纷纷前来呵斥：“你怎么竟能醉成这副样子？胆敢辱骂自己的亲老子！”陈双定睛细看，果然是自己的父亲，大吃一惊，忙连连给父亲磕头陪罪。

陈父理也不理陈双，便径直快步往家走。陈双紧随其后，哀求父亲饶恕了自己的罪过。父亲还是不言不语。陈双就这样一直追到村外，索性趴伏在地上向父亲陈说事情的经过。可忽然有位老妇人环绕着陈双走了一圈，讥笑道：“陈双，为什么给自己老婆下跪？”陈双抬头看去，果然眼前是自己的老婆，禁不住愕然，痴痴地站在那里，莫名其妙。陈双的老婆也径直转身就走。陈双惘然若失，十分沮丧地回到家里。他父亲与老婆其实并不曾出门，陈双这才悟出刚刚原来是狐精幻化成父亲、老婆的模样来捉弄自己。陈双惭愧至极，许多天都不好意思出门。

听说这事的人全都笑的直不起腰来。如果陈双不辱骂狐精，何致于遭狐精戏弄，实在是他咎由自取。可退一步说，如果狐精不戏弄人，又何至于挨陈双之骂！狐精也有自找挨骂的地方。彼

此之间颠倒纠缠，全是由于一念之差。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二《滦阳消夏录二》

王景琳编写

狐 纵 火

芮庶子家的一座小楼，有狐精居住，故常将大门紧锁。狐精有时半夜到厨房去做饭，或者大宴宾客，芮家人见了习以为常，从不大惊小怪。遇有盗贼前来偷盗或火烛之灾，狐精也能代主人吆呵守护。芮家与狐精这样平安相处为时已很久了。

后来，芮家将宅院卖给一位名李廉衣的学士，廉衣素来不信妖妄之说，亲自登上小楼去观察，只见楼上有屋三楹，清洁整齐，纤尘皆无、中央一片有一领席那么大，堆着几块木板，整整齐齐的好像是床榻，其它的一无所见，这时院中正房正在修缮，廉衣命拆毁小楼，使狐精无容身之地。可就在正房刚刚落成那天，突然烈焰四起，顷刻间正房便被大火所吞噬，连根椽子都没留下，而邻屋所贮存的苫草，竟没一根被烧掉。人们都说此火为狐精所纵。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二，《滦阳消夏录二》

王景琳编写

空宅狐

丁亥年春，我携家眷到京师，因虎坊桥旧宅尚未赎回，权且借居钱香树先生空宅中。钱先生说院中楼上有狐精居住，故只堆些杂物，终日铁锁把门，家人轻易不敢上去。我想跟狐精开个玩笑，做了一首诗贴在墙上：“草草移家偶遇君，一楼上下且平分。耽诗自是书生癖，彻夜吟哦莫厌闻。”

一天，侍妾上楼开锁取东西，忽然大叫怪事，我跑上去一看，只见满是尘土的地板上，画满了荷花。荷花亭亭玉立，颇具笔致。于是，我将纸笔放置在桌几上，又做一诗贴于墙：“仙人果是好楼居，文采风流我不明。新得吴笺三十幅，可能一一画芙蓉？”过几天开门再看，笔未动而画竟得。我将此事告诉裴文达公，公笑道：“钱香树家的狐精本应雅一些嘛。”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三，《滦阳消夏录三》

王景琳编写

明季书生

相传明末有位书生独自在草木繁茂的林中赶路，忽然耳边传来琅琅读书声。书生觉得很奇怪，如此荒郊旷野，如何有人于此读书！便循声走去，只见一老翁坐在荒废的墓地间，身旁有十余只狐狸各自捧书蹲坐，老翁看见书生，忙起身迎接，那些狐狸也都捧着书像人一样站了起来。

书生想，狐狸既能读书，必然知书达理，不会祸害人了，于是与老翁作了一揖，便席地坐下，询问狐狸何以要读书。老翁答道：“我们皆是修仙之人。但凡狐狸求仙有两条途径，其一是采精气，拜星斗，渐渐能通灵变化，然后修成正果，这属于妖而求仙。有些狐狸却会因此而中邪僻，以致冒犯天律。故此途虽是捷径却有危险。其二是先炼形为人，既然成了人，就可讲习内丹，这属于由人而求仙，虽然吐纳导引，不是旦夕之功，但只要坚持下去，日后终能圆满。故此途虽纡曲却平安，形貌不会自变需随心而变，所以才先读圣贤之书，明了三纲五常之理，心化则形亦自化。”书生借其书翻看，全是《五经》、《论语》、《孝经》、《孟子》之类，但只有经文，没有注释。书生又问：“读经而无解释，又如何融汇贯通？”老翁说：“我们读书，只求明理。圣贤之言，本不艰深，口相授受，足可以知其义旨了，何必要注？”书生认为老翁持论乖僻，却又惘惘无言以对，便随口问其寿。老翁道：“我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受经之日，世上还没有印板书。”书生又问老翁阅历几朝，世事有无异同？老翁说：“各朝相差不是太远。惟唐代以前，只有儒者，北宋之后，总听说某某是圣贤，此为小异。”

书生莫测高深，一揖而别。后于途中又遇此翁，刚想与之搭

话，不料老翁掉头径去。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三，《滦阳消夏录三》

王景琳编写

魏藻

奴子魏藻，其性轻佻放荡，专好窥视妇女。一日，在村外遇一少女，看似相识，其实并不知其姓名住处。魏藻上前挑逗询问，少女一言不发，却以眉目传情，然后径直往西走去。魏藻注视着少女的背影，少女也频频回头相看，好象招他过来。魏藻忙追了过去，距离越来越近，少女羞得满脸通红，小声说道：“此处来往人多，恐怕人家会产生疑心，你可与我相隔半里。等到家，我在墙外车棚等你。你看见枣树下拴着一头牛，旁边有碌碡的，就是我家。”魏藻兴冲冲地跟在少女身后，愈走愈远，薄暮时分，快到李家洼了，但这里离自己家已有三十多里地。

宿雨初晴，满地泥泞没过小腿，魏藻的脚也走得肿痛。他远远看见少女进了车棚，不禁暗自高兴，赶紧快步跟了过去。少女正背对着他，忽然转过脸来，竟是一副罗刹鬼的样子，锯牙钩爪，面色青灰，眼睛闪烁发光，犹如灯火，吓得魏藻慌忙逃走。罗刹鬼急急追去，魏藻狂奔起来，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地，来到相国庄，这时已是深夜亥时。魏藻认出是自己岳丈家门，急急叩打。门刚打开，便一头撞进去，把一少女撞倒在地，自己也随之倒下。家中妇人见状，怒不堪言，嚷嚷着各持捣衣杵往藻魏身上乱捶。魏藻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话也说不出，只会叫着“是我，是我。”一会儿，一老妇持灯出来，才知是女婿。全家人吃了一惊，继而大笑。

第二天，岳丈家用牛车将魏藻送回，整整两个月，魏藻一直卧床不起。

魏藻那天来去时，人们只看见他自往自还，并未见有罗刹女，也没见有少女，难道是以邪召邪，狐精乘机作怪，但自此以

后，魏藻再也不敢冶游，路遇妇女必定低下头去，这可说是神明对他的惩罚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三，《滦阳消夏录三》

王景琳编写

藏经阁

一座寺院的藏经阁上有狐精居住，僧人们就住在阁下。一日，天气酷热，一游方僧厌恶阁下人多嘈杂，径移卧具至阁上。众位僧人忽然听见房梁上有狐精说：“诸位请各自回僧房居住。我家眷不少，将移居阁下。”一僧人问：“你一直住在阁上，为何忽然想住阁下？狐精说：“因为阁上有和尚住。”僧人又问：“你也躲避和尚？”那当然。和尚乃佛子，我安敢不避？”僧人又问：“难道我辈不是和尚？”狐精久久不答。僧人再三追问，才说：“你们自以为是和尚，我还说什么呢？”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三，《滦阳消夏录三》

王景琳编写

狐报恩

兵部有一吏曾为狐精所惑，瘦骨嶙峋，遂向张真人求符医治。忽听房檐边有人说话道：“君做吏时一意搜敛，理当受刑戮惩罚。我前生由于受君救命之恩，故以美色蛊惑，摄君精气，希望君能因病善终。不料却遭君驱遣，实是你罪孽深重，不可救药了。望你努力积善，或许还有一丝挽回的希望。”自此，此吏果真病愈，却仍不思悔改，后果因盗用印信，私收马税被诛。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三，《滦阳消夏录三》

王景琳编写

村南狐女

村南有位狐女，多向少年献媚，人称之二姑娘。族中有人想活捉狐女，只是没把这话说出来。

一日，这位族人在荒圃中见一美女，疑心她就是狐女，遂唱起戏歌艳曲，目光流盼，脉脉情含，还折了一枝草花扔到她跟前。狐女正想俯身去捡，忽然又退后几步，说：“君不怀好意。”说完越过残垣竟走了。

后来，有两位书生在东岳庙僧房读书，一位住南房，狐女与之亲昵相爱；另一位住北房，狐女却视而不见。南房书生有一次怪怨狐女不该晚来，戏谑道：“看来你也是‘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崔肩’，对我也心猿意马。”狐女说：“君不以异类而鄙薄我，我情愿为悦己者容。北房那位书生心如木石，我岂敢亲近。”南房书生说：“那你何不登墙一窥。如此三年，未必他就不动心。如果你能使他改节，也就免得他再去苦读程朱之学了。”狐女说：“磁石只可以吸引针。如果气类不同，即使招引也无济于事。还是别多事去自取羞辱。”

出《闻微草堂笔记》卷四《溧阳消夏录四》

王景琳编写

董曲江

董曲江游京师时，与一友同住一间寓所。此友并非那种志同道合之友，只不过为了两人合住能省些食宿之费罢了。此人一心追逐富贵，经常在外借宿，曲江便独居一书斋。夜深时，有时可以听到翻动书册，摩弄器玩之声。曲江深知京师多狐精，并不以此为怪。

一天夜里，曲江将未完成的诗稿置于桌几之上，隐隐好象听见有吟哦之声，曲江问：“是谁？”竟无人回答。等到天色发亮，起床一看，诗稿上留下不少圈圈点点。曲江屡屡呼问，终无人应。等其友归来，则一夜寂静无事。其友颇惊讶于自己居然有做官之命，所以邪气不敢冒犯。

偶然一日，李庆子借宿其处，酒阑之后，曲江与其友皆上床就寝，独李庆子乘着月光在空圃散步，见一老翁携童子立于树下，李庆子心知此为狐精，遂躲了起来，偷偷窥探其行径。童子说：“天气真冷，还是回屋去吧。”老翁摇头道：“与董公同居一室倒是互不相碍。可与董公同宿者俗气逼人，岂可共处！宁可坐于凄风冷月之间。”李庆子后将此话透露给曲江之友，此人对李恨之入骨，但终因受人所排挤，不得不负笈狼狈逃离京师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四《滦阳消夏录四》

王景琳编写

女巫郝媪

女巫郝媪，是个生性狡黠的村妇，她到处鼓吹自己是狐神附体，能算出人的吉凶祸福。但凡村里人家有点什么芝麻小事，她全部了如指掌，所以颇有一些崇信她的人。其实，郝媪并无未卜先知的本事，只不过靠着四处搜罗党徒，结交各家婢女奴仆，靠他们去刺探人家的隐秘之事，藉以骗人。

一日，有位孕妇问郝媪自己生男还是生女，郝媪称生男，结果却生了女孩。孕妇责问郝媪，为何神语不灵验？岂知郝媪瞪大了眼说：“你本应生男，可某年某月你回娘家时，娘家送了二十块饼，你只把六块送给公公婆婆，其余十四块全都藏起来留着自己吃，阴司责怪你不孝，所以把你的孩子转成女的了。你还执迷不悟！”孕妇怎么会知道此事早已让郝媪刺探了去呢！遂诚惶诚恐，一心一意赎罪。郝媪就是靠这种手法巧妙地骗取人的信奉。

有一天，郝媪正在焚香召神，忽然她端坐在坛上，朗声道：“吾乃真狐神也。吾辈虽与人共处一世，实际却各自服气炼形，岂肯与乡下婢女老妇结缘，干预人家家庭琐事。这郝媪诡计多端，以妖妄之说聚敛钱财，而且竟托名于吾辈，故今日真的依附其体，使众人皆知其奸伪。”于是真狐神又历数郝媪的阳谋罪恶，并点出其党徒的姓名。说完，郝媪突然如梦初醒，狼狈逃窜。后来，再没人知道她死在了什么地方。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四《滦阳消夏录四》

王景琳编写

孀妇

有位孀妇卧病在床，衣食不能自理，只好哀求邻居老嫗帮忙。但邻居老嫗不可能每日按时前来。忽然一天，有位少女推门而入，自称：“我是新近搬来的邻家女，听说姊姊生活困苦，缺吃少食，心下十分不忍。今天我已和父母说好，愿意每天为姊姊准备饭食，并且侍候你养病。”

自此，少女每天都来孀妇家，这样过了三、四个月，孀妇终于病愈，准备登门前去拜谢少女及其父母。这时，少女竟潸然泪下，说道：“姊姊，实不敢相欺，我并非邻家女，而是狐女。当初你夫君在世时，我与他最相亲昵。今日感念旧情，又悲悯姊姊为夫君守节的贞烈之心，所以托名前来。”说着，狐女取出数锭白金，放在床上，然而便哽咽着离开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四《滦阳消夏录四》

王景琳编写

孙天球

有位名孙天球的人，爱财如命。他不做任何生计，居然空手也能积累上千金，尽管妻子儿女受冻挨饿，他都视若路人，丝毫不动恻隐之心，而且自己也甘心情愿忍受这种冻饿之苦，绝不轻易动用一个小钱。病危时，他把自己平生积蓄皆陈列于枕前，用手一一抚摩着说：“可惜你们再不属于我了。”说着竟呜咽而死。

孙天球生前，常受狐精的戏谑，狐精每每攫取其财货，急得孙天球犹如要了命一般。过几天，又会从其他地方把财货找出来。像这样的捉弄不知有多少次。

同乡有位刘某，也视财如命，同样常遭狐精戏弄。一年除夕，凡是刘某的穷亲友都得到了他的馈赠，大家无不感到惊讶，觉得此举实在不像刘某平素所为。不久，大家就听说刘某床前贮藏钱财的箱子，被狐精偷去了二百金，里面还有各家感谢刘某馈赠之金的数十张谢柬。

大概孙天球之财实是辛苦所得，狐精怪他过于吝啬，故意和他开个玩笑，而刘某之财多由巧取豪夺而来，故狐精竟将其钱财分给了穷人。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五《滦阳消夏录》五

王景琳编写

老学究

海丰县有座寺院，素来多闹狐狸精。狐狸精时时抛掷瓦石捉弄寺内之人。有一老学究借寺院的东厢房教授生徒，他也听说了闹狐狸精的事，便亲自来到佛殿大声呵斥责骂。接连几天晚上，寺内果然寂静无事，老学究颇以为自己有恩德于人，不免露出几分得意之色。

有一天，恰遇东翁过访寺院，老学究一见，忙拱手揖拜。岂料举手的瞬间，一卷纸从袖中坠落在地，拾起一看，竟是“祕戏图。”东翁一言未发就告辞了。第二天，老学究的生徒谁也没来听课。

出《闻微草堂笔记》卷五《滦阳消夏录五》

王景琳编写

夙 因

张铉耳先生家族中，有以狐女为妾的。其父特地为狐女别造静室，供她居住。室中床帷器具，全都和人的一样，只是狐女自有婢女老媪，不用张家的奴仆。其室收拾得整洁明净，毫无纤尘，除非坐久了才能觉出室内有一种阴森森的气氛，有时还能听到笑语声，就是不见其形状。

张家本来是大家族，每逢八方亲友宴集，其父总是请狐女出来与众人一见，可她说什么也不肯。一天，其夫又再三勉强她，狐女只好说：“惟与某家娘子一见犹可，其他人断断不行。”其夫只好照她说的去作，请某娘子入室与狐女相见。只见狐女举止闲雅，看上去像三十来岁。某娘子问她为何屋里有股寒凛之气，狐女说：“那是娘子自己心情紧张所致，屋里并没有别的东西。”

后来，狐女之夫诘问狐女，为什么独独见这位娘子？狐女说：“人属阳类，鬼属阴类，狐亦乎于人鬼之间，但还是属于阴类，所以总是夜间出来。白天是阳盛之时，因而不敢轻易与人接近。那位娘子的阳气已衰，所以我可以见她。”其夫听了不禁有些毛骨悚然，说：“你每日与我同寝一处，难道我的阳气已经衰了吗？”狐女道：“那倒不尽然。大凡狐取悦于人有两条途径，一是蛊惑，二是夙因。所谓蛊惑，指阳因受阴侵蚀而生病，侵蚀到全身则死。所谓夙因，是人本有缘份，彼此气质相感，阴阳相合，所以可以久处而相安。总起来说，蛊惑者占十之九，夙因占十之一。一般蛊惑者，必然也会自称是夙因，但可以根据伤不伤人判断真伪。”后来，狐女所见的那位娘子果真不久就

去世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五《滦阳消夏录五》

王景琳编写

聂松岩

长山聂松岩家乡有位与狐精为友的人，每逢与宾朋好友宴集，总要招狐同坐。狐之吃喝谈笑，全都与人没什么两样，只是人们可闻其声却不睹其形。有朋友强迫他与大家相见，说：“对面相坐而不识面目，这叫什么至交！”狐说：“至交之友首先要以心相交，而不是以形貌相交。如今人心叵测，险于山川，到处是机巧陷阱。诸君不见人心，以貌相交，反误以为这才是亲密。而对于不见其貌的人，反而与之疏远；这不大错而特错了吗？”田白岩说：“此狐阅世真深。”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五《滦阳消夏录五》

王景琳编写

· 毕 四

毕四善于弋猎，能挽十石弓，常在旷野捕杀鹌鹑。捕杀鹌鹑，必须在夜间进行，先要用藁秸插在地上，摆成禾陇的样子，用布网上，再以牛角作成曲管，模仿鹌鹑的叫声吹起来，等鹌鹑聚集，先稍稍惊动它们，使它们渐渐躲入藁秸中，然后大声恫吓，只要鹌鹑群飞突起，必定触在网上。吹曲管时，声音十分凄咽，往往误引鬼物等前来，故狩猎者必定筑起小草屋自卫，并且携带兵器以备万一。

一夜，明月之下，一位老叟至毕四处作礼道：“老身为狐，儿孙与北村狐发生冲突，举族械战。北村狐擒获我一女，每战必将她反绑双手驱出以辱我。我亦于阵上擒获对方一妾，自然一报还一报，由此两家仇恨越结越深，约定今夜在此地决战。听说君为侠义之士，特乞助我一臂之力，没齿感恩。决战时，北村狐持铁尺，我则持刀。”

毕四本来就是好事之徒，忻然随老叟前去，藏在草丛间。两阵交战，两狐血斗不解，以至展开了肉搏战。毕四瞄准了目标，控弦一发，北村狐应弦倒下。不料，由于毕四用力过度，箭竟穿北村狐腹部而出，又将老叟射死。两阵顿时大乱，各自夺尸首弃俘囚而逃。毕四为二狐所缚松绑，告诉她们说：“快快传话给你们家，如今两家胜败相当，可以解冤了。”先前北村每夜都能听到群狐相斗声，自此以后遂绝寂，再无相斗之声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五《滦阳消夏录五》

王景琳编写

化 形

狐很善于变化自己的形貌，所以通灵之狐可以往来于一切缝隙之中。宋蒙泉家中有位女仆，深受狐的宠媚。每逢深夜就被狐一丝不挂地从窗棂中拖出去，与狐在廊檐下调情戏狎。女仆的丈夫手持尖刀想追出去，可怎么也启不开门栓。有时他虚掩着窗子，想等狐再来，可窗子总是莫名其妙地牢牢关上，气得女仆的丈夫只能在屋里怒骂。

一天，女仆的丈夫悄悄藏了乌统枪，准备隔窗射击。事到临头，却又找不到枪的踪迹。第二天，才在钱柜中找到它。乌统枪长近五尺，而钱柜口仅宽尺余，真不知狐是怎么把它装进去的。看来狐也能变化其它的东西。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五《滦阳消夏录五》

王景琳编写

孤树上人

孤树上人，没有人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只知他在明代崇祯末年居于景城破寺之中。先高祖厚斋公曾以诗相赠。一天夜里，孤树上人正于灯下诵经，忽听窗外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好象有人来往。孤树上人喝问道：“窗外何人？”一个声音高声回答：“鄙身是野狐，专为听经而赶到上人门下。”上人问：“山间某刹是法筵最盛的寺院，为何不到那里去听经？”野狐道：“他们专在有人处诵经，而师傅您却是在无人处诵经。”后来，孤树上人向厚斋公讲述了野狐的这番话，厚斋公说：“师傅将此话告我，岂不是也在有人处诵经了？”孤树上人听罢，久久怅然若失。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五《滦阳消夏录五》

王景琳编写

某佃户

先祖有座农庄名厂里，现在分属堂弟东白家。听说在祖辈分家之前，农庄的场院上一直堆着一个大柴垛，传说其中有狐狸居住，人们谁也不敢冒犯它们。偶尔一天，某佃户喝得酩酊大醉，倒在柴垛旁，乡亲们都劝戒他千万别触怒了狐仙。可他非但不听，反而还肆意辱骂。这时，他只听耳边隐隐有人说：“今天你喝醉了，我不跟你计较，快回家睡觉去吧。”

第二天，此佃户到瓜园看瓜，他妻子挑了担往园里去送饭，遥望见草屋中一红衣女子正与丈夫同坐一处。那女子见有人来，吃了一惊，忙起身仓促卧墙逃去。佃户的妻子本来就是个妒忌心极强的悍妇，见此情景，料定丈夫有了外遇，自然是怒不可遏，随手抄起扁担就向丈夫身上痛打，闹得佃户有口难辩，狼挨了一顿臭揍。佃户妻子直打得臂酸手疼才稍稍停歇，嘴里还不住地一个劲咒骂。忽然树梢上传来大笑声，佃户与其妻方知遭了狐狸的戏弄，报复他当初的不敬之罪。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六《滦阳消夏录六》

王景琳编写

徐 编 修

德清徐编修，名开厚，早先初入馆阁时，每夜读书，总能听见宅后空屋中传来琅琅读书声，仔细聆听，那人诵读的也是馆阁中律赋。徐编修开窗探望却一无所见。

一天傍晚，徐编修蹑手蹑脚，屏住呼吸悄悄临窗窥探，只见一少年身着青蓝半臂绫衫，手携一卷书背对月光而坐，摇首吟哦，颇有韵味，很不像害人的东西。后来徐编修也的确没遭什么不幸。唐代小说里说天狐也参加科举考试，其策文二道，都是四言韵语，文辞古奥。莫非此狐也是应举之人？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六《滦阳消夏录六》

王景琳编写

京师某观

京边某道观有狐居住，每逢道士们为信徒建醮做斋，都能积攒不少钱财，因而每次建醮之后，老道士总和徒弟们在神灯座前算计出入帐目。

一次算帐罢，短了数金，师傅说所短之金为徒弟侵吞，徒弟说是师傅错帐。于是，算盘“格格”打到三鼓时分还没停下。忽然，房梁上有人搭话道：“新秋凉爽，我已疲倦，甚想睡觉，你们何必在这儿瞎吵？短缺数金，不是师傅要买春药吗？那天您揣着钱财到后巷刘二姐家，二姐跟您要金戒指，您醉意朦胧之中，早把钱财给了二姐，怎么此刻竟忘了此事？”徒弟转脸掩口窃笑，道士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得收起帐簿走出门去。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七《如是我闻一》 王景琳编写

饮卤汁者

凡是喝卤汁的人，会因血液凝固而死，无药可救。村里有位妇女误饮卤汁，顿时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忽然有位老嫗推门而入，说：“可急取隔壁卖豆腐家所磨豆浆喝下，卤遇豆浆，就会凝成豆腐，不致凝血了。我是前村老狐，曾听仙人讲授过此方。”话音刚落，人就不见了。大伙赶紧给喝卤汁的妇女灌下豆浆，果然不大一会儿，她便苏醒过来。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七《如是我闻一》

王景琳编写

王五贤

里人王五贤，是位私塾先生。有一天，他夜经古墓，不知从那里传来阵阵鞭笞之声，并听有人斥责道：“你不读书识字，自然不明事理。将来长大了什么事干不出来？等你冒犯了天律，后悔晚矣！”王五贤心想，深更旷野的，谁人在此教育子弟？凝目谛听，说话声竟出自狐窟，他不禁喟然叹道：“不图此语，竟闻之此间。”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七《如是我闻一》

王景琳编写

农家子

有一农家子迷恋于狐精，家里为他请术士前来劾治。结果狐精被擒获，将投入油锅烹炸。农家子见状，连连向术士叩头，请求放了狐精，术士应允了。后来农家子相思成疾，请了无数医生也无济于事。一天，狐精又来与之相见，农家子不由悲喜交集，狐精更倍感落落不安，她对农家子道：“君苦苦相恋，只是愉悦于我的美色，却不知这都是我的幻相。你若见到我的本形，定会惊恐万状，避之不遑。”说毕，突然扑倒在地，露出原形，只见它苍毛长尾，鼻息咻咻，目光闪烁，犹如火炬。狐精纵身一跳上了房梁，长嗥数声而去。农家子自此果真大病痊愈。这只狐精可以说是能报恩德的了。

另有一位农家子也为狐精所迷惑，家里请术士为他劾治，可在施法术时，法术怎么也不灵验，发出的符篆全被狐精撕个粉碎，还要上祭坛去殴打术士。有一老嫗大概是狐精的母亲，劝阻道：“物惜其群，人庇其党。这位术士道术虽浅，但你对他的惩治已经过分，恐怕会有其他术士替他报仇。不如快去找你的夫婿，听任这位术士逃走吧。”这只狐精可以说是能考虑长远的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七《如是我闻一》

王景琳编写

骂狐遭报

昔日某公为御史时，客中有人谈及狐魅，御史张口便是一通痛骂。数日之后，他借着月光分明见一盗贼逾墙而入，遂兴师动众，里里外外皆搜捕一番，但就是不见其踪迹。全家整整折腾了一夜，天色将晓，忽见厅上卧一老人。老人欠身而起道：“六月天溽暑闷热，偶然间走入贵宅纳凉，不想竟让主人彻夜不安，深感惭愧。”说罢一笑，竟无影无踪了。大概由于御史无故骂狐，狐遂借此捉弄他，这岂不是自找侮辱？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七《如是我闻一》

王景琳写编

绳还绳

庆云盐山间，有人夜过墟墓，突然被群狐截住，把他赤身裸体地倒挂在树上。直到天亮，有人自此经过才发现，遂扛来梯子把他解下，只见他后背大书三字“绳还绳”。起初，谁也猜不透这三字的喻意。许久，人们才悟出此事原与二十年前有人捕狐，将其倒挂于树上有关。想必这是狐以怨报怨。胡厚庵先生《仿西涯新乐府》诗中有《绳还绳》一篇，即说的是此事。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七《如是我闻一》

王景琳编写

牧 童

沧州近海处有一牧童，年方十四、五，虽然是农家子，却长得颇为白晰。一天，他在池塘边午睡醒来，只觉得背上好像背了什么东西，但是看去无形，摸之无物，问之无语。牧童大怖，急急归去告诉父母，可谁也没有办法。

过了几天，牧童背上那东西开始拥抱他，抚摩他，渐渐好像梦魇一般，牧童不知不觉地被那东西沾污了。自此以后，牧童日夜与之蝶狎亲昵，可那东西依然是无形无质无声，只是偶尔给牧童几个钱物果饵之类，也并不太多。

邻家私塾先生对牧童的父亲说：“你儿子恐怕是被狐精所缠，应当弄条猎犬，等听到你儿子有狎昵作媚之声，就推门放狗攫抓。”牧童的父亲果真照着私塾先生的话去作了，狐噉然哭叫着破窗而出，窜上房去又跳又叫，大骂牧童负心。私塾先生招呼狐道：“君能幻化通灵，必然明白世事。大凡男女相悦，皆有感于情。然而朝盟同穴，夕过别船之人，只不过是出卖色相而已，纵然傅粉薰香，含娇流盼，缠头万锦，千金买笑，也不当像待多情的婢女那样，可以回身就抱呀！等到富者资财耗尽，贵者失去权柄，其宠爱的女子或者脱臂不顾，或者倒戈反击。翻云覆雨，自古皆然。再说古时庾信与萧韶，苻坚与慕容冲，都是载入史册的。庾信与苻坚所施予的那么多，萧韶、慕容冲的回报尚且那样，若与此等人论交情，岂非捏沙团做饭。何况君之所赠，不及五陵豪贵所赠万分之一，而希望牧童心坚如金石，不亦颠乎？”说罢，一片寂静。过了许久，只听狐顿足道：“先生休矣。如今我方才知道我是多么痴情。”于是浩叹数声而去。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七《如是我闻一》 王景琳编写

江西孝廉

丰宜门内玉皇庙街有几间破屋，一直铁锁把门，据说其中有狐魅。适逢江西一孝廉与数友欲进京城再试，看中此地清幽僻静，正好温习功课，遂在破屋旁租赁一舍。

一日，孝廉见一少妇立于檐下，体态妩媚，心想此妇必为狐魅无疑。孝廉正值年少，心性豪荡，毫无惧色。黄昏后他特意登门作礼，又以嫖狎放荡之词拜祝。是夜更深之时，忽听床前有窸窣窸窣之声，心想定是狐魅来了，便于黑暗中执手相引。狐魅纵身一跃便入孝廉怀中，两人狎昵亲热，冶荡万状，犹如奔命，直到孝廉疲惫不堪方才罢手。

等到月上窗明，孝廉有暇凝目相视，眼前竟是一位白发老嫗，且面目黑陋可憎。孝廉急惊问道：“你何人？难道不惭愧羞赧？”老嫗自称：“我本城楼上老狐，娘子怪我贪吃懒作，遂遭驱斥，暂居此屋。我在这里寂寞度日已经多年，有感于君之垂爱，所以才不顾羞耻自献于君。”孝廉盛怒之下，狠击老狐面颊一掌，又欲用绳捆住，再加鞭笞。就在孝廉“叮当”摆布之间，同舍诸君也闻声前来帮忙。不料忽一脱手，老狐竟然挣然破窗遁去。

第二天夜里，孝廉独自坐在屋檐下，老狐又以甜言软语呼唤。孝廉不由张口詈骂，忽然被一飞瓦击中。又一天夜里，孝廉刚刚揭开帷帐准备就寝，却见老狐赤身露体躺在床上，嬉笑着向他招手。孝廉从腰间拔出刀来，向老狐猛刺过去。老狐边哭边骂逃去了。孝廉惟恐老狐再来，为了躲避它，只好搬到另一地居住。登车之际，突然发现前些日子所遇见的少妇从屋中走出，忙悄悄派身边小奴前去探问，才知此少妇为房东的外甥女，那天因

偶然到街上买花粉方才与孝廉相遇的。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七《如是我闻一》

王景琳编写

王 玉

王玉擅长射箭，有一次，他从新河携带着收来的盐租回家，路遇三名强盗，王玉引弓连发三箭，将其射倒，然后从容地唾其面而离去。一天，王玉又携弓夜行，见一只黑狐如人一样站立着对月拜祝。王玉引弓一箭，黑狐应弦饮羽。

王玉回到家，寒热病大发。这天夜里，不断有阵阵哭声绕着屋子传进王玉的耳际，说道：“我自拜月炼形，又何害于你？你无缘无故射杀我，此恨必报！眼下你虽有病在身，却还没到衰败的地步。我将向阴间司命神投状告你。”

几天过后，王玉听得窗棂上铿然有声，惊愕地瞪大眼睛问道：“谁？”窗外有人答曰：“王玉，我告诉你，我昨天到阴间地府投诉你，冥官看了文书，才知你前生中受过冤屈之讼。当初我是刑官，但却为了私利，使你有理不得申诉。你终因抑郁悲愤，自杀身亡，我则坠生为狐，这一箭正报前生之事。如今因果分明，我不怨你，只是当日我违心拷问你，还欠你百余下鞭笞之苦。如果你肯发愿不让我再偿还于你，那么阴曹可以销除你的户籍，而且来生还可得到许多的恩赐。”说完，王玉隐隐听见有叩额的声音，王玉叱喝道：“今生之债尚不了了，谁还去索前生之债。妖魅速去，别打扰我睡觉。”于是四周又恢复了寂静。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七《如是我闻一》

王景琳编写

小女奴

一富贵人家有一位小女奴，她的母亲在街头行乞，面黄肌瘦，已经奄奄一息，女奴偷偷拿了主人家三千钱交给母亲。此事被其他奴仆告发，主人对她痛加鞭挞，其状惨不忍睹。

主人家阁楼上有一只狐，在这里借居有数十年了，从不作祟害人。这天，就在小女奴挨打之时，忽然阁楼上哭声鼎沸。主人颇感奇怪，故仰头询问，只听得有人应声说道：“我辈虽然是异类，却也具有人心。这个小女奴年不满十岁，为救母亲而受此捶打之苦，实在令人悲伤，不觉失声痛哭，实不敢有意打搅。”主人闻听，遂将鞭子掷于地上，一连几天面无人色。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七《如是我闻一》

王景琳编写

狐女哭夫

有位书生宠爱一位狐女，后来书生患癆病死了，其家人清明时节为他上坟，见一少妇在坟前奠酒焚烧纸钱，她一边祭奠一边伏地失声痛哭，哭声甚哀。书生妻子认识此少妇即为狐女，相隔甚远便骂道：“死魅害人，早晚让雷公劈死你！你还假作什么慈悲！”狐女手敛衣襟，缓缓起身答道：“凡我狐辈女求男者，多为自身修行采补，往往加害于人，此为天理所难容。然而凡男求女者，却多出于彼此相恋之情，有时不免沉溺过度，以致伤生。这正如夫妇过于相悦，也会导致疾病夭折一样。此皆事由自取，连鬼神都不会追究，今日姊姊又何必责怪呢！”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七《如是我闻一》

王景琳写编

田 白 岩

西城将军在教场有一宅院，周兰坡学士曾寄居其中，每逢夜深人静，常常可以听到楼上传来吟哦之声。学士知是狐，并不感到惊讶。等学士搬家走了，狐也另谋他处。直到田白岩租赁数月后，狐才又迁了回来。田白岩备酒脯设祭，并得祝词置于几案之上，其词说：“闻此蜗庐，曾停鹤驭。复闻飘然远行，似桑下浮图。鄙人匏系一官，萍飘十载，拮据称贷，卜此一廛。数夕来咳笑微闻，似仙舆复返。岂鄙人德薄，故尔见侵。抑夙有因缘，来兹聚处欤？既承惠顾，敢拒嘉宾，惟冀各守门庭，使幽明异路，庶均归宁谧，异苔不害于同岑。敬布腹曰，伏淮鉴烛。”

第二天，一张纸帖从楼前飘然堕下，帖上说：“我虽异类，却也颇悦诗书，力求高雅，不愿与俗客为伍。此宅数十年来，皆为词人栖息之地，正合我平生所好，故十分惬意，全族于此宅安居。自从兰坡先生忽然舍我而去，来居者满目皆粗俗之容，耳畔终歌吹之者，鼻中不胜酒肉之气，迫于无奈，只得逃窜于山林。今日闻知先生乃山疆之季子，文章必有渊源，故望影来归，并非想来侵扰。自今以往，或来寻求典故，偶动图书，借笔涂鸦，暂磨石砚。此外如有一毫侵犯，任先生诉诸于明神。愿尽吐襟怀，勿相见疑。”帖末题着“康默顿首顿首。”从此再听不到此狐的声息了。

白岩曾将此帖示客，但见斜行淡墨，似匆匆所书。有人说白岩托迹于微官，滑稽玩世，故作此以嘲讽世人的。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八《如是我闻二》

王景琳编写

不俗之狐

张雪峰家花园中这几日正牡丹盛开，一天晚上，家奴李桂在花园看见两位女子凭栏而立，其中一女赞道：“月色真美。”另一女子说：“此间绝少牡丹花，只有佟氏花园与这里有寥寥几株”李桂看出她们是狐，遂拾起块瓦片掷了过去，忽然两位女子皆闪身不见了。不一会儿，花园里砖石乱飞，窗棂全都被损坏。雪峰公亲自前来察看，拱手说道：“赏花实乃世间韵事，步月亦属高雅之人，奈何与小人计较，以致大煞风景？”话音刚落，四周寂然。雪峰公遂叹道：“二位狐的确不俗。”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八《如是我闻二》

·王景琳编写

红鞋狐

蒙古有位驸马曾射得一狐，狐的两只后脚全穿着红鞋，如弓一样弯起，和女子的脚没什么两样。又有沈少宰云椒说，李太仆敬堂年轻时曾与一狐女来往，他的曾祖父怀疑那狐女是邻家之女，遂在狐女出入所经之路铺撒上一层草木灰，后来发现院子里留下的足迹的确是兽迹，但到了书房门外，足迹却变成纤纤女子的脚印了，其足印与蒙古那位驸马所射之狐的足印，几无二致。

敬堂眷恋的狐女，在他家住了几年后告辞而去。临别之际，敬堂问她：“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相会晤？”狐女说：“等君官至三品，自当来迎。”此话有很多人知道，后来果然应验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八《如是我闻二》 王景琳编写

某甲与某乙

顺治康熙年间，天下初定，人心不一。某甲暗中为吴三桂刺探军情，因见某乙勇猛骁健，又工于心计，遂将其引为同谋。不久，叛贼伏诛，凶顽被灭，某甲洗心悔过，再不萌发叛逆之想。可当初他与某乙的往来秘札，多藏于乙处，书信中亦无乙名。乙扬言甲之罪足以诛灭九族，屡屡以告发相威胁。甲迫不得已将女儿嫁与乙，乙则入赘甲家。乙得志益发猖獗、骄横，全然不顾人情伦理。甲家妇女无一不遭其奸淫，甚至连甲妻亦不能幸免。甲女的妹妹年仅十三岁，也被乙所蹂躏。全家人皆饮泣受污，却又终日惴惴不安，惟恐得罪了乙，遭到灭族大祸。甲更是抑郁悲愤，百无聊赖，长年躲避在外，不愿回家。

一天，甲在田间散步，遇一老父与他搭话。甲很奇怪，因他在附近村落从未见过这位老人。老父说：“实不相欺，我是天狐。君固有罪，但乙亦逼君太甚，我私下颇为不平，所以今日盗君秘札奉还，使乙再无要挟你的口实，这样，就是不驱逐他，他也自会离开。”于是，老父取出十余张纸交还给甲，甲一一审验，的确是当初自己书写的秘札，随即把它全部撕毁，吞进肚里，然后回家将实情告诉了乙。

乙早就防着秘札被甲女窃取，故将秘札密封于铁瓶之中深埋于地下。乙得知甲毁掉了秘札，便悄悄往自己埋藏秘札的地方察看，果真秘札荡然无存，乙仓惶携甲女逃离甲家。甲女每日皆与乙发生口角，彼此诟骂诅咒。不久甲女也被乙所遗弃。后来甲与乙的事渐渐泄露出来，两家皆不齿于乡里，只好各自携带家眷背井离乡，远走他方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八《如是我闻二》 王景琳编写

南皮赵氏子

南皮赵氏子深为狐所迷恋。狐附于其身，常常在衣襟衣袖处与之说话。赵家偶尔在墙上挂了一幅钟馗的小像，夜里就听屋中有跳跃的声音，有人还喊着：“赶出去！赶出去！”第二天，又听到了“赶出去！赶出去”的话。陈氏子诘问狐是否看见了钟馗的像，狐说：“钟馗实在太可怖了，幸亏其躯干仅尺余，其剑也只数寸，他上床我便下床，他下床我则上床，故终不能伤害于我。”这样说来，画像也果有神灵吗？画象之灵，其躯干又果然皆如所画的一样吗？设一幅寸余小像，犹能执锋利之剑，巍然奋力斩邪，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

王景琳写编

赵横山

先师赵横山先生，少年时读书于西湖。他很欣赏湖畔寺楼的幽静，故在楼上设置一榻。夜里，听得室中有窸窣之声，似乎有人在行走。先生叱问道：“你是鬼是狐？何故前来扰我？”稍停片刻，才听得一个声音啜嚅答道：“妾身又是鬼，又是狐。”先生问：“鬼就是鬼，狐就是狐，岂有又是鬼又是狐的？”良久，那声音才说：“我本是数百岁的老狐，内丹已经炼成，不幸被同类扼杀，将内丹盗去，闹得我幽魂沈滞，无处可依，成了狐中之鬼。”先生不由问道：“那你为何不向阴司申诉？”狐鬼沉吟了一会儿说道：“凡丹由吐纳导引而成的，犹如血气附形，气形融合为一，不自外来，故人不能盗；而由采补而成的，犹如劫夺之财，本非自己之物，故他人可杀而攫取之。我平生媚人取精，伤害的人难以数计，本该杀人偿命，即使向神申诉，神也不会理睬。故宁愿郁郁居于此地了。”先生道：“既然如此，你又为何前来扰我？”狐道：我本匿影息声，一心修太阴炼形之法。不料公阳气足以铄石，逼得我阴魂不宁，故哀求你我各处幽明之地，互不相扰，不知可否？”话音刚落，就听有拍击额头的声音，再问，却又没人回答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二》

王景琳编写

刘太史

沧洲刘太史果实，襟怀平易旷达，有晋人风度。他与岱山老人、莲洋山人相友善，而彼此精神意趣却又不同。

刘太史晚年退居家中，以教授生徒自给。然而收受赠礼，却必定出自孤贫之士。太史家难得食肉，盛食物的箪瓢也经常空空荡荡。但他从不以此为忧。太史家曾买了斗余米，贮存在罍中，一个月下来居然食之不尽，太史颇为奇怪，忽听屋檐下有人说道：“仆乃天狐，非常欣羨公之操守，故每日悄悄往罍中加米，大可不必惊讶！”太史诘问道：“君意固然诚恳美善，不过，君必不能耕，米又从何而来呢？我不能饮盗泉呀！以后千万不可如此。”狐不由叹息而去。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

王景琳编写

邵氏

東州邵氏子，生性轻佻放荡。听人说淮镇古墓有位容貌艳丽的狐女，遂不时前去窥伺。一天，恰逢狐女坐在田畦上修炼，邵氏子正欲凑过去一吐衷肠，不想狐女正色戒之道：“我服气炼形已二百余年，发誓不媚一人。你休要胡思乱想！况且那些媚人之辈，难道就真是彼此相悦吗？无非是为了摄取其精气。一旦精气枯竭，人只有死路一条。遇上这样的狐，没人能够幸免一死，你何必自投陷井呢！”言毕，狐女举袖一挥，顿时凄风飒飒，飞尘遮目，再定睛一看，已不见狐女的踪影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

王景琳编写

林中夜宿者

某人于深林中夜宿，听见草丛中有人说话：“你不是爱那家的小童吗？事情于今如何了？这种事阳气亢奋，消蚀阳气，咱们的修炼之道很容易被阳气所毁，你何必忽然萌发这种念头呢？”又听一人答道：“劳君规劝告戒，实在是由于喜欢那小童的美秀，不能忘情于他。而且那小童容貌艳冶，心中却绝无邪念。我托梦于他，在梦中变幻种种淫荡之态引诱他，他竟始终漠然不动，真不知该如何打动他。所以已不敢再动此种念头了。”夜宿深林者听出此话不象人语，便暗中溜了过去，悄悄窥视，只见有两只狐狸跳跃而去。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

王景琳编写

济宁童子

济宁一童子为狐所昵。每夜必与狐同衾共枕，到了二十多岁，还是如此。有人教童子留胡须，胡须稍稍长出，就在睡梦中被狐剃去。狐还喜欢给他涂脂抹粉。家人屡次以符篆驱遣，都没能奏效。后来，正乙真人乘舟路过济宁，其家人又向真人投词，请求劾治。真人于城隍庙发牒，狐遂诣真人自诉。人们虽不睹其形，却分明听见它说话。狐自言：“我前生本为女子，此童子是僧。一次，我夜过寺门，被僧人劫持，禁闭于窟室，隐忍受辱地过了十七年，终郁郁而死。后在阴间投诉，阴间判那僧在地狱受罪之后，来生继续偿债。而我又因别的罪孽堕身为狐，窜伏于山林。百余年来一直未能与那僧相遇。如今我已修炼得道，适逢那僧后身转为此童，于是前来相报。待十七年满，我自会离去，用不着您来驱遣。”真人竟也对它无可奈何。后不知十七年期满，狐是否真的离去。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

徐匉编写

翰林某公

同年项廷模曾在翰林某公家作学馆先生，两人见面必定高谈学问。一日，某公在外地作小吏的一同乡前来拜谒，颇有些馈赠，某公慷慨陈词，自称：“平生节俭朴素，以雅为尚。与人相交绝不沾钱财等俗物。”那同乡见其操守如高峰崖岸，只得逡巡携物而归。某公送客后，便于厅前徘徊踱步，怅怅惘惘，若有所失。如此这般，竟有数刻时光。稍后，家人请其回屋用午餐，不想某公竟大光其火，一通诟骂。忽闻有数人“吃吃”窃笑，仔细看看，并无踪迹。循声追去，窃笑声来自天花板上，想必是狐魅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 徐匋编写

腹负将军

蒋心余编修的家乡有一所荒废了的宅院。往往见有娇艳美貌的女子，靓妆登墙向外窥探。武生王某素来胆大粗豪，竟抱着被子独自住进这所废宅，希望能有艳遇，到了半夜，屋里还是一片寂然。王某不由抚枕自语：“人人皆说此宅有狐女，如今竟跑到哪里去了？”窗外有人小声应道：“六娘子得知君今日来，特意躲到溪边赏月去了。”“那你是谁？”“我是六娘子的婢女。”王某又问：“六娘子为何独独避我？”“我也不知道。我只听她说，她害怕见这位腹负将军”。王某不懂腹负将军是什么意思，逢人便问：“这腹负将军是武职中的几品官？”闻者莫不粲然。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

徐甸编写

张完质舍人

张完质舍人租赁一宅。有人说，此宅住不得，其中有狐。舍人搬来第二天，发现书房里笔砚皆有人动过，还丢了一方红柬。全家人正为这些怪异之事乱作一团，纷纭询问，忽然一铜钱铮然落在几案上，好象是付那一方红柬的钱。不一会儿，家人嚷嚷道：“丢的红柬就在宅后空屋里！”舍人近前一看，红柬上以楷书端端正正写了四个大字：“内室止步”。舍人说：“此狐甚是狡猾，将来不知还会闹什么恶作剧。”乃举家迁去。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

徐匋编写

东光某宅

东光某宅有狐。一日，忽掷砖瓦，砸坏院中瓦盆大缸等物。主人破口大骂。入夜，有人叩窗道：“君睡否？我有一言相告。邻里乡亲，相邻而居，小孩子家有所冒犯，也是常有的事。可恕则恕之；必不可恕，还可告其父兄，其父兄自会处置。否则的话，动辄以恶言语相骂，虽然与理来说未尝不可，但我狐辈出入无形，往来无迹，皆君闻见所不及，就是再提防小心也终有不到之处。而君攘臂瞋目，大加发难，难道会有好的运气？从各方面来看，君皆不成对手，请君再慎重考虑。”某氏忙披衣下地，向窗外连声道歉。自此与狐相安共处。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 徐甸编写

田 氏 媼

田氏媼诡称其家事狐神，妇女多信以为真，常到她家焚香敬神，问吉凶祸福。田氏媼也借机大捞钱财。不久，群狐聚集其家，向她索酒索肉。日子一长，她渐渐供奉不起，群狐便摔盆砸碗，烧损衣物。田氏媼多次苦苦哀求，群狐就是不肯离去。田氏媼恐怖万分，又百般无奈，只得弃家出走，另投他乡。临行前，听得屋上有人大笑说：“看你还敢借狐神之名聚敛钱财！”从此，再听不到一点声音。田氏媼最后还是决定搬走。临行算计家产，连以前所积攒的钱财也已耗费大半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 徐甸编写

刘子明

佃户刘子明家，有狐居其粮囤数十年，一无搅扰。只是逢年过节祭它五杯酒，奉上几枚鸡蛋而已。有时遇上火灾、强盗、狐还能叩门窗报警，让主人知道。狐与刘家安然相处已经很久了。

一天，忽听有人“吃吃”笑个不停，问他，却不不言语，反而笑得更加厉害。刘子明大怒遂高声呵斥。忽然，他应声说道：

“我自笑人们厚待结盟的兄弟而厌恶亲兄弟，我还笑人们厚待妻子前夫之子而厌恶前妻之子。干你何事？你竟如此发怒！”刘子明大为惭愧，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屋上有人朗诵《论语》：

“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语之言，能无悦乎，绎之为贵。”然后长叹几声，不作声了。刘子明自此稍稍改变了对待亲兄弟及前妻之子的态度。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 徐甸编写

聪明狐

安丘张卯君先生家的书楼为狐所据。狐不时与人交谈。家中媼婢僮仆，不论谁隐匿了主人家的财物，狐必定当众揭露。所以一家人皆畏狐如畏神明，总是小心翼翼行事，生怕犯下过失。狐还能懂法令家规，俨然成了家中无形的监察御史。不过，奸黠之人如能以厚礼敬奉，狐同样会讳言其短，不肯仗义直言。大概这就是聪明有余而正直不足吧。这也是狐之所以为狐的地方。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如是我闻四》 徐甸编写

蔡 某

沧州盲者蔡某，每次路过南山楼下，总有一老叟邀他弹唱对饮，渐相狎昵。老叟有时也到蔡家，与蔡某共酌。老叟自称姓蒲，江西人，因贩磁器来到此地。蔡某与老叟相处久了，觉出他是狐，但彼此相知甚深，老狐也不避讳，蔡某更无惧色。恰逢当时有人因男女私情遭流言蜚语中伤，讼至公堂，众说不一。蔡某偶尔与老狐谈及此事，说：“君既然通灵，必然知道此案的实情，不妨说与我听。”老狐顿时慨然道：“我辈乃修道之人，岂肯干预人家琐事！再说房韩秘地，男女幽期，暧昧难明，容易产生嫌疑。只要有一犬吠影，就会惹得百犬齐吠。即便真有其事，又关外人何事？今日快嘴说上一句，就会让人家子孙后代几辈子蒙受羞辱。这是伤天地之和、召鬼神之忌的事！更何况杯弓蛇影，或捕风捉影，含含糊糊，并无凭据，却肆意敷衍铺张，说得如亲眼所见一般，使别人忍之不可，欲辨不能，往往由于抑郁难言而含冤毙命。其一腔怨愤，尤其历劫难消。如果真有幽灵的话，岂能不报？这种好诽谤之人，恐怕就是死后，也免不了受刀山剑树之苦。你素性朴诚，见到这类事自当双手掩耳，不闻不问。可你竟来考求事情的真伪，你意何为？难道嫌自己失明不足，还想把舌头割下吗？”老狐说着，将酒杯一掷，径自远走高飞，从此再没见其踪迹。蔡某又愧又悔，狠狠打了自己一个嘴巴，此后，他常把这件事讲给别人听，要人引为戒鉴。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如是我闻四》 徐匉编写

二 塾 师

一村有二位塾师。雨后一同散步至土神祠。二人蹲在阶上对侃起来，转眼就是一个时辰，可仍聊兴正浓，不肯离去。祠前的空地本来很干净，可忽然间好象浮现出一行字迹，两人忙起身去看，只见泥土上有用手杖书写的十六个大字：“不趁凉爽，自教生徒。混入书馆，不亦愧乎？”这座土神祠久已无人居住，而为狐所据。大概是狐嫌这二位塾师说个没完没了，吵得人心烦吧。刁飞万开玩笑道：“随手成文，即四言叶韵，我愧此狐。”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如是我闻四》 徐甸编写

老 儒

刘香畹客居山西时，听说有一老儒出门途经古冢，同行的人都说这古冢中有狐。老儒自恃无畏，先把那狐骂了一顿。当时倒也没见什么怪异之事。这位老儒很善于过日子，自来冬不着皮裘，夏不穿细布，食去荤腥，渴不饮茶，妻子儿女绝不连吃两天饱饭。就靠这么铢锱必较地积攒，居然也攒了四十金，熔成四个小金锭，一直秘密地珍藏着。可在人家面前，老儒却总是哭穷，说自己连一担米也没能攒下。

自从骂狐以后，老儒那点儿金子像着了魔似的。一会儿跑到屋顶树梢上，非用梯子才能够着；一会儿又掉进淤泥浅水里，不把衣裤浸湿休想拿回来。更有甚者，有时还会忽然掉进厕所茅坑里，非得让人用手去摸去洗不可；有时则莫名其妙地换了地方，闹得全家象篦子梳头似的满世界找；有时索性一连几天不见踪影，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忽然自天而降。老儒有时正和客人对坐聊天，金锭忽地站在帽檐上；有时老儒正对人拱手作揖，猛然间袖筒里“铿锵”掉出金锭来。真是千变万化，不可思议。一天，四锭金子不知怎么全都跳到空中，如同蝴蝶飞舞，愈飞愈高，眼看就要飞走了。老儒迫不得已，只得焚香祝拜，说也怪，四锭金竟自投于老儒之怀，从此再不捉弄他了。可自此以后，老儒也再打不起精神去大讲儒学。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如是我闻四》 徐甸编写

布商韩某

布商韩某宠昵一狐女。眼见日益瘦弱。韩某的同伴向道士求符箓劾治。每发一符，狐女虽一时离去，可不久仍来。一晚，狐女正欲与韩某共寝，忽然披衣坐起说道：“君存异念了吧？不然的话，为何我忽觉有阳刚之气砭人，搅得我如芒刺在背，不得安生呢？”韩某道：“我并无他念。只是邻居吴某负债累累，被逼得走投无路，欲将其子卖给人家做歌童。我不忍眼看衣冠世族之后沦为下贱，想捐赠吴某四十金赎回儿子，所以才辗转未曾入睡。”狐女急速推开枕头：“君有此心，实为大善人。凡坑害善人之人必遭大罚，我自此不会再来了。”狐女紧紧吻着韩某，久久长叹，才挥手而去。韩某从此身强力壮如初。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如是我闻四》 徐匋编写

狐 论

沧州南有一老学究与狐为友，刘师退通过老学究的介绍得以见狐。据说狐躯干短小，看上去像五、六十岁的年纪，其服饰非古亦不类今，有点像道士的衣着。狐与师退拜见作揖，很是安详谦和。寒暄之后，便询问起师退的来意。

师退说：“世上与狐类打过交道的人，众说纷纭，其中颇有一些不明之处。听说君豁达不自讳，故特地前来，求教解惑。”

狐大笑：“天生万物，各有命名。狐名狐，称狐，正如人名人，称人一样，有什么可忌讳的呢！至于我辈之中，自然是美丑不一，这正像人间良莠不齐一样。人不讳言人中恶人，狐为何要讳言狐中恶狐呢！”狐侃侃而谈，略无隐讳。师退问：“狐也有区别吗？”“凡狐都可以修道，而最有灵性的是狢狐，这与农家读书人少，儒家读书人多是同样道理。”“那狢狐是否天生就有灵性呢？”“这就要由其种类决定了。未成道之狐所生狐，就是普通的狐；已成道之狐所生的狐，才能生来就会变化。”师退又问“既然已经成道，自然应青春长驻，可是小说里写的狐，还有白发翁媪，这是为什么？”狐说：“所谓成道，是成人道。成道者的饮食男女、生老病死，从此全和人一样。至于飞升遯举，却是另一回事。这和千百人中只有一、二人能求得仕宦一样。凡炼形服气的狐，恰如积累学问以求成名；而那些靠媚惑采补之狐，则如同人类走捷径以兜售其货色。然而要达到游仙岛、登天曹的境地，却必须经过炼形服气才行。”师退不禁又问：“那么狐中的禁令赏罚，由谁掌管？”“小赏罚由家长统管，大赏罚由地界鬼神监察。如果没有禁令约束，狐辈往来无形，出入无迹，什么事干不出来？”师退由此进一步问：“媚惑采补，既然不是正道，为

什么不列于禁令；一定要等伤害了人才治罪？”狐说：“这就象设计谋巧取别人的钱财，是双方愿打愿挨的事，王法也不能禁止。一旦强取豪夺以致杀人，才可定罪。”师退不停地又问：

“只听说狐为人生子，却没听过人为狐生子，这又是什么缘故？”狐微微一笑：“此事不足谈论。大概是由于有所取而无所予吧”。“那织女将支机石别赠他人，就不怕牵牛嫉妒？”狐又是一笑：“公过于信口开河了，却不知其中详情。凡女子正如季姬酈子的故事，可所自择佳配；而妇人则已有配偶，不敢逾防。至于赠芍采兰，偶然越礼，人情物理，大抵不差。”“再有，为什么有的狐住在人家，有的又住在旷野？”师退问。“这是由于没成道的狐，尚未脱离兽，宜远离于人，故居于山林最为便利；而已成道之狐，事事于人相同，接近于人更为有利，故最好住在城市。至于那些道行高深之狐，则山林城市皆可居住。犹如大富大贵人家，凭其财力权势，什么东西不可以得到！所以住荒村僻壤，或住通都大邑，全是一回事。”

狐纵情高谈，其主旨无非劝人学道。它还说：“我们狐辈辛辛苦苦一、二百年才化成人身。公等现在就是人身，已经功成大半了。如果虚度光阴，与草木同朽，实在可惜！”

师退满腹佛家学问，可记诵《三藏经》，欲与狐谈禅。狐谢绝道：“佛家地位绝高，然而如果修行功夫不到，堕入轮回，就会失却人的本来面目，不如追求长生不死更有把握。我也多次遇到精通佛理之人，但实不敢见异思迁！”

师退临别说：“今日你我相逢，也是天下幸事。君欲赠我一言吗？”狐踌躇许久，才说：“三代以下，恐怕没有不好名的。这是就下等人而言。然而自古圣贤，却都心气平和，绝无做作，只是有了洛闽诸儒，时时撑眉努目，才惹出这许多是非来。先生自己去想吧！”

师退闻言，顿觉有一种惘然若失之感。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如是我闻四》

徐钊编写

交河老儒

交河老儒刘君琢，名朴。素性谨慎忠厚，有长者之风。二十年来，一直在人家设学馆。一日，自河间参加岁试归来。半路遇雨，不得不在其弟子家借宿。主人说：“我家只有两楹屋可供您歇息。不过，那屋里素有妖魅，不知是鬼是狐，如果您不惧怕，就请解装。”君琢迫不得已只得在那屋住下。

熄灯不久，天花板上就开始“轰轰”作响，犹如万鸟奔腾。君琢起身穿戴起衣冠，长揖仰祝道：“我本一介落魄寒儒，偶然寄宿于此。您是想降祸于我吗？可我并非您的仇人。或是想跟我开个玩笑？可我与您从未有任何狎昵之举。再不然，您是想驱逐我？可今夜我实在不能赶路，明天一早也绝不会在此耽搁，您何必一定要搅扰我呢？”不一会儿，听得天花板上似有位老嫗在说话：“客人所说有理，你们休得放肆。”接着，听见一阵“窸窣”的脚步声逐渐向西北角移去，很快屋中恢复了寂静。

君琢后来常以自己的这番经历告诫弟子：“遇到意外的挑衅，千万要平心静气，或许还能化解。如果一触即跳，张口便骂，就少不了受抛砖掷瓦之苦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如是我闻四》 徐匉编写

刘景南

刘景南租赁了一处寓所。搬迁的当晚，就大受狐魅侵扰。景南呵斥道：“我自己花钱租房子，你们岂能鸠占鹊巢？”狐魅亦厉声应答：“使君先居此地，然后我才来争，那理亏的是我，可我在这里已住了五、六十年，谁人不知？再说，你什么地方不能租房子，何必一定要来与我们共住一处！如今你还恃气相凌，我岂能让你！”景南第二天只好另择住处。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如是我闻四》 徐甸编写

范鸿禧

里人范鸿禧与一狐为友。这狐喜欢喝酒，范鸿禧也喜欢畅饮。二人索性结为兄弟，时常相对共酌，一醉方休。忽然有一阵子，狐总没到范家去。一日，范在秫田里碰见狐，责问道：“君为何突然背弃朋友？”狐掉过头去，说：“亲兄弟尚且彼此残杀，何况我们是结拜的兄弟呢！”说完，看也不看范鸿禧，就跑开了。原来，当时范鸿禧正与其兄弟打官司呢！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如是我闻四》 徐甸编写

琴师钱生

裘文达公的宅第，位于宣武门内石虎胡同。文达之前，这里是右翼宗学；宗学之前，为吴驸马府。吴驸马之前，则是前明大学士周延儒的住宅。周年代久远，再加上宅院深远幽僻，不免常闹些怪异之事，但并不祸害于人。

厅事西侧有两楹小屋，名好春轩，是文达宴请宾客的地方。北墙还有一小门，通向另两楹小屋，是僮仆的住所。可当僮仆入睡，常有魅异出没，不知是狐是鬼。从此，再没人敢在这屋下榻。惟独琴师钱生不怕，他住进去后，居然也没闹什么怪事。

钱生脸上长有癜风斑，长相又老又丑。蒋春农戏弄他说：“先生尊容胜过于鬼，想必鬼都让您吓跑了。”

一日，钱生锁门外出，回来见几案上有一雨缨帽，作工精湛，崭新崭新的，还没人戴过。大家见了，全都觉得又害怕又可笑。由此知道这屋里住的是狐不是鬼。但谁也不敢拿走这顶帽子。钱生说：“敝人老态龙钟，总是遭人白眼，除文达公外，同情、惦记我的不过数人，我的帽子的确已经破旧了，这狐是可怜我的贫穷呀！”于是欣然收下这顶帽子。狐也不再拿走。看来这帽子果真是狐送给钱生的。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如是我闻四》 徐匋编写

逆子

西家轿夫在旅店中闲聊，说起其表兄朱某家的一件怪事。朱某，是个在海淀为人守墓的人。一日，他进城未返，只留妻子在家独宿。夜里，其妻听见园中树下有打斗声，捅破窗纸偷偷窥视，见二人正攘臂奋击。一老翁举杖欲将二人分开，却不能。俄而二人相搏仆地，皆现形为狐，跳踉摆拨，连老翁也被撞倒在地上。老翁奋力爬起，一手按住一狐，一边高叫：“逆子不孝，朱五嫂可来助我！”朱妻吓得趴在炕上，不敢动弹。老翁顿足道：“当诉之于土神。”遂恨恨离去。

第二天夜里，朱某与妻又听满园银铛声，似有人在进行搜捕。朱某忽觉桌上瓦瓶好象在微微晃动，大为奇怪，走过去一看，瓶中有人小声说：“求您别作声，我自会报恩。”朱某大怒，“你父母之恩尚不肯报，何报于我？”举起瓦瓶就扔到门外碑座上，瓦瓶蓦然跌碎，接着听到“嗷嗷”的声音，估计那狐已被执去。

一轿夫说：“打斗中撞倒父母，算什么大事，竟让土神捉了去，太可怕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如是我闻四》 徐甸编写

纨袴儿

有人夜遇狐女，走上前去以言语挑逗，忽然狐女不见了。紧接着，一片飞瓦击落了这人的帽子。第二天早上睡醒起床，见窗纸上题有一诗：“深院落枝花，只应蝴蝶采。嚶嚶草下虫，尔有蓬蒿在。”文辞十分轻薄，倒也风致楚楚。这狐女不爱此等纨袴儿不是很对吗！。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槐西杂志一》

徐甸编写

申 诩

景州申谦居先生，名诩。天性和易，平生未曾冒犯过别人。但其品格却以孤高特立著称，自来一介不取，颇有古代狂狷者之风。平常先生穿衣必是乱麻为絮的旧袍，食必吃粗粮糙米。偶尔有门徒赠他一些肉食，便拿到集市上换了豆腐。他说：“这并非我盲目求异于人，实是吃不惯肉。”

一次，他从河间参加岁试归来，让童子牵驴赶路。童子走得疲乏了，先生便让童子骑驴，自己牵着。傍晚时分，天下起了雨，只得投宿一座破神祠中。此祠仅一楹屋，屋里空空荡荡的，地下污秽不堪，连个坐处也没有。于是先生和童子摘下一扇门板，横卧在祠堂门前。

夜半醒来，听见祠中有人悄声说道：“我想出去躲避先生。”先生说：“你自在门内，我自在门外，彼此两不相害，何必要躲避呢！”许久，又有小声说：“男女有别，先生还是放我出去为好。”先生说：“门内门外，这就已经有别了，你若出去反倒无别，”遂转身酣然入睡。

晓色渐露，有村民见祠堂睡着先生，大惊失色：“此祠有狐，曾经出来向少年献媚，待少年追进去，反被瓦砾击伤，先生怎么竟安然无恙？”后来，先生偶与姚安公谈及此事，先生按着须髯大笑道：“居然有狐欲向申谦居献媚，实为天下一大怪事！”姚安公戏谑说：“只怕狐媚尽天下之人，也断然轮不到君。当是君诡状奇形，狐从未见过，不知是何方怪物，故惊慌失措，正欲逃走呢！”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槐西杂志一》

徐钊编写

世家子

有世家子，读书于陵园。园外住着数十户人家，都是为豪家巨室守陵的。一日，世家子在破墙豁口处见一美女闪过一面，正欲注视，那女子已然避开。越数日，世家子见那女子在墙外采野花，时时凝睇向墙内张望，甚至竟登上墙缺，露出半个身子来。世家子以为这是邻家女对自己有意，不免也把她记挂心上，朝思暮想。然而转念又想，住在附近的都是些干粗话的人家，不该有如此艳质。再说这里所见妇女皆着荆钗布裙，不应惟独此女靓妆，或许她竟是狐鬼？想到这，世家子虽还是与之流目送盼，却未通一词。

一夕，世家子独立树下，听见墙外有两个女子在窃窃私语。一女说：“汝意中人正在月下漫步，何不接近他？”另一女说：“他正疑心我是狐鬼，何必让他担惊受怕。”那女又说：“青天白日，哪儿有什么狐鬼，这个痴情郎怎么如此不懂事？”世家子听了，暗暗自喜，不禁撩起衣裳就要逾墙出去。正待迈腿，又猛然省悟道：“自称不是狐鬼，那必定就是狐鬼。天下小人，没有自称小人的；岂止不自称，哪个小人不痛骂小人，以表明自己并非小人。此狐鬼必然也是如此。”世家子掉臂竟返。第二天，在附近秘密查访，果然没有这两位女子。这两位女子从此也再没露面。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槐西杂志四》

徐钊编写

秦陇二人

有位猎人在少华山麓，遇见二位憔悴不堪、神情颓丧的男人倒在树下。猎人高声呼唤，二人还能勉强支撑起来。“你们怎么困顿到这般地步？”猎人说，我们都是受狐魅之害才落到这般田地的。当初，我夜行迷路，投宿在山间一人家。其家有一绝色少女，不时伺机向我调笑，我不能自持，便与之亲昵嫖狎。不料被其父母发现，大加冒辱。亏我拜跪求情，才免遭捶挞。后来听其父母絮絮私语，好象在商量什么事。第二天竟招我入赘。当时约定的条件是，山上有她家的主人，此女必须轮番服役，每隔五天上山当值，值过五天再回来。我也习惯于此了。半年后，我的病愈加厉害，咳嗽不止，夜不能寝。一天在林下散步，忽听有笑语声，偶然寻声望去，见有房屋数楹，一男子正搂着我妇坐在石上赏月。我不胜悲忿，竭力支撑病体，欲与之较量。那男子亦怒冲冲喝道：“鼠辈竟敢偷看我的妇人！”也奋起与我相搏。幸亏他亦病得不轻，我俩你揪我拽，一起跌倒在地，可那妇人却安坐在石上，嬉笑着说：“二位别打！我明白说了吧，我其实就是往来于你们两家，全都假托是服役当值，好让你们休息五天，蓄养精气供我采补。今日我已暴露，你们的精气也快枯竭，对我来说，再无用处，我走啦！”说完便奄忽不见。我俩迷了路，走不出山林，又饿又病，故倒在这里，幸亏遇您相救。

猎人取出干粮给两人吃了，使之能稍稍迈步行走，便领着猎人去看了他们住过的地方。二人皆大为惊诧：“过去墙垣可以上，梁柱是木头的，门也能开合，窗子可启闭，都是有形之物，并非幻影，如何现在全都成了土窟了呢？当初院中地平如磨刀石，明

净如用水擦拭过，如今如何土窟之外，崎岖不平，连落脚之地皆无？土窟宽不过数尺，狐自可容身，怎么能容得下我们二人呢？难道我们二人的形体，也是狐所幻化的？”其中一人见对面山崖上有破碎的磁器，说：“这是我端着登楼失手摔碎的，如今眼下峭壁无路，我是凭什么上上下下的呢？”二人回顾徘徊，皆惘惘如梦。二人恨透了狐女，请求猎人进山追捕。猎人说：“邂逅相遇，偶成佳配，世上没有这等便宜之事，事太便宜，必有不便宜存在。鱼吞钩，是因贪食钓饵；猩猩被刺血，是因其嗜酒。你们应当悔恨自己，又有什么可恨狐女的呢！”二人这才郁郁不语。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槐西杂志一》

徐匋编写

少年与狐女

有少年受狐女的媚惑，日渐羸弱困顿。狐女还是时时前来，与之同床共寝。直到少年精疲力竭，再也满足不了狐女了，狐女竟披衣起身告辞。少年涕泪再三挽留，狐女仍无动于衷。少年不禁怒责她的寡情少义。狐女也大怒道：“我与君本无夫妻之义，只不过是为我采补而来，如今君膏髓已竭，我于君一无所取，何为不去？这就好比以权势相交，权势败落，依附者自然离开；又好比以钱财相交，财尽自然各自离散。当初这些人向有势有财人委曲献媚，本来就是为的势与财，并非真有情于人。君与某家某家，过去不也是天天附其门墙吗？如今为何久绝音讯？反倒责怪于我！”狐女声色俱厉，就连伺候病人的人听了也无不叹息。少年遂向里转过脸去，再没有说一句话。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槐西杂志一》 徐甸编写

淮镇人家

淮镇一户人家有五间空屋，自成院落，是专用来贮藏杂物的。小儿多喜到那里游戏，跳掷践踏，颇为喧闹吵扰。这家人便锁上院门，不许小儿进去。可小儿悄悄越过短墙，照样在院内游戏。这家人为吓唬小儿，写了一张贴子：“此房实为狐仙所居，勿得污秽”，贴在院门上。数日后，忽听窗外有人说话：“有感于君之邀请，今已举族迁入，自当为君坚守此院。”自此以后，凡有人推门入院，必遭砖瓦袭击。连家里僮奴搬运杂物，也不敢进去。由于这几间屋年久失修，最终全都坍塌了，狐仙这才迁走。这真是妖由人兴呀！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槐西杂志一》

徐匋编写

山东民家

山东一民家，其屋有狐居住已经几代了，从不见狐的形貌，也不闻狐语。有时夜遇火烛盗贼，狐只是叩门撼窗，使主人知道而已。屋子有的地方漏损，忽然会有银钱铿然坠落在几案上。修葺之后，计算一下费用，发现坠落的银钱数总是超过修葺费用的十分之二，好象是在表示酬谢。每逢过年，必定有些小馈赠放在窗外。有时主人家以食相答，置于窗下，转瞬即逝。狐从不出来戏弄人，小儿有时反倒戏弄狐，跟狐闹着玩。他们把瓦砾往窗内扔，狐就从窗户再扔出来。有人想看个究竟，就不断地把瓦砾投进去，狐也就不断地扔出来，始终不曾发怒。

一日，忽闻檐际有人说：“君虽农家，而子孝弟友，婆媳妯娌皆贤惠和顺，常为善神所庇护，故久居君家以避雷击劫难。如今大劫已去，谨在此敬谢主人，我自此去矣。”以后，这家再没有狐的踪迹。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槐西杂志一》

徐甸编写

狐女看道士

有租赁道观居住的人，与一狐女狎昵。狐女每晚必来观中，突然一连几日不见。那人猜不出其中到底有什么缘故。一夜，狐女又掀帘含笑而入，那人问：“为何这许久不曾露面？”狐女说：“观里最近新来一道士，众人皆视为仙人，我担心他有神术，姑且暂避一时。今夜里我化形小老鼠，从墙缝偷偷向他屋里窥视，原来不过是位大言欺世之人，所以我又来了。”那人又问：“你何以知道他并无道力？”“但凡伪仙伪佛，只有两种手段。其一是做为静默，使人莫测高深；其二是故为颠狂，使人怀疑其必有所托。然而其静默者，必淳穆安恬；凡矜持者皆伪。至于真托于颠狂者，必行为自在，凡夸张炫耀者则伪。这就如同你们文人之辈，故为名高，或者迂僻冷峭，使人疑为狷，或者纵酒骂众，使人疑为狂。这与道士用的是同一种手段。这位道士够能夸张炫耀的了，足可知他并无甚真本事。”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槐西杂志一》

徐甸编写

宁 逊 公

景州宁逊公，擅长以春碎的琉璃调漆，堆为擘窠书，其字迹看起来凹凸皴皴，俨然如石上的斑纹。宁逊公就凭此技艺常常出入于富贵人家，喜欢索人酒食。但凡一听说有宴请，必定前去凑个末席。

一日，正值吴桥社会，宁逊公携其所书对联、匾额去卖，至天晚仅得数金。忽遇十余人邀请赴宴，说：“我们拟请君费一月之工，堆字若干，分赠亲友，冀得小津润，今先委屈先生一餐，明日再奉迎至某所。”宁大喜，急随之入酒肆，恣情畅饮大啖。

至漏下初鼓，主人催促关门，十余人顷刻间全然不见，座上惟宁一人而已。宁无可辩解，只得倾囊付与酒饭之资，懊悔而归。不知这都是狐魅闹的幻术。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槐西杂志二》

徐甸编写

张四喜

张四喜家境贫寒，只得靠给人打工度日。流转至万全山中，遇到一对老夫妇留他整治菜圃。夫妇俩很喜欢四喜的勤劳，遂招他入赘为婿。过了几年，老夫妇说要去塞外省亲，看望长女，四喜也就携媳妇另谋他处。

日子一久，四喜渐渐发觉媳妇实为狐，耻与异类为偶。遂趁媳妇独立之机，暗中以弯弓射她，一箭射中她的左腿。狐女用手拔出箭，一跃而起，奔至四喜跟前，持箭枚落他道：“君太负心，殊使人恨。其他狐女媚人，不过是苟且野合，我却是遵父母之命，以礼结婚的。你我应有夫妻之义。三纲所系，不敢以君为仇人；君既弃我，我亦不敢强住扰君。”狐女紧握四喜的手，痛哭良久，才蹒跚而去，

四喜回家没几年，因病而死。家中没有棺敛收斂，狐女忽自外哭入，拜谒公婆，详细叙说了与四喜成亲的经过。并说：“我至今仍未改嫁，所以才敢前来。”四喜母亲大为感动，痛责四喜不良。狐女只是低头不语。邻家妇也颇为狐女不平，竟也跟着骂起四喜来。狐女嗔目道：“父母胥儿无不可，汝奈何对人之妇胥人之夫？”竟振衣出门，不知往何处去了。

狐女走后，家人在四喜尸旁见有五两白银，使四喜得以下葬。此后每当四喜父母日子窘迫时，往往能在盎中簋内无意中找到钱米。大概这也是狐女送来的。人人都说此狐不仅化形为人，其心也化成人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槐西杂志二》

徐匄编写

纪 生

济南有位纪生，曾暮遇一女子于泥泞地独行，跌跌撞撞，求也搀扶。纪生心想，此必狐女，姑且与之亲昵一番，也足以知妖魅的情状了。于是他说：“我认识你，你不必诳我。但如能得到像你这样的妇人，也够好的了。待夜深人静，可到我书斋来，不要在此地调情，徒多迂折。”女子笑着离去。

夜半此女果然前来，一连几晚皆与纪生媒狎嬉戏。纪生渐觉自己已为狐女所惑，故坚决将她拒之门外。狐女大加埋怨责怪，不肯离去。纪生正色道：“切勿如此！男女之事，权在于男，男求女，女不愿尚可以强暴得之；女求男，男不愿则心如寒铁，虽强暴也无所可用。何况你为盗我精气而来，非以情合，我也不是负情于你。你经历的人多了，难以说到贞节，我也不能做坏你贞节之事。‘始乱终弃，君子所恶，’说的是人，不是你们狐辈。你何必还恋恋不舍，继留无益呢？”狐女理屈词穷，只得幸幸而去。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槐西杂志二》

徐甸编写

恶 少

里有恶少数人，听说某氏荒冢有狐，能化形媚人，遂半夜里携带着网罟罩住穴口，果然抓住两只牝狐。为防止它们变化，急忙以锥刺股，穿以绳索，并持刀威胁说：“你们果然能代形为人吗？如能为我辈行酒，就饶你们性命，否则，立刻将你们分尸。”二狐嚎叫跳躅，好像听不懂。恶少刺杀一狐，另一狐竟人语道：“我无衣履，化形为人，成何情状？”恶少又以刀刃拟其颈，狐宛然成一绝色女子，赤身裸体，一丝不挂，众皆大喜。轮番恣意无礼，又拥使行酒把盏，却始终不曾放手绳索。狐妮妮软语，祈求解开绳子，刚一脱手，狐竟瞥然消逝。恶少从坟地回家尚未进村，已遥望见火光，这几户人家皆烧成焦土。杀狐的那家有一女孩被活活烧死。知是狐复仇相报。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槐西杂志二》

徐匋编写

某继室

某人继室是位年轻美貌的女子，为狐所媚，屡屡劾治无效。后有高行道士，发檄文召神将，将狐缚至坛前，责令其从实招供。众人皆闻狐语曰：“我豫产也，偶然挹妇，妇竟悄悄窜至此地，与某相昵。我对此恨之入骨。因此相报。”某人回忆起幼时确有此事，然而已过去十余年了。道士说：“结恨既深，早应相报，为何迟迟拖至今日？莫非是后来打听到此事才假作借口？”狐说：“某人前妇，实为贞女，我惧遭老天惩罚，不敢相近。而此继室轻佻，才得以诱狎。因果相偿，鬼神都不加罪，师傅您又为何责骂呢？”道士沉思良久，曰：“某人狎昵你妇几日？”“约一年余。”“那你狎昵此妇几日？”“三年余。”道士怒道：“报之过当。你又理屈了。且将你发至雷部。”狐这才服罪离去。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槐西杂志二》

徐匋编写

朱某一婢

朱某一婢女，不过粗贱之材。及她长大，却渐聪慧狡黠，眉目亦渐秀媚。于是被纳为妾。此女颇有心计，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就是柴米油盐之类琐屑小事，家人亦丝毫不敢差。谁差谁必定倒霉。此女还善居积，凡她买来之物，来年价格必贵。朱某靠着她竟也富裕起来，对她益于宠爱。

一日，此女忽对朱某说：“君知我为谁？”朱笑道：“你疯啦？”并举起小名说：“你不是某吗？”“不是。”此女摇摇头，又说：“某逃离你处已经很久了，她如今已是某地某人之妇，儿子也有七、八岁了。我本狐女，君七世前为巨商，我为会计，君待我甚厚，我却侵吞君三千金，所以阴间受贬，堕为狐身。炼形数百年，幸得成道，然受前世牵累，终不得升仙，故借此婢逃离，幻形以事君，算来已是十年了。所收入的钱财是可弥补当年所欠。如今我要尸解而去，我去之后，必现狐形，君可托某仆掩埋。某仆必定会裂尸而取皮革，君勿怪罪于他。他四世前为饿殍，我曾啖其尸。这下我的冤魂可散了。”顷刻间，此女化形倒地，有长数寸的美貌女子由其头顶冒出，冉冉而去。朱某不忍心自己去埋她。最终狐墓还是为其仆所盗，剥卖了狐皮，朱某知道这都是夙业，只有浩叹而已。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槐西杂志二》

徐甸编写

书 生

一书生家有座园亭。一夕，下起大雨，书生独自一人坐在亭里。忽然一女子掀帘而入，自称家住墙外，早有爱慕之心，窥宋已久，故今日冒雨前来相就。”书生问：“雨下得这么猛，你的衣服竟丝毫未湿，这是什么缘故？”女子词穷，只是承认自己是狐。书生又问：“这一带少年很多，何独独前来找我？”狐说：“只因前缘。”“那么，你所谓的前缘记载在何处？由谁掌管？又是谁告诉你的？你前生是什么人？我前生又是什么人？结缘又是因为什么事？在什么年代？请你详细说说吧。”

狐仓猝间回答不出，嗫嚅好久，才说：“君千百天来不曾坐此，今日恰好坐此；我见过千百人皆无动于衷，唯独与君一见钟情，这不就是前缘吗？请君万万不要推辞。”书生仍漠然道：

“如果真有你所说的前缘，我们彼此都会一见钟情。我刚刚坐此，适逢你来，而我却漠然未动于心，可见是没缘了，还是请不要滞留此地。”女子正在越趋问，听得窗外有人呼曰：“婢子真不懂事，何必一定要找这么个木头人。”女子这才举袖一挥，天灯而去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槐西杂志二》

徐甸编写

邯 鄲 狐

翰林院供事茹某曾至邯鄲访友，正值主人未归，故寄寓城隍祠中。适有卖瓜人，放下担子横卧神座前。一卖线老叟说：“休得如此，神是有灵的。”卖瓜人问：“神岂能住在这么个破屋？”“当然了。我常夜起纳凉，曾听见殿中有人的声音，蹑手蹑脚过来一听，是只狐在神前陈诉。大意说邻家狐媚一少年，直到那少年将死未绝之际，还在取其精气。少年家人愤恨至极，埋伏下猎人以火筒枪攻狐，狐惊骇万状，现出原形飞奔逃走。众人鼓噪着紧追其后，狐不投自己穴窟，却一头钻进一里外邻家穴里。众人在穴口布了网，又用烟薰，结果害得邻家狐阖穴全歼，而那肇事之狐却乘机溜走了，所以才来诉讼那狐的嫁祸之罪。城隍说：‘那狐杀人而你家遭祸，是该诉讼。但你家子孙是否也有媚人的？’过了好一会儿，诉讼之狐才承认也有。城隍又问是否也曾害死过人。又是好一会儿，那狐才说：‘或许也有’。城隍又问：‘一共害死了几人？’狐不回答了。城隍大发雷霆，命手下人批其面颊，狐才招供害死了实有数十人。城隍说，杀死数十人，就该以十条命来偿还，现在正好相抵了。这全是怨魄向你家追命才假手那狐的。你还有什么资格诉讼。城隍又命手下人翻检册籍给狐看。最后，狐只得泣涕而去。你怎么能说祠里没神呢！”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槐西杂志二》

徐甸编写

善禁咒之僧

有僧善禁咒，被狐引诱至旷野，狐千百成群，嗥叫围攻，搏撕噬杀，僧挥舞金杵，击倒一人形老狐，才冲出重围。后来，僧与老狐于路上相逢，老狐五体投地膜拜道：“昔日蒙君不杀之恩，深感忏悔，今愿皈依佛法，受五戒。”僧正欲摩其顶，老狐忽掷出一物，遮住僧面，然后隐形遁去。其物非帛非革，色如琥珀，粘如胶漆，牢不可脱。僧憋闷难忍，今人奋力揭去，不想将面皮也都剥下，僧疼痛欲绝。待脸上痂疤落下，此僧几乎看不出人样了。

又一游方僧，在门上张贴一榜，称善驱狐。也常常有狐前来引诱。但僧能识别狐的真面目，遇此，只须摇铃诵梵咒，狐必定惊骇逃走。旬月后，有一老嫗叩门称家近墟墓，日日为狐侵扰，请求僧前往禁治。僧取小镜一照，来人果然是人，便随之前往。老嫗将僧带至堤畔，突然抓起僧的书囊扔掷河中，僧的符篆法物也全都随水漂走。嫗趁机猛然奔入秫田，躲了起来。僧正在懊恼，又突遭瓦砾砖石袭击，打得他面目全非，幸赖有梵咒自卫，狐才不敢接近。僧狼狈而归，再无面目自称“善驱狐，”第二天便逃走了。很久以后，才听说那老嫗是本地人，其女与狐亲昵，故以重金贿赂，要她盗走僧人的符篆。

这些都是道术足以胜狐，最终却遭狐暗算的故事。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槐西杂志二》

徐甸编写

柳 某

柳某与一狐友甚相亲昵。柳家贫，狐常周济他衣食之资。柳家欠豪富巨室不少钱，准备将女儿抵押还债。狐帮他偷出债券，卖女儿的事才算作罢。柳某的妻子儿女都能与狐说话，但只有柳某能看见他的形貌。

狐迷上一位富家小姐，富家发了多少符仍无济于事，遂以百金招募能劾治此狐的人。柳某夫妇早就知道狐媚小姐的事，柳妇贪图百金，极力怂恿柳某伺机杀狐。柳某却总为干这种负心事感到不安。妇人谩骂他道：“那狐既然能媚人家女，就不能媚你家女？昨天他以五金为你女添制冬衣，恐怕就不怀好意，此患不可不除！”

柳某悄悄买了砒霜，沽酒邀狐同饮。狐已看出柳的心里。正逢柳与乡邻数人闲坐时，狐于檐际呼叫着柳某的名字，叙说起两人相契之深，陈述自己对柳家的周济，最后才一一揭发他欲谋害自己的阴谋。狐说：“我并不是不能降祸于你，然而你我相交甚久，实在不忍心就这样结为仇敌。”狐又将一匹布，一束棉自檐际掷下，说：“昨日你的幼子为寒苦所迫，号哭不止，我已答应为作床被子，不可失信于小孩。”在场的乡亲一个个都愤愤不平，一致谴责柳某。狐却说：“交不择人，也是我的过错。人情世态本来就是如此，何必过分责怪他呢！我不过是让大家知道他的为人。”说罢，长叹息几声就走了。

柳某自此不齿于乡邻，再无人肯周济他一升半斗的东西。柳某也自觉无颜见人，于深夜携家出逃，再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槐西杂志二》

徐甸编写

同类相凌

骠骑校萨音绰克图与一狐为友。一天，狐仓皇跑来说：“我家有妖作祟，拟借君家坟园安置家眷。”骠骑校颇以为奇怪，问道：“只听说狐作祟害人，没听说有什么东西能作祟狐的，这是什么妖物？”狐说：“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是天狐。天狐能变化通神，不可思议，神出鬼没害起人来，防不胜防。有时作祟起狐来，狐也看不见它。”骠骑校又问：“你们都是同类，为什么不互相怜惜呢？”“人与人也是同类，可人们强凌弱，智骗愚，他们不是也不互相怜惜嘛。”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槐西杂志二》

徐甸编写

选 人 某

选人某在虎坊桥租下一宅。有人告诉他：“此宅有狐，但不必过虑。只要祭祭它，自会平安。”某氏生性吝啬，不肯破费这几个祭拜之资。到也没见有什么怪事。

不久，某氏纳一妾。妾初到的那天，独自一人坐于房中，闻听窗外似有数十人在悄声说话，好象在品评她的容貌。妾忸怩含羞，不敢抬头。待灭灯烛就寝时候，满屋又传出“吃吃”的笑声，但凡人稍一动作，马上就有人高声唱出他们的举动，闹得二人尴尬不堪，又哭笑不得。如此这般，一连持续了好几个夜晚。某氏只得求助于正乙真人。其法官汪某却说，凡狐魅害人，才可以劾治。如果只是嬉笑戏弄，与人无损，犹如人们彼此开个玩笑，并未酿成事端，这就不是王法所可禁止的了。岂能以猥亵细事亵渎神明呢！”某氏不得已，只好设酒肴向狐拜祝，这一晚果然寂静无事了。某氏喟然叹道：“如今才知应酬之礼不可废呀！”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槐西杂志三》

徐匄编写

一 士 人

一士人夜晚坐在院中乘凉，忽听屋上有吵闹之声，惊异万分，忙起身探视。原来是两位狐女在屋檐上格斗，跌落到地上。一狐女厉声问道：“先生是读书人，姊妹二人同嫁一婿，天下有这样的礼吗？”士人噤若寒蝉，不敢作声。狐女又逼问了一句，士人才战战兢兢嗫嚅道：“鄙人是人，仅知人礼。鬼有鬼礼，狐有狐礼，这却不是鄙人所知的了。”狐女唾了他一口，说“此人说话模棱两可，不懂人事，我们当再去问懂人事的人去。”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槐西杂志三》

徐甸编写

狐 报 怨

有位老儒在乡间私塾教书，私塾侧面有堆柴草，是狐居住的地方。乡亲们谁也不敢触动狐仙圣地。可私塾里的学徒大都顽皮恶劣，不时将柴堆弄得又脏又臭。

一日，老儒出门参加人家的葬礼，说好第二天回来。这些孩子们可高兴坏了，把课桌高高掣起，搭成戏台，粉墨登场演戏。不料，玩得正在兴头上，老儒突然回来了，不由分说，把孩子们个个打得鼻青脸肿，鲜血淋漓，才恨恨离去。乡亲们都说，孩子们大的十一、二岁，小的才七、八岁，师傅如此毒打，太过分了。第二天，老儒回来，听说此事，非常奇怪，因为他昨天根本没有回乡。这才知道原来是狐化形向孩子们报怨的。

出《闻微草堂笔记》卷十三《槐西杂志三》

徐甸编写

喜 诳 者

邻家女为狐所媚。邻家女的父亲循着狐的踪迹，找到狐穴，千方百计捕到一只小狐。他与狐相约说：“如果你从此不再缠着我的女儿，我就放了你的儿子。”狐答应了。邻家父真的把小狐还给了狐，可狐以后照样还来缠着邻家女。其父责骂狐不讲信义，背叛了当初的约定。狐却说：“你们人类彼此间相诳的事太多了，还有什么资格来责备我呢！”邻家父恨得咬牙切齿，他叫女儿佯装劝狐饮酒，其实在酒里放了砒霜。狐中了毒，当即现出原形，踉踉跄跄地跑掉了。

第二天夜晚，邻家瓦砾横飞，窗扉震撼。群狐合谋，前来讨伐，吵嚷着要邻家偿命。邻家父闻声出来，声色俱厉地叙说了事情的始末。只听好象是一只老狐说：“可悲呀！它只见人类彼此诳诈，于是也来效尤，却不知恶有恶报，喜诳者终会受诳。主人的话说得有理，我们冒犯他，终究不详。大家还是随我回去吧！”话音落下，顿时四周一片寂然。老狐的见识的确运在其子之上呵！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槐西杂志三》

徐甸编写

东昌一书生

东昌一书生夜行于郊外，忽见路旁有座雄伟宏丽的甲第，心想这里分明是某氏的墓，哪儿来的宅呢，一定是狐魅幻化出来的。书生对《聊斋志异》里青凤、水仙的故事十分熟悉，渴望自己也能遇上位美貌多情的狐女。他踟躅于甲第墙外，迟迟不肯离去。

不一会儿，有车马由西驶来，车上人一个个服饰华丽，一中年妇女揭开窗布指着书生说：“此郎即大佳，可领他进来。”书生见车后坐着一幼女，容貌妙丽犹如神仙，一听那妇女之言，自然大喜过望。

一进门，就有二位婢女前来迎接。书生明知这是狐宅，故也不问姓氏门族，就跟着走了进去。好久也不见主人出来。可送上的美味佳肴却颇为丰盛。书生一心等着合卺入洞房，心绪翻腾，坐立不安。傍晚时分，宅里一阵箫鼓喧阗，热闹非凡。一位老翁掀开门帘对书生说：“新婿入赘，已到门口。先生是文士，定然熟悉婚礼仪式，还敢屈尊做个傧相，以给三党增光。”书生大失所望。可是原本并未议婚，也无话可说。再加上又美餐了一顿酒食，难以推却，书生只得草草为新人成了礼，最后竟不辞而别。家人见书生一昼夜没回家，正四处寻找，书生愤愤地叙说了一番自己的遭遇。闻者无不拊掌大笑：“这可不是狐戏弄了君，实在是君自己戏弄自己呀。”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枕西杂志三》

徐甸编写

交河二妓

交河有姊妹二妓，都为狐所媚。羸弱病重，眼看不久于人世。其家人请道士前来劾治，狐就是不肯就范。道士大怒，忙设坛，又向雷部发牒。狐化形为书生，拜见道士说：“炼师不要相逼太苦。我采补杀人，的确冒犯了天律。然而您也看看这两位是什么人！她们一天到晚打扮得妖妖冶冶，蛊惑少年，荒废人家举业，离间人家夫妇，不知有多少，其罪皆当处死。既然她们可以摄人精气，我也可以摄她们的精气；她们能害人生病，我也可以害她们生病；她们戏害他人性命，我也戏害她们性命。这都是请君入瓮的事，炼师何必一定要庇护她们呢！况且炼师之所以前来劾治，是认为人命关天，但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有人心。她们奸巧万端，寒暖百变，都是所谓人面兽心的人，既然长着兽心，就当以兽论处。以兽杀兽，是常见的事理，深山旷野，相食的野兽不啻恒河中沙粒之数，莫非都可以一一上奏雷部吗？”道士听后，真的放了此狐。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槐西杂志三》

徐匋编写

薰狐者

东光有个专门薰狐的人，每每携带取火的工具，挟着罟网，来往于墟墓之间。一天深夜，正伏伺之际，见一戴方巾着赭衫的士人自墓顶出来。那人发出阵阵长啸，顷刻间，群狐四集，团团围住，狰狞嗥叫，齐呼：“抓住这个恶人！煮了他作肉脯！”薰狐的人无路可逃，情急中攀上一棵高树，戴方巾的家伙又指挥群狐锯树，旷野里一片“轰轰”的锯树之声。薰狐者窘迫万分，趴在树上高声号叫：“如蒙饶恕，今生再不敢经过此地。”群狐不应，锯声愈加紧急。薰狐的人又再三哀号，请求饶命，戴方巾的说：“如你真能如此，可以发个誓。”薰狐的人忙指天发誓，说也怪，狐魅竟一下真的不见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四《槐西杂志四》

徐甸编写

好讲学的儒生

有一儒生颇好讲学，平日做事总是谨慎小心，到也少有过失。然而就是为人有些高傲得过分，不通人情，动辄板起面孔训人。

其友人拟于为父服丧后的第二个月纳妾，此儒生奉上一书说：“为父母服丧不到三个月而纳妾，可知蓄谋已久。春秋时有诛心之说，鲁文公虽不曾丧娶，也如丧娶一样。这些都是朋友间的规过之义，故不敢不告，不知先生将何以教我？”这位儒生发表宏论大都属于此类。

一日，其妇回娘家省亲，约好某日返。结果却早回家一天。儒生很奇怪，问其缘故。其妇回答：“我误以为这是小月。”儒生当时并没在意。岂知第二天竟又回来一妇。儒生这才大吃一惊，忙去找昨日回来之妇，已然杳无踪迹。自此以后，儒生日渐尪瘠瘦弱，害上了癆病，大概是被狐女化形摄走了精气，那一夜损耗太多的缘故。

生前纳妾的友人听说此事，也向儒生奉上一书说：“夫妇同居一室，不能说是不正当；狐魅化形，也不是意料中的事。但是仅仅因为一夜之故便大伤元气，如果不是恣情纵欲不致于如此。尽管这是夫妇亲热的私事，难道就可以不以礼节制吗？况且自来古训讲妖不胜德，周张程朱，不曾听说有遇狐魅之事，而此狐魅公然冒犯于您，莫非先生德行还有什么不足？先生是贤者，对贤者要求责备，这也是春秋之法。这些都是朋友间的规过之义，故不敢不告，不知先生将何以教我？”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四《槐西杂志四》

徐钊编写

葫 芦 女

有位书生宠爱上一位狐女，初次相遇，狐女送书生一只二寸许的葫芦，让他佩在衣带上，自己就躲在里面。书生欲与狐女相见，只需拔掉葫芦上的楔子，美人便娇婉而至。亲热之后，狐女仍入葫芦之中，书生只要再塞上楔子就行了。

一日，书生去逛集市，葫芦不知被哪个小偷剪了去，从此与狐女断了音讯，心情十分惆怅。又一天，书生偶然到郊外散步，渴望能减轻一点心中的郁结，却听见草丛中有呼叫声，是狐女的声音。书生急忙凑过去，与之搭话，狐女却躲着不肯出来，她说：“妾已变形，不能再与君相见了。”书生一边责怪她，一边问为什么。狐女抽泣着说道：“采补炼形，是狐的常理。近来不知从哪来了一位道士，专门搜索我狐辈采补，捕得就禁以神咒，使人僵如木偶，任凭其摆布。如果谁道力较强，道士吸收不了，就把人蒸成肉脯，连血肉一起吃掉。妾整天躲在葫芦里就是为了避开此难，没想到仍为其所捕。妾畏遭汤镬之苦，已将妾丹献于道士，故尚能苟延残喘。然而失丹之后，就又恢复了兽形，从此再要炼形，还须二、三百年才能变化。可叹天荒地老，后会无期，感念旧恩，故呼君前来诀别。从此望君努力自爱，再勿相思。”书生听了，不由愤恚道：“你何不诉之神？”狐女说：“该诉说的事多着呢。神认为我们这是自作自受，害人害己。从今以后，妾自当专心吐纳炼形，再不重操采补之术。”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四《槐西杂志》四

徐甸编写

奴家女

一奴家女以针线女工为业。其父母赎身时，没能为她赎身，故她一直独居在外。奴家女二十余岁时，为狐所媚。只一年光景，就因患癆病而死。

起初，刚患病时，她不肯讲受狐媚惑的事，直到病重才说了。据她说，狐第一次来时，幻化成女人模样，自称是新搬来的邻居，奴家女便留下她一起闲话聊天。聊着聊着，狐越来越多地讲淫秽之语，以致以力相逼，竟突然上前一下将奴家女搂抱在怀里。奴家女一阵昏厥，仿佛受了梦魇。自此以后，狐每夜必来，每来必换形貌，忽男忽女，忽老忽少，忽丑忽美，忽僧忽道，忽鬼忽神，忽穿当今衣冠，忽着古代服装。一年来从未重复过模样。每当狐来，奴家女就觉得四肢无力瘫软，口不能言，只是眼睛看得一清二楚，心里全都明白。狐从不说一句话，所以不知究竟一只狐幻化出的种种形貌，还是许多狐轮番前来。尤其奇怪的是，奴家女的小姑子偶尔去她的住处，突然遇狐出来，狐一跃就不见了。小姑子分明看见的是着方巾道袍、须发稀疏的老人，奴家女看见的却是蓬头垢面的卖煤人，这种同时所见却形貌各异的情况，实在不可思议。

出《阅微草堂笔太》卷十四《槐西杂志四》

徐匋编写

商人与狐

有个与狐为友的商人，每当外出经商，就把家事托付给狐照管。遇有失烛盗贼之事，狐都能报警守卫。如果僮仆婢女犯有奸邪，狐则一一揭发无遗。在狐的照管下，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比商人在家时还好。只是商人的老婆与邻人勾勾搭搭，狐好像没有发现一样。

两年后，商人归来，对狐感恩戴德。可后来，渐渐风闻自己老婆与邻人勾搭的事，又归咎于狐。狐抱歉地说：“这是依神旨去做的，我不敢违背。”商人很气恼：“鬼神历来降祸于奸淫之人，怎么会倡导奸淫呢？”狐说：“这当然有道理。邻人前世为巨室，君为出纳，曾深得倚重信任，可君却大肆侵吞他的钱财，阴司判君以妇偿还邻人。每宿妓一夕，可抵销君侵吞钱财的五星，至今君还欠七十余金了。一旦偿还完，君妇必定不会再与邻人勾搭，君还急什么呢！君若不信，可以将欠债还上再作道理，君看如何？”

于是，商人到邻人家登门拜访，说：“听说您家生活贫困，我这次幸运地赚了些钱，谨以八十金奉助。”邻人很感动，也很惭愧。自此遂与其妇断绝来往。年底时，邻人向商人馈赠了精美的礼品以示酬谢，计其价值，正合商人所多赠的几金。

出《阅微草堂笔记》十卷四《槐西杂志四》

徐鉉编写

刘 哲

有位名刘哲的人，先与一狐女狎昵，后又娶狐女为继妻。狐女在刘家操持家务，看不出和常人有什么两样。她也很孝敬公婆，与妯娌和睦相处，抚养前妻子女犹如已出，真是难能可贵。

相传刘哲初娶狐女时，心里多少也有些疑惧。狐女说：“娶妇就是要宜其家室，如果宜其家室，狐又何异于人呢！况且人们徒知惧怕狐却不知狐往往反倒是真正的伴侣。碰上容止无度的女人，直接侵损丈夫的健康与寿命，这和狐的采补有什么两样？有的女人逾墙钻穴，与他人密会幽欢，又与狐的冶荡有何区别？也有的女人长舌离间，滋事惹非，这与狐的媚惑又有什么不同？还有的女人私藏家产，馈赠情人，又何异于狐的攘窃？至于那些嚣凌诟谮的泼妇，搅得六亲不宁，更与狐的祟扰殊途同归。君为什么不怕这样的妇人，仅而怕我呢？”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四《槐西杂志四》

徐甸编写

程 老

程老，是位村夫子。他的女儿容貌颇为韶秀，偶然一天在门前买脂粉，受里中少年的挑逗，哭着回家告诉父母。程老惧怕少年暴横，不敢与他计较，然而心中甚是悲愤，久久不能排解，精神郁闷。

程老曾与一狐为友，每逢狐至，两人总是沽酒对饮。这天，两人正喝着，狐发觉程老神情惨沮，程老不得已只好将实情全部告狐。狐一言未发，就默默离去了。

不久，那少年又经过程老家门，见其女儿正倚门微笑，遂以柔情蜜语与之搭话，说着说着，两人躲进小圃空屋中野合。临别之际，程女涕泣不舍，相约私奔。当晚，少年便等在程家门外，引程女私奔到自己家。为防程老日后追索，少年以刀刃在程女的颈上比划着说：“敢泄露此事，必死无疑！”

许多天过去了，少年并没听到什么风声，他认为一定是程老讳言此事，益发得意起来，也益发狎昵淫欲无度。日子长了，程女渐渐露出妖迹，少年这才知道此女是狐魅。然而因为迷恋至深，不能驱遣。如此只一年多的时间，少年便患上了癆病，仅仅一息尚存。狐女这才为他百般求医寻药，幸免一死，但家产已荡然无存，夫妻俩只能风餐露宿。少年经过这一场大病，身体羸弱，不任力作，竟只得靠狐女卖淫糊口，再没有从前的飘悍之气了。

程老不知其中缘由，有一天闲聊中向狐谈起此事，狐说：“是我派我的婢女前去戏弄他的。我的婢女必定要假借君女形貌，否则不足以引诱他上钩，而且必定要让他知道迷惑他的是狐辈，以免败坏了君女的名声。在他濒死之际，救他一命，是因为

其罪还不致于死。这样报应他也就够了，请君切勿再因此而快快不乐。”

出《闻微草堂笔记》卷十四《槐西杂志四》

徐甸编写

南皮某甲

戈孝廉仲坊家几案上，放着数十纸新诗，其中有两首绝句说：“到手良缘事又违，春风空自锁双扉，人间果有乘龙婿，夜半居然破壁飞。”“岂但蛾眉斗尹邢，仙家亦自妒娉婷。请看搔背麻姑爪，变相分明是巨灵。”众人皆不解诗中所云，遂向仲坊询问本事。仲坊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南皮某甲二十岁上尚未婚娶。忽有一艳女夜间相就，某甲问他：“你从何来？”艳女说：“我本是狐，出于夙命当与君结为夫妇。纵然不能为君造福，但也决不致于给君带来祸患。”某甲耽昵其姿色，从此不拟婚娶。有人规戒他，他谢绝说：“狐待我甚厚，且相处已久，并未罹病，可见不是采补于我。况且狐还说要为我生个儿子，这也不影响嗣续，所以我实在不忍心背叛她。”

后来，某甲族人联合起来强迫给他娶妇，某甲听说此妇容貌姣丽，顿时背负旧盟。到洞房停烛时，突然有风霆之声，震撼檐宇。一只如箕大手破窗而入，一把将某甲攫去。第二天，某甲家人四出寻觅，皆杳然无踪。七、八天后，几个小孩说，某神祠中有牛喘的声音。北方习俗，凡神祠没有庙祝之人，可以让流浪四方的乞丐居住。往往以土填塞门户，仅留一穴放置香炉。某甲家人自穴向祠内窥视，果然有一人赤身裸体而卧，看不清相貌。待启门细看，正是某甲，已然昏迷不醒，不认识人了。经多方医治，才得不死。此后，狐女再未露面，而新妇家害怕狐的报应，竟然离婚。这两首诗记的就是这件事。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四《槐西杂志四》 徐甸编写

观 剧

乾隆己未年间，龚集生在京师时尝寓居灵佑宫，与一道士相识。两人经常共杯酌饮。一日，龚集生邀道士一同去观剧，道士欣然相随。薄暮时分归来，道士拱手作揖道：“承蒙诸君雅意，无以为酬谢，不知今夜可一同观看傀儡戏否？”

入夜，龚至道士内室，只见屋中仅一张大方桌，桌边略具酒果，中央则摆着一棋局。道士呼童子关闭大门，请宾四面围桌就座，一遍遍行酒。稍顷，道士拍界尺大喝一声，立刻有长八、九寸的几个小人应声落在棋局上，合声演剧，呦呦嚶嚶，声音像五、六岁的童子，而男女装饰、音调关目，一一全与戏场无异。待一出戏终了，却又瞥然不见。然后又有数小人落下，开始演另一出戏。

众宾客看得又惊又喜，一直畅饮到深夜，道士才命童子于门外几上，置数百枚鸡蛋，数坛白酒。接着，音乐声戛然而止，只听一片铺啜之声。龚问道士这是什么法术，道士说：“凡是掌握五雷法的人，都可以驱役狐精。狐精能大小变化，所以派它们前来演戏，以供众宾一夜的娱乐。不过，驱役狐精则可，如果支使它们去偷东西、害人，或者召狐女荐枕席，老天的惩罚立刻就会降下。”众宾平生第一次见到这种新奇事，再三乞求道士第二天再来观剧，道士答应了。可第二天一大早去道士的住处，他已携童子早早离开此地。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一》 徐甸编写

畏狐之狐

有狐居某氏书楼已有数十年。狐常常为主人整理卷轴，驱除蠹虫老鼠，就是最擅长收藏的人也不及它能干。此狐能与人聊天，就是始终不见它的形貌。每当宾宴集，有人为它虚置一席，它总会出相酬谢，词气恬雅，而言谈议论，往往倾其座人。

一日，众人行酒宣酒令，约定各自说出所畏之人。凡是不出道理的要受罚，凡不是其独自所畏的也要受罚。客中有说畏讲学的，有说畏名士的，有说畏富人的，畏贵官的，畏善谈者的，畏过谦者的，畏礼法周密者的，还有说畏慎臧默重，欲言不言者的。最后问到狐，狐说：“我最畏狐。”众人淬然大笑：“人畏狐犹可，君与狐为同类，有什么可畏的？罚酒一杯！罚酒一杯！”狐哂笑道：“天下惟同类之人最可畏。凡阝越之人，与北方的奚霫不争地；江海之人，与车马不争路，周其类不同。凡争家产的，必同父之子；凡争宠的，必同夫之妻；凡争权的，必同官之士；凡争利的，必同地位之贾。地位相近则相妨碍，相妨碍则相倾轧。君不见射雉之人，总以雉作媒介，不以鸡鹜作媒介；捕鹿之人，总以鹿相引诱，不以羊豕引诱。凡是搞反间内应的，也必定是同类；非其同类，不能投其所好而入其圈子。由此看来，狐能不畏狐吗？”座中经历过人世险恶的，大多称赞狐所言有理，独有一客酌酒一杯递于狐前，说：“君言果然不差，然而这是天下以所同畏之事，非君所独畏，还应罚酒一杯。”众人一笑而散。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一》

徐钊编写

灶 丁

海滨人称煮盐之户为灶丁。有位灶丁入夜正待上床就寝，忽听室内窸窣有声，其时正是月明穿牖，细细看去，并未有人。灶丁以为是虫鼠之类发出竹声音。

俄而，忽闻人语嘈杂，由远而近，有人连声呼道：“窜入此屋了！窜入此屋了！”灶丁正惊讶疑惑之际，那人已到窗外，扣窗问道：“某在此乎？”屋里有人抽泣着回答：“在”。又问：“收留你了吗？”又抽泣着说：“留”。窗外又问：“你是同床，还是别宿？”屋里泣声良久，才说：“不同床，谁肯留我！”窗外一阵顿足：“坏了，坏了！”忽而，又一妇人大笑道：“我揣度她出投他所，人必不相饶，你还说未必，今日怎么样，还有什么面目带她回去？”说完，就听有“索索”的走路之声，再没大言语了。又过了一会儿，那妇人又大笑道：“这还犹豫不决，你是什么东西呀！”接着，叩窗呼灶丁：“我家逃婢投生你家，既然已经留宿，再无归家之理，这不怪你胁迫、引诱。老奴也无词与你为仇，即使有人敢找你的麻烦，也有我在。老奴现在也没什么事了，你们可以就寝了，我走啦！”

灶丁把窗纸捅了一洞，偷偷窥探，窗外阒然无迹。回头再看枕畔，果然有一艳女卧在床上。灶丁惊喜交加，忙问她自何处而来。此女说：“我本是狐女，被刚才那家狐买来作妾，大妇又悍又妒，日日鞭笞捶楚，我自忖不可在其家久住，故逃出求生。之所以没有事先告君，是惟恐君因恐怖而不敢收留。那样，我就必定要被他们抓回去了。故刚才卷伏在床角，待他们追来，冒死称已经失身，唯一的愿望就是不被他们再抓回去。今天果能幸运地逃脱出来，惟愿生死随君。”灶丁担心无故得妻，或者会被别人

追索回去，发生意外。狐女说：“我能自己隐形，不会被人看见。而且我还能顷刻间缩成数寸小人。”灶丁留下了狐女，两人结为夫妇。狐女每日亲自操持汲水舂米等事，不异于贫家女，灶丁竟逐渐达到小康。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一》

徐甸编写

紫 桃

赵公，官监司。晚年致仕在家，得一婢女，名紫桃。赵公对她非常宠爱，夜夜与她同居一室，渐渐将其他姬妾都疏远了。紫桃柔顺多情，善于侍奉，每逢赵公呼她，必定在其身旁，从未有失。赵公是个聪慧善察的人，时间一长，就想到其中必定有异，遂于枕畔再三询问。紫桃承认自己是狐，并说自己夙缘应当侍奉赵公，绝对与公无害。赵公因昵爱已久，也就没再说什么。

赵家有座园亭。一日，赵公立于两屋间呼叫紫桃，不想，两室中各走出一位紫桃来。赵公大惊失色，紫桃忙道歉说：“妾刚才用的是分身术。”

春天到了，赵公偶然拄杖游于郊外，路遇一道士，两人一见如故，情意颇为融洽。赵公问道士：“君自何来？”“为公而来，”道士回答，又说：“公本谪仙，限期已满当归蓬莱仙岛，今日金丹已为狐所盗，不可复归。再不治狐，只怕连寿命之限也要减少呢！仆是公旧日好友，故特来拜访。”赵公心知道士说的是紫桃的事，便邀他一同回家。

道士踞坐于厅事，索笔书写一符，曼声长啸，顿时廊中纷纷扰扰，有数十个紫桃容色衣饰丝毫不差地跪满于庭院。道士喝道：“真紫桃出！”数十个紫桃彼此相互看看，说：“没有真紫桃！”道士又喝道：“最先紫桃出！”一女叩额说：“婢女是。”道士叱问：“你盗赵公金丹已犯下过失，又呼朋引类，一心败坏赵公之道，是何道理？”紫桃说：“有两个缘故。赵公前生修炼四、五百年，元关坚固，非更番迭取不能得，然而赵公绝非碌碌者，见众美轮番前来，必定发觉这是蛊惑，断然不肯收纳，故始终共幻一形，隐匿形迹，今日事已败露，愿从此散去。”

道士挥手令众紫桃去，又望着赵公叹息道：“小人频繁献媚，君子不会收受。但一个小人伺君子之隙，投其所好，众小人就会在暗中跟着，这样君子就不易觉察了。如果君子没有缝隙，纵然有小人也无从窥视；如果君子无所嗜好，纵然有小人也不能投。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望君再三珍重！”说完，道士倏忽不见。赵公后果然活到八十多岁。

出《网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一》

徐甸编写

屯 弁

哈密屯军多于西北深山牧马。屯弁在寻找牧场的路上，总要在一家歇息。这家主翁常端出瓜果，请屯弁品尝，非常恭谨。接触久了。弁屯与主翁处得十分融洽，但私下里不免奇怪：这老翁无邻无里，不种菜不种粮，孤伶伶靠着空山安家，作什么生计呢？屯弁闲聊中问老翁其中缘故，老翁无词可对，只好承认自己是蜕形的狐。

屯弁说：“狐都喜欢近人，你为什么住在这偏僻之地？还有狐多群居，你又为何独居呢？”老翁说：“修道必世外幽栖，开始时才意志坚定，如往来于城市，嗜欲日生，不免就要媚人采补，摄取外丹了，倘害人过多，终究会冒犯天律。至于往来于墟墓，种类繁多，踪迹彰明，容易招人弋猎，这就尤其不是避开祸害的办法，故均不取。”屯弁喜欢老翁的朴诚，丝毫没有害怕之意，反倒表示愿与老翁约为兄弟，老翁也欣然同意。

屯弁出屋旋即归来，他沿着墙环视四周，老翁笑了：“凡变形之狐，其室皆为幻用，而蜕变之狐，其室却是真实的。老夫尸解以来，久归于人道，此宅都是老夫亲手割茅伐木修葺起来的，公勿疑为海市。”

数日后，屯军告诉屯弁：“月明之夕，不见人形，可石壁上常现出两个人影，皆高丈余，恐怕是鬼物，是不是把牧场迁个地方？”屯弁以此事问老翁，翁说：“这是所谓木石之怪，夔与罔两。这两物我都见过，它们始终不曾害人，不用躲避。”后来，屯弁泄露了老翁是狐的秘密，老翁便迁徙到别的地方去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一》

徐甸编写

奴子李荣

王太夫人八旬大寿时，宾客满堂。一应茶酒之事都交予奴子李荣掌管。李荣私下将半罍沧酒偷藏在自己房里。夜归将寝，闻听罍中有鼾声，李荣颇为奇怪，便用力摇撼，罍中忽有人语曰：“我醉欲眠，休得打搅。”李荣知是狐魅，愤怒至极，更加使劲摇晃，鼾声却益发响了。李荣气得伸手便揪，不料一颗人头从罍口冒出来，渐渐巨大如斗，不一会儿，又大如簸箩。李荣扬手就是一巴掌，那头掉转一摇，连罍一起旋转起来，“砰”地一声，撞在瓮上，摔个粉碎，罍中已滴洒不存。李荣顿足臭骂，却听房梁上有人说：“李荣无礼！难道只许你偷盗，不许我偷盗吗？你既然可惜你的酒，我正好受不了你的酒，今天让我都还给你吧，”说着，冲着李荣的脖子便大吐起来，给李荣从头到脚淋了个透湿。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一》

徐鉉编写

山行少年

夕水某乡有一少年在山间行走，遇一少妇独骑一驴。她身着红裙蓝帔，貌颇娴雅，屡屡以目侧视。少年素性谨厚，唯恐招惹嫌疑，总是跟在少妇身后数十步远的地方低头赶路，几乎不曾抬头看望一眼。

走到林谷深处，少妇忽然按辔不行，待少年追上，少妇对他说：“君秉心端正，大不易得，我不欲害君，只是这不是通往某处的路，君误随行。可由某树下绕向某方，再斜行三四里，就可找到路了。”说完，往驴背上一跃，直上树梢，其身体渐渐长有丈余，不一会儿，风起叶飞，踪影全无。再看那驴，原来也是只狐，少年吓得失魂落魄。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六《姑妄听之二》

徐匋编写

狐中习儒者

相传魏环极先生曾读书于山寺，但凡笔墨几榻之类，不待拂拭，自然无尘。起初先生不以为意，后来，也只是稍稍有些奇怪。

一日晚归，门尚未启，就听室中窸窣有声，从隙窥视，见一人正整理书案，先生猛地闯入屋中，急忙掩上门，那人一下子穿过后窗要跑。先生高声呼叫，要他过来。那人这才拱手立于窗外，神色恭谨。

“你是何方之怪？”先生问。“某为狐中习儒者，”那人弯腰和磬，深深鞠了一躬，又说：“公为正人君子，故不敢接近，然而私下里十分敬重公，所以才日日充当公之奴仆、隶役。幸公勿讶。”先生隔窗与之闲聊，很是投机。自此，狐虽不敢径入于室，但遇到先生也不回避了，先生亦时时与之聊天。

一日，先生偶然问了句：“你看我能作圣贤吗？”“公所讲者实为道学，与圣贤各为一事。圣贤依乎《中庸》，以实心勉励实行，以实学求得实用；而道学则务语精微，先理气，后彝伦，尊性命，薄事功；其用意已稍别。圣贤之于人，有是非心，无彼我心；有诱导心，无苛刻心；道学则各立门户，不能不争；既已相争，不能不巧低以求胜。公刚大之气，正直之情，实可质鬼神而愧，之所以敬重公也正在于此。且夫公率其本性，为圣为贤亦在于此了。至于公之所讲，本来与圣贤各是一事，故非下愚所可知。”先生默然。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六《姑妄听之二》

徐钊编写

还汝一惊

有人见狐在树下打盹，捡起一块瓦片就扔了过去，没能打中。瓦碎，发出“咣啷”的声音。狐受了惊吓，飞也似地跑了。那人回家刚进门，突然见自己的老婆缢于树上，不禁大惊失色，急高声呼救，他老婆闻声从屋里奔出，再看树上自缢之人转眼不见。只听檐际有人大笑道：“还汝一惊。”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六《姑妄听之二》

徐甸编写

避雷劫之狐

周密庵族里有位孀妇，抚养其子已经十五、六年了。偶然一日碰见一位妇人携带幼女，饥寒困惫，路不能行，表示愿将女儿与人为童养媳。其女相貌端庄俏丽，孀妇以千钱作为聘礼，又书写了婚帖，老妇人只在孀妇家住了一宿即告辞而去。

此女虽孱弱，却很善于操作，汲水作饭样样胜任，又工于针黹。孀妇家的家境渐渐达到了小康。此女侍奉婆婆能先意承志，无所不到，饮食起居，全都照顾得十分周至。入夜，还要起来三四次。遇到婆婆生病，她日日伺候在榻旁，有时竟一连十天半个月不曾合眼。婆婆对她的疼爱远胜过自己的儿子。

婆婆病卒，此女又取出数十金交给丈夫，让他去治办棺槨衣衾。丈夫不知此钱的来历。再三询问，此女低徊许久，才说：

“实话告诉君吧，我是避雷劫的狐。凡是狐遭雷劫，只有受到德重禄重之人的庇护，才可幸免，然而仓促之中不易逢到，就是正碰上，有德有禄之人往往也受鬼神的呵护，一时无法接近。此外，如果能早修善业，也可以幸免；然而善业不易修，修小善业也不足以度过大劫难，因此化身为孀妇，勉力侍奉婆婆，如今靠婆婆庇护，我已免受天刑，故厚备葬礼作为对她老人家的报答。君还有什么疑心吗？”其夫本来就身体羸弱，听了狐女这番话，更加惊怖万分，竟不敢与之同居。此女乃泣涕别去。后来，每当遇到祭扫的日子，孀妇坟上必定已有焚楮酹酒的痕迹，可能也是狐女所为。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六《姑妄听之二》

徐甸编写

村女

听说有位村女，年十三、四，为狐所媚，每夜与狐同床共寝，两人笑语嫖狎，宛如伉俪。然而村女既不狂惑，也不患病，饮食起居全和常人一样。村女丝毫不感到有什么可担忧的，狐常常送给村女钱米布帛，足足够一家人生活之用。他还不时为村女以制备簪钿衣裳及衾枕茵褥等物，其价值已超过千金。村女的父亲也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样，过了约一年多，狐忽然叫住村女的父亲说：“我将还山，你女儿的嫁妆！我已置办得差不多了，可以赶快为她觅一佳婿。我不再来了，你女儿仍为完璧，不要疑心我始乱终弃。”村女母亲早逝，其父遂请邻家妇人给女儿验身，果然还是处女。

出《闻微草堂笔记》卷十六《姑妄听之二》

徐甸编写

滦州民家

滦州一民家，有狐居住在其家的粮仓中。狐很少作祟害人，只不过夜里偶然抛掷砖瓦，盗窃一点饮食而已。后来其家请术士劾治，治死了不少只狐。术士还留下一符说：“胆敢再来，必以火烧！”

狐是迁走了，可狐又常常幻形为其家妇女，夜出与邻舍少年狎游，甚至还化形为其家幼女，与村中无赖小儿同卧同起，大大败坏了其家的名声。这家人本不知这些事。一天，其家主翁到佛寺烧香，听禅堂中有嬉笑声，偷偷捅开窗纸一看，竟是自己的女儿与僧人杂坐一处，不由怒从心上起，欲回家取刀。不料，一进院门，恰逢其女自里屋出来，其父这才悟出是狐化形复仇，于是再请术士。术士说：“狐已窜逸，不知去向。狐辈有些小小的扰人之处，是常有的事，可以不必劾治；即治，其罪又不至死，可我却一连诛杀数狐，实在太过分了。狐的确有冤呵！人虽有符可以依靠，狐不能再得逞，但相报之巧，却常常在意料之外！”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六《姑妄听之二》

徐甸编写

海淀守墓人

海淀有位守墓人，偶然碰见一群狗追逐一狐。狐毛血狼籍，守墓人顿生怜悯之心，用手杖将狗驱散，又把狐安置在家里，待其苏醒过来，才把它送回旷野，放它一条生路。

数日后，深夜有位女子颖颖自窗而入，容华绝代，守墓人惊问：“你从何处来？”女子再拜说：“身是狐女，前遇大难，蒙君再生，今特前来为君拂枕席。”守墓人见她并无恶意，便收纳了她，两人从此往来狎昵，形影不离。如此两月余，守墓人日渐削瘦，但对那女子的宠爱依然如初，从未产生任何疑虑。

一日，二人正共寝，闻窗外有人呼道：“阿六贱婢，我养伤初愈，尚未得报恩，你何以竟敢冒托我名，媚害郎君？使族党中都说我忘恩负义，我又当何以自明？既然是你惹出的事，而郎君又救过我的命，我岂能坐视其死！如今我偕姊妹诛杀你！”那女子惊起欲逃，已有数女破门而入，将她击倒在地，当场毙命。

守墓人受此女惑溺已久，见女已死痛惜恚忿不已，反斥责后来的狐女居心不良，夺其所爱。狐女反复陈说，终不能使守墓人醒悟。守墓人甚至还拔刀跃起，欲为前女报冤。狐女只得痛哭越墙而去。

许久以后，守墓人提起此事，仍咬牙切齿，愤愤不平。此正所谓忠而见谤，信而见疑！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六《姑妄听之二》

徐甸编写

狐教人子

有狐住在一老儒家空仓中三、四十年了，从不曾作祟，却常与人对话。此狐颇知诗书，有时老儒邀他对饮，也肯出来，只是不见其形貌。老儒死后，其子亦为诸生，与狐酬酢也如其父一样，但狐却不甚搭理。日子久了，反而渐渐恣意侵扰。老儒之子在家设帐教学，同时还兼替人撰写诉讼牒文。凡他批阅的课文，从不遗失，可他所作的讼牒，却常刚刚写就，便划然碎裂；或手中之笔似乎被人牵掣。而且凡是靠教学得来的报酬，毫厘不失，凡因撰写讼牒得到的钱财，尽管启锁严密，也总是为人盗去。凡是学子出入其家，都一无所见，而讼者出入其家，或遭瓦石袭击，弄得满脸是血；或者檐际有人大声揭露其阴谋。

老儒之子深受此狐之苦，请道士前来劾治。道士登坛召将，摄狐至跟前，狐侃侃而辩道：“老儒在世时从不以异类视我，与我交情甚厚，我也不因异类而自以为是外人，总是视其父如兄弟。今其子自堕家声，作种种恶业，看来他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不忍心坐视不救，故屡屡阻挠，企图使之改邪归正。所盗之金，都埋在老儒墓中，只待其倾家荡产之后，好周济其妻小儿女，实别无打算。不想今日受炼师的谴责，生死不过都是命罢了。”

道士默然下座，三作揖而握着狐的手说：“帮我亡友教此子，我不能做到，非我不能，恐怕千百人中也不能有一二人；想不到竟出于你辈。”道士未与主人道别，长叹息数声，便径自去了。老儒之子愧不自容，发誓辍止此业，最终考中了科举。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六《姑妄听之二》

徐甸编写

郭 生

郭生素性刚直负气。一次中秋宴集，与朋友谈神说鬼，自称神鬼不怕。众人请他宿凶宅。郭生慨然仗剑前往。

所谓凶宅，约有数十间屋，秋草满庭，荒芜蒙翳，郭生关门独坐，周围静悄悄的，一无所见。四鼓后，有人当门而立，郭生奋剑欲起，那人挥袖一拂，郭生只觉口噤体僵，有如梦魇，然而心目中依然了了。那人深深鞠了一躬，致词道：“君固为豪士，是受人所激，才来于此地，好胜，乃人之常情，我也不怪你，既蒙枉顾，本应稍尽宾主之意，但今日是中秋佳节，眷属都要出来赏月。男女内外有别，实不欲公见。无奈公夜深无处可去，今为公筹划一策，拟请君入瓮，幸君勿嗔。不过，觞酒豆肉，少不了公的，可聊以解闷，亦幸勿见弃。”

顷刻间，有数人将郭抬至一大缸中，上面盖上方桌，又压以巨石。不一会儿，隔缸听到笑语声，约男男女女数十人在呼酒行炙，一一可辨。郭生在缸中忽觉酒香触鼻，暗中摸索，有一壶一杯，四个小盘，还搁了一双筷子。郭生正饥渴难忍，姑且又吃又喝。

又过了一会儿，有数位童子绕着缸唱起艳歌，还有人扣缸说：“主人命娱宾。”其歌声靡靡动听。良久，又有人扣缸说：“郭君休要怪罪，众人皆喝醉了，搬不动屋石，君姑且再在缸中忍耐一会儿，君之贵友就会来的。”说完，周围又恢复了寂静。

第二天，郭生朋友们见凶宅大门紧闭，疑有变故，便破墙而入。郭生听见人声，急忙大声呼叫。众人竭力移开巨石，郭生才得以跃出。自述昨晚所见所闻，众人无不拊掌大笑。再看缸中的

器皿餐具很象自家的物品。回家一问，果然昨晚安宴上，连酒菜带碗筷都丢了不少，全家人正吵吵嚷嚷地四处寻找呢。此狐可以说是够狡猾的。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六《姑妄听之二》

徐匊编写

恶作剧

有位少年随塾师在山寺读书。相传寺楼有狐魅，时常出来媚人。少年私念狐女必然绝艳，每晚至楼外，总是以嫖词祝祷，渴望有所遇。

一夜，少年又徘徊于树下，见一小丫环向他招手，心知是狐女，立刻跃然相就。小丫环悄声说：“君是通达文词之人，不烦絮说。娘子甚是悦君，然而此是何等之事，君岂能公然以嫖词相祝。主人对君不胜愤怒，只因君是贵人，不敢作祟，却将娘子看管得愈加严密。今夜幸其外出，娘子叫我私招于君，君宜速速前往。”

少年随小丫环往里走，只觉得深闺曲巷，都不是寺院中旧门径，来到一房前，朱榻半开，虽然没灯，隐隐可以看见床帐。小丫环嘱咐他：“娘子与君初次会面，不免有些腼腆。她已卧于帐内，君请解衣，径自上床，不要出声，免得惊醒其他婢女。”小丫环走了。少年喜不自禁，遽揭开被子，一把将床上人搂在自己怀里，连连亲吻，那人突受惊吓，大叫起来，少年起身愕视，则室庐皆已不见，眼前却是塾师正睡于屋檐下纳凉。塾师大怒，大施捶楚，少年不得已，只好吐露真情。但终究被塾师驱遣。这可真是恶作剧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六《姑妄听之二》

徐匉编写

觅子记

文安有人到口外做佣工，久无音讯。那一年正值岁荒，其父母也到口外谋生，一边寻找儿子。后来，有人在泰山下见到他们，据说他们曾来到密云东北，那一日天色已晚，风雨并作，远远望见山谷里透出一丝灯光，遂向着灯光走去，走近一看，只有土屋数楹，周围围着秫篱，家中有一老妇应门。

老妇问过翁姑二人的乡里籍贯，便回屋禀告；不一会儿，又被差来询问二人的姓名年岁，是否有儿子出口，儿子叫什么名字，年岁几何等等。翁姑俩全都一一照实说了。忽然一女子整衣而出，将二老引进屋里上坐。女子拜而侍立，又催老妇督促婢女整治酒肴，显得十分亲热。翁姑俩弄得莫名其妙，忙起身询问。女子竟失声伏地痛哭：“儿实不相瞒，我身为狐女，曾于翁姑之子结为夫妇。本出于彼此相悦，并无媚意，不虞其爱恋过度，竟因病而亡，儿心中一直倍感愧悔，故誓不二嫁，择其墓旁守居。今无意中与翁姑相遇，幸勿他往，儿尚能奉养翁姑。”

翁姑二老初闻，甚是骇怖。既而见她情意真切，也相持涕泣，便留在此地。狐女奉事二老无所不至，竟胜于其子，如是一晃就是六、七年。

一日，狐女突然派老妇买来一棺。翁姑颇感奇怪询问其中缘故，狐女欣然道：“翁姑理当为儿庆贺。儿奉事翁姑，追念逝者，聊尽寸心，不期感动了土神，报告于东岳大帝。东岳大帝十分怜悯我，同意我不待丹成，便可解形证果。今日我就要蜕形下葬，以表与夫死则同穴之意。”狐女引翁姑来到侧室，果然一黑狐卧于榻上，毛光如漆，举起来轻如树叶，扣起来竟有金石之声，翁姑都相信狐女已成真仙。安葬毕，狐女的精魂上启说：

“今日我隶属于碧霞元君作女官，当往泰山赴任，请翁姑共住。”如此，翁姑二老才来到泰山，租了房子与土人杂住。从此，二老再不见狐女的形貌，但狐女仍供奉如初。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姑妄听之三》

徐匋编写

佃户周甲

康熙癸巳年秋，宋村佃户周甲不胜其妇的捶楚，夜里乘其妇熟睡之机，逃匿于破庙，准备捱到天亮，再向邻里乞怜。其妇一觉醒来，不见了丈夫，便一路追寻，也来到破庙，对着神象历数周甲的过错，喝斥周甲卧下等着受鞭。

破庙早有狐魅居住。其妇刚抽打了十余鞭，周甲便哀哀呼叫求救，群狐鼓噪着冲了出来：“天下竟有如此不平之事！”群狐一齐从鞭下夺过周甲，将他置于墙隅，又抓住其妇，把她剥得赤身露体，也用鞭子狠命抽打，直抽得那妇人鲜血淋漓仍不放手。

突然，又一群牝狐鼓噪着冲了出来，口中叫嚷：“男人只知偏袒男人，他背着妻子与某家女通奸，难道不该死吗？！”于是，将那妇人从鞭下夺出，置于墙角，牝狐个个手执兵甲。顿时，群狐混战，大打出手。雄狐争着去救周甲，牝狐则抢着去救妇人，一直喧哄了许久。守田人以为破庙里闹开了劫盗，一边大声呼叫，一边鸣枪求援，群狐这才散去。此时，妇人已委顿不堪，周甲只得竭力背她回去。王德庵先生当时在宋村设帐，在路上遇见那妇人，还听她嘴里不住地喃喃咒骂。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姑妄听之三》

徐闻编写

绿 云

留福庄有一户人家养有二犬。一天夜晚，犬吠甚急。家中主妇忙出门探视，门外并无一人。忽听屋上有人说：“你家犬太恶，我不敢下来。我家的逃婢藏在你家灶里，烦请用烟薰她，她自然就会出来。”

妇人大为惊怖，进屋去看灶台，果然嚶嚶有哭泣之声，遂问道：“你何人？何以至此？”灶里有人小声说：“我叫绿云，是狐家的婢女，因不胜鞭捶，逃匿到你家，惟愿再苟延残喘几日，还求娘子可怜。”妇人笃信佛教，一直吃斋礼佛，对绿云的遭遇颇为因情，于是她走出屋外，仰头对屋上说：“她吓得不敢出来，我也不忍心用火薰她，如果她没什么大罪，还请仙家放了她吧。”屋上那人应道：“我花了二千钱新买的婢女，岂能这么便宜就放了她！”妇人又说：“那我用二千钱赎她，可以吗？”过了许久，才应道：“这还凑合。”妇人将钱掷于屋下，再不听有任何声音。妇人这才扣着灶台呼道：“绿云，可以出来了，我赎了你身，你主人已经走啦，”灶内说：“感谢您的活命之恩，从今以后我便随您驱使。”“人怎么可以蓄养狐女为婢呢，你还是自奔前程吧。不过，我担心你出来会吓坏了孩子，请慎勿露形。”果然，有团黑物瞥然从烟囱中消逝了。以后每逢元旦，总能听到窗外有人呼曰：“绿云给您叩头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姑妄听之三》

徐甸编写

张铉耳先生

一天晚上，张铉耳先生家忽然找不见一婢女，以为她逃跑了。第二天，才发现她醉卧于宅后柴堆下。可是，空房紧锁，不知她从什么地方进去的，而且弄得头发湿漉漉，脸上汗渍渍，直睡到午后才苏醒。她自称昨晚闻听后院有嬉笑声，知道是狐，因与狐相处已久，早已习惯了，故毫无惧色，悄悄从门缝窥探，看见空房中酒炙罗列，数位少年正欢聚畅饮。不久，狐发觉有人偷看，遽跃起，簇拥着婢女越墙进去。恍惚之间，只觉是如睡如梦，噤不能言，又被逼入坐，狐端来陈酿醇浓，苛罚婢女，直喝得她沈酣大醉，已记不得是几时睡下，也不知狐是几时离去的。

铉耳先生素性刚正，亲自往后院数落众狐说：“相处多年，除了日日取柴，彼此从不相犯，为什么突然越礼，逼良家婢女作娼女侑觞？子弟猖狂，父兄安在？做家长的，难道不惭愧吗？”到夜半时分，窗外有人语曰：“儿辈冶荡，已遭鞭笞，然而其中也还有可求原谅之处。因为此婢先探手进门，作谑词讨肉吃，并非出于儿辈的强迫，况且花间月下，采兰赠芍，见过的人事也不是一个两个，碎璧多年，故儿辈才敢通款曲，不然的话，某婢某婢其色难道不佳吗？为何终究不敢冒犯？看来，防范上的疏忽，在于我与先生，似乎应当两分其过，惟俯察之。”先生说：“君既然已经笞儿，此婢女我亦当痛笞。”狐哂笑道：“已经过了标梅的年令，还不为她选择配偶，罪过难道仅仅在于婢女吗？”先生默然不语，第二天，特地招来媼媒，将家中凡年长的婢女，全都嫁了出去。

出《闻微草堂笔记》卷十七《姑妻听之三》 徐甸编写

罗 生

狐魅，是人人惧怕的东西，可偏偏有个叫罗生的人，读了许多小说杂记，深深迷上了狐女的美丽姣艳，一心盼着也能有场艳遇。近郊古冢中，据说有狐，人称时常有人与狐狸昵。罗生便来到窟穴，准备下贄币牲醴等聘礼，专门投书求婚姻。自称人世间或有香闺姣女，但皆以乘龙，或是鄙弃樗材，不堪倚玉，所以乞求能赏赐一美貌婢女，用充贵膳，衔感亦均。说罢，罗生再拜，又将聘礼、婚书置于穴旁，这才回去。

几天过去了，并无动静。一日，罗生正独坐凝思，忽然有美女从灯下闪现出来，嫣然笑道：“主人感君盛意，卜得今天是个吉日，特遣小婢三秀来充下阵，幸见收录。”说着，便叩首拜谒，一一如礼。罗生见她凝眸侧立，妖媚横生，大为欣慰，即于当夜与之定情，自以为就是彩鸾、甲帐，也不过分。

三秀善于隐形，人不能见，就是罗生远行别宿在外，她也能时时相随，这就更听人趁心如意。只是三秀性饕餮，家中食物多被她偷吃。食物不足，她就偷盗衣裳，器具去典卖，换钱再买吃的，也不知是谁在帮她料理买卖之类的事。罗生以为她还有同党同来，由此不免流露出几分责备之意。然而，三秀总是媚态柔情，足以令人摇魂动魄，低眉一盼，亦复回嗔，再加上冶荡风流，蛊惑万状，卜昼卜夜，淫乐无度，还嗟嗟嫌不足，以致于闹得罗生家业凋零，身体衰敝，长期疲于奔命，而三秀的抱怨、詈骂又时有所闻。二人矛盾日深，竟成仇隙。

三秀不时呼朋引类入其家，妖祟大兴，日不聊生，罗生不得已只得请正一真人前来劾治。三秀理形辨白说：“我当初是因他祈请才来的，本来就不同于私奔。”再说我奉主人之命，不属于苟

合。如今书札俱存，并非无缘无故作祟魅人。至于盗窃淫佚，那是狐的本性，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难道罗生不知道？既然耽于声色，舍人而求狐，却又以人理责备于狐，岂不大谬！即使以人理而论，图声色之娱，就不能吝惜蓄养之费。既充妾媵，即当仰食主人。所供给之物不足，为然不免私自取用了。家庭之内，像这样的事很多。至于闺房燕昵，何所不有，就连圣人制礼，也不能立个限度，帝王定律，也没能设个条款。在嫡配尚属人之常情，在姬侍就尤其是守本分了。今若治罪，实在不甘。”真人说：

“可你纠集朋党，肆意侵扰，又作何道理？”三秀道：“嫁女于人，意图求取。但凡不满所欲，便聚党喧哄的事不知有多少，没听说有人要治罪的，难道独独要治罪于狐吗？”

真人俯思良久，望着罗生笑道：“君所谓求仁得仁，亦复何怨。老夫老矣，不能驱役鬼神，干预人家儿女私事。”

后来，罗生家贫如洗，终死于痲病。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姑妄听之三》

徐匋编写

甲 与 乙

甲乙二人皆以捕狐为业，所居之地相距十余里。一天，探得一冢有狐迹，二人商量一同去捕狐，约好日落后，会于某所。乙到时，甲已经先来了。二人同至冢侧，看了看穴洞，可容一人。甲令乙埋伏在穴内，自己匿于冢畔草丛中，待狐归穴时，由甲断其出路，乙在穴里擒执。

乙于穴中闷坐到半夜，周围仍然一片寂静，毫无响动。欲出穴与甲商议进止，呼叫良久，却没人答应。乙试图出穴找甲，才发现两块墓碑横压在穴口，仅留一线光亮。墓碑重不可举，乙这才知道自己被甲出卖。第二天，乙听到外面有叱牛的声音，遂拼命呼救，放牧人听到了，忙去通知其家人，等乙家人找人将墓碑移开，乙已在穴中幽闭了整整一昼夜。

乙回至家中，怀疑甲谋杀自己，率领子弟们直奔甲家，拟报案上诉。走到半路，却见甲赤身裸体，被人反缚在柳树上，众人正围着他唾骂，还有人用鞭子抽打。原来甲昨晚赴约时，路遇送饭的妇女，与之调谑，两人便于林丛中私狎。时值盛暑，两人各解衣欲放地下，不料衣服刚刚脱手，那妇女一下跃起，抱起衣服就跑，转瞬不知去向。幸亏无人看见，甲只得狼狈而归。结果还未到家，又遇上一伙明火持械的人，见甲就喊：“奴在此！”原来刚才邻家少妇三、四人睡于院中，忽见甲脱了衣服就要和众女同睡，众女惊起唤人，甲慌忙弃衣逾墙而逃，邻里乡党正在追捕他。甲无以自白，只能呼天而已。乙向甲及众人叙说了昨夜之事，才知两人皆为狐所戏弄。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姑妄听之三》

徐匋编写

一 宦 家

有一宦宦人家，患狐祟，屡请术士劾治，法力不验，反为狐所窘。术士只得走投其师，更乞符箓。归来正欲登坛拜将，却听得楼上有搬移之声，呼应之声，群狐竟汹汹然相率而去。术士左顾右盼颇有几分自得之色，宦宦人家也自是深为感谢。忽然，众人抬头见壁上贴了一帖：“公衰运将临，故吾辈得以相扰，昨公捐金九百建育婴堂，德感神明，又增福泽，故吾辈举族而去。术士行法，适值此时，据以为功，深为忝窃。公只需赐以觔豆，稍稍遮其羞颜即可。如果另有所酬赠，则小人太侥幸了。”字有寸余，墨迹犹湿，术士顿感惭愧沮丧，噤不敢言。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姑妄听之三》

徐甸编写

失策之狐

有狐居人家空屋中，与主人通言语，互致馈赠，或者互借器物，相安犹如比邻。一天，狐告诉主人说：“君别院空屋中，多年来一直住有缢死之鬼，君近日拆除此屋，鬼无处栖身，于是也来与我争屋，时时见它现身凶恶状，恫吓小儿女，已经够可憎的了。它还时时作祟让小儿女患寒热病，这就尤其不堪忍受。据说某观道士能劾鬼，君何不求他前来除此祸害？”

主人果然前去求来一符，焚于院中。俄而暴风骤起，声音轰然，犹如雷霆。主人正自惊愕之间，听得屋瓦上格格乱响，如同数十人奔走践踏，有人在屋上呼道：“我计大失策！而今悔之不及，瞬息间神将下击，鬼已被捉获，而我也遭驱遣，今日只得别君去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姑妄听之四》

徐匋编写

孝廉妾

有孝廉四十无子，买一妾，甚是聪慧，但却不为嫡妻所容，旦夕遭诟谮。一年后，妾生一子，嫡妻益发不能容忍，竟将妾转卖于远地。孝廉终日惆怅，若有所失，常独宿书斋。

一天，孝廉夜深未寝，妾忽然褰帷而入，孝廉惊问道：“你从何而来？”妾答道：“逃归耳。”孝廉沉思有顷曰：“逃回来，只怕有人会来追捕，妒妇岂能隐匿你。再说事已至此，回来又何处可容？”妾笑道：“实不相欺，妾乃狐身。以前以人身来，人有人理，不敢不忍诟。今以狐来，狐变化无端，出入无迹，妒妇焉能知晓。”于是两人嫵婉如初。

时间一久，此事渐渐被童婢泄密。嫡妻大怒，以重金招募术士前来劾治。一术士发檄将妾拘至。妾不服罪，攘臂与术士争辩说：“无子纳妾，则纳为有理；生子遣妾，则夫为负心；无故被休，罪不在我。”术士说：“既然被休，岂可私归？”妾曰：“休母未改嫁，就与子有母子之义；休妻未改嫁，与夫也有夫妻之情。何况是妒妇卖我，并非出于丈夫。丈夫仍接纳我，这就不能叫休。我为什么不能归来？”术士怒道：“你本兽类，何敢据人理争辩？”妾说：“人变兽心，阴律阳律都有刑罚；兽变人心，如何反而有罪？法师根据那部宪典定我罪名？”术士大怒：“我持五雷法，只知诛杀妖孽，不知其他。”妾大笑道：“妖孽也是天地中之一物，如果它没罪，上帝也不会诛杀他。法师是想杀尽一切妖孽？”术士拍案而起：“媚惑男子，还不是你的罪过？”妾说：“我是以礼纳入其家的，不能说是媚惑。倘若说是媚惑：就要摄精吸气，我丈夫早就枯膏了。可是我在家两年，回来又五、六年，丈夫康健无恙，所谓媚惑又安在哉？你收取妒妇重

金，以酷刑济贪欲，我岂能服！”问答之际，术士再看所召神将，皆已离去，无可奈何，只得瞋道：“今日我不与你争辩，明日当召雷部劾治！”

第二天，妒妇又催促术士设坛，可术士早已于夜间仓遑逃走。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姑妄听之四》

徐鉉编写

太学生

有位太学生，家资巨万。妻生一子故去后，又娶一妻。继妻姿色甚美，太学生颇受其迷惑。一日，继妻托言家政无人佐理，将其母亲接来。其母来时又携二妹。不到一年，继妻一兄二妹率全家老小全都住进太学生家。久而久之，连僮仆婢媼也都为妻党心腹充任。太学生父子反倒茕茕如寄食之人。

又过了些日子，太学生家中管钥簿籍，钱粟出入，全为妻党掌管，凡事一概不告诉太学生。太学生父子每日残杯冷炙，反遭厌恶。有时，太学生对其妻稍露不满，欲夺回家中之权，必定是妻党兄弟哄吵于外，母妹妻子诟骂于内。甚至常为妻党聚众殴打，以致落发败面，呼救无应。一次，太学生又遭殴打，其子狂奔至面前，竟为妻党一掌击倒于地。太学生患不自胜，被逼得来到后圃，准备一死了之。忽然，一位老人前来阻止他说：“君勿自寻短见。许久以来，君家之事，已是人神共愤。我居君家已久，不平之心尤甚。君只须向土地祠焚香上牒，请求土地神派后圃老狐为君驱逐恶妇，神必应允。”

太学生照老人的话做了，这晚，果然屋瓦乱鸣，窗扉震撼，妻党皆为砖石所击，一个个头破血流。不久，妻党妇人全为狐精所媚，即便其母也在所不免。自此，妻党众女白日发狂，赤身裸体满院奔走，丑词褻状，无所不至。入夜则每室聚集数十狐，更番戏弄，不胜其苦，哀乞声不断。厨中肴饌，全都送到太学生父子面前，而妻党所食之物，总是掺杂着种种秽物。妻党知此地不可久住，一个个皆抱头鼠窜。太学生这才稍稍招集旧仆，复理家政，始可自存。

妻党虽然离去，却并不甘心，常常覬覦不息，不时前来探

视，但进门就遭袭击。或者私下携物，归去则囊中空空，就连太学生之妻赠送的东西，也是如此。从此，妻党终于绝迹。然而太学生核计家产，损耗惨重。倘若不是靠后圃老狐之力，太学生父子早已成为饿殍了。这种驱逐妻党的事，即便至亲密友也不能替代，而此狐却千方百计替人着想，难道狐果然胜于人？

人深于世故，故运嫌短，怕埋怨，趋易避难，坐视而不救，狐则不谙世故，不去巧博什么忠厚长者之名，凡是义所当为，则奋然而起。虽然它不过是狐，可就是为这样的狐执鞭，也足以让人欣羡。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姑妄听之四》

徐匊编写

驴

有位往来于樊屯的商人，与狐为友。狐每邀他到自己居处。狐家房屋庭院与人家无异，但每当出门回头，却一无所有。一晚，商人又饮于狐家。狐妇出来行酒，其姿色甚为姘丽，商人酒醉心荡，戏握住妇人手腕。妇视其夫，狐侧睨笑道：“弟欲作陈平耶？”并不发怒，笑谑言语还与往日一样。

商人归还逆旅，忽然一天，家中奴仆牵一驴送其妻来，说有人捎急信，称君突发中风，所以仓惶借驴，连夜赶来探视。商人闻言大骇，继而以为同伴相戏。因旅舍地方狭小，无处可容眷属，商人便令仆人送其妻归家，但仆人竟独自先走了。此地距家不到一日路程，当时正值辰巳时，商人遂自己牵驴送妻回家。

行至半路，遇一少年与商人妻摩肩擦背而过，还用手触摸其脚。妻子张口怒骂，少年却嬉笑致歉，语极轻薄。商人愤怒至极，与少年扭打在一处。结果使驴受到惊吓，一时狂奔，驮着妻子误入歧途，其时蜀秫正茂，须臾之间便不见了驴的踪迹。商人只得舍下少年追赶妻子，沿迹追寻一、二里地，只见驴陷于淖泥之中，而妻子却已不知去向，放眼望去，野田连陌，四无人迹。商人彻夜奔驰，直到早晨，仍然一无所获，只得骑驴回家，再考虑觅妻之事。

未行几里，商人忽闻路旁有人大叫：“已获贼人！已获贼人！”原来，邻村一人之驴昨夜被盜，正四处缉捕不得，而商人所骑正为此人之驴。于是众人捆起商人，大加箠楚。幸赖遇得平素相识之友，多方辩说才幸免大辱。

商人懊丧回家，只听得家中纺车琤然，其妻正在引线，问起

昨日之事，妻子茫然不知，商人这才醒悟，昨日妇、仆及少年，皆为狐所幻化，惟驴是真。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姑妄听之四》

徐嗣编写

王 飞 腿

交河白镇有王某，善武功，人称王飞腿，一夕偶过墟墓间，见十余小儿当路游戏，皆约四、五岁。王飞腿大声喝叱，让他们躲开，小儿却充耳不闻。王飞腿一时性起，一掌扇倒一个，众小儿遂群起鼓噪冒骂。王飞腿愈发愤怒，飞腿就是几脚，群儿一涌而上，各持砖瓦猛砍其髀骨，动作敏捷犹如猿猴。王飞腿欲抓不得，拒左则右来，防前则后至，盘旋撑柱，最后竟至跌倒，头眼累累是伤，且屡起屡倒，及至半夜，竟再无气力动弹。第二天，家人才把他找回家，已是两脚青紫，卧床半月才能起身。

王飞腿所遇小儿皆是狐，凭他的气力，平日抵数十壮夫，尚挥霍自如，而遇此小儿狐魅之辈，竟一败涂地。

出《闻微草堂笔记》卷十八《姑妄听之四》

徐甸编写

阜城人

阜城有人外出数年，杳无音讯。一天，他仓惶夜归，说：“我流落无赖，误入群盗手中，所劫杀之人不止一个。今日事败，幸跳身免难。但听说其他被捕之人已经供出我的姓名居址，估计官府已发檄拘捕眷属，你们当自逃生路，俱死无益。”说完竟挥泪而去，再无一言。全家人震骇，一夜间各奔东西，所居之地竟成为一片废墟。人们谁也不解其中缘故。

数载之后，其家外出之人归来，至其故宅前，寻访父母妻子移居何处。邻人告诉他，其家人早已逃匿，众人皆茫然不测其由。此人四处打听，得知其妻在郭彤纶家佣作，叩门寻访，才知事情始末。然而他在外并未有偷盗之事，也没有夜归之事。郭彤纶为之查找官牒，也并没见有缉捕令。此人回忆良久，想起在八沟耕作时，曾于山冈上筑室，冈后有狐，不时偷窃东西，而且夜里常啼叫不已，搅人入睡，遂与众人一起铲破其穴，又用烟薰，这才使狐逃去，想必这是狐在报应了。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姑妄听之四》

徐甸编写

月 作 人

沧州吴家庄东有座小庵，年久无僧，倒成了人们往来歇息的地方。有月作人每次在庵前都能遇一人招之坐谈，颇相投契，渐渐也和他同往集市沽酒畅饮，情谊更加颖洽。偶尔询问起他的乡贯居址，那人惭愧地道歉说：“与君交情深厚，不敢相欺，我实为庵中老狐。”月作人并不怖畏，依然往来如初。

一日，两人又于庵前相遇，老狐携一乌銃枪交于月作人说：“我狎一妇，我弟弟亦私下与之相狎，这是盗嫂的丑行，无奈禁之不止，殴打起来，我敌他不过，愤不可忍。今夜我将伺之于岔路口，以决生死。听说君善用乌銃枪，等我们交斗时，乞求发枪击他，我将感激不尽。今夜月明如昼，君极易分辨出我们俩人来。”月作人答应了，并埋伏在老狐所指的地方。月作人既而又想，“其弟无礼，诚然当死，但究竟所媚的是其情妇，彼自有夫，并非是其嫂子，骨肉之间，宜善处之，必致之于死地，不是过于残忍了吗？再者，他们亲兄弟犹然如此，我常与之往来，悦有睚眦，必加害于我。索性乘其纠结不解之际，发一枪而杀两狐。”后来，有人亲眼见到月作人身背两狐而归。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九《滦阳续录一》

徐甸编写

故家子

有位故家子，少年桃达，颇好渔猎男色。一日，自亲戚家饮酒归来，距城稍远，云阴路黑，自忖不及赶回城中，微雪又簌簌而下。正踌躇间，忽见十许步外有灯光，遣仆前往探视，有茅屋数间，四周无人居住，屋中仅一童一姬。少年问：“此处可有栖止之地？”老姬曰：“我儿久出在外，唯一孙与我居此，尚有空屋两间，若不嫌低下狭小，可权度一宿。”老姬遂呼小童将二马系于树上，邀生入坐，自称年老多病，须早睡，又嘱小童接待客人。

小童约十四、五岁，衣履破敝，而眉目清秀姣好。少年试以言语挑逗，小童起初只是吹火煮茗，不甚说话，后来才与少年有说有笑，似乎稍稍明白其意。俄而，小童忽然悄悄对少年说：“这里距我祖母房间太近，待雪晴之后，自当亲至公家乞赏。”少年大为喜慰，解绣囊，玉玦相赠，小童含羞收下，两人软语畅谈良久，小童才掩门持灯离去。少年与仆人倚壁倦憩，不觉昏昏入睡。

待一觉醒来，少年环视，已不见昨夜借宿之室，竟坐于人家墓柏之下。昨日所穿狐裘貂冠，衣靴裌袜，俱无寸缕，赤身露体卧于雪中，寒不可忍，两匹马也不见了踪迹。幸亏仆人衣物尚在，仆乃脱其敝衣为少年御寒。少年一瘸一拐回到家，诡言遇盗。俄而二马识路自归，马尾却被人剪去，衣冠则得于厕所，弄得一片狼藉，污秽不堪，生无可置词。其仆始具泄其情状，乃知是轻薄招侮，为狐所戏。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滦阳续录二》

徐鉉编写

狐行賄

有位学茅山法的术士，劾治鬼魅，颇有奇验。有一家为狐所崇，请他前去驱除。就在术士整束法器，不日将行之际，有位平素熟识的老翁登门拜访，声称：“我与狐为好友，现狐事紧急，乞我一言。狐并非获罪于先生，先生亦无憾事于狐，不过是为了得其所赠之酬谢才去驱狐的。狐听说事定之后，那家答应给您廿四金，现狐愿加十倍，送给先生，先生能否不去驱除？”于是掏出廿百四十金置于案上。此人素性贪婪，当即将金收下。第二天，他谢绝请家道：“我法能治凡狐，昨天召将，检查君家之崇乃天狐，这就不是我所能治的了。”

术士得金之后，非常自得。由此想到狐既多金，可以术取，遂考召四境之狐，以雷斧，火狱大加威胁，以得賄赂。以后，术士又频频勒索，狐不堪其扰，合谋共计盗其符印。术士自己则为狐所凭附，终日颠狂号叫，自投于河。群狐仍摄其金去，使之铢两不存。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滦阳续录二》

徐甸编写

二 姑 娘

相传翰林院宝善亭，有狐女称二姑娘，然而谁也没见过她的模样。惟育褚筠心大学士斋宿时，梦见一丽人携他逾越墙壁，如踏云雾，至城根高丽馆，遇一老叟，惊呼道：“此是褚学士，二姑娘何敢如此造次？速送余归。”褚学士遂霍然梦觉。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滦阳续录二》

徐匉编写

士人与狐女

有士人与狐女相狎。初次相遇，狐女即不自讳，说：“我并非以采补祸君，也不想托辞说与君有夙缘。只是喜欢君之秀美，意不自持，所以一见钟情，恋恋不舍。或许也真有夙缘吧。”

狐女并不常到士人家，她说：“担心君耽于女色得病。”狐女每至，如遇士人正在读书作文，便悄然离去，说：“惟恐妨碍君之正事。”如是近十年，两人情如夫妇。

士人久无子，曾戏问狐女道：“能否为我生育？”狐女说：“此事难知。胎儿，要两精相搏，翕合而成。媾合之际，阳精至而阴精不至，或者阴精至而阳精不至，皆不能成。即使两精皆至，时间先后不适，也不能成。这都是化生自然之妙，非人力所及。”

后士人年过三十，胡须暴长，狐女忽然叹道：“稀疏的须发犹如芒刺，人何以堪？见辄生畏，莫非缘份就此而尽？”士人起初还以为那是狐女的戏谑之语，谁知此后狐女真的不再来了。

出《闻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滦阳续录三》

徐匊编写

杜 翁

甘肃有位杜翁，家资颇为丰饶，居于旷野，相近多是狐獾之穴。杜翁厌恶狐獾夜中嗥叫，就一个挨一个地在穴口点烟薰狐。不久，其家人见内室坐一翁，厅中又坐一翁，凡行坐之处，处处皆有一翁，来来往往不下十余位，形状、声音、衣服全都一模一样，料理掌管家事也都象出自一人。顿时家中大乱，妻妾皆闭门自守。

妾说：“翁腰间有素囊可以辨认。”但一察看，杜翁腰间并无素囊，大概早就被狐偷去。有人教杜翁家人说：“人至夜必定入寝，妾不纳而返者一定是杜翁，而坚决欲入者一定是妖。”结果十余翁皆不纳而返。又有人教他们说：“使翁坐于堂上听事，抬着器物从其面前经过，假装失手打碎。如果有嗟惜怒骂者一定是杜翁，漠然置之者一定是妖。”结果十余翁皆嗟惜怒骂。如此折腾了一昼夜，也毫无办法。

有一妓女为杜翁平日所宠爱，十天中有三、四天住宿翁家。她得知此事后登门说：“妖有党羽，凡可以言传之事必定事先知道，凡可以物验之事必会幻化，何不让翁皆至我家，我本来就是乐籍，无所顾忌名声，可使壮士执巨斧立于床榻之旁，我裸体而登榻，与之交接，其间反侧曲伸，疾徐进退，与抚摸偎倚，口舌所不能传，耳目所不能到的地方，有纤芥异同，我自能意会。这是翁不自知，妖也不能知的。我喊‘斫’，即速斫，妖必然败。”

众人听从其言，一翁脱衣刚入，妓喊声“斫”，一斧落下，果然一狐脑裂而死。再一翁稍打趄起，妓又喊“斫”，此翁竟惊慌窜去。至等三翁，妓抱住后叫道：“真翁在此，余翁皆可杀

死。”于是众人刀杖并举，群狐与獾死伤大半，逃走的也不敢再来了。

出《闻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溧阳续录三》

徐甸编写

财自何来

县人有与狐女亲昵者，多以其妇与人淫乱得来的钱财，为狐女买簪钿脂粉。狐女经常往来其家，惟此人能看见，其他人一无所见。一日，其妇诟骂说：“你的钱财自何而来？竟如此乱用？”狐女突然在暗中应声说道：“你的钱财又自何而来，竟敢独责于我！”闻者莫不捧腹大笑。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滦阳续录三》

徐匉编写

董天士

董天士居老屋二楹，终身不娶，也没有仆婢，井臼之事皆自己亲手操持。一日晨起，天士见当穿之衣履皆整顿置于手下，再看盥漱之用具竟已备齐，遂说：“这其中必定有异，莫非有妖将媚于我吗？”窗外有人小声应道：“非敢媚公，实是有求于公。难以自献，故作此以待公问。”

天士素有胆，命之入，入辄跪拜，竟是一位娟静好女。天士问其姓名，自称温玉。又问：“你有何求？”温玉说：“狐所畏者有五，一曰凶暴，避其盛气；二曰术士，避其劾治；三曰神灵，避其稽察；四曰有福，避其旺运；五曰有德，避其正气。然而凶暴不常有，也容易自败；术士与神灵，我不做错事，自然奈我不得；至于有福之人一旦运衰，亦可戏弄他。惟有有德之人，却是狐又畏又敬的。如能自附于有德之人，则族党皆以为荣，其品格也要高出侪辈之上。公虽贫贱，但能非义不取，非礼不为，倘按照‘奔则为妾’之礼，如能许我侍奉巾栉，实乃三生之幸事。如不见纳，则乞求借一虚名，为我画一扇，题曰某年、某月、某日，为姬人温玉作即可，也可让我叨公之末光。”说着，取出一把精美的扇子置于几上，并濡墨调色，拱手以待。天士笑着答应了。狐女又自取天士小印印扇上，说：“此姬人之事，不敢劳公。”再拜而去。

第二天早上醒来，天士觉得脚下好象有个什么东西，一看又是温玉。温玉笑着起来说：“实在不敢以贱体玷污了公，然非共榻一夜，非亲执媵妾之役，则‘姬人’二字终为假托。”遂捧衣履侍公洗漱毕，再拜道：“妾从此逝矣。”瞥然不见，遂

不再来。

出《闻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滦阳续录三》

徐洵编写

无 赖

有一家人宅后空屋里住着一狐，虽不见其形，却能对面与人说话。其家日子颇为小康，有人认为这全靠狐在暗中资助，还真有人相信这话，托这家人与狐结交，狐也很乐意与之颖洽。

一日，那人欲设筵款待狐，狐说：“我老而饕餮，请多设酒肴以待。”届时，一直大吃到日暮，好几只狐醉倒现形，那人才知狐不光自己前来赴宴，还呼朋引类带来一帮狐。如此大吃了几次，那人已经供给不起，衣物边典质一空，这才微微露出向狐求助之意。狐大笑道：“我正是因为没钱供酒食，才屡屡来君家做客。若是有钱，我当自醉自饱，那有钱送给你的朋友呵。”从此狐不再露面。这狐真可说是无赖了。不过，这也并非全是狐的过错。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滦阳续录三》

徐匋编写

以狐召狐

张歌桥之北，某人见一黑狐醉卧场院中，起初想擒捕了它，可转念又想，狐能致财，于是便给它盖上衣服，坐在旁边守着。黑狐睡醒过来，伸缩了几下，即化形成人，它非常感谢此人一直守护着自己，遂与之结为密友，并不时地有所馈赠。

一天，某人问狐说：“假若有人藏匿君家，君能隐蔽不露吗？”狐说：“能”。又问：“君能凭附于人身狂走吗？”狐说：“也能”。某人恳求道：“我家酷贫，而君的恩惠不足以让我赡养全家，况且屡屡破费于君，我也颇感惭愧。如今里中某甲甚富，可他最怕打官司。不久前我听说他要觅一治疮妇人，我打算让我老婆前去。过几天，再伺机逃出藏在君家，而我以丢失人口为由，佯装要打官司。我老婆尚粗有姿色，可再以流言蜚语诬陷于他，胁迫他多出金赔偿。得金之后，君凭附在我老婆身上，使之跑到某甲的别墅中，然后让人找出来，这样我所享受的恩惠就更多了。”

狐照着某人的话去作，某人果然得到许多金，待他找回老婆，某甲其妇的确就躲在他的别墅，也不敢再问。可是某人老婆的狂疾竟不愈，常常打扮的妖妖冶冶，每夜都好象在与别人嬉笑，却不许她丈夫靠近。某人急忙又去问狐，狐说：“绝无此理。”遂前去侦察，不久回来顿足道：“坏了，坏了！是某甲家楼上之狐，悦君妇之色，乘我出而它又附体了。此狐不是我所能对付的，实在没办法了。”某人再三恳求狐帮忙，狐正色道：“这就好比君里中某人横暴如虎，他要强占别人之妇，君能代人去争吗？”

后来，某人之妇病状益发厉害，将其夫的阴谋一一告发于

众，用针灸诸法劾治也都无效，终以痨病而死。里人都说：“此人狡黠如鬼，而又借狐的幻术，本以为得计，不料却以狐召狐，这正像螳螂，黄雀彼此相伺一样呀。”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二《滦阳续录四》

徐匋编写

安 生

安生，是一位颇为聪颖的人，一日，忽然被众狐女摄入顶棚之上。狐女又是吹竹调丝，又是行炙劝酒，极其嫖狎冶荡之致。隔着一纸听去，了了如在面前，而顶棚本来并无一丝缝隙，不知安生是怎么进入的。燕乐既终，狐女又将安生自空掷下，摔得安生头面皆受了伤，甚此骨折流血。调治稍愈，狐女又像上次一样，把他摄入顶棚。后来家人索性将顶棚拆了，可狐女又将安生摄置屋顶上，还像以前那样掷下来。最奇怪的是，安生自己从未抱怨过。

安生的父亲买来一张符悬于壁上，安生见了，立时战栗伏地，狐媚亦从此绝迹。有人问安生在符上看见了什么，安生说：

“起初并没见符，只见兵将狰狞，戈甲晃耀而已。”此狐若是以安生为仇，可又不应有燕昵之欢；此狐若是媚于安生，可又不应有扑掷之酷。忽喜忽怒，实在莫测其用心。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三《滦阳续录五》

徐訏编写

天 狐

有人与狐为友，此狐非寻常之狐，而是有大神术的天狐，它能摄此人于千里之外，凡是名山胜境，都可以恣情游览，弹指即去，弹指又还，如同在一室。惟圣贤所居，真灵所驻之地不敢去，其余的地方都可以披图按籍，随心所欲。

一天，此人祈求狐说：“君既然能携我于九州之外，不知能否置我于别人家闺阁之中？”狐问：“此语何意？”此人说：“我曾出入于某友人家，参加后庭丝竹之宴，其爱妾与我眉目传情，虽然一语未通，却两心相照，只是其家门庭深邃，隔此盈盈一水，竟只能徒然相望。君若能于夜深人静之际，摄我至其绣阁，我事必济。”狐沉思良久，才说：“事情倒无不可，只是如果之人在其闺中，该如何是好？还是我先侦察一下，若值他夜宿别姬之处，再携你去。”

后来，天狐果然侦察到实情，此人又祈求于狐。这次狐却不待他穿好衣冠，就猛地携他飞行，来到一处。狐说：“就是这里。”说完，狐瞥然自去。此人于暗中摸索，不闻人声，惟觉手边摸到的尽是卷轴，原来是主人的书楼。此人知为狐所捉弄，仓皇失措，不小心碰倒一几案，器玩“哗啦”一声落在地板上，破碎声砰然。守夜人惊呼“有贼！”仆僮纷纷跑来，开门点烛，执器械入，惟见一人瑟瑟发抖地缩于屏风之后。众人一拥而上，连击带打，又用绳索捆绑起来，凑到灯下一看，认出此人系主人之友，均大为惊骇。此人生性狡黠，诡称自己偶然得罪了狐友，故被狐友作弄到此地。主人早就发现此人居心不良，拊掌揶揄道：此狐作此恶作剧，是要让我痛打君一顿，今日姑且饶了你，只驱逐你了事。”遂遣仆送此人还家。

他日，此人与其密友言及此事，骂道：“狐的确不是人，与我相交十余年，竟如此出卖我。”其密友怒道：“君与某交，已不止十余年，君却借狐之力而欲乱其闺间，这究竟是谁不是人？狐虽痛恨君之无义，却以游戏的方式警告君，仍给君留下一条自省之路，实在太忠厚了。如果狐使君华服盛饰，悄悄将君置于主人榻下，那时君将用何词以自饰？由此看来，彼狐却更有人性，人却只有狐心，还不反省吗！”此人愧沮而去。

狐自此不复至，其密友亦与之绝情。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三《滦阳续录五》

徐匋编写

赏花之狐

张蝶庄家有间书室，颇为轩敞，周围建有回廊。院中种着三、四十株芍药，开花时节，花香能飘过邻墙。

张蝶庄家有位门客姓闵，携一仆下榻于书室。一夕，刚刚就寝，忽听外面有女子声音说：“姑娘致意先生，今日花开，又逢好月，邀三五女伴借此院赏玩，不致有祸于先生，幸勿开门唐突，足见雅量。”

闵嚙不敢答，女子亦不再言。顷之，微闻有衣裳綷繚声，闵捅破窗纸窥视，不见一个人影。侧耳谛听，隐隐有喁喁私语声，若有若无，但一字也听不清。闵局踣席上，不敢合眼。三鼓之后，似听有步履声，不一会儿，听得隔院犬吠，又一会儿邻家犬亦吠，继而巷中犬相继亦吠。近处吠声停歇，远处吠声又起，吠声渐渐向东方向远去。

闵寻思狐已离去，又恐怕得罪了狐，惹狐作祟，不敢开门。等天亮出门细看，院中了无痕迹，只有两廊尘土上，似略有弯弓之印，也看不大分明，大概就是狐女的脚印吧。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三《滦阳续录五》

徐匋编写

萧得禄

萧得禄幼时曾在蒙古王孙喀喇沁公家做事，偶然见一如猫的黑家伙，卧于树下，便用弹弓打它玩。那黑家伙一转身立刻变得巨大如狗，萧得禄又打了它一弹丸，它一转身竟巨大如驴了，吓得萧得禄再不敢拉开弹弓，那黑家伙也自己跑了。俄而飞砖掷瓦，变怪陡作，萧得禄始知这黑家伙必是狐魅，颇为惴惴不安。有人教他绘一幅狐的画像，供奉起来，果然狐不再作祟。

此后的一天，萧忽然从几案上得到数十钱，心知一定是狐的酬谢，便收下了，也没有对任何人说。第二天，酬谢增至百文。自此，每天皆有所增加，渐渐增至千钱。旋即又改为重约一两的银锭。银锭也是每天有所增加，直到增至一锭五十两。如此巨金越来越多，竟无处密藏，终于被管家所发现，怀疑他偷盗国库，榜掠询问，萧得禄几乎无法自白，这才知自己为狐所坑陷。

本来打弹弓玩，是儿童常见的游戏，主人就是知道了，也未必加以深责，自然狐也就不能恣意妄为。可是狐以利作为诱饵，设法满足人的贪欲，终使人遭受祸患，狐则适其所愿。这种设阱伏机的事，原本很易察觉，只因见利忘义，遂令智昏，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三《滦阳续录五》

徐甸编写

善画之狐

狐能赋诗，传记中记载颇多。而狐善画，却不常见。据说顺治，康熙年间，周处士曾游楚豫一带。周素以画松著名，有士人求他在书房作一壁画，松根起于西墙之隅，盘拿夭矫，横径北墙，松的末梢扫及东墙一、二尺，只觉得房中浓阴入座，长风欲来。士人遂置酒邀众友共同观赏。岂知众友正攒立墙下，指点赞叹，忽然一友拊掌绝倒，众友俄亦哄堂大笑。原来松下画一幅秘戏图，一张大木榻上上铺着长簟，一男一女正裸体交合，流目送盼，媚态宛然。旁边二位侍婢亦裸体而立，一婢挥扇驱蝇，一婢以两手托妇枕，以防坠地。这正是士人及妇与腰婢的画像。

众友哗然凑近细看，画上人物眉目逼真，就连侍婢也能辨识其面目，无不掩口。士人愤恚已极，望空指画，大骂妖狐。忽然檐际有人大笑道：“君太有失风雅。过去听说周处士善画松，可惜未曾目睹。昨晚才得以一观妙迹，只因坐卧画下不忍离去，有失避君，但并未抛砖掷瓦相忤，而君出言不逊，恶语伤人，我大为不平，因此与君开个玩笑，君还不自省，又乖戾如初。我将要绘此图于君家门户上，以博路人一笑！请君三思！”

原来士人昨晚欲在书房安排待客之具，与奴子秉烛入室时，突然一黑物冲门出去，士人知为狐魅，并厉声诟谇。众人见此情形，忙来劝慰狐魅。特设一虚席，请狐入座。虽不见其形，而语音琅琅，行酒至其前皆一饮而尽，只是不食肴饌，声称不茹荤腥已四百余年了。

燕集临散，狐谓士人道：“君太聪明，故往往以气凌人，但这并非养德之道，亦非全身之道。今日之事，幸而遇我，倘若遇负气如君者，则难如到此入座了。惟学问可以改变人的气质，愿

君留意。”狐叮咛之后，郑重而别，回视所画之秘戏图，已干净如洗。

第二天，书房东墙，忽见没色桃花数枝，衬托以青苔碧草。花不很密，有已开的，有半开的，有已落的，有未落的，有落而未坠地，随风飘舞的。花枝反侧横斜，势如飘动，尤非一般画者笔墨所能到。上题初唐杨师道二诗句曰：“芳草行无径，空山飞落花。”不署姓名，知是狐以画酬答昨晚之酒。后来周处士见此画，叹道：“都无笔墨之痕，觉吾画犹努力出棧，有心作态。”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四《滦阳续录四》

徐匋编写

江南举子

乾隆己卯夏，有江南举子因嫌京师逆很多低矮狭小，故在西直门外一大家坟院租房读书。偶然一天傍晚，举子正在树下散步，忽遇一女子，女约十五、六，肌肤白皙，举子以话挑逗，女子不嗔亦不答，却转到墙角那边自己走了。

举子是晚夜半睡醒，似听门外乌微有声，以为来了强盗，忙呼童仆，却无人答应，只得自己起身，打开一条门缝窥视，原来是晚间所见女子。举子知其相就，急忙开门，搂着她进来。女子道：“我本守坟人女，家中酷贫，父母又很拙纯，惟恐嫁到农家为妇。今晚蒙君顾盼，竟不自持，故从院墙豁口处进来找君。君是富贵人，必定已娶有妻室，倘能为我父母筹措百金，我就是做君妾媵亦无可悔。我父母嗜利，必定会依从的。”举子应允后，遂相缱绻，到鸡叫时分，女才离去。自此，女子每天夜半必定前来，妖媚冶荡，百态横生。举子以为巫山洛水也不过如此。

一夜，女子来得稍晚一点，举子遂至户外月下等候，不想女子竟忽从树梢飞下。举子顿悟：“莫非是狐女？”女子并不自讳，笑而应道：“起初恐君骇怖，故托以虚词。今情意已深，不妨明告。就是将来游宦四方，也会有一隐形随侍之妾，不烦车马，不择居处，不需衣食。白天可以携于怀袖，夜里则荐于枕席，不远胜于千金买笑吗？”举子寻思此计果然不错。自此，狐女就偷偷住在书房，不用专等夜间来了。但每天秉烛时分，狐女必定外出，直至夜半才返，有时还微微露出鬓乱钗横的样子，举子颇怀疑心。

不久，狐女与举子家妾童私通，很快被二仆发现，亦与二仆淫乱，厨子得知后，又与厨子相亲狎。一天，狐女白日与妾童

寝，举子悄悄潜入其屋，将狐女扼杀，使之现出狐形，并埋于墙外。

半月后，一老翁谒见举子说：“我女托身为君妾，为何突然被杀？”举子愤然道：“你知道你女为我妾，那就好说了。如果两雄共雌，争而相戕，这是妒奸，于法律自当杀人抵命。然而你女既为我妾，明知其非人，我却不改盟誓，可见夫妇名分确定无疑。既然如此，她却与他人淫乱，更淫乱于我的仆人。我是她丈夫，因捕奸而杀，又有何罪？”翁道：“如此说来，为何不杀你的仆人？”举子道：“你女一死，狐形即现，而仆人却都是人。如果我连杀四人，却执一死狐为之定罪，假若你是刑官，会如何审判定案？”翁低首沉思良久，以手拊膝曰：“是其自取也，我实未料倒她到了如此地步。”说着，便振衣自去。举子旋即亦移居淮提庵。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四《滦阳续录四》

徐甸编写

幻 形

济南朱子青，与一狐为友。但只闻其身而不见其形。狐亦时时参加文酒之会，词语纵横，没有人能辨得过它。

一日，有人请求见狐形貌，狐说：“你想见我的真实形貌吗？可是真实形貌怎么能使你们见呢？你想见我的幻形吗？此形既是幻，和不见又有何不同，又何必一见？”众人固固请求，狐说：“你们想像中我应该是什么形貌？”一人说：“当庞眉皓首。”狐应声即现出老人形。一人说：“当仙风道骨。”狐应声即现出道士形。一人说：“当星冠羽衣。”狐应声即现一仙官形。又一人说：“当貌如童颜。”狐应声即现一婴儿形。又一人开玩笑道：“庄子说藐姑射山之神人，绰约若处子，君亦当如是。”狐又应声现一美人形。又一人说：“应声而变，都是幻形，终究我们还是希望一睹真形。”狐道：“天下之大，谁肯以真实面貌展示于人呢？又何必独独希望我现出真形！”说着，狐大笑而去。子青说：“此狐曾说它已活了七百多岁，想必阅历极深。”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四《滦阳续录四》

徐甸编写

何 蕙 仙

李星史是羊城有名的书生，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在京城做官。他出生于米市胡同，相传他家的宅院有妖异，后楼一直空着没人居住。有人说灵狐把这里当成了修道习静的地方。每当风清月皎，就看见一个老翁坐在窗边读书，或者仰天独坐，仿佛若有所思，老翁银髯过腹，在微风的吹拂下摆动家人经常看到，也就不觉得奇怪。在李星史的母亲将生产时，突然见到老翁匆忙进来，向她借屋子。李星史的母亲就把他赶走。很快李星史降生了。过了十天，后楼被火烧毁，于是父母都怀疑星史为灵狐转世。等他长大了，他的手上有一个字，仿佛是篆文的星字，于是就叫他星史。进入私塾读书，他比其他的孩子都聪明，十几岁的时候，他的祖父和父亲相继去世，扶棺南归，星史和亲朋应酬都说的北方话。他所读的多为庄，列诸子书，让他临摹书帖，虽不理解，教师一定让他学习，也能相缀成文，不过马上就扔在一边了。初次应试，因为诗赋出色而名列前茅。第二年秋试，房官因为他的经艺策文非常出色，向主司竭力推荐，得登进士榜。到了春初，北上京城，经过济南时，忽然在旅店染上了重病，僵卧了一昼夜，恍惚之间梦中到了一个地方。宫殿崔巍，仿佛王者的居所。廊下十二所房子，左右各六所，其中各有专司。随便走入一所屋子，李星史看见一个老人在案上奋笔疾书，老人忽然看到李星史，放下笔行礼，问他到这儿来有什么要求。李星史告诉他是为了进京术取政名，并问他是否能成功。老人打开典册查阅，然后笑着说：“你此行可获嘉偶，而成名却不行。”又端详李星史的脸说：“你有隐疾，我给你治治。”于是就用一柄玉刀刺了他一下。李星史便觉得凉沁肺腑，浑身都非常舒服，等到醒来，病已

然好了。

李星史到了京城，他家的旧宅早已易主，于是便住在亲戚何水部家。何水部有一个女儿叫晚秋，小字兰仙，容貌秀丽，兼通书史，还没有许配人家。一天，晚秋在女伴的陪同下到花园游玩，偶而经过李星史的书房外。李星史一见晚秋，不觉神为之夺，思念着她的芳姿，产生了许多遐想。夜晚辗转反侧不能成寐。忽然窗外传来弹指声。李星史舐破窗纸向外观看，原来是一个美丽的姑娘，鬓影斜拢，衣香暗射，低声叫他开门，口脂馥香从窗缝飘入。李星史顿时为之消魂。门刚刚打开，姑娘已站在灯下，看起来比晚秋更为漂亮。李星史微笑着寻问姑娘从哪里来。姑娘说：“来处说远就远，说近就近，特来伴君，以遣客旅寂寞，难道不好吗？”李星史便问她的姓名，她说：“我也姓何，小字蕙仙，因为排行老二，所以字仲芬。白天见你目光灼灼，好象贼似的，便知道你的心已经动了。你看我比阿晚怎么样？”说完便坐到桌边翻典籍。李星史问：“你也懂这些吗？”蕙仙回答：“若论起诗词来，恐怕你还得向女相如长跪受教呢。”李星史便开玩笑，“今晚我愿做你的弟子，先以玉杵酬师怎么样？”蕙仙用眼睛瞪他，“你也真俗气。”说完用手托着腮，好象很疲倦，冲李星史嫣然一笑，先躺入被中，李星史也移灯解衣，拥之而眠。从此，蕙仙晚来早走，与李星史俨然如伉俪一般。

李星史入了考场，文章颇为得意，出场后拿给蕙仙看。蕙仙说：“你的功名还得不到，你不是甲科中人，又何必强求呢？”张榜之时，李星史果然名落孙山，而家中也来信催他回去。李星史收拾好行装准备回去，和蕙仙商量，想带她一同走。蕙仙说：“你我的缘份还没到这一步，让我先给你做媒如何？”李星史问是什么人，蕙仙说：“晚秋尚待字闺中，能够娶到她，你的愿望也满足了，我替你谋划，一定能够成功。”李星史问：“那你怎么办？”蕙仙说：“以后再定也不迟。”李星史还在踌躇，蕙仙

已辞去。

李星史的舅舅在京城官居台谏，为人很正直。蕙仙假托李星史的母亲，写信求他向何家提亲，他便专程到何家。何水部本就知道李星史的才华，又看重是他舅舅做冰人，便欣然答应了。星史的母亲得到消息，猜疑是儿子的主意，但知道婚事已成，也就不深究了，便叫儿子马上在京城借屋做新房，蜜月后带新娘同返。以免长途跋涉。婚礼举办得极为盛大隆重。婚后一月，新夫妇双双离京返粤。他们带着华丽的行装，还没走多远，突然遇到了强盗。大家仓措失措。只见一个美妇人窄袖蛮靴，飞马而来，连发三弹杀三贼，剩下的强盗都逃走了。李星史见正是蕙仙，刚想拉住她却已纵马绝尘而去，一下子不见了，再看车中，晚秋汗流浹背，面无人色，并对李星史说，“刚才见到的美妇人一定不是凡人，肯定是紫绢、红线一流，天派来帮助我们的。”李星史含糊应着，便叫仆人们焚香顶礼，祝她再来。

李星史一行到了家，拜见长辈，各位亲朋都称赞新娘美丽。李星史却总是挂念着蕙仙，便假告母亲山东学使聘请他翻阅文件，并说，“我已经答应了，不能不去。”于是从广州乘船到析津，在驿舍住下，拿出蕙仙平日的东西，再三摩挲，睹物思人，凄然泪下，这天晚上不曾合眼。第二天早上租车到了京城，途中一辆车驰过，忽然有一个女子掀起帘子招呼李星史：“你不是何蕙仙的男人吗？她现在搬了新居，特派仆人在芦沟桥边等你，我有一封信托你转交。你当保重。”说完二人分道而行。

李星史到了芦沟桥，果然见长髯奴三人赶车来迎。便问在什么地方，回答说：“到了就知道了。”驱车直达宣武门，也没人盘问。一会车停了，只见房舍巍峨，仿佛富贵人家，髯奴请李星史进去，守门的人见了都屈膝清安，好象平常就认识。走过曲曲折折的门廊，穿过重重叠叠的帘幕，叫人迷乱找不到出路。最后上了一栋楼，很宽敞，十几个丫环簇拥着蕙仙出来，靓妆炫服，

更加妩媚。李星史高兴得说不出别的话来，只是诉说别后相思之苦。蕙仙说：“这是你的别墅，已经为你捐了山东太守，过几天就可赴任了。我把你的像挂在屋里，令婢仆都来参拜，所以见到你就象见到了老主人，并没有什么异术。”第二天李星史到部里领任书，改派到福建泉州，他很高兴离家乡近了，可以把家里人接来，便和蕙仙商量。蕙仙笑着说：“你妻子若来，我怎么办？”李星史说：当如英皇一般并尊，不要象伊那那样相避。李星史从水路先到泉州，过了几个月，派手下人去南方迎接眷属。他的母亲和妻子骤然听到这个消息，可知其欢喜的程度了。晚秋听说衙中已有玉人，便不想去。李星史的母亲说：“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你本就先到我家，名正言顺，不必顾虑。”等她们到泉州时，蕙仙上船相迎，拜见星史母亲。因蕙仙比晚秋小二岁，便称晚秋为姐。晚秋见到蕙仙，自叹不如，从此定了名分，家内家外的事情都听蕙仙的，即便是李星史也一定先跟她商量再办事。蕙仙帮助他听讼折狱，发伏摘奸，人们都称赞她决断神明。当时各省中教匪闹事，山东有个巨盗，也是教匪，逃到福建被抓，关在泉州狱中，其同党重金贿赂上司，准备把他释放。蕙仙认为不可，立毙杖下。众人都服她有决断。教匪知道此事是蕙仙的主意，暗中招募力士在要道上埋伏准备刺杀李星史。蕙仙早已知道，劝他不要外出，有事要向上级汇报，就嘱咐他绕道而行，使教匪的阴谋不能得逞。一天晚上，忽然一群强盗斩关入室，气势汹汹地追索星史夫妇。这时蕙仙已睡下，急忙起来在室中绕着圈子，披散着头发，喃喃诵咒。众强盗都放下武器自缚，没有一个跑掉的。众人自此才知道蕙仙会弄术，李星史讲述了蕙仙的来历，大家更怀疑她不是凡人，传来传去，议论纷纷。蕙仙听到了非常不高兴，劝李星史辞官还乡，李星史听从了她的话。在粤东住了七年，蕙仙没有子女，晚秋连生了三个男孩，都非常聪明可爱。蕙仙因为南方潮湿，叫李星史改到京师做官，修好新居，全

家北上。将入都门时，从前托信的女子在道边相迎，与蕙仙问候之后，便询问收到书信后，为何久不见答复？蕙仙奇怪哪里来的书信，女子笑指李星史说：“这不就是邮差吗？”李星史陡然想起从前的事，非常抱歉。蕙仙邀女子一同居住。这个女子是蕙仙的小姐妹，小字菊仙，号慧英，信中说父母双亡，要去河汶投靠婶婶。小时与蕙仙有约，愿共事一人，现在孤苦伶仃，希望她想着自己。李星史搜索箱笼，那封信还在，和菊仙说的一致。菊仙虽已到花信番风之年，但丰姿绰约，还象十七、八岁的姑娘，能绘画做诗，尤其精于计算，经常替蕙仙持筹握算，一点不出差错。李星史的母亲更喜欢她，说她有宜男之相，后来就嫁给了李星史，三年中生四个男孩。

李星史在京城住久了，赎回了故居，重新建了一楼，其中供着木主，题为：“梦星老人。”每月的初一、十五一定亲自去焚香，终生都没有懈怠。

出《后聊斋志异》卷二

许杰编写

郑芷仙

孙荪，字伯兰，吴兴人，自号茗溪醉墨生。自幼跟着父亲四处做官，在中州居住得最久。后来他的父亲因为政绩卓异而调皖省，开任安庆太守。当时战乱之后市面荒凉，衙置颓坏，孙荪触目生悲，因此不想居住在衙中。恰好衙旁有民屋三栋，乱后新修，颇为清洁，泉石清幽，花木萧瑟，别开静境。主人在中州为官，与孙父在一起，当时已带家眷到任所，房子一直空着，就租给了孙生。孙生携带琴书住进来，觉得很舒适。一天晚上，晋昌观察设宴，席上众人射覆猜枚，循环酬酢，度词隐语，各有所长。客人中有人谈论狐鬼，渲染描绘。孙生这时已经有些醉了，摆首不信，说生平从未见过鬼，至于狐能幻作人形，决无此理。正值中秋，皓月当空，分外皎洁，酒阑人散，孙生乘着酒兴，踏月而归，已是三更时分。刚想睡下，忽听窗外有弹指声，心里很怀疑，披衣起来，从窗缝中偷看，只见一个亭亭倩影，背立在屋檐下。孙生打开门，果然见到一女郎，紫衣翠裙，丰神绰约，询问她的年纪，正是青春妙龄，在月下看来，姿态若仙，那一种风流韵致，出水芙蓉不足比其艳，临风芍药不足喻其娇。孙生喜极欲狂，向女郎长揖说：“你从哪里来到我这？难道是姮娥思凡，偷降红尘吗？”女郎笑着说：“我是你东邻的际氏女郎，与你只隔一道墙，因为夜夜听你读书的声音，知道你是风流雅士。今夜月色很好，你怎么一个人独处，不觉得寂寞吗？”孙生说：“你屈尊来此，我很感谢，为何不进来小憩，作长夜清谈。”于是二人携手入室，挑灯絮语。女郎微作倦态，用手托腮欲睡。孙生便拥之入衾，替她脱下衣服，二人相得甚欢，备极缱绻。半夜，女郎起身要茶，在孙生桌边翻阅书史，见到诗稿，曼声吟哦，好象很

欣赏，便向孙生要诗。孙生说不行，随手取过架上稿笺写了一首。女郎拿过诗稿嫣然一笑，急忙收入怀中，心想“这个书生喜欢嘲弄人，应该给他一点小小的报应。”于是殷勤作别，并说：“花影横窗，天已快亮，你该睡了，我也该回去了，女红之暇，我再来看你，千万别对外人说。”说完飘然而去。孙生送到庭院，被小石头拌了一跤，猛然惊醒，这时邻居的鸡乱叫，屋里灯光幽暗，一缕余香犹在室中。清晨，孙生在枕畔找到一股玉钗，雕琢精细，钗背有字数行，题的是“玉雯女史清玩”。原来女郎名叫玉雯。孙生玩视良久，珍藏在小竹箱中，不肯轻易给人看。到了晚上，孙生希望女郎再来，泡好茶，燃着香等候她。十多夜女郎没有来，孙生几乎怀疑是梦到了妩媚，不会再来了。一天，孙生又从别处赴宴归来，见窗中已有灯光，稍近听到吟诗声，仿佛是女子娇婉的声音。他非常高兴玉雯能再来，急忙推门而入，却见一个女子握笔伏案，若有所思，瞥见孙生，惊骇得想要逃走。孙生揽住她的袖子说：“半月不见，叫人思念，今晚是什么日子，才能再次重逢。”女郎含笑站着说：“你我从未见见过面，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孙生仔细端详她，只见秀眉长眉，雪肤花貌，与前次的女郎堪称双璧。孙生放开她，行礼说：“虽不相识，也请暂留，既然到了我这里，何不坐坐？”女郎这才斜坐在窗畔，神态非常羞怯。孙生见案上一张纸上已写满簪花水字，便对女郎说：“这是你写的吗？我本以为你是女相如，看来果然不错。”女郎说：“匆忙中随便乱涂，何足挂齿，您太过奖，让人不好意思。”孙生很欣赏她吐谈雅隽，便问她的姓氏。女郎说：“我姓郑，名芷仙，本是浙江人，现寄居于此。舅舅家是你的西邻，相距甚近。今天早晨来看舅舅，才能遇到你，也是前缘。我家在独秀山麓，离此约六十里，倘蒙不弃，有空请你过去。”说完就要告辞，孙生将她揽入怀中，让她坐在膝上说：“前缘尚未了，怎么就说回去了呢？”女郎便问孙生是否娶妻，孙生回答：

“正在寻找意中人，可惜得不到象你这样的人共结百年之好。”女郎又问：“是否有外遇？”孙生嗫嚅了许久无法回答。女郎站起来挥袖要走。孙生忙说：“梦中的事，何必在意？”便向女郎讲述了前次所做的梦。女郎说：“这不是梦，东邻阮家的玉姑，是我的小姐妹，怕你行事卤莽，所以留下信物以作合，她的玉钗还在你这里，正是她藏下的，不然梦寐无形，哪里来的玉钗？”孙生说：“既然你和她是闺中密友，何不替我请她前来，也好同归一人，不要作尹邢而效法英皇如何？”女郎答应道：“现在才知道你不是怜新弃旧的人。她今晚到亲戚家赴宴赏月，要喝一夜，恐怕没时间来，明晚我和她一起来。”孙生恳求女郎留下，再三请求女郎才答应，卸下晚妆，笑着进入帐帷。孙生拥抱着她，只觉她丰若有余，柔若无骨，感叹道：“这真是汉武温柔乡。”与之做爱，女郎娇啼宛转，若不胜情，孙生也不敢尽其欢。睡下一会，天已大亮，女郎急忙起身说：“贪睡忘了天亮，要被舅舅知道了。”穿衣下床，将一方素帕放入孙生怀中说：“藏蕤弱质，已经为你丧失了操守，今后千万不要辜负了我。”说完打开门自己走了。到了晚上，孙生希望两人双双而来，没想过了许久，音讯杳然。

孙生因有事西出城门，绕道经过独秀山下，准备拜访一下女郎的家，才想起忘了问她住址门牌，无法打听，只好每逢村舍，便信走徐行，希望能碰上。偶然到了山麓西侧，一条不宽的山涧潺潺曲折，三五人家零星杂居于此，茅屋竹篱，颇为幽雅。山涧的尽头，秀枫翠柏，景物更加奇妙，一户人家在水畔造了新屋，最为高敞敞亮。孙生坐在石头上休息，忽然听到门响，一个小丫环提着桶出来打水，频频打量孙生，好象奇怪他的装束与众不同。孙生便问她：“这里有姓郑的吗？”回答说：“我家主人就姓郑。”孙生又问：“你认识郑芷仙吗？”小丫环很害怕地说：“她就是我家三姑娘，是主人的掌上明珠。你是远方的客人，怎

么会知道她的名字？赶快走吧。别惹祸，恐怕主人听说了，会怀疑你是狂徒，叫人痛打你一顿。孙生不理睬，径直过了桥，叩门求见主人。一会出来一个苍头，问他有什么事。孙生说，我也是浙江人，和你主人是同乡，偶然经过这里，求见一面以尽桑梓之情，没有其他的意思。苍头推辞说主人正好登南峰道院去了，与餐霞炼师研究丹诀，没有半月不会下山。孙生便假说，“住在府署西边的，不是你主人的娘家亲戚吗？昨天他家眷属托我转交一物给女公子。”说完拿出怀中素帕，用纸包上，要来笔写道：“芷仙三姑玉启。”苍头进去，不久便出来，请孙生入内。孙生随着走过好几道门，到了西楼下。只见茜窗半启，绣幕低垂，女郎弯着胳膊侧坐着。见到孙生，便站起来行礼。孙生见女郎愁眉不展，仿佛忧虑重重，便对她说：“我远道来访，幸好得以重逢，应该高兴，为什么你这么悲伤呢？”女郎回答：“你不知道，自那次一见，情长缘短，会少离多，所以悲伤。”说完便命丫环仆妇在桂轩摆席：“轩中木樨花开得正盛，远近都是香气，该和你在花下一饮作别。”席间女郎殷勤劝酒，孙生喝了无数杯，酒正酣时，女郎为孙生叩铜盘作歌，以诉离别之情。歌毕抑制不住泪水流了下来。孙生也觉得悲从中来，勉强劝慰她。太阳落下去了，月亮升起来，孙生想留下，女郎似乎觉得不行，但又难以割舍，便命丫环在西厢铺下枕席，欲寻旧好。之后女郎对孙生说：“我和你的缘份就到这里了，前一次为伉俪之始，这一次为夫妇之终，这是天意，希望你不要再想着我。”她在胸前解下玉佩一枚系在孙生的衣襟上说：“这是我幼时玩的，见到它就象见到了我。”话未说完，忽听人声渲沸，自远而近，接着枪炮声不断，惊天动地。丫环仓皇跑来：“大祸临头，还不快跑？”孙生急忙带着女郎出来看。只见数十人气势汹汹破门而入。孙生以为是强盗，挺身而出要和他们格斗。众人见到他，都奇怪地问：“你是人还是鬼，或者是山魃木客之流？”孙生回头一看，女郎已不见，屋子

也全没了，自己置身于荒山野林之中。他害怕极了：“我是安庆太守之子，迷途住在这里，你们是什么人？”众人回答：“我们都是猎户，正好追赶一群狐狸到了这里，你见到了吗？这里野兽出没，断乎不可留，你是贵人，怎么在这里？”然后众人护送孙生回去。

出《聊斋志异》卷二 许杰编写

萧补烟

萧雯，字仲霞，号补烟，太仓人，寄居在杭州。少时学习八股，每见到帖据就笑道：“这真是足以窒锢性灵而禁闭思想。”年及弱冠补博士弟子员，不久便放弃了。因喜爱西湖的山水名胜，便移家居住在那里。做了官以后，他还不结婚，有人来做媒，他便说：“男女住在一起，是天下最脏的事，何必自寻苦海，堕入地狱。”有人劝说：“那你的香烟如何接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却说：“天地尚有穷尽，何况是人？一十二万年同归渐灭，即便是神仙，也难逃此劫。”对一切丹汞吐纳之术，长生不老之方，他平常就不信；他只喜欢喝酒，早晚都要喝一壶，朋友请喝每次必到。有个轻薄的人因为他平日不近女色，便想戏弄他，故意摆下酒宴，把几名妓女藏在船中，送柬请他来喝酒。等他来了以后，轮流劝酒，喝了无数，酒正酣时，妓女出来劝酒，这时他已微醺，瞠目视之，不作一语，酒到了跟前就倒满杯，一会就醉了，伏案睡着。朋友叫妓女陪他，一直坐到天亮，他醒来后对妓女说：“你们怎么还没去呀？”朋友说：“你昨晚睡在众香国中，岂不破了色戒？”他说：“目中有妓，心中无妓，你以为我这话是骗人的吗？”从此，日夜在妓女家饮酒，醉了便住在那里，缠头之费，夜合之资，一如常例。过了一年多，对那些妓女一无所染。而和他一起游玩的轻薄子弟，几乎荡尽家财，于是都服他有操守。

萧生听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想在屠夫走卒之中物色。于是在风雪天收拾行装动身前往。到了山东济南，因得了病，暂时住在旅店。将近夜半时分，忽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开门一看，见一老翁，修髯伟貌，拿着名帖来拜访他。听他的姓名，以前不认

识，萧生正想让旅店主人推辞，而老翁却已进了屋，在他的床边行了两个礼，样子非常谦恭，说道：“今晚我的四女儿出嫁，所招的女婿，可称得上是乘龙快婿，入赘我家，为他们举办婚礼，须大君子您屈驾主持，为宗族增光，已派车来接，请立即动身。”萧生刚想说话，老翁已拉着他的胳膊出了门。门外，灯火辉煌，赶车的和仆人有十几个，衣着华丽，气势不凡，请他上车。车赶得飞快，耳边好象有汹涌的波浪声。一会便到了一处府第。萧生坐的车直入中堂，老翁请他出来，与众宾客相见。只见宾客都是峨冠博带，仿佛是达官显贵，寒喧未毕，鼓乐齐鸣，堂上铺着红氍毹，两位新人已盈盈交拜。老翁叫萧生和另一位客人捧着蜡烛把新人送入洞房。房中都是妇人女子，粉白黛绿，走动起来，一时间珮声钏韵，鬓影衣香，令人几乎魂荡神摇，魂销心醉。行过合卺礼，出堂就坐，萧生居首，三杯之后，互相敬酒，每一席都是四个客人，有四个美人陪伴，首席加倍，萧生身边捧盃中的四个雏姬，都是丽绝人寰。穿紫衣的尤其美丽，酒盛在碧玉壶中，呈绀色，味醇气馥，刚入口，便觉神清气爽。萧生平素视脂粉如土苴，到了这时也觉得心为之微动，宴罢，萧生想告辞，老翁说：“既然屈尊到了我家，怎敢怠慢了贵客，况且还有琐事相商。”便请萧生住在东堂。东堂陈设之华丽，床褥之精美，便是官宦世家也没有。睡时紫衣人来陪宿。萧生推辞说：“我习惯一个人睡。不敢请你相伴。”紫衣人说：“我奉主人之命前来，走了便有罪，你只想博得不近女色的虚名，而不关心我被责罚，于心何忍？我听说心正者邪自敛，若不是矫情，一起住又有什么害处。”萧生说不出话来，紫衣人便留下来，为他铺床解衣，萧生睡下后，紫衣人才卸了妆，裸身钻进被中，投入萧生怀抱。萧生只觉得肌肤之滑，脂泽之芳，都是生平所未曾经历过的，不觉心为之大动，便与之缱绻。天亮萧生起来，老翁已等候在门外，笑着问他，“昨夜睡得好吗？”萧生脸上现出红晕，忸怩

得无法回答。老翁说：“饮食男女，本是人之大欲，古来圣贤也只是顺其自然罢啦，从未过分抑制，以惊世骇俗，如果一定强力压制，大大有背人情。这个女子是我的族人，和我有些瓜葛，既蒙你宠爱，今晚应该为你们举办婚礼。”萧生推辞说生平立志不娶，准备入山修道，不再居住于尘世间。老翁笑着说：“你好糊涂啊，神仙也有眷属，蓝桥玉杵台岭胡麻，尚且在人间觅得伴侣，刘安拔宅飞升，鸡犬也随之成仙，此外如王子晋、箫史、刘纲，都是夫妇同入清班，共参正果，怎么你的见识如此狭隘，何况这个女子为你失身，已不是完璧，始乱之而终弃之，你怎么说呢？”萧生拜了二拜说：“古人说，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自从听了你的教训，茅塞顿开，从此后我知道错了，一切都听你的。”老翁非常高兴，便命仆人打扫厅室，收拾房间，到了晚上举行婚礼，宾客之多，宴席之美，无可比拟。萧生从此在老翁家住下，伉俪情笃，感到很开心，也就不再想北上了，把寻觅剑客侠士踪迹的想法，也都丢在脑后。

紫衣女郎字琼仙，号绣云，认识不少字，也能作小诗。萧生闲时间起老翁的籍贯，才知道他是山西灵石人，姓胡，名浩然，字思孟，曾在京城做过七品小官，年老闲居在家，济南是老翁的妻家，他的四个女儿都出嫁了，俱是显宦。现在成亲的是四女儿，女婿常在闺房中很少出来，偶然见到，是一翩翩美少年，浙江人，也是名家子弟，已联捷登词林，蜜月之后就要挈眷入京。一个多月后，老翁为女儿女婿在西园饯行。四个女儿和女婿都来了，都与萧生行僚婿礼，因为紫衣女是老翁的从侄女，自幼失去父母，是老翁抚养大的。长婿杨麟史，歙县人氏，以大桃官知县，由部咨发江西南丰令，现在即将赴任，次婿是富家子弟，捐了观察，指派到滇南，三婿以军功起家，做了两任西蜀太守，现在因政绩卓异得到保升，入都引见。他们和萧生细谈家业，慢叙游踪，都喜欢他的博雅温文，并引为知己。园中泉石清幽，花木绮丽，亭台楼阁，金碧

相映。这时摆了五桌酒席，老翁和萧生居中，其他四婿各居一席斟满了酒杯，轮流劝酒。紫衣女因为分别在即，尤其觉得凄惻，她站起来捧了壶斟酒祝老翁长寿。老翁欣然受之，一饮而尽，对她说：“此去好好服侍君子，谨小慎微，不要挂念老人。”紫衣女听了这话忍不住哭起来。长婿站起来说：“今天父亲设宴为你们饯行，正该高兴，何必悲伤？”紫衣女强笑谢过他，弹箏做歌感谢老翁的养育之恩，泪珠簌簌落在弦上。其他几个女儿也觉得悲不自胜。第二天，长婿先出发赴豫，和萧生约好，“若到南昌，先来信告诉我，我在浔阳江上等你。”又过了一天，次婿赴云南，对萧生说：“滇中美玉很多，又出产精铜，现在回乱已平，地方富庶，那个地方当官的人才很少，补阙很容易，你如有意宦途，不如到那里，住在我的府衙，一览金马碧鸡之胜，我当为你捐官，可马上见效，何必恋恋于六桥三竺。”萧生对他唯唯致谢。次女琼华，字绣凤，容华绝代，与紫衣女最好，临别时拿出玉如意赠给她，说：“看到这个就如同见到姊面，以后想着我。”

萧生和三、四两婿一同入京师，香车绣辇，络绎行于道上。正走近芦沟桥畔，突然遇到某王爷出猎，持戟的战士，前后驰骋的有数百人，都带着弓箭，架着鹰领着犬，王爷所训养的狗叫灵獒，凶猛善搏。当时紫衣女的车走在最前面，狗见了，猛扑上来，紫衣女也从车中纵身飞出，喊叫着逃走了，衣服扔在地上如蝉蜕，狗飞快地追赶，一下子就消失了。顷刻间，群犬吠声如豹，各车上所载的丫环仆妇都现出狐形窜走，三、四婿和女也一起逃去，只剩萧生在车上转来转去，魂魄尽丧，如同木偶。一会灵獒回来，齿间还流着殷红的鲜血，虎视眈眈看着他，绕车三圈并嗅他的脚。王爷的都说萧生是妖人。萧生对他们诉说了自己的经历，有人说：“你大概是遇到狐魅了。”王爷命人和萧生一起到山东原处，只剩荒园尚在，是前明某相国的别墅，蔓草寒烟，

杳无踪迹，萧生惆怅而返，从此终身不娶，人们因此叫他狐媚。

出《后聊斋志异》卷二 许杰编写

劍仙聂碧云

聂碧云是兖州的奇女子，幼时遇一异人传授她剑术。能飞剑取人首级于十里之外。当时兖州有一士人，能吹铁箫，一天，他醉后于柳荫下品箫，树旁系着一条渔船，渔翁的儿子不孝，这天晚上正好在骂父亲，士人听到，一怒之下，掷铁箫杀了他，因此放浪江湖。正好他去劳山访道，在五老峰下遇到碧云，便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碧云也久久注视他，说道：“看你走路的样子，也是闯荡江湖之人，我还没有夫婿，我愿跟着你。”二人遂结为夫妇。士人想在西南山麓造一间茅屋。碧云说：“我还有大仇未报，还不到隐居的时候，所以跟随你的原因，是为了跋涉山川，聊解寂寞，而且希望你能助一臂之力，事情成功了，对你也不是没有好处。”碧云从兖、豫、过燕齐、到汴、洛、每到一处，只停留十天，从不久留。碧云在夜间占望星地气，占卜说：“当在洪泽巨湖。”先是觉得鄱阳湖中必有神物，于是就到了豫章，在湖畔租了房子，夜里拿出神镜，在盘中注满水，测量之下，光气还远，接着查出神物在太湖，于是二人从九江到达三吴，居住在西洞庭山。士人建起帐篷教授徒弟，准备长久住下去，闲暇时询问碧云隐居在此准备做什么。碧云说：“我父亲是有道的人，出自许真君门下，讲求修炼铅汞之法，大丹炼成，不几天就要飞升。山潭毒龙化作真君模样，悄悄到我父的住所，命父亲打开炉子，把丹分为二颗，一颗自己服下，一颗给父亲，佯装密授真言，我父刚俯身受教，毒龙便乘其不备，从袖中拿出铁槌击中父亲的头，将父亲打死，偷走了仙丹。毒龙从此变化不测。此大仇不可不报，毒龙神通广大，不是剑术所能制服，须找全三件神物，才可以杀它。”士人问：“是哪三件神物？”碧云说：“一是定海

神针，大禹昔日遗下的，投在潭中，可以水波不兴。一是降魔真杵，一是炼影神镜。现在我只有一件神镜，却得不到另外二件，日夜寻找，不敢有丝毫懈怠。现在探知神针在太湖中，须要设法找到它，否则恐怕要闹出乱子。”碧云从此每天晚上必泛舟湖上，飞桨操舵，都是自身兼任。一天晚上，皓月凌空，亮如白昼，士人刚闭户夜读，万籁俱静，碧云忽然开门进来，衣服鞋子都是湿的，发间还滴着水，对士人说：“你可以庆贺我了，我已找到神针。”说着从袖中拿出神针，长仅如筷子，上面有数行蝌蚪文，模糊不可辨认。天亮后碧云走到浙江境内。住在旅店中。路上遇到一个黄冠道人，神情潇洒，似曾相识，向碧云稽首问候说：“三件神物得了二件，报仇之期不远了。我师有一封信给你。”说完便将信递给碧云，然后一下子就不见了。碧云非常感叹，打开一看，是真君的信，里面写道：“降魔真杵现在嘉兴西寺韦陀手中，可惜为世俗香火所熏蒸，须得十万遍辟秽金刚咒，才能返璞归真，至时自会来助你。”碧云到了嘉兴，用假的换取真的，供在案头，沐以异香，叫士人晨夕念诵金刚经，一年才念够了十万遍。碧云在十年间已炼成匕首百具，削铁贯石，锋利无比，掷向空中，如流星，落下必中，从无虚发。碧云跃起说：“报仇正在此时，毒龙以前伏于蠡湖，现在搬到灵山最上峰仙穴，我该和丈夫入蜀寻找它。”于是二人经过瞿塘滟滪之险，剑阁夔门之峻，在成都住了一个月，才抵达阆中。他们登上蟠龙山眺望，只见灵山一峰，峭拔于霄汉，气色葱蔚，心想一定有神物居于此。碧云欢喜道：“毒龙一定在那里。”对士人说：“能跟我一起去吗？”士人道：“敢不从命？”碧云将革囊、匕首交给士人说：“等到云雨勃兴，雷电激荡之时，向空中掷匕首，没有不中的，若事情紧急，你可拿降魔杵自卫，高念金经，一定无事。”碧云整装登山，直到山顶，士人跟着她。只见潭占地约数百亩，水清彻见底，水中鱼儿历历可见，水面涟漪荡漾。碧云说：“毒龙喜欢听音乐，你可以吹铁箫引

他出来。”士人吹铁箫本是神技，高可遏云，响可裂帛，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开始还按谱依律，抑扬宛转，三弄之后，极尽所能，恣意流畅。碧云见鱼群中，有一条样子象蜴蜥的鱼点首摆尾，举止异于其他的鱼，知道一定是毒龙，急忙将定水神针投进去，潭水立刻降了丈许，蜴蜥一下子变成巨蛇，顷刻间鳞甲怒张，风浪大作，千百条蛇都从潭里飞出，扑向碧云。碧云将剑掷向空中，匕首所及，血雨横飞。士人也从旁相助。俄而天昏地暗，水火风雷一起大作。士人的匕首已投尽，只站在石头上，拿着降魔杵高声诵经。碧云胸前挂着神镜，蛇不敢侵犯她，毒龙技穷，知道不能抵敌，便腾云驾雾，张牙舞爪和碧云搏斗。碧云用降魔杵击中毒龙的背，毒龙一下子不见了，碧云急忙用炼影神镜遍照四方，原来它伏在磐石下，搬起磐石，转眼毒龙变成了一只虾蟆。碧云怕它再逃走，便用神针刺它，血骤然涌出，溢满潭。碧云以为毒龙已死，高兴地说：“二十年的大仇，今日才如我愿。”忽听空中有人道：“女子有志，真可嘉奖。”碧云抬头看，原来是真君。俯身对碧云说：“毒龙伎俩百出，那得便死？五百年后仍将为患人间，不如我带走吧。”说完向潭中掷下一钵，毒龙跃入钵中，真君收回钵也消失了。

碧云喜欢这里缥缈幽胜，有意在此终老。山中居民因碧云重来，都来问好，碧云整年无所经营而衣食自给，虽和士人结为伉俪，却食宿自别，似乎各不相干，众人都觉得不是凡人。正值春季淫雨菲菲，浙皖山中各处蛟龙出没，远近都能听到它的叫声，到处搜索也找不到，山民们都很忧虑。一天晚上雨骤风狂，山水陡发，雷声震响，蛟龙跃出地面丈余。碧云闻讯赶到，飞剑将它斩为二段。天明一看，头上有角，身上长鳞，几丈长。山民不被蛟龙侵袭，都是碧云的功劳。又一年久旱不雨，稻田龟裂，民间祈雨都不见效，有时乌云滚滚，雷声轰轰，就是不下雨，碧云认为一定有问题，便巡视田野，见一棺材露出来，有一小

洞很滑润，好象有东西常常出入。碧云询问是谁的棺木，为何久不下葬？她让众人打开棺木，赫然只见一具僵尸卧在里面，遍体绿毛，棺盖一开，尸体便立起，众人害怕都逃走了。碧云说：“这就是为害的旱魃。”让人堆柴焚烧，于是甘霖立降，山民得以补种。虽旱却没有造成灾难。有人家中狐狸作祟，越赶越厉害，甚至扰乱邻居，箱笼无故起火，秽物死鼠埋在饭钵中，妇女褻物扔在街道上。这家人请来龙虎山的天师符，挂在家中，狐狸仍不怕。因为碧云有道术，便哀求她来治一治。碧云笑着说：“这不是我之所长，我不会画符，不要象王道士斩妖，成为笑话。”这家人再三恳求，碧云不得已前往，刚到门口，突然一块巨砖飞来，几乎击中她的肩。碧云一怒之下，向空中掷剑，空中狐鸣，头已断。碧云说：“患害已除，你可以高枕无忧了。”碧云归来，便有一个白须老翁持帖拜见。碧云因为素昧平生，觉得很奇怪。请他进来，只见他苍髯古貌，道气盎然，对碧云说：“我们同属玄门，何必苦苦相逼。子孙就算有错，也该先告诉我，我自会治它，便以三尺剑加害于它，是什么道理？你志在报父仇，现在我的仇向谁报，许真君还是我们后辈，不要认为你的剑厉害，便可以妄杀。”碧云才知道这是狐祖，便回答：“你本是涂山氏的苗裔，应该伏处于岩穴，远隔人间，自然于人无患，于世无争。而它扰乱平民，逞其狡狴，论罪当如何处理？你自己说能管理子孙，那么当人家呼吁无门时，怎么置若罔闻？你走吧，别来打扰我。”老翁无言以对，神情沮丧，仓促走下台阶，便化为苍狐，顷刻消失。碧云对士人说：“这个狐狸按阴律处置，罪不至死，我杀了它，未免过份了。你可诵心经、往生咒各万遍，超度它来赎我的过。”

碧云因为洞庭之胜甲于吴地，原是洞天福地，准备在湖中筑长堤，如白，苏二堤，堤上多种树木，为行人蔽荫，并建筑精舍，为出世之士栖真养静之所。可惜后因碧云入峨眉山学道，一去不返，没能

成此事。

出《后聊斋志异》卷六 许杰编写

徐 仲 璞

徐仲璞是湖北人，少年时曾随父亲在四川中部经商，对成都负郭诸山尤其熟悉。父亲死后便不再去那里，在叙皋开了店铺奉养母亲。徐生虽是生意人，但雅好文字，喜作诗歌，常与文人学士往来。年仅弱冠，尚未娶妻，有人来说媒，他笑答：“人世间哪里有情如媚狐，才如艳鬼的女子，性情既风雅，容貌又秀丽，与这样的人结为伉俪，才足以慰我的心。”听他如此说，人们多嘲笑他狂妄，说徐家的子弟选择配偶，不求于人，却求之于鬼狐，真是奇想啊。徐生也不和他们辩论。他生性绝顶聪明，见友人学习帖括，也随便学着玩，居然上了路，朋友们都劝他求取功名，一试竟得中，得补博士弟子员。这一年正好是大比之年，大家都怂恿他去赴秋试：“以你的文采去考试，正是得其所哉。”徐生也就欣然乐于听从他们的话，希望借此机会看看皇都的壮丽景色，于是便收集了一些钱作为路费，整理行装和朋友一起北上。经过山东济南时，徐生忽然在旅店中得了病，无法再向前走，便请朋友先走，待自己病好后再赶去。

朋友走后，徐生的病更加沉重，在床中呻吟，煎药倒水，都得一个仆人照顾。一天晚上，昏沉之中，忽然有一个女子一直来到他床前，揭开帐子，请徐生喝手中所捧的药，并慢慢扶他坐起来，徐生也不管是谁，一饮而尽，觉得药味香烈异常，一缕热气直下重台，并达入丹田，顿时精神焕发。回头看那女子，已不见踪影，只在她挽扶之际，觉得她肌肤之滑腻，芴泽之幽韵，无以复加。徐生转而怀疑是神女降世，救度有缘之人。病好后，徐生设了牌位，焚香拜谢。以此功名之心顿时淡漠了，考虑到旅店人来人往，不是养病的地方，正好朋友有所别墅在城南，精舍数

间，颇有泉石花术之胜，可以静养，便搬到那里。

一天黄昏吃罢饭，银灯初上，听窗外雨声淅沥作响，孤馆秋沉，浮想联翩。徐生偶然翻翻韵牌，想作一首诗，吟了两句，思路接不上，沉吟良久。忽听窗外有笑声：“平常以诗伯自居的人，怎么诗思苦涩至此？”徐生以为是同伴来访，开个玩笑，便开门请进，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女郎，皓齿明眸，淡妆高髻，光艳如神仙。徐生行礼让坐，寻问是谁家宅眷，女郎回答：“病刚好，就忘了女华陀了。”徐生于是再次拜谢救命之恩：“你果然是赐药的仙女，我该如何报答你的恩德？”女郎回答：“知道你是风流君子，所以来接近你，并不图你报答，且对你也有好处。”接着为徐生续了两句诗，徐生赞她续得好。女郎在案头翻得徐生的诗稿，曼声吟哦，意致潇洒。徐生开玩笑说：“你愿意屈尊作女弟子吗？”女郎笑道：“你作我的师付，也太早了点，若想迭唱联吟，还不知谁比谁强呢。”夜深了，女郎假意要走，徐生挽留她，便住了下来。女郎在枕畔说自己姓何，字洛仙，一直住在山的左边，姊妹四人，自己最大，三个妹妹都已远嫁，只剩下自己在这里。近来正值文君新寡，遇到相如便作夜奔：“你不要把我看成荡妇，希望我们能白头偕老。”徐生说：“我全靠你才得再生，又得以双宿双飞，但愿生生世世为夫妇，不再分离，才是我的心愿，你不要再怕我会抛弃你。”从此女郎每日都来，晚来早走，徐生也习以为常。

九月末，朋友们从京城回来，都奇怪徐生还留在这里。徐生说这里颇有山水之胜，友朋之乐，在家里著书写诗，既省了应酬之烦，又得诗书之趣，说什么不快活呢。一个朋友说：“恐怕是有了艳遇，在此寻花问柳吧。”一语正中隐处，徐生不觉红了脸。有人劝他回家，他坚持不走，朋友们都走了。

徐生在此一住两年，一日与女郎商议带她一同进京赴试的事。女郎说：“我刚好占卜，恐怕不是吉兆。”徐生不信，一定

要去。女郎叹息道：“这是命中注定，无法逃避的。”仓促而往，二人住在宝珠胡同，离此不远，是赣宁会馆，住着羽士邱真人，托名从龙虎山来，出自张天师门下，先拿着帖子来拜见徐生。徐生很随便地接待了他。邱真人说：“看你的房中妖气弥漫，恐怕对你大不利，请让我见一见你的仆人，看看是否如此。”徐生说：“我从济南携眷属到此，除了一二个走价外，都是丫环。”邱真人说：“妖怪就在这里，她的来路一定不正。”于是从袖中取出三张符给徐生：“把这些分贴在房闼床帏衾枕之间，妖怪就会显形。”徐生随便答应着，顺手夹在书中。晚上，女郎翻阅书籍，见符惊问：“这是哪里来的？”徐生把情况都告诉了她。她凄然说：“前日所占卜的都应验了，你既然不信，为什么接受了呢？想来你我的缘分到此已尽了。”徐生百般解释，女郎再不说话，立刻焚毁了符，转身向外便走，转眼已不见踪影。徐生怅然若失。第二天忽然纷纷传说会馆中门户没有开，而羽士却身首异处，粉墙上留着血字一行：杀人者，徐仲瑛妻何洛仙。枕边留下一把匕首，上刻“精镠”二字，旁有一行小字：“鲁国奇女子洛仙珍玩。”巡逻的差人便要把徐生抓去。徐生用重金贿赂差人，携款急忙逃走，觉得不如投奔少时游历过的四川。

徐生从芝罘逆水行舟至宜昌，不到二十天，抵达成都，住在旧日认识的谢家。谢是黔阳人，在蜀当差，景况颇窘迫。当时徐生所带的钱很多，谢家靠他帮助，衣帽都换了新的。谢本来善于绘画，花卉禽鸟，栩栩如生。徐生替他画卖给富商，前后所得无数，谢很感激徐生，知道徐生尚未娶妻，便想将二女儿许配给他。但存了这个意思还没有说，因为谢有两个女儿，长女容貌更加娇丽，十六岁便夭折了。次女年亦及笄，能写诗歌，工于绘画。如没有长女在前，也算是绝代佳人了。徐生初来时，曾以通家礼见过她，很欣赏她的美丽。一天晚上，徐生挑灯独坐，万籁俱

寂，忽然有人敲门。开门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丽人。徐生惊问她从何处而来，她嗫嚅不答。在徐生的盘问下才说：“我是东邻陆氏女幼婉，平日是谢家阿茜的好朋友。我父也是湖北人，在这里作丞尉，因为和你是同乡，所以冒然到此，希望和你同归。”徐生见她秋波微睇，媚态横生，不禁为之魂销神夺，便将她拥入帐中，极尽缱绻。从此来往无间断，徐生询问她家中还有什么人，怎么能抽空到这里来。女郎流着泪说：“我父母俱丧，跟着舅舅，舅母待我很不好，常常思念家乡，你在这里虽然快乐，但哪里及得上故乡安稳。你若有意，我伴你同归，途中该不会寂寞，此身既属于你，万死相随，希望你不要抛弃我。”徐生告诉她洛仙在山东手刃羽士，必将株连于己，恐怕故乡不是乐土。女郎说：“洛仙不姓何，她是不是丰若有余，柔若无骨，冰肌玉貌，秀绝人寰？左臂有一小红痣，晴则现，阴则隐，占卜没有不准的，真是奇人。现在听说她在峨眉山修道，我们去拜访她，和她同行，一定无事。”徐生说：“假设她不肯怎么办？”女郎说：“缘至推不去，缘尽挽不来，你和洛仙还有三十年世上缘，见了你的面，一定不会提往事。”徐生托言游峨眉山，约女在城西大树下见面。等他到时，女郎已先到，穿着远行的装束，更加妩媚。到了山下，女郎说：“我的姑姑在白云峰下作女道士，我们可住在她的观中，她一定知道洛仙的踪迹。”女郎的姑姑清风道貌飘然世外。女郎寻问洛仙的消息，姑姑说：“刚才来此清谈，想必还没走。”女郎让姑姑请她来。只见洛仙容貌依旧，已改道妆，见了徐生盈盈欲泣，不作一语。徐生深深自责。洛仙说：“这事不怪你，命数如此。你走后，深怕连累你，便用竹杖化作你的样子，到官申诉，已为你解决了。”洛仙见到幼婉，对徐生说：“这是你所宠爱之人吗？既得新人，便忘了旧人吧？”徐生说：“如果忘了，何必千里迢迢前来找你。幼婉情意拳拳，尤其敬佩你。”洛仙道：“我也知道，只不过开个玩笑。”这一

夜二人喁喁说别后事，彻夜未眠，洛仙道：“现在见了你，又添了一重障碍，只因为我和幼婉都不能为你生子，以延续后嗣。谢家想以阿茜配君，真是嘉偶。我和幼婉同返汉皋，整顿门楣，摒挡婚事，你赶到蜀中行礼成亲，大约得一个月，便可坐拥三艳，你是哪里修来的福气？”徐生听从了。新婚之夜，阿茜与幼婉容貌相似，神情举止也很相象，徐生很疑惑，询问阿茜得知原有一姊，年刚及笄便夭折了，拿出她的小像，酷似幼婉。阿茜到了徐生家中，突然见到幼婉，非常害怕，哭着要逃走。后来徐生向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阿茜才明白。幼婉告诉她：“我得炼形之术，才能再返人间，望你不要张扬，以免世人惊恐。”后来，徐生贵为大司寇，洛仙居家三十年并没有异常。一日洛仙特设盛宴，嘱咐徐生遍邀省里的督抚司道，在家中摆宴。下午雷风大作，霹雳屡次震响却打不下来，天晴之时，众人看到司寇庭下跑出白狐，转眼就不见了，进去看夫人，不知何时已走了。于是才知道洛仙此来，是为了避雷劫。

出《后聊斋志异》卷六 许杰编写

王 莲 舫

姜丽裳，字星娥，是良家女子。小时候住在苏州葑门外的甫里村，父亲虽然是有名气的人，但家境实在贫寒得很。姜丽裳天生丽质，皓齿明眸，是出名的美人，同辈的小伙子们都为她倾倒，想把她娶到手。姜丽裳的舅舅唐鸣球是饱学之士，在官府中做幕僚。当他见到姜丽裳时，很是欣赏，对姜丽裳的父亲说：

“你们住在这样的偏僻地方，很难为女儿找到佳婿。不如随我到武昌，我为她找好的夫婿。”

于是，姜丽裳来到武昌。舅母非常喜欢她，细心教她刺绣裁衣。姜丽裳极是聪明，很快能做一手好活，人们都称她为神针。

唐鸣球是制府刑名正席，兼主奏牍，他的家令人眷都住在督署内。督署的东面有一栋五根柱子的楼房，十分宽敞，花木较少、池石幽古，庭园里种着梅、杏、桃、李四株树，相传有百年之久，花开时，香气四散，远近都能嗅着。屋内窗明几净，令人心旷神怡。有人说楼内曾被狐仙占据。而唐鸣球秉性耿直，始终不信。他搬进去住了很久，也没有发现什么狐仙。姜丽裳随舅舅住在这里，很是逍遥。

一日，制军夫人请姜丽裳绣佛幡，大赞她的手工精巧绝伦。于是，邀请姜丽裳相见。一见之下，制军夫人十分喜欢姜丽裳的秀美，立即认她为自己的女儿。唐鸣球素来不想攀附贵人，此时盛情难却，只好答应。

姜丽裳从此身穿金银绸缎，出入富贵之家。她为制军夫人手绣的36幅幡旗有4万多字，点画工细，波折分明，实在胜过亲笔书写。看见的人都疑是鬼工。上幡之日，倾城轰动，富贵人家

的夫人都赶来贺喜，全城的淑女结伴前来目睹姜丽裳的芳容，赞叹之声不绝。贵阀巨绅得知姜丽裳为制军的爱女，求字、求婚的人接连不断。

有个叫黎佛眉的人，是大司冠的公子，性情轻浮，凭借父亲的权势，作威作福，为乡里人所不齿。听到了姜丽裳的名声，他便派媒人来说合，觉得此事定成。制军和唐鸣球商量，唐鸣球认为这事不妥。制军说：“现在她已是我女儿，怕什么？”竟不再商量就接受了聘礼。姜丽裳听说此事，虽不愿意，但说不出话来。一天她偶然游佛寺，见游女如云，来来往往如穿梭。一辆最后来的车上下来一个女子，淡妆素服，不加修饰，但风韵婷婷，似曾相识。这好下车后见到姜丽裳，再三顾盼，仿佛惊讶她早来了。一会住持尼妙连请姜丽裳到另一间屋子里，那女子也来作陪，并寻问姜丽裳的姓名。姜丽裳都告诉了她，也转问她，她说姓王，字莲舫，小字荷娇，生长在吴乡，父母都不在，跟叔叔到此，叔叔在楚北为县尉。姜丽裳见她谈吐风雅，知道她一定识字。她说能作诗，且对书法很娴熟，并念了自己的近作。姜丽裳很喜欢她，约她到家；她一再推辞，姜丽裳再三请求，才答应了，从此二人亲如姊妹。花前月下，共相唱和。一天姜丽裳偶然写了几首四绝，放在砚底，被荷娇见到，问她：“你有什么事如此忧虑？”又说：“看你近日抑郁寡欢，难道蓬户胜于侯门，荆布胜于绮罗吗？是不是虽然处于深闺，无异于被囚禁啊。”姜丽裳说：“我生性喜欢淡泊不喜欢繁华，现在虽处于富贵中，但动辄受约束，如在荆棘中行处于走，所以郁郁不乐。”荷娇说：“还不止这些吧，我看还有别情。”便在姜丽裳耳边说：“是不是为了婚姻的事？”丽裳泪光荧荧，不说一句话。荷娇说：“要是如此，姐姐不必忧虑，我可以略施小术，李代桃僵，姐姐也可金蝉脱壳，从此消失了。”丽裳向她请教，她说：“只要在婢女中多增一人，到时便行了。”于是在丫环中挑了一个眉目较好的，为她施朱粉，理鬓发，并缠

上双脚使之纤小，并教给丽裳符篆咒语，隐形之术，学了半月便成了，与荷娇一起行走于众人之前，大家都看不到。荷娇说：“已经成功了。”

到了吉日良辰，荷娇用丽裳的衣服装扮婢女，看起来就象是丽裳，谆谆叮嘱她：“你现在是新娘，去到富贵之家，一生受用不尽，不要多嘴，败坏了你的事。”新人上车后，荷娇对丽裳说：“先到我家少住几日，然后再回你自己家也不晚。”丽裳听从她的话，二人一同出门，忽有两个卫士来迎接，丽裳不习惯乘驴，荷娇就命换成骡车。走了几里才到，门第高耸，宛如世家，荷娇引丽裳从偏堂入内室，走过几道门，锦幔绣帘，异常华丽。丽裳住在西楼，有二婢服侍，一个叫露香，一个叫雨香。屋后有一园子，回廊小树曲折通幽，其中颇有花木泉石之胜。荷娇和丽裳每日在其中游玩，高兴得无以复加。住了几个月，探知黎家自婚后，伉俪和睦，并不知是替代品。由此丽裳才知道荷娇不是凡人，遂求她传授长生不老的方法。荷娇说：“这不可以随便传授，姐姐还是富贵中人，当享尘世之福。我传给你相人法，以便他日觅得快婿。”于是从篋中拿出抑庄相经数十叶赠给丽裳，亲自指点她，过了近百天才学成。丽裳想告辞去看父母，说：“自从离开父母，已经三年了，心中想念，急于归去，只是事情非同寻常，家乡恐怕不便居住，你看该怎么办呢？”荷娇说：“以我占卜得知，姐姐的婚事当在北方。你先去山东暂住如何？”从怀中取出一面镜子交给丽裳，说：“用它来相天下人，决不会错，请你珍藏。”

丽裳回家后向父母讲了前后始末，都深为叹息。先是丽裳舅舅有信来，乡中亲朋都知道她已出嫁，前来贺喜。这回她回来，乃以旧宁为由。她的姨母嫁给济南的士人，也是世家，便前去投靠。住了没多久，忽然会匪猖獗，接连攻城陷邑，逼近济南，城中戒严，召募团丁，力筹守城，居民都逃走了。丽裳与姨母仓皇

出逃，中途失散。丽裳孤苦伶仃，难于攀山涉水，爬山时，失手堕于崖下，自以为必死无疑，幸好被葛藤缠住，落到堆满树叶的地上，才得以保全。她害怕极了，失声痛哭。忽听背后有人说：“怎么哭得这么惨呀？”声音很熟悉，回头一看，原来是莲舫。二人握手问候，高兴得又哭起来。丽裳问莲舫怎么在这里，难道是梦中相见吗？莲舫说：“早知你有难，所以特来相救，贼乱不久就能平复，不足为虑，不过这里不是久留之地，还是到我别墅中暂时休息一下。”于是拉着丽裳的手同行，峰回路转，便看到四五间茅屋，西边有门，题为绮园。莲舫告诉丽裳。“这就是我的住所。”竹屋纸窗，芦帘木榻，颇有山居风味。丽裳说：“到了这里顿时心情舒畅，令人忘却尘世，但愿能常住于此，不再想归去了。”莲舫笑道：“只怕姐姐尘心一动，不可终留啊。”这天晚上，二人絮谈别后情况，彻夜不眠，将近五更才朦胧睡去。

丽裳耳畔忽听人声喧乐，睁眼一看，自己置身旷野，房屋都不见了，逃难的人扶老携幼，络绎不绝，数十步外有一个亭子，其中有许多石磴。丽裳走进去坐下来，只见一翩翩弱质书生已先在里面，虽穿布衣，但丰神秀澈，顾盼不凡，丽裳猛然看到，暗暗惊诧他不是凡人，拿出镜子远远细看，更加相信。书生见到丽裳，似乎惊讶她的美丽，但举止更加庄重。丽裳见书生能以礼自持，更加赞赏。一会哄传贼兵到了，众人都逃走。丽裳哭泣着不肯起来：“宁可死在这里，我也走不动了。”书生上前行礼道：“你家人在哪里，难道失散了吗？”丽裳哭着说：“是的。”书生说：“贼兵已逼近，不可不避，我正好骑骡子来的，系在亭下，请你骑骡子好不好？”丽裳说：“我坐车，你步行，断乎不可。我得以幸免，你怎么办？”书生说：“骡子很健壮，本来可以载两个人，何况你身体轻盈，算不上累赘，只是男女授受不亲，虽在患难之间，也不敢不谨慎。”丽裳双颊微红，问书生的姓名，书生说是济南士族，姓卢，字雨人。丽裳难为情地问：

“你是否娶亲？”书生说：“还没有。”丽裳说：“我也还没有出嫁，如能效仿钟建贞李芋的故事，我可以跟你走，否则我宁可死在亭中。”书生说：“敢不从命。”便与丽裳在亭中互拜，解下双鸳玉佩送给丽裳，作为信物，扶她登上骡子，自己则一跃而上，振鞭疾驰，得以脱离险境。不久听说贼已溃走，城防解严。书生和丽裳同归，暂住于亲戚家中，得知丽裳家人都无恙，派人告诉他们丽裳的情况，他们立刻接丽裳回家。于是二家互派媒灼，择吉成婚。这年书生秋试告捷，第二年登进士第，入仕林，不到十载居高位。而那黎家子弟，自父亲死后，因赌博而家产尽失，无立锥之地，以婢子身份而学夫人的也早亡。只有莲舫不知是什么人，是怪还是仙，无法知道，有人说她就是居署楼的狐狸。

出《后聊斋志异》卷六 许杰编写

杨秋舫

陈心农，名文田，字亦秋，浙江的名士。少时住在会稽，擅长绘画。家中有一花园，泉石奇古，花木萧疏，楼台亭榭，曲折通幽。他读书的地方叫绿云窝，尤其雅敞，所藏书籍，密帙珍函，殆难悉数。祖辈很富有，到他这辈已衰落了，但在当地尚算富户。陈生因为应试到了杭州，住在环碧山庄。此处林木茂盛，正好消夏。他六月间先到这里，意在避暑。在此闭门谢客，月夜读书。所住的地方距苕塘仅数十步，正值花开，清风徐过，芬芳远彻。一天晚上月光如昼，陈生浴罢乘凉，忽见池边有人影走来走去，仔细查看，高髻淡妆，好象是一个绝妙的女子，陈生想平日并无妇女来此，何况深夜，其中一定有异，便悄悄走到她的背后。那女子也不惊慌逃避，反转身问陈生：“你从那里来，如此相逼？”陈生在月下看那女子，秀眸皓齿，明艳若仙，不觉神为之夺，长揖谢罪道：“这是我家庭院，我与你素昧平生，不知你因何到这里。”女子说：“我是你的西邻，你没租这屋子时常来游玩，或赏月看花，或登舫荡桨，随意逗留，园主人从不过问。自你来此，我已十几天没来了。今夜月光皎洁，正好经过亭外，忽然闻到花香扑鼻，冒嫌疑偷偷来此，只怕被庸俗之人取笑。”陈生笑答：“你真是雅人，但根据什么便说我是俗人，请不要妄加评论。我住在这里，也可算作半个主人。不过有花不可无酒，有月不可无诗，看你的谈吐，一定擅于吟诗作赋，何不屈尊到我屋内，一洗小生的俗气呢。”女子也不推辞，随他进屋，灯下观看，更显妩媚。她见陈生房中陈设，琴剑之外，多是诗词古帖，随手取出一册，是《杜少陵集》，书中写满评语，都说得很是地方。便笑道：“刚才是我说错了，我料想你也不是庸人，看你的

外貌，也没有纨绔习气。”陈生唤仆人备下酒菜，请女子入席对酌。女子说：“虽是邻居，终究是萍水相逢，怎么可以男女同席，以至败坏了礼仪，假若你夫人见到，认为我是勾栏中人，弄出难堪的事来。”陈生说：“仆人可都遣走，园中门已上锁，又何必怕有人来。值此良宵，以酒助兴，何必效世俗儿女态呢？”女子才和陈生对坐，但仍很忸怩。陈生以白玉杯倒满酒递给她，她也不推辞，一饮而尽。三杯之后，气氛渐渐融洽，陈生问：“你既是我的西邻，请问芳姓。”女子自言姓杨，字秋舫，小字蓉宝。父亲是刀笔吏，生母早已逝世，现在只有继母，对自己很苛薄，一点不关心她的冷暖，只有父亲的妾巧娘私下常关心她，说着眼里盈满了泪。陈生说：“只要你今后嫁得乘龙快婿，就不必再考虑这些了。”女子说：“人家把心事告诉你，你倒来奚落人，真不是好人。”说罢便要走。陈生硬捺她坐下，谢过罪后说：“这也是实话。”于是斟酒再饮，女子酒量极大，喝了无数杯，陈生已将醉，而女子毫无醉意，便在陈生床边翻书，极力称赞他的诗，便问他：“这首诗是什么时候作的？”陈生说：“我在十年前梦游一处，画栋雕梁，瑶台贝阙，仿佛是王者居住的地方。其中有一人霞佩云裳，丰神绝世，望着我笑，旁边有人告诉我说：

‘这是你的夫人，十年后必应此佳兆。’随将此入手中所拿的玉如意转赠给我，帘外忽听鹦哥叫‘茶来’，我一下子醒了。以后就常想起这个梦。昨夜读书疲倦了，看见一个美人在窗外，我叫她进来，她嫣然一笑就不见了。看她的样子，依稀是旧日梦中所见的人。我有感而作了这首词，今夜正好你来，也是先机之兆，不能说没有前缘啊。”夜静更深，女子要告辞，陈生拉住她挽留，女子脱手便消失了。陈生为之叹息不已，第二天晚上，希望她再来，却音信渺然，白白使人想入非非。

过了几天，陈生赴宴归来，稍带醉意，月暗星稀，正觉得路途难行，猛然见到前面有两盏灯引路，急忙赶到前面，正是从前

遇到的女子。邂逅相遇，喜出望外，忙问她从何而来。她说：

“我从舅舅家来，现在要回家，父母都不在家，叫我看管房屋，何不一起到我家？”陈生欣然答应，二人并肩入门，携手登堂，俨然如伉俪双双而来。陈生见她家虽稍狭窄了些，但非常平净，可称精庐。进到屋里，四五个丫环，都非常美丽，上前敬茶敬果。女子命在玉觥楼下设席。一会婢子来报席已设好，女子领陈生前去。过了几道门才到，珠帘翠幕，华丽夺目。刚坐定，佳肴已络绎而至，只觉得味道甘美，不知是什么东西。酒过数巡，陈生已微醉，女子亲自捧壶为他倒满了酒说：“请你喝了这杯，我有一言相告。那天晚上，你拉住我时，我早已心许，只是没有禀明父母，不敢以身事君。回来后父母因我的婚事而争吵，父亲又说：

“许家青士本是翩翩美少年，才调也不低，你执意不肯，致使她高不成，低不就，蹉跎至今，你要让她当老姑娘啦。”父亲又说：

“今后随便你，我不再说什么，别再怪我饶舌。”父亲私下领我到别的屋里，秘密对我说：“你读书识字，心思灵敏，看人也别具慧眼。现在你大了，随你自己选择丈夫，我不干涉。”我便说你是豪爽的人，可以托付终身，父亲已答应。现在父母都到南海去了，只留我在家，你如有意，可马上托我舅舅主持。请勿始乱终弃，我知你不会如此作。若只是桑间濮上之行，那我不敢从命。”陈生立刻干了这杯酒：“好，我遵命而行。”这天夜里陈生住在墨华盒。凌晨，女子请来舅舅，为他们主持婚礼。舅舅广颡斗额，长髯拂腹，一见陈生便说：“这人不是平常人，甥女眼光不错。”便择吉日交拜合卺，一切如世俗礼仪。新婚之夜，新娘容光四射，娇艳如初日芙蓉，晓霞菡萏。二人琴瑟合谐，且不必说。

过了月余，算来已到试期，陈生该去应试。女子说：“你不是功名中人，又何必多吃这三场冷饭。”便叫他屏弃帖括，致力于诗词，时常与他联吟觅句，互相唱和，不问户外之事。朋友来

访都被谢绝。

秋天到了。女子对陈生说：“昨天接到家书，我父母要回来了。父亲早有接纳之意，恐怕母亲要说什么，这不是对待娇客的样子，不如还是回到你家，那里离我家不算远，我想回来，一天就可返回。”陈生认为也好，家中物件搬了几天还没搬完，足有万金。左右邻居都羡慕他们富有，正好园主人要进京，将卖园作为盘缠，已和别家说成了。女子听说，便劝陈生加价买过来。陈生准备叫仆人回家去取，女子说：“不必了，我原有十万金，准备为你捐官，已得监司之职，本以为是琐事，所以没告诉你，若要买园子，钱也不缺，”陈生说：“你父本就远远胜卓王孙。”女子笑道：“我不与文君那样私奔，所以能如此。”园子买下后，大加修葺，又买下左边空地扩建。从此陈生来往于杭州绍兴之间，枕石漱流，耕山钓水，无意再图进取。女因无所出，劝陈生纳妾，正好有一个姓金的老妇带着女儿住在涌金门外，女儿年刚及笄，颇有姿色，以刺绣度日，奉养母亲。邻居多称她为孝女。女子听说了对陈生说：“你可以娶这个人。”陈生坚持不肯。女子便不和他商量，令媒婆去问价，对方要五百金，女子立刻就付给她们，把这女孩子娶回来，沐浴修饰，带她去见陈生。陈生没说什么，不置可否。女子便叫她侍寝，金女善向陈生，且朝晚侍奉女子不倦怠。过了一年，金女生下一子，哭声响亮，女子来看了，非常高兴，给他起名启丰。

一天，女子家中人来接她回去，车马喧哗，她上车将走，神态凄凉，对陈生说：“你已有了后代，好好保重，不要挂念我。”陈生说：“暂别几日，何必如此。”反复安慰她，她的泪珠簌簌堕下，陈生代她擦去，心中大为不忍，便要和她同去。她急忙阻止，车轮飞转，风驰电掣，顷刻不见了。过了约定的日子不见她归来，派人去请，她家房子已空，到了里面，荒草寒烟，凄凉满目，询问左右邻居，都说没有姓杨的，回来告诉陈生，陈

生大惊，自己去寻问，找了几天。有个老人说：“此屋为杨附马旧宅，久已无人居住，而且屡次听到怪事，想必你遇见的是妖狐鬼魅罢。”陈生目瞪口呆无法回答，踌躇半日，策马而归。

出《后聊斋志异》卷六 许杰编写

烈狐传

明朝末年，某地有只狐狸，变幻成了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头儿。

一天，这老头儿来到昆山边上一位姓葛的人家中，要租赁葛家的一座荒园居住。葛家主人推辞说：“实在对不起，园子里没有房屋可住。”那老头儿说：“您只管答应我，有无房屋没关系。”葛家主人很觉奇怪，就答应下来。

老头儿接着又与葛家主人约定说：“我并非世间的凡人，因与您家前世有缘份，所以愿靠您近点儿住。请嘱咐您的家人，谁也不要来打扰我，那我将感谢您的深情厚谊。”葛家主人忙回答说：“好，好，我遵从您的意思就是了。”

过了一些时候，那老头儿忽然派人给葛家递进一张名帖，并传话说：“我已经搬来了！”葛家主人忙请他进来。老头儿进来了，身后还跟着几十个随从，他们个个衣冠楚楚，十分精神，手中还都捧着礼品，礼品尽是些名贵的珠玉、锦缎之类，价格高昂，不可计算。葛家主人连忙推辞，但老头儿执意非送不可，葛家主人只好收下。

老头儿走了，走到那荒园门口，便突然形影全无。葛家主人更觉奇怪，就派人私下去窥探，只见荒园之中盖了不少高堂华屋，画栋雕梁，俨然一副官宦之家的样子。

有一天，那老头儿治办好酒席，款待葛家主人。酒席所用器皿之精致，房中帐幕陈设之华美，均是人间所罕见的。

葛家主人有一个儿子，年方二十岁左右，风流俊雅在这一带是令人称道的。一天，这位公子偶尔路过那座荒园，看到一位十五、六岁的姑娘，面若海棠，体态轻盈，双目含情，欲语又止。

回家之后，这位公子便思慕不已，接着便抑郁成疾，最后甚至到了气息奄奄的地步。

葛家主人得知此情，非常着急。他立即去荒园中拜见那老头儿，并将儿子遇美人思念成疾的详情据实相告。另外，还提出想与对方联姻。老头儿说：“我们不是凡间人，怕配不上，辱没了您家。”葛家主人恳请再三，那老头儿才点头应允。

于是，挑选了一个吉日，公子将姑娘娶进了门。姑娘的妆奁不下万金。

没过多久，国家起了战乱。一日，乱兵跑进葛家门，看到一个少妇俊美异常，便动手动脚，意欲奸污她。那年轻的妇人高声喝骂，拼命挣扎，最后，万般无奈之中，便从乱兵手中夺下一把钠刀，自刎而死。

少妇死后，显露了原形，原来是一只九尾狐狸。

出《虞初新志》卷 赵文编写

狐仙驱贼

松郡试院里有一座楼，不是主管考试的官员，一般人都不敢登上这座楼。

庚申年夏季五月间，一群贼匪占据了松郡，他们之中有不少人都住在那座楼上。到了夜里，他们就能听到激烈的打斗声，有的贼匪从梦中惊醒，慌乱之中坠楼而死。

贼匪在房中煮饭，不知何故，饭熟之后都变得象墨那样黑。每到夜深时分，他们就能看见松郡城楼上火把通明，照得深夜如同白昼。这时，他们便怀疑官军已经登上城楼，于是，乱作一团，争先逃窜。但是，不一会儿，全城又一片寂然。这样，贼匪就整夜不得休息。最后只得弃城而去了。

事后，听当地人说：以上种种怪现象，是松郡试院那座楼上的狐仙所为。这大概是连狐仙也要帮助世人伸张正义、驱赶邪恶吧！

出《墨余录》

赵文编写

狐 媚

在平阳，一户姓范的人家有一个荒芜了的园子，据说这里住着不少狐狸。

有一个姓宁的书生，洁身自好，天天沉醉于读书之中。由于暑天太热，胸中憋闷，便借范家的那座园子暂住，打算好好地休息一下。他的一位好朋友劝他别住在那里，他笑着说：“这又有什么可怕的？狐狸迷人的手法有两种：对于那些贪恋女色的，它就用姿色去媚惑；对于那些贪图钱财的，它就用金钱去勾引。我对这二者一无所好，因此，它迷人的手段再高，我也不买帐！”那位朋友见他如此执拗，只好搭讪着走了。

宁生住进了荒园。一日饭后，他正躺在靠北窗的床上休息，忽见一妙龄女郎从屏风后款款走出。他明知是狐狸精，但还是微闭着双眼装睡，以观动静。

女郎指着书架上的书，笑微微地说：“公子，名声与教化之中自然有其乐趣，可是，你独自在这儿沉醉于书堆之中，不闻不问其他事情，是会有伤身体的。”宁生一听，忙起身呵斥道：

“你这个野狐狸，快拖着尾巴逃走吧，别在我这里胡说八道了！”女郎也不示弱地高声呵斥道：“你这乡野村夫，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你如果当真读书明理，就该知道我家祖上的功德有多大，你又怎么敢对我妄加讥笑议论呢？”宁生说：“你们满城作祟，狐假虎威，这就是你祖上的功德罢了，你祖上的功德还有什么？”

女郎沉吟片刻，接着说：“你整日读书，难道就不知道大禹在涂山娶妻，然后被众人簇拥着热热闹闹地到昌都安家的事情吗？这是我祖上的大功一件。还有，商朝末年，我祖上把家移

到西海附近，恰好赶上文王正在美里被囚禁着，他的谋臣散宜生到我家去拜访我祖上，商讨救出文王的办法，这才有文王乘着翰船逃脱牢狱之灾的奇迹。这又是我祖上的一件赫赫奇功，并记载在史册之上，你为什么没有加以深入的考察呢？”宁生说：“这的确是有。可是你们以笼遮灯施行骗术，在卧榻之上公开淫乱，终究不是好东西。”女郎说：“死了葬在坟墓里了，坏的名声也就纠正过来了，那些品德高尚的圣人不是也很钦羨我的先祖吗？况且男女相好，难以自制，就连那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学士都缺少这种约束自己的能力，更何况我们这些九尾狐狸呢？只有修养到了一定的程度，才能具有这种控制自己的德行，《山海经》中写得明明白白。你的确读了不少书，可是没有真正理解呀！”

宁生凝思良久，肃然起敬说：“起初，我以为你们这些狐狸是不齿于人的粗俗之辈，如今听你一席高论，愿与你结为书友。”那女郎微微一笑，答应了。从此，女郎与宁生朝朝暮暮在一块儿读书写字，并一起推敲文章中的不妥之处。

一天，他们偶然坐在荷花亭里在《周易》上作标记，女郎突然问道：“《周易》中有天地一章，应作何理解？”宁生答道：

“‘天’中说的‘离’是‘丽’的意思，‘丽’则是说男女之间互相吸引，吸引之后就可交欢，而交欢是不能言传只能意会的。所以，从天地之道就可谈到夫妇之道，并把这看作是永恒的道理。”女郎笑着说：“既然如此，那么男女交欢之事是圣人们所忌讳谈的了？”宁生回答说：“是这样的。”女郎接着又问：

“那么《易经》中说的‘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又是什么意思呢？”说完便双眸斜视，杏腮泛红。此时，宁生也已情不自禁，神不守舍，魂摇魄荡，他轻声问道：“难道姑娘真有此意吗？请就《易经》卜一卦吧！”女郎随手卜出了“未济”卦。宁生忙说：

“未济卦显示着凶兆，看来你我办不成此事了。”那女郎意犹不舍地说：“我们狐狸尾部光润，虽然跟人有些不同，倒是刚柔相

济，各种情况都能应付，你又怕什么呢？”

自此，宁生与女郎同床共枕。不到半个月，宁生就感到精神疲惫，胸闷气短。他的好友来看他，并问他怎么成了这种模样。宁生不愿说出真情，便百般遮掩。夜里，宁生将自己的病情告之女郎。女郎说：“你又读又写太辛苦了，所以身体一天比一天弱。沉溺于读书的人就容易生病。怎知道你的病不是因为读封禅之书而得的呢？不然，茂陵的那个博览群书的姑娘为什么尚未出嫁就得了消渴病呢？”宁生对这番话深信不疑，于是丢开书笔，终日与女郎相对谈笑。

又过了一个多月，宁生的病情越来越重，甚而至于卧床不起。那位好友又来看他，宁生迟迟疑疑地将真情告之。好友叹口气说：“你中了狐狸精迷人的最狡猾的计策了。妖精若以姿色迷人，色衰，那么你对她的爱恋之心就会逐渐冷却；妖精若以钱财迷人，钱财用尽，那么你与她的来往也会逐渐断绝；要是妖精在暗地里要弄花招，投你所好，她的手段越变化多端，而你着迷的程度就越加深，着迷的时间就越加长。”

宁生闻言，才又惊又怕地醒悟过来。好友立即找来车马，并帮宁生收拾好东西，连夜把宁生送回家去。那女郎也就销声匿迹了。

半年过去了，宁生死于痼病，他留下的书稿信札也大都散失，后人也无法进行考察了。

出《诸铎》

赵文编写

狐 妖

本朝初年，某城有个书生，被亲戚邀去喝酒。回家路过铁店街时，遇到一位美貌的姑娘。那姑娘轻举莲步，缓缓而行。此时，正值秋雨乍停，道路十分泥泞。姑娘恳请书生将她背过那段非常难走的泥泞之处，书生高兴地答应了，而且径直把她背回自己的家中。

姑娘问明是到了书生的家里时，一双秀目斜转，笑着说：“傻家伙，你把我背回家中，打算干什么？”书生也嘻笑着说：“你猜猜！”姑娘干脆地说：“然然如此，那么请公子躺下吧！”书生欣喜若狂，便一把挽住姑娘同入罗帐，姑娘一点儿也不拒绝。

俩人亲热了好一会儿，姑娘才举目四望，只见房中家徒四壁，床上的被褥也破破烂烂，便俏皮地嘲笑说：“你家贫寒到这个地步，你还想作个风流才子吗？”书生面露惭愧之色。他也怀疑姑娘是狐狸所变，但他刚这么一想，心事马上就被姑娘看破了。姑娘坦率地说：“我确实不是人世间的女子，然而也不会给你带来灾祸，请你别害怕。”书生一心贪恋姑娘的花容月貌，所以也并不害怕。可是，他担心姑娘体态柔弱，吃不了粗茶淡饭，受不了饥寒之苦。姑娘马上又知道了他的想法，便安慰他说：“只要能与 you 白头到老，那些都算不了什么。”书生一听，更高兴了。

第二天，书生出门去了，等他回到家里，发现窗明几净，被褥光光鲜鲜的，屋中陈设焕然一新。他吃惊地问道：“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姑娘平静地说：“这是从我姐姐家借来的。”吃晚饭时，书生叹口气说：“虽然有你陪我，可是无酒，咱们相对用

饭也还是无聊。”姑娘没有搭话，然而眨眼功夫，桌上就出现了一斗酒，一只鸡。

从此，凡是书生想要的，姑娘便有求必应，家中什么都不缺了，他们生活得很愉快。一次，书生开玩笑说：“娘子既然有此神通，若能变出千金，彻底去掉咱家的穷酸相该有多好！”姑娘诚恳地说：“我与公子前世有缘，因此，我才不顾旁人怀疑来到你家。凡事饮食用具，都应有个限度，要求过分了恐怕不是你的福分。”

一个月后，姑娘去姐姐家探亲，过了好几天才回来。书生问其缘故，姑娘说：“我姐姐偶得小病，所以我留下侍奉她几天。”书生怀疑她与别人有什么私情，就告诫她说：“沈宗善家过得好好的，你千万别去搅扰他们！”姑娘说：“他家院墙高，又养了好几只狗，况且他是个有福气的人，我不能接近他。”

过了没多久，书生因酒后误伤人命而入狱。姑娘每天早晚都去探望他，还时常携带好菜好饭让他吃，可是探监之事竟然没有一个狱卒能发现。

这时，正好遇上于七带头在山东作乱。一日，官军正跟于七对阵，忽然看见一个女子身穿白色锦缎战袍，头戴雉鸡翎，手持一杆绿缨枪，跃马挥鞭，率领着几十人冲入敌阵，敌兵大乱，于七被擒。官军的将领问女子从何处而来。那女子言道：“我是某书生之妻。”将军把她的功劳记在功劳簿上。由于这个原因，书生的罪过被减到最轻程度，被发配到锦州去充军。

临行之时，狐女请求同行。书生认为不妥，说：“有衙役跟着，他们哪能同意你与我同行？”姑娘说：“他们哪能知道与你同行？到了淮上，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于是，二人一起上了路。等到了淮上，姑娘果然告别而去。

两年后，书生遇赦。在返回家的路上又路过淮上。他听曾住

过的那个旅店的店主人说：“从前年您走后，此地常有妖精作祟，所以今天就不敢屈尊留您住下了。”书生怀疑是那位狐女在这里活动，就要求一定要住在这旅店的楼上。

入夜时分，书生正在灯下独自饮酒，忽见姑娘穿着华丽地来到他的身旁，深深地拜了两拜，道了万福，说：“郎君身体安好吧！”书生大喜，忙邀请姑娘同饮，并详问离别之后的情况。姑娘说：“只是因为一心爱你的缘故，以至在我的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今天幸运地遇到了你，你我一起回家去吧！”

第二天，二人一起返家。路过苏州时，恰逢闹龙舟，便登舟去游赏。在船上，姑娘非常高兴，以至喝得酩酊大醉。她将头枕在书生的膝上，就酣然入睡了。一睡着，立即原形尽现，原来是一只狐狸。

初上船时，邻船上有个乡宦，从窗户里看到姑娘秀美异常，便心生邪念。此时，便把书生请过船去，答应用五百金将姑娘买去。书生心想，她毕竟不是凡间女子，我与她终非良缘，若与她长期厮守，何时才能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啊！于是，便签好卖人的文约，回到自己的船上。

姑娘早就醒了，她已得知书生卖她的详情，就狠狠地骂道：“你这负心贼！我扪心自问，待你不薄。今天，你才保住了命，就忍心为了几百金把我象一只破鞋般地扔掉了。虽然是这样，可我至今也不忍心置你于死地，但是箱子里的那只首饰盒必须还给我。”说完便从箱子里取出首饰盒，揣入怀中，径直走出船舱，挥泪登岸而去。

这个首饰盒是姑娘在送书生到锦州充军时送给他的。此后，书生每遇到窘迫之时，只要打开首饰盒，必有数金放在里面。书生就是因为有了这些金子，充军之时才免于冻饿而死。此时，书生后悔极了，他后悔辜负了狐女的一片痴心，然而已是追悔莫及

了。

书生回到家中，一年之后，竟然在穷困饥饿中死去。

出《埋忧集》

赵文编写

狐 知 医

先伯祖洛如父，名蔡，他是曾祖父恬斋公的长子。先伯祖从小就很小就很聪慧，童年时期就能写一手好大字。

直隶制府的方观成大人很关照抬举他，曾经邀请他到衙署中在一块匾上写了“清”、“慎”、“勤”三个大字，并在匾的落款处标明是九岁儿童所写。

不过，先伯祖屡次考试均未考中，曾在武英殿中编写四库全书，后来任直隶布政司，一直到去世。

先伯祖的长子是枝岩伯，名子叫明远。他精于作诗，著有《玉照山房集》。他年轻时学会了扶鸾的巫术，时常召些古代诗人与他一起唱和诗歌。是否真能如此，谁也弄不清楚。据说最后召来的是一位仙人，这位仙人与他彼此唱和的时间最长，那仙人自称是位狐仙。

当时，伯祖母张安人从房中走出来时扭伤了脚，伤势很重。几个医生都束手无策，而那位狐仙却自夸说能治好伯祖母的脚伤，但需付若干药金。伯祖家答应付给药金，狐仙就先用药外敷，接着又开汤药，每天早晚两次。他只要把手提的筐子用绳子吊在房梁上，用一小会儿，筐子里就有药了，而且筐子能自动放下来，那熬好的汤药热得还能烫手。谁也不知那汤药是在何处熬好的。伯祖母的脚好了以后，狐仙便把银子拿走了，也不知道他要银子作什么用。

枝岩伯每每要想与狐仙见上一面，但总是不能如愿。过了好长时间，狐仙约他在酒馆里会面，他按时赴约，但并没找到什么狐仙，只好回家了。一进家门，他就发现院内的一个土台子上留下这样的字迹：酒馆里第几个座位上有一个长胡子老道，那便是

我。您何不再去看看呢？

枝岩伯把酒馆里的情景仔细地回忆了一遍，果如狐仙所言。从此，那狐仙便无了踪迹。这件事，先祖父在城中亲眼目睹。那狐仙还曾说过，他每月在宫中轮值当差好几天。这话是可信的，因为圣明的天子，自然是有各种神灵呵禁守护的啊！

先祖父又说过，在福建省城内的九仙山上，有个专门扶乱的地方，主管者就是一个狐仙。他作出的诗文洋洋洒洒很有情趣。而他最高明之处是善用医术治病存人。人们服了他的药，有的灵验，有的不灵验。他说：“我能治病，可是不能治命。”

至于说到总督衙门里的那个狐仙，他占据了衙门里的一座楼，这座楼就被人们称作仙楼，人们可以到这里来卜卦。李鄮斋方伯自杀身死一案，皇帝的使臣曾派人去叩拜问卜，狐仙就在纸上画了两个红顶子。当时，谁也不解其意。过了不久，总督汪大人和巡抚王大人都被革了职，人们才恍然大悟。

道光年间，制府的刘韵珂大人把那座仙楼拆了，狐仙则兴妖作怪，大肆骚扰了好长时间，直到刘大人卸任回归故里，才算罢手。

出《庸闲斋笔记》 赵文编写

狐女望月

先祖父顺庵公在江南沛县作县令的时候，我还年幼，便随祖父住在县衙里。县衙的后院里有五间楼房，靠旁边的两间无人居住，一直上着锁。

一天傍晚，夕阳已落，明月东升。一个侍女在后院楼下散步。她偶一抬头，只见旁边那间楼房的窗户边上依偎着一个妇人。那妇人大概只有十八、九岁的光景，丰姿绰约，面带笑容。她手里拿着一杆长烟袋，作出一吸一呼的样子。一双闪闪发光的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她慢慢地抬起头来，仰望皓月，好半天都纹丝不动。

开始，侍女看着那美丽的妇人，还未觉出什么，过了一会儿，当她突然记起那间楼房一直无人住，长期锁着门的时候，便大惊失色，飞快地跑回住处，并将所见到的情景告诉了伙伴们。

一个更夫来到这里，听到了侍女的话，便说：“那就是狐仙。我每晚打更都路过那座楼，有时也遇见她。只要叫她一声大仙，她就高兴，便不作怪伤人；如果叫她一声狐狸精，她就会拿起砖头朝人扔过去，不把你砸得血流到脚不算完。”可见，出口伤人，连狐狸尚且不能忍受，更何况人呢？

出《闻见异辞》 赵文编写

狐女迷人

表叔沈拱枢童年时代在方家场的一家店铺里学买卖，他一个人独自睡在楼上。

一天，三更时分，只听欹地一声响，随即就从西北角的厢楼里走出一个妙龄女郎。她身穿红袄，衬着她那一张白白的园脸庞儿，那么秀丽，那么娇艳。她的身段苗条，袅娜多姿。一个俊俏的小童手里拿着灯笼，在前面引路，那小童戴着一顶红须碗帽，大约只有十一、二岁。

此时，沈拱枢心里迷迷糊糊的。他忽然觉得口渴，想喝茶，那个小童就提灯照路，跟着他到楼下去饮茶。一会儿，沈又想小便，一会儿，又想大便，那小童又两次提灯为他照路。沈这里象是醒着，似乎又象在梦中，神思恍惚，不能自持。

到三更以后，小童先离去了。那女郎便渐渐走近沈的身旁。她弯下身来，快要贴到沈的身子了，沈赶忙双手乱推，却说不出话来。整整一夜，竟然不能安然入睡，精神疲憊不堪。在不知不觉中，金鸡报晓，天已大亮，沈才发现自己已掉在床底下了。

第二天，沈拱枢把夜里的事告诉了伙伴们，伙伴们说：“你昨天晚上真是下了三次楼。”沈才知道夜里是狐狸精在作祟。后来，沈的伙伴们在晚上也遇到同样的事情。他们再也不敢睡在那座楼里了。

出《闻见异辞》 赵文编写

狐入皇宫

元朝末年的某一天晚上，某宰相正独坐厅堂点着蜡烛披阅案卷，不知不觉已到了三更天。忽然，一个女子走到桌前。宰相正言厉色地斥责她说：“你是何处的妖魔，胆敢到我的衙署里来？”那女子笑着说：“我是一个狐仙。我没有加害于您的意思，我只是想到皇宫六院里去游玩一番，恳求您把我藏入袍袖带入皇宫。那样，我将无限感激您。我怎么敢向您献媚呢？”宰相答应了。于是，女子就变成一只小猫，一下子钻进了宰相的袖中，到了午朝门口，还未入宫，宰相便觉得衣袖变轻了。等宰相下朝回到家里时，发现那女子已先到家中了。据她说当宰相带着她刚要走进宫门时，她瞥见一个红脸绿袍的神将，并听到他发出的一阵霹雳声，无乎把她劈死，所以，她便借着土遁法逃回来了。

过了两个月，那女子又来拜见宰相，仍然请求宰相将她带进宫门。这次，宰相下朝回到家中，没有见到那女子。

又过了三天，那女子拿着上供神灵的食品到衙署来酬谢宰相。她对宰相说：“三宫六院我都游遍了。即使月中的宫殿，天上的瑶台也远远比不上皇宫美。”宰相问她：“同样进入宫门，为什么上次就那么难，这次就这么容易呢？”女子说：“这次是因为众神将都去参见新主人了。”

一听女子这句话，宰相便知道国家将有一场极大的动乱。于是，急忙挂冠归隐。他一家能免于刀兵之灾，看来都是仰仗了那狐仙的力量啊！

出《闻见异辞》

赵文编写

阜城狐

阜城有个叫杜养性的，他是万历年间的人，他在城南一座被废弃了的寺庙里读书。

一天夜里，有位姑娘来到他的屋里，姑娘那美丽的脸庞恰似一朵出水的笑容，又如一束丰润的桃花，真是一位二十岁出头的俏丽佳人啊！

据她自己说，是由于难以忍受继母的虐待而逃出家门的，想暂避于此，借宿一夜。杜养性厉言疾色地拒绝了她，而且对她说：“你若还不快些离开，我就要喊人了，我要让邻居们都知道你是个下贱女人！”姑娘小声说：“公子，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说实话，我不是凡间女子，而是一个修炼了千年的狐仙。见您读书如此勤奋、刻苦，我只是用这办法试探您一下。看来，您真是一位正人君子呀！您一定会多福多寿的。我多年化苦修炼，就要成其正果。只是因为与您前世有缘份，所以愿意作您的朋友。”

从此，杜养性与狐仙你来我往，经常在一起，但始终也不谈及男女之间的事。

后来，杜养性于万历乙酉年参加了乡试，中了举人，又于己丑年中了进士。每次考完试，那狐仙都能在发榜之前就告诉杜所中的名次。杜养性后来作了官，任襄阳的县令。为官期间，以清廉、耿直闻名。

杜养性每当遇到疑难案件时，那狐仙就事先替他查访清楚。这样，杜养性升坐大堂之上，讯问原告、被告时，双目炯炯，一副如同能洞察一切的样子。于是，百姓称他无所不知，有如神明，因而名声大振。直到他告老还乡，那狐仙才不到

他这里来了。

出《蝶阶外史》

赵文编写

涿州狐

涿州有个书生，写传的人忘记了他的姓名。他二十岁上下，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凡见到他的人，都认为是古代美男子潘安死而复生。他尚未娶妻，一心读书，日夜呆在书房之中。

一天夜里，有个女子撩起帘子进入书房。那女子红润润的脸庞恰似一朵新开的海棠花，她身穿洁白的罗衫，好一个俏丽的美人！书生问她从哪里来，女子说自己是狐仙，与书生前世有缘分。书生喜爱她的美貌，愿与她亲近，便将她留了下来。

女子嘱咐书生：“今后你说话要谨慎些，千万不能把我来你这儿的事告诉别人。”书生素来体弱，但是，自从与女子交好之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壮起来。这样，他们来往三年，此事竟然没人知道。

三年来，只要是书生想要得到的，即使是滨海的鸡跖、枫亭的鲜荔枝，刚一想到，女子就都已经替他摆在眼前了。

这一年的元旦，女子把两柄雪莲花送给书生贺岁。雪莲花产在雪山之上，到了隆冬时节才开花，因而很难得到，于是书生把雪莲摆放在书房之中。一天，他的学友们来拜年，苦苦追问雪莲花是从何而来，书生实在难以隐瞒，就将实情说了出来。那女子虽然不在场，但她已知此情况。等客人们散去，便埋怨书生说：“我再三嘱咐你保密，可是今日你还是告诉了别人。我与你的缘份已尽。”说着就伤心地大哭起来。书生着急地苦苦相留，但女子说：“这已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她准备永远地离开这里。

临别之际，女子说：“我已替你物色到了一个佳偶，她就是某地某人的女儿，你可以去下聘了。”书生嫌那姑娘其貌不扬，有些迟疑。女子劝他说：“老蚌体内能生出明珠，公子千万不要以

貌取人。”书生听从了女子的话，后来还是下了聘礼，与那姑娘成了亲，生下三个儿子，参加科考，都取得了功名，光耀了祖宗。

出《蝶阶外史》

赵文编写

元妙观狐

苏州元妙观中有一个狐仙，常常变成一位老翁，与观中道士谈天。这老翁穿戴的衣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且老翁语言优雅，和平常人没有丝毫不同。

恰逢高宗皇帝第一次到南方巡视，苏州地区准备盛典接驾。那狐仙得知后，对道士说：“我狐仙辈有时可以出现在人间，有时又要隐去，不能和正常人等同城居住在一起，这是因为我们身上的阳气还不够啊。如果能够瞻仰到皇帝的龙颜，就可以在人间生活而无所畏惧了，也就不必再躲避了。元妙观大殿旁有一间密室，圣上到时，我将在墙洞中偷视一下圣颜。那时，您替我把密室门锁好，不要让旁人居住那间屋子，可以吗？”道士答应了。

皇帝的圣驾已上了岸，元妙观道人开始打扫观中殿宇。忽然听到密室中好像有人在跑动，有人在追赶，还有刀、剑相击的声音。但因为受到狐仙的告诫，也不敢启锁开门察看。接过圣驾后，道士打开密室房门，看到屋中有剥落的狐毛，而那老翁却杳无踪影了。

过了一年多，那老翁才又来到观中。对道士说：“我几乎不能再见到您了。一年前，圣驾快到的时候，我偷偷藏在密室中。忽然关圣来为皇上清道除妖孽，我被他看见了，几乎被他捉住。我急匆匆狂奔到东海边，回头张望，眼看就要被追到。我惊骇得很，慌忙藏到厕所中，这才免于被抓住。但全身被弄得肮脏，臭不可闻。我不敢立即再入尘世，洗濯了好几个月才又在尘世出现。今后我将隐居深山，访求仙术。今日特意来与您告别，我从此不再居住在这里了。”

以后，这狐仙再没有到元妙观来过了。

出《香饮楼宾谈》卷二 赵怡芳编写

汪一元

南浔有一家人家，有狐仙作祟。盆碗常在半空旋转，桌子椅子常堆摞得顶住房梁。有人说，这大概是犯了“妖”字。这狐仙更变本加厉，抛掷石头瓦块，打破人头，打伤人脸，衣箱无缘无故就着起火来，食物中常有恶臭的脏东西。白天、黑夜骚扰，这家人简直无法忍受了。

听说穹窿山的道士擅长降治狐妖，这家人立即将道士们请到家中。摆上香案、供品，祭神致福，向神祈祷。道士们正在祷告，忽然看到屏风下有一只红鞋，脚上穿着白袜子，好像是一个老人在屏风后偷看，但是又看不到这老人的面孔。道士们询问这家人主人，主人说：“邀请诸位来做法事，正是因为这个呀！”道士们听后，立即全部跑掉了。从此，狐妖骚扰得更厉害了。

这家人又听说嘉兴道士汪一元有真本事，因为他有一套神文秘录，而且是真人亲自传授的。汪一元道士被邀请来了，他对这家人说：“我虽然来了，可狐妖还不了解我的法力，所以现在还没有逃走。”于是他手拿一符秘文，禁止住了狐妖的行动。又让主人拿来一只坛子，他焚烧了一张红色的纸符，挥舞着长剑，口中喃喃地念着咒语。这时，只见一缕黑气被吸进坛中。道士忙用纸把坛口封住，又在纸上写了符咒。然后说道：“狐仙已被擒获了。现在把这只坛子拿到十里以外，在地上挖个坑，把坛子埋在里面。只是千万不能打开坛子”。说完便告辞离开了。

这家主人吩咐仆人去埋坛子。仆人拿着坛子，感觉非常轻，便怀疑这汪道士是否在骗人。就私自打开坛子往里看，只见坛中空空，也就随随便便地把坛子埋了。

汪一元道士行路在船上，忽然看到有一股旅风卷着芦苇、蓬

草飞去。他叹息一声，感叹地说：“狐妖已经逃掉了。”占卜了一下，狐妖已逃得很远了。然后在船中给那家主人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您放走了狐妖，让他逃掉了。现在已跑得很远，来不及追赶了。但是，从此以后，您仍然可以不必忧虑，狐妖是不会再来骚扰了。这家主人收到信后，询问那仆人，知道了仆人放走狐妖的情况。还是有些惴惴不安，惟恐狐妖再来骚扰。但，从此以后，狐妖始终没有再出现。

出《香饮楼宾谈》卷二

赵怡芳编写

仙 怪 缘

有关仙怪的故事，我听到的太多了。然而情深意挚的仙怪也是有的。

扬州旧城波井街上有一座大庙，庙中香火不盛，仅有一位道士和一个烧香火的佣人。庙中殿宇很多，人却很少，于是庙后的罗祖殿就由仙怪们居住了。微风徐徐，月光清亮时，仙怪们便显出人形，出来走走。道士也就置之不顾，于是彼此相安无事。

波井街上有一个叫王永的男子，家中十分贫穷，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未娶妻。王永卖力劳作侍养老母，十分孝顺。起初，他卖水果为生，以后又为茶社挑水，以所得酬资养家糊口。王母怜惜儿子的辛苦，持家十分节俭，积攒下了大约数十千的铜钱，换成了银两积蓄起来，准备为儿子娶媳妇。王母小心地把银两埋在床下，以防备小偷。

端午节那天，王永喝醉了酒，就睡在茶社没有回家。半夜，王母醒来，听到急促的喘息声，墙壁上泥土掉地的索索声，以为是儿子喝醉了酒回来了。点上油灯看看，却见一个人直直地跪在床前，双手捧着装银两的口袋。那人满头青紫，很象茶社掌柜。王母慌忙询问，这是怎么回事。那贼人说：“我知道您把银子埋在了床底下，就来偷。我刚要拿走，就看见一个极高大的人捉住我，让我跪在床前，打了我几十个耳光，还说：‘这是守节的母亲和孝顺的儿子积攒下的银子，你怎么竟忍心偷去！’”王母察看了银两，如数都在，也就不与那贼人计较，挥挥手让他快走。可那贼人的双膝好像钉在了地上，一点儿也动弹不得。王母问那贼人：“你知道那高大的人是什么神吗？”那贼人笑了笑

说：“他住在罗祖殿，姓胡。”王母这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替那贼人向神叩头求情，然后那贼人才能动弹，立即逃走了。王永归来，王母把这事诉说了一遍。王永买了香烛，到大庙向神叩谢。

没过多久，王永得了重病，奄奄一息，几乎要死去了。王母念及再无第二个子女，索性与儿子一起死去罢了，母子二人抱头大哭。忽然屋中出现一人，说：“桌上有药，吃上三剂，病就可以好了，不要再悲伤了。”王永连吃了三剂药，果然大好了。王永又去庙中焚香叩谢。正在叩谢中，忽然飞出一张纸，王永拾起，看上面写着：“你十分孝顺，所以帮助你，请你不要声张，我走了。”这仙怪能帮助节妇孝子，属于仗义一类，接近于侠客了。

扬州，新城彩衣街一家人家经营南货，由勤俭起家，向来十分悭吝。他家有二间房屋，前面一间是店铺，后面两间，一间存放货物，一间是家眷的住所。有一年，从冬天到春天，几个月之内他家就着了九次火，但是并没有酿成大火。时间长了，他们慢慢悟到，这是狐仙在作祟。原来，这处房屋是姓徐的一家的公馆，里面便有狐仙居住。狐仙和徐公很合得来，后来徐家搬走，这家人搬来。一天狐仙突然回到新城，仍想到他原来的住处居住，便拜托一位道士跟这家人商议，借一间屋给他住，但这家人不同意，狐仙说：“我并不是没有其他地方可住，我十分留恋此地，只因我不能忘怀这屋子与原来的主人。”这家人仍然不相信。从此这狐仙便常来作祟了。这家的主妇也就放肆辱骂，男主人也并不制止，任凭妇人冒犯狐仙。一年，正月初一，这妇人忽然自己解开上衣，露出双乳，还用手拍打着，在大街上边跑边唱。男主人把妇人强拖回家，给妇人灌下姜汤，这妇人才苏醒过来，羞愧得不行，于是越发地咒骂狐仙了。那天夜里，家中便着了火，箱子中的衣物烧光了近半，幸亏及时扑救，才没有都烧

光，这夫妇二人非常害怕了，焚香叩拜，不住地祷告，并且把一间房屋打扫干净，立了牌位，挂起了帐幔，请仙人居住。到正月十五日，又摆下祭品，向仙人施行最崇敬的礼节。从此这家人才得到安宁。

在狐仙住到这家宅院后，有一伙人偶然说起玩笑话，要去看一看到底有没有那怪事。一天夜里，这伙人打开这家的院门，看见一老翁，雪白的头发，雪白的胡须，神采奕奕，潇洒爽朗，站立在屋檐下。老人的衣服与当时人很不相同。老人看到有人开门，一惊，便立即进入屋内了。从此这伙人相信无疑，而且有些害怕了。

这狐仙眷恋旧居，有怀念老朋友的情义，真是多情，又能够厌恶世俗的恶习。至于无情无义，而又不能保全自己的，那些狐仙实际是没有什么仙术的。

天津紫竹林边有一座村庄，叫梁家园。村周围都有围墙，所以又叫墙子村。村外有一跑马场。那跑马场是一片广阔的原野，中间有一道门，门中是洋人打猎的地方。门外有很多高高的坟莹，狐狸们聚集居住在那里，已经有些年了。这些狐狸自称已经成仙。那些臂架鹰、鸟，马后尾随猎犬来此游猎的人，没有不受到狐仙们的胁迫而不返回的。英国的一位医生，听说这事，一点也不相信。特意到这猎场来打猎。他打猎的时候很受了些戏弄，他正想赶快离开场地回去。突然，有一只大大的黄色狐狸窜到他的马前，面对着他，虎视眈眈。这医生打算猎取这只狐狸，很想得到这大狐狸后再回去也还心甘。于是策马一会儿慢行，一会儿急奔，可那狐狸始终在马的前面。那英国医生策马绕猎场一周，想找机会捕捉那狐狸，可那狐狸有如海上仙山，可望而不可及。英国医生无奈，想放弃它走掉。可那狐狸猛然又来到马前，这英国医生被搅得狼狈不堪，终于落下马来，摔伤了。于是那狐狸也就不见踪影了。

事隔不到一天，有一只小狐狸跑到新关法国领事馆，领事馆人看到，群起而追之。小狐狸跳墙逃跑，但爪被人抓住，从半墙上跌下。忽然听到空中发出一阵宏大的吼叫声：“这小狐狸是从梁家园围墙外面来的，不要伤害它！”抓着狐狸的人吓得放了手，小狐狸于是跳到河里逃跑。碰巧河对岸有个巡丁。巡丁等着狐狸刚刚游上岸，便举枪击中了小狐狸的腹部。小狐狸随着枪声倒下了。那巡丁剥下狐狸皮，卖了二贯钱。可当天夜里就得了重病，第二天就突然死去了。那抓着狐狸爪的，手上也长了疮，很长时间怎么也治不好。

狐仙既能在小狐狸死后报复，为什么不在小狐狸活着的时候救它呢？何况小狐狸处在危急时，空中能发出制止伤害小狐狸的声音，那不明明有保护者在场吗，可为什么还是让小狐狸死去了呢？难道真有在劫难逃之说吗？总之狐仙都是性情敦厚，仗义的，其所以给人作祟，都是因为人们欺辱了它们。没受欺辱而去给人们作祟的，我从未听说过。看看我前面讲的这些故事，应该更确信是这样了。

出《壶天录》卷下

赵怡芳编写

狐媚惑人

狐媚惑人，这是小说家常讲的。北方是狐妖的老家，蒲松龄所讲的狐妖，大多是北方的，近日南方也有了狐媚惑人的祸患了。

江垣鼓楼前三忠庙隔壁，有一座宽大的宅院。五幢房屋一贯到底。只是居住在这里的人常常感到不安宁。所以这座房屋多次更换房主。然而这些房主都认为这是一座凶宅，而没有人再来这里居住了。

这座宅院的右侧是甲某人的住宅，甲宅同样宽大深邃，规模与那座“凶宅”相仿佛。两宅只一墙之隔，但互不相扰。所以凶宅自是凶宅，吉宅自为吉宅。有一家何姓人氏，是外乡人，在甲宅借居了几个月，也没有什么奇异的情况产生。后来，一天将近傍晚，偶然间让使女到后花园晒棚上去收衣服，去了好半天也不见回来。可是进屋一看，衣服已经放在屋中了。大家都很惊异，立刻到晒棚去寻找，也杳无踪迹。过了三天，仍然没有任何音讯。忽然一个女仆跑来告诉主人：“刚才我站在晒棚下，听到隔壁有嘻笑的声音，而隔壁长时间有狐仙居住，那个使女会不会是被狐仙带去了？为什么我们不打开那家院门进去看看呢？”于是何某人借来了宅院的钥匙，点起了二、三十只火把，打开宅门进去了。只见院中尘土堆积，爪印纵横，庭院深深，寂静的没有一点声响。何某人面对空庭，诉说来意，又焚香默默祷告，然后就回去了。

这天，夜已深了，忽然见那使女站在了厅堂上。何某人急忙问她从什么地方回来，使女回答：“从晒棚那里回来的。”然后叙说了她奇异的经历：“前日晚间到晒棚去，看到隔壁院中男男

女女，有的在散步，有的在嬉戏。他们见到我，抬手招呼我。于是我就像做梦一样，不知怎么就从晒棚下去了，跟着他们进了屋。屋中陈设光彩照人，令人目眩。有一个大家叫她姑子的，美丽娇艳，经世无双。她拿着漂亮的衣服让我换上。晚上让我与他们一起吃饭，满桌珍饈美馐，香气沁人心脾。然后大家挨个唱曲，用笙箫伴奏。我推辞不会，便罚我大杯酒。多亏姑子使了眼色我才幸免。我想告辞回来，大家都不高兴了。于是我不敢再提。从这往后，吃、睡都和那姑子一起。大约两日一晚光景，你们大家来找我，姑子皱紧了眉头，很不高兴，变成了猫的样子，往后院跑去了。我却一人呆呆地站立，口不能说，脚不能动。其他那些男女从我身边走过，我也不能靠近他们。众人都退去了，姑子又回到我身边，告诉我，闭上眼睛。我感到好像是她把我托起来又一抛，等我睁开眼时，我已经站到晒棚上了。”何某听后很害怕，赶快买来酒食到晒棚上向众狐仙致谢了。

南昌杨家桥有一家人家，是个富豪。他家宅院深邃，奴婢很多。一天夜晚，主人让一个小使女去洗尿具，半天不见回来。大声叫她，一点回音也没有，主人以为她偷偷去睡了，就叫其他的使女去看看。只见尿具在屋檐下，人却不见踪影了。人们立刻点上蜡烛，四处照看，仍然没有踪影，而且宅院前后门都早已上了锁，不可能跑到外面去。只好随她去吧！第二天清晨，厨子起床去做饭，却看见那小使女躺在一幅夹板中间。厨子把上面一层板子取掉，小使女才得以出来。她如梦方醒，问她怎么能躺到夹板中间去，她自己也不知道。除此之外，这里到也没出现什么其他异常的情况。

盐尹沈金门在杨家桥侯缺，他的儿子子焕跟随他一起住在这里。一天半夜，子焕听到床边箱子里好像有人发出磕碰牙齿的声音。打开箱子，看见一个小动物，长得像黄鼠狼。子焕拿起床边的一根竹竿驱打它，它立刻跑掉了，好多天夜里都是这样。他就

把床搬到另一间寝室。入夜，他刚刚睡下，那声音又响起来了。他只好一再祈祷，说：“我本来无心伤害仙人，明日一早，我将准备下丰盛的供品奉献给你。”这样，声音才停止了。原来这座房屋是三忠庙旁的一座空宅，是给为公事来往的官吏们暂住的。起初，这宅第是由一个到这里来的大官修葺的。因为这座房屋居住的不安宁，所以搬到了旁边的另一座宅院中住了。

花淑大尹是金家的老三，居住在杨家桥。他的宅院内原有两间空房，狐仙们早已在那里居住了。一天，一位仆人搬到这间房来住。打开房门，看到房中地上没有一尘土，洁净的如同刚刚打扫过一样。于是就把床放在了房中。这天夜里，花淑在楼上点着蜡烛读书，忽然听到有打鼾的声音，问是哪一个，没有回音，走出房间，看到地上有一个包袱，大极了。他把随从人叫来，解开包袱，原来是那仆人像只狗一样躺在里面，仍然在酣睡。大家把他摇醒，他迷迷糊糊似乎什么也不知道。让他想一想，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他触犯了狐仙，然后才遭到了戏弄。看到奇怪的事而不以为怪，这就是用消除怪事的好方法。狐作祟，于是说是兴妖作怪，然而狐的兴妖作怪都是因为人惹起的。所以只能到自家去找原因。

狐怪中也有坚守正道毫无私情，保持名节决不矢志的。这是同类当中的杰出者。

李某人客居济南，和当地的何景轩君是偶然相识的新朋友。李某人看到何君佩戴着一只玉环，颜色异常青翠，世上少有，十分惊异。何君很得意地指着这玉环，高兴地说：“它的美并不是你所认为的美，它的美是因为它是美人赠送的。”李某说：“你有什么艳遇，我很愿意听一听。”何君也非常乐意讲。

前些时候，一天夜间，何君多饮了几杯酒，半醒半醉地坐在那里。忽然一位漂亮的女子来到他面前，何君醉眼朦胧，竟然忘

掉了寻问那女子来自何处，便笑着对那女子说：“有劳您惠顾，难道是可怜我像司马相如那样有所渴望吗？”那美丽的女子说：“你自己有所企盼，干别人什么事？我因为寂寞，想来和你聊聊天罢了。”这漂亮的女子满腹经纶。何君说：“金屋难藏徒有仪表而不通文墨的人，像你这样的人，藏在金屋中，真是当之无愧啊！”那女子说：“我可没那个艳福，而且我也不追求这种乐趣，只一邱一壑就足以伴我度过年华了。”何君突然说了些不礼貌的话，那女子扳起面孔说：“我本是情天恨海中的过来人，现在已完全忏悔、丢掉了那些念头，请允许我只和您做谈友，其他的话我不愿听到。”何君听后对这女子肃然起敬了。问道：“你的心如枯槁的树木，这是女子中间别有所追求的人才能做到的。流连山林可不是弱质女子所适宜的，你为什么要做到心如槁木又隐居山林这地步呢？”那女子说：“老实对你说吧。我原是涂山氏的后代，因您有清雅的风度，所以愿意来听您的教诲。”何君说：“你们这类大多都用情来迷惑常人，你偏偏要摆脱情丝，如果不是正心定性，怎么能截断和尘世的姻缘呢？”那女子说：“情网困扰人们，如同做茧自缚，如果自己准备好一份解脱的偈语，就可以摆脱了。”何君很佩服她的这种说法。

从那以后，时去时来，过去十三个月了。偶然有进京的差役，何君与那女子告别，赠送给那女子一块玉环作为纪念，说：

“这不是表示诀别的玉诀，但我们还是要分别了。”何君进京后常回忆起那女子的声音容貌，仿佛就在面前。衣裳散发着馨香，梳着漂亮发型的情影，实在是举世无双。只是和她对坐交谈时，便立刻可以忘掉声色之娱。这可以称得上是益友了。

叶生名昌源，是浙湖一带的风雅之士，且擅长书法篆刻、诗词绘画。他家世代经商，在中州开当铺。叶生曾到歌妓楼馆游玩，与一位名妓要好。这名妓叫阿秀，二十多岁了。相貌一般，

但身材、姿态极为动人。叶生被她迷住了，用千金给她赎身，纳她为妾。叶生的正妻许氏原本就贤惠，阿秀侍奉许氏又很勤谨，多年来二人之间都没有隔核。阿秀绝顶的聪明，临摹八分（一种书法）能够做到神似，还经常提笔作文。

咸丰年间，太平军向北进攻，叶生一家慌慌忙忙还没来得及躲避，中州便沦陷了。太平军兵士打破了门，进了叶家。叶生藏在暗处，兵士捉到了许氏和阿秀，要侮辱他们。阿秀忽然跳起来，抢夺兵士手中的刀，兵士举刀砍向阿秀的颈项，阿秀急忙用手按住自己的头顶，打死了四、五个兵士，其他士兵吓得纷纷逃走了。阿秀叫出叶生，流着泪对他说：“我与郎君的缘分已到头了。然而我受了你那么多恩惠，我一定要保护你。现在你只要小心地住在这宅院中，不会再有侵扰了。”说完，阿秀的头落了地，身体也倒在了地上。叶生夫妇非常震惊，痛哭流涕，抚看阿秀的尸体，却是只狐狸。叶生夫妇仍用埋葬人的礼节给阿秀行葬礼。因为仓猝来不及做棺材，就把她的尸体放在了一个匣子里，三人严加戒备，不敢出门。第二天，兵士们又带来一批同伙，刚到叶家门口，就都喊头疼，只好掉头走掉了。过了一个多月，叶生做梦，梦见阿秀对他说：“贼兵已逃走了。你为什么不带着全家回到南方去居住呢，这里可不是福地。”叶生于是南归了。到了湖郡，阿秀又在叶生的梦中出现了，说：湖郡也不可久居，你的任何生意都将被这战事繁多的地方拖累。十年以后，社会平安无事了。我生来不迷惑旁人，承蒙天帝明鉴，让我成正果，升为神人，所以以后不能再来看望你了。”叶生于是便携带家眷到了沪上，住在歇蒲的东边，再没有受到什么侵扰。以后，太平军被镇压下去，叶生才回到家乡，不再出门。叶生年事已高，买卖也就不做了。但仍然又给那狐狸做了一副棺木，归葬在了他家的墓中。

唉，淫荡的人沦为妓女，淫荡的东西是狐狸。狐狸中还有能

得到情理上公正的决断而刚正的节操着著的。难道人还不如狐狸吗？是有些人不能自己有所建树呀？

出清《壺天录》卷下

赵怡芳编写

卖鱼阿土

话说松里西门外秀野桥旁，有两间破败的房屋，屋中满布虫网蛛丝，长时间没人出入。

一天，卖鱼的阿土路过此地，忽见一女子从屋中走出，年纪大约二十上下，容貌楚楚动人。后面，有一小女子相随，正青春年少。她身着白色上衣，黑色长裙，神态恬淡安适。见到阿土，神情为之一振，欣喜之态溢于眉宇。她，凝目含情，注目忘时。阿土见这一女子，也瞠目留恋，停步忘行。忽然那大女子呼唤阿土买鱼，阿土乘机上前殷勤买卖。那大女子忽问阿土姓甚名谁，家住何处，可有妻室。阿土忙答，还未缔结姻缘。大女子说：“这是我的小妹，夫君近日逝去，现在无所依托，如您不嫌弃，愿许配与您，侍奉您。”阿土喜出望外，欣然允诺。

二女子引阿土进入门内，只见飞檐亭阁，朱漆丹画，楼台如月中宫殿般澄碧，与富贵之家绝无两般模样。三人走过几重门庭，又转入一重花门。带有朱红栏杆的一曲回廊绕庭而设。三人沿廊蜿蜒而前行。庭院中碧绿的池水，嶙峋的山石。水映石而更显澄澈，石傍水而更觉峻峭。盛开的鲜花，参天的古树，高低分明，交相呼应。忽看秋千垂吊在树间，又见雕画精美的小桥隐现在摇曳的垂柳中。这里的一切真让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三人继续前行。走至一座厅堂，室中红色的芍药盛开，敞开的窗上笼照着薄薄的轻纱，泛着银光。香榧木的案几，湘妃竹的帘幕，一尘不染。进得屋内，二女子恭敬地请阿土就坐。立即就有几名眉目如画的小丫环上堂，点香敬茶，恭顺地侍奉，使阿土好不欢快。饮茶毕，丫环引阿土到后边房间沐浴，馨香的浴液不断更换，绫罗绸

缎的衣饰早已备齐。阿土浴毕，穿戴整齐，来到厅堂。二姐妹请他对镜：一位身披锦绣的美男子出现在镜中。阿土俨然是一位贵族公子了！过了片刻，在厅堂东侧的小室摆设下酒席宴。小室面临澄碧的池水，后有修长的篁竹掩映。二姐妹坐在阿土的左右，殷勤地斟酒劝饮。酒席宴上各种奇异的珍肴美馐，阿土皆不知其名。黄昏过后，小女子披上盛装，与阿土行了合卺礼。阿姊手持红烛，将二人送入洞房。卖鱼郎阿土鱼腥味尚未脱尽，倏忽便领略了仙境闺阁的风味，他几乎忘却了自身还在人间了！他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只是他询问女子的姓名籍里，女子执意不肯作答，仅对他说：“郎君此后不要再操旧业，所需衣食自由妾来安排，你不必过虑。只是姐姐既然成全了我们，我们何不想个办法回报于她呢！郎君可有合适的好友吗？”阿土说：“卖鱼的伙伴中到有一个。”那小女子说：“试试把他邀请来，假若果有缘分，就选中他做姐姐的夫婿。”第二天清晨，阿土就去寻找那卖鱼郎。卖鱼郎欣然应允，与阿土一同回住所。阿姊一见果然如意，就在这一天傍晚，二人结为夫妻。两对新人同住在阿土的家乡，以至姐妹二人乐而忘返了。

过了四五天，卖鱼郎对大女子说：“我出出进进，每次都要遭到邻居家妇人的漫骂，真让人无法忍受，可怎么是好？”大女子听后，生气地说：“是什么妖媚狐怪，竟敢如此放肆？”立刻派人将那邻居家的妇人叫来，严厉地告诫了一番。那妇人急忙再三陪罪，惶恐地退出去了。从此再不敢斥骂一声。

卖鱼的同行们，见到阿土和卖鱼郎穿戴华丽，与从前大不相同，便穷加追问。阿土实在搪塞不过，就把经历略述一洩。同行们强迫阿土带他们一起前往。到达阿土的住所，门户全不似原先了：荆棘丛生、杂草遍地、满目荒芜。见此，所有的人都惊骇异常。于是同行们劝戒阿土二人，说：“你们一定是遇到狐妖鬼魅

了。如果执迷不悟，恐怕性命难保啊！”阿土与卖鱼郎二人吓得半死，再不敢回到那两姊妹身边了。

出《壶天录》卷下

赵怡芳编写

武林黄生

武林黄生，从小聪敏过人，性情豪爽。不幸，遭寇贼劫难，家中境况陷于窘迫。黄生苦读经书，涉猎诗词，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却都没能中举，对仕途也便心灰意冷了。至于男女之情，黄生却极为痴迷。若偶然遇一女子，那怜香惜玉之情便不能自禁。他曾对人说：“稗史中记载了许多多情的鬼狐，可惜我从未亲身遇到过。”

一天傍晚，黄生从乡间归家途中，忽然听到路旁草丛深处，好像有人走路的声音。他停下脚步观望。突然有人从背后拍了拍他的肩膀，细声说道：“黄相公回家怎么这么晚呀！我家娘子已经等你多时了。”黄生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身着丫环服装的小女子，黄生问她，“你家娘子是哪一位？”丫环答道：“你只要随我去就知道了。想必不会是能吃人的怪物吧，干嘛这样罗哩罗嗦的。”于是黄生便随她前行。走了约二里路光景，到了她家主人的住所。那院落井然，柴门前一条小溪蜿蜒而去。俨然一派乡村景象。进得门去，却别有洞天了。院中一草一木，新绿点缀，生机盎然。小巧的花园、别致的亭台，颇有些深邃幽远的意境。厅堂绣帘内传出如莺啼般的娇语，黄生举目望去，主人已抬手招呼客人入内了。黄生快走几步入室，恭敬地拜见。只见那个丫环所说的娘子梳着高高的发髻，面敷淡淡的脂粉，明丽香艳，楚楚动人。二人各述名姓后，便煮茶清谈。那女子遍问四海名胜古迹，各朝各代的才子佳人以及历代兴衰的情景。那时，黄生早被面前的绝代佳人陶醉心迷，神志早已跑到九霄云外了，所以应答模糊不清，那娘子突然面起怒色，言道：“你曾说我一辈子多情，所以我屈临下界，整晚与你交谈。不想你狼子野心，见女色而起淫念，

实在是登徒一类的好色鬼。请速速离去吧！不要玷污了这块清淨的土地。”黄生听罢，唯唯诺诺地谢罪，丫环便将他拉出，沿着来时的道路走去。这时天至二更，城门已关，黄生只好借宿在朋友家。然而眷恋不舍之情依旧。第二天清晨，便要再去寻觅。经朋友相劝，才未成行。

黄生虽于幻想中与那娘子相会，但不能说二人绝无缘分。只是坐怀一乱，便遭斥责驱逐。这确是惩治过错，警戒未来的方法。然而这也够侥幸了。为什么心中那般迷乱糊涂还要再去寻觅呢？这真是“色不迷人，人自迷”呀，从黄生这事，我越发相信这一说法了。

出《壶天录》卷下 赵怡芳编写

邬生艳遇

邬荣兴，字少华，是任城读书人家的子弟。十七岁了，还未曾娶妻。

那是夏历五月，因为他喜欢清静，移居在侧室小居，只要一个老仆人作伴。一日傍晚，天气闷热得厉害，让人无法入睡。于是他让老仆在外屋住宿，自己起身弹拂坐榻，擦拭几案，又剪了灯芯，煮了茶。只见一轮皓月当窗，月光如泻，不禁遐思遐想。他背对灯烛端坐，吟起一首五言绝句：

明月此时好，美人何时来。

相怜惟有影，绮户为谁开。

诗成后，再慢慢地长吟。这时忽见一美丽的女子飘然而至。那女子大约有十五、六岁，宽宽的衣袖，长长的衣裙，乌黑的头发，深深的长眉。双目明彻有如秋水，裙下露出有如莲花瓣样的小脚，足尖翘翘着好似锥尖。那女子美妙的形态绝似画中人！邬生惊愕了，问道：“你莫不是鬼魂？”那女子答道：“不！”

“那是人吗？”“不！”“那么是狐仙了？”女子含笑言道：

“君思念美丽的女子，我倾心于多情的郎君，刚才偶然听到你高吟的诗句，知道你便是那钟情的男子。所以宁肯冒着做那主动与人私奔的侍妓红拂之嫌，也特来投奔与你。你又何必非要喋喋不休地问我的来踪呢！”邬生说：“那么，你可有名姓？”女子答道：“宾奴。”“有字吗？”女子说：“樊穉。”名、字，邬生都没有听明白，也没有再寻问。那心只被女子的姿色吸引。他握起那女子纤细的弱手，柔嫩得如同蕺草，令人魂魄荡漾。又和那女子交谈，那女子言辞灵利，语调婉转。谈及诗词文章，她那华美的文思明朗光彩。邬生爱怜她，甚至折服于她了。忽听玉漏滴嗒

作响，墙外已打四更。邬生催促那女子宽衣解带，顿时，那女子脸颊绯红。相许明日再来与邬生幽会。此时雄鸡啼鸣，那女子慌忙隐去了。

第二天上灯时分，那女子果然如约，还带来了极其华丽的被褥枕席，那真是人世间从未见过的。二人相见，情意缠绵，遂行交欢。那女子禁不住痛楚，低语相求：“妾身还是未雕过的璞玉，乞望郎君放轻慢些，万不要过于狂暴。”二人云雨过后，邬生见那洁白的衾单上果然落红，那女子当真还是个处女。邬生越发爱怜她了。更将她拥入怀中，以臂代枕，并口吟一词：

郎可怜，妾可怜，一对鸳鸯一对鹣，今宵那世缘。

莫流连，且流连，生怕钟鸣欲曙天，情人隔一边。

那女子喜悦地、动情地说：“郎君果然有真情啊！妾身自荐投靠于你，仍然得到你的钟爱，今生我死而无憾了。”随即，与邬生和词一首：

日谁家，月谁家，妾岂当门卖笑娃，情深念转差。

香辟邪，玉辟邪，夜两摧残一树花，郎君郑重些。

不觉天已破晓。那女子取下耳上两只金环赠予邬生，并说道：“妾将此送与郎君作为定情之物，只是千万小心不要让旁人看到。无非是担心有闲言碎语，飞短流长，那样与谁都不好。”从此，这女子每晚都与邬生相会，从无虚夕。

一日夜半，二人正偎拥在一处，忽然有一老翁破门而入。这老翁面色铁青，目眦尽裂，满头斑白的头发蓬乱地飘飞着，花白的胡须根根如戟。老人呵斥那女子说：“你这小妮子，太不知羞耻了。”又指着邬生骂道：“你这小儿，玷污了女孩儿家的清白，我真想杀了你，你这放肆的坏蛋！”邬生吓得胆战心惊，只怨无处可以藏身。慌忙用被子蒙上脑袋，浑身颤抖着，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有哆嗦得牙齿上下相碰发出的哆哆的声响。邬生从被子的缝隙处略微可以看到那女子。那女孩低头站立，惶恐的样

子实在让人可怜。邬生正在惊惧、疑惑中，那老人呵斥的声音越发严厉了。忽然邬生那睡在外屋的老仆人辗转翻身，弄得床板扎扎作响，于是，那老翁、那女子立即杳无踪影了。

第二天夜晚，邬生关上房门还未沉睡，那女子已袅娜地来到床前。暗淡无色的面容微含娇羞、悲伤，低垂着双眼，默默地站立，久久不出一语。邬生抚摸着她的手，问道：“昨夜那老翁是你的什么人？”女子低声道：“我的老父。”“啊呀！原来是你家大人，险些惊吓死我。可是，我俩的情愫难道就到此结束了吗？不！一个多月来，我们恩恩爱爱，那情、那意已超乎寻常，我愿为你而死，死而不悔！”那女子哀叹了许久，才说：“郎君如此痴情！……以郎君那堂堂的仪表，何难再寻一个神女佳人呢？又何必为争得一个小女子而去赴险呢！况且，我父亲向来严厉，明日，我们将迁居远方了。我是特来与你告别的。……愿郎君万万爱护自己，不要再顾念我了。”邬少华失声痛哭，那女子抽出袖中的红色手帕为邬生拭泪，而自己也已泣不成声了。过了一会儿，那女子说：“我原打算与郎君永结相好，不想触怒了家父，祸又殃及于你。想来我们是难以再相聚了。请把我赠给你的定情物还给我吧，那本来也不是什么贵重的物品，只是恐怕郎君今后会见物伤情罢了。老天如果明鉴，爱怜我们，也许今后破镜还可成圆，剑与剑鞘还会重合！我去了！望郎君千万要多加保重。”话音刚落，人已不知去向。只听屋外，风吹打着修竹，那声音有如女子佩戴的玉器相碰发出的清冷的声响。邬生拿出珍藏金耳环的小盒观看，那金耳环已不知何时被那女子带走了。

邬生始终念念不忘那女子，身体渐渐瘦弱不堪了。

有一女巫名唤阿翠，人说她可以看见狐仙，而且能知道狐仙的去处。邬生把她请到家中，向她寻问那女子的下落。阿翠说：“是不是那个喜欢穿淡黄色的披肩、薄薄的罗衫，圆圆如满月的脸颊上一笑就有两个浅浅的酒窝的女子啊？”邬生忙说：“是

的，是的。”阿翠道：“那不是旁人，正是骆家的小素。”听言，邬生才恍然大悟。那日小素告诉他名字时，原来是暗切而没肯明说。阿翠请邬生写一封信，她情愿做送信的邮差。过了几天，阿翠果然来回复邬生：“小素读过你的信后，仓促得很，没来得及写回信给你。只叫我带话儿回复你。小素说，你们的缘分实在是已经到头了。惟恐她迳自离去，让你苦苦冥想，所以幻化成了另一女子的形象、名、字。希望你不要再思念她。顺便，她让我带给你一粒丹砂，可以治好你的病。”邬生拿起那药丸，痴痴地观看。那药丸粒小色红，香味甚浓。邬生一吞而尽，疾病果然治愈了，然而对小素的拳拳想恋之情也消失了。

出《夜雨秋灯录初集》四卷 赵怡芳编写

狐 荐 馆

永定河北七工县有一所官府营造的房舍，是给观察水情、防止洪水泛滥的人员暂住的。平时房门紧锁着。

七工县县丞吴大人因衙门房屋窄小，暂时借这房舍供子弟们读书。坐馆老师，是浙江的一位秀才。每当这秀才在房舍中写字作文时，全身都无故被墨汁污染，狼狽不堪。秀才估计这是狐仙在作祟。于是虔诚地向狐仙施礼，求情，然而不但无济于事，反而骚扰得更厉害了。不得已，他只好离去了。吴县丞也不得不焚香向狐仙乞告：“坐馆老师被仙人驱逐走了，不敢再来。只是下官官邸狭窄，又不能不让子弟们读书，所以仍然需要借这一处房舍设馆，乞请仙人不要再来骚扰。”第二天清晨，县丞在香案上发现一帖，帖上写道：“那坐馆的秀才人品低下，所作文章内容、文字都属荒谬。怎么能让这样的人教你的子弟呢！如果你想请教师，上海的苏秀才，现在正在京城西直门一个胡同内等待聘用。你应该前去聘用他。”吴县丞按照帖上所言，派专人前往聘请苏秀才。恰巧，苏秀才正从一位都统家辞去坐馆的差事。苏秀才被请至吴县那里，在那房舍中教授。苏秀才教导学生循循善诱，每个学生几乎每日都有长进。

偶然，吴县丞与苏秀才说起狐仙举荐他的事，苏秀才茫然不解：“狐仙因为什么会赏识我并向吴县丞推荐人才呢！”

出《妙香室丛话》卷十 赵怡芳编

狐 仙

甲午秋日，我客居在苏州城西门饮马桥边的缪姓宅邸中，缪家有一方小小的园圃。形状各异的小山石，零零星星的鲜花点缀在花园中，自有它幽净的情趣。园中有三间房屋，都很精美雅致。只是窗子始终都是关闭的。我向主人询问，主人说：“有狐仙借居在里面。”并且告诉我，狐仙喜欢吃鸡蛋、饮火酒，所以每隔一天便供奉上一些。

我悄悄地进入那房间，看到几案净洁得没有一丝尘土，香炉中燃着香，烟霭缭绕。我很想见一见主人所说的奇异的情景，便买来一壶酒，煮了十个鸡蛋，放在屋中香案上。然后带上门悄悄走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我又悄悄地进了屋，只见壶中的酒已经没有了，而鸡蛋却完好如故。我拿起一个鸡蛋，咦？怎么那么轻？原来蛋中已经空了，只剩下蛋壳。这可是我亲眼所见！

出《香奁楼宾谈》卷一 赵怡芳编写

湘潭狐

东洞庭山的姜某人，到湘潭去做买卖。寄宿的旅店凄清冷落，不时便暗自冥想。一天夜晚，有一俊女子从窗间进入他的居室。那女子柳叶般的长眉，笑靥点缀在双颊上，娇艳的容貌楚楚动人。姜某人见了，问道：“你是宅家眷，竟私自来投奔我，难道你不怕夜半行走有许多露水吗？”那女子微笑着说：“我是月宫中的仙女，寒窗旧日的伴侣，与君宿有缘分，特来投奔于你，你怎么能因为我夜半前来而怀疑呢！”姜某人心中明白，这肯定是位狐仙了。但又爱慕她的美貌而不能自持，便突然上前将那女子拥抱，那女子并不拒绝。于是二人共寝一处，欢娱融洽异常。天近拂晓，那女子将要离去时，对姜某人说：“这旅舍既低下又狭小，而且耳目众多，请你另外租赁一处房屋居住吧！那样，说不定我们可以长久地厮守在一起了。”姜某人顾虑那会费资很多，可那女子说：“你只管去寻去租嘛，我会帮助你的。”说完便离去了。

第二天，姜某人假托有病在身，禁不得吵闹，拜托旅店主人代他另寻一处房舍。店主人回说有某家不住的旧庭院一所，每年租金三十千钱。姜某便搬了过去。刚刚打扫安置停当，那女子便飘然而至了。一到，就从袖中取出百金，用以补助搬迁之用。姜某人一再致谢。那女子从此就留下居住而不再离开了。二人相处有如夫妇。

姜某人每次外出经商，都要与那女子商议，按照那女子的办法去做买卖，没有一次不获厚利的。那女又不时地赠送给姜某人一些银两。只是不知道那女子的银两从何而来。一年过去了，姜某人已积累了几千银两，钱袋已鼓鼓的了。姜某人于是暗起了归

家之意，只是担心那女子不会应允，所以一直也没敢启齿。一天，姜某人随随便便地询问那女子，“狐仙与天神并称为世，天神那无比强大的威力和狐仙那奇异的变术不分高下。你一定是个狐仙了，假若有天神降临，和你比权量力，你能够不畏惧它吗？”那女子笑了笑，说：“我在仙坛接受了秘文秘录，功底深厚、无限奇妙。怎么会畏惧那龌龊的天神呢！”姜某人一再追问：“难道就没有你怕的吗？”那女子想了想，答道：“以前，在湘潭县县衙中，有一张钟馗的画像，他那胡须根根如戟，那张嘴比盆还大，颗颗牙齿都像利锯，咀嚼魔鬼的大腿像嚼甘蔗。我看到了，吓得几乎要死。我所害怕的可能就是这个了。”姜某人暗暗地记下了。过了几天，那女子说要去瑶池，朝拜西王母娘娘，来回需要一个月左右。嘱咐姜某人要小心地在此居住，等着她归来。姜某答应了，她才离去。

以前，湘潭县县衙中的一位小吏与姜某人是好朋友。姜某人于是出入于县衙，有机会认识了县令。县令曾从姜某人处购买了一些绫罗绸缎，欠姜某人一百多银两。这时，姜某人以索要欠款为名来到县衙。看见大堂上果然有钟馗像。那钟馗神彩焕发，奕奕有神。县令因手头没有那么多银两请求姜某人允许他缓期偿还债务。姜某人说：“我归家的日期已到，实在是来不及等待了。乞请县令用一物来抵债如何？”县令问：“什么东西？”姜某人指着钟馗的画像说：“如果我能得到这张画像，用它来镇我的行装，以拔除不祥，那将胜过你还给我许多银两。”县令听罢一笑，立即将钟馗像付给了姜某人。姜某人得到画像，整理衣物连夜赶回住处，惟恐那女子先归。到家后，他深居简出，把钟馗像悬挂在厅堂，想以此把那女子拒之门外。

一天，姜某人清晨起床，正在洗漱，忽闻厅堂上有叱咤声，姜某人慌忙偷看，是那女子站在厅堂的台阶前，看着那画像上的钟馗瞪着双眼，张着大口，森森然像要扑向人，把人吞噬下

去。那女子吓得不敢向屋中走半步，愤怒地、恨恨地转身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归来。

姜某人用大量的银两购买田地宅院，娶妻纳妾，成为一个富豪。

出《香饮楼宾谈》卷一

赵怡芳编写

狐仙能画

据说北方各地狐仙很多，几乎家家都出现过。

纪晓岚纪先生客居溧阳，他居住的楼阁上就有不少狐仙。传闻其中还有擅长绘画的呢！

一日，纪先生准备了丰盛的酒肴做为供品，虔诚地为狐仙祈祷。祷告后，他把三十张上好的画笺铺放在几案上，并附上一首诗。

仙人自古好楼居，文采风流我不如。

幸得吴笺三十幅，可能一一画芙蕖。

诗说的是：狐仙们自古以来喜欢居住在楼阁中，你们才气纵横，文采熠熠，我实在不能相比。新近有幸得到上好的画笺三十幅，可否请仙人一一描绘上荷花？

过了三天，纪先生上楼观看。三十张画纸上，张张都已画好了荷花。色彩浓淡相宜，朵朵栩栩如生。纪先生惊喜地拿下楼去，忙又备下酒肴果品，为狐仙们祈祷祝福。

出《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四 赵怡芳编写

析 击 狐

黄溶，小名邦怀。充镇沙沟营专管巡逻的士兵。因为年纪大了，马骑不了，箭也不能射。守将好几次想不要他了，又可怜他年老孤单无处可去，就叫他敲梆子打更。

一天夜里，轮到他在城上值班。一夜无事，天色将明。邦怀抬眼望去，只见残月斜挂树梢，朝阳喷薄欲出。就在此时，他忽然看见城边悬着一只白狐狸，四脚腾空，头对著东池，张口吞吸日影。他来不及细想，举梆子就打，一下子就把白狐从城墙上打下去了。

过了好几年，忽然有人亲自登门求见邦怀。来人对他说：“您是黄邦怀吗？”黄回答说是。来人对黄作揖敬礼，然后说：“我姓蒋，找您找了好几天了。我家离这儿不远，请您务必去一趟，有事相求，求您千万别推辞。”黄问来人究竟有什么事，来说：“在这儿说不太方便，到我家自然就明白了，这件事非您不可。”黄因为自己是记名在册的军卒，不敢擅自离开驻点，于是蒋请黄一同去求见营中守将。守将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但只给了三天期限，到期黄必须回营。就这样他们上路了。

走到平路上，黄心想：蒋家里出了什么事，他到底叫我去帮他干些什么？都这时候了，我还一点也不知道。我自己有多大本事，只有我自己清楚。办得到的事我理应帮忙，要是办不到的事，就白跑冤枉路了。

想至此，黄坚持叫蒋把事情的缘故说个明白。蒋这才说：“我是崂山人，只有一个女儿，不幸被妖怪所迷，神情恍惚。这妖怪就怕您一个人，我请您就是为了除妖救女。”黄素常并不懂

驱妖降魔之术，但却是个热心肠的直汉子，既然已经来了，不妨试一试。转念之间，黄联想起几年前自己曾经晓夜桥击狐。蒋家的妖怪难道就是从前自己桥击的那只城上悬狐吗？黄这时后悔答应了蒋的请求，心里惴惴不安，生怕就是这只被打过的白狐设下圈套来报一击之仇，果然如此，那就难逃狐辱了。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蒋女在家住在自己的房间里，发现梦里有美男子和她睡在一起，又惊又怕又不敢对别人说。时间长了，便觉容貌憔悴，身体消瘦疲乏，父母都很奇怪。女知道自己的病已经很重了，活着的时候要是不说明缘故，死了就没人了解真情了。于是，就把狐妖纠缠自己的情形告诉了父母。父母千方百计寻符求咒驱除狐妖，始终没有效果。有一天，蒋女对狐妖说：

“我家有符咒，你该走了吧。”狐说：“我是白公子！凡间的符咒和驱逐之法，讹传已久，都不是真货，巫师算个什么东西，胆敢来制服我！我所怕的，只有一样，那就是黄邦怀。”女问狐黄是个什么人。狐说，就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军营里击柝打更。这个人非常可怕，前年差点被他抓住。

女父听了女儿讲的这些话，这才亲自准备了厚礼，请黄到家里来，设酒宴招待，礼貌非常周到，对黄特别尊敬，找机会背地里悄悄地把实情告诉了黄。黄随口答应着，问他需要什么东西，则一无所需。天到半夜，黄命女仍象平常一样，放好了床前帐子睡在里边。又命女人们在旁边守护，黄则横身坐在卧室门口。工夫不大，门外轻风吹过，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声，就仿佛风吹叶落一般。人随声至，一位美男子出现了。少年发现有生人，吃了一惊，问道：“你是什么人？怎么突然到这里来了？”黄厉声说：“我就是黄邦怀！”少年听罢，怕得要命，转身就跑。黄手起梆落，只听嚎叫声，不见了美少年。嚎叫声渐渐远了，狐妖终于被黄打跑了。

第二天，黄向主人告别。蒋苦苦相留，黄因军令不可违，限期快到了，不肯留下。蒋送了一份厚礼，黄高兴而归。

出《吹闻录》 韩连仲编写

狐

狐妖鬼魅迷人成患，南方不多见。因而，蒲松龄所写的，大多属于北方。请看辛巳年三月中的《申报》，刊登了苏北何家一婢被摄的事，言之确凿。现抄录下来，以便更多的人了解此奇闻异事。

据说，江苏省城鼓楼前三忠庙的隔壁，有一所深宅大院，共有五幢房屋、数重院落。凡住在这里的人都不得安宁，换了好几位房东，情况一点没变。典房、卖房，甚至压低房价还是没人敢买，到现在已经有五、六年了。

这所房子的左边是某甲的住宅，宽敞高大也有好几层院子，规模同没人敢住的大宅院差不多，两所宅院中间有一道砖墙分隔两边，从来没听说甲宅受到干扰，因而，凶者自凶，吉者仍吉。

有一个何某，不是本地人，租赁甲宅居住。住了好几个月了，什么事也没发生。一天傍晚，叫一个十五岁的小丫环到后园晒衣棚收衣服。长时间不见她回来，可衣服已经放在了屋子里。何某颇感疑惑和诧异，便登棚察看。该处紧挨着邻居的后园，低头察看界墙的墙根，从晒衣棚到墙根深有两丈多，人是根本不可能从这里下去的。况且，墙根处蛛网密布，毫无碰过的痕迹。这使他越发相信丫环不可能是从这儿走的。

第二天，何某派人打着锣四处寻找。又过了一天，仍然音信全无，已经不抱希望了。就在这天晚上，仆妇忽然跑来报告，说就在刚才还看见她站在棚下。说话间传来邻宅的嘻笑声，何某心想此宅久为狐仙所占，丫环有可能被他们摄到邻宅去了，何不打开门进去看看。何家的人借来钥匙打开邻家大门，点亮二、三十支

火把进内察看。只看到各处都落满了尘土，台阶上狐狸的脚印纵横交错、清晰可辨。此外，寂静之中便只有这深宅大院，再也找不到任何形迹和线索了。有人提醒何某应当说明来意，不然师出无名，恐惹后患。何某觉得有道理，就焚香烧纸低声祷告，然后才走出这所宅院。等到半夜，丫环突然出现在大厅中，何某急忙问她从那儿来，她说从晒衣棚上来，又问她刚才找你时，你在那儿，丫环便把她的奇遇清清楚楚地讲了一遍。

她说，前天晚上登棚取衣，看见邻园连男带女有好几个，正在散步游戏。自己很奇怪，光顾往里边偷看，没想到已经被他们发现了，他们全都冲着我摆手叫我过去，我像做梦一样，不知不觉地就已经到了他们的院子里。那里所有家具摆设和日常用品，奇形怪状光彩异常，从来没看见过。其中有一位女子名叫姑子，长得特别娇艳漂亮，没人能比得上。她拿来棉衣让我更换，穿上这件衣服好看多了。过了一会儿我和她一块吃晚饭，精美珍奇的菜饭缤纷交错，浓香异味浸人心脾。饭后按次序挨个唱曲，有人吹箫、吹笙伴奏。轮到我，我说我不会，就罚我用大杯喝酒，幸亏姑子给我讲情，才免我受罚。我对姑子说想回去，姑子就生气了，说我不受抬举，我就不敢再说了。从此吃、睡都和姑子在一起，她又教我照曲谱学吹笛子。象这样我觉得过了有两天一夜。就在大家来找我之前的一小会儿，姑子紧皱双眉很不高兴。忽然间她的身子变了形，就跟大猫差不多，向后边一窜就不见了。丢下我一个人痴痴呆呆地站着，有口说不出话，有脚走不了路。你们来找我，从我身边经过，我竟不能跟着你们走。这时，各样陈设物品全部化为乌有，身上的衣服已经又是我原来穿的旧衣了。等到你们退出去，姑子才又从后边回来，她叫我闭上眼睛，好象把我托起来一扔，等我睁开眼睛，已经站在晒衣棚上了。

何某听完丫环的这一番话，惧怕狐仙神通广大，再要花招施

诡计，就打酒买肉，登棚祈祷表示谢意。

出《此中人语》

韩连仲编写

治 狐

从前，山东汶上县曾有过一位名叫大春的县令，他是满洲很有名气的进士，有神君的美称。

汶上县城的北门里，住着一位卢贡生，一妻、一子、一女，子已经结婚而女尚未出嫁，家境小康。家中人口少而住宅宽阔，闲房空屋之中历来就有狐狸居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一天，卢女打开衣箱找东西，发现有一个三寸多长的小孩，躺在她的衣服上睡着了。她叫嫂子过来看。恰巧在这时，突然窜来一只大猫，把小孩给叼走了，赶忙去追，可已经来不及了。

从此以后，狐狸便和卢家成了仇敌。时而凭空叫骂；时而粪置食中；更有甚者，儿媳那不应见人的脏东西，常常被放进公公的被子里，一家人被搅得胆战心惊。

卢翁听别人说，某宅有一个叫九姑的女狐，从来不害人，还时常和妇女隔着墙说说笑笑，并且愿意为人调和争执，就叫妻子前去求她帮忙。九姑笑着说：“这畜牲名叫黑胡同，并无小儿，不过故意设下这个圈套，借以寻衅闹事罢了。那只公的，因为在麒麟台过，迷人害命，已被雷神劈死了。当时黑胡同藏在古代贤臣比干墓里，雷神为了保全古贤者的陵墓，留给后人景仰效法，就没能劈死他，这才使他幸免于这次劫难。今天竟敢又来这里作祟，且等我和他谈谈，然后再给你回话儿。”

第二天，九姑寄口信给卢翁，说：“事情没办法，这畜牲一定要占你的女儿作妻子，以你家后楼作巢穴。楼里还要供奉大仙黑胡同的灵位，每天都要献上鸡酒香茶，这才可以免受其祸。”卢翁听罢大怒，说：“城隍管理全县的阴事，平常就很灵验，我

现在就到城隍庙去，在城隍面前告他一状！”话声未停，黑胡同在房上应声说：“我不怕你告！正等着你告哪！”言罢，寂然无声。

当晚三更时分，忽听有人大声呼喊：“城隍神到了！”卢父子出来观看。只见大厅上，鳞光点点，闪耀飘忽不定。荧荧点点之中，出现一位穿红袍的。他叫着卢翁的名字，卢家父子先以为这就是城隍，定了定神，细听下来，却全是骂人的话，口气又象是黑胡同。卢翁这才明白是黑胡同假扮为神，便抬起大石头砸过去，刹时间一哄而散。卢女此时正在室中，忽然倒在地上，不停地又哭又叫，母与嫂急忙扶她起来，再看卢女已经遍体鳞伤，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一家人胆战心惊，守着她直到天亮。

当天恰好是县令召集众绅士议事的日期，卢翁亦在其中。公事议罢，众人散去，县令却留下卢翁，独自对他一个人说：“老兄气色昏暗，神情迷茫，难道是有怪异之事憋在心里想不开吗？”卢翁便把家里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县令听罢假装生气说：“凡人怎么可以同仙人发生争执呢？况且大仙是因为丧子而要娶你的女儿，可以说是理正情顺，不过考虑到你女儿的摔伤还没治好，一两天之内还不能举行婚礼，这可怎么办啊！你先回家去，把楼上打扫干净，安放好大仙黑胡同的灵牌，每天备办酒礼、供品，按时供奉。等你女儿的伤治好了，选个好日子举行婚礼，这才是你应该做的。”临别，县令又对卢翁使眼色，怕他还不明白，就又一语双关地说：“你不用发愁，我呢，你大概也知道，并不是那种刻舟求剑不讲实际的人。”卢回到家里，即遵照县令的指示恭恭敬敬地设立了大仙牌位，打扫房间、擦洗用具、准备供品。这样一来，可把黑胡同乐坏了。

县令送走了卢翁，自己也忙活开了。当天夜里沐浴斋戒，第二天早上关起门来办案，不叫外人知道。到了晚上，传唤齐一班衙役，亲自率领赶赴西乡捕盗。走到城隍庙，下轿入拜，取出藏

在怀里的牒文在神前焚烧。烧罢即传谕众衙役：“从北门出城！”走到卢家门口，敲门直进，卢翁迎接县令进到里面。县令问卢：“你供奉大仙的楼在哪儿？”卢引导县令来到楼上。县令抬手指着狐的牌位愤怒地斥责：“妖狐！你竟敢在此作祟！”抓起牌位摔到楼下。命人用麦秸草包扎成人形，亲手举着棍子狠命地打，打到三十下，草人忽然跳了起来，象是想逃跑的样子。当此时，众人欢欣鼓舞。县令以手加额，说：“倚仗神的威力，妖狐已经被抓住了。”命令所有跟从的人用木板随便打，打了不大一会儿，草人被打散了，板子也都打烂了。点火焚烧，闻着一股烧毛的臭味。

事情完毕，县令再次拜庙谢神，并大声请求：“祈求您再降神恩，在三个月以内，将狐党全部驱除出去，使全县家家户户居家平安，官民俱获神的保佑。”祈祷毕，打道回署。到了夜里，全城四面八方响起狐狸呜呜的悲啼声，有哭黑胡同的，有骂卢贡生的，就是没有敢对县令发泄怨恨的。凡县令所到之处，狐狸的悲啼声立时就停止了。三个月以后，寂然无声，狐狸果然绝迹了。九姑虽不害人，究竟也属狐之同类，大约亦在被逐之中，不知到那儿去了。卢女自此平安无事。卢贡生顶香专程到县拜谢，全县绅士和年纪大的有地位的人，不约而同至者，数都数不过来。县令笑着对大家说：“我不是王道士，怎么能捉妖哪。不过是以诚为本，心诚则灵，邪不压正罢了。”说罢，对所有来拜望他的人全都以礼相待，并没有自夸恩德。从大春县令巧治狐妖以后，汶上县再没出现过狐惑，人们至今仍在称赞大春县令的大恩大德。

与此同时，钜县县令尉柱，听到汶上县驱除狐妖的情况，非常羡慕。经过察访，了解到离县城五十里地的太平集，有狐狸作祟。尉公学着汶上县令的样子，也斋戒沐浴焚牒文于城隍庙。然后又写了布告，派差役拿到太平集去张贴。差役乘月色而前往，

半路上走累了，坐在一棵白杨树下休息。半开玩笑似的骂道：

“何物妖怪，作祟为害，三更半夜，拖累亲爹，奔走数十，倚树暂歇。”话音未落，就听树上有人答话：“官头，你别张口就骂，有话好好说。我辈并不是不通情理。”言罢，从树上扔下一包东西。差役拣起来，原来是个红纸包，纸包里裹着三锭成色很好的银子，便揣到怀里转身返回县城。银子到手，哪管它布告不布告的。从此太平集的狐狸，也都无影无踪不知去向。

乾隆年间，浙江宁郡，有不知姓名的一家人，家里有狐妖。儿媳似病非病，身体神色日渐消瘦萎靡。她自知性命难保，便将梦中少年纠缠迷惑她的情景，一一如实地告诉了丈夫。于是，其夫便邀集雄壮而又有臂力的大力士，每晚来三、四人，秉烛守，等着怪来。

狐妖来的时候，先刮一阵冷风，此风吹着谁，谁就会浑身无力疲乏不堪。听到风声，请来守候的力士，当即拔剑起舞，狐妖还是害怕的。

有一天夜里，守卫者都饿了，到火炉上取熬好了的粥喝。打开粥罐的盖，只见这刚熬好的粥，好像已经搁了三天了，粥面上浮着黄色的泡沫，恶臭难闻，可炉中之火却正着得挺旺。众人见此都一齐大声咒骂。正骂得起劲，有人凭空碰伤了脑袋；有人躺在床上不知怎么回事就摔到了地上。有人正襟危坐手捧《易经》，以使狐妖不敢近身，谁知对面也有人翻书，可又只听见页响不见翻书人，这份儿乱，乱得都出奇了。

病媳的公爹请来道士作法化符时，燃烧的符飞起来，恰好落在道士自己的胡子上，道士变成了太监。老人不得已，这才向城隍告状，同时也告到县里。

当时，有一位县令名叫钱维乔，字竹初，他接受了老人的状子。钱县令斋戒三日，亲自到城隍庙烧香焚牒。过了一个月，天

师府发来一纸文书。原来就是某人家控告狐妖作祟的事情，这文书就是城隍呈给天师的牒文。此外，还附有朱笔符咒两道，铁牌符咒一面。钱县令当即传唤老人，让他看了文书，朱符、铁牌也都给了他。告诉他：两道朱符前后门各贴一张，铁牌符埋在病媳的房间里。当天夜里，全家很安稳地睡了一夜，病人也复元了，狐妖则不知去向。大家都感觉此事非同寻常，有无法理解的地方。

后来老人到江西，拜望晋见天师，问起此事，天师说：“此狐势力很大，一个县的城隍是制不了的，故而城隍呈送牒文给我。”老人又问：“城隍之文从何而来？”天师说：“我这里的后园有一地，有文来则浮在水面上。每天早晚我两次到池边去查看，如果有文来则先查明是什么妖，应该用什么法术来制裁，然后发符惩治。如果查明不是妖，那就是真有病，便不发符咒，只移文给城隍，不移文给地方长官。”

出《呎闻录》

韩连仲编写

卜疑轩

褚青，余杭人，年纪很轻却自以为很有才气，行为放荡而又不受约束。跟着他在山东作官的舅父马公来到山东，经常眠花宿柳。马公发觉了，把他叫来严厉的斥责。褚躲出去不敢回家，傍晚时分想找个旅馆睡一夜。远远的望见好大一片车、马，跟着许多仆从，吆喝着走过来了。褚躲在道边站着。一位贵官坐在车里问道：“这位少年，你是谁？”褚说了自己的名字。官吃惊地说：“原来是褚先生。我请您到我家去。”当时就叫牵马来给先生骑，褚很随便地跟着去了。工夫不大，来到贵官的府邸。规模宏大、雄伟宽阔，确实是名门贵族之家。主人下车，恭敬地请客人进去。雕栏曲折明堂深室，不知有多少重；竹林花径宛转可观，不知有多少处，这才来到一座书房。书房窗几精致整洁，西面一间小室，挂着一块匾，上面写着“卜疑轩”三个字。主人再拜，请褚坐在正中。主人说：“久闻先生大名，幸而没有失去同您交往的机会。请住在这里，我愿作先生的东道主。一日之需，一夜之宿，算不了什么。”褚谦虚拜谢，请问主人姓名。主人笑着说：

“我的姓名，《诗经》中歌咏过，《易经》中提到过，又杂见于褚于百家的书中，先生何必一定要问呢。”竟不告诉他。褚有点奇怪，心里直犯嘀咕。接着就设酒宴招待客人，水里的、陆上的珍品美味摆上来许多。诸妓劝酒陪客，乐声大作，声音美妙动听。褚平素善长音律，但却听不出是什么曲子，只好问主人。主人说：“贵客在坐，怎能用平常的曲子？这都是小女儿们自编的新腔，不知您中不中意？”褚连声赞赏，请问曲名，则有《九尾醺》、《夜篝红》、《玉面娘》、《绛绡囊儿慢》等等，既新鲜又奇特，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吃完喝罢，主人笑着说：“先生醉了，扶先生去睡吧。我和东城君闲聊去了。”与褚告别，径直去了。当时褚已经有了几分酒，醉意朦胧，魂飞目迷，只觉得都不是他自己了。诸女领着他来到卧室，褚当时就搂过一个少女调戏交欢，其余在场的女子看着他笑。过了好一会儿，褚得到满足，身子也累了。其余的女子，一个接着一个的主动上来，和他颠倒交欢。不管和哪个女子全都象是在睡梦中交融欢好，其快感舒畅决不同于人世间夫妻之常情。

第二天，褚生一梦醒来，睁眼再看，自己竟然躺在野地的杂草丛里。反复地仔细思量，原来是狐狸捣的鬼。书房之所以叫“卜疑轩”，不过因狐狸本性怀疑而已。

出《耳食录》

韩连仲编写

胡 好 好

天津何生，家里有一座别墅建在河边上，离他住的地方有三里多地。妻子张氏，长得很漂亮却生性嫉妒。何生平素生活放荡，经常眠花宿柳，怕被张氏发觉，常随意找个借口到别墅去住，避开张氏，以便他能嫖淫娼、宿浪妇，而这种情况张氏并不知道。

时值清明，天气晴朗，繁花细柳，大好春光，正是踏青郊游的好时节。何生过河边闲逛，遇见一位少女，这姑娘淡妆素服、袅袅娜娜，没有人陪伴。生直楞楞地盯着人家，眼珠都不会转了。女亦眉目传情，对生仿佛也有点意思。生有意挑逗，说：“那儿来的美人儿，一个人到那儿去呀？”女小声回答：“寻找渡口。”生说：“这里不是秦淮河，也不是王献之接送他的爱妾桃叶姑娘的渡口，你人虽象桃叶，过河不用船，难道你就不怕这滔滔河水吗？”女笑着说：“既然你已经看穿了我，怎么还不快来接我。唠唠叨叨光说废话有什么用？”生高兴极了，说：“早就等着接你哪，我恳求你留下。”女以眼色示意，生早已明白。生在前边走，女在后边远远地跟着他，路上的人都没看出来。

他俩双双来到别墅，急得连姓名都顾不上问，先成欢好，而后才叙话。女说：“我姓胡，名字叫好好，刚死了丈夫。夫家门庭单薄，邻居家的少年凶猎蛮横，担心被他侮辱，想要逃到娘家去。没想到过不了河，却又被你诱骗了，请你千万别抛弃我，只要在你身边，作妾当仆我都心甘情愿。”生惧怕妻子嫉妒，吞吞吐吐不敢明说，有意无意之中说了些无情无意的话。女很伤心，说：“我的命实在不好，只怪我自己不稳重，不谨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时情动被你玩弄了，可我并不后悔。我真心实意地喜

欢你。我们俩已经结合了，你反到不要我了。就好象风吹杨柳各自东西，客舟空驻解缆无人，含冤抱愧自食苦果。这无穷的羞辱，我只有投河自尽，让河水洗净我自己了。”言罢，泪水一滴一滴的落下来，止不住地悲伤。生不得已就把惧怕妻子张氏嫉妒的缘故说了。女含着眼泪说：“郎如果真想要我，这算不上困难。我娘家在河西，离这儿很近，一只小船便可来往。花香月明之夜，便与郎相会；刮风落雨之夕，便与郎分离。”生说：“你的办法很好。可盈盈一水相隔，常使天女夜渡，弄湿了你的衣服如何是好。”女说：“你不用发愁，我家里有渔船，从小又懂水性，等家里人都睡着了，便好解缆乘船过江了。”从此以后，按时相会了好几个月，从不失约。

生自清明游春开始，以读书作借口，离开家长期在别墅里，不再回张氏住的地方睡觉。张也不到别墅来，只有一个仆人往返于两地传递东西办事情。时间久了，生担心张起疑心，白天回了一趟家，想同妻子团圆一夜。还未走到家，远远地看见一位少年书生，容貌极美，神态潇洒，气度不凡，却径直走进他家。生觉得很反常，就躲在堂屋门外细心侦察。在门外，生听见妻子的迎接声说话声，妻对书生说：“胡郎今天来得正好，我正想你哪。”接着传出书生走进卧室的声音，以及交欢声，调笑声。生大怒冲进堂屋门，找剑找不到，仆人、丫环又无踪无影。就厉声叫他的妻子，喝问：“你屋里的人是谁？”妻子突然听到丈夫到了，吓得腿不停的颤抖，嘴都张不开了。只想把书生推下身去，叫他藏起来。书生却紧紧地抱着张不放，神态自如。张被逼急了，就大叫有贼。书生也大叫说：“我是你丈夫！贼在那里？”这时，生已经冲入卧室，打开床帐掀掉被子，想要抓住书生杀了他。生瞪大了眼睛看着床上人，刹时大惊失色，连声说怪事、怪事。书生原来竟是胡好好。好好见生，转动着又亮又迷人的眼睛望着他微笑。一边冲着生微笑，一边却又紧搂着张不松手。等张从惊恐

中稍觉清醒的时候，看见书生变成了美女，便又吓坏了。此时，生瞪着眼痴呆呆的站着，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刹那之间，好好又变成了书生。生这才知道是妖怪所为，奋臂登床，一手抓住一个，想从中间把两个人劈开。书生又放了张而抱住生。张手脚好象是被绳子捆着，一点都不能动。而生目眩神迷之中，看见拥抱自己的又变成了好好。好好对生说：“郎就是忘了我，难道会不记得在别墅我们同床共枕的时候了吗？”好好笑了笑，又说：

“我跟你睡了半年，跟你妻子也睡了半年。白天晚上两地应酬，没有一点空闲休息。从你这儿吸来多少，还注给她多少，我一点也没得到。本想修合内外，博取你们夫妻两人的宠爱，以此作为我的同类争光。现在，既然已经惹人讨厌了，我何必还要留在这里呢。我平素性喜廉洁，不愿迷惑人，从别人那儿有所吸取。方才我从你那儿得到的，愿意仍旧还给你的妻子。这样我的事就算了结了。”眨眼之间，又变作书生与张交欢，还精于张。张无可奈何，只有逆来顺受。生已经疲惫不堪，睁眼看着罢了。夫妻相对，各有惭愧之色。过了好大一会儿工夫，书生整衣下床，鼓掌大笑。高举双手作了一个揖，说：“我去了！”变作野狐，腾空跳跃而去，从此不再来了。

起初，生因清明春游而不再回家。第二天，狐变成书生来拜访生家，张见后产生好感，见了三次面，二人相悦而通私情。邻居们没有不知道的，全都看不起他们。但，生并不知道。到了这时候，狐狸才自己说出了真情。

出《耳食录》

韩连仲编写

胡夫人墓

分宜县有一位教私塾的老师，为了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就把学生集合到山里边，教授功课。学生某生聪明过人而又好学，老师特别喜欢他，但看到他的身体日渐消瘦，背曲腰弯，脸上气色也很不好，还以为是刻苦读书造成的，就告诫他暂时先不要读书，休息一段时间。然而却从来听不到他读书的声音。这引起了老师的怀疑，夜里就到他的窗外侦察。听见屋里有人窃窃私语，听声音好象是女人，可又听不清楚，私自猜想有可能是学生和别家的女人私通，非常生气。

第二天，派了另一个学生去盘问他。生实在瞒不住了，便和他的同学说：“有一天傍晚走到山下，碰上一个女子，含笑而来，容貌绝世，柔声细语地表示对我有情有意，于是商量好偷偷地相会。每到半夜就来，从边门进来，相会于灯下。等她躺在我身边，她那温柔的象玉一样细腻洁白的身体上，就会传来一阵阵淡淡的香气。交欢之时，能顺随我的意愿婉转相依。她还把一寸大的明珠放在我的口中，叫我千万别咽下去，天快亮的时候再取出来。就这样已经有两个月了。问她的住址，就是山下前村里的。如此佳人，如此密约，我又不是铁石心肠，实在不愿叫她离开我，甘愿为她死了。”

学生把这些情况告诉了老师，再次引起老师的怀疑，暗自猜想：好人家的闺女，怎么会早晨、晚上独自来往，干这种事却能不露马脚？果然如学生所讲的，这一定是狐妖鬼怪。那颗明珠必然是吸人精气的用具，如果她再来应当咽了，看看会有什么变化。于是，把生叫来并教给他咽珠之法。

当天夜里，女子又来了，象以前一样把明珠放在生的口里，

等她想取回明珠的时候，早就被生咽下去了。女子顿足而哭，说：“即将完成之功，毁于一旦。”生惭愧不安，问这是什么缘故，女子说：“这颗明珠已经五百年了，死于这颗明珠的已有九十九人，全都是聪明富贵寿数很高的人，他们的精气全在珠子上。若能经过一百人，我就能完成正果，想不到败在你的手里。不从正道求仙，终归无益。我怎敢埋怨你。你从此之后福寿富贵不可限量。恳求你念在我俩同眠共枕的情分上，明天到东山之下寻找我的尸体，用棺槨把我埋葬了，如能将我比作你的姬妾，年年按时以一杯水酒到我坟上祭奠，不使我这游魂弱魄在地下感到寂寞孤单，就是你对我的恩惠了，我就是死了也没什么遗憾的。”说罢，二人搂抱在一起失声痛哭。之后，女子一个人走了。同室之人全听见了，只是看不见她的身影罢了。

第二天，生来到东山下，找到一只大狐的尸体。先扑倒在狐尸上，哭得非常伤心。生按照世间礼仪埋葬了她，还特意为她撰写了祭文纪念她。当天夜里就梦见女子前来拜谢。生自从咽了明珠，精神、智慧都加倍地胜过从前。生后来做了高官，获得高寿，据说全是明珠带给他的好处。于是重新题写墓碑，题曰：

“胡夫人之墓。”

出《耳食录》

韩连仲编写

北齐守宫老狐

莫子思县令，字友芝。曾经对我说，他的同榜友人有一位王君，风流才子，会试以后客居晋阳。他住在一座高楼的下面，因楼上有狐仙，常年封锁着不开门。他时常听见楼上有嘻笑声、行步声，时间长了就习惯了，起初并不感到奇怪。王生本来就酒量很大，又会写诗，经常储存好酒放在书案上。一天夜里，已经躺在床上，亮着的灯还没熄灭，忽然发现有一位美人，身子靠着书案翻看王生新写好的诗，一边看一边喝酒。工夫不大，就把两壶酒喝干了。过了一会儿，颓然无力地倒在地上变成一只黑狐。王生就打开床帐从容起来，抱着狐狸放在床上，用被子盖好。然后，端端正正地坐着不停地念诗。天到四更，狐狸酒醒了，辗转之间又变成了美人。看见生非常羞愧，起身想走。王拦住她说：“今天夜里我们可以在一块儿乐一乐，何必走呢。”美人笑了笑说：“男女欢爱的情欲，我已经断绝了有一千多年了。就因为喜欢读诗，又好喝酒，被你出卖了，真叫人无地自容。然而，你本来就是风流才子，我和你又是最近的邻居，等到有空闲的时候，不妨把我作为清谈的好朋友，”说罢，眨眼间就不见了。

此后，每当清风明月的夜晚，美人就来和生对谈。她所讲的古代故事，有不少和史书上记载的不一样。生问他住在这里几年了。美人说：“已经一千二百多年了。我就是北齐时守护后宫的狐狸。先前住在邺郡的宫里，经常往来于邺和晋阳两地。后来就定居在这里了。上帝由于我舍身护主，把我的名字记载到仙人的名册上。今后再修炼几百年，便可以飞升成仙。”王生说：“我听说南北朝时，北齐最荒淫暴虐无道。你给北齐守宫，为什么？”美人说：“你说得对。以君主的品德来衡量，当时南有梁

朝，北有周朝，都远远地超过北齐。拿我所侍奉的主人来说，她乃是欲界六天中的第四天兜率天宫的仙女，偶然罚落在人间。群仙因为她罚落在昏乱的时代，选派我守护后宫以保护她。自古以来，天子、诸侯以至卿相之家都有狐守宫，人自然是看不见的。”王生说：“你所侍奉的主人是谁？”美人说：“北齐文宣皇后李祖娥。皇后是赵郡李希宗的第二个女儿。她生于魏孝庄皇帝二年己酉年九月九日，名叫祖娥，并就此名作为她的字了。在她小的时候，我已经到了希宗家里，当丫环侍奉她。没过多长时间她就知道我是狐了，叫我为狐婢。

“祖娥十五岁的时候，大丞相高欢听说她贤惠而且美貌，就纳她为次子太原公高洋的夫人。高洋的大哥高澄当时是大将军，见到祖娥，对她的艳丽感到很吃惊。于是，把他的想法告诉弟弟高洋，很想和仙女一样的祖娥亲热亲热。高洋担心招来灾祸，便把哥哥高澄的意思告诉了祖娥。祖娥日夜哭泣，想要自杀。我出于不得已，跪着请求祖娥，愿意以我来代替她，祖娥非常高兴。我摇身一变，态度、举止俨然就是李夫人。当天夜里，我代替夫人陪伴大将军高澄睡了一夜。大将军很高兴，这时还不知我是假的。赵郡李氏，本来就是讲礼仪知法度的名门，既然听说祖娥失节，则大加非议诋毁，祖娥也没法洗清自己。

“这之后大将军被奴仆杀了，太原公高洋代他做了大将军，废掉了魏帝，改立国号称为大齐皇帝，立祖娥为皇后，我也被封为守宫仙主。祖娥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就是太子高殷，次子就是太原王高绍德，两人都温文尔雅美好秀丽，特别像他们的母亲。而齐主昏庸残暴、酗酒好色、杀人如麻。后宫妃嫔使他稍不如意，有的被砍了头，有的则被他身边的人脱光了衣服进行侮辱。惟独对皇后则始终又敬又怕，凡皇后说的他都听从。然而，齐王天性特别嫉妒，后宫妃嫔居住的地方，虽是宦官也不许随便进入，皇后出来时用珍珠穿成的玉串遮挡颜面，不让齐王身边的人

看见。祖娥性情特别和善仁慈，凡是见到齐主随便杀人，或者悲伤不食，整天不说笑，齐主怕了，每每为此而停止杀人，或者以不多的话从容劝解使皇帝回心转意。前前后后因她保全活下来的人不下数万。齐主在位十年而死，加谥号曰‘文宣帝’。

“文宣帝的弟弟常山王高演杀了太子高殷而自立为王，过了一年他也死了。高演的弟弟长广王高湛又代他做了齐王。湛当长广王的时候，暗地里偷看过李皇后的美貌。等他当了皇帝，李皇后住在昭信宫。高湛想强迫李皇后同意和他淫乱，皇后没有顺从。高湛就说：‘不顺从就杀了你的儿子。’后非常害怕想自杀。我再次下跪请求祖娥，甘愿以我来代替她。摇身一变，态度、举止俨然又是一位李皇后。于是，齐主经常进入昭信宫，认为我就是李皇后，很受宠爱，就这样过了半年。凡听说齐主进入昭信宫，祖娥便急忙藏起来。担心时间长了被他发觉，就和我商量，假说有了身孕，用这个办法拒绝齐主。齐主果然不再进入昭信宫。将近一年，齐主对祖娥这么长的时间还没生下孩子觉得有点怪。趁她没有防备，改扮服色突然闯入昭信宫。这时，我刚刚接受东狱神的命令，到海滨驱除疫鬼，没在宫里，来不及保护。祖娥正在愁思默想手扶脸颊而坐，看见齐主茫然不识，惶惶惊恐地望着。齐主责怪她不遵礼仪，生气说：‘你说称有身孕，如今儿子在哪儿？’周围的人想为她解围，欺骗他说：‘昨天李皇后生了一个女儿，一天就死了。’齐主更加愤怒，说：‘你杀了我女儿，我为什么不杀了你儿子。’立即命令左右抓住太原王高绍德送进宫里，乱棒打死了。祖娥大哭，不住地喊天哪、天哪。齐主命令左右脱掉她的衣、裤拿鞭子抽。时值腊月严寒，祖娥身无寸缕，齐主亲自拿鞭子抽打了一百多下，鲜血淋漓而死，扔到渠水之中。我刚好从东海还宫，突然见到祖娥已经遭受如此大祸，急忙把真丹放在她的口中，并向她口里吹气，经过两个时辰才苏

醒过来。齐主下令将她盛在绢囊里，放在牛车上，送入妙胜寺出家为尼，当时祖娥三十四岁。从此以后终身吃素，虔诚地信奉佛教。我也日夜在她身边扶持护理，她的伤调养了半年多才痊愈了。

“这之后十五年，齐被北周所灭。北齐的宫妃都被送进了北周的后宫。周人平素就仰慕文宣皇后的大名，一定要得到她。我不得已陪在她身边保护她而行，用重金贿赂北周官员和宦官。后也不梳妆不打扮，穿上破旧的衣服，这才没有入宫，被安置在长安的尼寺中。而高湛的皇后胡氏等人，都被选进周宫，丑名远扬。又过了两年，祖娥被放归回到家乡赵郡。至此她罚降人间的期限已满。经历了几十年的祸患折磨，都是人所不堪忍受的。期限到了以后，本来可以恢复天仙本位，只因她久染俗世污垢，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洗干净的。在她被鞭撻时，哀痛惊惧大损元神，所以暂时滞留于地仙。一定要静心修养千余年之后，才可以飞升，到现在已经为期不远了。而我由于三次设法护主，竟然使谪仙完贞守节。群仙感激我，上帝称赞我，我的名字已被记在仙人的名册上，可以和祖娥同时飞升。”

王生从狐那里听到的就是如此。王生又把这些都告诉了冀子偃。子偃说：“我看过《北齐书·李后传》，传里说，李后容貌、品德很好，赵郡李氏家族是北方第一家，后又久扬贤德之名。传里虽然写了李后怀孕的话，而此话又是李后次子太原王高绍德讲的。但是，我坚持认为这是误听传闻造成的。”因而就又对王生说：“狐说李后如今还是地仙，那她应当知道李后在什么地方。请你再去问问她。”王生说：“可以。”

出《庸盦笔记》 韩连仲编写

遇 狐

我在省里参加乡试，住在古钓鱼巷。庭院清静空旷，花木错落点缀其间，很是幽雅寂静。同伴考生陈以谦、钱诚基、汤显叶都是年青人，喜欢活动游乐，不愿意干坐着。我一个人点着蜡烛等他们，突然看见窗外有人直立着，眼睛一闪一闪的发着光，再看却又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又渐渐地传来劈劈叭叭的声响，一站起来看察会儿又不响了。我被吓得上牙直打下牙。紧接着又响起来了，拣起一块石头扔过去才没动静了，心里才慢慢安定下来。

后来，华亭殷瑟如，也看见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子掀开帘子走进屋里。他大声呼喊，这才走了。弄不清楚是什么鬼怪。试毕，整理行装，临行时，仔细向邻居打听，才知道宅里本来就有许多狐狸。狐狸的啼叫声吵得人耳朵都要聋了。我们还算幸运，没受到狐狸侮辱。

出《明斋小识》 韩连仲编写

狐报恩

江阳高柏林，小的时候就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他相貌秀美，住在广福寺旁边。一天，看见众僧拥着一只狐狸，就要动刀了，高再三劝阻才没杀。刚把绳子解开，狐狸已经逃得没影了。放了狐狸以后，他到佛前求问终身祸福，得了一个吉签，心中暗自高兴，私下核计将来果真得志，一定要重修这座寺庙。到了早晨，有一位某县县令叫高当他的跟班，很受信任，县令叫他“小高”。县城本是交通要冲，很繁荣，事务很多，小高的差事一件接着一件。一天，有一位钦差从县里路过，县令把小高找来，给他一千两银子叫他办理迎接钦差所需用的物品。小高来到驿站，钦差的前站已经到了。匆忙迎接，慌忙之中丢了银子，气极了就想投水自杀，工夫不大就被一位老人救起来了。老人对他说：“你命中应该发大财，这里不是你该死的地方。”这时，迎接钦差所需的用品却一无所有。钦差本来就廉洁俭朴，一见之下反到非常高兴，认为县令是个好官。叫他的仆人来谈话，钦差见小高聪明伶俐，就叫他跟着他自己。此后小高声势越来越大，凡是关差、盐政都请他去管理财务，不到十年，拥有资产数达几十万两。自郡守以下的官员大多和他换谱结义，居然出入衙门，待为上宾。

后来，小高果然重修广福寺，地方官体会小高的意思，也为修寺向民间摊派，老百姓意见很大。有好事的撰写碑记一篇，通过邮寄直接送到巡抚面前。巡抚审查了这件事，据实奏报朝廷，这就成了皇帝亲自过问的大案。

先前，小高感激老人的大恩得以不死，就塑了一尊老人的像放在家里，每天早晨对塑像行礼致敬。等到案子发生了，他就哭

着跪在塑像前向老人求救。当天夜里，家中忽然响起喊叫的声音。第二天早晨，看见塑像上出汗了。连着三夜都是这样。忽然听说案情已经减轻了。有人说，这就是老人托某公为他讲情的结果。小高根本不知道。后来才知道老人是狐狸。

出《北东园笔录》四编 韩连仲编写

新市狐仙

江朴斋是县里的生员，家住在新市镇。他的儿子南宮，与我家有远亲，互相往来，所以知道他家怪异的事情。朴斋平素家产富有，宅院很深，院内前后有楼房十间，中间隔着宽大的庭院。朴斋因家中人口不多，只用前楼作卧室，后楼不住人，以贮藏器物。一年春天的晚上，忽然听到后楼有窸窣的声音，大家都认为是一群老鼠在闹，没理它。第二天晚上，开始听到后楼有问答对话，接着听见喧闹杂沓，好像有很多人的样子。朴斋心中奇怪，第二天起得很早，到后楼看看。刚上台阶，听见楼里有人说：

“我们借住房子的主人到了。”中间的门豁然大开，只见出来一位老翁，头发雪白而脸色红润，穿戴整齐，高大魁梧，迎接朴斋进入楼内。江朴斋平常很有胆量，心里知道他是妖怪而不怕他。进楼一看，桌案虽然是江家的旧家具，景象已焕然一新。条几上摆着古玩，墙上挂着名人的字画，四周糊着明光纸，地上铺着地毯。椅上和榻上都铺着古代的锦褥，用珠子装饰的灯笼，下面垂着缨络，光彩耀眼，几个书架都摆满了书籍。落座以后，老翁自己说姓钟名紫霞，陕西华阴人，携带家眷到处游览名胜古迹。昨天从虎邱来，将要游览西湖灵隐及天台山、雁荡山诸名胜，而妻子忽然得病，所以借贵府暂时停放一下行李，将来一定丰厚地报答您，但是希望不要告诉外人。语气温和儒雅，态度和藹可亲。朴斋告辞出楼，又穿戴整齐去问候。只有一个小童子端茶，而楼上喁喁低声细语，好像有十几个人的样子。老翁对朴斋作揖说：

“承蒙您来看望我，按理应当前往答谢，然而我懒散已久，不能到尊室酬谢，希望您宽恕我。”以后朴斋闲暇时，就到老翁的住处喝茶聊天，有时一直谈到晚上。老翁很健谈，经史百家，烂熟

于心。谈到南宋、元、明的事情，往往说得清清楚楚象亲眼看见一样。从北宋往上的事情，则仅仅像《史记》、《资治通鉴》的记载，叙述事情的概要而已。他游历过的名胜景物，也全部告诉朴斋，只不谈吉凶祸福，问他也不回答。只说：“顺从正道就吉利，依从叛逆则凶险，道理本来很明白，不用等待推算予測。”老翁的书画极好，曾经仿写一把折扇送给朴斋，一面临王羲之《兰亭序》的一段文字，一面做未带的泼墨山水，朴斋视为珍宝存放起来。一天，摆酒宴邀请朴斋，老翁喝得非常高兴，对朴斋说：“我和主人都不拘形迹，高兴了就喝酒，万不可按老一套再设席答谢。”当时正值初夏，院中紫薇花盛开，朴斋的女儿叫颖姑，九岁了，独自去摘花。看见一个很美的妇人，用黑色的手帕裹着头，紫上衣，素白裙，倚着檐下的阑干站着，头发下垂的婢女侍候她。妇人远远对颖姑说：“我家和你是近邻，何不来看一下呢？”颖姑不肯。妇人自己来拉她的手，颖姑见她 and 顺委婉，就跟她走。过了很久，提着一个小篮回来了，对她妈妈说：“我到楼下，见一个老翁独自坐着看书，笑着对我说：‘颖姑来，可以到楼上坐。’一个很美的妇人带我上楼，楼上陈设华丽，和楼下一样。家僮、婢女年纪都十多岁，都称美貌的妇女为夫人。楼上东边的房间，是夫人的卧室，一个小姑娘年纪与我相等，两脚像很细的手指，夫人指着她说：‘我的女儿，比你小一岁，你应当是姐姐。’到楼上西间见一人坐着读书，年纪与哥哥相仿。（哥哥，颖姑说自己的兄长，就是南宮，年纪已二十岁了。）夫人说：‘这是我儿子，你应该称他哥哥。’一会儿，一个女子从后房出来，夫人让我叫她‘嫂嫂’。让我吃过饭喝过茶，用篮子装上东西，让一个小丫环提着送我到庭前，对我说：‘你拿回去吃吧，有空可以再来玩。’”颖姑的妈妈看看那个篮子，不是藤条和竹子编的，但编得很精巧。打开盖儿一看，内放京城的风眼果四枚，西凉的紫葡萄几百颗，新鲜得像刚摘下来的一样。大惊

说：“此地此时，哪能有这种水果呢？”都感到吃惊奇怪。此后，每逢有应时的瓜果，朴斋就让颖姑拿给钟家的女孩吃，而夫人也常用奇果异花来酬答。一天，颖姑到钟家，因为刚缠足，走得很慢，走走停停。夫人看见笑着说：“我给你裹脚，就不疼也走得快了。”不到半月，走路和过去大不一样。一月以后，脚又细又小，和钟家的女孩没有分别。颖姑的母亲偷偷打开裹脚布一看，敷在脚上的不是白矾，是白糖。颖姑说：“夫人给我缠足时，常常呵气，像热气蒸一样，觉得脚骨渐渐变软，所以功效很快。”钟家的媳妇往往教颖姑缝纫刺绣，教得很有条理。端午节，还作了艾虎、采索、雄黄袋之类的玩意儿送给颖姑，精巧得使人怀疑出自天工。一天，老翁给颖姑一丸药，说：“你细心藏起来，等你父亲有了紧急危难之事，可以立即服下去。”不几天，朴斋喝醉后与妾共寝，半夜头晕，几乎到了不能抢救的地步。别人想起老翁的话，把药丸碾碎灌下去，不久就苏醒过来，精神和平时一样。第二天，朴斋去道谢，老翁历教迷乱于酒色的祸患来告戒他，朴斋只有低头羞愧而已。相处半年多，朴斋看见的只有老翁和一个家僮，颖姑则能看见老翁全家。江家其余的人只能听到钟家的声音而已。江家父女虽然经常到钟家叙谈，老翁和夫人只送到中庭就止步，未曾到江家屋里来。江朴斋虽然保密不与外人言，而婢女、仆人常私下传给外人，别人都为朴斋担心，而朴斋好像一点也没听到，与老翁关系更加密切。冬天，朴斋因事去东栅，他的朋友余淳轩，刚直重义气，刚从山左边回来，恰巧二人在平桥相遇，问起朴斋家中的怪事，江避讳不谈。余淳轩说：“唉！您要遭祸了，家里变成妖怪的窟穴，而可以漠然置之吗？”朴斋不悦而去。余与高池具道士关系很好，一天去拜见道士，谈到江家的怪事，恳求他帮助驱妖，具道士闭目静坐，过了一个时辰，对余说：“那个老翁虽然是妖狐，然而并不祸害人，不久自会离去，不用去驱逐。”朴斋偶然外出，见有一道人，面黑

而胡须卷曲，背着一口宝剑，对江家的仆人说：“你家的妖气很盛，我能除去。然而除妖以后，它的尸体要给我。”仆人答应了，不告诉主母，从夹道把道人引到庭中。道人左手拿剑，向空划符，右手拿水杯，吸口水又喷出，听见楼上说道：“庭院中演戏了，何不去看看呢。”不久，道人的宝剑忽然离手，跳起一丈多又落在地上，水杯也碎了。老翁出来对他说：“你为何来这里？”道人不觉屈膝伏在地上，老翁命令他出去，就举起袖子蒙着脸踉踉跄跄走了。仆人也跟着道人往外跑，绊住门限，跌倒伤了大腿，楼上哈哈大笑。朴斋回来知道此事，想惩罚那个仆人，老翁用婉言劝解，才罢休。秣陵陈淡山，是朴斋的亲戚，素常善用五雷法。一天，从苏州到杭州去，路上经过新市，因而去问候朴斋，朴斋设酒宴款待，而余淳轩恰巧来到，朴斋挽留共同饮酒。酒席间，余谈到江家的怪事，朴斋多次使眼色制止，余仍然说个不停。陈淡山沉默很久说：“我替您驱遣他。”当时，将到半夜，把酒席撤去，洒扫干净。淡山穿戴整齐，坐在中间，几上点燃两只粗大的蜡烛，供着一个令牌，从小箱中取出五个红色纸人，在纸人上画符呵气，按正位放在条几上，淡山两眼正视纸人，眼珠一丝不动。片刻，纸人忽然起立，绕着桌案小步走，像走马灯一样，然而走得比较慢。淡山用气喷纸人，声音隐隐约约像雷声，而纸人走得更快。到了五更，陈淡山说：“走了。”用令牌敲桌案，而五个纸人都倒下，仍放在小箱中而起身离座。这一夜，朴斋的妻子听到后楼喧闹杂沓的声音和从前一样，悄悄从楼后窗缝中窥视，只见对面楼房上下都被红光围绕，雷声殷殷。听见老翁对夫人说道：“本想等下月你病全好再走，没想到陈先生用五雷真火相逼迫，不能再留了。可惜来不及和贤德的主人告别一下，怎么办呢？”到五更，响声渐渐消失。第二天早晨到后楼一看，几榻都照旧，地上洁净得没一点灰尘，墙上依然糊着明光纸，屋中的铺设已经没有了。几上放一个小箱子，打开一看，

是钟老先生告别的书信，感情话语带着思慕留恋，稍微有怨恨余淳轩的意思，朴斋读后，神色黯然。外面留下定武不损本《兰亭序》一册，郭忠恕画的山水楼台一幅赠江朴斋。又留下白银十斤作为楼房的租金。夫人留下珊瑚簪一只、羊脂玉玦两枚、明珠四颗、碧霞宝石八块，作为颖姑将来出嫁添嫁妆时用。淡山到后楼巡视，对江和余说：“老翁已修成大道，没有一丝妖气。我虽然用真气逼他，他走时也不作恶惹事。他如果不谦让，我也不是他的对手。”淡山让铸铁牌两面，用朱砂在上面画符，一面钉在正厅，一面钉在后楼。此后，家中很平静。江朴斋有几个月心中总觉得怅然若失。这是乾隆六、七年间的事。

出《听雨轩笔记》卷一 杨育棠编写

狐老先生

山东兖州府城楼上，相传有狐仙。好事的人想见他，一定要先写一封信札烧化，并稍稍准备些上供的酒肉，到时候等着，半夜一定来，人们叫他“狐老先生”。他身着布衣布帽，言谈、容貌和举止，和乡村学究极其相似，问他的年纪，说：“已经三百岁了。”他对天地间古今一切语言文字，无不通晓，单单不谈未来的事。有见到他的人，借机责问说：“您这个族类狐狸很多，人间的传闻也颇不相同。往往见到有以淫乱害人的，这是为什么呢？”狐老先生叹口气说：“这是什么话呢！人世间有君子小人的区别，我这个族类也一样。那些用淫秽手段害人的，不过像人间的娼妓之流，靠诱人的财物作谋生的手段罢了，还能说他是人吗？”又责问他说：“然而您所作的都是什么事呢？”答道：“一是修养身心，二是参拜明月，如此罢了。”责问的人听到后暗暗吃惊。

出《履园丛话》卷十六 杨育棠编写

管库狐仙

乾隆丙午年四月，杭州钱塘门外，有狐仙变作两个姑娘，在人家中借住，说话像北直隶人。其中年长的姑娘不过十七、八岁，小的头发下垂，刚十一、二岁，只有十来岁的儿童能看见她们。她们每天要一盂清水，两杯茶，放在几上。每天午后，请儿童给借书看，二人手不释卷，看完，就让儿童送还。有人拿《金瓶梅》让她们看，姑娘略略翻看一下，微笑说：“这是公开描写淫秽行为的书，不值得看。”就掷于地上。有一个姓王的老秀才，博学多才，善于考据，带一个童子想拜见她们，姑娘们恰巧出门未归，王秀才怅然返回。刚出门，童子指着空中说：“姑娘回来了！”于是又进了门。姑娘指着座说：“先生请坐。”王秀才望空说道：“我听说你们这个族类有三十六种，你们生于何地呢？”姑娘回答：“西山派。”秀才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住在燕、赵之间？”姑娘说：“从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圣驾到南方巡视，我们保护皇帝的车驾而来。”王秀才问：“为何不护驾返回呢？”姑娘说：“上帝让我们看守藩库。”秀才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住在藩库呢？”姑娘说：“本来住在藩库，现已期满，将要回故乡去。”秀才又问：“听说你们喜欢看书，看的都是什么书？”姑娘笑着说：“老书呆子，凡是世上所有的书，都可以看。”秀才说：“什么书最妙？”姑娘说：“《易经》。”王秀才说：“从汉朝到现在，注《易经》的远远不止一个人。那些注家如汉朝的施、孟、梁丘、京家、费家、焦家全注，你们能全看到吗？再说其中谁注的好，谁注得不好呢？”姑娘又笑着说：“这本书不过是讲名物、占卜、预言吉凶得失而已，它的精华不在注释上。”谈了一个时辰，仍然滔滔不绝，然而姑娘的回

答，都靠童子传话，王秀才一点也听不见。过了几天，姑娘们忽然离去，酬谢房主库银五两。

出《履园丛话》卷十六 杨育棠编写

狐 报 仇

嘉庆乙丑年，陕西甘泉县有个叫高中秋的，素常是个无赖，而胡须长得很美，身高八尺。曾经进山打猎，遇见几十只狐狸，都被高中秋杀死，剥皮后把肉吃掉了。这一年十二月，忽然有两个女子从天而降，美貌娇羞无与伦比。自己说是天上琼宫的侍者，对中秋说：“上帝让我们侍候您，您将来有称帝的尊贵，希望您自爱自重。”中秋私下暗暗欢喜。一想没有辅佐自己的人怎么行，就把这些话告诉给同乡武秀才王三槐和本营参旗将牌官高珠，他们都非常欢喜。高珠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中秋为正宫，而让那两个姑娘作嫔妃。那两位姑娘会撒豆成兵、点石成金的技术，试验一下，果然不假。就有意谋画起兵造反的事，中秋有个雇工叫史满匱，想胁迫他做将领，史满匱不同意。一天晚上，满匱听到高中秋、高珠和王三槐将要割自己的头，祭旗起兵，日子都定好了。就急忙星夜进城击鼓，县令知道此事后，飞快禀报上司，并以满匱作耳目。把高中秋等人全部抓获。当时金陵方宝岩先生任陕西巡抚，把此事禀报朝廷，中秋等人都凌迟处死。只有那两个姑娘杳无踪迹，这是狐狸报仇啊！

出《履园丛话》卷十六 杨育棠编写

借 寓

嘉庆辛未年，山东诸城刘信芳尚书出任江苏学政，将要考试扬州府属的秀才，试院设在泰州。院东有一户有钱的人家，主人偶然坐在堂中，忽然看见一位老人来拜看。白色的胡须飘动在胸前，年纪约有七十多岁了。老人说：“刘提学使要到这里来，鄙人有家眷十多口，是否可以暂借尊府后园住一个月呢？”主人感到很奇怪，过去也听到试院中有狐仙的传说，就很慷慨地答应了，老人也忽然不见。就将后园门上了锁，不许家人随便进入。隔了几天，有个婢女抱着小主人到后园门口，见园门已经上锁，就立即返回内宅。忽然觉得空中似乎有人将所抱的小主人夺去了，那个婢女恐惧慌忙，哭着告诉主母，主母心中会意，告戒她不要说话。顷刻间，就看见小主人在房中床上，嬉笑和平时一样，手上却添了一双金镯子。

出《履园丛话》卷十六 杨育棠编写

采莲朱桂

清江浦有个叫采莲的姑娘，是个妓女，长得俊俏秀丽，世间少有。一天晚上，有个很漂亮的男人来住宿，走时又不给财物。一到夜里就来，赶他也不走，鸨母知道他是狐仙，哀求说：“仙人来到这里，已经八十多天了，从此没有一个客人上门，难道仙人想饿死我们母女二人吗？”狐仙听罢，才惭愧地离开了。又有叫朱桂的，是茶坊的雇工，每天夜里漂亮的女子来找他，朱桂很穷，那个女子渐渐周济他。后来，朱桂的母亲想给朱桂娶妻，那个女子不同意，朱桂和她争执起来，就打她的脸。这种情况持续了二、三年，一天女子忽然不见。这两件事清江人传为奇谈。

出《履园丛话》卷十六 杨育棠编写

放 火

淮城有个姓王的人，无官无爵，家中开了一个当铺，颇为富有。在扩建邻近的房屋时，见有三只小狐狸，就打死两只，另一只逃去。从此家中每天闹事，没有安静的日子。清嘉庆乙亥年冬天，当铺失火，因赔偿典当之物而深受牵累。姓王的把此事告诉张真人，张真人给了他符牒让他回家了。安静了几个月后，又像过去一样天天闹事。姓王的受不了这种骚扰，将火灾后剩下的典押物品包扎好，加上过去的本钱一共四万多两银子，卖给一个姓程的人。这时，忽然听到空中有人说：“我和姓王的有仇，你不可以买。”程的妻子听得很明白，姓程的不信，仍然把物品和当铺买下。丁丑年三月，当铺的楼房又起大火，把当铺烧得一千二净。

出《履园丛话》卷十六 杨育棠编写

医 狐

肤施县张子涵说，他的祖先张东白先生，医术很好，酷爱喝酒。实住在古坊州的西原，叫古路村。东白每到集市之中，一定喝得大醉，夜晚才回家，习以为常。一天晚上，忽然遇到一个很美的少年，好像平常认识，想请他回家给病人看病，说：“我家很近。”东白就和他同行，走了约有二里路，进入深深的山谷中，进了家门以后，看见家僮仆人甚多，往来不断。东白问：“给什么人看病？”少年说：“我的妻子已经分娩三天了。”东白摸一下她的脉，脉象急而平微微发热，好像受了凉。看一下她的面孔，雪白如玉，容貌极美。于是开了一张药方，嘱咐说，市上只有王家药铺卖的是地道药材。就告辞回家。第二天到王家药铺，果然看见昨夜开的方子在桌子上，不知从何而来，而药已经从空中抓去了，大家都觉得奇怪。东白去看病之处本来狐狸很多，好事的人顺路去那里寻找，只见山色空蒙，路上布满了苍苔，只有淋漓的血迹而已。

出《履园丛话》卷十六 杨育棠编写

朱方旦

潮广人朱方旦，一人独居，喜好道术。偶而在收购旧物的店里买到铜佛一尊，穿戴像侍奉皇帝的官员一样。朱方旦虔诚地信奉他，早晚拜佛已有三年。忽然有一个道人来化缘，他的外貌和佛像很相似，朱方旦心中很奇怪。请他坐下，借机询问这尊佛叫什么名字，道人说：“这是斗姥宫尊者。”二人谈得很投机。道人问朱方旦娶妻没有？朱说：“没有。”道人说：“我有一个女儿，年纪已有二十岁，想和您结成连理，可以吗？”朱方旦大喜，请与道人同行。不久来到一处地方，只见门庭清静雅致，奇石翠竹清高脱俗，和一般庭院迥然不同。一会儿，有个姑娘出来拜见，容貌姿态艳丽高雅，楚楚动人。道人说：“我将终身依靠她，您不会推辞吧？”朱方旦说：“可以。”就选择吉日举行婚礼，夫妻感情很深厚。家常应用之物，不必寻求而自不缺乏。过了不久，女子说：“这里是荒野，不值得长期居住，听说京城是天下的大都会，和您前去居住，才可以逐渐施展俊逸的才干。”道人竭力劝阻而不听从，叹息说：“这是天数啊。”女儿、女婿就告别而去。朱方旦和妻子既然到了京都，就租赁高楼大厦，广泛招收门徒，传法修道，学成出师的，成百上千。当时京都久旱，天师求雨，没有效果。其妻怂恿朱方旦出来，把法术咒语教给他，又暗中相助，朱方旦刚刚登坛，东南方就起了黑云，须臾之间，普降喜雨。官员上奏，圣祖因而召见方旦，赏赐的东西很多，俨然与天师相抗衡。天师不得已，心中非常嫉妒他，就假装与他亲近，以了解他是什么人，而方旦的妻子不知道。这样过了一年，妻子忽然对方旦说：“我有一件衣服，恳求天师在上面盖印，估计不会不允许。”方旦按照妻子的意愿，去求天师。天师

心中很怀疑，与法官商量，这件衣服一定有别的缘故，不可骤然盖印。姑且用火烧烤它，衣服竟然变成一张狐皮。方旦的妻子早已知道，就对方旦大哭说：“我和您的缘分已经完了。我不是人，是狐狸。拿衣服求天师用印，原希望升天，哪里料到被他一火烧掉，现在原形已露，仅存骨肉，死期快要到了，连您也要大祸临头。”彼此抱头大哭，后来，方旦就没见到妻子。那天，天师也上奏皇帝，皇帝下旨将朱方旦正法。在此以前，监察御史松江县人王鸿绪，曾弹劾朱方旦妖言惑众，现在受到圣上的嘉许，提拔为刑部尚书。

出《殿园丛话》卷十六

杨育棠编写

狐 媚

我的邻村有一个农妇，二十余岁时生养了两个儿子，不久丈夫就外出了，从此没有再回来。她携着两个儿子四处乞讨为生。到了她三十岁，两个孩子已经长成童子，她便到人家中当佣人，生活虽略有改善，但行乞的习惯仍然没有变。这个妇人没有姿色，人又贞洁，清静自持。每次到我家作工，我的母亲爱其诚实，留她在家中操作多日。当她四十多岁时候，来到我家对母亲讲：“我要死了。我独居二十年，从不作淫邪的梦。可是如今，我一合眼就梦见与男人交合。我很奇怪，不敢再熟睡。一天，我刚躺下就又作了这样的梦，我吃惊地一摸，他还伏在我身上，象是一个童子。我又打又骂，下了床，见房门紧闭着，却什么也不见了。一定是见鬼了。”我的母亲让她在我家避了几天后，她忽然说，家中有不多的一点钱财，恐怕被人偷去，要回去看看。她回去后，找了女伴一同睡觉。当时，正是初秋，人们尚未入睡，忽然听见妇人喃喃与人说话声。女伴举灯来照，看见妇人赤身裸体躺在床上，扶她起来也不感到耻辱。从此后，她便不愿与人一同居住，夜间独宿，白天则绕村奔跑呼号。常常几天不举火作饭，有可怜她的，给她食物，她便吃。没有食物，她便饿着。人们请来了阴阳师和道士为她镇妖、驱邪，却毫无效果。后来，她年将半百，才清醒一些，见了人就笑，如果有人问她，她则面壁不答，再强迫，她就跑开去。不久，她就死了。

另外，我邻村有一农民，是中年鳏夫，独居一室，从不与人交往。他并不怎么聪明，又拙于言词。每当众人聚会谈话，他只是在一边默默听着。后来，他忽然能够预言人的小灾小难，往往言中。人们感到奇怪，问他缘由，他也不肯回答。夜间有人伏在

他窗下，听到他与人说话，推门进去，却什么也没有。大家反复询问他，他才说是遇见了狐精，描述狐精相貌是一个翩翩少年，每次都身着华美的衣服。众人从此唤这个农夫为“娘子”。他只是羞红了脸，一言不发。一直到他五十岁以后，这狐精才绝迹。后来，这个农夫活到七十岁才去世。

出《度铎吃》卷一

杨健编写

黄牛先生

荣成县，百尺崖头集北，有个叫许家庵的村子。此处山谷幽深，树木茂密，野兽飞禽出入其中。时常有奇异的事情在这里发生。有一个牧牛儿独居，夜间，有个女人来投奔他，从此每晚必来与他同床而眠。她生得美丽非凡，待牧牛儿殷勤温婉。时间久了，她便说出自己是一只狐狸。附近的人们都知道这件异事。牧牛儿并不隐瞒此事，并且极力夸赞她的美丽和贤淑，书生许某听说此事非常羡慕，与牧牛儿商量换床而眠，用计赚取狐狸精。牧牛儿受到逼迫，只好迁就许某。夜里，许某睡到牧牛儿床上，狐狸到了，在床前徘徊了几步，然后退步说：“我以为是什么人，原来是许黄牛啊！我虽然是狐狸，也断不与畜类为偶。牧牛儿虽然比你下贱，但前世是个县令，与我是夫妇。有件案子，理屈的一方用金子贿赂我，我私自收下了。我丈夫因为不愿违背我的意思，只好办了一件冤案。我们死后，阎王查阅簿册，因为罪孽由我而起，罚作狐狸，他则罚作牧牛儿。他今生虽然下贱，但前世是个绅士，并且我们夫妻缘份未尽，所以时常来陪伴他。我可不是采补人的元阳之气，逢人就亲昵的鬼魅。你今生虽是书生，前世只是一头黄牛。不要再作妄想了！”说完她便拂袖而去。后来有人向许某询问此事，他也并不隐讳。从此人们戏称许某为黄牛先生。

出《废铎吃》卷三 杨健编写

王 二

荣邑架子山南，有一个农夫王二，天不亮就下地干活，朝阳初上时，见到他的妻子挑着食物来到田边，唤他去吃饭。王二奇怪妻子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而且声音也变得沙哑了。他驱赶牛犊迅速来到她身边，挥鞭就抽，只见落叶败絮纷飞，一只巨大的狐狸拖着尾巴逃走了。狐狸一直逃到山岗上，又变作人形，向王二大骂，骂了许久才离去。不久，王二妻子来送饭，王二将方才的事告诉她。她跑去看，只见败絮中有一寸长的狐尾，上面血湿漉漉的。饭筐中有用牛粪作的饼，陶罐里盛着尿水，不禁掩口而笑。十余年后，山北有一男子被狐祟住，体瘦如柴。家人为他请来天师驱邪，没有一个灵验的。狐狸笑道：“这样的符录怎么能奈何得了我！就是全郡的术士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何况一个小小的荣邑。”被祟的男子引诱狐狸说：“你的道术高深，就没有惧怕的人吗？”狐狸说：“只有架子山南的王二。这个人狂暴不通情理。十年前，他在田中耕作，我去为他送饭，他反而打伤了我的腿，疼痛了数月不能行走。现在说起来，还心有余悸。”被祟的男子听了此话，便让家人去寻找王二。当人领着王二一进村，狐狸就知道了。它对男子说：“你真是薄情寡义的人，我以为我们夫妻情深，所以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你，你反而请来了王二。但如今，我的道术已成，岂能再怕他？”狐狸说话时却面带惧色，声音颤抖。很快，王二进了大门。狐狸惧怕地钻伏被中，请求将他藏匿起来。王二在窗外甩响了鞭子，屋中狐狸啾啾哀鸣。王二说：“我寻你多年未能捉获，又听说你在此祟人，这次来定要杀你，决不饶恕。”狐狸哭泣道：“我悔过了！”王二说：“你既肯改过，饶你不死，若再作祟，我决不饶你。”狐狸显出原形。

自窗缝钻出鼠窜而去。从此这个妖怪再也没有出现。

出《度铎吃》卷二 杨健编写

狐 祟

纪生是一个行为端正的人，家中无端受到狐狸骚扰。衣冠常自行飘动，有时突然裂成碎片。纪生非常苦恼。一天纪生从外面归来，看见有东西卧在梁上，象狗一样大小，知道是条狐狸。纪生奋力一击，它坠落到地上便消失不见了。从此以后，狐狸更加猖狂，饮食中掺进了污秽的东西。妇女的首饰被偷窃一空。衣裙常被悬挂在树梢之上。纪生异常愤怒，对各种神灵进行祈祷请求，却毫无灵验。一天，天空打雷下雨，纪生赤裸着身子跪在大雨之中，仰天呼号：“天上没有神灵，为何要有雷雨？如果有神灵，我纪生无辜遭妖怪的欺侮，怎么神灵却昏昧不知呢？这称得上什么神灵呢？”呼叫声刚完，只见云中有巨掌垂下，掌如斗箕，指如烟筒，在纪生庭院中四处摸索。空中有瓶子在不停环绕，很快，瓶子被放置在院中，巨掌消失不见了。纪生用布封住瓶口，把瓶子放在沸水中去煮。瓶子里发出唧唧的声音，后来唧唧声听不见了。纪生把这个瓶子埋到郊外，妖怪从此绝迹。

出《秋灯丛话》卷一

杨健编写

狐避文襄公

清朝顺治年间，北京城正阳门外有一个相面的术士，料事如神，京城的豪贵都争着拜访求见，以至相互的车轮都碰撞在一起。当时，武定人文襄公在朝廷里任侍御的官职，他偶然也来访问这个相士。相士见了他却神情仓皇，不知所措，文襄公几次询问他，他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文襄公笑道：“真是个愚蠢的人，徒有虚名。”原来，这个相士并不会相面，而是靠着狐狸暗地为他帮忙。这一次，文襄公来，狐狸却突然逃走躲藏起来，以至相士面对文襄公哑口无言。当相士重新见到狐狸，就责备它。狐狸说：“文襄不是凡人，将来要身兼朝廷中将军的职位，而且身后有金甲神灵暗暗随从保护，我怎么敢面见他呢？”

出《秋灯丛话》卷一 杨健编写

狐 赠 牛

徐州铜山有个能干的官吏张令。一天，张令外出遇见一个村妇向他投诉说，自己是一个寡妇，安于贫贱，立志贞洁。有一个十六岁的儿子，一直为人家牧牛，早上出去，晚上经常不回家。最近，一天外出，七个昼夜才回来，还赶回七头牛。我问他牛从何处来，他也不肯讲。所以，我来投案自首。张令听了后，把她的儿子抓了起来。这个牧童个子矮小，相貌粗陋愚蠢。张令威胁要对他施加刑法，他才讲述了实情。去年，他在村边牧牛，见到两个美丽的女子走来，自称是前面村子里人家的女儿。女子与牧童相互调情，然后与牧童在野地里交合，牧童与她们分手回村已是第二天了。从此，牧童常与她们在田间聚会。后来，女子又领来两个美丽的女子和一个婢女，牧童都与她们私通，相互情感很融洽。这样过了几个月，女子们突然对牧童说，我们的缘份尽了，要到别的地方去。与郎君来往许久，你还未到过我们的家，今天请到我们的家。牧童随女子们一同前往，见到一座塔，由塔门进去，里面房舍幽深，床帐褥褥非常华美。女子们摆下酒席与牧童话别。临别时，女子们对他说，我们看郎君这么穷困，各赠送你一头牛，略表情谊。牧牛儿牵牛回家，才知道已经过了七天。张令听了他的话非常惊讶，下令暂时将牧童关押起来，并贴出告示让丢失牛的主人前来认领自己的牛。过了两天，丢牛的人相继来领牛，他们都是宿州村的人，在同一个晚上丢失了牛。他们的村子与牧童的村子田地相联，有数里之遥，那里还建有一座高塔。张令劝告牛的主人们各捐出一些金子，又把金子交给村妇说：“你儿子的事因为是狐狸作祟，不足以用很重的刑罚来惩办他。你多年苦守妇道，又能教育儿子正直做人，很值得嘉奖。这十两金

子，作为你养老的费用。”张令又让牛的主人各自将牛领回家去。

出《秋灯丛话》卷五 杨健编写

狐通翰墨

霏化李司马家的园子名叫“亦园”，园中景色优秀，在当地很有名气。一个夏日的清晨，李司马同友人在园中散步，听到有打鼾声，悄悄走进书房，看见一只狐狸躺在床榻上，毛色黑而有光泽，李司马让仆人上前将狐狸捉住。狐狸作人语说：“我一向住在城北的古坟冢里，因为喝醉了酒，误入你的园中，你放了我，我将终生感念你的恩情。”李司马的朋友们议论纷纷，有人提出，可以用狐狸皮作一顶帽子，狐狸发出哀鸣，泪如雨下。李司马怜惜它能讲人话，便说：“我今天放了你，附近有个别墅，有数间房子，幽静偏僻。我可以借给你在那里藏身，但不许做伤害人的事情，也不许再到亦园来。”狐狸忙叩头感谢，李司马便放了它。亦园附近的园子叫“可园”。其中有亭台、楼榭，风景与亦园不相上下。李司马的一个宾客叫高遇，在梅花开放的时候，独自在可园中饮酒，酒后踏着月色在梅花下徘徊。他见到一个女郎从花丛中出现，面施淡妆，身穿素雅的衣裙，丰韵美好。高遇很惊奇。女郎对高遇说：“我是狐狸，承蒙李司马让我在此安居，现在园中梅花盛开，特出来游赏梅花。我与君子有夙缘，希望不要因为我是异类而惊怪。”高遇性格豪放，又饮了酒，便大胆地把她携入自己的卧室。从此，每晚狐狸都来拜访高遇，两人情感日益亲密。女郎颇通翰墨，高遇把她作的诗词拿给同事看，此事传开后，附近善长作诗的人，都争相来拜访，狐狸与他们相互唱和。她所作的一些警句，如：鸟啼春有泪，花落月无声。一时脍炙人口。沾化有些人家中至今藏有她的诗稿。她还善于弹奏琵琶，想要聆听她弹奏的人，将一间密室洒扫清洁，让她坐在室中，众人坐在户外。琴声从帘栊中冷然飘扬出来，悠扬四

座，众人默无声息。琴技之超绝，就是当时最好的琴师也无法与她相比。

出《秋灯丛话》卷六 杨健编写

狐扮亡妇

明朝时，即墨有一个姓周的秀才，丰姿潇洒，倜傥不群。一天，他随朋友去看望孟兰会，在路上遇见有数十个女子结伴而行，其中有一个最年少的女子，身着布裙，头戴荆钗，不施粉黛，却有一种天然丰韵，在人群中如鹤立鸡群。周生神不由主地注视她，她也凝目顾盼周生，深深地属意于他。周生向别人询问她的情况：了解到她是苑圃花匠的女儿。因为没有人可以为他去上门求亲，所以他将此事搁置在了一边。而女子自从遇见周生，朝思暮想，卧床不起。她的母亲了解了女儿的心事，便让她的父亲去求亲。她的父亲认为两家门第太悬殊，去求亲会遭人家羞辱，不肯去登门求亲。女儿的病日益严重，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她的父亲只好托人去求亲。谁知男方爽快地应了这件亲事。女子一时心中欢喜，疾病也顿时减轻了不少。两家选了吉日，为两人成了婚。一夕之后，女子就病逝了。周生悲痛万状，把所有陪嫁都放入棺中作妇人的陪丧。他的读书的朋友们感慨他的志向，共同写了祭文，一同随他到夫人墓前去祭奠。祭奠归来，天已黑了，周生在灯下独坐，忽然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死去的妻子，不由惊呼起来，转身想逃。妇人在后面唤住他，说：夫君不要惊恐，我并没有真死，只是因为一时气噎昏迷。有小偷贪图我殉葬的财物，扒开了坟，打开了棺材，我才得以复苏。周生一时心神恍惚，便信以为真。到了第二日凌晨，他静下来想此事，十分疑惑，便独自一人跑到郊外坟地去查看，只见三尺新坟原样未动，便归来询问妇人。妇人说：“实不相瞒，我本是一只狐狸，空负深情，无可寄托。昨见君子在墓前悲伤哀哭，所以变化成你妻子的模样来慰问你。这也是我们前世的缘份。”周生听了她的话并

不恐惧，和她安然相处如同往日。他的朋友知道了这件异事，有的来家相访，她与之交谈并不迴避。惟有周生的好友黄生来家，她便藏匿在屋帷后面，屏息不肯出来。周生问她为什么，她说：“黄生身上煞气太重，将来他会执掌威权，我怎么敢去见他？”周生向她询问自己的前程，她举起酒杯，作祭酒状，将酒洒在地上说：“夫君将来的禄位，当是这样。”周生问她，她不再回答。后来，黄生总制三边，升为大司马。周生的官职为国子监祭酒。

出《秋灯丛话》卷九

杨健编写

李 瞳

宿州有一个姓李的雇农，因家中贫困，终年为地主在田中耕作。一天，田陇上走来一个美丽的女子，主动要与李相好。李认为她一定是富贵人家的女子，怕惹祸而不敢答应她。女子说：

“实不相瞒，我是一只狐狸，因为同你有夙缘，所以才不顾羞耻的来追随你。我不会作不利于夫君的事，请你不要害怕！”李惊异她的幻术，又爱悦她的美丽，便把她领回家中。两人同居了一个多月，女子对李说：“我能使夫君住进高宅大院，这里的人对你很熟悉，会对此产生怀疑，我们不如迁到另外一个村子去。”李听从了她的话，移地而居，狐狸为李经营了数年，使李的家宅高筑，田亩遍野。四周村子的人都羡慕地仰望他的宅院，把它称之为“李瞳”。狐狸的性情贤淑，因为自己一直不曾为李生下一男半女，便为李纳了一妾。妾为李生了一个儿子，狐狸对这个儿子十分疼爱，象是自己生的孩子一样。平日她经常劝导李，与他讲气功导引，以及长生不老之术。并劝戒他要戒制色欲。自从李有了后代，她就经常让李独自睡眠。妾因为不能常与男人同眠，对狐狸产生了很深的怨恨。妾暗暗煽动李的亲戚来说李，除掉狐狸。亲属们对李说：狐狸是异类，不可信赖。一旦你触犯了她，她会将钱财摄走。她善于狐媚之术，早晚会害死你的！”并说，“茅山上有道士，不如请他们用法术来惩治这只狐狸，绝除后患，我们的子孙后代就可以安享荣华富贵了。”李受了迷惑，照他们说的办法得了一张符纸，秘密藏在身上。然后置办了酒席，请狐狸一同饮酒。当狐狸喝醉时，李拿出一只瓶子对狐狸说：“你平日自夸能够变形从小孔钻进去，我还从未亲眼见过，你能给我钻进瓶子中看看吗？”狐狸喝醉了酒，没有产生怀疑，

便幻形窜入瓶子里，李迅速取出符纸封在瓶口。狐狸在瓶中喊：

“闷死我了，快放我出来！”她见李不肯放她，便恳求说：“咱们夫妻二十年的恩情，你怎么会如此狠心？你不肯容我，我可以远走它乡，此后的余生都算是夫君对我的恩赏！”李一时犹豫不定，亲戚纷纷对李说：“你已经骑虎难下了，如果这次放她出来，她一定会报复，祸患就要临头了。”李听从了众人的劝说，把瓶子放置在滚开的沸水中，煮了多时，将符帖揭开，将瓶子颠倒过来，只见其中流出数点血滴。李心中欣喜，如释重负，自以为得计。亲戚们也纷纷相互祝贺，事后数年之间，李的家道就零落了，李与妾相继死去，儿子也夭折了。他的高宅大院纷纷倾圮颓败，惟有“李瞳”这一地名留传下来。

出《秋灯丛话》卷九

杨健编写

狐怕龙灯

有个姓王的妇人，丈夫外出留下她一人独居家中。一天早晨起床，忽闻室中铜钱铮铮作响，王妇遍寻室内，一无所有。正在疑惑时，铜钱纷纷从梁上坠落下来。王妇家中一直很贫困，见到钱不由喜形于色。只听室中有人说：“你也爱这种东西吗？那我应该成倍地赠送给你才好！”话音未落，只见有几串制钱出现在桌子上。王妇也不问钱从何处来的，只管自己取了钱收藏起来。这天半夜，一个少年出现在王妇床前，妇人吃惊地想要喊叫，少年拦住她说：“不要喊，白天的钱就是我赠送给你的，你若肯与我两相欢好，从此以后可以不再发愁没钱花了！”妇人贪图他的钱财，便依从了他。从此之后，少年时常赠送给她一些金钱，王妇开始省悟到少年是狐狸所变。这时，她手中已积累不少钱财，便悄悄地离开了夫家，躲到娘家去住。狐狸追踪到她的娘家，怨恨地搗了她一耳光，在她脸上留下很深的巴掌印。娘家人请道士来驱赶它，它也不肯离去。到了上元时候，当地风俗要耍龙灯。狐狸听到街头舞龙灯的喧哗声，恐惧地藏匿在锡壶中对王妇说：“我暂时躲避在这里，不要用猪尿泡封住壶口！”王妇将此话偷偷告诉家人。家人找来猪尿泡将狐狸封在壶中，将壶投入火中焚烧。可是锡壶在火融化，狐狸逃出，从此更加肆虐发威，搅得合家不能安宁。第二年的六月六，又有龙灯从王妇家门前经过，王妇家人将舞龙灯的人邀入家中跳舞，狐狸恐惧万状，不知如何躲避。王妇指着锡壶，让它躲进去。狐狸说：“上次我几乎丢了性命，怎么可以再躲进去？”王妇说：“上次是我偶然走了嘴，让家里人听了去，直到现在我还常常悔恨。今天我发誓，却不将此事泄露给任何人！”狐狸听信了她的话，窜入壶中。王妇象上次一样

用猪尿泡封住壶口，将壶埋在郊外。狐狸从此再也没有出现。不久，王妇又象从前一样贫穷了。

出《秋灯丛话》卷九

杨健编写

狐 仙

雍正年间，温公在铎威县当县令时，与一只狐狸相友善。狐狸每天晚上必来访问温公，温公总是不许燃灯点烛，并摆下酒杯菜肴，同狐狸一同饮酒交谈。暗中可以听见狐狸的说话声，谈吐博学而又儒雅。狐狸爱在月下豪饮，借着月光可以依稀辨认出它的形貌，乃是一个黄瘦老叟，纶巾道服，双目灼灼如电光。交往时间长了，它与温公家里人处熟了，遇见儿童常用手抚摩孩子，并喂儿童果子吃。孩子感到它的指爪纤长，上面生有茸毛。一次温公偶尔与它谈到古今美人，狐狸说：“商时的褒姒我没有见过，姑可置之不论，自汉唐以来，无愧‘绝色’二字的女子，惟有王昭君一人，史中记载的并非溢美之辞。昭君和番时，我曾亲眼所见。至于杨贵妃，以她的肥腴和工媚而迷惑唐元宗，导致了天宝之乱。文人舞文弄墨描写她的妍丽姿态，只是个寻常美人，未必六宫粉黛与之相比全失了颜色。”温公曾夸赞狐狸的灵幻超过了人类。狐狸说：“人为万物之灵，七窍皆备，本来具有成仙的基础，只是为情欲所束缚残害，丧失了身中至宝，所以离大道一日远似一日。狐狸仅有六窍，不经过数百年伐毛洗髓的修炼，不能够脱去自己的皮囊。”狐狸常以“伯爵”称呼温公，温公很惊讶，狐狸笑着说：“将来你自会明白。”后来，温公封爵，同狐狸所预言的分毫不差。

出《秋灯丛话》卷十

杨健编写

张七遇狐

张七是京都人，他赋性凶悍，四处作恶。宗族中的人谈到他，都羞于挂齿。他的父母认为他早晚会连累家里，共同密谋用毒药毒死他。张七在外面游荡，有几个月不曾回家，所以家里人的阴谋未能实施。一天，张七在街头漫步，见到一个美丽的妇人乘坐着油碧车缓缓而来，几个穿着锦衣的人跟随在车后。张七凝目注视车中的妇人，只见她艳雅绝伦。她从口中吐出一枚槟榔，托在掌中，张七情不自禁上前抓住她的手腕，把槟榔放入自己口中吞食下去。女子并没有恼怒，只是点头微笑。张七神魂颠倒想要随车而行，但车却疾驰而去，张七追赶不及，只好怅然而返。路过姐姐家门口，他感到腹中饥饿，便到姐姐家中索求饭食，姐姐悄悄在饭中放入毒药，张七吃了姐姐的饭，突然气往上升，不由得将饭都吐了出来。他神思疲惫地回到家中，父母又在晚饭中掺入毒药，他吃了饭又象上一次一样呕吐出来。他倒在床上，头脑昏昏沉沉。半夜听到有人推门进来，张七一看，来人正是车中那个美丽的妇人。妇人对他说：“你今天两餐都吐出来是什么缘故，你知道吗？你的父母因为你作恶多端，合家共谋要毒死你。我预先知道此事用槟榔保护了你，所以你也安然无恙。”张七这才恍然大悟。他为女子的美丽所吸引，上前拥抱她，要与她同床共枕。女子冷冷地说：“你的双亲不以为自己的儿子，姐姐不以为自己的弟弟，你不扪心自问，还恬然无耻地作这种丑态！”张七象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大梦忽醒，垂泪自责，痛不欲生。女子见他有所醒悟。高兴地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你家宅院前的那棵槐树下埋有黄金三百两，你可以取出来作生意，过正当的生活。我与你没有夫妻的缘份，将来，我的妹妹当会嫁给你，那时，你能

对她加以怜爱，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了。”说完，女子就离去了。第二天，张七从槐树下掘出金子，从此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成为一个品行端良的人。父母也开始为他商议婚事。新婚之时，新娘子相貌酷似在街头遇见的女子，周七向她谈及这件往事，新娘子说：“我父亲少年时曾与一只狐狸同居过，听说狐狸后来生产下一个女孩，你所见的那个女子，也许就是她吧！”

出《秋灯丛话》卷十二 杨健编写

盐商负狐

汪某少年时很穷，每日担盐为生。一天，在担盐路上遇见一个少妇在道边哭泣，汪某上前询问，原来是一个新寡的妇人，汪某便把她领回家，结为夫妇。汪某常因穷困而愁苦，妇人便从地中掘出金子，送给他去作生意。汪某用这些金子作盐的生意，终于成为一个巨富的盐商。平日，少妇常对汪说：“当我死去后，请一定按礼仪安葬我。我在地下会永远感念你的恩德。”汪某答应她的要求，但觉得她的话不可理解。一天，天空雷霆隆隆作响，围着汪某的家宅又轰又炸，将妇人震死，她身上的衣裙象蝉蜕一样剥开来，显露出一只狐狸死在床榻上。汪某见此情景，心中既厌恶又羞耻，立即毁弃了前约，将死去的狐狸抛弃在荒郊野外。不久，大祸就降到了汪家，汪某吃了官司，被捕入狱，他的家产也荡然一空。

出《秋灯丛话》卷十六

杨健编写

狐吐莲花

明朝，浙江沿海不断遇到倭寇骚扰破坏，当地的绅士因此获罪又相互诛连的人很多。有一个太史也获罪被从军发配。一个狱卒押解他赴戍所路上，因为迷失了路，又天黑了，便在道边荒废的小庵中过夜。狱卒外出去附近村子寻找食物，将身披锁枷的太史留在庵内。太史蹲在佛座后面歇息，忽然见光亮一闪，一只狐狸窜了进来，向佛像拜了九次，席地而踞，身上的皮毛便褪落下来，变成了一个绝色的妇人。她坐在蒲团上，口中吐出一朵莲花，清香袭人，灿灿生辉。妇人将莲花吸入又吐出，随吸随吐，愈吐愈多，最后吐出九朵莲花。妇人显出得意的表情。太史偷偷用脚将妇人脱下的狐狸皮勾到身边，藏在自己身下。夜深了，妇人将要离去，四处寻找自己的皮，突然发现了太史，便向太史索求毛皮。太史要她用莲花来换，妇人说：“我养内丹一百年才能炼得莲花一朵，费了九百年，才有今日的九朵。你以为这些莲花能轻易送人吗？”太史执意非用莲花来换不可，妇人万般无奈只得从口中吐出莲花一朵。太史将莲花吞下，感到一股温热直达他的肚脐之下。妇人说：“这回可以还我的毛皮了吧！”太史却仍然不肯将毛皮还给她，妇人只好继续吐莲花给太史，转眼之间，太史已吃了她五六朵莲花，人的身体变得轻健有力，只轻轻一挣，身上的枷锁便铮铮坠地。妇人叹息道：“我苦苦修炼了九百年，一切都将为君所占有。我没有了莲花，再也无法活命了，余下的莲花都交给你，来日你到戍所的树林中去，见到一只死去的狐狸，那就是我。请你以人的礼仪安葬我，那就是你对我的回报了。”说完将莲花全部吐给太史，取回自己的毛皮急奔而去。狱卒寻食归来，见太史身上刑具全开，人变得容光焕发，十分惊

异。太史将方才的事告诉给他，狱卒忙向太史下拜说：“这是天对君子的赏赐，你不要再赴戍所，我愿终身跟随你，为你马牵执鞭。”太史拒绝了他的好意，仍同他一齐赴戍所服苦役。太史后来在树林中寻觅到一只死去的狐狸，按礼仪安葬了它。若干年后，太史遇赦，离开戍所，从此便隐逸在山水之间。数十年后仍有人在终南山看见过他。

出《秋灯丛话》卷十六

杨健编写

武举人刺狐

武县有个武举人刘某，夜间在灯下看书，忽然进来一个艳装女子立在灯下。刘某知道来的女子是狐狸精，仍然装作伏案读书的样子。女子在他身边徘徊良久，作出各种媚态来迷惑他。刘某神情自若不加理睬，女子便走到案前用纤手掩住书卷，把身子依偎在他的怀里，并用手去捋他的胡须。刘用藏在袖间的利刃猛力一刺，只听“啾”的一声，女子化为一道红光从门口冲出去了。天明，有犬獒数百条狐狸嗥叫着聚在刘某的房前，瓦砾砖石象冰雹一样落在他的宅院中，刘武举率领家人用火枪向它们射去，狐狸们纷纷逃窜而去。

出《秋灯丛话》卷十六

杨健编写

狐 摔 子

读书人王生遭到了狐狸的纠缠，他的父母忧虑万分却毫无办法。他的一个亲戚是名武士，前来守卫他。到了晚上，狐狸来时武士已昏然入睡，王生用锥子猛刺武士的手臂，却仍然不能醒来。狐狸去后，武士便突然梦醒，大呼手臂疼痛。用灯一照，只见鲜血染红了枕褥。有善救勒术的人，为王生在门口贴了一个避邪符，晚上狐狸来了，在户外徘徊许久，不敢进入。狐狸口中骂道：“郎君为何这般薄情，我已为夫君生有一个儿子。”说毕便抱出一个娃娃。王生在窗间看见儿子生得十分聪慧可爱，但仍然不敢出屋。狐狸无奈便愤怒地将孩子投掷在地上，扬长而去。天明，王生出屋一看，地上并没有娃娃，只有一升多的碎泥块。

出《秋灯丛话》卷十六

杨健编写

狐 母

达基的父亲年轻时在山中打猎，归家途中遇见一个丰姿绝世的少妇，她自称在山中迷了路，请求搭乘他的车子。达基的父亲怀疑她是狐狸变的。自己曾听说人血可以制服狐狸精，使其不能变形逃遁，当少妇上了车，他暗暗使自己鼻子出血，将血涂在少妇额头上。少妇惶急地叫骂起来：“黑心郎，你想找死吗？”然而，她已经不能幻形逃走。达基的父亲便将她用车载回家，并强迫她与自己结为夫妻。一年后，狐狸生下了达基。少妇对家人总是彬彬有礼，全家人对她的来历并不避讳，见到她的人惊叹她的艳丽而每每忘记她是狐狸。达基曾对人说：“我的母亲一切服饰和饮食都与常人一样，惟有脑顶心常戴一顶纱笠，无论寒暑都不摘去，为的是遮盖其头顶的空穴，从那里可以窥见其中的腑藏。达基的母亲去世后，人们去查看了一下，果然如同达基所说的一样。

出《清稗类钞》 杨健编写

周封翁救狐

桐乡人周封翁慷慨而好施仁义。他的亲戚有楼一座，长久为狐狸占据，请术士驱赶也不肯离去。一天，来了一伙猎户，自称善于捕捉狐狸，先用药物熏，使其现形，然后火枪弓箭齐发，可以聚而歼之。主人决定请猎人们来捉狐狸。周封翁正巧从此经过，极力劝阻他们，自己走到楼下大声对狐狸说：“你们就要遭到灭族之祸了，我为你们向主人请求了三天，三日内速速迁走，不然，后悔就来不及了。”第二天，楼上变得一片寂静。几天后，周封翁在家中坐，天上雷电大作，周封翁召集他的几个儿子在自己左右环坐。屋顶雷击不断，金光缭绕，众人都惊慌失色。有一个儿子见父亲座椅下蹲着一个黑东西，个头象犬一样大，请求父亲起身躲避。周封翁喝斥着：“怎么会有怪物，不许胡言！”不久，雷电离去，雨过天晴。周封翁告诉儿子，当雷电初起时，看见有一物伏在他的座椅下，知道是狐狸在躲避雷电，所以自己坚持坐着不动，并让自己的孩子环坐左右共同保护，以使其避过这场劫难。庚子年，周封翁同他的兄弟一同参加科举考试。阅卷的人初读他们的卷子并不中意，将试卷放入卷箱内，试卷忽有重新回到桌案上，如此这样重复了三次，阅卷人便将试卷荐举给了主考官。周封翁兄弟二人便都中了举人。后来，周封翁在乙巳年又中了进士，他的兄弟考取了内阁中书。他们的子孙在科举上也都一路顺风。

出《清稗类钞》

杨健编写

老狐报仇

同治年间，浙江嵊县有一任县官叫严思忠，他把嵊县治理的很好，在当地很有名望。当时，县城中有个姓庞的竹篾匠，他的儿子在新昌学手艺。清明时他从新昌回家路上突然发了疯，回到嵊县半夜拿了菜刀一直来到严知县的公馆，从馆后的土山爬进去，将县令以及他的妾和女佣用菜刀砍死。严县令被砍了七十多刀，面部血肉模糊，不可辨认。凶手又偷了银子，并取了官印佩戴上，从后门逃走。当他被官吏捕捉住，却茫然忘记了自己曾经干过的事情。后来，庞篾匠的儿子被判了极刑。人们说，严县令少年时，在学堂中的魁星阁读书。阁楼上平时人迹罕至，他却常见有人在上面凭栏眺望，知道那人一定是狐狸精变的，使暗暗嘱咐仆人去追踪他的行迹。结果查找到这只狐狸的洞窟是在几里路以外的一个古墓中。严思忠将此事告诉了母亲，提出要召集猎户将狐狸杀死。他的母亲在前一个晚上曾梦见一个老人对她说：“我与你的儿子素无怨仇，两不相犯，也并不曾作过伤害人类的事情，为什么想要杀死我们一族？也许这是我们的劫数吧。然而，我是一定要报仇的！”母亲想起这个梦，就对严思忠喝斥道：“狐狸虽然是异类，然而并没有来伤害我们，你若是做那样的事，就不是我的儿子！”严思忠不听从母亲的话，暗暗命令仆人购买了火药，藏在墓穴中，等到天黑点燃了火药引线。第二天，严思忠前往观看，只见一群狐狸被炸死在墓穴里。人们将严思忠少年所作的事与他的被害联系在一起，认为疯子是被狐狸所驱使的。在严思忠被害那一年的元旦，家中石阶忽然裂为两截，血痕殷殷。严思忠心里不安，自己占了一卦，卦中说，县里面将有违背伦理的重案。严思忠当时还紧急召集了他的官吏和衙役们进行

训诫，让他们务必各守其责，却没有想到卦辞中所指的，是他少年时不听母训那件事。

出《清稗类钞》

杨健编写

狐办闹差

光绪乙卯年，就在举行科举考试前不久，钱塘人尹氏的妻子忽然患了病，怎么也治不好。一天，有狐托体在尹妻身上，操着江西口音说：“我奉了真人府上的文牒，从贵溪来浙江办考场中的差事，特地托体在你妻子身上，现在我肚子饿了，赶快为我准备饭食。”家里人知道它是狐狸，忙置办下了瓜果。剖开一个大西瓜，狐狸很快吃光了，又吃其它瓜果，也都吃尽，仍然索求饭食。饭端上来，又吃了几大碗，然后说：“咽下去就消化了，并不感到吃了什么食物！”全家人听了心中不免忧虑，但也没有办法。狐狸此后时常现形，是一个少年妇人，尹家人见多了也不再感到惊奇。当时，学官正在选送当地的“遗才”上报朝廷，尹某担忧自己不被选上，便问狐狸，狐狸说：“一定会选上的，只是名次不高。”后来，果然同狐狸所说的一样。自从科举考试发了榜以后，狐狸来托体的事情变少了，到了第三天便告辞而去，从此不再出现。尹氏妻子的病也不治而愈。

出《清稗类钞》杨健编写

狐 送 礼

吴江县有一家财主姓严，其祖先因为狐狸为他指示了埋藏银子的地方，而发财起家。家中设有狐仙木主的牌位，子孙世代祀奉。一天，严翁的孙子过满月，大张筵席。在狐仙牌位前也设了一桌酒席以饗狐仙。来吃筵席的宾客都奉送了礼品。一个宾客喝醉了酒，指着牌位大声说：“我们来吃饭，都有礼物表示心意。你是个仙人，食用了酒席而不送礼，不是太吝啬了吗？”话音未落，锵的一声，有东西从房顶坠下，击在说话人的头顶，又滚落在地。大家吃惊地上前一看，是十枚银币。于是宾客们纷纷议论狐仙是何等知道礼仪。不到片刻，室内忽然有人叫起来，说有贼将钱偷走了。原来，主妇柜中的银币不翼而飞了，宾客们把狐仙所赠的银币拿给主妇看，正是方才丢失的那十枚银币。

出《清稗类钞》

杨健编写

狐祟赵星彬

光绪年间，有一个赵星彬，在扬州孝廉余氏家客馆教书。他居住在盐商的旧宅院里，宅子很大。人们都说里面有狐狸，赵星彬不信。住进去以后，他也不曾亲眼看见。一天晚上，他三更才睡，天亮时，见书架上的书都摊在地上，案上独有一部《周易》，不由大吃一惊。从此，狐狸不断来作祟，把赵星彬的衣服用火烧灼出一个个焦洞。不出几个月，赵星彬便出于无奈，辞了教书的事，回他丹徒老家去了。

出《清稗类钞》

杨健编写

狐崇顾晴谷

陕西宜君县的县署里曾经有狐狸，并设有木牌位祀奉。新来的县吏都要对牌位参谒一番。顾晴谷是县里的官吏，曾对人说，这样的礼仪可以免去。一天晚上，顾晴谷上床就寝，忽然见眼前有障碍物，仔细一看是屋顶棚移了下来，一直垂到书案上。顾晴谷大怒，厉声喝斥狐狸，顶棚又重新升到上面去了。第二天晚上，灯盏忽然沿着四壁行走起来，顾晴谷大声斥喝，灯盏又重新屹立在书案上。

出《清稗类钞》

杨健编写

倪幼蓉

江苏吴江人倪莲臣，出身于世家大族，家里拥有丰厚的资财。中年以后，他喜欢声色之游。与他亲昵的歌妓女子，赏钱无数。一掷千金，毫不吝嗇。于是，倪莲臣游迹所到之处，歌姬们争先恐后，都来奉承他。他前前后后娶了四个女子，都是歌楼妓女，第一个叫蓉仙，第二个叫惠芬，第三个叫兰韵，第四个叫梅修，四个妻妾都生有子女。

蓉仙生了一个女儿，尤其聪明漂亮。这姑娘从小就喜欢读书看史，过目能诵。那读书的声音清亮亮，就象从瓶子里往外倒水似的。倪莲臣看着她感到奇怪，常常拍着姑娘的肩膀说：“这是咱家的千里驹呀，可惜，不能排个进士。”

姑娘的名字叫镜芙，字幼蓉。在姐妹们当中，她的年龄最小。姐妹们都跟显赫的官宦之家联了姻，唯独幼蓉挑得厉害，高不成低不就的。这姑娘讨厌繁华热闹，把富贵看得象芥子一般。生来就是这么个性情。

母亲经常对她说：“孩子呀，今年你可十四岁啦，转眼就要到订婚的年龄啦。要是象这样固执己见，嫁不出去，难道要当一辈子的老姑娘吗？”女儿说：“孩儿写个上联，假如谁能对上下联，就可以当我的丈夫。”她把上联写好，拿给母亲看。写的是：“妙人儿倪家少女。”倪莲臣看见了，笑道：“这真成了古今无对，缺一少双了。哪里再能找到本地风光呀！”

姑娘长大一点，喜欢起道家的经书来。而且，常常有不少奇妙的见解。她对于道家那些点炉、升火、熔铅、炼汞的事偏偏不信，说什么：“学道学得深，就得炼内丹。那种炼外丹的事，不过是左道旁门，没什么可逞能的。”人们原以为这姑娘在说些书

呆子话，可是看她那学道的志向，却确实越来越坚定。平常日子有亲戚来串门，她总是躲在屋里不肯见，独自在那里手舞足蹈。桌子上、条几上，堆满了道家的书籍，讲究什么吐纳导引的气功呀，长生不老的药方呀，等等。

恰好有一回，她父亲得了痢疾，好久不能痊愈。找遍了奇异的偏方，总是不灵。名医们都感到束手无策，没什么新招了。幼蓉昼夜侍奉父亲，为他秤水、量药，认认真真，一点也不懈怠。那些日子，几乎是衣不解带，眼都不眨。她看了那些药方，觉得都难以治好父亲的病，就按自己的主意选择一味味药，有主有次，加以配制。配好药，又用心灵的三昧真火来熬炼。到了半夜，她将药汤送到了父亲面前。倪莲臣刚把药汤咽下喉咙，立刻感到肚子里暖乎乎的。过了会儿，腹中咕噜咕噜一阵雷鸣，泻起肚来。之后，病就好了。莲臣高兴极了，说：“这药实在痛快，真如同灵丹仙液，决不会出自于世上那些庸医之手。”幼蓉这才走上前去，承认是自己配制的。出了这件事，人们对这位姑娘就开始另眼相看了。有人去看病求药，有人去探凶问吉，姑娘有点厌烦。

离幼蓉的住家几里之外有座尼姑庵，叫准提寺，是富绅的家庙。幼蓉的父亲常常去布施，被称为“护法施主”。这座庵里新来了一位尼姑，法名叫莲因。这尼姑精通内典，长得漂亮无比，年龄只有十七、八岁。她本来是个大家闺秀，结婚于名门望族。正当临近大婚的日子，未婚夫突然得了痲病，去世了。莲因当时痛不欲生，要跟着未婚夫去赴黄泉。亲属们反复劝导，她负气削发，入了尼姑庵。莲因从小就跟幼蓉认识，带点亲戚关系。幼蓉知道了这件事，就禀告父亲，也要到尼姑庵去修行。她想跟莲因作伴。缔结一种脱世的缘份。父亲起初不同意，女儿却越发坚决，于是只好听之任之。幼蓉在庵里的一切供给，全由自己从家里带去。

一天，幼蓉清晨起来，看见床头几上有颗枣，其大无比，象个瓜似的。她问别人是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把这颗枣拿给尼姑们看，大家都觉得怪异。剖开一尝，味道甘甜，满口芳香。莲因说：“当初倒是有过这么一回事：有人航海经过山东海面，船飘到一个岛上，搁浅了。船上的人在岛上拣到几百颗巨枣，吃了以后一个月不饿。后来，海风把船引开，岛也不见了。人们琢磨那是安期生岛。这颗枣跟那些枣似乎相象，大概是安期生送的吧？”幼蓉笑了笑，将信将疑。

晚上睡到半夜，幼蓉在好梦中突然苏醒，只见有个人步履蹒跚地从帷幕里走了出来。此人大约十五、六岁，圆圆脸，象十五的月亮。一双眼睛闪闪发亮。头上两个抓髻，插着花。模样跟画儿上的刘海一样。此人手里捧着两颗巨枣，放到床前的梳妆几上，悄悄地走了。幼蓉吃了一惊，情不自禁要喊，嗓子里却喊不声来。过了一段时间，才叫来了两个婢女。幼蓉把两颗大枣指给她们看，说了刚才的经过，一定要追究枣是从哪里来的。

喧嚷之间，莲因过来了。幼蓉见她鬓边惺松，头发油亮，好象是松了头发又刚刚挽起来的样子——原来莲因虽然不再施妆敷粉，那一头黑发却没有剃去。但见她双颊微微泛着红晕，有如海棠初放。幼蓉一次次瞅她，越看越觉得妩媚，就走上前去，拉着莲因的手，重新把方才的事详详细细、有条不紊地对她讲了一遍。

莲因笑道：“这地方居然有神仙下凡，那真是姐姐的清福呀！如此福份，几辈子才能修到，姐姐何必疑虑？别再呆想啦。”幼蓉说：“那末，姐姐一定要知道安期生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得问问他干嘛这么狡猾，偷偷摸摸的。难道神仙就可以用隐身的本事来乱闯人家的闺房吗？”莲因道：“说远就远，说近就近。情到缘份到，自然分明。疑神疑鬼，必有祸来，相信神灵，福份降临。”

莲因独自住着一个深院。庭院里有山石一片，孤花一丛，别具一番清雅的意境。三开间的小楼，湘妃竹的帘子，桃木的桌几，茶碗、香炉，素洁干净，没有一点灰尘。屋子中间，隔着一道十丈宽的软红帷帐。从外边望去，轩窗如在云雾之中。这里人迹罕至，幼蓉也没到她那里去过。自打那次受惊之后，幼蓉就常去莲因的屋里坐一会儿。她喜欢这里的清雅幽静，跟莲因商量，想跟她住到一起。莲因很高兴地答应了。

幼蓉带上镜子、妆奁、粉盒来到小院，住在西房。莲因住在东房。两人朝夕相见。至于鱼粥茶饭、经卷蒲团，都由各自料理修持。一日傍晚，幼蓉与莲因清谈，不觉聊到了深夜。幼蓉拿起灯烛送莲因回房。恍惚之间，似乎看见有个人隐藏在莲因的帘幕后边。烛光照去，仿佛是个翩翩美少年。幼蓉不禁停止了脚步。莲因笑道：“姐姐看见什么了，这样害怕？难道我真的把什么男人预先藏在夹幕里了吗？姐姐准是眼花了。”当即，她带着幼蓉把四边角落照了一遍，什么也没有。

幼蓉独自回到房里，还是解不开疑心。她抱着被子翻过来掉过去，怎么也睡不着。在扑朔迷离的灯影下，她骤然看见有个男人从床后走出来，朝她深深地作了个揖。她的鼻子里闻到一股股清香，沁入心脾。两只眼睛虽然炯炯地睁着，却不能说话，只觉得四肢瘫痪，不听指挥了。那人登上床来，解开了幼蓉的衣带。幼蓉只好听任他的轻薄行为，居然与他拥抱而睡。

天亮时，幼蓉醒来，催促那人起身离去，那人恋恋不舍。仔細看去，与先前送枣的人长得一模一样。幼蓉正要问他怎么能来到这里，忽然莲因闯门进了屋。幼蓉难为情极了，躲都没地方躲。莲因说：“我的男人被你抢来了，以后你可怎么报答我呢？”幼蓉忸忸怩怩地说：“什么都听你的了——不过，姐姐你可把我害苦啦！”从此之后，三人就同睡在一张床上。

过了一年多，有个道士从海外来，要找莲因。莲因怕他，不

敢出来，躲在内室里。道士找得急，幼蓉出门去支应道士。道士一见幼蓉就叹起气来，说：“可惜呀，好端端一个女子，侵染妖气一天比一天深啦！幸亏玉体虽然被玷辱，道心却还没有被污染，现在还有救。”说罢，从袖子里掏出一缕红线、一缕绿线，又下了三道符，嘱咐幼蓉说：“等那个男人来的时候，你把丝线系在他的头发上，再把一道符偷偷放到他的衣服里。等那个男人穿衣下床，你立刻烧掉第一道符。看见那人扑倒在地变了形，你再烧第二道符。注意要把他捆起来，不要杀他，等我前来。”又从胸前掏出一根黑绳，说：“只要系住四条腿，它就不能作怪了。”

幼蓉照着道士的嘱咐去做。一道符刚刚烧毁，那男人果然从床上扑倒在地，身上的衣服帽子象蝉蜕一样脱了下来。一看，原来是一头长尾巴、细茸毛的黑狐狸。幼蓉从来没见过这东西，手也颤了，身子也打战了，勉强再来烧第二道符。那狐狸趴伏在地，一动不动。幼蓉用那根黑绳把它捆住，绕了三个圈。

这时，莲因从床上跳了起来，眼泪花花地说：“你可杀了我的夫婿了！等我见到那道士，一定要亲手揍了他，报这个仇！这事虽然是那老道的主意，可姐姐怎么就这么忍心呢，你就不念念同床共枕的情意吗！”幼蓉说：“你瞧这蠢家伙，哪能混到人里边来。”莲因说：“那是老道要的诡计。他把人变成畜生，是用幻术来迷惑人呀！请你赶紧用干净水给它洗个澡，它会恢复原来的相貌的。姐姐你要是不信，就在那里静静地看妹妹怎么做。”

莲因替黑狐解掉绳索，在它的毛皮里把符和红线绿线找出来，全都扔到火里。接着，拿来干净水，和上一些药粉，用手指朝着药水做出画符的样子，将药水从头到身给狐狸淋了个湿。那黑狐在地上打个滚，顷刻间变成了人，仍然象原先那么漂亮，只是好象疲惫不堪的样子。他低声时莲因说：“我的千年道行，今

天全让你们破坏了。现在，我得进山重新修炼，不再踏入尘世。”又回过头来对幼蓉说：“忍心呀！”说罢，匆匆出门，眨眼就不见了。

不大一会儿，道士来到，莲因躲开了。道士问幼蓉：“事情怎么样？”幼蓉把刚才那些奇怪的事叙述了一遍。道士走出房门来到庭院，仰空望气，说道：“那东西还没逃远，我要去追它。不然，仍然会是你的祸患。”他朝空中抛出一把剑，如长虹一般，随即跳身跨剑而去。

不到一顿饭的工夫，空中扔下一只巨大的黑狐。它的脑袋已经没有了，毛皮上淌着殷红的血。幼蓉害怕极了，不敢正视，只是躲在屋里关起门来哭泣。她痛心地悔恨自己。

莲因把黑狐的尸体埋葬好，告别幼蓉，走出了尼姑庵。临别时说：“我将哭诉于我的老师，一定要治那道士的擅杀之罪。”

莲因走后，幼蓉仍然回到父亲家里，嫁给了读书的官人——同县一位著名的孝廉。

第二年，孝廉连考得中进士，被选授为四川某县的县令。上任途中，路经峨嵋山，只见重峦迭嶂，道路曲折险要，加上林木茂盛，白天也阴沉沉的。忽然间，只听得山谷里一阵虎啸，旋风骤起，树叶簌簌落地。人们毛发直竖，幼蓉和官人吓得面如土色。

顷刻间，一头身躯巨大的斑斓猛虎来到跟前。那老虎回顾四望，并不吃人，只是向幼蓉咆哮，准备要扑她。正在紧急窘迫的当口，一位女道士驾着双马车急驰而至。只见她挥动拂尘向老虎喊道：“停！停！”老虎拖着尾巴消失了。幼蓉定睛望去，那女道士原来是莲因。

莲因对幼蓉说：“我是特意前来救你的。方才那只老虎是黑狐的后身，它为了报前日之仇，在这里等着姐姐。其实那事的起

由并非姐姐的责任，它并不知道。那个道士已经受到老师的重罚，服服贴贴地在寺里洒扫服役，终身禁锢，再也出不来了。姐姐本是修行之路上的人，因为被妹妹设计引诱，陷入罪孽，身后也不再能登入仙班，这是妹妹我的过错。妹妹此番前来，只为略赎先前的罪愆。姐姐如今可以安然前行，去领受二十年的富贵。”说罢，向幼蓉告别，登上双马车，风驰电掣而去。顷刻间，已经很远很远。

幼蓉惊魄方定，回头看看官人，只见他卷曲着身子趴在地上，干喘气说不出话。幼蓉笑道：“郎君是男儿之辈，怎么胆量只有芥子大！”

进士上了官任以后，还是胆小怕事，凡事不能决断，一切都由幼蓉代为处理。衙门里的诉讼文件，早晨投到，傍晚就判定处理完毕，没有积压的案子。监牢里也没有关着没判的囚犯。全县都佩服县令办事明快，却不知他全仗贤内助之力。

县令成绩卓着，被提升为监司，专制一方二十年。随后，他又升任为浙江的执法官。赴任途中，他顺路转回乡里，向上司请了假，说是要回家省墓。故乡那些沾亲带故的亲戚们听说他回来，纷纷摆酒为他庆寿，排着日子开筵。筵会上山珍海味，奢侈得很。

有个晚上，酒足筵散，突然有人闯门而入。那人羽冠星披，乃是当初那个道士。道士一直闯进后堂，对幼蓉说：“别来已有三十年，还认识我吗？尘世之根一天天加深，升仙之缘却一天比一天遥远。当年的气功修炼之法还记得吗？不妨在清晨黄昏时分演习演习，渐渐到达妙境。从来想做神仙的，掌握要领并不难。第一必须从根本做起，忠孝聪明就是飞升入仙的妙诀。尤其还要广做善事，假如能积满三千功业，或许可以希望他日里功德圆满，自然白日飞升。你在四川的时候擅长断狱，平反冤案很多。你剖析了种种冤枉，救活了无数人，这也是一大阴德。贫道昨日

在瑶池拜见西王母，恰好王母娘娘应邀到碧霞元君那里去赴会，遇见了吕洞宾师父。我向吕洞宾师父讨得两粒丸丹，现在愿意奉赠给你，帮你成道，使神灵仙班的宏伟队伍里增添一位仙女。”

幼蓉接过丸丹，跪伏在地，表示感谢。等她直起身来，道士已经不见了。从此，幼蓉便不再吃饭，每天只喝一瓶水。她的官人也只是吃素念经，不再有功名的想法。他对浙江方面编了个说辞，跟幼蓉一起进天台山修道去了，后来不知所终。

过了十几年，有人在西湖灵隐寺看见过那位官人，已经是炼丹的道士装扮。跟他说话，他不回答。那人疑心自己认错人了，再去看看，忽已不见，大概那官人已经升仙而去。

出《淞滨琐话》卷一 周华斌编写

古 雛 鸞

江东有个叫奚铁臣的年轻人，此人才华充分，容貌举止都漂亮。大名府太守与他家有亲戚关系，把他招去担任书记。

奚生夜里读书，有个女子掀开门帘走了进来。那女子的姿态长相娟美动人，目光明媚，象天仙似的。奚生猜想她可能是个妖人，一下子愣住了，呆呆的，退后几步，站在那里，头也不敢抬。女子举起袖子挡着脸，笑道：“婢妾姓古，名叫雏鸾，乃是狐仙。因为与郎君有点缘份，所以特意前来相就。郎君放心，我决不是来祸害你的。请郎君不要害怕。”

奚生见她那么漂亮，本来心里就有点喜欢。听她说话那么委婉动听，就不再紧张。两人一起住、一起睡，感情很深。

雏鸾文理通畅，还擅长书法。奚生事情多的时候，雏鸾就捉刀代笔，字写得比奚生还好。她常常提醒奚生要谨慎一些，不要对外人去说。可是时间一长，也有人渐渐知道一些。

大名府的太守由翰林起家，也是个风雅之士。他听说这些事以后，就在私下里问奚生。由于是亲戚关系，奚生没有隐瞒，照实对太守说了，还特别叮嘱太守不要再跟其他人讲。太守开玩笑说：“你要想让我讲出去，必须叫你那意中人偷偷跟我见一面。只要让我一睹她的芳姿，我就照你的要求办。”奚生笑着答应了。

回去对雏鸾一说，雏鸾笑道：“太守公的协议是仗势要挟，不怀好意，我非得给他个小小的惩罚不可。”

有一天 奚生怀里搂着雏鸾正在看书，太守慢慢地走向这间屋子，掀起门帘，迅速进了屋。古雏鸾疾如惊鸿，翩然起身，立即回避。太守眼光一瞥，已经见到她的身影容貌，不禁神往。他

开玩笑似的抚着奚生的肩头，笑道：“真是艳福不浅呀，你积了几辈子德啦？这么漂亮的佳人，不媒而合，昼夜相偕，鄙人想正正常常地见一面都见不到，能不羡慕你吗？我可要嫉妒啦！”语声刚落，只听得嚶嚶细语从身边传来，嗔怪道：“老爷是堂堂太守，后房妻妾们一个个打扮得粉白黛绿，争情斗宠，不知有多少呢。难道还不够吗？这么惊惊惶惶地羡慕一个穷书生的相好，不觉得难为情吗？”太守惭愧得答不上话来。

奚生因为将要进京考试，偶而取来一些时尚文章翻阅翻阅。雏鸾见了笑道：“郎君，你不知道‘取法于上’的道理吗？光是这样孜孜不倦地读呀读，即使终日咿咿呀呀，念得嘴里起白沫，又有什么好处？”奚生惊奇地说：卿属于世外之人，也懂得这些小道的东西？”雏鸾严肃起来，认真地说：“讨厌，这叫什么话！时文是词章的根本。哪是什么小道。时文不精，什么文体都难以畅达。我每每感慨那些三家村的假读书人。他们时文还做不通，就自命为诗词古文的名家。一时间弄得耳目贵贱不辨真假，光是靠‘名士’的名号互相吹捧。这还罢了，他们居然安然自得，自以为真是如此。这帮人哪，不愧学术无根，反以大话欺人。他们随口诋毁时文，乱说什么时文是‘小道’，鄙弃时文，不屑去碰一碰。而那些后生小子，却盲目地慕他们的虚名，乐意跟着他们的路子走，相率去作伪。文风已坏，学术走入了邪路，真叫人担心啊。殊不知时文乃是代圣贤立言。每写成一篇文章，必须熔铸经史，百般酝酿才行，不能仓仓促促抓起葫芦就是瓢，草草了事。这样写下来的东西，村俗寒伦的地方自己没有感觉，猥猥琐琐，反而还认为文章是‘小道’——这不成了神经病了吗？”

奚生惊奇地望着她，说：“你讲得很对，真可以说是对文章之道发愤钻研的见解。你还能详细说说时文的源统和得失吗？”雏鸾笑道：“不过略知一二。”奚生笑着请她赐教，她说：“时

文是半山先生创造的，栾成先生效法于他。当时他们写的东西，既不是议论体，又不是小说体，有一半象是语录——不过是在游戏文章中偶而创造出来的那么一种文体。明代用这种文体来取仕，称作‘制艺’，大致上是仿照唐代的考试帖子。因为文章讲究骈偶，这才叫它‘八股文’。明初这类作品流传很少，到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规制大备，已经定型。那时的文章，朴实说理之处还难免接近高谈阔论，到了隆庆、万历年间，专门崇尚神韵，很多文章又带点浮浅、油滑。天启、崇祯年间，时文盛极一时。海阳、太乙、蕴生、大樽四家算得上‘时文四杰’。仲昭的文品最低，但文笔最为犀利，可称为‘名场健将’。到了本朝，熊、刘、韩、马诸公的文章博大昌明，真是盛世无音。此后，就只有桐城两位方先生和宜兴储家的几人名树一帜，以写时文为能事的风气也就完结了，叹为观止了。我曾经列举过的行家，明代宜多读金陈、黄陈和项、宫、詹五家的文章；本朝宜多读两位方先生和储仲子的文章。有这样八家的文章作为根柢，然后再找一些与科试的要求相接近的著名作品精炼地揣摩，稍稍赶一赶当今的风气，那末到科场上去角逐何愁不操胜券！郎君不明白‘取法于上’，只去欣赏坊刻的脑满肠肥之辈写的东西，即使能蹭到个科场名次，也不过位居下乘。况且，得失皆由命里注定，未必真的能够碰运气取得功名。”

奚生听了这番话，心里爽快，若有所失。从此后，每写成一篇文章，一定要让雏鸾帮助订正。雏鸾点、批、涂、改，一点也不谦让。奚生心悦诚服，俨然奉她为师，写文章的本事也一天天地进步。没过多少日子，试期已到。雏鸾同奚生一起进入考帐，居然没有人发觉。三场考试，诗文经策，雏鸾为奚生斟酌推敲，尽善尽美。考试揭晓，奚生果然名登榜首。

过年春试，奚生又请雏鸾同行，雏鸾推辞道：“侥幸冒险的事可以干一次，不可以重复第二次。上次秋试有赖于郎君的祖宗

功德，没有惹祸，这是郎君命里注定应得一等，所以婢妾敢于放胆效力。这回春试，神明愈加多了，监察越发严了，倘若被巡逻抓获，有害于婢妾，无益于郎君。所以，不能不小心谨慎。”于是奚生独自前往试场，结果得了个下等回来了。

这时，正赶上大名府太守被提升为秦中观察使。奚生接到母亲的亲笔信，催他回南方去。奚生告别太守，请雏鸾跟他一起回家。雏鸾没有同意。本来，雏鸾随着时光的流失，姿色渐衰，奚生心里有点嫌弃，于是就对雏鸾说：“爱卿的身子倒还丰满，只是容貌越来越难看，与小生实在不大相配。不过，假如爱卿肯与我一起回去，我平生之愿也就满足了。”

雏鸾笑道：“从来巧女常常伴拙夫，美男子常常娶丑妇，很多人说这是配合颠倒，为之不平。殊不知天地造化爱人以德，正可以领悟造物的妙用。试看秦嘉、徐淑和相如、文君这样伉俪相当、才貌俱配的夫妻，古今能有几对？就拿这四个人来说，不是女方得了重病，就是男方染疾而逝。青春相爱难得白头到老，琴瑟之欢需要经常调整，还难免断弦。倒不如梁孟和鲍桓，弃貌取德，反而能够象山河那样长期偕老。至于郎君嫌弃婢妾年过色衰，倒大可不必。婢妾知道尊夫人薄命，不能与郎君成为孝义廉洁的一对。郎君回去不久，必定免不了会迁到感情的创伤。旧人已逝，新人即来。郎君有如此才貌，又考中过一等功名，何愁没有象昭君、西施这样的美女匹配？我看郎君的面相，将有鸾凤之续，而且一定是个好配偶，还带有丰厚的嫁妆。郎君命里注定不是官路上的人，以后可以修建个美丽的庭园，在春天和煦的阳光下侍奉母亲，天天面对漂亮的妻子，坐拥丰足的资财，与妻子红心相印。在堂上当个一家之主也不容易，有我在边上，反而使你目中添刺。况且，婢妾与郎君的缘分将尽，不如稍为留点余地，为他日重新相会考虑考虑。”

奚生听了这番决绝的话，料想已经勉强不得，只好与雏鸾挥

泪而别。回家以后不多久，果然妻子病故。同乡的观察使素来极其钟爱奚生，他有个相当漂亮的女儿，随即许配奚生为妻，随身的嫁妆以巨万计。奚生就靠这笔钱来经营生产。狐仙的预言全部说中了，于是奚生遵照雒鸾说的话，闭门奉养亲人，对当官仕进之路灰心了。

出《里乘》卷三

周华斌编写

城狐记（一）

清朝时，奉天（沈阳）的内务府府库大使叫保云卿。此人披甲守卫之时，曾经把守过东华门。

一天夜里，他正在巡逻，忽然看见一支小分队，有的打灯笼，有的持枪械，顺着宫墙而行。这些人步伐整齐，跟巡逻队一样。

保云卿心里暗暗生疑，担心他们是一伙奸细。他快步追去，却怎么也追不上，最后只好踉踉跄跄地回来了。

第二天夜里还是如此。保云卿觉得奇怪，就穿上短打扮，紧束腰带，躲在墙根的阴暗之处守候。心想：这回准能摸到他们的踪迹。

半夜时分，灯光闪烁而来。到得跟前，那伙人反而把保云卿抓住了。为首的长官训斥道：“你是什么人？深更半夜躲在紫禁城的周围，难道要行刺吗？再不然，就是强盗行为！”当时下令，要拉出去砍头。

保云卿急了，连忙一五一十为自己辩解，那伙人这才把他放了。长官对他说：“我等之辈，都是来帮助你们守城的。象你们这些人，受了皇上了官职，吃着皇上的俸禄，还不能象我们这样尽职。我等之辈，乃狐狸也。”说罢，率队而去。

后来，很多人经常见到他们，都不以为怪。

南皋居士评论道：人们都骂狐狸，说狐狸媚人。殊不知狐狸里面也有当官的，它们尽起职来，比那些受皇上官职、吃皇上俸禄的人更强。象那些以狐媚谋得官职，却又占着官位遗羞于世的人：难道就不为狐狸所骂吗？

出《南皋笔记》卷四

周华斌编写

城狐记（二）

清末庚子年（公元1900年）秋八月，奉天（沈阳）失守。有一个俄国大臣——不知叫什么名字——率领俄国军队进城。他们抢夺财物，劫掠子女，还有那些库藏的金银财宝和宗庙里的祭祀器皿。抢来的东西被陈设在王宫里，并且举行歌舞宴会，寻欢作乐。俘虏来的官员和家属被他们捆绑在庭堂下，肆意凌辱。那俄国大臣踌躇满志的架式，大有楚霸王项羽置酒高会和魏武帝曹操横槊赋诗的劲头。

突然间，有人从空而降。那人抡起巴掌扇在俄国大臣脸上，大臣猝然跌倒在地。过了会儿，大臣苏醒，却再也不敢住在王宫，改驻到将军府去了。

据说，击倒俄国大臣的乃是狐狸。

南皋居士评论道：奉天一仗，大臣们纷纷逃命，置朝庭的宗庙陵墓于不顾，以至于让他人鼾睡于卧榻之侧。这帮官员，没有一个能象狐狸那样去搯俄国人的耳光。唉，大清王朝之所以亡国，原因就在于此。

出《南皋笔记》卷四

周华斌编写

黎 仲 仙

黎仲仙，字道元，吉林伊通州人。有一天他出外游玩，遇见一位少妇，那少妇的脸蛋儿长得非常漂亮，服装鲜丽而整洁。她独自一个人坐在树林子里，好象在等待着什么。黎仲仙走近去了解她的家世，问她从哪里来，她告诉黎仲仙说：自己姓胡，原本是高丽（朝鲜）人。高丽被日本侵占以后，她因为逃亡避难才流落到这里。

黎仲仙被少妇的漂亮迷住了，又同情她的遭遇，就把她带回了家。这女子干起家务来独挡一面，各种措施都很得当。她能够预先知道五天之内将要发生的事情，做起生意来贱价时买进，贵价时卖出，没有不盈利的。从此，家里愈来愈富。

胡氏女天生乐善好施。遇到贫穷有病的人，她一施舍就是几两、几十两银子，毫不吝啬。街坊邻居没有不受过她恩惠的。她尤其喜欢施舍和尚、道士，经常做些崇神礼佛的事，还在家里建设道场，为众生祝福。乡里人感激她的大恩大德，每逢胡氏女的生日，或者过年过节的时候，常常烧香磕头为她祈祷。

这样过了几年，有一天少妇忽然对黎仲仙说：妾为郎君料理家务已经有几个年头了。所幸一切顺利，攒了点家财，已经足够郎君一世温饱。现在我们将要告别了，妾不得不把实情告诉你：

“我不是凡人，乃是上界的星月狐仙。因为早早晚晚违背过天宫的秩序，所以被贬落人世。如今孽期已满，我还应回到仙界去。”

黎仲仙苦苦挽留，怎么也留不住。乡邻们听说她将要仙去，也争着前来劝说，甚至流下了眼泪。胡氏女道：“我来有因，去有果。尘世间肮脏得很，怎能久留？诸位难道不希望我登入仙界

吗？如今，请与诸君约定：大伙儿可以在我家后院为我打扫干净一个住所，倘若遇到什么疑难之事，或者什么时间想念我了，我会在那里与诸位相见。”说罢，脚下拥起一堆白云，胡氏女乘云而去。

大伙儿惊异得很，神情惘然，若有所失。此后，家里人和乡亲们每当思念她的时候，或者遇到疑难之事的时候，就到那间干净的屋子里去求教。屋子里只能听到她的声音，再也没有见过她的身影。

出《南来笔记》卷四

周华斌编写

狐 女

唐梅生，字雪桥，四川古蔺县人，客居在云南南部。

一天夜里，他路过野西，露宿在道边。半夜时分，野地里传来阵阵女人的哭声，听来十分伤心。唐生动了侧隐之心，过去问出了什么事。

女人说：“婢子姓胡，家住在南山以南。我们家聚族而居已经有二十几代了。祖孙父子、叔伯兄弟、姑嫂姐妹加起来有四十多人，规规矩矩一个大家族。我们族素来尚文，人们都认为我们是一个文明的种族。

“北山以北有一个沧浪君，他的家族力量很强，族人尚武。那些人最残忍、最狠毒不过，我们族不是他们的对手。昨天，沧浪君带着十几个子弟抢劫我们家，我爷爷被杀死了，我兄弟被杀死了，我的姑嫂姐妹也都被杀死了。现在全家只剩我孤零零的一个，所以心里难过。”

唐生说：“象你这样娇小柔弱的漂亮姑娘，真是虎口余生啊！你们受到其他家族的滋扰，被逼到这步田地，倘若他们再来，你怎么活得了呢？难道你也象亲人那样去送死吗？”姑娘说：“亲人都让他们杀光了，我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只是大仇未报，我不敢马上寻死。但凡有人能得到沧浪君的头，婢子我愿意以身相报，一辈子侍候他。不知公子肯不肯出力帮帮我？”唐生说：“我家世代习武。自打祖父以来，名气更大。人家都说我们得传于少林寺的家法。好吧，等沧浪君那伙人来，我不妨试一试。”姑娘连忙叩头感谢，于是两人住到了一起。当天晚上，唐生想动手动脚，姑娘说：“婢子既然以身相许，身子已经属于公子。现在公子还没有为我报不共戴天之仇，突然要这样做，实

在是乘人之危。我想这是公子所不取的。”唐生十分惭愧，不忍心再去强迫姑娘了。

第二天，沧浪君果然来到。姑娘连忙告诉唐生。唐生短衣打扮，束紧腰带，急马而驰，埋伏在路边，弯弓以待。眼看沧浪君来到跟前，唐生一箭射去，正中一只眼睛。沧浪君负痛而逃。唐生又是一箭，射穿了他的肚子。沧浪君一死，剩下的那伙随从四散溃逃。唐生注目望去，那沧浪君原来是一头巨大的灰狼。

姑娘感激唐生，跟他回家，当了他的妻子。唐生这才明白，胡姑娘乃是狐狸家族的成员。

南皋居士评论道：豺狼当道，还管它什么狐狸呢？乘人之危的事，连狐狸都认为羞耻。虽为狐狸，却也有识大体的。这真是“宁遭狐狸，勿遭豺狼”啊。

出《南皋笔记》卷二

周华斌编写

狐 仙

西部地区的民族有这样的风情：每逢民俗盛会，男女老少就打扮得漂漂亮亮，穿上艳丽的服装，在野外相聚。他们唱着蛮夷之歌，跳着锅庄舞，歌声交杂，舞袖飘荡，别有一番情致。汉族人也经常穿杂在里面，嬉笑玩耍，走走看看，很有乐趣。有时，递封情书呀，送朵芍药花呀，大有《诗经》里那种水边聚会、互赠香草的“溱洧之风”。到了晚上，人们露宿在野外，男男女女分辨不清，天亮才散。

有个姓郝的读书人，听说这样的乐趣，就赶去观看。在那里，他见到了一位眉清目秀、妩媚动人的少女。虽然谈不上什么国色天姿，倒也可以说是平常人里的皎皎者。郝生喜欢她，调戏她，两人成了一对野鸳鸯。郝生玩得很痛快。

天亮后，少女想要跟他回家。郝生向来怕老婆，就对她说：“我家里已经有妻子了。如果这样，老婆发起脾气来，恐怕你都受不了。”少女腴腆地用汉语说：“您的妻子总归是正常人吧？我会象婢女一样遵守礼教，敬重她，而且小心地服侍她。难道这样做她还不相容？”郝生说：“好，既然你一定要跟我回去，他日可别后悔。”少女说：“行。”就跟郝生回家去了。

到了家门口，果然郝生的妻子大发脾气。一见少女，抄起棍子就撵。少女笑嘻嘻地对她说：“夫人干嘛要发这么大的火呀？我不过是个婢妾，哪敢跟夫人作对？您可以把我收容在灶房里，听您使唤。倘若不如您的意，我再离开也不晚。”郝妻见少女说话如此的委婉中听，怒火平息下去了，她笑着说：“这姑娘倒也怪讨人喜欢的，何况还宁肯当一个奴婢呢。”就把少女收下

了。

少女起早睡晚地侍候主妇，非常谨慎小心。有一天晚上，郝生想与少女同睡，少女不肯，说：“同帐共被，说起来是妾家应份的事，理当从命，不该怨谁。哪有不想得到夫妻闺房之爱的呢？我之所以不这么办，是觉得不该让夫人独自守空床。”郝妻听到了这番话，越发地怜爱这个懂事的姑娘，反而让郝生去跟姑娘一起睡。少女再三推辞，郝妻笑道：“我可不是那种醋坛子。你执意谦让，说明你爱我，为我着想。可是这么一来，别人该怎么说我呢？”少女推辞不过，就跟郝生上了床。从此之后，一家人更加和睦，屋里从来听不见生气吵架的声音。乡坊邻居那些同样有一妻一妾的人都十分羡慕，却学不来。郝生的家里也因此而越来越富足了。

这样过了几年，有一天，少女忽然对郝生说：“妾与郎君的宿缘已满，从此将要永别了。”郝生大吃一惊，连忙问她是怎么回事。少女说：“实不相瞒，小妾不是人，乃是狐仙。当初，在瑶池为玉母娘娘祝寿的时候，我偶而萌发了尘世之念，才被贬到人间。我与郎君前世里有缘份，所以什么也不顾，委曲相就。现在尘世之罚已经到期，应当回到仙界去了。”郝生和妻子苦苦挽留，甚至流下了眼泪，然而少女仍然没有答应。只见她乘着白云，冉冉升空，越去越远，越去越远……。

南泉居士评论道：人嘛，没有不能被诚挚之心感染的。狐女立足于忍让，那么别人的嫉妒之心也会转化为让。“让”，作为一种道德品行，实在伟大啊。

出《南泉笔记》卷二

周华斌编写

胡 丽 姑

有个大号叫“醉涣生”的人，名字已经失传了。此人跟梁山县的县令某某人关系很好。有一回，他到县令的任所去，县令将他安置在关帝庙殿旁边的公馆里，为他打扫干净房间，放好了床榻，还派两个仆人伺候他。县令自己也早早晚晚去看望他。

那时候天气炎热。一天晚上，醉涣生光着身子躺在卧榻上。到了将近半夜的时分，仆人已经睡熟，忽然来了位女郎。这女郎大约十七、八岁，举止风流，艳丽异常，象个天仙似的。她迳直走到床榻跟前，笑咪咪地对醉涣生说：“郎君来到这里，未免太孤寂了吧？请让婢妾当一回毛遂，自荐于平原君吧。”

醉涣生正经地说：“你看看，我醉涣生哪里是登徒子那种好色之人？翻墙穿洞历来被人看作是卑贱的行为，我作为县令的客人，决不能象当年临邛县令的客人司马相如那样，与卓文君订约私奔。姑娘还是快点退出去吧，免得让人看见，特别的不雅观。”

少女说：“深更半夜的，谁能看见？我想郎君准要比司马相如贤德一些。”

醉涣生说：“我可也象杜牧那样三生有情。与你这样的姑娘面面对，难免多情。况且谁又能打发掉这种情感呢？不过，我是专门来这里作客的，你要是不离开，我可不得不象粗人那样闭门谢客啦！”

那女子见醉涣生坚决不答应，就轻轻把手一举。醉涣生忽然说不了话了，手脚也动弹不得了，只能相视而笑。那女子把罗裙解开，上床跟他亲热起来。这一番鱼水之欢，不堪言状。完事以后，两人拥抱而睡。

天亮了，醉涣生醒来一看，空空如也，什么人影也没有。房门还紧紧关着。可是，在锦被软褥之间，芬芳之气尚存，舌尖上也留有余香。他心里暗暗觉得奇怪。

第二天还是这样。朝去暮来，夜夜如此。连续了五六个晚上，却不知那女子是人是鬼、是狐是妖。

醉涣生忽然想起降魔咒可以避邪。这天夜里，他默默地念了一遍降魔咒，坐在那里假装打瞌睡。忽然，少女又来了，笑嘻嘻地说：“好个降魔咒！不过，婢妾并非魔鬼，不能一下子降伏。我本来就不是来害郎君的，郎君不必如此。”

醉涣生也只好笑着答应了一声，问：“那末，你到底是什么人？既然承蒙惠爱，干嘛不跟我说说清楚？免得我疑神疑鬼的解不开疙瘩。”

女子说：“婢妾姓胡，小字丽姑，是米钵山的神仙。郎君的前世当过进士，做过宰牲官。那回婢妾的母亲在山里游玩，让猎人抓住了，幸亏遇到您，把她买走放掉，至今她心里仍然很感激。正因为这样，母亲才叫我来委身服侍您，以报答前世的活命之恩。”

醉涣生听了这番话，反过来请教她求仙的法术。女子说：

“神仙可不是平常人都能当的。倘若人人都能做神仙，瀛州大地岂不就布满神仙了？白日升仙，谈何容易。秦始皇、汉武帝那么下功夫求仙尚且不行，这都是前车之鉴。”

醉涣生反问说：“你虽然是神仙，可原来也不过是狐狸。狐狸都能成仙，人为什么不行？”

女子说：“这要看根抵来历。成仙并非是人就行，也并非是人就不行。同样，狐狸并非都能成仙，有的狐狸就成不了仙。婢妾虽然是狐狸，可是有仙根。郎君的来历尽管不益，却属于那种没有仙根的人，哪能想求仙呢？”

醉涣生说：“成仙不容易，那么有什么延年祛病的药方

女子说：“有倒是有的，我对郎君讲，恐怕郎君不信。”

醉涣生听了，越发坚定地要得到仙方。女子说：“圣贤登仙成佛之道，不外乎‘中庸’二字。你回去求取中庸之道，学师绰绰有余。”于是，胡丽姑教授醉涣生中庸之法，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深。

醉涣生住了一个来月，梁山县令略略察觉到有些异常。他问醉涣生怎么回子事，醉涣生隐瞒不住，具实相告。县令道：“你能让我见见那姑娘吗？”醉涣生道：“姑且让我先问问她吧。”

当天晚上，醉涣生对胡丽姑讲了县令的事。胡丽姑说：“他嘛，不过是尘世中一个俗吏。我不愿意见他，请郎君为我婉言谢绝。”

第二天，醉涣生找了个托辞，说是那女子没来。县令道：“她使她的邪法，我有我的正气，邪不压正。”说罢，用朱砂笔在胸膛上写了两个大红字：“镇邪。”又上面盖上了县衙门的大印，笑道：“从此她就不敢来啦！”

醉涣生回到住所，那女子已经在那里了。她笑着说：“神仙连降魔咒都不怕，还怕什么县太爷的官印？”

又住了一个来月，少女忽然对醉涣生说：“郎君家里准有灾难。你赶紧回去还可以避免。他日里，我还会与君相会在金山。”

醉涣生急急忙忙快马加鞭地赶回家乡，果然家中遇到了灾祸。听说他回来，那个惹事生非的人没有得逞，跑掉了。三天之后，此人死于非命，醉涣生免去了一场灾祸。

胡丽姑与醉涣生之间有很多一唱一和的诗词，讲这件事的人没有能记下来。后来，醉涣生几次路过金山，因为轮船不能停，没有去访问胡丽姑。

张子和

张子和是陈州人，他的医道很高明。有一只老狐狸变成人形来看病，张子和号了一会儿脉说：“你这是野兽的脉相。”狐狸跪下来说：“我确实是只狐狸精，眼下有病求大夫给治治。张子和给它下了一剂药，狐狸吃完病就好了。狐狸拿来一些钱给张子和作为酬谢，张子和认为这是偷来的，不肯接受。狐狸说，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张子和的，只有预告他陈州城将要在战争中陷落，最好迁到江西去躲避这场灾难。张子和听了狐狸的话，果然避开了祸事。

出《陈州志》据《古今图书集成·博物
汇编 禽公典第七十二卷》 郭涤编写

盗酒狐

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个昌平州衙里的皂隶，奉州官之命买了一甕酒放在内衙外边。皂隶因为有别的事出去了一趟，回来时一看，甕里的酒一滴也不剩，全空了。皂隶吓得要命，一转脸，见甕旁有一只像白猫似的动物正在酣睡。闻了闻，它身上有酒气。皂隶道：“原来是你这畜牲偷了我的酒。”便把它捆起来装进酒甕里，封上甕口，扛回家去，打算把它弄死。

到家以后，忽然听到酒甕里有人说话道：“我是一只狐狸，已经学了一万年的道术，实在不容易，希望你不要害死我。”皂隶愤愤地说道：“我这酒是给长官买的，你把酒喝了，我家里穷，没钱买酒赔偿，怎么办？”狐狸说：“你放了我，我来赔偿，行不行？”皂隶说：“那也行。”便把狐狸放出来。狐狸问皂隶有什么愿望，皂隶说：“我只希望每天能得到一百个钱。”狐狸与皂隶约定以后便离去了。

此后，皂隶果然每天从狐狸那里得到一百个钱。大约过了一年多，皂隶有一次喝醉了酒，不当心把这事泄露了出去。从此，狐狸便不给他送钱来了。因为他们彼此事先约定，必须严守秘密，否则皂隶就不能得到钱。

出《昌平州志》，据《古今图书集成·博物
汇编·禽公典第七十二卷》 郭涤编写

刘 伯 夷

在汝南郡汝阳县，有一座客栈叫西门亭，亭内经常闹鬼，投宿于此的过往宾客不是死掉便是头发均被剃光。有一次，一名叫郑奇的官员从这儿经过，在离亭六七里远的地方遇到一位长得很端正的妇女，这妇女请求搭乘郑奇的车子。郑奇开始有些为难，后来还是让妇女上了车。

郑奇来到西门亭，打算住下。守亭的吏卒说：“楼上不能住人。”郑奇却道：“我不在乎什么鬼不鬼的。”说罢，就带上那个妇女上楼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早，郑奇整好行装，上车出发了。吏卒们到楼上打扫房屋，却发现屋内躺着一个死去的女子，当时吓得赶紧跑下楼来，把这事告诉了亭长。亭长连忙击鼓召来各屋的守卒，一起上楼去勘察。经辨认之后，知道死者是离西门亭西北方向八里远一户姓吴的人家刚刚死去不久的女眷，正准备出殡之时，灵前的灯火忽然熄灭。等家人重新点起灯来，却发现女尸不见了。亭长当即通知吴家把女尸重新搬回去下葬。

再说郑奇，还没走上几里路就突然害起肚子疼来。走到新顿利阳亭，郑奇腹痛加剧，一命呜呼。

自从发生了这件事以后，人们再也不敢到西门亭来投宿了。

这一天，西门亭又来了一位官员，他是一个名叫刘伯夷的督邮。刘伯夷是长沙太守刘者章的孙子，年纪在三十上下，是个富于才学，善于决断的人物。他命令手下人准备在西门亭歇宿。这时，录事掾过来禀报说：“天色还早，我们可以赶到下一个亭歇宿。”刘伯夷说：“我有行文要写，就住在这儿吧。”他看到吏卒和手下人害怕的样子，又说：“我就是要除掉传说之中的祸

害。”随即，他命令吏卒把楼上打扫干净，然后自己一人上楼。

到了掌灯时分，吏卒们点起灯火。刘伯夷传下话来道：“我在思考道学，不能见灯火，速速灭掉！”吏卒们知道今夜必有变故，就把灯烛藏在壶里，准备随时取出照亮。

天黑下来，刘伯夷正襟危坐，背诵《六甲》、《孝经》和《易经》，然后躺下。过了一会儿，他又起来把头巾和袜子扎紧，悄悄抽出宝剑等待着。将到半夜里，一个四五尺高的黑东西从屋顶上下来扑向刘伯夷，刘伯夷抓起被子蒙住怪物。怪物拼命挣扎，刘伯夷的袜子在搏斗中都挣掉了，几乎被怪物挣脱逃走。刘伯夷挥剑砍向怪物的脚，并召唤吏卒们快点灯。在灯光照耀下，只见一只毛都掉光了的老狐狸被裹在被中。刘伯夷命人把老狐狸弄到楼下去烧死。

第二天，在检查楼房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百多个人的发髻。从此后，西门亭再也没有发生过闹鬼的事。

刘伯夷被报举为孝廉，担任了益阳地区的长官。

出《风俗通》，据《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第七十二卷》

郭涤编写

狐 医

平泉人张晓瀛得了喘病，二十年来，找了一百多个大夫，吃了有上万剂药，病不但没治好，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张晓瀛估计自己的病没治了，只好听天由命。

光绪辛巳年正月，张的病又加剧了，一连几天饮食不进，家里人忙着给他准备后事。

一天早晨，家人发现张的枕头旁边有一个纸包，打开一看，里面包着一个红色的药丸子。家里人互相询问一番，谁也不知道这药丸是打哪儿来的。张晓瀛想了想，忽然说：“噢！是不是神仙可怜我，看我不死不活的样子，干脆给我一丸药让我吃了快死，要不就是吃完药病就好了。”就完便把药塞到嘴里。家里人怕他吃药有误，忙去抢夺，已经来不及了。

张家本来就有狐狸出没，但是并不害人，只是张晓瀛每天喝完的茶根儿，过一夜就被喝干了。这一次送药的事，家里人都认为是狐狸干的。张晓瀛吃完药以后，觉得胸中顿时舒畅了许多，嗓子眼儿里咯咯作响，接着吐出了一斗痰。家里人都很高兴。第二天，张又在枕头边儿发现一个黑色的药丸，也吃了，于是病又好了许多。第三天，又发现了一把一寸多长的草棍，旁边还有一张柬帖，上写：“吃了病即痊愈。”张急忙命人把草棍煎了，喝下药汤，病顿时全好了。

张晓瀛病好后，在家里专门打扫出一间干净的屋子，煮好茶，供在里面。茶水供上就被喝干，再供上又被喝干。有的家里人能够偷偷地瞧见喝茶者，乃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美丽女子。看见她的人接近她同她交谈，她也并不躲开，但是只有一两个人能看到她的形，其他人只能听见她说话的声音。家里人问她姓氏，

她说：“我姓胡。胡就是狐，我其实是狐狸。”问她家在何处，她说：“我家祖居于盛京宁远州，我是偶然游历到此的。”又问她除了茶还有没有别的嗜好。她说喜欢抽烟。家里人为她准备下水烟筒，放好烟丝点燃。看得见她的人看着她吸烟，看不见的人只见一只冒着烟的水烟袋。

张晓瀛有一妻一妾，二人对狐狸信奉备至，乞求当她的女儿，狐狸答应了。二人趴在地上叩拜狐狸，然后设立一个“仙母”牌位，整日供奉香火。

远近的人们听说了这件事，纷纷前来张家求狐仙治病，但狐仙大多不给他们医治。家里人问她这是因为什么，她说：“疾病其实是孽障。人造孽多，病就多，不造孽，就没有病。没有孽障的病能治，孽障多的病是治不好的。病人最怕的是不知反省自己。”家人问道：“那么世间经常发生庸医治死人，是怎么回事呢！”狐仙说：“世间的庸医也都是天医星。”人们觉得她的话太荒诞了，她解释道：“世上有一种人，庸碌无为，自以为不求利禄，别人也把他当做高尚的君子，其实这种人无益于世，只是耗费食物财产，他的罪不止于该杀，但是又没有犯下刑法死罪，故此老天爷派了这些庸医下凡杀掉这些无用的人。”人们又问她：“庸碌自安的人也算有罪吗？要是按仙母这样说的话，天地有好生之德又怎么解释呢？”狐狸说：“这也正是天地好生之德的表现啊。天地的好生，是说使一个人活着，必须不辜负天地而生，要追求有益于别人的事，天地就喜欢他。否则，庸碌自安，徒然分掉大家的禄食，就是有害于大家，所以天地必降下庸医把他弄死。这正是天地加速他的死亡以爱护别的人。比如说莠草，也是天地所生，人们却要锄掉它，是因为它有害于谷物生长的缘故。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出吴研人《我佛山人短篇小说集》

郭沫编写

白 老 长

保定有个姓范的老头儿，他有个儿子，名叫希淹。希淹十八岁时补了个博士弟子生，身体弱不禁风，老人很钟爱他。因家境贫困，十九岁还没有娶妻。

快到秋试，希淹闭门研读，准备考举人。一天晚上，正伏案写绳头小楷，突然出现一个姣好的姑娘。这姑娘身着雪白的洋纱马夹，头上插满洋花，衣襟上挂着洋表，亭亭玉立。她看着范生写字，称赞说：“好笔力。”范生知道是狐，置之不理。然而，她或是拉他的手，或是搭他的肩，扯他的裤子，作种种挑逗。姑娘肌肤发出的香气使希淹醉心，时间一久，就不能控制自己，与她亲热起来。姑娘并不隐讳自己是狐，劝范生皈依天主，可以免去贫困。范生漫不经心地答应着。一个多月后，他精疲力尽，骨瘦如柴。范老头看到儿子身体日渐消瘦，惊讶地问他原因，他实言相告。范老苦于无法把狐赶走，因而忧虑万分。

一天，来了位老人，面容苍老，满头白发，自称叫白老长。他走进正厅，拜见范老，态度很和蔼，说：“我家在西山，年轻时学习法术，精于驱邪除灾。”范老告诉他儿子的病，求他帮助去邪。白老发说：“这很容易。”但见他用手指蘸水，画符念咒，一会儿工夫，洒遍屋宇，狐果然不来了。范老头要送他银子，他不受，只是说：“你儿子的灾还没完。”问为什么，他说：“我在狐就跑，我走狐又来，而且会更猖狂。我又不能常住在俗世，怎么办？”范老求一个万全之策，白老长说：“没关系，我有个小女儿刚成年，尚待出嫁，愿给公子作妻。她也会法术，既可作公子的护身，又可免老朽垂暮之累，这不是两全吗？”范老高兴地答应了。第二天，白老长头戴褐帽，身穿鲜亮

的衣服，引着几个人抬着小轿来了。轿内扶出一个绝色女郎，纤腰婀娜，体态轻柔，走路很快，没有羞涩之态。范老与白老长坐着小两口结成佳偶，夫妻融洽，欢乐至极。晚上，送范生入洞房，范老另外腾出一间房给白老长住。

半夜里，忽然听到很响的剥啄之声，范老开门去看，却是被白老长赶走的狐。白老长知道后也起了床，对狐说：“你非得找死呀？干嘛又回来了？”狐生气地说：“你不过是西山一条巨蛇，胆敢假装驱狐，给女儿寻老公，太无耻了！”白老长生气，口吐舌头，长好几尺，笔直象剑，刺向狐鼻。狐倒地显出本相，嘴里仍然讲入话，哀哀求饶。白老长说：“按法不该赦你，看在我女儿今夜成亲的份上，事事求吉利，且饶你这回。你既已害怕我舌剑的厉害，赶快逃开，免得弄脏我的舌头。”狐仓惶而去。

第二天，白老长坐在正厅里看女儿梳头。女婿在边上持卷而读。他正与范老喋喋不休地聊家常，忽然来了一个狐的同党魑僧。他声称“杀妖”，闯进屋来，席地而坐，闭目合十，喃喃地诵着咒语。白老长笑着说：“你就这点本事呀？火烧！”顿时，烈火应声而起。魑僧被烤炙得象一只肥公牛，抱头鼠窜而去。

原来，狐回去告诉了主子，主子才派魑前来斗法。魑败归后，又派来一个魑僧。这位魑僧来到大门口，叫声如雷，肚子大如外国彭亨猪，手拿利刃，亮如霜雪。白老长已在廊下等着。魑僧一进大门，没来得及说话，白老长就喝道：“火烧！”火焰腾起，烧着了魑的屁股，燎掉了他的胡须、眉毛。他焦头烂额，无法忍受，急忙夺门而逃。火球仍滚滚地追着他，街上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拍手说：“这次火烧得真痛快！”狐的主子老羞成怒，向武将某鸣冤，一边用钱贿赂，一边用威势要挟。某将心里害怕，只得受命，下令捉拿范老父子，要把他们交到衙门里吃官

司，以妖法论处。抓他们的人已到门口，范生告诉妻子说：“你父为我驱魅，如今得罪了狐。我死不足惜，只怕老父亲不堪忍受。”妻子也哭起来。白老长看看公子，笑着说：“傻孩子，何必气馁，干嘛不跟着公差去一趟？要抓要杀，我独自会承担，不关你父子的事！”

第二天，某将审讯范生，并要绳之以法。范生没说别的，只是大叫：“白丈人救我！”白昂然进入，挺立不跪，看着某大笑不停。他的舌头时时伸出唇外，光焰四射，象朝霞一般。某将害怕起来，惊诧地问：“你是什么妖怪，竟敢这样？”白说：我是西山上修炼了一千多年的老白蛇。虽然精通吐纳之术，却从不吃人，未曾祸害生灵，所以雷电劈不死，仙法不能降。虽为蛇，却也为人，而且将要成仙了！看你俨然是个当官的，不过人面兽心而已。比起人而畜、畜而人来，更加可耻！”说罢，袖中掏出一片蛇鳞，大如盆，明如镜，放在案几上，说：“这东西，请收下吧。”某拿过来自己一照，是驴头的容貌，汗浸浸的象蒸笼冒气。他急忙把鳞片扔掉，落地铿锵有声，砸碎后立刻消失了。某不停地叫骂。白笑着说：“你这驴样！自以为一鸣惊人，岂知一见草料，立即俯首贴耳就范。驴的本领，不过如此而已！”说罢，一阵狂笑，声似破竹，象发怒的猫头鹰。满屋官吏公差大惊失声。白老长接着又叹息说：“你既被授为监察，管辖一郡之长，不能惩治畜牲，反被畜牲愚弄，给无事的百姓治罪，何等愚蠢！那畜牲来到这里，罪恶多得说不尽，凡是有点人心的，无不想睡它的皮吃它的肉。你却偏偏护着它，为什么？难道是受他怂恿，不得不这样吗？”某说不出话来，大叫：“拿棍子来！”白老长怒目圆睁地说：“驴性又发作了。火烧！”话音未落，座上人的衣服、鞋子都已烧焦了。某不敢再审理此案，立即释放范老及公子，又向狐党当面谢罪。白老长从此也就远去，不再来了。狐党怕白老长的女儿，不敢报仇。

有一天，狐登堂入室，跪拜女主人，不肯起来。女拉她说：“何必如此。你是不是乘我老父亲走了，对我夫妇有些不甘心？”狐说：“不是，我没有如此法术，更无此胆量。夫人不是一般人，我甘愿为你递巾梳头，充当丫头。邪不敌正，必将被扑灭，不可能势盛。昨天我见了火龙子，得到他的开导，豁然醒悟，我来这里是想依靠夫人躲避雷霆的劫难。”女说：“既然这么诚心，可以暂且留下，但不准迷惑郎君。”狐指天发誓。此后，她时常在闺房中表演一些杂耍，博取女主人的欢心。她能独脚飞行跳高羊舞。女看了以后说：“我来个以多取少，可以吗？”煞那间，裙底下伸出小脚几十只，一只只尖尖翘起，如嫩笋芽。狐更加敬佩，小心谨慎，不敢萌生异念。不过，她终究不那么安分守己，时常与仆人私通。女主人用好言劝走了她，后来倒也没有发生其它异常情况。

出《女聊斋志异》卷一

杨筠编写

铁簪子

涡阳农家子弟郑鸿，妻子官氏，四十岁时生了一对孪生子，面貌举止丝毫没有差异，只能以黑、绿两色的衣服来区分兄弟俩。哥哥叫璠，弟弟叫玠。璠为颖州刑案吏，娶殷氏为妻。新婚刚满月，即刻整装到达颖州。玠未婚在家种田，砍柴挑水，荒废了读书。但他态度儒雅，人都把他看成是文学士，忘了他是农家之弟。

有一天，他扛着锄头进山，在石缝里拾到了一只古铁簪，上面有字：“莫子作铁簪，熔金精，涤邪秽，朝百灵，辟水火，御刀兵，绾我短发，光日星。”玠爱它光洁古朴，藏在头巾里。回家后询问村里的教书先生。先生说：“这是仙人莫月鼎的遗物。”玠正在玩弄，突然接到哥哥璠的家书，上写：“因仇人之案牵连，被控舞弊而囚于狱中。乞求弟弟前来解救急难，死而无憾。”玠见信后十分悲痛，婉转地告诉了父母，并卖掉产品筹措了一百两银子，步行来到颖州。璠果然已被囚禁，贿赂了看管的人才让探监。兄弟相见，抱头痛哭失声。玠出来后，在官宦人家当佣人，挣钱供给囚饭。他哭着向办案人求情，但案子始终不能了结。

有一天，玠带着酒饭送给哥哥吃，璠对他哭着说：“家中亲人倚门相望等待归去，固然悲伤，为兄新婚离别也难受呀。”玠想了半天，慷慨说：“这件案子量刑不至于死，不过囚禁些日子。幸而我们兄弟面貌相同，弟愿代兄坐牢。”他拿出一半银子贿赂了狱卒，其余的给了哥哥。于是哥哥释放，玠被关起来了。临别时玠告诉哥哥：“回去替我向父母双亲及大嫂致意，望各自珍重，不要惦念我。倘若我被囚死在牢中，睡梦里也好相

见。”

璠回家后，谎说玁已经死在外边，择地而葬。一家人听说后大哭，街坊邻里老少没有不流泪的。璠从此天天守着美丽的妻子，不再作刑案文书了。

玁生性最勤快，监禁中，晨起必定洒扫神堂，干净得一尘不染。狱吏很怜爱他。他们略微知道一点玁是代替兄长被关押的，敬佩他讲义气，于是除去他的镣铐，让他充当犯人的头儿，专管打更报时。这样，玁才没有吃大苦。他干得更加勤快，每晚铃一响便巡视四周，高声警告众人睡觉。

一天晚上，玁有点困倦，靠在墙上稍稍打了个盹儿。醒来时，心里一惊，斜眼看见东墙的槐树底下，有个毛茸茸的东西倏然窜出来，脱皮如蛇蜕，化作白衣美女，肌肤雪白，头发垂着。那女子把蜕下的皮子卷好压在石阶下面，对着月亮叩拜，嘴里吐出五粒玻璃丸，仰头轻轻嘘气。但见丸子上上下下、断断续续，闪烁变幻，折射月光而成五色之云。如此有一顿饭的功夫，又把丸子一颗颗咽下，依旧穿起一身毛皮钻进槐树根下。玁猜想是狐，秘不告人。

第二天晚上，月亮更明朗，玁估计狐一定还会出来，就在更深夜静时蹲着观看。过了会儿，果然象昨天晚上一样，那女子把蜕下的皮子安放妥当，小步走下台阶，要起昨晚那一套来。玁跑出取了皮子，坐在身下。女子玩得正高兴，玁拿出打更的梆子徐徐敲击，发出“噔噔”的声音。女子大吃一惊，急忙收丸，找衣服却找不着了。她向玁叩拜，玁不为所动，转而愤怒，想要动武，忽见玁头上的铁簪宝光如电。女子连忙跪下哀求说：“我是九尾狐，丹已炼成，离升天不远了。可惜这皮还不能脱去，乞求赐还，一定如愿报答。”玁说：“我听说你们炼得一丹必定要迷惑死一个少年，有这事吗？”她说：“是有的。不过我从小遵守《希夷五禽经》，不须迷惑人。凡迷惑人的，光线冷淡如黑色磷

火；凡运气的，光线灿烂如宝珠。这是可以分辨出来的。”玁说：“你若是不迷人，我也不需要这个。”就把皮扔还给她。女子欣喜而拜，说：“君子是个仁慈的人，请问你有什么要求。”玁说：“我没什么要求，只是每天困在狱中，好象笼中之鸟、井底之蛙，很羡慕路上的行人，来去自由。”女子听了，吐出一丸，让玁吞服。玁放在掌上细看，见红得跟火球似的。他一喘息，丸就飞进他的口中，好似热汤浇胸，顿觉一股莫可名状的奇热。他正要作揖感谢女子，女子已飘忽而去。

第二天早晨，玁大病不起，皮肤好象一缕一缕地在撕裂，骨头也震震有声，上吐下泻，折腾得颓丧疲惫之极。医官诊视后说：“毛病很厉害，恐怕没治了。”狱中官吏报告府衙，上官命令把玁从监狱里放出来，改到驿站服役，等病好后再接受差遣。

玁困守在驿馆里，坐在土坑上，一灯荧荧，备感无聊。忽然，那女子悄悄进来，说：“二郎累吗？昨日所赠之丸乃是百年长命之物，是取星月之精炼成的丹，世间俗人吃了，肢体关节会一寸寸换过，别以为是得病。”她又从袖中取出一丹，小得跟豆粒一般，让玁服下。玁服后，立觉清醒神爽。他伏在枕上向女拜谢，问哪一天可以活着回去。女说：“岂但活着回去，还有你意想不到的喜事呢！不过，我要向你求一样东西。”玁问：“什么东西？”女说：“时间未到，先不告诉你。”问她姓氏，她说：“你有急难的时候，只要叫声花吉祥云娘子，我就会来的。”说完就走了。玁的病也立即好了。

玁每天早晨起来要喂牲口，虽然辛苦，比起在监牢里还是自在多了。他变得双目炯炯如晨星，从来没有读过的书籍一见就如指掌。有一次偶然侍奉太守到西湖游玩，遇到一个道士，授给他一本秘籍，红笔篆字，所写都是气功、禽戏、星相、卜卦的学问。玁问道士姓名，道士答道：“回去问云娘子，便知道

了。”

一个多月后，云娘子来，玁问道士是谁。她说：“你真有缘啊，他叫古丈夫，从不轻易授人秘法。”第二天，州府衙门突遭火灾，百鸟惊飞，烈焰四围，太守仓促逃命，什么也没带出来。官吏们急得不得了，都说：“大印还在内室的桌案上，谁能抢出来？”玁正在与大伙一起汲水，听见云娘子在耳边悄悄说：“二郎你先把大印取出来，这是一个好机会。”玁说：“火那么猛烈，怎么办呢？”女说：“你有发髻上的铁簪子，不怕火。”玁听完，飞身冲进烈火中，火焰果然纷纷让道，玁双手捧印，呈给太守，千万人无不咋舌惊叹。太守又悲声说道：“印是取出来了，可我的娇女还在楼上化妆，谁能把她救出来，就把她给他做妻子，决不食言。”玁说：“好哩！”再次飞身入火。此时火势已逼近楼台，玁见两个红衣人挟着太守女儿，要用绳子把她绑走。玁闯进楼去，大声叱责，红衣人道：“铁簪真人来救她了，先放了她吧。”玁背着姑娘急急奔出，回头一看，楼已烧成灰烬。等火熄灭，玁疲倦得躺下起不来了。

半夜，云娘子来祝贺说：“你已出狱，又要作新郎了，真是诸多喜事临门！然而，太守把官署都烧了，事情不会就此了结。后花园有一块象舞鹤的石头下面，埋藏着银子，可以取出来帮助你的老丈人。”玁随口答应。

第二天，太守召集众人商议如何赔偿损失，又担心把钱赔光。玁进去把云娘子告诉他的话对太守说了。试着挖掘，果然地洞里黄金白银有数千两之多。于是大兴土木，建成一座新的府署。太守为玁免罪，摆酒设宴，却矢口不谈婚事。他脸色尴尬，说话也含糊其辞。玁略略看出太守的心思，感慨地说：“我以待罪之身，得以释放回家种田，与亲人团聚，已经心满意足了，岂敢有非分之想。”太守道：“君子正是放达之人，我不妨对你明说。小女娇惯惯了，不愿嫁给种田郎。况且，她小时候已经许配

给同乡年家的儿子。着火那天，匆促之间的一句话不好算数。我虽与你家不是远亲，愿奉赠千两银子为你父母做寿。”珣表示感谢，但坚决拒绝接受。

天明，太守备车送珣回家。他下车走进家门，全家狂奔乱喊，以为鬼来了。珣婉转说明原委，众人才明白当初是璠说了谎。珣进屋拜见父母，父母精神都挺好。忽然间赶车人送了个木匣到庭院，说：“这是官府留赠给你的。”珣正要追问怎么回事，赶车人已驾车走远了。木匣封锁得很牢固，打开一看，里面都是金银珠宝，加起来值千两银。珣把这些献与父母，全家都很高兴，只有璠因无颜见人而逃遁，杳无踪迹。父母悲伤地说：“你活着回来，我们感到安慰。可是你哥逃走，我们仍不能安心，怎么办？”珣说：“我哥走走就会回来的。”他要来一只水碗，拔下铁簪画水，又旋了四次碗口。稍待片刻，把水泼在庭院里，他哥果然朦里朦懂地回来了。兄弟握手心酸，悲喜交集。

原来他哥溜走以后，坐着渡船刚到河中流，船忽然打起旋子，失去方向。到岸以后，过一座小桥，一童子来当向导，说：“太阳快落了，大郎要找过夜的地方，前后有客店挺干净的。”进门以后，还以为是旅店，再凝神细看，原来是自己家。他大为惊骇，嘴上不敢说，心里却很惭愧，又看见那么多银子，便想一个人独吞。

璠把毒药放在饼中，给珣吃。珣吃后，立即腹中暴痛，脸色青紫，呼吸如牛喘。父母奔来探视，窘迫无计。珣蓦然想起，大叫：“云娘子！”女应声而至，掀帘而入，笑道：“二郎病啦？快把铁簪放在口里，病就会好的。”珣把铁簪啣了一会儿，女从后面突然打他的背，珣猛咳一阵，吐出毒饼。毒饼落地，还又蹦又跳呢。云娘子要辞别了，珣挽留她，她笑道：“二娘的事也太吃力了，要做她的媒人真不容易。”说完就走，立即消失。她所说的二娘，是指箴娘；箴娘者，便是颍郡李太守之女。

李太守是洛阳人，妻子已死，留下二子一女。李太守把两个儿子留在家里，把妾与女儿带到任上。女儿见父亲违背对玦的承诺，且听说要把自己嫁给一户大姓，气愤地对他父亲说：“女儿知道以身许人的道理。我的身体已被郑郎背过了，怎么又要嫁给别人？郑郎有恩于我家，背信弃义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请求父亲怜惜女儿，仍然实践以前对郑郎的许诺。”太守怒道：“他是个农夫，你想随他到田里去耕种吗？”女儿说：“父亲以农人为卑贱吗？郑郎即使贫为乞丐，我尚且要随他去，何况给耕作的人送水做饭是受人尊敬的事情呢！”太守还是不听。女儿哭道：“父亲读书而成进士，难道不知道楚国女子秀芊嫁钟建的故事吗？”说罢痛哭不已，气愤得连饭都不吃。等到夜深，她换了男装，带着婢子，偷出马匹，奔窜于荒郊野外。忽见一穿白衣的女子，赶着毛驴在前面走，频频回头看她，问道：“官人要到哪里去？”女答：“溺水。”那人又问：“认得溺水名叫玦的郑二郎吗？”女答道：“我正寻他，我跟他是文字之交。”女说：“太好了，郑是我的表弟。我一个女子晚上独自走路不便，请你带我同行可以吗？”女说：“好啊。”

走了四、五天，来到玦所住的村子。白衣女子指着郑家说：“这就是二郎家。你先去，我还要到西边姨母家去。”箠娘下了坐骑，婢子扶她入内，蓦然与玦相遇。玦惊问：“哪方贵人到我们村野茅舍里来。”箠娘哭道：“我是颖太守的女儿箠娘。”玦请进客堂，箠娘把始末详细说了一遍。玦叹息说：“我近来已对婚姻不存幻想，准备今世不娶了。你何愁没有金龟佳婿，为何与我苦苦纠缠。”女说：“你自己纠缠，为何怨我呢？凡是女子，未嫁之前便当远避男人，你在大火中背我出来，这是天要杀我，而你救我。你既然救了我，又要抛弃我，这能说是‘仁’吗？我天经地义不该再嫁别人，才千辛万苦到你这里来。你若嫌我丑陋，我宁愿当你的妾，决不变节。”

珣把箏娘带去拜见父母，父母见她如此艳丽，以为天仙下凡。女跪地而拜道：“你家贤公子曾背过我，乞求公婆垂怜、明鉴。”父母说：“得到你做我的媳妇，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就怕令尊查到这里来，连累我的儿子。”女说：“南山石可烂，北海水能枯；我头可断，此身不能转嫁别人。若有刀锯油煎，我一人承担，不关郎君任何事。”父亲让老伴替箏娘改回女妆，晚上跟老伴睡。他自己与珣同眠。等到风波平息，再选吉日完婚。

璠得知此事，心中暗喜。骑马赶到州府，向太府报告，意在让珣倒霉。不料他当初的仇人听说他的官司已了，恨得咬牙切齿，一定要再将他拿获才肯罢休。正好在路上遇到璠，便唆使仆人把璠痛打了一顿，璠大骂。他们把他捉回来，关在土牢里。土牢里的苦处比监狱里还厉害。珣听说此事，拿剑去救援，却未能如愿，便向太守控诉。太守失去女儿，寻不到下落，听珣那么一说，怀疑他们已经成婚。出于无奈，派兵丁把璠要回来交给珣，说道：“小女已经在伺候你了，令兄也救出陷井，你的恩德我已报答完了！今后请勿往来，以免我大丢其脸。”珣说：“我是来向郡府的父母官呼吁，不是来向老丈人求助！”气愤地带着璠回家了。当天便与箏娘成亲，决心与太守断绝关系。

箏娘对公婆极孝顺，毫无贵族小姐的娇气，对嫂子也很得体。每日里，督促仆人婢子男耕女织，一切安排井井有条。珣说：“古代有神仙成为眷属的，你知道吗？‘稚川移居，蓝桥觅杵，伯阳拔宅’，这些都记载在史册典籍上，这样事例很多。看不出你是想当仙眷呢，还是当俗世的配偶！”女说：“谚语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丈夫倡导什么，妻子就追随什么。一花独放，不足香飘四方。蚕在茧里，双双同心合力，便可以办成任何事情。你既慕天上白云，我也不是贪恋红尘之人。”珣说：“好极了。”即把仙法授给箏娘。他们俩明为夫妇，实际上是道教伴侣。

一年多以后，璠有了一儿一女。玦高兴地对箏娘说：“我没有可忧虑的了。”

又过了一年多，玦的父母都去世了，他们各尽孝礼，刚把坟墓建好，璠就唠叨要分家。玦说：“二老尸骨未寒就瓜分家产，能这样吗？”璠不仅怒骂，还打玦。他的老婆殷氏也不时在房中放声恶骂，玦都忍受了。箏娘说：“我与你所以滞留尘世，只为高堂在世。现在二老已经过世，我们还有什么可留恋的？玦说：“对。”他俩晨起祭过父母牌位，辞别哥嫂，只带一仆一婢，驾着空车辚辚向西而去。

数年后，李太守败于一场笔墨官司，家产被抄，削职回乡。那时，妾已去世，越发孤独可怜。回乡路上，路过一座高山，遇盗抢劫。正在危急时刻，有个古装道士仗剑从顶峰飞下，强盗纷纷逃散。这个道士就是郑玦。玦殷殷拜在车下，恭敬行女婿之礼，自称居在山里不远，一再请求老丈人到他洞府去。到了一个山岩沟壑奇特之处，有座极大的府第，门前有极高大的功德柱，门上满是铜钉。门里画栋彩绘，深远伟丽，仆人如云，妾婢如花。登堂则见古玩图书、棋盘茶具齐备。东石壁下放着一只大白玉缸，种植红白莲花，枝叶碧绿，长有七尺。西石壁下放一只水晶瓶，插着九尺长的珊瑚树，还衬着一支鸟的尾羽，金翠灿烂，既不是凤也不是孔雀，认不得是什么鸟的羽毛，长竟有七尺。水晶瓶更不用说，晶莹透澈。堂中放着一只瑶琴，上面刻着“钩天清韵”四字。四周墙上画着天地内外七十二洞天福地图。玦与丈人寒暄未了，几个侍女传报夫人到。只听佩玉叮当，夫人霓裳羽衣而出。正是箏娘。箏娘向父亲拜问安好，流泪道：“儿不孝，背着父亲出逃，今天实在无颜相见。”太守无言以对，泪湿衣襟。霎时，灯烛辉映，满室通明。夫妇摆酒设筵，频频劝太守多吃，食物中水陆产都有，奇珍异肴，鲜美异常。随太守来的仆从也都有犒赏。大家举杯痛饮，备极欢悦。

一会儿，漂亮的婢子来报：“花吉祥云娘子到。”只见一美人肃然而进，玅夫妇俩把她让到上座。云娘子对太守略一施礼，说：“一向在您府上的房子下，想不到在这儿见面！”又对箏娘说：“妹子还记得当初我与你一起骑着牲口，我引导你到玅家的时候吗？太守翁来了，该兴师问罪啦！”箏娘说：“姊姊大恩大德，我夫妇俩时刻不忘，有什么罪可问呀！”云娘子说：“既然不忘，请把妹夫的铁簪借我带三四天，用毕完璧归还。能答应吗？”玅问：“做什么用？”她答：“我狐仙辈最后大功告成时，必须佩戴古圣神仙佛的一样遗物，方能朝见‘木公’，拜谒‘金母’。我三次到太行山寻尧琴，两次奔赴湘水觅舜鸟，四次去会稽求禹剑，都有毒龙守着，不能得到。出于无奈，才来向你们借铁簪子。”玅听了，马上取下给她，说：“立即奉借，用完还我。”云娘子起身拜谢，即刻告别，款款走到中庭，立即消失。云娘子走后，太守已醉卧榻上。玅也进房中去了，只留箏娘守着父亲。

晨光透过窗户，太守醒了。箏娘端进洗脸水，对父亲说：“你女婿醉眠未醒，不及为丈人送行，派我守候在此。特此奉医丹药一丸、黄金百铤、古锦百匹为父亲作寿。”太守恋恋不舍，问箏娘：“什么时候能回娘家看看？”女说：“天涯海角也不过桌面般大小，我们行迹不定，不能预先说定哪天能回去。”父问：“有什么嘱咐吗？”女说：“父亲回去，脱离官场，了却孽债，多积德行善，为后代人争光。”赶车人催太守上路，他才惘然若失地告别。走了四、五里，回头望去，还见箏娘站在那里对婢子们指指点点说着什么。

又过了二年，太守的长子李贵十分想念妹妹箏娘。正好奉旨祭嵩山，借此机会细细搜寻山洞谷底。每遇樵夫走过，便打听郑玅，都说不知道。忽然碰到一个道士，向他问询，道士惊道：“别出声！为何那样唐突？乱叫郑真人的名字。我们都只敢叫

铁簪子。与箏夫人要好的云娘子到天上朝拜，玉皇大帝授她昆仑第五耕福洞天都总管。不久，她写信相招，郑真人全家都到仙山去了。你又到哪里去寻找你的亲戚呢？”问道士名字，他说：“老拙便是古丈夫。”说罢不见。

出《女聊斋志异》卷二

杨筠编写

玉 桂

兰陵屠家，府第宽敞，连绵占地十几亩。他家有个外甥是高平人，姓弓名字联，年仅十三岁，因母亲早逝，寄住在屠家大宅院里。宅后有一个荒园，没有修整。沿着园的东墙，有五间屋子，蒙在树荫下，掩在花丛中，非常幽静。弓联在一次游戏中偶到后院探视，到了东墙屋前，见红漆迴廊围绕着房舍，有一个披着头发的少女立在房檐下调教鸚鵡取乐。弓联估计小姑娘年纪跟自己差不多，依仗两小无猜，便冒然走到她跟前，问道：“鸟已经能说话了吗？”女嚬唇而笑，还没回答，有位老妇出来叫弓联：“联哥来啦，怎么不进屋呀，外甥在外祖母家里还讲客套吗？”老妇拉弓入内，女子也随在后面。有个四十来岁的妇人掀开门帘请弓进屋，道：“我也是你的舅妈，为何好久不来看我？是不是因为贫富而分亲疏呀？”又问弓几岁，弓答十三岁。妇人看看女子说：“桂儿十五岁，身体纤弱，个子还不如联哥高。”老妇说：“不比联哥矮的话，成了鲁兄弟了。”又对婢道：“客来不去沏茶，痴痴呆立着干吗？”婢子慈笑而去。不一会，茶端来了，又摆了几盘果饼，妇人一块块拿给弓联吃，桌上堆成小塔一般。她嘱咐弓说：“你大舅妈跟我不和睦，所以各立门户，婚丧嫁娶互不往来。你回前面去后，别说到这里来过。有空就自己来，不必让别人知道，免得猜忌之人多嘴多舌。”

玉桂生性憨直，初次与弓联见面，便对他依恋不舍，很有深情。两个人玩了一会儿，她对弓说：“太阳偏西，天色不早，你来好久了，前面说不定会找你。今天你且回去吧，以后我是你的好姐姐，在一起玩乐的时间多着呢。”弓回到前院，果然保密。大舅妈本来就笨头笨脑，丝毫没有觉察。弓经常骗过同屋住的

人，有空就到后院去。当时天很寒冷，弓与桂经常两只袖子接在一起，里面双手相握，互相暖在怀里。弓得到好吃的东西，必定带来与桂同尝，桂也时常留着美味等弓来。有时弓早晨去，桂还没起床，她母亲就让弓自己到内室里，在帐中探望玉桂。桂醒来，他拿过衣服帮她穿，或在枕头边替她找簪子耳环，或调理熏香的火笼，为她把绣鞋、锦裆烤热。这般殷勤服务，比婢女婆子还精细。婢子戏道：“公子夺人家的求生之路，使我们没吃饭的地方了。”两人也有戏昵、亲热的时候，桂母并不深加追究。如弓来到了，桂不在屋里，她母亲必定告诉他桂在哪里，要他自己到柳荫花下去寻找。虽然二人已近妙龄之年，却并不忘情乱来。两人你拉我扯的肌肤之亲，在她母亲和外祖母面前也不遮避。

屠家房子宽敞，若弓联不在，问东说在西，问西说在东，所以他到后院的事一直不为前院的人所知。一天，弓的父亲病了召他回家。但他私衷蕴结于心，做梦睡觉都不忘玉桂。他父亲只是感冒，不到一月，病就好了，托媒人为弓联谋划聘亲，弓把隐情告诉媒人，要她到玉桂家去说亲。他父亲捉摸他祖母家并无这个女子，怀疑是不是在近族中有玉桂其人，便去访问屠家，屠家也说不认识。他回来问弓联，弓不得不把后园相会的事说了出来。屠听后大为惊骇，认为后园房舍久不住人，已被狐怪所占据。他们由此断定弓所遇为不祥之物，全靠他福泽绵厚，要不然早就遭殃了。弓父很害怕，禁止弓联再到舅舅家去，并急忙替他选择佳人成亲，使他从此安心息念。

过了几年，弓十六岁时，就举办婚事。虽然新娘子温柔敦厚，弓对玉桂的思念却一直拳拳于心，实在旧情难忘。

院试期间，弓应期赴考，住在郡州童民壮家。听说对巷住有美人，便向童打听。童说那是青楼女子，从济南来，有江苏毗陵妇人作伴，曾寄居在管理仓库的官员家里。一个月前才搬到这

里。她的身价很高，不容易见面。弓说：“你为我先去试探一下，即使办不成，也没什么害处。”童答应了。

黄昏时，童提灯作前导，叩门而入。经过几个院子，到了女的居所，只见厅堂里点着小儿胳膊那么粗的蜡烛，陈设华丽耀目。童请弓先在厅里坐等，有老妇迎出，童与她耳语好久。老妇又进内室，随即几个婢女出来，举灯引导弓联入内。穿过一屋又一屋，最后到一个房间，暖香四溢，兰麝之气喷鼻而至。一美人见弓，起身微笑迎接，两眼定定地看着他，与他似曾相识。弓说：“你是桂姐吗？”桂说：“对，联哥，你还记得有我呀？”弓说：“我以为这生这世再也见不着你了。”两人相对而泣。桂说：“你以为我是妖怪，所以把我抛弃，但我不怨你，这是我命该如此，你并没有辜负我。人家说我是狐，这也是话出有因。我其实是人，只不过被狐收养。我的父亲本是个县官，因与一婢女私通，生了我，怕他妻子恼怒，便把我扔在小巷里，被狐母得到，租了民家房屋居住，雇了奶妈哺育我。三年后，到了屠家后院，寄住了十几年，后来遇到了你。你别后，我们不为屠家所容纳，搬回到石屋里。这年冬天，积雪有几尺厚，住在穷山沟里，离市区很远，事事都不方便，狐母带我住到一个破庙里。狐母出去干活，遇到猎户，被打死了。我失去了依靠，被暴徒抢走，卖到青楼中。我之所以含垢偷生，为的是狐母养育之恩和你的美好感情使我时刻不能忘怀，总想有机会与你诀别，以了却我的心愿，不想真有今天。反正我已经不受良家女子应有的拘束，与你可图一夕之欢。”便留弓联过夜。二人恩恩爱爱，绸缪之极。弓自从留恋玉桂以后，偎红倚翠，日以为常。玉桂总觉得自身已堕烟花，难出火坑，每谈及此，无不泪眼盈盈，总想千方百计脱离风月孽海。

这一年弓联考试中举，桂很高兴，对弓说：“我已如此飘零，你并没有袖手不管。然而令尊十分严厉，很难说话。现在正

是你父亲飞扬之时，必定得到他的慈爱。我之极待拯救，急如救火，机不可失。”弓说：“不知鸨母会怎样？”女便去问鸨母，鸨母说：“买你的时候，不过化了百多两银子，几年来，你替我赚的银钱以万计，我还能忍心拿你的聘金吗？虽然得到你才三年，已三起三落，岂但你有厌心，难道我就乐此不疲吗？只是目前偿还欠债后，所得尚不足千金，辛苦你再忍耐一年多，希望有更多收获，既还清夙债，又能稍有盈余。弓家公子虽憨直，然而家里有结发妻子，变化难测。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不可不从长计议。只可使人仰看我的眉睫，不可使我落在人的肘后。一定得袋里有钱，进退方有依托。万一有考虑不周到之事，须得够我们娘儿俩养老。你且与弓郎订约，把所有事处理停当，这也不费他多少钱。但得名花有主，你归弓郎，我也得到了休养之所了。不然，不但你无退步的余地，就是我这把老骨头，恐亦无葬身之地。”弓与桂都中意她所说的话，于是桂取下金凤钗，弓解下鸳鸯玉佩，鸨母主婚，曹老太做媒，互赠信物，啮臂为盟，相约后会之期而别。从此以后，两地信函往来不绝，虽然分离经年，犹慰离情别绪。

弓将去参加秋天会试的时候，接到桂的信，知她近况颇好。旧债还清之外，公私储蓄相加已有数千两银子。弓颇为得意，但愿佳期指日可待，与桂完婚，于是更加用功。他早早赶到考场，自己感到文思敏捷，一心盼望高中魁首，但是等到飞骑报喜之日，喜报上却没有他的名字。他十分沮丧，垂着头归来。不能不说人事无常，彩云易散。正当他烦躁伤怀之际，忽接从郡府来的讣告，玉桂已去世半个月了。弓苦于妻子掣肘，不能亲往凭棺恸哭，深感内疚，只能天天在暗角落里落泪而已。

第二年，弓参加岁考到郡府去，鸨母已买了别的年轻姑娘，丝竹弦歌重新开张。弓去凭吊玉桂的芳魂，只见黄土一杯已为茂

草覆盖。

出《女聊斋志异》卷二 杨筠编写

素 娥

宜兴吴生，长得细白俊秀，亭亭玉立，俨然是一个姑娘般的青年。他因参加一年一度的考试而到澄江，住在天宁寺前某个当官的人家。夜里作梦有女子来与他相好，天明便遗泄。他以为是梦幻所至，谁知第二天晚上依然如此，颇为诧异。到第三晚，他把点着的蜡烛留在桌上，要看看是什么作怪。刚合上眼睛，就觉得有人趴在他肚子上。他微微张开眼，见是一少女，长得曼妙无比，便掀开被子，把她纳入怀中，即与交合。少女好象不堪忍受似地说：“狂郎憨猛，我体弱单薄，受得了吗？”生细问她的生平，女说是狐，姓蒋名素娥，与生有宿缘，愿与他偕好一辈子。生说：“已经娶妻，恐不能相容。”素说：“没关系。”从此，她每天晚上都来，谈艺论诗文，极有理法，还长于音律，兼及星相卜卦诸种杂艺。生出示自己所作文章，评论也极衷恳。。她劝吴生说：“你不是功名中人，最多不过中一科。然而，却是安乐长寿之人，象散仙一般。这也不是那些穷光蛋所能相比的。”与吴生住在同一寓所的学子，听到他房中有与人啾啾谈话的声音，偷偷张望，见他与一个人坐着。推门而入，那人就不见了。学子疑是邪物作祟，劝吴换个房，吴生同意了。当天晚上，女来后对吴说：“野合岂能长久？我要先回去拜见太公及公婆，不必再为私奔而被人窃笑了。”说罢径自而去。

吴生的祖父六十多岁，从县城回来，路上遇到一老妇带着个女郎，向他打听吴生住址。老翁说：“这是我的小孙子，问他干吗？”老妇说：“小女已嫁给令孙，特送来拜见长辈。老人家就是爷爷吗？”老翁十分惊愕，怀疑孙子在郡州与这女郎已为既成事实，便偕同她们一起回来。他告诉她们：“小孙已结婚二年，

我家素来贫寒，不能多添吃口，你们别耽误自己。”老妇说：

“深知郎君的妻子很贤惠，就让她们象姐妹那样平起平坐，我们也是愿意的。即使吃糠咽菜、荆钗布裙，也安贫乐道。我们家也不是朝食精美、晚有佳肴。”老妇催促女儿拜过爷爷，又进内拜见公公婆婆，并与吴生妻子见礼。

老妇辞去后，第二天送来嫁妆，满满放了一屋子，相当丰厚。老妇对素娥说：“好好侍奉郎君，我得空便来看你。”相对流泪而别。吴生考试完毕，回来见到素娥，惊喜交集。老人选个吉日让他们交怀同房。此后，闺中和睦，各无异志。不久，同吴一起去考试的书生把他在郡州与女的交往泄露给了老人，老人怕女子害吴生，暗地里请来道士驱邪除灾。素娥知道了，说道：

“我到你家两个多月了，没有丝毫失礼之处。公公生平研究理学，世上妖精为害多么厉害，在枕席间淫乱而让人短命的多得数不胜数，你不能制服，却仇视我这个知礼守法之人。我虽不是人类，但从小熟知闺阁家教，懂得礼仪。虽为狐，本质上比人还人，有什么害处？”吴生把这番话告诉父亲，他父亲倒也心安了。

有一次，素对公公说：“某处地皮非常便宜，在那里下葬，三年便可小康，子孙连中科举。”他听从她的话，买下这处地皮，婆婆死后就葬在那里。过年开春，素把所有簪子耳环及衣饰都典当了，嘱吴生购进木棉。当时木棉极贱，过了不到三月，价格猛涨，获利数倍。从此以后，有关种植园艺，都请素拿主意，家中便富有起来。

素娥自从嫁给吴生后，一直没说回娘家省亲，她母亲也从未来过。一天，素说母亲将与众姐妹从陕西到家里来，靠姐姐一人掌勺恐怕忙不过来，便雇请厨师，分头准备佳肴美食。到这一天，果有几十人扛羊担酒先到，随后数十辆车、轿进入庭院，素娥一一迎进。吴生从门洞看见十几位少女，都是珠翠满头，并坐

说笑。室内铺设华丽生光，已不象过去那样寒伧俭朴了。只听见素娥母亲说：“从这里离开后，挨家到各个女儿家中作客，要游历六七个省份。各地山川风土人情，我有空给你说说，赚头大得很呢！”正在说笑时，一老仆进来禀报：“六姑娘全家遭雷劈了！”一位丽人马上倒地大哭，众人都不欢而散。

第二天，素娥要吴生跟他一起回家探亲，并安慰悼念六姐家人。吴生问路的远近，素娥开箱拿出两只纸做的鸾鸟，用手一捻就成真的。她与吴生各跨一只，振翼飞入云端。一会儿，便见楼阁重叠，一婢女在下面喊：“九姑娘同吴官人来了！”入府拜见完毕，素娥问六姐在哪里，母回答说：“昨晚过于悲哀，现在还没起床。”母差婢子引导吴生到厅内，并安排住在厢房里，对他说：“倘一个人住得烦闷，架上有书可读，屋后有小园可以散步。”吴饭后随意翻阅架上书藉，全是古代医书，深奥费解。到花园，只见花木繁盛，后面有一小楼。他蹬梯而上，楼中放满大红皮箱，他不敢打开来看，下楼而去。

第二天早晨，母对他说：“婿是凡体肉躯，此地不宜久住，何时回去？”并把素娥叫来，也把这话对她说了。素娥想跟六姐一起回家，母同意了，说：“骑马太累，可坐船回去。”马上有两个长胡子仆人拉船过来。人一上船，但觉舵上生风。素娥手挽帆绳，只听两边波涛轰鸣，片刻就到家了。于是专门布置一间屋子给六姐住。

吴生的妻子想把六姐嫁给她的弟第三郎，念头刚萌生，素娥已经知道，她对吴生说：“从我姐来看三郎，二人才貌相当。只是六姐痛失丈夫后，万念俱灰。本来早想进山修道，之所以迟迟没去，是因为老母亲成仙不远了。”吴生问：“怎么能得仙？”素娥说：“异类修成正果，第一得先具备仙体。必须寻找人间端庄、美丽的女子，摹仿想象，经数百年而形似，再加百年而神似，才能脱去皮囊，游仙自在。以狐而论，传派不一，有正道，

有旁门。得正道的，学习人伦纲常，修行期满，自然列入仙班；假如蛊惑害人而自己得利，收获较快，遭祸也厉害。”吴生说：“你既已成仙，何不传授我真诀？”素娥说：“这必须有仙骨，或者具有大功德，为大家所钦佩、敬重，才能够登仙。你前世既没有道根，今世又没有扎实的修行，我哪敢瞎传授？只求能除病延年、长命百岁就足够了。”

几年以后，素娥突然得心痛病，命在旦夕，最终死了。安葬在祖宗坟地里。

吴生八十多岁，身体健如年轻人。有个仆人到山东去，遇到素娥骑着一匹黑驴，一个穿黑衣的人随从。素娥问仆人：“你家主人可安好？”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包递给他，说：“拿回去，交给你主人。”打开一看，原来是素娥死后入殓时放在她棺材里的簪子、耳环。

出《女聊斋志异》

杨筠编写

白狐圣姑姑成仙记

话说宋真宗咸平年间，西川安德州境内有座大山叫雁门山。雁门山东峰之下有一洞，没于草莱之中，其源莫测，一只老白狐与一子一女，就住在这里。这老狐也不知经过多少年修炼，颇能变化，自家立一美号，叫作圣姑姑。她的儿子叫胡黠儿，女儿叫胡媚儿。一家三口，过的倒也安静和美。

这天夜晚，圣姑姑同胡媚儿坐于星月之下，正在讲些丹术，忽见黠儿拐着后腿，一步一呻吟，颠跛着走来，到了洞边，便倒地滚动，嗥叫不止。老狐急上前观看，只见其左腿上着了一箭，慌忙去拔，箭簇射入极深，胡黠更痛声大叫，无法拔出。圣姑姑心生一计，叫一声：“儿子忍住。”便屏一口气，将牙齿紧紧咬住箭杆，双手加力。把他两腿奋力一推，“扑”的一声，箭杆离了皮肉，那胡黠儿却大叫一声，昏死过去。原来这箭刚好射中在腿弯内，筋络断了两条，为了逃命，又跑了许多路，如何不死？圣姑姑与媚儿把它抬到洞内土床上放下，相对流泪。经两个时辰，竟又渐渐醒转过来。圣姑姑与媚儿遍山寻觅，采来草药，百般地煎汤洗治，却是无效，两日之后，看看待死。正悲伤之间，忽然想起益州城中有位神医姓严，有起死回生手段，便吩咐媚儿在家照看，自己扮作一有病的贫苦老妇，提一条百节竹杖，径往成都府而来。

这益州名医姓严名本仁，又有个浑名叫严三点。皆因他看脉只用三个指头略点，便知病源，所投之药，无有不准。又别家看脉只看得本身病患，偏他三指一点，合家人口有灾无灾尽能判断。因此名闻天下，人称严半仙。

却说老狐扮作有病贫婆，昼夜行走，恰在九月十五日赶到，正是轮该施药之期，可严三点有事外出，纷纷的看脉求药之人都急煎煎等候。老狐拄着一根竹杖，靠前站着。午刻时分，只听得人说道：“来了！来了！”众人挨三顶四，簇拥上前，一个个伸出手来，求严医诊治。太医挨次流水般看去，一面口中说方，一面家僮取药，不到两个时辰，都已散完。半仙平日施药只以午时为限，过午便不放药，今日迟来，特地忙到申时方毕。

狐婆见众人拥挤，明知自己有些踉而蹊之，不敢抢前，只好暂在假山打盹。待众人散了，急跑向前，半仙已进宅去了。那婆子还望他出来，呆呆地靠着栅门口死等。看看到晚，只见老管家手中拿一巨锁出来关栅门，这才着忙向前施礼，请求施药。老管家推却不掉，又早被狐婆扯住衣角，不免焦燥，就要把她扯出去，又有书僮来帮忙，狐婆发起赖来，大叫一声，把拐杖抛在一边，蓦然倒地，面皮渐黄，四肢不举。

老管家见事不好，急命书僮传报于家主。半仙听说大惊，慌忙走出前堂，那婆子已被管家唤醒，痴呆呆坐着。半仙叫老管家扯起她右手，用三个通灵入妙的指头问她寸关尺三支脉上一点，又教扯起她左手一般点过，叫声：“怪哉！此脉不比寻常。”便回身到后面公事厅里坐下，思索一阵，唤那婆子进来，屏去众人，近前问道：“你那里居住？”狐婆道：“老媳妇德安州人氏。”半仙道：“你休要瞒我，我看你人之形，兽之脉，其中必有缘故。”婆子料瞒他不过，慌忙跪下道：“实不相瞒，身是雁门山下老狐，因慕半仙大名，特求诊脉。”半仙道：“你的脉我已尽知，你不害别的病，只害些要救儿女的病。”慌的狐婆连磕几个头，方爬起来道：“太医真是神仙，真是神仙！”遂将黜几箭疮厉害细细叙说一遍。半仙道：“疮不妨事，只是筋骨有伤，便医好了，只怕要做个瘸子。”婆子道：“若得了性命，老媳妇便感恩不尽了。”半仙道：“据你脉气，你女儿也有灾厄。”那

抓婆又是心头一凛，连忙道：“我女儿灾厄，当在何时，有烦恩官救她性命，老媳妇至死不忘！”半仙道：“你女儿之灾，却有些奇奇怪怪，连我也推知不详，在这一年半载间便见。大抵你们将兽假人，哄弄愚民，上无超形度世之学，下无惊天动地之术，一旦数穷命尽，鹰犬皆为劲敌矣。我看你右手尺脉，命根牢固，左手寸脉，心窍灵通，大有道缘。何不趁此精力未衰，求师访道，一家儿脱落皮毛，永离苦厄，岂不美哉！”只这一席话，说得婆子泪下如雨，又磕下头去道：“多谢恩官指教。”随后取了一九九灵续命丹，两帖神仙接骨膏，问明用法，千恩万谢，欢天喜地而去。

归到雁门山下洞窟，黜出正呻吟不绝，媚儿寸步不离地陪伴他，兄妹俩一见婆子入洞，欣喜无量。狐婆依半仙交待之法疗治，敷上膏药，从脓血中取出一铲头箭簇，又用烧酒饮下仙丹，七日之后，脓血俱尽。又调养到四五十日，里面长出精光的新肉来，已能够挣扎坐起，及百日满足，去了膏药，已全好了，唯左腿比右腿已短了两寸，自此唤作左瘸。这时才想起问其受伤之因，原来是他看上山下村中一位猎户之妻，常变作美男子前去勾引，不得上手，又作出些鬼祟之事，终被猎户射伤。这左瘸咬牙切齿，与母亲商量报仇。母狐道：“冤仇宜解不宜结，你自不小心，把个破绽露在别人眼里，受这一场苦。幸得与严半仙有缘，救了性命。就损了一足，当初七国时孙臆军师，唐朝娄师德丞相，也都是跛子，便说八仙之中，也有个铁拐李。我儿，这个不足为耻。”说到这里，母狐忽想起半仙嘱咐之言，不觉凄然流泪，把一子一女搂在怀中，半晌方道：“孩子，我等身无道术，只是装点人形，幻惑愚众，少不得常有个三长两短，又当如何？况且严半仙说我儿女俱有灾厄，不知到底做个甚样下场。”当下把半仙劝她寻师访道的一席话，细说一遍。说得左瘸与媚儿毛骨悚然。母子仨遂决定出外求道，再经一番商议，定下先去西华山

进香兼访陈抟先生。

二

却说母狐一家三口外出访道，左瘸扮个村农，媚儿扮个村姑，老狐仍作贫婆，离了雁门山，望西京一路行来。当时正二月初旬，天气温和，处处真山真水，名草名花，野间满是踏春士女，媚儿虽扮作村姑，甚是妖丽，亦有轻薄子弟来盘问搭话，捱挤挤，媚儿只低着头。只因左瘸腿行走不便，一日只能行得五六十里。饥餐花果，渴饮清泉，入夜就拣长林茂草处歇宿，倒也愉快。

忽一日刮起大风，浓云密布，降下一天春雪。这瘸儿好天气尚且一步一颠，遇着这铺天盖地的大雪，越发动弹不得，只管叫苦叫屈。婆子道：“此去离剑门不远，到那里找个庵院住下，孩儿再捱几步。”又把拐杖递给他，瘸儿只得忍耐前行，一步一滑，约莫又走了两个时辰，看看剑门山相近，前面林子里，隐隐露出红墙头来。三个努力向前，看那金字牌额，原来是座关王庙，两扇朱门，半开半掩。三个捱身进入，但见右一间塑个狰狞军汉，控着一匹赤兔胭脂马；左边一间竖起一道石碑，两旁都是栅栏。正殿三间，极其宏丽，一带朱红桶闭着。母狐三个不敢惊动，悄声寻井亭下石凳坐下，雪下得越发大了，左瘸又开始埋怨，婆子也只好慢声细语地开导。

话就未了，只听大门呀的一声，瘸子从栏杆空处往外看，只见走进一个人来，头裹破唐巾，身穿百补衣，原来是本庙管香火的老道人。老道人一手拿着雨伞，一手提着个大瓦罐，约莫容得五六斤酒，嘴里埋怨个不住，放下伞和瓦罐，去抬那大门环子撑门。瘸子见酒性起，说时迟，那时快，出了井亭，三步四拐，早把那罐儿提起，嘴对嘴骨咯咯的咽下去，吃了个不亦乐乎。老道听得响声，回头看见，喝叫奔来，瘸狐急忙要走，早被劈面打了

一掌，跌倒在地，爬起身乱跑。道人不舍，赶到井亭里面，只见娘儿女儿一寨子坐着，母狐慌乱起身陪礼，道人正变着脸，还要发作几句，一眼睨着婆子背后遮遮掩掩站着个俊俏的女儿，心肠就软了，急忙改口道：“你儿子忒不通理，做出恁般手脚，既是愁子，也罢了。只是吃去好多酒，若师父问起，你老人家要说明白。”出了亭子，提起酒罐，往大殷东廊下，嘻嘻的带笑而去。

不叙这婆子如何埋怨左癍，且谈本庙庙主姓贾道号清风，年方二十四五，平时有些专好花酒的毛病。因这剑门山地方险僻，难得妇人到此，听得乩道说有个俊俏村姑在井亭里坐着，这罐子里酒多酒少也不去看，连忙走出殿前，踏着雪地，一径井亭内来，问道：“你这一家眷属，哪里来的？”一边一双眼睛早在媚儿身上，果然花容月貌！贾道魂不附体，遂甜言蜜语，定邀这一家儿离了井亭，到殿后房中居住几日。三个狐精如何不答应，相随到了后边一个洁净所在。贾道士又亲自到厨下忙了一回，满满一桌子素肴面饭，又一大壶酒，四个磁杯，招呼众人落坐。媚儿怕羞，还躲在婆子背后。婆子道：“在客边比不得在家里，我儿只管坐下，休拂了法官一番感情。”媚儿方才就坐，恰与道士斜对着，这道士愈看愈爱，恨不得就搂在怀里。只有左癍手提酒壶，吃的心无二用。

看看天色已晚，婆子起身道：“蒙赐酒食俱已酒饱，告止罢。”道士觑着媚儿正在出神，听说告止，忙再劝杯，却是酒已罄尽，当下娘儿三个下席称谢，道士说道：“这两间楼房极是幽静，一般客官借宿并不曾到此，因怕小娘子不稳便，特地开来奉借。”又指着天井侧里一个小门说：“这里面便是小道卧房，若缺少东西，只烦呼唤一声就是。”忙忙又是取灯，送净桶，安置妥当，方才去了。婆子谢了又谢。

这贾道士回到房中，却睡不着，暗想道：“天生这般好女

子，若肯嫁我时，情愿还俗。”又想：“这女子初时害羞，以后却熟几分了。老天若肯再降几日大雪，多留他住几日，不怕他不上手，明日料行不成，我且再陪些下情，着实勾他一句。”如此颠三倒四，准准的想了一夜，眼缝也不曾合。这且不算，那也道也只痴心妄想，倒枕捶床，一心想吃天鹅肉。

次日不待天明，贾清风便起身开了房门，悄悄到楼下打探。只见瘸子在酣睡，楼上绝无动静。回到房中又坐不住，一连出了转了四五遍，好似那熟锅上的蚂蚁。又跑去安排早饭，把一只报晓公鸡也命杀了。母狐和媚儿在楼上早看在眼里，见道长热心，想把瘸子留在此处，左瘸正怕走路之艰，听后欢喜无量，正商议间，贾道早派人送上洗脸水来。

早饭时间，少不得又相对而坐，这番看媚儿容貌，又与昨日不同。昨日冒雪而来，还带些风霜之色，今番却丰姿倍常，真是桃源洞里登仙女，兜率宫中稔色人。道士看了，没搔着痒处，恨不得一口水咽他在肚子里头。婆子打躬道：“老媳妇有一句不识进退的言语告禀。”道士忙道：“有话尽说。”婆子便把要留在瘸拜师学道的事说出。道士正有心要勾搭小娘子，如何不答应，便应道：“得小哥在此做个法侣甚好，只是小道也有句话。小道从幼父母双亡，没个亲戚看觑，若蒙不弃，愿拜婆婆为干娘。”两下谦让了一回，道士拜了婆子四拜，瘸子也拜了道士四拜，从此瘸子称道士为师父，道士称婆子做干娘。道士又与媚儿重见两礼道：“今后就是兄妹一家了。”

吃过早饭，狐婆见道士已是骨肉一家，也不性急赶路了。道士把自己身上一件半新不旧道袍与左瘸穿了，叫众人称他做瘸师，又另腾一间空房与他住，自己则常整备些茶果在房内，请干娘、贤妹闲坐。说话中间捉着空儿，就便眼儿递与那小狐精，媚儿只是微笑，这道士越发着迷。

道士整日间只托兄妹絮话，紧跟媚儿，半步不离。两个眉来

眼去，也觉得情意相通，再过些时，捏手捏脚都来了，只碍着婆子，没处下手。一连过了三日。天已晴好，婆子打点起身，道士苦留再过一日，婆子被求不过，只得允从。道士想着只有这一日了。若不用心弄他上手，却不枉费许多心思，想来想去，忽生一计，慌忙在箱子里找出两匹绝细梭布，抱到楼下，对婆子说要与母女各制一件衫儿，明日做完，后日再行，婆子叫媚儿谢了。道士就叫也道去村中请裁缝，那也道见贾道士手忙脚乱，讨不得上手，只用冷眼旁观。

次日一大早，也道请裁缝来，贾清风忙到楼上，领婆子拿布出去当面裁做，又抽空跑回，趁着媚儿独自一个在那里，便上前抱住，道：“妹妹，我留心多时了，乘此机会，快救我性命则个！”媚儿道：“青天白日，羞人答答的，这怎使得！我娘就进来了。”道士说：“还要好一会儿。一刻千金，望贤妹做成哥哥的吧，休要作难。”便假着脸去亲嘴，媚儿也便舌头递过，叫道：“哥哥，做妹妹的也不是无情，怎奈不方便，日间断使不得。今晚下半夜，母亲睡着后，我悄悄下楼来，在这榻上与你相会，切莫失信。”道士连口答应，又是一阵搂抱亲吻。正在这时，有人来叫“贾师父”，道士忙忙离去。不防也道在楼梯处窃听，等道士出去，便走下楼来将媚儿双手抱住道：“你与我师父之事我都听到了，不说破你，抽个头儿便罢。”媚儿终是性灵心巧，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道：“你放手，人来瞧见不好意思，终有你的好处。”也道真个放了手，问：“你怎生待我？”媚儿道：“恰才被你师父纠缠不过，教他夜间开着房门，我半夜前去。你今夜等师父进房去了，悄地到楼下榻上，睡着，我下楼时先与你勾帐，再去他房中，好不好？”也道连忙磕头而去。媚儿心中暗笑。

这天入夜，贾清风有了媚儿私约，十分快活，回到房中暖起一壶好酒，自家吃得三分醉意，且坐在醉翁床上打个盹，养些精

神，准备到下半夜去行事。却说乜道也收拾完了，窥见道士房门已闭，娘女俩个也上楼去了，便悄悄地到楼下榻上睡着，只得好消息，等了半晌不知不觉睡去。这边贾道士打了一回盹，不知早晚，唯恐失约，急急将双手抬着房门轻轻推开，做个鹤步空庭，赶到榻边将手一摸，知有人在，心中大喜，赶忙脱鞋解衣，倒身做一头睡去，那乜道被他惊醒，也只想这小娘子不失信，并不说话，两个搂抱亲嘴，只听得贾清风低声问道：“你是那个？”乜道已认得是道士的声音，应道：“师父是我。”道士也认出是乜道，他如何也在这里，一定是得了些风声，来此打断我的好事，于是各人不好意思起来，各自回去睡了。看看天晓，众人多起身了，道士看看乜道只管笑，乜道看看道士也只管笑，那小狐精看看道士和那乜道也只管笑。正是：今日相逢无一语，大家都是会中人。

那道士夜里虽是失望，但想左癩还在，母女俩进香后少不得回转来，事仍有望，因而仍殷勤送别。当下婆子把新做的布衫与媚儿各穿一件，又叮嘱了左癩一番，洒泪分手。

三

母狐与媚儿又踏上途程，望剑阁而行。一路无话，看看来到永兴地方，天色渐晚，远远望去有一座林子，忽然对面起一阵大黑风，刮得人睁不开眼，立不住脚。风头过去，正呼唤媚儿，只见两个戎装力士向前躬身道：“天后有旨，教请圣姑相见。”婆子道：“天后何人？”力士道：“唐朝武则天娘娘也。”婆子知武则天弃世已久，心下惶惑，又不敢不去，被两个力士夹着，脚不点地，不一时来到一个所在，古木参天，藤萝满径，阴风惨惨，夜气昏昏。过了两重牌坊，现出一个大殿宇来，力士不见了，又见两个官妆侍女，提着紫纱灯笼，前来迎接，进的殿来，中间却虚设一个盘龙香案，并无人坐。侍女道：“圣姑姑在此少

待。”去不多时便出来道：“天后有旨，请圣姑姑殿后相见。”

婆子随进，但见珠帘高卷，灯烛辉煌。天后居中而坐，两列女官，口中喝：“拜！”婆子早跪下身去磕头，方才平身。天后叫取锦墩相近，御手相搀而坐，婆子逊谢再三，道：“山野丑陋，人所不齿，过蒙娘娘俯召，有何见谕？”天后道：“卿勿以非人自嫌，卿乃狐中之人，朕乃人中之狐，读骆生之檄至今寒心，反愧不如卿也。”婆子道：“闻天后在位日铸像造塔，广作佛事，功德不小，为何尚滞于冥途也？”天后道：“凡人先发清净心，后获布施福。朕居心不净，修成魔道，当时享尽女福，单恨不得为男，佞佛祈求，无非为此。今因缘将到，已蒙上帝遣作男身矣。”婆子道：“娘娘此番托生还如旧日之富贵否？”天后道：

“既成魔道，必乘魔运而生，若无权势，魔力安施？朕前是女身且为帝王，何况转生为男乎？卿女媚儿冥数合为朕妃，朕即今已托之冲霄居士，卿勿虑。”又告曰：“朕之发迹当在河北，从今始二十八年复与卿在贝州相见，卿宜琢磨道术以佐朕命。”婆子道：“吾母子正为求道而来，不知道术在于何处？”天后微微一笑，赠与十六个字：“逢杨而止，遇蛋而明；人来寻你，你不寻人。”话犹未了，只听得殿前一片呐喊声，侍女惊惶传报道：

“汉阴王张柬之闻娘娘复有图王之意，统帅十万大军杀来！”天后起身便逃。婆子手忙脚乱，绊了一跤，惊出一身冷汗，原来卧在一座大坟墓下。昏星惨月，冷风四起，身边早不见了媚儿，四下呼唤，全无踪影。借星月微光望去，只见墓前荆棘丛中，横着一片破石，上镌“大唐则天皇后神道”字样。婆子想起方才梦中之遇，惊诧不已，继想到初离雁门山土洞时，母子三口相携相随，后在剑门山留下了媚儿，此番又失去了媚儿，落得孤苦伶仃，好不凄惨！看看天晓，只得向前走去。

四

不提母狐圣姑姑独身一个往太华山进香，途中艰辛和凄清。却说这华阳县中有个叫巡检杨春，绰号杨老佛，乃大富之家，夫妻两口儿都好道，各处烧香布施，广做善事，却在不久前被一个南来的尼姑勾引十四五游方和尚，夜间里应外合，明火执仗，打劫了许多财物去。从此大生戒心，再也不许僧尼之辈进宅。婆子来到此地，听人说起杨老佛好布施，前到门首等待。苦等半日，自然是不准入内。

正磨嘴求告之际，只见第二重门豁然大开，先牵出一匹高头白马，随后杨巡检出来，头戴金丝忠靖冠，敢穿暗花绢道袍，脚蹬乌靴，手执一柄川扇儿，前呼后拥，往西而去。

原来张巡检是到西门外佛寺中迎请梵字金经。这经是一个又聋又哑的哈蜜僧带来的。此僧活到九十九岁，无疾而终，身边别无一物，只存下一部梵字金经，闻说此经来自西城天竺国，一片泥金写就，与世间字体不同，先后经了许多人的眼睛，无一人识得。这杨巡检知是宝物，遂与哈蜜僧料理一应后事，寺中感激，以该经相赠，今日就是迎请的日子。婆子在门首与院公闲聊间得知此事，道：“若是梵书，婆子或也辨译得出。”院公笑道：

“此经不知经过多少文人方士之眼，皆不知晓，你一个贫婆子，瞎说些什么！”婆子道：“不瞒你老人家说，贫道曾跟普贤菩萨受过十六样天书，所以诸经梵字无有不识。”原来这老狐精多曾与天狐往还，果然能辨识天书，至于普贤菩萨，乃是鬼话。院公听了大惊道：“普贤是观世音一辈，你如何看得见她？”婆子道：“贫道与这位女菩萨有缘，常时相会的。你老爷要瞻礼她，也极容易。”张公道：“果真！”婆子答曰：“千真万真！”待你老爷回转要请我时，问东南方向叫三声圣姑姑，贫道即便来也。”说罢速速离去。

当日，杨巡检恭恭敬敬捧着梵字金经返家，一路笙乐吹奏，好不郑重。及到宅前，院公忙向前禀告：“老爷贺喜了，今日刚请得金经，就有个能识梵字的到此求见。”巡检忙问：“是何样人？”院公道：“是个女菩萨，法名圣姑姑。自称是普贤菩萨的徒弟，能识十六样天书。老爷若要请她，只向东南方唤她三声，立刻便到。”巡检还有些疑惑，归里与内人谈知，准备次日试她一试。

来日清晨，巡检杨春穿一身洁净新衣，走出厅前，对着东南方向，虔诚地叫了三声圣姑姑，声犹未绝，院公来报已在门首，杨巡检心中惊异，忙道：“请进！”这请进两字尚未说完，只见厅上已立定一个老道姑，杨巡检心中又疑又怕，早磕下头去。婆子道：“不须过礼。你夫妻都是有佛缘的，贫道承贤祖师吩咐，特来一见。”杨巡检看那圣姑姑模样，虽发白面皱，但两眼如星光，比凡人精神不同，分明是个活佛！遂欢天喜地，接入后堂，夫妻俩拜为师父，整斋接待。饭后，杨巡检两口儿又陪婆子到西园佛堂，郑重万分地取出梵经，请婆子观看。只见她合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便将经文展开，前后看了一遍，说道：“原来是一卷波罗蜜多《心经》，用天竺梵字，又后面脱了“菩提萨摩阿”五字，所以世人不能辨识。”杨巡检不信，教取一卷唐本《心经》，把与圣姑姑逐字对照解说，果然少五字，自此对圣姑姑愈加敬重。

婆子遂被留居杨宅西园，那主人还要试她，一连七日不送饮食，开门看是，仍端做静室，念佛不已，众人越发称作活佛了。从此华阳一县，都传说杨巡检家中供养个活佛，每日价成群结队都到西园去求见，也有愿拜他做师父的，过了一两个月，沸沸扬扬，隔州外县都知此事，来的人越发多了。杨巡检恐生出是非，与圣姑姑商议，只说闭关三年，一概不见外客。每日里老夫妻陪圣姑姑谈论些因果佛法，这婆子见应了“遇杨而止”四字，倒也

安心住下。

五

再说泗州城界内有个迎晖山，山中迎晖寺住持法长老名慈云，有三四个徒弟，又有一个老道叫陈狗儿。慈云长老年近六旬，是个志成本分之人。

一日，慈长老到寺前潭中去汲水，只见圆溜溜的一件东西在水面上半沉半浮，扑通滚到长老桶里来。捞起来一看，是个象鹅卵的圆蛋儿。慈长老心想：“这附近人家没见养鹅，哪里遗下这个蛋儿？”随手把蛋儿向日光下一照，里面满满的是有雄的，忙把蛋送到邻居朱大伯家，教他放入鸡窠，若抱出鹅来，便送给朱家。朱大伯应承了。不抱犹可，那知抱到第七日，只见母鸡死在一边，有六七寸长一个小孩儿，撑破了那蛋壳钻将出来，坐在窠内。别的鸡蛋都变作空壳儿堆在一边。朱大伯慌去报知住持知道，慈长老大吃一惊，忙跑去看，果然如此。又怕因此惹动官府，只得脱下皂衫，连窠儿带回寺里，也不与徒弟说知，径到后面菜园中，拿锄头深深挖一个坑，连鸡窠一起，深深掩埋了。

刚欲起身离去，只见那孩儿分开泥土，一个大核桃般的头儿钻将出来。慈长老慌了手脚，急将锄头打去，用力过猛，跌了一交，爬起来看时，那孩子端端正正坐在鸡窠里面，对着慈长老笑。慈长老心中不忍，便道：“小厮，你可惜讨得个人身，若投在求男求女的富贵之家，夜明珠也赛不过你。如何钻到蛋壳中去了？今番老僧让你别投生路，休得成精作怪，恐吓老僧。”便用锄头柄把小儿按倒，盖上鸡窠，再堆上泥土，又取几块乱石压上，料想不得再出来，这才转去，把园门用大铁锁紧紧锁上，吩咐众人不得进入。

一连过了十几日，慈长老心下终是挂念着，又想去看一看，当下打开园门，走到西边墙角，只见乱石四散，鸡窠儿翻在一边，内中不见了小孩儿。长老大惊，四下寻看，只看那小孩儿赤裸裸

坐在一棵柳树下，身上并无损伤。已变作二尺长短，眉目清秀。只是不能言语，见慈长老近前，笑嘻嘻一手扯住他的布衫儿。慈长老挣开便跑，再也不敢回头，离了菜园，心头还在突突直跳。万般无奈，只得到观音大士灵前求签，磕头祝告完毕，将签筒向上挑了一回，扑地向上跳出一签，注个“上吉”二字，签诀为：

风波门外少人知，留得螟蛉只暂时。

来处来时去处去，因缘前定不须疑。

长老见签中明明准许收留此子，当下就唤老道刘狗儿来到禅堂，吩咐道：“不知村里什么人家养了儿子，撇下一个在我家菜园里。方才我见他在那柳树下玩耍，到是逗人喜爱，你可领他在身边抚育，倘或长大成人，也是你老人家的依靠。”原来这刘狗儿是本处一庄户，因年老无子，又死了老伴，心中凄凉，入了空门。平日间见了人家儿子，便是他的生命。听得慈长老这话，一脚跑到菜园柳树下，看时，果然好个清秀孩子！连忙抱在怀中，用布衫角儿裹着，刚转身到门口，慈长老也到跟前，见此情到也喜欢，对他说：“你抱进自己屋里去，我就来。”老道忙忙地去了。慈长老也从自己衣架上取入件旧衫裙，拿到老道房中，两人一阵忙乱，安排妥当，又因求签上告，取名吉儿。

老道自收了这小厮，爱如己子，早晚调些糕汤喂他，不便当时，就把些粥饭放他口里，这小厮也咽下了，又从不生病，见人只笑嘻嘻地。过了三五个月，外人都知道寺里老和尚拾了个小孩儿，交与刘狗儿养着，传来传去，成为一件新闻。朱大伯说出蛋生之事，不多时便人之皆晓，周岁之后，长老便替他在佛前祝发，从此废了吉儿的小名，称为小和尚，因出身蛋中，又都唤他作蛋子和尚。

日月如梭，转眼十五年过去，蛋子和尚长大成人，他资性聪明，过目不忘，又有争强好胜之心。一日，老道刘狗儿死去，蛋

子和尚哭了一回，料理毕丧事，也就辞寺而出，到外地游方。立志要遍登名山，访个异人，传个惊天动地的道法。一路逢山看山，逢水看水，先到金州湘山光孝寺拜了无量寿佛真身，又朝拜南岳衡山，把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岩、三十八泉、二十五溪都游了个遍。忽一日，同几个僧家来到沔阳云梦山下经过，到个所在，绝无人烟，都是乱山，只见白雾漫漫，前途不辨。心中正在惊疑，内一僧在后面把手招道：“快转来，走错道了。”蛋子和尚随众转回，问道：“这是甚么所在？”答曰：“闻说这里有个白云洞，乃白猿神所居。因有天书法术在内，怕人偷去，故兴此大雾，以隔绝之。一年之内，只有五月五日午时那一个时辰，猿神上天，雾气暂时收敛。过了这个时辰，猿神便回，雾气重遮。内有白玉香炉一座，只香炉中烟起，便是猿神将归之信号。曾有个方上道人将至洞口，看见一条石桥极险，只好告退。这雾气极浓，人往往迷路而死，即便侥幸逃出，也会得病而死。”蛋子和尚记在心里。

过了几日，他撇却僧伴，沿旧路回到云梦山，旁着近雾之处，寻些枯木松枝搭起低低一个草棚，就此住下，专等那端午日到白云洞盗天书法术。经过千辛万苦，用了整整三年时间，工夫不负苦心人，终于将天书盗出白云洞，却又无法认识，正懊恼万分之际，忽听草棚处，似老者声音说道：“欲辨天书，须寻圣姑。”

六

五月中旬，天气炎热。蛋子和尚一路访问圣姑姑踪迹，来到宛丘内乡县，他手执一把扇，上书“访圣姑”三字，恰好有位士人告知圣姑姑在华阳县。蛋子和尚闻言大喜，忙忙奔太华山而来。他急急赶到华阴县，一方之人都在传讲圣姑寄建无遮大会的事情。但见僧徒道友，男男女女，源源而来，加上看热闹的闲

汉，领吃物的儿童，越显得人山人海。蛋子和尚挤在人群中，也看不出究竟，遂打听清楚，径到杨巡检门首坐等。等了半日，见一个年高有体面的妇人走出，蛋子和尚慌忙起身，恭恭敬敬讲了自己千里来访圣姑之诚意。这一日，圣姑姑正说的是罗卜救母故事，午牌休息时分，老嬷嬷告知有个泗州城长老，特地寻访，手拿一把细篾兜扇，上书“访圣姑”，好不志诚，他的名字又叫得奇怪，叫做什么蛋子和尚。这一个“蛋”字，直触在圣姑姑心里，那老狐精最有急智，忙扯谎道：“这和尚是我前世兄弟，如今在那里，快引他来见？”老嬷嬷应承去了。

这蛋子和尚正在门边闲坐，只听得叫声：“蛋长老，你前世姐姐唤你。”回头一看，原来是老嬷嬷，老嬷嬷把圣姑姑说的话述了一遍，蛋子和尚明晓是玩笑话，也只得将错就错，把直裰整一整，被引至净室中。圣姑姑先忙起身，蛋子和尚磕头称谢，圣姑姑忙向前扶起，认做兄弟。然后假惺惺叙起家常，这老嬷嬷信以为真，报与杨春夫妇，主人也置之不疑。这样，蛋子和尚便就此住下，每日与婆子在一起絮话。

一日时过三更，蛋子和尚看得四下无人，悄悄走到佛堂之中，只见冷清清一盏琉璃灯火，半明不灭，净室房门紧闭，里面绝无声响。他携带天书，要寻圣姑请教，又不敢径入，徘徊之际，听得圣姑姑问道：“贤弟哪里去来？”蛋子和尚吃了一惊，想着这婆子果非常人，拱手应道：“正来寻圣姑姑请教。”相随入室，婆子细细观看一过，道：“此乃九天秘法，雷文雷篆，贤弟从哪里得来？”蛋子和尚见她一语道破，便将白云洞三番求道之士，及梦中神语的事细叙一遍。婆子也将梦会则天皇后的经过告知，合掌曰：“谢天谢地！遇蛋而明，今日果然明白也。此书非贤弟不能取，非我不能识，彼此各无隐蔽，同修至修，以应奇徵。”当下婆子再把天书二十四纸就灯光从头至尾揭了一遍，道：“此书如意宝册，乃七十二地煞变化。还有三十六天罡变

化，弟如何不取来同观？”蛋子和尚道：“弟入洞后两壁石刻都用大纸摹过，只左壁十三张纸，半字全无。”婆子叹道：“缘也！命也！”蛋子和尚道：“天罡与地煞，有何分别？”婆子道：“天阳，地阴；天虚，地实；天尊，地卑；天简，地烦。地煞法成，但能役使一切有情有形之物，只尽着人世间的变化，未免为天数所囿。若天罡法成，神游天府，名压仙班，虽上帝亦不得而制之矣！”蛋子和尚道：“一般能驱神役鬼么？”婆子道：“神鬼亦有情之物，如何不能！”蛋子和尚道：“天罡想亦只如此，圣姑既未经目，何以知其胜于地煞也？”婆子道：“天能包地，地不能包天。据今第十六条为壶天法，壶中之天，非天上之天，此不过遁甲缩地之意。第七十二条为地仙法，不曰天仙而曰地仙，其不如天罡明矣。虽如此说，神通亦非小可。你我今日得遇，乃非常之福！”

这婆子与蛋子和尚谈论一回，当下决定要立坛召将，修炼此法。少不得对杨春夫妻略施小计，使其对圣姑神通更五体投地，甘心情愿拿出银子来，又在东庄择一僻静宽敞去处，取五方之土筑坛，集世间百物备用。又择六甲吉日安坛，上设明灯三盏，昼夜不绝，外用黄布制成神帐一顶，前设香案，供养着甲马云鹤，每日供酒净果三品。早起念净口咒一遍，净身咒一遍，净法界咒一遍，安土地咒一遍，安魂咒一遍，然后依法作用。因需两个助手，婆子又派人去剑门山悄悄叫来左癘，郑重其事地修炼起来，暂且按下不表。

七

再说小母狐媚儿自那日在武则天墓前与母亲失散，被一阵大风吹裹而起，落下时竟在东京城中，再经过一番人生坎坷，托生在巨富胡员外家，唤作永儿，再经过十三年，出落成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更兼聪明敏慧，胜于男子，谈过的便会，讲过的便

知，伶俐无比。多少一般门户的员外人家，慕其才貌，央人说合，欲聘她为媳妇，胡员外夫妻捧之为掌上明珠，拣来拣去，只是选不中一个。

这边圣姑姑自率领蛋子和尚与左癩一僧一道，经过十余年修炼，早把天书中七十二地煞变法烂熟于心。又想起小女媚儿，便到东京地方寻找，不消几日，便用神通探知已托生胡员外家为女，便和胡家前前后后串了好几遍。因其来无迹，去无踪，他家那里知道！婆子见永儿长大聪明，心中喜欢，有心把法术教她，可永儿生于富贵，深闺绣阁，如何相见？便见得着时，又如何肯学！不如使法抹去他家万贯家财，弄得颠沛流离，待女儿到十分困苦之际，再设法诱之。

这胡员外家每年八月中秋，整备酒席，请永儿的老师陈学究玩月饮酒，其年因永儿长成，塾师辞馆，没有外客，吩咐备酒在后花园中八角亭上，至亲三口儿赏玩。那一夜天色晴好，月宫如玉，月光如银，冰轮玉魄，好不沁人心脾。嫡亲三口相挨而坐，只用奶子侍婢服侍。看看坐到一更天气，只见门公慌慌忙忙来报：“外面中间的解库里火起！”员外和妈妈永儿都吃了一惊，立下亭子来看时，果然好一场大火！更兼刮起大风，风随火势，火趁风威，必剥剥只顾烧着，员外跌脚叫苦，呼神道，唤祖宗，传出话去出重赏请人救火。那左邻右舍也来了不少，捐挠钩，挑水桶，似蚂蚁一般缘梯而上，那里能救得灭！一时间火头透起，如天摧地裂之声，众人发声喊都走了。前后一遭围房子，顷刻之间变作个烟团火块，男女们一个也进步不得。妈妈和永儿抱头而哭，员外见她母子悲切，倒去安慰道：“你俩个且不要慌，便烧尽了，也穷我们下半世不得。”

那火焰腾腾，越冒越炽，整整烧了一夜。天晓起来，但见整个宅院已被烧得寸草皆无，只指望灰下还能扒出些金银铜锡，那料到都给圣姑姑摄去，真个百万豪家一焰穷。胡员外三口儿就在

亭子上住下，那些掌事主管都辞退了，男女仆人没屋住没饭吃，也只好打发了。开头还有几个钱支应，不多时花得罄尽，一日三餐却无着落。亲邻朋友好意的，送了一两遍，也索罢休。又不免求借些柴米，也只好一两遭。一日三，三日九，半年之间，几内吃的，身上穿的，件件皆无。看看穷得褴褛，走去求告旧时相识，在家里，只说不在。平日里认得的，不做不认得。自古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这一天，员外出去求告，母女俩在亭子里冷冷清清坐着，又饥又寒。妈妈从床头翻来复去，找出八文铜钱，叫永儿去买几个炊饼。永儿拖着一双破鞋，用衣襟兜着头，踏着雪走到街上，路上泥泞，不小心摔了一跤，手中铜钱撒作一地，急忙寻检，烂泥中又只找到七文，再寻不见，只得罢了。那店小二又拣出一枚破的，只给了六个炊饼。久儿把破钱系在衣襟上拿着六个炊饼原路归家，却见一个老婆婆从背后赶来，口说：“我昨儿没晚饭，今日没早饭，你肯给我吃个炊饼么？”永儿口中不言，心下思量：我妈妈也是昨儿没晚饭，今日没早饭，这婆婆许多年纪，好不忍心，便解开荷叶包，把一个炊饼递与婆婆。婆婆接在手里，看了炊饼道：“好却好了，这一个我如何能饱，何不都给了我？”永儿道：“告婆婆，奴家中三口儿两日没吃，饭爹爹外出告人，只有八枚铜钱，中途跌交失了一文，又退了一文破钱，只买得六个炊饼，每人二个，奴见婆婆年高，只得让一个给婆婆吃。”婆婆道：“你妈妈问如何少了一个，你怎答？”永儿道：“奴只说路上饥饿，先吃了一个。”婆婆道：“既是炊饼要将回去，就把这破钱舍了我吧。”永生全无难色，真个从衣襟上解下递与婆婆。婆婆感动，又把炊饼还过。永儿道：“我与婆婆吃，如何归还？”婆婆道：“我试探你则个，难得你这片慈悲孝顺的心。”说着将手中破钱颠了一颗，吹了口气，便变成周周正正一文好钱，递在永儿手里，问道：“这法儿好么？”永儿道：“甚么样

法儿！婆婆教会奴家则个。”婆婆伸手去篮儿内取出一个紫罗袋，外面细细一道麻索儿缠紧，让永儿收好，囑之曰：“这个唤作如意宝册，许多好玩的法子，都在上面千万收牢。若有急事，册子中会告你解法，倘不明白，只暗暗唤圣姑姑，我便来教你。切勿令他人知道。”永儿把册儿揣在怀中，那文变的好钱系在里面裙带上，刚要道谢，婆婆忽地不见踪影。

当夜永儿借着雪光，打开那如意宝册阅读，第一页首行写道：

变钱法 将一条索子穿着一文铜钱，打个疙瘩，放在上用物掩盖。舀一碗水在手，依咒语念七遍，含口水望下一喷，喝声“疾！”揭起盖时，就变成一贯铜钱

永儿道：“原来如此方法！”照此施行一遍，果然青蛇也似一堆铜钱！永儿吃了一惊，思量道：“若拿去给爹妈，必问是哪里来的，如何回答？”心生一计，轻轻的开了后门，一撇撇在自家篱笆内雪地上，入房里来，把册儿藏好，也就睡了。

次日一早，妈妈开后门浚洗脸水，看见一贯铜钱，两口儿想来想去，认为是旧日相知前来接济，遂欢天喜地的收了，买米买盐，喜气洋洋。入夜这永儿又变出一贯钱来，两口儿虽有些疑惑，也照旧收来使用。

一日员外出去寻些家计，妈妈心宽无事，也到邻舍间吃茶闲话。永儿见屋里无人，关了前门，取出册儿，揭看第二页看时，上首写着变米法。永儿道：“谢天地！既是变得成米，忧它什么没饭吃！”妈妈床头原有一只米桶，一只米缸，永儿去看时，都盛有米。想了想，便把桶里的米都并在缸里，只存十数粒米在空桶内，提到披屋里来，把件衣服盖了，念了咒，喷一口水，喝声“疾！”只见米从桶里涌将出来，永儿心慌，忘记去念解咒，米突突地向上长，忽然一声响，撑破桶箍，撒满一地。永儿见了失声叫苦。

妈妈在隔壁，听见女儿叫苦，慌忙走过来看。米被生人一冲，便不长了。只见披屋内一地都是米，妈妈吃了一惊；忙问原因。永儿生了个急智，道：“正要告知妈妈，一个大汉驮一布袋米，把后门挨开，倾下在此便去了。”娘儿俩正在收拾间，员外恰好归来，永儿又如此诉说，这胡员外是个晓事的人，哪里肯信，又拉开后门观看，雪地上全无脚印，便拣条木棒在手，进得屋来，大喝一声：“永儿！”永儿急忙躲进自己屋里，妈妈来解劝，员外道：“且闭了口，这件事却是厉害。前日两贯钱来得蹊蹊，今日米又来得不明。叫这妮子实对我说，我便不打她，若半句谎言，我一顿打杀她！”永儿初时抵赖，后来吃打不过，只得从头至尾，叙说一遍。胡员外听得跌脚叫苦道：“如今官府张挂榜文，捉拿妖人，吃你连累我，不如打死！”说毕又打，吃婆婆抱住，只索出如意宝册，一把火烧了。

胡永儿被父亲打了一顿，逼取册儿烧掉，好不气闷，自去流泪。到了次日，员外又出去了，妈妈依旧到邻舍闲聊，永儿把前后门关了，闷闷地坐在屋内思量：这本千金难换的册儿，老婆婆好意赠给，换些钱米度日，却被爹爹烧了，也不知后面是什么法术。忽想起婆婆叮嘱，忙走到天井中，仰面看着天，低低唤一声：“圣姑姑！”只见那婆子手携竹杖，从屋檐而下，径入披屋，悄然无声。永儿跟进屋去，道了万福，便把父亲火烧册儿之事禀告一遍，婆子道：“册儿不曾烧，原是我取得在此！”便从袖间摸出宝册，果然毫无损伤。永儿吃惊，连忙下拜相求。婆子扶起永儿道：“我儿，我是你前世里亲娘，今番怜你受苦，特来度你。你要这册儿，家中不能施展，也是无用。可依我言，日里睡眠，并息精神。夜间莫脱衣服，待夜深入静后，但闻鹤唳之声，便是我差来迎你的。你便悄悄出屋，跨鹤而来。我把册上的术法，一一传授与你。”永儿道：“如此甚好！只怕爹爹夜间觉察，寻觅起来，不见了奴，奴早晨回去，如何抵赖？”婆子道：

“这个容易！”把手中竹杖递与永儿，嘱她离家时藏在被窝中，便变作永儿一般卧睡，永儿接杖在手。那婆子飞上屋檐，忽地又不见了。自此永儿夜夜跨鹤赴约，演练术法，暮去晨回，婆子教得用心，又兼永儿聪明剔透，不数月把如意宝册次第领会。

不提永儿暗中学法，再说胡员外烧册的时节，米桶里有米吃，床头边有钱用，那里消半个月光景，桶里吃的渐渐浅了，床头钱渐渐短了。再过几时，米尽钱空，依然有一顿，没一顿。求告人，又没求告处，依旧没有饭吃。妈妈重新思量起永儿变钱变米之术，不住地埋怨老公道：“你却把永儿来打，又烧了她的册儿。今日你给该饿死，连累我和女儿受苦。”员外道：“事到如今，也没奈何，你只顾埋怨我怎的？”妈妈道：“才有些饭吃，便生出许多事来，你既然大胆打她，须自有办法置钱米。如今穷性命尚在，那宝册儿却一把火烧了。”老两口商议，只得再去央求永儿，便走到永儿屋中，员外陪着笑道：“我儿，爹爹问你则个，册儿上变钱米的法你记得也不记得？”永儿道：“告爹爹，不记得了。”员外道：“我儿，救了爹爹，又不搭救了别人，休得使性，是做爹的不是了。”永儿只不开口，妈妈把员外推开，骂道：“死汉走开！”又向前道：“我儿，不看爹面看娘面，好歹记得些法儿，便救娘的性命则个。”员外道：“今后再不打你了。”永儿道：“前番因父打了，都忘了，暗暗记得些儿，不知用得也不。爹爹，你去取凳子坐定，我叫你看。”员外依了女儿在板凳上坐了，只见女儿口中念念有词，喝声“疾！”那凳子望空中便起，吓得妈妈呆了。员外顶着屋梁，叫：“救人！”永儿道：“告爹爹知道，变钱米法儿都忘了。只记得这个法儿，救不得饥，又济不得急。”员外道：“好怕人吓，且放我下来则个。”永儿口中念念有词，喝声：“疾！”凳子便下来了。员外头上冒汗，连声道好险。永儿道：“爹爹真个要钱用？”员外道：“我儿真说痴话，爹妈几乎两三日没吃饱饭了。不要钱也

罢，难道不要性命的”！永儿便让员外去寻几根索子来卖钱，员外心想床边倒有三条绳索，但应求女儿多变它一些，就走出院篱，到大街上鄮大郎杂货铺中，要用旧衫当一大捆麻索儿。那鄮大郎心下疑惑，怕他出事连累，坚执不予，只得转回，寻床前三条绳索，又不见了，正着急之时，妈妈和永儿掩口儿笑他，原来三贯钱早已变成。自从这日始，永儿不时变出些钱米使用，员外吃喝不愁，衣服也比先前整洁了。

一日，员外出去买东西归来，永儿道：“爹爹，我教你看件东西。”去袖子里摸出一锭银子来。员外在手里颠一颠，看约有二十四五两重，问其来处，永儿说：“早起在门前见卖香纸的车上有纸糊的金银锭，被我一文钱买它一锭，回家中变成真的。”员外大喜，走到纸马铺里，买了三吊金银锭回来，看着女儿道：“变它一锭两锭，也不济事，索性多变一些，也快活下半辈子。”永儿把金银锭放在地上，腰里解下裙子来盖了，口中念念有词，喷上一口水，喝声：“疾！”揭开裙子看时，只见一堆金一堆银在地上。一家儿欢喜不尽，又商议道：“如今有了金银，不能总在这破地方住着，不如在这街上热闹处寻间房，开个彩帛铺，慢慢地恢复庄园，别人也不疑。”商量已定，便央及一些相识之辈帮忙，只说近日得一旧交相助，有了金银，遂开起店铺来，由于卖货便宜，生意很快就红红火火地发起来。不二三年，又在旧宅空地上盖起屋来，虽不比旧时齐整，倒也是厅堂房室，后花园种花植草，旧时家人伙计又纷纷回来。

胡员外每日乐呵呵忙着应酬生意，一日忽又想起女儿来，又有些不放心，生怕她弄神弄鬼地惹下祸来，忙去看女儿。来到中堂，寻女儿不见，房里寻又不见，走到花园也寻不见。从柴房门前经过，见门开着，便走进来，只见永儿在那空阔地上坐着一张小板凳儿，面前放着一只水碗，手里拿着个朱红葫芦。员外不敢惊动，只立住脚且看她如何。只见永儿把那朱红葫芦儿拔出塞

子，倾倒出二百来颗红豆和一些剪成寸把长的稻草，口中念念有词，含口水一喷，喝声：“疾！”都变作三尺长的人马，都是红盔、红甲、红袍、红缨、红旗、红号、红马，在地上团团为转，摆一个阵势。又把一个白葫芦中倾出两百余粒白豆和短稻草棍儿，如法施行，也都变作三尺长的人马，都是白盔、白甲、白缨、白旗、白号、白马，一似铜墙铁壁一般，也摆一个阵势。看得员外眼花撩乱，如在梦中光景。只见永儿从头上拔下一条金簪子，喝声：“变！”便是一把亮闪闪宝剑，指着两边军马，喝声：“交战！”只见两边军马合将来，杀声连天。惊的胡员外目瞪口呆，心想：“幸亏是我看见，若是别人看了去告发，岂非灭门之罪。被这妮子连累，要无事，只有早下手，顾不得父女之情！”遂走出柴门，寻了把砍骨头用的蛮刀，又转回来。却说胡永儿执剑指挥，喝令双方左旋右合，只是不分胜负。良久，阵势分开，各归本部，永儿把剑一挥，喝声：“收！”只见赤白人马，依旧变成豆、草，收入赤白葫芦之中。胡员外在背后提起刀，看得分明，只一刀，永儿应声而倒，身首异处。

八

胡员外看永儿身首异处，心中又好苦，又好闷，又好慌。便把刀丢在一边，拖过尸首在僻静处埋了，走出柴门，一把锁严严锁上，走到前面铺子里坐下，心中却仍想：“罪过！我女儿在贫困之际置办了许多家产，刚才我见她如此，一刀杀死，也可怪不得我。若不这样，将来弄出事来，少不了吃官司。只她娘若知，如何不气。”胡员外坐立不安，走出走入也有一百趟。

到晚间，收了铺，主管都离开了，员外与妈妈对坐饮酒，吃过五七杯后，只见员外叹了口气，簌簌地流下两行泪来。妈妈忙问缘故，员外便把杀永儿之事从头至尾，源源本本说了一遍。妈妈听说女儿已死，捶胸顿足，哭将起来，边哭边数落员外，员外

陪礼劝说，更是火上加油。正哭闹间，妈妈又生疑：“刚才我见女儿好好地房里，如何说是杀坏了？”乃问道：“你是几时杀的？”员外说是白天杀的，妈妈道：“既是白天杀的，我教你看一个人。”说毕进入永儿闺房，去不多时，便拉着永儿胳膊出来，员外这一惊非同小可。永儿见了爹爹，道了个万福，对娘道：“爹爹没事，叫女儿出来做甚？”

次日早起，员外打开柴门，去那埋尸首处挖开，几乎被吓呆了，原来是一条扫帚，被砍成两截。知是妖法作怪，决意让永儿离开，便同妈妈商议，要与永儿议亲。胡员外已是赫赫大户，永儿又生得如花似玉，传出风声，早有媒婆涌上门来，提了不少门当户对的好男儿，可胡员外挑来拣去，均不中意。最后选中焦员外家的蠢哥，是个出名的傻子，年方十九岁，却是连衣服也不会穿，整日涎水沥沥的，胡员外定了婚事，拣了吉日良辰，娶了过去。

胡永儿嫁到这家，看到丈夫如此，泪流满面，心中叫苦。晚间随奶妈入房，见憨哥坐在床上，奶妈道：“你和小娘子睡。”憨哥道：“你和小娘子睡。”奶妈道：“你和小娘子今日成亲。”憨哥道：“你和小娘子今日成亲。”奶妈无奈，先替憨哥脱了衣服，扶他上床睡倒，盖了被，然后看着永儿道：“请小娘子宽衣睡了吧。”永儿闻说请睡，含着两行泪珠思量道：“爹爹妈妈，我有什么亏负你的地方，却把我嫁给个傻子。休休！我明白爹爹心意了，教我嫁一个聪明丈夫，怕我教他些什么。因此不允，叫我嫁一个傻瓜。”抹着眼泪，任奶妈安置，脱了外面衣裳，与憨哥同睡。奶妈离开后，永儿紧紧把被卷在身上，不与憨哥合被，又想：“我久有与圣姑姑出门之意，只为爹妈身边无人，撇舍不下。今忍心将奴嫁出又故意配给这个歪货，不知圣姑姑知道不知道。”叹了一口气，也睡着了。

梦中，永儿见圣姑姑骑鹤而至，叫声：“我儿！闻得你嫁了

新郎，特来看你。”永儿便把心中苦楚诉说一遍。圣姑姑道：

“这也是你的宿债。原来你前生做我女儿时，我同你到剑门山关王庙避雪，有个年少的道士名唤贾清风，与你眉来眼去，你也不曾推绝他。那道士思念你而死，今生变成痴子，却也情根极深，要与你做一场夫妻。在你也是还债，缘分到头时，自然有个散场。女儿平日要忍耐，若有急难，可到郑州来寻我。”永儿醒来，一句句都记得在心里，倒也安下心来。

永儿与憨哥虽为夫妻，实则同床千里。憨哥从来不省得男女之间事，不来缠老婆。永儿也乐得推开，常时倒还怜悯他，冷冷热热地照顾。就像添了个奶妈一般。有时关上房门，演弄些法术玩耍，憨哥呆呆的看着，也不做声；所以一向相安无事。光阴似箭，转眼过了三年。时至六月大暑，这一年又倍觉炎热，永儿晚间与憨哥来天井里乘凉。永儿问：“憨哥，我们好热么？”憨哥道：“我们好热么？”永儿道：“我和你往一处乘凉，你不要怕。”憨哥道：“我和你一处乘凉，你不要怕。”永儿见憨哥七颠八倒，心中好闷。

夜深更静，永儿和憨哥合坐着一条凳子，永儿念几句诀，那凳子变作一只吊睛白额猛虎，驮着永儿和憨哥往空中升起，直到一座城楼上，叫做安上大门楼，永儿喝声：“住！”大老虎在屋脊上便住了。永儿与憨哥道：“这里好凉么？”憨哥道：“这里好凉么？”两个乘凉到四更，永儿道：“我们回去吧！”憨哥道：“我们回去吧！”永儿念念有词，猛虎从空而起，直到家中天井里落下，依旧变作凳子。自此夜始，永儿和憨哥夜夜骑虎直到安上大门楼屋脊上乘凉，到四更便归。

有一晚。永儿与憨哥又到安上大门楼屋脊上乘凉。当夜没有风，永儿还嫌热，拿一把月样白纸扇儿不住地摇，此时月亮却有些朦胧。有两个巡夜军人张千、李万至门楼下，猛抬起头来看月，吃了一惊，张千说：“门楼屋脊上像是坐着两个人？”李万道：

“若是人，如何上得去？”张千定睛一看，说：“真是两个人。”李万却说是两个老鸦，当夜永儿与憨哥在屋脊上不住手地摇着扇子，李万道：“若不是老鸦，如何在高处展翅？张千眼快，道：“据我看，一个象是男子，一个象妇人。如今我也不管他是人是鸦，叫他吃我一箭。”去那袋内拈弓取箭。拽得饱满，看清一箭射去，正中憨哥大腿，憨哥大叫一声，从屋脊上骨碌碌滚将下来，跌得就似个烂冬瓜一般。张千李万上前看时，真是个汉子，幸不曾摔死，用绳索捆了。再看上面时，另一个却不知去向。

次日押至开封府，张千李万押着憨哥跪下，禀道：“小人两个是夜巡军人，昨夜三更时分，巡到安上大门，猛抬头见两个人坐在城楼屋脊上，摇着白纸扇子。那时月色不甚明亮，约莫一个男子，另一个象妇人。小人算计必是飞檐走壁的歹人，即取弓箭射得这人下来，再抬头看时，那个妇人却不见了。今解这男子在台下，请相公台旨。”知府听罢，对憨哥问道：“你是什么样人？”憨哥也道：“你是什么样人？”知府道：“你从实说来，免得吃苦。”憨哥也道：“你从实说来，免得吃苦。”知府大怒，骂道：“这厮可恶，敢是装疯卖傻！”憨哥也瞪着眼道：“这厮可恶，敢是装疯卖傻！”满堂簇拥的人都忍不住笑。知府无奈何，叫众人都来辨认，看是哪地方人。众人齐上前看了一会，皆说不认识此人。知府心想：“安上大门城楼如此高峻，这两个人如何上得去？就是上得去，那个象妇人的，如何不见下来，却暗暗地走了。一定是那个象妇人是个妖精鬼怪，迷着这男子，到那楼脊上，不提防被射了下来，他只去了。如今看这人胡言乱语，还未醒来，但不知其姓名家乡，如何了结？”寻思了一会儿，喝道：“且把这个人枷号在大街十字路口。”又嘱张千李万：“你们在边上看守，有人来与他说话，拿来见我。”

却说那焦员外家奶妈和丫头早晨不见憨哥和永儿，吃了一

惊，慌忙报与主人知道。员外和妈妈都惊呆了，百思不得其解。正慌乱间，忽听得街上的人三三两两议论道：“昨夜安上大门楼脊上，有两人坐在上面，被巡军射了一个下来，另一个却走了。”又说：“如今枷在十字街口，是个痴子。”焦员外听到这些，忙忙跑去，分开众人看时，却是自家儿子，便放声大哭起来，问道：“你怎得走上城楼上去，你娘子在哪里？”张千李万见他来问话，不由分说，把他捉进府门。知府问道：“你姓甚名谁？那枷的是你甚么人？为何直上禁城楼顶坐着，意欲干何歹事？与那逃走的妇人什么缘故？你实说来，我便饶你。”焦员外跪答：“小人姓焦名玉，本府人氏。枷的是小人之子，枉自活了二十多年纪，是个不懂事的呆子，连穿衣吃饭也要人侍候。人若问他话时，他便依样回说，因而唤作憨哥，小人只叫从小伏侍他们奶子看管，从不放他出中门以外。三年前有媒人来议亲，小人欲给他娶妻，恐怕误了人家女儿；若不欲他娶亲，小人只此一子，又怕断了香火。幸得本府胡员外不嫌，把个聪明美貌的女儿嫁过来。昨晚吃了饭，双双回屋去睡，今早门户不开，却都不见了。不知怎的到了安上大门楼顶。”知府审问再三，得知焦玉并未说谎，便让人提胡员外来此。

不一会胡员外被提到，百般讯问，只推作不知。知府生疑，又把焦员外与张千李万夹打一顿，还是没有结果。只得着人画出永儿面貌，出了海捕文书，各处张挂。

九

光阴如梭，一晃又是数年。且说这日在河北贝州衙前，有一个带孝的妇人，手内提个篮儿，慢悠悠走来走去，她衣裳虽朴素无华，却生得幽雅端庄，大有颜色。便有那闲汉光棍凑过来搭话：“我见你走来走去的，为着甚事？”妇人道：“实不相瞒，媳妇因死了丈夫，无可度日。有一件本事，要换取些钱来花

费。”那人又问：“姐姐，你有些什么本事可卖？”妇人道：

“没有空地卖不得，若有块空地，才好卖。”那人便为她赶散了众人，吆喝起场子。妇人盘腿在地上坐下，早又有二三十人围成一圈，都看热闹。只见妇人从篮子中取出一只碗来，看着大伙说：“众位在上，媳妇不是路歧，也不会卖药打卦。只因死了丈夫，无计可施，只得出来赚些钱度日。哪位哥哥替我拿碗去讨碗水来？”早有一小厮上前，不多时，端过水来。妇人又从篮子里拿出一把刀来，用刀尖掘松地上之土，倾下半碗水在土里，和成一块。又取出一些细细竹棒儿，用一块泥巴把竹棒儿捏成一根蜡烛，安在地上。又取一块泥巴，绕竹棒儿捏成一枝蜡烛，不一会儿，便有十几支泥蜡烛立成一排。

看的人挨挨挤挤，这时多有冷笑着，曰：“这算什么！我们让这妇人耍了。看了半天，没有花巧，只捏成几枝泥巴蜡烛在这里。”也有人道：“且别急，必有些道理。”妇人将剩下的半碗水洗了手，擦得干净了，看着人群道：“媳妇因无可度日，不敢贪多，只卖三文钱一枝，十枝蜡烛要卖三十文足钱。每枝蜡烛从上灯时点起，可燃到天明。”看的人都笑道：“这姐姐取笑我们贝州人。泥做的蜡烛，还没有干，如何能点得着？分明是取笑人。”妇人见没人来买，又道：“你贝州人太爱疑心。难道媳妇能骗你三文钱？那个哥哥替我取些火来？”有一个帮闲便去茶馆里讨得火种，递与妇人。那妇人把蜡烛一枝枝点着，看得一伙人齐声喝采。许多好事者便拿出钱来，一霎间十枝蜡烛便卖光了。妇人收拾了碗与刀，携起篮子，与众人道个万福，便去了。

到次日，妇人又到空地上来，人们都簇着观看。妇人道：昨日多谢相帮三十文钱，过得一日。今天又来求助。”众人道：“真是奇怪：昨日三文钱买了一枝泥蜡烛，恰好点了一夜。比点灯又明亮，又省了十文钱油。”妇人讨了碗水，合成泥巴，又捏了十枝泥蜡烛。众人道：“不须点了。”都争着买去。妇人又笑

得三十文钱，离开了。以后每日都来此卖泥蜡烛，做好便有人抢着买去。每日只卖十枝，卖了半个月，早传遍了贝州城。

这一日妇人正设场，州衙里走出一个人来，姓王名则，在衙中做排军，生得浓眉凤眼，威风凛凛，也是市井上有名一个人物。王则祖上也是本州巨富，怎奈父母与六位哥哥早亡，只剩下单单一身，财产无人管理，流水般花去。这王则专好走马斗鸡，使枪抡棒，酷爱百般法术，逢着就学。更有一件是见不得漂亮妇人，不管花多少钱，也要弄上手。过了十来年，把偌大家业花费得干干净净。单靠着一身本领，在衙门内当个排军头儿，又在后街赁一所小小民房，独身一个人居住，有钱就到妓馆中去混，周围人也确实怕他。这王则看见一妇人坐在地上，围一群人观看，引动好奇心，也走近前来，见那妇人生得容貌姣好，早动了心，问道：“这妇人在此做什么？”回说卖泥蜡烛的。王则道：“我在官府内听说多时了，也有执事的说买过泥蜡烛，且很是明亮。我正想问她，怎么叫做泥蜡烛？”跟随人道：“说起来令人吃惊。那妇人在地上掘起泥来，用水和了，绕竹棒捏成蜡烛，一燃便着，从上灯时亮到天明。”王则素喜法术，听说如此，便挤进人群中，看那妇人开卖时，王则道：“且住，你们都不要买！”众人认得是王则，谁敢违抗。王则从袋内取出三十文钱，都买了，妇人将蜡烛递过。王则道：“且点一枝我看看。妇人借过火来，将十枝蜡烛逐个点着。王则看了喝采道：“果然惊人之术！”遂把蜡烛散与众人，自己则信步跟随那妇人而去。

王则原以为妇人非本地人氏，一定是住在草市，便想随她到家，用些钱，学得这个法术。不料相随过了草市，妇人仍不住脚，又走了十来里，渐入山林，已不识是什么去处。王则见事情蹊跷，转身欲回，哪还有来时旧路，只见峭壁如山，挡住归路，更荒无人烟。正惊慌时，听那妇人在前面高声叫道：“王都排，好不容易才到此地，为何便要回去？”吓得王则战战兢兢向前

道：“娘子，你是谁？”妇人道：“都排，圣姑姑使我请你共商大事，请不要疑惑。”王则欲回不能，只得硬着头皮，跟随女子向前。同行入松林里，行了半日，见一座庄院，妇人道：“这是圣姑姑所在，等都排多日了。”

王则到了庄前，又有两个青衣女童出来，引他径到厅下，禀道：“王都排请到了。”王则抬头，只见一个婆婆头戴星冠，身穿鹤氅，坐在厅上。妇人道：“此乃圣姑，速速施礼！”王则急在厅下参拜。圣姑姑叫王则上厅入座，又令置酒管待。王则甚是欢喜，对圣姑姑道：“王则有缘得见圣姑姑，有何见教？”圣姑姑道：“你应着天数，合当发迹，河北三十六州，不日属你独霸。”王则还有疑虑，圣姑姑说：“你有此福分，千万莫错过机会！我有小女永儿，今嫁与你为妻，助你成大事，你意下如何？”说毕指着妇人。

王则大喜过望，岂有不从之理，还请教如何招兵买马，圣姑姑让永儿把剪草为马，撒豆成兵的本领演给他看，王则连声喝采。

十

王则与永儿择日成婚，接着便收罗亡命，竖起反旗。百姓早对官府不满，一时间应者云集，约有十万之众。左癩、蛋子和尚都来相助，冲州掠县，所向披靡，未多久河北三十六州尽属王则统治。王则见人心归顺，自立为东平郡王，敕封胡永儿为皇后，左癩为国舅。蛋子和尚虽未曾出力，因手段高强，封为国师。又在贝州城为圣姑姑修了圣母行宫，十分尊崇。官军几番来此讨伐，都被贝州军杀得大败而逃。

却说贝州城中一班妖人，驱神弄鬼，整日地作弄妖法。妖气直冲天庭，凉动了玉皇大帝，遣太白星李长庚下界查看。李星君把贝州反叛始末，奏闻玉帝。玉帝曰：“天书秘册在白云洞中，

有白猿神看守。今被人盗去，生事害民，合当一体治罪。”太白星君奏曰：“臣闻妖不自作，皆由人兴。只因赵宋真宗听信谗言，欺诈百姓，民间流行妖巫，酿成大乱。白云洞天书流播人间，实乃天数，而非白猿神之罪。况且盗天书的是蛋子和尚。”玉帝问蛋子和尚的来历，星君曰：“昔年有一女十二岁出家修行，三十余年不曾破戒，偶于莲花池中见鹅鸭相交，忽动欲心，从此怀孕，十三个月后，在迎晖山下经过，腹中作痒，生下一蛋，弃之水潭而去。被僧人拾得，在鸡窠中孵出一小儿来，自幼剃发为僧，取名蛋子和尚。长成一心好道，听说白云洞有天书秘法，三年辛苦，摹得七十二地煞变近，央老狐精圣姑姑辨认，因而同她母子共同修炼。后狐女永儿与王则作乱，蛋子和尚亦未参与。”玉帝颁旨，令白猿神收伏妖党。白猿神敢不遵从，连忙把师门信香焚起，望空参拜，连呼师父九天玄女娘娘三声，只见空中旌旗耀日，娘娘圣驾已在半空中驻扎。白猿神诉知事情经过，娘娘嘱咐几句，乘云而起。

再说贝州王则后来抵敌不住，只得去圣姑姑处求救。圣姑姑到天柱山顶石匣内取了一柄神刀，早被千里眼看见，报知玄女娘娘。娘娘变作处女模样，中途迎住说话，向圣姑姑讨教道法。圣姑姑问：“小娘子好的是哪一家道术？”处女道：“我好的是天罡三十六变化之法，也是略知皮毛。”圣姑姑暗暗吃惊，便道：“老拙会的是七十二地煞变化。”处女又请看圣姑姑宝刀神力，圣姑姑向刀鞘上拍三拍，只听得喊声大作，惨如冤魂哀号，猛似凶神叱喝，“扑”的一声，升起有一丈多高，转眼又入鞘内。处女道：“我也有神剑，与婆婆一看。”袖中摸出一个铅弹丸儿，在手掌中转了两转，陡然跃起，有二丈多高，化成霜毫刺目的一把宝剑，光芒四射，如长虹而下，直至于地，重又跃起入掌内，仍是一个铅丸。处女道：“我这剑能飞去千里斩人之头，然后飞回。”圣姑姑无限羡慕，乞求用宝刀换此铅丸，处女欣然从命，

彼此换过，可转眼之间，处女已持神刀不知去向，再看手中，铅丸亦无踪影。圣姑姑失去重宝，好不懊丧，起身在云端瞭望，却见一白老叟坐于山峦之巅，手中正玩弄两个铅丸。

圣姑姑按下云端，至老者跟前打问。这老者却是白猿神变化，一见她来到，便把铅丸抛起，顿化为两条金蛇，一来一往，击那圣姑姑，惊得圣姑姑战战兢兢，捏着避兵诀，口念避兵咒，牢牢站定在魁罡位上。白猿神见害不得这婆子，暗叫：“师父九天玄女娘娘”，只见处女又在面前。圣姑姑一见大怒，摇身变作普贤菩萨圣像，身骑白象，望空来踏。处女持天庭照妖镜，一道金光射去，那纸剪的白像空中堕下，圣姑姑跌了下来，磕头求饶。玄女娘娘命白猿神将老狐精解上天庭，以赎漏法之罪。公猿进了天门，刚跪奏其事，早有天官十万八千听差的天狐，齐来殿下叩头，都替圣姑姑认罪求饶。圣姑姑闻得众天狐声音，泪流满面，哀求不已。玉帝降旨，许她不死，发下天狱，等平定贝州妖乱时，由玄女娘娘来发落。

王则等没了圣姑姑的法力，又加上九天玄女娘娘与白猿神前来收伏，顿时土崩瓦解，溃不成军，永儿与左癩却死于阵上斗法之时，王则被缚，贝州叛乱得到平定。玄女娘娘同猿公回奏天庭，玉帝大喜，将白猿之功，释其漏法之罪，仍在修文院掌九天秘书，老乱狐精圣姑姑虽有众天狐保奏，罪实不小，罚在白云洞替白猿神看守秘书。圣姑姑听说，虽然死了一双儿女，且喜出了天狱，又拨到这个好去处，喜不自胜，想道：“我到那里，正好饱看天书，连天罡变化也学到手。”欣然到白云洞中，忽然一声响亮，那安放白玉炉的山峰倒了下来，恰好堵住了洞口，掩避了天书，圣姑姑见状，也就死了那偷看天书之心，安心在白猿洞中听差。

据《三遂平妖传》 缩写 卜健

妲己的传说

却说商代纣王七年，一日恰三月十五，是女娲圣诞之辰，纣王率文武百官到女娲宫降香。三千铁骑，八百御林，武成王黄飞虎保驾，来到女娲宫。纣王登殿焚香，文武随班拜贺，诸项礼毕，便在殿宇中观看。但见金炉瑞霭，银烛辉煌，忽一阵狂风卷起帐幔，现出女娲圣像，容貌端丽，国色天香，真是蕊宫仙子临凡，月殿嫦娥下世。纣王一见，神魂飘荡，陡起淫心，不听首相商容的劝阻，提笔行宫粉壁上题诗一首

凤鸾宝帐景非常，尽是泥金巧样妆。

曲曲远山飞翠色，翩翩舞袖映霞裳。

梨花带雨争娇艳，芍药笼烟骋媚妆。

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侍君王。

女娲娘娘降临，猛然间在粉壁上看到此诗，不禁勃然大怒，决意要惩戒纣王的轻薄。她唤彩云童子把后宫中金葫芦取来，放在丹墀之下，用手一指，一道白光激射而出，其大如线，高五丈余。白光之端，悬下一五彩幡来，名曰“招妖幡”。一时，悲风飒飒，惨雾迷漫，阴云四合，风过数阵，天下群妖俱到行宫听候法旨。娘娘吩咐彩云：“着各处妖魔皆退，只留下轩辕坟中三妖伺候。”这三妖为首的便是一只千年狐狸精。女娲娘娘如此这般吩咐一番，三妖叩头谢恩，化清风而去。由此引出一段故事来。

纣王自那日进香之后，看见女娲美貌，再见六院三官，直如尘土一般，因此朝思暮想，闷闷不乐。一日召中谏大夫费仲、尤浑——此乃朝中两个有名的奸臣——商议，二人献计选美，要四镇诸侯各选美女百名充实后宫，纣王大悦。谁知次日早朝一议，

又被首相商容劝诫一番。商容为先朝老臣，纣王也不得不从，可心中总放不下这桩事情。

转眼又是一年，天下四大诸侯率领八百镇到商都朝贡。那四镇诸侯是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虎。天下诸侯俱到朝歌，知费、尤二人把持朝政，擅权作威，少不得先以礼品贿赂。内中有位冀州侯苏护，为人刚方正直，性烈如火，却不买二奸的帐。费、尤查天下诸侯俱送有礼物，独苏护并无礼单，不由得怀恨在心。

一日纣王大宴诸侯，退朝至便殿，宣费仲、尤浑二人，问曰：“前依卿所奏，欲令天下四镇大诸侯进美女，被商容谏止。今四镇在此，明早召入颁旨，要他们回国后选美上献，二卿意下如何？”费仲俯奏：“首相谏止选美，陛下容纳，此美德也，天下景仰，不可复行。臣近访知冀州侯苏护有一女，艳色天姿，幽闲淑性，可入宫选，又不惊扰天下百姓。”纣王大喜，即命随侍官宣苏护至龙德殿相见，谕知此事。苏护如何肯依，抗辩一番，惹得纣王大怒，就要拿他下狱，又是费、尤二人作好作歹，劝住纣王，即令苏护还国。

圣旨一下，急如烽火，即催逼苏护出城，不容停止。那苏护回到驿舍，告知众家将此事，人人咬牙，个个切齿，苏护威怒之下，叫人取过笔墨，在午门墙上题下反诗：“君坏臣纲，有敝五常。冀州苏护，永不朝商。”题毕，领家将径出朝歌，奔本国而去。

纣王见到反诗，怒发冲冠，就要发兵亲征，被大臣鲁雄劝住，便颁旨调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讨伐冀州。这崇侯虎本贪鄙横暴之人，闻旨大喜，次日提兵前往。姬昌仁厚长者，素知苏护忠良，但君命在上，也只得依从，决定先回本国，再引兵讨冀。

且说苏护一行人回到冀州，长子苏全忠率诸将出城迎接。父

子相会进城，帅府下马。苏护便把京中之事一一告知，预料纣王一定会派兵前来问罪，便吩咐众将训练人马，城垣多备滚木炮石，等待厮杀。准备之间，崇侯虎已率五万人马杀到，安下营寨，早有报马报进冀州。苏护问清是北伯兵马，大怒曰：“若是别镇诸侯，还有他议，此人素行不道，断不能以礼解释。不若乘此大破其兵，以振军威，且为百姓除害。”遂整军出城，阵前不过数语，便杀将起来。苏全忠头戴凤翅盔、身着黄金甲，一马当先，交不数合，斩北伯侯偏将梅武于马下。冀州阵上大将赵丙、陈季贞纵马抡刀杀将来。只杀得愁云荡荡，尸横遍野。侯虎与众将抵敌不住，且战且退，败至十里之外。

当日夜间，苏护又把人马暗暗调出城来，人皆衔枚，马皆摘辔，二更时分，已围定侯虎大营。护令将号炮点起，一声响亮如天崩地塌，三千铁骑一齐发喊，冲杀进营。崇侯虎正在梦中，闻见杀声，披袍提刀，出帐上马，早见苏护跃马挺枪，杀到近前。崇侯虎慌将大刀架住，两马交锋。正战时，只见侯虎长子应彪领金葵、黄元济杀将来助战。而苏部赵甲从左粮道门，陈季贞从右粮道门杀来。两家混战，苏护有心劫营，侯虎不曾防备，冀州军马以一当十，如何抵挡得住？金葵正战，早被赵甲一刀砍于马下。侯虎在儿子保护下，杀开一条血路逃走，好似丧家之犬，漏网之鱼。败至二十余里处，又被苏全忠截住厮杀，折了大将孙子羽，崇氏父子亦双双带伤，好不容易逃得性命。待天亮时收拾人马，十停中仅存一停。咬牙切齿，恨苏护，亦恨西伯姬昌故意来迟。

姬昌却是按兵不动，只派大夫散宜生携一封书信，来到冀州拜见苏护，陈说利害。苏护素仰慕西伯侯之贤，见书中情谊挚切，言辞有理，再想自己虽胜崇侯虎，但以冀州弹丸之地，如何抵得住四镇诸侯的围攻，抗拒之下，难免玉石俱焚。思索再三，只得依从。令人好好管待散宜生，次日修书赠金帛，令先回西

岐，并告曰：“我随后便将女儿进献朝歌，以赎前罪。”

二

次日，苏护点三千人马，五百家将，整備毡车，令姐已梳妆起程。姐已闻命，泪如雨下，拜别母亲、长兄，婉转悲啼，含泪上车。苏护率军护送姐已，前面竖两杆贵人旗幡，一路上饥餐渴饮，过了些绿杨古道，红杏园林，见了些啼鸦唤者，杜鹃叫月，逢州过县，涉水登山。一日傍晚时分，到恩州。苏护命驿丞收拾厅堂，安置贵人。驿丞曰：“启老爷：此驿三年前出一妖精，以后凡过往官员，俱不在里面安歇。可请贵人权在行营安歇，不知老爷尊意如何？”苏护大喝曰：“天子贵人，岂惧什么妖邪！快去打扫厅堂住室，以免延迟取罪！”驿丞忙叫人准备铺陈，注香洒扫，收拾停当，来请贵人。苏将姐已安置在内堂，有五十名侍儿在左右侍候，将三千人马俱在驿外围绕，五百家将在馆驿门首屯扎，苏护在厅上坐着，点上蜡烛，暗想：“驿丞言此处有妖怪，此乃皇家驻节之所，人烟凑集之地，怎有此事？然也不可不防。”不敢入眠，便将豹尾鞭放在案桌之旁，剔灯阅读兵书。至一更时分，苏护终是放心不下，乃手提铁鞭，悄步后堂，把左右室内巡视一番，见诸侍儿和小姐都在熟睡中，方才放心，又至厅上读兵书。将尽三更时分，可煞作怪，忽然一阵风响，透入肌肤，将灯看看吹灭，又慢慢明转过来。

苏护被这阵怪风吹得毛骨耸然，正疑惑之间，忽听后厅侍儿一片声喊叫：“有妖精来了！”苏护急忙提鞭在手，抢进后厅，左手执灯，右手执鞭，刚到大厅背后，手中灯已被妖风扑灭。苏护急转身，叫家将取来灯火，复进后厅，只见众侍儿慌张无措。苏护急到姐已寝榻之前，用手揭起幔帐，问曰：“我儿，方才妖气相侵，你见到否？”姐已答曰：“孩儿梦中听见叫‘妖精来了’，急待看时，又见灯光，不知是爹爹前来，并未看见什么妖

怪。”苏护一颗心落在肚里，安慰女儿几句，又去前后巡视，更不敢入睡。却不知这个回话的乃是千年狐狸，不是姐己。方才灭灯之后，又去前厅取灯，已误去不少时间，姐己魂魄已被狐狸吸去，妖狐借体成形，瞒过苏护。

等待天明，苏护等人急急离开恩州驿，前往朝歌而来，不日渡过黄河，抵达首都。武成王黄飞虎见了苏护进女赎罪文书，忙差官出城，吩咐苏护把人马扎在城外，自己同女儿进城，住进金亭馆。

纣王在费、尤奸怂恿下，还要定苏护之罪，又是商容劝止。纣王命宣姐己朝见，姐己进午门，过九龙桥，至九间殿檐下，高擎牙笏，进礼下拜，口称：“万岁！”纣王定睛观看，见姐己乌云叠鬓，杏脸桃腮，淡淡春山，妖柔柳腰，真似海棠醉日，杏花带雨，不亚九天仙女下瑶池，月里嫦娥离玉阙。姐己启朱唇似一点樱桃，舌尖上吐的是美孜孜一团和气，转秋波如双弯凤目，眼角里送的是娇滴滴万种风情，口称：“犯臣女姐己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只这几句，把纣王叫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骨软筋酥，耳热眼跳，不知如何是好。半晌后，纣王方命：“美人平身。”又令左右宫妃：“挽苏娘娘进寿仙宫，候朕回宫。”忙叫当驾官传旨：“赦苏护满门无罪，听朕加封：官还旧职，国威新增，每月加俸二千担，显庆殿筵宴三日，众官及首相庆贺皇亲，夸官三日。遣文官二员、武官三员送卿荣归故里。”苏护谢恩。

不言苏护进女荣归，一路上却是郁郁不乐。且说天子同姐己在寿仙宫筵宴，当夜就成凤友鸾交，恩爱异常，如胶似漆。纣王自进姐己之后，朝朝宴乐，夜夜欢娱，早把朝政视同儿戏，谏章堆积，也不去管。岁月如流，纣王日夜荒淫，已有两月不设朝理政，只在寿仙宫同姐己享乐。眼看天下大乱。

三

终南山中有一炼气大师，名云中子，乃是千年得道之仙。那日闲居无事，手携水火花篮，欲往虎儿崖采药，刚刚驾云兴雾而行，忽见东南一股妖气直透云霄。云中子再定睛细看，知晓是一只千年妖狐在宫中作乱，忙唤金霞童子：“你与我将老枯松枝取一段来，待我削一木剑，去除妖邪。”布置停当，便离了终南山，脚踏祥云，望朝歌而来。

再说纣王终日沉迷酒色之中，旬月不朝，满朝文武议论纷纷。上大夫梅伯与首相商容、亚相比干实在忍耐不住，便鸣钟击鼓，齐集文武，要面圣奏事。纣王正在摘星楼宴乐，听见大殿上钟鼓齐鸣，左右奏：“请圣驾升殿。”纣王不得已，吩咐妲己曰：“美人暂且安顿，待朕出殿就回。”妲己俯伏送驾。纣王临殿登座，文武百官朝贺毕，见二丞相抱本上殿，又见八大夫抱本上殿，又见镇国武成王黄飞虎抱本上殿，心中早有不耐烦之意。只见二丞相进前，伏奏曰：“陛下旬月不朝，日坐深宫，全不把朝纲整理，此必有迷惑圣聪者。愿陛下留心邦本，痛改前辙，去谗远色，勤政恤民，则天下安康，四海受无穷之福矣。”纣王曰：“朝廷百事，俱有丞相代劳，纵朕临朝，亦不过垂拱而已。二位丞相何必言此。”君臣正议事，午门官启奏：“终南山炼气士云中子见驾，有机密重情禀报。”纣王正好借机摆脱文武百官，传旨：“宣。”云中子进午门，过九龙桥，宽袍大袖，手执拂尘，飘飘徐步而来，至殿檐打个稽首。纣王见其不跪，心中不悦，问：“那道者从何处来？”答曰：“贫道从云水而至。”问：“何为云水？”答：“心似白云常自在，意如流水任西东。”纣王乃聪明智慧天子，便问道：“云散水枯，汝归何处？”云中子答：“云散皓月当空，水枯明珠出现。”纣王闻言，知是大智大贤之人，命左右：“赐坐。”云中子也不谦让，

旁侧坐下，与纣王讲说道教独尊之理。纣王听得精神爽快，问起云中子此行之意，对曰见朝中妖气冲天，特为除妖而来。倾谈之间，云中子揭开花篮，取出枯松削成的剑来，奉与纣王。纣王接剑曰：“此物镇于何处？”云中子曰：“挂分宫楼中，三日内自有应验。”纣王吩咐即照此办理，传奉官领命而去。纣王还要劝云中子留在朝内居官，云中子微笑拒之，打一稽首，大袖飘风，扬长竟出午门去了。纣王与云中子谈讲多时，已是厌倦，袖展龙袍，起驾还宫，令百官暂退。百官无奈，只得退朝。

纣王驾至寿仙宫前，不见姐已来接，心中甚是不安。只见侍御官接驾，禀曰：“苏娘娘偶染暴疾，人事不省，卧床不起。”纣王听罢，忙进寝宫，揭起金龙幔帐，见姐已面似金枝，唇如白纸，昏昏惨惨，气息微茫，恹恹若绝。纣王大叫：“美人，早晨送朕出宫，美貌如花，为何一时有恙，便这等垂危！叫朕如何是好？”只见姐已微睁杏眼，强启朱唇，作呻吟之状，喘吁吁叫一声：“陛下！妾身午时远迎陛下，不知行至分宫楼前候驾，猛抬头见一宝剑高悬，不觉惊出一身冷汗，竟得此危症。想贱妾命薄缘慳，不能常侍陛下于左右，乞陛下自爱，无以贱妾为念。”道罢，泪流满面。纣王惊得半晌无言，亦含泪对姐已说：“朕一时不明，几乎为方士所误。分宫楼所挂之剑，乃终南山炼气之士云中子所进，言宫中有妖气，谁知竟是欲害美人。”急传旨：“将那方士所进木剑，速速用火烧掉，毋得迟误！”纣王再三温慰，一夜无寝。不多久回说木剑已烧掉，姐已见焚了此剑，妖光复长，依旧精神。

四

云中子当日并不曾离开朝歌，忽见妖光复起，冲照宫闱，知成汤大数已去，无法挽回，取笔在司天台杜太师照壁上留下二十四字：“妖氛秽乱宫庭，圣德播扬南土。要知血染朝歌，戊午岁中

甲子。”题罢，径回终南山而去。

杜太师回朝，见许多人围绕府前观看，两边侍从喊开，知是一道人留下六言诗一首，吟读一番，却难解其间含义，命门役用水冲洗了。进府之后，杜太师又揣测诗意，联想到朝廷昏乱，不由得忧心如焚。他乘夜修成疏章，次日见首相商容，议起此事，要他将疏章转达纣王，商容听言，曰：“太师既有本章，老夫岂能坐视。但天子连日不朝，难于面奏。今日老夫与太师进内庭见驾面奏，如何？”杜太师欣然应允。两人过龙德殿，显庆殿、嘉善殿，再过分宫楼，被奉御官阻住，纣王闻奏，召商容进宫，俯伏阶前，奏曰：“执掌司天台首官杜元铣，昨夜观乾象，见妖气照笼金阙，灾殃立见。元铣乃三世之老臣，不忍坐视。且陛下日不设朝，不理国事，端坐深宫，使百官日夜忧思。今臣等不避斧钺之诛，干冒天威，非为沽直，乞垂天听。”将本献上。

纣王看毕疏章，自思：“言之甚善。只因云中子除妖，几乎把苏美人坏了性命，托天庇佑，焚剑方安。今日又言妖氛在宫闱之地。”想到此处，回首问妲己曰：“杜元铣上书，又提妖魅相侵，此言究竟为何？”妲己跪奏曰：“云中子乃方外术士，假捏妖言，蔽惑圣聪，摇乱万民，此是妖言乱国。今杜元铣又借此滋事，使百姓人心惶惶，不能自安，自然生乱。究其始，皆在惑众纵乱，应杀无赦！”纣王曰：“美人之言极当！传吾旨意，把杜元铣梟首示众，以戒妖言。”商容急谏不可，无奈纣王不听，令奉御官送其出宫。商容身不由己，只得出来，刚到文书房，只见旨意已下：“杜元铣妖言惑众，拿下梟首，以正国法。”奉御官宣读毕，不由分数，将杜元铣摘去衣冠，绳缠索绑，拿出午门。至九龙桥，正遇上大夫梅伯。梅伯拦住刀斧手，匆匆上朝，问首相商容何以如此，商容曰：“元铣本章实为朝廷，因妖氛绕于禁阙，故此上疏。圣上听苏美人之言，坐以‘妖言惑众，惊慌万民’之罪。老夫苦谏，天子不从。如之奈何！”梅伯听说，只气

得三昧火烧胸，携商容径入内庭，至寿仙宫门首俯伏奏事。纣王怒曰：“商容乃三世老臣，情有可赦。梅伯擅进内廷，不尊国法，实在可恶！”传旨：“宣。”商容在前，梅伯在后，进宫俯伏，纣王问：“二卿有何奏章？”梅伯曰：“臣梅伯具疏，杜元铣何事干犯国法，致于赐死！”王曰：“杜元铣与方士通谋，捏造妖言，惑乱朝政，身为大臣，蒙蔽欺君，律条当诛。”梅伯直视纣王，厉声奏曰：“元铣乃治世之忠良。陛下若斩元铣而废先王之大臣，听信妖姬之言，伤害国家之栋梁，国将灭亡。愿陛下赦元铣之罪，使文武百官仰圣君之德。”纣王如何肯听，曰：“梅伯与元铣一党，违法进宫，不分内外，本当与元铣同罪，姑念旧日侍朕辛劳，免除罪责，削其上大夫，永不序用！”梅伯大喊：“昏君听妲己之言，失君臣之义，今罢梅伯一职，又何足惜！但不忍成汤数百年基业丧于昏君之手！昏君，你听信谗言，与妲己在深宫日夜荒淫，天下大乱就在眼前。”纣王大怒，着奉御官：“快把梅伯拿下，用金爪击顶！”

两边正要动手，妲己盈盈而起，曰：“妾有奏章。”纣王曰：“美人有何事？”答曰：“妾启主公：人臣立殿上，张眉竖目，冒语侮君，大逆不道，乱伦反常，仅仅一死不能赎罪。且将梅伯监禁，妾治一刑，定能祛除谣言，拨乱反正。”纣王忙问：“何种刑具？”妲己曰：“此刑约高二丈，圆八尺，上、中、下用三层火门，将铜造成，如铜柱一般，里面用炭火烧红。将那些妖言惑众，利口侮君，无事乱奏者剥去官服，用铁索缠在铜柱之上，不消一会儿尽成灰烬。此刑名‘炮烙’。若无此酷刑，狡猾之臣，沽名钓誉之辈，皆不知惧怕。”纣王大喜，即命传旨：“将杜元铣枭首示众，以戒妖言；将梅伯暂且收监。”又传旨照妲己所说造炮烙，限作速完成。首相商容见纣王昏庸如此，心如死灰，请求致仕；纣王正厌烦商容多事，也就准了。

这纣王照样与妲己在宫中淫乐，不理朝政，不一日，监造官

奏炮烙已造成，纣王大悦，命推来观看：黄澄澄好一高大铜柱，三层火门，底部有二滚盘，推运自如。纣王指妲己而笑曰：“美人神传秘法，真治世之宝！”

次日，纣王设朝，钟鼓齐鸣，两班文武朝贺已毕。武成王黄飞虎见殿东二十根大铜柱，不知是何等物件。纣王曰：“传旨把梅伯拿出。”又命人把炮烙铜柱推来，将三层火门用炭架起，煽动巨扇，铜柱不一会便通红。众官正不知何故，忽奏梅伯拿到，纣王曰：“匹夫！你看此物是什么东西？”梅伯观看，摇头不知。纣王笑曰：“你自聪明，却也只知内殿辱君，不识这炮烙新刑。今日就要在此炮烙你，叫你筋骨成灰，也让狂妄之徒以你为例！”梅伯大叫不服，纣王令人将他剥去衣服，用铁索把其手足缠抱住铜柱。可怜梅伯，大叫一声，其气已绝。九间大殿尸臭弥漫，不一时化为灰烬。两班文武目睹梅伯惨死此刑之下，无不恐惧，人人有退缩之心，哪有半点声音。纣王见状，心中大喜。

五

纣王与妲己日夜饮宴，无休无止，音乐之声传满后宫。姜皇后本娴淑幽静之人，但连日来听得纣王依从妲己，乱杀忠臣之事，不觉心事沉重。这日夜间，又是更深未眠，心想：“天子荒淫，万民失业，此大乱之兆。大臣谏诤，竟遭炮烙，此事如何是好！我身为皇后，岂有坐视之理。”想到这里，毅然乘辇，两排宫人持红灯开道，直向寿仙宫而来。

纣王闻皇后驾至，醉眼朦胧，令妲己出宫迎入，又令妲己歌舞，与皇后赏玩。一时丝竹盈耳，妲己轻歌曼舞，霓裳摆动，绣带飘飘，腰肢袅娜，歌韵轻柔。乐师与宫女喝采不绝，跪下齐称：“万岁！”纣王魂移魄荡，以目瞧姜后，却见皇后压根儿正眼也没看一看。纣王带笑问道：“御妻，光阴瞬息，岁月如流，

景致无多，正应如此取乐。如姐已歌舞，真乃人间少有，御妾何无喜悦之色？”姜皇后就此出席跪奏曰：“姐已之歌舞，实乃倾家丧国之祸水。使陛下沉于酒色，征歌逐技，穷奢极欲，驱逐正士，残杀忠良。妾愿陛下改过自新，亲近直臣，远离女色，立纲持纪，毋事宴游，日勤政事，天下百姓方可安居，国家才能太平。妾乃女流，不识忌讳，唯愿陛下痛改前非，则妾身幸甚！天下幸甚。”姜皇后奏罢，辞谢毕，上辇还宫。

纣王已是酒醉，一团喜气，让皇后冷水浇熄，十分震怒：“这贱人不识抬举！朕让美人歌舞一回，与她取乐玩赏，反被她言三语四，说了这许多。若不是正宫，用金瓜击死，方消我恨。好懊恼人也！”便叫：“美人，再舞一回，与朕解闷。”姐已跪奏：“妾身从今不敢歌舞。”纣王曰：“为何？”姐已曰：“姜皇后深责妾身，说此歌舞乃倾家丧国之物。况皇后所论甚正，倘娘娘传出宫闱，道贱妾蛊惑圣聪，引诱天子不行仁政，使外廷诸臣群而攻之，妾罪何逃！”言罢泪下如雨。纣王听此，愈加怒不可遏，曰：“美人只管侍朕，明日便废了贱人，立你为皇后。美人勿忧。”姐已谢恩，重开酒宴，再展舞姿，不分昼夜。

过未几日，姜后至中宫受各宫嫔妃朝贺，西宫黄贵妃、馨庆宫杨贵妃俱陪侍左右。只见宫人报苏姐已候旨，姜后宣入，又严辞责备一番，然后喝令退去。姐已忍气吞声，拜谢出宫，满面羞愧，闷闷而回。归宫后咬牙切齿，要报此仇，近幸乐师鲋捐献计：召中谏大夫费仲到宫，共商对策。

那日纣王去御花园，鲋捐暗传懿旨，宣费仲至寿仙宫，递与苏娘娘密旨一封，嘱他回去拆看。费仲接书，直出午门，至密室开拆观看，知是姐已让他设谋害姜皇后之事，吓出一身冷汗，想：“姜后乃主上元配，他父亲东伯侯姜桓楚镇于东鲁，有雄兵百万，大将千员，长子文焕又勇贯三军，力敌万夫，怎敢惹他！若出差错，其害非小。若迟疑不行，姐已又是天子宠妃，恨将起来，

枕边密语，或酒后谗言，吾也死无葬身之地！”费仲坐卧不安，沉思终日，也是一筹莫展。他从厅前走到厅后，如醉如痴，正烦闷间，只见一人走过，原来是仆人姜环，姜环身長丈四，膀阔三停，雄壮威猛。费仲问他：“你在我府中几年了？”姜环曰：“小的来时，离东鲁老爷台下五年了。蒙老爷抬举，恩重如山，无门可报。适才老爷闷坐，有失回避，望老爷恕罪。”费仲一见此人，计上心来，便叫：“你且站起，我有事用你。不知你肯用心去做否，事成之后，富贵不小。”姜环曰：“小的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费仲大喜，随姜环耳上，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吩咐一遍，又说：“此计成功，你我无穷富贵。切莫泄漏，其祸非同小可！”姜环连连点头，领计而去。费仲又把计策密密写明，付赀捐密奏姐己，姐己见正宫不久可得，心中欣喜。

这天纣王在寿仙宫闲居无事，姐己启奏曰：“陛下顾恋妾身，久未登殿，望陛下明日临朝，不失文武仰望。”纣王不知是计，连口称赞姐己之贤，决定次日上朝治事。

次日，天子上朝，左右奉御保驾，出寿仙宫，过龙德殿，至分宫楼，正行之间，忽然从门角旁跃出一人，身高丈四，手执宝剑，行如虎狼，大喝一声：“昏君无道，荒淫酒色，吾奉主母之命，刺杀昏君。”说毕一剑劈来。帝辇之侧该有多少保驾官，此人尚未靠近，早被众官拿获，绳捆索绑，拿近前来，跪在地下。纣王又惊又怒，至大殿升座，宣黄飞虎、比干上殿，告知此事。黄飞虎闻言大惊，吩咐把刺客推上来，众官将刺客拖至殿檐前。天子传旨：“众卿，谁愿勘问此案？”班中早闪出费仲，叩称：“臣费仲不才，愿勘明回旨。”

这费仲领过圣准，命拘出刺客，在午门外询问，不用加刑，已经招认是逆谋。费仲复入见天子，俯伏回旨。百官哪知是设成计谋，静听回奏。纣王问审讯结果，费仲曰：“臣不敢奏闻。”纣王曰：“卿既勘问明白，为何不奏？”费仲曰：“赦臣罪，方

敢回旨。”纣王曰：“赦卿无罪。”费仲奏：“刺客姓姜名环，乃东伯侯姜桓楚家将，奉姜皇后懿旨，行刺陛下，意在侵夺天位，使姜桓楚为天子。幸皇天后土庇佑，陛下洪福齐天，逆谋败露，随即就擒。请陛下下九卿文武议决。”纣王拍案大怒，“姜后谋逆不道，还要什么九卿议决？况宫弊难除，内祸难防，速着黄贵妃勘问回旨。”纣王怒发如雷，驾回寿仙宫。

诸大臣纷纷议论，难辨真假，俱在九间殿未散，等待西宫黄娘娘消息。姜后接旨大哭，随奉御官至西宫。黄贵妃将旨意放在上首，遵照国法询问，正诉说之间，圣旨来催。黄妃乘辇到寿仙宫，宣入叩见毕，纣王问：“那贱人招了没有？”黄妃奏曰：

“奉旨严问姜后，并无半点之私，实有贞静贤能之德，姜后乃元配，侍君多年，蒙陛下恩宠，生殿下已正位东宫，陛下万岁之后，她身为太后，有何不足？还会去招这灭族之祸！况姜桓楚官居东伯，位至皇亲，诸侯称千岁，乃人臣之极品，又怎会派人行刺。姜后痛殇衔冤，如何能想到父为天子，女儿当太后，外孙做太子这等混乱之事呢？况且姜后正位数年，素以明礼相称。妾愿陛下明察冤枉，无使元配受诬；再看在太子生母份上，怜而赦之，则妾身幸甚！姜后举室幸甚！”

纣王听罢，自思：“黄妃之言甚是明白，果无此事，必有委屈内情。”正在迟疑未决之际，只见妲己在一旁微微冷笑，便问：“美人为何微笑不言？”妲己说：“黄娘娘已被姜后感住。似此等谋逆大罪，她如何轻易招认？且姜环是她父亲家将，既供出主使，如何赖得。况三宫后妃，何不说别人，单指姜后？恐不加重刑，不会招认，望陛下详察。”纣王点头称是。黄妃说：“苏妲己不要如此！皇后乃天子之元配，天下之国母，虽三皇治世，五帝为君，纵犯大过，止有贬谪并无诛斩正宫之法。”妲己曰：“法为天下而立，天子也不得自私自便。陛下可传旨：如姜后不招，剜去她一目。她惧怕剜目之苦，自然招认。”纣王曰：“妲

己所言是也。”

黄贵妃听说欲剗姜后之目，心中着忙，急上辇回西宫，见到姜后，垂泪顿足曰：“我的皇娘，姐己是你百世冤家！君前献妒忌之言，如你不忍，即剗你一目。快依我，就认了吧！历代君王，并无将正宫加害之理，也就是贬入冷宫罢了。”姜后泣诉道：

“贤妹虽是为我着想，但我生平颇知礼教，怎肯认此大逆之事，使父母、宗社蒙羞。况妻刺其夫，败坏伦常，令我父亲作不忠不义奸臣，自己作辱门败户之贱辈，恶名千载。又致使太子不得安于储位，所关系甚大，岂可草率冒认。莫说剗我一目，就是万剗千锤，也决不屈招。”言未了，圣旨下：“如姜后不认，即去一目。”黄妃曰：“快认了吧！”姜后大哭曰：“纵死，岂有冒认之理！”奉御官百般逼迫，容留不得，将姜皇后剗去一目，血染衣襟，昏绝于地。

黄妃见姜后遭此惨刑，泪流不止。奉御官把剗下来的血滴滴眼珠盛在盘内，同黄妃一起回宫。纣王忙问：“那贱人可曾招成？”黄妃奏曰：“姜后并无此情，严究不过，受剗目屈刑，怎肯失了大节？奉旨已取一目。遂将血淋淋一目捧将上来。纣王观之，见姜后之睛，其心不忍；不想到恩爱多年，自悔无及，低头不语，甚觉伤情，回首责姐己曰：“方才轻信你的话，将姜后剗去一目，又不曾招成，这事俱是你轻率妄动。倘百官不服，奈何！奈何！”姐己曰：“姜后不招，百官自然有话说。况东伯侯坐镇一国，也要为女洗冤。此事必须叫姜后招供，方可免百官万姓之口。”纣王沉吟不语，心中感到进退两难，良久，问姐己曰：“究竟何法处治姜后才妥当？”姐己曰：“事已如此，一不做，二不休，招供了则无事，不招供则议论风生，国无宁日。只有严刑拷打，不怕她不认罪。今传旨：令贵妃用铜斗一只，内放炭火烧红，如不肯招，炮烙姜后双手。十指连心，不愁她不承认！”纣王曰：“据黄妃所言，姜后全无此事。今又用此惨刑，屈勘中

宫，恐百官不服。剜目已错，岂可再错？”姐已曰：“陛下差矣！事到如今，已成骑虎难下之势，宁可屈勘中宫，陛下不可得罪于天下诸侯、合朝文武。”纣王万般无奈，只得传旨：“如再不招认，炮烙二手！”

黄妃听后魂不附体，上辇回宫，来看姜后。只见姜后躺在地上，血染衣襟，情景惨不忍睹。黄妃放声大哭曰：“我的好娘娘！你前身作何罪孽，遭此横刑！”久之停住哭泣，劝姜后招认，以免再受炮烙之苦，姜后血泪满面，大哭不从。奉御官持烧红的铜斗，恶狠狠来到，见姜后抵死不从，不由分说，将铜斗放在姜后两手，只烙得筋断皮焦，骨枯烟臭。可怜姜后以国母之尊，受此酷刑，大叫一声，昏死在地。几番折磨之后，惨然死去。太子殷郊同弟弟见生母被害，反叛出逃，在镇殿将军方弼方相保护下反出都城。

六

不说黄飞虎与殷破败领旨出城，追捕二殿下，缚回朝歌，却被一阵怪风吹去。老丞相商容闻知近事，布衣上殿，怒斥纣王，然后触柱而死。且说南门外轩辕坟中，有个玉石琵琶精，往朝歌来看姐已，夜里便在宫中采吃宫女精血，把个御花园太湖石下，撒满白骨。这琵琶精告别出宫，欲回巢穴，驾着妖光，在南门经过，却见一群人围着姜子牙算命。妖精一化，变作个妖嬈妇人，身穿重孝，扭捏腰肢走向前来，曰：“列位君子让一让，妾身算一命。”众人便闪在一边。

这姜子牙是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弟子，正为众人看命，见一妇人来得奇怪，再定睛观看，认出是个妖精，心里便有了主意，曰：“列位看命君子，先让这位娘子看了去，然后再依次算来。”众人依了。妖精进里面坐下，子牙曰：“小娘子，借右手一看。”妖精曰：“先生算命，难道也会看相？”子牙曰：“先

看相，后算命。”琵琶精暗笑，把右手递出来，子牙一把将妖精的寸关尺脉门揩住，将丹田中先天元气，运上火眼金睛，把妖光盯住，只管看她，并不说话。妇人道：“先生不相不言，我乃女流，如何拿住我手。快放手！旁人看着，是何道理！”旁观者不知内情，齐声呼叫：“姜子牙，你年纪老大，怎干这样事！你贪爱此女姿色，对众欺骗，此乃天子脚下，怎敢如此！”子牙曰：

“列位，此女非人，乃是妖精！”众人大喝：“好胡说！明明一个女子，怎说是妖精？”外面围观的拥挤向前，叫嚷不停。子牙怎肯放了妖怪，见桌上有一紫石砚台，用手抓起照妖精头上，打得脑浆喷出，血染衣襟。子牙不放手，还揩住脉门，使妖精不能变化。两边人大叫：“不要让他走了！”外面的齐声喊：“算命的打死人了！”重重叠叠围住了子牙算命馆。

不一会，亚相比干闻讯赶到，听众人叙说经过，唤左右：“拿来！”姜子牙一只手拖住妖精，来到马前跪下。比干曰：“看你皓首白发，如何不知国法，白日欺奸，女子不从，竟又用砚打死！人命关天，岂容恶党！”子牙曰：“老爷在上，容姜尚禀明。姜尚自幼读书守礼，岂敢违法。但此女非人，乃是妖精。近日只见妖气贯于宫中，小人愿除妖灭怪，以尽子民之志。此女实是妖怪，望老爷细察。”旁观的众人齐齐跪下，都说子牙分明打死良妇，还要狡辩。比干见众口难调，又见子牙拿住妇人手不放，便问：“那姜尚，妇人已死，为何还抓住她手？”子牙答曰：“小人若放她手，妖精去了，以何为证。”比干闻言，吩咐众人曰：“此处不可辨明，待吾启奏天子，便知清白。”众民围着子牙，子牙拖着妖精，往午门来，比干至摘星楼，启奏纣王：“臣过南门，有一术士算命，只见一女子来算命，术士说此女是妖精，用砚石打死。众民不服，齐言术士爱女子姿色，强奸不从，逞凶将女子打死。臣听术士之言，亦有道理。然众民之言，又是亲眼所见。臣请陛下旨意定夺。”

姐已在后面听见比干奏事，知道是琵琶精出事，心中暗暗叫苦，又要为妹妹报仇，出见纣王曰：“亚相所奏直假难辨，主上可传旨，将术士连女子拖至摘星楼下，妾身一观，便知真伪。”纣王传旨，子牙将妖精拖至摘星楼下，伏在阶前，仍抓住妖精右手不放。纣王在九曲雕栏之内问曰：“阶下何人？”子牙曰：“小民东海人氏，姓姜，名尚。幼访名师，秘授阴阳，善识妖魅。此女非人，被小民看破抓住，一则感谢皇恩，一则报答师德。”纣王曰：“朕观此女乃是人像，并非妖邪，破绽在哪里？”子牙曰：“陛下若要妖精现形，可取柴数担，炼此妖精，原形自现。”天子传旨搬来柴木，子牙将妖精头顶用符印镇住原形，才放了手，把女子衣裳解开，前心用符，后心用印，镇住妖精四肢，拖在柴上，放起火来。烈焰腾腾，好一阵大火。但足足炼了两个时辰，上下浑身，却一点也没有烧焦。纣王向比干曰：“朕观烈火焚烧两个时辰，浑身也不焦烂，真乃妖怪！”比干奏曰：“若看此事，姜尚也是奇人。但不知这妖怪是何物变成。”纣王便令他去问，子牙答曰：“要此妖显现真形，也不难。”

姜子牙发一声狠，用三昧真火烧这妖精。此火非同凡火，从眼、鼻、口中喷将出来，乃精、气、神炼成三昧，养就真精，与凡火混成一处，此妖精怎么经得起！妖精在火光中扒将起来，大叫道：“姜子牙，我与你无冤无仇，怎将三昧真火烧我？”纣王听见火里妖精说话，吓的汗流浹背，目瞪口呆。子牙曰：“陛下，请驾进楼，雷来了！”子牙双手招处，只见霹雳交加，一声响亮，火灭烟散，现出一面玉石琵琶来。纣王与姐已曰：“此妖已现真形。”姐已心如刀绞油煎，暗暗叫苦，又发狠要与琵琶精报仇，表面上还得堆出笑容，启奏曰：“陛下命在左右将玉石琵琶取上楼来，待妾上了丝弦，早晚与陛下进御取乐。妾观姜尚有才术，何不封在朝中保驾？”纣王闻言称是，即封姜子牙下大夫，掌司天监，随朝侍用，子牙谢恩而去。

一日纣王在摘星楼与妲己饮宴作乐，酒至半酣，妲己歌舞一回，三宫六院齐声喝采，内有七十余名宫人却不出声，脸上还有泪痕。妲己看见，停住歌舞，查问这些宫人，知是原皇后的侍御宫人，怒曰：“你主母谋逆赐死，你们心怀忿怒，久后必成大患。”奏与纣王，传旨要用金瓜打死，妲己曰：“陛下，且不必将这批逆党击顶，暂且送下冷宫，妾有一计，可除宫中大弊。”奉御官将宫女送下冷宫。

纣王问计，妲己曰：“将摘星楼下，方圆开二十四丈，深五丈，命都城万民每户纳蛇四条，都放于此坑之内。将作弊宫人剥净衣服，扔进坑中喂毒蛇。此刑名曰‘蜚盆’。纣王曰：“御妻之奇法，真可剔除宫中大弊。”随后传旨执行。这京师百姓哪里寻这许多蛇，只好到外县去买，或三两成行，四五一处，手提篮筐，到宫内交纳。百官不知为何，唯有讨论而已。

不数日蛇已纳够，圣旨令将前日不笑的七十余名宫人扔进蜚盆。奉御官得旨，不一时将宫人绑至坑边。那宫人一看蛇蝎狰狞，扬头吐舌，一起吓得大哭，哀声直传宫外。这日上大夫胶鬲正在文书房办事，闻宫内哭声震，急出室外，见执殿官忙忙来报：“启老爷，前日天子取蛇，放在大坑中，今日将七十二名宫人剥净衣服，喂此蛇蝎。”胶鬲怒从心头起，奋身进入内廷，伏阶泣奏，劝纣王不要行此惨刑，残害无辜宫娥。纣王正在兴头之上，要看那毒蛇咬宫女的乐子，如何会听他说。胶鬲报必死之心，言语激烈。纣王大怒，要左右把他抛入蜚盆，胶鬲大喝：“昏君无道，杀害无辜，东伯侯无辜受戮，南伯侯屈死朝歌，，谏官遭炮烙，成汤数百年天下必亡于你手中。”言罢，望摘星楼下一跳，撞将下来，跌了个脑浆迸流，死于非命。

纣王看见，更觉大怒，传旨：“将宫女推下蜚盆，连胶鬲一起喂了蛇蝎！”可怜七十二名宫女尽落坑中。纣王见饿蛇将宫女盘绕，吞咬皮肤，钻入腹内，苦痛万状，不禁大为开怀，以手拂

姐己之背曰：“喜得你这等奇法，妙不可言！”两边宫人，心酸胆碎。

姐己见纣王以此为美刑，又奏曰：“陛下可再传旨，将盃盆左边掘一池，右边挖一沼。池中以糟丘为山，山下用树枝插满，把肉切成薄片挂在枝上，名曰：“肉林”；右边用酒灌满，名曰：“酒海”。天子富有四海，应该尊无穷富贵，此肉林、酒海，非天子之尊，不能枉自享用”。纣王大喜，传旨依法制造。过不多久，两项均告完工。纣王与姐己玩赏酒海、肉林，对此奇思妙想非常喜欢。姐己又献计令宫女和宦官摔跤斗力，败者用金瓜击死，放于糟内。实则她是在每夜二、三更时现出原形，要吃糟内的宫人，以血肉之躯养他的妖气，迷惑纣王

又有这么一天，姐己忽然想起玉面琵琶精之恨，设计要害姜子牙。便把自己所画鹿台之图献于纣王，画中台高四丈九尺，殿阁巍峨，琼楼玉宇，玛瑙砌就栏杆，明珠妆成栋梁。纣王一见，就要依样建造，姐己便说督造此台，非才艺精巧、深识阴阳的姜尚不可，纣王便命使臣宣姜尚进殿受任。

七

这日姜子牙正在比干府中，接旨已毕，谢恩曰：“天使大人可先到午门，卑职就至。”使臣去后，子牙暗起一课，早知今日之危，便与比干诀别。比干曰：“先生何故出此言？”子牙曰：“尚占一课，今日必有凶无吉。”比干再加劝慰，子牙说：“卑职得丞相知遇之恩，无法报答。唯有一柬帖压在书房砚台之下，大人危难之时可观看此柬，或可保无事。”比干见子牙辞行，心中不忍，要随他进去求情，被子牙劝住，只得含泪分别。

子牙入午门，至摘星楼面君，纣王曰：“命卿为朕起造鹿台，待工成之日，加禄增官，决不食言。现有图样在此。”子牙看此图样，便知脱身之计。纣王问：“此台多少日期方可完

工？”姜尚曰：“此台高四丈九尺，人程浩大，非三十五年不能完成。”纣王闻奏，心下踌躇，不愿再造此台。妲己曰：“姜尚乃方外术士，一派诬言。哪有三十五年完工之理！此人欺主，罪当炮烙！”纣王曰：“御妻之言是也。传奉官，速拿姜尚炮烙，以正国法。”子牙历数纣王与妲己之罪，纣王震怒，急令捉拿，子牙抽身往楼下飞跑。纣王一见，且怒且笑曰：“御妻，你看这老匹夫，听见要拿他就跑了，礼节法度全然不知，也不想哪有一个能跑得了的。”众官赶子牙，过了龙德殿、九间殿，至九龙桥。子牙见众官追赶甚急，跃身一跳，早入水中。众官近前观看，连水花也不曾冒一个，只得往摘星楼回旨。这子牙却是乘水遁而去了。

纣王闻子牙赴水而死，只说：“便宜了这老东西！”又听信妲己之言，诏崇侯虎督造鹿台。此台工程浩瀚，要动用无限钱粮、无限人力搬运泥土、木料、砖瓦，来往辛苦，不可尽说。各州府县军民，三丁抽二，有钱者买人顶替，无钱者只能累死。万民惊恐，日夜不安，男女慌乱，军民生怨，家家闭户，逃奔四方。崇侯虎凶残成性，可怜老少累死不计其数，皆将尸首填在鹿台之内。

姜子牙那日乘水遁而逃，几番辛苦周折，最后被周文王礼聘到西岐，封为右灵台丞相。君臣共饮，万民欢欣。文王圣明谦和，子牙治国有方，西周国势大强。早有消息传入五关，汜水关首将韩荣不敢隐瞒，速将姜尚相周一事报知朝廷。

却说比干在朝中，忽然得此消息，心急如焚，抱本到摘星楼来候旨。纣王宣入，比干奏曰：“汜水关总兵官韩荣一本，言姬昌礼聘姜尚为相，其志不小。东伯侯反于东鲁，南伯侯屯兵三山，若西伯再反，真成了刀兵四起。况近年水旱失时，军令民贫，库藏空虚。闻太师远征北地，胜败未分，真是国事多艰，愿陛下定夺。”纣王曰：“候朕上朝，与众卿共议。”正论国事，

崇侯虎前来见驾，宣入后问有何事，侯虎曰：“奉旨督造鹿台，整造两年零四个月，今已完工，特来复命。”纣王大喜，曰：“此台非卿之力，不能完成的如此之快！”侯虎曰：“臣昼夜督工，不敢懈怠，故有如此之速。”纣王曰：“现在姜尚相周，其志不小，卿有何良谋，可除姬昌大患？”侯虎不以为然，曰：“姬昌有何能！姜尚算何物！井底之蛙、萤火之光，不必理它，久之自亡。”纣王点头称是，又问：“鹿台已完，可观乎？”侯虎曰：“特请圣驾观看。”纣王甚喜，着比干、侯虎楼下等候，自己与妲己同坐七香车，宫人随驾，侍女纷纷，前呼后拥地来到鹿台。果然华丽：但见瑶池紫府，玉阙珠楼，楼阁重重，显雕檐碧瓦，亭台叠叠，皆兽马金环。比干随行，在台上观看，见陈列着无数宝玩，可怜民脂民膏，弃之无用之地。再想到台中不知埋着多少冤魂屈鬼，顿生嗟叹。忽闻纣王传旨奏乐，赐比干、侯虎筵席。二臣饮过数杯，也就告辞。

妲己与纣王在台上饮酒作乐，纣王曰：“爱卿曾言鹿台造完，自有神仙、仙子、仙姬俱来行乐，今台已完成，不知众仙何日可到？”这话原是妲己设计要害姜子牙时，为引诱纣王而说，岂知弄假成真，纣王欲想神仙陪伴，追问妲己。妲己只得支吾道：“神仙、仙子乃清虚有道之士，须待月色圆满，光华皎洁之夜方肯至此。”纣王心切，曰：“今日是初十，料定四、五日后之夜，月华圆满，必生清辉，爱卿使朕与神仙、仙子相会，如何？”妲己不敢强辩，只得随口应承。

又过三日，妲己自从纣王要见神仙、仙子之类，心中实在不安。至夜中三更时分，妲己等纣王睡熟，便现出元形，乘一阵狂风，来到朝歌门外三十五里的轩辕坟内。众狐狸齐来迎接，又见九头雉鸡精出来相见。雉鸡精道：“姐姐为何到此？你在皇宫深院享受无穷之福，也不思念我们在此凄凉！”妲己道：“妹妹，我虽朝朝侍天子，夜夜伴君王，心中却思念你们。如今天子造完

鹿台，要会见仙姬、仙子；我有一计，妹妹与众孩儿们会变化者，或变成神仙，或变成仙姬、仙子，去鹿台享受天子的九龙宴；不会变化的，在家看守。到那日，要妹妹同众孩子们前来。”雉鸡精答道：“我那日有事不能前往，孩子们算来只有三十九名会变的。”姐已安排停当，风声响处，依旧回宫，变成了人模样。纣王大醉不醒，哪知这些。

次日，纣王问姐已：“明日是十五月圆之夜，不知众仙能至鹿台否？”姐已奏曰：“明月治宴三十九席，排三层，摆在鹿台，候神仙降临。陛下若会仙家，将大添寿数。”纣王大喜，又问可否让大臣陪席，姐已嘱安排一酒量大的大臣陪席。纣王想到满朝文武中只有比干酒量最大，便传旨让比干明日陪众仙饮酒。比干不知又是什么邪术蒙蔽了纣王，心中百思不解。

到了十五日，纣王传旨：“在鹿台安排筵宴，三十九席俱朝上排列，三席一层，摆到三层。”布置停妥后，纣王恨不得将太阳速送西山，好不容易盼到迟暮时分，比干朝服往台下候旨。但见月光东上，纣王大喜，携姐已到台下，看那九龙筵席，真乃是烹龙炮凤珍羞味，酒海肴山色色新。席已完备，纣王，姐已入内欢饮，等候神仙前来。姐已奏曰：“待群仙至时，陛下万不可出来观看，恐泄露天机，诸仙不肯再降。”纣王点头依允。话犹未了，将近一更时分，只听四下里风响，那些轩辕坟内狐狸，采天地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或一、二百年者，或三、五百年者，都化作仙子、仙姬等神仙模样而来。妖气笼罩，风声大作，一轮明月顿时失色，只听得台上飘飘的落下人来。月光也渐渐复明。姐已悄悄对纣王曰：“仙子来了。”慌是纣王隔帘一瞧，但见众仙毕集，袍分五色，各穿青、黄、赤、白、黑，内有戴鱼尾冠者，九扬巾者，一字巾者，陀头打扮者，双丫髻者，又有龙云高髻如仙子、仙姬者。纣王在绣帘内瞧见，龙心大悦。只听见有一仙人曰：“众位道友，稽首了。”众仙答礼曰：“今蒙纣王设

席，宴吾辈于鹿台，诚为厚赐。但愿国祚千年胜，皇基万岁秋！”姐已在里面传旨宣陪宴官上台，比干登台，月光下一看，果然个个有仙风道骨，人人像不老长生，心下疑惑难解，只得向前施礼。内有一道人曰：“先生何人？”比干答曰：“卑职亚相比干，奉旨陪宴。”道人曰：“既是有缘来此相会，赐寿一千秋。”比干听说，心下着疑。内传旨：“斟酒。”比干执金壶，斟酒三十九席已毕，身居相位，不识妖气，怀抱金壶，侍立一侧。这些狐狸，俱仗着变化之能，全无忌惮。然众狐虽是体态衣服变了，身上那股狐骚臭却变不得。比干只觉得有一股浓烈狐骚臭冲鼻而来，心想：“神仙乃六根清净之体，为何秽气冲人？‘定是不祥之兆。’”正沉思间，姐已命陪宴官奉大杯。比干依次敬酒，三十九席，奉一杯，陪一杯。比干有百斗之量，这些酒不在话下。姐已又曰：“陪宴官再奉一杯。”比干每席又是一杯。众妖连饮两大杯，因不曾吃过这皇封御酒，量大的狐狸，还勉强招架；量小者，招架不住。狐妖醉了，把尾巴都拖下来乱晃。姐已不知，只是让她的子孙多吃。却不知此酒发作起来，禁持不住，都要现出原形来。比干一层层奉酒，早见众仙中不少都挂下尾巴，都是狐狸尾。此时朗月正照，比干处处留神，看得明白，已是追悔不及，暗暗叫苦，想：“我身居相位，又见妖怪叩头，羞杀我也！”比干闻狐臭难当，暗中咬牙切齿。且说姐已在帘中也看出情景有不妙之处，怕小狐狸现出原身，忙传旨：“陪宴官暂且下去，不必奉酒，任从众仙各归洞府。比干领旨下台，闷闷不乐，出了后宫，过了分宫楼，显庆殿，嘉善殿，九间殿，出午门上马而去。行未二里，前面火把灯笼，一彪人马，原来是武成王黄飞虎巡督皇城。两人相遇，黄飞虎下马，惊问：“丞相有甚紧急事，这时节才出午门？”比干捶胸顿足，把经过之事叙说一遍。黄飞虎曰：“丞相请回，未将自有道理。”比干回府。黄飞虎唤过黄明、周纪等四员干将，命曰：“你四人各带二十名健

卒，散在东、南、西、北地方，看那些道人出哪一门，然后跟踪至其巢穴，定要真实回报。”四将领命而去。

且说众狐狸吃得高兴，灌了许多陈年烈酒，在腹内发作起来，架不得妖风，兴不起迷雾，勉强飘飞出午门，一个个都落了下来，拖拖拽拽，挤挤挨挨，三五成群，簇拥而来。至南门时将近五更，门已大开，周纪远远的在黑影之中，看得清清楚楚。便派人紧随其后，探明在离城三十五里轩辕坟旁，有一石洞，那些道人、仙子都爬了进去。次日回令，将此事详细告知。黄飞虎即命周纪领三百家将，尽量携带木柴，塞住石洞洞口，用火猛烧。周纪领命而去。又报亚相来到，黄飞虎请到庭上行礼，叙坐品茶告知此一消息，比干大喜称谢。武成王置酒，与比干对酌，谈论国家大事，不觉到了午后。周纪来见，回说积柴放火已毕。飞虎曰：“未将同丞相一往如何？”比干欣然前往，两人带领家将同出南门，行三十五里，来到坟前。烟火尚未熄灭，黄将军命众家将灭火，用挠钩把狐狸拖出洞外。可怜这些狐狸有吃了酒的，死也甘心；尚有那没吃酒的，俱死于一穴之中。众家将用长钩将那些狐狸拉出，有焦毛烂肉的，也有皮毛完整仅被烟呛而死的，臭不可闻。比干对武成王曰：“这么些死狐狸，拣毛色好的，把皮剥下来，造一件狐袍献于当今，以惑妲己之心，使妖魅不安心于君前。若天子醒悟，贬谪妲己，也见我等忠诚。”两人心中高兴，议论一番，也就各自回府。归府后乘兴再饮，却不知就此埋下祸根。

八

光阴如梭，不觉到了仲冬。这一日，纣王同妲己宴乐于鹿台之上，只见：彤云密布，朔风凛冽。乱舞梨花，乾坤银砌。纷纷瑞雪，遍满朝歌。纣王与妲己正饮宴赏雪，忽奏比干来见驾，纣王正心情愉悦，宣之上台，问：“如此雪天，皇叔不在府第酌酒

御寒，有何奏章冒雪至此？”比干奏曰：“鹿台高接霄汉，风雪严冬，臣忧陛下龙体生寒，特献狐袍，与陛下御冷驱寒。”纣王曰：“皇叔年高，当留自用；今进与狐，当见忠爱！”命：“取来！”比干下台，将朱盘高捧，袍面大红，里是绝佳狐毛，比干亲手抖开，与纣王穿上。帝大悦，曰：“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却无此一件狐袍。皇叔有功！”传旨赐宴。

姐已在绣帘内观看，见狐袍所用都是她子孙的皮，一时间心如刀割，火燎肝肠，心中叫苦，又无法显现出来，暗骂：“比干老贼！我的子孙就算不得享用皇宫筵席，又与你何干？你明明想以此惑我的心，使我不安。我若不把你这老贼剐出心来，也不算中宫之后！”不表姐已深恨比干，且说纣王与比干把盏，饮数杯，比干谢恩辞去。纣王身穿狐袍进内，对姐已曰：“鹿台寒冷，比干进袍，足见忠心。”姐已奏曰：“妾有愚言，不知陛下容纳否？陛下乃龙体，怎披此狐狸皮毛？有侮圣体之尊，不宜如此。”纣王岂有不听之理，便将狐袍脱下来，命侍者收藏入库。自此，姐已害比干之心，日甚一日。

一日，姐已在鹿台陪宴，突然心生一计，将脸上妖冶之容撤去，比平常娇媚不过十分之一二。纣王正饮酒，注视姐已，见其容貌大不如往日，不觉有些奇怪，便不住地观看。姐已曰：“妾有何颜色，只不过是圣上爱宠而已。妾有一义妹胡喜媚，如今在紫霄宫出家。妾之容貌，百不敌其一。”纣王原是为酒色之人，听说如此，其心早砰然而动，乃笑而问曰：“爱卿既有令妹，能让朕一见否？”姐已曰：“喜媚乃闺中少女，自幼出家，拜师学道，上洞府名山紫霄宫内修行，哪容随意相见。”纣王愈加心切，固固请求，姐已曰：“当时妾同义妹同在冀州，同房谈诗书，习针线。喜媚出家，与妾作别，洒泪问是否有再见之期，喜媚曰：‘妹拜师之后，若得五行之术，我送信香给你。姐姐欲相见，焚此信香，吾当即至。’去了一年后，果送回信香一块。

再过两月，蒙圣恩取上朝歌，侍陛下左右，便忘了此事。刚才陛下不说，妾也不敢奏知。”纣王大喜，曰：“爱卿何不速取信香点燃？”姐己曰：“喜媚乃是仙家，非同凡俗。待明日，月下陈设茶果，妾身沐浴焚香相迎，方可。”纣王岂有不信之理。

当夜三更时分，姐己待纣王睡熟，现出原形，来到城南轩辕坟中。只见雉鸡精迎接，泣诉曰：“姐姐，因你一席酒，断送了你子孙尽死于非命，连皮都被剥去，你可知道？”姐己亦悲泣不止，曰：“妹妹！我子孙受此沉冤，无处申报，寻思一计，须……如此如此，可将老贼取心，方遂吾愿。今全仗妹妹相助我想独居此穴，也是寂寞，何不乘此机会，享皇宫血食，岂非美事！”雉鸡精早有此想，深深感谢。两人议定，姐己依旧隐形还宫，与纣王共寝。

次日，纣王一心无他，专候晚间喜媚降临，恨不得金乌赶下西山，去捧出东边玉兔来。好不容易盼到晚间，月华初上，一天如洗，纣王与姐己在台上玩月，催逼姐己焚香。姐己曰：“妾虽焚香拜请，待喜媚来时，陛下应略作回避。恐凡俗不便，触怒义妹，一时回去，再请可就难了。等妾先见面说过，再请陛下相见。”纣王曰：“但凭爱卿吩咐，一一从命。”姐己方净手焚香，做成圈套。将尽一更时分，听半空中风响，阴云密布，黑雾迷空，把一轮明月遮掩。一霎时，天昏地暗，寒气侵人。纣王惊疑，忙问姐己：“好大风！一会儿翻转了天地。”姐己曰：“想必喜媚踏风云而来。”话犹未了，只听半空中环佩叮咚，隐隐有人声降落，姐己忙催纣王进里面，纣王只得进入内殿，隔帘偷瞧。只见风声停息，月光之中，有一道姑穿大红八卦衣，丝绦麻履。因此夜月光皎洁，加上鹿台灯烛辉煌，常言：“灯月之下看佳人，比白日更胜十倍。”但见此女肌如瑞雪，脸似朝霞，海棠丰韵，樱桃小口，香脸桃腮，光莹娇媚，色色动人。姐己向前接住，曰：“妹妹来矣！”喜媚曰：“姐姐，贫道稽首了。”二人

同至殿内，行礼坐下。敬过茶，姐已曰：“妹妹曾告我‘但欲相会，只需焚信香。’今果不失前言。得会尊容，愚姐幸甚。”道姑曰：“贫道刚才闻信香一至，恐违前约，故此即速前来。”彼此谢过。

且说纣王再观喜媚之姿容，又把她与姐已比较，觉得有天地之别，暗想：“如能得喜媚澈陪侍，就是不做天子也值得。”想来想去，心中甚是难过。只见姐已问曰：“妹妹是斋，是荤？”喜媚答曰：“是斋。”姐已传旨摆上素宴来，两人传杯叙话。灯光之下，故作妖娆。纣王看喜媚真如蕊宫仙子，月窟嫦娥，顿时觉得魂游荡漾三千里，魄绕山河十万重，恨不能共语相陪，一口吞她下肚，抓耳挠腮，坐立不宁，不知如何是好。纣王急得不耐烦，只是乱咳嗽。姐已会意，眼角传情，看着喜媚曰：“妹妹，妾有一言，不知妹妹可容纳否？”喜媚道：“姐姐有何事吩咐？妹妹领教。”姐已曰：“妾曾在天子面前赞扬妹妹大德，天子喜不自胜，久欲一睹仙颜。今蒙降临，实在万幸，乞妹子念天子渴想之怀，俯会一回，得领福慧，感激不尽！不知妹妹意下如何？”喜媚曰：“妾系女流，况且出家，僧俗不便相会；二来男女授受不亲，岂可同宴相会，不分内外之礼。”姐已再三苦劝，喜媚只得依从，曰：“姐姐吩咐，请天子相见。”纣王闻了一个“请”字，再也等不得，即刻走了出来，见道姑打一躬，喜媚忙还礼。喜媚曰：“请天子坐。”纣王便傍坐一侧。灯光下，见喜媚两次三番启朱唇，一点樱桃，吐的是美孜孜一团和气；转秋波，双湾活水，送的是娇滴滴万种风情。把个纣王弄得心猿难按，意马驰缰，只急得一身香汗。姐已情知纣王欲火正炽，左右难捱，故意起身更衣，向纣王曰：“陛下在此相陪，妾更衣就来。”纣王转坐喜媚对面，传杯换盏，灯下以眼角传情，那道姑面红微笑。纣王再酌酒，双手奉于道姑；道姑接酒，吐音袅娜，曰：“有劳陛下。”纣王乘机将喜媚手腕一捻，道姑笑而不语，

把纣王魂灵儿都飞在九霄。纣王问：“朕同道姑台前赏玩月色，如何？”喜媚曰：“领教。”纣王携喜媚手出台玩月，喜媚并不推拒，纣王心动，便搂过香肩，月下依偎，情意甚密。纣王见喜媚不甚推辞，乃以手去摸喜媚胸膛，软绵绵，温润润，喜媚半推半就。纣王见她如此，双手抱至偏殿交欢，云雨几度，方才歇手。正起身整衣，忽见姐已出来，一眼看见喜媚乌云散乱，气喘吁吁，姐已曰：“妹妹为何这等模样？”纣王曰：“实不相瞒，方才与喜媚姻缘相凑。今后你姊妹同侍朕左右，朝暮欢娱，共享无穷之福。此亦是爱卿推荐喜媚之功，朕不敢有忘。”即传旨重新排宴，三人共饮，至五更方共寝鹿台之上。

纣王暗纳喜媚，外官不知。天子不理国事，在内宫荒淫，与外廷隔绝，真是君门万里。武成王掌大帅之权，提调朝歌四十八万人马，镇守都城，虽丹心为国，但无法面见天子，彼此隔绝，也只有长叹而已。一日，报说东伯侯姜文焕分兵攻打野马岭，要取陈塘关，黄总兵令鲁雄领兵十万去增援，不表。

再说纣王自得喜媚，朝朝云雨，夜夜酣歌，哪里还想得到山河社稷，那日，二妖正在台上用早膳，忽见姐已大叫一声，跌倒在地，把纣王吓得面如土色。只见姐已口中吐出血水来，闭目不言，面皮俱紫。纣王曰：“御妻自随朕数年，未有此疾，今日如何得此凶症？”喜媚故意点头叹曰：“姐姐旧疾发了！”纣王问：“媚美人如何知御妻有旧疾？”喜媚奏曰：“昔在冀州做女儿时，姐姐常有心痛之疾，一发即死。冀州有一名医张元，用药最妙：有玲珑心一片煎汤吃下，此疾即愈。”纣王就要传旨宣冀州医士张元，喜媚奏曰：“陛下之言差矣！朝歌到冀州一去一来，至少月余，耽误了日期，如何救得？除非在朝歌取有玲珑心者之一片，登时可救；如无，须臾即死。”纣王曰：“玲珑心谁人知道？”喜媚曰：“妾身曾拜师，善能推算。”纣王大喜，催喜媚速算。这妖精故意掐指蹙眉，算来算去，奏曰：“朝中止有

一大臣，官居显爵，位极人臣；只怕圣上舍不得此人，不能救娘娘。”纣王曰：“是谁？快说？”喜媚曰：“唯有亚相比干乃是玲珑七窍之心。”纣王曰：“比干乃是皇叔，一宗嫡派，难道不肯借一片玲珑心为御妻起死复生？速发御札，宣比干！”差官飞往相府。

比干闲居无事，正为国家颠倒，朝政失宜，心中筹画，忽闻御札至，立宣见驾。比干接札，礼毕，请差官先回，自己随后便至。话犹未完，又报：“御札又至！”比干又接过。不一时，连到五次御札。比干疑惑：“有甚紧急，连发五札？”正沉思间，又报：“御札又至！”持札者乃奉御官陈青。比干接毕，问陈青曰：“何事要紧，用札六次？”青曰：“丞相在上，方今国势渐衰，鹿台又新纳道姑，名曰胡喜媚。今日早膳，娘娘偶然心疼病发作，看看气绝。胡喜媚陈说要得玲珑心一片，煎羹汤，吃下即愈。皇上言：‘玲珑心如何晓得？’胡喜媚会算，算丞相是玲珑心。因此发札六道，要借老千岁的心一片，急救娘娘，故此紧急。”比干听此一番说，惊得心胆俱落，自思事已如此，乃曰：“陈青，你在午门等我，我即至也。”

比干进内室，见夫人孟氏，嘱咐一番，泪如雨下，夫人大惊，问：“大王何出此不吉之言？”比干告知姐已设谋害己之事，孟夫人垂泪曰：“官居相位，又无欺诳，上不犯法于天子，下不贪醒于军民，大王忠诚节孝，有何罪恶？竟遭此剜心惨刑！”夫妻相拥而泣。都子在一侧泣曰：“父王勿忧。孩儿想起姜子牙与父王别时，曾留一筒帖在书房，说是若到危急之时，可看此筒。”比干恍然大悟，忙开房门，见砚台下压着一帖，取出观看，见上面如此如此，写得明白。比干曰：“速取火来！”又取水一碗，将子牙所留之符烧成灰，放入水中喝下。这才穿朝服上马，往午门行来。

且说御札六道急宣比干，陈青泄了内情，满城中军民官宰俱

知要取比干心作汤，人人大惊。武成王黄飞虎同诸大臣俱在午门，见比干飞马来到，百官接住问讯，比干把陈青所说告知一遍，百官惊讶，与比干同上六殿。比干直往鹿台下候旨。纣王正等得心焦，听比干至，即宣上台来，曰：“御妻偶发心痛沉疾，唯有玲珑心可医。皇叔有玲珑心，乞借一片做汤，治疾若愈，功莫大焉。”比干曰：“心是何物？”纣王曰：“乃皇叔腹内之心。”比干怒奏曰：“心者一身之主，隐于肺内，坐六叶两耳之中，百恶无侵，一侵即死。心正，手足正；心不正，则手足不正，心乃万物之灵苗，四象变化之根本。若心有伤，岂有正路！老臣虽死不惜，只是怕比干在，江山在，比干存，社稷存！”纣王曰：“皇叔之言差矣！只借你一片心，无伤于事，何必多言？”比干厉声大叫曰：“昏君！你是酒色昏迷，糊涂猪狗！心去一片，吾即死矣！比干不犯剜心之罪，如何无辜遭此罪殃！”纣王怒曰：“君叫臣死，不死不忠。台上毁君，有亏臣节。如不从命，武士，拿下去，取了心来！”比干大骂：“姐已贱人！我死之后，九泉下无愧于先君矣！”又喝道：“左右，取剑来给我！”奉御官将剑递与比干。比干接剑在手，望太庙大拜八拜，泣曰：“成汤先王，岂知殷受断送成汤二十八世天下，非臣不忠也！”遂解开衣带，将剑往脐中刺入，剖开腹腔，并不见流血。比干把手伸入腹内，摘出心来，往地下一掷，掩袍不语，面似淡金，竟下台而去了。

九

比干无罪而受剖腹之刑，满朝文武无不震惊，一日夜晚，姐已在三更时分出来吃人，正遇奉旨在宫内饮酒的黄飞虎，飞虎使北海金眼神鹰抓破狐精面容，又结下仇恨，姐已时刻念念不忘。

时光迅速，不觉又是年终。元旦日，纣王受毕百官朝贺，圣

驾回宫。而内宫则是各亲王夫人朝贺正宫苏后，贺毕出朝。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贾氏入宫朝贺，二则与西宫黄妃为姑嫂之亲，每年只一次相见，必多谈一会儿，故贾氏先到正宫来。宫人报：“启娘娘，贾夫人候旨。”姐已问：“哪个贾夫人？”奏是黄飞虎的原配夫人。姐已暗暗点头：“黄飞虎，你放神鹰孤破我门面，今日你妻子却入我圈套。”传旨宣入，朝贺毕，娘娘赐坐，夫人谢恩。姐已曰：“夫人青春几何？”贾氏答：“启娘娘，臣妾虚度四九。”姐已曰：“夫人长我八岁，还是我姐姐。我与你结成姊妹，如何？”贾氏奏曰：“娘娘乃万乘之尊，臣妾乃一介之妇，岂有彩凤配山鸡之理！”姐已曰：“夫人太谦！我虽椒房之贵，不过苏侯之女。你位居武成王夫人，况且又是国戚，何卑之有？”传旨排宴，与贾氏共饮，言语甚欢。酒不过三五巡，忽传驾到，贾氏着忙，无处可躲，姐已嘱她躲进后宫。纣王见有宴席，问曰：“卿与何人饮酒？”姐已奏曰：“妾身陪武成王夫人贾氏饮酒。”纣王称赞其贤，传旨换席，与姐已饮酒。姐已曰：“陛下可曾见贾氏之容貌乎？”纣王曰：“卿言差矣，君不见臣妻，礼也。”姐已曰：“贾氏乃国戚，见见何妨？百姓之家，姑夫、舅母共饮，也是常事。陛下请隐身一会儿，待妾逗贾氏上摘星楼，驾再出来，贾氏不能回避。贾氏国色天香，万分妖娆。”纣王大喜，退于偏殿。

姐已来请贾氏，贾氏谢恩告辞，姐已却哪里肯放，邀她到摘星楼看景，贾氏不敢推辞，只得相随而来。二人上楼，行至九曲栏杆，往下一看，只见蛭盆内蛇蝎狰狞，白骨堆积，酒池中悲风凛凛，肉林下寒气侵侵。贾氏听姐已讲说蛭盆和酒池，肉林之设，魂不附体，就要告辞，又被姐已劝住。再说黄妃在西宫等待嫂嫂，久候不至，差宫人探问，回说随苏娘娘到摘星楼去了，黄妃知事不好，急差人再去打探消息。

话说姐已与贾氏正在摘星楼饮酒，纣王又至，躲避不过，只

得出笏见礼。纣王偷睛观看贾氏姿色，果然生成端正，长就娇容，忙传旨赐坐。贾氏奏曰：“陛下、国母乃天下之主，臣妾怎敢坐，臣妾该死！”姐己曰：“姐姐坐下何妨？”纣王曰：“御妻为何称贾氏为姐姐？”姐己曰：“贾夫人与妾一拜姊妹，故称姐姐。姐姐乃是皇姨，坐下何妨。”贾氏知入了苏姐己圈套，俯伏在地，再三不肯。纣王曰：“皇姨谦而不坐，朕立奉一杯，如何？”贾氏料今日不能生还，看纣王执一杯酒，笑容可掬来到面前，再无退路，便夺过酒杯，望纣王劈面打来，大骂：“昏君！我丈夫与你挣江山，立奇功三十余场，不思酬功。今日信苏姐己之言，欺辱臣妻。昏君，你与姐己贱人不知死于何地！”纣王大怒，命左右捉拿，贾氏转身一步，走近栏杆，大叫一声：“黄将军，妾身与你全名节！只可怜我三个孩儿……”将身一跳，跃下楼台，粉身碎骨。纣王见此，好生懊恼。

消息传到西宫，黄妃大哭，急步来到摘星楼，指定纣王骂曰：“昏君！我黄家一门忠烈，报国忧民，你爱酒色，竟不分纲常，骗取臣妻上楼，你有辱先王，污名简册！”把个纣王直骂得默默无言。又见姐己侧坐，黄妃怒火中烧，指面痛骂，又赶上一把抓住姐己。黄妃乃将门之女，原有力气，把姐己拖翻在地，手起拳落，打了二、三十下。姐己虽然是狐精，见纣王在上面，有本事也不敢用出，只叫：“陛下救命！”纣王看着黄妃打姐己，心有偏向，上前劝解，曰：“不关姐己事。你姐姐触朕自愧，投于楼下，与姐己无关。”黄妃急怒之间，不暇思索，回手一拳，打在纣王脸上。纣王大怒，一把抓住黄妃头发，一把抓住宫衣，拎起来，往楼下一摔，可怜：香消玉殒佳人绝，碎骨残躯血染衣！

十

贾夫人与黄妃无罪惨死，武成王黄飞虎再也忍受不住，率家

将反出朝歌，投奔西周。纣王在妲己迷惑下继续为非做歹，杀害大臣，满朝文武无心保主，西伯侯挥师进军，过关斩将，东伯侯、南伯侯之兵亦攻杀不止，逼近朝歌。国势危急，纣王派殷破败为使，想与姜子牙议和，因态度骄狂，出言不逊，被姜文焕杀死。破败之子殷成秀提兵出城，为父报仇，又被姜文焕一刀挥于马下。纣王闻说大惊，忙派鲁仁杰上城督守。

姜子牙指挥讨伐之师围住四面城门，却恐伤残百姓过多，暂不攻打，草书告示数十章，历数纣王不君之罪，晓喻众人，不要助纣为虐，四面射入城中。城内军民拾得告示，辗转传看，都说纣王该亡，都说周主仁德爱民，民心涣散，满城哄然。合城百姓俱思大变，至夜间三更时分，一声喊起，朝歌城四门大开，父老军民齐呼万岁，迎接周军。子牙正在寝帐中静坐，忽闻外面喊声动地，左右报说是军民人等已献朝歌。子牙大喜，忙传令众将：

“各门止许进兵五万，其余俱在城化驻扎，不可入城搅扰。”姜子牙令人马夜进朝歌，军纪严明，各依方位，立于东、南、西、北，虽然杀声大振，却丝毫无损城中居民。子牙将兵马屯在午门，诸侯各依次序扎寨。

这时纣王正在宫内与妲己欢宴，忽听得一片杀声震天，大惊失色，要宫官探明回报。少时，宫官报说朝歌军民人等已献了城池，天下诸侯之兵俱扎在午门。纣王忙整衣出殿，聚集文武大臣商议，要背水一战，便点起御林人马，排出午门。只见周营内一声炮响，两面大红旗迎风招展，诸侯之师循序而出，甚是整齐。纣王见子牙排五方队伍，甚是森严，兵戈整肃，左右分列，大小诸侯何止千数，立于队前。正中央大红伞下，姜子牙皓首苍颜，全装甲冑，手执宝剑，十分丰彩。四总镇诸侯俱张红罗伞，齐齐整整，立在子牙后面。子牙见纣王，忙欠身曰：“陛下，老臣姜尚甲冑在身，不能全礼。”纣王曰：“尔曾为朕臣，恃凶逞强，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今朕亲临阵前，尚不倒戈悔过，今日不杀

你这贼臣，誓不回兵！”子牙从容答道：“陛下居天子之尊，不敬上天，肆行不道，残虐百姓，杀戮大臣，恶迹贯盈宇宙，天愁民怨，天下怨之。吾今奉天明命，行天之罚，何有叛君之罪！”纣王曰：“朕有何罪，称为大恶？”子牙提高声音，宣告纣王十大罪，一桩桩令人咬牙切齿。纣王听得面热心跳，拨马便回。八百诸侯齐声怒喊，东伯侯姜文焕父仇姊恨，更按捺不住，纵马挺枪，来赶纣王，南伯侯鄂顺，北伯侯崇应鸾也赶杀过来。纣王截住，四人杀成一团，周武王觉得不忍，令子牙擂鼓收兵。哪知他忘却了“鼓进金止”之意，左右三十五骑听得鼓响，纷纷杀出，将纣王围在垓心。

纣王自幼习武，刀法甚精，虽被众诸侯围在垓心，倒也全然不惧，抡起手中长刀，一声响，将南伯侯挥于马下。鲁仁杰拼命护驾，一杆长枪，刺林善在地。哪吒大怒，登开风火轮，大喝曰：“不得猖狂，我来也！”旁有杨戩、雷震子、韦护、金木二吒一起大叫，杀奔向前。杨戩刀劈的雷鹏。哪吒祭起了乾坤圈，把鲁仁杰取了性命。雷震子一棍结果了雷鹏。姜文焕见众将立功，取鞭在手，照纣王打来。纣王及看时，鞭已来得太急，闪不过，早打中后背，几乎落马，逃入午门。众诸侯呐一声喊，齐追至午门，只见午门紧闭，姜子牙鸣金收兵。

纣王逃入内宫，妲己、喜媚接住，三人相见，均觉心头酸楚，哭泣成一团。纣王有心要自尽，又被妲己扯住龙袍，泪流满面，柔声娇语，难分难舍。纣王命左右治酒，与二美人共饮作别。妲己曰：“陛下且省愁烦。妾身生长将门，昔日曾习刀兵，喜媚妹子亦精道术。陛下放心，今晚看妾姊妹二人一阵成功，解陛下之忧。”纣王闻言大悦。两妖装束整齐，各操利器，乘晚去劫周营。妲己用双刀，喜媚用双剑，各骑桃花马，驾起妖风，播土扬尘，飞砂走石，冲入周营。只见周营中军士，咫尺间不分南北，那辨东西，守营小校尽奔驰，巡逻将士皆束手，真是个一一

围木栅撞得东倒西歪，铁骑连车冲得七横八竖。惊动了大小众将，急报子牙。子牙忙传令：“命众门人齐去，将妖怪捉来！”哪吒听得，急登风火轮，摇火尖枪，杨戩纵马，使三尖刀，雷震子使黄金棍，韦护用降魔杵，李靖摇方天戟，金木二吒用四口宝剑，齐杀出中军帐来，将二妖围住。子牙在中军用五雷正法镇压邪气，把手一放，半空中一声霹雳，只震得二妖心惊胆寒。二妖见来势不好，不敢恋战，借一阵妖风，连人带马冲出周营，逃回午门。纣王见大势已去，再也无话，洒泪与妲己作别，径往摘星楼而去。

妲己与喜媚见纣王无语而别，知大限已到，只得寻思退路，欲往轩辕坟中躲避，被女娲娘娘制住，历数其残杀无辜之罪，解往周营，被姜子牙下令斩首，悬挂于旗杆之上。纣王见二美人已死，再无留恋，令官官在鹿台上堆起干柴，点火自焚。

商纣的暴虐时代结束了。

据《封神演义》缩写 卜健

救包拯狐仙三报恩

却说宋真宗咸平年间，庐州府合肥县包家村，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员外，姓包名怀，家资巨富，天性好施，人都称“包善人”，又称“包百万”。院君周氏，生有二子，长子包山，娶妻王氏；次子包海，娶妻李氏。包山生一子尚未满月，包海没有子女。包山夫妇老实憨厚，包海与李氏却一对儿尖酸刻薄，奸险阴毒。幸老员外治家有方，包山夫妇又百般逊让，一家儿过得还算和睦。不料这一年，老院君周氏忽又怀起孕来。包员外已然有孙在抱，又怕五旬老妻受不得临盆之苦，终日闷闷不乐。

这日独坐书斋，正闷极倦生之际，朦朦胧胧，只见半空中祥云缭绕，瑞起氤氲，猛然红光一闪，面前落下个怪物来，头生双角，青面红发，巨口獠牙，左手拿一银链，右手执一朱笔，跳着舞直奔而来。员外大叫一声，醒来却是一梦。正心口发慌之际，忽报周氏生了一个公子。员外闻听，倒抽一口凉气，惊疑多时，叹道：“家门不幸，生此妖邪，真是冤家到了。”急至后院，幸老妻无恙，略问了几句，连新生儿也不瞧，仍回转书房。

这边包海之妻李氏，抽空儿回到自家房中，见丈夫坐着发呆，便道：“好好的二一添作五的家当，如今弄成三一三剩一了。你到底想个主意才是。”包海答道：“我正为此事发愁。方才老当家的叫我到书房，告诉我梦见一个青脸红发的怪物从空中掉下来，把老当家的吓醒了，谁知就生此子。细细想来，必是咱东地里西瓜成了精了”。李氏闻听便撺掇道：“这还了得！若是留在家内，他必作耗。自古书上说的，妖精入门家败人亡的多着呢！”两口儿计议一番，便去书房见员外，要他快扔掉小儿，恰这时员外正因此烦恼，闻此正合心思，忙嘱包海去办理。

包海领命，回身来到卧房，托言公子已死，急忙抱出，用茶叶篓子装好，携至锦屏山后，见一坑深草，便放下篓子。刚要撈出小儿，只见草丛中有绿光一闪，赫然一只猛虎。包海魂不附体，连篓带小孩一同抛弃，抽身就跑，气喘吁吁，不顾回禀员外，径回自己房中，连声叫怕。李氏忙问，包海便把经过说知，谁知李氏闻言大喜，道：“这孩子保管已让虎吃了，省了一份家私，岂不快活！”

二人在屋内说话，不妨窗外有耳。大儿媳妇王氏从此经过，一一听去，急回至屋中，泪流满面，把此事与包山说知。包山闻言大惊，急急忙忙奔到锦屏山后，果见一片深草。四下寻找，只见茶叶篓子横在地上，却无三弟，心道：“莫非被虎吃了。”又往前走了数步，只见一片草俱倒卧在地，铺起尺余厚绿茵，上爬着个黑漆漆、亮油油、赤条条的小儿。包山一见满心欢喜，急忙打开衣服，将小儿揣在怀中，转身竟奔家来，悄悄地归到自己屋内。王氏正盼望之际，见丈夫抱了三弟回来，喜不自胜，连忙将自己衣襟解开，接过三弟以胸膛偎抱。谁知小婴孩到了王氏怀内，天生的聪俊，将头乱拱，仿佛要乳食吃的一般。王氏即将乳头放在他口内，慢慢的喂哺。包山在旁与王氏商议：“如今虽将三弟救回，但我房中忽然有了两个小孩，别人看见岂不生疑心么？”王氏道：“不如把咱们刚满月的儿寄养别处，妾身单单哺育三弟，岂不两全。”包山闻言大喜，便偷偷把自己孩儿寄养他处，夫妻二人一心照管小弟。

转瞬过了六个年头，三弟已七岁，总以兄嫂呼为父母，起名就叫黑子。最奇怪的是：他从小至七岁，未尝哭过，也未尝笑过。每日里哭丧着小脸儿，不言不语，就是人家逗他，也不搭理。因至人人皆嫌，除了包山夫妻百般护持外，再没一个爱他的。

一日，乃老院君周氏生辰，家中摆开家宴，王氏带领黑子与

婆婆拜寿，行礼已毕，站立一旁。只见包黑跑到周氏跟前，双膝跪倒，恭恭敬敬又磕了三个头。周氏乐的眉开眼笑，将他抱在怀中，因说道：“记得六年前产生一子，正在昏迷之际，不知怎么落草就死了。若是活着，也与他一般大了。”说着掉下泪来。王氏闻听，见旁边无人，连忙跪倒禀道：“求婆婆恕媳妇胆大之罪。此子便是婆婆所生。媳妇恐婆婆年迈，乳食不足，担不得乳哺操劳，故此将此子暗暗抱至自己室内抚养，不敢明言。今因婆婆问及，不敢不以实情禀告。”并不提起李氏夫妇陷害之事。周氏连忙将王氏扶起，道：“如此说来，吾儿多亏媳妇抚养，又免我劳心，真是天下第一贤德人了。但只一件，我那小孙孙现在何处？”王氏禀道：“现在别处抚养。”老院君立刻嘱将小孙孙领来，果然高矮相近。急请包员外来，大家讲明此事。员外心中虽乐，然而想起从前之事，心下也有些不安。

自从包黑认过父母，改称包山夫妻兄嫂。周氏年老惜子，百般珍爱，改名为三黑。包山夫妇仍是关怀如旧，各处留神，总然包海夫妻暗暗打算，也是不能凑手。转眼又过了二年，包公到了九岁。包海夫妻时刻要置他于死地，便对老员外道：“咱们庄户人总以勤俭为本，最忌好吃懒做。现今包黑已经九岁，应该叫他跟咱家老周的儿子长保儿学学牧牛放羊，一来学本事，二来也不吃闲饭。”员外听得有理，便与老院君商量，又嘱长工老周加意照料。老周又嘱咐长保儿：“天天出去牧放牛羊，好好儿哄着着三官人玩耍，倘有不到之处，我便打你！”因此包三黑每日同长保出去牧放牛羊，或在村外，或在河边，或在锦屏山畔，总不过离村五六里路，再也不肯远去的。

一日，驱逐牛羊来到锦屏山鹅头峰下，见好一片青草，将牛羊就在此处放牧。乡中牧童彼此玩耍，独有三黑一人或观山水，或在林木下席地而坐，无精打彩，仿佛心有所思。正在山中歇息，只见阴云入合，雷闪交加，知道必有大雨，起身便跑，一直

到山窝古庙之中，刚走了殿内，只听忽喇喇霹雳一声，风雨骤至。包公在供桌前盘膝端坐，忽觉背后有人一搂，将腰抱住，回头看书时，却是一年青女子，羞容满面，更显出惊怕之色，浑身颤颤，令人可怜。

原来这女子是一只千龄白狐，按《玄中记》云：“狐五十岁能变化为人，百岁能知千里外之事，千岁与天相通，人不能制，名曰天狐。”不料今日却是该狐的大劫，注定要被雷击死，惊慌之下，躲入古庙，但雷神电母如何肯舍？跟踪而至，滚雷炸响，电光如蛇，把一个古庙罩得密密匝匝。这天狐知厄运难逃，正待闭目就死，却见殿门开处，跑进来一个孩童，再仔细一看，不由大喜，原来是文曲星君真身下凡，赶紧上前抱住。三黑不知这许多内情，只觉得女子楚楚可怜，心想：“不知谁家女子从此经过，遇此大雨，看她光景，想是怕雷电之威，慢说此一柔弱女子，就是我三黑闻此震雷亦觉胆寒。”因此，索性把衣服展开遮护女子。外面雷声愈急，不离顶门，几次竟从殿门滚入，三黑为掩护那女子，竟用身挡住，再不闪避。约有两三刻的工夫，雨声渐小，雷电已止。原来这雷公电母发现天狐竟有文曲星君用身遮蔽，雷电不入，知其命不该绝，便偃旗息鼓而去。不多时云散天晴，日已偏西，包黑再回头看时，不见那女子踪影。虽心中纳闷，也不多想，走出庙来，找着长保驱牛羊回转。

刚至村头，只见二嫂的丫环秋香手托一碟油饼，说道：“这是二奶奶给三官人吃的。”包公正饥饿间，道一声谢，拿起饼来待要吃，只觉手指如针一刺，顿生麻木，饼也掉在地下。才要去拣，从身后跑来一只獭犬，竟衔着去了。长保说：“可惜一张油饼，却被它吃了。这是我家的獭犬，等我去赶回来。”待赶到家中，却见獭犬七窍流血而死。老周见狗是中毒之症，忙问它吃了什么东西，长保说：“刚才二奶奶叫秋香送饼给三官人吃，失手落地，被咱家狗吃了。”老周便明白其间内情，请包黑来到屋

内，暗暗嘱咐：“以后切不可吃二奶奶送的东西。”包黑却还不信。

过了几天，只见秋香来请，说二奶奶有要紧的事，包公随她到了二嫂屋内，李氏一见，满面笑容，说与秋香昨日到后园，忽听古井内有人说话，在井口往下一看，不想把头上金簪子掉落井中，恐怕老院君见怪。若叫别人打捞，井口又小，下不去，故此请三官人帮忙。包公道：“这不打紧，待我下去给嫂嫂摸出来就是了。”于是李氏呼秋香拿绳子，一同来到后园井边。包公将绳拴在腰间，手扶井口，叫李氏与秋香慢慢松放，刚到一半，只听上面说：“不好！揪不住了。”包公忽觉绳子一松，身如断线之秤砣，扑通一声竟落井底。且喜枯井无水，也未摔坏。包黑心中这才明白，暗想：“怪不得老周叫我留神，原来二嫂嫂果有害我之心。只是今日落在井中，别人又不知道，我如何能出去呢？”

正烦闷无计之时，只见面前忽有亮光一闪，包公疑是金钗，向前一扑，并未扑着，光明又往前去。包公诧异，又往前赶，越扑越远，总是抓它不着，烦乱之际，忽然心窍一通，便追赶光亮而去。追赶大约有一里之遥，忽见光亮物不再动了，急忙抓住，看时是一面古镜，翻转细看，黑暗中也看不出来，但觉冷气森森，透人心胆。正看时，忽见前面明亮，忙揣起古镜，爬将出来。看时，乃是场院后墙之外的地沟。

走回家中，好不气闷，坐了一会儿，又撅着嘴走到王氏屋内，将此事细细述说一遍。王氏待三黑如同己生，闻此好不难过，又无计可施，只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处处留神。包黑连连点头称是。说话间，从怀中掏出古镜交与王氏，嘱嫂嫂好好收藏。

包公去后，王氏独坐房中，暗自落泪。不一会儿，包山返家，问其原因，王氏将方才之事说了一遍。包山闻听连连摇头

道：“岂有此理！必是三弟自己淘气，误掉入枯井之中，又怕受责打，故意编些谎话，不可听他。日日总叫他时时在这里就是了。”包山口中虽如此说，心内却万分难受，暗想：“二弟从前做的事我岂不知，只是我做哥哥的又认真不得。若讲明了，一来伤了手足的和气，二来添妯娌疑忌。”沉吟半晌，向王氏道：

“我看三弟气宇不凡，行事奇异，将来必不可限量。何不延师教导三弟，或能得上天怜念，博个一官半职，一来改换门庭，二来省受那赃官污吏的闷气。你道好不好？”王氏点头称是，合计一番，议定由包山去找员外说，员外也同意了。

且说众乡邻听说“包百万”家要请先生，谁不献勤，这个也来说，那个也来荐。谁知包山一心要三弟有出息，非名儒不请。可巧隔村有一宁老先生，学问渊深，品行端正，兼有一个古怪脾气，教徒弟有三不教：笨了不教；到馆中只要书童一个；不许闲人出入；十年之内只许先生辞馆，不许东家辞先生。有此三不教，束脩不拘多少，故此无人敢请。包兴访听明白，亲自前往拜谒，果然好一位道德先生，恳切相请，即择日上馆。到了那天，少不得设席摆酒，极尽礼仪之排场。也是前生缘分，师徒一见，彼此对看，互生爱慕。正是：英才得遇春风入，俊杰从来喜气生。

开馆之后，宁老先生入了师位，包公呈上《大学》。先生点了句读，教道：“大学之道……”包公便说：“在明明德。”老师说：“我教的是‘大学之道’。”包公说：“是。难道下句不是‘在明明德’么？”老师道：“再往下说。”包公便道：“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老师闻听，甚为诧异，叫他往下念，仍是丝毫不错，然疑是在家中有人教过的，或是听别人念学会了的，尚不在意。谁知到后来，无论学什么书籍，俱是教了上句便会下句，就象温习读过的书一样，真把宁老先生喜的乐不可支，自言道：“天下聪明子弟甚多，未有不教而成者，真是生就的神童，

天下奇才，将来不可限量。哈哈！不想我宁某教读半世，今在此子身上成名。”他给包拯起了大名，单一个“拯”字，取意将来可拯百姓于水火之中。字“文正”，文与正合一则为“政”字，言其将来理国政，必为治世良臣之意。

光阴荏苒，早过了五个年头，包拯长成十四岁，学得满腹经论，诗文之佳自不必说。先生每年催递名送考，怎奈那包员外怕考不上，反有许多花费，包山不时去说，也总是不允。于是过了几年，包拯已十六岁，又逢小考，先生实在忍耐不住，向包山说道：“此次你家不送考，我可要替你们送了。”包山急去找员外，说得员外心活，便同意了。包山大喜，急来告知先生，便写了名字送报。临到考期，一切全是大爷张罗，员外毫不介意，却不料一考便中，揭榜之日，院门中一片报喜之声，员外却心中烦闷，藏于密室，连贺喜的亲友也不见，多亏包山一切周旋，方将此事完结。唯有先生暗暗想道：“我到此执教几年，从未见过本家老员外。如今教的他儿子中了秀才，连个谢字也没有，竟有如此不通情理之人！”说话间，也就露出些气恼之色。又是包山暗暗求告父亲，这才议定日子，下了请帖，设席与先生酬谢。

到了那天，请先生到待客厅中，员外迎接，见面不过一揖，让至屋内，分宾主坐下，员外并无致谢之辞。然后摆上酒席，请先生上坐，员外主位相陪，酒至三巡，菜上五味，只见员外愁容满面，举止失措，连酒也不吃。先生见此情形，忍耐不住，只得说道：“我在贵府打搅了六七年，虽有微劳，也是令郎天分聪明，方能如此。”员外呆了半晌，方才说道：“好！”先生又说道：“若问令郎学问，慢说是秀才，就是举人进士也绰绰有余了，将来不可限量。这也是尊府上德行。”员外听此，不觉双眉紧蹙，发狠道：“什么德行！不过家门不幸，生此败家子。将来能保住不家败人亡，就是造化了。”先生大为吃惊，问：“贤东何出此言？世上那有不望儿孙中举作官之理呢？此话说来，真真

令人不解。”员外无奈，只得把生包拯时所做恶梦，说了一遍，如今提起，还觉胆寒。宁公原是饱学之人，听见此梦情形，似乎是奎星下界，又见包公举止端方，聪明过人，就知是有来历的，将来必然大贵，暗暗点头。员外又说道：“以后望先生不必深教小儿，但十年束脩是断断不敢少的，请放心。”一句话把个正直的宁公说得面红耳赤，不悦道：“如此说来，令郎是叫他不要考了？”员外连声道：“不考了，不考了！”先生不觉勃然大怒道：“当初你的儿子叫我教，原是由得你的，如今是我的徒弟，叫他考却是由得我的。以后不要你管，我自主张罢了。”不等席完，竟怒冲冲离去。

到了乡试之年，宁公作主，包山为筹备操劳，硬是叫包拯赴试。放榜之日，又高高中了乡魁。员外更是愁肠难解，躲着不肯见人。但事到如今，也不便阻着不让再考，全家人商议送包公进京会试之事，员外不许多带随人，恐怕耗费了盘缠，只让跟有伴童包兴一人。

包拯择日起身。一路上少不得饥餐渴饮，夜宿晓行。一日到了一个镇上，主仆俩找了一个饭店，也不分别，就点两样菜，一角酒，要在一起吃饭。包兴斟上酒，包公才要饮，只见对面桌上来了一个道人坐下，要一角酒，却对着酒发呆，拿起壶来不向杯中斟，哗啦啦倒了一桌子，又不住叹气，似有重重心事。包公正纳闷，又见一武生打扮人来到，却是面露侠气，神采奕奕，道人忙起身，口称：“恩公请坐。”那人也不坐下，从怀中掏出一锭大银，递与那人道：“将此银暂且拿去，等晚上再见。”道人磕头称谢，拿银子而去。

包拯见此年纪约二十上下，气宇轩昂，令人敬爱，便立起身来，执手当胸道：“尊兄请了。若不弃嫌，何不请过来彼此一叙。”那人闻听，将包拯上下打量了一番，笑容满面道：“既承错爱，敢不奉命。”包兴连忙站起，添份杯筷，又要了一角酒，

两碟菜，满满斟上一杯，便在一旁侍立。包拯与那人分宾主坐了，便问：“尊兄贵姓？”笑道：“小弟姓展名昭，字熊飞。”包拯也通了姓名。二人一文一武，言语投机，不觉饮了数角。展昭道：“小弟现有些小事情，不能奉陪尊兄，改日再会。”说罢，会了钱钞，包拯也不谦让。展昭竟作别而去，包拯也料不出他是甚么人。

再登途程，因店内吃酒误了些工夫，看看天色已晚，不知路径，问了一下，三元镇在西南约三十里处，前面有个沙屯儿村，并无客店。主仆二人也只得往沙屯儿走去，走了多时，见道旁有座庙宇，匾上大书“敕建护国金龙寺”。包拯道：“与其在村户中借宿，不如就在寺中住一夕，给点布施也就是了。遂下马叩门，出来一僧，问明来历，便请进了山门。包兴将马拴好，喂在槽上。和尚让至云堂小院，三间净室，叙礼归座。说话中间，包拯知此庙中住持僧二人，陪座的名法本，还有师弟法明。说一会话，大和尚告辞，小和尚摆上素斋来。主仆二人用毕，夜色已深，包兴便将碗盘之类送至厨房，因不知道，来至禅院。只见几个年轻的妇女，花枝招展，携手嘻笑，说道：“西边云堂小院住下客了，咱们往后边去罢。”包兴无处可躲，只得退回，等她们过后才将厨房找着。急忙回到屋内告知包拯，恐此庙不大安静。

正说话间，只见小和尚左手拿一只灯，右手提一壶茶来。走进来贼眉贼眼将灯放下，又将茶壶放在桌上，两只贼眼东瞧西看，连话也不说，回头就走。包兴一看，连说：“不好，这是个贼庙。急来外边看时，山门已经倒锁了。又看别处，竟无出路，急忙跑回。包兴心中害怕，道：“三爷，咱们快想出路才好。”包拯道：“门已关锁，又无别路可出，往哪里走？”包兴着急道：“现有桌椅，待小人搬至墙边，公子赶紧跳墙逃生。等凶僧来时，小人与他拼了。”包拯道：“我自小不会登梯爬高。若是

可跳墙，你赶紧逃生，回家报信，也好报仇。”包兴哭道：“三官人说那里话，小人至死也不会离开你的。”包拯道：“既是如此，咱主仆二人索性死在一处。等那凶僧到来再作道理，只好听天由命罢了。”包拯将椅子挪在中间门口，端然正坐。包兴无物可拿，将门栓擎在手中，在包拯之前，说：“他若来时，先吃我一门栓。”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板门。正在凝神，忽听门外克哧一声，仿佛砍吊一般，门已开了，进来一人。包兴吓了一跳，门栓已然落地，浑身乱抖，堆缩成一团。只见那人浑身是青，一副夜行打扮，不是别人，就是白日在饭店遇见的那个武生。

原来饭店中那道人也是此庙中的，皆因法本、法明二人抢掠妇女，老和尚嗔责，二人竟将老僧杀了。道人要与老和尚报仇，告至官府，不想凶僧有钱，买嘱通了，竟将道人重责二十大板，作为诬告之罪，逐出境外。道人冤屈无处可申，欲在树林间寻自尽，恰被展昭救下，问明之后，要除掉凶僧，至天交初鼓，展昭改扮行装，施展飞檐走壁之能，来至庙中，静悄悄间，又飞至宝阁。只见阁内有两个凶僧，旁列四五个妇女，正在饮酒作乐。又听得说：“云堂小院那个举子，等三更时分再去下手不迟。”展昭闻听，暗道：“我何不先救好人，后杀凶僧，还怕他飞上天去不成。”因此来至云堂小院，用巨阙宝剑削去铁吊环，进来看时，不料就是酒店相逢的包拯。展昭上前拉住包拯，携了包兴道：“尊兄随我来。”出了小院，从旁边角门来至后墙，打百宝囊中掏出如意索来，系在包拯腰间，自己提了绳头，飞身跃上墙头，骑马式蹲住，将手轻轻一提，便将包拯提在墙上，悄悄附耳说道：“尊兄下去时，便将绳子解开，我再救贵仆人。”说罢向下一放，如此施行，又把包兴救出，向外低声道：“你主仆二人就此逃走罢。”说完身影一晃，早不见踪影。

包兴搀扶着包拯，哪敢停留，向前没命的好一阵跑。好容易奔到一个村头，天已五鼓，远远有一盏灯光。急向前叫门，柴门

开处，里面走出一老者来，问讯一番，见包拯是一儒流，又看包兴是一书童打扮，却无行李，只当是近处的，便请到屋内。

这老汉姓孟，靠磨豆腐为生，家中只有一老伴，虽然贫穷，却是热情好客。见二人饥渴，便把刚出锅的豆浆大碗盛来，又每人一碗大豆腐，包拯主仆二人真如饮玉液琼浆般，肚里暖烘烘的，好不快活。闲谈之中，知此地距三元镇不足二十里之遥。

正在叙谈之间，忽见火光冲天。孟老出院一看，只见东南角上一片红光，按方向好似金龙寺里起火。包公和包兴也到院中观望，心内料定必是侠士所为，却问孟老：“这是何处夫火？”孟老道：“天理昭彰，循环报应。二位不知，这金龙寺自老和尚没后，留下两个无法无天的徒弟，时常谋害人命，抢掠妇女，比那杀人放火的强盗还厉害，想不到今日也有此报。”

次日再拜谢了孟老，执手告别，主仆二人行行李马匹当时在慌乱中留在金龙寺，盘缠银袋儿又在逃跑时丢了，包拯好不懊丧，主仆俩走一步捱一步，两腿酸痛，步履艰难。包拯道：“从此地到京尚有几天路程，似这等走法，不知道多咱才到京中。况且身上分文皆无，如何是好？”包兴听了此言，又见相公一副惨相，恐怕愁出病来，只得编个谎儿安慰，说道：“这也无妨。只要到了三元镇，我那里有个舅舅，向他借些钱，再叫他备办一头驴给相公骑着，小人步行跟随，也就用十天半月便到了京师。”包拯道：“若能如此甚好，只是难为你了。”包兴道：“这有啥要紧。咱们走路就象闲游一样，观看一路景色，保你不觉劳累。”如此边说边走，不知不觉，也就离三元镇不远了。

看看将至中午，包兴暗暗打算：“说真的，我哪里有舅舅？现已到镇上，先同公子吃饭，把身上衣服卖几个钱，混一日算一日，只不叫相公发愁便是了。”一时来到镇上，只见人烟稠密，铺户林立。包兴哪管南北碗菜应时小卖的大馆，单找那家常便饭

的二荤铺，引包拯上楼，拣个干净桌儿坐下。跑堂的过来放下杯筷，点了两碟小菜和酒饭，登时间，主仆饱餐已毕。包兴向主人悄悄说：“相公此等候别动，小人去找我舅舅就来。”包拯点头。

包兴下楼出了铺子，先记准此处字号是望春楼，这才迈步。他打算用自己身上绸袍当几串铜钱，雇上一头驴，就是从舅舅处借来的。不想四五长街，从南到北，就是没有当铺，急得包兴浑身是汗。正在为难，只见一簇人围着一张大纸观看，包兴挤身进去，见上面写着：“

告白四方仁人君子知之。今有隐逸村内李老大
人宅内小姐被妖迷住，倘有能治邪捉妖者，谢纹银
三百两，决不食言。谨此告白。

包兴念完，心中暗想：“我何不如此如此。倘若事成，这一路上京，便不吃苦了；即或不成，混天两天吃喝也好。”想罢，见告白旁站着一人，便上前问：“这隐逸村离此有多远？”那人见问，连忙答道：“不过三里路，你却为何要问？”包兴道：“实不相瞒，我家相公惯能驱逐邪祟，降妖捉怪，手到病除。只是一件，我们原是外乡之人，我家相公虽有些神通，却不敢露头，唯恐谣言惑众，轻易不替人驱邪。必须来人志诚相求，相公必然说不会降妖，越说不会，越要恳求。他试探了来人一片诚心，才敢答应。”那人闻听，说：“这有何难。只要你家相公应允，我就是赴汤蹈火也情愿。”包兴道：“既然如此，闲话少说，你将这纸收起，随我来。”两旁看热闹之人，闻听有人会捉妖，都跟着要看，越来越多。

转眼到了望春楼门口，包兴向众人说道：“众位乡亲，若是我家相公不肯应允，欲要走时，求列位拦阻拦阻。”那人也向众人说：“相烦众位高邻，倘若法师不允，奉求帮帮忙。”包兴将门口布置好，又向那人道：“你先到柜上把我们饭钱会了，省得

待会耽误工夫。”那人连声称是。来到柜上，只见柜内各执手相让，说：“李二爷请了，许久未到小铺。”这才知此人姓李名保，乃李大人宅中主管。李保应道：“请了，借重借重。楼上那位相公、这位管家吃了多少钱文，写在我帐上罢。”掌柜连连答应，告诉跑堂的知道。包兴与李保来至楼梯之前，嘱李保听咳嗽为号，急便上楼恳求，李保自然无有不从，包兴这才上楼。

谁知包拯在楼上等的心内焦燥，眼也望穿了，再也不见包兴回来，满腹中胡思乱想。手头没钱结帐，又无法离开，正疑惑之间，只见包兴从下面笑嘻嘻地上来。包拯不由的勃怒道：“你往那里去了？叫我在此好等。包兴向前悄悄地道：“我没找到舅舅，如今倒有一事。”便将隐逸村李小姐被妖迷住请人捉妖之事说了一遍，要包拯去混他几日再说。包拯闻听不禁大怒，说：“你这狗才！”包兴却连连咳嗽，李保闻声冲上楼来，对着包拯双膝跪倒，道：“相公在上，小人名叫李保，奉了主母之命，延请法官以救小姐。方才见相公亲随，告知相公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祈望搭救我家小姐才好。”说罢磕头不起。包拯道：“管家休听他胡言，我是不会捉妖的。”包兴一旁插言道：“你听见，说出‘不会’来了，快磕头罢。”李保闻听，连连磕头，把楼板撞得山响。包兴又道：“相公，你看他一片诚心，怪可怜的。没奈何，相公发发慈悲吧。”包拯双眼一瞪道：“你这狗才，满口胡说。”又向李保道：“管家你起来，我还要赶路呢。我是不会捉妖的。”李保那里肯放，道：“相公，如今你是走不得了。小人已哀告众位乡邻在楼下帮扶着小人拦阻，再者众乡邻已知相公是法官，若是走了，倘被小人主母知道，小人实实吃罪不起。”说罢又叩首。包拯被缠的没法，只是暗恨包兴。转念又想：“此事终属妄言，如何会有妖魅？我包某以正胜邪，倒要随他去看看，再作脱身之计。”想罢，向李保道：“我不会捉妖，却不信

邪也罢，我随你去看看就是了。”李保闻听包拯应允，满心欢喜，磕了头，爬起身来，在前面引路。

下楼一看，铺子门口人山人海，都是看法官的。李保一见，连忙向前说道：“有劳列位乡亲了。且喜我李保一片至诚，法官业已应允，不劳众位拦阻。望众位乡邻闪让出一条路来，多谢方便。”说罢奉了一揖。众人听了，往两旁一闪，中间留出一条胡同，李保在前，包拯随着，后面是包兴。众人见包拯貌中有凛然一股正气，无不赞叹，也有许多相随到隐逸村的。进了村口，李保先行禀报去了。

且说这李大人乃吏部天官李文业，告老退归林下。夫人张氏，膝下只有一位小姐，因游花园，偶然中了邪祟。原是不准声张，无奈夫人疼爱女儿心切，特差李保前去各处觅请法师退邪。李老爷无可奈何，只得应允。这日正在卧房，夫妻二人谈小姐之病，只见李保来禀道：“请到法师，是个少年儒流。”老爷闻听，心中暗想：“既是读书人，哪有攻此异端之理，待我出去责备他一番。”想罢，叫李保请至书房。

李保将包拯主仆引至书房，献茶后，复进来说：“家老爷相见。”包拯连忙站起。从外面进来一位须发半白、面若童颜的官长。包拯见了，不慌不忙上前一揖，口称：“大人在上，晚生拜揖。”李大人看包拯气度不凡，相貌清奇，连忙还礼，分宾主坐下。便问：“贵姓？仙乡何处？因甚来到三元镇？”包拯便将上京会试、路上遭劫之事和盘托出。李大人这才知道是个落难的书生，看见言语爽直，倒是忠诚之人，但不知他学问如何？于是谈话之间，暗中试他学业。包拯竟是问一答十，李大人不胜欢喜，暗想道：“看此子骨格清奇，又有如此学问，将来必为人上之人。”谈不多时，暂且告别，并吩咐李保好生服侍，捉妖之事，却是一字未提。

李保早受夫人之命，务必求法官到小姐屋内捉妖，如今已将

小姐搬到夫人卧房去了。李保便问包兴应作何准备，包兴一本正经地说：“用桌子三张，椅子一张，随围桌椅披，在小姐室内设坛。所有朱砂、新笔、黄纸、宝剑、香炉、烛台，俱要洁净的。等我家相公定性养神，二鼓上坛便是。”李保答应去了，认认真真的，在包兴指挥之下，把一切物事摆设停当。

包兴等到初更时分，来到书房，谁知包拯劳碌一天，正困得前仰后合，走近跟前，叫了一声相公，把包拯唤醒。包拯见是包兴，说：“你来的正好，服侍我睡觉罢。”包兴道：“相公，咱们可是捉妖来了。”包拯道：“那不是你这狗才干的！我是不会捉妖的。”包兴悄悄道：“相公也不想想，小人费了多少心机，给相公找了这样的住处，又有这精美吃喝，又香又陈，如今吃饱喝足，就要睡觉，怎么过意得去？咱们何不到小姐卧房看看，凭着相公正气，或者胜了邪魅，岂不两全其美呢？”一席话说得包拯心活。再者原也是不信邪的，便立起身来，包兴急忙呼喊，快掌灯呀！”外面连声答应：“早伺候下了。”

包拯出了书房，李保提灯在前引道，来至小姐卧房一看，只见灯烛辉煌，桌椅高搭，设摆的齐备，心中早已明白是包兴闹的鬼。迈步来到屋中，只听包兴吩咐李保等人道：“所有闲杂人等，俱应回避，最忌的是对妇女窥探。”李保忙指挥众人退到室外。

包兴拿起香来，插到炉内点着，爬在地下又磕了三个头，装模做样，念念有辞，包拯不觉暗笑。只见包兴登上高桌，将朱砂墨研好，蘸了新笔，又将黄纸撕成纸条儿，刚要写，忽觉手腕一动，仿佛有人拿着，刷刷写下几字，自己看时，上面写的：“淘气，淘气！该打，该打！”包兴心中有些发毛，急急在灯上烧了，慌慌张张下了台，劝包拯上台。包拯无奈，只得起身上了高台，坐在椅子上。只见桌子上面放着宝剑一口，又有朱砂、黄纸、笔、砚等物，包拯心中也暗暗欢喜，难为他想的周到。因此

不由的将笔提起，蘸了朱砂，铺下黄纸，刚刚要写，不自主地腕随笔动，顺手写将下去，才要看时，只听得外面噯呀一声，咕咚栽倒在地。

包拯闻声，急急提了宝剑，跳下高台，来至卧房外看时，却是李保。见他惊惶失色，连声说道：“法官老爷，吓死小人了。方才在院中只见白光一道，冲户而出，把小人吓得半死，不觉失色栽倒。”包拯也觉纳闷，进得屋来却不见包兴，与李保找寻，只见包兴在桌子底下缩作一堆，见有人来，方敢出头。包兴见李保在旁，遮饰道：“告诉你们，我家相公法不可窥探，连我还在桌子底下藏着呢。你们如何不遵守法令？幸亏相公法力无边。”李保这才说道：“只因我家老爷夫人唯恐相公深夜辛苦，叫小人前来照应，请相公早早安歇。”包拯闻听，方叫包兴打着灯笼，前往书房去了。

李保叫人拆了法台，只见有个朱砂黄纸字帖，以为是法官留下的镇压符咒，连宝剑一同拿起，回身来到内堂，禀告一番，把宝剑、符咒交上。老爷将黄纸字帖灯下一阅，原来不是符咒，却是一首诗：“避劫山中受大恩，欺心毒饼落于尘。寻钗井底将君蔽，三次相酬结好姻。”李老爷细看诗中隐藏事迹，不甚明白，便叫李保暗中向包兴打探，并询问是否娶妻，明日一早回话。李保领命而去。原来这李老爷昨日在书房见了包拯之后，回到内宅，对夫人连声夸奖，说包拯人品好，学问好，将来不可限量。张氏夫人道：“既然如此，他若将女儿治好，何不就与他结为秦晋之好呢？”老爷道：“夫人之言正合我意。且看我儿病体如何，再作道理。”所以老两口儿惦记此事，天交二鼓，未曾安寝。

到了次日，小姐竟大病全消，实是奇事。老爷、夫人更加欢喜，又见李保前来回话：“昨晚细问，包兴说这字帖上的事，是他家相公幼时遭受的磨难，皆是逢凶化吉，并未遇害。还问明了

相公尚未定亲。”李老爷心中已明白是狐仙报恩，成此一段良缘，便整衣来至书房。李保通报，包拯迎出，只见李老爷满面笑容道：“小女多亏救助，如今已经痊愈，实为奇异。老夫无儿，只生此女，尚未婚配，意欲奉为箕帚，不知尊意如何？”包拯答道：“此事晚生实实不敢自主，须要禀明父母、兄嫂，方敢联姻。”李老爷见他不肯应允，便笑嘻嘻从袖中掏出黄纸帖儿递过来，说道：“请看此帖便知，不必推辞了。”包拯接过一看，不觉面红过耳，暗暗想道：“我昨晚恍惚之间，如何写出这些话来？”又想：“原来我小时候山中遇雨，见那女子竟是狐仙，却得她累次相救，竟是如此知恩报恩。”李老爷见包拯沉吟不语，便道：“据老夫看来，并非妖邪作祟，倒是狐仙做起红娘来了。可见天生有缘。”包拯闻听，只得答道：“既承大人错爱，敢不从命。只是一件，须待晚生会试以后，告知父母兄嫂，再行纳聘。”李老爷见包拯答应了婚事，满怀欣喜，摆上酒饭，亲自做陪。一连留了三日，又见过夫人。三日后，备足行李马匹衣服盘费，并派主管李保跟随，三人一路，向京师进发。……

据《七侠五义》二至四章缩写 卜健

狐精的报复

—

故事发生在明代正统年间，在山东武城县地方，有一个不务正业的浮浪子弟，姓晁名源。其父晁思孝在当地也是位名士，唯科举屡考不中，只得教书糊口，家景也不富裕，三十岁时才生了晁源，眉清目秀，夫妻俩自然是珍爱异常。这晁源也被娇惯得不成样子——游湖吃酒、套雀钓鱼、打围捉兔，幸亏家中财力有限，还不至于过分地飞扬跋扈。

谁知一日晁思孝时来运转，讨好上礼部里主持考试的侍郎，竟肥肥地选了个知县，又签在天下有名的大县华亭。一时间哄动了武城，全县缙绅都来讨好，送钱赠物者络绎不绝。未多日，晁知县携一家整装赴任，晁源生成的风流心性，在县衙里闷了几天，忍受不住，住了半年光景，便带了父亲搜刮来的大批银两，返回家乡。向日那些旧友都来与他接风，大多不理不睬。又用六千两银子买了姬尚书家大宅，把妻子计氏抛在一边，把一班女戏子包在家中，只与戏班中一个扮正旦的小珍哥打得火热，花八百两银子，纳珍哥为妾。

转眼到了十一月初六，正是冬至的日子，降下一天好雪来。晁源叫厨子备了三四桌酒，请一班当地富豪赏雪。那女戏子们不曾扮戏，都来斟酒劝觞，热闹嘈杂，一派猖狂恣纵之态。席间有人说道：“今冬雉兔甚多，狼虫遍野，各家都有马匹，又都有鹰犬，何不合伙去打围，玩耍一日？”一呼百应，又有人提议：“要打围，最好到晁大哥庄上，一来那雍山前后地方宽阔，野兽甚多，二来晁大哥也好作个东道主人。”晁源满口应承。当下找出一本历日，选了十一月十五日宜畋猎的日子。约定大家俱要妆

扮得威武整齐，象个模样。又喝酒胡闹了一阵，也就散了。

小珍哥生性好玩，听得有打猎之事，闹着要去，晁源岂有不答应之理。次日起来，便开始准备衣饰，一心要比其他富家子弟更炫耀。又拣选了六个肥胖家人媳妇，四个壮健丫头，十余个庄家佃户老婆，也都整束得威风凛凛。到了十五日卯时前后，那十余家富户子弟陆续都来到教场，虽尽力打扮，却也不甚惊人。末后晁源来到：先是一对对女骑按辔而行，临后珍哥戎装跨马，紧随着标旗，标后又有十余骑女将护卫，然后才是晁源兵队，步法整齐，行列不乱。众人看见，无不喝彩。吃过几杯壮行酒，放炮起身。不一时，到了雍山前面，围定猎场，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大家放狗撒鹰，拈弓搭箭，擒的擒，捉的捉，也拿获了不少雉兔獾狼之属。

谁知这雍山洞里，住着一个年久的牝狐，先时寻常变化，四外迷人；后来到一个周家庄上，托名叫仙姑，缠住了一个农家小伙，便不常到雍山，不过有时也回到自家洞内照管照管。有时变做绝色佳人，有时变成年迈的老妇人，往往被人看见，却不知是狐仙变化。那日恰好从周家庄上回来，路过围场，见了这许多人马，猎犬苍鹰，怎敢还不回避！谁知它仗着自己的神通，又认为自己既变成人像，鹰犬也认不出。再加上它久有迷恋晁源之心，只因为晁源家中佛阁内供着一本朱砂印的梵字《金刚经》，有诸神护卫，所以不敢进他家去。今见晁源是个好色之徒，带了妓妾打围，不分男女，若不在此处下手，更待何时？想到此处，摇身变作一个绝色娇娃，年纪不过二十岁上下，穿了一身缟素，在晁源马前不紧不慢的行走。走不上两步，便回头顾盼一次，美目传情，引得晁源魂不附体，暗想：“这雍山前面，都是我认识的人家，哪里来的这个美女？看她没有人跟随，定然不是大家宅眷；一身重孝，必然是寡妇新丧。真是天赐良缘，弄得到家，与珍哥称为二美，左英右皇，也是一世风流……”正在心猿意马，谁想

这狐精变化，只能哄那愚夫凡胎的肉眼，却被苍鹰猎犬把其本相看得分明。猎犬奔扑向前，苍鹰腾飞罩定。狐精慌了手脚，还了本形，鹰犬四面旋绕，无隙可藏，便钻在晁源马肚下躲避，指望晁源能救它性命，两目含泪，望着晁源。那知晁源从来是个好杀生害命的人，不但不去救拔，反向插袋内扯出雕弓，拈上羽箭，照准马下狐精的顶门一箭射去，只听嗵的一声，那狐精四脚登空，又被一只黄狗向前咬住，眼见千年的妖畜，可怜一旦无常！家人从狗嘴里夺下老狐，扔在猎获的禽兽之中，晁源等见天色渐晚，收军敛马，至庄上吃饭。众人凯旋回到城里，又至晁宅吃酒，将所得的野味，大家均分了。因狐精是晁源射死的，大家赞叹一回，给他留下，也都告辞而去。

晁源送客归来，刚刚跨进大门，恍似被人劈面一掌，通身打了个冷噤。想一想，只道是白天累了，也就上床睡觉。

二

却说晁源夜间送客回来，脸上觉得被人重重打了一巴掌，头发根直竖，觉得身上甚不爽快。进入珍哥房内，没情没绪，垂了头坐在椅上，珍哥暖了一壶热酒吃了，便上床睡去。梦中常常惊醒，口中不住呻吟。至二更时分，身上火热起来，说口苦，叫头痛，又不住地讲些胡话。珍哥慌了手脚，叫丫头点灯生火，又叫人去敲计氏的门。计氏正在火头之上，哪里肯来看望。珍哥又派人去请杨太医来诊治，胡乱开了一副“十全大补汤”，将息调理了一个月，也渐渐好了。又想起那打来的猎物，命将野鸡兔子备好等年下送礼，又将那只死狐翻来复去看了一会，真是毛深温厚，颜色也渐次变白，交付家人剥了，算计着要做一个马背上的座褥，因春节将近，忙忙碌碌，准备各样东西。

家人李成名剥了狐精，便挟着这张狐皮，要送到皮园里硝熟了，赶出来做成坐褥，过年时好与晁源放在马上骑坐。哪知出门

走不上数十步，一只极大的鹞鹰从天而下，照准李成名面上用右翅子尽力一拍，就如被巨灵神打了一掌，将狐皮抓住，飞到云霄之中。李成名昏倒在地，半晌才挣扎着走回家来，面无人色，将鹞鹰拍面夺了狐皮去的事，一一诉说与晁源听。晁源说了几声“可惜了那张好狐皮，”也就丢开了。

除夕晚间，晁源与珍哥搂抱相睡，梦中只见一白发老人对他说道：“源儿，我是你的公公。你听我说话：你的爹与你挣下如此家业，不安分快活，却要胡做。领着一伙婆娘，男女混杂的去打围。乡里笑话还算小事，你却惹下一件大祸！雍山洞内那个狐姬，它修炼了一千多年，已登仙录，现在泰山元君部下，它也是第四五个有名的了。你见了它妆成素衣美妇，不该便起邪心。你既与它眉目传情，也算有缘，它指望你搭救，你不救也罢，却反而把它一箭射死，又剥了它的皮，叫人拿去硝熟。你那日送客劈面打你的是它，昨日打李成名脸的鹰也是它。幸得你父子正在兴旺时候，门神宅神不放它进来。刚才我来你家受供，那狐姬挟了它那张皮等在门口，向我诉说你害它的经过，发誓要报仇。你听公公说，明日切不可出门，家中且躲避两个月，再到北京去跟你爹娘，或可避过这灾去，若起身时，将庄上那本朱砂印的梵字《金刚经》带在身边。那狐姬说要到你庄上放火，因有这本经在庄上，前后有许多神将护卫，所以无处下手。这等看来，它必是怕那《金刚经》的。”老人说毕离去，临行时将珍哥头上拍了一下。

晁源即时惊醒，方知是个怪梦。珍哥也从梦中大叫醒来，觉得太阳穴奇痛。这时正打五更，晁源把梦中之遇告诉珍哥，心里就有几分害怕。待要闭门不出，又觉得气闷，左思右想，决定出门看看再说。洗梳完毕，天已大亮，珍哥还在床上害头疼，便说：“慢些起来吧，我出去到庙里磕个头，再到县衙里递个帖，再回家吃饭。”说毕，令两个家人打一对红纱灯，一个家人夹了毡条，两个家人拿了拜匣，又有四五个散手跟着，前呼后拥，走出大门。

晁源刚上了马台石上，正要侧身跨马，背后象有人着力一推，便仆倒在地，头撞在石棱上，眼睛顿时肿得象核桃一般，幸而帽套毛厚，尚未破。昏去半晌，抬进家中；在珍哥对床躺下，方信夜间做梦是真，狐精报仇是实，心中实在害怕。

又过了十几天，晁源请医买药，又到祖宗灵位前祷告，乞求保佑，他与珍哥的病便也慢慢的好了。刚离病苦，便开始作恶，想尽千方百计地欺辱计氏，计氏室中清锅冷灶，一个个泪眼愁眉，说不尽的凄凉。珍哥偏要故意招摇，气得计氏大哭，晁源觉得年节间哭声不吉利，让丫头去制止，又闹了一场。

晚间，前日的那个老头儿又来托梦，嘱晁源速速去北京避祸。又用拐杖将珍哥炕上帐子挑起，举起杖来就要劈头打下，又叹了一口气，缩住手。那珍哥从梦中分明看见，吓得惊叫一声，揭起被子，跳下炕来，精光着身子，往晁源被里便钻，连声说道：

“唬死我了！”晁源也从梦中大叫道：“公公！你莫去，好在家中护我！”两个搂抱做一块，都出了一身冷汗，齐说梦中之事。晁源怎敢再不听，连忙收拾行李，又派人去雍山庄迎取《金刚经》进城。说也凄巧，《金刚经》刚刚取走，雍山庄便前后起火，烧得干干净净。晁源知是狐精作怪，更加害怕，巴不得早一天离开。可祸不单行，珍哥又血崩，小产下一个女儿来，请医看病，折腾了半个多月，只得又推迟行期。待不多久，又有人来报喜，说老爷升了通州知州。晁源心中大喜。由此也更信了公公梦中所说往北京避祸之语。到了七月间，珍哥身体已完全复原，便打点行装，往北京进发。一路上抱定梵字《金刚经》，倒也平安无事。狐精受地域之限，不能到北京去复仇。晁源与珍哥安享荣华，丧天害理之事，又不知做了多少。更兼他老子晁思孝，专一搜刮民财，听从儿子的绝户主意，搞得个通州民怨四起。只靠着京中的靠山，也告不倒他。

三

这年北京正遇上“土木之变”，正统皇帝在王振怂恿下亲自出征，被蒙古军团团围住，掳掠而去。消息传来，京畿震恐。晁源如何肯在通州呆着，急忙带着宠妾珍哥，逃回山东老家。

却说这计氏自丈夫走后，冷清贫困，倒也过惯了。心中苦闷，结交了两个尼姑，一个叫青梅，是本地人，一个叫郭姑子，都生得胖胖大大，三人往来甚密。这一日两姑子又到计氏房中讲说佛法，吃了茶果蔬饭后离开，却好珍哥在院子里晒衣裳，看见海会在前，郭尼姑在后，从计氏屋内出来，便大惊小怪地叫唤道：“好乡宦人家！好清门净户！好有根基的小姐！大白日养汉接客，白胖壮实的和尚，肥头大耳的道士，一个个从屋里出来。”乱嚷个不休。晁源正在凉亭躺着，听到嚷闹声，忙爬起身走来探问。珍哥还在数骂不了，指着晁源的脸，千忘八，万乌龟地说着。晁源问：“是真的么？大晌午，什么和尚道士敢在这里大拉拉的出去？珍哥道：“你看这昏君忘八！又不是我一人看见，这些丫头媳妇们都在院中晒衣裳，谁没看见？”晁源问众人，也有不作声的，也有说：“影影绰绰，可不是个道士和尚出去了？”也有的说道：“哪里是道士？是刘游击家的小青梅！”晁源道：“小青梅如今做了姑子，长的凶凶的，倒也象个道士。那个和尚是谁？”回说道：“那和尚不认得，和小青梅同走，只怕也是个姑子。”珍哥道：“呸！只怕你家有这样大高个肥头大脸的姑子！”晁源道：“不消说了。一定是小青梅引了和尚，装做姑子，进咱家来。快去叫计老头爷子俩个来！”

这计家原是县中巨富，当初晁思孝当穷书生时，处处靠计家接济，进京科考，也多是计家为筹备盘费礼物，现计家穷相显露，晁家便冷了这门亲戚。晁源派家人请老计父子来，只说计氏请他说话，诤来家中，把方才之事，添油加醋地讲了一遍。计家

父子听了这话，明知与小青梅在一起的是郭姑子，如何肯依，与晁源嚷闹一阵，又到后面来看计氏。谁知前面闹翻了天，后面计氏却一点儿也不知道。听了这些，气得口闭牙关，几乎死去。老计父子劝慰了一番，也就离开了。计氏蓬松了头，上穿一件旧天兰纱衫，下穿一条旧白软纱裙，手里拿了一把白晃晃的匕首，高声骂着从后院出来，要跪在街上去。看门的家人跪在地下，两只手左拦右遮，叩头央求。珍哥把中门顶得象铁桶一般，气也不喘一声。晁源将身闪在二门里，只叫门人拦阻。哪里拦阻得住！计氏在街上闹骂一通，被人劝阻回后院。

计氏回到房中，想起这几年吃的苦，受的气，觉得再不愿活下去，打定主意，便叫父亲和哥哥来，说要回娘家居住，把仅有的一些首饰衣物让他们先带回。到了晚间，一条绳索，吊死在中门之下。

计氏在外面寻死，晁源正在枕边与珍哥算计，说：“这是天不容她。本来是休不成了，她却自己要回娘家去住。等她走后，把后面房子隔开，赁给别人去住，倒得些银子。”两个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很是快活。到了黎明，叫丫头起去开门，被计氏尸首杀得大叫一声，倒在地下。

计家父子如何肯罢休，告到县里，县官得了晁源银两，草了结案。计家又告到巡按衙门，终于将珍哥问罪收监。晁源仗着有钱，将上上下下买通，珍哥在监狱中过得倒也是三五日一宴，未曾受罪。不久，晁思孝被弹劾，派人捎书要晁源去通州，晁源一则要帮父亲度过难关，二来也想到京师走走门路，救珍哥出狱，便定了四月十三日起身。

到了那日，晁源与珍哥难分难舍，洒泪作别。珍哥送他到监门内，晁源又取出银子来托狱卒照管，这才分手去了。河船顺风，鼓蓬前进。晁源搂着妓女小班鸠的肩膀，站在舱门外，看那沿河景致。那正是初夏时节，一片嫩柳丛中，几间茅屋，挑出一

挂兰布酒帘；河岸边三三两两的洗衣女，也有些野色撩人。又行了三五里，岸上一坐华丽的庙宇，庙前站着两个少妇，一个穿天兰大袖衫子，一个上下俱是素装。望见晁源船到，两人手挽手迎上前来，朝着舱门口说：“我姊妹两人不往前面送你，改日等你回来接风吧。”晁源仔细一看，却原来不是别人，那个穿天兰大袖的就是计氏，那个穿白的就是昔日雍山下打猎遇见的狐精，顿时惊得魂飞魄散。

四

不说这晁源一路担惊受怕，到了通州，又与乃父干那坑害百姓的勾当。且说晁思孝早年得罪了辛翰林，如今辛翰林由南京礼部尚书入阁，听说通州知州晁思孝贪脏枉法诸事，记起旧恨，嘱人参了他一本，搞了个罢官回乡，一家子又返回原籍。晁思孝罢官后心情郁闷，便把丫环春莺收为小妾，六十余岁年纪，出了点风流汗，竟一病不起，呜呼哀哉。晁源又忙着发丧。出完了丧，谢完了纸，带领仆人到雍山庄上看人收麦。雍山庄的厅堂楼屋前年都被狐精放火烧了，至今还没全部盖起，住在这里，不免有些寂寞。却有一个皮匠，身長八尺，浓眉大眼，人都唤他小鸦儿，因家中房屋被大水冲倒，带妻子唐氏搬来赁屋居住。这唐氏年方二十岁，生得很有几分颜色。因小鸦儿异常吃醋，同院中人也不敢戏弄她，住了将近一年，也没什么事。

晁源来到庄上，唐氏起初也躲躲藏藏，但小户人家少不得要掏火，打水，碾粮食，推豆腐，怎能在一间房里躲得住？晁源撞见过两次，晓得房客里面有个美人，不出来也出来，不站住也站住，或在井上看她打水，或在碾房看她推碾，找机会与她说话。那唐氏虽也低了头不理不睬，却是杨柳心性，见了晁源，故意躲藏不迭；晁源刚刚走过，又在门缝中偷瞧他。平时得空便到厨房，与晁住、李成名娘子结了义姊妹，帮她们蒸馍馍、切卷子，

说说笑笑，狂个没完没了。渐渐地，与晁源也熟起来，进去出来，只管行走，再也不掩掩藏藏的，时也在一起说说笑笑，晁源几番就要下手，却被两个仆人娘子吃醋拈酸，管得牢牢的。晁源也曾托晁住娘子，谁知这老相好死活不肯，只得罢了。后借故把其他房客都赶走，独剩下小鸦儿一家，又得知五月十六日是刘埠大集，来去有五十里路，小鸦儿常去那里做生意，晚上就住在那里，次日再赶别的集。唐氏与晁源约好，夜间溜进唐氏屋里，勾搭成奸。没想到小鸦儿那日未到集上，便有一家子要上嫁妆鞋，尽力干了一天，话还没完。家主要留他在那里过夜，小鸦儿觉得离家不远，竟走回家来，约二更时分，在大门口叫门。晁源吃了一惊，忙忙逃回本屋。唐氏掩饰一番，小鸦儿也不知道。

事情却瞒不过晁住、李成名娘子，终于有一天，晁源和唐氏被她俩当场拿住，四人不再分别，乱搞在一块。转眼间晁源在庄上已两个月，也不进城去看母亲，也不想珍哥还在监牢中，恋住三个女人，每日里疯狂。凡是小鸦儿赶集不回来，唐氏就在家中与晁油等厮混。后来小鸦儿也渐渐有些疑心，常常用了计策，突然回家来，恰好屡次都撞不着，不是唐氏坐在屋里，便是晁源在外面忙差些事。

直到了六月十三，小鸦儿要到三十里外为姐姐贺生日，买了些礼物，早早起身而去，告唐氏说晚上不回家过夜。唐氏送了小鸦儿出门，对晁源和晁住娘子说了，约好晚间鬼混。到了晚上，三人收拾了门户，喝了一会酒，便肆无忌惮地淫乱起来。晁住老婆狂了一阵，忽然月经来临，只剩下唐氏与晁源两人，又喝了些暖酒，乱搞到二更天气，身体困乏，两个人也就沉沉睡去。

小鸦儿与姐姐做生日，到了日落时候，辞了姐姐回来，看见大门紧闭，心想：“深更半夜，别再大惊小怪地敲门，又麻烦看门人，又让唐氏防备。”便将手中棍子往地上一撑，身子腾起，使出飞檐走壁的本事，翻身到了墙上。狗先是叫了几声，听见熟

人唤它，便住了口。小鸦儿跳下墙来，走到自己房前，摸了摸，门是锁着的，想可能是到后边晁源处去了。想道：“爽利走到里面看个分明，也解了心里的疑惑。若她是害怕，同晁住老婆在里面一块睡，也还罢了。”打开自己家门，取了一把切皮的圆刀，插在腰里，又腾身翻过内墙，到了晁源的住处。那夜月明如昼，先到了东厢房明间，只见晁住老婆赤条条躺在床上，睡得象死狗一般。回过头来，只见唐氏在门外站住，见了小鸦儿，也不作声，抽身往北屋里走去。小鸦儿道：“真古怪！为什么这样晚了还不睡觉？见了我什么话也不说，抽身往北屋里去了？”随后跟她进去，哪里有什么唐氏，只见赤光两个人相搂相抱，睡得烂熟。小鸦儿低头看时，一个正是晁源，一个正是唐氏。此时的他倒也分外冷静，又取灯照看的丝毫不差，先把唐氏的头割下来，放在床上；又去挽住晁源头发，把他唤醒。晁源睁眼看是小鸦儿，只说道：“饶命！要一万两银子也有！”小鸦儿道：“哪个要你的银子！只要你的狗头！”晁源叫了一声：“救人！”小鸦儿已手起刀落，把他的头割掉，与唐氏头发结在一起，挂在肩头，依旧插了皮刀，拿了那条闷棍，翻墙而出，连夜往城里行走。

五

晁源被小鸦儿杀死，却托生在本省绣江县明水镇狄员外家为子。这狄员外家缘富足，人也颇有古道热肠，家中开了一个精致的客店，接待过往客人，往往不留饭钱，也因此博得个好名声。他与一位过路的兖州府学薛教授更成了好友，年节走动，象亲戚般往来，后来薛教授以老疾致仕，不愿回河南老家，便到明水落居，与狄员外相邻住下，关系更觉亲密。一日两家相聚，酒席间说到孩子，狄家独子希陈已六岁，薛教授之女素姐晚希陈一个月零六天出生，也是六岁，两家夫人都有心愿，彼此便定了亲。

一晃又是若干年，希陈和素姐慢慢长大，都是一表人材。这狄希陈虽入了县学，却从来不肯用心读书，狎妓宿娼，无般不做。素姐却温柔雅致，娇媚妖娆，每日在家做些针指女红，薛教授时也教些字，倒是知书达理。看看到了十六岁，狄母见自家儿子心性浮浪，又恋着妓女孙兰姬，就要与他完婚。薛教授虽是不甚满意这个女婿，但又觉年龄还小，结婚后还可改过，也就同意了。婚期前一天，薛教授夫妇到狄家陪送嫁兼看新房，两家多年相知，自然又是亲亲热热。这薛教授回到家中，又把全家人叫在一起，置一桌酒菜，对女儿再三叮嘱，讲了许多三从四德的道理，素姐腼腆不语，却也一一点头应允。薛夫人想到明天是女儿大喜的日子，待酒席一过，该嘱咐的话说了一遍，也就赶紧打发她去睡了。

一家人都还在各自忙乱，没顾得上睡觉，只见素姐从梦中高声怪叫。吓得薛夫人急急忙忙跑进去。素姐已从被窝里跳起来，直往她娘的怀里钻，只是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又哭又叫，停不下来。她娘说：“我的儿，你是怎么了？怕是做恶梦吧，快醒醒！”醒了一大会儿，才慢慢镇静下来，她娘问：“我儿，你梦见什么来？吓死我们啦。”素姐说：“我梦见一个人，象凶神似的，一只手提着个心，一只手拿着把刀，望着我说：‘你明日往他家里去呀，用不着这好心了，把这颗心换了你的心吧。’把我胸膛割开，换了我的心去了。”薛夫人说：“梦凶是吉兆，这是好梦，我的儿别怕。”正在忙着劝说，已听见鸡叫，便开始与她梳头插戴，整顿衣饰，诸多事务，足足忙到五更。只听门外迎亲鼓乐来到，婚事热闹，略过不表。

且说到了掌灯时节，狄希陈在母亲催促之下，这才向洞房走来，心里总有点莫名的害怕，推那房门，早已被闩上了。再推一推，听不见里面动静，便叫起门来。陪嫁来的丫头玉兰里面问：

“姑夫在外头推门叫唤哩，咱开门让他进来吧？”素姐说：“你

敢开门！放他进来了，我与你算帐！”狄希陈听说，越发大敲大叫，狄婆子听见，出来问：“这么晚了，你不进屋去，在院子里折腾些什么？狄希陈说：“她把房门闩了，不放我进去。”狄婆子走到跟前，叫：“小玉兰，你过来开了门，放你姐夫进去。这深更半夜的，你怎么关他在外头？”小玉兰说：“我要开，俺姑不许我开哩。”狄婆子说：“我在这里，你过来开开！”那小玉兰才要过来开门，素姐跑下床来把小玉兰一巴掌打到旁边，依旧又回床上睡去。狄婆子气得发昏，只得领儿子去自己屋里睡觉。

从这天起，素姐便全然不似姑娘时的性情，在家打丫头，气婆婆，狄希陈过来说她几句，素姐跑上前去把他兜脸两大巴掌。文文弱弱的一个美人，谁知那手就象木头一般，打得狄希陈半边脸登时又红又肿。狄希陈着了急，捞起鞭子要去抽她，又被她夺过，把希陈推倒在地，使屁股坐着头，用鞭子拼命抽打，打得狄希陈一片声叫爹叫娘。

狐精托生为素姐，专心要报剥皮之仇，朝夕相处，要置狄希陈于死地。其折磨狄希陈的种种残酷手段，无法一一尽述。后来狄希陈又娶一妾寄姐，是计氏转世，也是对这位今世丈夫、前生仇人咬牙切齿。素姐与寄姐合力整治狄希陈，几次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所幸狄希陈的前生之母晁夫人多行善事，感动上天，保得狄希陈一条性命。……

据《醒世姻缘传》缩写 卜健

狐狸缘全传

浙江宁波有座青石山，这里依山傍水，山青水秀，虽无闹市之繁华，却别具明秀优雅之气。山幽招雅客，水秀繁骚人，一位离职的官宦慕名前来。此人姓周，名斌，字艺全。年尽花甲，夫人已故，膝下只有一子，名信，号鸿年，年方十八。生得聪明文秀，体态风流。仆人李忠，上了些年纪，人们都以苍头称之。他有一子，名叫延寿。年方十二，也在周府侍候公子。

这周太史原籍金陵，将家眷接到宁波后，住在城外的太平庄，以享晚年之乐。

日月如梭，不觉已过了一年有余。一日，周公忽染重病，从此便卧床不起。公子假在床前，侍奉汤药，谁知百方调治不见好转。周公知道自己不行了，便对儿子说道：“当初移至此地，原为博览此地山川美景，可如今我寿数已到，恐是有愿难随了，你须完我之志，将我葬于青石山旁。”说罢，闭目而逝。公子见父已终，痛哭不止。苍头苦苦相劝，公子这才将老父依礼入殓，葬于青石山林深树茂之处。

公子在家守孝，不觉过了秋冬，到了清明。公子吩咐苍头买好祭品，准备上坟。

太平庄虽属青石山地界，离坟地却还有数里之遥。公子骑马，苍头与延寿紧紧相随。此时正是二月天气，不冷不热。但见花红似锦，绿柳含烟，一路美景令人心旷神怡。主仆三人缓缓而行，直奔青石山而来。

这青石山虽比不上三山五岳，却也是浙江省内的一个绝妙地方。有高通云霄的奇峰，横锁烟霞峻岭。嵯峨高耸的石壁上有一古洞，名叫嵯峨洞。洞内住进了许多妖狐，有一只为首的叫九尾

元狐，她生有九条尾巴，每修炼千年才能长出一条尾巴，群妖都叫她“玉面仙姑。”这玉面仙姑因修炼得有些道术，专门在外面访那些有名的妖魔、精怪，她们或聚在一处互传修炼之术，或结亲往来，还时常变化成美女，在外闲游。玉面狐有两个最好的干姐妹，修得也有千年道行。一个在四川，一个在山东，三人常有往来。

这一日，时当清明佳节，春光明媚，群狐都动了那往日收敛的春心，一个个言语颠倒，情丝迷离，便勾起玉面狐的一团火性。九尾狐见群狐已无心修炼，并不规劝，也不提醒。她吩咐群妖守洞，自己则化成绝色女子，走下山来。

她见外边花香柳媚，万紫千红，蝶舞蜂飞，鸟声啾啾，贪恋红尘之心油然而起，情思缠绵，心烦意乱。正在这时，忽听马啼哒哒，寻声望去，只见一个年轻人骑在马上，后面紧跟一老一少，肩挑手提，缓步而来。玉面狐隐过身影，偷视来人。

不大一会儿，周公子主仆三人来到了墓地的阳宅门口。守墓的园丁早已在那里迎候，他们将公子扶下马来，茶水侍奉，然后引入阴宅。石桌上供着祭品，苍头又堆了些纸钱、金银裸子之类。公子跪倒便拜，心想：“老父甚爱山水，不曾尽兴便长眠于此，真是可怜可悲。”想到此，不禁泪如雨下。苍头和园丁百般劝解，公子才止住哭声，抽抽噎噎地呆望坟头。众人急忙劝公子回阳宅。谁知玉面狐在这里已将公子看了个清清楚楚。她心旌摇曳，暗想：“这公子不光相貌超群，还是个情真意切的孝子，况且年少英华，定是精神百倍。”这妖狐正看得如醉如痴之时，主仆三人与园丁已从面前走过，进了阳宅。妖狐叹道：“我自住进此洞，也时常出来消遣，却从没见过如此英俊潇洒的人物，若能与这样的人物成就姻缘，岂不是大幸。”想至此不禁喜形于色，也不顾百年修炼之功会付之东流，下决心要引诱周公子。她做出千般娇媚，万种风流，到园中等候。

周公子饭后闲暇无事，见天色尚早，便独自一人来到阴宅后面的园中观景：但见月牙河上石桥似玉，修得玲珑剔透。映明堂畔一带长溪四面环绕，柳绿松青，花香阵阵。公子信步行来，忽见太湖旁似有人影晃动，紧走几步，见一绝色女子，公子不由吃了一惊：这深山荒野怎有如此佳人？

一个美女手执纨扇，意静神痴。若有所思地立在太湖石旁。公子理正衣帽走近美人，笑吟吟道：“美人来到这荒园小榭，小生惶恐得很。幸蒙得见，真是不胜荣幸。”玉面狐闻言，故作吃惊之态，倒退两步，急用春扇遮面，羞答答地低声说道：“奴家偶尔绣楼偷闲，出来贪看娇花嫩柳，不觉信步行来，入芳园眺览美景，不知主人在此，有失回避，望公子恕罪。”说罢站在一旁用杏眼偷看周生。周公子听得此言，更加爱慕，故意问道：“小娘子闲步至此，宝宅一定不远，不然何以不带丫环，孤身来到敝园之内？请问小姐贵姓，家住哪里？也好择日到府上拜见尊父。”玉面狐见周公子说话亲切，知道他已动了心，便含笑答道：“萍水相逢，何敢劳烦公子，奴家姓胡，小字云香，原籍淮南，自去年投亲不遇，移居此处，至今不过半载有余，家父早已去世，现只有老母在堂。今日纱窗刺绣，困倦忽生，丫环午睡正浓，未肯唤醒，所以才一个人出来，得遇公子，真是三生有幸。公子祖茔在此，一定能常来常往，从此奴家也就不避嫌疑，还求公子关照我们孤弱母女。”这妖狐故逞媚人之术，真是莺声燕语，娇羞无比。公子听了这一席话，又目睹她的种种情态，就象被夺去了三魂七魄一般，也就不再追问，把一派虚言当作真事，反怜她母女孤单，道：“小姐立谈多时，未免身体劳累，请到我的小宅歇息片刻，容小生献茶，略表寸心。”妖狐生怕露出破绽，笑道：“公子清意奴家心领了，无奈我出来多时，恐老母呼唤不着，怪罪下来，我得快快回去了。”周生虽不愿分离，却难以强求，恋恋不舍地望着小姐。妖狐看透其意，故作难色说道：

“此时多有不便，不能随相公之意，请暂且回府，待我回去侍奉老母入睡，与丫环偷叙实情，我们书室相会，作倾夜之谈，岂不胜比一时？”说罢，轻移莲步，向外走出。行不数步，回头飘了周生一眼，真可谓百媚千娇。周生越发痴了。竟木头人一样立在那。

周公子望着胡小姐远去的背影，忽想起晚上书室相会，便急忙跑回阳宅，吩咐苍头收拾祭器，准备回府。

一路上周公子喜上眉梢，恨不能即刻到家，收拾书室，候胡小姐到来。转念一想，胡小姐乃娇弱美女，夜半更深，怎敢独自出入？想到这，他又闷不作声。苍头乃细心之人，见公子匆忙回归，路上又是这般情形，好生奇怪，回头低声对延寿说道：“你看公子来时是何等悲哀，此刻又是何等喜悦，你可知缘由？”延寿答道：“刚才我到园中看桃花，刚想伸手去折，忽听有人细语，猛一抬头，见咱公子正与一绝色美女说话。哎哟，他们说得有来道去的，后来咱公子作揖，那姑娘答拜，闹了好半天，想是咱公子说话罗嗦，那姑娘一溜烟地走了。咱公子愣了半天，才回来催咱回府。”苍头听罢，吃了一惊，心中暗想：“这荒芜之地，很少有人居住，哪会有绝色女子呢？”

闲话少说，那周公子回到家中，不茶不饭，匆匆来到书室。

“苍头忙命延寿侍候，公子却自己动手收拾书室，对延寿说道：你不必在此侍候，不叫你时可不必再来。”延寿自然高兴，蹦跳着跑出门去。

话说妖狐在花园中许下夜晚相会之事，便匆匆回到洞中，众狐急忙卷帘相迎，接过春扇，一个个笑咪咪地端茶送水。玉面狐满脸喜色，众狐围在左右问道：“洞主今日下山，可有什么喜事？”玉面狐满脸堆笑地说道：“确有一件喜事，今见一绝好男儿，满面春光，真元充实，正是你我修炼的难得之金丹。”众狐说道：“仙姑得此真人，朝夕相会，慢慢盗他真宝，不愁大罗仙

之位。这也是仙姑的福气，得遇此等机会，真是可喜可贺。”

月儿高悬，玉面狐在青石山顶拜了四十八拜，又张口吸取了明月之精华，然后化成美女，驾起云头直奔太平庄而来。瞬时间已飘落在书斋窗外，玉面狐用舌尖舔破窗纸观望，只见那痴公子正坐在书案旁发怔。妖狐轻轻咳嗽了一声，柔声说道：“有劳公子久候，恕奴来迟。”此时周信正在渴想之际，猛听得这莺声燕语，犹如得了异宝一般惊喜交加，正所谓“胜似洞房花烛夜，强如金榜挂名时。”急忙离座开帘，含笑说道：“小姐艳姿丽质，小生有何德行，敢劳神仙下凡。”娇狐故作体倦身怠，娇模娇样地答道：“身在闺中，视一里为遥，今日夜行五六里，真是累极了。”公子连连说道：“书室并无他人，请小姐快进来歇息。”妖狐腰肢一扭走了进来，懒懒地坐在绣帐内的床上，做出了种种娇羞的样子。公子此刻不敢冒然相近，偷眼观望：只见小姐香汗津津的脸蛋好似带露的桃花，懒懒的娇体，更显出小姐的诚意。公子说道：“小姐如此多情，小生将何以补报？”妖狐闻听，假装说道：“哎哟，我的相公，我母女背井离乡，举目无亲，今来与公子相会，只求公子日后照顾我母女，别无他意。”公子急忙说道：“感谢小姐光临，勿以小生为无情义之人，若蒙小姐厚爱，我愿对天盟誓。”妖狐笑道：“奴家并非不愿与公子相交，只恐公子不能作主，日后张扬出去，岂不有失公子身分？况且自古男女私约，起初还如漆似胶，日久生厌，便置之度处，所谓对天盟誓，不过是哄愚人罢了，劝公子不必如此。”周公子听得这话，败兴地说：“既然如此，不如我们两不相识。难道让我把心掏出来不成？我若日后忘情，五雷轰顶。”妖狐见公子说出急话，笑道：“公子果然厚爱，奴家何敢自重其身，只望日后别忘今夜之情。”公子听得此言，“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玉面狐也趁势跪下，两人海誓山盟。盟誓已毕，公子说道：“长夜迢迢，小姐必定身

体劳乏，小生备下酒宴与小姐共酌如何？”玉面狐并不推辞，说道：“公子盛情，敢不承领。”说罢，二人对酒言欢，情不自禁。三杯过后，玉面狐面如桃花，公子色欲迷心，情如烈火。玉面狐娇滴滴说道：“奴家酒已够了，请公子自饮吧。”公子巴不得这句话，急忙撤了酒宴，展开锦被，二人相拥而入……

不觉东方欲晓，妖狐不待天亮，忙披衣下床，公子说道：“天时尚早，何必如此着急？”玉面狐说道：“让我走吧，不然的话被人撞见，我怎好见人。”公子无可奈何说道：“待我送你一程。”妖狐含笑说道：“公子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我自己行去，既使有人撞见，也不知我是何人，你我同行岂不是不打自招？我既失身于你，自然念念在心，得空一定常来，只求公子虚掩家门，免得惊人耳目，公子也应守口如瓶，勿将此事告诉他人。”公子一一应允，玉面狐又嘱咐了几句才起身离去。

公子回到书室，天色已明，他不顾洗漱，倒头便睡。延寿送来茶点，公子匆匆吃了几口，便吩咐道：“从此我要静心用功，不呼唤，你们不要常来书院搅扰。”

延寿将公子之言告诉父亲，苍头暗喜：“老爷可以含笑九泉了。”哪知公子既不是要读书，也不是要上进，白天在书室里大睡，晚上与胡小姐偷欢。日复一日，不觉已半年有余。妖狐与公子相交已久，见书室颇静，她便轻出轻入，毫不介意。周公子贪恋女色，也就诸事不顾，肆意纵情，岂知真元已失，未免精神倦怠，日渐消瘦。

且说妖狐得了周公子的真元，又随了她的淫愿，回到洞中不胜欢喜。小妖们齐贺：“大罗仙位不久可得。”

一日，玉面狐正与群狐饮酒谈笑，忽听一小妖来报：“凤箫公主来了。”玉面狐连忙起座，满面春风地迎上前去。凤箫笑盈盈地说：“听说玉姐得一情郎，小妹特来祝贺。借姐姐之酒奉敬三杯，求姐姐带我去看看你那郎君。”玉面狐含笑问道：“你离此

甚远，何以得知？”凤箫答道：“前日我与云萝妹妹相会，谈起姐姐，我们就轮流卜算，便知姐姐有喜事在身。”玉面狐转喜为忧，慢吞吞地说道：“我正为此事犯难呢。”凤箫仍嘻笑着说：“你二人正在得意之时，何难之有？”玉面狐叹道：“我们相聚不到一年，他就骨瘦如柴。丢下他又于心不忍。仍与他相缠也是无益，因此进退两难。”凤箫沉默了片刻，劝道：“依我之见，此生既已病体支离，可以让他潜心静养，还不至身亡，姐姐从此也可打破欲网，专心修炼大道，此乃两不相负之法。若情丝不断，日久恐招祸患，纵然有些道术，也恐不及防。常言道：‘邪不能侵正’。莫若此时以忍情绝痴情及早回头，尚无妨碍；若今日缠绵不断，到那时梦醒已迟，悔之晚矣。”玉面狐深深地点了点头，说道：“多谢贤妹提醒，真是言之金玉，愚妹此后当见机行事。”说罢又斟酒谈笑，直至夕阳西下，凤箫才道别离去。

玉面狐自与周公子相遇，夜夜得欢。今听得凤箫之言，想不前往，可又坐卧不安，犹豫多时还是幻作美女飘忽而去。

来到书斋窗下，耳伏窗纸听了听动静，悄悄地走了进去。只见案上残烛半暗半明，公子卧在帐中酣睡，面色蜡黄，双眼深陷，倦怠不堪。玉面狐思前想后，叹了口气，心中暗想：“乐一日算一日吧。”她走到公子身旁，轻轻把他叫醒。二人同床共枕，蜜语甜言。

自清明节后，苍头从未进过书院。每日只由延寿送茶饭。可久不见公子又放心不下，遂向寿儿打听公子的近况。延寿儿说道：“公子近日既不读诗，也不作赋，整日不是发呆便是昏睡，他面色发黄，气喘吁吁，想是病了。可他又不愿我在身旁侍候，早早就关了院门，不让我去打搅。”苍头听罢，甚是心疑：“莫非他金屋藏娇？”又想起清明节祭扫时，延寿儿曾说过公子与一美女交谈之事。可青石山离此尚远，女孩家也难轻易至此。思来想去，不得其解。

中秋已到，果园中的果子熟了，老苍头准备摘些果子，请公子上坟祭奠，遂吩咐延寿儿好生侍候公子，自己又忙于地里的
事去了。

一日公子体虚口渴，忽然想吃果子，可巧延寿来送茶，便叫他到书室后面的果园去摘。这延寿可乐坏了，他见满树的果子，早已馋得要命，无奈老父派人看管甚严，说是等祭奠了老主人方可食用。今天公子要吃果子，延寿可得了方便。

翌日，天色未明，延寿便起身溜出门去，悄悄地进了后宅果园，他顺树爬上墙头去摘那又大又红的果子。妖狐此时也正披衣下床，公子也欲起身，妖狐将他按下，自己来到院中，谁知开门声惊动了墙头上的延寿，惊慌之中，一脚蹬空，摔落下来，延寿以为是被看园人发现，故不敢抬头，只等发落。妖狐此时也是心惊肉跳，怕他张扬出去。转而一想，我何不吓他一下，封住他的嘴，于是走过去说道：“你这孩子，登梯爬高地偷嘴吃，小心我告你一状。你若从此不提今日之事，我就饶了你这一回。”延寿一听这柔声细语，抬头一看，原来是太湖石旁与公子说话的美女，便没好气地说道：“难怪我家公子面似黄土，原来是你这不要脸的女人作怪。”妖狐见事不妙，凶相毕露，她走近延寿，化回原形，龇牙咧嘴地朝延寿扑来，延寿立时吓得昏了过去。妖狐叼起他，驾云飞去。

来到一个高坡之上，她把延寿的衣服撕去，扒开胸膛，把他的五脏六腑吃了个精光，又用尖爪勾出延寿的二目吞了下去，不多时已食尽了上身，又抱着小腿啃了起来。

此时天已大明。苍头找不到儿子，亲自煮了壶茶，欲送与公子，转念又想公子有言在先，不经呼唤不得进书院。况且公子近日精神倦怠，私自进入必惹他烦，于是又四处去找延寿儿。苍头边走边喊，来到了高坡之下，忽然闻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抬头一看，只见一只九尾狐正捧着一个小孩儿的腿啃呢，苍头大惊之

下，昏倒在地。妖狐见状心中暗笑：“你这老狗，今生是找不到你那馋嘴又欠嘴的儿子了，若不嫌你老，连你也一同进肚。”

老头慢慢苏醒过来，仰头一望，妖狐早已不见了。他挣扎着站起来，走上高坡。只见鲜血满地，白骨零乱，一条尚未啃完的小腿扔在地上。一些衣服，七零八碎地散落一地，苍头看得清楚，那正是儿子延寿的衣物。他明白了，妖狐吃的是自己的儿子，不禁放声大哭。哭着哭着忽又想起公子的病，内心生疑，自从扫墓回来，他便足不出户，整日闷在书斋里，却日见消瘦，精神萎靡不振，莫非与那太湖石旁的美女有关？这只九尾狐，世间罕见，听说狐生九尾便已成精。莫非那美女也是九尾狐所变？想到这，他三步并作两步跌跌撞撞直奔书院而来。

一开院门，见鲜红的果子散在墙边，延寿儿的一只鞋扣在那里，苍头大惊：定是儿子来偷果子……苍头顾不得细想，奔进书斋，来到公子床前。公子听得声响，在帐内说道：“胡小姐……”边说边掀开帐帘。一见是苍头，自知失言，恼羞成怒，使出了公子的性子，坐起来吼道：“我吩咐过，不让你们来书院搅扰，难道怕我睡死不成？”苍头掩悲忍泪，唯唯诺诺，试探着说道：“老奴有要事禀报，公子若未睡醒，老奴暂且告退。”公子面沉似水，没言语。苍头壮了壮胆子说道：“今日你瘦成这般模样，老奴真是心疼啊，望公子不要贪意外奇逢，恋良宵欢会，以身体为重啊！”公子听罢说道：“人食五谷杂粮，哪有不病之理。”苍头无奈，把延寿儿被九尾狐吃掉一事说了一遍。又道：

“狐能幻成人形，若它幻成美女迷惑公子，岂不是害了公子吗？望公子洁身自好，老奴也就放心了。”公子暗想：“美女一事莫非他已知晓？”心里这么想着，嘴上却矢口否认。苍头见公子仍是执迷不悟，也就不再说什么，退了出来。

公子虽然不信胡小姐是妖狐，可与人私会总是难以启齿。再者，若说了出来，苍头必定严锁门户，日夜巡察，岂不断了胡小

姐的来路。转念又想，自己如此憔悴狼狈，也真是过于贪恋女色所至，莫如等日后寻她个错，吓她一顿，她自知没趣，断了此念岂不更好，何必兴师动众，满城风雨。

苍头出了书院，玩味公子无意中泄露的秘密，更觉奇怪；美女日日来此，为何来去无一点踪影？想至此，心中已明白了大概，急忙将众佃户招来，把公子的病和延寿儿之死说了一遍。众人大惊，一个个手持棍棒刀枪准备降妖。苍头说道：“想那妖狐定是诡计多端，我等也需慎重。”一个长工说道：“你老不必着急，今晚若能捉住妖狐，自不必说了，若捉不到，咱们可请迎喜观的道士王半仙前来降妖治病，公子的病就可痊愈了，不过这事得与公子商量。”于是，苍头又第二次进了书斋，公子闻听苍头之言，大发雷霆，把苍头轰了出去。苍头一心为主，死不回头。他暂不提请道士降妖之事，悄悄吩咐长工，布阵待敌。

天交二更，玉面狐驾妖云来到周宅墙外，刚欲落地，忽觉与往日不同，一向昏暗的小院，今日为何灯火通明？莫非公子病重？细细听来，树丛之中似有棍棒刀刃之声。妖狐明白了：“定是公子听了苍头之言，内心生疑，来捉拿于我。好你个周生，我虽盗你元阳，并未害你性命，你贪欢取乐，也是自找，今天反倒要捉拿我，也不睁眼看看你仙姑奶奶是谁。”想到这，运用丹田之气，一张嘴吐出了那几千年修炼的一粒金丹。只见金丹随风而变，顷刻间大放毫光。那里埋伏的庄稼汉，一见火球满院乱滚，一个个吓得扔下棍棒便跑。妖狐见状暗笑：“这些笨蛋，一粒金丹就吓成这般模样。周生啊，你用这些凡夫俗子来降服于我，真是不自量力。”玉面狐收回了金丹，化成艳丽美女，轻轻地走进了书斋。

“公子可好些了？”妖狐站在金帐之外问道。公子听得胡小姐的声音，挣扎着起身，玉面狐急忙过去和他偎在一起。公子气喘吁吁地说：“小生并没给胡小姐什么好处，竟夜夜劳小姐香肌

玉体，真是过意不去。无奈小生实在是精疲力尽，支持不住了。有心不让小姐前来，又恐辜负小姐热心。留下居住又怕众人胡言乱语，伤小姐自尊，故和小姐商量，请小姐暂且回府，宽容小生将养病体，养精蓄锐，待病体稍愈，再与小姐欢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玉面狐正想试探降妖之事是否他所为。又闻听此言，心里甚是不快，暗自发恨：“周信啊，你的命就在我手心里攥着，我见你情真，未肯叫你一死，你倒说出这等话来，仙姑奶奶眼看九人金丹成在旦夕，原是借你的真阳，修我大道，又可因此两相取乐，我才悦色和容前来欢会。你既听信旁言，置疑于我，你无情我便无义。”转念一想，又觉不对，公子既然派人抓我，为何没有一点惊慌之色？我何不试他一试？遂故作忧愁之态说：“哎，我的公子，正因为你身体欠安，奴家放心不下，才含羞夜夜前来探望，公子若烦，奴家本该速速离去，无奈深更半夜寸步难移，容奴留宿一夜，明晨便走。从此自认薄命，不再有非份之想。”说罢，泪如泉涌。公子连忙将她搂在怀中，又是后悔又是可怜，心中暗想：“苍头没见过此女，竟说她是妖精，哪有这样多情的妖精。她若知道有人捉她，不知气成什么样呢。”心中不免为妖狐鸣冤，竟忘了低言情语，高声说道：“我的知心小姐，小生若有二意，天诛地灭。别胡想了，快宽衣上床吧。”哪知苍头招回吓散的众人，正伏在窗下，将公子之言，听了个一清二楚。苍头说道：“公子病体虚弱，不能惊动，待明晨将妖精堵在门口，谅她逃脱不掉。”

雄鸡高叫，玉面狐推门走出书斋，苍头救主心切，做了个“打”的手势。众人一见这绝色美人，一个个目瞪口呆，下不得手。玉面狐早有准备，乘势说道：“你们为何舞枪弄棍阻我去路？我虽与你家公子相会，可是你们公子请来的，倘若公子知我无故受辱，岂不添病？”妖狐边说边作出十足的媚态。这些庄稼汉哪里见过这等阵势，个个早已目瞪口呆，魂不守舍，手中的棍

棒纷纷落在地上。苍头毕竟是上了年纪，博闻广见，料定世上绝没有这等尤物，便催众人下手。妖狐见罢，柳眉一蹙，杏眼含嗔，娇声叱道：“你们这些肉眼凡胎，竟看不出我是九天神女，反说我是妖怪，我与你家公子有宿世良缘，故此临凡，你们若识好歹，便早早离去。如若不然，哼！”众人你看看我，我望望你，四处散去。苍头一急说道：“哪有神仙食人之理？”夺过一支鸟枪，对准妖狐便放。妖狐纵身一跃升入空中，大声嚷道：“延寿之死乃因多嘴，仙姑慈悲为本，不计前仇，若再无礼，尔等悔之晚矣。”说罢将手帕向空中一抛，立时化为一座通天长桥，玉面狐上了长桥远去。苍头仰望长空，怅恨恨作望洋之叹。众人已被妖狐吓住，苍头自知再说也无益，心中已另有了主意，他要去请那迎喜观的王半仙前来降妖。

妖狐回到洞中，众小妖见她汗水渍渍，气喘吁吁，吃惊地问：“洞主今日为何面带惊慌之色？”玉面狐将所发生之事讲了一遍。众小妖气愤地说：“这老奴才真是可恶，竟敢伤我们仙姑圣驾，咱们不能与他善罢甘休。”玉面狐说道：“众姐妹有所不知，恐怕他还不肯善罢甘休呢，他若去找那迎喜观的王半仙……”“王半仙算得了什么，他不过是口巧舌辩，骗愚人钱财罢了。”众妖狐不待她说完便抢着说。玉面狐不无胆怯地说道：

“那王半仙乃是大罗师仙吕洞宾的徒弟，我们若伤了他，惹恼了大罗仙祖，那还了得。”“洞主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那吕洞宾虽说道高术广，可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咱们众姐妹齐心协力，何惧他一个吕洞宾？再说还可以去请那两位结拜的姐妹。”众妖你一言，我一语，激得玉面狐来了火性，忿忿地说道：“他吕洞宾不来便罢，倘若多管闲事，凭我这几千年道行，与他们神仙拼一拼，也免得日后小看咱们。”于是吩咐小妖拿了文房四宝，给云萝、风箫写了封信，命小妖去送。回头说道：“王半仙一请便到，咱们既去与他相抗，你们得听我吩咐，按我号令

行事。”众妖点头称是。玉面狐道：“今晚咱们先一齐进周宅，在书斋外面隐住身形，听到我的号令时，你们再一齐出现，变成与我完全相同的人，捉弄他们。”众妖连连点头。

王半仙是迎喜观的道士，他邋里邋遢，识得几个字，但没人看得起他。有一年，吕祖师圣诞之日降临尘世，欲度化众生，可惜那些跪在他圣象前的人都是肉眼凡胎，没认出真人圣象，见他身穿的脏道袍便都远远地躲开。只有王老道不嫌，把他领进后宅用斋。吕祖师见他衣衫襤褸，却有仙风道骨，欲收他为徒。王老道也乐于为之，跪倒便拜。起来后说：“师也拜了，日后可得管酒啊。”脏老道说：“酒有你喝的。”说罢，腾云而起，众人见了目瞪口呆。忽见地上有一个帖子，上写：

一剑凌空海色秋，玉皇赐宴紫虚楼。

今朝欲度红尘客，怎奈愚人不点头。

山石道人偶题

这山石道人乃是先祖吕洞宾的雅号。众人看罢，都赞王老道有眼力，从此他们便对王老道另眼相看。王老道也就装腔作势，酒后胡言，可人们偏偏相信。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把王老道吹成了王半仙。这王半仙整天足吃足喝，不学无术。俗话说得好，盛极必衰。这天他在迎喜观门前摆好了算卦的摊子，苍头走来，说明来意。王半仙心中暗喜，这周家大业大，一定能多捞些油水，就一口答应下来，随苍头来到了周宅。他一进院门便说妖味甚浓，就要了纸墨笔砚，闭目久坐，口中道语喃喃，然后慢慢睁开双目，打了个呵欠，又用茶水漱了漱口，拿起笔在纸上画起符来，然后把符撕成碎条，让人贴在所有的门上，说是从此妖怪便不敢再来。

玉面狐见天色已暗，率众妖狐来到周宅，隐去身形，见苍头引王半仙进了屋，便悄悄地伏在窗下偷听，然后吩咐众妖狐各守一门捣乱。

苍头将符一一贴在门上，最后来到书院，忽见玉面狐站在书斋门口，吓得他跑了出来。又见刚贴的符一张张掉下来，满院乱舞。苍头不敢再去贴，来找王半仙同去。王半仙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前去。他深知自己无法，四处偷看，忽见每门站一美女，暗想：“难怪这符贴不住啊。”此刻他虽内心发毛，又怕丢了这半仙的饭碗，心里暗自想着：“这些妖狐都来到了前院，书院一定无妖。”就加快了脚步走进门去，正要贴时，忽见从门里袅袅娜娜走出个美女，王半仙说道：“快回避，我的符最怕阴人。”苍头见是妖狐，急忙喊道：“这就是妖精，快施大法！”

“这明明是你家少奶奶，我若捉了，公子必说咱们是‘戏弄嫦娥’，我这出家人可担待不起呀！”苍头急了，道：“神仙爷别错了主意，这就是缠迷公子的妖怪，快施法吧，天大的错我一人承担。”王老道仍站着不动，苍头急得抓耳挠腮，忽然喊道：

“快抓吧，多给银子。”王半仙这才把他那没锋刃的宝剑插在背后，又将他那脏道冠往上提了提，在脑门上拍了三下，又向东喷了口气，这才直着身子念起咒来：“天黄黄，地黄黄，灵符一道吐霞光，二十八宿齐下阵，六丁六甲、众聚天罡，快把妖精来捉去，从今后不许她们进书房，我奉太上老君命，急急如律令。”念罢又去贴符。玉面狐暗用她手中的一根荆条，轻轻一挑符就飘落在地上。王半仙忙说：“我的符极灵，可就是怕阴人、孕妇，你家少奶奶想必是带肚之人，你却故意出我的洋相”苍头忙说：“神仙爷，你快用宝剑杀了妖怪，除去祸根，我定用千金酬谢。”这王半仙听得千金酬劳，立时高挽起破道袍的袖子，吹胡瞪眼，抽出卷刃的锈刀，朝妖狐走去。妖狐轻移莲步，慢扭腰肢，不慌不忙地说道：“你是哪里来的野牛鼻子，难道不知王法，青天白日进人宅院，舞枪弄棒，不怕辱你道家的门庭？也不看看你姑奶奶是谁，真是班门弄斧！”说罢，暗用了丹田的一股妖气，照王老道头上喷去，王老道招架不住，一头撞在

墙上，头上顿时起了个大血包。他见势不妙，转身要跑，妖狐哪里肯放，只听“呼”的一声，众妖哄然而至，个个相貌相同，衣着一致。王老道如同土块儿擦屁股——迷了门，只好等着挨揍。众妖满脸怒色，一齐下手，揪胡子、撕嘴、扯耳朵，拳打脚踢，荆条、棍、棒雨点般落下，疼得王老道哭爹喊娘，众妖越打越气，越气越狠，王老道实在忍受不住，只好告了饶，妖狐们这才笑着罢了手。玉面狐双手叉腰说道：“看你们以后还敢在仙姑奶奶面前逞能不，哼！”说罢一阵狂笑，将手帕一展，飘忽而去。

王老道挨了顿打，又羞又恼。回到迎喜视谎称周宅女眷造反，苍头说是妖精作乱，请他去降妖，他画符念咒，惹恼了她，她们便群起而攻，将自己一顿羞辱，自己本是道人又不便与女人动手。众人听了，气愤至极。一道人问道：“到底是人是妖？”王老道无言以对。众道人七嘴八舌道：“不管是人是妖，岂能容她们辱我道门。”“你去告诉苍头，让他高搭法台，咱们前去诵经七昼夜，降服妖精。”“再让他送来布施银五百六十两。”

王老道来到周宅，将众道士之言说了一遍，又谎称这是他师傅吕洞宾之意。苍头正在六神无主之时，又听是仙祖吕洞宾之意，不敢怠慢，立刻命长工们连夜赶搭法堂。

第二天，众法师就挑着圣像、经书、各种法器，浩浩荡荡地进了周宅，苍头忙命长工们摆宴相迎。众僧一一落座。

众妖早已埋伏在周宅内，此时小妖们已经沉不住气了，要起妖风。玉面狐却说：“慢，等他们吃上几口，尝到甜头，再动手不迟，那时让他们这些馋老道欲吃不能。”众僧刚刚吃了几口，一个个瞪圆了眼睛，咂嘴嚼舌。忽见刚摆好的法台上，阴风骤起，圣象飘落，经书撕碎，随风乱舞；各种法器叮叮当当满院乱滚。妖风越刮越大，卷起满院沙土铺天盖地而来。众僧被刮得晕头转向，四处逃去。苍头大失所望，跪倒在法台前，仰天长叹：

“苍天啊！救救我家的小主人吧！”苍头呼天喊地，至忠至诚，终于感动了上八洞的神仙，掌教的南极寿星老祖。这南极寿星往下一瞧，被捣毁的法台尽收眼底。老神仙暗怒：“若由妖精这般妄为，不但将来道士令人轻视，而且周信主仆之命亦难保全。”遂命白鹤童儿速去庐山召吕洞宾前来。

吕洞宾应召而至，拜过寿星老祖，听得群狐作怪，王老道降妖不能，反惹妖精肆虐之言，怒冲冲驾云直奔青石山而来。

吕洞宾驾着祥云，瞬间便来在周宅的法台之上。群狐一见，吓得慌忙逃回了嵯岬洞。苍头见了急忙大喊：“快下来，别惹妖精再回来。”王老道听了，从墙外的草堆里钻出来，抬头一看，哈哈大笑，嚷道：“这是我师傅。”接着又使起那泼皮性子，骂道：“我说这些妖狐都跑了呢，原来瞧见我师傅来了，有能耐回来较量较量，我王老道非跟你见个高低不可。”苍头劝道：“令尊师既来，必有降妖之法，听候发落吧。”说罢，忙跪在法台之下。

众僧从四面围拢过来，吕洞宾吩咐他们回迎喜观。众道人遵命而去，只有王老道没走，他以为自己是师傅的徒弟，应该留下来侍候，吕洞宾走过来说道：“山人此来虽为降妖，但救人要紧。”苍头又是点头又是拱手，引着吕洞宾走进了书斋。

周公子面色如土，气息奄奄，紧闭双眼，昏卧在榻。吕洞宾叹道：“真是年轻儒子，不谙事务，被妖狐缠成这样，尚不醒悟，真是无知。”苍头以为是为难以救治了，老泪横溢。吕洞宾从锦袋中拿出一粒仙丹说道：“这是九转还魂丹，吃了就可以保住性命。”苍头恭恭敬敬地接在手中，用温水调好，给公子吃了下去。果然灵，顷刻之间公子便脸色红润，睁开了双眼。苍头喜出望外，连忙跪下叩头谢恩。吕祖又写了道符递给苍头说：“把它贴在书斋门上，妖怪就进不来了。”又回头对公子说道：“从此你不可胡思乱想，静养百日便可复原了。”

这周公子自病深之日，整日昏睡，家中之事一概不知。自从吃了九转还魂丹，腹内邪气驱散，元阳回生，又听苍头的禀报，这才恍然大悟。毕竟大病初愈，身子疲倦，又合上了眼睛。

吕祖回到了法台，对苍头说道：“我即刻书符，诏妖狐至此，将此事和解，一者体上天的好生之德；再者不伤我道教慈悲之念；三者不碍她几千年修炼的工夫。苍头连连点头。吕祖提笔写道：“纯阳子谨遵南极仙翁命，为尔妖狐降下方，你等本是披毛类，原许你们恭修把道。既然得成真人门路，便应该遵正去循良。为何无故生邪念？因补纯阴去采阳？既然未遇雷轰劫，须回洞改邪为善把身藏，却偏要藕断丝连贪淫欲，恨不能把无知书生性命伤。尔等毫无忌惮多肆虐，经卷、神牌残毁万不当，尔等只知损人利己虽得意，岂知是罪大如天自找灭亡，山人此来别无意，写这道和解的牒文，命尔等细推又细想。若是依遵我教令，山人慈悲尔等不相戕；倘若是痴迷终不悔，山人怒，未免与尔等恶收场。”写罢，命本方土地送到嵯岬洞。

玉面狐回到洞内，虽说是憋气窝火不肯服输，仍不免面带惊慌之色，默默无言地坐在洞内，小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咱们仙姑也是几千年的得道之体，管他什么真人不真人的。”“既然能惹就能搪。”“何不找他去理论理论，他真人也得把理讲。”众妖七嘴八舌说得正起劲，忽听见叩门之声。玉面狐以为吕洞宾到了，气得脸色煞白，心想：“欺上门来了，今天我和你拼了。”怒气冲冲踢开了洞门，只见是本方土地站在门外。

土地将吕祖师的牒文交给玉面狐，在一旁等待回音。玉面狐看罢说道：“吕洞宾是让咱们前去和解，不过是想给王半仙找找面子罢了。也好，周公子未死，与他了了此事，从此两不相干，岂不是两全其美。”小妖们连连摇头：“不可不可，当年吕洞宾收柳树精时，就是七擒八纵，把柳树精制服，收做了门徒，今天

又想先礼后兵，把咱们诓去，用话压服了，若不服便施大法制服咱们。”“仙姑吃延寿的事，这牒文上只字未提，哪有吃了人却万事全无的美事？他这是碟底藏花，虚言相诱，咱们不能上当。”众妖异口同声，劝洞主不能去。玉面狐听罢，微微一笑说道：“众姐妹不必多言，他是专为撕毁经书、圣像而来，他既以礼而来，我也以礼而去，他若与我无理，我就以死相拼。”说罢，在牒文的背后写了八个字：即刻便去，当面领教。写毕交给土地，说：“劳动阁下回去交给吕纯阳，就说仙姑随后便到。”土地得了回信，回去复命。小妖们怕玉面狐孤身难当，请求同往，玉面狐欣然应允。玉面狐换好了戎装，众妖狐也一色的轻衣短袖。装束已毕，驾妖云直扑周宅而去。

土地回来把牒文交给了吕洞宾，吕洞宾见了那八个字，冷笑一声说道：“真是不知自愧。”回头打发土地归了位，对苍头和王老道说道：山人不动嗔怒已五百余年，这妖精如此狂妄，竟把字批到了牒文之上，定是来者不善，山人也只得奉陪了。”说罢走上了法台。吕祖心想：“众狐来到之后，先以好言相劝，若执迷不悟，只得动大法降妖。

群狐来到了周宅法台之下。吕洞宾在八仙之中，虽说不是领袖，道行毕竟不浅。此时与玉面狐四目相对，那玉面狐已被大仙的浩然之气逼得倒退了一步。玉面狐说道：“既蒙仙真见诏，有什么事，请大仙吩咐。”吕祖仙手捻长髯说道：“你我虽有人兽之别，修行之理是一样的，你我之行为都应合人心，顺天理，以慈悲为修行之正，务以杀害为参悟之大戒，你等素具性灵，久慕人道，礼星拜斗，食露吸风，修行至此，脱出皮毛之体，得化人身之尊，已非朝夕之功，倘能加倍努力，何愁不能位列仙班？却无故动狂荡之邪心，与周信嘲风弄月，破杀戒，将延寿儿粉身骨；毁天尊之宝卷，撕诸圣之金容。应犯天诛，罪在不赦。山人念尔等潜修不易，倘一但遭天谴，前功尽弃，深为可

借，故发牒文一道，特诏尔等前来，若能痛改前非，尚且不晚；如若不然，我山人的道术谅你们也不能不晓，绝不会宽恕。”玉面狐听罢，虽觉无言可辩，但听到什么“兽”呀，什么“脱去皮毛”呀，难以按捺羞辱之心，一拍桌子说道：“吕纯阳，你给我住口！你的话未免刻薄，你既叫我前来，就应善言和解，讲什么根底，揭我们之短，扬人之恶，并不隐言，当着我们这些同类连枝的姐妹，竟用这些大话来羞辱我。我若忍了这口气，往后这玉面仙姑的名儿还有谁能当回事？你也不瞧瞧自己是什么东西！学识浅薄，科场落榜，不敢再奔功名，弃儒入道。然而既入了道门，就该行些正事，谁知你却品行污浊，岳阳楼贪杯滥醉戏牡丹，破了真元。那时你也是遭了天谴，险些做不成神仙，幸亏你那坏透腔的师哥汉钟离给你出了主意，打下了成胎的婴儿化为乌有，才保住你的性命。难道你这不是伤害人命，破了杀戒吗？那一次洛阳桥，观音菩萨变成美女，在采莲船上歌唱，说是有以金银财宝打中者，愿以身归之。这原是因蔡状元力孤，工程浩大，菩萨才设此办法攒凑钱财，资助于他。你一知便陡起邪心，去把菩萨调戏，菩萨一见，飘然遐举。游黄龙寺，你又卖弄法术，无故用飞剑去斩黄龙，身列仙班本该下界度人，可你不是卖墨就是卖药。又用瓦罐贮钱，那些凡人知道什么？眼看着小小的罐子就是装不满，难道你这不是用法术骗人吗？瞧你这生平履历，酒色财气样样都有。大罗仙尚且如此，我虽说行得错误，与你并不相干。你该知道仙姑我也不是好惹的。”说罢怒气冲冲地逼视吕祖仙，就象吕洞宾确有其事一般。岂知吕祖仙有三慧剑：一断烦恼；二断色欲；三断贪嗔。妖狐所说的“戏牡丹”、“打采莲船”之事，皆是齐东野人之语，无可考证。至于飞剑斩黄龙更是无稽之谈，不过是玉面狐胡乱编造而已。吕洞宾不愧神仙，听罢并不动声色，暗想：“好个巧嘴的妖狐，竟编出如此荒唐之言，没必要与你争辩，只劝你认清正教，改过自新。”吕祖仙心平气和，缓缓说

道”“你之谣言我不计较，只劝你改过收心，弃邪归正，免了那恣情纵欲，除了那逞凶之性。自然日后能修成天狐之位。”听到此，玉面狐不等吕洞宾说完，便起身吼道：“好个纯阳子吕洞宾，你不必绕着弯子说自己是元门正教，暗说我们为左道旁门。别管正教邪教，咱们胜负见高低。”又回头说道：“姐妹们，这野道实在欺人太甚，咱们一齐动手，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能耐。”这些妖狐本来是野性不退，又都有些道行法术，听了吕洞宾之言，早就不耐烦了，既然洞主下了命令，便抖擞精神，要闹个天翻地覆。一个个紧了紧头上的弹花帕，攥拳挽袖，直奔法台。玉面狐更是心中冒火，一纵身来到吕祖仙的法座前，踢翻桌案，又往西北方向一指，口中念念有词。顿时狂风大作，尘沙乱滚，烟雾迷漫，满院乒乒乓乓，直刮得天昏地暗。妖狐们想用风沙迷住吕祖仙的眼睛，好趁机下手。哪知吕祖仙见她们如此无理，便拔出宝剑，向天空一指，风伯神闻命而至，速前来止息妖风。须臾之间，风停尘消。妖精们刮起妖风之后便腾云钻入云端，想看一出好戏。哪知吕祖仙宝剑一指便风平浪静，不免又羞又恼，大声喊道：“吕洞宾，你敢到空中与仙姑比试，才算你是仙人领袖。”吕洞宾见妖精这样不识好歹，手持锋刃在空中讨战，暗想：“这等妖魔若不给点利害，总是难于降服她们。”于是将身一动，足下便生出几朵金光灿烂的莲花，捧着他的化身飘忽而起，乘着五彩祥光来到空中。吕洞宾抽出峨眉宝剑说道：“你这不知死的兽类实在可恼，真想一剑将你们劈成两段，又怕脏了我的宝剑。”玉面狐见吕祖仙来到近前，抽出宝剑，以为是要厮杀，也不听吕祖仙说些什么，就将手中的兵刃朝着吕祖仙砍来。吕祖仙连忙用宝剑架住说道：“山人若与你们动手相拼，大失仙家雅道。”说罢，用手中峨眉剑向妖狐一掷，顷刻间变出无数的峨眉剑，如剑林一般，将群狐团团围住。妖狐们恐怕宝剑伤身，各以兵刃遮挡，只听得叮咣乱响，有如万钧雷霆，震撼着天空与大地。只有

玉面狐不拦不挡，冷冷地笑道：“姐妹们不必惊慌，这是凡间剑客之火，不足为奇，看我的。”说罢运动丹田之气将三昧真火向四面喷射，飞剑便不能近前。玉面狐又喷了几口，火能克金，吕祖师变幻出的千百只宝剑一个个都被熔化了，只有那把蛾眉宝剑的本体仍立在那里，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吕祖仙一见，急忙把蛾眉宝剑收回手中，刚想另施别术，玉面狐趁着那火势，又吐出了那月下炼成的一粒金丹，随着那三昧真火一齐扑向吕祖仙。这丹是妖精炼成的真宝，虽然要不了吕祖仙的命，却也不得不防。吕祖仙见一片火内裹着个大明珠，如同一块宝玉内含着无限光芒，几令太阳减色，滴滴溜的，好似风轮一般旋转不停。吕祖仙本是唐朝进士，又修成神仙之体，他深知生克之术，此时阴气多阳气少，阴盛阳衰，只有水能克火，可是凡间之水难敌妖精的真火，到此时，不得不调天河之水以熄妖火。于是念起了真言，眨眼间只见半空中波浪滔天，天河水排山倒海而至，那妖火妖丹顿时被熄灭了。玉面狐见破了她的丹火，欲想再施法术，又怕不能取胜，只得吩咐众妖道：“姐妹们不必着急，料这野道也不过如此，咱们何不将那防身之术施展出来，再与他斗。”群狐听罢，一个个扭腰晃胯，丑态百出，放出了那腥臊之气，把吕祖仙围在了当中。仙家最怕沾染不正之气，吕祖仙嗅到狐臊之气，知道不好，只得退出战团之外。群狐见了，急忙抽身，腾云驾雾，须臾之间，走得无影无踪。吕洞宾也不追赶，忙用至清至洁的天河水洗去了污浊。洗罢，又将天河水送回了银汉之内。然后按落云头，来到了周宅法台之上。

苍头一见，连忙叩头，随后问道：“神仙爷可把妖怪捉净了？”吕祖仙道：“你不必多问，快去收拾一间干净的屋子，放上一桌一椅，一块砚台，一支新笔，一张黄纸，一盆净水，数条杨柳枝，三柱长香，一对素烛。”苍头毕恭毕敬地听着，然后一办妥之后，将吕祖仙引入净室之中。吕祖仙告诫道：“所有人

一概不许在窗外喧哗、偷听、偷看，倘若违背，冲撞了天神，可是于自己不利。”苍头忙把这些话告诉了众人，自己走进书斋去看公子去了。

吕祖仙闭目定性。片刻之后他点燃了长香，念咒书符。又用杨柳枝调去水中尖垢，然后将灵符焚化。这一片至诚真心，立刻感动了天上神祇值日功曹，连忙来到吕祖仙跟前，拱手躬身而立。吕祖仙也站起身来说道：“无事不敢劳动尊神，今有一道文书，请上神转往托塔天王。”功曹接过文表转身而去。

吕祖仙离开净室，前往青石山去等待天神，围剿嵯峨洞。

玉面狐此刻正在洞内沉思：今日大战虽然彼此未伤，吕纯阳一定不肯相容，他若请来天兵天将，我等姐妹数人必定寡不敌众。想到此，不免忧心忡忡。忽听小妖来报：“云萝、凤箫二位姐姐到了。”玉面狐深深地舒了口气，忙迎出洞去。二位狐仙入洞落座，玉面狐将所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述说了一遍。云萝说道：“吕洞宾本来道法颇高，只他一个就难以对付，再请来天兵天将，咱们恐怕不是他的对手。不如暂且躲避几日，远远地离开这里，日后只要改过自悔，谅吕洞宾不会再为难于你。”凤箫也连连点头。玉面狐似乎也动了心，静静地听着，沉思不语。唯有那群未修成的小妖们仍野性不退，七嘴八舌地抢着说：“难道我们仙姑就真让吕洞宾羞辱了不成？”“常言道：‘他有他的登天法，我有我的上天梯。’我们与这野道誓不两立。”“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有什么可怕的。”玉面狐听了顿时火性大发，对云萝和凤箫说道：“你们不必相劝，我要冒死一拼，还请二位贤妹尽平生之法，相助于我。”说罢也不管二位妹妹是否愿意，便吩咐他们与众妖狐来到了密林深处，以防止被吕洞宾与众天神堵在洞内。

不多时，只见空中祥云缭绕，托塔天王率领天兵天将而下。

其内有六丁六甲、马赵温刘、二郎神、哪吒、十二元辰、二十八宿，带着天罗地网，各持弓箭刀枪，还有一面坐纛大旗拴在豹尾。吕洞宾急忙迎到半空，详说细情。天王道：“下界之事，金星已奏明天庭玉帝，正要派天兵前来，上仙牒文也到了。妖狐猖狂是我失察之过，故率兵前来除恶。”说罢，降到了嵯岬洞旁。天王调开了阵势，众神在洞外讨战，可洞内却无声无息。哪吒前来禀报，妖精不敢出洞。”二郎神走进洞内，哪吒紧随其后。哪知洞内并无妖精，只得出来，正想点火焚洞，忽听密林中似有兵刃相撞之声。二神仙腾在半空一看，见众妖精正在操练。与此同时，几个小妖也看见了二郎神与哪吒，连忙向洞主请战。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玉面狐已是欲罢不能，只好打起精神冒死一拼。

玉面狐率领众妖走出密林，只见群狐之中又添了许多成精的野兽，也算兵精将广。那些虎、豹、虫、狼、狗、兔、猴、鹿与众狐吵吵嚷嚷地簇拥着玉面狐，如潮水般涌来，离天兵天将数丈之遥，摆开了交战的阵势。云萝和凤箫随在其后，压住阵角，以便玉面狐抵挡不及之时出来援手。玉面狐站在一字长阵的中央，只见她怒目圆睁，满脸杀气，手握雌雄宝剑，高声叫阵，好不威风。

天王和吕洞宾正在青石山顶稳坐，忽听得叽叽喳喳的讨战声，往下一瞧，见这个杂牌军阵容不整，却一个劲地高声嘶叫，哪里瞧得上眼，不由得哈哈大笑道：“这妖狐如此伎俩就想平地起风波，真是无羞无耻。待我诏取五雷四元帅了这群妖怪。”吕洞宾听罢，连连摆手说道：“天神息怒，这些妖狐罪虽在不赦，可怜她几千年的修炼，不如将她生擒，审她一番。若能弃恶从善，让她带罪修炼；若执迷不悟，再处死不迟。”天王微微点头，说道：“上仙果然慈悲。”于是将手中宝塔向上一举，塔上第一层金铃响动是催动丁甲元辰的号令。只见六丁六甲与十二元

辰迅速冲下山来，与妖精们交战。玉面狐对群妖说道：“谁愿先去对敌？”天马狐精和混炁狐精走上前来道：“我们俩愿打头阵。”玉面狐叮嘱道：“仔细应付。”二狐点点头，直冲到阵前。只五六个回合，便被天神围在了其中，刚欲擒捉，忽见二妖张开大口，将丹田的阴气四处乱喷。丁甲元辰被恶气所污，败出阵外。二妖狐更加狂妄了，声嘶力竭地喊道：“哪个毛神敢出来交战？”山顶上观阵的天王闻言十分气恼，将手中宝塔用力一晃，十三层金铃同时响起。众天神一齐出动，将妖狐及百兽千精围了个水泄不通。双方兵对兵、将对将，都使出看家的本领，直杀得天昏地暗。二郎神异常气恼，大开杀戒，用三尖刀斩了些獐、狼、豹、鹿，又冲向玉面狐。双方并不搭话，刀枪既接便各展神通。二郎神一刀劈落，有如泰山压顶，玉面狐以剑相迎，好似玉柱擎天，刀砍霞光喷烈火，剑迎锐气起愁云。一个是云霄殿差的天神，一个是逞凶任性欺天律。二郎神使法身驱雾，狐怪争强地滚尘。这一场厮杀，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真是惊天动地，让人闻而丧胆，见而魂飞。一神一狐，大战千余合，不分胜败。与此同时，哪吒同众天神将群妖斩的斩、杀的杀，几个能变化的小妖也吓得魂飞魄散。群仙杀过群妖，腾出手来，见二郎神和玉面狐仍在酣战，也顾不得对阵的常规，呼啸着一哄而上。玉面狐在众神的围攻下，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她向几个小妖丢了个眼色，她们又使出了那最后一招，放出了防身之浊气，逃出阵去。二郎神哪里肯放，转身便追，哪吒忙拦住他说：“穷寇勿追，待我布下天罗地网，谅她插翅难逃。”

且说云萝、凤箫二狐，本来战心不坚，更舍不得千年苦修之功化为乌有，碍着玉面狐的面子不得不勉强出阵。见玉面狐全不计后果，与天神以死相拼，知道不妙，已生出退出战团之心。如今眼看着败象已出，决无获胜之可能，便先后离阵而去，抛下一个玉面狐孤军奋战。

这时，众天神已布好了天罗地网。哪吒道：“咱们速去四面围住妖狐，给她来个卷饼而归。”二郎神却说：“这几个毛狐何用许多天神，我自己便可手到擒来。”说罢闯进密林。这玉面狐正欲借遁逃走，忽见二郎神携着金毛童子，吼天犬复至近前，顿时大惊失色。二郎神正要命令金毛童子放鹰犬捉拿众妖，忽见群妖一齐现出了原形，放出了腥臊之气。二郎神憋足了气，忙用三尖刀挨个砍去。可一个个却无骨无血，软绵绵地堆下。二郎神心中纳闷，不知那玉面狐的原形何在，于是，令金毛童子用银弹打去，哪知打着的是软滑滑的皮毛。金毛童子又放出神鹰，可抓到的只是滑溜溜的无血无骨之物，原来只是一些皮毛堆在那里，吼天犬冲了上去，哪知这犬还未追到妖狐便闻到了腥臭气，反身而归。二郎神气急败坏，又放出铁爪铜嘴的神鹰去捉，不想也是滑溜溜捉不起来，此时二郎神虽神通广大，却无法可施。正在这时，哪吒赶来，高声喊道：“这是移花接木之术，抽去胎骨之法，想用皮毛来迷惑咱们。”妖狐用了此计，虽逃过一关，瞒过一将，却逃不出天罗地网。哪吒从他的兜肚里取出九龙神火罩，托在手中，又将太乙真人传授的天字真言念了三遍。只见那神火罩骤然飞起，越变越大，直奔空中的妖狐而去。玉面狐见势不妙，立刻化为飞虫逃回了青石山。哪吒落罩收妖，唯独不见玉面狐。四下望一望，只见青石山后的乱石堆里妖雾腾腾。哪吒和二郎神飞奔而来。玉面狐正想将化虫之术传给妖狐们，猛然间看见头顶上祥云盖顶，再一看，哪吒和二郎神已来在身旁，真如冷水浇头，又急又恨，万般无奈之际，她又化成了美女，手挥雌雄宝剑奔向山去。哪吒脚蹬风火轮，手持火尖枪，朝玉面狐步步逼近。玉面狐张牙舞爪与哪吒再次交锋。哪吒且战且退，玉面狐穷追不舍，不多时哪吒就将玉面狐引到了天网之下，哪吒见了，刚要退出网外，落网收妖，谁知众妖见玉面狐仍在奋战，一哄而出，冲出网外。众天兵不提防，竟被冲倒许多，众天神赶忙围上

厮杀，双方又混战起来，杀得愁云蔽日，地覆天翻。众狐群精终因寡不敌众，又被收入网中。

玉面狐久战不胜，披头散发，汗流夹背。正在此时，玉面狐听得头顶上风雷滚滚，抬头一看，不觉大吃一惊，认得那是九龙神火罩，一旦被罩住，立刻便化为灰烬。说时迟那时快，忙幻作一只飞虫，逃出罩外。哪吒怒火中烧，朝着神火罩念了三遍咒语，神火罩内顿时大火熊熊，向群狐罩下。众狐在一片火海中哀鸣，片刻工夫，一齐被烧死。

二郎神四处寻找，只见玉面狐幻作一只小蚊虫，正落在树梢上，望着神火罩流泪。他即刻化作一只蜘蛛，准备结网缠住蚊虫，玉面狐一抖翅膀，化作一只公鸡扑向蜘蛛；二郎神一晃，变成一只黄鼠狼，要去啞公鸡的血；妖狐又幻成了一条菜花蛇要缠住黄鼠狼吃它的脑髓……玉面狐与二郎神千变万化，不分胜负。哪吒赶来，见他们诸般变化何时是了，便欲施放九龙神火罩，结果妖狐的性命。二郎神见罢忙说：“拿活的！”玉面狐万般无奈，又幻成了胡小姐，向神仙献媚。二郎神憎恶她的淫象，命金毛童子动手。金毛童子扯开了金弓，放出银弹子。只见银弹子不偏不倚正打在胡小姐的左眼上。二郎神又放出了吼天犬，吼天犬箭一般冲过去，扯住了她的双腿；铁嘴神鹰也不甘落后，铁钳般的两爪抓住她的双肩，用力叼住她的脖子，合力把她拽到山坡之上。可怜玉面狐几千年修炼之功竟落在鹰犬之手！二郎神走过去把绳子套在她的脖子上。金毛童子驾起神鹰，喝开神犬，牵着玉面狐去见天王和吕祖仙。

玉面狐垂头丧气，思绪万千：只因自己贪恋淫欲，惹出许多乱子，罪责难逃，理应受罚，这也罢了，只见众姐妹并无罪过，却个个身亡，后悔当初不听云萝、凤箫二位妹妹的劝告，遭此劫难。想到此，不免泪水涟涟，羞愧不已。

她战战兢兢地来到法台前，双膝跪下。吕祖仙令其化回原

形，只见一只毛茸茸的九尾元狐，俯首贴耳瘫在地上。

天王大怒，下令斩首。吕祖虽恨之入骨，但道教素以慈悲为本，不开杀戒，又念其几千年修养之苦，何况如今已有悔改之意，便主张赦而不杀。二神各执己见，又不便争执，吕洞宾只好送众神仙归了天庭，并奏明玉帝。玉帝念吕洞宾精通万法千门，降妖救命有功，封他为中八洞群仙领袖，九尾元狐任其发落。吕祖仙依遵教之本，免去玉狐死罪，又割去了她的九条尾巴。令其回洞，苦修善行。

据《狐狸缘全传》缩写 麻淑华